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二）（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〇〇一

弇州山人續稿二百七卷目錄十卷（二）

（明）王世貞撰

明刻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吳郡北寺重修九級浮屠記

原夫窣堵波之昉肇也如來示寂雙樹之間闍維不爇皆成舍利上而帝釋梵天下至拘尸摩竭咸構層剎以示瞻依爰及弟子鶖眼慶喜之倫雖等級小殊而供養仰次漢明之季則摩騰標幟於洛陽孫氏之初則康會著祥於江左古語所述經來白馬數盛赤

烏殆非虛也當是時孫之乳母陳有宅於吳郡城之艮隅擬舍爲寺而仲謀信心方熾大捐國帑以成厥功鬱作雄剎後有僧正慧者別創窣堵波十一層於殿之右方迨千餘載而不戒於火宋元豐中善信比丘及諸大檀越合謀新之凡日後分經載如來十三層辟支減二而因緣經則謂如來八辟支七夫數窮於九九之可也蓋緒成而感舍利之瑞學士蘇軾以所藏古銅龜奉之而爲之志自是稱壯觀者數十年未幾而遘金狄之難復委之火紹興末頭陀大圓復一新之垂四百年而復不戒於火其上三層與中之幹杜蕩爲煨燼搢紳大夫故嚴太保恪顧太僕存仁今錢司寇邦彥郭光祿仁輩感形家言發希有念將鼎新之而寺僧不繼善信稀簡有山僧性月者清淨少欲精勤自勵六時飯命一鉢不私開而慨然請任其役延禮坐主胡公爲一大衆闡首楞嚴觀施雖微漸有至者甫謀樹架而工師驕焉故昂其直以相要若有游僧曰南山如金者自伏牛來造塔頂禮而歎性月故識之謹曰事濟矣請一切受署如金初無所難易架構之工十未二三即挺身木杪指揮羣役小闕即爲廣說因果辯辭泉湧或戟毀肘或翹一足猿

跂烏拊踔厲若飛嘗一傾滑而墜衆謂立糜碎矣去地丈許憑騰而上尋理舊緒而不改色乃共咋指以爲神人檀施雲集如金復手自料理分功役作往往兼數人凡九閱歲而始成爲工三萬餘爲木石甓塈之費有金萬餘高三十七丈延袤二十八丈八尺雖九級之舊毋改舊觀而壯麗參錯儼然若幻化人之袛而造天中矣如金又能賈其餘力化造能仁丈六金像及圓通妙相慈氏應身種種悉備自是不能以其名隱而漕使者符攝俾主寶應湖隄緣如金意難之業已不可止遂示微疾而逝其徒之住持茲剎者

追感無已俾居士記其略於坚珉居士少嘗讀史至齊梁魏隋間見天下波靡於西竺之教盡殫齊民之藎藏而糜爛之金碧宇舍文繡土木疑其蕩而亡所節得達磨有漏小果之一語以爲快然至梁武之未契折蘆渡江而壁嵩少魏之女主亦嘗再使問存當時永寧之刹上徹霄漢下窮黄泉吞若同泰者八九而未聞有所夙止者何也蓋以實引冠達而以權聽胡媚也此所以待中智下根之異也破相盡於大鑒即心標自寂公夙慧之士一時爲之顛倒而百丈繼之別樹法堂不立佛殿丹霞燒木像以禦寒玉泉書

祖名於猶鼻乃至有書撒諸佛投之水火而即師子坐設卑此者曰佛菩薩假名也西方假地也天堂地獄假設也今夫律者人之所不樂受也財者人之所不樂捐也非有甚畏於彼者未有能去而就此者也今天下之號爲叢林者衆矣然往往創自六季及唐至宋若元而復者有之矣創者何寡也其在於今則毋論創而復也因而飾之者非宮掖之重則大璫嬖賈耳於齊民何寡也非古財力之獨易而今之獨艱也其權屈於實實之不足而權亦因以泯故也嗟乎冠達而前尊佛之跡而迷其心百丈而後得佛之心而絀其跡跡絀而心存此其重奚啻倍蓰然而能使佛之教曰凌夷而不振者亦一濫觴也夫以吾郡之一窣堵波於佛事至猥小耳以如金之爲幻而使人趣之苟有所就其功德亦至渺淺耳然使闡提之衆因而有所提策振怠而爲懋破慳而爲施閭左之金錢粟帛不去而之狹斜戲陸博游冶鬭訟之業而皈善地者非亦末法之一助也耶諸公又爲言郡以雄聞天下其勢盤紆若龍而兹窣堵波實爲之尾前者災民爲之謠曰龍無尾雨不起今兹大有利哉則非居士所與知也

小祇林藏經閣記

藏經閣在小祇林門之第三重其前類梵生橋曰清涼界有高榆美箭之屬左右引植嘉樹碩果後揭中弇傍瞰西嶺下帶天鏡源上組名卉和薰涼燠媚景百態最爲吾園勝處詳第二記中不復贅始余得佛氏經一藏於華明伯所闕百之二乞善書者補之爲兹閣以奉扁之曰藏經可十載而得道經一藏於沈氏子所亦闕百之一其補書亦如之附奉閣之右室或曰藏經一而已佛是也而何以稱道藏焉今夫道經之爲聖言者獨道德黄庭陰符諸篇而已餘皆僞

也或曰佛經之小乘諸品西僧爲之也亦僞也或曰釋教之與道角其斷斷而貞勝者非一日矣漢之永平元魏之眞君高齊之天保宇文周之天和唐之會昌宋之宣和元之至元凡七角而釋三勝道亦三勝一兩敗蓋至于今未有合也而子乃今合之何也解之者曰釋日也道月也不可偏廢也雖然俱未曙余之所以合也曰虛曰空曰無曰寂其體同也曰知足少欲其初乘同也曰以定生慧以恬養智其功同也曰慈爲大士德爲三寶首而悲而哀其念同也如來說法四十九年曰無法可說而猶龍公則曰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其法門同也維摩之左掌擎阿閦界而南華之鵬搏九萬里而風斯在下其傲儻之寓同也故道林開士精言磨於逍遙通明玄宗深尚拓之勝力彼豈不知其水火然而不以奪其所眞見者其見同也小不盡同者深淺大小之際而已彼其樹黨立幟而相搏擊所搏擊最膚跡也其所標著最膚言也皆其師之所不篤者也然則二藏之不相悖有之其亦可無刪乎曰吾於佛經而擬所存者十不能一也於道經而擬所存者百不能一也刪則吾惡乎敢志之而已矣

重修虞山白雀寺記

去常熟之二十里有寺曰白雀其地東枕虞山西沼大海襟江帶湖盖羯磨之勝境也寺所以名白雀者長老云梁天監二年有遊僧志圓善堪輿家言得其地而悅之倡諸善智識以有兹剎剎甫構而白雀二巢焉自是數圮數振以迄於亡胡之季委之兵燹之手歷我　明入國朝而弗克復其存者草莽之址與僧雛之丙舍而已久之爲正德丁卯比丘明慧以四衆力悉新而拓之又久之爲隆慶丁卯再圮僂婁寒明淨再新之尋復圮而比丘智海乃歎曰嚮者六十

年而圮今者不二十年而圮豈末教之轉促耶將無所以致力於土木者未固也謂其徒慧秀曰吾饒緣爲汝職募若能思力爲吾纖絲自海公之募而檀施雲集秀公殺匠意焉甓取其厚材取其良玲堅取其精堅於是三身之座四天之闕與十六應眞之位屹然若金剛不壞矣壯麗亦稱是寺成秀公來乞余記余之鄉先生王寵履吉嘗養痾兹寺余得其詩二卷詞翰皆驚絕因竊跡其瑰奇崇塏窕委叫嶚之勝思一游日而未能嚮者似聞客言勝且泯泯矣詢之秀公寺今如故勝亦當如故秀公曰然嗟乎當天監之

世冠達氏以人王之尊酷入人天之小果而吾吳郡又其左馮右扶緇黃之所皈嚮貨殖之所蘊隆蓋有非佛理不談非佛事不之者宜浮圖之盛至此也然而同泰之講座未徹而火輪即逐之其宅臺城之內外今所按圖而得列於伽藍記者十僅有幾而瀕海一蘭若遇圮轉振魔所不能妬而社所不同攺豈護法諸天厚小而薄於大哉夫圮者數也振者人也或者曰人亦數也夫山河大地惟心識所造而可盡諉之數也耶且而師之有感乎圮之幾促也以爲致力之固與不固也此非獨一剎言蓋皆於說淨業者矣

二比丘勉乎哉以此功德而不住相則無漏以此際心而奉塵剎則大報恩不然而欲以余言而爲寺重以寺之復而爲若重非所知也

高公橋記

海陽之舊治曰古城故越國公所築至唐始徙而西十里五流之所滙曰漸江襟邑而東古城之山寔綰轂其口則車馬之所繇道也編葦木而渡卒然遇水潦則蕩無跡士女淹日積坐遥相喚而已徽太守濟陽高公時用郎高第來治郡朞年政和而歲登乃以間案行屬邑疾苦而得其狀歎曰民病涉矣即太守有不腆之華一安能如公孫大夫僕僕晨夕且所濟之幾何屬其令曾侯乾亨曰爲我謀于邑薦紳三老文學卒吏咸報曰公爲邑行李計慮甚善雖然是必石而後梁度其費爲金者萬有奇曾令內憂曰藉之官官帑之寸鍰尺幣皆版大農矣且未可以一方之後而勤我民意者藉之豪乎有去古城而下流十里者豪一曰黃廷佩其人質直可義使也乃召而屬之曰是費且萬金生能爲我損十之二以倡諸史民乎廷佩慨然曰小人積歲月之贏以有此衆而衣食之亡幾念有以散之貴得所耳一切請獨任毋以煩我

父兄令大喜以報高公則亦大喜廷佩乃徙家其所鳩工采石伐木經始於壬午之季秋至某年月而告成厥脩八百武廣四軌鼎九仞其堅若礪矢矯若崇虹穹窿若三成之嶺度者足相踵目相矙而嘑呼相屬也後令丁侯某至蓋時時爲鼓舞焉旣成以報高公後大喜援詔例予廷佩爵一級得公乘而會少司馬汪伯玉氏來遊其地而壯之名之曰古城石梁而紀廷佩義舉甚詳廷佩踧踖不安曰奈何以一賈人子而抗賢士大夫名且是梁也守高公之指也邑曾侯之所許而丁侯之所時誨也余敢奸之走其從弟

諸生廷直留京謁大宗伯袁柳之氏而叩之袁公曰若所不敢者善爲大書勒於石曰高公橋已復走其友諸生吳子玉於吳謁余而請記余夙善吳子文而義廷佩不獲辭按司馬所記稱石梁今言橋者何攷攷爾雅梁莫不於與梁郭景純注梁即橋也又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倚亦曰橋也其獨言高公者何示尊也亦志所自也昔漢有崔雍州者治渭水而獲巨木數百章取而橋之百姓以爲便遂目之曰崔公橋而他若召伯之埭鄭國之渠白公蘇公之堤皆因其人而不之改蓋所著於去後之思毋忘其樂利也然

李氷之橋於蜀蔡襄之橋於閩其巧奪造化而功蔽全鎮僅被之以七星萬安之名而二公若不與者非百姓之忘而二公之讓也雖然其血食於彼地者今猶未已高公以一念之仁能發長者誼不愛萬金之橐以成千百世之業然至廷佩之爲誼功成而不有其名以歸之高公則又難也毋亦高公之德政居乎有淪浹於膚髓者能使人曬然而子來也耶吾甚爲之故記以示後之爲人上者必好仁如高公爲人下者必好義而終事如廷佩而後可高公濟陽人曾令吉水人丁令武昌人先後成進士有聲

重建瓦官寺祝釐　聖壽記

瓦官寺者刱自晉興寧中地在金陵秦淮之陽右所稱銅官鹽官之類是也寺故有三寶一爲師子國所貢玉如來像一爲顧長康所繪維摩詰天女一爲戴顒所損臂胛塑像至宋孝武時復以二十二金像益之遂襃然爲四百八十之冠而是時有傑閣駕其後壯麗無偶以久故欹其西南角至唐開元九年七月大風起龍江蕩秦淮而上欹者復正寺僧神之龕其事於壁南唐昇元中以紀年爲閣名而至宋開寶八年十一月金陵下兵發焚之閣遂爲燼而神之者猶

曰海船自東來夕見空中有光擁一閣而去隱隱聞梵唄鐘磬音若所稱同泰浮圖者距其刱焉蓋五百八十餘歲自是一燬而不復紹興中一論師於閣址旁百武復建閣曰盧舍那高可七丈逾於瓦官之舊久之復中兵燹蓋併其所謂寺者始而稱崇勝　壇繼而蕩爲兎葵燕麥之場而漸不可識徒令人增悵於法汰道林智顗之書劉丹陽王長史何次道阮思曠之緒論與李供奉之詩歌想像暮煙秋色於冶城大桁之間而已至　明而入魏國上公之圃爲鳳凰臺西隙地正德中有神僧過而膜拜焉謂爲佛土授

記居民以去自是時時夜見光怪久之山西比丘覺
恒者得法於淨土寺法師成亮已受記伏牛印空師
錫少林轉歷南海至金陵魏之先公禮之爲築精廬
以舍直其地父老稍稍爲言光怪狀且云故瓦官寺
址也廢井在焉跡而掘之有石刻天王像精甚識其
陰曰昇元於是魏公益慨然自稱檀越頗發其藏鏹
以成殿堂門廡庖湢客寮筦庫之屬華靚窈窕深中
宏外經像整麗咸得其所而宅所未備者恒公盡以
三衣中食之羨足之其後得金陵悟迎爲弟子授之
衣鉢而脫身走伏牛立而化迎公代之以精勅爲法

事以慈憫攝衆心大德具耆紛綸而梵唄諷誦各
安其職今魏公復用三天竺故事割其餘祿以供常
住近公既謀所以永永茲刹者祈之宰官汪先生伯
玉俾爲文紀之詳且覈矣居復念魏公世世爲
天子肺腑其履端履長　萬壽之祝歲不過三且與
百辟共事亡以專斯旦而諸髡藉托　國土之護持
亡兵革灾沴宅厲以凝薰脩盖未嘗食息而忘祝釐
走其徒二人謁世貞申爲之記世貞故嘗讀遠法師
前後論辨沙門不敬王者又百丈剏立道場不立佛
像以爲卓識及見宋元之季宗師上講堂必先拈香

而誦佛祝聖心竊以爲疑其後復攷我世尊所行化
之國非一王其王嚴事之不啻大梵帝釋而世尊之
所以獎翊而庇佑之者亦不一二已也當此之時重
在法王則人王賴法王以有其國世尊滅大迦葉阿
難陀繼之人王與法王交重則兩相事迨其既也大
法流而震旦重在人王則法王賴人王以衍其教是
故遠法師之論有所絀而百丈之見不能以偏用若
是乎頌佛祝聖之不可已也諸比丘可謂能得其意
者已若魏公世臣與宗社共休其斯旦加額願
天子萬壽無疆又何庸贅哉故不辭與伯玉齒而爲
之記

小崑山讀書處記

崑山爲吳屬邑中有山巋然以是得號故老云此馬
鞍山也去華亭之西南十八里乃眞爲崑山今以崑
山之爲邑故孱之曰小崑山是故吳侯陸遜之孫機
雲所讀書處也然其大實不能當馬鞍之半而又以
他偏而水迂不爲使輈游槳之所便習今年丙戌春
友生徐孟孺陳仲醇游焉其阯饒民居逶迤而上至
半嶺而有佳木美箭之屬其勝始露更上數十武爲
石塔而郡之所誇九峰三泖者悉歸焉二子樂之挾

塔僧而下與僧東過一庄曰楚楚僧曰是鄉老陳姓
之空也業且售之無爲主者問其直止可三十金二
子適有某卬餽欲返其橐而不可曰士衡不去乎僕
歸谷水陽姚鵷鶵崑山陰即此地也夫論其詩不知其
人可乎請售其地而祠之置丙舍以棲時展讀書其
中太原王辰玉聞而欣然爲助其不給乃稍稍更飭
之其居前俯清流左右壘黃石爲短垣其陽獨闕樹
槿藩之曰槿垣中有堂三楹頗整靚斑竹千竿擁之
蒼翠襲几席曰湘玉堂側穿蕉數本輔之以長夏弄
碧可念曰蕉室中奉二陸主又曰二陸香火處有石

刻雲陽子古來心經梓龐居士集庋焉祠之後左偕
石岩高可數十丈空洞瑰奇石楠十餘株蔭之石皆
作紫翡色曰翡石壑竹後小池蜿蜒至岸角而蓄蘋
藻空明儵魚出沒曰躍于淵出槿藩門則所謂清流
者其淺可以菱菱熟則紅如夕霞曰紅菱渡渡之東
板橋橫焉左右多垂楊曰楊柳橋稍折而東堰水一
區方廣三畝馴鶴浴之沒不能躍曰洗鶴溪斑竹之
餘勢上延山椒芰其繁者得地而亭曰花麓亭湘玉
堂之陽與祠之左爲廣易且六畝二子念欲雜蒔諸
花卉實之而橐裝耻矣乃白草蹊請諸戚執曰爲我

滌澤此石者花爲我聯帶此水者花爲我挽客跡者
花爲我娛二陸先生之靈者花即捐花而惠之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稱意而已俟花成當目之曰乞花塲
塲之右方有井洌而甘亦前月之曰浣花井而屬山
人爲記夫以二子之所偶遊而得崑山以崑山而
得二陸之遺蹤於千載之後起衰魄腐骨而馨施之
久絕之血胤一嘘而煥然復覩香火茲非文士所幸
哉雖然以二陸才不能保首陽之操而失身於僭國
又不能沉幾辨勢而失身於倪王晉陽之甲士翕戎
首卒不勝而以讒死士龍彼彼差稱循吏然於大節

亦胡當也二子勉爭跋即挽文一枝耳能使千載之
後若新而况不但爲秕文諸又當何如也於是呼筆
紀之而致花十種於塲

東海游記

歲丙戌之孟夏汪司馬伯玉挾其二仲與客龍侶雨
可理栖我舍中余中之勝窮思有以廣之者將東遊
於海而海澨之新城其帥曰張君君適有信相訊問
語之則欣然具人舟迎而二仲之一某病嬾而驕不
欲徃遂以司馬司理走吳門余意殊邑邑謂張使語
而主吾自與高陽之客來不須彼司馬也期之十日

暮而泊新城九月大風雨時客當往者龍溪令沈君
太學生曹子諸生潘子林子及從子公藝少兒士駿
侍焉俯領而疑如風雨何余語之曰夫與一虞人期
不風雨改也而奈何使我食言於張帥也夜夢祀東
海若者拜之則爲起已而避從右廡入追拜之則答
而加恭晨起雨猶涔淫不止賈勇治一舟而發太學
徐子適過我要與偕旣發雨稍閒已復時作風謂謂
刁刁艣首與潮鬭甚艱行可六十里而暝色見矣然
以客之勇於酒也飛白捲波網鮮佐之雜以諧謔殊
不偎綫張帥輕舟來迓以醉臥辭夜息蓬底不聞滴

瀝則已幸矣質明張帥復來訪已偕沈君報訪時雲
陰漸解駁縱而盡捲輕颸柔調若有而無張帥乃盛
要客登晶之餘皇蓋海舶之最大者而徐子爲其友
所姊給以它事喚所艣馳而去之諸君飯畢易沙之
蒙艟取其輕而便操也鼓能從退潮出翔陽在天金
波溶瀁下上一色戈船雜沓旌旗搖曳鼓吹四奏炮
礮陵厲其東爲崇明百里而近始望之僅一髮耳漸
近則煙樹漸可辨惟南北杳渺出目背外不可究詰
俄而有若飛蓬十餘颭浪來者頃之辨其爲䑸也戲
謂張帥得非越裳船乎以不揚波故來問聖人耶旣

則餱𥬔之歸艘耳張帥乃部分之爲魚麗以益我軍
容左右翼而從進潮入時日猶未崦嵫也而纖阿出
來之矣徙倚良久崦嵫之照盡而素光顯張帥仍布
席於餘皇之背前後大小相望倪百艘艘樹二檣檣
懸一燈若巨宿然與成象者爭耀街鼓初動清光瑩
然凝碧萬頃黎園之長鬣者歌大江東去之曲羣與
暴發不可遏則使童子擩漁陽摻於餘皇首而摘紅
蕊使遍傳憨至手而鼓歇巨羅在口矣客避花則怯
競飲則勇循環無端與月終始旣醉散去晨甫櫛張
帥復來悅欲續未竟之歡而風蓬蓬然掠耳矣余亦

與盡固辭張帥以爲勝事不可無紀請得一言之爲
龍光余竊惟海之爲北在於泱漭浩瀁黏霄無畔嘘
虹礴日齊沒泪出而其勝必自風濤賁之激天漢搖
地軸長鯨毒蛟天吳紫鳳之怪倏忽閃尸變幻萬狀
若玄虛恩光之賦所稱者然後可以極其勢今之游
也一葦不驚鏡尊晏如童子嘻笑長年鼾息此何與
吾家一地邵士論吾不文即文何以稱之雖然能極
其勢者誰也即不幸而逺使貪商邁之將竊徼新死
之不暇而暇與論文哉且余之觀於海者五此其最
小者耳然而東南一大綰轂口也今吾與君從北而

數其去而若雲之揺若霜雪之穫稻者勝國之所轉
漕以給都會者也從南而數其來而若雲之揺若霜
雪之戈鋋者　先朝之所中倭而殘我邊徼者也其
利與害懸殊然不能爲無事一也今吾與君幸藉
天子之威德而君又以雨伏波之略承之其危舠死
士不以鬪憂而以飽嬉而吾草莽之臣亦獲一寓目
焉至狎之以爲池若沼惡可不相慶幸知所自哉張
帥曰固也余日臨海而得昨之游者歲不一二數將
子之嘉憙是踐而余敢奸之請受以登石沈君名昌
期尊子名益學潘子名熵皆吾太倉人林子名庭雲

閩之晉江人徐子名益孫華亭人張帥名楞越之臨
海人廉而郵士有文武才其再狩我也執政實賢之

先司馬祭贈　聖綸碑陰記

嘉靖歲在庚申臣世貞之先臣某以直忤權相嚴用
邊陲小警絓吏議臣不孝不獲叩闍請代又不能從
死地下獲盆飲血者久之爲隆慶丁卯屬在崇華始
敢白見冤狀下太宰議太宰移大司馬大司寇覆稽
左輔之臺使監司三報牘而後得昭雪還御史大夫
官明年吳中之撫按督學憲臣合辭以旌郵請而河
南之俾相有與吾地之故相閩者謂故相爲市恩而

宗伯信之遂報寢又入海賈謗其爲朱中丞紈請者
亦寢當是時臣方强起守浙藩遂乞休不許自是
遷晉臬補楚臬以至入長太僕撫鄖襄要乞休又不
許然以報寢未幾而貴相汰甚自詭以綜覈名實次
且未敢更請而臣忽避言里居每一念至五内寸裂
第有飲指歎息而已誠不敢萌宅望久之臣以少司
寇徵不幸被狗馬疾不克赴而弟懋起副閩臬私心
欲屬以茲事而會其自臬而藩以貿　葛壽道得南
容臺佐乃勉具疏草千餘言俾至都下上之卒卒不
果未幾吳中之按臣鍊偕撫臣元敬合疏陳言便宜

入事其一事則復劇稱先臣之功臣而創深於格當
旌郵而朱中丞亦與馬事復下宗伯爲請於　上俱
報可而先臣二品未滿考以甲冑勞獨得兩祭全葬
恩至渥也臣母郁後先臣十年而捐館舍久待竈
穸臣乃敢以例請併祭而友人太子少傅錫爵見臣
疏草而惻之稍爲潤色以上事下宗伯既許臣母併
祭復爲移太宰具先臣横草之勛得贈大司馬臣誠
不知所從來驚忭適望既拜祭及焚大司馬告黄寫
錄諭辭二章告一章勑之貞珉以昭顯　聖恩垂
永永嗚呼先臣事　世宗朝繇小官不十歲而拜

中執法然自是南捍倭北捍虜委命鋒刃之林以身禦圉者又十年而中讒不免夫罪與賞並輕而功與罰偕重煢然之孤有胸無口者又九年而始一獲伸復中讒不與沾湛郎蓋又十八年而始有祭有葬有贈不特先臣墓木已拱而臣之髮縞齒墮去鬼無幾何矣其以讒中沮先臣者亡論麗辟與否然已澌盡澌滅不足置齒頰今 上恩德隆天厚地靡可報塞而一時鄉褒疊臣明識高誼亦豈遂宜泯泯故略紀其事及姓名於碑陰以志先臣之寃苦勞勤其抑之易而伸之難若此臣不孝不能為先臣請一旦之命

而賴公卿大夫公議之力又若此為臣之後人者用歲時揭祭先壟頫仰鞠躬捧誦 綸綍洗滌肝膽砥礪亡行以少酬 君親執友之分誼於萬一臣旦夕從先臣以身藉螻螘庶幾無憾哉

毓龍亭記

當萬曆之某年吳興潘公時良以御史大夫督治河漕淮北之功就而防有事於淮之南築堤以捍河與湖水爭勝河不外溢則民不竟魚湖不內蕩則漕所有所道而毋阽溺其工至艱巨而利甚博公之始下令鳩傭畚鍤雲集而高堰之下流為黃浦者最其衝也而最不受塞居恒舟楫過其地必出驚濤迅颶以敗之至是則東郡之薪與淇園之楗隨下隨漂而不可挽公乃先築高堰及為兩捕以斷其上游水不至則黃浦之根見而窾數者皆不安一夕大風雨雷電摧拉若崩城池忽穴深丈餘方廣二十八丈中有首骨一具若馬者舐之黏舌已而從居民所復得齒角脛骨若干餘為商船所分取都水使者上事於公以為神公曰龍所蛻也我何與焉雖然隄之害去矣上於朝留其骨玉府蓋不日而隄果就公至是凡三治水矣功成而加太子少保入留都大司馬又入為大

司寇以持法抗新貴人為所中罷歸田處尹百司官為公屬者與宦游其地者咨嗟詠歌不啻河洛之思因即蛻骨之地亭焉而會河復決漕道不利
天子思公功即家仍故秩御史大夫治之余尋用考績抵淮而過及都水使者某等目其事甚詳且屬余記之曰龍跡偶耳倒之以陵谷事固不恒有而潘公之功不可朽得子之一言吾曹與子亦偕不朽予心諾之而未敢應也今年春乃始偕藩臬諸君子布幣而伸前請不佞竊聞之鱗介之中龍最為長而至神靈其潛見飛躍大而橫天小而藏芥變化叵測茲何

以有毓也夫惟毓而後能神拾遺記有云方丈之東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亦云吾寧有龍弇洲大約亦如之蓋龍之始多鮫鼉黿魚之類氣久而變則移質質久而毓則成神然後受上帝之命宰百靈潤九有其毓則釋氏所云靈骨之類耳第吾聞之傳志龍性淫而善怒多嗜當其怒之時則雖排山襄陵而有所必快當其淫與嗜之時則雖改服殊形而有所不顧豈其未毓耶抑宿習然耶善乎潘公之言吾知水害之除而已不知其神也公今四奉　天子命矣前後二十年南北數千里即昌

黎氏所稱南海之功固不能與公較細巨也及漢武帝時穿洛引水以至商顔其下得龍首骨人主歎之特錫名曰龍首渠而祠祀之今　天子不名瑞潘公不名功而吾與諸賢略紀其事以備稗史當差更勝也諸賢姓字官秩里系具左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二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靖江縣新改譚公渡記

靖江治在江中央其北達通泰以至淮揚爲運河南達江陰走晉陵姑蘇道靖江之士吏農賈南渡江陰者十之七八其自江陰而北渡者十三四當靖江之渡所爲渡七十二而其最巨者曰澗港前接江陰之港曰黃田其始亦最爲近易嘉靖以來兩岸摧圮其

漫衍稍且倍徙而中忽橫一沙間之東西延袤可三十里渡者必循暗沙自蘇家港逆流而上取江陰之黃山港轉入黃田始泊中歷大小石灣鵝鼻觜豬鼻之山益峭崒而水益道迅深者幾四十餘丈江陰之漁連巨艦而障其上流稍過之多爲旋渦所迫觸石而葬魚腹者歲無虛月近者遠易者艱兩邑之人皆言之而靖江其尤劇者也前是爲守者秦越其屬邑而爲令者過於尊畏其守而狎其民亡肯以所苦告今太守譚公來下車之後除弊舉廢百獻畢新乃以其間按行諸屬詢問父老具得其狀慨然歎曰吾安

忍日視吾赤子之阽溺而莫之挽也顧謂長年三老靖江之渡孰與瀾港便曰蘇家港便已復謂江陰之津人渡孰與黃田港便曰黃山港便顧黃山之舊道多淤淺公具其事請於臺自港口疏之直抵江陰郭爲丈一千五百費直金九百二十皆取之脉石之羨而民力不與焉又嚴網魚之禁毋使伏險而所謂大小石灣鸞鼻之峭厲泗伏皆恍然而若失遠者復而近艱者復而易輕舠峭帆亂流嘯風不移晷而兩徼於黃山蘇家之口矣蓋自是卒歲而無一報溺者公又請改石頭之巡司於黃田口設閘於港內以蓄

淺臺兩報可於是邑民感公之德共謀即其地立祠以祀公亡何子來而趣二公聞之曰毋庸也民曰未可以溺我公知姑建一亭以安慰者曰美哉洋洋禹功乎名之曰美哉復名其門曰濟川名其堂曰永澤亦以寓公惠也總而名之曰譚家渡而問記於世貞惟邑之令廖有恒亦然以爲異日尸而祝公者此地也世貞不佞聞之古單襄公過陳而得其橋道陂津之不飭以占其將敗公孫僑之相鄭所務實長於此而孟氏以其濟人溱洧之一端而測其徒杠輿梁之不葺爲惠而不知爲政夫以溧厲淺揭於民之損何幾而君子切切焉以效其規今公一轉徙之間而歲脫數十百人於魚腹而遺之安積其儆舟之直省可亦不下百餘緡自是而推之十世以至千萬世其利益當何限也昔有名堰名堤名坡而曰召伯曰白公曰父曰母者幾與天壤相敝然以視譚公何啻徑庭哉是宜邑人之思公與公之見思於邑人也是役也倡之者侍王君梁君馮君司理張君奉而行之者即廖令執役者簿徐化來請記者光祿署丞朱正初某之於法得附書公名桂新建人王君名鶴齡鄢陵人梁君名鶴鳴南海人馮君名守慈谿人張君名有德

祥符人

游練川雲間松陵諸園記

萬曆丁亥孟冬二日余以報謝諸君之禮先墓者至嘉定而大宗伯徐公學謨爲具要余宴歸有園園故當第後隔一街入門稍東爲長廊九楹而折者七遂通陽春堂堂五楹中可布十几而已庭有槐杏各一株差古其後爲知勝軒軒之非壘石成小島峰巒洞壑之類具體而微右穿入曲房尋有大士齋三楹供像頗惟偉復穿而入爲池廣可二十赤脩五之平橋翼然寔朱其欄度橋則有書室數楹檻之亦朱其欄

折而東則樓三楹政與軒非小島對樓不甚高廣而頗華整爲文木皮者以十計光色可鑑東西序列當藏法書名刻之類扃鐍嚴甚不及發也樓之後竹千餘竿傍當復有耳樓爲臥所時雨聲淙淙然酒十餘行談笑頗適已而雨益甚暝色入背不及徧游而出矣計宅亦無奇者以攻公故所作園記不甚合蓋記成於楚臬時而後十餘年自宗伯歸有所粉飾則稱室之事十六而爲卉木之事僅十四矣其麗勝於溫公之獨樂園而廣似不及然溫公後入行其道於鼎華時竟不獲老於洛而公之謝邦禮以歸專茲園者

四載矣然則獨樂之虛更不若歸有之實也

冬之十四日雲間守喻邦相將宴余於顧太學之西邦園余曾見家弟說之亦願游焉是日午陰邦相要飯於郡齋與其父素菴翁會使四子侍酒而余德甫之子世輔亦與焉飯畢坐竹兜子出過孫漢陽克弘小語宛轉將六七里至其地日下舂矣邦相借其寮陳丞李司理出肅爲門者二而得石山則峰巒關塞之類略具時猶在舂鉏間未可登有堂承之堂亦未受凡邦相乃導而穿別室凡再轉忽呀然中闢滙爲大池周遭可百丈許華堂非嚮左循而爲正南之西廊廊廣可二丈許脩八之十步一樓五步一閣皆枕水垂蓋則大石橋跨之精巧宏麗殆不類人工折而南一樓供大士迤邐而東其脩廣皆如西廊後枕長堤堤外皆平壟無復致矣南廊之左築土山其長與西廊對方肇洞庭花山武康之石奇木名卉實之雖氣勢軒豁雄壯要之一覽而盡大槩摹古圖畫家所謂仙山樓閣者然不中爲太液昆明作奴也與邦相飲許時風橫燭滅乃移而入一精舍脩竹當庭雨聲璀琤談詩飛白不辨客主夜分乃成別則輿人告痛矣躓而顛余且笑曰吾貪與邦相飲不令顧園

游也聞太學兄園近而稍雅以蓁不及游志之以俟異日余故嘗別宋邦寧集見所爲上海顧尚寶露香園者而詘之又聞尚寶之兄道州守有水竹清居與露香並而加勝益思一游焉而不果望後一日過其里問主人年八十矣兩僮扶而出涕交頤於兩語不可了了似訴其邑司之見窘也問其園則曰蕪矣病不能往者六年所然余意猶未已會有報訪之便穿委巷歷荒陌至城之西北隅而得之前爲大道夾高榆兩行榆外皆菜畦露香據其左清居當其右外二門而中通壽道州死無子皆屬之尚璽然果蕪不復

治中堂猶無恙丙舍頹圮與鳥雀共臥石相踵於蘿
轉驕竹樹多不依次而蒙翳有眞理至邦憲所紀亭
館臺榭雖尚存然往往不相應要亦文人張大之故
習也已過所謂水竹清居者其池沼稍自然野趣差
勝而頹圮過之從徜小時不勝榮悴之感賦一詩而
出

潘氏豫園者方伯允端所剏也成僅可五年
其東爲廣場十餘畝中雜積潦一門巽然傷據之榜
曰豫園入門折而西南有坊楔孤聳榜曰　度坊
爲石橋過橋稍西曰玉華堂前列峰石曰五老峰一
峰曰玉玲瓏移自烏泥涇朱尚書園秀潤透漏天巧

蜿然狹於崐山之龍頭石而高過之皆所唐時物也
不知何以得免宣和網其西十餘武得一門呀然闢
爲崇堂五楹曰樂壽堂其高造雲朱甍畫棟金碧照
耀左右兩楹爲方伯書室尤自勝麗爛然發光也
前爲廣除臨大池可十畝左有岑樓門牡甚嚴方伯
與其嬖寢居之右折爲樓樓不甚精好而中庭一小
山皆疊武康石爲之方伯指示意沾沾自喜出循池
右方路不甚飭已入山蛇行而上正俯大池與樂壽
堂對中亦有峰巒洞壑亭館之屬而不甚奇竹細而
東木庸而童石亦稱是蓋方伯志大而力不副廊廟

多而泉石寡宜其爾也時月色致佳而方伯偕伯氏
學憲俱不飲諸從與門下客能飲而非予所屬促巨
觴十餘行而別

游慧山東西二王園記

慧山第二泉名天下官河轉入三里至山門而窮山
之泉爲汲者割其清餘浸淼淼如建瓴而下東入秦
王諸園而王氏爲最勝主人故光祿署丞某業入十
餘構之可四十年矣入門物色皆莽蒼可憐百武許
復得勇竇穿之則廣除豁然一堂不甚高而頗宏敞
堂後枕方池敗荷衰落舊嘗畜金魚百數十頭大者

至尺許今皆稱鳥有先生矣池後一樓亦稍敞不作
故時麗壯而啓北窓倚西戶則西山之故觀無恙時
客之從遊者俞比部顯卿曹山人昌先安布衣仁周
布衣鑑王太學繩祖周太學秉文曹太學益學余出
榼酒臠肉而勞之時華太學露治具於西王氏園以
待西非風厲不能竟山色乃呼飯而下由右扉得一
扉則古木數十章脩竹彌漫有亭有榭流水穿石芙
蓉淼淼扆扆間聽之不厭以其木之古而奇也啼鴉
爭其杪亦成嫣媚復爲華所强戀戀而別余過之至
是三矣其室愈敞木愈奇而山色以四時異態愈壯

故不問主人然主人計且老憊而金魚者亦爲有矣將無無情者壽而有情者否耶室無情也不然則不恃人者壽而恃人者否耶當此名山中作葛藤語不免受殺風景之目可笑哉出王光祿之東園則微雨霏霏矣華子以舟渡余輩抵岓而門巽然稍入十餘武則有立石一狀頗磊砢色亦古已復得一門稍轉而東危樓據之前爲廣庭頗亦有卉樹峰石之類樓後枕大池池之陰堂五楹當之宏廠高爽左折而上爲山有亭樹峰嶺洞壑之類宛轉曲折游者必傴僂然猶處篇險側足詳顧猶不能無顛越獨下有一泉

出龍口灌池中砰訇磆硍晝夜不絕壑其聲不以旱潦爲大小魚得之樂而倍肥其右方則從樓阯拾級而上取堂道也中構高臺政與東山對上有層星□壯麗臺中露雕欄畫楯三周衛之蓋一小立而山與池之勝皆在目矣堂左啓竇而入爲廊脩可數十武衛半之皆壘赤石爲小澗凡十餘曲折流水潺湲自北而瀉深僅可尺餘淺不過三寸其水或玄或白皆用石色聲亦隨而巨細可悲可樂使人忘返蓋取泉之自慧者引而轉灌大池者也又别搆一精舍分泉引之穿舍而北出文石一承其穴水激上飛如琵琶

尤可愛華子布席於堂行酒酒殊不能佳而好爲不根語俞曹諸君嘿嘿而已賴泉聲聞之不甚厭也及暝乃别此園故屬談參軍志伊今大鴻臚王鑑先生之次子卿進上輕直得之然拓飭之費幾三千金故其雄勝在東園上然雅趣殊不敵也獨登樓而眺西園於山色得其三亞而東園僅當一兩又所引慧山泉西園遜巧工而宛轉三疊中注大池東園則無之耳嗟乎使吾又舟中有真山一拳泉一勺所謂新婦得配參軍寧詎若是而已哉兩園堂閣名不甚雅不志志其大都云

增校南京兵部題名續記

高皇帝既　定鼎建業即　大位因元之故置六尚部於中書省尚書秩三品侍郎四品當是時兵部統乎之職悉歸之大都督府而所領僅兵籍雍容奉承佣教令而已其後欲損胡丞相權使尚書侍郎得別奏事取　旨未幾而爲洪武十三年罷中書省不置秉政於六尚書部進尚書秩正二品侍郎正三品移治於洪武門之東析大都督府五之而歸其權兵部兵部遂以重闢天下　文皇帝之七年　上幸北京六部之職如故而置行部於北以分領庶務七

飭改行部爲六部仍歸政於南而兵部獨　上親御六師討虜及下南交徠西域權漸移而非古何六部之政亦漸非矣洪宣之際非部俱稱　行在而在南者猶仍故稱大抵有其名而無其實有其署而非其政未幾在非者落　行在而在南者加南京以別之於是名與實俱非矣獨南京之兵部稍稱重則以總統諸衛故而尚書奉　璽書佐留守鎮貴臣而制其柄故班五部上然其始亦不專屬之兵部也成化而後始一矣六部於尚書侍郎俱有題名伐石而樹之後堂而兵部自少保大司馬喬公宇始有記萬曆

初人司馬凌公雲翼重刻之第當時金匱之藏不甚出而琬琰之編猶未廣故於　高皇帝時所紀不能十之一而其後則有以他官而與入者歲戊子世貞承乏爲右司馬而大司馬內江陰公以其事見屬相與訂定詳覈重刻石而仍屬世貞記之以附於喬公之後世貞竊謂隋唐而下兩部並建則有之然未有百司並置均重如我　明者也兵部以居守之故則尤重重而賢者得盡效其才用則益重今毋論考鏡其行事功伐即一拂拭而循覽焉□王端毅之弼違勑奸喬莊簡之鎮重伐謀王肅□□戍積攝下李

襄敏之戢叛弭變煥煥人目毋論其宅則馬端肅倪文毅韓忠定林文安熊恭肅諸公雖以未久輙移或尋遂初服然而其風猷節槩亦有不可泯者覩之有不悚然而動容且愧然思齊者哉今益者尚書二十一人左侍郎二十八人右侍郎二十矣削者尚書六人當其削以不與部政則雖以黃忠宣公福王忠毅侯驥之勲猷而削非敢削也於法不得收故也是舉也世貞所獲於其愚則以大司馬公之指云爾

崇明縣遷新城記

崇明故沙邑也介在大海中始隸揚既而隸吾蘇既

又隸蘇之太倉州所領僅四五沙大者邑之小則爲村無有島石以爲隄防長波大濤嚙及邑址則謀徙之蓋自有崇明以來凡四徙矣而城皆土故於徙差易嘉靖之甲寅徙平洋沙警於倭始議用甓凡費公帑金五萬餘去海四十里而遥今僅三紀耳而嚙復及址前令何侯相地得長沙差廣平而土脈方西長潮益徙而遠可以宅中議中三臺監司弟所規擬於延袤願潤計工費當從鉅則難爲上當城城之田皆腴阜捨而賦縣官則難爲下以是中格而何君用遷去今令李侯至之未幾召三老而謀之曰址半齧矣

不徙即一夕而拉然與汝曹皆魚鼈矣亟徙仍故所相地而約之費亦小縮以請於備兵使者蹇公蹇公上於臺中丞王公侍御宋公具疏下尚書戶部許留臺贖鍰萬金其餘值七千六百三十餘金以屬李侯使自爲役李侯乃議以民故應償灶產軍需及歲捕黃魚之賦以足之而緩諸月城之當城者其宅土因之隍甓石因之故堞官司學校材瓦因之故署兵民室宇因之故居公以公徙私以私徙晝地而築分功而厚勸者勞之惰者挾之以萬曆之十四年八月築上城至十二月而畢再以萬曆之十五年七月甃土

城之表即以其月立官司學校至十六年二月而畢兵民之室宇廨所不奠居而諸侯故土人之田則以腴阜者備之欣然服矣大約城延袤裁於故五之二費殺五之三費殺則樂與城裁則易守蓋新邑之疆去吾州之游擊營僅隔一水烽火相望即緩急有警援師以晨發而午可至矣李侯以茲役之不易也既告成事而屬不佞記之不佞竊觀中原之壤爲鬬國之所必爭雖高堅之堞有所不能捍而江南最名饒樂不恒被兵其網利趣便之所又不利於障隔承平之季鮮有計及城者一旦島寇起而不城之邑靡所

不殘躪於是版築之役鼎興而民顆困禁明之先二土城耳巋然於餘皇四戰之地歷三百餘年而不中寇彼豈以其瘠而置之夫亦以其四戰之民乘險而易爲守也日者改土而甓則益堅今者避水而遠則益固就援邇則益強茲邑之縣扉而之嶽也縣下而稱望也固宜李侯成其詳而王公宋公蹇公握其要矣王公名元敬浙之山陰人宋公名仕齊之平原人蹇公名達蜀之重慶人何侯名懋官浙之永嘉人李侯名大經江右之南昌人代王公者爲余公立代宋公者鄭公銳荊公州士代蹇公者王公基李公洙時

鼓舞焉於法得列書

溧陽令王侯去思記

余從南司馬官中獲接前緹騎大帥溧陽史元秉氏云元秉一日從溧陽吏士若而人來請曰邑前令王侯去吾邑六年矣令去時民有謠以紀之薦紳先生有詩歌賦頌之類以餙之而又合而成書俾若趙太守鄭中丞者序之庶可以慰吾思矣而至於今猶未已也意必得夫文章之士不妄許可者記其亭如太史公班范之循吏傳勒石而亭之於五丈之衢俾夫出者入者游而憩者一舉目而若覩王侯而後吾儕

之思始慰也余讀其書諸出薦紳先生筆者固未論獨所謂十謠其辭甚俚而其事甚覈而詳夫詳則可以攷覈則可以信而俚則出於田叟市兒之口而無可疑則余記之所由昉哉迺爲采而裁潤之溧陽當高帝時最爲畿輔近地於恩澤最深而時有一二犯法者沒入官田之畝至賦米五斗而以次差減其爲則凡四十有八而其瘠螺者若甌脫者賦米僅一升其或草一束然漸以不能無淆混而至嘉靖末嘗夫之長以其繁而厭之剛爲官民二則於是吏益得竊其攢而蹄賦飛詭那移之弊滋矣侯故已悉其狀周

有　詔丈量於是悉取舊則爲規而躬率屬吏精覈行田畝察知其肥瘠著爲契令於是宿弊出而奸詭無所容瘠螺甌脫之莊漸識主而有餘粒貧者稍一甦衣食矣侯又曰賦頗衰矣而斂不以法又不以時夫太急則困太緩則偷重則損農輕則損官非策也立平限爲四以季受輸取羨而不取耗胥足若繼吏手若洗侯乃曰可以施約束矣酌王文成公鄉約之法而行之令三老誨民孝弟力田禁游手粘蔽者毋得六博倡飲市魁毋得低昂物值以愚鄉人毋得借師而支其訟以祈必勝詔有犯罪無赦於是其良者欣

然而戴　高帝八條黠豪則惴惴奉三尺侯始曰可以施吾教矣朔望學官延見諸博士弟子講說經術課文執給膏油之費以資之矜裾雍容過齊魯矣蓋走侯之四郭而其人恂恂如也之侯之雉門而其人肅如也入侯之訟庭而寂如也即侯之室而湛如也又以間游侯之澤宮而彬彬如也美哉王侯固循吏遠哉曰者　天子加意元元欲以漢法陟斥二千石以下至黃綬今又且大計矣余竊以謂陟之之不若風之也斥之之不若愧之也以王侯之爲循而樹之七尺碑以旌其政可以風矣其不與者知有愧

矣余不敢與銜地權不無一二小助焉蓋去元年之二月餘而今令潘君來余以質之潘君曰然潘君亦循吏也其語當不誣王侯名應麟閩之龍溪人其去邑也僅以貲得貳南雄郡嗟夫以侯之爲循而僅貳遠郡也是公論不在上而在下也溧陽之人厚矣雖然使侯以高第入任京朝顯官余安敢記之哉

重創青蓮閣記

青蓮閣者故瓦官寺閣也六朝事跡以爲晉時有二青蓮得之瓦棺中以茲因緣而建茲寺慶元志亦云金陵新志曰非也晉哀帝時詔移陶官於淮水北遂

以南岍陶地施僧慶力成之其宏麗甲諸剎青蓮居士李白嘗登瓦官寺閣極眺有詩紀之其句云香出霄漢上仰攀日月行高可知已至江南李主時寺與付兵燹獨閣存蓋已改而為吳興復改而為昇元昇元者李主僭元也或云自趾至頂可二百四十尺延袤稱之蓋至　明嘉隆之季而蕩然無復遺矣閒士覺恒應眞闍化後比丘　秉緣詢趾遂搆蘭若胥以故名而於轉輪藏後得小隙地益借宜募別為層宇雖高廣不能什一而塗澤莊嚴於像教毋替余所謂不見如來臧劫時丈六金身亦不惡詎用解嘲蓋

實際也僧聊騁來謁余請閣名曰其瓦官乎曰寺額故命之矣將無吳興乎曰無取義也抑取諸昇元乎曰偏國之僭元也余乃更之以青蓮曰青蓮者居士白所署也非白而何以知瓦官之有閣也抑寺之所昉起乎雖不必微寓教可也蓮以表潔青以表祈薦伽梵之所趺而安者乎拈而微笑者乎嘗以付僧使龕之壁

靈洞山房記

余性喜林棲而受數左海人而郭居無可游日者僅能壘石疏池以依稀山水之似頗為游客之所麇集不勝煩而中悔之且以其自人力目境㬟而杖屨易窮益厭其無當而今年強起官白下得走攝山牛首把棲霞獻花之勝然不一宿而去之至處龍清涼天界高座釋老之宮與魏邸東西南北之圃其高可以眺其奇麗可以愁者意稍足一暢第不移晷而輿人告御矣何者以俱非吾有也聞從天官趙侍郎汝邁談其所卜靈洞山房之幽絕娓娓久之為神飛而色揚已出其一編示余曰此吾所自紀紀之不足而咏歌之諸賢之過我也而續紀之且和之者也吾雖貌縈茲地未嘗一夢寐而不在山房子其為我記以寫

吾思吾得朝夕為且為剎之石以酬山靈余謝不敏不許蓋公之言曰靈洞山者去蘭溪東西十五里而遙其來自金華之頗若卒然蜿蜒而下三十里而近山一而六洞環之以故宋文憲公濂云洞六也而著名者三所謂白雲紫霞湧雪者也白雲者最險而高時時有雲氣還往也紫霞者色紫而麗幾如天台赤城霞也湧雪者玉乳散漫若雪之飛舞也吾故獲游焉則茲山孤聳俯諸嶺懸絕數千赤張左右翼而下中為石田廣袤數十畝前列三峰若三大賓山之趺有泉曰天池自地湧出瑩可鑒髮其甘若飴盛夏冰

醬泉之右山半有石高可數百赤若孤雲飛來欲墮不墮曰飛雲更右一山多異石藤木樛葛望之蒼然宋初有異僧栖焉築蘭若曰栖眞故多脩竹喬松勝冠一邑為高賢之所托足及吾往而寺廢久矣山亦已童且為野人所據悵然久之及吾有嶺左之後過里其主知吾之有山水好也納券而請直矣吾欣然為昂其直割大官之積餘以償而後自嶺左以不任譴歸始謀保此山且以宅地易蘭若址去天池二十武搆樓三楹携所載圖籍歸之顏之曰松書傷翼二小閣一以宿客一以儲粮樓之前曾曰三山可據而

望三峰也稍北有堂曰六虛取易語以表洞也郭子章氏得其義矣樓之後有軒曰太液面山而臨所謂天池者其始方廣僅三亦許僧以供粥茗而已吾拓而濬之至徑丈餘於是盡受諸泉泉盛而池溢吾東西疏兩溝磬折環吾墻而會滙於大池池可半畝亦吾所鑿也自是委曲縱流深壑琮琤不絕音與風松相應可一里許有半山亭廢而吾復之樵歌牧笑得於所憇去亭有磐石高亦數百赤岩萼如蓮花吾為創蓮花庵以奉觀世音大士更半里降而達溪橋諸山之水皆合且餘十里夾植桃李春時爛熳游者作

武陵源觀云昔之所望而不可即游而不獲信宿者長為吾几席間物吾亦可以快矣則洞六而得其三於未顯者亦可以已矣而猶時時往來於懷一日有樵者來言公果欲盡得之乎有一洞去白雲稍近其勝殆逾之吾乃欣然攝衣而往披荊棘緣巖岩至洞口則幽深不可際列炬魚貫而下四壁皆石鍾乳瑩白如玉滴瀝有聲霏霏若露屑吾乃名之曰玉露其奇雅非三洞所敢望也傾壁石若有題字不甚漶滅以為始發之耶則胡以有題字故嘗顯耶則胡泯泯不復以其名聞宋公筆也殆不偶矣樵者沾沾謂吾

當為公更得二洞姑識之趙公又為余言自吾有天池以奉茗泉清而茗香以釀酒泉甘而酒釅其流以溉田滌松竹灌百卉流長而土加沃蔬筍可以茹芋泉可以飽此吾居山之饒也日掃一室淨几明窓焚香熱坐或誦古書或咏古詩或臨古帖興到則消搖泉石間鶴舞鶯歌不減孔稚圭戴仲若家樂倦掃一榻展簟而臥山光滿几雲容拂褥夜分篝燈寂然萬緣都息唯聞泉聲泠泠度耳此吾居山之所獨饗者也故人過從不冠而憤酒茗資之泉蔬筍芋栗資之圃翁則樓於閣去則送於亭此吾居山之與客共者

也今者日未春而起噉太倉粟籩豆之實取之官祿對案呼筆手削吏牘束縛冠帶腰領不屬問之吾山有一於是乎予趣記之吾且歸矣余曰不然公天之所命以佐　人主理者也其以茲山奉公非欲公長有之也欲茲山之借公以名於天下後世者也不然何六洞之顯者至公而始有文章隱者至公而始出也凡專爲圃者不能山帚山者不辦爲圃圃而山者不能盡得山之勝山而圃不能文章者不能使其圃之長新而公獨兼之且夫袁廣漢之北邙石季倫之金谷皆因圃於山竭其財力而飾之其壯麗幾與上

林埒然不及身而沒之縣官其山之飾亦不侈而蕩爲樵人牧豎之場季倫差有文章矣要之天下後世不以爲山榮而以爲山辱也其與公可同年語哉今茲與公約公第無歸而余請先之公爲余傚山而掃一室余且按公紀與詩次第而問矣

游攝山栖霞寺記

余將以三月朔赴留瓷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俛及龍潭驛大雨肩輿出沒於危峰峭壁之阯與江相櫟帶而行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衡益奇秀色在眉睫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履之淋漉也抵驛與兒子騏及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雨則濘可無往也余興發不可遏質明起遂取所問道時曉色甚微與爭色接溪流綦漲不絕聲然所過諸嶺多童至中四處忽得蒼松古栢之屬是爲攝山趣馳道數百武得寺曰栖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者隱君故栖此山巳捨宅爲寺　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栖霞二大字雄麗飛動疑即唐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江總持一碑臥於地拂而讀之彼所爲

門四天王所託宇爲攝級復上傑殿新搆工可十之八而前延頗偪側僧曰未已也是將廣之移四天王宇于山門而加偉殿後攝級復上爲方丈僧供起麪餅肴蔬菹而共噉之至飽飯已與元春兒騏由殿後絡左實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陽爲石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侈言光怪靈異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蓋其時建業以蔣子文故降從蔣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咸

沸而起僧雛咸資汲焉曰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也千佛巖獨隱君子仲璋所鐫無量壽佛像可耳觀音大勢至巳不逮其他若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千像皆刓損天趣以就人巧使斗拔奇峭之態汨沒不復可睹且所謂佛者一而已何千之有循千佛巖沿澗而進迤邐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怱葱菴靄有光澤澗水受雨爭道下迸勢如散珠聲若戞玉僧雛以酒茗從輿至輒洒足疲輒茗巳躋中峰洞至白乳泉探瓢酌之盡一器乃躡蹕過嶺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中僅通一線逕雖不甚高而孤險竄足可

畏將自此陟絕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飛浪嶺直下亂石錯之若海波爲颶洶湧瀰漫無艱之審其名之稱也可二里許一蘭若承之曰觀音菴方有事於上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精與之小酌酢而別還復飯方丈兒子輿來巳復呼元春登絕頂返則日下舂矣欲驕余以所不及見余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巳自北固龍潭飽之矣二子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巖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巳靈巖於三十年前一游之忽忽若夢境耳今者垂暮而復與觀棲霞之勝獨老且衰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黽勉一出遠愧僧紹然猶能自爲計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二酉山房記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宦使君京師君故宦游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宋生蓋十餘歲而盡毀其家以爲書錄其餘貲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其阯使避濕而四敞之

可就日爲庋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爲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爲類十三爲家三百七十爲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爲類十爲家八百二十爲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二曰子爲類二十二爲家一千四百五十爲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爲類十四爲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爲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於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護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几一

傳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屬而已性既畏客
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几
焚香展卷就筆於研取丹鉛而讐之倦則鼓琴以抒
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酉
藏書山房而屬余為之記按古所稱小酉山上石穴
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
又有云訪酉陽之逸典見荊州記甚詳一曰藏書之
所有大酉小酉二山在楚蜀間今實撫之所由名而
段成式之著書謂之酉陽雜俎者也惟敬之所標當
亦云是余因以慨夫七雄之前蓋不惟周之藏史為

老聃之所掌者而名山奧窟如宛委石簣禹穴洞庭
之類其靈文秘檢往往有之第既為造物之所慳清
而人間之蹟困於漆書竹簡而未易廣蓋自七雄而
後一燼於秦火再潰於莽三變於卓催四燬於湘東
五佚於巢六竄於宣和雖隨散隨聚而周之藏史其
所餘能幾何況閭閻之淺而責之守匹夫之力而望
之致也夫以劉向之七略僅三萬六千卷任昉又減
其三之一隋之嘉則殿名為三十七萬餘卷而正本
亦僅三萬七千而止耳開元之際最為極盛至八萬
卷然亦多一時之所著而宋崇文之目又減其太半

後之益者積數十年而增募不過萬卷今元瑞以匹
夫之致而閭閻之守僅十餘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
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於聚而倦於讀者
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於讀而儉於辭者
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元瑞既負高世之才竭
三餘之晷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
帝王霸之猷賢嘉聖神之蘊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
不討聚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餘力游旁發之乎
詩若文又以紙貫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
內其為力之難故不啻百倍於前代之藏書者蓋必

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後可謂之讀也噫
元瑞於書聚而讀之幾盡矣屠龍之伎殫而世亦無
所用子矣盍亦舍而從我遊乎玉京人鳥須彌之頂
有祖龍之火不能燔而仲尼之博姑存之弗論者吾
將發其一二以窺子焉即二酉之藏與子讀于二酉
之所得皆糟粕已作二酉山房記

弇州山人續集卷之六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遊金陵諸園記

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洛陽雖稱故都然當五季兵燹之後生聚未盡復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勢外往往爲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頗能以其完力致之於所謂園池者皆極瑰麗宏博之觀而至金陵爲我　高皇帝定鼎之地二

聖之號令萬宇者將六十年内外城之延袤蓋自古所創有其所置官司皆與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若江山之雄秀與人物之妍雅豈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語而獨園池不盡稱於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豈亦以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鄉於是金陵無寓公且自歩武而外皆有天造之奇寶刹琳宮在在而足即有餘力不必致之園池以相高勝故耶余自束髮挂朝版餘四十年中間里居之日倍於官路蓬蒿一畝薪焦數赤足以藏此幻軀而晚復見迫時趣不陪留樞適時之入舉步愧影唯是職務稀簡得侍群公燕游於栖霞獻花燕磯靈谷之勝約略盡之既而獲染指名園若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淸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美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文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峰嶺者可推已洛中之園久已消滅無可踪跡獨幸有文叔之記以永人目而金陵諸園尚未有記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以無記也自中山王邸之外

獨同春園可稱附庸而武定侯之園竹在萬竹園上因併所游志之

東園者一曰太傅園　高皇帝所賜也地近聚寶門故魏國莊靖公備愛其少子錦衣指揮天賜悉棄而授之時莊靖之孫鵬舉甫襲爵口弱天賜從假茲園盛爲之料理其壯麗遂爲諸園甲錦衣自署號曰東園志不歸也竟以授其子指揮纘勛初入門雜植榆柳餘皆麥壠蕪不治踰二百武復入一門轉而右華堂三楹頗軒敞而不甚高擣曰心遠前爲月臺數峰古樹冠之堂後枕小池與小蓬山對山址瀲灧沒於

池中有峰巒洞壑亭榭之屬具體而微兩相昇幹合
抄下可出入曰栢門竹樹峭蒨於蔭宜餘無奇者巳
從左方竇朱板垣而進堂五楹楣曰一鑑前挑大池
中三楹可布十席餘兩楹以憩從者出左楹則升橋
逶迤凡五六折上皆正平於小飲宜橋盡有亭翼然
甚整潔宛宛水中央正與一鑑堂面其背一水之外
皆平疇老樹樹盡而萬雉層出右水盡得石砌危樓
縹緲翬飛雲霄蓋續勛所新構也畫舫載酒蕩左爲
溪逶於橫塘則窮園之衡袤幾半里時時得佳木長
尋云　武廟狩金陵嘗於此設釣樂之移日不返即

此亭也或云釣地正在心遠堂後心遠堂以水當其
趾不可坐危樓以扃鑰故不可登若乃席於一鑑堂
於亭汎於溪則前後兩游同之前游以花事勝後游
以月勝其清襟雅謔飛白捲波於輕煙淡景中復前
後同也前游余與大司寇平湖陸公主之客則大司
徒寧鄉王公少司寇武安李公鴻臚卿無錫王公通
政叅議烏程沈公後游余與大司馬内江陰公前大
司徒王公少司徒歙方公主之客則太宰吾郡楊公
少宗伯富順李公也
西園者一曰鳳臺園蓋隔弄有鳳皇臺故以名亦徐
錦衣夫賜所葺今以分授二子析而爲二嘗別稱西
園矣園在郡城南稍西去聚寶門二里而近余時携
兒子騏宗人少卿執禮陸太學端御游焉入園爲折
逕以入凡三門始爲鳳游堂堂差小於東之心遠堂
廣庭倍之前爲月臺有奇峰古樹之屬右方栝子松
高可三丈徑十之一相傳宋仁宗手植以賜陶道士
者且四百年矣婆娑掩映可愛下覆二古石曰紫煙
最高垂三仞色蒼白喬太宰識爲平泉甲品曰鷄冠
宋梅摯與諸賢刻詩當其時巳賞貴之曰銘石有建
康留守馬光祖銘二石痺於紫煙色理亦不稱堂之

背倚竹數千挺來鶴亭踞之從鳳游堂而左有壓數
屏爲天桂叢桂海棠李杏數十百株又左曰擥秀閣
特爲整麗閣前一古榆其大合抱不甚高而垂枝下
飲芙蕖沼有滑氹渦覜之狀沼廣袤十許丈水清瑩
可鑒毛髮沼之陽壘洞庭宜州錦川武康諸石爲山
峰巒洞穴亭館之屬小於東園而高過之其右則小
滄浪大可十餘畝匝以垂楊衣以藻蘋儵魚跳波天
鷗弄風皆佳境也南岸爲臺可望遠高樹羅植畏景
不來北岸皆倚竹蜿蜿起伏小滄浪垂盡復得平坡
一四周水環之華屋三楹大抵奇卉名果如頻婆楊

梅桃李異種自蒲桃尚繁茂足館實爲僧寄盆而
植者則無幾矣考肅公擬所撰舊志堂閣亭館池沼
以百十計聯園叟問之十不能存二三名亦屢更易
豈爲錦衣之後人不能歲時增葺稍稍廢耶抑詞人
多夸大若子虛亡是公之例云爾余一游西園遇花
時所得會心倍於東園蓋尤耿耿云
鳳凰臺者舊建初寺之後一曰保寧寺在聚寶石頭
之間稍隆處也宋元嘉十六年有異鳥三五彩集焉
寺僧正顗哀上爲臺識之或云秣陵王顗未審孰是
唐李白修其觀有三山二水之句學士大夫想像其

雄峻瑰麗之勝而願游焉乃其蹤跡漫漶不可復識
徐錦衣天賜以其地之近又與所營兎裘鄰也崇其
土則曰鳳凰臺疏井而甘則曰鳳凰泉而傍阜之高
者曰鳳麓臺爲堂以冠之後軒臨浮碧池鳳凰臺之
後阜更高者叢石爲基飾以佛宇曰叢桂菴其他有
古樹修竹亦夥余時與麟兒候客未至相與縱步則
以積潦故壇舍摧圮兎葵燕麥生臺齋殆隳卑目無所
觀見竟甚倦之頃主人茶一盤而出園丁強作解事
語指牆外一墩曰此眞鳳皇臺也視之乃塊土峻上
可二仞許土色正赤兒子疑之余笑曰第令臺故累

土以人力成耳今此殆息壤哉彀遲來郴州志云鳳
皇臺本舍窟阮丈里居後有鳳皇泉水甚冽而甘余
當謂阮賢之雖然奪徐以歸阮將無兩虞芮也
魏公南園者當賜第之對街稍西南其縱頗薄而衡
甚長入門朱其欄楯以翼并實之右循得二門而堂
凡五楹頗壯前爲坐月臺有峰石雜卉之屬復右循
得一門更數十武而堂凡三楹四周皆廊廊後一樓
更衡而皆高靚瑰麗朱甍畫棟綺疏雕題相接堂之
陽爲廣除前匯一池池三方皆壘石中畜朱魚百許
頭有長至二尺者拊欄而食之悉聚若纈錦又若炬

火熒日魏公方合六卿之長佐詹余與先至者四五
人從右方十餘折而上得亭樓一小飲其中入九行
而客俱至乃從左逶迤而下甲館脩亭複閣累榭與
奇石怪樹[illegible]錯牙互非枳籬則棘冠其左折而下穀
匠氏方西嚮而治軒三楹不暇入主人肅客大合三
部樂奏飲至一鼓乃罷去大司馬陰公謂余公之第
西園其鉅麗倍是然不恒延客客與者唯留守中貴
人大司馬及京兆尹丞耳居三月所太司馬吳公復
延余於茲園時陰公魏公俱物故矣酒數行不勝西
州之感乃起訪所新治軒者而甃爲其麗殊甚而挑

來西南二方皆有峰巒百疊如戟擢稅飲得新月助之頃刻變幻勢態殊絕時客爲大司寇陸公少司寇張公不甚宜酒余宜酒而意忽忽不樂飛數大白乃別

余始飲魏公僅月餘而南大閱之役間以陰公言風公公曰固也俟西園之菊繁而後與二公會非久公病矣陰公卒公亦繼卒會公之世子繼志等以誌銘見屬而余往醮椒漿焉世子以其仲父錦衣與崇信伯眷公治具於西園而請曰先公嘗言之不忍食也余乃強往蚤出中門之外西罥二門復得南嚮一門

而入有堂巋然又復爲堂堂後復爲門而圃見右折而上逶迤曲折疊礎危栖古木奇卉使人足無餘力而目恒有餘覩下亦有曲池曲沼微以艱水故不能勝石耳錦衣云當中山王賜第時僅爲織室爲廐之爲日久不治轉爲瓦礫場太保公始除去之徵石於洞庭武康玉山徵材於蜀徵卉木於吳會而後有此觀至後一堂極宏麗前疊石爲山高可以頫屋嶺背有亭尤麗曰此則令嗣公之所切也公居平日必一游游必以聲酒自隨取權適而後罷去即寒暑雨雪無間也又指其木曰此爲海棠爲古梅爲碧桃皆拱矣春時爛熳若百丈宮錦幄公能一來乎余頷之姑與崇信小飲而出

盡大功坊之東爲東園公之第三子繼勛宅今所稱四錦衣者也嘗第武進士領南錦衣篆自免歸里主人爲東園公愛子所授西園爲諸邸冠顧以遠不時往葺治其宅左隙地爲園盡損其帑凡十年而成顧以病足多謝客客亦無從跡之巳丑春四月七日忽要余與大司寇陸公游焉入門折而東南嚮有堂甚麗前爲月榭堂後一室垂朱簾左右小庭耳宰異之後加錢焉尉奉其九十老母以居者也主人爲具甚

豐大合樂以娛酒二十餘行散殺以餕從者乃起折而西得一門則廣庭廓落前亦有月榭以安數峰中一峰高可比到公石而不作殢嵌空玲瓏莫可名狀問之主人曰余此故公邸中物也往年公邸中人艱食而吾幸有餘米故亟得之然道路之費已不貲矣北有危樓其址已可三尺凡二十餘級而登前眺則報恩寺塔當窓而聳相輪複蹈其上二丈許得日而金光漾目陸公絕叫以爲奇啓北則峰巒環列若巫女鬟青翠自態相與咏賞佐以酒久之乃下稍進則有華軒三楹北嚮以承諸山余乃躡石級而上登

頗委伏紆餘窈窕上若躡空而下若沈淵者不知其
幾亭軒以十數皆整麗明潔向背得所橋梁稱之朱
欄畫楯在在不乏而所尤勝絕者石洞凡三轉窈冥
沈深不可窺揣雖盛晝亦張兩角燈導之乃成武餘
處煌煌僅若明星數點吾游其山洞多矣亦未有大
踰勝之者水洞則清流泠泠傍穿透一亭瑩澈見底
朱鱗數十百頭以餅餌投之駢聚躍唼波光溶溶若
冷金之露鋒穎兹山周幅不過五十丈而舉足將里
許乃知維摩丈室容下世界不妄也所至皆有酒膾
以佐其勝尋暝色起絃管發主人布几於櫟之下再

張宴於堂酬酢久之街鼓動矣因首俛忽若夢境命
筆記之

萬竹閣與瓦官寺鄰故人湯吏部元衡修翰林東閣
邀游焉忤少司徒方公與余俱爲客而余屬瓦官之
主僧燒筍薦合酉菜羹佐起麵餅四人者食之而甘
次第禮佛像登重建所謂瓦官閣者徙倚久之乃出
不百武抵園亦魏公家物主者爲邦寧公孌子也辭
疾不出使人具茗焉園有堂三楹前爲臺亭亦樹數
峰墻可高數仞朱樓扃鐍甚固啓之亦殊壯蓋其所
栖宿處也堂左廂三楹亦可布席自此以外則碧玉
數萬挺縱橫將二三頃許偃蹇自得幽深無際赤日
避而不下涼飈徐發惜頗爲積潦所敗主人有餘力
置之羅衿香澤中不能爲此君作緣又不能鑿池引
水以益魚鳥之致令人有餘憾耳使付吾家子猷當
爽然作淇渭間觀湯詹皆能飲詹酒後耳熱談天便
是重觀鄒衍二青衣老而能作洛生詠嗚嗚動人皆
浮白之一助也酩酊始別

徐三錦衣者東園君之仲子而鳳皇臺主人也余游
鳳皇臺去主人第小遠煮茗相問訊既而詰余則以
一刺報之仲夏之廿四日雨晴霽閽者復得主人刺

次日質明偕過方司徒司徒迎謂三錦衣相訪乎余
曰訪而不及見也司徒曰見我見而請於我曰幸公
與司馬公之報訪也旋使蒼頭闖我閽詢之則盛其
供張掃門以俟矣余領之入部畢遂過方公公遂拉
以同行及門主人嚴服肅客薦茗已而穿中堂貫複
閣兩重始達後門門啓折而東五楹翼然廣除稱是
爲月榭以承花石置酒堂中十餘行三飯皆有侑乃
復折而東啓垣則别一神仙界矣始由山之右躡級
而上宛轉數十武其最高處得一樓而憩東北鐘山
紫翠在眼復泥大白十餘行自是東其實下上邐邐

皆有亭館之屬伏流紆窕穿中石橋二麗而整曲洞
二窈窕而幽深蓋東則山致盡而水亭三楹出矣亭
枕池南而北衢啓扉則三垂之勝可一攬而盡池水
清冷鑒毛髮萍藻時綴朱魚有徑尺者鼓鬣自恣背
峰峻嶺參差岩岫怪木壽藤樛互聯帶朱樓畫閣上
割雲而下翻波眞使人應接不暇大約其麗埒魏邸
之南園而廣勝之園之廣不能如東西二園而山之
壯麗勝之余茲游出意外甚適小缺陷者主人執禮
謙甚不能去襟檢方公音於飲無爲酬酢家又夙戒
客如公瑕幼于之類已在館矣力辭乃得先別

徐氏兩西園之外復有稱西園者一曰金盤李園魏
五公子邦慶之別業也去石城門可一里而近門俯
大街有堂三楹頗卑淺後爲臺循臺而東北轉可三
十武楸榆挾之高楊錯植綠陰可愛更東蔬圃麥隴
彌望又三十武有堂三楹堂之陽爲廣除其南爲亭
列湖石四五下植牡丹以瓔珞栝柰之堂之陰疊石
爲山高不尋丈具體而已其址皆鑿小溝宛曲環遶
可以流觴而不知水所從出處山之麓爲亭亭下爲
洞洞不能五六尺倚墻而竇竹扉蔽之或云墻後復
有山山之中有池當是流觴之水之委也重堂復閣

可以眺而數然不可即矣左右老栝八株大者合抱
鬱葱婆娑生意盡自此而西南徑履折籬落間亦
有木香荼蘼之屬尚餘少花傍植梅杏烏桕皆可賞
根既爲藤蔓所制計得少實付之烏雀而已又西南
有屋數十楹甃甓簾之前樹粉墻其西爲垣垣之外
竹萬箇雖高榆數十與落照相鮮新歸路稍東北始
得水頗渺瀰凝即所過屋後池也亭西爲阜阜其上
曰碧雲深處可以東眺朝天宮北望清涼瓦官浮圖
烏龍之寺應觀亦有佳處也大較魏氏諸園此最寬
廣而不爲倫列得洛中遺意然以無不治故遂不能

與他園抗使用五百金授丘壑胸中人治之當使稍
阮掩骨相勢不復它請矣金盤李者得之故李將軍
金盤事誕妄不足信

徐九爲魏公叔第與公府相對而居今年三月之十
二日邀余與大宰楊公少宰趙公大司寇陸公爲牡
丹之會入門廳事頗壯然北向從右門折稍西南則
廳事轉而南向益壯前有臺峰石皆錦川武康牡丹
十餘種衣爲時五日之內爲會者三而花事皆向殘
獨此猶嫣然主人小設酒茗而已俄復肅客右啓一
門則廳事更壯而加麗前爲廣庭庭南朱欄睥帶頫

一池池三隅皆奇石中亦有峰巒松栝桃梅之屬亭館洞壑縈錯皆加丹堊左右畫樓相對而右獨崇据石臺為三層時久旱甫得雨意甚暢登樓而飲則煙霧幕歷忽近忽遠皆有姿態主人具席於堂甚豐余謂趙公得無難乎復古鎘乎趙公無以應曰是侯家非吾編所能約束也至街鼓動乃別主人之右方園尤麗即嘗於魏公所謂南園者也

莫愁湖園者亦徐九別業也出三山門不數百步而近其園左有樓臺水閣花樹之屬而以傍水故多推塌主人疲於力不暇飭然其景為最勝蓋其陰即莫

愁湖衡不能半里而縱十之隔岸坡陀隱隱然不甚高而迤邐有致趙司成王光祿况比曹表左軍置酒於中樓四壁皆壞隳甚危之然得以縱目無所礙時夕日將墮山水映幕宛若李將軍金碧圖呼酒甚暢第歸而聞吾仲氏訃蓋一轉眄間哀樂相禪極矣自是不敢復及莫愁湖不然吾安能一再不一請也

同春園者故齊藩之孽孫某所創也余嘗者從家弟敬美所得許太常園記而豔之宗人光祿湯徐二比部邀余遊焉其地在城西南隅去某之居第武可數也入門可方但轉而右曲廊廣除豁然月臺宏飭峰樹

掩映嘉瑞堂承之堂額故邢參政一鳳古篆自是復得一門有堂曰蔭綠文博士彭隸其額二書皆名筆太常所謂垂柳高梧長松秀柏綠陰交加覆於欄楯者是也堂北鄉其背枕水而閣曰藻鑑却南嚮傍為來玉亭太常所謂亭下有泉泉外植竹千挺泉流有聲琅玕成韻余再過之不聞所謂泉聲也壘土石為山邐迤下上有亭臺館榭之屬多牡丹芍藥當花時爛熳百狀大足娛目主人今逝矣故不恒啟閉群公時時過從以故發稱與東西二園埒實不如也

仲夏廿五日亭午散衙報謁諸公過許中貴飯我於

涼堂不豐而古為一飽自陸司寇所還有土垣橫亘且里許其中皆竹而北其背闢而入叩之乃武定侯之故園也西東一軒稍入復得一堂亦面東又十餘武水亭三楹臨池南嚮又數十武復得一池其外皆叢竹大者如盌去西可三十丈而殺南北總五十丈而贏東則汗漫無際矣嘗稍翔空曠日不下輕飈徐來戛玉敲金三伏之際不待邀阮公然後把臂入林也侯家燕中歲使人收其美可百金第不知是成棄公故聖將永康大長公主所創否其左為故寧國大長公主府 文皇之同母女弟也下適梅都尉殷都

尉為建文君將重兵鎮淮安京師平弟徵備而不入
謁奉朝請之三年以嫌為怨家都督趙曦譚深夜抵
之水死　上雖快而憐之捕誅曦深所以慰藉公主
良至官其三子皆以孝陵衛指揮使余有視錦衣衆
者公主府堂前後皆毀圮僅大門在其園亦皆竹廣
袤與武定園埒竹之巨麗不逮也亦為之一步而出
市隱園者故鴻臚姚元白園也姚君嘗刻周公瑕
所撰記與故顧尚書璘許太常穀邢侍講一鳳張衮
幕之象彭徵君年今余洗馬孟麟諸賢之詩其稱揚
園之勝不容口余讀而艷之今年五月且盡吾鄉張

幼于與公瑕俱至都幼于與薛鴻臚者邀余游焉時
姚君物故久矣過其子諸生某居相與要入堂後一
軒雖小頗整潔庭背有樹古木翳其後稍而東一軒
中庭疊出古畫壘頭之類亦間有佳者詩鴻少時苦
若佐勝出門穿委巷百餘武始得園門北嚮而入有
茅亭兩楹僅徑獨姑據其左小山以竹蒲之不可登
則姚生之仲弟所受也前為大池縱橫可七八丈其
右有平橋狹僅容足蜿蜒而前橋盡得平屋五楹中
三楹所謂中林堂者也堂後一軒枕池曰碧雲閣半
徹矣以攷公瑕記所稱某亭某橋某館某臺者今皆

不可復跡豈鴻臚之緣飾不能保之身後耶將公瑕
文士誇誕難信耶時久旱得雨甚快坐閣中雨復琅
琅已而平波盡颺屢風欲立過室所謂小山者黑雲
幕之殆若潛屋書頗灑然而主人酒炙乃不時至蓋
幼于實供之會余與薛各有所携壺榼且酌且談移
時而主人之具至則頗腆相與盡適而別得詩一章
武氏園者憲副武君之弟太學某所構也始鴻臚江
陰薛生為具要大宗伯姜公大司寇陸公少司徒方
公少司寇李公與余游方山余以遠不可乃謀之萬
竹園後先官寺乞齋供具而姜公於園之主人有所

避乃西南行里許得武氏園而休焉園有軒四敞然
舞所題曰其陽為方池平橋度之可布十席者盡數
丈許為臺有古樹崇峰之屬叢竹外護池延袤不能
數十尺水碧不受塵時聞瀰瀰聲蓋青溪所借流也
其右方有精舍窈窕而入堂序翼然又西一樓雕梁
畫桷陳張頗麗而中供吳偉所畫仙像殊不稱薛生
云武靜默不涉外事而奉佛亦好長生之道時捐帑
為施齋爾一佳士也姜公陸公謀余與李公飲方公
落然其間兩不適性遂瞑而散
吾至白下凡三過王貢士杞園園在聚寶門之西可

半里度委巷轉至其處門對大河河之北為 帝城
入門得一堂三楹更南嚮庭中牡丹盛開凡數十百
本五色煥爛若雲錦時宴余者繼山鴻臚華松光祿
也與余皆王姓主亦王姓大奇繡毬花一本可千朵
後二句詩復遊焉主之者趙司成也從牡丹之西寳
而得芍藥園其花蓋三倍於牡丹大者如盤白於玉
赤於雞冠最露迎颭嬌豔百態萊藥復數百本寔臙
十餘本生色蔚渟可愛傷一池云有金邊白蓮花甚
奇時素猶未錢也明日復遊焉主之者宗伯姜公少
司寇李公也則與巳闌矣於洛中擬天王院花園千

益具體而微

游吳城徐少參園記

郡城之坎隅有水木岡阜之勝甲於一城友人徐少
參廷祼治之十年矣或曰故吳文定公東莊也後人
蕪而宅焉焉萬曆之戊子仲春十六日余赴留樞過
郡徐君與蔣少參夢龍醵而見要至則日亭午矣啟
西門而入復過一門有小軒以憩客更西一門呀然
而闢崇堂五楹雄麗若王侯前為大庭庭陽廣池三
隅皆山卉樹蒼靄岡嶺逶峻徐君乃呼小舫御之載
酒舫尾前一舫張為鼓吹導進出山後遶過長溪至

西閣而休閣東就瀑而西為臺臺廣平可以望月飯
已逾邏而下則有三鑑與俟叢竹間余謂竹茂密或
與妨既而不害妨也巳得石徑透迤上下或峻或夷
余謂嘗益與妨既而復不妨也乃徐君巳先試與竹
中妨則芟之其始治巖嶺亦然余今而後知余之拙
於山也前歷深洞登絕頂主峰最雄壯復下穿至一
巖前見朱欄曲折依水玉蝶梅數株麗之為擧數大
白復前陟降幾百許武則瀑布巖出矣巖陡削可三
丈許仰而望之勢若十餘丈者疊亂石為峭壁蔽天
成巳履鼓瀑瀑自山頂穿石微而下若一疋練中忽

為燕尾迸入小園池千珠逆噴復跦池實而遶余前
浮觴渺渺乎先取擬久之瀑水益雄布屬於地臥而
覩之而髮沾濕酒咲適為天色飛空作雨聲句大叫
稱快酒至數十巨羅不能辭蓋徐君預蓄水十餘擔
以次發之故不竭吾不知於龍湫開先若何甚山雨
王園故具泉猶非如也日下舂為宅主人所挽悒悒
而別得詩二首

游牛首諸山記

余耳金陵牛首之勝者久矣至謂不陟牛首不為宦
建業而以無事也凡若干日大宗伯姜公少司寇李

公邀予與大司寇陸公少司枝方公游焉余聞之色
飛呼粥不能盡一㮣既出候諸公於聚寶門之報恩
寺皆不至聍寺之二山門前後殿周廡久委劫火獨
一塔在塔故　文皇下京師築大寶領天下之財力
爲　高帝及后營福者也其雄麗冠于浮圖金輪聳
出雲表與日競麗余劇欲一登之而僧頗尼以不任
余乃易便服行㬺憑小吏肩而上甫三級則已下視
萬雉矣級益高階益峻兩股蹁踔者久之迨自奮盡
九級宮殿樛轇萬棟櫛歷與平疇相暎長江如白龍
蜿蜒而來惟鍾山紫氣與天闕方山不相伏餘無所

不磨塔四周鑄四天王金剛護法神中鑄如來像俱
用白石精細巧緻若鬼工余摩娑久之听然而笑謂
足且詛吾眼矣下不盡一級而姜公方公至相與取
輿行十餘里抵魏公莊水亭小憩時日已過瞬姜公
見余之有饑色也出橐得粉九四啖之復行十餘里
爲李賢妃園一小璫出肅强余三人步入可里許始
抵其室出鹹蔬清酒爲薦余爲之舉六七觴賞其雅
素也璫指謂此爲唐王毋貞順恩妃余記唐定王者
高帝之第二十三子也毋即李賢妃所稱三字謚妄
也妄公後攷曹志以余言良是出門而陸公李公始

來自是古樹流泉逶迤不斷仰望燕山蒼翠環繞諸
嶺獨所謂牛首者轉近轉不似雖雙嶺依稀相望然
一聳一痺殊不堪天闕吾家始與廬劍大役姑用以
塞衆喙耳陸侍別銘雙闕之石與何徵君前後駁之
駁之是也抵山門日已下舂矣緣坡而上至金剛殿
殿後有石階數之正得百級曰白雲梯梯盡則爲四
天王殿殿後級如前而殺其半梯盡爲大雄殿殿後
復爲毘盧殿毘盧者釋迦千丈報身也大雄之左方
室曰觀音右曰輪藏中爲平除下瞰天王殿除之左
文杏樹高可數十仞圍稱是百年前封火不能燼非

僧髑可擬巳宗伯公具飯於方丈余以饑故驟之皆
敗席文杏之傍時月初上葱蘢瞻寫大有致出余所
携白酒與李公相屬酹陸公劇談姜公與余問廬之
方公時出雅語然於四祖點懶融一大際未有相叩
會者巳與陸公稍西過一樓宿焉其前三楹僕也而
後則竪巖爲淨室瞰前榮而坐皎月當墻其東南遠
瀍紫翠百狀西南爲下方梅龍菜畦平楚細流一碧
千頃與陸公對坐喀然忘此身之猶在塵世也以欲
故寢亦甘凌晨起姜公李公要余飯方丈余與談茲
僕之勝携榼就焉僧蔬雜陳出余壺中瀝數行乃出

循東廊度峻嶝而上得文殊洞自然石龕文殊像棲狠小而外為重屋幕之不足當金剛窟萬之一又東為僻支巖有塔附焉曰藏僻支佛舍利處也頗現光怪余嘗屢仲交記為一哂辟支猶覺也刼前迦葉佛有之安得留舍利於支那殆是菩薩或高僧舍利耳又東為捨身臺余以足疾不得上咲謂今者服當詛吾足矣然寔無他奇尋李園之小瑞復以酒來布席別閣士何美李二公復置廚方丈飯畢循松林而下觀所謂昭明太子飲馬池者一坎窟耳水赤而濁僧云亦時濁三異諸勝多附之昭明亦妄也出芝門欲

取道麻花嶺為霧出沒松影裏獨日相照碧草綠縟黄花錯出如綺繡可五里許得一嶺下與却望半苗丹宮碧宇列跨麻嶺下者若壁上者若綴帝釋天化城恐不是過也循嶺而右稍降為祖堂蓋融之後萬融為祖以嗣信大師者前後殿閣廊皆麗嚴僧供而出復慧故嶺徘徊不忍下乃循嶺而左稍降可里許得麻花巖故寺道傍一深洞莫測將土丈置融像其中僧蓋云此融未死信大師坐處也劉禹錫所稱融雪蓮生巨蛇摧伏群鹿馴聽豈其時耶迨得法信師逝後則不爾不然皆緣自不為鬼神所窺道宣之所

以不敢望三車也然融初不作有漏因後乃日於丹陽負米一石八斗為衆法成此大刹能無與達磨初祖示訓相倍耶要之融自得法之後猿鳥獻花亦可不獻亦可作有為跡亦可不作亦可如未得法却無一是處僧導登山門前殿陟險坐芙蓉閣亦可以眺牛首俯下方然迫仄殊不遠所聞復小飲方丈還至報恩更衣別諸公時日猶未下舂云嗟夫牛首麻花與攝山栖霞之勝余耆之四紀矣而晚始得之得之晚過從當益數第浮屠法宿嘉桑下不得過三日去愛戀也余自此不復作二山游矣且故鄉一圓緜地

不減維摩丈室能容阿閦世界而又何戀戀茲勝耶余且歸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記

六合縣陳侯去思記

應天之六合雖名爲赤縣而濵江最僻小土瘠而民貧又時有郵觽傳符之累以是益困不堪陳侯之始來六合也召見吏民盡得其惆苦狀慨然曰我必蘇之庶人在官者我爲二百七十人人各予直毋得爲侵弱以九則授役役稱其家毋有[illegible]爲受田之

詔下侯精心覆行句稽得其伏匿之畝且千既而曰上意非益賦也欲平之而已益新畝出而故畝之賦減半又因以覓蘆洲之稅補開河損田之直若干贖鍰金不入宅籍而易穀於庾歲侵出之民不告饑圩堤陂塘以時築濬灌溉不乏侯廼曰困已蘇矣可以施教矣遴其耆碩以爲三老嗇夫明飭　高皇大訓使里頌而人習之旌其淑若而抶其蕩佚侯自以時之學宮集博士弟子而誨之經術傍及秇文靡不翕然趣風侯食不再簋衣必三澣每出按行郊野不多從騶呵一樶後隨不資於民入計之日餘俸自給

拜徵之頃垂槖蕭然薦紳衿裾以至都鄙士女因哭旅人毋不垂泣遮挽胥吏欷歔而曰我曹日洗手而從事然未有一敢者好賀苦之今而後知侯賜也蓋侯拜尚書戸部郎於官不爲鼎貴去且久而其人益思之不忘相率請不佞以請公實敦史李爲一言紀侯德將伐石而勒之以示永永不佞質以侯所用致思之狀而得前十餘事要亦皆循吏之所恒稱者耳非有踔絕可喜可愕之事而不知踔絕可喜可愕之事固少年輕銳之所繫鬧而實非所以得民之真者也夫循吏之所恒稱正恒吏之所不能蹈也今

天子方加意元元歲大計吏黜其無良者而爲錫璽書賞賚以旌其賢者郡邑之人又能追旌其賢守令若此黃召朱卓之輩當接踵而起矣侯名載春濟南之歷下人萬曆之庚辰進士前庚辰而戊進士爲濼城令者侯之父縉部公也古於父子稱循吏時有之然未有並起一時相望爲世所膾炙者也歷下之才賢若邊廷實李于鱗以文死名海內其名政術則自侯父子益有聞故不佞樂而應之如右今令黃侯名夢鴻能繼侯賢聲者實預聞其事

閒華堂記

徽居萬山中地隘而人衆居室櫛比其廣縮所較僅尋丈而休寧爲尤甚去休寧之南郭可三十里曰変山乃稍寬而闊汪氏世居之其居㝡冡以畝計者僅得十中有堂宏麗不減侯家堂後有樓軒窓四闢変山之蒼翠與溪流之夭矯若玦者畤畤在目樓後復有樓積書萬卷則汪氏之儁體乾者與其父德化所日諷誦者也德化賢而文仁義附焉至體乾益彬彬矣既落成而邑之名輩長者過之署堂名曰國華而體乾來留京介其婦翁唐吏部東岡來請記唐君余石交也既不獲辭則謂唐君世所稱國華者以其人能華國也其仕顯重章施廟廊無論即僻而子其耕谷名動京師而胥父子有之乎曰未也謝康樂歸臥始寧之墅朝所吟咏暮傳建康爲之貴而婿父子有之乎曰未也然則茲堂何以名焉夫亦取其志而已今夫韞而輝山者玉之華也懷而川媚者珠之華也彼其稱輝山媚川亦僅得其彷彿其未離蚌者猶然焉耳矣其未離璞者頑然焉耳矣安在其爲華也及其入乎隨侯之手剖乎陵陽之足而光彩乎郢鄲之廷在楚楚華在趙趙華寧不重哉夫此猶其小者爾華之鄙夫與南陽之賄士囂囂然而自樂焉臨然抱膝而歌吟彼固有以自信其珠玉然世之人未必能明其實而得其所以華也及其遇聖主際哲辟三聘而殷湯之業成而用晉然後有以稱於天下彼谷口獨行之操康樂蕭驢之辭何足爲體乾語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此吾孔聖事也凡此非謂體乾能行之欲體乾知華之所以大者耳唐君曰善請刻之堂東壁

重建棲霞靈應聖殿記

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者其名曰觀世音又曰觀自在其眷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畜得大勢其爆迦羅首母陀羅脩清淨實目則皆入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則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閻浮提者爲至切或曰緣也或曰不然最下五濁惡世同大士之所最悲閔而迫欲援拯之者也西方之教自我薄伽梵爲人天說之今自學語兒以至篤老殘癃無不知誦阿彌陀而大士之像金尊則爲寺卑供則爲菴於名山大川庭處靡所不有而金陵爲六朝建都地自冠達帝之所隆宗而我高皇之所擯廓崇峪精藍甲於宇內而攝山之棲霞獨稱冠蓋割地於明僧紹立碑於江總持所稱金池

無底玉樹坐風者宛然故也法堂之西北嶺大有隙
地而無能承其勝者襄陽此丘真節自京師卓錫遊
此以福德為六衆所皈依凡聚徒三千餘指講經三
十餘度皆力任其供檀施鬱積不以貲三衣一鉢慨
然發希有想曰我圓通大士其無意此地乎哉會故
殷少宗伯邁自瑯琊致吳道子所圖真儀而今陞太
宰光祖鑄赤金像俱以命節師乃悉出所貯檀施庀
材為精舍以供之有殿有堂有閣有門有廡有香厨
齋庫之屬又嘗開講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則寶塔光
相儼然見空中於是復遄一身力造多寶塔而慈聖

皇太后詔中貴人張本等周行名山至此得未嘗有
出尚方金錢象設以壯其事塔不足貲矣其塔與精
舍成皆乞左司馬汪公道昆為之記銘而復構三楹
於後以擬汪公之結夏汪公者故嘗建襄陽節者也
古何大士所寓之殿不戒於火而像與其儀俱得無
恙節公乃歎曰茲非大士之靈祐也耶方謀復之而
巨商某某俱感異夢載其材甓與資來與節公之所
規畫合不預處而殿成緇素之徒來過者唯聚手加
額訝其衆建適於當面也而不能究所自節公乃乞
言於居士欲以志其靈感以鎮山門居士則謂如如
之體如紫金山毫髮不動當寂而應常應而寂此不
惟大士為然遵撝兩聖俱如之靈耶不靈耶為不靈
而無不靈耶吾不得而測也節公亦不能測也若圓
通之旨左司馬已詳之居士可無贅已

太倉州濬七浦楊林二塘記

大江以南皆號為澤國五湖之所匯浸而太倉之州
與嘉定之邑最為其門戶水則瀉湖以之海旱則資
海以通潤然其地頗高阜其水不虞溢而虞涸而其
害亦不在水而在旱太倉之幹河三劉家港其最大
者自海口而抵崑山可百里浸闊而流迅不受湖無

所事濬其次曰七浦廣殺其十之入僅得十之六又
其次曰楊林廣得七浦之半僅如之所灌溉田為頃
以數千計然其浸稍隘而流緩潮所往返淤泥從之
僅十年而一濬後之濬者以苟且報成事而已而工
直之資大吏多侵漁其間農不得食計不暇為久遠
掘土三尺不至岸而委之其傷岸日侵水益隘潮挾
淤泥以來兩涯之土即蘇蘇落盡不三年而輒當濬
一線之水不能入支河以供桔槔何論舟楫日者
天子采臺臣言發留都帑大興水利而以故太僕河
隄使者許公持按察節來董之許公首治嘉定之

吳淞江甫竣而即馳吾州謂州大夫韓侯才而悉属以七浦楊林之役侯乃大集三老吏民顓求夙之所以失身親行河決旬不歸示之以恩信曰食不汝楞扶不汝假以人計工以日計人夙而與晦而息入鍤必深遷土必遠犯者雖貴勢亡貸以復於許公是之公時所節吾州爲時時行役所分別勤惰鼓以賞罰蓋功起二月之朔至四月之涸僅六十日而二河皆告成侯又采三老吏民議從與於海口於潮汐寬然無害以復許公復報可恭河成而傷廠而農者咸欣然自幸其耕耔之得所樹而往來者則快然釋其步

務之勞而又悅然若蠲得其所未覩之二河也三老之祭酒有錢天福者偕於衆謂韓侯之獲惠吾民其博其爲吾民乳哺甚久吾儕食其德不能有所咏述今幸覩一斑於治水之績而不求宇下之士能文章者伐之石以示永永吾儕小人哉不食其餘於是咸而赴留都者數十輩咸具狀以請余曰不可予不覩甲令乎且韓侯有禮而謹護人也其必不若之狥天福曰吾安知甲令即不敢記諛侯它德第欲使十載之後濬河者籍是以知侯功之所以能永與夙之所以失上可省縣官帑而下可蘇民數歲之力則雖子之言是賴余乃曰可請爲重濬七浦楊林二塘記侯名策字獻之眞定之南宮人萬曆之丙戌進士許公名應逵其荒度徧江南當必有紀之者

太倉州學正常先生去思碑記

萬曆癸未春常先生以乙榜之第一人來領吾太倉州之學事居三載爲丙戌先生入應公車徵諸生謁余叙以送先生試而不利例再遷所居官其又明年先生以聘司貴陽試得士若干人往返萬四千里復當應公車徵而歲且除矣諸生乃復走使數輩謁余叙以送曰先生第矣即不第當亦遷是必終有以寵

靈我先生余謝曰以叙先生賢則異者倪得十之八以視先生第及遷其序故及之茲復何贅而會先生用貴陽萬里勞委頓逆旅中不及試於是先生滿考者再積薦剡至九吏部賢重之不敢煩以郡邑之寄而遷國子博士博士清華指六館首亞於丞而丞臺諫之選丞不得而博士能得之諸生大懽說曰先生果遷幸甚雖然我曹則不天遂遠先生何以復奉大雅之誨乃相率伐石樹碑於學宮而復走使謁余曰幸有以慰吾曹去後之思余乃許之紀使書丹於石而刻之先生脩幹長顴目烱烱如曙星氣爽而神暢

始叩余弇中固巳心異之及與談拆經術揚扢秇文
縱辨經濟世務若懸河而中井然不紊也則欣然定
交矣屬博士弟子有六人者以酒食過得閭里誚甚
重或謂且無聞之臺臺當坐師長先生曰吾師長也
而羚焉避之或曰毋爲弟子解解亦坐師長先生曰
吾爲弟子諱則非嚴不爲弟子辨則非慈且吾辨也
不爲解也於是實其首禍者二而辨其四覈果以先
生能早發見嘉其所辨者雖不遽釋然猶白見其寃
端而先生之牘獨號持平至今諸博士弟子執贄而
謁先生者先生不問贄而問所業其賢則進之津津

不嘗口出未善則誨之亦若自口出而欲掩之也膏
油之費貧不能給者爲代給之即不幸病喪及妻子
之累費不能具者亦爲代具之祿不足則佐以家貲
貲又不足則鬻私田以繼嗇六年之中而先生之產
大抵盡矣問也有寃抑者因緊役者及它調發而弃
矜揺分者勸毋令之州而爲之代理州大夫前後尊
重先生亡弗聽於是州之庭幾無諸弟子跡矣先生
於經術外往往重名節敦行誼所推轂賢長者有味
乎其言即非弟子而薦紳之士大夫三老祭酒亡不
納刺願交先生有所報謝或具酒炙以餤者先生必

爲之引滿盡歡洪日無間人人自喜爲得先生意先
生亦無所町畦然而欲以非義釣先生不能進也自
古師之道得胡瑗孫明復而尊得陽司業城而親先
生猶爲具體所少遜者胡孫之經術與陽公之獨行
耳而材氣疑邁之宜乎諸弟子之思慕稱栩公而不
能忘也弟子凡數百人而潘膺某某爲稱首余既起
而告之曰博士之去思有碑自常先生始先生名文
銓字　別號曰仰坡浙之秀水人

萬玉山房記

司先生顏其讀書之舍曰萬玉山房而屬世貞爲之

記夫萬玉者萬竹也竹何以稱玉也曰君子比德於
玉已而比玉於竹今夫玉中實竹中虛竹磊砢而多
節玉渾侖而已胡以比也然玉溫潤而澤縝密以栗
竹之質同也玉有禮地之珪曰琅玕之青碧竹之色
同也叩之清越以長竹之音同也音之在樂有入而
各居其一又同也玉稱君子竹亦稱君子又同也胡
淑比也始司先生之問舍於江陵也謀所樹客或進
曰公不聞之腐史江陵千樹橘乎哉苞可啖也市之
不與千戶侯等先生咲曰不爾吾且樹竹客曰渭濱
之千畝入與江陵等擬先生曰非是之謂也吾生平

槩君子之佩玉而居貧不可致則有仍在今斥傷舍之陰悉移竹而加培溉焉既成臨風而聽之琮琮琤琤與天合籟悠然若韶濩之停耳過雨而撫之青葱蒨蒨與天命色濯濯若球琳之寓目暑而就之驕陽翔舞而不敢下枕流而瓢之蔚藍之光下上相接吾安知夫竹乎玉乎吾適吾宇而神吾境暢吾五官濯吾心腑而已且去吾舍數百千武則悍王之宮也其横行若埽矣又去之則大相之府也其熱可炙手矣又去之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其市賈若蜩螗矣然竟不能越吾所謂萬玉者而闌入吾之山

房交於吾之視聽而爲吾志吾豈以潤潤手賦爲千戶侯計哉不然吾何不因地之宜而樹之橘也然司先生居無民以見推擇天官數遷選部郎至容臺卿於是不得長有茲舍而命工貌其凡插以自隨諸通人名士皆爲詩歌詠之而今宗伯徐公子言序之司先生意猶未已以督屬世貞俾爲記世貞治弇中有竹萬箇然不能守舍而去之金陵安能爲先生記雖然使余能如司先生貌之而又采歌之序之其亦可以無係於舍已或曰子之言其得司先生意其比竹於玉甚辨不然楚之玉也不且以爲周之璞也耶余咲不荅

寶笏堂記

李故名系若太白所謂枝條布中州者至宋思陵時而有李綸侍公扈蹕南渡居吾吳郡之葑溪作樓曰望鄉以寓其黍離之感有所持象笏子孫能世守之葑溪之李支別於崑山之真義始冒霍姓而故少宗伯恭簡公以道誼政術顯重於　朝至其嗣人復爲李而綸侍公之笏偶失之流落於一道士館恭簡公之從弟光祿公有子曰鄉進士溫甫振奇人也購而得之寶藏於家時　天子有特祠以祀恭簡公春

秋於祭則出笏而列之若周家之赤刀天球以示後人溫甫歿而授其介子太學大昌乃曰是先世之所以對越人主者焉敢褻也匣而奉之堂之楣且名其堂曰寶笏而屬世貞爲之記按笏者忽也人臣有所奏揚書之於板以備忽忘者也東晉之後別名曰手板手板間施之上官稍輕而笏則益重唐之季世天子欲求文皇之手蹟於李衛公之後人乃上所賜璽書倂上其古象笏天子爲之賜金帛而歸其笏魏文貞公之後人□□□爲庸闕時上文貞公所持象笏宰相鄭覃曰在德不在笏天子曰不然此亦甘棠之

謚也摩娑父之嗟乎以賢臣之一笏踰二百年而天子猶然知重何況親爲其子孫者又當何如也則温甫之寶之而太學之加崇之宜也雖然竊以爲風唐帝卄棠之旨則宜寶崇之而勿失味鄭相在德之戒則宜思所以奉是笏者端已正色而立於朝不以倒執而以徂擊圖不特一器物之微而已太學昴之䟦記成有難者曰宋翰林不設編修密院廼有編修編修入品官耳法不當象簡故槐簡也夫編修公之所藏焉知其非先人之笏耶又焉知衞公之笏不尚在而編修公非其後人也耶温甫爲余婦再從父太學

能文辭有世誼故不辭而記之

陳戶部潯陽榷稅去思記

威寧中有張西銘者官南康幕而佐榷稅於潯陽以賈客長年之羣感餘司農郎陳君之德政而問記於王子王子曰關征非古也其七雄之貪心乎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七雄之世關梁咫尺而外皆敵壘而賈客闌入其間勢不得不嚴其譏既譏而得其賄物之狀而欲心生以國家之日尋於干戈也衆入且不給何爲乎獨商之郵至漢而用益侈衆益以不給而商益以富於是益峻征之而商之入幾與農埒若關征

其一也　高皇帝以恭儉享天下稍束其平故於關不能無征而能毋苛征二百年間賈客長年安其出以爲固然而司征者顧不能畫一其法大較寬則利商而病國刻則利國而病商而稍以已與之則國與商俱病而私槖㔶然矣於是誚讓集而簡書隨之卒以俱敗即不以已與之而鮮有束其平者亦不獲無偏勝以張生所稱陳君其下車不問利而問弊弊之所急則先蕩除之首嚴其下毋得挾使者威而輕爲啁喝搖撼吏胥無所染指賈客長年之來謁諄諄命之毋匿毋尋尺以希減稅夫求減而得全沒非若

利也若無所匿而吏胥故聊蕭之吾必以罪歸吏胥君所不期無與雨雪寒暑皆躬爲之啓閉關之上下無滯宿者猝有風濤之警君所散布候人已兒安之矣夫君豈直不以已與之不與其贏而與其困苦以故賈客長年依之若父母而吏胥畏之若神明善乎張生之言始而不能欺既而不敢欺又既而不忍欺益實録也君少年以春秋魁其鄉聯第進士甫辭諸書之業而於錢穀瑣屑出納有老吏所不能如者其就何可量耶今夫守令以牧民稱者也一失其民之心則報之若仇讐關征一事耳孟氏之所謂矢人也

一得其心則謳謠咏歌之不忘然則可不自思所勉哉余既嘉陳君之廉能與張生之意而記之且以風夫嗣為關者君名鳴華字孟起福建晉江人

揚州文峯塔記

有介冑之士曰楊天祥者嘗游江南北大帥軍中其拳勇超出輩流遠甚而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負節槩信然諾則儒生所不及也余以唐叔達故知之既乃得其本末則少嘗為僧少林寺從師披剃命名円鎮存托鉢維揚至南關之外福國菴結廬有感於阿育王事發希有想擬剏實塔今大中丞邵公時以御史按其地聞而嘉之給帖化募維揚故多商估客覩天祥曲踊距躍伎擊劍舞之狀若猿猱鬼神而駭焉爭出其訾以佐木石磚甓之費可三萬金不三載而塔成御史楊之曰文峯塔葢取於堪輿家言為一方科甲助也天祥後忽蓄髮仍故姓名有妻子然猶不能忘情於茲塔而再拜乞余記之余居恒慨諸郡縣吾夫子十畝之宮往往剥落匇風上雨有司相顧束手而笑無所出計其費不過千金或半之耳然不能從四民募一鏹石粟其人過之漫然而不少置念豈因果之說勝而名教之用屈耶天祥既用其說以一

念而成此勝果不宜旋舍而從俗既已從俗必其心之悔之不宜復以此塔求余記也苟以余記成其名則所謂不住色而行布施者又何說耶天祥於是乎兩墮矣夫是塔之費三萬金可以三十吾學宮然而未有能損一鏹石粟及塔成而借堪輿家言以為科甲助然則為吾儒者亦兩墮也余不能辨第以語天祥異日識脩懺而禮誦於茲塔之下其去西方尚當不遠也哉塔既成其旁角賛鹿朱鈴則今住持僧仕之僧名亦鎮存固不偶也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

余弇園第七部所謂出措別門土山蛇紆而壯其右大有隙地者北垣爲參同室之外屏鑿方沼種白蓮然延袤不能二丈許於游境無所當又時苦旱涸丙戌冬乃募工更疏之至四丈許又深之取其土為土山於沼之南高與東山埒多種玉蝶綠萼深淺紅梅緋桃木芙蓉之屬雜以垂柳東西稱是山之後隙地畝許皆令種竹竹逕殺石楣一二沼左爲幽淸通天鏡潭賓其水以爲沼浸沼之北築精舍三楹因參同室之垣以壁堊而素之中三堵乞張復元春圖白蓮社傷壁則陶徵士歸去來辭白少傅池上篇前不敢

窓牖下緣高檻緗簾依之榜其楣曰芳素軒芳言氣素言色皆自白蓮取也軒之右一室小而潔可以坐臥榜之曰曲肱左為短廊貫而入衡屋二楹挑天鏡潭水一曲昔蓄為涸聚之所今亦榮矣上楹貯素紫二度二吾前後所成文章及纂述諸書在焉案頭筆硯紙墨各受職有周易毛詩語孟老子莊列黃庭太玄維摩圓覺楞嚴諸經楹弓左氏司馬二史古詩紀數書秩秩得所下楹則虛白湛然一榻而已總為榜之曰歸藏取易語也余自辦鄖楚節歸即居弇中然往往為游客所窘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其室

居湫淺冬寒而夏炎晨則狎賓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漸老漸不可耐於是避之鄉居頗閒寂而豬驛豕堵百穿有戶無牡時時為盜憎三月而後客復隨追家餉鮮醲於是復治弇然小出則觸客小避則面墻竟不得喧寂宜而今而後息交之門可杜矣可以無出矣余嘗以夜止宿爾雅樓之耳室繇多無犬吠警晨起禮佛同捧經咒畢則啓東戶又歸藏或臥或起或賓心阿唯趙或美箏大小言少厭則啓西窗出茲軒倚欄而坐山水花木皆目睫間物蓮之葉始而斂終而萎其蘤之自綠而碧而純白香之忽清忽醲度匝歲中吾得其四之一亦不為廉矣剔琢之響斂而杖屨之蹤趾游不觸客處不面墻非斯沼斯軒之適而誰適或曰子沼而植白蓮壁而得遠公社何以不西方之思而僅以芳素榜子軒也予笑而不荅嗟乎予偶以寄余適耳西方白蓮耶白蓮西方耶遠公既誤予安可再誤乃記之附於八篇之後

振始堂記

陽羨之甲族毋逾吳者吳之先有味菜公以經術顯名嘗築室東溪之上讀書而樂之署曰滄浜味菜公以貢至都下會其從子文肅公在翰林公咲曰吾老

矣安能與兒子爭衡進遂歸而公有子武城令是曰滄溪公因滄浜之舊而稍飭之滄溪公卒滄浜之業屬其仲子篤而仲子跅弛不問產遂落他人手篤之兄曆簿君每過之輒扼腕歎曰余王父及余考之發跡不淺矣而據之者乃某子甲苟不復異日何以見地下悉索而贖之因故址崇堂其上宏麗倫於舊時周山人公瑕大書扁之曰振始傷哉盍拓治圃其左有堂做振始而小扁之曰僚真堂後鑿池種紅白茄累石為山竹樹雜映與魚鳥共之别構一樓曰擘秀以承銅官山之勝煙巒出沒百態攖之前砌石臺臺

之下有池與東溪通凭欄而坐則風帆沙鳥歷歷在目詹簿君間從客觴咏其中甚樂也已而歎曰公瑕之所以名堂固有指也具其事屬世貞俾專爲堂記世貞昔宦游燕中燕中之公卿戚畹甲第名園崇堂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日者不可以指數然不轉盼而它屬所謂胡長乎而暮冠軍者欲追縱其故主而不可得嗟乎其始豈不艱締構也而爲之子若孫者多委棄任恣當其未衰已夢醉於綺靡之場而不覺及其既衰則摧颯於從殷之箸而靡悟毋論即其地求其主而不可得即得其主問其地而亦不能輒指

目也此其人何可論振今天滄浜者吳下一別業耳其丘壑之勝咏萊公父子擅之幾五十年已非有長安奕棋之歎而詹簿君慨然能復之於既失又能大新其故以光昭先王父與厥考之業以慰其思於九原公瑕之所以名振始者豈誣也哉余故不辭而記之使刻之石以示君之子孫曰堂之中乙帳其左右丙舍池島卉樹曰某某先咏萊公之所手創也某某詹簿君之所手拓也取銅官之山以爲表世世稱吳氏物不亦休哉君名馭別號少溪官以才爲 肅皇帝侍從臣乞身於壯年歸 而爲德於鄉者非一云

蕭氏寶綸樓記

周雖以文勝而天王之所以褒嘉其臣者其辭命自晉仇齊環之外無聞焉漢東京而後迄於魏晉乃始有詔冊之屬然亦王公將相已爾唐宋以還其冊拜臣下大而麻小而告身以至一命之士靡所不沾被然一切施之拜官則太濫而不行之考最則無勸明興易世而後始能折衷之於典備而㝡矣嘉靖中宰相有修大華衮之錫者爲樓以奉藏之請於 上得賜名曰寶綸曰寶翰曰寶澤曰珍墳曰寶墳蓋不一而足於是 人主之恩益尊而人臣之願若遂

者尚書刑部郎蕭子元問之以東安令最考也其敕命七品而已爾其所得父母及身與妻二通而已爾顧卜居於嶺北有樓五楹甫落成而 天子之璽書下遂奉而藏之署其額曰寶綸學士大夫爭爲永歌以稱之蕭子乃謁世貞於縉雲氏問記焉世貞語之曰足類也 世廟之所以徇請於永嘉相者也曰不知也夫天子之欲報其臣其輕重殊爲綸一也人臣而欲榮天子之施以示其後其大小殊爲寶一也且夫自九列以上苟能積至三載未有不拜賜者也天下之爲邑令者千二百餘其能積至三載者十不

能一也三載而能以最拜賜者二十不能一也某今乃幸得之夫豈敢蔑志　天子之貺而自棄於小抑某之始未有居也嘗感異夢而得玆地固先世之所遺而後人之所未暇經畫者誅茅而沃土見圻林而佳木列一登玆樓而四顧襟嚴巖帶淇坍背武姥夾澄江凡金華玉華武溪鹿溪之勝皆爭出以媚吾樓某何敢當之將有天子之貺在唯公之一言是賁世貞乃復謂之曰吾聞子之先有宮師公者其所拜賜書嘗不啻他相豈其奉藏之不知將無乃不勝其樸而未之有記也子可謂能尊　君者矣能繼志者

矣記而且歌之曰旦而霞兮夕而虹昭回兮子之宮龍函啓兮光爛爛中有寶章兮貫霄漢夕復夕兮旦復旦繙雲氏者移領邦禁矣而且歸今稱白雲氏云

重修法華菴記

出太倉城東北爲岡身路古捍海塘阯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爲塗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爲塗松鎮鎮之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二年開士所創建也毋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上剟半空四掩由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葢亦芥子之納須彌丈室之容方廣云爾是以法力所攝歷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寶額如故屬　明嘉靖之辛卯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菴院之私刱者塗松與見婆羅門陸姓居鄰其傍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廛室罝網利源而顧姓婆羅門亦與之同欲而生姤搆訟於臺寺僧文英乃走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臺下常熟以邑志證之玆菴得不毀而陸顧俱抵罪六十年之間菴之丙舍爲楹者尚七而二姓之廬瀦矣其蹤跡問之田叟牧豎而不能答菴之僧天寧奮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紹元法隆福慶性禪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先木石甓聖而鄉進士曹君異學大捐槖以佐之爲經堂五楹

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憇焉惻其弗廓給帖付天寧畢化募楊某去而天寧輩之募益力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燈香火嚴飭玆菴遂巋然稱叢林矣天寧乃走金陵謁侍御蘇君以居士邵弁之狀來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顗明僧紹之屬未嘗有福田利益之觀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葢深見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卒侵而無已所得幾何而展轉墮落其苦亦當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

者法華之趾尚可尋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興者已故不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州大夫南宮韓侯去思碑記

大夫南宮韓侯之去吾州也葢以母喪云薦紳先生及衿裾之士相與泣而送於郊吏民城居者暨鄉之賦長胥役相與哭而送於河之滸老稚婦女有追而及者有弗及者則又相與咨嗟歎息以侯之不可復得為恨而中間感侯之深服侯之真者其送或抵鄱或抵滸墅或抵梁溪晉陵咸望侯舟之檣與飛鳥金

泯而後踟蹰以返者老陳光裕錢天福吳珍等凡四十曹復相與追述侯之德政曰吾失吾父母矣誰與生養撫循我乃醵金伐石謀勒記以伸去後之思而請於兵使者雩都李公署州事郡同守嘉興沈君俱報可乃北走金陵謁世貞而問記當是時州之薦紳若觀察使李公德甫尚書凌公雲翼鄉進士太學博士弟子合二百餘曹聞之咸曰韓侯之澤深矣寧以吾黨之與聞詩書者習事君子而彼啞啞之不若於是乎以謂世貞侯宇下人也而知侯最先當侯之自選人而得吾州也舉為從優之以賦重而訟繁矛戟

之鋒與錙銖錯處耳輕聽喙輕發前守丞以下無得脫者侯意獨不然曰傳不云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下車延接官師吏民虛心諮問吐無不茹響無不應謁者出舉手賀曰吾有君矣侯乃首飭曹吏牘有緩急諸應急而誤者扶毋宥以緩先當我者扶毋宥次飭胥隸曰吾不輕以若下鄉下鄉非奉命者扶毋宥即奉命而恫喝人繇錢者雖至少扶毋宥乃定催徵之限以寬之曰及限而輸者數小不足亦汝宥乃飭司櫃者曰受輸必衡及衡而私加重者罪弗乃飭宥乃飭訟者曰吾為汝析之以付三老更詳之裒辟等

者息裒辟與而小者辟則扶之扶不過十不汝獄也乃飭主文者曰若毋專城且家言吾不從深文也舞則罪不汝宥乃飭諸應役者曰役等以田田等以貲輕者輔重者必不竭若力於是賦役平矣訟衰息矣而會天之不弔明年大水侯晝夜行視水所撫尉冤切白之臺察監司以蠲賑為請涕泣而累得報可中產以上稍稍蘇然亦自感侯之卹不忍流徙而至明年旱諸州邑皆議賑及粥諸餓者獨侯精心為之民得以寬殍死又明年大旱侯上書請蠲賑如前於是一切罷催科之令人或謂侯不虞大司農較賦殿

最耶侯曰吾安忍以亡身最而易我哉乎蓋侯在事三歲餘與水旱相首尾其精神流通於蔀屋之內心力悉竭而無所愛小暇則躬至學宮為諸生發授擇其稍儁異者都肄其文躬與評隲出酒炙以勞之月至再不倦謂諸生有不得已事以白若師長白之不穀毋使公廷溷者跡也士大夫以居間至者和色而納之不逆不狥狥者無所恩逆者無所怨故自吾一州之人亡慮數十萬計或有小不滿於侯者吏胥耳然小反之而知所以不枉三尺者孰非侯之教也嗟乎詩之所稱咏歌先王之德不過親賢樂利而已而

能使其君子小人歷世而不能忘夫余之所述乎韓侯者至淺鮮也其滿節嫌行貞心大度未能一數也然而所謂親賢樂利以成不可忘之思實在是我則何敢蔽之諸君子曰善於是耆老復進曰日侯之初至偶有逸獄者十輩故事滿十輩者守當坐謫去吏民旦暮惶恐散騎士追捕田叟亦操耒而從之老稚則祭禜詛於神不浹日而十輩盡獲又之侯父太公感熱疾須梨柿以不時得則爭走數百里購得之以薦老稚復累累詛於神祠不浹日而太公之熱解夫是以得安侯於三載今者太夫人之疾我曹未嘗懈

於祠禜也而不應者何也豈太夫人之數盡而不可挽耶抑我曹之福亦盡而不以侯畀我也屆指立州以來九十有七年矣凡更四十餘守而始得侯今者又奪之公其謂何世貞謂耆老毋憂侯之不來今天子數下詔以考功法大計吏治侯之聲稱於考功法著矣異日服除為吾吳守為吾吳飭兵使者即不佞且行守下之覲而況前者老吾姑記之且姑相與強飲以俟侯名策萬曆十四年以進士高第除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弇州山人續稿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紀一篇

金母紀

我師曇陽子之謁金母而歸也謂不佞貞與元馭盍治一字而奉我觀世音大士以母既乎請母號則手書一旛號曰西池元始玄真女真教主太陰金母於是不佞貞退而徧考道藏及他稗官黃衣所志刪其複而竊紀之母一曰九靈太妙龜山金母又曰太靈九光龜臺金母總其凡曰金母又曰西王母在昔一氣浮黎混沌未剖而有元始天王其治玉清聖境已而有靈寶太上大道君治上清真境已而有我母鍾太陰之精居西華至妙之位凡三界之錄女德造仙真者皆隸焉或云有木公者宰蒼靈之墟以發陽和氣理震方盍與母稱東西帝云世之仙者凡九品一九天真王二三天真皇三太上真人四飛天真人五靈仙六真人七靈人八飛仙九仙人當其成也所謁先木公而後金母受事訖迺得朝元始靈寶與玉帝玉帝者釋家所稱天帝釋也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

路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唯留侯聽而識之乃前拜曰此東王之使玉童也或曰母鍾於神洲之伊川姓緱氏受元始天尊教爲弟子一曰靈寶君弟子其事渺忽不易言也母所都龜山有崑崙玄圃閬風三苑下皆積水環之與雲氣聯學若積瑤故曰瑤池洪波萬尋弱不任毛故又曰弱水非飈車羽輪不可馭而到也金城千里玉樓造空瑠璃之闕光碧之堂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下瀬軒砌白環爲枝丹剛成林天籟升音與八會諧和鳴鏘鏘母年算無始章亥茫然而貌恒若三十許天姿萃藹光彩絕世左右侍從皆玉女靈真不可勝記大氐其都視中夏爲極西在崑崙則東南故爾雅曰西王母日下又山海經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蓋母之使金方白虎神也公孫氏其始曰黃帝命風后力牧徵師之討亂者蚩尤蚩尤爲五里霧又多縱虎豹爲帝不勝退而清齋於王屋山之天壇以請命母乃將元始命髣髴見之使者被玄狐裘授帝符曰太乙在前得之者戰必克符廣三寸長尺咫青玉爲廓丹血塡之帝拜稽首佩符則復有人首鳥身者曰吾九天玄女也阿母授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

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靈寶五符五勝之文帝復拜
稽首受習之以剪袪蚩尤於涿鹿天下大定久之母
復使西方之神乘白虎而授帝輿地圖若曰與女期
以孫竹之野而見我帝即齋戒如期往仰盼天表千
乘萬騎閃倏而至其扈者多御龍虎乘鸞鶴從七寶
幢綺蓋驪珠之節傳以流蘇坐班龍輦遶如意九曲
几既下謂帝曰天下定矣久即戎事無然苦乎帝再
拜謝乃為帝設酒諸花果樽彝大小異狀不可辨喫
帝紫芝數頭九咽為爽已命仙女宋妙英歌萬年長

生曲竟則衛天去後三歲仲秋朔白虎之神復集曰
其以月之望關見我於大隗帝復齋戒幸洛汭自白
城涉如期而上王屋之壇青鳥來帝曰阿母降矣彼
而母降其服御具如孫竹語小飲乃謂帝若曰飲啄
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湛
然方寸無所營營乃可長生帝欲為母從者設食母
笑曰吾輩豈待若而後免饑渴也顧左右錫帝碧實
粱赤精果而別黃帝自是日夜脩其業鼎成而馭黃
龍以昇天為飈圃真人後代享之據五帝之中尊位
則母教也去黃帝之後四百五十餘年舜有虞氏化
成母使授以白玉琮復授之地圖俾分九州為十二

州已又授皇琯俾吹之以來鳳皇舜南巡陟於蒼梧
之野而為上帝司徒主九疑山則又母教也其又千
有一百五十餘年而周穆王駕八駿以西至於茂苑
之山右執白圭玄璧以見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絲組
三百純母受之明日宴於瑤池之上母為穆王謠曰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
尚能復來穆王和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
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王畢飲遂驅升於弇
山乃紀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
山既別舍於曠原東歸而歌黃竹曰余一人則淫不

皇萬民用是寧國百年乃陟登於仙籍則又母教也
其又八百二十餘年而為漢元封元年武帝既好神
仙之事祀嵩山築宮而返夏四月戊辰夜見一青衣
美女子怪而詰之女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為阿
母使從崑崙來母將以七月七日賓汝俄忽不見帝
以質侍臣東方朔對曰是西王母之紫蘭室玉女也
母必以其日來矣帝乃期齋祓斷中外章奏諸宮掖
掃除荒穢設靈真之席於中殿衣地以錦燔百和香
然九光燈屛息以竢乙夜所白雲輪囷起西南挾簫
鼓聲而近雲霓虹旌繽戾紛繞靈官羽流充斥墀陛

母戴太眞晨纓冠履玄璚鳳文舄衣黃錦袷襡文采射目腰靈飛大綬寶劍雙頭頭上作大華結挾二眞而　上帝拜跪起居畢母命帝曰坐坐母側母爲設天厨饌芬百妾雜芬若塡樏漿酒殊絕帝所張設異成諸味不敢以薦也顧侍者索七桃大若鷄卵形色青以四食帝帝嚙其味甘食輙録核母問何也帝曰擬種之上味后曰此桃三千年生一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后復顧侍者召諸眞人於是王子登彈八琅璈董雙成吹雲和笙石公子擊昆庭鐘許飛瓊鼓震靈簧阮靈華拊五靈石范成君擊洞庭磬段安香作九天鈞安法嬰歌玄靈曲和之其詞曰大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沉靈輿倏忽適下上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冶太眞嘘中唱始知風塵苦顧神三田中納精六腑下遂成萬龍椿馳騁趼九野又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嵯峩啓彼無涯津泥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悟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爲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眞音辭無邪少間帝乃前叩頭引母權謝祈請至道母問而撫之曰聞之元始天王求長生者取諸身但堅守

三一餘糧旅族金鉄炎草廣山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鳳林鳴醅西瑶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緑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甑滑河七棗動山高柳玄都綺華雲山朱蜜夜河天骨昆吾漆明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膽炎山夜日扶桑丹椹長河文藻素虯童子九色鳳腦太眞虹芝天漢巨草南宮火碧西鄉扶老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太上所服非中仙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班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道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精閬風石髓黑河珊瑚紫山鳳脯靈丘鸞血東英朱菜九節文錯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壁太玄之鬱提二儀脈雪玄洞柔艾昆丘神雀廣夜芝草流淵丹荻眞陵宮雨玄都平蓀左食神元右飲玄瀨閬闕金精閬丘紫柰白水靈蛤入陵赤棗萬歲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天帝之服下仙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炎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精石瓊田太虛還丹盛次金關長光緑草雲童飛千子得服之白日昇天飛仙

所服地仙所見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沈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耆雲飛赤版桃膠朱英椒麻續斷萎蕤黃連草類數多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羣鬼得為地仙要且錄此有階漸尋遠勝也是以天官遊妙靈藥猶靈無奇挺真仙有域今不可謂呼吸六炁安在一身濩既三官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不為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是以精不脱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但不

得遊乎十天飛我入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內亦駐實象靈焉夫始欲修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常謂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易形則變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吐納六炁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揺吞從心所適炁者水也無

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說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出以相付子善錄而循為毋數嚴車欲去帝固懇留之乃遣侍女郭蜜香與上元夫人相聞曰王九光母敬謝不相見者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見之似了了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無津液脈浮　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殆非仙才不易語至道吾在人間實謂臭濁然將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也俄而郭蜜香以

夫人侍者借至報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蜜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登當傾倒先被大帝敕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須臾少留帝問上元夫人何人也母曰此真元之母統十方玉女名錄尊貴神也俄而夫人至向母拜母止之呼與同坐帝伏謁如禮夫人曰五濁之人耽湎榮利嗜味淫色常耳若以天子貴當信之而能舍而嚴樂無為者何也毋曰有心哉此子夫人復顧曰女好道勤乎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暴則氣奔而神攻淫則精漏而

兔疲耆則真離而靈燃酷則喪仁而服亂賊則心闇而外絕女能捨女五態反諸柔善察下矜怨惠窮尫勞存孤濟厄孜孜行之於是閉關滌養爾神杜至奢歸玉齋勤齊戒濤滋味漱挹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貴而降蟪蛄宿妙唱玄發子勵之哉帝再拜謝母撫其背曰女希長生則夫人真女師耳帝跽母巾笈中小卷子盛以紫錦囊因問何靈真玉文也不審可容肉眸與觀否母出而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三天太上所出秘禁極重豈得傳女穢質耶女所可希者當

光生經耳帝叩頭勸請不已母乃曰昔上皇之紀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立天柱條地維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大帝於搏桑之墟方丈爲理命之室滄浪養九老之堂中植五嶽以擬鎮輔因山源之規矩盤曲迴轉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出爲靈真之信佩如傳章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以女有心令輒相與慎之哉上元夫人嗣戒帝曰阿母發紫臺瓊笈八會之文以賜女女雖得之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逆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

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入術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之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此十二事者何以朝地祇集山靈構萬兒鞭使蛟龍虎豹乎帝遂請之上元夫人不得叩頭流血母復爲帝請之復不得至作色曰夫人何意泄之而復秘之耶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夫人意殊不懌已而命侍女紀離容至扶廣山勅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來

授徹也爲紀離容至致青真小童訊云弟子阿昌欲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精通復下降於臭濁中也雖容所云尊欲得金書秘文十二事輒封一通付上徹雖有心者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阿母近在帝處見言徹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族有功峻法其斂縱橫白骨驛路黔首溜洗自恣胃言互關怨氣上騰必不得度世也真尊見勅不敢違耳母咲曰言此子者誠多帝亦不必推也此子念道累年齋禱名山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以去勤奉夫人言淼前累

可夫人乃立而致辭以授帝辭多不載帝旣受十二事如前語母復戒曰此皆太靈羣文三天太上或天皇三眞或九天父母眞人赤童所撰著藏於紫陵之臺約以北羅之素印以太常之堂署其人而後授之學道者四十年而授得道者四百年而授得仙者四千年而授得眞者四萬年而授昇太上者四十萬年而授授非其人是謂泄天道可授不授是謂閉天寶授不以限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斯四者皆罪也復命侍女宋靈賓更作一圖與帝盛以雲錦囊眞如向巾器中者立以付帝祝曰天高地卑五嶽鎭形元津激氣滄浮玄精天翳太虛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眞仙節信由玆通靈泄墮滅腐貫騎長生帝拜稽首母復曰受符者宜別祭五嶽諸仙眞靈潔齋而佩之令亦以六甲錄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案之也若汝遂勉明正身反惡修善後三年七月更來告汝要道也爲有窺於窓者帝驚問何人也母曰女侍郎東方朔吾鄰家小兒也性滑稽三偷我桃矣此兒嘗以太上教功三天司命錄羣仙以放酒情務謫近金華九疑仙君爲陳請原之矣乃復命酒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挹雲之曲以增母其辭曰昔涉玄眞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眞人列如麻淥景清颷起雲蓋映朱葩蘭宮敝琳闕碧空啓璚沙丹臺結空構曘曘生光華飛鳳踶雲時燭龍倚委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拏挹景鍊仙骸萬劫方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爲沓母命侍女田四飛答歌曰晨登太霞空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元闕采蕊掇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咊之當一餐紫微河濟濟璚輪復朱丹朝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雖承與上元夫人聯鐃而逝帝惝怳久之迺自撰夫其母其所授經符藥以黃金函以白玉軸以珊瑚爲以紫錦附之柏梁殿齋而後啓之以爲恒然不能應於兵華及土木女謁之累母不復降柏梁災圖及十二事俱飛去存者僅墨圖焉然帝竟以老壽崩崩而能見形御女侈瘞隧巾藏物玉箱玉杖於市按仙法亦尸解之中者刑猶用世教也蓋帝時而咸陽之南關有茅君盈者字叔申以景帝之中五年生十八入恒山學道六年見王君於西城又二十年而王君携之至鑒臺朝謁母搏頰而拜陳所得於王君者請正

爲母曰女心至矣吾所受於吾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有玉佩金璫之道與太極玄真經女欲得之耶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内真玉佩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元始擣桑所授太霄二景隱書即玉佩金璫文也又有陰陽二景内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唯令授諸司命女玉札玄挺錄字刊金黄瑛内雕素書上清勉之異日上卿司命任也第不闚明堂玄真道亦無由得太清隱書耳於是茅君退而益精思至元帝初元四年而道成赴句曲任又年而度其弟西河太守衷執金吾固哀帝元壽二年母率王君及方諸青童君降於茅君之靖所編衣使者泠廣子期以天皇大帝之神璽玉册來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以太微帝君之入錦輿紫羽華衣來協晨大夫石叔門以太上大道君之金虎真符流金鈴來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以金闕後聖君之四節燕胎流明神芝來拜茅君爲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母與王君設天厨食宴茅君仍授圖衷以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經而別其後君清虛小有天王王褒子登正一三天法師張道陵輔漢以治九聖七真得受書者皆朝母於崑陵之闕而後領事晉咸和末紫虛元君南嶽夫人魏華存道成而齋於陽洛隱元之臺母偕九微元君金闕後聖君降焉乘八景雲輿與偕之清虛上宫出玉清隱書四卷以授之大合樂饗魏夫人時在坐者上元夫人與紫陽左仙宫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凡三十餘真母擊節而歌曰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遥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刼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爲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上元夫人倚雲璈而和歌竟母及上元夫人清虛王君復偕魏夫人與東南行詣天台霍山道句曲金壇茅君宴二日一夕復轡而西税于霍山俾夫人即事乃別母有女二十餘其著者曰雲華上宫夫人長女也諱瑶姬領童真主治玉映臺當帝堯時召禹而誨之命陵容華出上清寶文授諸神人狂章虞千黄魔大翳庚辰童律佴佐脩支無祈並以奠水土南極夫人第四女也諱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主治大丹宫爲金闕後聖君上保司命右英夫人者第

廿三女也諱媚蘭字中林主治蒼浪山復爲雲林夫
人紫微夫人者第二十女也諱淸娥字愈音主治羽
野二夫人俱以晉興寧中授東華楊司命道要太眞
夫人者最小女也有子爲三天太上都官司直降主
東嶽曹事夫人依之以間度馬明生入道王世貞曰
自南眞出而我金母示跡至於曇陽子蓋千三百年
矣不亦寥寥希闊哉始曇陽子道成而謁蘇元君朱
眞君偶師霞霍童於集道宮也寔庚辰之夏五月廿
又八日眞君撫而命之曰金母而主也謁其時矣爲
具啓事一通曇陽子具啓事則以六月朔飛使上之

以矢日早得報命曰弟從朱眞朱眞所猶吾所也曇
陽子意忽忽不自得會日甫晏而有後命約以矢日
瞻時見曇陽子即發食頃而抵集道宮與眞人之仙
使偕黎明候命闕下四周皆積水白雲瀰漫五彩間
發不辨天地雕甍碧瓦時出時沒曇陽子悅然自失
曰此瑤池也而近廼爾或曰行宮也典謁者入而不
得命彷徨久之更一一日眞君至乃始報許宮殿大小
若人間帝者其地無甓砌色正白堅潤可鑑棟柱似
竹木亦似玉而殷殷紅紫爍文亂錯可愛曇陽子伏
謁如禮母令前曇陽子前乃降色慰勞曰子良若何

修而遂諳此道耶曇陽起立羣眞後覩母所御若一
榻紫縱可五六尺衡丈許而上又設一小坐繡彩與
雲飛相錯莫可辨左右列女眞數百人其侍操幡麾
羽扇唾壺奩拂者復數百人中或交相賀曰益一佳
侶矣亦有舉手賀曇陽子者左班之首曰毛夫人少
美然色莊其三曰南眞魏夫人髮鶴矣而溫若元
君與眞君故同列也金母忽駕起云報謁眞君於集
道宮羣眞從其下體氣彩擁纍之不復見身動而俄
忽已達宮所坐定曇陽子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啓
箱出黃色天衣一襲賜之衣如裁錦而不見鍼線跡

服之則緊束可體已而以禦寒暑也又賜芙蓉金鏡
二環鏤花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鏡云曇陽子拜賜
歸以語父學士錫爵甚詳且云胥之列仙傳而不合
者三母貌固端美然亦似中歲人而傳稱之過麗一
也總夫人老而傳謂成道時返少若處女子者二也
竟日一再飲僅天漿而傳謂具行廚百味者三也又
云母嘗造觀世音大士禮恭甚大士爲起延坐膝語
談笑良欵欵母即十地菩薩化也或以爲文殊曇陽
子之語云爾或謂母自開闢與元始玉晨金籙而胡
文殊之化夫文殊者古佛也開闢之先稱之矣或謂

母天中天也豈其以欲界故而有女夫女者氣所化也四王天之有天男女蓋倏然而現膝前以緣衣父母耳佛書固言之矣或又謂男眞隸木公今胡以不稱木公金母司女籍其不女籍者若軒轅周穆而下莽如也嘵嘵是胡可思議哉世貞又曰始余讀漢武魏夫人諸傳見其文章歌詩往往類晉六朝語而疑之及讀眞誥而稍有會以靈眞之旨或當爾爾五言古體肇自蘇李河陽上元四飛之詠固爲之前茅哉迺今聆我師曇陽子所遘曾抑何昭灼不爽也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世尊丈六紫金身閻浮提覩之云爾

十地菩薩見其四十億萬里六道下者以爲五尺童且炭色嗚呼奈何以一闚提見而論大道也雖然其文與歌詩或不能無傳飾者故備著而兩存其疑信者

曇鸞大師紀

曇陽仙師之示化也頒女史分諭衆皆曰而曹今若知我去乎而不知我來我曇鸞菩薩也所以來者爲度而曹爾蓋化之一月而余始讀宣律公所譔高僧傳悉其事節釆之師傳中已又於蓮宗樂邦諸集及它傳加悉之乃曇鸞公紀曇鸞公者一曰巒公不詳其姓字鴈門人也家去五臺百里而邇文殊之道場在焉諸靈怪種種然不恒現現必以緣緣必以深淺爲鉅細而公年未志學卻侶獨探備覩宏勝遂皈心釋門決策剃染精陶内典傍及二乘爲五京眞平大集經至自天竺翻譯雖備奧與難解公慨然思爲注故以啓初地洪精腐毫畢銳纖悉鉛槧甫畢膏肓示隙乃暫爾輟功行訪醫藥至汾州秦陵故壚入城東門忽覩天裂寶氣鬱浡文光相羅六欲階位炯列森峙俄而復合靈瞭若濯沈痾頓愈將返精尚追譯故緒忽自疑曰是身危脆遷改剎那年不待人道將

安傳吾姑將吾身以爲道囊乎而是時梁有陶隱居者宗尙衆岐兼綜錄素方之内外翕然推養生主公將詣而受術焉以梁之大通中渡江叩臺城通刺稱北國僧某請見與客意其爲間武帝覽刺咲曰此豈爲間者引入重雲殿改複道曰千迷試之殿中設高坐上安几拂而身披袈裟冒納側傍施小繩牀以待公直上殿左右顧無人遂登坐執拂豎性義而三命帝曰大檀越安在今略已標敘能相質不帝乃卻納帽數關往復難輾而交思蓄餘勇顧謂公曰歲雖至矣暫還以需詰旦公遂孑然孤出所經諸曲二十餘

明了無誤者帝駭曰此千迷道從官猶難之如何不
假典客而自無誤及明即詔公入對太極殿降階攜
手優以師賓示瑕攻堅迭備敵主既各暢本懷徐問
公所繇集公曰本師西竺而憂東岱欲從陶隱居問
方術延此色身以受布薩耳帝曰隱居坐嘯朱明非
可屈者為傳致公書即得報曰去月耳聞音聲今晨
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深積故使真應來儀正爾整拂
藤蒲具陳花水端襟傾思佇聆警錫也公遂至隱居
所欣然歎晚盡以仙方十卷將贈返渡浙江值陽侯
之警貫浪七日行旅都斷公信緣江濟有鮑郎子廟
者入而致情且許為新宇貌神即示相如少年子拱
揖聽命斯須飈息公安行抵岸報命梁帝帝許如約
鼎飾即晨拜表北首既抵魏境擬卜名岳依止修餌
行屆洛中以所受方諦於三藏流支唾地曰胡經用
儗也而所不死得少時不死耳死即輪迴三有矣出
十六觀經授之曰是真不死方也夫不生者長生非
不死者不死以脩此而超生死故也公曰善遂顯西
方觀且以授迎學人流布郡邑多所開濟魏帝聞而
嘉重之號曰神鸞下勅令住并州大剎晚飾四摩汾
之壁谷玄中時時往介山陰別構阿練千衆翔磨咸

取則焉所稱鸞公巖是也時有僧達者亦以大通中
南游誌公覩而識之以見梁武至是法席駢盛芳訊
肆馳武帝時時北面和南旦謂鸞達二公肉身菩薩
悔不昔留三事供養庶幾銘石之贊達磨矣公神宇
高遠凡情宏達機鋒所觸前無衝抗調心鍊氣對病
識緣嘗著調氣論隋著作郎王邵注之又撰淨土十
二偈續龍樹偈及安樂集十二卷魏興和四年即梁
武之大同八年也於汾之平遙山寺持誦次忽有梵
比丘斬然而入曰吾龍樹也以汝堅淨土心聊相證
耳言已倏滅公乃示微恙久之大期將至悉集弟子
床示罪福勉之精進訓勵衆苦令齊聲唱阿彌陀佛
公歛俛首隨俄爾奄然俗臘六十有七壽有音聲人
部自西振空而來幡花幢蓋繽紛雲表栴檀艾蒳勃
郁庭院守令具狀上聞特勅葬於泰陵文谷立碑紀
行焉後八十七年而有僧道綽事道綽者并之汾水
人也少便服膺公教安居玄中摩挲遺碑講授淨業
既得藕參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浴佛畢會衆告逝
忽覩五色雲氣中公乘七寶船俯命綽曰汝淨土堂
成但餘業未盡少遲歲年耳諸化佛菩薩後先翼公
者不可勝計綽後開九帙而終語見綽公傳嗟乎淨

土者不退轉地也公化之八十七年而先諸佛菩薩命綽公其階級不淺矣更九百五十四年而却爲雲陽子用童女托體宰官得還其之度而始證欲界果者何也菩薩行化衆生不辭合塵就界以示出入之無間觀自在之所以達居僧伽文殊普賢之所以寒山拾得彌勒之所以傳大士也順逆方便不辭出入三氏以明大道之無二儒童光淨之所以沐濟迦葉之所以若縣也學者奈何顛岐而交相嫉也宣公傳謂公得流丈語則取陶先生方而燼之此亦偏門語耳夫既取陶先生方而燼之後胡以著調氣論也且

夫宣之所謂對病識緣者何能亡相矛盾也陶先生之在鄖縣阿育塔而表勝力菩薩緣然不廢道家都水管公之謝陶先生方而受十六觀然不廢朱真君弟子曇陽子表女身僅二十三而化然不廢三教師嗚呼真大參同哉

紀丘長春及僧

余少嘗閱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以宮嬪賜丘長春遣使汙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管得不汙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爲素饌以祀白閣九會此憲廟時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徧攷七真譜傳甘源錄及風雲慶會錄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涓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近閱丘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錄乃始參攷得其詳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遭二死魔一自淨身幾死一爲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能如丹陽長真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得淨每夜與東草履行山嶺往返者幾二十徧以祛睡魔五十日而後心死發真性常明瑩然如水晶塔一日凡念忽起痛哭自

誓又之趙長安統軍齋一夕而三漏復痛哭自誓堅固逾於昔求道轉天魔爲飛石所中折脅股以是參伍公淨身事誠有之當在赴統軍齋夕後也公又謂重陽真人諸弟子獨馬丹陽最長最先得凡二歲加半而得譚長春五歲加半而得劉長生十歲而半而得已最少最爲重陽所屬意而最晚得幾二十年而得之尋復奪之又久而始復得之所謂奪者當亦謂統軍齋夕事也僧中亦有一人曰光儀光儀者故宗室瑯琊王子也天后剿王以從越王貞起義法至族光儀僅八歲既遇聖僧爲披剃道之至一伽藍遂爲

僧十八而狼狽之寃白有詔推求得光儀僧請扶風
李使君女甫笄見而悅其美乘李出多將侍婢逼溺
之光儀度不可已詭謂女曰久穢請就浴而後寢處
既浴閉閤探削髮刀願持其勢曰爲爾此根而受慾
逼除之何難即刃而投諸地悶絕乃蘇既入都力辭
下爵爲僧於終南山法興寺大展道價提獎勸誘道
俗弟子恒百千人至開元末佗脇右脅而化將葬狀
貌若生異香芬馥彩雲覆輀車不散白鶴數百唳哭
空中或謂世尊勅東黃門不男者不得入道又玄教
亦云陽根一絕入理總廢從何處修驗彼二君子者

何以哉不知心境既徹性具常湛固自有離形而超
悟者況蓮花寶臺忽現化男之機　王弟生魏轉
根之報神化感應固自照灼不可思議也故曰純覺
遺身斯爲第一旨哉

紀王孝子世民事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自給
恩而弱與族子之悍者酗狎而口語相失也族子倚
之墻築其首傷困臥且死撫世民曰死柰何時世民
猶在稚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
必檢檢則骨析我足重僇我也兒若彼餓神何汝歸

有汝母胡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
捐族子之腴五十畝償世民曰以爲若死生資不則
吾曹力能屈若也世民欽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
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
門家幸給饘粥母食無憂也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
錙其數而金而封之扃固之歲以爲常世民自是口
不及父時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補博士弟子以
至婚娶娶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
以先禮僧之亡間歲有召晏則亦往飲食談咲如恒
時然歸必識其數曰臘若干粢醪觴若干爲錄

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即母亦意且忘之冀其養
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
所筮尊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
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淅不任棄之復爲剛斧鑴
奴名於背而匣焉曰司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宅山
之姻家飲大醉蓋子挾而歸至無人所世民前揖曰
兄何自酣若此族子曰吾飲已氏其樂也弟何之世
民指其傷山僻悶曰好老矣先隴陬不受歸而茲山
有當於青烏子書者兄試爲我詮之族子蓋素挾稱
其術者也世民謂童子而遲我山之址而吾援兄上

旣上袖斧而揮之中頂踣族子呼舉曰殺我耶世民哭曰噫今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反之若姑往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棄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以不備汝上者恐避近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矣歸至首于家祠之父主前曰卒不辱也拜辭其母曰弟今壯可養有孫不患餒矣疾趨至縣令所出袖中牘誦而投之且出其藏金加于曰此讐畨所出也又出其它雖如干曰此欲讐賫也願併貯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囚所以來償死耳非斬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爲之兄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爲世民孫者母也代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俾浮繫於麗譙之上飲食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它邑令具與令會勘它邑令詞世民所殺族子毆世民父死者也法毆殺父死者慚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世民聞之自譙投而下改面折肱久之乃蘇嘆曰吾爲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往者圂不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牢牢至今今乃爲我

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絕不食令使其所厚力强之不應積十日餓然而逝它邑令愧跳去御史聞而嗟賞久之下邑令爲祠世民令請以世民所歸田金爲祠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識發他贓鍰嗟乎報讐快心事耳即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悔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有倫常不亦中行之取乎哉即乖孔所稱矣讓爲友人曾呂先自金華歸述其事時漏下三刻微燈忽明毛骨爲悚退而繹其事欲爲作一傳而質之曹不能舉其父與讐二令及弟名母何氏聊紀其略以待異日

記雞鬭事

余恒以未明起櫛沐而應不輟時童子買一雞猶稚久之始能啼然不爲首敵僕不辨其能鬭與否也園丁以一馴鶴至步中庭飲食自如雞始自匿不敢近已就食焉而稍親已又若有疏者雞倏起搏鶴鶴啄其冠而與之數擲乃下冠血涔涔流矣雞復奮翼起高與鶴齊然不能突其啄而入鶴復啄雞翼而擧之又數擲不下童子爲解之雞尚求身自淬礪也已復前則爲鶴所蹈而斂其翅羽翻拔散墜童子懼其

遂斃也抱而去息之宅所泆晨鶴復食庭中雞匿身松栢間忽從後奄至趣其後距鶴驚不暇反顧而走則追逐之走愈急逐愈勁匿跳入水中乃已又明日園丁復以鶴之雄至謂其疾足以刺五尺童子者雞復持擊前鶴法擊之則敗逃愈甚自是鶴匿林左右探伺計惟有走而已嗟夫鶴之形高五倍於雞其大三倍之其力四倍之雞不以不相當故逆自沮闘而不以傷故退却從容以完其氣多方以闘其間捲其所不備攻其所不能顧破其膽使不復振夫豈直悍勇矯敢哉殆亦有膽智焉李路之所以飾而冠也彼

二鶴者但植立毋縮一喙足以逆十距無難也計不出此而不羞走者何也汝獨不見夫摩雲之鶴俯而盡汝拔汝不血肉乎哉爲我語山司徒曰嵇廷祖羼且敗矣

紀漢昭烈關張諸葛將從祀神廳事

故漢昭烈皇帝與前將軍行荊州事漢壽亭關壯繆侯雲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關州牧西鄉張桓侯翼德同起義范陽破黃巾累戰功至領豫州而義師敗投劉景升始禮故承相益州牧武鄉諸葛忠武侯孔明於南陽之廬鼎足而贊成霸業所謂誼等見李情則肺腑寄者以心報者以身蓋自古迄今君臣之誼未有若是其殷且篤者故之眞誥昭烈見爲酆都之北河侯屬仙官籍而孔明翼德皆血食於蜀者累世其威神極爲赫奕迨元之至治辛酉孔明追封威烈忠武顯寧仁濟王天曆戊辰雲長封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後至元庚辰翼德封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夫生爲明人沒爲明神則自古祀之矣第孔明不免再出而爲韋南康以功食於蜀翼德不免再出而爲岳少保以忠殉于宋而雲長獨超然自脫於輪迴之外其威神行天下萬世愈久而愈大豈非我

天台智者之力攝之使入三摩鉢提耶今世人知雲長之神而不知昭烈孔明翼德之神又不知雲長之所以久且大故乞尤生繪像於廟後之寢宮壁而志其大畧如左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胡僉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嘗舉進士爲尚書郎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爲背室掌故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嘗以早暮攙行瘴霧中遂感瘴疾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

言寢寐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爲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疾文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魂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刭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罔築其心又豈有詩書禮敎爲之摩浹於胸臆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罔不與末俗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節即安氏酋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有篡逆矯擾之倘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既浹而始以撙節退讓諷之其人且入笠矣今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徇其主誰謂夷非人覩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人稱之矣其爲我紀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官請祀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諾且爲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夷嗟夫孰謂夷非人哉自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雖然微侍御君闡之夷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五鹿子傳

五鹿子名仲山字仁卿居自號五鹿不知其所以而康太學時萬曾乞余詩戲之五鹿嶽嶽云自是頗有知者五鹿子之先陳虎林人也而徙家華亭其王父某與中表張翁友善張翁亡子欲得王父子子之而王父指其季曰以乞汝季遂冒張氏稍長能自樹立

延家娶婦有丈夫子四而五鹿子復其季也少惇敏通經術補博士弟子而諸舅奉化令徐獻忠者以才高傾一時鮮所許可顧獨善五鹿子每入謁必綴帶接膝爲竟日談時語人是子何必減殷家韓康伯也父季念以諸子長其人獨狹而屋舍陋不能容始議析箸而材五鹿子小欲有所私而五鹿子讓弗取取最下瘠者顧獨與其父母偕五鹿子之治經術精試頗衰然得既廩於官以其業教授諸生諸生日益進所奉脩帋足以養其養父白屋中不至絕甘毳也而五鹿子益愛孝謹一兄仲友一弟仲甫貧不能具

饘粥各有子不能室五鹿子爲之食其父而室其子一兄仲孝瘵歲賦被繫爲之悉橐以償而出之女弟適郡文學胡生五鹿子重其行憫其貧爲撫諸甥若子婦父朱貞悔蚤世五鹿子既已治葬而曰吾不忍其嫠與孤也別僦舍迎而衣食焉及孤之長而授偶子之婦父趙完素亦蚤世其嫠與孤如貞悔也五鹿子顧其子曰非而所能辦吾且資若諸所以待之亦如貞悔五鹿子之父母居恒謂吾雖一子蚤終其身不復統宅子養殁而調棺斂卜窀穸亦唯一五鹿子也五鹿子性又好施予人或相謂夫巳氏者以窶書

生而終始本父母推及兄弟子姓外家無非共者豈其有所受乃術耶而司其宗則弟子後先所奉脩帋如洪夫於近督學御史諸君郭君李君巡按御史邵君田君每行部輒以行誼旌五鹿子青浦令屠長卿罷[redacted]至表其廬以比於鄭康成五鹿子恂恂如弗克勝也諸美五鹿子者贈之詩歌累百餘篇有翔經明行脩者盛世醇儒者

弇州外史曰五鹿子以授經聞東南而其弟子如進士田爛鄉進士宋賁太學康時爲諸生張邦瑩僅數輩然亦不盡顯顧其被服儒素雍容揖節有西河之

風識者推本所自而得五鹿子雖然余竟不能定五鹿子爲何如人也

長梧封人傳

長梧封人者顧其姓汝玉其名粟如其字吳其里其稱長梧封人者何顧君以子貴先前受封封皆五品故自稱封人曰長梧則引莊生據梧語以自況也顧之先爲越支庶自何𢦏越而其後在孫吳以至六季皆最爲巨族自王謝鋤北來顧始稍乙　明之初以豪徙京師有支子贅於張得不徙然遂從張幾失姓久之始復己而其孫顯復贅於吳亦幾失姓子鉞篤

行君子人也入貲當得官不肯仕以終有丈夫子二君其仲也嗟乎顧之得爲顧難矣君以甲申五月十三日生而其父難之曰五月兒不祥法不舉且妨父大父呵之曰孟嘗君不云乎即以長齊戶妨父者高其戶使不得齊何害遂舉君而俗故稱竹不易徙至五月十三日而醉徙之茂君以其日戲曰竹醉而徙乃茂者全其天也吾之生以天全故遂自號曰竹醉生老更稱竹醉翁云君質頗甚穎讀書一日三行下爲文有奇氣且肆慨士矣而父坐鼓鑄株累當戍獄甚急君上書讞者辭甚哀懇得不戍死然業少挫君益

發憤讀書二十七補諸生試於學使者得第一人遂厭於庠君既少罹家難已而爲盜借橐如洗併去人所典衣物稱貸而償之曰盍非僇諸彼也家貧徙晉入城顧必得今博士王敬臣巷而隣之曰吾以衡德也博士亦能知君君以母蔣太夫人漸老而有子其志工制科業即受之書曰吾有餘力藉供養母不能從少年伊吾當是時君所與社中習制科業者今宗宗伯抑之發解南省擢進士友婿申少師士章雖蚤逝然有子汝默狀元及第君既以奇其志嘗撫而笑曰吾不敢望抑之若能汝默乎哉未幾而其志膺選

貢母太夫人喜君曰未也其志遂連第進士由長興司理進同知南昌府考最於是君亦且貢矣舍而就封或謂顧君猶欲何得官奈何舍而從兒子章服君笑曰吾不以一日佚易升斗也君故好爲詩以不獲意於名場則益工詩諸所經覽能憔悴愉適之境與其游覽酬酢羈旅乖睽之際一於詩乎發之居謂愁欲以當歌饑欲以當食倦欲以當假息天下之快多矣度非詩不足當也其深思之極見若爲雕劇者然要歸之自然即率爾而爲之若不經意然求其不合於古者鮮也所善皇甫子循司勳劉子威侍御張幼于

周懋脩二太學偈和無閒其志入爲工部郎君閒一
之京邸視之少師爲開東閣行酒脩甥禮甚備歸而
以詩贈君且悵然曰竟不能停阿游駕耶君念欲徙
居行求得故朱中丞先生執祠傍舍曰吾去孝子而
得忠臣故快舍傍隙地結廬讀書其中雜蒔卉藥第
使獨多竹謂孺子姊忘醉時吾得長如竹足矣君甚
好行德而自以寡故傷其德之不能徧一日欵門使
吾獨行德孰若牖天下使人人自行德哉於是採古
經傳格言及子史稗官之紀凡善福而淫禍者會而
梓之爲樹德録二卷其言天人徵應之理核矣曰無

爲而爲善者固鮮也誘而善去誘而惡寡嘗千里今
年丁亥君年六十四治壙於虎丘之東塘游而樂之
爲詩見志且語其志曰吾甚嚴瑯琊王先生幸及吾
之見之爲我乞一言
弇州生曰吾吳最爲天下雄郡金閶之中崇甍脫圖
相望封人舍而之乎磽确之區求所謂賢者祠宇而
隣之此其意寧與伯鸞之依皐氏異哉世所共榮不
必有之世所共諱不必無之以詩自適優游天年抑
亦達矣乃所謂樹德録者指近而譬深守約而施博
甚哉封人之工爲仁術也

大理卿宋公傳

宋公者諱儀望字望之其先丹陽太守哲徙吉水爲
吉水人已又徙永豐定爲永豐人公之曾大父邦鉉
嘗輸粟助邊拜絲幣羊酒之賜里人榮之大父七品
散官默昂父用義以公貴贈吳縣令再贈御史公之
爲諸生也數試於有司輒冠然省試而屈亦如之既
薦即第進士爲吳縣令未幾即擢河南道御史移疾
歸復爲御史御史之未幾即超爲大理右寺丞已落
職補知夷陵州未上即拜霸州兵備僉事亡何超爲
大名兵備副使移監福建軍事俄二秩需次久之補

四川按察僉事即復爲其按察之副使移視福建學
政以婦年自免歸道遷其省參政即入爲大僕少卿
甫上遷大理左少卿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南直隸提督軍務糧儲久之以功遷右副都御史政
南京大理寺卿已轉大理卿有所彈駮乞歸需次里
中而公卒矣公之成進士自丁未以至戊寅踰三十
載一居憂一移疾一自免再坐謫再需次而其起家
與遷移之峻且速大略亦相當公之不出天下以爲
非公無可與任者而及其既出則躡而附之必不使
其有以自遂其在下位苟遇一名缺亦必念及公以

為非公不足當而既還之後復嗡翕訾訾互見指目
以蹤致果公蓋公之才識果敏精神煥發足以鼓舞
人之視聽而時亦一中其忌至於遒骨勁挺高論橫
溢必不肯含巳而狥人之好其忌者與知者錯而為
公屈伸最後知公者方柄國舉東南腹心之地以委
公公亦竭其力以大有顯見天下方延頸與公之大
用而卒不勝其忌者公亦老且不起矣嗚呼人耶天
耶始公令吳而其邑人猶少之公不動聲色發摘奸
弊如神胥吏洗手而治念諸區所苦者長賦而長賦
所苦者長運往往破家公倡諸區各出公田以贍之

所出田𥘉計本受田為差次即責勢無得免者民以
不困虜大入寇餉不給大司農計專官併責吳舊賦
人洶洶且亂公白部擬蠲之而條處其緩急衆者後
矣乃與比邑合而罷喪塚於六門之郭禁毋得水火
葬吳俗幾變言公偃故吳人公創文學書院以祠之
與諸生講道肄業其中後皆出為名公卿如今魏郡
太原二相國其表表者公既精於法比時時麗情所
造數百人不踰時解去而宅所經畫將節皆出人意
表故既徵而人為尸事之為御史時上書論大將軍
伉竊操勁兵居肘腋間挾虜自重無人臣禮時寵特

寵驕甚聞者爲縮舌　上雖內私寵而無以易公竟
不下未幾寵暴死事露僇屍及妻子公竟益發舒陳
時務十二策為識者所重出按河東雖持法亡所狥
許雖賦簡少事公創河東書院申東越之學以與諸
生講習多興起者移疾歸省母病痊復為御史可大
計時公之鄉人宰相有所暱于橫而貪公欲乱之不
果因論淺事逐及東南而以督臣胡之淫俊撫臣阮
之斐荒謂攝治之二臣暱子之心膂也以是不悅公
而會公督視　三殿大朝門又中貴人議工直日一
録公不可又欲悉易　殿陛石公又不可第易其壞

弗堪者而暱子私買人五千余爲工部歐陽尚書者
辟與工事公又持不可於是衆怨叢矣公之遷大理
丞暱子自以爲公功公無所報謝而並怨引避以請
急歸適風霾變牵相欲有所廢樹及大計吏而尚書
遷吏部與暱子比而謀謫公公之兵備霸州也前是
有西寧侯者道其地盜夜殺之倉卒竄死盡剽其資
財詔捕之將吏峻公鉤得其渠黨悉置於理霸人憎
公威神竟公任無竊發者涿為畿南輔公責城之敗
為堅完又疏潞洪武以來養馬逋稅民大悅其自大
名移關監軍名為材公而實遠之且因以兵事後太

宰於公按鹺時有所不悅故也公至閩與大帥戚繼光合策破倭鹵斬無筭入與棘事所撰程式義冠一時籍籍稱公有文武材而計吏之謫復下矣太宰修前指必欲斥公以快而考功郎一儒力持之曰宋某材且法不至斥必斥宋某請先斥郎乃止議謫而公方從容遊武夷賦詩歸而灌園讀書意甚適也屬遼事棘廷薦公者前後十八疏於是公補四川按察僉事以至復為副使視福建學政一以　高皇帝卧碑訓諸生而時剸東越理性諸書類之所以鼓舞振德尤備自是終其身攻佐太僕大理皆不久遷無可

見者其撫南直隸九郡則自江陵張相國居正所謂知公者也公故令吳深曉民間疾苦與吏弊風除至則一切務為寬大而於雲間金壇溧陽豪貴人之匿賦而以重累單赤者亡所縱貸諸郡邑中水公上書請減歲租發儲粟以賑水不大災是時海警稍解吏士諱言兵而公獨與兵使者王叔杲計益脩餘皇鍊卒伍飭戎器申嚴賞罰亡幾倭果猝至公遣舟師三覆之於外洋俘斬虜口奪仗器甚衆公於清溺舊所不揚激而所敦勵尤在忠節會有詔雪靖難死事諸臣公請金陵其死事所也建表忠祠聚而祀之公之

鄉人宋揚邦又以不屈女貞死江寧其祠與墓在焉而墓且湮矣公行求得之為置封樹因故祠址官而歲饗焉馬太常卿袁公洪愈國子祭酒姜公寶皆里居非相國所急而姜尤甚公力薦之意與左使瑣臣繩公公不顧人以是知公雖以材見器相國要之不苟為附離者坐與御史論鹽盜事相異同公廷辨不少屈雖入為廷尉猶用前隙指訾公公所部一郎病狂易嘗闌入吏戟肆侮公置弗較也而郎猶哢哢毀公偶有中之者遂縱及之相國繼其說然猶小佇公任以解公遂決意不復出以至卒海内咸惜之得年

六十有五耳公生而磊落感慨有大人志一日讀宋史至秦檜陷岳武穆事掩卷而歎贈公怵之對曰令兒生其時不歃血而碎檜首者有如日又讀唐史裴度傳所謂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大嗟泣曰壯哉男子當如此耳贈公謂公當以名義見幟且必能為縣官致死力公工於舉子業負重名然好習史漢書及少陵氏詩若其言矣偶從鄉先生聶貞襄公豹所得聞東越良知之旨而服膺焉東越者故王文成公守仁也公遂游貞襄公門已又游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門貞襄及兩文莊公皆重公

以爲能負荷大事最後印證於故羅文恭公洪先其諸益醇深時方議以文成公從祀孔廟而拘儒或難之公曰是未易以口舌爭也乃著或問一篇反覆數千言大較謂堯舜開道心精一之傳未嘗求理於物格心於外孔門大學首言明明德明德即道心之靈覺不昧者然則明明德之功要在致知而訓故之上乃謂致知者推極其知識是求之物而格之外也文成公指而示人曰致吾心之良知而已是知也孟子之所謂孩提之知愛知敬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也然則得大學之本旨而上遡堯舜精一之傳者無

如文成公公之或問出見者無不爽然後十餘年卒以王文成公論祀公於學能識其大其爲人氣象不帖帖細瑣然內行特純篤贈公有五子公最晚舉能得其心殁而公哭之毀悉其婦奩裝以營喪葬姊太夫人九十矣大會客稱觴爲樂比畢會人而視省者四五公時已踰艾猶蒸蒸然孺子慕也所受產宦悉以讓諸兄兼爲行履得好田園輒買益之推而至於三族之親以逮疏者又推而至於交知及閭左亡不沾公之德以爲恒卒然有凶吉取之若寄公亦自忘其德于人少喜其邑之陽山以自號有詩曰陽山稿

晚撫吳又喜句曲之華陽蓋褒其詩文自之曰華陽館集始難子予仲兄之次子瑜已而自有子曰瑚曰玑曰珽有女婿嫁皆名族詳胡觀察直行狀中

弇州生曰胡觀察曾中丞之稱公古文辭也謂世之師述遷史漢者刻意劌心雕鏤模擬其極至於盜哭爲悲借笑爲歡公每歎以爲中古影子一切掃去之咏歎必性情論議自道法因其固然本其誠然嗟乎文不在茲乎哉乃胡公又謂不佞齊名公夫不佞惡能齊名公記在燕中與公還往然不數論文即其學亦不甚厲返獨酒間爲歌孟氏牛山之木章要節咏

歎低昂宕佚不假長字而余心豁然若有會又若有創警者夫公之益我深也若公所講際在通塞之間蹶則必起起則必蹶以爲人乎人所不宜有天乎天所不可解惟然公所自立於天人之外者微矣

徐節婦湯氏傳

國家於嫠婦未三十而守志者及其踰五十也而旌表其門閭所以風厲女德至隆重也然往往多蹈常而食腴無甚危甚艱之事以拂撓之僅守其一節以終其身而已君子猶謂之賢要未有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孤濟若徐節婦若也徐節婦者湯女也湯

在宋以睦見旌爲義門凡二十傳而爲津津無子俤
有一女曰節婦生五歲而津死母吳抱季之最少子
而子之節婦待之甚雍容無問父所遺槖悉推以與
之不吝也十七歸徐君[illegible]甫四歲而失母七歲而
失父父故豪負氣誼與里中豪家相閧夜見搆以不
良死節婦之事徐君固柔嫕相愛然不欲以狎進閒
與道兩家變難荼苦未嘗不嗟咨涕洟也乃徐君及
其父死時狀則齒斷斷髮上指冠矣而令徐君讀書
厲文露其穎已又露其械於讎者則益憸且妒之節
婦年十九生子明德僅彌月而徐君中寒疾頗就讐

者賂醫故令其藥殺得死節婦痛極絕而後蘇者數
矣已屏湯粥弗進時徐氏獨世大父予先夫婦在婦
沈孺人指明德而撫之曰若夫所爲血嗣者此呱呱
耳若從而夫死誰與乳此兒且也何以見若夫地下
節婦乃勉強食而斷髮毀容不櫛沐鑰戶垂帷親族
罕識其面當是時沈孺人倦家政而才節婦悉以委
之節婦爲謹槖鑰治醢醴御臧獲秩秩有度予先有
三女晚始舉一子後明德節婦之字之猶明德也三
女之視節婦非嫂也而姊矣而亡何沈孺人卒節婦
乃獨處自治炊廢丘之鹵百畝人或謂所受王父遺

不均以動節婦者節婦指明德而謝曰是兒苟有立
寧遺産足將哉於是夜誨明德受書篝燈熒然機杼
聲與佔嗶先後矣明德小懈即跪之庭責數甚苦曰
伏汝而成汝懈是吾負而先人也涕泣數行下明德
益自感奮補博士弟子有聲然屢試輒不利最後以
優難匿身幕府上績簿天官授實源局爲大使迎節
婦京邸具冠服伏謁節婦憮然曰吾不望汝僅僅至
此雖然亦足酬而父矣吾聞之孝弟忠信禮義廉耻
此八者古人之所恒言而今人之所希備者也勉之
毋以祿薄而怠事毋以官冗而襍節明德頓首拜受

教以故居官有廉能稱當 穆廟時 國家有乾清
永陵諸工役明德佐與勞當賜金幣者凡二十餘次
以壽節婦節婦未嘗色喜曰小臣等 上恩何以報
塞益節婦業四十六而有司以狀聞御史年不應格
唯歲給粟帛而已又十年而明德具疏上 請下御
史驗實大宗伯奏如例 敕旌其門於是粟帛有恒
給而會明德滿考馳贈徐毋如其官而節婦之旌與
適下焚香望 闕謝 上恩已覕明德汎瀾久之曰
若所以爲父母足矣吾不枉撫若明德用節婦教數
却商人餉罷之日其槖蕭然跳謝不能供養節婦笑

曰吾已長齋事佛何所煩汝篤且清白吏眷故甘也
乃率明德婦課督女紅而身從三孫授經夜就燈一
室曰老者與少者孰勤也及兩孫經明補博士弟子
已復舉曾孫乃懸徐君像指以告明德曰吾不自意
全又全汝今實見汝三子一孫吾且下報而父矣明
德貧然好客客多長者節婦至脫簪珥爲酒漿切使
學耽明德又間購古文奇籍名畫以娛其家婦亦非
問也用是得賢雅聲而節婦年七十五矣忽中寒疾
且殆明德露禱於天中夜忽聞空中有聲若擲石跡
之得異香馨煮其液湯而飲之病蘇食飲如恒居

半月忽語明德曰明日午時良平吾欲見汝弟弘德
弘德者即節婦所依沈孺人時少叔氏之子也叔氏
卒節婦居恒撫之如叔氏而加誨訓成立爲諸生日
午弘德來悲喜駢集慰語者許時俄一笑而逝既斂
顏如生踰年明德葬節婦而來請余曰先生惇史也
其爲吾毋傳以示後世
弇州生曰是所謂嬰百罹出萬死而卒以其孫濟者
也夫死事易成事難則自古記之矣吾所悲者節婦
六歲而稱孤女十九而稱嫠婦以其身爲兩宗殉者
七十年以比於丈夫子則文信公夫信公之所爲艱

虞者十年耳然節婦之晚而成則勝之嗚呼賢哉雖
詩所稱栢舟何加焉

周文恪公傳

周文恪公者諱子義字以方世爲常之無錫人業儒
而至　高皇帝時有志善者以滇中役改隸軍籍顧
其人倜儻負氣更用是起家有五子仲爲昌言昌言
子鑑鑑子濟鑑濟俱以公貴贈如公今官贈公濟工
詩善書里中搢紳莫稱之然以好行德不事家人產
產漸挫而又難子年四十七始舉一子又三年而舉
公公生而端穎異凡兒五歲受書輒誦十二能屬文

十五見其業於鄉進士殷君殷大奇之勸其出就試
公謝學未成弗果十八試於督學御史馮公奚然首
列遂以諸生應試不利歸而益勤苦自力爲舉子業
既而歎曰大丈夫乃以一第市耶謂日所嘐嘐估俳
者於身心有絲髮益否也乃悉取五經熟涵泳之既
而取程朱諸大儒章句解之已取漢人注疏參之融
融如矣乃復取濂洛關閩與薛文清王文成蔡祭酒
之遺言而體驗之稍筆之書其翼經傳者曰敦語凡
二十卷其發抒所獨得者曰日錄見聞凡十卷於是
公之學成矣里中弟子負笈請受者屢恒滿至籍其

東脩之贏以供賻公及毋吳淑人甘毳而公躬啖蔬
素衣韋韠翛自若然至當省試輙以不應令報罷人
或謂公盍少貶就時趣耶公謝曰毋以為也我固當
有合而贈公及吳淑人相繼捐館公毀瘠逾禮既服
除為嘉靖辛酉遂薦于鄉明年復絀南宮又三載乙
丑會試高等對策復上第選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
書所試詞賦皆甲而公意乃不篤好曰此與舉子業
何異益治經術明習國家典故章程諸以筆墨事請
者弗盡酬也復用試高等留拜編脩明年為隆慶戊
辰分校禮部試得今光祿卿余懋學等二十人皆名

士與脩　世廟實錄奉册封周之恭懿王王周津送
且可自金公悉返之分理制誥充經筵展書官公於
實錄所任纂自嘉靖丙戌以後八年事於議禮制度
最名為繁鉅公考據覈俏亦最名簡要有法未及就
而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公至日坐堂廂與上舍諸生
講說經義務為精深推本學人所以立言之指而其
課業皆手自甲乙最為剴當諸生人人心自喜以為
不虛值即陽城韓愈而下無論也當是時嵩文恭公
余文敏公相繼為祭酒其人介通不同同於推服公
至取司業所定規條為祭酒絜法而是時公所舉士

余卿治南垣嘗極論朝政得失於相臣操切有所刺
譏相臣既已逐余卿矣而疑疏草自公手削之而公
昉之官至考三載績亡一尺牘以通相臣車門嗛嗛
露辭色會當都大計吏吏部尚書嘗父闕公公一切
釋以理亡所狥尚書寬得相臣指欲謫公以逢之而
仲其恚賴諸公持之力得亡它公始中蜚語即掩關
臥曰是不難我襆被耶諸生日伺公門環泣請留久
之猶出視事後以資次改北前後通六歲始轉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祭酒令少傅許公貽書公曰
忠信篤敬猶尚行之哉意蓋有所指也萬曆已卯王應

天試程檢無小疵亦號得人兼清兵部黃吏無敢以
苹冥進者庚辰再分校禮部試公故治書而改閱詩
如風治所得名士視戊辰尋遷國子祭酒其教授諸
生約略如司業時至釐革蔬實節省浮費積金錢數
千緡拓餘公廨一新不以煩縣官則非司業所任也
當是時相臣雖不專為快而待公猶落落公殊安之
會其卒始遷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尋遷左侍郎
知貢舉充會典副總裁已解部事顓訓庶吉士俄進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其兼學士總裁會典訓庶吉
士如故公喜曰吾知所以報　國矣庶吉士晨朝公

未嘗不諄諄以爲己之實學訓之也間與論天下事及　祖宗彝訓而後傷及税文曰此若所繇貫也雖然非若所急也會典總齊百司庶務公故長於其學而至是益加精悉日披手校昕夕不倦嘗謀有請以明先儒從祀文廟者公首以王文成守仁陳檢討獻章應而蔡祭酒清胡布衣居仁章文懿懋呂文莊柟亞之下禮部會群臣議祀王陳而布衣與焉公既爲侍從長而禮部以尚書缺請廷推首侍郎沈公公僅居次既內閣以輔臣缺請時居憂者獨侍太倉王公及東侍山西王公得之前後皆越公序公泊然如弗

聞也或謂公不當去乎公笑曰以我不任去固當以我不爲內閣僅部夫非臣節也書不云乎伯拜稽首讓於夔龍滿三載賜鈔綵羊酒同尚書贈封如令甲嘗以病辭告賜帑馬醴米粥菜同閣臣舉借太倉公主會試所得多似奇博閎之才程文爲天下式而公大意乃在崇雅敦實於叙離諄諄以萬石君不言躬行爲勉有某御史者希指訟公兩見抑爲不能其官而妄詆訶之然不敢及公行履公上疏乞骸骨俟部不許會典成公功最多而以校讐故耗精力比且上而公病一昔卒矣　上聞訃震悼而會閣臣用書成

得叙遷乃併上公功特贈禮部尚書賜祭者二行人治葬一切用尚書恩申諡文恪公爲人孝謹天性奉贈公吳淑人獨能得其心皆以老壽終然居恒自恨晚達不逮祿養語及輒愀然改容歲時蒸嘗未嘗不涕泣洒地也事其兄恭甚時捐橐以成其義名衣食嫡姊畢身無倦色又爲之字遺孤如子燕居獨處恒斂然若對大賓疾言遽色亡不以加於僮僕其御子姓直萬石君試序所爲詩詩恭身有之也於物無所嗜好所嗜好獨書往往購積餘萬卷咸手自校讐甫後典試與成均所造士仕宦幾徧海內然不以毫髮私

十之亦無敢以私請者大商林姓者故賑而交公公既貴請以五百金爲壽公謝絕之曰吾不復與而交矣遂之撫臣致賀金滿百公大驚曰以一撫臣而賀金百其爲百命當不貲何以飽戰士哉卻不受公時自謂揚氏父子四知之三不減庶幾有之志伊學顏則服膺而未之逮也公既以明習掌故聞公卿間有疑難事輒問周先生云何公事爲條答無爽然未嘗露德色所著書自穀語日錄見聞外有中書直閣記評列後先宰輔賢否甚晳秘不以示人　國朝故實幾二百卷有四子俱才而長爲炳文以公蔭太學生創

公行實者
弇州生曰周公繇孤生起田間終始不離石渠成均之地操觚管者二十年而至通顯可不謂遭際哉雖然春秋僅五十八不能開下壽秩僅第三品不能登八座於職僅侍從不能參預大政天於周公何豐始而終嗇之也嗚呼當隆萬之間天下之文極矣公獨欲挽之以質而盡歸於實用令公不死而其所操攝雖乖之士屈而經術行誼仲儚力而致成康文景之治景光當何如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太僕寺卿羅公傳

羅公者諱良字虞臣仕而至太僕卿嘉隆間名臣也系出豫章之西山唐宣宗時有吏部侍郎森若與宰相抗而得謫吉別駕以死遂爲吉之射洲人吏部之後多顯者幾三十傳而至公王父雲濱父彥岱俱以公官贈爲太僕卿彥宏則已先封吏部員外郎矣公生而穎秀嘗見十歲能屬文治禮經十三出應試有司少師徐文貞公階時方視學政以諸生肄習禮者令諸習禮者悉令補博士弟子員郡試於省而以繁縟命之屬辭俱錯愕不能憶公獨能憶而於辭又獨工文貞公大奇之提其髮曰勉旃吾俟若於長安公車間也蓋文貞公時方有宮洗召云公自是爲諸生儁聲籍籍矣弱冠舉於鄉爲第十人又六載應南宮試而文貞公以次相出主文得公爲第五人大喜曰故髮而受余記者耶及對公車策又奇文貞公欲拔之上第不果時方議館選尹學士臺謂諸少年有

朗俊出君上者乎選可十全取也公逡巡弗肯應曰吾不長制科業然公實長制科業僅從選人資得大名府推官甫至而屬邑有得遺馬者令疑之曰此必盜也考究使㭊引盜侶六七人皆坐法業已有成案矣公持不可曰奈何以意陷人盜遂得釋自是數從直指使出按部公能精心於此詳之學而大指寬恤法而行又少年美姿貌口前後直指非一公入白事無所不當意即有疑恚見公輒解公以是皆得發紓所無齊之境不困賦而困養馬故事養馬而免賦者為牧地賦金而免馬者為餘地後併賦金地悉通融

養馬矣久之賦復如故公曰餘地何罪而重困之乃更為調停酌減自是得蘇大司農以東南倭警三輔兵不時調欲提編次年掛額輸金於庫以俟軍興需諸郡邑守長咸唯唯公獨曰三輔正額若干猶不供者以十萬計而更從額外徵且不過句不耳此濫則彼涸非計也白之開府乎緩之郡有黃河小灘者河南轉餉會此故近郡而無城戍往往為盜憎公曰何不徙餉於郡郡當無警其言不盡行至今患之公以司理績冠三輔薦牘婁上入為禮部主事改吏部司勳郎數更諸曹至司封郎中馳父大僕公喪歸服闋

即家起考功郎中以次補文選公既入吏部盖自矢為廉慎孜孜人材多所登進而獨不能狥鄉里宗戚私人有以唐李絳語諷者公笑曰絳耿介宅有所不可獨於此可余多通不能如絳宅有所可獨此不可吾非慕為獨男子也信所見而已及其秉選事則文貞公當國而楊襄毅公博領部二公負天下望虛己而委公思所以報之益謝絕一切干請雖久皇翁然歸公而見絕者不能甚慊其意屬當考六歲績於御史臺故事以一六日廷謁唱名而後過前公考者嘗有所假借矣至是復欲勒公如約以示強公謂御史

考績吏部不必一六日不唱名也何故難我吏部郎且郎於選務繁安能輟日而狥彼上疏爭之臺不勝於是諸御史內愧及公轉太常少卿則嗾給事并論劾公復不勝則嗾給事御史之在南者繼之而公屈矣公歸闔門養重不妄過從郡邑而太宰公竟憐公無罪上疏推轂良至得旨以太常秩外遷為山東按察副使明年參山西政提調試事程式文有出公手者甚精所得亦多名士又明年為太僕少卿甫月閣轉太理寺右少卿尋轉左又明年為南太僕寺卿又明年改太僕卿而遒奉　兩宮詔恩于三代誥公梗

道之里焚黃於墓感且泣曰吾何以報國頃之属疾遂不起得年四十有九事聞特賜祭葬如制公故善古文辭尤好讀秦漢諸家言與建安大曆詩語其在大名時濟南李于鱗守順德出所業就琢削于鱗器與之會余以讞獄至而陽曲王明輔為同守余謂二子毋以職事見余且得而客焉時布衣謝榛客椅亦與席為一時盛事公入吏部汝南張助父業司舍郎其相倡和可知也然吏部繁不能悉其日力而最後官山東適于鱗還汴臬過里官山西與余共試事俱握手叙平生情頗見其業一二朱兵部可大序公集

所謂與濟南太翁為莫逆交者可大故太保朱公衡子朱公公舅也公學蓋下秦宛相友陽曲當以事見黜於公頗深公在銓部久一無所偷復及余至山西一日公語余欲過陽曲飲余大喜曰是所望於賢臣時京山李師孟寶偕之陽曲錯飲遂更醉如初陽曲余畏友余竊以為不如公寬然長者

贊曰人不可以無年信哉令羅公無死而至今日其亮弼作行之績炳烺當何如也文辭固餘事第公意篤嗜之令無死而至今日其進隆古寧有涯哉余至白下公之子從益愿而文手公事為狀以其集來請

侍從益少不能悉公官中事故寥寥若此雖然信羅公之為鉅公大人矣

應天尹方公傳

方公諱良曙字子賓別號暘谷其先故河南人漢有長史紘者避地江左至宋而始自桐江轉徙歙遂定為歙人方於歙為著姓然世隱約不仕至公而以經術起田家鼎貴至贈王父泰為中奉大夫雲南左布政使封父祥慶為工部員外郎再贈如王父而王毋毋俱夫人公生而岸嶷兒時即雅步端視不與群兒狎稍長從故王冬官樵受春秋業成矣而樵之宦

去其鄉乃從其弟某游某関西呂文莊公楠弟子也能守其師説飭躬砥行有關閩諸儒先風一見公而器之盡以其學授公益守不變然至於屬文辭則自發其藻不盡縣師指以故補博士弟子試輒冠曹偶久之舉鄉薦當是時今少司徒弘靜視公為族子行少於公二歲並以文學行誼籍籍公車問司徒公顧先公成進士又三年公始繼之始翰林有翹材選人或風公袁州寔當國可謁而得也公謝弗往謁選亦弗及而毋姚夫人病矣念之乞歸省弗得得南京刑部主事將以便養道聞訃奔歸自恨其不及也憂毀

有加恒病且殆服闋之吏部選人袁州當㝎如故公
亦仍弗往凡一載所補工部主事當榷荆州木稅公
持操弗失時方構三殿采木蜀中賈人恐見稽故歲
自匿比公任木無至者稅吏恐弗充額獻策請榷舟
公曰吾來榷木非榷舟也木不至罪自吾分奈何稅
災於舟蜀賈聞公廉翕然感就榷居一歲而課完其
羨餘二月公悉免之謳誦之聲塡道遂故王積其所
紳責監司守令不可計獨不以加公期滿歸以故事
用幣袁州守僅以二縑謁予怒以語袁州袁州笑曰
此郎厭滿故悉之毋彊溷也尋進員外郎於是封公

亦卒公毀瘠有加服闋改補刑部或以素不習三
尺難公者公精心亭治之若老吏更以是得尚書心
進所中出獄讞獄公所平反以數十百計尚書無
為異者後先俱報可東明三冤獄久不釋公立剖之
時久旱雨澍應一舉人忘其名為盜戮當死始公未
朝辭用事者頗指令出之公弗應而其人復行千金
以一刺入公怒叱之曰死狗欲汗我耶三尺不貸後
至部立治之死　穆宗勑選河南按察副使職治河
河積隄防錢粟鉅萬以十數然不盡用之隄苟取飾
稍名遍河而隄隄土為阯而取其羨供遝至有私于

弃名河以故蕩潰公上書言使者謂必遂河而隄遂
隄而取土遲分費而久也臺使者賢之工成屹然若
山而計其不償潰費更省於舊公又時攝篆事清覈
仰名所錯猾故相新鄭公不以望公擢江西左參政
未幾遷湖廣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使復為河南公之
參政江西也屬左使闕公行使事於財賦出入擇人
而授之深法毫髮無所好藏吏洗手而治迨右使河
南左使亦闕吏大出奇羨佐行裝公悉却之曰
天子不責諸侯採我何以裝為竟事無所闕貲於是
右使廉登隆隆起矣法當得大藩而新鄭去而江陵

公代之兩相不相能頗脩郤於故相所知者至公而
曰是故廉安所得新鄭心而要路善地耶蓋公之始
權荆州稅也江陵以史官省覲歸其里司公狀而儀
之為文以贈謂當過公署堵棲如此並其滿闋三
篋無楚中一物其操行如此即古傳記所稱何加焉
公久無所謝至是乃以望公謂方使豈忘我耶公又
弗謝其語前後流聞銓曹疑而以雲南畀公蓋遠之
也公孜孜奉法惟謹滇新罷寇困於軍食公調給無
乏後見明池之溯者所灌溉皆上田價驟貴大出積
金幣以佐晉寧安寧二州城工民不知役公故戢積

著初至庫不能三萬金中則三之季則十之蓋首尾凡六歲遂以富實冠諸藩矣而公念且老思歸移文兩臺乞骸骨前是兩臺於公積薦書數上皆不報至是為移王爵者亟鳴公屈乃遷應天尹甫兩月所擢正井井而有傳給事林御史者相客也儉而貪謂公來自沃私之公弗應乃取微指以老劾公令致仕公聞之曰吾意也濵遠則歸應天邇則不歸耶即日巾車車返供中戒門者毋妄納客刺吾欲使我為里落顧時時取師所授繹之身心為實踐學謂可以自禔俠者弗居也閒一出徒步山水間與田叟[illegible]豐歎若公府之跡可數已公內行修尤篤於孝友少時嘗手自舂爨以供堂上飯客過而笑之公曰吾不至乏一力欲以手舂志劬耳諸君笑者何也予舍無私儲得少束脩輒以付家督伯兄下難事公所以曲事之者百方嘗從姻家行貸得十金將以充博士贄遇兄有子毋責即遺之曰毋問所從來也及在官日所餘祿時時共之矣兄以故降心而懽公晚節無閒程氏姊喪而有三稚子皆騃為授室且立之宗黨姻戚無不賴以潤者歸六年而卒得壽七十有一有五子存者一貫一樂一敬一敞舉乙酉順天試第五人報至而公卒一樂為太學生乞余傳

弇州生曰方公所值三相君其一不知而睞容之其一能用之其一知之而故抑之彼三相君者其智識器量不大相徑庭也公斤斤一節故自如耳嗟乎士與有命哉公卒而蕭太史良有稱之曰明興以理學名家者踐履篤實許河東而下獨呂涇野先生一人方公崛起江表私淑而遠宗之謂之砥礪君子非耶余遠不能識公所詣邇者宦白下與司徒公游以質之謂族父實長者不愧蕭太史稱云

劉平湖傳

劉平湖者嘗所初衡吏也嘗舉進士為平湖令而暫已入郎北部移南武選矣猶稱平湖者志緝也傳之者何平湖士民意也侯諱士瑗字元玉江西安福人父朝縣仕為郡別駕妣曾安人生毋曰鐳孺人其來令平湖也尚少而貌頎清癯人頗易之侯賦性既穎絕而又能以勤勵自警宋平湖最為秀劇邑稅賦訟牒日以百數所上臺察監司大府移不可指屈其受諸移亦如之侯一覽輒不忘至於博采士風民俗與閭井困弊耳聽心計不測其所從入也尤能持見自信即上官有所發難不為動必得請而後已上官始

雖難侯請久而竟心服焉以故侯益得發舒邑田災
於水侯請蠲賦額若干明年蟲害稼侯復請改折以
紓之已復發儲穀食饑民皆得報可它邑有瀕巨室
吏而剽其穀者獨侯所蒞晏然又明年旱侯疏素降
服徒行亦日中以禱而立澍應時費儉而驟得歲稔
米價翔然無所徵值侯謂漕可亟米也俾入於舟而
緩責其折人謂侯米貴先折賤則先米以是賦額足
而民不困侯亦自謂我非能爲民減賦也能以時節
縮之而已時賦長最名爲劇而若妝解侯酌取田畝
之奇以補之必使不病而後已仍著爲絜令已乎而

司值黠猾不得低昂其價度民稍紓矣乃以時按行
邑庠進諸生與談說經術親爲校問文藝高下而激
賞焉時文廟與學宮俱廢圮侯慨然一新之所費金
逾二千不不以累民亦不大損公帑時報政者率下
天下有司均田賦俾擭其伏匿吏相戒惴惴計無所
出謂必溢額而後當其意又懼貴勢有力之人見扼
而不得伸且曰我姑以告成事而已侯獨不然曰
上德意之謂何而忍負之且我何知孰政蓋平湖自
海鹽割額田可六十一萬餘實田僅四十八萬而當
六十一萬田之賦其大豪駔奸又陰匿其田而飛賦

於孱弱者孱弱者再出賦不足以是益重困而破家
至流亡比比侯矢於神召集三老正平師區役之能
者爲分界植標纍石弓步觧圩栁號聽民自實上之
三老三老上之侯躬自稽之乃盡得實田之數使均
其賦額賦無所減損而孱弱者皆安大豪駔奸亦心
服不敢復有所乾沒矣當是時均田獨平湖以最稱
於是侯前後邑六載始得遷邑士大夫吏民皆涕雨
泣追送有至數百里外者歸相與立祠而記之且丞
歌之序之及侯卒而祠之宇益新歲時伏臘蒸祀勿
絕而士之賢者曰馮伯禪故太僕卿敏功猶子也齎

然謂必求天下之文可以不朽侯者傳而上之太史
得世貞布帶請焉世貞義而許之侯宅事行當必有
葬之誌銘在弗能詳
贊曰余聞閭里時當大相之下均田書天下無不恨
之者至其敗而且爲罪狀何平湖之人更以是德劉
侯也然則大相之罪云乎哉昔者朱仲卿在桐鄉一
嗇夫耳其後官至爲九卿至且死曰死葬我桐鄉桐
鄉之人愛我後來世世祀弗絕劉侯所任令德於平
湖深而困無子吾不知嗣侯者之葬何如假令在平
湖平湖之人又奚不桐鄉若也若伯禪者無爲酬口

庶幾尤賢乎已

王贈君兆禎傳

王君兆禎者粤之奇男子也而生不偶君故南海人而其先世往來楚之陽山嘉其土風爲買田一成山一區屋一廛附籍而受賦者且百年矣而君之父廷舉早卒君奉母李以居時猶未舞象也而屹屹有巨人志某爲制科文儁朗有聲實前是楚學使者校肄陽山諸生諸生推不能當其意而君之諸父皋從試必冠諸生已不勝憤愧而君嘗試又能得學使者意且復冠諸生乃謀糾其黨譟君而擊之君不得已罷

歸則之南海試南海試郡數千人君與之角輒勝時負然竟不勝而大敗詫曰天乎不我右也雖然夫豈蓋天益發憤自課貢悉歛先達之文有成效者加丹鉛焉口呫而心軌之然終不得補博士弟子業三十餘矣而其子今侍御學曾早穎君乃延師誨之而身自相琢磨時語侍御吾而師也既侍御之業成舉而呼曰而吾友也侍御試輒利補博士弟子諸弟子遜之先生謂侍御可寬我矣傍舍起別館收族人子窶而知學者置其中與侍御及仲子學韶季子學義游而誨之更築亭榭鑿池壘石雜蒔花果馴禽鳥俯仰

甚適也客謂君家幸饒胡不捐一歲祭北游京師取宦途顯乎君笑謝客欲顯我吾嘗笑司馬長卿以如是才而甘心訾郎耤令不耤　人主知以三賦而稱天下後世即鄭錦江水庸詎能洗之休矣客不敢復言而君恒謂侍御吾家故王姓也本而冒黃姓而不能改者以吾賤不能倡其族也蓋王之爲黃自永樂中負版者譌之故君雖負才器不獲揚間一露其頴而賦性謙抑仁恕樂施而不貴償急人先於已子姓之劵焚者可指數矣南海里人困於役度輸可二百金君傾槖而代償之父有所育族人子未嘗以爲子

數及公長而割產以贍曰此吾父意也陽山大豪以君嘗挫諸生謂爲倚籍來而亂其產若干公奮與之訟不已侍御開諭大人所焚劵不啻庶倍若干君注然曰此吾所受大王父業也自吾而廢之不孝不然者若敝屣耳然豪巧能得吏胥力君不時直竟病歛卒於道得年僅三十八君卒之十又三年而侍御成進士以崇陽令最拊君如其官制詞有云孝友謙恭有濟物而無絕俗益實錄也侍御上疏叙姓所以記請復之得報可五服之内外諸黃皆復爲王而陽山之產爲豪者亦復爲王人曰凡君所不得志於生者

皆得之矣其快於地下當何如也雖然今君不死而
親見之又當何如也
弇州生曰君篤學宜貴直先產宜白有子而才宜歆
饗而皆不偶及君卒而一一酬驗若取左劵者天定
也人謂君得生見之快當甚余謂此足以快君不足
以吐君奇獨不見侍御三疏乎其脩德除奸遵　祖
制重王言疏近御杜諂諛不貴異物語語皆忠義之
發即觸龍鱗旁犯蜂目而不小顧此皆君生平之奇
而不獲吐者也君得生見之乃為真快耳夫去君之
二十年所而有　王言有志有狀有序侍御之所以

奉君足矣而又徵余傳余亡奇何足以發君奇在侍
御而已侍御既用疏謫再遷為比部郎其他子姓詳
志中

胡元瑞傳

胡元瑞者名應麟其字元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
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
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
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毋宋宜人按察公為行絕類萬
石君而文彩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是稱以雲
南按察副使歸今尚壯無恙元瑞為兒時肌體玉雪
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
屬對必工九齡從里社師口佔俾習經生業而心厭
之已悉脫按察公篋得古文尚書周易國風雅頌檀
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
旬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為歌詩籍籍傳里中而於
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
察公拜尚書禮部郎挾與俱度錢唐過吳閶泛揚子
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輒弔古即事
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兩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
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甫永

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睹元瑞篋詩咸嘖嘖歎賞
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尚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
坐片語一出無不悅然披靡自失也同使用昔賢隸
事奪席倒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
甚使客慕而致之為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
以詩名而用宗正灌甫者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
貽元瑞三上顧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
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毋里中毋患頭風甚劇元
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侍不休毋頭風良愈而身過
勞得清羸疾矣因跳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

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飭賞者
至是從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
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朱公袖示督
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勿失之天下奇材也滕君慨被
格爲檄受餼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御史再試之甫
爲諸生千人冠已爲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
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
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曾于
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余弟
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

當勝卿遂即元瑞劇語二日夕臨別握手不忍釋曰
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曰幸與
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即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
余方禪居曇陽觀稱病謝客聞元瑞來喜不自勝與
語久之出其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
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齗齗者余二人俱不顧元瑞
乃高卧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溪令喻邦相豪於詩
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與偕過趙學士靈洞山房
倡和連日夕元瑞之附山中凡六載而始就公車至
都下遇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奇元瑞詩擊

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暗賞之同
且各自恨相遇晚試復報罷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
浙難按部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
兒往甚啟知之今者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邪
爲我致之錢唐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唐謁
而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
敬系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所
賦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
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賜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
立就角思滚滚既大將軍集相向歎賞不置伯玉因

曰我欲東過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
心也遂偕來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詩序其重
不下余時與元瑞偕來者伯玉與弟仲淹從弟仲嘉
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蹤伯玉而來者先別去余與
伯玉元瑞諸君子移日游弇中濬圃甚樂也元瑞性
孤介時時苦吟沉思不甚與客相當而當其揮麈尾
品時流不能無置雌黃脣吻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
不登上中恨元瑞切骨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遍詈
坐客欲以爲關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倚
酒侮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彼莫生詈者胡以

愛之元瑞徐曰莫生者庸渠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而又挾賢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容乃服元瑞築室山中後先購書四萬餘卷分別部類彷彿劉氏七畧而加詳密黎惟敬爲大書曰二酉山房而屬余記之旦夕坐卧其間意脩如也居恒笑蠹魚去人意不遠人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托尚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惟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俾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頫首而從周傑將以倪賓王何得庭也上之采風使

者蘇若禹君禹雅敬信元瑞亟下其事賓王得祀祠鄉賢而孝標亦畧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岩棲所遊長興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雜編二十卷胡氏筆叢四十卷他論著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蕞十卷史評十二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擬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堂書目六卷交遊紀畧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四卷隆萬褋聞六卷駱侍御忠孝辯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六卷蒐輯諸書有群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滄浪録一卷抱膝編十卷虛賓編十卷會心語四卷他書未成者又數百卷元瑞壯未有子謝始舉二子戊子冬復應公車至瓜州而病病積久不愈偶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惟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即偶犯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它文亡所不工終鴻稍見乃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詩才高而氣雄鴻鬯

朗儁横絶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詩藪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古而周密無滲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始爲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六十八 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魏國第一世嗣太子太傅徐公表忠傳

公徐氏諱輝祖初名允恭鳳陽人也父曰中山武寧王達首佐　高皇帝定天下出入將相勛德為諸功臣冠配饗　廟廷始娶張夫人以不宜室卒　上為特繼謝夫人首舉公公生而白晳秀眉豐下及長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舉止儼雅中山王數與北平留

公宿衛御家衆肅然　上故心器之命理左軍都督府月廩祿二十石未幾而中山王自北平還疽發於背有間　上命公奉　手詔道迎勞餽而王薨又三年而爲洪武巳巳始命公襲爵魏國公賜誥稱揚中山王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悉盡繼承之道尋以皇太孫允炆嫌名改今諱明年賜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二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人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後賜鈔四百錠明年出陝西防邊自是歲出練山東河南卒　詔公仍於太□又歲所受祿五千石而還公田於官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與其部衆隸　燕王軍中有異志爲告者所發上密詔王詗實而命公以詔往公之姊王妃也於是悉得其實與王合奏併其黨與悉捕送　闕下戮之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言國子師生日數不爲覈別高下無以懲勸　上命公帥禮部翰林院臣詣監試其文秩分別送吏部銓用公勛臣也　上知公有文故特寄之人以爲榮　高皇帝崩　皇太孫即位時諸宿將且盡公與李曹公俱以肺腑領朝班曹公加太子太師公加太子太傅　文皇帝爲燕王時入

臨稱疾不拜王爵尊而功高有武畧擁强兵　朝議憚之會王歸而遣次子高陽王待命於邸欲留公爲耳目公謝絕之高陽王微聞諸大臣謀有所不利於燕王即夜竊公善馬歸燕公大驚飛白之於　上亡何燕師起以誅君側爲名詔徵侯兵往攻之相繼敗始議置大將公與曹公皆常往時曹公有公卿間聲而公終以燕戚屬故見左然公一意扞圉時曹公與歷城侯相繼敗燕師日迫矣其世子高陽王皆陰餌公爲内應公確然不撓乃改餌公叔弟及師攻金川門公猶與常開公昇等分道出大戰皆不利京師悉

為燕公獨守先王祠不從勸進於是釁之私第尋遯
下獄久之公竟不屈以死時僅四十餘王姊為　仁
孝皇后竟畏罵不敢為公請久之　上追思后不已
且念中山王功大召公子欽予故公封還其舊所賜
祿及廩產蓋百八十年而　今上皇帝詔登錄為建
文君死事者各以官稱廟祀之金陵而公居首
外史氏曰嘗　文皇之起兵而徐公其妃弟也毋論
成敗之猶匪而公矢節故王即革命之際小一移志
為曹公所為業以元舅居上公備心膂疇能易之公
舍而恬然趣死一何決也於建文為純臣於中山王

為令子矣文皇以死全公之志而弗奪其爵以報中
山王今　天子又能光大顯闡之先聖後聖其一
揆哉雖然亦可以觀天道焉

鄭杞山先生傳

先生姓鄭氏諱文茂字實夫別號杞山嘗仕為提學
按察副使有官稱矣學者尊之不以官而曰杞山先
生先生生而神穎四五歲即緩步正視如成人御衣
履有斂而無垢不歲固請於王父脩就外傅又二歲
既從茂才周師師好以小禮約束諸生諸生不堪將
去之先生獨曰患不熟耳熟之當更佚也蓋人人詑

先生早慧云天性孝友其事王父及世父郡倅教父
贈承德公叙毋李安人皆周詳宛至能得其懽十二
而李恭人見背擗踊哀慟踰於成人夜棲於棺所哭
恒至丙夜不已王父使之塾館先生為之館矣朝晡
上食至甲夜篝燈巽巽棺側其誦與啼聲相續也王
父益憐之謀徙宅館以遠先生伏泣曰生不能扶侍
死又不獲從地下而奈何使遠吾毋俄左目背血出
王父乃已明年有芝生於館已而有繼毋朱安人先
生婉曲承意朱安人愛之不啻已出也及舉鄉薦連
擢上第開榜之辰不以喜而以悲曰天乎何獨我毋

不見也贈公視先生邸中雖危痾貿恭食必潔脩而
進之忻忻如矣俄贈公念其父七十當歸壽先生不
敢留至中道而暴疾卒先生聞之痛絕者數矣擗踴
徒跣晝夜馳之喪所奮身自擲且哭且數已遂寘然
嘔血數升稍蘇毀瘠骨立王父泣撫曰吾老中天誼
失二子矣乃復使我失一佳孫誰與慰我者先生乃
強起啜粥謀葬事憐仲氏少一不以煩之既葬携仲
廬於墓所第晨一展省王父詢安否王父曰憊矣且
休寢矣先生固辭竟三載不入內服除徘徊於丙舍
久之不欲赴選人王父曰吾固尚甘匕箸不覩若拜

一命何以甘我先生乃復強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當先生之爲諸生僅弱冠而與其儕衙郡委諸松陽
松陽令獨器公欲致之衙齋不可乃就先生所談說
經術秋文甚洽民間竊言是少年令重客有以百金
壽先生求居間者先生頰盡赤拒之令復問先生欲
有言否先生謝無有遂別去令自愧曰吾不如也識
者謂先生能勵操隱約時若此既居官則益自矢氷
蘗斤斤守三尺時尚書爲鄭端簡公曉尤以持法抗
勢聞　朝廷故督治漕道覩先生奔喪時委頓狀而
與之至是益知先生而會有冤平令周者乾沒郤金

五千餘委罪於藏吏當坐死戍者九人先生鞫得其
情欲坐令令迫則賂分宜相父子俾緹騎陸帥陰脅
先生先生拒之曰臂可斷獄不可更也竟論令如法
而出此九人者又數辨緹帥所誣大盜以上寮凡數
事以是陸帥與分宜父子比而啣之然卒不能有所
罷端簡大賢重先生訊何自得鄭郎故當以孝廉舉
乃嫺衛廷尉獄法且皆鄭也而又皆浙人於是時稱
秋官有大小鄭考最得贈父母及封李安人而劉有
審獄之命先生官主事也得使審録又得大江南劉
郡鑫莊簡公力持之先生既至江南所平反殊死及

戍者若千人莫敢以居閒進者於是目之爲鄭鐵面
尋遷江西司員外郎還爲河南司郎中拜承天知府
時承天奉　肅皇帝陵寢朝集之使糜至其民不勝
困先生一切爲裁節而沔陽州獨當供郡守丞以下
曹最爲繁巨尤加意從減郡邑所省以萬計漢水數
侵郢故有隄捍之歲久漸圮且大爲郢害先生毅然
繇役之時荊當其下流士大夫不欲獨受侵相率維
流言以沮而江陵相時在翰林侍　莊皇帝邸講讀
三貽書先生語尤危先生怒斥之曰吾非以彼爲輕
也且我能隄彼亦能堤何閒爲隄卒成費簡而功速

且堅先生之治郡未幾一切政聲流聞既入覲舉全
楚之卓異者三而先生冠時相國華亭公常熟公俱
欲得先生爲其郡守皆力辭之還郡而有顯陵大當
事璫橫魚肉其人而閫帥者挾其嬪翁故相與璫匿
而相鉤結先生廉得其狀數軋之乃群嗾其悍卒以
之粮鬨於庭先生縛其魁十餘人與杖曰誰誘汝以
蕞爾卒而傲　天子之命吏蓋先生之民來赴難
者以萬計譟於門將捕卒卒愕眙不敢動一憾之計
窮則爲危辭以撼臺使者共疏其事聞　上察知之
寘不問屬歲侵先生大發倉儲以賑生者而瘞其死

者民大悅乃以時獎誨諸博士弟子拔其尤得今李
太史維楨輩十餘曹其後皆掇嵬科稱名士大夫學
使者爲廣弟子員及試額以雄之荆門守汰而景陵
令尤墨皆以陰結大璫故驕先生廷訶守而版令不
法狀逐之歸應昌尉熊廷美廉吏也偶失監司指欲
斥之先生獨爲明之吏部得無恙其去惡不避貴拔
善不遺微皆類此尋擢四川按察副使尋飭夔府兵
巡夔故蜀喉咽也時以旋夷亂後長吏披荆棘而處
狃僻偷惰先生首按行諸險遠盡得其狀與民所疾
苦簡徭役懲貪墨飭武備崇文教風紀大振雲陽何

令者善媚不得其民而獨能得上官心先生獨注下
考竟得罪去貢綏以下用便宜遣逐有望風解印綬
者漢中大盜何勉之黨侯絲等來寇夔先生督兵
敗之獲其渠遂進與秦兵夾攻勉勉敗乃就擒先生
方欲移才要道城堡誅栽冗員議成且上而朱安人
之計至矣即日肩杖就途行李蕭然夔人詠歌之以
比趙清獻之去蜀不啻過也先生之喪朱安人其毀
不下喪贈公不得已而與二弟析產盡取其敝者亟
取其瘠者曰吾猶可自衣食也既服除年僅四十五
耳徜徉山水間無起色而是時江陵相已秉國先生

笑曰吾儕者知郢是而已不知有今相國也易曰君
子幾不如舍奈何以倦游軀共人睚眦哉自是杜門
垂十五年足跡不入公府干旄至里閭望塵而避臺
使勸駕相踵至有登薦剡者俱謝弗應相知在公卿
間以其辭苦亦弗之強也鄰之先聚族而居至先生
若蠔房庳陋無所展膝先生殊安之或有勸別徙宅
者先生曰吾忍以貴而獨廣吾居吾故寧可長使子
孫有哉時有詔斥賣越中寺田或謂先生可以賤直
領也先生閒辭居恒敝衣糲食而宗族親黨有緩急
無不應其資世父以下至叔季父弟必先而已顧後

聞有疑先生貧而謂可以貨取者或曰是少時尚不
貪松陽賕而擲乃貨取乎甚終先生之耳而毋以汙
聲入者其操信於人之深而且久也先生未冠工爲
文所業雖舉子義而能深惟理賢所以立言之指必
祖洙泗而禰濂洛以故其試而學使者雷禮薛應旂
首拔而加藻賞曰此國器也此理學正脉也迨其晚
則益深造醇如矣業以講學鳴環郡邑而執贄者戶
屨恒滿然不立門戶不爲名高固肫肫實行君子哉
先生之始去郢也郢之吏民伐石立碑以紀思先生
聞而寄聲曰趣毀之我猶在事也而碑我是中我以

法也既歸十餘年則碑巍然矣其文核而詳過者瞻誦不忘歿而郡邑守令采士民議祠之學宮

弇州生曰鄭先生仕不登三品壽不過六袠學不俎豆兩廡扵天人之際若有未盡蕅者使得夫子爲之依歸何下曾閔不然而獲展其用扵顯信之代即未論皐伊扵涑水榮陽亦奚難哉雖然世之人出而徒貴處而徒隱學而徒名以此語先生何徑庭也嘗竊竚之季陟講壇執牛耳者衆矣然往往逃之二氏之境而陽爲不然甲詭呼風以欺人耳目先生獨懍懍之以實理繩之以實行無問其深淺何似要亦狂流之砥哉其子子壽所紀先生事甚備余不志志其大者

問道人希言傳

問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幘粗布夾衫有褻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爲人疏眉目豐輔重頤色正紫肌肉充腯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雖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問鑿氷而浴又令人積溺缸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膻臊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爲道人以其不巾幘也又曰之問蓬頭訛爲問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希呼矣道人亦不辭或坐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扵不知已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喫蔬而安粥人奉之憒則頼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寘袖中轉眄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爲餉故從者益衆其諸相與奔拥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爲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爲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爲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隲廣施予勿滛勿殺勿憂勿恚勿多思而已然頗好作有爲功德扵太和之均江建真武宮弘麗甚又欲扵句曲東郭治馳道五十里抵故乾元觀左右皆植桃杏春時若錦繡計千其徒益斥旁畝引山泉溉之成稻田歲入米可三四十石而觀獨有門及丙舍耳道人乃游金陵諸公若

李司寇王中丞王鴻臚及余又間過一二中貴人欲
成觀中諸殿閣然不輕發言惟謂余且以大檀越相
擬余恠問之曰欲得公一記而已余謂名亦不名道
人可乎道人曰安可不名道人吾固賴子傳耳旦子
已悉我自是積數日輙來來一昔輙去惟責具蔬食
毋以鮭肉困迺公然於飲啖俱減損於昔而與迺其
間謂余文成否余門未也戰手謂子殆不欲爲我之
何論日又使其徒相徵迫余恠之不知所以至十月
二十三日日下舂過一毛百戶家飯畢謂其徒我欲
得湯浴湯至凡三浴而後爽然命移枕席坐曰道

人不當卧林也已覺氣息微始幾問道人得無欲去
乎道人曰既知之何問又問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
不僵浹旬猶暖氣色休休然汗沾鬚有若璣者三日
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觀時時啓龕視之益百日
猶若生也道人游行人間者五十餘年灼然若嚴者
垂四十年出無恒禱請無恒主宿無恒夕忽然而來
忽然而去無住爲主無戀爲本無相爲宗其真有道
者耶

弇山人曰道人以甲申之冬過我弇中酒間忽謂余
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時行販燕市足自給有妻室矣
而淫佚往往房室過度成瘵且死而遇我師誨之坐功
得亡恙且謂汝欲不死亟去家毋問當是時有一女
而置之今者都不憶吾血屬惟憶吾姓問度其時蓋
在嘉靖乙未丙申間也余謂道人漫應人多矣安知
不復漫謂我我姑漫應之因相與失笑而別嗟夫洪
崖先生之嗜古器物毛仙翁之嗜名文字吾意竊嘗
疑之以問道人之於人間世若無足攖念者而獨不
能忘一身後名與賢於洪崖先生其不能超毛仙翁
之乘而上也猶龍公之畏名甚於畏禍雖然猶知有

名者而後畏之是不能忘名也何疑於道人

節孝汪吳傳

外史氏曰節孝汪吳者何女吳而婦於汪也稱節孝者
何節於夫孝於舅姑也歸夫而夫瘵矣猶夫也舅孱
矣猶舅也姑不慈要欲奪之矣不成姑也然而吳所
以徇之奉之一也是故稱節孝也夫之始瘵也其舅
某匿而利吳之橐吳之父覺之欲弗許吳聞語其侍
者曰吾不敢預聞也得無有所不可乎即弗往弗完
往也父憫而嫁之盡徙其橐從焉及歸汪而夫病不
可爲矣晝夜不解衣侍湯藥其道婦也身女也夫死

而吳大慟謀以死殉左右萬方解救要巳自出其橐
以治葬具不以煩夫家而姑素闕而貧夫之巨嫂佐
之謀以吳艾而雖計聘者之利之則亦利聘者因延
妁於宅室將受幣而脅吳使嫁吳大嗟泣曰彼謂我
難死哉遂不食而使人走父所謂曰姑欲嫁女女必
死請以旦夕訣父亦嗟泣曰吾嚮所以不欲弃若汪
者此也訴之郡假守胡君蕭以父之粟養而完吳節
胡君義而許之致約束於汪前是姑既不得志則益
與巨嫂合日脩陰構擠捷矣吳禁弗發也而漸日益
務為恭謹旦夕共饋有加姑內愧之又慍郡符不復

為惘喝而吳逆箴買於外將大挫傲人親買織緝為
隆殺即姑薄之不以當夫數也諸婦亦爭趣姑而置
吳吳自懸揑于所寶喙而吳所上食獨加醲鮮歲承
蒲溝牖而薦諸婦姑知有吳爽於姑矣夫之弟復早
死有婦徐矢志而適於貧吳時時慰勉曰甘苦與君
共之毋悲也徐賴吳策乃益堅人謂吳不獨身為節
又能成徐節不獨身為孝又能成諸婦孝且也吳安
於吳姑安於姑疾幾危若哉其父聞之曰吾嚮者悲
吾女嫠今者不悲吾女嫠非嫠何以見吾女也吳既
持節至老氣益發紓歸而侍父疾以謹聞父遂起

吳手而少弟僑七歲而失恃吳撫之至成立內外家
共推之以為宗女師

贊曰吾聞之嚴倚奇姊姊至不可聞自汪司馬伯玉
之傳七烈婦於是姊之風小欸而轉為節若烈者此
何故也夫靜而尊者女德也以從一之道責其夫則
為妬以從一之道自責則為節若烈也患未有以風
之耳夫治吳之行至為難能然一女子耳能使其家
盡化之司馬眞風人哉

洪氏雙節傳

安亭朱炳之王父曰恩為博士弟子試不利弃去與

其兄欽與老田里間欽挾術為名醫長五七言近體
有詩集曰天逸稿可恩辛無所覓有子女各一子曰
龍女曰淑適嘉定人曰臣淑性婉嫕通詩書居家工
事其父毋適洪工事其舅姑乃至撫接上下理絲枲
供饋餉無弗工者為婦可十年未有子以是差有媵
婢淑寬然不妬也而洪臣益敬愛之蓋未幾而臣夭
淑且欲以死殉矣兄龍力為解釋得不死久之乃躬
率其媵婢勤女紅自給而外持門戶理出納諸婢不
堪其苦多謝去而獨阿素者愈依依朝夕淑憐之謂
曰吾婦也故為王君守若方少何忍爲勸汝當擇良

而歸之素淚交於頰不能荅退而曰主母以我非人
哉且主母之所殉者主君耳吾死有主君而生有主
母及使我兩負之盍一宿而成蠱疾腹彭彭然幾死
兄龍聞而馳謂淑曰奈何獨爲貞也俾撫素甘苦共
之必不嫁汝素乃稍稍起共奉淑朝夕益無間兄龍
去淑居半今餘未嘗三日不過慰淑也俄而亦死淑
乃大歎咤曰天乎窮矣顧龍有遺孫所謂炳者僅歲
餘以龍屬而抱之經紀其遺產課僮奴深耕易耨展
轉成上腴炳稍長淑自計必贅於洪而後可安也居
久之洪更掩炳產而有之會歲饑淑大出其藏以應

賛者洪之族不悅聚而剽掠其貲財以去淑自是邑
邑不樂念以義得禍而不能白遂遘疾卒年僅五十
七凡嫠居三十年素乃益自勵影相屬者又二十年
而死炳欲上其事於　朝力弗逮也俾其友劉天民
藂其事行而謁余傳之
弇州生曰淑之志與素俱皭然者也其材足稱其遘
乃可憫矣雖然淑猶知有詩書焉素何知素殆以淑
爲詩書者也炳感二節婦之行欲爲之請於　朝而
不能以余傳之嘻吁炳可謂能伸其感者矣炳既不
得志於頗家益貧然四壁立日以書其爲詩能繼其大

王文云

文林郎王君傳

文林君者王氏諱湧字子文有別號曰道川矣其稱
文林若何其子一言爲吳江令以政績著得封君如
令官而階文林郎故也君既封一言以　天子之
命命之以命服衣之君君弗色喜曰此吾選人格也
得之自汝小快耳一言遷爲南刑部主事而以歲賦
不登額留攝令督之俾登額而後去令乃歎曰令不
才　天子以巖邑寄我撫慰其元元奈何揭瘡痍
而鞭撻之博此一官也上書自劾忤柄臣楷勒歸里

一言內自快獨念恐失君意而君迎謂曰若賢吾子
也不屈志以完身與歡飲竟宿無片語及官中事且
悉爲理其六載私責至數百金不倦蓋君世爲南城
名族至其父廉材而夭是時君甫十齡耳哀毁如成
人君之母黃卓犖有丈夫志行理家秉斬斬而尤能
以義方之訓課責君君能承循之性頗敏強記其爲
舉子業日誦經史千餘言甲夜誦時義至丙得七章
皆不忘其於善書則天性也十五娶婦張孺人有女
德君自是遘痞疾彌歲母黃憐之曰是不可困以博
上弟子俟俟學宮乃出橐中裝俾以例游太學時會

壇工給事爍吾州曹工部達肯鯁士也與君交爲莫
逆君之游也頗狹重人意且狹邪少年而頑悉斥以
而貫古圖籍會其仲季且長矣而郷之人有羅汝芳
先生者以經術名東南又從談理性之學君率其二
弟受業焉亦請得事羅先生於師友間有所究竟而
反之身心者不淺矣君既充吏部選人而以念母老
不就羅先生時官都下貽書促君來謂有例可得京
朝官吾且爲非道主君報書曰不佞少而依母母今
老矣安能以升斗祿易菽水養也敬謝羅先生門牆
之跡於今矣嗚呼君之所負挾與識度若此宜其贍然
於一言之得失也一言之成進士君固不爲意獨其
能請庇於翰林于公慎行表母節之烈節奉之母前
誦而薦之母欣然舉觴君乃大快曰母韙我矣我賴
我子以伸萬一之報既而欷歔者久之傷父之不及
見也母年八十一以令終君猶號踊幾絕灌以湯藥
始稍稍蘇先其二弟治喪葬罔不悲也其友愛仲季
尤篤怡怡至老無間始教之終不得志於科目乃教
一言及一元一元亦游太學有聲矣會柄事臣死一
言而起爲令擢丞泉州府入爲南職方員外郎武選
郎中君戒之曰蹶不足沮起不足多勉旃愼守不變

塞而已已官金陵則謂金陵饒佳山水足暢疏散米
鹽時繼汝不乏母爲朝夕謀也君性寬然長者獨勇
義若不給而又好施予閭從父老游或語某津無渡
舟某里未井某橋梁圮某道不治某宗戚有不克葬
者言未絕而皆力繼之矣所匄貸緡錢不任子并其
母與券俱捐不問其治家自賦耕桑外不與人共錐
刀之利嗟夫傳有之畜馬乘而始不察雞豚哉君殆
猶賢乎也已郡邑大夫歲重君舞鄉飲輒延之大賓
日即非令君父何可屈之僕介行皆倡其宗人脩族
譜飾世祠合衆以推擇爲祭酒進退雍容甚都閭里
視以爲式晚年得先生道益尚君事事益篤謂一言
吾爲先生治講堂今成矣死可無憾君素強無疾疾
未何時竟不起得壽六十有八族稱人之稱稱人也
亦以一言眾故耳
弇州生曰余弟武選郎郎慟欲絕既而踵門泣血以
請曰父已矣所以爲父計者獨得公一傳以爲悼史
余不能悉君獨念郎嘗令吳江與余家僅百里而遙
吳江士民稱其令清惠之政不絕口至於今去官而
不忍浚民之膏血以衛苟免其事尤偉後丞佐司馬
部與郎益親其挺節持操所覯不一二三也嗟乎柄事

者以催科殿最令先意而求庸者比比以至辱吾國
爲聚斂之世能無慨也王君能深此意故不以子失
官爲恨而亦不以復官爲快其猶賢哉余所敘述甚
多然亟援者此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霍先生傳

霍先生諱英眘字汝學眞定之井陘人也霍之先於
春秋爲侯國至漢而有去疾光者大著將相之業其
後寖微散處燕晉間而居井陘者歷英及朝用至伯
而始以高年賜爵一級高年公之子爲先生先生生
有異質始習章句通朱氏易遂縱覽諸子史百家言
爲文有奇氣又多發舉所自得總角補博士弟子試
輒高等廩於學宮諸生從遊者恒以十數然數奇至
省試輒不利而久之先生之子鵬甫踰冠則褎然薦
矣乃歎曰老驥厄於鹽車而汗血者先之豈盡材角
也然自是意稍舒間從二三知己選勝命觴酒酣爲
燕歌羽聲慷慨長嘯見者異之又三載而鵬成進士
矣其授潞城令以任累調長子所至必迎先生先生
戒毋遠聞令陰何物情之嚮令也而後入趣舉三太
白曰吾不憂汝矣然至今奏三載績當封先生以請
先生固不肯受謂吾泚筆而縱之若下瞿塘三峽豈

其以強琴之末而畏曾編一日忽謂長子令日者言
吾阨在壬吾去今歸矣歸無何猝中風不言三日卒
得年五十有二時萬曆之壬午二月也先生性孝友
其事高年公及母張媼甚謹張先卒先生晝夜哭號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蔬素竟禪服弗改事繼母某如
事張也念高年公老日置酒呼所善與之酣暢益高
年公畢生無皺眉時諸仲季有不能謀身者先生悉
出其橐藏籯資貧之使嘗什一自給而從子爲能勝
讀則教授之諸膏油楮墨衿裾脩脯之費皆取資先
生弗恡也里有詐爲人立後而攘其產者以情告先

生求居間先生咨秩大言曰去吾必不貿汝虎隣少
年蘇孝娶婦不給而貸先生金以爲裝過期不能償
將鬻婦爲先生就謂曰毋爾也出券對而焚之其耿
介隱惻質有其仁若此丈夫子二鵬今爲刑部郎中
以循吏文苑起家鶚少桀黠先生嚴繩之始折節讀
書爲諸生間聲

弇州生曰霍先生行成而文高矣乃其著則以子貴
故不然而閭井之節章縫之學何限焉能一一聲施
於後哉雖然始先生豪不肯就長子令封以布衣終
令今爲比部郎滿考俛贈矣乃且綴而汲汲焉靳不
俟傳者華袞之榮時而朝時而野不偏廢也郎寘甚
子哉

贈文林郎陳次公傳

世有厚德而才不副計不獲自致通貴者或爲之賢
其子孫以顯融光大之曰天所報也天不能遺才不
得志於其身而能得志於其子孫亦巧矣雖然乃有
德厚而才又足以配之大者可以致君而澤民小亦
卓犖樹立而或苦於不能治經術以趣時好即經術
治矣於時好靡不協矣而或沮於病或格於宅故而
卒不獲以其身通貴天之扼之幾無復毫髮培栽之

意於其間而度其究也乃亦復有賢子孫以顯融光
大之伸之伸於後將無扼者其定數而伸者以報德
耶斯事也吾於陳珍明先生見之先生嶠之荷山人
也其得姓自虞帝後之能樹德者爲穎川之太丘能
睦族者爲江州之義門宋景定中有游於荷山之下
而樂其土風者因遂家焉曰一龍自是代有聞人通
顯不絕至公之王父教授公用以經術舉於鄉爲
大府師弟子多知名士教授公之伯子曰御史中丞
公祥中丞敭歷中外所至有威惠而獨於三吳尤著
余燥髮時公來撫吾吳今餘六十餘年矣而吳人尚

能道之則先生之世父也先生父曰蓮莊公袁尤有
隱德舉仲子曰先生諱琥珍明其字別號曰念齋生
而明頴秀發兒時巳嶷然不與羣稚子伍中丞公愛
之摩其頂曰受吾書者必此兒也十三能屬辭藻思
鬱發學使者得其文揭於壁而讀之遂補博士弟子
既微知先生嫳尚角也益異之無何餼於學官而是
時學使者為蜀人胡汝霖趙人王宗沐御史為宣城
人徐紳見賞異至刻其辭以式博士家言而江以西
亡不知有先生者然至大試於鄉往往不得所欲士
子試出論其文以語人人亡不下先生即先生亦自

謂可芥取也已而夢火焚其所坐席乃主司之卧室
火所取卷百餘皆燬而先生之文在燬中又六歲為
戊午提調康方伯得先生文而異之曰天下才也擬
以為第一人而御史宅有所主康爭之不能得怫然
袖其卷出曰吾不忍此生牛後出呼先生語之故久
之蓮莊公病劇先生不釋衣而侍者竟月目眥為爛
既公不起而先生之痛可知也迺小祥猶中夜起伏
棺而慟以故目疾日彌甚漸不能睹物而謝諸生矣
先生乃仰天歎曰天乎豈亦火厄我與御史沮我哉
會有子今侍御君俊卿少而材後先生之謝諸生二

年而即補諸生巳試多冠其曹後如先生先生乃喜
曰不食吾世父祝者是兒也亦何必我於是益篤為
善始蓮莊公有兄曰紱曰袤紱夭無子中丞公檢其
橐得數百金以予先生謂資若膏油費先生弗辭也
而藉其數歸之會袤之室毀於訟先生悉以反袤不
毛髮私也已中丞公卒亦亡子夫人抱宅奴之子為
子巳而弗愛也欲徵後先生先生謝曰吾父老而吾
兒復顚不任于我安得宅子人或以中丞祭囑之先
生曰此吾所以益不敢當也嫡母黃母劉髮而共居
者十五年先生共奉之若一子姓十餘人皆出自劉

黃不白知其亡所出劉亦不知子姓之非黃出也友
愛兄弟分甘割榮絕其身無間言其待婦徐孺人若
賓友誨育諸子則嚴君明師門以內蒸蒸如也口不
挂人過失稍遇一善事輙津津齒牙間且以勗其子
周人之乏急人之困甚於己既以為諸生有贄納學
啟戶脩脯之羨裁而息之稍饒即以應貸者遇不能
應惘然而遣之其仁慈發於天性非偶然也里黠有
狎先生之寬者故為不能償先生不問亦不以沮其
意它日遇貸者復應之如恒人以是益服先生尤好
為義舉陳故名族然各為宗祠蠖祀不相通先生曰

界實胡以報始而敦睦也乃議建一祠而公祀之且合餞爲約族之有科第者饒而遺家廢者以差次捐貲而俊卿連舉進士先生首捐百金爲倡書曰吾事濟矣於是從子邦聽弟汝錫相繼以科貢顯而宅助亦如之祠成而諸族始一俊卿之成進士時先生貽書勉之曰昔眉山子瞻謂文潞公健九十而敏壯如少年不知其成進士時年甚少而老成如六七十人也者以潞公之少之老成而爲老之敏壯張本則書矣先生雖夙以文辭著然不專爲佔俾之學而沈深於理性時有各奉宋陸之教以相傾者先生笑之曰

之燕者有水陸而皆北首何相傾也後彌糅老二氏之書以爲與吾道有相證者因更號曰三一居士先生善蓄生素鮮疾而一旦冒寒遂至困時俊卿已就選得桐鄉令至眞州忽心動亟歸而北風佐之抵家公疾益亟見俊卿叢泣正色謂之曰吾哭先人而至盲幾死不死又嘗遘厲幾死不死今見汝貴有諸孫而乃恨死耶且吾更一歲即離天矣或謂善人不死者公曰子淵氏寧有未盡善耶胡以死也又曰吾事若曹毋毋在猶吾在也遂瞑年僅四十有九有三子而敏卿其仲詳具狀誌中

弇州生曰陳先生以肓廢自是好習靜閒作語類識者久而應之如響夫以陳先生之才而身不遇若變以陳先生之德而遇之子孫則又恒其變與恒皆吾儕小人之識而以窺造化之粗尋先生所稱三一之旨則又洒然失矣

張隱君傳

張隱君者諱衎字汝能其先楚之麻城人避兵徙蜀得蜀之內江家焉定爲內江之椑木里人世隱約不仕至數世而有自守者以明經舉起家耒陽丞爲人公廉不奸於官所察見幽隱毋能欺者然不純任之

以恩利爲吏民所敬愛數入豪使刻　天子異之爲特遷常寧令甫命下而卒貧不能殮與歸耒陽之人又相與出貲治後事以喪歸內江而奉其主祀之名宦祠內江之人亦曰此吾鄉之篤行君子沒而可社者也亦祀之鄉賢祠常寧公有一子洪化洪化有五子長即隱君兒時以叙補得大父意從之官塾師爲偶語使隱君屬對皆警隱君更出警語難師使屬不能也遂逡巡引避謂常寧公公見必能繩祖武常寧公笑曰祖武不難繩也尋奉公喪歸而家漸薄父洪化不任治生會隱君稍長即委之家事隱君不敢辭學

為之奪遂不仕然其聰明無所發以心計行之於治
生甚工中歲嘗一出行賈買大振以至有家撫諸弟
皆成立始而嚴隱君若父既而感又既而相呴沫如
一身也天性樸儉憒衣恒至三澣食不重簋與臧獲
同甘苦然至急人之困甚於己即有以緩急告者亡
弗應也嘗齎賦金抵邑將渡江拯一溺者好女子也
蘇而叩之曰夫為小賈漢州而有傳死於水者巨室
之資與為遂欲強室妾妾誼不忍故溺公何自起之
隱君陽謂曰吾而夫友也而夫故有贏金在吾所可
持歸以俟而夫耗此女子歸夫未水死也及還而妻

以實告曰夜物色隱君不得隱君亦絕不以語人至
病革而與子孫偶及之夫婦始知為隱君相與持齋
衰服誦佛為祈福終其身里中兒多逋賦邑令欲逮
富人長之因責以賠償咸自匿避且百方求解隱君
獨挺身見邑令曰茲役民請先任之富人者應得名
耳計無能踰勝民令大喜謝隱君毋以名應隱君之
務牛耗以完中下人產而義聲隆隆萃集矣隱君為
人坦易無他腸其學固嗇於治生然其所聞見即老
博士弗及也嗜酒酒深輒慷慨抵掌談說里閈中不
平事諸少年有過舉輒自匿曰吾畏張公酒中掌也

得隱君一褒許欣然謂可終身矣隱君直而和既老
益更事嘗手書忍字數百於壁時時讀之又書壁戒
其子孫曰男務耕女務織兒不習書大氣食已而詬
吾已矣若曹勉之異日得一官毋愧大王父清白當
是時郡邑以隱君躬行誼予冠帶隱君弗屑也生平
鮮疾一日與配劉同日而逝人咸異之隱君壽七十
五劉七十八葬邑南之飛鳳山葬日始發壙有金魚
數十頭躍而飛遂逮入空而開之隱君故嘗畜一白
鼉甚鮮潔其出則跪而受東返則跪而受下君應僕
然邑人大異之曰公得非梓潼神耶何以張姓而恒

御白鼉也隱君有男子三曰瑱璜俱從事貴藩以隱
君老俱不仕瑤為諸生有文行十上皆屈歸而以詩
自娛所謂方塘劉叟者也瑱有子一而瑤子六曰應
谷者舉進士為彰德司理封瑤如其官今為吏科給
事中所上封事稱天下尤以文事著余
弇州生曰蜀故多隱君子若嚴君平折象涪江老人
之流皆有高行奇識挫名匿影不與世涉若張翁者
孝弟力田人耳何以富隱君焉乃其拯溺而不名恩
任役而不名義殆幾能自挫而匿者雖然易世之後
有文采自顯見貴且及張翁矣安能終稱隱君哉

林節婦陳氏傳

林節婦者泉人陳某女也十八而歸同邑林知言六年而舉今鄉進士喬木又二年而知言夭節婦慟哭不食且死之其舅敬軒公姑黃孺人強之食曰汝一死之爲快計欲以報汝夫耳汝死誰爲存汝孤者汝孤死何以報汝夫節婦乃稍稍食然才使餘氣息耳時知言兄弟五人而長者業前夭節婦次當治舅姑饔精心力而爲之不繼則資之紉織受機又不繼督耳埒時寓質廬矣諸叔咸有家室内憫節婦而憐之謀遞迎養孺人不擇曰伯氏夭吾夫代之長固分吾

夫復夭未亡人代之子亦分且治饔非外政也辭不可蓋十餘年而舅姑恬然於七箸者如一日然節婦以喬木長故資之就傅塾産益挫而曾有晷寢營辰轉徙箸舅姑伺其隱則半菽至數粒矣乃後強之迎養節婦不恒得鮮毳間一得之不忍獨御也蒼頭僕僕走之二尊人所未嘗不欣欣爲竟至於煢孤設帨之辰若歲時伏臘又可知矣黃孺人有女弟在節婦居恒迎之與姑處處必踰月冀以得姑懽敬軒公女弟適陳而發老矣節婦與諸叔亦遞迎之所以奉侍幾如舅姑久之舅姑病先後劇節婦晝夜分擗顙禮斗祈以身代所遺汗中褻褕則手自浣濯妯娌間微諷之曰幸有娣子足任何自苦乃爾節婦泫然曰吾非乏任者念吾所可自致僅此耳蓋舅姑歿而節婦之慎終非宅婦所敢望也已而姑之女弟病節婦奉之如姑知言之庶祖母病其奉之亦如姑其歿也咸叩顙於牀烏烏語無以報節婦願生世爲節婦媍奉朝晡耳節婦甚慈於喬木而能訓喬木爲諸生應學官教授弟子得束脩以供節婦節婦不歸寧而急中外族屬之困者以是賢孝聲籍籍里中至年六十次當得旌有司以非所急不即上喬木乃行求天

下之有文行者於其邑得今少司馬王公用汲爲之傳曰微矣又三年喬木舉於鄉又四年走金陵謁少司馬公而請余曰必得公一言而後王公之傳信即余有言胡能加於王公也

外史氏曰陳之奉舅姑篤而恒撫孤慈而明從身慎而經理家廬而成於諸德備矣其獨稱節者何舉所重也嗟乎陳之去當旌者十有七年矣吾不能問有司之終舉與否然以喬木之駸駸羽翮具而猶難之若此即下而里閈遠而巖穴其湮沒偕草木泯闇者可勝數也獨何恨於敝賢者哉

博士高先生傳

高先生者名舉字伯鵬別號淞陽學者稱之曰淞陽先生先生爲松之上海人去吾州百里而遥長於余一紀而故同時爲諸生同試於學使者楊公宜而先生所試下安南策見賞獨爲第一已何余成進士而先生尚以諸生試後使者胡公植復以論封建見賞試復第一當是時先生名稱籍籍與其邑之儁少角非甲亦乙而至就留都試亦不利而分試者爲進士李某得先生卷而奇之數以薦於主司卒見格先生乃仰天歎曰命也吾如之何始就吏部選人得分教

京兆庠轉諭皖城久之而余以納鄖鎮節歸凡五載矣屬歲在壬午余子士騏領應天解而先生之子洪謨以拔貢至禮部亦領順天解會先生轉天津衛教授遂以年至乞歸余既杜門繕性尋老氏谷神不死之旨無潤睐無所得而先生自髫時即好披參同悟真雲笈寶籙諸書往往有冥契獨會者其爲諸生傳貢再更儒官還往數千里間不以須臾易其功力晚歲有道流常山人者以秘訣授先生已復有蕭瀕隱者以所得與先生相證多合先生遂救洪謨斷公私事毋更漏乃公爲當其杜關久可一載少亦百餘日

收視却聽宛然若有覩於致虛極守靜篤之真倪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在陳希夷晁文元之間乎哉先生之先居東海世世力嗇田畝而大父竹窗翁獨好文念其里俗椎朴厭之謂丈夫安能齗齗飽死顧其子樂琴君能任家而晚歲樂琴君舉先生生而穎爽異凡兒竹窗翁撫而喜曰是兒非東海里可老者因委家樂琴君而身與婦胡媼携先生之邑俾從師讀書先生之學日益進而竹窗翁大出其橐中裝曰釀釀擊鮮與邑之賢豪長者高會爭願交驩翁而有王翁者女以若淑聞翁謀之胡媼委禽焉有婚期矣而

翁忽溘然逝樂琴君方坐東海大猾訟繫於獄衆皆先生主之或謂俗有乘凶而暫爲吉者可娶也先生左顧而唾曰柰何以俗穢我會樂琴君繫得白侍服至朞或又謂先生服除可婚也先生辭於樂琴君誰爲主婚者必君禫服而先生始有室當竹窗翁之葬以好客損而樂琴君亦善爲家然數困徭役又困訟不自振屬先生之籍籍名諸生守令折節而禮之樂琴君得自寬東海上魚陂十畝竹木千个雞豚孳育時竹窗翁死而胡媼尚無恙就樂琴君之鮮脆甚甘然時時之邑從先生輒不忍去欲以舒其愛也如是

者十五年而後用高壽終又久之鳥鬼起槃琴君不安故里先生亟迎之邑養是時先生之舟倪業先逝矣先生悴於哭舟而偷顏於槃琴君志亡而君久之亦逝先生咸易衰禮於生死靡憾其分教京兆也衙舍古耳而壁四顧怡然奇聲洪謨曰若無以苜蓿盤而念我濁酒可已渴菊可飽目也嘗從禪祀昭陵縱觀久之歎曰巍峨廣文而與此錙麗觀大官庖者亦何異三鱗九菹也其苦自覺如此爲皖城諭以材見識上官嘗署望江令篆者半歲許吏人稱之前後課肄諸生有恩禮去而流思滿學宮先生爲人伉直無

乜腸遇不可義形於色若不知有人間僇巧者而性恒仮於仁當析箸時念其季弱不任治生割腴以資之而經紀其出入女弟之夫死爲之治棺殮撫其孤至成立而後已待外家中表亡不任其厚者然非自有餘而後推之也其爲文章汪洋宏放於詩亦能達其所欲言教授諸生多顯者方伯潘君仲驂其最也鄉後進既嚴重先生爭欲一覩見爲快既闕不出望其居若道山蓬萊云

弇州生曰太史公尊道家以爲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而抑詘儒者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當是時儒者亦抑詘之若胡越不並立者此皆誤也夫治世之與度世雖小間其造則精誠之極同符於聊忽間而去欲去快去擾即粗跡亦何以異哉高先生儒者也而不挾其重以抑詘道家得之深矣而亦不至廢儒知其所以同也余故幸與先生同好然淵跡而無所得今且不能堅而出摩世網即旦夕歸何以不先生棄哉洪謨以通家子乞余傳先生余至今不識先生然而不敢辭者欲以見先生之賢而志余愧

來節婦金氏生傳

來節婦者金姓蕭山人其父後故農家子也而有隱德節婦生十九年而歸里中來仲康仲康亦農家子也恂恂以器業稱琴瑟敦矣凡十年而有一子甫襁褓而仲康嬰中寒疾死節婦方稚身始而日夜籲天求代不得則大慟投體於地欲自裁姑倪止之曰吾老無論若不爲若夫計耶若死是死若孫若兒也且又死若腹中兒若一死而死夫之二子胡以見地下節婦乃強食息既及期腹中兒舉矣亦丈夫子於是請於倪名孫孫兒曰五經而遺腹者曰五倫節婦故精女紅因日夜勤力作以補晨夕之闕而共穡姑甫二

獨時節婦方盛年麗姿族屬之黠亡賴者利其他適以爲巳棗強之不可乃使鄰嫗誘之陽爲入視工作者曰夫人好手胡不紬之錦繡家而刺促自苦乃爾節婦怒罵曰未亡人役此手以養吾姑而留此心以畀逝者若何得妄言齧指指破含血以噀嫗面皇恐退去黠亡賴者恚甚謂節婦所恃以堅兩雛耳兩雛死安能獨守夜因風縱火焚其舍節婦倉皇掖姑促起蹤而視天立熄黠亡賴者益恚曰是孤雛不可死耶適溪水漲乃以晨候舍傍曰兒必相携出觀漲得間即溺之水節婦夜夢神語曰勿令兒出觀漲也節

婦心知所謂中夜抱兒而泣聲達於外久之黠亡賴者謀泄避徙去而節婦始獲安養姑及撫二孺矣五經長頴敏而文節婦遣之從塾師受經以至補博士弟子而以五倫善心計委之家家稍立矣節婦即謂五經幸以儒起毋忘其本建家祠具祭器伏臘蒸嘗之與秩然而姑促安節婦以孝節婦亦且老矣而奉事之不少衰用寛樂終及其終也節婦之哭之猶哭夫也五倫壯未有子市妾入門而有涕容節婦惟問之曰妾夫貧不能食妾故鬻適與所生子別故耳節婦謂五倫亟返之而欲有子而孤人之子也返之

不復問直後五經雖不第而三子長行志廌於公車次行學繼補博士第子皆通經術工古文辭次行政十餘歲已能屬文有奇氣五倫後亦自有子曰行德弱冠亦補博士弟子郡邑守令上節婦事御史御史上尚書得旌表門閭賜束帛薪粲如甲令而節婦年八十四尚強匕箸諸子孫借其婦起居侍左右節婦含飴噉炙訢訢如也已忽泫然指二子曰微神之力而曹已委水火安得有今日且吾苟生爲吾姑與而曹耳今可以報而父矣夫不奉而父者五十五年而猶弗克往甚矣吾之恋恋而曹也

弇州生曰吾徒有周元孚武選者業已論著節婦行矣元孚爲人慷慨有氣槩上書再論天下大計百挫而不悔乃於婦德獨謂死殉之易不若生守之難彼蓋有深感而能辨之於實際者也夫以節婦之所爲守者襁褓一孺子耳其一猶未上而能毅然持之亦百挫而不悔盍其所以合哉嗟乎節婦之節成而天子旌之二子有上壽子孫繩繩既蕃且賢天人之用燬矣彼朝梁而暮齊名與身俱失者視此寧不顙泚也

玉洲子傳

玉洲子者栗其姓旺其名希顏其字河間之任丘人也嘗自號玉洲諸公卿與游者咸稱玉洲子云玉洲子有弟七人而皆淵著饒議行其仲叔游太學而季遂舉鄉薦第四弟以武功起官錦衣百戶第五弟補博士弟子餘尚幼然皆習通經術而諸從孫凡十五人半亦補弟子員蓋俱用玉洲子教而受室授餐無論矣當　世宗朝之癸丑玉洲子甫十八而以選入內廷事故太監梁公某爲嫡長而梁則故司禮太監黃公之嫡長也黃公得玉洲子而奇之每出入殿陛延見僚屬皆挾以從玉洲子既朗俊而又善爲容唯

諾之餘濡辭現現見者咸目屬之矣俄復以選入內書堂師事故翰林某公益以博洽稱衆選至丞某監太監戊辰　今上爲　皇太子當受冊玉洲子將命用幣周府諸王廉靖不援壬申賜蟒衣再賜玉帶今上初即位玉洲子復將命用幣於楚府諸王不援如前玉洲子之再奉使皆司禮所選擇也戊寅奉敕諭提督　孝陵兼領神宮監事益自忠飭晨昏灑祀孔嚴啟閉惟謹顧負氣矻矻時守備某者恃其權勒玉洲子避道玉洲子弗肯避曰吾非而屬也用是積不相能遂疏訐玉洲子應之辭甚裹然竟爲某所

中置獄獄甚急顧玉洲子實潔廉無宅可摘指遂流寓金陵矣玉洲子乃仰天而笑曰吾豈非夫哉上之不能矯矯出其忠力以自結於　上有帷帳之籌策下之不能媕阿求媚容掖以巧取富貴語不云乎君行命臣行志吾知行志而已優游杜門自適足跡不及闕外中庭立數奇石雜蒔花木客過之者三事以下多舊游與吳楚奇士相酣暢竟夕玉洲子能詩歌尤善行草興至輙揮洒酣墨淋漓客攜持去以爲快人或謂玉洲子　上念之行召補禁闥不則且北歸玉洲子搖首弗顧曰吾何北即以南寄可也北亦寄也

以北歸也南亦歸也今年玉洲子五十五矣而謂不佞吾僅得七十不佞詰問之曰吾嗜酒而好月月之魄以至乘晦未有不呼酒與相終始者也且吾如是者三十五年矣取夕之羸以補日不可更得十五年乎子謂我七十可也

弇州生曰以玉洲子之材其爲呂強張承業周易然有不爲彼者彼能進而不能退也夫生長富貴之中且耳目日與之接而一旦失之脫然無復係此其胸次不亦廓落瀟洒哉不佞長於玉洲子十年卧弇中且一紀矣而晚出就吏有茂先拘迫之歎即旦夕歸

愧玉洲子多矣故爲之傳而論著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太傅呂文安公傳

太傅呂文安公者諱本字汝立呂之先自四岳而至太公望爲周師尚父其氏或呂或姜而氏呂者至唐浙東節度使延之而始顯至宋丞相贈太師端謙議大夫御史中丞誨以宏業直氣重天下乃若顯誨之孫億從南渡居紹興之新昌又入傳而爲當義始從餘姚當其子德玉時 高皇帝下紹興悉更定其版籍而籍呂者訛爲李遂仍之不復德玉生原原生實生友直友直生瓊瓊無子以弟琛之子懋嗣生醇娶公改公之父也自改上遡懋至瓊皆以公貴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又得推恩贈珍非如之其配皆一品夫人而公之母楊獨稱太夫人則及公之養也公生而端穎異凡兒稍長頎而白皙眉目秀朗醉夢公嘗携以謁故太傅謝文正公遷謝公一見奇之撫而歎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丕善誨之毋失此兒當是時有鄒絢諸受者皆名

士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學士攝公至京師
俾肄所業於故太保費文憲公宏費公復奇之如謝
公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補博士弟子而
靜菴公尚客學士所以疾卒喪歸公踊而哭幾絕者
數矣竟除服不能興已薦於鄉明年游北雍祭酒魏
恭簡公校愼許可獨稱公爲賢遂上公車擢同進士
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時故相李文康公時司其事凡
再試而始得公久之益重公以爲宰輔器世宗猝問
李公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李公獨以公對公遂授檢
討尋分校禮部士得十六人持節册封汝寧穎川二

王以善爲禮稱還充經筵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兩
充廷試受卷官南京國子司業鈌時翰林以南國子
爲外僚多不欲行乃問公於文康公謂公欲得之文
康公憮而問公公謝曰非敢欲之唯　上命耳何擇
遂遷而南公所佐祭酒馬公汝驥鄒公守益黃公佐
程公文德四五公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公劑
而衷之皆得其平至公之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
其得士心逾於前四五公矣公守南司業可七載澹
然無幾微留滯色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
已遷左中允領左春坊事至順天試時　上心不欲

權下移而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而其文
又最精覈大得　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籍籍傳
公且大用而明年復遷南國子祭酒甫至召領國子
祭酒公素以寬平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頌稱
之時分宜獨相久上謀發蒙令廷臣舉推太宰聞公
渭南太宰張公治少宰徐公階南大司馬韓公邦奇
少宗伯歐陽公德併公而六公以資序居末　上得
公名意若曰是故能尊君者耶持之十日而密採國
子諸生稱公若一口於是特簡公與張公並命而公
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公之少時謁文

正公引自擬而文正公之大拜其廷推與李公東陽
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文
正公時　上居西苑齋宮獨分宜直侍機政咸趣之
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爲則手錄國史之有關於
館閣者凡十餘帙居久之上始召公與張公偕入直
賜金帛酒饌日備於是機政稍稍與矣乃纘脩明倫
大典充總裁明年廷試當賜宴禮部分宜擬公坐三
品　上特命次尚書蓋異數也萬壽節進吏部左侍
郎兼東閣大學士俄大虜闌入至都門內外戒嚴時
徐公爲大宗伯而公與之偕分宜召對於永壽宮

上顧公與徐公曰二卿久失相見禮徐公頓首謝因
頗陳戰守之策而分宜請視朝公皆推言之　上稱
善虜退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
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　上頗急邊事問公
公言曰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
方握兵柄抉　上寵横且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
節疑其不軌不可　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
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公謂大節事方
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
言虜入寇請發犒餉從軍又不給則民不固虜食也

聽卒自食之便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供食而
復索糒於軍過責且古之善將者卒拉取人一物即
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鸞又議開市與虜
和公又持不可鸞以是啣公切骨數上密疏詆欺公
上不為動而鸞竟敗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佐其
僚長咸伉直無所依狥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　上
以己酉春立　莊敬皇太子冠出閣亡何皇太子薨
上疑之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大宗伯請冊東宮
上以問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元良以正國本
甲令皇太子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

王皆已長選婚請書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
旨謂不難己酉春事耶公又對己酉春事何足慮天
所授之必不以冊累也亡何大宗伯復上請婚期迫
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府乞暫於宮中舉之旨謂
諸王婚於其府例也何宮中為公又言先年五王婚
於府故名位等又當各之國今冊立禮特未行耳於
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上竟不肯別禮聽以明年
二月冠八月出閣講讀九月議選婚公又言婚必當
在大內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　天子尊
而羽翼壯上骨肉雅一二王耳而驟遠之顧上蚤然處

外宮臣等不勝寒心上又不聽二王既就邸隔一垣
而居歲時不復召見宿衛單薄人心洶洶謂　上有
所適莫各欲自為地者中允郭希顏久已廢奏書請
出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先辭謬有建帝立儲語
上怒其促實之大辟公從容為　上言希顏狂悖死
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似可采果爾則東宮
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覬覦亦息上大感悟卒如公言
時創虜議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關獨當其大
半　上欲盡城其四垂公請併力以城南關俟竣事
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祿歲費至三十萬金　上

疑其有乾沒以問公等具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
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脊胝須好用之需而今倍
之而更不足者豈盡　上所用也乃條上四弊曰傳
取錢粮之費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
之費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聞公
又與同官疏請入直諸臣有常祿有大官饔餼而又
日三飯於費尤甚　上為停二飯時分宜久貴為
上所親禮雖視其僚而子蕃挾之横甚所頤指諸司
無不披靡者巨璫勳臣緹騎大帥靡不托姻婭相結
納顧以徐公地逼百方抵根之徐公惴惴不自保公

起東海孫生無絲毫瓜葛其間不親不疎坦坦行意
自若分宜亦無以難也上多祠醮甘泉竹應　制之
作咸以稱旨自喜公獨不為意聽客裁上而已有所
奏對因心而發即不能盡合亦不至忤人以為公遜
每得天威德所假蓋亦有之自為東閣大學士以來
進兼禮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上有所怒於故太宰見法而命公出署之俾差次六
卿以下堂上官有所登斥事竣稱旨進少保兼武英
殿天學士加太子太傅再加少傅階為光祿大夫勳
為柱國其蔭則一子入胄監兩子拜中書舍人主會

試考者一識卷者四所得稱天下知名士其賜賚麒
麟飛魚蟒衣他金銀錢帛不可勝數賜傳妳如功臣
而宅若遣　永陵爲龔真先師皆儒臣所稱覩者公
以為恒公手采如峙玉龍以盛年居大位出入朝行
咸目屬之謂軒軒朝霞舉如會稽王撫接士大夫有
情禮而性又至孝其居官太夫人未嘗一日不在養
晁從子姓俱以公故為京朝官聚室私邸公每下直
休沐輒飾而進謁太夫人稱甘毳前觴之退則呼酒
觴酌談笑融融如也太夫人以壽考終公已踰艾矣
哀毀如喪辟蒡公若不勝　上數慰問令賚不絕賵

為之遣行人護行給郵符馳急傳以歸上書推謝既
服除念受　上恩遇深不敢自同於去國者過大慶
則賀大工則助而上亦時時念之謂舊人雖某在輔
職閣輒意屬公而鉄閣公病乃寢公家餘姚餘姚之
故城小在姚江北而江南之人十倍之其人多逼江
而居公念島寇方訌卒有警無雉堞矣籲之督臣胡
宗憲請城江南公聚材數十以倡而其民懽興且逼
江之人之慮有侵宅也譁而夜焚公材公歎曰我斥
吾以衛彼民而彼乃讐我復令其子元與邑之士大
夫疏請於朝下胡公所官為給直城成其償亦數倍

於北城寇至亡所掠徙羿睨去其民乃大德公爲生
祠祀之公歸以牢醴上壽與祀祠者踵相半矣公端
居自惟姚故能邑也以賦役兩困其賦額輕於三吳
而苦奸胥點家之飛詭田與賦恒相失田去而賦留
不得不取償於里甲白於邑丈而清之伏田出矣又
力主均其賦則吏不得以下上其手而役之困則重
於十年兩徭雖名爲逸四而勞一然當其勞則加派
踊出力疲而不可支吾又邑多貴官科第優免過當
於中產益來濕白於邑盡徭其民民歲出鏹以予縣
官官爲召傭又請以身先之不得各一畝徭士大夫

倍公亡敢濫者賦與徭俱不困民益德公而御史揖
行之全浙及它省皆稱便公家新城中壘石穿池頗
有亭館花竹之勝而諸子皆能事公悉其鮮羞以從
客至則留留必盡興公頹然其間晨夕不示倦色人
以爲壽昔公白香山之在洛不是過也公居相位仍
李姓而即其所居木自號曰南渠天下孰其爲李南
渠先生者而至是始疏復姓呂而更其號曰期齋謂
吾雖耄敢忘以聖賢自期天下乃亦更稱曰呂期齋
先生當是時王文成公倡良知之學於海內而鄉人
乃有不能悉者公獨晉院與文成之高弟王君畿令

官保趙君錦相與講明其學邑人人嚮風矣乃曰公
所自謂期也公年八十而撫按臣以故事請　上命
彩幣餼酒即家稱賀且命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夫
六人公頓首曰　上不忘老臣老臣乃以丘壑之腹
累縣官帑困上書謝優詔報聞且錄一子中書舍人
公出歲米具醪脯日召其從弟舍人某飲曰吾與汝
共之又斥以召戚執故人曰不爾吾且愧疏太傅公
素強少疾飲食不衰又四年而卒　天子聞之爲
咨嗟歎息賜祭自聞喪以至葬凡九壇行人王階治
葬贈太傅謚文安仍予一子中書舍人其官與恩禮

於謝公爲所不好而公加二爵焉其在政與林下之
年亦略相等人益相詫謂公真神人也哉公所著有
期齋先生集恭謝稿爲文典暢平直知其人所娶夏
夫人有女德緒妻至光而始前卒前後所置貳皆有
子子六人曰祠部主事元中書舍人允石阡知府兗
膳部主事兗太學生覺光祿署丞魁女三一適興都
正留守管海一字舉人謝用模即文正公孫也十五
死於公車守者以死殉之一適陳鏞而夭諸孫二十
二人多爲博士弟子有文名而徹昌成進士時少於
公以司理最拜吏部主事孫女十人曾孫男四女一

婚字皆搢紳大家

弇州生曰公之謚曰文安文者其官也安之謚則好和不爭云公在政府日余守尚書郎見嚴徐二公若水火嚴之發日熾而爲恔日益甚徐公日自危所以防之者百端即大僚往來兩家亦惴惴而公坦然其間信心而行銜口而决人人自謂得公歡也所謂好和不爭者非耶然公於　上有所論執不曲意阿徇上亦有聽有不聽然卒無所疑至於出景以安裕不憚逆鱗之後雖嚴之親重十倍公不敢言而公言之卒以見信宗社又安公既不自明人亦無能明之者

至蓋棺而事始著公胡長者乃爾大耋令終顯融昭明周隱功之報哉安之謚似不足以盡公矣

沈母蓋節傳

余以嘉靖癸卯薦於應天而聞同年有沈膴貞者贊文君子也沈君卒於公車竟不之識而至萬曆戊子蓋四十有五年矣而識君之子鳳翔毋謂余而談及其父事輒泫瀾者久之既而曰父已矣小人有毋夙夜拮据代吾父終而撫不肖始蓋四十餘年如一日也爲鄉進士婦也者恭已爲鄉進士毋也者慈而俱不獲沾一命之榮且今猶未辭萩水也則不肖之衷

蓋惄如調饑焉毋廖姓金陵世家女也十七而父失元配聞毋之賢而納之父雖已領鄉薦有聲實然食貧自守毋竭心力而精事之王毋喪偕吾父以威易著已而舉不肖父再上公車試未畢以病捐館毋聞之痛欲絕者數矣獨王父在強之食曰若不忍於夫欲從之地下而忍於若夫之上有父而下有孫乎毋久之始一就食毋時春秋二十有四矣晨而治饔羞以供舅恒至夕夕而撫不肖泣而乳哺之恒至晨不肖稍長能識字督就外傅曰而父之所未竟乎哉蓋不久王父卒毋自是始操內外政矣然跡未嘗出中

廷有隣媼者見毋少美而憐其煢煢也毋揣其意頹顏視之遂絕不復相接其葬王父也不以不肖孺子而貧廢禮內外弔送者亦不知不肖之孺子且貧也則在毋一身矣孫自外歸毋必坐蹤游洗而聽誦嘗讀至論語注父在子不得自專毋謂曰兒誤矣不得事若勢也不敢專者禮也取注示之乃已雖然自是心服毋當矣不肖始補博士弟子毋快然自適曰而父業庶幾不墜矣然所以課勵之不少寬又數年不肖薦於鄉私念毋當益快及拜乃愀然曰吾不意而之遽及此也雖然而猶未練事吾嘗耳若讀而得

夫子製錦之說吾竊憂之不肖再拜受教然自是嬰
上公車輒不利歸而有慚色毋輒迎慰之窮達故有
時毋戚戚也是蕆是歲必有豐年褁衣苦倦耳不肖
時自恨以寠故不能有加篚毋覺之輒曰而父亡而
尚幼我日一食或併日食今者不告屬老人所得過
美不然若進食未嘗有藜盎也蓋又一載所而鳳翔
來再拜請曰毋今六十矣既不獲徵 天子之一
命則唯伯氏華袞在夫叙而張之壁非毋意也毋乃
賜之傳以示久大乎因出何大夫之紀誦之曰信又
徵之姚大夫朱大夫亦曰信

弁州生曰三大夫者皆爲諭君子也其曰與鳳翔若
一夫金陵故 高皇帝建都地也五方之俗錯焉得
無有沃土之思乎哉沈毋矢志以報夫竭瘁以奉舅
秉義以誨子於婦德備矣得之志風也又曰余嘗過
沈生家不益父時一椽養毋以志不以物亦可稱孝
廉矣

張司直先生傳

張先生者諱寅字仲明其先世曰鳴珂里張後從荊
州之江陵至 高皇帝時而有福安者從起兵因隸
籍太倉其子道旺能拆其業以令終壽九十有九道
旺子洪洪子贈文選郎中玉世世不廢爲長者至玉
而業益饒雅尚善吟咏有二丈夫子伯曰辰卿貢進
士蚤卒先生其仲也生而警敏有大人志稍長父使
受伯氏經屬文輒工然試於有司輒不利至二十四
而補博士弟子俄丁毋燕宜人憂服除薦於鄉與伯
氏偕試公車伯氏讀其文吐舌曰吾不能爭驥子先
也果屈而先生獨奮然前列屬 天子有事於留
都明年晏駕新 天子即位而先生始射策甲第
就吏部選人得江西高安令歸省覲里中將奉贈公
之任而忽病卒服除起補宜春令先生因俗爲政去

其煩細而取握其要屬大水不辨畎畝先生躬行災
所移文兩臺請蠲歲租尤慮期會不待乃自具疏以
請果得許自是宜春之水不見災以治理聞巡撫武
陵公薦先生材堪任劇調吉安之泰和泰和地廣而
俗嚚賦訟十倍於宜春先生悉心力而應之稱彰亦
自倍其先興學校清滯獄摘黠吏抑豪右毀淫祠徵
左道治狀不可指數又以邑最所苦者徭役先生廉
詢而得其平著爲絜令上下宜之太宰羅文莊公論
篤君子也爲先生作平政叙勒之石而兩臺薦剡騰上
既入考績見推擇爲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時 上

方下禮官議欲分祀南北郊社先生獨抗章謂郊社
之禮不當分祖宗之制不可易且周正建子則以十
一月爲歲首故冬至之郊先於夏至之社今以建寅
爲歲首則社先於郊矣夫先社而後郊是尊地而卑
天也是故從舊便　上雖不用先生議然識者題之
時有禮部侍郎黄者以請尊祟　獻皇深得　上意
縱横九卿間頗蠱食士民先生時督視南城列其十
罪奏之侍郎辨之強上雖爲兩解而意佰右先生明
年以院劄巡視留都倉場又明年奉　敕按數鳳陽
諸處倉場所至申明職守絶貪墨吏風裁大著時元

輔張者先生同年也亦以議尊祟　獻皇微貲竊寵
百僚御史大夫汪附麗之與朝傾此兩人者無所不
披靡張雖以横甚尊失　上指勒歸而陰示且復用
晝夜南馳十七日而抵錢唐役夫顚踣相踵先生奏
章劾之謂其倖倖無人臣禮且訾及其生平而於汪
不才之跡尤詳　上恚下吏部議先生判高唐州先
生意恬如也州守心儀之請於臺別搆学以居先生
引諸弟子茂才相與講秇訂學時高唐爲南北孔道
其民困於逢迎且弗支而監司顧檄益郵夫五百人
咸洶洶巷鬨先生言之守守屏弗敢應乃自言之監

司得毋益御史遣宜學使者鈇脩山東通志開局聘
先生與二三才有司董之十月而成書以精洽名量
移知安州自是始爲政安雖三輔地而當下流爲九
河滙故獨多水患先生探其源自易水而下至容城
逮新安以爲牙家港請於臺瀹之仍厚其隄以禦漫
溢身雜行版鍤間與役卒分功而治既畢事父老爭
叩頭言微使君吾曹其魚鱉矣開護田幾何曰東西
可一千四百頃歲入粟餘二萬石皆使君賜也相與
立碑紀其事先生之治安種種皆善狀時與祁州比
壤而祁守爲孔天胤先生亦以善讞聞臺司大獄

疑事必以屬兩守時人爲之語曰有所疑問安祁莫
愛憐有張孔時先生浮沈外僚可四五載會張在巳
物故乃始入爲南京文選司郎中當治行安人號泣
追送醵金以賸先生力辭之其人曰劉寵不受一錢
乎先生曰我何敢希前賢且以不受爲受耳其人乃
立祠生祀先生先生至選部部尚書爲湛文簡公宅
曹郎則鄒文莊公周簡肅公皆天下所稱以師道士
行表表者先生皆與之下上其議論以故學益精而
益以有聞湛公嘗有疏請復部規以肅羣司凡十餘
欵皆屬先生草甫三載入考績吏部當是時冊立

皇太子上博選青宮僚屬輔臣夏公等有所登進往往多其私人見擯於臺省　上乃改屬吏部而許文簡公爲尚書雅知先生遂舉故霍文敏毛太保呂文恪鄒文莊徐文貞等十二人皆一時選而先生與焉遂改右春坊右司直郎兼翰林院檢討仍以五品服俸供職夏公以非其意頗不懌而翰林中故事六品而下以科第叙坐次先生成進士十九年矣同列多後進執謂序坐者非科第歲也乃授官翰林歲也岸然不肯坐先生下先生不自得上書執政極論之未定而給事御史入諸翰林言摭摭他事論先生罷歸

自是中外有薦先生者皆不報凡若居十九年而年壽六十四嗟乎以先生其才用直道論而積資年至深且久即不登青宮選而不爲卿寺佐當亦佐藩臬以至六卿大僚無難者彼所云青宮選名爲伸之而其究乃抑之也且所爭持者坐次一小節耳豈亦有黜於考功令而斷斷終其身天耶吾所不能知人耶當必有任其責者然先生絕不以介意方課督家衆力耕自給衣食稍奇羨則闢舍後地累石而山依竹而屋甫成而有飛鶴來下馴擾不肯去遂名其閣曰來鶴結亭山椒曰九皋其左有臺曰問月潛紫而西

曰九曲溪又西築室曰歲寒居暇日合文游之士詠能飲者時徜徉其間相與倡和其適所著諸集中有稱來鶴園歲寒居七賞編者是也人或謂先生有園有詩何必減白香山先生逡巡辭謝曰吾園不能當履道里詩何敢望長慶集所不甚愧者方寸耳然先生入仕之歲與居臺日論諫侃侃其在降秩用供與白公同先生一斥不復召而白公數出數入優游八坐先生壽止易卦而白公加一紀先生之没在國城中值据兵戎之事而白公優游令終乃有適於先生者然先生有佳子孫而白公闕焉先生故當勝之先

生有至性先後二尊人殁哀毁過禮出入必以像偕語及必泫然傷其不逮祿養也伯子逝哭而爲之經紀其喪辦不以累其孤幼力爲之撫教以至成立不以累其家雖其歷官久顧垂橐蕭然至於強自力爲賙卹於族黨戚執之間寬如也所著有曉川詩文集奏議若干卷山東通志安州太倉二志行於世先生有子五人孫九人而祁州學正用中與其子元徵錫徵最能受先生書其請傳先生小也亦學正與二子偕云

弇州生曰吾猶及從張先生游先生質而不俚泰而

不驕居然有前輩長者風今不可復得矣所歷州邑
俱有惠政著去後思論建侃侃爲時所稱遷靑宮之
選庶幾晚際矣所坐至微小奈何弃之而不爲俊也
夫一弃而不復余故歸責於世之人雖然亦可以槪
先生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陳司寇傳

陳司寇公者諱堯字敬甫世爲揚之通州人公幼而頴異就外塾日誦千餘言即他兒所受書耳之亦成誦甫髫丱屬文通州守高君鵬者得其經生業異之已偕諸生試文益奇爲飯齋中高君聞謂媼有寧馨兒可念也蒼頭出受語是且入見夫人見必一叩首

公怒叱之曰唉吾豈汝曹俛項人耶高君問而得其故愈益異之撫曰生自愛必爲國器公自是補博士弟子數試高等廩上庠蓋弱冠而舉於鄉名聲驟起謂一第毋足溷者然數困公車久而顧其於文益工毋從故侍郎呂文莊公柟游反而求之身心之間純如也遂成進士隸事工部時議爲　獻皇帝立廟於大內世世勿遷部尚書以試公公乃　上議謂禮緣情者也而制於法夫所謂勿遷者　德祖也
太祖　成祖而三也　獻皇帝之世次則
孝宗也其廟宜以　孝宗祧則亦祧而藏諸夾室

侯大袷則並出之當尚書弗能用然心韙公議而以
其歲授都水主事當治清江廠選部郎林君春內賢
公欲引以自近而不得公既之任有廉勤聲好讀書
思以著述自見其所論白改鑿黃河之上游避淮口
以達清江而阻於都御史不果後都御史檢故牘行
之世世受河利滿三歲爲虞衡員外郎再以才轉營
繕郎中時　上方勇於宮室之事無虛歲而將作諸
大傜且緣以博功賞公獨務爲節省建沙河行宮公
與一主事監之主事欲徵商公爭之不可乃曰事與
相䟽請得分半而任之可乎公所任獨不徵商主事

亦不敢征也事視公迄工畢而所省金錢以數十萬
計已復建大高玄殿公入視工籍曰何多也汰其十
之三已又視工直籍曰又何多也汰如之所汰率多
中貴人之私人與虛直度無如公何則更目公陳古
人陳古人云而公所省又以數十萬計工完當上功
籍公獨避之他宦尚書意甚恨之比奏上獨不選備
得賜鎰金而已久之擢知台州府公至埽去一切供
億所讞決以情衷三尺而行吏抱案堂皇受成事伍
伯持挺兩廡惴惴至日晏不得一飽然率以善滿去
竟公任無訾䬸者公暇則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所

議指如王司寇宗沐吳中丞時來輩後先爲隆萬間
名臣遇旱禱雨輒澍歲比稔士民爭頌之治狀爲浙
第一而以不能事一鄉貴臣中飛語調知南安府公
之治南安無異治台其稱公於南安者亦無異台而
所最著郡當嶺南孔道香藥象犀之類故守之市之
若議務者公併不復市前後公所領郡多佳山水數
從其賢士大夫游以公不好飲相與稱公爲醒翁作
醒翁□配公於歐陽永叔公亦因自號以寓意云踰
歲轉長蘆轉運鹽使時鹽課歲不登公白其御史曰
私鹽禁不厲則亡竊官鹽者不爲官鹽利使則鬻而

入私鹽其要莫若嚴私而寬公所謂嚴者若而條寬
者若而條御史是之課驟增至萬餘而商不病公之
爲長蘆復五載人意公不能無望公笑曰我何望爲
即薄我而以中大夫佐人主急哉然太宰萬公館徵
公之曹事飭公署整厖而器之遂遷廣西右叅政仝
所治糧儲務在於撥伏田革濫費吏不得侵牟其閒
民不病歲踰二載爲貴州按察使時三殿灾所採木
倚貴州兵民不勝力公爲更番之議以紓其力布政
使用苛法採丹砂貢都御史議開永寧銀池公昔力
持之三載以入覲行道遷雲南右布政使未上務廣

西爲左公之再至廣西也其吏民鼓舞相慶將請江
宗人無慮千計率童而祿於官公曰天祿也非　朝
命不可他郡兵歲五百戍會城寖溢而倍者三公悉
勒令如原數諸降胡徙粵者世廩已別子則以報効
世半廩已又其別子則又以報効世半廩公第令廩
及身而已公所裁省爲賦復以萬計而公之任貴也
以持宣慰安萬銓事與巡按御史左在廣所役以持
知縣康建勛獄與巡按御史左兩御史同鄉人銜公
刺骨謀中公以陰事竟不能爲地而公用積勞拜右
副都御史撫四川分宜相以非其意訶客曰彼何人

也而亦銜帥公聞之曰吾有歸而已既而分宜相以
論罷公乃歎曰銜人名何爲哉夫人三銜我而吾三
如故也於是益自信六番招討楊氏死二子爭立紛
且用兵公曰毋庸也移檄授其長嫡符遂定野人妄
相習爲白蓮教至聚千人有欲借以爲功者公第捕
其首惡抵罪衆皆解散滇大酋鳳繼祖跳之建昌滇
撫臣檄公擒之公曰建昌去滇一水而兵不渡將嫁
禍蜀也急之則窮獸且挺綏之一夫力耳繼祖規知
公亡他意束身歸公撫蜀號爲不貪功名先大體類
如此遷南京戶部右侍郎未上改工部兼右僉都御

史總理河道嘗議修高郵湖堤當用石公曰石所從
遠而湖力薄不至齧多樹木隔以板而荄土實之費
率省半又鑿淮徐之河負三萬金召爲刑部右侍郎
未代而　景恭王自楚返葬輜重千艘而漕艘復入
之黃河徙道者百二十里公憂之甚選一大校探刁
陽湖得故漕道舟自濟口入轉而達胡陵母所亡失
公既已得代即移疾歸再請不允轉左侍郎而公請
益力許即家調理公少而失父恒依其母邵太淑人
而自其轉徙嶺外度不可偕則留其婦朱淑人共養
至是念太淑人益老矣以故堅不起而當事大臣如

徐公階李公春芳郭公朴輩挽留之甚切即對薦無
虛歲公夷然不屑也日侍太淑人爲嬰孺嬉者七年
而始背公公痛毀如少年服除當隆萬之際天下日
望公之出而公以疾不起矣公孝友故天性嘗以餘
俸置兩舍負郭數頃既而念其仲冠叔完孺悉畀之
冠有子大壯成進士得封員外郎完亦舉鄉貢成立
矣居恒謂徵仲氏吾安能家公又給其從弟元毋錢
數百緡俾歲收其子息以給公於一切亡所好顧獨
好書雖老持一卷不廢鄉人間以私謁公居間如弗
聞也者而度其枉或有急則立應之矣治河副使梁

巡鹽御史張者嘗公門故謂公得無有所托乎公謝
無有則爲梁言通夫役苦第寛之可活數十百人命
爲張言通有鹽舍而領眞州鹽不便任之可歲減民
數百千緡二君唯唯故公歿而其鄉人非宗戚而爲
之惻涕咨嗟也公之後先持憲以嫉惡聞然嘗奏記
徐公階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屢屢耳即中人豨而
中人者有志而未練則見欺有才而驟施則見惡此
兩者磬使之近賢苛責之近不肖姑置而觀其後可
也徐公善之以故天下稱公廉能以指數而不廢爲
長者公之歿有司聞於朝賜祭塟如故事諸生相率

狀公行請從學使者祀學宮公有子大科亦成進士
爲河南郡司理文學政事有世風餘見碑誌中
贊曰當嘉靖中政府方急私而陳公不以私請竟能
完其用以顯迫其末而政府方急才陳公以才進而
竟能完其志以歸何也賢者固非人所可測也國家
用陳公所至常爲縣官節財用牧養小民興起士節
即古所稱賢□臣何間焉然至典郡不進秩滯鹽官
五載其不中考功法者幾希蓋余傳陳公事而慨然
若有警秉衡者其毋事名而責實於耳目哉

陳布政公傳

布政公姓陳氏諱鎏字子兼其先世爲吳人有按察
僉事祚者數上書言事忤　人主下詔獄至老而不
衰天下以直歸之僉事公子長曰唐府敎授寧寧次
子封工部公晃晃始娶於沈蚤歿再娶莫安人寔生
公公幼而岐嶷有成人度嘗遇巨蛇起坐側不爲動
一夕盜踰垣竊公衾母所懼亦不以語人讀書自若
家長者詰公失衾故公徐曰夜半落盜手矣工部公
聞而喜曰此兒國器也公爲諸生以明經工屬文稱
而復能爲古歌辭時人慕說之尋舉於鄉第二人明
年罷禮部試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

公以工部公老有移留省意而尚書雅成之令権荊
州木公固辭弗得乃自誓曰吾豈以貪泉而易吾味
也公所理凡一年所税課比不登額而商旅懷之謳
謠載道其去荊幞被束書而已尚書廉知公狀亡能
以故事難也公還部一月而滿三月而封安母即乞
歸養中道聞工部公喪踰年莫安人卒公率眞爲戚
備孺子之慕而易亦稱之服除補虞衡司遷員外郎
再遷都水司郎中治通惠河河事治尋以按察僉事
奉　璽書督四川學政公雅好經術砥士行而不務
爲操切詭激於文取朗洞爾雅然亦惟陳言之務去

蜀俗爲變當公之試諸生也第持其文甲乙之畢即
付郡邑庠不復問爲其子甲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閒
遂絕而所識拔若張中丞肖甫輩皆時名臣既貴而
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戲答曰翻者吾知君實不
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識爲何君也後先巳酉
壬子得士皆公造而其於錄公文居多相國徐公聞
而賢之轉湖廣左參議分守湖南有劉守某以意而
文大辟者四人公白於御史出之爲宪民栽武岡諸
王之亂政者民稱爲神明久之遷河南按察副使御
史孫昭貴倨甚公見之行不能疾而又中褎係解昭

內衙公爲惡言以風公不應趣監兵入衛壁白羊堡
有通判呂某餽公寒食一盤公受之發啓視則中金
也呼呂詰之曰與乃公餽食胡金也通判惡謝曰死
罪有之軍食羨也公不受即奈前使何某不上羨即
奈後使何公厲色揮之出中外方推公且大用而御
史昭之疏上矣吏部業重公而難御史爲鐫級以解
遂拂衣歸公既歸餘奉賜不能贊伏臘問日一肉食
中堂廣袤僅丈許扁之曰巳寬意豁如也公闔門謝
世事其托寓在翰墨而踪跡在吳中山水最不喜發
貴人函問而部使時時尉薦政府既慕公名始亦惟

其落落而終予之凡數年起家雲南仍故官公所理
屯政以積隨廢乃爲榜欺隱之罪使得自首及私闢
草萊任土地者厚予價而籍之自是有討羨矣俄有
詔雲南一郡上黃金萬兩供少府公策令上半而以
半佴金省均之民不告病而金亦足時王師討叛酋
鳳繼祖臺使三司俱在行獨公留署諸蒙軍事旁午
沛然無齟齬人如異公文吏有開濟才而會酋鳳平
公察其部人非黨逆者以脅從法論釋之所全活不
勝計遂遷四川右參政尋爲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
成不難蜀而獨諸生吏民素善公條教有迎公於數

百里外者公三任不以資歷而所蒞輒有聲最後署
藩篆鈞餘羨萬金悉以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
苦知取羨例耶不知不取羨吾例也蜀人日望公開
府而公年僅六十三懇疏乞致仕歸人以比之范蜀
公鎮云且謂其幹力才術足倚爲者益亟而公竟不
肯應又七年而公以病捐館矣公恒自言性雖剛無
忮忌即有所恨而過事更爲之委曲以明無他生平
澹泊鮮它好嗜此爲二長而不能無四短樺煩一也
健忘二也力竭則止三也不爲人諂使而時有駁難
四也余謂公四短時近之而實遠二長則未能遽盡

公公孝友天性其歸自河南而兄衰所受臺儲踰二百金以授公悉讓弗受念從弟貧捐餘奉百五十金使謀十一居無何費其金盡公復貸粟食之殁而爲調棺殮戚戚也諸中外從母姑姊咸於公乎衣食公非有羨橐也不忍以四子先其宗人不尤難乎哉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而中實耿介遇事迫則嗇舒緩而免不廢往來余父子間最久余在西曹時嘗一過公公留飲巳顧問中廚鮭菜幾何答以無之後問甕中酒幾何則耻久矣相與大笑過隣舍郎飲而其所所綬歸里里中豪推牛饗公或謝病不赴間過所從

故舊貧或僧寮道人舍濁醪粗肴諧笑亡已色其於酒戶僅上中奕不登品而命之觴則觴奕則奕不辭也公又自言詩不入格而無俗韻文不成家而能達意然以置之長慶慶曆間無愧色工小楷出入鍾歐自行草璧窠以迨榜署書尤豐媚遒逸有天然趣海內既習公名高有文章而又最嗜公書造請戶屨恒滿公不忍逆拒之人人飽意去公亦欣然自謂貧而晚節不落莫以此公之將易簀也顧謂其子爾開曰廹祭日即宜葬誚毋以我故廢禮又自考大斂制授之曰毋以我悄見先人因從容賦數詩而後絕公有四子某某多能嗣其業者

王子曰吳俗剽捷而陳公獨以緩自後然亦不廢官以公之內行嚴而外寬然長者是爲名相左也實相成也夫使朴士見文文士見致質不病華名不損質斯所以爲難能乎詩有之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嗟乎安能以百吳人贖一陳公也

曹子貞傳

曹君貽其所著王芝樓集者而介沈嘉則書以請曰不穀老矣請及子身以不朽唯嘉則亦云余獲一二寓目焉而後歎曰不知其人者知其友而今乃幸知

其文也則何所介嘉則爲雖然非嘉則不可以許乃爲曹子貞傳子貞者其字大同其名先世爲武惠王彬其第三子武穆王瑋凡七傳而至建炎避狄自汴從常熟轉從於通州家焉世世受儒起家郡邑長吏者數人遂爲通甲族而君故寧海令博少子也出後其季父賀令獻君生而穎異讀書日數千言論弗能文辭嘗得古詩一編多自簡以意屬之輒誦及其補博士弟子業已厭薄時義爲先秦二京建安家言而其於時義雖不恒習有搆亦輒奇以故小試恒冠其儕偶而困數奇至其試於鄉輒不利者凡八而始膺

貢入太學上舍君所謂構而奇者易四書各有敷義
數卷故禮部侍郎崔公桐爲序而梓行之其贈君詩
至有四俊之目當君貢而有居君次者老且貧君憫
之即自居次其自太學爲吏部選人且仕稱矣居恒
念士非用科第不足以展即一命何涸我爲因罷不
就辟而會有傳臺蹤高貢士格與科第等用者乃抵
京當是時鄉人李公春芳爲太宗伯貴用事君乃上
書李公凡數百言大畧謂始而以辭求士辭不足究
士實既而以格用士格不足竟士才李公爲擊節歎
賞約以晨趣直舍語太宰而 上有急召弗果居數

日君意李公豈其忘之耶即破格不過假一貲字級
夫士才安能終覓也趣投牒吏部擬不願得官李公
爲嚼指者踰時而吏部疏如君請授光祿寺某署丞
以歸亦異數也君故有遺產而性不別治生產以益
薄又好奇書急義施時時歎詫何以副我願而尚能
傾庾穀助族人之十喪不葬者諸賑藥構橋掩骼
數畧而爲之里中齷齪子目攝曰夫巳氏也而家用
名粉矣君又能闢舍東偏爲齋室閒有所購金石古
文諸書名畫之類以充之李公至拜上相尚不能忘
愧公之題署有曰賢隱者曰抗志游雲者君亦無所
報謝自君之爲文章傳海內海內士大夫雖不爲書
知君而要有當者其在太學吾故人劉中丞景韶最
慎許可然贊君文齊其父後先州守游氏翟氏踰氏
三聘君以志事請君謝弗敢當州舉鄉飲以賓禮禮
君君又謝不往而數從其鄉人爲詩社倡酬則故尚
書馬公坤侍郎陳公堯咸折行而友之君於書無所
不窺即釋道堪輿醫卜三倉二藏世不能得其目者
而精爲訓故所著有桃林筆燭百六十卷藏於家而
其詩則往往爲世採擇入明雅書法亦遒婉可愛君
壯無子踰五十而有丈夫子三咸彬彬成立人以爲

長者報云
贊曰以子貞之才入試而入見屈者業非子貞罪也
及其季也佹得官而棄之若敝屣夫以子貞之棄其
官若敝屣然而入見屈而猶試者何也此其意誠不
欲以微見庸令夫淺蕃者易昭也小就者易名也乃
子貞弗屑之矣元亮高蹈自適猶一試爲令玄晏病
廢長往屢來朝辟其壯氣雄志不能自釋於咏史釋
勸而天下卒推之爲逸民之冠即子貞不獲庸而言
爲贍矣動見模楷語有之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及其
漸陸儀可用羽於戲休哉乃長淮以南有嗣元亮玄

晏而稱者必子貞也夫

程母傳

程母汪之事程汝義也則不及姑矣有舅在而汝義多賈游所爲子者取足焉諸羨贏甘毳不廢舅安之計以傍拓丙舍徵諸役而亡爲操者程母數日夜料僅以三時息而躬井臼釜錡之任汝義既游薄所息什一不以秋毫私其内程母能忍詬節啫以佐之亦稍稍克舅既死有繼室曰汪而汪提家秉以婦易御諸婦獨程母莊事之晨昏上食愈益爲共謹汪内愧曰彼乃能姑我而我不能姑何也自是盡室無嘻嘻

矣汝義之爲義種種多程母力會客死嘉定有二子善定善夫猶在提抱間程母痛哭絕食亦且死或謂之曰若爲死者死則死之爲生者死則何以死也程母乃悟曰吾何以一身見地下乃稍稍食而所以教養二子益慎其治家能力嗇强於汝義時二子既長更行賈他郡而會善夫復客死巳善定之婦父死㒅人悲思嵗餘遂病咽鮮食善定爲廢賈而隱於湯藥者十六年會善定之繼婦陳刲股肉糅粥糜而進之良愈善定乃稍敢脫身賈行抵吳而程母病復發遂不起善定之痛其母不及見也以十六年之疾而遽

愈愈而後成行行而復告疾是以愈故不見也念無可以伸其情者謂汝義之塋王子嘗爲誌而銘之紹俞仲蔚之書以請傳

王子曰以程母之爲婦爲母而足稱賢然亦賢者之常耳胡至汲汲焉而求傳之甚哉人子之不欲死其親也不得其所以無死則求傳之夫傳成而程母不益賢也則何如孟氏不云乎雖加一日愈於已若善定者庶幾能用其思者矣

童子鳴傳

童子鳴者名珮世爲龍游人龍游地皆薄無積聚不

能無賈游然亦善以書賈而子鳴之父曰彥清者聚稱爲儒雅不窶然諸子鳴少貧不能從師藝遂依其父游衍書橐間其父字乙之巳稍遂能旁識巳遂嗜嗜誦之屑巳遂能臆解之巳遂業五七言古詩有清韻而其爲他文亦工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彝款之屬其游多梁溪梁溪諸公子心慕之爭欲得子鳴一顧以童子鳴不爲逆時時有所過從至欲拔子鳴不能也而最後太保朱忠僖公與其兄恭靖王闓子鳴名而使其交相善者挾之至都子鳴爲一再過焚香啜茗評隲古書畫而已不復及外事二公既畫

子鳴謀客之一夕竟遯去不顧子鳴而峻削骨立驟
見人語吶吶不出口尤篤於交誼有所期雖千里不
爽其所營織嗇周身之外贏不能百一而倉卒以緩
急請亡弗應者至爲德而人負之若已負德於人唯
恐語及也爲人孝友自天性其侍父舟車間雖寢溲
必躬視恭毋尤謹兄珊嘗舉於邑爲諸生以長者聞
子鳴游多浮期顧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其
枕達旦至再夕不強之入不入也即貫鏹尺縷悉以
推其兄而至子鳴出而襆被不復問妻子亦以兄珊
撫之逾於己矣子鳴既以文行重交游間而高淳韓

邦憲嘗一識於逆旅邸之又數從交游習子鳴名會
出守衢首行部過其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
簿皆擁門闚覘尉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一梓蕨菜
羹脫粟太守與子鳴共而烏烏吟至夕始去咸莫測
何謂子鳴久之始一入郡報謝諸丞倅司知爲太守
重客禮之子鳴逡巡謝弗敢當太守急欲捐俸資爲
子鳴壽難發言而子鳴恒自謂田父耕田中食不憂
餒也蚤使者以太守故請見子鳴不得大索其所著
書子鳴謝亡有退而上其所輯唐故邑令楊炯邑人
徐安貞集太守爲鋟梓行之太守遂下教邑網紀南

州杜門文舉首縣北海爲政康成標里龍丘逸民之
數前萇後珮千載兩賢萇猶托跡功曹一試綦組而
童君畢志雲蘿聲跡俱挂可謂皭然不淄瞻之在前
矣間者一造其廬談討松桂寥廓之士邈焉寡儔太
守不佞曰駒用慨其樹楔左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之邑不得乃謂其令曰夫不佞珮者而敢當我龍丘
先生也夫龍丘先生以一握耒啓不毛之山而使山
至今而借其姓以顯奈何借勺粟之享以報之龍丘
先生者太守所謂萇也今徐君乃爲祠祀龍丘萇而
記其事子鳴生平布素無長物僅一復陶而從客所

有呼寒者即解衣衣之不復徵薄田數十畝忍口腹
得少羨輒付義施族指眾而俗三男一女子鳴捐羨
果以給眾女者又以貧不能延稚子師則又歲剖租
若干俾延師其所施行類非貧士也跡所自共養蓋
貧士蹙額所不忍佽而太守韓君卒子鳴徒步送其
喪踰嶺憊而病夢太守邀並駕子鳴以婚嫁未畢辭
不可覺而自疑久之病寢劇卒年僅五十四一子尚
幼子鳴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自讎校者生平月雪
游九華山登南嶽祝融坐雲氣間泰山日觀峰候夜
半出日以爲奇遂有九華游記南嶽東岱詩及他文

集龍游縣志若干卷
贊曰吾聞之太史公季次原憲懷獨行之德義不苟
合當世世亦笑之蓋蓬戶蔬褐不厭死而已四百年
而弟子志之不倦游俠之言信行果已諾必誠赴士
阨困而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以爲其兩不相
得也今觀子鳴子子次憲之行而時有朱家田仲風
豈不亦兼之哉其恂恂退讓慘怛乎尹業通名矣而
名逐之有以也韓太守者余同年子也蚤死不然其
折節下士庶幾成其聲者哉

秦母呂太恭人傳

爲太恭人者故永昌守秦文橋公婦而太學生炳從
科左給事中燿母也太恭人之父曰石崖公伯爲廣
西參政有婦曰施夫人先後舉四女而最奇其少者
是爲太恭人曰兒當貴不易耦也蓋久之始得永昌
公而是時秦施兩姓喬木相望爲甲族既婚太恭人
之事舅姑若習爲婦者其躬勤碎細治滫瀡澣浣又
若習爲窮約家女者姑周最嚴難事顧獨安太恭人
養即少疾苦太恭人未嘗不廢食寢抱而不湯藥也
秦故族賓而舅封主事公好清淨不別治生永昌公
不能無束脩誨即誨所入皆毋論斗粟尺帛太恭人
輒以供養即不給而簪珥隨之矣初舉一子殤遂從
吏永昌公罷貳許且孕則旦夕籲於天曰幸早免身
得雄以慰堂上無何許果舉男子即太學君炳也既
舉炳而子之如已出又四載而太恭人舉給事君燿
其子燿也毋逾於子炳也永昌公少歌鹿鳴尋偃蹇
公車不自得欲遂爲吏部選人太恭人從容言曰以
子才而終老公車耶且今用格上士今選人欲行志
得乎永昌公感其言罷不復選而益銳於學讀書至
夜分具足冬則沃以水磐困見避蚊罌中太恭人手
女紅而相之不課滿不止也永昌公成進士而封公

當所書宦篋以清白相勵太恭人雖不知書時時從
永昌公耳之公出令武康歲俸稍給矣太恭人謂永
食一切程諸生官舍有餘桑輒課僮修蠶事身訖訖
筐篚閒指示二女曰是衣所從出也孰與夫珠玉之
不能暖而永昌公以令高第入爲南戶部郎當榷稅
維揚內畏其汙不欲往太恭人曰不憤若翁訓耶官
豈能汙人人乃自汙耳永昌公瞿然曰善遂往而諸
所理稅煒煒有廉聲又能捐餘俸治公使杯酒粢器
食以故人爭慕說之至爲碑紀去思而永昌公之始
守金華也以避親嫌當移郡乃得永昌永昌在萬里

外念封公故難其行封公謂永昌公非以譴移不行是慰地也且而婦任爲子永昌公行而以病卒官太恭人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封公在不敢死也掩戚而上食封公封公之不欲食者數矣感太恭人孝誠爲勉進匕箸已而謂人曰吾忽忽此爲吾婦耶將吾子在耶封公竟卄太恭人養以寬終而太恭人所以教二子雖極愛不失嚴始就外傅即舉永昌公故事爲訓稍攻苦果脯慰賜相繼一涉婾惰即色莊誚讓之矣臧獲大小近千指悚息而太恭人之是聽然不爲操切苛治第毋爽其勤惰而已永昌公性喜施太恭

人佐之施而尤篤於族黨姻戚嘗餽屋以居貧者與厥廬者而衣食之歿又爲之治喪葬給事君之成進士也以選讀中秘書拜今官迎太恭人就養邸中嘗有所建白太恭人輒規之曰士貴識大體爲縣官利益若齮人以自快好犯以自標非所望也給事曰謹受教故其所上疏多見采納時議翕然推之而太恭人居恒邑邑念其鄉亦會給事有冊使命奉太恭人還里帔冠瑱珠于姓奉觴爲壽甚適矣乃更遘末疾以卒卒且葢而給事君來拜且哭曰微吾母孤何以有今日也上舍君亦拜而哭曰微吾母孤何以得稱

兄於給事也余感其意而傳之永昌公諱禾其生卒女婦孫息詳志中

贊曰給事君之自狀云爾余數游無錫里里中長輩德泰母無異辭夫舅姑藉而怡於老夫藉而良於官子藉而名於諫即婦儀母道曷不取徵哉雖彤管所稱何加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陶文僖公傳

陶文僖公大臨者紹興之會稽人也與山陰諸公大綬同里閈相善而其射策時　上以文僖公爲第一人諸公次之而亡何有所更置文僖公遂得第二人自是益相善其官史局侍講闈與登坡鶴禁之長佐對東更莊若左右手然諸公遂以其女女文僖公之

子允宜而最後諸公繇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捐館文僖公即日繼之亡何亦遂卒始文僖公之侍講闈也　天子器重之數稱先生而不名衆以爲且大拜而及其病遣中貴人問疾否賜羊豕酒餅瓜蔬等物殁而復遣中貴人臨護喪賻白金米布寶鈔香燭俱視執政恩數其諭祭治塋贈大宗伯大略同諸公而易名之典則諸公所不敢望者天下之惜二公以庶幾有所展布佐成萬曆之治俄及而失之以爲恨而於文僖公尤切公字虞臣其先世爲彭澤人徙於台已復徙會稽遂爲會稽甲族曾祖曰鎧舉四丈夫子皆有科第而其叔子曰莊敏公諧選入翰林遷給事中以直諫謫從累官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尚書爲德靖間名臣莊敏公之子曰鴻臚序班師賢以公貴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舉丈夫子三長湖廣參政大順次爲公又次大恒公少而端凝不妄笑言三四歲時母淑人授之書即成誦已就外傅而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灑掃拂几展席吏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公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公嘗閒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

裒録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二工爲文十五補博士弟子明年應學官又明年應省試夜　女奔公者却之三已遂從居歸而與其伯氏相師友爲學每謂聖狂自一念起著其室曰念齋公凡三試而舉於鄉又三試而舉禮部以至射策及第蓋年三十矣授翰林院編脩故相嚴耳公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儀居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扢世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

計耶爲勝之則毋庸縣官詰讞筆法其甚者巳與君
論上不勝下　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
誣伏者公聞之恭然日遣餉藥物饘粥爲偵伺耗息
與君謝毋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
與君得不死以戊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
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既服除
念通議公且老而時事亡當心不欲出通議公强之
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尋授諸孺瑺書公分爲
言古寺人清公奉法以令絲者具合縣貢闕非是五
宗者委曲辨析不已諸孺瑺咸拱手曰此公與日謂

我也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　國事
而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
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進翰林侍讀公所居喪
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　世廟實錄纂修應
天試務黜浮薄所得多名成士還進侍讀學士掌南
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進諸生與講說道理
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
侍讀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學
士如故　上踐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
後凡三視院篆與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爲

日講官　穆宗實錄爲副總裁　上雖在冲幼聖質
不世出公思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
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滌衣不虞汙止至善如赴家不
虞遠是在於性眞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公所陳說
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愼用舍廣咨訪擇工
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
相指而上亦自重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襯一品
他稍鏐寶楮金符綺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
部仍日講官吏歲首大計吏公素藩臬之巧附勢者
二留運司之苦節跡迂者州縣之非疾而誣以疾者

各一眾大稱服其追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
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既與伯氏相師
友伯氏數奇窶食貧然公雅事之不敢以雁行進叔
氏得奇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大
人與其婦居內嘗手𦧲額之神願減算以代撫孤寡
妹尤至伯氏之子尚寶丞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
公教也公爲人寬然長者然閎默不洩尤審取舍絕
嗜好其以鄉進士里居有豪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
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
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

寬之家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為壽公謝曰悞矣我何
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崇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
饑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
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
都督歿矣公設薄酹酹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
欺志也胡少保宗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懽公捐數百
金為樹坊公嘆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
坊為則遜謝曰不佞業已有之不可强裁之至百金
公又謝曰無已有外王父之韓大夫未樹者附一名
足矣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贄謝俱絕門故討亡之附

贈名書畫犀器以餽公笑却之曰吾雖無好耳好則
何論金帛與書畫犀器異耶公家世二千石產可中
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箕器衣無重綵門不納
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
歿無子其妻復以節歿公先後為治喪葬養其父母
又為之上狀於有司而推坊直祠之曰節孝置祀田
若干畝有錢生者挾傷而徒步訪公於京至則病病
發狂逆旅人走避之公為徙置精舍躬粥藥歿則爲
棺殮歸之鄉公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
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囷廩也公植

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為善罔極惡亦
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
為之先者源為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
每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
厲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又謂允宜才不可强守可强
也財有所用之則重無所用之則輕惟儉養廉惟儉
養惠公之所以能絕取廣予儉故也公疾得之晨趨
講而□□更衣風入之遂劇 上所遣寺使猶强自
力拜□□乃顧謂伯氏曰書生誠不意得此父子兄
弟舉甲科官近列如 國恩何雅生者勉之遂瞑矣

宜之舉鄉會皆魁其經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又能為
古文辭
贊曰吾聞之吳君時來元相江陵公之上 帝鑑圖
說也寔公發之乃 世廟馮几之詔公所進於華亭
公者深矣養正聖功也萃渙大幾也其二端皆自公
公用矣人乃以不竟用為公惜者何也夫進善不自
諱居功不自名公所以稱大人長者哉陶氏之聲實
衣被天下未央者有以也

為民御史傳

萬曆初一御史上書言事忤 旨奪職歸而曰吾編

訊也即自稱吳訊云旣病劇而謂其友人曰衆幸呼我爲民御史友人者王叔承也於是叔承草爲民御史狀而屬余傳之爲民御史者胡涍字原荆世爲常之無錫人其先有儒行而隱明獨其王父良佩與父贈御史君觀隆瀾贈君之與伯兄暨兄之子皆夭於是胡有三節婦而君之母封孺人關獨以明淑稱甚愛君而嚴束之君少穎秀所授書輒誦弱冠補邑諸生娶於浦後封如關浦有母而發亦來依君君雖爲諸生負儁聲然家以食四發故貧即關姑婦拮据理生不能給而發之長者趙數責其逋於關君乃行館

已氏東脩之羨得少緡錢時時佐趙共又不給君泣呼天曰柰何關室長者共又獨勞母心耶然君益不廢學遂舉鄉薦成進士矣會有詔選庶吉士請中從書人以謂君君笑曰庶吉士文弗及程出而給事御史令課吏高等則入而給事御史吾文而出乎將以吏入乎等耳今能德於民勝於是通州進士顧某意與君合曰且以試筆札背沽酒共醉耳君之謁選得永豐令初蒞令而史白廚合做當治君笑謂治費云何立召工而授之算率减十九有構訟者君按情重輕麗法而小寬之顧購得其主文者諭曰汝筴訟之

利而不筴訟之害也以三米囊其頸匝月曰盡此曹庭稍空矣邑多薦紳大夫君御之不使食齊民而造請酬酢必以禮當受賦君必投謁謝謂今不敢以法加賢者願諸公之謂何諸公人人悅輸恐後也客過邑故爲帷衣冠抵掌甚口君陽過從與語得其狀立抉其妄出諸境有請君胡草草者君笑弗荅也客尋用宿駔盜事發他邑君乃曰盜而衣冠吾不失之彼衣冠而盜將柰我何君爲令七月而丁母關憂去官士民遮擁不得去立生祠祀之時有成御史薦諸朝且曰七月薦非倒也能取諸三載以加七月者誰乎

服除補安福令滿歲入覲僅數舍而裝竭貸故人得二十金乃成行所報謝諸公取成禮而已人亦無敢望之君之治安福其操含大率倣治永豐而加以文彩安福薦紳大夫不啻倍蓰至燕中成巷其交口譽君若一而君間不懌曰吾得之安福薦紳大夫聲甚不若得者永豐得之者老女孺聲也尚書以尺一召君試監察御史君試御史治東城戚畹緹騎家惴惴相戒毋犯君瑣瑣而君所上書有所侵中貴人語報聞君每朝中貴人輒目攝之曰是得御史耶小遲去我曹當見魚肉而紅星犯禁垣君時已得按遼左乃

上書言事事頗及宮壼君大約謂　天子方幼冲慈寧能攝之欲以形史見忠而中貴人指擿有所譏切幾麗大辟輔臣宛曲解救乃削籍罷爲民君從戸部給繻出跨一驢都門客爭勞之曰御史也而民雖然眞御史哉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𦆵衫強被君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然不難也君之爲諸生固已任俠赴人之急甚於己而自御史罷歸其自喜爲俠益甚諸微時有德於君者君弗忘也君所爲德於人及以事見君御者君如弗有已監司守令嚴重君于旐溢委巷間君不能一一報謝而所覯弗當意或面

責之又數數爲戚故辟寃滯寛徭役聽者外奪君勉爲解去然其中不無少望諸受君恩悍意外且無可復償姑秘之而傍伺窺覘者有所請而君不能盡應則持君短以條毀君夷然弗屑也君故宦薄而又棄俠不能無挫産顧其於倫常愈篤毋闕殁而存癈者嫵趙丘嫂錢所以事之如闕會浦孺人有怠色君不獲已乃若示癈罷者而歲入額米五十石以共二癈即亡歲亡廢也妹適李生而夭有一女毋女者君謂嫂錢姑女之及長嫁女如己女李生窶君時斯賙之稍不給則以詈報君君好謂即詈我我必以賙報君

既用宗戚故見寠而至於客則心好苟一技名當君者亦折節兄事之舍館傳餐侍酒竟夕不倦其所尤善即叔承舍中見毋謂人吾見生君猶嘻嘻見王郎自色栗也君素趫輕儇膂力嘗遊晉陵醉後舟出觀白龍橫墮水且濡矣忽矯起蹈空上觀者數百人咸異之君爲御史而顧生以覿入與君飲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君躍而立顧生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趾睥睨間君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巗而登崭關握凍雪下勞客矣君歸而於吳越諸名勝靡所不究梅時玄墓菊時婁江

桃花時𤨏璫芙蓉時西湖木時菁山葛仙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以至太湖月錢塘湖廣山拂水吳淞海探華陽善權張公諸洞弔泰伯延陵春申伍胥范蠡要離伯鸞遺跡陟能池巖觀虎闕金山呼龕食及網鯽魚作鱠閒手採菠薐薺甲石耳芜荑俎佐飲若惠山梁谿閑則几席之矣君所適毋問主其主耳君名逢迎恐後即毋論主其舍人子圖丁賓茗焚香前擁曰我公來耶君亦袖緡錢見[illegible]勞之以至賊門候即丙夜爇竟待曰稍遲立我公則俗矣君以好客故益窘益貸責貴家不忍迫之而君亦不忍負乃

別從姻故起責責端無窮而產遂大挫計無所復之
則姑托酒與內以至竟歿君歿時僅四十有六也其
罷御史以民籍者八年天下既高君之節而始疑君
者徐察君之秉介不食私而終信之日夜與公復召
用而御史李學顏以疏薦君俛得罪用是薦者沮止
然君絕不以爲意君讀書好涉獵大義弗肯竟其爲
文辭雋朗饒意趣書法亦遒逸所著有采真集若干
卷王子曰叔承之狀君垂萬言其什八在俠十二在
政行夫俠者季劇之流閭里雄耳烏足以名胡君叔
承又言君喜佛事當歿之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胡橋

遐鶴衣僧胸前垂繡入封囊以梵字一赫蹏授君曰
視之君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
不視亦得歿之末一月而有胡僧持枇杷石一鸚鵡
彘一寘柩前謳唄移時去竟莫可蹤跡也客游惠山
泉亭者遥見君幅巾行咏入黄公硐惟之曰吾閒胡
君病今乃已耶則君之前歿一日也唉亦異矣吾聞
夫夫子不語怪然微之君鄉人而信故記之夫以君
之慷慨論天下大體得意外以終歿天下能惜之而
不能舉其語尤可歎也然以君之讚奇譎或幽或顯
淺智又烏能覘也

許本中傳

許本中者名和歙人也其先四岳以功世世有國封
至漢晉而脩業德道顯名者數十百輩而轉徙於歙
之東郭若環盤其指幾以萬計而大司成國最賢有
聲本中其從子行也而齒尊始本中之尚少而其父
純齋翁內賢之俾肄舉子業則善舉子業試小挫移
之詩則善詩已棄之賈則又善賈凡賈四十年而後
成其產大饒積逾於舊十倍旦日慷慨謂西郭之許
曰吾何忍若獨食貧夫陶朱公何人也十九年之中
而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而謂我不能請

得而勉焉雖然若何所自出也今吾許之先廟夷於
社偶而市囂溷之瑚簋亡所托不腆牲牷以共簿正
而不恒繼其何有於若乃捐其橐得千八百金虗收
廟傍舍而新之已復損二百金置祀田俾許氏之當
爲宗子而讙若司之伏臘無闕蒸矣始廟成而神道
狹其傍本中室也許氏之老謀且拓而難之曰吾欽
稠居鱗櫛尺地尺金是不可以復溷本中本中覺而
毀室之楹可二十以除道而坊其口曰高陽里高陽
者許望也本中乃喜曰可逮下矣遂損千五百金置
義田畝七十而奇置義舍楹七十而奇以居許之貧

老孤獨靡恃者而食之月受米五斗孟冬以量受衣絮年五十加新炭已又推其鄉會六計歲入緡錢可三十千以五千資不能婚者二千資不能塟者治義塾鄉之右待不能束脩者義阡郭之東待不能窀穸者自是歙人興而爲施予往往以義聲歸本中而本中亦自媮快曰我何人也而敢加陶朱公公不爲制故再散千金而再盡之我一散而制貧不能半而許之指迄今無食貧者爲制故也本■恂恂朴茂人也孝友自天性其諸義事多稱父遺指行之父有子本中而毅而　三矣且死而復有子曰釋欲勿舉本

中跽固請曰大人豈以和不任孤耶父乃已本中撫釋而教之爲郡諸生有名本中年七十四尚壯然無子以教之子景星復用貲郎格得光祿署丞

贊曰吾聞之蔡生云爾大太史公之傳游俠貨殖津津乎言之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又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爲有德蓋内傷其貧欲行仁義不偶而成癖也然其敘致猗頓烏倮程卓刁任之徒挾筴握筭以籠天下利而曾朱家之乘不過軥牛劇孟不能餘十金財郭解訾不中徙顧所全活賢傑少亦以百數其衣食徧天下毋觖望夫游俠不傳取而貨殖不傳予乃知其性誠各好之彼仁義者何嘗舍貧附富也雖然若本中者可謂仁義附者也夫許故侯裔也千甗之醬千鈞之鮑其人稱素封本中富而許之指鮮食貧者夫豈唯素封以比公族采食可也大司成國者今大史公傳成而試以請裁焉

范母王太孺人傳

王子曰余讀功令至旌摧節笵事未嘗不再三歎也夫始寡而過三十者弗及格謂易也終寡而未五十者弗及格謂難保也有子而推一命榮者弗及格謂貴有力也乃及格矣而守令不爲請部使者不爲陳

則非　朝廷所以章闡陰教意也蓋余與松江司理范君介儒善而得其所稱母王太孺人事者而愈有慨焉太孺人笄而適贈司理公時贈公之父功曹公蚤喪獨母李與生母孟存抗節相砥礪而太孺人奉養事之均得其懽心當是時贈公以諾閭里中户刀恒滿酒食以不時問而太孺人立應之毋爽二母間相語是婦也將不特稱爲順吾兒孝所縣樹矣而毋忝病卒贈公以毀瘁故亦卒太孺人有二孤其長者僅垂髫尋亦卒而獨司理在甫齡暮太孺人乃仰天慟曰吾夫子丞不祿李立於吾姑而吾子又不祿吾

何藉以生且吾為死者死則死之於是姑李强削悲
而慰曰而不見而姑乎而姑之稱未亡人生二十二
年耳而夫之在祿則四月也而姑不即以殉溝瀆而
備嘗百艱以有茲日若今長六歲仲之視而夫亦差
長且其產也有綬蛇出而應移竈占天其或者吏吾
門乎夫為死者死則死之為生者生則不可以死太
孺人乃起謝久之代李治家秉李素嚴至是益適為
督過欲以覘太孺人而太孺人益過為恭敬其治膳
修飯羹朝餔薦如舅子閨左有睥睨家人產者假色
更徑倍需其繒錢太孺人舅子之不校或謂弗子便

太孺人曰兒猶未立也彼力不能饑食我寧訟耶吾
寧能禁彼之睥睨自是家漸旁落而司理之競外傅
進為諸生其膏油束脩費咸自太孺人機杼中出矣
李後竟以節得考壽終太孺人易戚兼焉迨司理成
進士參佐雄郡以文學政事稱既滿考贈贈公如其
官太孺人封為太孺人
王子曰余聞之　天子予太孺人命所以稱揚隱德
至矣是將昭天地垂百世奚所藉旌為雖然大母李
則何寥寥也夫豈獨司土者之責發潛闡幽是在司
理矣是在司理矣

鄧太史傳

鄧仲子一試而魁其鄉再試而魁天下三試而賜及
第領金華石室事再入朝而過余山中欿然若不與
也徐叩之而淵淵肫肫無能窺其表者已而歎曰先
德之不邵非小子敢聞也先德邵矣而不著天乎如
不肖罪何仲子之歎歎其父太史公也稱太史公者
何以仲子封也蓋鄧翁均稱言之矣於是仲子有朝
事間而損書幣以其姊夫左參議熊惟學之狀來請
傳不佞野人也何足以傳太史公雖然其賢也蓋三
徵之夫匪徵匪信也太史公諱儀字時望中川其

別號也父曰朗為諸生倜儻負奇氣王父湊之反下書
欲以指揮使授之朗棄家跳之山中乃得免亡何娶
娶於李有丈夫子四而公居仲公之哭其父雖尚少
而能毀成羸疾乃與其兄弟竭力共奉母李當李病
且殆公倡兄弟而晝夜籲天且哭曰有子四人使母
食貧而又癒也生何用子為請各減算以益母壽公
又進曰如竊言者請亟死以當母罰因偃伏而長公
忽醒呼曰頃余聞空中語謂黑籍回祿馬此為何而
李亦暴呼公速予我粥適夢有緋衣者以一丸藥藥
我齒間至今習習芬也我饑思粥矣亟進之盡數七

質明而起若亡者若蓋又四年而李以老終公號痛曰今者之願減算以益母猶昔也而不驗者何也於是墓而復倡其兄弟廬墓拳栢之慟天地悔晦旦夕黑虎三匝繞而前伏若家畜然靈鵲來巢廬中虞祀輟而枯竹挂幡旛者復榮蓋人人稱孝感云而公固孫其兄弟弗敢居公為諸生雅經術工屬文嘗試而司試者奇之以第一人薦于長長擬稍次其人狼取而燬之曰寧失薦毋為第二人且也若安能然抑渠然公自是屈竟弗薦也而伯子以詰薦矣公遂謝去經生業弗復治而仲子復登第始公有所假貸於人

毋論子往往并逸其母而至伯子為則盡焚其券嘗治書學宮舍持金釵為膏油資而同舍生有盜者舍人子以告公公曰彼豈為盜釵來哉有間舍人子復言其狀甚悉公乃笑曰而誤也夫釵者已得之某所矣里儒甚口而詆顧獨不詆公曰夫詆我者我乃詆之公不詆我何以詆也當二子之赴計偕別有熊子亦與公謂曰而來前夫而曹之為踽踽涼涼者胡指也其出也思以其道易世也夫易世者變人者也麻之翼蓬也處世者同乎人者也蓮之在淤泥也夫有以處之而後有以易之齊桓公會葵丘而叛者九國

公羊子曰矜之也若曰莫如我也焉周公去是矣蓋三人者拜且汗下也而仲子第而念公欲歸公書止之曰老人幸健飯毋念我夫　天子以名子汝而不獲贊汝博　天子名而不思報胡以歸也且夫芬華薄而寂勝之勝可也偏不可也內不見已外不見人不見而已非盡人已而無之是歸也夫豈唯無人乃獨有已非也仲子不敢復言歸而以　上御極恩得封公如其官有司造公廬而賀焉公為一報謝而已以鄉飲賓請亦不赴人或謂邑司幸傾耳公胡不少居閒為自娛地乎公謝曰吾不知居閒何狀且吾仕

者不居閒而今乃居閒是吾以兒子居閒也夫以兒子重非吾意而况居閒爲命性孝友當其盡矣怙恃則指其室與兄弟處卽一食弗共案弗并也仲子既不復謝病而公又封乃謀以公仕養者公又書止之曰吾不并兄弟之食而并若食乎亡何其兄弟後先卒公日夜悲思曰人四體而失其二何能身仲子闕之懇竟以請急歸而熊子亦有使命時伯子方在侍公意稍發舒日置酒為樂而以元旦餞於客明日乍刻更中衣及酉呼水淨盥頮匡坐儼然而逝年六十有九熊子蓋稱公居恒好靜坐不識枕席者二十年

内境湛如也事至毋意必事往毋固我嘗受誨於人置逮甚迫竟而待之若忘時時指心而語人曰是惟無所係也配道義衛大人易耳奈何令外物小之與公接朗月霽而春風和也叩其底則青天白日矣喜爲詩謂其能發性靈開志意而不求工於色象雕繪君子以爲知言

弇州生曰明興談理學者創發自江右吳吳聘君鼓之若胡而羅而張舞之迨文成之鐸振而遺響爲薛爲鄒爲歐陽復爲羅而今樹赤幟者三矣夫其分門户張戚頰雲蒸風從豈不偉然奇觀哉十仞之垣三

仞之巘而狐鼠托焉亡他其中虛也余不自量偶一及之於楚棘而旨幾碎於狙儈之齒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乃今晉鄧公抑何慥慥理行君子也然而未嘗有稱說之者何也此所以爲眞也不知其人知其子余觀於仲而知淵源之在公也仲者誰今太史以讀也

王武庫公傳

王武庫公者諱周字宗文世爲嘉興之嘉善人嘗自稱質齋矣而疏節以子倬奏武庫郎最封如其官又嘗習博士家言有聲人或謂之博士師學者間亦稱質齋先生而皆不著其著者曰武庫公公少而明穎負材美秀木徐翁見而異之曰吾女可女也館而授之粲公自是益肆力學問即昆夕伊吾至分丙矣而父瑜偕母吳尚在伯氏養公食於徐而甘則廢匕箸曰我何忍獨甘也蓋東望咄嗟茹泣矣自公之爲博士弟子久有奇美乃稍以奉二尊人然入試而入不利最後以倬業成挾之偕試又不利而倬褎然舉矣乃嘆曰豈子之謂何而遽先我夫不龜手者誰授哉命矣夫於是罷不復應試而倬遂成進士有司推隆所自奉公冠帶公爲之一御之已而指其服曰嘻以

是酬女倬之始授兵部也迎公與徐安人養甚懽公徐謂郎燕中玉不易熟吾去郎歸耳而會徐安人卒郎將以喪返公即前發曰吾爲若治丘中之室以待比返則罩然幕矣公既歸絕不肯偕倬補官與養而鑿圃雁湖之北莊竹木成列館榭粗備故嘗搉父遺業悉以讓伯氏迺時時呼籃輿奉以游而從里中十老人爲眞率會能詩者相與詩酒者酒之毋使負佳日夕而郎用材舉恭御史大夫劉公軍事討嶺南寇便道過里中擊牛釃酒壽公不忍言行役公怒曰若戀戀者以身耶若身非若有以我耶則我幸健勝歸

且若亦非我有為詩五章壯其行而別授書數百言言多秘策郎籍以平嶺寇選甫起居畢促舍人子治裝郎入朝毋踰期郎入長武選以議虜互市抗不相中出守永州復過里公度永州守以地遠而公老亡他子必不行即迎謂曰上負守耶而守唯地之擇促浮大白祖道而身齧決示壯守前後竟不得有所請也王子曰余故識永州守奇男子而從武昌試事僉稱當是時守治狀冠楚十五守會且入計意課最當超拜而守上書告歸養竟解郡去異哉武庫公後守歸三年而老壽死其葬也王學士錫爵誌之志曰

永州守上書乞歸養人謂守父一人之是廑須不一廑永為永父者數十百萬人將覆露之不暇而暇其私善守若則謂武庫公素難守歸歸且不樂乃以間叩守守謝曰固也吾猶者數往來里而不獲以養請雖然吾父外莊之而察其隱乃若有繾綣者其去不佞唯恐不速去而後有餘思也且也父少贅吾母氏然未嘗不東望咄嗟茹涕也食於徐而甘則廢匕箸以不忍獨甘而能不使之恐俾獨甘乎哉書上果得報可歸而公果見而相煦沫融融也已夷然安之公嘗置其室曰敝廬庇風雨無求則餘薄田供饘粥知足不盡此所以安也公所為篤親郵友赴急信然諾死然大人風而自其貴則絕跡公府有以居間風之者公大驚曰若以兒子故知我固宜而乃使我以兒子故博守令知哉已以鄉飲賓請固謝曰野人不任賓也里有鬩於貨者必宛曲剤解之度得解則屬三老謂生不欲侵父老權若任德可耳學士之叙述公終始長者如此公卒年七十五王子又曰永州守嘗而首推武庫公貴而獲終之以養生送死亡憾哉學士志之不朽矣而又屬余以傳者何也人子之於親固無已也始公之贅也而徐女實稱孝女云徐翁老

而病且篤國醫皆束手女痛之割亡所出封股肉襍湯粥以薦徐翁已事公父瑜如徐翁已又事公母如父瑜公時時語人吾贅也而幸不使我為嘉贅者詒力也人謂永州守孝固天性木有本水有源其自自毋孝哉夫王公則何如守而臣成之臣守而子成之子亦足稱慈父也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卓澂甫傳

卓澂甫者明卿其名月波其別號也以世所稱於澂甫者故云父曰卓翁澂甫少而肥皙美姿容眉目如畫居恒自謂丈夫當跨鐵騎磨盾鼻以取功名耳安能效老博士佔佔受役筆札於是從少年挾劍騎射習短長縱横家言卓翁怒而撻之曰呼役夫而不

欲我俛牖下耶澂甫乃感奮折節讀書竟不帖帖舉子業也不甚顧闒茸而好王文成公學曰以此而接濂洛上窺洙泗則吾願矣為文喜宛弓莊列左穀司馬於詩喜建安開元而材高踈落小試有司亡所就以例入成均成均祭酒馬文簡公最號為威嚴晨朝諸生數百千人顧獨目屬澂甫曰何物媼生此寧馨兒試以文不盡取式而奇問能詩否試以詩又奇則與談古今事所占對益奇歎曰是兒異日國器也澂甫既見賞馬公諸生人人心儀之矣既肄事他曹滿還里而卓翁所為課耕牧榷子母出入息獲贏過當

家以有饒貲名澂甫乘間跽說曰饒貲名不易當也即不若散以市義使義名歸我不然而先王孫有僮奴者八千指田池射獵埒人君而一蹶卬令得難之毋乃有所不足耶卓翁曰善乃為畫策大啓塋兆以瘞其王大父王父畢已割腴而資其後之為庶息者已賙其戚黨之窶者已衣食其閭左之餓殍者又以其餘力治橋道創飾觀剎一時翕然歸義卓翁而會卓翁之庶長子曰文卿以明經舉於鄉卓翁曰益重至有司奉冠帶推擇鄉飲賓而澂父氣益發舒所遝往皆知名士多縱游吳郡武林佳山水輕舫小舉肉

俱絲和呼盧探勾卜夕移日旁一分閫命詩倡語闘出諸名士既欲傚澂甫以所不能而不得歲時伏臘更有所資句以是中澂甫著賢豪聲冠其儕伍俟而文卿夭澂甫度卓翁傷之百方旋解卓翁為一加餐已而曰吾失孫窮使人輕我若何澂甫乃謀之都下就選人列群公爭拂席以待曰江東卓生在吾耳久且顧生不寂寂太守曰吾欲屈署生吏而資未及小緩之為奏以光祿署丞俾需次於是澂甫名滿長安中亡何請急歸奉觴卓翁被服綺繡雍容甚都客皆具牛酒因澂甫交懽翁至傾郡卓翁乃喟然嘆曰嘻

貧故不亡也滄甫前自責養未及祿卓翁曰吾安知
祿吾所不乏者匕箸使吾安意健舉子之孝深矣於
是卓翁盡委滄甫家政使撫其三弱弟且教之除於
翁自撫而其為施日廣交道月益進客有貲滄甫金
者故倚酒慢罵欲以嘗滄甫為釁端滄甫改容謝過
即焚券客乃愧遁去其客京師而有李奉者困從賦
急將鬻子女於市得十金直可擬滄甫聞其夫婦哭
也而憐之捐十金以償卒以其子女免又嘗貰勝任
賊得一女美而類其母母故滄甫中表親也即還之
不復問葢滄甫所為德非一大率類此自滄甫之代

為家家稍削而卓翁愈苦重人或戲翁窮貧散緡錢
不令郗司空咄咄耶翁笑曰窮貧一日而散之猶今
猶未也且彼自以為名則不如吾兒遂卓翁以老壽
終滄甫痛哭泣恤血將然盡徵其交游中能文者如
陳　汪伯玉王元馭范　輩使撰誌傳記表之
為以推揚卓翁而余兄弟亦與焉服除久之乃歎曰
已矣困貲郎格亡所復展矣第聞　天子聖明賢
公卿秩然而修明禮樂政教之事今者尚得從從官
後一寓目焉于是且北上而謁世貞曰子姑為我傳
之世貞曰吾為子之父葬而表子之母葬而志所以

為子足矣吾且倦筆硯滄甫復曰雖子倦之所以請
也即不以時請而一旦棄筆硯我何所藉為且子名
能操史外權而吾賤分不能自致之史非子何以使
後世知有卓生也余故知滄甫賢而憫其意為傳之
滄甫甫五十而所著有深林若干卷文集若干卷中
林寫言天機列錦總若干卷其深林文集已行世
贊曰高云人實榮名其有既乎太史公之所以致歎
於郭翁伯叢卓滄甫為人美麗善食酒談笑亡所不
諸見而使人挹之其文學行誼抑何翩翩宏至也稱
矣跡其所游處若類俠者然好行隱德不自伐其有

所以脩身避俗者周哉毋論翁伯樸樕之文彩即今
除滄甫吳取焉

張仲忠傳

張仲忠名定安其先五世而自崇明徙而為崇定人
大父憍與弟憑俱舉進士為按察副使有聲父曰應
武初以制科名數試不利棄去隱於邑之北郷葛隆
鎮著談名理及古今興衰大略仲忠生五月而能言
五歲而習書十二歲而屬文秀眉清羸有姿態一
出補博士弟子人皆目屬之而性亷孤潔不可以狎
于尤不□□少年奇袤戲至於所交接談笑茹納溫

如也爲文獨好爲深沉思當其所搆結不破的不止
以故當試而遇賞識者必不以第二義相期他不能
盡爾凡冊應天辟皆屈而益自刻勵於文論冠而
所娶婦朱氏舉一女而卒仲慧念以病弱故不肯娶
父愛之與同臥起嘗榜其齋曰尊生謂余作小語題
之而時時贄所業詩詩亦雅雋有味當庚辰之八月
吾 師曇陽子將羽化仲慧偕其從兄厚德托余爲
紹介而請從弟子列苦要而後許手書一赫蹏授之
曰太上無生次達生次畏生次伐生仲慧寶之若頭
目居恒謂其所善唐刑卿孟堅曰吾姊若欲及吾

身少畢所以酬吾父好者而後遊乎方之外含光匿
真庶以引年今者內顧吾神爽若浮烟之將滅其能
久乎因喟息曰間之石函當有傳者去此尚三十年
即死而猶可及度也 曇陽子之父曰宗伯元馭奇
仲慧之爲人而命之與元馭之子衡琢劘其冶也衡
材高鮮所當意獨折節仲慧經術之暇相與談出世
業大較仲慧之語衡如語二生者而其父前者已爲
聘吾友人王指揮化女又至是當娶仲慧意不欲曰
如伐生何父曰固也若師不廢倫若且不欲爲我烝
嘗計仲慧不得已乃娶而益不廢學又數以門戶枝

梧往來城邑間於是病羸日益甚而風寒乘之遂劇
當其劇時恒持吾 師言凜凜若有見聞者卒之夕
神氣乃更發舒家人擁而泣之弗顧數問唐生唐生
至乃持其手曰吾何若語若云何不遂驗耶已而謝
其父不終効爲子但堅志繼道者隔世猶宿昔耳蹶
然起坐小時遂奄然逝春秋僅三十仲慧逝之二月
而王女舉一女自誓以節終其身所以撫育女甚
至蓋仲慧殁而其父乃大慟哭曰吾殺吾子不使究
其天年唐生曰不然仲慧而知死何死也稍稍次其
事授余俾傳而論贊之

弇州生曰世之浸觀乎仲慧夭者太上無生發其識
非耶不然則自謂仲慧未得師而貴生後何乃伐生
也是皆非知仲慧者也乎其與二子言隔世猶宿昔
也無生之或未能幾於達矣唐生以叔度擬仲慧過
當跡其孝友至性庸和精進抑劉獻劉訏之倫歟年
亦近之於乎悲夫

靖孝先生傳

鄉進士張基先生卒而吳之矜紳思之不置曰天子
胡遽奪我張基也既而不忍以名呼曰請考行而易
之謚稱靖孝先生又既而其子尚友草事行而屬余

請傳之余故善尚友而習先生之爲人甚詳乃爲墉
孝先生傳先生字承祚更字德載其先自大梁徙而
居吳之石里村再徙越溪歷宋季逮元世有聞人入
明而爲工部郎瑾荆州守瑆處士璿兄弟皆以文學
行誼聞而堂藍凉公敗株累一時見法子孫相戒不
仕然皆讀書閑禮讓六傳而至尊江公銓起家知膠
州進南安同守卒於艱所蒞皆以廉能著人祠而祀
之先生生而肌理香肤稍長嶷然端重甫踰齔能讀
書屬文其試有司則皆領南安公是夫有子矣初俏
博士弟子以易而會部使者𢦤補孫經遂從越汴先

生習春秋卯以春秋名部使者馮公天敍邑令張公
明道偷公時亦先生材而優之廩學官舉鄉應大肅
當會試而有顯名故善南安公而爲校卷官爵威風
公吾力能得之公以語先生先生曰奈何策仕而以
私請乎公笑曰吾心也謝弗應已而下第歸屬疾久
困醫藥聞悅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
愈屬當試而聞南安公訃痛絕而蘇者再三啜粥西
深墨起息苫塊其舍而旦夕候其大母及母跡可數
也服除復當試而善相者謂先生於骨法得上第而
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大母耄雖善飯不可以狃遂

不肯就道甫踰年而大母用老壽終先生所以侍湯
藥躬含斂靡不周謹凡五年而再舉大喪摧瘵以疣
禮與毀稱先生元配趙繼配劉有婦德命侍先生疾
過勞劬卒先生感其意不復娶已而歎曰母老矣誰
與朝夕者自是步武不忍離而會有烏寇警奉之入
郡得蘇舜欽滄浪故址之一方而棲焉鑿池汲花竹
環之間與所知善者說今古聞以觴詠慷慨擊唾壺
爲節已而陶然自快也復當試踟躕不欲發母數趣
之乃起拜母曰幸而捷母當飽兒祿不捷母當飽兒
力此行決矣復不第歸遂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

室其潔偏之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當而
進之湯粥滫瀡不待呼而具母時時自謂吾失婦復
得婦人言飲食飢者妄故給事陸子餘材高慎許可
毋謂先生曾閔吾所不能知度今人伯徐仲東當不
是過也先生於書無所不閱而尤達於經術自養母
佚暇郤砣矻多所纂集晚而驗之身心融融如矣顧
其精微日益甚其自檢日益微細冬不爐夏不扇坐
不倚寢不脫席曰上帝臨汝母貳爾心至哉言乎然
因是而傍曉度世之學著獨醫五曰象齋曰靜榻曰
調息曰存仁曰澄易又著廣順五曰洗心曰理性曰安

形曰保攝曰滋補毋謂寄道者身吾身之未寧道于何乎寄而奈何諱養生而是時鄉貢士杜偉與先生善而遊羅文恭公達夫之門以先生學賛羅公羅公異之使其弟子周某遊先生先生與之兩相好也則以書往復羅公羅公益心折而故唐刑部樞復邀先生入芬上社先生雖謝弗及往而性命之要恥往往露竿尺間二公皆海內大儒先生益自信以聖學可力詣嘗于條有戒懸之座右其要者有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綴無益身心之文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與無益身心之事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用無益

身心之物勿涉無益身心之境勿好無益身心之遊議者取之以爲顏氏四勿翼云又曰欲心起當以惟心制之又曰敬則自見得靜中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不必於敬外別求中有求之心便非主一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又曰靜坐體湛然虛明氣象此余自得公案也先生性慈愛尤喜施予如薦而例有坊金百 一日散之親族界盡同年沐數德卒爲經紀喪事出恒日所貸貲券焚之歲大侵有儲米數百石悉以散賑饑者爲廚與而張之族皆役獨先生以例免先生歎曰吾何忍獨免而煩族之

老弱不逮我者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諸宗戚有吉凶會費取之先生若外帑久之不倦而家亦窶以削晚節至於飯僧雛齋招提繕橋道布醫藥皆勇爲之欣然自快顧廓然不住色而施也先生足不入公府而名行成著郡邑守令采月旦心慕之太守王君道行蔡君國熙至損騶從請先生不及避以野服見坐語移晷蔡君戲謂先生奈何使客虛腹返倉卒進脫粟餅菜一飽而去李令遷梧居恒歎曰邑得張先生數人可使俗爲葛天畏壘矣隆慶初至欲舉陳公甫例以先生應詔先生曰吾以母老不敢當公車辟

非爲名隱也必見挽者比負吾母而入深山矣以是止弗辟先生少多病自某罷公車養母而體氣益充壯鬚髮未嘗以母八十入奉觴爲壽出報客觴便辭觴與客目之而歎曰是母也而又是子母嘗中舉即百歲不難也先生意亦殊得過歲餘忽恍然語及母涕交下於頤又嘗顧母侍婢而泣屬之若事太夫人有以報汝尚友間入省先生顧歎曰吾欲翼六經而未就已矣若曹勉之尚友不敢對又得所以屬婢子語狀而疑之而一夕先生入而問母安者七次尚友愈益疑則攜襆就榻前假寐至中夜候先生鼻息

若促又若微而不屬者乃大恐函屏人割臂肉片投米作糜以進先生方趺坐張目詫曰奈何有乳氣爲勉進一七箸遂却不食頻誦一念不生昧爽日微上指瞑矣案有薄號數行皆奉養事絕不及他得年五十有九所著獨鑒廣願各一卷寅宦考十卷讀書疑二卷徐詩文二卷張氏家乘二卷所纂輯近思録補正若干卷孝經大義一卷定性書感與詩註養生棠道要各一卷其註金剛經明儒粹語人物題評俱未成

贊曰尚友爲余言靖孝先生卒時五日而殮色澤欣

膿手足屈伸如生時異哉先生試公車不第即不出如陳公甫而名齒俱遜之公甫稍自然其自主靜入一也或謂以先生之志聖學而何佛老襍也夫佛老胡襍哉惜也其未化也化則一以貫之矣

回陽道人傳

回陽道人者姓鄒氏不知其所繇得自號口回陽而時時紱方外裝而游里中也里中人亦稱之爲回陽道人而故嘗號矢齋以自勵矣已又念其親蚤背更曰終慕其名初曰宇已亦更曰子而其字子正則如故鄒之先自句曲徙而爲崇明人道人父源復自崇明徙籍太倉娶於陸道人甫七齡而源沒即奉母陸以居就里師誦詩書三載通大義能屬文甫任負戴則僕僕治生且以其羨共滫瀡之奉于陸矣竟以是奪儒業不就然爲人都雅不妄舉止而好施予重節槩行誼有古俠士風客宋生者與伯氏善而共爲魚貿二百金以去貧弗能償後間行至州伯氏蹤得之加束縛將甘心焉道人憐之問其槖則罄矣而會魚計成贏金百一十陰以授宋生使謝伯氏而爲伯氏說曰二百金已擲之海今幸而歸我十六可已也即宋生一夕爲死更捐二百金可解耶伯氏悅乃縱之

去竟與道人絕道人亦弗問也有儒抗劉河而朽歲溺三四人道人慨然捐槖埋之又爲修欄楯翼之自是不復溺歲大疫盎市棺以收不成斂者瘞焉氏之女暴骨三且爲文祭之夜聞有三女鬼哭已復冥聲長嘯而沒中歲習醫輒奇于術嘗起鄉先生某與陳師之姊病却弗受謝曰豈所謂不住色而行施者耶會二子九齡九德已成長其一任家而一補郡諸生道人乃歎曰身幸稱長矣向子平何人耶乃以春遊錢塘餘杭秋則遊陽羨窮諸山水之勝往往寄之詩亦間出其術以起病人最後歸則嚮兀然意豁然若

有得者而是時陸司諭之李輿晉王老比而習紫姑神附於乩以傳所托多上眞名氏頗其語絕凡鄙而道人獨信好之與相酬和或詆之或止之皆不顧已而示微恙輒却藥食弗御九齡兄弟憂之甚卜於祠所報皆仙去語神亦附乩言道人當得仙有漏泄小譴弗發上昇耳而道人雖却食骨立然神爽弗衰凡五日而爲詩七日復爲詩九日復爲詩皆超厲悟眞句又三日爲長歌以謝子婦孝養已又謂二子曰吾歸矣歸必於仲夏之九日午時至期脫然而逝逝之又八日而托於乩言我從呂師之上帝所都其儀衛

搢於人間已爲雷師所籍者五日而呂師以我免令之洞府逍遙也明年我且受師屬行藥焚服矣

弇山生曰或謂道人眞有道者或曰道人被可歷落人也諸爲幻者誤之余晚而始驗所謂乩者非幻也凡上智不墮趣下智不及趣有悟而未徹有煉而未就者然後乃依焉遇師則化易也不遇則沈淪之與道逕共乘也不然以道人之居平伏誼敦行臨化坦然無怖散者豈易言哉幻不幻何討焉

崑崙山人傳

崑崙山人者王姓初名光胤字叔承以字行遂更字承甫嘗慕崑崙山在西大荒稱天柱因自號崑崙山人既而曰我何以智巧爲更名曰憨憨人且以我憨幻也更字曰子幻而號夢虛道人然所謂憨憨不恒施剌語叩之人且不知亦無以夢虛目者山人之父某倜儻負才氣涉獵秇文嘗客吳越中推長爲豪數以誼耗其貲裝不顧僅餘書萬卷而已乃自崑山徙吳江之嚴陵村西並五湖東濱爛溪意甚樂之已有子光裔矣曰屢屢讀父書何以快我而最後父嘗夢朝日墮前榮以語婦夏亡何免身舉山人有道士嚴一濟者善筮筮而得乾之坤用九見群龍無首其占

曰吉將無閒而光乎以是山人生而父絕憐愛之年十二父且死撫其頂曰我廢家爲書恨不能納而腹而即不以筮芒昧將余夢是踐山人泣應曰諾既除服從伯氏受博士家言爲時業斐然矣而心厭薄之竊踽庭治古文辭伯氏見而罵曰縣官開古文辭科者烏頭白矣山人短不能六尺方頤秀眉目肥白如瓠性資絕穎異過目輒成誦而終不能帖帖於博士家言其試有司亦詘而好酒復好遊遨挾箏吹瑟過從俠邪少年母夏怒而笞之至百始稍稍折節爲孝謹而屬貧甚不能娶贅錢翁女又以不能齪齪卑錢

翁若媼携其婦出錢翁怒之不予一錢山人仰天笑曰彼豈以我秦贅耶乃益治古文辭山人之於古文辭亦不帖帖模倣先則含茹渟滀溢而後決之大或千言小者數語奇儁壘出前茅所指亡不魄奪草靡山人名漸籍籍而貧益甚又以家中倭他徙客有商生少年善游與山人謀曰吾聞趙王賢而好客諸王子儀之三豪之傍朱邸鱗櫛皆幸舍也我曹可以彈鋏乎乃治裝借與之鄴而鄴時有客謝榛鄭若庸皆以文重於王鄭叟於山人有鄉曲好為稍稍游揚之諸王子間以牢醴先山人而山人司知二君雖重客

然見必蕭伏稱主臣歎曰屈吾膝而奉吾口腹何策會商生病死葬之銅雀下因東之齊登泰山觀出日北入燕中時　天子方坐竹宮何蘭諸貴臣應制撰箋表羣聯之屬山人為與化相君所物色授以指君謝弗能第為草游仙數章　天子覽而異之相君大重山人延之直所得縱觀上林太液宮闕池島花木禁籞之勝為漢宮數十曲稍稍聞中貴人相驚謂何物客能麗語若此爭邀之倘方法酒而山人閒行謁王太史元馭太史性耿介不食酒顧獨與山人善往往傾家醞盛饌以羞山人不醉飽不已相君

迫應制使使四出縱跡山人不得至則以醉踉蹌前喻嚶不辨相君乃使其所善風之曰生幸滅縱遊使我不虞緩急即一官千金胡難山人摇首曰相君騃欲以富貴縻國士相君乃謝山人曰負　上恩不能遂歸從山人游請侯異曰於是山人益為落魄游而范太史伯楨胡侍御原荊顧憲副益卿皆官燕中陳光州甫首符尚游太學與諸君善慕山人而致之邸相與痛飲歌呼擊缶談推千古元馭徐規之曰咄咄正平大雅不受少年窺耶山人乃嘿嘿不自得而會讀莊子逍遙遊至秋水意豁然悟曰歸乎枌榆蹄涔

吾固有之一日買欸段還謝母夏以闕供養旦撫之遂依依膝下而夏喪居久精心奉佛山人則亦奉佛與蔡蕤耳而獨不能忍酒施謂母夏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之母謂為進一觴醑而胡侍御以强詠罷里居則挾山人汎輕舠御軟輿以游揚子之南錢塘之北諸名勝亡弗探也作吳越游編顧益卿官閩則游閩窮七臺九鯉九曲之勝飽荔子而歸作荔子編陳貞甫官楚則游楚瀟湘洞庭九疑衡嶽為几案物矣作楚游編家居自原荊而外范太史三之王太史一之所造即主不在而兒子輩出侍呼阿父家

人迎拜我公㦸洒肉炙若流山人所游諸君官中則
不問官中事於家不問家事間一二涉倫常勇施息
競則取裁山人指不恡矣客遺之酒則樂遺之金錢
束帛則不樂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爾
司馬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眺
鮑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游喜梁鴻
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
王君公郭太徐穉黃憲管寧龐遵孫登于禪喜龐居
士蘊于仙喜呂真人嵩其所自操行撰結亦不必盡
似也原邢貞甫皆前死山人皆匍匐哭其喪而以原

荆貧而貞爲俠所以經紀之者尤切至搢紳多爲發白
母夏以老壽終其奉佛也有微于是山人微用佛自
寬然皆其伯氏躬負土築墳視故時賵皆却之矣蓋
山人晚而感吾師　曇陽子事謂益卿有云佛玄虚
無上天也道卑飲蓄以久地也儒矩立狗倫人也西
方氣金至清至剛佛其聖之聖乎又云泯泯昏昏大
道之根返我混沌絕名去身且黙且納何物匪神時
而混世時而出世奚之而非性真也耶山人今年五
十餘小善病不能如壯時
弇州生曰蓋山人所恒稱崑崙人亦稱崑崙山人云

太史公曰惡覩所謂崑崙哉夫士大言無當廣引而
鮮據濫之而勦宿此其常也彼乎以崑崙云者謂天
中之柱然然至於冥志西竺矯矯出三界外何詎天
柱哉始余以貌接山人謂山人酒人也既而得其文
以爲文人也今乃識其志矣或謂山人不山而時狎
塵間何以稱山人又不然跡塵間而不累以貴交爲
海鷗鳥者奚愧山也終南沈沈不捷徑耶請以是例
之一切可也

沈太史傳

沈太史者諱杜字名卿別號栢溪其先世崑山人閩

初戍大梁從歸德已復徙商丘人王父忠以子瀚貴
贈禮部主事瀚有文學志行自禮部出守建寧不能
事中貴人投挂冠歸天下稱之卒而有司祀之學宮
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生而廣顙豐下盎背隆腹
建寧公尤鍾愛之居恒曰吾老矣不能及若成立何
公九歲而失建寧公宗黨中外姻豪黠者欲有加於
公之諸兄不得則謂公少而侮之公不爲應諸家督
諱自保而已已而無他則相率謂沈氏兒有天幸而
公既長乃以愿愨稱一切無所粉飾中亦不爲城府
善飲酒時時爲古詩詞以自娛適能草書書得之懷

素又能盡竹竹得之楊補之而亦不必盡似也他繪小山水往往有天趣屬歲侵釜不時爂姑以吟咏消之或弄筆墨客謂公曷不師計然而坐困涸轍公笑曰吾不知所謂計然吾知待歲耳而部使者廉公賢而有文不隤其家聲給衿紳俾服以奉建寧公祀而公之子今少宰君長而警穎公乃口授之經爲剖析疑義仍手書舉子業之佳者數百篇而課之讀曰而父爲少孤奪而可無慮也及少宰君之學成與其從兄偕試河南省而獨得雋夜分報者拒於城不獲入而城中喧言沈氏之子二人其一捷而公遂呼酒與

家人相慶方引滿家人私竊囑豈其必郎君耶公曰毋問也即吾兄之子捷何啻吾子捷識者謂第五司空鄧伯道之矯性當不如公之自然也少宰君在公車十六年公不以爲滯及其取高第讀中秘書檢討國史以其官官公公不以爲快甯昔少公而見侮者至是多踽踖不自容公待之若忘其所爲德視戚疎而等不以恩怨也所爲施舍稱力而行不必矯也有欲藉公居間者公謂人孰無緩急況我力能得之何忍拒而至以非理强或議酬謝者即掩耳走不欲聞之久而人亦不敢以聞也過從朋舊輒酣飲飲輒醉飽餓而歸居恒謂吾目中無可恨人亦無可恨事即子女不幸有殤故一哭而已終不以易其樂少宰君方日侍講幄　天子所以禮遇之者非恒而公忽貽書趣之歸而少宰君亦心動上書乞告賜馳驛省覲亡幾公忽感末疾其左體痺瘓不良行然夕輒引諸子入俾奉觴爲壽夜分而後寢以是愈劇至易簀而召少宰君與其三弟撫而誨之諄諄甚至已而顧其室周孺人曰老姊寡而貧飄資者資之可也少宰君哭曰乃乎胡遽止此耶時公已瞑開目笑曰苟不止竟何爲乃復瞑少宰君以公訃聞　天子爲特

賜祭稱公孝友恬朴而以教忠之功歸之又命所司營葬蓋異數也公壽六十有八子四人曰鯉鯨鵬魯鯉即少宰君兼侍讀學士以正學重朝廷

袁州生曰嵩周氏有言爲善無近名夫豈畏名而逃之知名名者之未至也觀沈公之紃機事壯健羨以游於無競無營之鄉庶幾所稱上德不德者歟始予觀史記無懷葛天之民與鬱單華胥二家類疑皆寓言乃今於沈公見之彼於末世尤難能哉嗟嗟淺之乎窺沈公者謂賴酒而全其天以比於嵇阮流也

顧母傳

顧母者徐之良也十　而歸顧之處士某即以容德
稱里中人爲語曰淸心玉映閨房之秀其再見顧家
婦乎處士少而任俠喜施不問家母爲之共養其父
母約束臧獲耕織之外即米鹽絲枲出納鐍鑰之任
皆精心爲之母誤矣而處士故多大人游不以隱約
失職性尤好客客常滿坐中廚欽欽不聞嗟唶聲而
靡不腆潔即客最後至亦獲豐飽以是益欲試母材
夜中而叩門酒炙立辦乃謂處士母以難若中饋矣
處士竟蚤卒母銜辛茹堇以撫其二孤曰梓曰有云
死易耳立孤難有如二豎子不覩立我何以報地下

於是其長者養甫年十三矣少者養甫尚在襁褓母
一切裒嚴寬而敎之曰我不難母汝也難父汝師汝
家中外斬斬踰於處士旣悉時南畝益斥屋以時潤
而二子亦齊㯻祗若卓然成其名母今年六十矣與
二子善者諸生某某謂處士之王母亦徐姓至百歲
而吳之名士大夫如文待詔徵仲王吏部祿之輩爲
文若詩以壽之渡江謁王先生乞一言而需矣爲母
百歲祝母聞之不懌曰未亡人安敢受餘歲且夫婦
而嫠母而子弱人之所至不幸也今乃以至不幸者
而稱我我何以舉二子觴

王先生因吾不忍於二子而壽若母壽非所受也頌
非所欲當也其辭正不宜强而顧氏之宗老亦曰益
卿者謂余吾丘嫂無他長所不違婦則而已何敢辱
長者余曰爲母辭則可爲顧而辭則不可此而顧氏
光也且母方居嫠時年小過桮不瘁埏夫在上爲公
法在下爲公論公論者所以補法之所不及也故爲
傳而論著之若此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陳大夫傳

陳大夫者諱以忠字貞甫其自署曰雲浦居上蓋嘗宦游秦楚凋梁間再令邑再守雄州有聲而最後以光州守終遂從守秩稱大夫大夫之先爲吾郡之嘉定人而有景佑者嘗姚少師廣孝之僧時而承之隱廣孝以佐燕重恐見跡稍匿耕錫之梁溪子曰廣安

州倅昱廣安之爲同安令與倅俱有聲有子曰大參公周卓然德靖間名臣子贈學鄉令公夙博學能文章以病廢是爲大夫父令公之所以經自廢責用奇大夫故大夫生倜儻穎挺自其兒時令公罵之膝而試之所占對必稚十歲工屬文恒以意自爲奇而不帖帖受經生東令公每謂人病何與人事有是兒在者高枕矣而果以跅弛見憎里豪詠之臺下郡縣捕殊迫大夫挺身出見郡倅白豪搆狀倅奇而縱之出當蒙誣大夫時年十八耳舜補博士弟子業試高等有聲然以應鄉薦輒不利而大夫亦中鄙薄之居嫌慨自命男子當從六郡良家兒踏鐵騎循生生焉能以右手扶單于左手磨墨舊書露布安能囁嚅伊吾作老經生乎蓋大夫多力能挽彊至二石餘工騎使擊刺又多識孫吳家言而令公聞而非之曰而忘先世乎哉夫將死官也即而七尺之不卹而忍令我鬼大夫遊將乎爲經生業以貫武進薛應旂先生薛先生說之大驚曰王濟之後出耶濟之者世所稱經生業師也於是大夫時時擒篇章出而寵之濟之他文卒莫辨矣大夫力益銳則多爲古文辭始麗贍加大季而中厭之乃爲昌黎河東廬陵眉山諸大家其

於明則好方希直而尤好王伯安曰是夫也如傳吾所不得不沒令公竟善病死而所積公私逋可二千金悉以歸大夫大夫行假貸閭井無應者既勉務俟復來閱燬其歷大夫乃仰天歎曰困不極不發即以獨身起更易耳於是借其配王力畜間用計然息其贏而出之遂能盡竟其逋而拓豁東兩舍又以貲入太學即復有聲太學故相袁文榮公皆見大夫文而奇之羅致館與講鈞禮袁公貴倨負其文嫚罵客朝不敢有加於大夫日相與痛飲談謔無間當是時大夫日益重諸公卿爲紳爭推轂之而大夫意踽踽

不自擇其所心折以為長者獨王太史元馭所與爾
汝交以文酒交薦其嗜者獨山人王承甫而大夫達
舉鄉薦諸善大夫者籍籍謂大夫文高且困之久必
大應而其於公車又輒不讐大夫乃歸治別業溪東
引泉累石手種桃千樹竹萬箇泉縱橫其間聲琤琤
琮琮然名其門曰鳴玉乃益縱讀圓覺維摩楞嚴及
從南華諸經意甚樂也人或謂大夫且終老是耶大
夫指其腹曰未也且必一小展而竟又不讐慷慨束
書就選人得湖廣之寧鄉令時坐王今少傅蒲州公
惟而尼之大夫謝曰齷齪一第足報公耶請得以循

吏傳無辱為公報大夫至寧鄉則自厲清廉以尋文
校之而又覈其肥瘠以程上下賦毋使黠者得伏稅
於貧者一邑僮稱平而邑四垂皆山最大者曰溈山
吐水注玉潭江會時尤暴悍不可涉大夫曰是且為
與梁乎即下令輸若洗何損歲俸為之倡民爭出以
從大夫遂善心計者司之不踰月而告成富人歐賢
夔者為賦長匿其從弟賢時賦計無所之乃火其廬
手刃妻以誣賢夔吏遂坐賢夔死不決者四十年矣
大夫擿得其狀立出之而徙坐賢時賢時伏死不能
支吾監司有所使徵卒以飾益屬大夫而大夫閉之

不得遲為屬役以賈監司恨因數用期會繩大夫之
從吏大夫憤移文臺使者乞骸骨吏民從而挽之彊
臺使為致微卒於理而勒監司謝過大夫乃肯起視
事臺使者楚秋試檄大夫入以益知大夫諸技譽悉
委之凡所會薦者一特薦者一見以當尚第徵而僅
進知江西之寧州大夫之為寧州其操合約界如寧
鄉時州故無城而戶盜塚其外議城者積四十年矣
而不果大夫至謂其下曰守故使倖萬一得夜眠可
保熟耶請於上發風帑身與吏士分功歲築閒甫五
月而城成因設策誘致盜魁盧尚貴等而縛其伉悍

者尚係尚訥以兵捕其尤悍者尚崇格當罷御史有
所疑於大夫未上而會他盜自萬載闌入境而與我
房微鬬有所殺傷御史輒以聞大夫得數秩行當是
時撫臣傷公與分守盧君心知大夫冤不敢為異盧
君僅為二詩以送大夫歸行按故所樹竹栢曰汝峭
猗猶不改耶已循其髮是稍改矣而節猶故也乃與
邑之老泰方伯梁胡御史濟王司封諸輩相與為社
飲懽甚而寧州狀旋明蒲州公乃使人謂曰觴者長
儒所不顧棄之郡而一出入璅闥吾力能得之大夫
乃慨然復就選人所僅補賈聊令蒲州公為慰語曰

遲之竟而物也大夫亦竟弗謝衍而道華山因攝丞
自青柯坪而上登三峰絕頂爲文紀之甚麗大夫既
視篆於嶽精吐辭氣人相戒毋敢以遷客易之時丞
卯鳴鳳與東河驛驛卒楊春芳皆廉倨以法見枉大
夫力爲白之又繩蜀中滑之馳傳者跳去乃已一時
臺使監司咸壯大夫之清疆且將有所論薦而遽得
光州擢光故梁之最雄郡也前守㢑至與其幕椽共
一堂而治屬令來朝受事傳呵聲相屬也大夫至首
徹椽坐椽夕以長跽謁矣而令亦逆自屏呵騶脩屬
禮然大夫以椽才數延之傳舍與酒食慰勞之椽更

感激願効死力而諸令以大夫能推展不爲脩屬謹
故益其感大夫聞問賦何不登額鄉三老言冥美金
重耳大夫乃諭鄉三老輸錢投擲滿毋所容美項之
額遂登而令所爲大夫耳目者發奮胥猾朝相之父
子奸惡狀收而寘諸理郡人翕然稱神又推見鄰邑
牛應魁誅殺人隱自是臺使監司嘖嘖趙穎川張膠
東復出也而薦之大夫又嘗受檄偕確山王令治崇
邸獄而崇之中貴人悍卒把持長短大夫面唾之曰
嘗尊而王千三尺至此而禍魁也敢以私娩我中貴
人氣伏稱死罪罷去當是時大夫治聲甲三河又以

饒精力與其賢豪長者謝歡無間而鄉進士劉賁家
最才而貧能得大夫心會大夫感微痾藥之稍間已
復大發遂棄其官歸臺使監司交挽不可已乃大夫
病寖饒乘肩輿與發士女哭而送者百里不絕劉生自
以身爲衛又六百里遇大夫之子爾耕曰而公病亂
奈何然吾司其神與而煞又將安入乳可起也吾又
聞之而公寧鄉楊氏祟於火而公與神約火立息實
雞張氏祟於女鬼而公與神約鬼立跳徙而公禱雨
雨澍祈晴晴降此豈憂不起者哉夫豈唯無憂不起
後且大膺顯而大夫則自謂不然曰生死恒也既歸

爾耕拘家而請聽於醫大夫笑曰秦越人不能起死
人人自不死耳且此曹何爲者病既革賦二詩以授
爾耕於超世蛻化語又戒婦女勿令近脩然而瞑大
夫卒之歲僅六十又一所著有客牘八卷吏牘二卷
詩文若干卷大夫性孝友敦然諾急人之難甚於己
其爲德於爾毋責報既成而自忘之爾耕既叙致大
夫事又謂大夫任俠如孟公豪氣如元龍下上如豫
章厚德如太丘噫太丘吾所不敢言若餘子則優乎
有之又胡不曰絜廉如之無文雅如伯玉乎哉大夫
舉五子其壯者皆立而獨爾耕孝廉能文章世其家

贊曰陳大夫束脩自厲學成而名不仇政成而摧繼之其稍振輙躓者九折之緐然則非人也其所至必有以自見不爲茍爲而已者則非天也夫以陳大夫之材未竟死者寧毋慰懣不平也乃至恬然而袪大怖托於蒙莊之旨以與造物者卿盟而彼豈能遂爲大夫傷哉乎古稱賢者龍蠖卷舒其不可測固如此哉

沈理先生傳

沈先生者諱理字體道嘗自號鐵山里中人事先生謹尊稱爲鐵山先生先生之先自河南徙爲吳之長

洲人後有吳江贅遂爲吳江人其業在儒閭至中憲公昭而貴娶郭安人有三子而先生爲仲中憲公有弟曰太學生岱夭娶於孫無子中憲公推當爲子者以先生往太學君未究維所遺瘠田二百畝耳先生與其配黃安人强自力以共孫吉其亡匿病而□殁而殮以至葬亡弗愨者人咸謂先生能子先生雖他子然所後皆見背而會中憲公之冢嗣鄉進士寀公前卒先生以是得精專其恩奉中憲公及郭安人公爲郎建業痾瘝先生蹙跨一羸驢百八十里而達及守紹興復痾瘝先生挾輕刀以三日夜馳七百里而

達後先不脫冠帶事湯藥者四十餘日疾良已乃歸當中憲公病一切條戒報刺門禁出入悉屬之先生先生不廢其善而行之斬斬皆有緒然益兢慎亡生得失公以是益愛信先生時公在宦而郭安人病留家久先生率其婦黃安人屏息共滫瀡益出橐裝爲醫藥醫至若歸尋郭安人小間先生當游太學期甚迫屬黃安人曰身不能兩奈何已拜且雨泣曰若之身我身也黃安人與左右皆泣莫敢仰視居兩月所而郭安人疾復小發先生聞之趣其長倍道歸視復良已久之郭安人竟不起當郭安人之不起而先生

所爲控顙扶侍及斂殯附棺易成之狀即邑里人人能言之且憐之以爲貞孝廉矣中憲公謝楚觀察事歸雖老而神明不衰多游名山水先生輒具几杖壺榼以從具攝容往往刻燭分韻捲白行斛至夜分黃安人矻矻治羞炙無虛晷先生則時公之勞佚而息之客有得公意者先生不待教而歲時伏臘具庭實以往客喜謂公厚我不知其自先生公之殁且開入冢先生獨痛毀幾滅性既葬皇皇爲孺子慕者三載蓋不爲所後奪也先生少於寀二歲從受經友愛甚篤寀以卒公車聞先生一慟爲絕久之始蘇即撫其

之孺子亡息女婆踰於殤生儀病疹且殺先生禱於
廟禱曰即不諱請以子孚嵩代黃安人從傍聽之曰
得無非情乎先生曰不然吾猶可子也亡兒子即亡
吾兒已伏地慟不能起尋病疹者皆愈稍長課之詩
甚勤然不忍加佚而時抗孚間法以攀黃安人指而
笑曰兒獨非而子也亡所不代先生之季曰間有五
子而貧中憲公老一日謂先生吾棄若仲氏令仲氏
遺不能當我三十之一而若遂爲子勤誠倍他子吾
欲瓜剖吾產均授之先生謝曰仲父遺產薄分也季
得以一日供養而乃盡偏者直乎因弗受公殁亦皆

弗受而躬率黃安人蚤夜從事耕織勞勩益拓而問
推食以恤間五子仰之有室家曰吾所以辭均產
爲而專也先生業饒即以好施聞歲大侵有囷穀
千石悉捐以予貧民不責券而他自中表親戚以至
故舊即緩急亡弗應者亦會黃安人卒以故所廢業
隨手盡先生囂囂然顧諸子曰毋以此廬產而少之
視所受不既多耶即若曹異日幸而祿養我不願以
祿之外養也於是諸子學問季文成進士高第矣郡
邑千旄造請相屬人或謂居間可以得千金築營兔
裘自娛快先生唾之曰若不知我固當不知我先人

清白耶而忍汙之有訟直而懇先生道地者先生謂
若當自直吾安忍假邑大夫惠以誣若亡何果直即
先生有一言必利病與華與究苦亡所控訴者言出
而若書慕然先生曰昔秀眉目肌理膚腠即不專玄
素術而望之以爲神僊中人少工制科義游太學而
故祭酒程文簡公異之曰千里駒也然五試於省五
不利稍厭之去而爲古文辭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
經史諸子外天官地理樂律刑法稗官黃衣之說無
所不精習其侍中憲公公左顧而諮公所疑難立響
應不窮公每听然解頤先生後以謂諸子一語不能

酬而王父若無地容面矣論詩聖陶謝而賢元白崩
後吟咏可得千餘首於元白庶幾似之好臨摹古書
帖言草聖得意處翩翩不減王履吉尤工治紙自謂
合古張永獨法人允先生許并紙與書得之以爲自
幸而先生亦婾其意數中不厭也郡名士黃淳父王
百穀顧山甫皆與先生善淳父死先生助梓其文山
甫之父卒久弗克葬先生捐地與之晚節信浮屠法
居恒謂假我數年薰脩若西方不難至矣人亦以其
健飲啖步履且逼令無他機心即無論西方當不死
然甫七十而死先生有六子皆文而學聞季文其前

顯者

弇山人曰嬰國之射汰而得爲人後者豈非以其生倍親不獲致力所自耶乃沈先生抑何斤斤亥至此夫精誠之極天假之分以爲心不謂之孝哉撫伯季孤隃於已成俾成㑹不肎之弟哉力任其繁若産任其殺者居問之路目若莧芥不謂之康哉親族閭左待以無饑寒僵而弗齒賫而弗厭不謂之惠哉夫是孝弟廉惠者士之大綱也即文之以禮樂亘久猶指屈焉而況此澆漓末季也題其曉節優游福履天人報施之際詳矣

林宗伯傳

林宗伯者諱燫字貞恒其先自光州之固始避五季亂入閩遂爲閩人十餘傳而至　爲撫州守元美以子貴贈南京吏部尚書再用孫貴贈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有子曰文安公瀚起家翰林至南京兵部尚書参贊機務以耆德重海内卒贈太子太保文安公有二子曰康懿公庭㭿仕如撫州公所贈官卒贈少保其季則宗伯父曰庭機亦起家翰林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累進階榮祿大夫有四子宗伯其長也宗伯生十四年即以春秋補邑諸生二十四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選侍景恭王講讀以檢討滿九載擢修撰進司經局洗馬兼官若故與校録永樂大典明年與篆承天大志尋志成賜金帛四十餘爲國子祭酒大典成進太常寺卿治祭酒如故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經筵開充日講官仍充世廟實録副總裁改吏部右侍郎亡何改南京吏部久之始進工部尚書以至今官凡再遷皆仍南京而以母李夫人喪歸服除屬疾卒年方五十七宗伯幼而朗秀讀書日恒得數千言康懿公奇愛之謂榮禄公曰此兒千里駒也提學江汝達意不可一世士試宗

伯文於稚髫曰所見皆凡才毋逾若者必以文顯重每試諸生輒挾與俱恒爲冠而其讀中秘書時受業故相徐文貞公而嚴分宜方當揆分宜雖意忌多人我然好文沾沾每謂宗伯當有海内名而文貞公之器之則直以撫世宰物寄與張江陵甲乙江陵不能毋中望矣故事諸王當就邸必選進士中明經老儒侍講讀之國則爲國僚佐時裕王當爲儲未定而景恭王寵王也上借爲妙選翰林臣輟史職以往而宗伯與焉宗伯既素能經術雍容進止不爽尺寸王恒目屬之分宜故知宗伯然以榮禄公不善事之故漸

左而其子世蕃與宗伯隣謂其宅可併也屬王且之
國風宗伯使納宅宗伯謝曰宅受之大人不敢棄也
已而謂人吾不惜宅惜所與耳世蕃恚使吏部以之
國故事請分宜意猶豫曰史官侍王邸豈亦故事耶
文貞公時副揆力爲慫恿得毋從之國分宜念宗伯
且造謝宗伯陽爲弗悟也者不謝也分宜敗宜稍稍
達而其佐禮部吏部則高文端公儀楊襄毅公博爲
之長二公皆海內夙望長者虛心待宗伯亦侃侃下
隱多所俾益在講筵文貞公居首揆方倚公自副而
以進講語直有所不當忽中旨謂宗伯內或謂中貴

人聞之故或以在宗伯次者有異援搆而代之其事
秘莫能明也文貞公每歎曰誰謂天下事由我尚不
能爲　國家留一林貞恒自是亦不獲免搆席矣宗
伯雖少貴能抑損爲恭與人溫溫言笑至於大節則
皦然嘉隆之際士大夫有所倚抗顏談性命學以務
交獵名宗伯淡非之曰此市貴耳叩其中當無有聞
者爲掩耳國子諸生例必資滿而後得歷事九卿曹
屬其後漸以居間索宗伯一切謝絕其佐禮部則諸
陵貴人以大水請修治與得遂所欲宗伯周視還奏
唯長陵小毀當葺餘俱已之所省費以萬計其視南

禮部篆而魏國公之諸孽子邦瑞長而第三子邦寧
具貲而欲貴之也朦朧爲稱繼得封矣遂改送邦
寧入太學云當襲宗伯却其移文曰誰謂邦寧嫡耶
咄嗟而貲嫡也長幼之序將敢遺之當是時爲邦寧
左袒者衆宗伯與其屬王世懋持益力毋何以言官
論建奪邦寧毋封邦瑞遂得襲中外韙之宗伯之佐
南銓凡六年兩當大祭其長馮而默陟焉以公明彌
入賀萬壽時江陵柄國張甚與宗伯以舊好往相與
除崩意宗伯自公見外辭目疾弗往爲曲晏折簡以
要宗伯亦弗往用是遂絕時文貞公罷相居華亭里

中陸先生樹聲爲宗伯坐主而資宗伯歲時脩饋兩
家不絕所使蒼頭人司之且北耶則孑孑一衛南耳
而其餽亦不過筐器食宗伯居恒撫膺已矣非徐公
毋能用我者陸先生尤耿介每謂得宗伯當益彊宗
伯亦曰使我小選懦者何以面陸先生宗伯性尤篤
孝其待榮祿公於館局烝烝色養既榮祿公官南部
數以公事如都下宗伯迎送必數十里外長跽而泣
抱膝不忍起上酒炙時手擇而薦之其爲宗伯踰艾
矣聞李夫人訃號慟幾絕即日徒步山龍江望廬而
慟復幾絕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斯豈謂我哉奈何

以一官而廢我慎終節以故迄服除至卒不復用縉紳難惜之宗伯殊自快以得長供奉榮祿公也友愛諸弟痾癢如其身寔副君稍長養而訓之以至卓然有聲稱者宗伯力居多榮祿公饒多子孫不能容推舊廬宗伯遇火圖書器什俱盡至假康懿公廢宅以棲性尤好客客至輒令具酒炙度歲粗入幾何奉榮祿公其旨外悉以供客或不繼則笑曰姑罷酒纔而後語我蕭然四壁無長物也部使者欲爲宗伯治第有疑獄可出者使宗伯所親善諭意宗伯正色曰女少而務晚乃收適耶卒不敢復言宗伯常再歎會聞

一典順天試及掌歲均學具門生故吏徧天下無一字居間即歲時伏臘問餉無絲粟之納其却眞定鳳陽二守賂尤表表者嗜書手不時釋爲文能復古然根柢理道不好爲浮靡以濫名晉府纂福州府志縉紳以私請者積篋不發曰豈欲陳壽我耶且是胥與考功令孰重志成讀者服其典刑又刪輯八閩通志垂就則病矣侍經邸進講有四書直解誦四詩有詩說并所爲詩文甚夥厄於火今其存者猶若干卷宗伯少嘗讀書大中寺寺多祟至則屏匿祈雨留京禮城隍廟而歸假寐若一青衣神踞而曰日墳封矣起視日正午俄黑雲翳之澍雨霑足以是心自負其病也亦坐祈雨而應爲濕所中云有三子世吉以蔭爲太學生世勤邑諸生世陞幼而從予請傳者則世勤

王子曰明興縉紳無世臣則三世而入座者獨林氏而又加一焉不亦振振盛哉然而天下寵其盛而中惜其不盡究用者其故可推也文安公優游盛世經綸之略與諸賢共之晚而厄宦豎危得大禍不果榮祿公終始當悍相嘿嘿守撫以老宗伯在通塞間其際猶之乎二公雖然宗伯自死蚤耳不死固未可量哉抑毋但八座蓋三世而史局而太學師佐銓典禮

天下尤詘之文安與榮祿公皆富壽久爲人父宗伯僅爲人子弗及終以故尤惜之也余皆不論著獨論者其眞道能自完於出處則三世一轍乃可貴耳世懋者予弟其持魏公事尤力於宗伯稱莫逆故附存之

王將軍傳

弇州生曰信陽蓋有王太史祖嫡云余以隆慶之初元伏闕上書爲先御史大夫白冤狀而是時太史辟公車亦白其父故將軍冤相與談推文事甚洽也而無何皆得雪散去明年余强起一官而又二年大史

成進士入讀中秘書習國典史以文行名天下蓋又十餘年而始草事狀見屬曰奈何靡以一金緋還先將軍爲能瞑先將軍地下哉余乃歎曰嗟乎古固有之漢文皷才李廣而惜其不遇時也謂子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雖然廣自數奇不侯耳彼其再至九卿十爲二千石四綰將印大小七十戰而尚不侯夫豈盡不用者任之若王將軍則眞所謂不遇者也於是作王將軍傳王將軍諱詔字子宣其先山東之德州人明興有汝錫者從徐魏公北征積戰功授大寧中衛百戶復從燕王靖內難戰死夾河

子悅得爲正千戶改隷河南之信陽衛有子端襲而從王大司馬恕平荊襄寇獲其酋拜明威將軍仍故衛署指揮僉事明威公有三子獨一子瑀行營與其所善僧慧昭語因果慨然曰虜可隷以殺降不益丁吾結髮行間即以爲戒行荊襄之戰踣於阱而下伏二男子從者請馘之充級賞吾弗許曰彼寧眞盜耶即眞盜非接刃而抗者吾何忍以爲利也貴而遣之今吾老矣僅一子弱而未有孫豈有所恨哉彼虜可隷之謂何慧公拜曰公行得孫毋苦也已而瑀之婦娠將蓐而明威公晝若覩慧公入者報將軍産矣慧

公亦以是校減將軍生之數歲而父瑀前卒育於母威公少而從塾師習制科業則工制科業已習詩五七言絕則又工五七言絕然明威公弗善也曰我惟汝一綫息忽以老博上而兼百世汗馬勞乃教之擊劍騎射則又工擊劍騎射然不廢書而明威公以壽終將軍年十五居王父官及長白晳疎眉目鬚下垂腹上官見而異之俾理衛屯政爲搜伏蠹清乾沒揃循其部曲撫戢來而從事居十歲所田有滯穗庾有浮廩會使者所爲牘約略如歲數而會他屯將陳弘道當以法害其雕牟陳上恨訐其所侵屯餉以數千

計刻之御史御史下郡劉司理逮弘道弘道實不侵也追而訊之老吏老吏曰御史就就若將司理唯御史指安敢爲若辨然其人嬖而與黃博士有連爲畫策行五十金博士俾居間以百金投司理果曰吾能輕屯將罪不能反也老吏乃復畫策令援將軍與他屯將葉本山共侵餉司理爲牒召將軍對將軍時從容飲漫不知所坐以結牒者牒者怒走之司理所謂王將軍踞而詈我公司理大怒發卒百人使別將將而圍捕將軍將將軍方之村舍有告者曰捕至矣司理將甘心於汝將軍恐甫上馬而追至將軍彀弓注

別將而曰吾罪不至死所以跳者避司理暴怒耳使
其解即歸法若失我不過笞笞而全故人誼若何不
者汗吾鏃別將猶豫未果而從卒爭前挽曰王將軍
冤而撫我曹厚公得笞吾曹請肉袒將軍乃得脫匿
跡他郡侯御史離部而出就獄則司理已當將軍侵
餉千二百石葉本高栅是而弘道所坐覈僅八百石
竟如老吏指遂坐將軍永戍追所侵餉將軍家素貧
獨有城西莊一區竹萬竿書萬卷盡鬻以償不足獄
吏又數侵之毋夫人憂之甚悉脫簪珥衣服以償又
不足器用且盡而遇大赦除餘餉還故爵將軍憤句

校倉餉故在乃訴之後御史後御史心知將軍冤而
慮反前獄不便謂曰幸不失爵公爵何恨直不疑償
同舍金非長者耶予之三十金曰以佐冏阿貧而俾
贊軍政又十餘歲爲庚戌大虜薄都城徼天下兵入
衛而兵備使者黄君樹當發汝南三千人大都非老
弱即游手屠沽兒黄君憂之以屬將軍將軍請悉汰
去不堪者募壯勇教以司馬法不逾月而軍成如舞
如組又若風雨黄君俾將軍率千人前驅至鄴而以
虜退罷歸往返所經邸肆不知有兵過黄君益奇之
而會徐御史南金以清戎按汝大閱而惟其軍整暇

非目所睹聞黄君黄君以將軍進立諸稜壂則大喜
俾盡護汝卒製大纛尚牙以寵異之盡奪衛籤及屯
探捕兇者事予將軍御史威嚴甚他將吏見者蒲伏
唯唯得一嚬則汗沾背無人色而將軍獨洋洋自如
又盡失其事衛將軍刺骨會鄉人一御史按浙道歸
里乃爭譖將軍而黜者至飾二姬以進御史至浙乃
上疏言文吏坐戍赦還不署事而武吏坐戍獨署事
是使武吏輕犯法也請一切罷署蓋與以中將軍報
可而先時代黄君者爲關西宋君怒將軍不櫜鞬而
謁剌求陰私無可指至是乃廣御史議謂犯而非永

戍者身殁之日其子孫昉得襲蓋以將軍昔所坐除
當永戍也第不知將軍獄未竟不及戍而赦然用是
罷以冠帶里居益失其衛事於是屏居黄鎮餘故廬
用數卜亂從僮奴卜捕犢兩角躬擊之挑竹灌蔬與
信陽諸名士結社爲詩至成帙名之曰耐辱子又有
謎錄一十卷所著多奇闢自詫以虞初諸集之類而
不詭正道將軍既負奇不盡究思欲一自奮而賊師
尚詔㬥起破宋州傍掠睢陳間兩河震動汝鹿焦君
其以兵備當率所部與賊角而卒疲無足任者憂之
以問故時校咸謂當王將軍爲帥士選而飽今何可

復塋焦君乃幣致將軍將軍辭疾不肯往人或謂即焦
不以肘印易耐辱子獨不爲先明威計耶將軍見焦
君爲言賊名起烏合然中多燕趙青徐流剽驍一當
十者驅瘢卒應之徒有披靡走耳幕府不以其老不
肖請見署以便宜從事勿拘文法乃敢聞命焦君曰
善惟君之所之將軍乃樹標而程士其中者僅十二
三授以參伍偏籍之法指直授善走者使覘賊所趨
而厚饗待之他將莫能用也蓋速戰遂大破賊而他
將或小勝或否更以是忌將軍而劘之既報功將軍
僅得旌從有司賞將軍自是歸卧黃嶺而歎曰已矣

終廢不用矣謂太史千戸公百戰而身從草野以有
此世爵明威公討寇三月不脫帶鬆髮禿盡得小署
級耳至我以一單騎而亡之我何以見二先公地下
於是强自力投所知求辨洗不得而門下客漸散去
誦曹顏遠詩歔欷曰吾始謂孟嘗君淺中丈夫耳今
乃知其不易堪也於是日課責太史兄弟爲文益篤
而久之太史舉鄉薦歸奉觴稱壽將軍猶慨然謂我
無憾於汝則我先公能無憾於我逾鬱鬱不樂將軍
故善食酒至石許不亂豪節尤好之酒酣輒長嘯肅
已曼聲爲楚歌泣數行下太史所以娛悅之者萬方

乃稍稍釋而其後感末疾寢處不肯服藥曰我命在
天盧扁何益知言哉太夫人在堂我獲前蓐地下以
待何恨所恨者竟無以見二先公耳乎太史兄弟而
囑曰毋稍我先學毋求貴人銘我第書某葬官道傍題
曰前明威將軍王某之柩足矣已而卒將軍事太夫
人孝終身無間言即大廝條容而後進之恂恂如也
視財賄如糞土而重古節俠爭赴人之急甚於已能
書手挽八石者尤以射勁其射十發必命中自少至老不
釋卷
弇州生曰古所稱國士無雙王將軍近之哉太史之

靈王將軍寃復其官而有子廷世襲之僅綸冠而肆
大司馬都試第一恭遂左軍事手肉斬虜進署級爲
實受已復手囪斬虜過當超二級爲指揮使予世襲
太史謂兒子未稱才即才寧敢望我將軍也嗟乎何
我將軍之難而兒子之易也余又聞之太史將軍嘗
奉監司指捕馮氏之爲妖術聚衆者將盡僇之以反
聞將軍獨不肯曰愚民相聚儌福利耳非有反狀足
僇也勝之亦傷天地和不勝而如黃巾之衆何以解
於是集父老諭之立散去而盡治馮氏之爲妖術者
馮氏妖亦遂絕予謂王將軍不濫殺類明威公而其

所完大李廣視王將軍誠材武然何至斬灞陵尉阬隴西降羌哉至孫陵而陷虜隤其家聲非不幸也王將軍者固隱約坎坷以終所以貽子孫宏遠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六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傳

馮廷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王子曰余入朝所睹接諸老先生能言馮御史父子忠孝事蓋未嘗不津津致執鞭之慕也既而曰吾聞之老子士豈願欲有忠孝名哉至治之世天子穆穆臺僚師師士毛髮之澤達隱憂以來言者諫鼓謗木日懸而不用仕宦淡於朝四民優游於都野亡忿鬭訟爭之日椎剽宄桴之夜亡侵癘札之歲以相保終其天年即用勞承志之外亦何所效之故士至於忠孝名要非有得已也然而使士得全其名而以身免者則君也實天也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束脩為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為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與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為

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
為緩孰為速孰為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為
甲令尋疏論留守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
司馬奪一月奉魏公慴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
命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為殿最公嘆曰是必
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書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為
上功獲多而覈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捶張紳
挾汪御史大夫鋐而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
上寵之故勢張甚蔺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毋得先論
摘俟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裹之公請南

諫臺論摘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辭發宮邪司祭酒
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侍如
故事汪大夫愎而險能窺伺上指沮折其屬又阿史
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　上
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出蠶
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闢之中外惴惴莫
敢抗公獨上疏謂　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為邪
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
風日敝以緘默為老成以順旨為平易以特立為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為沽名言及左右輒寘之遠謫不

惟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
往來以避權臣之怒　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
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而已古者天子躬
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
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
內女不言外為美瞀堂堂　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
九重而遠出郊宿乎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
蠶于郊譏外也視　陛下當為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　列聖
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

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
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之家守
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況　陛下為天地子為　宗
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于今矣以居治
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耶貧甚矣三
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
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南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
閩海叛卒至殺兩省長官矣延綏一軍素稱忠厚為
殍者二萬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
為孽宜鄭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卹而

治治焉自以爲治安今日頒亭詔明日降勑諭欲以
配追前王軼駕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　上
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
之狗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將分且得達
而　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
極論汪大夫爲腹心彗并及二相臣以爲召用皆宜
亟罷罷者宜棄勿用遂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
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辭言峭厲
上恚甚驟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
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詞比附上言

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　上牽尚書
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遂論有差公遂真
論斬矣時汪大夫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
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
請之不聽尋當論報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特執
筆故令校卒持公輭膝而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
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
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即重我不過磔若
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
而無君人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擲公獄中事

謂以受人餉公咲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棄餽耳不至
如若以選人市天受其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
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
何案爲　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
破　祖宗法又爲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
怒論御史不可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
宰乃止然猶署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
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
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
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詗事者審以狀頗爲動

容是冬得不論當渹渹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
推之地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伏歐乃都市以伸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
孝子京兆君事公諱恩字子仁娶於金而擧京兆居
京兆君名行可有兄弟十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
下獄時君甫十三歲即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
衣甇甇長安街中見一要官譽過即攀號泣請其雖
絶酸楚不忍聞者掩耳促舁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
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
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

不幸私憂過計欲為　陛下作一吠奸之犬而顛忘
逆鱗之戒遂陷大辟塗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
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
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臣父死臣祖母復死
臣榮然一孤寧得不死惟冀　陛下哀憐之縛臣胥
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塚臣
不傷臣心臣被傷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
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為封上有　旨法司更審時王
大夫猶在事與高司寇賢仍以不前律不盡合請報
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亦用吳事醫罷矣于時

海內翕然謂為公死忠孝子君死孝然卒皆不死王
李讀之益至今猶凛凛焉已而歎曰嗟乎夫孰非天
哉今夫高文二祖至神聖也從法語如聞國然胡至
斬王權祿甫儀而腐曾秉正也始豹法而天下有踊
羅者皆以子請代得免既而不勝請乃許之如陸安
鄉士利輩不可指屈蓋人子之志伸而於太和不無
病哉夫馮公伸為臣而其子伸為子然而卒以全者
天也蓋馮公之後十八年而楊忠愍繼歿不免矣其
婦請天而請代而若弗聞矣故曰天也馮公既得雷
州戍雷之為紳衿彬迎而師事之類自傀儒相牽藉

藉目公以為非復世間人公後先凡六載所恃寄在
吟咏甚適也獨不能忘母吳太夫人而會赦歸雷人
祠之十賢堂以配宋之遷客寇準李光董公始獲精
心養母吳始公少時食貧不能甘旨一日彷徨
無所出之中野遇一雉飛入懷以佐午具至是歎曰
吾今幸不至實吾藏以偷吾親哉於是日役水陸之
賤以為奉行郵落間輒奉板輿借采田歌懽悅之益
太夫人九十五而後終公亦適六十矣猶蒸蒸孺子
慕也公材太既益磨七所施居恒慷慨謂猶可以為
德於一鄉已而曰是不易以不費惠也出家中裝贖

貴戚田之府者與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而亦會
有天幸傍畝益拓所入稍廣乃首推母吳意以贍其
族季曰乾曰坤者又贍其女兄弟之歸張震王受蔡
替又贍其弟之婿吳繼之者已又贍其兄子際可為
之娶婦嫁二女而殺之已又贍它第族子數可立可
仕可遠可又贍諸姊妹之適莊華陸府鍾鳳者已又
贍其布衣之交曰郭濟沈蘭鐵袁者經生交曰張思
者患難交曰李啓祥者通家之後人曰載九甄曰蘇
充原者或授之宦或資之學或卹其死柳御史與周
堂事之坊其裔孫貧售之公公與之直而後歸之又

贖錢修撰之坊以授其裔孫曰毋更失守也倭入寇
監司募僧兵禦之公所泰崇犒獨當公家半士女避
倭而從者皆爲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莫粥南禪
寺哺饑者劑藥以治疫者所全活甚衆又割其膏腴
數百俾代區賦長貧曰奈何吾安坐而視汝剝產也
始公之急治生而人疑之既伺其所藏出乃曰馮公
殆爲它人治生耳孝子君既出公於獄遂盡習經術
甫冠舉鄉試高等歸而佐公爲義會公元配金孺人
以老壽卒君籲禱而請延不得則惴絕久之乃蘇曉
食不入內者三載而念公老不欲傷其意時和色而

使見不使覺也蓋鄉人人皆稱君孝矣會　穆廟初
御極詔諸言事者馮公業七十餘銓曹欲用公而難
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　廟恩加朝列大
夫而部使者方到上君前事下大宗伯覆議無異特
旌君爲孝子表其廬於是馮公父子忠孝事大著而
君以數奇久困公車馮公督之謁選曰吾不任報國
矣若不以時需一命以攄汝畜如吾志何君謁吏部
選得光祿署正光祿中貴人陸海故以魚肉其大僚
至四署則盡押君夙戒其屬務飭於上供之物而中
貴人至欲有所恐喝而君陽爲不知者縛夙猾之役

而數之曰某事爲某奸某事爲某盜不而貸也署皆
中貴人交關陰私狀中貴人欲假上供物以難之則
皆飭乃更扼咽爲諸役請命而出問知爲馮御史冢
相戒竟君任亡敢干而君當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
紅繡綺衣之錫蓋用四品衛云會以公病乞歸公強
無疾老而稍善忘比疾革謂諸子曰吾因家再生恩
已矣屬之而曹耳謂長子見者以行古道其猶有古
心乎諸季可取師也遂瞑明年郡邑大夫師生祠公
鄉賢祠君之奉公喪毀瘠而抑於禮如其奉金孺人
喪服除還通判應天府君自豆子又負以孝廉重公

卿問毋敢吏畜之而君益自厲爲精勤毋有所委署
恒單騎往日奈何以口語煩人當論市役一瞥而卜
者訴曰何以作帛供君曰若誠卜月瞥若父不某所
見某所爲千金市耶里人推槽坊供者皆算人子公
怒曰去之東偏貝家不以千金張槽坊而委之婁子
杖而更之當監製諸務擗抑大璫而寬中貴以下咸
稱平其監烙駒亦倣其意先豪牧之饒積者監清屯
田先豪伍之兼幷者以故所至輒辦理然君矻矻持
案法亡所阿狥御史臺有胥吏見訴下君治而心庇
之比獄上欲出罪訴者君持不可而止嘗奉委速繫

公從子及其家奴藉故不發君使諭之曰若不懸鐵
搒耶而敢抗王法耶入議在魏公不在爾輩從子蒲
伏請罪君痛挾其奴悉抵法數從子而宥之司内樞
之貴人用督捕責君受牒君使一役受牒貴人恚乃
爲名以抄案脅君吏往吏咸懾無人色君謂而貴人
不解事京兆不受彈壓我以吏往而貴人不以小璫
來耶貴人恚雖甚問知君爲馮御史子逡巡折然君
於職不專爲伉其治民大指先教化而後刑罰有兄
饒產而弟窘者誣其兄君不直其弟使具獄而徐勸
以天性兄爲哭欲寬其弟而給之弟哭請畢死不敢

負兄遂相爲敦睦君又辯故宦家爭嗣微賤與常人
之孽子冤死者翕然稱君神明君嘗屬歲高淳事高
淳據諸郡上游而劇受諸山水故有堰障之其水傍
溢塡田數十皆没或請決堰以露田君曰爲田幾何
吾寧傾邑予情安忍鄰國爲壑則又請省賦以蘇常
郡賦補之君曰蘇常賦重極矣能徑省高淳賦則可
以蘇常補則不可乃議調停虛糧以致折代高淳之
困亦蘇其後復歲饑桴鼓不時起而君已去邑尹謂
非君行賑且立槁君即日命駕趨之邑哀號者道闐
噎也君褰帷而示之曰我在毋憂槁君故已悉得其

田饑膺主名毋敢下上者散賑日所至得貧人魚貫
受粟悉以實往咸驩呼祝君有後壹使者上君治狀
卓異先後十一疏而是時少宰王夷陵嘗以公分識
君貽書君謂相因與太宰逅而賢君吾從旁史之非
久遷矣君不答人以消君君曰彼賢我則不責我答
責我咎我故不受彼賢何與我爲君坐是竟不遷以
考最不欲比謝病歸脩其父行誼甚適也馮之先讙
以俠亭以守封毋擇以戰成顯名秦晉韓趙間至漢
而奉世野王以威重廉靖稱其後道披貴壽京佾奮
諸然未有忠孝表表如廷尉京兆父子者雖然亦各

所自重艱之耳以跡廷尉終始則何嘗不篤孝焉京
兆故不盡究材其材何嘗不宜世也抑其奉公守法
足稱矣又皆博學工屬文而傳其業者廷尉之子學
憲時可京兆之子鄉進士大受尤有聲大受與王子
善故爲論者之如此或謂廷尉有恒言行陰德而使
人知非陰德也讀京兆之辭孝子旌懇懇縣裏惻矣
今柰何使人名之又忍以君親使人名之也王子曰
然然否否使人不得名者盛世事也不欲使人得名
者忠臣孝子心也名忠臣孝子以風天下者民秉□
也且夫名教者聖人之所不廢也而又何疑焉曰馮

趙尉京兆父子忠孝傳

陸子傳先生傳

先生者諱師道字子傳其先蘇之長洲人生而穎儁七歲能裁小語詩稍長受王選部穀祥易以易補博士弟子郡守蔚貞襄公豹試而奇之令改受春秋即以善春秋聞時年甫二十餘而會其偶曹宜人卒崑山吳中英先生者名儒少所當意見先生而奇之以女女焉是爲吳安人遂與吳先生同薦應天先生秀眉美姿玉立頎然其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凡六歲始成進士所射策文故相夏文愍公言于大

奇先生爲言於故相李文康公時曰是子也其文貫䕫而書則鍾王以第一人聞是時　上不盡寄相臣柄援之二甲第五選而得工部都水司主事任職凖縣無害夏公内自恨奏改先生禮部儀制司供事制勑先生雅不欲近相臣而念越人勇之說進所取應制酬代漸謝因母陳宜人病請急歸侍父之陳宜人病寖劇先生謝客隱湯藥間晝莫亡間時時搏顙籲天請代又嘗刲股奠而進之病良已又病月先生三疏之亦已會所乎告過期遂不肯出益肆力於學其學自九流七畧稗官黄衣之屬亡所不窺手抄典籍

後先積數百千卷卅鉛儼然益工歌詩及古文辭又益習書小楷以至古隸皆精絶又傍曉繪事簡淡咄咄逼倪元鎮時文待詔先生徵明者里居而亦善詩及書及繪事先生造門用師禮禮之人謂先生業已貫胡折節乃爾且不聞世以執目文先生耶先生曰于言之誤夫文先生以執藏道者也自吾見文先生無適而非師也者奉之益篤文先生亦篤好先生即膠漆莫喻也諸臺使尉薦先生者無慮數十疏自世宗朝執政者好抜其黨㨿律要以相翼毗而輕於棄名士大夫而亡大夫亦醜之莫肯爲用而吾郡最盛

前先生者有王恭議庭陸給事粲袁僉事褎皆里居與先生善而先生所取友如王太學寵彭徵士年張先輩鳳翼兄弟多往來文先生家與文先生之子博士彭司諭嘉日相從汗隲文事攷校金石三倉鴻都之學與所肯理茗鑑香倫然竟日間從諸賢出遊泖石湖取越來道放舟胥口尋覽虎丘上方支硎天池玄墓靈巖鄧尉萬笏大石之勝吳中好事人操酒船跡之於山水間先生亦無所拒取酬適而别與到弄筆得溥蹏阿錫一點染若重寶蓋是時海内懸格以購文先生跡次及先生先生不爲意尋而陳宜人

以老壽終先生哭毀幾滅性而素所友愛弟安道亦
卒以是日邑鬱忽中風癡憒憒呃沫久之漸愈而性
理亦少錯矣先生林下踰二十年而受易師王選部
亦以久廢俱負公望朝之執政者新以名起先生與
王君先生就王君而筴行止王君曰吾老矣即並命
而並不出將以我曹教然而忽忘君父先生乃起就
補南儀部名爲膳部郎中甫上掇尚寶少卿尋奉使
祭秦先王公孫自快以生平所慕者關中形勝今幸
一寓目焉乃縱遊二華覩龍門砥柱洛驪山温泉弔
漢唐諸陵所至皆有詩而秦之嗣王旨聞先生名厚

幣以饗先生謝弗納歸署尚寶篆會以　穆宗登極
推　恩贈先生父母妻而先生階奉直大夫勅協正
庶尹亡何故痾復作乃再上疏予告歸歸六年辛王
君既歿先生出即謝病臥弗起居兩歲果病病久之
而歿其於先生雖爲授經師而行能姿槩略相甲乙
王君風度磬潔而先生標穿中夷有足當者其月旦
亦埒之先生初號元洲尋更曰丘湖以未寓世卒之
年六十四所著文集左史于漢鐫若干卷二子士謙
士仁皆有名士風
弇州生曰以㕓先生之初尚羊山澤詩酒自藏即淵

明矣甯馬跪乃聊出棲遲金馬庶幾東方曼倩之所
稱者浮沉在宵舒卷自如亦胡弗適也嗟夫令與午
不易社燕鷹晏下人亦胡能以一隱逸淵淵明而何
乃跡陸先生爲

喻太公傳

余始與杭假守俞均邦相善因而得其父太公焚之
爲人又得其詩萬曆之癸未冬而邦相以書自杭來
曰日奉吾父之郡郡養而忽忽不懌謂孺子吾不敢
望故鄉雞犬桑何小肥我則一奉之西湖上亦不肯
再曰夢境耳凡吾不欲使西湖之歲假守父顧察頭

有弇州山人集讀而心善之令日進二三編居四十
日而盡乃曰吾日登弇州之山而與山人遊不亦大
快且吞所謂西湖八九不芥蔕乎我歸以山人老矣
弇州山人者世貞也居一月所而邦相手草太公之
事狀而來請曰吾父不獲而先生而先生之言在吾
父習聽其可以當先生世而失吾父敢以不朽請余
曰微而請余故嘗得而太公又得太公詩矣世所稱
相知者寧而也屬有文字戒則以太公故綴而爲傳
之太公者字廷理父曰朴齋公粟生太公九齡而見
背有母劉在兄弟凡三人而太公居仲伯氏煌秉家

取才足樹也而不能無別券計歲少贏積劉夫人妝
何以弗羸也而語太公太公詭對曰自吾考之見背
中外若蜩遁焉得弗瘵足矣何敢望贏劉夫人意乃
解而久之伯氏亦卒有三男二女未婚嫁太公代署
政則蕰精勤課童奴事耕織計歲得歷歷當册以畤
消息之故爲季也室已爲伯氏三子室而字二女歲
計之若小贏者劉夫人復惟之若材乃逾伯氏耶以
司其私橐亡有也當析箸則咸推其園田以授季與
伯之子而取其餘不合親友不立盟契交讓而後歆
椽惟而退自是劉夫人獨就太公養而季以火燬巳

而延太公所亦燬獨伯之遺舍存太公仰天歎曰幸
齊我不困我胼胝以日夜覆露三孺子足矣得季來
合而奉太夫人儼比舍居無憂色然自是家日益削
與其婦夏安人節腹以資太夫人甘不使知有納也
太夫人卒不能具窀穸奔走匄貸以襄事而毀瘠勝
之人人歸孝矣太公自是不甚力治生而會邦相長
則力課之明經屬文邦相有材氣然自負踔踔不肯
就經生規太公必挫之使就經生規而後已性又嗜
讀書至丙夜馨琅然不輟夏安人戲謂得無更作博
士弟子耶少而不讀今何讀爲太公咲曰少不讀故

今讀之且書當爲博士弟子設也太公之所精治獨
史學上下數伯年間事指畫舌湧如覩邦相既業成
而語人吾不治史從傍耳吾父談喻於目習多矣太
公故塵土財帛喜施予而奪於力弗繼自邦相之通
仕籍若少可以行德者即宗戚中壯有室妨有歸孤
寡有衣食其半皆於太公乎足客至毋問晝莫輒呼
酒炙彈棋閑梟徑夕不示倦色甚或比隣貧不能留
連客太公爲延致曰奈何吾里而有旅客也以故太
公之稱封君者十餘年而不名一軒南畝無傍拓更
自喜以爲快邦相即營緒嘗治命與倉曹郎有連而

失其意倉曹相客也譖於相謂邦相嘗有所雌黄甚
之怒以撼督倉侍郎因事劾譏邦相一房給事中從
而實之宜獄訊邦相備且不測太公聞而晏然曰兒
非不自愛者命也已而得白薄謫楚藩幕歸而請罪
太公俄欣然曰然不自術撥命也何害至邦相官楚
藩奔夏安人之喪歸相勞若父之邦相按廬在猶故
喻也太公司邦相橐猶故邦相也父子泣相慰曰可
以終身矣太公之所最樂者就邦相營緒封與燕之
賢豪長者遊然不久棄之去其次就邦相爾溪令所
風令以寬平無忮令能奉行之亦樂也而亦不久去

大約如在杭指太公生平處倚幾坐袖手雖盛夏冠裳殊楚楚年七十有七矣神形猶爛爽目閃閃如巖下電飄鬚拂衿領白而光可鑑也太公不喜屬文以其去情性遠而嗜詩老而吟詠下衰邪相私評之以高處鴈行岑嘉州下亦不減元白其爲五季樂府排慨激昂則辛幼安劉改之也人以爲知言初邪相之封太公如官也飭冠帶組綬以薦太公爲一再御然不恒御也里居馮一倉頭卒遇之不知爲貴人郡邑禮請鄉飲亦不肯應而自號曰素軒鄧太史以讀嘗因其七十而爲之說謂有天籟而五聲於是乎生也

有淡而五味于是乎生也有素而五色於是乎生也籟不離聲淡不離味素不離色且日閱歲而守之卒未免不勝之患焉故道期乎齊知之不能知而言證乎常名之不能名子將進公於素之上乎太公曰吾安知上吾長保吾素足矣

弇山人曰如鄧氏云太公將不得爲有道者耶嘗不貴養德不近名以素爲緯復取爲經外若皦皦而中寔實其子師之拙宦乃成其見若不足而終有餘者耶莊周所謂人之君子而天之小人者耶所爲詩發乎情止乎性用自娛適而已若終始不離素者邪相目以如岑如元白如辛庶幾闇然而章不能竟揜之矣

余徵君傳

余與晉陵余司理善司理時時爲稱其先桐林君之賢也曰百余某何敢望吾先君而先君困諸生久其應鄉辟書數佹得而失之而不赦乃先先君嗚嗟乎士固有命哉已而以司理語質之其鄉人王祖嫡曾肩輩則皆曰余徵君賢者問何以稱徵君曰君諸生也隆慶初　天子下有司辟懷材抱德咸推遜君將以君應而君卒學者不敢以諸生目而稱之曰徵

君會因司理請乃作余徵君傳

余徵君者諱慶字維德桐林其別號也王父裕猶爲南昌之定安人生橘泉公祿博學工詩尤善岐黃業非而念定安陋瘠不足以展乃西遊湘漢瞻嵩洛還道中陽轉徙宋之固始所至以其業起病者而固始士大夫尤賢重之遂家焉娶於聶寔生徵君徵君甫七歲而有大人志目光炯炯瞻視不恒諸公屬以偶對輒應若響數曰是兒國器也以是橘泉公益重甫弱冠補弟子員中州屬文以氣勝而徵君獨傳於理其詞藻足發之晏試學使者輒冠其曹偶而至大試

則數奇凡四試皆北又試爲戊午其文已中鵠矣至署榜而有軋者兩罷之徵君不爲阻又再試爲甲子司理長矣從徵君試而獨得䝿選徵君既稍自媮快已而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一顧汗血立亨千金乃不如驥之子而余遂逐鹽車於太行之崎嶇乎乃謝不赴有司試而考槃兩河之湄鑿池編籬洗花藝竹木日召親知文酒會甚適也徵君既爲諸生絫酒束贄請益者衆而其於家尤能消息之以故小自給頗性好施予里人秦生被誣杖且死猶坐繫不得出徵君厩驛馬贖之出而鬻槊之得不死它日之别墅

遇有夫婦哭甚哀問知其有巨室逋且鬻婦以償也趣詣巨室緩頰百方至自益券以代而解故人龍某子貧甚館之門下衣食之族女孫收養俾差次已女擇壻而資嫁之徵君所行德甚衆然不自以名其受人德則纏纏勢中不亟報不止也性篤孝事橋泉公無違色既以考終柴毀骨立服禫矣每念不能終養公又不能以禄養也語及之泫然下於頫遇食亦廢匕箸少能詩既而漸入唐格能文文聞東西京能書書法遵勁媲永與渤海間尤精二氏學旁晚星曆服餌之技所著障風集八卷一得集四卷益郡邑既欲以公應辟書不果則以應歲薦甫治裝而病卒矣年僅五十七

贊曰余所覩博士師弟子薦徵君牘抑何其詳至委曲也汝南故書月旦評今猶有古所遺也夫以其文俳故不志志大都云司理之治晉陵其賢可屈指數至稱徵君則自毀損以爲無可比于道固然語云不知其父知其子余以是傳之無所辭抑橋泉公醫而徵君儒以不逮禄養自恨終其身則余氏代推其先德矣

文部

傳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徐尚書傳

徐尚書者諱栻字世寅蘇之常熟人其先嬴氏封于徐而子孫散居僊鄉其遷新鄭者爲著族至宋而南渡居常熟者復爲著族及明而有官至侍郎爲名臣者其從於季孟曰某徐復爲著族凡數傳而至飌巖子天民是爲尚書祖父皆以尚書貴贈副都御史再

贈兵部右侍郎天民家素饒好施予仁義附之有丈夫子四而尚書其最少三歲喪母吳繼母張母之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其伯氏謂仲與叔曰堪輿者言吾家必大貴而吾與若已弃之晨即貴必是子乎吾曹宜修力爲家而縱使學尚書乃奮自砥勵晝夜讀書通經術以諸生游太學久之迺舉進士出知宜春縣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謫浙江布政司都事遷建寧司理同知饒州府進浙江按察僉事遂爲其省右叅議以張淑人憂歸服除補故官河南以按察副使視楚學事遷雲南右叅政尋轉其省按察使再轉右布政使移山東爲左尋擢順天尹未上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入爲南京工部右侍郎久之以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治山東膠河未竟改兵部右侍郎仍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兼巡撫浙江召爲刑部左侍郎方鈇代而拜南京工部尚書未上以言者歸待用於里居一歲而卒尚書之始爲宜春也其邑人曰相嵩相嵩以貴勢傾天下而其子侍郎世蕃侍父秉益恣舍中子横行州郡莫敢誰何嵩乃以好飲尚書至乎而觴之曰去家遠不能不以付令君尚書返觴嵩曰去公遠無所從質願以一二家老

名示本贊之何如世蕃意不懌謂大小數十指聚所取家老已而附嵩曰令君言之當授筆嵩書其老二人名以授尚書尚書至邑過嵩家召其二人出見而執視之曰而公命也有所語以告我亡何舍人子横行者前後十數輩尚書悉縛而笞之奴迫且泣曰公所言舍人子云何而賜笞尚書曰舍人子何不以名而僅名彼二人嵩父子聞而弗悅也業已屬之故不能難而尚書之爲令益謹時時召問三老所疾苦諸所治平徭賦省刑罰更定約束皆卓然爲他邑冠臺薦上乃以尺一召而嵩父子欲倚銜而剌之亡所

得則考皆上上陽明選部郎白此令木無長而姑以
吾桑梓故借之於是俾得南御史尚書爲南御史則
益謗謗持正論嘗因元日日食上條省疏時　上已
諱之而疏所論殊剴直報聞倭警海上久益急江南
民輿中兵而水旱繼之尚書復疏請寬郵及備倭五
事他論兵計七事多鑿鑿可行部覆亦時持之有著
爲數令者嵩父子更以爲嫌因一御史不數月而紛
紛乃爾如百御史何即旨不令縣官脹痛耶益尚
書行而同年楚人王宗茂者亦爲南御史嵩父子置
酒併召之盤飧具水陸宗茂多不能名惟而問尚書

尚書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由名宗茂之抵南京未
幾而極論嵩父子具疏草成以屬尚書尚書爲更定
數字時有所善郎在坐夕別而晨馳一介走報嵩嵩
以是得爲備而滴宗茂尚故以疑尚書是即者復泄
之而疏辭有設宴而水陸異具皆海外物語乃益恨
尚書屬爲南太宰者曰必爲我一快忘於徐某不然
我食且不嚥太宰伺求疵不得因大計京朝官示薄
譴而已都事於藩僚最散冗而尚書以謔性可坐待
遷頗孜孜守法無害趙文華將大軍南征倭至浙而
其督察時尚書所論兵事疏中頗言其失計甚切文

華恨之而爲故甚屈曩尚書入恭謁文華徉怒數他吏
以威脅尚書尚書不動乃檄使入賊巢欲斃之賊尚
書至而賊已解散乃得免時議者皆稱其風而嵩亦
頗自悔以私抑其鄉邑令而自樹威尚書用是連得
司理及郡丞而益精勤干職爲丞時嘗攝郡禱雨雨
澍應拜火火滅郡士人異之譜之詩曰雙異集自是
擢僉事而胡莊肅公松爲藩長與尚書語而器異之
尋江右大盜起且用兵而胡已遷爲其大帥請於浙
之大帥宗憲募義烏兵使裨將戚繼光將而討之以
尚書監其軍遂大破賊有白金文綺錫時嵩父子敗

而徐文貞公階當國選部郎陸光祖助尚書善而推
轂焉乃得稍視楚學楚地方三千里自齊世宰而外
按部無徧者尚書晝夜不停曀寒暑無寧晷春月而
徧十五郡課試畢輒進諸生而誨之行誼經術人人
感畏又表先賢之祠墓如黃叔度周茂叔諸公皆自
爲之記至雲南而黔公朝弼者悍而驕不肯循故事
歸毋留都而悉傾其娌孥且錮之又凌侮臺使者學
使者恚甚不知所出尚書時以按察具草上臺請論
劾黔公爵而丞責其子代署事彼失權無能爲而幸
其子之得署事嘗隱忍不敢爲變臺使者遽以聞詔

可黔中遂安同年張天禎以故嘗參其幕坐贓當即訊
尚書憫天禎冤委曲為調停以解其他所行舉鄉約
辨疑獄華抽稅省宴會滇人戴之若神明都御史以
非所便且謂滇一徐君足而何所用我為因數使人
司尚書事尚書即引疾而左使陳善以書說都御史
曰徐君奉明公威靈以撫滇吏民吏民稱徐君賢即
歸德明公而明公乃疑其侵權者何也今徐君聞明
公之有意譬過之且去去則善不能獨留矣都御史
愧而止尚書之在滇再六年而不得移近地時徐文
貞在位久講學倡士大夫諸以講學名者皆驟顯貴
而尚書故講學而獨不得移或曰尚書學不嘗為新
建而為閩洛以非徐公指也或曰不然尚書不能事
徐公客客無為游揚者徐公去而高新鄭拱幸用
事其兩人若水火謂尚書徐皆南人也而獨留滇
當亡所附庸遂建擢尚書以塞南人意而尚書欲以
義報高時給事中賈東光素有狂易病上疏請僇徐
并時之所謂賢而與拱忤者盡逐之以媚高會上御
朝東光噪於陛法當逮高公為之以病請得罷不究
甫歸里而屬尚書薦起之御史以書來約尚書不聽
曰吾聞賈之病尚未愈何可薦也東光既而見尚書尚

書謬謂曰君病尚在醫藥而乃輕出耶高聞之怒曰
徐某叛我使我斯見吾客必逐之會敗乃得免花園
峒賊之在江右者久而剽掠益甚尚書發兵討平之
俘斬以千計捷聞賜白金文綺銀故因於甍尾而甍於
真紅尤不易自宣德嘉靖間再為之其費本鉅而數
不成民以數倍償破家比比至是中貴人用修導
上復行所司為之尚書力言其不可辭甚苦人以危
尚書　上獨心動為易淺者繞得以不大破尚書乃
一切為寬卹而他所請若復臨德倉備東南餉表華
除死事臣崇祀羅李諸所規畫在國計風教不規規
一方多報可既轉南而溥其職亡所事事居恒自歎
天子不以時見任使即一旦狗馬之力罷而使從少
年後難矣會江陵相方貴重思立奇功自固而山東
漕河渦羣臣扼腕而談海運尚書為工部侍郎而其
長劉公應節同年也故山東之萊人從容言海運必
由淮而踰青萊多山能壞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經
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亡覆溺有故阯可
復也尚書與意合各上疏具言其利便尚書遂兼憲
職往蒞之用軍興法不能亡所募發其人乍見以為
擾爭言之而臺臣劉公既理戎政詔往勘處鄉人伊

劉公喿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於是尚書乃嘆曰天
乎以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遂罷役而
撫浙之命下矣江陵尚服尚書果勢卅往而是時海
嵌之隄壞浙之東西亡所不濵海而海鹽拒之不能
半果符當宋時累石爲隄厚十餘丈每丈費五百金
隄一決則滷潮入而數百里稻田亡弗腐者至是以
屬尚書與臨司合莢脩築之凡二十餘里大率費減
省於舊十之七而堅壯勝之復濬內濠廣六七丈袤
與隄等論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有副而倭奴復來
犯寧台間尚書督舟師逆擊之鹵級百賜如海隄

上將舉大婚司禮中貴人來責御服衮繡褕翟諸女
紅費十倍於昔尚書爲委曲調處不足則議加斂尚
書曰民力竭矣柰何疏請於上俾司農將作損帑以
紓之浙人少安尚書於浙治狀非一然其大要在裁
冗食汰冗兵佃佚億減節以一身先之郵傳達官還
往轎造請不廢然宴不過五簋饋食不過筭器而已
又爲三辦法以定租調姦吏不得指爲姦竇於是浙
人益大安而終以纖嗇少縱舍不能盡合貴勢心雖
再遷至入坐甫離事而言者有所齮齕初江陵之遣
使而奪情也　天子爲之杖諸沮止者而尚書

爲書草大指謂即奪情不可以無奔喪即沮止者之
不當不可以重致罪與廷尉陸公光祖約以上江陵
而尚書先之江陵弗悅也是以有里居命亡何而事
大白臺使者亟薦之遂預推南司寇而尚書以齒風
不數日卒矣春秋六十有三尚書性孝友事諸兄若
父諸從子若子其里居亟爲郡邑言利弊䁥䁥亡非
爲閭里福者而於姻族惇深矣樸素自喜居平食不
再肉布衣至三澣而未嘗不整冠服左準右繩動
止有禮然其自治嚴而待客則藹然談咲若春風尤
重友誼尚風節御史宗茂已物故而行部至其邑見

遺孤而撫之沈少卿懋孝持奪情事戍嶺外道過浙
尚書出視無所避爲之治薪桼而貽書嶺外之大帥
人或以媒尚書弗顧也雖不盡爲新建學至所推質
惟新建嘗上書請從事孔廟廷議有抗沮者辨之頗
盡亦於物無所不愛而尤惡殺居恒謂太牢最鉅而
最有益於世　天子無故不殺之而人以爲砧登
之恒物者何也以故所涖官必禁止而又梓之書以
示人爲文章贍而達有奏議若干卷集若干卷外史
氏曰尚書首尾四相國毋論其人不能盡賢而皆欲
得尚書或不盡得或甫得而竟離之人將以尚書不

能用相國哉夫亦自信其是而已尚書於閣輔入座亦至貴重矣然而所欲抒發十不得一二也以故竟邑邑死而至暮年抱腕論天下事不小衰彼豈與沈淪巖穴槁死黄壤者同日計耶若乃不忍一牛而旂由親始則孟子之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庶幾不失序哉

少司馬趙公傳

當島寇訌而為世宗之季先後兩貴臣其一以視師往曰趙司空文華而一以督戎往曰胡司馬宗憲大江以南不患寇而患是兩貴臣者時則有兩侍御亦

先後以柱後惠文力折之兩貴臣之焰卒不獲大張而趙民侍以小挺旦夕之命然卒不能為兩侍御害兩侍御者趙公孔昭王公本周也而又皆同年進士又皆為順德之邢臺人趙公之所值即趙司空最貪鄙無耻恃　上寵而挾權相之卵翼之則又最横公時自福建巡按還以風裁聚再按浙江司空其郡人也而持監軍節以吾吳之曹中丞邦輔有戰功而不相推遜欲劾其調度失策公業為救暨公草露以示司空而語之曰年來盜賊至惟有鳥獸竄耳所見惟一曹中丞強人意而公摧折之何以勵天下司空語

寒第曰任公救之　上於吾兩人者孰重公曰惡是何言也俱為臣子仲所見何以能逆探人主意且公雖重安能越理而重於我司空度不可已又終以桑梓故攫公雖之追褫其職以解而是時公入司轅而司空有一子應試乃謬曬公而要之曰老蒋舐犢奈何公陽為不悟者入綜約束諸條案曰司空謂我矣毋得與奚士爭進龍其卷弗録司空恚甚然莫能報也而屬月入朝因書罷諸公功而歸諸己公當會宗草畫削其張大誣罔語其疏遂有異同司空力能得之大相然竟不能奪公所守而公乃得加奉及賜鐺

金東鼎司空自以告訐起其後卒敗而胡司馬者繼其後而與王公值其人頗豪健有氣於賊多所誘致而其張大誣罔尤甚且恣為乾沒□公持之力已副具外地然其後司馬者亦敗于公得晏遷至南太宰而趙公歷中外所至策方面勳而其官僅為左司馬坐痟疾故也公諱孔昭字子濳别號玉泉世為邢甲族而大父儆以惇樸公用以剛直皆著聲皆用公貴贈如其官父要張淑人有子光禄署丞孔陽德平丞孔儀矣三舉而後得公公生數歲動止卓举不凡父撫而異之曰官人兒也十六試諸生第一已屢試

皆高等十九舉鄉薦遂馳聲公車二十六而成進士
除河南開封之鄢陵令鄢陵吏人竊少之而公素精
習法比便案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盈庭之訟不移
晷而散其興利若饑渴去大蠹宿害若蝮螫毗宇卑
赤若哺乳嬰每一左顧吏胥雖素舞文長者皆若負
霜雪而大指寬時時情輔法而行手程賦書以曉草
莽夏秋及期疾於委輸四封之外爭來質成隣邑師
之如大府而公間詣學宮憫其傾圮曰非吾責耶為
造飾一新拔諸生梁策董學中又妻其無妻之尚其
者皆育而誨之後先取科第去增脩邑城百雉必取

寧堅諸所厝置不以煩民蓋前公六十年而故少保
王康毅公寔爲令有善政其人思之至是爲語曰前
王後趙□□京兆公入臺其始按遼左也則已風稜
肅然夾大□李錡者故與咸寧侯仇鸞比而貪貪虐
任情公按覈之疏其職他債帥以次論奪亡得免者
再按福建所操持約畧如遼左而吏治加密時其地
已中倭公茇戰守覈功罪每奏牘上尚書無不嘖嘖
實服故滿而有浙之命闔浙連壞詛謹交於道其聲
實亦畧相當而浙所抗貴臣事尤著尋進丞南大理
寺兵害未三載進南之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操江
防番上而以贈公憂歸服除召撫宣府宣府故虜衝
頻年土蠻□且盡公撫循其瘡痍尋虜入寇精騎突
至紅山京師大震公與總督江兼敏公東掎而尾之
走論功賜金幣以不能事言者見苛謫解所任需命
於家將發而吏以故事進贐錢直數千金公却之不
顧尋丁太淑人憂歸服除而誣盡白言路更交口譽
公以公所在著績而浙爲最遂巡撫浙東西提督軍
務浙人讙呼曰是能折貴臣角者公□而島警屢已
緩則爲汰冗兵節縮一切橫賜溢糜尚方織作歲日
益民不勝攤抒公請寬減之得報可而又條奏地方

便宜分款十而其要者如定屬郡之兼轄禁島土之
品堅按礦盜之窩蓄裁三司之繁禮又若議豚免停
句戌摘踞貸上之朝著爲甲令新建伯功高而爵久
不復言者奏下公與御史覆覈當復遂復廷世世召
爲戶部右侍郎甫四月而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撫大江以北時淮徐㫖中水颫溢廬舍
民採朱臣綱鯷蝦而供朝夕猶不給公於常請蠲豚
外復移帑金招□商平糴值所全活不可勝計而竟
以糧運小阻歸里今 皇帝初言官復薦公改兵
部左侍郎兼官若故撫山西兼督雁門諸塞兵事公

行相邊徼要害業高爲峻因卑就深皆屹然天險屑通廼不敢入　賜白金二十兩幣二有副無何大臣閱邊者以公績上賜如初而白金加三之一公於屬吏賢者加膝而至破假餌搜伏賊若神一切以三尺繩之不敢用其術支吾晉錢理而有協理京營之名公爭病矣公自釋褐即宰劇邑三按巨省四撫雄鎮而軍旅居十之九再丁大喪哀思焦勞神用耗竭竟不能之官既歸疾小間旋發遂戢身醫藥間時遊覽野與田叟野老較量雨晴而爲公者無虛歲時王公亦謝尚書偕公里居俱負天下望公卒而王公繼之

公得壽僅六十五公爲人皙而秀眉目朗洞衷坦不爲岸谷孝友天性貴至有封誥及二代父母安公養生餙金紫二兄緣以起家且得官盛矣而獨習爲儉衣浣不至三絹不至三不易也出入僮從循循見者不知其爲貴人所買產多磽瘠曰以此遺子孫足矣好吟咏尤邃經術道集若干卷七巡疏稿若干卷藏於家公有三子一心維無維讓皆爲諸生一心早卒餘皆通經術而維讓與余善弇州生曰當天下無事時士大夫易爲守而難見才及其有事天下易見才而難爲守嘉隆之交世豈其有事耶何士大夫之見才易而爲守難也乃趙公之操概挺貴幸卒以完守終豈不亦烈烈丈夫哉雖然守之難是以數起而數蹶才之易則數蹶而起亦乘之有由然矣王公之守彷彿趙公而優游顯融緩步而居功名則遜之厚也彼兩賢者若二室之相望於步武間寧弗地靈人傑哉

陶氏五隱傳

陶淡字處靜其先自鄱陽徙而爲廬江之潯陽人至晉太尉侃以勳績著方面封長沙郡公累貲巨萬萬珠貨通於天府中子夏以無行被徙然能世其業不

衰以授淡淡生而沖靜洗濯十五六即好讀易善卜筮時時行導養之術謂沖舉可立致也服餌丹液辟穀不嫁娶庭庾所遺積金錢不可指數僮奴數百皆故不爲營省於長沙臨湘山中築竹室以處惟携一白鹿自隨親故有候之者即匿徙深澗不令可踪跡州以淡名家子舉秀才淡聞而恥之遯羅縣埤山客終身不返

淡猶子潛字淵明一字元亮生而沖素任真有高尚博學能文章爲鄉里之所貴初以親老家貧求仕得州祭酒不任吏少留自解歸州召補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復召爲鎮軍建威參軍駸駸用矣顧
謂其親知曰聊欲習絃歌以爲三徑資可乎執事者
聞之俾出令彭澤彭澤故有公田三頃潛悉令樹秫
田妻子請樹秔潛曰令吾時得酒醉足矣安用秔固
請之乃聽樹秔半頃餘悉以樹秫而亡何郡遣督郵
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折腰
鄉里小兒遂弃官歸著歸去來文以見志其辭曰歸
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
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
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
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
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
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
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
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
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潛既
歸得山田而耕之然時不給葆真養恬無所求恔閑
著五柳傳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
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飲已必
醉而退曾不吝止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布衣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潛之自敘云爾尋徵爲著作郎不就當義
熙中車騎將軍劉裕雖以義師翦大憝光復宗社奧
移歆因成篡宋者而志存翦商九錫躡趾潛心知之
自以先世爲股肱不忍視其事肥遯彌貞放跡事外
追晉命既革益務沈冥惟所標詠不著新統以見志
而已潛既自遠城市他亦無所詣報獨鄉族張野及
周旋人羊松齡等或齎酒相詣或要之過飲遇不識
人亦便共醉亡所忤聞之因舍及游廬山五老峰履
跡可數時釋慧遠結諸賢於白衣爲西方之社康樂
公謝靈運少年屢躁損貲爲營精舍鑿池種白蓮求

預社中席遠以其心擾跡不許而獨欽遲潛故邀之入遠與其徒斷飲獨潛入聽飲如故而潛猶難之每將至寺聞鍾聲輒攢眉而返元熙中王弘為江州刺史慕潛甚使使請之不得乃躬造之復匿不見既而語人曰性不狎世因疾成嬾豈敢不以王公紆軫為榮弘乃叅伺潛知當往廬山使其故人叅軍龐通之為酒於中道相要潛見酒便與對引欣然忘往弘遂出掩之遂酣暢窮日欲要與還州問潛有所乘否荅曰素有脚疾向藉藍轝亦租足支願詢乃一門生二兒共舁之耳弘載以副乘與至州咏言咲賞都不閒

也自是欲見潛輒於山澤間中道置酒以為恒性好秋菊嘗於菊時欲有所矜須而酒不具適弘使白衣送酒且餉錢二萬潛大喜即便酣暢以錢付酒家取盡乃已常云夏月虛閑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不具絃徽時撫而歌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客送酒濁不堪篘頗無漉者即取頭上葛巾漉畢還復戴之既久病痛因為輓歌二章已復為文自弔其辭曠朗無所繫戀取酒獨酌少時翛然而逝年六十三有五子俱不仕潛生平好為詩詩自東京十九首以還建安三曹渾渾有

氣潘陸因之漸成雕靡至潛而始自然出之大巧若拙至馥若濟令人擊節有淳古想後潛之百餘年而有弘景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漢與為功臣桃侯舍傳子青翟為丞相十三傳而至吳交州牧璜璜弟濬以鎮南將軍降晉仕終尚書六傳而為孝昌相貞寶是生弘景弘景儀度秀朗目踈眉細瘦長額聳耳右膝有數十黑子皆成七星文四五歲即好書九歲識六經十歲能為文時即有出世志嘗得葛洪神仙傳晝夜讀之已而歎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遂不娶時時服青飯飯葷血絕口騎冠與丹陽尹劉秉之

子司徒叅酒俱書俱有文學聲遂從秉之石頭戴與司徒袁粲建節弟充而秉死侯亦坐死獄中弘景得賑收侯尸而葬之轉入大傅蕭道成府出為巴陵王侍郎不拜父憂歸即家以振武將軍起復侍宜都王讀遂總知國掌故以材敏稱服除拜左衛殿中將軍職如故上清溪宮頌稱旨遷中書舍人劉僎宣旨奬贊將有顯擢而復以母憂歸與起前職復上武進宮頌尋除奉朝請快快不樂與從兄書云意應以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為浙東一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邁今年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

去無自勞辱明年上疏歸祿告隱詔賜帛十疋燭二十挺仍別勅有司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資服餌弘景行上地得句容之句曲山曰此華陽洞天也有三茅司命府在焉遂於其中立館自稱曰華陽隱居於人間書疏以此代名人亦因而稱之弘景善稽古備解七經大義博通五行陰陽風角氣候太乙遁甲星曆筭數山川地里土產國俗分劑方藥考校草木蟲鳥無所不洞精善隸書行草創新體有骨氣以至騎射琴奕亦皆能品尤好道家符籙秘法既慕楊許與九眞安妃之事而悅之卒得其手書眞跡益傾

信遂上疏請於浙之東西訪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婁慧明已至餘姚太平山謁杜京產巴又至始寧兆山謁鍾義山又至始豐天台山謁朱僧標皆法門耆宿兩有所詣發芹復得楊許眞蹟十餘卷遂游東陽之長山吳興之天目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勝且徧弘景既所居好濟勝輕捷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嘯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朱門廣廈非不覩華榮而都無欲往之心望高臨危瞰大澤知難矣然恒欲就之當非虛也既返駕築危樓三層其上層自居之弟子處中賓客止下百應遂絕間一聽吹笙而已庭

院皆植松每一聆風響欣然而樂嘗有絕句詩答客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其標寄類此梁武帝與弘景有布衣之素暨帝革命使使扣問國號擇郊禪日弘景所推測皆合指即位後恩禮彌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後手詔召之欲使入輔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一著金絡頭牽而策之帝咲曰此何必效莊生龜曳尾耶乃罷不復徵而朝家大事多取決焉止帝每得弘景書必焚香盥讀尚書令沈約以下皆屏師資之敬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後復移止積金東澗時時行辟穀導引法獨以大

藥易就而苦無資帝所給足竟不能成即成亦不能其黃金色未敢服而以八十五卒尸積日不變香氣歸存既殮而神之甚輕若所稱尸解者詔贈中散大夫諡貞白先生當武帝時上下好談名理而輕政術弘景有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豈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後納叛虜侯景帝失位景僭偽號於昭陽殿人以其語類讖云潛之後至唐而有皎者少負材氣好吟咏不肯出求官橐中有餘則爲二舟極堅麗一以自載一以載賓客侍女酒食遊遨江湖間往意所適不復問津番禺帥與有連邀之至而館宴

之孺月所遺貨物甚厚因市得古寶劍一玉環一皆
直百金復得一黑崑崙奴沒水硯撫之而戲曰此吾
三寶也過陰深輒投環劍使奴沒而取之以爲樂偶
洸洞庭最深處復投環劍如故奴沒未久即出勃如
曰不可取也是二物者噬一霖龍龍首金色而利爪吾
且以身爲餌硯曰二寶失矣汝生之何益必於汝手
取奴泣曰一入窮泉永不復矣投身而下忽躍出水
面者三尺餘一金爪攫之沒不復可跡硯悒悒廼推
賦七言律遂終身不復出
九成字宗儀天台人少貧以經術教授鄉里而博學

工文章言論遊貧不能市書間從友人借貸得則錄
其要語名之曰說郛凡百餘卷又籍古之書畫者
而紀之曰書史會要曰圖繪寶鑑所志勝國之文獻
曰草莽私乘而有手錄纂典世系土俗民風機祥物
恠若廣初齊諧之類曰輟耕錄合之又且百餘卷屬
兵亂則砰罌之甕所藏深山土中事定而後出之其
後寓居秀州轉從雲間洪武初楊維禎宋濂輩皆爲
之序其書再辟儒元史不就人或強之則捏其首曰
吾何知史吾野人也竟以高壽終善楷隸入分書文
亦雅贍有味

贊曰陶氏固稱唐帝後然未有顯者獨漢有徵侯舍
侯于承相青翟咸皆在中下至漢末而有交州牧璜
至晉有太尉侃皆著方面勳侃尤矯矯然非一族而
侃之後爲淡爲潛璜之後爲弘景始皭然隱德焉淡
也人而幾天者也若乃出不失身退不忘君文不蔽
質質不滅文潛其人隱之最乎弘景庶幾通極于天
者哉不然吾斯之未能信也硯故不曉媒仕進然客
游諸侯以資其適九成之身一亂一治而不與其榮
厚辛保全歸斯爲優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曇陽大師傳

至道之精無形無名無乾溼之殊升墮之流逆泝疏世名三之與媾為闔孰知其非超一函三惟我大師作曇陽大師傳

曇陽大師者姓王氏諱燾貞曇陽其號也蓋皆 聖師朱眞君所命云父曰禮部侍郎翰林學士錫爵是為荊石先生母曰朱淑人始朱淑人夢月輪墮於牀而孕故難產前者幾斮副急愛之而一日侍姑吳淑人語而立生甚易且無血也宗黨乃賀學士而學士甫捷應天解以師當桂祥遂名之曰桂時嘉靖戊午十一月之二十一日也師產既彌月所致乳母病絕乳凡三易輒三病絕乳而又苦瘍疥晝夜啼膚色黃瘁學士及淑人不甚憐愛之有求字者輒不許曰是尚未卜吾女敢卜婦而最後始許今參議徐君廷祼之子景韶師五歲為兒戲輒剪紙作小幡寫若 觀世音大士像者碑而設燈拜焉且醒從被中拈豆數

誦阿彌陀百餘聲而後起遂為常又時時拜天地嚅嚅喉吻間耳之則為父母祝釐者乃始稍奇之令就內傅所受孝經小學未終篇輒罷去學士既宦遊燕中以師從一日忽索其所授經曰此豈女子所餘功業耶於是稍就女紅然亦不肯竟學朱淑人風之竟卒弗竟也而時時閉門隱几獨坐若有思者時萬曆之甲戌師年十七矣徐君所使使自浙來謀置幣學士業已趣具裝嫁且辦而師乃灑掃淨室奉所攜觀世音像稽顙自稱名願得長齋受戒充弟子朱淑人大驚曰咄咄何物女作何態且安所欲師曰欲了生死耳朱淑人益驚曰吾不曉若語第曉歲月間為徐郎婦將遂負之耶師默不應已而歎曰嗟乎豈彼負我彼固無我緣也朱淑人亦不敢詰而介弟衡少於師三歲一夕從之嬉而師偶以石擊地鏗有聲怪而蹴之聲鉉鉉與履應益駭久之有光若螢隱見柱礎間自是光連夜輒見而輒加巨或輪囷若輕雲或欻閃若電或散噴若墜宿或騰起若炬或晶白若凝霰或青紫若蘇羃惟衡與一二乾女亦覩之以白學士曰姊所居恒爾得非珠寶氣耶學士戒勿泄而陰飼之具如衡語又旬餘師忽戒左右毋進飯飯吾吾不

餓也學士憫而強之飯則吐乃别進諸果餌則又吐
雖進少許蘚棗桃杏取汁液耳學士念不食久以為
疾而召醫脉之師咲曰兒故無疾兒所以不飯者夜
夢一上真美麗非恒冠七梁冠躡繡履扶五色雲下
覺兒坐撫白玉琴而無絃左侍一女冠綠衣垂髫者
狀略如之年可三十而少右侍一媪衣褐色胃絮年
可七十而老少者指中坐者曰此而所奉大士也指
老者曰此而　導師偶霞𡟬也余則　朱真君大七
熟視兒而哂顧偶師焚香香冒裊裊縷煙成篆書梵字
真君謂兒速吸之可却食證果矣自是醒而所踐以

不飯也兒何疾學士乃與朱淑人稍稍聽師意而自
是真君與偶師一再夕輒至大士亦數夕至皆於危
坐時見之以為夢則境甚真以為真小不類大士始
色莊已而稍稍解開有所指授而真君則摩頂慰引
欵曬娓娓時出機語相開得一捷會即嘖嘖歎賞而
稍法擬議未出口已誅讓隨之曰道在汝卜度耶一
夕夢真君口授一編曰法照悟圓靈寶真經覺而能
憶之且書之以語學士曰是道經也而禪語居三月
徐景韶病死其家以訃來朱淑人匿而謂師曰昔言
徐郎無緣者何也師不應手書一囚字示之朱淑人

為解曰人也而四周之得無幽且死乎師乃愀然曰
死久矣朱淑人為發訃師逢跣而哭三日出其衆則
有成製縞服草屨御之以見學士夫婦曰兒故徐郎
身也念父母不獲死且當為徐郎稱未亡人學士謬
難之曰若豈已婦於徐而未亡人為師曰父謂不食
祿者不王臣耶則月者　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
哭臨成服也學士不能答而師苦節愈甚諸真又以
不時至朱淑人意不懌陰灑豬狗血牀薦間冀以穢
却之師乃謂學士真君有言吾曹非可穢却者且以
節義成女名宮中詭也乃止俄而有芝產所居室前

叢數百武豆蔓黍稷之屬殆徧學士試謂師是固吉
祥如叢中不能稍何一夕而稍生即萎然縮俄而並
實師乃手援之以施鳥雀會有詔議祀故新建伯王
守仁學宮學士當屬議乃具草曰夫夫霸儒也陰事
禪而外攻之不宜祀草成而師見之曰父以王氏學
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闢王氏則不可夫百步五十步
者皆走也學士爲削草而陰惟師何所得二氏學旣
遷國子祭酒師乃請别築一土室居之適廨傍一古
槐滴如血師過而視焉即止曰長至大雪師潔掃若
有待者俄紅光二道從西南來群真從之其上體極

明了而下皆為白雲擁羃不可辨朱真君手拂師髻杪雪取金剛經為訂句讀解釋疑義移晷乃去學士聞而掩之無有也其餘紅猶施庭雪若染者益自是多晝見矣又一日學士晨起若謦欬者覘其室門有光大於鉦殷赤閃閃似初日又似紫金在鎔芒穎百千道粲爛注射不可正視聲絕光亦隱其夕師夢謁大士畢集於諸真所凡坐而冠帔者十人首坐則蕭元君也貌僅可二十許玉瑩絕世見即呼師為小弟子真君坐第四偶師最老而坐最居末自是元君亦微有所指授然默而寡咲容不若真君便詳家人毋

乎也一日學士率然語師道果不食而已耶奈何詭跡以憂若父毋師曰吾父言之若命進白飯蔬亦時啖虀菜第毋令雜鹽豉耳居月餘而學士之父毋封詹事公與吳淑人來封公謂曰聞若久不食今乃食耶如初志何師曰大父言之亦善遂復卻食而所進桃杏汁液亦加少夜則真君袖仙果啖之果圓長可二寸青黃色亦具小核無皮滓輕滑如夕露而特甘不可名質也師自是毎入定即見真君與大士元君及諸真來一、切斂容正念不為起以告學士學士尤之曰彼不責我慢乎曰不我責也夫何知非試我我

一起而魔娆之矣於是諸真來益數而稍稍以魔事試師嘗夢之曠野則有婦粧而偶坐手簿書其標曰相思師念此非邪也耶叱使去忽復一役童見夌輔且屬師極力擠之坎俄而介者來露刃譁曰奈何傷吾兒從吾婚則生不者立斷汝頸師即引頸受刃欲下而真君至大咲遂蘇一夕少年衣冠者前通刺曰余徐生也念夫人以我故過自苦特來相慰向師正色對曰吾自守吾志耳寧爲情守晢而它鬼耶則速滅果徐子耶歸而待我異日之隗於墓少年乃愧謝去最後一羽衣星冠者歎息謂師曰癡女子天下寧

有仙人若前後所覩皆狐魅耳久之能令人死師嘿不應則又曰吾哀若命等崩露而欲救若今為若復故食嫩眉嬭鬢以窮世法娛何似師復不應道士忽不見而真君與偶師皆在傍撫掌曰要試子要過矣挾其神謁大士而覩所謂西天七寶蓮花座者問師佳否曰佳亦愛之否曰弗愛也曰審佳者胡弗愛師謝曰聞之師所授經語若以色求我不能見如來今此界者色也是以弗愛也大士稱善相屬真君為之喜動眉宇出而遇大神關將軍趨拜之將軍止拜揖王貞姑曰賢哉幸自愛某請得効力師毎謂將軍故

鬟而美姿觀白皙色微酡其乘馬亦白世所圖不盡
爾也尋學士自國子長宮冡而封公偕吳淑人復來
視念那中瞻因而外生得失遂携師歸屬徐生已葬
念欲往視恐不得請屬步離百餘言使保媪辭而焚
之墓師故寡言自其歸而與諸姑姊輩處益務爲韜
默亦不便習皆禮乃創一龕置之樓而鍵之時時諷
誦金剛楞嚴諸經有所得輒書其隙若注者月周歲
忽謂其弟衡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出
與姑姊輩抑委曲周旋時雜以諧浪諸姑姊人人相
慊其然内不無少疑其怠即吳淑人亦疑之謂曰汝

習靜久今遂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師曰習事以亂性
不圖亂性也夫静自女習之亦女識之心攝境則真
空也爲境攝則頑空也吳淑人異其答然卒莫曉所
謂久之師忽大悟覺腦中仙音縹緲自空而來先天
氣融融周五臓遂成丹初僅若黍米已漸長若彈丸
外類輕紗縠色正赤黄居恒置下丹田時有所升降
間出之掌煌然吐光彩自是水火絶不復進諸果矣
而學士業予告偕朱淑人歸師驟得父母喜甚旦夕
侍問安刺紝繡織勤於他姊妹逢迎約略如常特僅
不食而已朱淑人撫且詡之曰若姊寄請了生死此

爲了不耶師咲曰徐之以了自還毋明年正月爲己
卯閏日燕居深坐若有憂者學士怪問之師曰見神
乍一出而惝怳夢境數驚數喜豈其陰神耶夫陰神
者鬼趣也余希上乘而性命之不俱徹如負吾師何
是時不佞世貞屏跡小祇園竊聞師之槩而心慕之
適學士見訪語次不佞歎曰此天人關也雖然神欲
出而尼之難舍不易也神已出而驚之返舍不易也
其機存吾子學士歸而師果屬之父幸毋它出姑守
覸兒目光下垂面發赤口鼻息俱歛此神出也慎毋
令家人子窺我亭午神果出學士乃屏息擁護以俟

及酉而空中泠然若磬聲師已醒矣咲謂學士兒幸
無它頃刻踰數百千里山川草木龍蛇鳥獸之寓目
者種種矣而皆吾身中神也今者内觀則萬象固森
然也夫度此關而五陰之濁障蕩然解道舍我奚屬
哉會學士病痢寖劇師手一杯水而飲之良已乃謂
學士閉關期至矣别而登樓學士急與朱淑人尾之
不及若有重閉者叩不復應乃痛哭返自是詹欵絶
矣凡三月忽下一赫蹏示學士曰兒今所出者乃陽
神也問何以驗之曰無難也明日學士晨之所居書
室啓鑰而案頭有米麺柑橘棗栗諸果餌幾二十種

墨書其傍曰曇陽子神出東南方至此學士乃益心
伏而會所從女奴聞中屐履聲以白學士急抉門隙
師衣黃衣從樓上下倏忽若飛鳥還問師何奇乃爾
師答曰兒鍊形久且輕矣譬斯決不過尋丈不爲奇
也學士喜乃固請啓關欲一見師報札云兒非不憶
父母以鍊形故稍改異恐見而驚耳無已請俟於門
遂下樓啓扃不復從窗騰入學士迫之猶露衣裾尺
許頷咲曰見矣何欲速爲已而盡露其面作黃金色
莖影掩映丹脣如爛櫻首挽雙髻稍稍談所得已括
一栢枝擲學士曰以此汲井飲之其井故師所選地

署以已學士刺者也學士時復苦脾疾而天大寒口
燥痛不能受師曰姑書之盡之無可受五斤許瘕
溫館緩也已而氣休休然乃悉汲以飲大父母及學
而屬嚴且除師以一札白學士曰兒神欲少出出將
以有爲毋令外人及雞犬近我樓計數日當返返則
以鈴聲爲驗居數日鈴聲起空際則神返矣時庚辰
朔之又二日也學士問所以出曰聖師真君指也更
窮之則曰非久當自見其又二日閒語學士曰可之
王某所而詰之前三日門載有所獲否蓋是時猶稱
世貞別號云學士以語世貞亡獲也歸而告師師乃

歎曰此子緣小闕未遂際耶雖然不而遺也又一日
而西關之候人以片紙來其題蹟云曇陽子列仙到
驗知爲師蹟也又四日學士遊於園而獲小黃紙啓
封則有琥珀數珠一署其紙曰孤峰奇遇古月重逢
以問師師曰吾所鄉北丘隆魁者也隆魁蓋多習內
典精戒律時爲學士閱華嚴藏而又四日爲上元有
優婆夷叩閣言元旦起禮佛而瞥見一女子投之小
黃紙中不知何物學士爲啓封則亦琥珀數珠也其
紙署云二十年來一夢元宵得遇主人遂宿之樓之
下媼老矣夕恆坐脇不沾席坐至丙夜而覩赤光如

初日學士大奇之謂此優婆夷者殆得真空觀以詫
師師唉曰不然是媼坐深而見以宗戒二字未書題
領又以花果納之袖而了不覺所謂頑空非真空也
吾力僅使之死不流墮耳明日世貞甫薦食一媼齋
疏水絲纖踵門請謁曰五鼓之廟所而若有皁衣人
手二物謂與我貽王中丞必而之不者且禍汝語畢
忽不見余心知所謂即飲水齋而篋纖供淨室其次
日質明以告學士望師所居閣再拜謝其又五日漏
盡一更孺子來致黃冠下有髮紒承之曰昏時之飛
雲橋甜而有褐色衣媼以屬我曰若可西叩王中丞

第而授之我不識中丞第而識侍郎之從者與偕來
不佞再拜視冠之梁有細字云霞散姍追還其下云曇
陽子廼知授冠儒子者偶師也質明復視其裏綴黄
絹方數寸裹黄紙一銀環一紙作小楷七十字中亦
有古月孫峰語而銀環之約遂矣舍人子外居者見
之而驚曰一真兵於門戟得黄冠授我我惡弗收也
呼兵則立至得冠與環具如之而字稍贏因五徵亦
有改易者義則無易也於是知所謂追環者追所失
環也師乃謂學士曰我言不而遺果然今乃併得二
環兹有指哉世貞復之學士所裁答以謝而亡何師

有報言補一紙汲引慰借出之苦海迷途而婉導之
自是徃復皆繇學士不假神力矣學士之傾注師甚
師首言於朱眞君度之而家人中外不能無少疑且
以學士旦夕當大拜柰何忽忘此而攻發花之教曰
亭午忽有黄衣躡蹻舞樓之脊者俄小躡而上去脊
二丈許復下家人覩之已而其閒左右覩之知爲師
也乃稍伏而學士徐風師曷不少湛晦師曰兒固知
之夫豈不欲匿光景以冀希進大道也顧家世富貴
又女身不得不以跡誨淺知者且吾所苦心爲二大
人自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學士曰嚮爾胡

幷少待以合形神妙而凝凝向實其世事乎師曰兒
亦念之顧閑閑非圓滿所雖然吾姑示解耳不作拘
實出入也學士曰吾聞之陰神能見人陽神乃能使
人見若所出者陽神也即不靳使我暨大父母母見
之乎師曰可學士乃埽二室其一居封公而身以子
銜從其一居吳淑人及子銜婦從夜扃之仍錮其隙
少時風肅然則師至榻旁褻語曰大父在耶回頭是
路已徘徊几案間久之乃去而吳淑人所居室其語
亦如封公比發燭視几上各有玉筯篆書眞言三紙
以犀象盒鎮之語秘不傳然多勸行善積慶意也學

士復謂師此但聲聞耳能一形見我乎詰具燭師曰
何必燭也具戒學士朱淑人宿如前至夜半師復來
口吐光若電俄成青金色照耀滿室而中攝人影不
甚辨學士不覺失聲師遂去翌日謂學士識此光乎
法身中眞火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雅嚮道何不
一反求苟有求兒得先容於聖師學士大喜曰幸甚
師又曰若欲一接聖師及列眞乎學士則又大喜曰
幸甚師乃期以三月之望召學士於樓之外門擗門
隙屏息以俟良久聞樓中珮環聲瑽然師嘗下樓埽
室焚香布坐尋群眞入咸輕飈雀躍而獨有緩步相

実入者則蘇元君朱真君也師叩首堦下已微語語不可得聞而諸真衣有紫者緑者碧者青者古色者白者獨元君真君施錦文帶高過領緑兩肩而下盤要至足其文非綺非繡燦爛五色不可名狀元君真君毎出入故綏若使學士識之而領以上則擁於袖不獲而以為恨將行呼法水灑四壁壁黑者獨受水不下如點漆光豔可鑒俄而羣真去其水留壁者學士舐之甘於飴清冷於露以指承之則純白乃箆謂師此不可使我分一杯而忍弃之壁乎師咲曰未易也後固不乏汝供而是時師要世貞上昇則上昇

奏其文在師所真君見而語師曰新弟子可儔也為日使之一見可乎乃以孟夏之二日呼世貞偕學士見見狀及灑法水具如前獨真君右鄙適門隙作洪語曰不要悔不要悔蓋羣真別而門啓世貞入叩首庭中師啓一扉曰王君僃聞真君之誨乎哉世貞復再拜乃少與談化事及以龕見托語畢出拳世貞始獲謁師其脣朱獨貌黃金色稍澹不盡如學士紀又月餘余弟世懋歸自覲以啓白願共灑埽役師報許亡何謁辭師適曹仙真與周仙姊至而示衣裾焉自後扉數啓閉當啓時學士輙從門隙窺往往見彩氅

或微露手指白於玉凡列真至則必有金鐺聲獨元君真君二聖至則玉珮聲璫聲急而高鍧鍧然珮聲和而清冷冷蕭蕭然又時雜咲語或作嘅唄或歌步虛天泉出空際而卜然驟聽之則絕細不易辨也吳淑人偶過與學士偕聞天樂叩首乞一言忽有片紙飄下得二行字云造化本無工眾生自造化吳淑人跪藏之髻中樂器有留於樓者學士得隔樞捫摸之或為螺或似箏為洞簫而皆堅滑如玉石一日世學士聞王子佛道兩藏經可以十之一二來欲閱之經至度之樓上下而羣真來則與師皆散閱有所解則

取其文以丹砂不青金粉標其略自二字至八字欲買峡中學士閉從一寓月許以為驚奇而銜餞錢身親瞷之會有家宴諸姑姊入略取視亦不曉所謂甫出而經之有標者數百卷皆失之學士憂恒淵世貞亦皇恐請罪師報曰而何罪彼有所以致者雖然亦終為而物耳時世貞與學士謀買地城之西南隅少僻而野有水竹之屬築數椽以奉上真而茅齋冀之冀它日得謝喧以老而師許之曰吾姒而龕歸於是因署其榜曰曇陽恬澹觀恬澹者師所錄成道指也署書表裏作龍蛇二篆古雅整麗勢欲飛動遂為天

下冠其祠南面中二位曰觀世音教主也曰金母司仙籍者也稍次而南者左即蘇元君上師也右即朱真君本師也西嚮而首者即偶霞羾導師也東嚮而首者純陽呂公次西嚮者許鄭謝三公常與師談道者也次東嚮者崔周鄒三仙姊師所旦夕麗澤者也其名號位次皆裁自師手仲夏之十三日學士尚卧未起師忽盛服冠玉佩劍揮麈侍於牀時所歷門距樓凡七扃鑰猶故學士驚叩之師咲不答第云導我至大父母所當有言至則先拜大父母已拜父母已拜家廟行告祝禮封公帷詰曰何謂也師曰幸而

道有成即以謝天地宗祠祖父母諸尊耳於是姑姊妹與家親眾悉集乃復請於封公曰嚮者未敢言今厭將一至彼所宜而辭焉封公嘆唶未許師跪移時不肯起學士從傍更之乃許因啓問師曰時至乎曰未也俟畢謁上真而後行耳是月末朱真君以信約謁觀世音大士大上召至榻前諭之曰汝寬心努道不負吾解脫良哉毋久戀塵世也蓋是時諸真畢集矣已而謁元君真君於集道宮集道宮者即十真所恒會崔仙妃司鑰焉而了不知何地四周皆雲氣環之上不覩日月而恒有光如晝其地無甓砌色正白

瑩潤不容唾棟柱亦不類竹木而螺文斜上糺錯可愛師既謁謝辭語移日惟時時呼天酒進之天酒亦曰天漿甘芬清冽不可名狀疑即前所用灑壁者也是日以靈蛇見靈蛇者師前是神返而識之攜以歸置樓之下室空書櫃中家人乍見恠之蛇馴伏不動而傍有片紙朱篆乃弗敢殺以告師師曰毋庸也是雖業蠢而識不昧至是攜之謁集道宮叩首堦下真君錫之名曰護龍而謂師可善度之異日法門力不淺師歸蛇復從而歸蜿伏如故家人大小俱狎蛇蛇亦伏師乃謂學士其伏者自爲我耳性頗厲且嫉惡

毋若狎者何於是遣置之新觀時觀猶未竣功中道蛇忽逝去不可即三夕復伏師前師咲曰孰謂此蠢然而急於道乃不人若耶觀瞻繁役者吾慮不及此乃籠而致之弇州園時世貞已治龍湫憤出見謂曰若既受師戒當皈正道啖大法吾與女相勵可也蛇噴噴應者再復籠而致之水洞五敬跡之不可矣六月朔真君之使來師以啓白金母請見大日早使來致金母命俟與日師忽忽不樂日下春復有後命許以三日見而世貞亦微聞師非久癸徐氏墓祭必以便道過謁觀而後發覩甫成擬以月之四日奉大士

金母元君眞君主祀而師已發不及聞師之集道寓
所謁眞君畢乃以三日謁金母之一處四周皆積水
白雲瀰滃五彩間發不辨天地中有宮闕宏麗光顯
大約如集道宮而過之以爲瑶池則似近耳其行宮
也耶師佇俟久不得報傍徨於闕門外者越宿踰日
而眞君至乃與羣眞入師亦遂入眞君前爲師叙致
始末師伏謁如禮金母降色慰勞曰子良苦何脩而
遂證此道也師起立群眞後覩金母狀貌非常端美
然齒頗亦不甲而左右列女眞數百人其傍侍女眞
亦數百人交相賀曰益一仙侶矣亦有舉手賀師者

眞君之前謁金母金母爲起語師聽之聞若有及學
士與世貞名而弗甚悉彼亦多秘弗傳左班之首曰
毛夫人貌稜稜可畏其三曰南眞魏夫人師故所崇
奉者乃前禮夫人問何以見禮曰慕天眞道久矣夫
人莞然曰道固有勝我者具接師遇甚尋金母駕起
云報謁眞君於集眞宮羣眞從其下體皆五色雲擁
之亦不見身動而倏忽已達宮所坐定師復前謁金
母乃顧左右啓箱出黃色天衣一襲賜師衣如綫鏤
而不見鍼線跡服之則緊束稱體且曰以禦寒暑也
又賜金鐲二色紫磨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

鐲師拜賜歸以語學士極詳且曰今日早主入觀中
學士曰然師咲曰可矣而有未盡也兒以晡謁金母
而仙姊從後來謂曰吾覩主之入觀而二弟子不手
捧也學士大驚曰主臣有之爲工先入之而不及捧
也然則頃刻萬里矣師又言見金母謁大士甚恭大
士爲起延坐接膝語咲款款眞君與元君班皆首其
謁金母坐大士不坐云金母亦十地菩薩化也或以
爲文殊又云嘗見一大比丘金色而天眞俯道粧者
數百千皆頫首不敢仰視或以爲　釋迦世尊皆學
士聞之師而不能悉何時與何地也至十日師謂學

士可成冊矣手其服服如前其拜大父母父母亦如
前封公復恠問曰爾若以道成謝今胡淵也何以謂
徐墓辭徐泉往返不再舍胡辭也學士曰女子不輕
出出或祭禮示鄭重耳十一日四鼓具縞素服御冠
劍畢而眞君與諸眞來送曰吾不復能就野次候若
遂者可三月別師再拜嗚咽而學士與子衙宿樓傍
室覺異香及履聲發俯伏候之師傳眞君命名學士
父子且致慰勉忽傳呼曰有光未畢語而樓中通明
如晝衙不覺失聲曰大奇死可矣光遂滅珮環音亦
漸高師乃乘竹兜子抵觀於諸眞前行禮其自鄭崔

而下禮如兄姊禮關將軍像如客而世貞與儕無心有始面謁以弟子接謦欬無心有者卽隆甦也師爲易今名以示誨遂與學士道至舟中他舟焚香問訊者不絶日暮抵直塘謁徐墓貝蔬饌爲祭出袖中朱符焚於爐前後行八拜禮已命弟衙誦祝文文凡上下篇皆古篆不可讀遂焚之立而四喘者食頃謂學士爲我屏觀者觀者且百千人不可屏則又謂墓可宿乎曰榛莽未除別也其傍有享室可憩乎則導之墓左享室入指庭之東北隅曰是佳地吾不歸矣遂以一種據地而坐當是時吳淑人與朱淑人諸姊姊

成在成塚之旁或挽之使歸皆不動第云吾留者欲死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可宿卽勉不死而宿此非忘矣而奈何令我歸也則召世貞曰爲我離於家大人學士乃又前謁屈師指而曰嗟乎吾女之爲徐郎亦是矣今旣已成道而猶區區守匹婦諒爲大過行是不名障卽愛緣耳何所稱道哉師太息曰父亦爲是言乎兒稚不學問徒以此一念爲上眞所憫錄幸而偶有成而遽弃髮之則自食也且父所云大過者不則中庸乎哉夫詭跡遷就而詭以爲圓通者父所夙惡也今乃舉以教兒何也學士乃謂世貞

曰其言眞奪之不祥師自是止宿一適不復移足亦不令有所益覆時暑方酷師暴烈日中夜則當風露蚊蚋羣嘬之撫而咲曰吾不受若嘬者五載矣驟雨庭中深幾尺許請徙席不可衣淋漓透肌肉或謂師力不可使不受嘬與暑雨侵乎師曰使我不受嘬與暑雨侵者何名苦頓也學士意不忍持之泣曰柰何而神尚不離色身而摧剝之若是不虞病乎曰兒旣不能死死可也而暇病之虞師少不皙於貌旣辟食則漸皙而中以鍊形稍示瘠而黃其久暴風日中玉色益明紫眉目益森秀而頰微豐肌體若凝脂學士

每謂師體恒有異香雖稍稍流溢不過也而其氣乃微類松栢若將男婦非或來請謁師一切謝絶之久而不能已於中表女戚則稍見其重者尋數曰此非平等法也乃又稍見其貧賤者誠者然不能得師語間得一二語則中其膏肓媿心往往自掐嘷請洗改而他所福利蠲讓讙呶不之復攖而已其善根以大小受予或香鉢淨或麈拂以予栢枝葉有病而乞栢枝葉煮水飮者輒愈則謂師能愈病師曰吾豈巫匠醫附耶時學士猶苦痞師指謂吾有術而不先起吾父何也師以久次外家屬有不便者且謂學士名高人

或藉以巇之爲不利官相率毀師謂漸復食而謬憂
其不能化去冀以摇封公意而學士聞之恚甚師爲
譬解曰仲尼聖人公伯寮猶毀之大人恚毀者徒自
苦不能使毀者苦而何刺促技計也八月望之前五
夕忽以朱篆數字屬學士過我弇園而呼前蛇曰護
龍護龍汝師且化矣可速來則復以籠貯水洞次日
探之無少蹤也相與惘然曰是奚在且彼寧何渠能
識古篆更二日而世貞造徐墓學士迎謂師有言蛇
許我十五日早來三鼓大風雨異香發隱隱聞螺梵
聲蛇至矣其始僅五尺餘至是可入尺圍亦倍於初

師握之出蜿蜒庭中殊自愉快也第日晡藍白無黑
珠封公驟見之曰蛇乃瞽者何也次日忽易白而青
珠瞭然矣日馴伏如禪定者且不飲食亡何師以諸
真之所標註經笈來盖師之發家未三日而諸經之
失者忽復在几學士以報我矣至是云復得之上真
世貞不勝喜躬視裝成册籍以古錦師闔而取視曰
吾且以自隨終而物也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禪者
化乎將道人化乎衡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
而不知而儒者化夫秉理而來秉理而去則三化一
也衡以語學士知有日矣九月之二日審問學士龕

成否重九吾期也世貞乃促截龕而少參君治榭亭
室外爲蕭屋以待風雨其又三日即龕所爲高坐召
世貞等之稱弟子者若而人女弟子亦若而人以後
先見各有誨勵語質明發八戒以授世貞使張之壁
張厚德即奉持之首愛敬君親次戒止淫殺三憐恤
孤寡四和光忍辱五慈儉惜福六敬慎言語不談人
過七不蓄讖緯禁書八不信師巫外道及黄白男女
之事讀者謂其覈而端樸而要悉而弗苛淺而有深
旨蓋生人之大紀備矣即老氏三寳佛氏五戒胡能
踰也其日乃見諸薦紳先生四民緇黄以下至頑穉

可萬餘人明日復偕之其最後謁者出進學士及弟
衡語甚詳唯世貞亦與焉既學士久之忽淚交於睫
世貞乃進曰非所望於吾師也遂止淚逝收上穆然
而已其又明日具香案遥拜宗祖畢乃悉拜其大父
母父母已北嚮拜曰吾叔父在金陵也已復拜其族
屬之尊者與諸姑姊已拜其母屬之尊者已拜參議
君夫婦已與中外族屬之敵者交拜乃復進學士爾
拜之曰吾道賴吾父而就不敢忘也學士與朱淑人
哭失聲夜三鼓謀與學士偕之墓祭徐生而田中謡
佛號者若蜩螗萬炬晃朗又時相驚大仙出乃帕首

由間道抵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髻於几曰吾以上
眞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髻所以志也
爲我謝叅議君幸啓徐郎之窆而祔之君子謂師之
爲夫婦獨也蓋三示節而後成終歸恬享室西耳舍
命筆墨作書凡十餘紙日高猶未竟學士與朱叔人
排門而泣曰期以午且過而猶刺促人間事若何師
聞之曰遲之俟午而後告我既告午師具浴竟易新
衣衣之冠劍麈拂如恆昨出復與大父母以下揖而
別時巳預設几案三南向拜者四曰酬天地西向
拜者四曰酬吾師朱眞君北向拜者四曰酬吾主坤

入龕料理所投衣物多者出之亦有以授大母母者
復出龕握劍禹步三周呼盥水楊枝灑之顧左右取
靈蛇則以鐵籠盛蛇寘龕門左亦以楊枝水灑之撫
頂刺刺語若授戒者蛇亦呀其口以待已閉龕盡解
其黃冠入卦衣授封公以其副授叅議君獨挽左髻
披故衣復西向拜者再蓋是時綿竹鄒仙姑來迓故
也已西南向揖大母母及諸女弟子謂大父胡不自
愉快謂諸弟子毋退悔又曰吾左髻曇陽風小仙吾
行其道還諸觀者亦羨之耶則胡不早回首復厲學
士與世貞慎啓閉柵口吾化後毋使男婦得近之遂

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偈贊凡四紙以授封公
及學士一紙以授世貞復命女僮傳語五惡五善菩薩
化身也以欲有所度引故轉世耳左手結印執劍右
手握麈尾端立而瞑闔柵外哭復張目曰毋哀也遂
復瞑瞑半時許兩頰氣蒸蒸微作紅潤色而亦少豐
下而方以故貌師者其居平與化時少異師所自題
有三山眉影珠目虎齒方唇影珠目者每入定時兩
睫以上各有光隱起若珠其所可彷彿貌者僅眉耳
時午晷垂欲昃二白虹長亘天顏幘緇楊枝水閃閃
若金沙又類列星劍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之又見

二黃蝶自龕所盤旋久之始去師歌有一雙蝴蝶空
栩栩語咸以爲感應也又踰時且閉龕世貞乃從諸
弟子請辭且泣且自矢而師手劍忽挺然起因微張
肩以上隱隱動則亡不人人股栗悚感也退而啓栻
紙所以訓敕勉厲者二百許言洋洋乎陟降左右矣
頃之移龕就視籠中蛇無有也籠口閉如故時觀以
外三方可十萬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師者稱佛號者
不可勝記龕止享室中遠邇進香展拜日夜纍纍不
歇師化之旬有六日而見夢於學士曰呼王子來我
欲有所言世貞乃馳而詣學士與抵足寢則皆夢師

來凡再皆夢師來狀貌不可復覩而音聲琅然訓敕敦切其所以語世貞者微少於學士然亦骨肉父子不啻也惟云吾道無他奇澹然而已猶語若固靈根去嗜好薄滋味寡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厭倦稍有得毋遽沾沾喜自以爲得則終弗得也吾今長去若矣雖然吾實不去若若與吾父左提右挈以從事大道毋負我吾誓不舍吾父與若獨成也問曇鸞菩薩何人師默不應已而曰鄒姊迎我而以真君之命命我言久當自知之又問虵何適曰鄒姊袖而歸蓬廬矣非若曹肉眼所覩也前是學士以師里戍遇道

至道成而拜金母賜日有紀且東矣以示師師目而錄之一日忽焚之學士乃不敢復言至是請曰而固不斷名然奈何竟泯泯不一爲學人地耶且令人罔世務鉤隱乎惟不忘矣彼其逞臆於七寸之管者何限也師頷曰然奚爲而可學士曰吾欲自傳之則避親欲王子傳之則避疎親則比疎則寡徵毋乃使王子傳之而吾且草可乎師復頷曰然學士泣世貞拜亦泣尋醒而與學士交相質無爽也又踰月而奉龕歸觀龕歸觀之明日世貞與諸弟子過學士謁師成道處徘徊於庭而得師所鑿井歎曰惟學士與世貞

得飲之世懋亦與沾焉而師今何在也詎下汲弟子十餘人人盡一蠡甚甘冽也家人從者就詎口之則餘水濁矣以視井井亦濁於是俱悚息再拜出學士爲封井而又旬日偶閱佛藏經得所謂曇鸞大師傳者大師未詳何氏雁門人十四遊五臺金剛窟有靈異感遂祝髮事浮屠注大集經未就屬羸疾乃歎曰欲求道而以危脆之軀承之計不亦左哉於是旨養生而聞江南陶隱居先生有仙藥方渡江謁梁武帝於重雲殿機鋒駿發立傾萬衆爲傳之陶先生所畫與其方十卷後見三藏菩提流支悟而舍旃遂修四

方十六觀精誠之極感異香滿室天樂從西來隱几而化魏宣武異之日之曰神鸞而爲立碑紀德淨土文亦紀之夫鸞師化屈指至於師千十七年矣或往或來真不思議界也師生而專凝靜謐外若示不慧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書不盡二卷識人間字十不能一二而既得度上真一切洞徹六經子史援走筆舌間無能窺所自他注故兩藏奥義往往超然有獨得者即耆宿緇持弗逮也其持論恒依倫物尤能察人情識常變學士雖冲虛賁夫人器而剛腸疾惡每自恨不能蔵汙垢如食在口必吐之師委曲而剸其

偏不調不止以故學士毋論世貞毋論大道即事事吾良師友也師之從國子舍而見衡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將毋聖人言乎哉衡曰論語也師曰我固知聖人言他人不辦也又舉中庸語學士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冒天下之道矣試爲我草一論毋作朱氏解也學士沮不敢下筆亦不敢重質之至今以爲恨又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玆所以爲孔子乎勿正勿忘勿助孟氏庶幾荷擔矣又曰道自和光入者乃眞門也自無欲速脩者乃眞路也自不妄語始者乃眞學也貢高以求異名蹶分以示異諮

沈五欲海而托菩薩行彼哉彼哉學士嘗從容求道師曰但於十二時檢點身心中過而已學士漫應曰覺未有過在師咲曰此一念即過也學士大愧服而無心有之讀宗鏡錄學士過而拈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令作數百討言以報師咲曰近矣而未也手一札示之大略謂如來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無相莊嚴皆由無心作心靜神凝自然之理然後可以當空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覺得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性成眞無心有得之爲汗下浹體三日不能寢食里有肅媪者故

上虞丞與成婦年八十矣日杜門誦佛書雖家人輩不知其異一日過師見餐栢枝而咲曰是不食耶何必栢枝食耶何必不栢枝師遽棄之而呼媪與深語亡何媪以一封囊使遺師師不發曰此別我也尋媪示微疾卒其體柔如兜羅綿而師始發封果別語也後師神遊歸語學士近見肅媪是猶在脩地也而初果證矣師之接徐基時薦紳先生慕從者投啓於學士以希一言之規學士爲從臾師度不容已則察其人可與言者而授之言其精若獅乳之散酪要若烏號之破的毋不心折意飽而去其示管憲僉志道云

上才學道心欲滅欲死欲愚夫道者知學絕學善用無爲以誠而入以默而守示趙檢討用賢云行人所難行是男子事忍人所難忍是聖賢事道人曾記父毋未生前邊下玄珠即今霜降水落時任君自覓示瞿太學汝稷云心死欲生心生欲死既死既生欲不死不生古人千篇文字令人證在何處示屠青浦云大美無美至言無言君直道多聞道之所不弃亦道之所不藏智者不自知知之不言言之不文此道機也示沈脩撰懋學云人道脩身聖道脩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爲運用以用情不用爲脩持凡好名好事交

際往來分別是非一切種種總持善趣亦屬塵緣示張貢士厚德云欲了生死先了此心無欲無爲即心即道示張茂才定安云太上無生次達生次貴生次伐生而最後貽書家弟憲副世懋最詳其大要謂道包天地離有無不出濟之一字存其實則務匿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既承道門印可便當專志疑慮以待攖緣之至向人且勿言色且勿動若愚若昏和光混俗而內念凜凜常如帝師對面乃眞學道者也又云吾行之後爲官求道俱不可着一分濃膩氣嗚呼知言哉是數君子者世所稱賢貴知名長者也其

圖即最少亦視師倍皆北面頓風而稱天師千里之內有及弟子籍有不及者至於今踵叩未既也師初不爲書既書而入法儼然超灑自得時時在山陰永興堂室間至於古篆則倉頡以至碧落陽冰近七十體而天圓采陽之類出自三元八會者不與焉每謂學士兒篆法受之崔姊然僅一習獨飛白至再習爲崔姊所哄世貞故嗜法書嘗見師篆而悅之頗出箋中佳繇墨求書師既許而謂學士彼柰何不好字義好字跡不敬心師敬經師以故世貞不敢數數請而所書金字心經性命三十二體以貽世貞及如來七十二字陰符諸經留學士者吾不知三月老翁如何於籍斯大徑庭矣學士間謂師何所受書與文義所由解師曰此皆妙明中物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以貫之師所教人習金剛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爲身心要謂參同悟眞不言黃白男女而諸解者流而爲黃白男女以悞世人故於入戒末志之而不亟亟令人受以此

王世貞曰余嘗讀眞誥覩南嶽紫微諸眞所周還司命楊君者㡯幾與師遘焉然彼不晝日見見不令它人跡之而其語僅口受至楊君乞一眞文之書而不

可得乃又歷歷身中事而已於竺乾聖諭了無涉也禪者旨性而不及命玄者言命而不及性儒者言有而不及無至於末季若嘗矣璅璅者借世法而符籙之竊世嬴而服食之欲以是超世而垂不朽抑何孟管淵也彈明依忠孝悟眞趣禪那祖庭及中庸見以爲鏡五侯焉雖然猶不能無芥蒂蕩也若乃書效帝眞誥籍塵滓光顯博大精微要取悟性至命並行不悖如洪河飲如甘露灌方外得之以濁三光方內得之以雜九則有含我師奚適哉夫攜師之在因地亦避遘矣忽往忽來屈伸背項以是知古先生之評毋

詎也不能而我阿那婆羅吉低輸胡以降至尊而喋喋濁世誠學士謂世之操觚翰以求從事師者非鮮吾紀之十不能一𥨊也畧矣然而不敢誣也世貞則曰奉師誨無務文其言今傳之陋矣然而不敢飾也夫不敢飾不敢誣以偶有傳而後之志道者縮縮如有循庶可以報師一領也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八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七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胡觀察傳

觀察胡公傳者字伯安一字子祥胡之先爲宋國子直講瑗所謂安定先生者始家湖州其後遷元季亂徙蘭溪遂爲蘭溪人五傳而至公父贈儀部郎中富贈公以忠信治賈業旁落計無所之欲委公於醫以紓家困時甫廿已悉讀素問靈樞和扁諸家言矣一日忽自嘗曰醫毋論不如秦越人即所治必自吾手能幾何況與夫大丈夫大則宰天下小亦一方少徊徨而起數百千人死哉亟改治儒贈公奇其意而許之治儒之未幾即以屬文冠其儕補博士弟子故太宰唐文襄公龍養母里居聞而召見公公時袒褐躡屩以進然神彩秀澈英英照四坐坐客盡傾文襄公顧謂客曰何物寧馨兒國器也有弱息必以歸之文襄母許文襄擇壻而待賈人子乃又窶耶文襄意奪然歲時問遺公無虛日當是時學使者少傅雷公禮試公文居首而聞學使者太子太保朱公衡道過之

雷公雜公文於它卷以嘗朱公朱公獨拔公文曰鶏
群鶴也何必仰吭鼓翼而辨雷公大咲語公姓名以
捐矜賞唐公與雷朱二公世所稱人士模楷者也是
歲公遂舉鄉薦在公車者十載所而後成進士公故
貧進士禄薄而迎贈公及母鄭郎舍中日治二年一
在市白粲鮭炙以薦而一年所與婦共脫粟菩費而
已贈鄭病篤公晝宿泣而籲天尋不起毀瘠骨立奉
喪與贈公歸服除補禮部儀制主事提調會試殿協
其弊得便宜十事擢上而報贈公計公痛不及視含
毀逾於喪母鄭時公先後治喪貧甚勉自力而已不

以寒疑頌有司再補精膳主事遷祠祭員外郎遂爲
主客郎中旁僚苞苴閧然番衆難之不欲許公獨是許
款者於是諸領賞與别俱以屬主客事悉辦竟倦吝
世無害政府乃大才公調儀制郎中亡何　上崩
莊皇帝登極時册儀久曠絶事取公裁與諸單恩賜
赦　山陵經苑叢務旁午公應之沛然且嘗有九列
除而慶王崇封之事起慶王者嘗無後諸郡王於支
遠不當襲而近者乃中尉賊例不封中尉故嘗行萬
金中當行惆喝公公固持不可則以謂尚書急乃籍
口公於是取中旨特予中尉王而公出爲湖廣右參

議治稅糧時大水獨荊襄災甚公旦夕行部精心區
畫其賦得減省十之四民以大悅而其地故悍相籍
也父及諸弟在焉公平視之每行部無加禮有子試
武昌公如弗聞也以是失悍相心願指滑使論公督
糧綱不稱職公視他道獨先期亡可訾者願銜秩得
雲南按察僉事其治兼督糧滄金騰衛兵巡與緬
甸隣緬酋強而貪念大理饒欲割之而宣撫刀某父
死兄弟爭立兄自度庶子不得立則媾緬人將舉兵
合而窺大理公請於臺爲文檄之其畧諭而自恃強
不過　明一荒郡耳且不聞而之先以三十萬衆殲

西平侯手無噍類耶即不量送死螳螂之斧見我軍
纖立靡矣緬人得之氣懾不復吐乃以單車馳刀氏
所中分其地咸解散如約臺使大悅上書稱公仁勇
有安民畧遂復故官再遷按察副使凡王政皆不離
滇中拊循其吏民若赤子所經歷雖深山窮谷能識
公曰胡佛子蓋以其慈悲善度人故也然公務持大
體不爲一切迎合學徃徃目攝之不顧而同列之文
深意忌者見以爲枘鑿不相容屬大計臺疏以不及
論然尚謂公滿腔皆赤子公咲曰彼以其鷹鸇易我
鸞鳳耶吾用赤子歸矣遂致仕百城吏與其老弱牽

衣塡道曰公毋弃我則又泣曰公果弃我矣公歸而悉出其餘俸置酒宴親戚閭里不爲差殺然後以次周恤之衣者食者鰥茀室者死弗斂葬者亡不滿欲而去然盖自卑卑入所爲德唯恐其忘之所爲德於人惟恐其不忘也性尤惡殺生嘗省試時謀徙僻地得潘氏圃蟻群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欲焚之公蹙額曰以我一夕安而輕數十萬命吾謹避之耳亟返故居暨入試席二書義至乙夜矢甫就而蟻戢戢筆端不可遂久之始別構四經義思忽坌溢如泉湧蟻亦絕不見既高薦司試者迎謂公四經義殆

神助耶公心知爲蟻報益謹於物命所全活鳥雀螺蚌不可勝數嘗有遺公鶩鵞者公意放之水濱則復落罟師手搏而至湖心遇風舟幾覆客咲之公亦不悔過早朝即盥漱熟水亦必躬縕火手盆自給恒謂朝我職也而勞人不可敬三尺童必從禮信絕不施鞭朴間一詈數小過輒自悔何以使彼勝也其視所部若家視部衆若家人人亦不忍欺公以故所蒞官事治公雖温然長者然遇不可必激而遂其志以故公易於下而難於上論者擬公孝謹類石建平恕類劉寬貞節類汲黯雅量類陸象先止殺類白居易其鄉人則曰吾不識所擬諸賢第公乃里中章尚書耳尚書者文懿公懋也公少羸自念以身貽二大人憂甫強仕即絕房室今六十有幾矣貌頰膩白而髮貲視聽飲食步履不衰倪如四十許公爲詩文宏壯滾滾數千言若建缾然不以名諸人取自適而已至子應麟而始以詩負海內稱

弇州生曰士有不愛其身以成其是者次亦砥節飭行能自樹見不泯泯其下乃掉三寸舌操七寸管雖黃月旦標顯而群趨之即不佞遂願爲之執鞭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夫躬行

君子合胡先生奚屬哉仁心爲質禮行巽成事不趣名語不傲譏雖非宦所由顯然於　國家之元氣深矣

趙烈婦尤氏傳

趙烈婦者尤氏昆之名家女也王父宜春令敷父曰某烈婦生而淑美善女紅通曉大義少字諸生趙一鳳一鳳父曰鄉進士鑛讀書嗜酒不別生産以至卒而一鳳其第四子貧不能授室脫身贅於尤時烈婦甫十六耳即日夜機杼間以佐一鳳讀遂補博士弟子有儁聲然三試而三不利竟邑邑病死烈婦將向

之既而強食曰弃君之二孺子而以從君君寧與我亡何二孺子殤烈婦盍大悲痛曰可以從吾君矣既而復曰君猶未葬也吾恐暴吾君骨則從之墓所視治土方中日夜拊棺慟哭行者聞之爲咨嗟隕涕而諸中乃有利烈婦之嫁以其聘橐者謂人曰彼姝少且艾誰能容彼久也則又訾其目曰彼眇美而流烏能久也烈婦聞之大歎咤曰吾何知色人乃以色疑我而又目我夜就工所取石灰合許手挼久之血出清灰立枯矣利烈婦嫁者大愧悔無地而烈婦目楚痛益劇度必死寘一棺自隨可歲許視一鳳葬畢即自縊有抱而解之者復觸石額裂且死乃仰臥棺中喉喀喀已而死矣當烈婦之目枯時呻吟小息輒自謂吾楚痛劇矣而中甚安然則烈婦之死也其中當更甚安耶烈婦死數年御史使祀五貞祠而爲上書天子旌其門曰烈婦弇州生曰始劉子政傳列女而范曄氏因之然於孅行嘉言無所不誌若列傳之例云而後世乃有婦而稱節者若烈者女而稱烈者不知所由始亦不知節烈所從辨揆之周公謚法本文未盡當也太要節則終一烈乃能殉一者恒也殉者變也恒則以殉爲一變則以一爲殉若趙婦者無所不兼詣者也說者又謂吳於土爲天下沃而崑居冠焉以故不能盡被周南純白之化今得一趙婦足以洗及采風者之跡上而
天子之詔下嗚呼沃自是不爲累哉

沈贈公傳

沈贈公者諱武字某其先自汝南徙而吳爲吳人者千餘年而子孫散處其豪曰漁隱公屬元季以軍興責富人貲漁隱公跳之洞庭兩山間　高皇帝定三吳始隸籍嘉禾爲嘉禾人凡五傳而至贈公贈公之父曰茂才公某者娶太守姜公某女未有子胥媵周

以弘治庚申正月舉伯子而度姜以二月舉贈公太守憐愛贈公撫而延師教之伯子乃緣以朝夕侍茂才公得公權公書指其橐於伯子而麥贈公使贅吳吳南湖之著族也其雋曰壽官公某無子晚有女其母嘗夢青鸞集於幃而生壽官公鍾愛之謂贈公淳斂有度請於茂才公曰而子吾子也然吳孺人不以家挾贈公贈公不以貧故小折節閨門之間肅如雝如也女之茂才公卒贈公奔哭如禮不問產人謂汝非沈嫡耶詎敢居嬴贈公曰吾人贅也且恐傷逝者心卒弗問產而壽官公亦老死公請於族得所當後

者而徙箸於白亭鄉曰吳自有後吾壻也且吾亟言贅人乃稱贈公讓伯氏產則名贅讓外家產則不名贅以是益服贈公然業益薄贈公雖不獲用儒顯而好讀詩禮二經及郡國志史兵漕錢谷諸書精心討綜橫握筭不爽邑有均田役推擇贈公職其事立辦入從事大寮得冠帶需選贈公嘆曰髮種種矣安能持資簿受役升斗而會有子令郡大夫堯中少穎工屬文贈公延明師塾而誨之因併誨其從子常熟令某時吳孺人以儉勤佐贈公為束脩費尚不給稍稍鬻腴產以供客謂姑廢塾贈公曰吾急甚於急腴

產而大夫之舉成已舉鄉薦贈公乃書謝客腴產幸嘗無恙居恆戒大夫吾德於人則忘之人德於我勿忘也又曰吾不能治城旦家言若于公以高門俟汝雖然吾不敢愧冥冥益贈公慈於物毋論蠕喙即一枝卉不忍折所市禽魚可活者則活之前後不可勝紀竟以老壽終吳孺人不以耄廢毀也泣而語大夫從汝父地下易耳顧老人無殉者會服除設奠闕大夫哭聲亦哭氣遂絕孺人之卒後贈公三年得壽俱七十有五大夫竟孺人服上春官高第授南陵令政聲為一時冠　天子推本贈公與孺人之教而錫之　璽書其辭稱贈公曰孝友禔躬詩書迪子孺人曰相夫以正玉子於成皆實錄也於是贈公秩如南陵令而孺人有今稱云南陵令今為吾郡同守故曰沈大夫

弇州生曰沈大夫談贈公之為德不可更僕數矣而大要蔽之曰讓曰慈慈不必情讓不必名斯所以為至乎哉乃吳孺人之為相而沈大夫之為繼至塵人主褒焉孝友來嘉之聲隆隆焉是故我觀於沈而後君臣夫婦父子之道備也

沈淑媛陳傳

余既已為沈大夫傳其贈公若吳孺人矣大夫稽顙痛伏泣且謝既謝而泣猶涔涔未已也曰始也不穀不敢以吾私先吾尊既也不忍以吾尊竟廢吾私也曰不穀之奏南陵令最也　天子以考功法覈之信錫贈公及先孺人　璽書矣已而錫吾亡室陳其稱亦如吾先孺人而秩視不穀其辭所謂敬順承尊儉勤治內晉侄襄饋絲枲佐讀諄諄乎其言之也夫亡室陳以匹婦之微塵　天子褒獎洞見纖悉不穀寧復有它覬抑不穀聞之綸綍之辭皆巖穴之辭徵敢以徵累吾子余唯唯大夫又曰亡室陳者故訓導寰

女也生而喪毋育於外王父呂水部稼家少即以柔婉稱矣其姜嬴亦不薄既歸不穀而吾贈公中徵產已漸老陳乃悉嬴而共二尊人之養行且晝則晝夜勤女紅佐之不穀中歲以經術行教授歸得少修脯貲以授陳陳不為私置蓄吾夫婦相對藜藿也而司堂上之甘毳先日矣衣恒一布襦裙不曳地嘗試問之不有嫁時服耶則曰為諸生婦當如是即二尊人被輕暖不適於適吾體哉然以舉儒子不育強不穀置媵妾雖脫簪珥不恢也而竟先不穀病死矣不穀之令南陵也差有祿而不及養其被錫也不以封而

以贈今之嗣者賢間與之語若韓偉不二舊然有肉矣不重珥然時時御冠環矣雖勤不至雞鳴而治羞饋矣為臧獲稱貴人矣為子稱毋矣陳有一乎哉嗟嗟弇州生曰余嘗讀河陽令悼亡章而歎夫婦之篤也然猶為情伎耳讀韭地氏結腸篇而得婦功焉將夫道焉今觀沈大夫所稱何以異哉為作沈淑媛陳傳不言儒人者貴德也

山東左參政贈中大夫太僕寺卿馮公傳

馮公者其官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也而治漕事平而贈太僕寺卿予誥封尋以公滿參政考贈祖父太中大夫亦予大夫誥參政法不當贈而法不當得誥而今得贈及予誥者漕河甫告成　天子大推恩任事臣獨公歿久而前後功又最高以卒故惜之甚其被恩澤有大臣所不敢望者嗚呼馮公可謂遇矣公諱敏功字元卿其先居海鹽之大易里改隸平湖已而徙郭中遂為平湖人王父遂平令傒父汝弼舉進士授行人擢工科給事中以直諫謫婁更大邑令晉守吾太倉再晉揚州同守中華辭罷以公考最封按察副使得贈如公階者也公生而明穎通古今文集十六補邑諸生十八從其父太倉與諸生儁異若凌

尚書雲翼徐太僕貞寶副敦張憲副大韶相切劘為制科業而不侵貞泰公曰齒參其末公是時秀肩美姿馳筆而長驁毋能當者還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偶廩所嘗然大試輒不利時揚州公已謝事歸而治生又以其疾聽宗黨公一切任之三十始舉其鄉第三人上公車報罷亡何島寇不迫平湖前是平湖城矣徙徙多公資力而至是復以其令憑城為備御計甚詳寇去而有援兵乘間為虐劉者令以為倭也懼甚公授甲家衆夜坐立睥睨間質明而辨兵乃愧退鄉人避亂爭入城城人虞之給時臬使方按部衆譟傳

且逐之群咻使所公闘而往以片言折之解當是時徵公幾巨測凡三上公車乃見收射策高第明年授禮部祠祭主事詔選良家子充後宮公在行獨不擾座主拜相者所親道士以公役騷擾道路公何其歸而責詈之相怒甚名公詬曰若不知我門下客而詈者何也公正色曰詈橫道士耳不詈師門下客也即詈師門下客而為師少懲橫者以為弟子罪未敢聞命相頗盡赤然竟未有以中也尋遷主客員外郎奉

莊皇帝即位詔而南道遞其司郎中遷選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南康九江部公行部至南豐而浙

兵餉者以餉不足將大掠公召其長好謂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為而言一反手間名為賊　天子檄大軍至靡遺粉矣餉不足吾為若治餉其長悅公乃料倉粟庫鏹次第屬於卅而使一郡倅導之選精勇尾之戍攝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公所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公使善計算者周行阡陌間計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為之平亭其役留藉南康未三歲以才擧拜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決睢寧由白浪淺而入青陽決者六皆巨新安左右決者十差小其水不制睢寧之陸淮為湖者百五十故河百

餘里以南盡為陸淤泥半之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公甫至受計大吏調士庶晝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公時按部邳下令士其門水勢重不能禦公即解衣衝襦釁沙而塞之諸從官吏卒市人爭效公闔沙片滿水遂巡解公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濁家口以西半戈山左右堤百餘丈公又築之自是隄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璧諸州邑舊堤潰公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

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凡九千丈又自茶城踰華㞤山曹縣梁單堤一百六十里以護衛漕河之闕者若經畫版築樵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唯公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取則焉公素莊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黧瘠胼胝見者莫可辨識始遷河南左參政公於職不專治河而其地與事亦故相闗撫按臣聞而喜曰吾可高枕矣而少年喜事者欲從泇口穿舊堤徵赤良城等山抵南北太湖中界兩長堤為運道以示奇徵公與議且屬之公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

磐石礓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
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意未已則欲疏
海通膠河其視漕稍捷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
疲不勝役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公山東公議
以膠功不易與且不易竟即竟亦終棄隳官故不乏
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
按臣采公議以聞時柄相獨抆國前後投指於喜事
者怒而下書切責人或爲公危曰內意堅且責才公
以治河顯而弗以治河終之禍且及公公歎曰吾豈
不念禍焉 國家計重耳度必不可已始就役尋其

如公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悔沮用
廷議罷之然猶謂人爲參沮迦令又沮膠者何也豈
懲昔鞅掌故倦耶公尋歸職職所治稅糧蔣久已困
不給爲平亭其額墓墾荒土流民占籍者萬計已而
念揚州公老病乞休歸朝夕侍湯藥揚州公得公而
喜爲加餐無何竟卒始公失其母屠淑人戚不廢易
已失繼母徐淑人易不廢戚然皆在壯時體猶爲之
柴瘦而揚州公用老壽被服金紫極園池亭榭之樂
其卒也公親視含歛虞祭當葬日送舟千艘人以爲
無憾而公業五十餘矣孺慕哀益篤雞骨支牀幾不起

服除久之薦者相屬乃從田間起仍故官改佐漕運
公時苦宿痾未平人或難之公奮曰賴 上恩得治
私今不以爲不肖而屬之大寄吾何忍負且留者親
身也親已背矣身當爲 朝廷有遂冒暑抵淮淮之
南故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
往往多漂溺因議濬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公廷
疏上得請而公至即任其艱巨者與比部羅君共治
公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公能工以大集公益
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且旁治賦訟覽訊牒至丙夜
不休五鼓即起以爲恒尋馳督漕舟自徐而濟凡七

晝夜遂昏瞶不復省已而稍蘇還進醫藥飲劾復出
勉治事病寖劇見其婦曹與子相對泣猶呵曰人孰
無死吾幸獲以勤事死何恨叩之家事張目不荅而
趣羅君至曰內河成於 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若
潰而隄薄爲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鼈矣幸爲別創堤
衛之已而顧其子曰吾死死必有聘汝郄而歸諸官
羅君色慘沮謂公提吾職也毋足多慮若子幼何以
語我我爲任之公徐曰有家弟在羅君別而公以季
夏望日之午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甫六十子一即
伯禮補邑諸生以秋文著公性孝友揚州公嘗卒講

盗公已脫胃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効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感稱公父子

貪州主曰馮公所謂能捍大災禦大患者非耶淮之人相率而祠祀之也公於居官他功績甚多不志志其治河者於國不爲利則抗悍相弃其官而不之惜利則鞠躬盡瘁至死而不爲已真純臣哉玄冥之勤官而水死何以異也乃　國家之報勞臣厚於汲昌而薄於王延世蓋粟之矣

陸贈君傳

陸贈君者諱鏵字子器蘇之長洲人也祖父家長洲里中而父緻鏵隱德當其殁時贈君甫弱冠而兩弟鏜鉉業在襁褓母沈痛不能生贈君之治喪以哀毁稱而旦夕斂色爲母曲慰解務得其意相之撫育二孺子皆成立而鏜天無子贈君心念鉉且長不能自博一官悉脩而資之游太學後仕爲常山丞贈君家居以養母爲樂雖小瀹濯亦必微探所嗜而進之歲時行園草木之實新不薦不敢嘗也病則時時爲洗袒服腧厠然迄不使母知嘗夜暴有寇警贈君負母出之鄰家或謂不虞棄耶贈君謝曰有母在何論橐而母沈竟以寛樂終贈君髮且種種矣其橐毁亡與失父時均其產於常山丞曰吾不敢薄先人體營稍贏則時損以賚施鄉戚之乏者生養死歸往往見稱曰吾不敢私先人有丈夫子二曰濱曰沭贈君度其質可進延名師誨之課之經術曰吾不獲顯而王父矣而皆勉之於是二子咸感奮力學然公竟不能待而卒卒之年六十有五贈君既以孝友好施于閭乃其忠信篤敬又有獨至者人不能舉其詳長州文學掌故俞先生獨知贈君爲載之邑乘後濱亦俱補博士弟子而曾贈君之婉焉以明婉勤約佐起贈公家又能代父職尋亦卒沭服除舉於鄉謀葬贈君夫婦走之學士申公次默所乞言以銘其幽凡十餘年而沭成進士拜南京刑部主事奏三載㝡　制詔贈君如其事官其辭謂贈君行誼端良性資樸茂焉從贈君品爲安人蓋亦有淑德懿儀之訓云或曰贈君固賢然閭閻之行耳夫安人者跡不能闖以外也何自使　天子知之或曰銘贈君夫婦者申公也當是時申公實以首揆視草夫　天子以申公銘故褒贈君夫婦申公以俞先生邑乘故銘贈君夫婦卽不獲生存其饗殁而遇稱之偉哉沭今以吏部司勳員外郎

予告歸誌銘邑乘之後有表有記有序
弇州生曰贈君以一門閭見知　聖主賢明相足死
矣司勳之復盍以諸君若表若記若序何居也豈亦
以廟廊之華衮與巖穴相藉而重耶抑門閭之跡不
易竒而托之文言則有任其不朽者耶是不必盡然
乃司勳之所以為其親者篤矣

汪山人傳

當萬曆之七年予里居數稱病謝客而客有踏門者
自稱新都男子汪某願一見有所言見之首髮矣而
其裝爲山人服徵之則故太學上舍生久次佹得官

者也曰我不知太學生微倖故重賈問亦賈乎曰我
不習爲賈俗故又重族問汪故甲族乎曰我不習稱
族巳而出一編曰賈與族在是矣雖然吾非以名也
願得子之一言而折衷余竒其志美其才而許之文
成顧不能無傍刺於俗所重者山人歸以詫社中人
則社中人呪詈我因及山人山人夷然弗屑也然絕
不復相聞而又八年矣一日有衰服而來謁者黧黑
然孤也盖山人之孼子元勲來言山人死矣出其集
則叙之者又有汪司馬伯玉劉侍御子威與其鄉人
吳瑞穀子威多讚辭以匿其所未滿毋論伯玉謂山

人於九歌二雅六義五音無所不闚於屈宋蘇李韋
枚曹劉王謝盛唐諸家無所不入於音節景響意象
風神倡和轉移捭闔飛動無所不得於樂府古風長
句近體無所不工渢渢矣泱泱矣然而不守一隅不
由一徑或得之心或寓之目或動之情調調刁刁衆
竅畢作猶之大塊噫氣吹萬不同瑞穀之稱稍約謂
山人五言得之王孟芳姿在掬七言春和婉孌春色
依樹多以極勝弇州生曰余業於二君子而知余嚮
者之叙之無當也夫既巳叙之而二君子又申稱之
余又何贅哉元勲拜而泣數行下欲得余傳夫余何

以能傳山人也與之坐問所以不肯稱太學生故曰
山人少治經術有聲補博士弟子及再試得第一廪
學宫久之邑司行鄉飲禮有以子貲躐寘席先其賢
長者山人預執事前曰所以稱鄉飲尚齒貴德耳不
聞以子貲稱祭酒卿使下其人恚謀以事中山人山
人乃去之入太學爵爵有儁聲而屢試不利最後錯
血於試所歎曰吾以吾身而博身外物何悖謬也遂
焚繻遨游名山水山人故好詩至是益治詩詩成矣
而念其邑居前輩名能詩而泯泯者歎曰吾不可以
先諸前輩傳悉戢其詩爲家者一百六十四而梓之

然後去謁王先生當是府王先生呼之山人應太學生則不應問何以不習爲賈曰山人之先將軍某其始小賈也轉販瓜李轉息塩鹽起家至傾邑貴爲昭勇將軍嘗脫冤死者數十曹又構大石梁以濟涉者死贏金巨萬計山人悉以推伯氏脫身閑閑間受鄒魯之業以詩自娛終其身是故不習爲賈也其不習稱族何居微以族相豪而山人之先越國忠顯公華擁六州而偽胥之子孫之麗不億至官太宰司馬中丞者肩比而宋有大儒四友公凡十餘傳而至山人諸豪族屈指至汪則首爲類而山人獨自削族以人

重未聞人以族重也即崔盧李鄭何與焉是故不習稱族元勳又云山人性慈悌負廉節既已推貲伯氏一子疹發甚厲時山人有二子矣日夜肉袒告於先祠願以次子代供而次子果夭而兄之子獲全邑築城御倭多發民間塚斵盡露山人白邑禁止之且掩其露骨客有富千金山人所而盜夜入盡掠其貲裝客之金幸亡恙人謂匿之便山人罵曰客以不貪托我爾乃以貪餌我悉歸客又嘗直僮奴之誣其主者於郡大夫不聽則礦憤投地以去悟而卒直之郡使者應詔辟山林材行士有司以山人應羔幣交於門

謝却納也而山人竟老病嘗自爲銘其辭甚偘與貝友金上父者時時坐一室校讐所爲詩又有金彩芳者爲之梓甫成而上父死無後山人爲視含歛立後已而大慟曰知己已矣誰與我生趣病益甚且易簀爲詩十餘語則甚達至月朔與子弟期之三日果卒

山人名准字禹又別號羅山子

贊曰元勳之敘述山人云爾余徵之徽人信徽人又謂山人娶於程舉愁孝巳買貳某舉功復舉學功德最後娶外婦方得元勳山人遂與方獨處而元勳長能詩又善事山人山人愛之以見諸鄉先生鄉先生

亦多愛元勳者其即程遂偕處無間也山人卒而諸兄迸元勳不以爲子數若塊無所容足益莞莞然者久之念無以效於山人扶服而來請傳也於乎枚皇非孽子也耶即從拔叔而父子翱翔於藝墨之林者寧以嫡哉元勳力自勉以而父有聞於後是不在傳則在若而已

吳宜人傳

宜人姓屠氏諱睞嫣李大司寇康僖公之女孫也康僖公有子曰諭德公應埈娶於項實生宜人項則大司馬襄毅公子參知公經女也嘉靖戊子家宰吳公

與諭德公同官長安而家宰生壽甸太守小泉君論
德生宜人都人士以牛酒賀兩家遂締盟焉十七而
歸太守再封爲宜人宜人內外門地甲於江以南而
端方慈儉若出素族至於天性至孝使其類看則古
曾閔之流亞乎家宰之廉於官也督學滇南不能治
萬里裝以妣戴夫人留而太守方治諸生業宜人勤
女紅克饔飧費不給則脫簪珥佐之迨太守之參軍
於燕也宜人與其移南爲置貳以行遂終事戴夫人
戴夫人安之忘其老而失明也而宜人因得晨夕起
居毋項矣家宰薨夫人繼之哀感骨立十指甲盡脫

補太守居喪上族以親櫬厝焉宜人素有心悸疾以武
俞莊難所致至是益甚年六十而母項病值大寒氷
雪日夜侍之不受代憊劇忽頭仆榻際兄弟泣辭曰
幸不乏了若孫及使令者奈何令姊氏至此宜人亦
泣不忍歸凡再仆再甦始就輿返第竟先項二日卒
貫死孝也宜人雖處富貴乎而身謝紈綺手親菅蒯
居常不具二篋待姻黨未嘗有矜色家宰方用貴而
相成以清白也里居而競業於意外之變也未嘗一
日而宴安也有子太學生惟貞娶時抱危疾蔬果食
飲必手備而授之然香計晷不令先後十年許始愈
督令就外傅內設重衾外設重關以一老蒼頭與居
洎有室生孫稍自慰曰今而後吾可稱人母矣其撫
庶易學不異於太學惟貞志其所自出太守亦忘易
學所自出也讀書通大義兼明佛理獨不喜巫媪比
丘尼出入房闥日誦心經一卷間書佛偈隨命侍婢
火之曰不宜以手跡示人也作家纖嗇不靡瑣屑辨
色而出手藏棨之鑰指撝臧獲咸盡其才力而間有
重負者則歸之宿因以自解惟里中貧乏死喪用之
惻然不復恡以故生有懿聞卒之日疏戚貴賤亡不
爲霣涕者

弇山人曰士有百行孝實始之載籍所稱五十而慕
者有虞氏之後無聞焉至婦人女子遇人之艱難則
念及父母未有富而貴而壽猶以劬勞報所生繼之
以死者也彼緹縈曹娥皆慷慨一時而流譽千載視
宜人何如哉宜人內行純備余獨重其孝昔蔡中郎
云生平作碑文惟於郭有道無愧色余於宜人亦云
爾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中山王世家

中山王徐達者鳳陽人世業農至達而少有大志好武事達爲人長身高顴赤色沈毅剛决其儕伍咸推憚之時郭子興據濠梁稱滁陽王而　高帝爲其部帥用事達杖劒往從之一見語合收置麾下嘗從畧定遠張家堡得其兵三千人已又從襲横澗山寨

得兵二萬人時達年二十二矣所委使必効而又時時以王覇之畧進　高帝大悦曰此國器也授鎮撫俾位諸宿將上尋從破元兵於滁州澗再從取和陽拒殲其援師皆有功而賊師孫德崖來與子興合已復有隙軍且鬬　高帝乃馳單騎往撫之爲所執而子興前已誘執德崖於是達請以身之德崖軍代曰歸我朱公子我亦歸而孫帥　高帝始得脫而子興業飲德崖酒縱之返達亦得脫會滁陽王死　高帝爲大師達益重從下俞通海等水寨與蠻子海牙相距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蠻子海牙軍大破之從渡江拔采石搗太平與常遇春皆爲軍鋒冠而達獨恭順容謙遜止尋從破擒元將陳埜先復大破蠻子海牙乘勝下集慶路　高帝稱吳國公欲將達而少之乃會諸將陽責達等以不能戢下召軍正使定罪達等頓首請死乃赦之而命達率諸將攻鎮江一鼓而下走苗帥完者僇平章定定號令明肅城中偃然不知兵達自是尊爲將矣置淮興翼元帥府於鎮江達領之時張士誠王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以叛遂發舟師自常州來逼達禦之敗其軍于龍潭追奔至常州請益

師于　高帝曰賊寡矣可破而有也　上以兵三萬益達達乃分其軍爲三薄常州而壘士誠之弟平章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與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微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横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蹶獲之遂大破其軍殺鹵以萬計進圍常州不下　高帝乃故奪元帥達以下一官而賜書達曰虜降失陳保二老師孤城吾所以重過將軍也將軍勉思補前過大善不者三尺不貸汝因復益以精兵二萬而新附長興卒

七千人從其帥叛降士誠達乃殺爾合四營兵爲二
以相救佯示弱狀士誠兵直攻達達縱兵大戰而外
營常遇春來應夾攻大破之凡五月而常州下達別
將輕兵取馬駄沙以爲靖江縣進攻寧國府破走其
將謝國璽寧國守臣楊仲英等堅守不下　高帝
以大兵繼之仲英降得士卒十餘萬人馬二千足復
以輕兵徇宜興縣別道下常熟距平江不百里而軍
平江大震已復與平章邵榮圍宜興分兵塞太湖口
援道絕宜興下時　高帝以重兵定婺處將畧有
浙東諸郡而陳友諒之大將趙普勝以兵陷池州復

進據樅陽水寨數往來窺何　高帝念不及援
而達還其將選精卒襲敗之普勝弃舟走復追擒其
部將獲艨艟數百遂復池州捷聞　高帝大悅謂
微達何以紓我內顧超拜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
事亡何　高帝取無爲州達以兵自無爲夜掩浮
山寨破趙普勝之別將胡總管於青山窮追至潛山
復破斬陳友諒之郭參政下潛山分兵守之達還塡
池州而　高帝諜知陳友諒且犯池命僉樞密院
常遇春以兵來助使使語達友諒且夕至則重覆於
九華山之下而掩其後可盡取也達乃與遇春夾選

卒萬人伏九華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
盡發而城中兵應之遂大破其衆斬首萬餘級生獲
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敵也不殺爲後害達不可以狀
聞　高帝報使者天下戰方始毋多殺多殺是逆
距之也而遇春則以夜阬其十之九　上不懌命悉
縱其三百人歸友諒而曰此吾不壹將之故也達自
是專爲大將矣陳友諒既陷我太平遂盛兵壓建康
　高帝設奇大破之達時將南門外兵功最多遂
與馮國勝等追之及於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
躡其黑旗軍復太平遂取安慶尋從　高帝取江

州陳友諒走追破之別將兵屯漢江之沔口遏沔陽
戰艦進中書省右丞洪都降將祝宗康泰反大帥鄧
愈走達以沔口軍還討定之宗走死檻泰送建康達
移兵圍廬州而亡何友諒失洪都而憤悉其衆來爭
樓船高數丈圍之數百重　高帝亦悉師溯流逆
之趣召達自廬來會與友諒遇於鄱陽湖達先諸將
蕩其前芟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振既而
達舟深入中敵火撲之更進戰復破敵而退時友諒
兵尚盛帆檣後先不見際　高帝憂之謂左右即
不利柰彼乘勝何既而曰得之矣吾以達留守緩急

可百全也夜以兵符授達飛舸還建康達至申約束
嚴斥堠示以鎮靜若不知有外兵者而　高帝已
破誅友諒矣師還即　吳王位置中書左右相國
正一品時猶仍元故尚右而達為左相國拜日　上
召而諭以元政之所以失且用怠緩為戒達等頓首
謝復從平武昌還復諭達等以更涉世故則智明久
歷患難則慮周今者紀綱法度粗若有緒顧其間或
未盡善諸公宜執正論為更張毋使有既往之悔於
是達與右相國李善長相與孜孜推明之稱甚一為
亡何率兵討廬州左君弼右弼走安豐遂取廬州獲

其驍將張焕以君弼妻子送建康進兵下安豐君弼
走汴梁亡何率兵徇友諒屬城之在荊湘湖南北者
兵至荊州友諒守將姜珏降遣叅政傅友德徇夷陵
歸州守將楊以德楊興先後降徇澧州上酋易華降
徇辰州守將周文貴不降破之文貴走徇寶慶守將
唐隆如文貴破之隆走湖湘平召還大會師建康計
所討率常遇春等以水陸兵徇張士誠淮東郡邑首
克泰州得其將九十兵五千遂徇興化降其敗將李
清會張士誠犯宜興以都督馮國勝攻圍高郵常遇
春攻淮安別將守泰州而達率中軍精卒渡江走宜

興破擒士誠兵三千餘宜興圍解國勝中高郵守將
詭約降使使入受之皆見殺　上怒撻國勝而趣達
移兵會攻克之俘其將帥千餘人卒稱是復移師會
常遇春攻淮安破其左丞徐義兵於馬騾港獲卒三
千舟百艘遂進薄其城守將梅思祖降獲兵萬餘馬
千五百疋粮四萬石元將樞密同知陸聚來徐宿二
州以歸時安豐復為元守達進師取之走其右丞忻
都左君弼元將竹貞來援大破之獲其兵四千馬千
疋大相擴廓帖木兒寇我徐州達復大破之所俘斬
萬計淮南北悉平　高帝與諸將相謀討張士誠

右相國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餉蓄積請緩之達持不
可曰張氏汰而苛諸大將李伯昇輩積子女玉帛旦
夕人耳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白面書生易與也臣
奉　上威德以大兵壓之當自潰　上大悅曰子吾
身也以左相國達為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遇春為
副將軍率師二十萬討士誠禡於龍江進達等諭以
毋虜掠毋殺僇毋發丘壠毋毀廬舍又戒之曰士誠
能以吳歸命者必全之吾聞其母葬閶闔之外塋毋
擄而芻牧也時副將軍遇春欲徑擣平江　上曰不
然賊分其衆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

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乃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之右丞張天騏參政黃寶院判陶子實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黃寶敗走遇春扼之而獲其從卒多死天騏等斂遂退其司徒李伯昇潛兵以入達復敗之遂圍其城五太子及其平章朱暹僉樞密呂珍以兵六萬來援屯城東之舊館達遣遇春等為十壘隔之復敗右丞潘元紹兵士誠自以兵來援達逆戰大破之獲其戴元帥及甲首三千士誠走復破其同僉徐志堅獲之囚甲卒二千復破潘元紹之赤龍船於

平望焚其軍資甲仗皆盡復大破舊館之援兵五太子及朱暹呂珍降盡得其全師六萬以徇左丞張天騏等降李伯珍亦降吳興下遂下吳江州從太湖西出米江城南七里破鮎魚口山柵復敗其兵於尹山橋遂悉水陸兵薄平江達營葑門分兵營婁胥閶盤諸門築長圍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為別築臺三成曰敵樓下瞰城中纖悉皆見尋使使之建康請事

高帝賜璽書勞之曰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天性沈毅有謀端重且武用能遏絕亂略消弭群雄今剋期未請事事取稟命將軍之忠吾甚嘉之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勿以聞松江降尋為其豪錢鶴皋乘間殺攝守以叛衆至三萬人達遣兵討平之誅鶴皋平江城堅難卒拔而莫天祐時為士誠守無錫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消息達微得釋而厚賞之以為心膂使往來為間因盡得其虛實士誠迫乃自出兵戰復大敗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而其弟丞相士信張幕城上踞銀椅進秋桃未及嘗而飛礮碎其首士誠氣益奪久之達諜知城中困乃勵士鼓而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其樞密唐傑等皆降遂大潰士誠

敗其餘兵二三萬巷戰後潰馳歸拒門自縊久之蘇檻送建康卒以縊死達之將破城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使寢互市如故熊相參曰尔何久抗王師達乃遣輕兵渡江下通州歸獻俘於戟門進封信國公賜綺帛改官儀尚左達為右相國尋改相國為丞相達為右丞相亡何議北伐平章遇春請直擣元都執屠王以臨天下

高帝曰壯哉而昔所畫下平江策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擣河南斷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下也達曰上策之善　高帝顧曰兵法以廟筭勝者得筭多也卿其識之於是信國公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遇春副之禡於北門七里山大會諸將謂諸將軍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毋如大將軍達又謂達閫外之寄汝實任之茲行進取必自山東始大將軍至淮諭沂州帥王宣與其子信請降既而叛襲走我使臣徐唐臣等達怒急攻下沂州俘宣與其叛黨十餘人王信走　高帝勞

大將軍達賜書曰將軍今何綢繆益都則必[redacted]兵扼黃河斷其援即不濟益都則取濟南濟寧二郡便兵雖陷度其在將軍吾不從中制也金火二星會於且分後火逐金踰齊晉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illegible]益都降其平章老保遂徇濰膠壽光臨淄等諸州邑因兵威諭降樂安淄川守將前後得將卒萬二千糧二十餘萬石移兵下東平獲其兵民五萬進次安山獲右丞杜天祐等糧艘百五十餘過濟南走其大帥脫因帖木兒獲將卒二千八百進過濟寧走其大帥陳平章以都督張興祖守之遂與副將軍遇春兵合

取東昌所屬州邑皆下敗元少保也速兵追奔八十餘里擒其大將藉山東城邑俘獲軍實之數上之高帝即大位立　皇太子達兼領太子少傅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丞相公少傅如故予告所以拊揚勳略甚至至比之太公鄧禹云達以大兵渡陳橋取汴梁時左君弼竹昌皆走之守將國公李克彝所克彝謂君弼公在廬數與南師角若何我悉麾下授公能與之戰否君弼曰是未易當也有徐相國者善用兵我見之輒膽落何能戰克彝乃驅兵民夜開門北走而君弼與竹貞率所部迎降大軍

入其城遂由中灤進略洛陽遂抵塔兒灣元將居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來拒副將軍遇春突斬其前鋒達麾兵乘之南風驟發塵起呼聲動天地元兵潰追奔五十餘里俘斬無筭洛陽大帥梁王阿魯溫以其金印從吏民出降河南平阿魯溫者故潁川王察罕帖木兒父也達乃遣副將軍遇春徇嵩州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徇陝州福昌陳許諸守帥皆請降遂西克潼關而守之遣使之太原諭降元承相擴廓帖木兒遂徇虢州毛葫蘆諸寨致其兵自益擴廓來報聘以白金文馬爲饋受馬反金送其使建康　高帝

聞達等守河南爲章汴梁以待之居十日達自軍謁
行在　上置酒勞之曰將軍戡忠爾志身國爾忘家
斯之謂歟河朔士民忍倒懸以待將軍將軍宜以時
進兵建勛立業此其日矣達與諸將頓首謝既退復
召達問計達對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擴廓自保之
不暇而敢離其穴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
遠竄元都一彈中孤豚耳誰與爲臂指者臣不佞仗
天威取之如拉朽因復奏曰師進而彼北奔不窮跡
之將爲異日憂　上曰元世祖乘氣運而王我中國
今衰矣彼且自澌盡何煩我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彊

圉防其佚軼可也達遂拜命次河陰副將軍遇春來
會仍移頓陳橋　高帝自陳留以陽調監都徐州
濟寧諸裨將悉集達復入汴梁辭已分兵狥河北右
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兵至衞輝攻之平章龍二走彰
德追之至彰德龍二復走遂併取彰德尋取廣平大
將軍達駐臨清分遣傅友德開陸道通步騎都督顧
時濬河通舟師遂前下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兵悉會
取長蘆滄州擣直沽據之作浮橋以濟師丞相也速
不戰走元都大震抵河西務敗其平章俺克等獲士
馬無數遂進抵通州與遇春夾河而軍達軍東岸遇

春軍西岸遇春敗其西岸兵擒國公十顏帖木兒等
諸軍入通州夜三鼓元君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
以其車服重寶跳踰五日達進師塡濠入陳兵登齊
化門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居守太尉左丞相
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
中丞蒲章等數以春戕無狀且不先納款僇之封府
庫籍其圖書金玉楮幣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
監護其宮人妃主給饟廩無缺吏士一切按堵市不
易肆已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顯參政
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選隘口楊鎭

撫以舟師守直沽捷聞詔達與遇春定山西遇春以
兵先下保定尋下河間下眞定而右副將軍宗異已
定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大將軍帥大兵繼之使右丞
顯參政友德以鐵騎爲前鋒畧平定州而比時擴廓
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踰居庸關擣故都達聞之謂
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擁六衞
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覆其巢所謂批亢擣虛
也太原下擴廓不戰潰矣諸將皆曰善遂以輕騎前
抵太原而營擴廓還軍來救鋒銳甚副將軍與達計
以步兵未集而輕與鬭此危道也虜不解遠斥堠固

營壘可掩而取也達善之而會擴廓部將豁鼻馬者
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銜枚夜襲之擴廓方
然燭使二童子挾書以待卒聞變倉皇不知所爲跣
一足乘驏馬以十八人走大同豁鼻馬降達次日建
大將旗鼓按其營得甲卒四萬馬四萬疋兵乘勝之
大同擴廓遂走甘肅復遣顯友德以步騎徼破賀宗
哲於石州而身率兵自霍下平陽河州府山西悉平
遂渡河鄜城守將迎降克同州留兵戍之趣鹿臺時
奉元爲都省而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與孔興
脫列伯據鹿臺各有重兵以衛奉元而思道等聞達

兵至三日遁達遂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人
出迎達撫慰之遣左丞周凱入申約束明日師進奉
元其約束如下故都時余氏大悅以奉元爲西安府
副將軍兵逼鳳翔李思齊走臨洮鳳翔下達與諸將
議所攻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
請先由豳州取慶陽後度隴攻李思齊於臨洮達曰
不然思道自守虜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
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衆以大兵臨之思齊
不走絕徼則有束手降耳思齊降全陝皆我有矣遂
夫幾度隴克秦州走其將呂德張義至鞏昌總帥汪

靈真保平章梁子中商暠等降遂遣馮將軍以天策
羽林諸衛驍騎逼臨洮李思齊降得其衆十餘萬乃
以兵攻靖寧走知院杜伯卜哈度六盤山襲走豫王
盡獲其部落輜重使使諭慶陽張思道懼而留其弟
良臣以兵守而從輕騎跳之寧夏遇擴廓帖木兒爲
所執良臣聞之使使納款達遣右丞顯率騎士五千
步卒六千往受降良臣自疑以兵來者豈其捕誅我
乃詳爲蒲伏道左獻牛酒而夜襲之顯被傷走達怒
甚即日以大軍圍慶陽而分布精騎使平章俞通源
略其內都督顧時略其北參政友德略其東都督陳

德略其南慶陽援路絕達進逼西門矢石雨下不爲
動良臣出兵蹂壁壯士摧敗之悉捕斬其伏騎及諸
援者已復徼其兵出採汲者悉殺之良臣懼登城請
降不聽復遣兵擊破擴廓之救者[illegible]札兒圍益急其
平章姚暉等開門納師良臣父子投於井出而斬之
并誅其黨二百餘人陝西悉平詔達還京師第功宴
諸功臣以達爲首稱其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
處州郡克敵致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賜
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且大論封而會擴廓帖
木兒覘達還遂悉兵襲我蘭州不克尋敗我援師殺

指揮使于光時左副將軍遇春卒 上乃還達大將軍印而以平章政事李文忠代遇春分兵爲二大將軍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以取擴廓左副將軍自居庸出東道從大漠取元嗣主達受命即日行遂至定西擴廓退屯車道峴達進師逼之駐沈兒峪距深溝而壘日數交擴廓發精兵千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刼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達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達械之送京師而斬其部下趙指揮數人以徇餘衆皆股栗明日達乃整兵奪溝而戰以身先諸將

士諸將士毋不奮前角者呼聲動天地遂大破之川北亂塚獲其郯王濟王閩國公平章韓扎兒虎林赤等文武僚屬千八百六十餘人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萬五千二百疋橐駝贏驢牛羊以鉅萬計擴廓脫身與妻子以十餘騎遁沮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德濟械至京 高帝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達既已破平擴廓乃使鄧將軍因兵威脇降西蕃

而自攻興元復取之會左副將軍亦以兵襲應昌盡得元嗣主之嫡孫后妃將相寶玉士馬車服無算先後露布聞詔振旅還京既至 高帝爲幸龍江勞之所以慰賜有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傅中書右丞相叅軍國事進封魏國公歲食祿五千石予告及鐵券免三死子免二死仍世世勿絕賚文綺帛百疋是歲辭判省事左丞汪廣洋代之明年復佩大將軍印塡北平以便宜徙山後順寧等處軍民戶三萬五千八百口一十九萬七千餘籍爲軍者給月糧爲民者給田以耕凡置屯

二百五十四定墾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頃北平軍府之用皆賴之十二月受詔還京師十餘日 高帝召達與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宴射而賜之文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諭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功賜之弓矢達等謝上若深意者再歸而相謂天下甫息肩得無又有大興乎甫旬日而 高帝御武樓與討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出沒柰何達乃請曰函發兵阨塞子耳度兵幾何曰十萬足矣 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

焉達抵山西境都督藍玉爲前鋒敗其游騎於野馬
川復敗擴廓於土剌河擴廓遁與賀宗哲合而拒我
師於嶺北時師數發銳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
者萬餘人達因斂而收之故徹侯功臣無死者虜亦
不敢入塞而偏將軍湯和遇它虜於斷頭山亦敗左
副將軍出塞至口温雖少利而道遠乏水其後軍亦
爲虜所掩失徹侯曹良臣大校數人然得其士馬輜
重畧相當獨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友德至西京歷破
虜盡收其妻子以私隱馬騾故賞不行而　上以達
功大弗問也自是達連歲出塡北平歲行盡即召還

上將印賜休沐以時宴見懽飲有兄弟稱而達愈
恂恂恭謹嘗從容謂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
時舊邸居若達固謝不敢一日與之邸强沃以酒醉
而覆之被舁卧正寢醒而驚輒俯伏階下呼死罪
上益悅命有司治甲第表其坊大功曰今天下後世
毋忘爾達長女得尚　燕王王　高帝愛子也國
于北平故達歸將印之不踰月輒復之鎭時北虜漸
衰弱而亦畏達威名稀敢復犯邊達亦戒守邊者唯
繕城戍簡士馬謹烽堠而已毋得輕徼外功啟釁故
終達之鎭北平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　燕王

有三子皆達女出親爲　王舅與　天子夷輩而見
必執臣禮不少間　王以是心念之又得其用兵法
所練士皆碧後從　王起靖難立大勛績要非偶然
者胡惟庸爲左丞相憸而貪以達元勳貴重欲因以
内好達惡之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爲間以圖達
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　上言惟庸不可過
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　高帝以是益重達而其
後自北平病發背小愈　上使達子允恭視之賜璽
書謂令九夷入塞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何以
臻此且召之歸疾益甚　高帝憂之爲延致天下

名醫復禱於山川社稷城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
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同休竟不起年五十四
高帝袒跣奔達喪撫屍而慟輟朝愴然謂群臣大
將軍爲朕股肱心膂傒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
克濟大勳爾者太陰婁犯上將萬里長城一旦奪之
悲夫盡心國家爲社稷重者寧復有大將軍吾何以
報之但著其勳烈宣于金石永垂不朽耳贈達中山
王謚武寧追封其三代皆中山王而手書其踐一扁
夏篔安神人之功於墓道且曰婦女毋所愛財寶毋
所取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自

達甍　高帝所授大將印獨宋國公勝涼國公藍
玉而潁川侯友德以功進封公其受賑亦數然　上
待之不能如達諸所飭厲唯稱中山王或中山開平
二王而　燕王即帝位爲　太宗舉中山王以勵
諸將辜者不一達感指而言簡令出不二諸將奉之
若神明而菁拊循其下同甘苦士不飽不就食不嘗
止不就帳傷病者躬慰問給醫藥死者哭而棺櫬之
得壯士與諜輒不殺以恩結其意皆爲我用所平二
大都三會省望郡應邑以百數無敢有擾民者歸朝
上符印單車垂橐以還邸舍生平無聲酒伎樂之好

親禮儒生與談經術古事雍容如也始　高帝既
祀後即建功臣廟於雞籠山圖達戰功與　太廟配
享位皆第一達有子女各四人曰輝祖曰添福曰增
壽曰膺緒添福早卒膺緒初爲尚寶卿遷大同中衛
指揮僉事再遷中軍都督僉事奉朝請　太宗朝
輝祖增壽皆前卒而膺緒以元舅見尊寵　仁宗
仍拜膺緒子景珩中軍都督僉事景璘金吾前衛指
揮僉事諸孫爲指揮勿絕其二女皆爲王妃　輝祖
仍名允恭長八尺五寸有材氣起家勳衛署理左軍
都督府事月給祿二十石達甍之踰歲而賜今名襲

公數遣往北平山東河南練兵治餉還領中軍都督
府　建文帝即位之未幾而　燕王以屬尊見
疑輝祖其親婦弟也　王之次子高陽王高煦時留
京師盜輝祖善馬逃輝祖遽以聞　建文帝以
是益親信之輝祖亦秉節無二進兼太子太傅燕兵
渡京口輝祖猶與開國公常昇等分道出戰獨力
王下京師獨弗迎以是文武群臣論劾輝祖削爵勒
歸私第尋下緹騎獄者五年而卒盇死　仁孝皇
后亦弗敢請嗣于十八年而　上念達功大且以故
后恩俾其子欽襲爵尋還其誥券歲祿賜田明年來

朝不待命辭　上猶恨之後削爵從鳳陽　仁宗
即位欽復來朝　詔復故爵尋卒子顯宗嗣嗣二十
三年而卒無子弟承宗嗣屢領軍府提督南京守備
加太子太傅矜嚴有威練達政體嗣十六年而卒子
俌嗣凡再督南京守備持重善爲容南中士民熟稱
之加太子太傅嗣五十二年而卒贈太傅孫鵬舉嗣
鵬舉之生也俌夢宋岳鄂王飛入其室故以字名爲
人溫厚長者凡三領軍府督守備加太子太保晚節
發其妾奏立爲夫人欲以其子邦寧稱嫡會有所格
不得立立其庶長子邦瑞鵬舉嗣公凡五十二年卒

邦瑞嗣督守備尋以病辭自顯宗嗣而　高帝孝陵
在留京者以懿戚世世奉祀　文皇初即位以一
中牢告中山王其後因之增壽以父任三遷至左軍
左都督侍宿衛　建文帝業以持　燕王事從
容謝增壽　王得無反乎增壽頓首曰　燕王先
帝同氣且富貴已極何故反燕師起則時時從增壽
詢虛實增壽亦時時從　王所輸[illegible]　建文帝漸
覺之未及問而燕師從金川門入召增壽詰之不對
手劍斷增壽腰　燕王入撫屍而哭既即位封增
壽爲武陽侯再追封定國公俾子景昌嗣歲祿二十

五百石久之領軍府嗣凡三十五年而卒子顯忠嗣
十二年卒子永寧幼又七年而嗣疾失心予半祿罷
朝請病二十六年卒子光祚嗣久之領軍府以東宮
覃恩超進太傅旋以監脩　武廟二朝實錄成累加
太師兼太子太師凡四十五年卒子延德嗣領軍府
四十餘年卒子文璧嗣領軍府加太保太子太傅嘉
靖中　詔裁恩澤世封而魏定二公皆自以功弗奪
有言定公功不稱者卒弗奪也天下僅五公達子孫
居二焉
弇州外史曰　高帝之取天下討初下建康再與

陳友諒角實任行而其宅十七皆太將軍力也大將
軍之廉靖仁武沈幾筴勝即古名世之佐曷過焉勞
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始所以處君臣之際微
矣元女侑配　英主整其成師於十五年後而脊靖
難兩都二公光表後裔寵冠群辟夫豈幸哉儒生之
第武者輙先太公望夫太公因累世之漸奉以伐至
不仁牧野一戰倒戈攻北無所藉於鷹揚而毀社栗
矣上一胙而疾驅於安丘之逆旅舉賢尚功沒沒以
爲齊百世計孰與大大將軍受脤而忘其家誓衆而
忘其身論爵第賞而忘其子孫哉吾故拊標而昂之
以爲古今勳臣第一云

弇州山人續稿　卷之八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開平岐陽定遠三王世家

開平王常遇春者濠之定遠人其先世世為農家遇春長身白晳有膂力猨臂善射元末羣盜起蹦江淮間而盜魁劉聚者得遇春而識之使為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以是為聚所愛重而遇春察其怠鹵掠毋遠志屬　高帝駐兵和川

乃負其私卒數十來歸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上曰爾饑故來歸耳且有故主在吾安得奪之遇春頓首泣曰劉聚盜耳無能為也倘得效犬馬之力於知者雖死猶生　上猶弗許曰能相從渡江乎取太平而後臣我未晚也既渡江抵采石磯元兵置陣於磯上舟相去者三丈餘矢刃蝟集莫敢登遇春飛舸至　上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敵皆披靡師師乘之大敗其衆遂乘勝取太平始授總管府先鋒無何進為總管　上既已渡江而諸將士家屬輜重皆在北滁和之守備單而元中丞蠻子海牙擁舟師數萬襲據采石界其中間音問絕　上率大衆攻之使遇春多張疑兵以分其應而自帥正兵擣之既合而遇春別操輕舸以精兵橫衝海牙之舟分為二左右縱擊大破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師扼江之勢衰而南北通矣遂從取集慶路再從徐達取鎮江復為領軍先鋒徐達攻常州而降卒叛與張士誠合而圍達命遇春以師援表裏擊士誠大破之擒其梟將張狩軍復為總管遂進統軍大元帥克常州還中翼大元帥尋從徐達下寧國分兵取馬馱沙遂取池州戰功最進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　上取婺

州復有功進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樞密院事守婺州遂以其兵攻衢州衢州下其院判張斌以卒萬人降克衢州進僉樞密院事移兵攻杭州久之張士誠兵來援累戰不大利召還京師尋從徐達守池州大破陳友諒之衆語具達傳陳友諒入寇薄我於都城之龍灣　上設伏大破之遇春功復最　上追友諒於江州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斂進行省參知政事復從　上追友諒於安慶遂取江州還督龍灣寨之師張士誠之大將李伯昇圍我長興援兵遇之敗長興圍急　上乃遣遇春以大軍援之兵至伯昇拔

營遁俘斬其後軍五千餘人城安慶破池州之叛卒羅友賢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其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榮最為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有所不得志輒謀伏兵置酒要　上飲而劫之事發就縛　上猶語諸將吾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遇春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　上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遇春張士誠別將呂珍圍劉福通於安豐　上救之師至而珍已破城殺劉福通矣其兵勢盛而連營水陸為戰守備甚嚴時汪元帥為前鋒拔其中

壘而援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欲出走阻於塹則殊死鬬卒不可敗而遇春以精騎橫突其脅凡三合三勝大軍乘之遂大勝俘獲士馬無算進圍安豐元將左君弼自廬州來救徐達與遇春逆擊大破之遂移薄廬州且下而陳友諒傾其國兵號五十萬來爭南昌圍之數百重凡三月餘而　上趣達遇春廬州之師歸遂從　上往救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達首敗其前鋒縱火焚敵舟二十艘殺獲以千計而敵不退友諒太尉張定邊奮前犯　上舟適膠淺事且迫遇春從傷射定邊中之始稍稍引退　上舟脫而遇

春舟復膠淺力戰以脫明日復大戰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連戰三日友諒之卒死者過半而我兵所亡失亦畧相當既出湖口諸將佐氣稍稍奪欲縱之去遇春獨不言　上悟乃移舟扼上流而別出奇兵絕餉道凡旬五日而友諒軍食乏其左右金吾將軍皆降友諒迫以百艘突圍湖口而上蹙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死俘其卒五萬人斬及溺者三倍之乃班師飲至策勳以遇春及廖永忠俞通海為首賜土田金帛過當復從　上討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圍甫合而其丞相

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破擒之必先友諒驍將也陳理懼奪出降進遇春中書平章政事再從徐達取廬州始別將兵畧定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皮寺寨遂定贛州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師還取安陸襄陽復從徐達克泰州已克高郵徇淮安徐宿安豐悉下之大發兵討張士誠命遇春仍副大將軍達而行舟師出太湖擒其萬戶尹義等直趨湖州之毘山與士誠兵水陸勁鬬敵大潰遂薄其城飛車戰艦高皆與睥睨埒其丞相士信掃境內兵來援築壘舊館壓我師之背遇春率奇兵由大全港入營

於東阡郤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
立破之復破其援兵亦龍船於烏鎮士信跳舊館之
卒降得六萬人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路數破其城
中兵凡八月始克之縛士誠以歸籍其兵得二十五
萬時　上猶稱吳王召見戟門所以慰勞備至進銀
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上念
遇春功大欲尊貴之而李善長徐達已爲左右相國
不能復置相乃以遇春爲平章軍國重事制祿秩與
相國等復議討中原遇春有所獻策語具徐達世家
遇春之前議討張士誠策亦如是大較欲輕兵直搗

其心腹腹潰當自无解　上持重不之用也而心伏
其勇至是命遇春爲征虜副將軍與大將軍達率步
騎二十五萬以北　上親禡旗於龍江諭諸將當百
萬之衆摧鋒陷陣所嚮披靡無如副將軍遇春第吾
不虞其不能戰虞其輕戰耳夫遇春大將也而好與
一小校爭能甚非吾所望也遇春頓首拜詔既行
吳王即　皇帝位冊立　皇太子以遇春領其
少保遇春師與大將軍合畧定山東諸郡遂破汴梁
走其帥李景昌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
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

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
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　上爲幸汴
梁至之二日而遇春馳入謁　上勞之曰將軍與大
軍北征不踰歲而下中原之半功亦大矣勞且倍矣
遇春頓首曰亡元之民服上威德耳臣等秖奉成算
以效驅馳固大幸也　上悅三日辭復往河南遂與
大將軍畧定河北進逼其大都元主北走遂取之移
兵狥太原元太傅河南王擴廓帖木兒自保安還師
來援其鋒銳甚遇春與達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
未至驟與之戰必多殺傷且未易決也夜刼之彼必

有走而潰耳達曰善夜刼之擴廓果潰而走大原下
改遇春爲左副將軍居右副將軍馮宗異上出寨取
大同轉狥河東西渡關下奉元路遂與宗異合而西
逼鳳翔其平章李思齊率所部十餘萬衆奔臨洮鳳
翔下會元承相也速以兵窺通州至白河而遁　上
乃遣遇春以所部馳至故元都部署將士而漸江行
省平章李文忠副之遇春謀元主在開平乃選步卒
八萬騎一萬取道三河經鹿兒嶺抵惠州敗其將江
文清於錦川獲士馬千計次全寧遂與也速遇復敗
之進次大興州遇春使分千騎爲八伏徼其歸大輿

之守兵走伏發大敗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薄開平
元主已前走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鼎住
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疋牛五萬頭
子女貨寶稱是師還次柳河川暴得疾卒年僅四十
上爲震動喪車至龍江親出奠爲文哭之叙其功甚
詳已而大慟始命有司制聞大臣計用宋太宗爲韓
王趙普舉哀禮擇葬地鍾山之陰明器第靈凡九十
一切皆官給不以煩其家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
而會葬特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復

推恩王其三代皆賜謚特循襃元故明年論功賜金
幣一與大將軍等而封子茂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
誥券世襲　高帝廟庭與祠雞籠山功臣廟皆大
大將軍爲第二遇春爲人沈鷙果毅撫士卒與同甘
苦皆樂爲之用出則椎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
習書史而用兵大勝與古人合年差長於大將軍二
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
稚亦推愛之終始無小間惟性稍好殺而滛以此不
能比大將軍而一時稱名將者猶曰徐常徐常云而
上亦均重之晚節每舉以勵諸將帥必曰中山開

平二王不偏廢也鄭國公茂者藉冠而封其將父後
爲宋國公爲勝以是益其驕不練事　上亦知之故
不復使將封十七年而隸宋國公勝比北征納哈出
茂僉諸徹侯位其下皆得有偏裨任而已獨不得偏
裨任邑邑不樂多不奉宋國公約束而宋國公見子
言之數加責讓茂故慢辭以應宋國公恚而會納哈
出請降詣右副將軍藍玉營讌酒與衣相忤納哈出
欲亡出而茂直前搏之納哈出走茂復斫之傷而部
卒驚有潰者宋國公得脩恚上書增飾其狀以爲
茂激變部即置繫京而茂亦列上宋國公貪淫

不法事　上乃收宋國公大將軍印而削茂爵安置
廣西之[redacted]然猶念遇春功別封其子昇爲開國公
茂至流所而龍州守[redacted]土夷也慕茂家世以愛女
事之而與他土夷爭爲所發茂聞之伏毒死或云龍
州守隱之宅所實不死　上爲窮索茂且發大兵繫
之而卒不得茂踪跡或云定死矣乃小解而昇嗣公
之明年加太子太保建文末以抗靖難師得罪安置
雲南之臨安以憂死子繼祖繼祖子寧寧子復弘治
中錄六王後得拜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子紹襲紹卒
子經襲經卒子鳳襲鳳卒子玄振襲嘉靖中繼絶世

封懷遠侯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歲祿千石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徽緒嗣

弇州外史曰　高帝以神武定天下其臣皆莫及然至於中山開平二王則心儀焉開平之甫定大業而不與其榮宜[redacted]帝之悲思之也世談開平之勇而誠意之謀皆怪而陋夫喑烏跳盪百夫雄耳彼豈知有所謂大將者夫封鄂而謚忠武唐之尉遲氏宋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將之材岳氏則吾開平伯仲哉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泗之盱眙人父曰隴西恭獻

王貞母曹國公主　上之長姊也貞農家子無他長獨有醇謹而公主歸之生文忠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淮南北盜起父貞攜之東西走鋒鏑間幾不能活聞上已起兵滁陽間關往投之至則相抱而哭皇子幼上多蓄童稚之材勇者子之時文忠尚名保兒使冒國姓而從皇姪文正列延師誨之讀書史傍習兵法上嘗攜所業傳示幕僚曰平世一卿士也雖然要當於馬上習之俾以舍人從軍策應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無何以舍人率所部取青陽石埭旌德皆下之敗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敗苗軍于於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夥文忠念士飽飲且驕夜潛殺所獲而焚其輜重以激之曰患不力戰耳何患不富貴乎遂前襲破洪元帥營降其衆千餘升僉鄧愈胡大海之師取嚴州超爲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兼領元帥府事鎮之時嚴新下城壘未固而張士誠來爭挾苗獠之衆水陸數萬人奄至文忠以輕兵從陸逆擊大破之馘其首標之槎而放之中流水兵見之亦夜遁遂克諸暨進浙江行中書省左丞苗將蔣英賊殺其帥叅政胡大海以叛文忠急擊破之蔣英走諸暨守將謝

再興亦叛挾張士誠寇我東陽文忠馳救復破之再興走文忠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虜接壤而練兵繕甲宂不可緩始文忠所築諸暨而城者曰新城士誠之司徒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壘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振師而鼓之曰彼衆而驕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富賜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

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擊所向莫靡
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
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斬首數萬級擒
將校七百人委弃鎧仗芻粟彌亘數十里伯昇僅以
身免自是氣索不能軍矣　上召文忠歸嘉勞備曰
賜名馬金幣甚厚進右丞使統全浙兵攻張士誠之
杭州取桐廬新城富陽進攻餘杭一夕而下之叛將
謝再興之弟子降杭帥潘平章原明使其員外方彛
納款文忠詰之曰兵未交而遽納款得無姑爲緩師
計乎彛謝曰王師所過秋毫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

慶有主何敢緩文忠見其誠引之臥內與飲而撫之
約束明日原明如師師遂入文忠坐於麗譙下令曰
敢有擅入民居者殊死一卒下借民釜立僇以徇自
是中外皆按堵如故就加榮祿大夫行省平章政事
還李姓　上即位封文忠父貞恩親侯食祿奉朝請
上念姊已久死獨貞在而又醇謹宴見不以時每有
征行輒令守宮省文忠既以子當腹心寄視重無與
比尋討平閩之叛冦還爲偏將軍從開平王遇春北
討由遼化度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君獲其士
馬萬計語具開平王世家俄而開平王卒於軍文忠

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
慶陽則已平而虜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
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劒叱曰閫外之事
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雁門次馬邑敗
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擒四大王前軍
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趣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
虜果夜率衆來刼我不可動質明文忠望見虜益大
至乃以二營委虜俾死戰久之度其饑疲乃選精兵
爲左右翼合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驍將脫列伯
俘斬及降者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論功賜金

俾當大將軍之半明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
分道北討文忠以十萬人出野狐嶺進師察擒其平
章祝貞諜知元順帝殂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即位其
衆離文忠晝兼程而進大破其候騎遂圍應昌明日
破之太子走獲皇孫買的里八剌后妃宮人暨諸王
省院達官將吏等駝馬牛羊無筭弃獲宋元玉璽金
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選精騎窮
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道興州降其兵民三萬七千
人至紅羅山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捷聞
上大悅爲御奉天門受群臣朝賀大封功臣文忠爲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
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賜
誥券世襲專領都督府事西蜀平命文忠因兵威拊
循其地還復以左副將軍北討出東路師至哈剌莽
來虜兆遁文忠乃留輜重虜朐河人齎二十日糧兼
程進至土剌河元太師哈剌章蠻子悉衆渡河留其
妻子北嚮而嚴騎以待文忠力戰却之逐北至騁海
虜來益衆文忠乃據險自固而多張疑兵以刼虜虜
疑稍稍引去文忠亦解而歸迷失道乏水喝死者甚
衆文忠患之忽所乘馬跑土泉隨湧出士馬賴以供

濟文忠軍雖名爲全而所失多得不足償而大將軍
之出中路者竟敗績矣尋復與大將軍行邊嘗出朔
州擒其太尉伯顏不花又嘗駐代縣分遣兵出至三
不剌者俘其平章陳安禮孕顺寧陽門者斩其知院
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又破大
寧澙州斬其宗王朶朶失理皆鹵子女人畜駝虜益
避遠邊竟無事矣文忠與大將軍皆折節延諸儒生
講說經義彬彬而文忠尤號有文釆　上謐雅重之
始命與李善長通知中書省大都督府事御史臺事
又命大事皆取二公處分中書省革命文忠特叅軍

國大計幾如大將軍又兼領國子監事而文忠勸
上少所誅僇微忤　旨尋得疾二月增劇　上幸其
第撫摩久之揮涕而別文忠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
謚武靖父貞物亦封曹國公別食公祿前文忠卒亦
贈隴西王謚恭獻有二子景隆增枝景隆生而長身
偉姿疎眉目顧盼煒如既少奉文忠教喬諸生間與
天台方孝孺善多習典故善談論每朝會進止雍客
是都　上亦目屬之既襲爵與魏國公輝祖等分鎭
中原要害地所使多稱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
傅　上崩皇太孫立景隆以肺腑見親任而增枝

亦要遷至左都督進加景隆太子太師時兵部尚書
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得幸　上謀削弱諸王至燕而
露燕兵起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等攻之前後
皆敗於是齊泰與子澄皆才景隆而薦之乃命景隆
爲征虜大將軍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
爲推輪親送之江滸凡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
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
行快快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
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
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　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

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　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乃移書　燕王請罷兵辭驕蹇　王亦貽書來報而心恨之甚遂戰於白溝河北凡三月而景隆復大敗殺溺及被俘者幾三十餘萬景隆乃奔濟南　燕王來追復大敗死者二萬餘濟南遂見圍以參政鐵鉉堅守不下始　人主未知敗問與泰子澄謀以景隆權尚輕特賜黃鉞金鉦朱弓矢使者渡江而風失之復製以賜而景隆敗問

至矣乃還既陛見黃子澄慟憤極執景隆於朝班慟哭請誅以謝天下　人主莫能問也又二載師屢覆燕兵悉渡江駐龍潭人主懼乃使景隆同尚書茹常都督王佐來游　燕王以割地講和請王笑曰事至此何地可割吾但欲得奸臣耳於是景隆等蒲伏密輸款歸佐谷王守金川門燕王至景隆等開門迎之　王即位以景隆等默相事機改號曰奉天靖難階曰光祿大夫勳曰左柱國增祿歲一千石其太子太師如故賞埒淇成二公改脩　高廟實錄爲監脩總裁諸裁定功賞大興革景隆猶以班首主議

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益甚諸功臣咸扼腕謂彼白刃剚我而今以降虜而据我上其又明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論劾曹國公景隆包藏禍心蓄養亡命與其弟左都督增枝謀爲不軌已文武大臣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等吏部尚書蹇義等復言之已六科都給事中張信等復言之乃下詔盡削景隆勳階官號絕朝請勒歸私第猶以長公主故不奪其爵亡何文臣群臣復言訓事者至其家景隆猶坐受闔人伏謁如君臣禮大不道復株及左都督增枝因詔併奪增枝荊州師待逮之與景隆同繫私第盡沒其

莊田寶貨闔籍拘拶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夫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疾終卒正統中增枝猶有以恩例聽自便又數傳而其玄孫璿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濂襲卒子性襲爵中絕六王後封臨淮侯勳號階祿同懷遠侯卒無子叔父沂嗣卒子庭竹嗣數領營府爲漕事卒子言恭嗣好文學有岐陽王風委寄大約如庭竹

弇州外史曰岐陽王不數爲大將將兵有功敦詩悅禮有儒者風斯所以聯腑哉　高帝起民間貴更發鍾兄之子獨太都督文正姊之子獨岐陽王而大

都督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絶
其國蓋二百年而南面猶故也臨淮之紹侯其亦
高帝遺意哉
寧河王鄧愈者泗州虹人父曰順與有三子長曰友
隆仲即愈愈生而有大志及長毅魁岸勇力絶人元
末群盜起江淮間順與從鄉里少年自保遂據臨濠
與元兵拒戰友隆代之後病死愈復代之是時年僅
十六衆頗少愈既出戰則先登陷陣無所不摧破衆
乃喜曰使仲君早將何至以首子敵而會 高帝
駐師滁陽愈自盱眙率所部來附授管軍總管遂從

渡江而南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也先合蠻子海牙
之兵凡數萬來見侵 上與之戰甫合而愈與徐達
率奇兵潛出其後大破之獲也先蠻子海牙走遂從
下建康略定溧水破鎮江愈功最多擢廣興翼元帥
克廣德州長鎗軍謝元帥來攻愈出輕兵背城戰走
之俘其總管武世榮馘甲首千移鎮宣州別將兵取
休寧績溪與胡大海合而攻徽州下之走其將元之
苗軍楊元帥以十萬衆來爭愈與大海勵將卒分道
逆戰大破之虜其大校百五十八人楊元帥走婺源
之裨帥汪同來降愈遣驍將王弼孫虎等因之進逼

其城破殺其守將鐵木兒不花獲級三千餘婺源下
得兵三千餘尋遣萬戶朱國寶徇高河壘下之遂由
昱嶺關進攻建德破其長鎗元帥余子貞獲馬百足
追奔至淳安復大破之獲戰艦三十卒三千遂克建
德以爲嚴州進同僉行樞密院事破元將苗楊之兵
於烏龍嶺進僉書行樞密院事饒州下愈入守之數
與陳友諒角有功進中書省參政僉院如故兼總各
翼軍馬愈乃廣布 上威德撫納降附左丞吳宏等
皆自拔歸以兵取浮梁走其參政侯邦佐轉戰衆半
敗蕭總管之衆獲萬戶彭[illegible]等諸屬邑皆下遂進圍

洪都駐師臨川之平塘時吳宏既已歸 上因其兵
使取撫州撫州帥鄧克明欲與宏拒而畏愈強乃遣
人詐獻地愈將以緩我愈詗得之即率勁兵間道夜
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二門克明出不意單騎走之屬
邑自度不免乃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等四路南豐
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遂定撫州 上進兵取洪都
降其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愈以步
兵來會改江西行省參政填之而命祝宗康泰仍故
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迫胡廷瑞意怏怏不自
得又以愈秩卑不欲爲之下而廷瑞既從 上還建

康從容爲言降故非宗泰意恐有變時右丞徐達方
進攻楚乃發使使以所部從行舟次女兒港遂謀叛
掠高舟布爲旗幟夜趣新城門舉礮破之而入愈將
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且戰
且走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連跨三馬馬輒踣幾不
免最後得養子馬乘之乃得脫奪撫州門而出奔還
建康以情歸於　上上弗罪也而撫之右丞達兵復
洪都走祝宗執康泰於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愈
大爲明年陳友諒悉國師圍洪都號五十萬治戰艦
高與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

爲要衝愈晝夜不解甲者三月餘而　上來援大破
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敵等遂破平鄧
青等二萬人於永豐從開平王遇春蕩臨江之沙坑
麻嶺卜洞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
悉降進行省右丞尋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平章位
次丞相而愈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
愈與李文忠者出鎮襄陽襄陽西援巴蜀南控楚北
襟河洛烽火旌壘相望愈披荊棘立軍府營屯練卒
威惠甚著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
湯和討方谷珍愈領臺事上書言便宜上慰而諭之

於是大將軍經略中原而愈以征戍將軍略定江淮
未附州郡進兵取唐州又取南陽生獲守將蔡國公
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左丞王誠降覆洪山之老
馬劉寨斬獲以萬計均房金商地悉平　高帝即
位立東宮愈兼太子右諭德以征虜左副副將軍從
大將軍出隴右大破王保保於定西悉覆其衆別將
招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普花兒只等請降其西
烏思藏等亦降皆入貢請受　天子封師旋大論
功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衛國公歲祿三千石予鐵券子孫世襲又明年以

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溪洞蠻徭悉平之又四年吐
蕃諸部爲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愈以征西將軍
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往討之愈分兵爲三道深入獲
其巢窟追至崑崙山斬首捕虜以萬計鹵馬牛羊十
餘萬捷聞　上悅使使召還中道得疾卒　上聞訃
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門親臨奠行營視葬
地以故塋隘改卜於城南西山之原葬事皆官給追
封寧河王謚武順是役也都督英得封西平侯愈爲
人沈毅詳敏其事　上最恭慎有所委不憚危苦功
成不矜敬禮賢士大夫　上心重之前後託寄親舊

莫敢望焉有五子而鎮襲改國申亦數將兵從大將
軍卒年二十三無子弟銘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有子
源當後鎮而夭永樂中子挺停襲挺子炳弘治初復
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卒子繼坤襲嘉靖初繼絶世
封定遠侯以勛號階祿視懷遠侯卒子祖錫嗣卒世棟
嗣

弇州外史曰愈之初以敢戰深入名亡幾而建方面
勳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者無寧歲矣僭爵上公帶
礪六王而以夭死不獲終饗其泰或謂 高帝未
功臣鮮自保者得夭爲幸是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
雖爲帶萬可也外史曰余游襄陽陽人至今稱衛國
公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東甌西平東平三王世家

湯和字鼎臣濠人與 上同里閈少孤卓越有奇志
善從群兒嬉輒勒習部伍見者異之及長身長七尺
餘多力善射滁陽王之據濠也和從惡少年十餘人
仗劍從之遂隸麾下每出跳盪必當鋒還則殿後自
百夫長從取大洿再從攻定遠畧其師進千戶而是

時 高皇帝以王婿爲帥帥請於王與和共事遂
從取洪山寨得壯兵八百再進長萬夫從下滁州
爲管軍總管復從取和州當是時諸將皆 高帝
等夷莫肯爲下而和長 帝三歲顧請執部曲禮
上甚悅之元將陳也先來寇和敗却其衆從 上渡
江下采石定太平所部奪馬三百卒千人陳也先復
來寇和擊其水軍流矢中左臂不爲撓尋與中山寧
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戰至城北大破之遂擒也先
以獻別將下溧水從平建業復與中山王取鎮江進
統軍大元帥守之畧定金壇罷窩莊戍轉同僉樞密

院事從取常州爲其守師與張士誠境接時和頗好
飲有酒過賞請事於 上不獲允醉而有怨言謂其
下曰吾填常州如據坐舍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
能難也有言於 上者 上隱之不發和亦大愧悔
悉力拒士誠凡再破其軍獲戰艦及馬以百十計遂
從中山王大破士誠於陽山俘其梟將獲甲首五百
又逐其將莫元帥走之虜其妻還拜中書左丞與中
山王分省而治復同開平王解長興圍大破士誠之
僞丞相士信軍超拜平章政事討平江西巨盜姚大
膽遂西取永新州俘其左丞周安等籍其士馬歸于

京師出守常州尋拔常州之戌子師從中山王討士
誠進略太湖降其韓館師轉戰湖州降守帥張右丞
復降其吳江州將遂薄姑蘇圍之凡九閱月而下
上召見戟門論功賜帛九有副 上即大位始建御
史臺爲左御史大夫立東宮爲太子左諭德時方谷
珍猶據溫台慶元三郡反覆未果下和以兵討而戮
之走海島進逼之悉得其衆以降遂移兵取福州時
陳友定猶爲元守建寧城險兵勁和以征南將軍率
諸將攻下之虜友定以歸尼 上幸汴梁遂同宋國
公取懷慶澤潞晉絳諸郡尋從中山王拔河中渡河

入潼關趣鳳翔越六盤山秦隴皆蕩平明年復從中
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帖木兒於定西遂定寧夏追
虜於察罕腦兒虜其猛將虎陳凱從之九月大封賞
功臣與衛公鄧愈俱爲御史大夫而和居左且年位
久在其上以功不如僅封中山侯爲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歲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
常州時語和惟頓首謝過而已明年爲征西將軍與
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夷陵入峽攻夏夏發兵
扼險不得進永忠極之復不夫而征虜副將軍潁川
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夫計先入破其

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和始繼之夏主明昇以重慶
降而友德亦定成都蜀平 天子推功友德永忠
受 上賞貢數和逗撓而姑予之彩帛八和復頓首
謝罪又明年和以偏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
戰於斷頭山敗績失徵侯一人久之進濠州爲中都
鳳陽府命和與太師李善長於其地建宮闕分置曹
署以久勞於外數賜 璽書慰勞尋慶通州之外郭
從鎮彰德辟其城 上以和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
堅忍多智數又能與 太師善長抗故時委以綜理之
任輒効且念其爲里閈長者竟封爲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信國公議軍國重事歲食祿三千石與誥券與曹國公李文忠練卒於中都西巡至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明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剌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㵾濠訓練其士馬久之五開山猺亂和以兵討之夷其穴鹵斬四萬餘時中山岐陽二王皆已物故　上念天下承平無事不欲諸大將專典兵而和識其意從容爲　上言臣老矣不敢稱畫績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　上大悅立賜寶鈔伍萬錠治第於中都尋悉爲諸功臣魏鄂曹宋潁涼諸國公徹侯治第皆極宏壯既而謂和日本最狡夷而數爲侵盜我不欲與之爭固我封戍而已卿雖老強爲朕一行於是使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所取一丁爲兵戍之和竣事而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賚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又賚其夫人黃金二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綵幣三十有副夫婦皆賜　璽書褒諭其又明年魏曹等六公還鄉賜皆如信公而夫人不與焉自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里費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討伐獨

和以老不在行而　上愈愛之且安之其後入朝忽病中風不能言　上聞即日幸其第撫視悅歎良久遣還里疾小閒　上使其子前軍都督僉事鼎迎至都俾以安車入內殿與酣宴而出賚金帛御膳法酒相屬最後復大朝疾復劇不能興　上復令以安車入內手摩撫其體與敘里閈舊及艱難勞勤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和有五子長即鼎前卒追封信世子餘三子亦前卒而少子醻積伐至同知左軍都督府征五開道卒於軍有孫十一人而弗及嗣六世孫紹宗　孝宗朝錄功臣後爲南京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繼絕世封靈璧侯凡三歲而卒佑賢嗣卒子世隆嗣領漕事者十餘年以勞加少保太子太保

弇州外史曰以湯信公之戰伐其績何寥寥也一逗撓一不利毗陵酒語至煩　廷訓而其後乃爵上公贈真王便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豈亦以縮寂布衣之契故重耶顥融令終美哉乞骸一語基之矣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彼其君臣俱失之也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斯

信公謂美外史又曰余嘗按行登萊海上及宦游吳
越間其父老歷歷指烽戍云湯信公功不刪滅哉微
信公吾其鯨鯢食矣嗟乎　高皇帝之善器使也

黔寧王沐英世家

沐英者鳳陽之定遠人父蚤亡育於母母復亡　上
起兵收而子之既長溫爽有姿槩機穎過人初與李
岐陽等俱冒國姓賜名文英差次皇從子文正數從
上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迕視　上心器
之十八用爲帳前都尉從守鎮江居四歲擢廣武衛
親軍指揮使軍政脩飭加授昭勇大將軍以所部從

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有功歸其姓沐而單名之曰
英出塡撫建寧三郡亡何擢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
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部督不爲
階官而英特受　上心膂托佐李岐陽爲政益精明
中宮尤愛重英恒語　上曰此兒吾子孫屏翰也久
之命乘傳錄陝西巡行諸路布　上恩惠事有不便
者輙更置而後聞且使練諸部兵以待明年遂副寧
河王征西番西渡黃河畧烏思藏耀兵至於崑崙轉
戰數千里俘虜士卒以萬計馬駞牛羊十倍之師還
而寧河王道卒英代將其衆還京師封西平侯進號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鐵券又明年拜征西將軍解逍西番降元萬戶乞
失加三樞密副使剳朶兒只都烏都兒卒二萬餘雜
畜二十餘萬平朶甘納兒七站地數千里復率所部
湯和林轉畧亦集乃渡黃河登賀蘭擒伏聽者得雲
麾所止涉流沙分兵四襲薄其營自率精騎衝中堅
大破之獲大帥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竆其全部明
年以所部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寨擒四部
卒渡臚朐河獲知院李宣亡何以征南右副將軍同
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下雲南錄辰沅出羅鬼

遂躡普安至白石江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
達里麻選卒十萬來拒潁川侯欲濟師英以諸軍嚴
陣若渡者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賊陣動大軍
乘而擊之勁戰自晨至晡蹂血震蕩英與潁川永昌
二侯多縱鐵騎橫貫而蹙之生縛達里麻賊大潰僵
屍百里相屬直抵雲南悉收其金寶子女分徇諸郡
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英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
據龍尾關爲固英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
背質明英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
從後夾擊擒段世拔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

雲南郡邑悉平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復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蒐而夷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英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曲靖永昌之失守者詔英留鎮雲南而召潁川永昌二侯還潁川侯進封公英自如英鎮之三歲而破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亡何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英選卒三萬拒之甫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壓而挑之賊以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而返英喜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擁百象來鬬象皆被甲負戰樓四周若欄楯挾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以慓我英分兵爲三隊命都督誠爲前鋒都督甯正將左都指揮湯昭將右各以火炮神機槍弩齊前擊賊矢石齊發呼聲震天地象皆却走英督大軍乘之賊遂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以死賊帥刁斯郎等皆伏殪象背羣蠻震讋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越首阿資入朝錫宴於　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綵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　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英歸鎮復大破阿資

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服八百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時　懿文皇太子薨英故嘗侍東宮有恩誼聞之哭嘔血一日方坐堂皇理事忽中風卒訃聞　上慟哭輟朝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蓋異數也有五子其一子早卒而三子遞鎮雲南而少子昕尚太宗　公主爲駙馬都尉屢掌南京都督府以壽考終惠襄侯春者英長子也年少有才武嗣英侯繼鎮雲南嘗破擒叛人阿資卒年二十六無子弟晟嗣　晟字景茂少凝重端愨寡言笑慍喜不形於色而質穎敏讀書强記　高皇帝甚重之甫冠即授後軍都督僉事亡何進左都督以勤慎稱既嗣侯即代爲雲南大帥將岷王之國雲南嘗與晟交惡　上貽書王訓戒少抑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它故徙國楚獨晟自如　建文帝之自焚也　文皇帝意其由地道以出或言匿晟所者使使詗察無狀乃獲免麓川之宣慰使不能制其下諸蠻逐之而核其地晟以大兵討平之分其地爲孟養木邦孟密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平涯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之夷遂帖息八百國之長使其擯

師以蠻衆來犯晟發兵使別將而逆擊之而自𮜶其
後至蒙自蠻退走追之獲其帥賜 璽書僃以金幣
文皇帝之四年安南之逆臣黎胡查弑其君而戕
我使者 天子討之晟為征夷左副將軍率雲南
諸衛所土漢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前鋒
奪猛烈柵華關隘賊散走造舟以濟師分遣所部潦
灘汤寺以舁舟夜出洮水步騎夾之遂渡富良江與
征夷將軍新城侯輔兵合破多邦城柵繼擒其東西
二都及盤灘困收檜江仙侶等賊悉蕩平之胡查及
其父偽上皇季犛狼狽弃其衆獨携家屬及左右心
腹遠遁晟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盡獲無遺得
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凱旋入朝論功賜號翊忠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封黔
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誥券玉帶金幣
寶鈔既大宴 上御製詩褒美之再宴於便殿還鎮
雲南無何胡查之餘孽偽上皇簡定作亂命晟兼征
夷將軍討之不利於是英國公輔以征虜副將軍率
兵合而破之獲定等檻送京師伏誅召英國還偽王
陳季擴等尚未平晟連戰不能下輔復捕季擴等送
京師晟亦受賞白金三十斤寶鈔三萬錠綵幣三十

有副尋撫富州叛酋降之 仁宗即大位召還宴
勞賜金幣加太傅還鎮自是 宣英二帝嗣位賞亦
如之麓川思任發反侵署騰衝南甸 詔諭之降不
從晟使都督方政等為前鋒而大軍繼其後破平景
罕等寨斬首三千餘級獲象二十餘政恃勇以輕騎
前搏賊敗績死晟退師至金齒詔還鎮內漸懼得疾
至楚雄而卒或云懼伏毒也詔官為治葬賜祭追封
定遠王謚忠敬晟應變兼所長其戰數不利而
天子以絕遠且世將藉而隱焉滇人攝服晟父子威
信莊事之無異 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
郊迎廷望而後啓之曰此今旨也歲時奉獻不絕晟
父子前後置圖墅田業三百六十吾日食其一可以
周歲珍寶金貝充牣庫藏幾敵天府後庭曳羅綺者
恒數百人役使閹奴亦可數十百而善事中貴多遺
遺執政不絕亦能檢制其下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
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印代鎮復
討麓川不利定西伯蔣貴等兵與合始平之昂得遷
為左都督賜金幣加等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嗣公
之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
兄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卒弟瓚為都督同知復

代鎮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征南將軍印爲塡守肯捕獲叛酋尋甸守安倘廣西守昂前後平馬隆麗江劒川順寧羅雄等蠻隴安之昌明鈇箐赤石岨羅羅大發兵討獲賊帥師五等累賜敕褒奬加太子太傅嗣公凡三十二年而卒無子以都督同知璜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朝議以崑爲西平侯之裔孫當從侯爵而守臣爭之謂南人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崑十四歲而拜公爵尋以征南將軍塡守發兵平鎰山竹箐蠻諭定孟養而寄之爭寨者又合川貴二鎮兵平米魯亂再

賚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賊酋那代三賜　璽書奬諭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嗣公二十四年卒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公十六年而卒子朝輔嗣十一年而薨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二子融鞏皆幼襲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雲其嫂且錮之不使還南京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襲佩印塡守其淫惡益甚且旅拒　王命　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死

弇州外史曰人言黔寧王爲　高帝外婦子非也　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　帝方窶旅安從取外婦哉英以愼靜饒兵畧爲　天子篳路藍縷以開滇土晟武則不競而德繼之世保赤社爲明藩屛去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朝弼錮死昌祚嗣典法與恩不相廢明德衰且遠矣

東平王世家

朱能字士弘鳳陽之定遠人父亮從　高皇帝起兵積戰功至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早卒能生而魁奇雄偉勇力異儕輩旣代父官爲　燕王所愛重嘗從王北伐取元太尉朶兒不花覆其軍建文初　王

以強大見猜　天子使三司諸大吏謀逮之勢且迫　王猶隱其事能與張玉丘福直入倡言曰大王高皇帝親嫡子最長而賢武朝廷不察乃以吳濞見擬今諸宄謀定矣仰無論大王我曹亦安能坐待菹醢也　王乃決而與能及張玉丘福謀因三司入謝宴伏兵執之遂分率虎騎八百奪九門綏撫城中外三日大定從　王攻薊州先登拔其城虜其將都指揮馬宣等乘勝取遵化永平密雲諸邑東畧地抵灤河還從擊雄縣復先登入東門破長興侯耿秉文之前鋒九千人追之至月漾橋虜其副帥都督陽

松潘忠等遂追殲餘衆於鄭州乘勝長驅至真定與
長興侯之大軍遇能挺丈八長矛圍二抉餘從敢死
士二十餘騎突入其陣瞋目大呼所嚮皆辟易　五
壓衆乘之遂破其陣斬獲數萬追奔至滹沱河敵餘
衆尚數萬人能復大呼馳而蹴之遂溺生存三千餘
盡死　王大悅賜書褒獎予從援永平解其圍追敗
江陰侯吳高之卒二十餘萬復從定大寧降其將命
者挾壯士還而曹國公李景隆以五十萬衆攻北平
晝夜不息能從　王入援遇於鄭村壩力戰大敗之
進攻其營又敗之急擊景隆兵之營九門者城中亦

出兵夾擊敵遂潰去所遺軍資甲仗以億萬計從畧
定廣昌蔚州大同敗其師而景隆悉歛其亡散并來
傳者號百萬來攻王親拒之以能為前鋒逐發而馳
午至白溝河摧其都指揮平安軍及申復大敗其軍
明日以左哨當敵前鋒復大敗之盡拔其寨楠窮追
至濟南復大敗之得其降卒萬人閱于　王悉縱使
歸復從下滄州先登由東門入鹵首六萬獲其總師
徐凱進攻東昌與盛庸兵鏖勝負畧相當王以數千
騎突出敵後敵知其為　王騎也悉衆圍之短兵接
幾不能出能奮力翼　王潰圍而入我大軍遂進戰

夾河能以奇兵為軍鋒冠遂大敗盛庸兵又敗平安
兵于藁城追奔至真定戰東門斬首萬餘乘勝畧彰
德及定州掩水西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德州遂克
東河進克東平搗汶上諸寨設伏敗平安之衆十萬
餘輒戰至小河　王兵不利與諸將議咸氣懾請班
師能獨進曰漢高帝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竟奪項
王之天下今僅一不利耳而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
旋可復至此耶　王乃奮曰從余馬首而南言北者
斬遂縱兵深入至靈壁敵悉衆來戰能與丘福復先
登陷陣大破之虜平安及陳暉馬溥徐真等三十餘

將僵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獲馬二萬足進克泗
州渡淮敗盛庸兵遂取揚州渡江斬金川門關而入
遂定京師　王即大位而能已前積功遷至都督僉
事矣第其能為第二人遂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成國公為左軍都督府
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命鐵券貂蟬冠朝服
玉帶兼金綵幣寶鈔皆與淇國公丘福同而幣殺其
二又明年立皇太子能遂為其太傅再加歲祿一千
石又明年而安南黎氏弑其主且拒　皇命詔拜能
征夷將軍統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及神機橫海漂

騎游擊五將軍兵八十餘萬往討之　上親禡旗於
龍江宴餞能亦既抵廣西而能病癘以兵屬副將軍
新城侯輔而卒　上聆已覩星象而惜之謂侍臣曰
西師貝有憂乎朱能智足辦也意者北人不習暑耳
俄而訃聞　上震悼輟朝五日諸公侯宿將入慰
上爲洒泣曰輔吾成大業者能也且其心行當遠到
胡以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親爲文
祭之辭甚哀官爲治葬追封東平王諡武烈能卒時
年僅三十有七又四年而有淇國公福臚朐河之敗
淇國公福者丘氏亦鳳陽人　高帝時積戰功爲
燕王護衛百戶有膂力爲將勇驁不甚曉文義而
善撫士卒得其心燕師之初起與千戶朱能俱爲
王所憑倚其摹畫計不能如張玉而敢力戰深入
過之每勝敵諸將爭前效鹵獲而福後王每歎曰丘
將軍功我自知之京師平福已累擢至中軍都督僉
事矣大封賞功臣第福爲首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爲右柱國爵爲淇國公
職爲中軍左都督歲祿二千五百石當是時曹國公
李景隆以降臣位福上福意弗悅也景隆尋坐嫌長
繫福益快而是時　世子當立爲東宮漢王高煦

數將兵從　上征伐有功以爲類我而最被寵者獨
趙王高燧意未決福武人與高煦善而欲立之中貴
人黃儼江保與駙馬都尉李讓等窺　上指陰主高
燧　世子憂之甚賴　仁孝皇后內主而　上念世
嫡皇孫材諝之學士解縉始得立而福首爲太子太
師明年加歲祿一千石時北虜本雅失里殺我使臣
給事中郭驥　上大怒發精騎十萬拜福征虜大將
軍率左右副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眞參將靖
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等討之福先驅至大漠遇虜
前鋒以輕騎千餘摧敗之遂前進武城安平二侯諫
曰虜非眞敗也伏似誘我且後兵尚未集如何福怒
而按劍曰豎子沮衆耶唯余馬首適者斬前薄臚朐
河虜騎益衆福顧勢不敵乃使同安侯前爲質同安
侯者故胡騎帥也既行而福率帳下士從後將襲虜
虜覺遂張左右翼而圍福等皆殺之因急擊其後軍
亡敗者所失亡數萬　上聞之大怒以福愎諫失策
籍其家發海南而傾天下兵北伐凡三駕而卒莫能
殲虜後每言及福輒切齒至洪熙改元福當從死事
例牽後而以善高煦故卻不復錄其子孫遂爲海南
人福長於能二十六歲死時年六十七能卒之明年

而子勇嗣 上憐能之爲請難首功夭且死事幸及
其壯而將之勇長身赬面虬鬚戟張見者皆目屬而
中實恇怯王宅技頗頗折節禮士大夫以是負儒將
聲歷掌都督府 上北征使佐 仁宗監國頗見
禮重久之始從北征將右掖兵宣德初從平漢庶人
復從征沙漠所部頗有斬獲第功加太子太保時
上以太師英國公張輔位望尊重不欲使掌六師而
命勇代之勇亦初自強振刷有生彩其後則漸怠且
不免有所朘削望實俱損而以善事中貴人故得久
其位提兵符者凡二十餘年嘗與諸將軍分道出塞

桑顏諸虜勇由喜峰口襲敗之寘稽川又追及於熱
水圍其人畜數百千而還言者猶譏非許得不償失
而中貴人王振隱之進太保虜也先大舉犯宣府
上親討之以勇爲太師將中貴人振擅權 上春秋
幼中進止悉委焉每呼勇受事長跪惴惴惟謹六師
駐土木而虜來轉逼部勇與西寧侯宋瑛駙馬都尉
井源等騎卒四萬逆擊之俱敗死 車駕遂蒙塵時兵
部尚書于謙等參論勇罪奪其封久之始予子儀嗣
歲祿僅千石至 上由南城返正由赦諸失事者王
振復官賜祠而賜勇祭如例以衣冠葬復追封平陰

王謚武愍儀字廷宜器字疑重 英宗既返正見
而器之謂曰平陰王有子矣自是有所任使皆稱久
之命提督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者凡三十四年
加太子太傅以老成靜謐稱卒年七十贈特進右柱
國太師謚莊襄子輔嗣嘗典掌都督府加太子太傅
守備南京召還以平胡將軍率師打虜虜退還京師
卒贈太傅謚恭僖子麒嗣使承天以 於道無子介弟
鳳嗣提督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督府以疾卒子希
忠甫二十一而嗣公美容容善舉止沈靜不苟爲
世宗所器重數更委任掌右軍都督府兩掌後軍提

督十二團營及五軍營兵馬一爲都護將軍屢充
皇天后土及 皇后貴妃 皇太子親王冊禮使入
直無逸殿應制撰草冊加經筵及監脩 國史代郊
天者三十有九方澤者二十有九其官自太子太傅
以至太傅甫加兼太子太師最後進太師其錄蔭子
弟爲錦衣指揮千戶三人其加祿奉至七百餘石賜
肩輿入內府乘馬玉帶蟒繡麒麟袍其賚予金幣雜綵
翎翎寶器甲仗之類不可勝紀卒年五十八追封定
襄王謚恭靖其從希孝以兄蔭得官積官亦至太保
兼太子太傅卒贈太傅謚忠僖其嗣希忠公者時□

不半歲而卒子應禎嗣後以例奪王

弇州外史曰靖難之初起稱首功者獨淇公福成公能而已然　天子親為大將每戰必在行而二公者雖計畫血戰之績多然易能一佽旄節出號行罰哉受服南北為大將帥能瑩於師　天寵滋被福敗而殞坐違節制寧唯弗旃罰乃及嗣平陰失律衆與震蹕寵以真王毋廢世祀覆敗同軌賞罰殊執嗟乎君猶天也天之未定誰能議之曷不曰何以章執後世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二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定興宣平二王世家

張輔字文弼其先河南之祥符人父曰玉驍勇善戰多智筭其仕而當元之末季積討賊功遷至知樞密院元帝亡與其王遁於沙漠洪武乙丑始自拔來歸高帝異其材氣俾以稗校從征上海海子哈喇哈之寇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破平虜粉紅帖木兒

畧地抵延川而還遷安慶衛指揮僉事明年從楚王征永順散毛諸洞又明年逐北虜之侵邊者至雞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癸酉敗虜於黑松甲戌從征野人諸夷鹵獲多進都指揮同知遂為燕府元僚燕王寄之若左右手靖難師起玉首佐謀畫奪北平九門三日議師所出咸欲南玉曰為我肘腋患者薊也必滅薊而後可以安意南遂輕兵圍薊劉守馬宣出戰執而殺之并擒其將毛某送北平移兵取遵化夜從敢死士坎墉而登守將拒戰復破斬之遂畧密雲至永平皆致其精甲以益師還率所部從王南下進

獲其衆獲二將長興侯耿秉文以三十萬軍眞定王
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
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王曰彼衆而囂我
鋭而整胡不相當也 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吾倚
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眞定大敗其軍諸徹侯名將皆
就縛斬首虜三萬級獲馬二萬疋復從王敗安陸侯
吳傑軍輕騎馳救永平走江陰侯吳高屍抵大寧鼓
之乍凌其堞斬大帥朱鑑復致其精甲益師還救北
平突騎往返若風雨遂大破曹景隆之衆北平圍解
復從攻廣昌蔚州進圍大同皆下之時諜報曹國公

收散卒及後軍未傳者號百萬且至矣 王與諸將
謀之玉復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
之可勝也 王悅悉師而往至白溝之三日而景隆
來戰上以麾下馳之挫其鋒大軍乘而大破之殺傷
數十萬追擊至濟南圍其城不下還取滄州獲其將
徐凱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 王率數千
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十迎 王死戰得解玉
不知 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
中創而沒王收兵不見玉哭之慟謂諸將勝負兵家
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我良股肱耳復哽咽

不已諸將皆泣不能仰視遂以其兵屬輔輔時從玉
軍中器宇偉壯顧盼有威容既葬輔喪畢衆欽迎從
事進攻東平揭汶上轉戰靈壁入泗州取揚州渡江
定 京師論功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予誥券世襲而追封玉
爲特進右柱國榮國公諡忠顯居二歲 上謂功臣
淇公福成公能等曰吾於功臣次第封矣亦復有所
恨乎二公頓首言臣等皆以微勞自上賞下所復恨
獨張玉不死臣等安敢獨封公而玉之子輔頗自積
戰功今者尚備伯位諸徹侯下語未既而 上曰吾

固恨之因進封輔新城侯歲祿千五百石世襲改給
誥券又明年而安南叛臣黎季犛詭姓名胡一元而
名其子曰奄挾許弑其主且叛命 上怒拜成國公
爲征夷將軍統大兵八十萬征之 上察知輔沈雄
有膽力諸老將皆不如遂拔爲右副將軍與左副將
軍西平侯晟佐成公而率豐城侯李彬等十八將軍
兵部尚書劉儁贊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
等給餽餉凡兩月而次龍州成國公病輔代總其師
云何成國公薨輔遂進師發憑祥度坡壘關檄蘇蘺
邏至隘留關走其衆三萬遂度關檄季犛父子二十

罪深入抵鷄翎關諜伺有伏卒發兵捜之悉遁進次富良江北嘉林縣別將由芹站西道至北江府新福縣諜知左副將軍以雲南兵至白鶴遂遣驃騎將軍朱榮徃會之輔用法嚴所至皆整謐秋毫無犯交人感悅其三帶州守帥鄧原等來降以賊情實告謂賊有東西都及三輔郡皆籍富良江而固其北岸爲土城城與柵連凡數十餘所南岸悉國中舟艦列於江外設捍木護之其僞東都守備頗嚴悉列象陣柵內兩江士民悉發號七百萬勝兵者不能十一欲以老我師輔遂移軍三帶州招市江口伐木造舟以進師

上知成國公薨即命輔爲征夷將軍而諭之曰昔者開平王遇春北討卒於軍而岐陽王文忠代之遂鼓諸將殲此殘虜將軍努力毋使岐陽獨專美前代也輔乃遣驃騎朱榮擊賊於嘉陵江北大破之輔等行視諸城獨多邦最大可駐軍而持高峻下設重濠濠外復爲坎坎外皆簇簽而士馬甚盛輔乃懸重賞募死士爲雲梯夜蟻附而上賊於城中列象陣以鬪輔夙具繪獅蒙馬而衝之象皆股栗退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賊大潰遂進兵擣西都季犛急焚其宮室倉卒遁入海分兵破生厥灘會二江之援卒於是

三江路宣江酒江諸州邑皆望風皈命輔自注江渚進兵悉薄其諸寨獲首虜三萬七千三百九十餘賊別將胡杜聚舟中盤灘口輔使降人陣封襲敗之追奔至悶海口盡獲其舟遂略定諒江東潮等大破季犛兵於魯江獲大艦百餘斬其虜首萬級溺水死者以萬計還兵救鹹子關大破之於富良江斬其大將以下數萬人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抵悶海口季犛父子夜遁輔自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乘漲亦集季犛父子走乂安遣都督柳升以舟師追之輔與西平侯沐晟舉厥江進至自南州奇羅海口獲季犛及次

子衛國王澄於海口山後獲僞王蒼及梁國王芮等將相大臣檻送京師盡平其地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戶三百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物無算行求故王陳氏之後不得遂以其地爲交阯布政司設衛十一府十七治之輔振旅還京師論功進封爵英國公歲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襲賜誥券冠服玉帶

上宴之奉天殿製詩歌以賜之褒稱甚至明年季犛之黨簡定復叛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晟討之敗績　上乃復命輔帥師會晟致討時有陳季擴者起兵以應簡定而自號陳王後與旋相推重定稱上

皇季犛稱之越皇改號曰重光勢强其輔首破其昭
門江柵進平廣威州走其將軍黃臣劍等大兵出獻
子關破賊於江鹵斬以萬計窮追之抵太平海口大
破其酋帥鄧景異鹵斬其衆走景異而季犛使使來
告系故陳王後與城繼絕唯上國圖之輔怒曰爾者
廣求陳王後不應而今乃稱陳王後者詐也且昔已
反矣罔眞陳王亦僇不赦梟使者首以狗麾兵由福
城江轉入神投海窮追之於美良縣山中獲問定及
僞將相陳希葛等檻送京師伏誅復破賊支黨僞王
阮師檜等二萬餘盡覆其衆　上召輔旋師時季犛

鄧景異等竄海島猶未獲也乘輔之歸即嘯聚復反
使使乞降　上授以布政使參政僞若欸者而襲食
鄰境自廣且不已於是季犛與景異稱守號大虞
上乃復命輔討之大破賊於常月江俘斬數萬復破
賊黨黎蕊等俘斬亦如之再破之於神投海生獲大將
陳磊等千餘人遂進逼土黃縣賊少保潘季祐以其
衆竄可雷山遣子僚請降輔承制赦之俾以按察副
使領又安府事於是賊諸將帥守令皆請降季與黠
國公合兵於順州與賊阮帥者大戰於愛子江岸輔
策爲先進薄其左軍破之都督朱廣等復破其右軍

遂盡獲其戰象并列將五十六人鄧景異以其腹心
路是蠻昆柵輔追之羅蒙江身越險捫蘿而上抵其
柵景異復遁至叱蒲捺破其南岸柵飛矢連中其脇
遂擒之盡獲其餘黨景異創甚不欲行磔之函首京
師季犛以其家屬走依南靈土守阮茶童輔師追之
則以前走老撾遂斬茶童以狗輔遣都指揮師祐以
兵追之老撾懼請縛季犛以獻既而匿之遂克其三
關縱兵大搜於蒙卅南歷之地生禽季犛及其妻妾
子女復遂得其身僞相國驩王季揢及妹僞公主諸
大將阮帥等無一遺者悉檻送京師磔於市輔與黔

國公改建流夷之地曰升華思義四州悉官其降將
增置衛所振旅朝京師賜白金三十斤寶鈔二萬錠
文綺五十襲尋以征夷將軍填交阯輔用兵持重有
遠略於賞罰必信貴將黃中持功違節度詰之不遜
即手刃之梟於軍門諸將股栗莫敢仰視復有叛寇
陳同湖與清化磊江蠻合而作亂輔皆捕誅自是終
輔任惕息莫敢竊發矣　上率六軍北討召輔前後
領左掖兵而進止機宜皆咨取輔夫最後窮追絕大
漠無虜　上與諸將計所以嚮輔奮請曰願假臣萬騎
騎給一月糧必爲　陛下殲此虜　上壯之曰休矣

吾不欲久勞師師旋至榆木川而不豫遂崩召輔受
遺命諭軍悉受節度時輔有女弟爲　皇貴妃而殁
復侍　東宮　仁宗即位册爲敬妃進輔太師掌
中軍都督府兩賜輔羊二百羫酒五百瓶白蘂千觔
時大行喪服滿禮部尚書呂震請釋從吉而胡楊上
奇止之不獲蹇義具二議以請朝　上素冠麻衣出
見群臣獨英公輔與士奇等三學士如　上服　上
召士奇等慰諭之曰吾始見震疏心疑之士奇泚而
後決張輔武臣而禮伭之何六卿之不若輔也以輔
知經筵事監脩　文廟實録云何　仁宗崩

章皇帝即位知經筵監脩　昭廟實録亦如之㴱寶
金幣爲群臣冠漢王高煦將反樂安心憚輔而使所
親信人枚青入約爲内應事成裂數郡而王之輔即
執以獻　上鞫之得其實而奪樂安之鄉人李御史
亦來告變　上謀討之謂輔曰機事一以付卿輔對
曰高煦外武而内怯無能爲也願假臣輕騎二萬星
馳爲　陛下縛之來　上曰何卿一人足辦第　朕
初即位少欲以威服天下耳及漢平賜予優渥刑部
奏決重囚命輔同五都督府九卿審於朝以枉者五
十六人　上詔獄而釋之因之有審白輔始也輔威

名轉盛而久握兵　上乃解其兵柄使朝夕與蹇義夏
原吉楊士奇楊榮朝夕參謀治理賜　璽書褒美以
古三公之職望之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賚
白金百兩綵幣不一襲銀鞍馬一匹無何免常朝俾
以朔望入侍歲時寵錫有加宴會腆洽正統初仍知
經筵監脩實録凡三被賚如宣德時加號翊運佐理
而久之中貴人王振握内秉張甚於群臣無所不凌
侮獨禮重輔輔亦折節待之正統巳巳振挾　天
子北禦虜也先強輔行然不使預軍政輔老矣嘿嘿
不敢言從至土木死於難時年七十二追封定興王

諡忠烈輔有二子其仲子懋九歲而襲輔爵久之憲
廟閱騎射於西苑懋三發連中賜宴賚金帶白金五
十兩寶鈔萬緡遂掌中軍都督府提督五軍營加太
子太傅尋加太傅　孝宗初知經筵事監脩
憲宗實録録成進太師兼太子太師賜如前改掌後
軍都督府提督十二團營再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　武宗初復知經筵事監脩　孝宗實録録
成賜如初以老乞解兵柄賜　璽書褒美白金文綺
寶鈔朝朔望懋爲公者六十六年爲太師者二十五
年握兵柄者四十年再知經筵監脩　國史　十三

恩榮宴郊祀　宗廟多遣代行富後爲東第冠後庭
數百人皆曳羅綺以老病終壽七十五贈河寧王謚
恭靖而生平無宅枕能以敦重善爲儀而巳萬曆中
例奪王爵子欽嗣未幾卒子崙嗣崙卒子溶嗣溶長
八尺而恇弱治軍府多所乾沒數被論奪嘉靖中以
與奉冊禮加太子太保萬曆初知經筵臨條　世穆
二廟實錄　穆廟錄先成加少保太子太傅久之
世廟錄成加少傅卒年七十餘子元功嗣
弇州外史曰玉始事元胡位掌武自拔歸　明積伐
而冠爵儕侯議　龍潛之運佐之誼雖不足其畧可
稱也而輔之雄武宏算信威荒徼傳爵九命疏秩三台
赫赫凡膺者三十餘年而不能抗握篋之豎身膏草
野夫豈老昏使然抑亦居不賞之地竟罔宜賞嗟乎
數也誰能遺之不然懋遵何德而貴寵壽考令終顯
融至此也

宣平王朱永者字景昌河南之夏邑人其先日明以
戍卒隸北平至子真而從　文皇帝起義積功至
中都留守司指揮僉事父謙調邊戍與虜搏角鬬戰
者三十餘年自守備至㕘將副總兵遂爲鎮朔將軍
總兵於宣府其官自都指揮至左都督再以戰功封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撫寧
伯歲祿千石予鐵券是時定襄伯郭登帥大同而謙
帥宣府功名畧相埒然謙勇畧文采皆不及登而獲
老牖下以功名終贈撫寧侯謚武襄永偉軀貌舉止
顧眄有威容虜之挾　上皇而過宣府也謙出謁脾
脫下有所獻金帛器物酒炙之類使永進之　上皇
數目屬焉景泰中永得嗣謙爵奉朝請　上皇自南
城復辟永而識之曰是子侯也非宣府食我於門者
耶永謝不敢即日召侍左右有所詢問輒率意以對
不爲浮飾往往稱旨上雖貴重中貴人吉祥大將亨
而內疑猷之以心腹寄永永亦慎重不復分領大營
禁兵凡車駕游幸必挾永從所賜蟒繡玉帶廄馬寶
刀玉巵　上尊金幣鎧甲弓矢不可勝計　上崩以
屬　皇太子曰諸侯伯中獨永習兵可任大事俾之
兵治裕陵方中總神機營兼領三千營兵馬掌右軍
都督府事詔脩景泰時制改神機營曰十二團營益
以諸道操卒永復總之而領三千營如故時定襄伯
登久填甘肅永上疏請召之歸與共事或曰定襄宿
將也然予已久在事能爲之下乎永曰吾知治
天子軍需材耳吾安知下於是物情漸歸永以爲有

古萇寇父子屈荊湘大盜劉千斤石和尚等作亂永
以靖虜將軍總兩京湖廣江西四川諸路兵討之尚
書白圭監其軍至則永病寒不任戰而石和尚已降
尚書圭破其衆永病已始縱兵搜巢穴斬首鹵獲九
百餘俘千斤等又敗之於古路山捕執千斤子聦等
百餘曹籍其符印貲仗萬計餘寇以不時發分兵勦
之獲級至萬餘遂進封撫寧侯增祿歲白二十石北
虜孔加思蘭寇掠大同永復以平胡將軍大出兵拒
之虜退走進號如父謙而加佐理字并階勳追封及
三代虜阿羅寇延綏永以平虜將軍與左都御史王

越擊之擒斬首虜數多鹵馬牛羊甲械以萬計降
敕即軍中予世侯留塡三邊宅虜復屯柳樹莊諸處
出没爲患永復與戰敗之充獲多賜金幣良厚永疏
欲盡論諸將士功於是兵部言永等二年之間所獲
賊十一人斬首二百五十七而我軍之戰没者六百
六十四其勝負雅不相當顧以功遷者一千六百三
十人賞者一萬六千七百人矣而今又欲盍遷三千
一百二十人於格太隃溢詔乃弟千乘入侍經筵再
錄塞上功加太子太保官一子錦衣衛百戸歲益祿
千十石時永與王越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

遼東巡撫陳鉞報建州虜結三衞入寇爲邊患請討
之王越知虜弱易勝也討必永出討而直監其軍已
得參帥焉而直新入巡撫鉞賂重謀之永敗越命以
授鉞遂大發兵破其營五百餘所焚廬舍二千餘區
斬首捕虜以千計馬牛羊十三永進封號保國公直
鉞皆大有遷賞越以是大恨永與汪直然不敢與直
異而更媚之會虜犯延綏永遂爲平虜大將軍與越
直合兵出塞越偵知虜營在威寧海子乃復與直謀
使永將大兵從中道發而身從汪直將輕騎皆選人
各二馬從宄徑掩威寧虜破之盡俘其衆而永道迂

遠所費軍食巨萬馬死者以千計而其至延綏虜已
悉餘衆遁去一亡所獲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蔭
錫踰等而永無功自如始大愧悔事直逾謹而與越
合不敢相異矣累積前後功賜階特進光祿大夫右
柱國加太子太傅歲益祿二百石予鐵券追封及三
代復以大將軍出征虜亦思馬於大同海東山等處
破之論虜首數斬首百二十獲駞馬牛羊數二千甲
仗三之賜世公爵再予誥券復爲鎮朔大將軍總大
同宣府兵北禦虜還加太子太師永前後凡入佩大
將印入統六軍盡護徽侯將最名用法嚴持重有威

望而制敵設奇要不能如王越中貴人直少年慓銳喜功名既挾　上寵開邊釁然所至多不負敗大要直恃永永恃王越耳而兵部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怙之有閹而優者阿丑嘗於　上曲宴爲中貴武狀者挾雙斧狼蹌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吾惟仗此兩鉞耳而永時有所役兵治私第阿丑復裝爲楚歌者曰吾張子房能一歌而散楚兵六千人曰吾聞之楚兵八千人何以六千曰其二千在保國公府作役耳　上爲之一笑永懼而罷役出其兵會直與司禮諸大閹交惡而

其所援東廠太監尚銘實之發其奸私并發與王越交通狀俱貶竄而是時適各與永小間見顏色永亦自有內手弗與敗　上崩弘治初復被命與治茂陵方中工竣進太師改領後軍都督府其督諸營兵如故自是虜徼稀警急師不復出矣永與其婦弟英國公張懋俱爲太師懋領經筵監脩國史所典司多文事而永總六師於勛臣勝臟無三朝有大禮歲時迭爲班首時人榮之以久疾卒追封宣平王初諡武襄以同父諱諡辭改武毅子暉當嗣公而當事者難之曰永功固不當公也而暉頗有與援詔特予襲一輩

暉長身美髯凝重寡言笑以其類父永也而才之又多從出塞外受方畧其拜爵則已垂五十矣凡三歲而領神機營卒又二載兼領三千營掌右軍都督府事虜犯延綏平江伯陳銳出禦之坐撓徵抵罪暉遂爲征虜大將軍與太監苗逵右都御史琳討之大將軍印最重不易當而暉繼永而佩盡護諸將人以爲榮兵出塞擣虜會大雪虜前已驚走不相格而是時苗逵以倖故要暉上疏以捷聞賜報捷人鈔千貫優詔獎勵班師遣中官貴人齎羊酒迎勞於路　上特御奉天門見之且下兵部第封賞給事御史言

所得虜首三級故敕三道馬四百二十牛六十羊八十器械二千五百而已而報功乃一萬有餘暉等相率爲誣罔請罪之上難苗逵弗聽然自是賞亦薄又二歲進領十二團營兵馬其三千營務如故監治孝肅太皇太后山陵別建饗廟明年復出拒虜於宣府大同復有斬獲班師中貴人迎勞如初加太保侍經筵武宗即位充　皇后納徵正使後先賜蟒衣玉帶繡春刀及宅器物甚厚以疾請解營府久之卒年六十四贈太傅子麒不得嗣公仍爲撫寧侯數領軍府以征蠻將軍出塡兩廣與總督右都御史姚鏌破

平田州僇叛酋岑猛加太子太保增歲祿猛之黨衆
叛以不時宣赦歸奉朝請久之復起掌軍府卒子亦
嗣亦掌軍府以平蠻將軍鎮湖廣召還卒子
弇州外史曰永爲將能持重其馭軍亦嚴整有法然
未嘗有揭社橫草之績而遭世承平爲閫虎臣者無
四十年位元台爵上公所共事者敗而擲誅不及殁
而贈王子孫徼侯世世勿絕是遵何德哉嗟乎開國
之視靖難其巨小尚不可同年而語以視宣平何啻
霄壤也士大夫不能覩久遠往往駭新建寧遠而忽宣
平輩真可嗤矣

故帥滁陽王傳

滁陽王郭子興者其先曹州人也父曰郭公善日者
言以其術游濠之定遠多所中定遠人信之業稍饒
矣而尚未娶里中富翁某有女而瞽郭公爲推其古
干曰是命當貴翁笑曰以瞽故未有歸何貴爲郭公
乃請曰不鄙庸陋能見婿否翁許之遂委禽焉自是
女之歸郭公而術益售衆以益盈遂大買田宅爲定
遠富人有三子一女而子興其仲也郭公死而三子
俱精積著踰於郭公時至傾邑而屬元季政昏兒其
人思亂訛言大興子興忽心動遂大出其家椎牛釃酒

散錢帛結納豪勇至正之壬辰羣盗蝟起淮南北子
興從里中少年數千人襲濠州據之異軍蒼頭畢會
而　高帝自皇覺寺不能安其業獨身仗劍趨濠
爲門者所止以爲間諜將聞之子興而害之子興適
行怨騶見大驚異其貌解縛與語更奇之置帳下俾
長十夫且引與謀事時元兵數來討子興驍勇善戰
每出則　高帝從傍翼衛蹤盪無前斬首捕生過
當於是　高帝日益重而宿州人馬公者嘗避讐
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從之濠而病將死唯一女以
托子興曰爲我擇所歸子興拊之如己女一日謂其

妻張夫人曰吾部曲不爲少而所見無如朱某者必
且貴馬氏女亦當貴遂女之是爲　孝慈高皇后時
同據濠者孫德崖等四人與子興而五俱自稱元帥
不相下四人者麤而狠日事鹵畧無遠志子興意輕
之直欲凌其上咸恨而合謀挫子興每公會輒以眜
乘往子興後至與語多不爾子興怒拂衣歸德崖等
乃共決之自是多稱疾不與會　高帝乘間說曰
彼日益合矣而我益孤不已糕將宅往於是子興乃
勉強出會未幾而徐之敗將彭早住趙均用各以其
餘衆來德崖等納焉以其故盗魁有名也而爭推之

更出其下早住頗有權畧子興畧心伏之與相善而
薄均用德崖等乃得間之均用曰郭某目中有彭將
軍耳不復有將軍也均用曰唯所處之於是德崖謀
乘子興出篡而縛之置於德崖寨　高帝適行劉
佗部歸或謂事叵測宜匿近郊以觀其變曰郭公吾
生父也其可緩乎亟馳至家問知其爲德崖縛曰唯
彭公力能得之率子興之二子馳以語早住早住怒
曰我在誰敢魚肉而公介而與偕至德崖寨破械出
之則膚撓矣已而元兵大至圍濠急乃解讐合力拒
守凡五閱月始解去早住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而子興等爲元帥如故乃使　高帝行收兵得七
百餘人自疏徭使　高帝以三百人往誘劫定遠
張家堡得壯士三千人遂以三千人襲元張知院横
澗山寨走之收其兵二萬　高帝以其兵攻下滁
州遂守之彭趙使使邀　高帝移兵守盱泗謝弗
往亡何二人爭權而鬨其部曲乘而鬭多創死彭亦
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因併彭故部曲而銜子興子
興勢危甚　高帝乃行金賂均用所親信使說之
曰背德不祥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
相納肉虜手矣得濠而據其上更欲害之不祥孰大

焉且郭公易圖耳其別部之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
均用悟乃縱子興率其兵萬人入滁而　高帝所
部已三萬餘士壯而整子興大悅悉收其兵已有譖
高帝者謂且欲自王子興遂絀　高帝權奪
其左右用事者使夷於它將諸捉生游徼危任乃委
之　高帝益自力每戰輙有功然不好剽掠無所
獻子興益不懌　高后知之乃悉其資裝賂張夫人
張夫人悅謂子興曰公知所以得至此乎趙王毁掌
公畏朱某而舍之今舍朱某奚托也子興悟乃稍信
用　高帝子興以名號微欲都滁自王　高帝

曰滁固未易都亦未易王也夫滁山城也不可以進
取亟稱王元且萃而攻我子興爲之寢會滁餓子興
與諸將謀所向　高帝曰獨和陽可圖耳然當以
計取之爲子興畫策使其將張天祐選精兵三千爲
元服裝以四橐駝載物僞若行賞者將而前以襲和
陽而耿再成以絳衣兵萬人繼之明日天祐兵從別
道蓐食稍後而再成兵先至薄城元平章也先帖木
兒閉門爲飛橋縋卒出戰絳衣兵大敗走元師追之
暮還而卒遇天祐精兵戰不利天祐麾其衆奪門入
遂取和陽元帥潰　高帝復收絳衣兵得三千餘

人前與天祐等合大敗元援師於北門已復敗其大子禿堅兵十萬人和陽之守遂固亡何濠故帥孫德崖饑以其衆就食於和陽　高帝納之子興以德崖之見納也怒而來視師德崖謂　高帝曰若翁來吾且他往　帝乃使客報子興使爲備而身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恨我深矣難與共事　高帝曰不敢強也雖然顧公毋先而留部署不然後軍必爭德崖乃如　高帝指而　高帝方出餞德崖軍中故人二十里而報軍亂遂爲其衆所留則德崖亦已見執於子興鎖其項而與之飲酒矣

子興聞　高帝被留大驚如失左右手別使所親信爲質使贖　高帝歸與德崖盟而縱之子興雄剛急實欲甘心德崖以　高帝故強縱之既失之悒悒不樂遂發病死子興死時兵不能當　高帝十之三而其存者皆已歸心　高帝孫德崖聞而欲來有其衆時　帝別將與元確戰不能救子興之子某懼而使張天祐請降於僞宋主韓林兒天祐還致林兒命以郭某爲都元帥天祐爲右副元帥　高帝爲左副元帥時猶尚右故也　高帝怒不受而畧巢湖兵破蠻子海牙渡江取太平擁衆數十萬

三子顆纍然北面爲其長者與天祐從攻集慶路戰死次子陷於賊死少者以失職謀爲不利死或曰皆　高帝意也子興遂絕有一女爲　帝貴妃生蜀豫谷諸王　高帝既有天下居恒念非子興何以有今日且彼之不克遂王號以我故阻即位之元年追封滁陽王有司建祠滁州以中牢祀歲歲不絕十六年　詔太常丞張來儀爲之碑

弇州外史曰來儀於辭多避少遂不得稱信史云故因　國史而敘次之如右豪傑之興必有所憑藉然未有如滁陽王者識眞龍於豫且之網而括之以假

以雲而爲非子而子非女而女　高帝之有天下則誰力也物無兩大中道而殂顧徼斬　聖代雖血食世世不絕焉足當報哉焉足當報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韓宋潁三國公傳

李善長者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筴事稱里中事推爲祭酒元末劇盜起汝頴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欲從雄未果而會
高帝爲濠帥子興大校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
上問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合遂收以爲掌書記而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
上曰大帥與諸校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關通顧往往市權而行然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傅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善長頓首曰命之矣尋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
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材言之
上復爲

上布款誠皆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猜貳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善長稱聞子興時子興中流言内疑
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上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弗肯往子興亦不復强也尋子興死
上代總其兵填和陽而元衆猶盛王子兗堅棍寄絆住等分營相倚軼上屢破之時出復雞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而已
上悉得取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守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捷聞
上大悅曰誰謂而屈壓握算令施戈者屏矣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檝不備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竢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粮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
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沆牛渚拔釆石遂乘勝取太平
上之發釆石也與善長謀置
榜諭士卒有虜畧者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丈達肅然無敢犯

上稱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善長為元帥府都事古
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
上併怒諸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欲悉置之法善長力
救廼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
上為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右丞相領省事
而善長拜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
為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
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轉調兵餉無乏陳
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
上與善長謀使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
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為更誘之
上曰友諒躁而來雖與張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
上誤介而我兩受敵矣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
陞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
省參知政事將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參政
寔長省事
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
長皆居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尋奉
上為吳王超拜善長右相國時循仍元制尚右故偽
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
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
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
都設三冶湖廣開鉄冶定魚稅詐利孔雖若煩悉而
我取有裒民不以為困而國用益饒
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請緩之
上不聽語見徐達傳善長乃力請
上即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尺土而成大業比
有之陛下創且盡不以茲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
上曰吾居恒咲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
舁我若輙僥我安能復効之令後人咲也天命果在
我自有時切庸汲汲大將軍達已破平士誠
上循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賚賜加
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
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款謁
遂徐相國及它大將遠不過百里寧自望貴今者賴
諸公力一旦而舉天下太半雖然中原未平焦勞之
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
謀北伐及徇東南諸州郡
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連坐三條
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既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

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

上御新官告於

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蓋歸德善長達等既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太廟尋立妃馬氏爲

皇后封

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始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

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今吾子尊

師傅習經傳通古今識達事宜他日軍國機務皆令啓聞何中書令也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機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嶽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楊憲而行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時大將軍方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閩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告辭謂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剸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謠昔漢有蕭何比之殆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達爲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不能尊平參議李飮冰楊希聖恣而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

之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訽基不自安請告歸

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宋濂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

勑

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爲置守冢百五十守伎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

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粲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菑流移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

數年
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爲群
牧所官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
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
居一月而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糺太師善長自
子祺尚主狎寵自恣
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
日不朝宣至前殿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法
善長父子免冠請罪
上赦之又踰月而特勑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

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
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 史掌有大事悉聽
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圜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
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
上親臨鞫獄具詞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
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
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怪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
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
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
言何爲者審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曰

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
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
日惟庸謂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
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
兵寓貢船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
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
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
上謂吾年二十七而識善長於兵間善長年四十一
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
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歲

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
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時左大
夫陳寧伏法死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
其歲
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還征南
將軍下滇南議自善長已賀平滇南又預議文臣贈
封蔭敘例復以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
工十一年爾清逆黨構列勳臣猶前善長又二一年所
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
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

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客以聞而復有謂坐
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家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
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
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仲置獄具謂惟庸
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
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
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
刻交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
詔慰諭之召詣
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

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仲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
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
上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
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仲及吉安侯
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祁其家都尉
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
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
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冤言善長與
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貴無復加

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
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
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
惟庸則猶子耳於
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勳臣第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
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
取天下之百危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
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
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讐

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
長之子祺備
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
象大臣當災則尤不可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
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
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贊曰
高帝神武所斷決皆自臆而善長奉行之即善長功
烈能比蕭酇侯哉爵爲上公位至太師贈王之約同
於帶礪其班先徐武寧恩數百劉文成而中不慝人

亦不異議者
帝固有以心知之也人臣無將將必誅身從逆而再
屈法以寛之必不得已而聽其自盡以禮葬卹
帝之恩德不亦深厚加諸公萬萬哉雖然其初獄抑
何曖昧少諐也隱之十年而後發發之後一獄辭覼
初十年而加詳者寧能使善長瞑也嗟乎王國用之
疏可味也已

馮勝者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其先世籍泗
從光州再從濠之定遠遂爲定遠人父文質有三子
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饒智畧國用貌都雅動止

舉舉而勝長軀偉面磊落瓌傀生時黑氣滿舍若煙
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大起國用與勝從惡
少年數百人立砦以自固屬
高帝以兵畧地至妙山國用令衆來謁
上顧國用儒服謂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
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自古記之幸而近我其
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踞以號召四方事倣
仁義勿貪子女玉帛若群豎子者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此吾心也遂召致左右俾預進止機宜當
李善長亞而有所攻戰輒擐甲直前奮擊時國用已

進勝
上尤愛異之兄弟俱備宿衛從克滁州三汊河之戰
國用手獲其帥與勝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
籠山冦
上謀渡江國用與李善長請待舟楫而後濟會得巢
湖水寨兵遂贊
上拔采石取太平上大破陳也先兵盡覆其衆獲之
赦也先與盟插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叛形見矣
也先果叛而爲其下所殺子兆先復擁大衆據方山
與中丞蠻子海牙分水陸而軍以相救衆各數十萬

國用等從攻破海牙已大破降兆先盡得其衆
上選降卒之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與勝擐
甲侍帳中
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
上卽以屬國用勝將而攻金陵先登復從取鎮江俱
授萬戸復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
尋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侍謀議從征金華進平
紹興功最多屬疾卒
上親臨奠哭之慟賜葬江寧贈郢國公明年勝代爲
都指揮使陳友諒陷太平進逼我龍灣

上禦之大戰於石灰山未決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
堅遂大破之溺死者數萬俘七千人窮追至采石復
破之遂復太平師旋再從
上討友諒擒其安慶水兵長驅至江州友諒倉皇走
武昌江州平進親軍都護張士誠以兵圍安豐承相
劉福通請救
上帥師援之福通已敗見殺安豐凡下勝從解其圍
第功多遷同知樞密院事從下武昌克廬州走元將
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復同相國達平章常遇春
合兵下淮東尋以勝閫高郵下之語見達世家尋取

淮安安豐從討張士誠下與興破執其將呂珍遂進
闔蘇州踰八月始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
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尋從大將軍北討下徐宿青
兖濟南凡得郡國十餘立皇太子以功臣偹官案勝
領詹事俄坐小法奪一官為都督同知總諸衛兵取
樂安守將俞勝遂獲其將右丞別部兵溯黃河會取
汴梁河南二郡西趣潼關其將張德欽等來逆戰大
敗之遂奪潼關守焉復西下華州旋師汴梁謁
上於行在
上慰勞之拜征虜右副將軍命守汴梁還從大將軍

達下山西從武涉取懷慶踰太行克碗子城取澤州
遂取潞州轉戰平陽敗其左丞田保保徐伯昌於絳
州獲之平陽絳州平
制部右副將軍勝居遇春下偏將軍湯和居勝下偏
將軍楊璟居和下渡河發陝西取鳳翔李思齊走臨
洮獲其大將薛中章等遂度隴克鞏昌降其總帥汪
靈真保進兵臨洮遂從大將軍攻圍慶陽執叛將
張良臣全陝平前是
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之節制諸路
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

遂還之五十餘日而勝亦至
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吾欲將軍外遏虜內塡撫
關內所寄豈淺鮮而一旦弃毫之何也勝頓首請死
上以其功高弗忍下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不能
當大將軍半俄復為右都督再以征虜右副將軍同
大將軍出西安擣定西大破王保保之師鹵其士馬
數萬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分兵自秦州南一百
八渡狗署陽禽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遣別將由
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移兵平西
薄征哨極於西北凱還論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叅軍國事封宋國公
食祿三千石賜券予告以勝兄弟親同骨肉痛切肢
體又謂勝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
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以稱揚甚至賜文綺帛
八十疋明年宋公勝按陝西脩城隍簡士馬又明年
大發兵出塞勝以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
蘭取甘肅以疑虜且分其勢勝至蘭州遣右副將軍
傅友德以驍騎五千爲前鋒連戰敗虜遂定甘肅進
至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頳帖木兒次別篤山口岐
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
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
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橐駝馬者賞不行
自是遂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復自大
同討元殘寇巖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
周王橚妃夫人何氏卒於京
上賜璽書慰籍加餐夫人身後吾已任之即欲南從
容委事於偏將而後行與議葬畢復之鎮董建周王
官府成民不告勞大將軍討虜也兒不花勝以征虜
將軍練兵河南待發數賜書慰勉時大將軍達左副
將軍文忠皆前卒而元丞相納哈出擁大衆由金山

數窺伺爲邊患上乃拜宋公勝征虜大將軍穎國公
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副將軍率衆將南雄侯趙庸
等以步騎二十萬乘之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
申國公鄧鎮并子侯等皆從軍上復遣故所獲納哈
出部將乃剌吾奉璽書諭之降勝等至通州諜虜有
屯慶州者遣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
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勝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
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
金山哈剌出見乃剌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剌吾頗
爲述
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探馬赤
等至勝軍獻馬且窺虛實勝已踰金山至女直苦屯
降納哈出之將慶國公觀童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
一曰榆林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曰禿河其人畜
輜重富於元主不肯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勝大軍直
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剌吾請降勝使藍玉以
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明兵盛乃指天噴噴曰不
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出
酒與歡甚洽納哈出別酌所攜酎醻玉玉讓之先納
哈出即先歃復酌醻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

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勝子壻也時在坐勇而踈勝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逝也茂遽前持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勝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勝遣降將觀童往諭之亦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勝以禮宴待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班師次亦迷河

獲遺車四萬五千輛馬數千疋傷殘及老弱二萬四千餘

上聞大悅使使諭勝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

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勝自是不復將大兵有所任使如調東昌等處胡騎下雲南按行永寧戍僉山西平陽諸郡邑兵大同屯牧還即上事仍奉朝請久之加太子太師時列勳臣望重者入人勝仍居第三賞賜黃金至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萬錠

上春秋高多所猜忌而勝號為雄勇又時時失

上意洪武二十八年暴卒諸子皆不得封而國用之子誠積戰功雲南累官至中軍都督府左都督

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在韓公岐陽伯仲乎勝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驁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璽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竄喻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勝功大罪不

能相掩襲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今世知六王不知六王之為韓宋二公而後不王者作李善長馮勝傳

傅友德者宿州人也少驍勇多力擊刺騎射絕一時元季避亂潁州碭山中為大盜李喜喜所得從破山東焚燒上都宮闕躪關隴轉剽入蜀常為軍鋒冠李喜喜敗歸明玉珍玉珍疑之不能用走武昌從陳友諒為別將忽忽無所展闢

高帝舟師伐江州而歎曰此吾主也以所部謁見於小孤山

上奇之俾為別將屬常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
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友德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
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與諸將徼之禁江口友諒
死論旋第功最復從
上親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
上顧諸將誰能奪此山者賞友德即率萬人先登一
鼓而奪之流矢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
平超授雄武衛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夷陵
畧衡州襄陽安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
擒其將任亮還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

援兵於馬騾港獲戰艘千復大破元將竹貞於安豐
所過焚其積聚
上即吳王之元年而友德守彭城而王保保之大將
李二來寇勢張甚友德度兵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
率步騎二千自呂梁渡直趣擊之李二有驍將曰韓
乙者出戰友德單騎奮槊刺之墜馬師乘而進遂敗
之友德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皆卧槍以待
聞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囂友德鼓
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大悅召友德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

鼓吹送歸第翌日復命中書參議李飲氷楊希聖携
音聲伎人一部就友德飲飲氷等裸而酣
上怒皆黥之而喻友德曰若擐甲冑出百死一僅之
周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而咎也明年大將北征
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詔參政友德與右丞薛顯
勇畧冠諸軍可授之選鋒當一面復召喻友德曰漢
高帝角項羽而彭越別從山東始汝其努力友德遂
從大將軍破沂州斬其將王宣下青州元承相也速
率數萬騎來爭大將軍設伏友德以輕騎五百為誘
師敵追至伏而廻師擊之伏盡發也速敗走遂取萊

陽明年從取東昌棣州樂安復從克汴梁河南及敗
諸山寨復從渡河取衛輝彰德遂東取廣東臨清滄
德進克元都以精騎伺邏古北諸隘掩其殘卒獲馬
千六百疋牛羊八千頭車二百五十輛畧大同而還
從徇保定中山真定皆下畧平定州遂克太原王保
保自保安以大衆來援兵未交萬騎突至友德帥死
士五百拒却之因與大將軍謀夜伏兵掩其營王保
保乘驏馬以十八騎走友德追至土門關弗及盡獲
其士馬四萬餘復敗賀宗哲於石州擊走四大王遂
竹貞至宣府敗脫列伯友德功最多復從大將軍西

入關走張思道於鹿臺逼臨洮降其大帥李思齊大
梁軍圍慶陽友德以驍騎扼其走路慶陽下關陝悉
平頒賜白金文綺從上與又明年復從大將軍擣定
西大破王保保收其上馬輜重移兵伐蜀友德領前
鋒出秦州奪畧陽關虜其平章蔡琳遂入沔分兵繇
鳳翔入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西
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
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
驚遁凱旋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潁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尋進同知大都

督府事是歲冬議伐蜀征西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
忠由瞿塘以舟師趣重慶友德爲征虜副將軍由秦
隴以步騎趣成都既受命
上復密諭友德謂蜀人聞我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
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
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不在巧遲勉之友德疾
馳之陝集諸軍揚聲出金牛而潛使人覘階文守禦
果單弱因引兵出陳倉■援巖谷晝夜兼行抵階州
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
人斷白龍江橋自固友德督兵修橋以渡拔五里關

遂拔文州渡白水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
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
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
圍漢州兵承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撤瞿塘之守兵
以援漢州合則友德已大破其守將向大亨兵謂將
士曰援師至不憂也破大亨奪其膽矣親督勁兵迎
擊大破戴壽壽走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出戰以
巨象載甲士前列友德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
走壽兵躪藉死者亡數而會副將軍永忠得木牌書
率所部直前破扼江渚進逼重慶其偽主明昇降壽

等聞之乃籍府庫倉廩反緘詣軍門得士馬三萬分
兵徇州邑之未下者克保寧執吳友仁送京師
上大悅曰潁川侯友德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
成都保寧諸郡功最大賜白金二百五十兩文綺二
十表裏人猶以爲薄未厭云是時故誠意伯劉基上
平蜀頌
上不自居推勞諸將臣別爲文首褒揚友德而永忠
次之征西將軍不與焉明年副征西將軍馮勝由西
路出金蘭友德先率驍勇五千騎馳趣西京遇元將
失剌罕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其將朶兒只巴獲馬

牛羊十餘萬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破其守將獲金印三馬牛羊二萬是時師出三道獨友德獲全勝而以主將勝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大軍復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絶漠從去追獲其平章鄧孛羅帖木兒等還軍塡平北上疏言便宜五事其一謂漕粟須轉般至長蘆則河間之卒運而抵通州北平之卒運之入倉永平之民自雅洪橋陸而運北平者道頗遠爲通清河涞水故道便其二流民越境爲邊患不淺宜招撫安輯給以種具復三年便其三古北

等隘舊以民守一夫應役二夫給之資粮而不收實効宜發兵下人代之戍便其四關外新□丁口貧宜給衣粮厚䘏之便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久宜有以紓之便上報曰將軍言是其下所司悉從將軍尋召還扈皇太子諸王講武荊山下與諸徹侯俱增歲祿千石同中山侯和發兵駐延安以備伯顏帖木兒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獲其士馬輜重無算其衆縛以降

上將下雲南命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城郭繕關梁因兵威撫納金筑普定等諸土夷皆納款還獻馬五百疋

上别選内厩良馬十五疋賜之虜見兒不花寇邊復以征虜右副將軍從大將軍出塞抵北黄河夜覆其灰山寨獲士馬以千計洪武之十四年命友德爲征南將軍率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諸徹侯大將騎步三十萬討雲南軍行

上親餞之龍江而命之曰朕不能親至其地然嘗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别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

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下曲靖三將軍以一軍趣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大理必次下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友德并急傳二十日而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等選精卒五萬由永寧趣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道進攻普定克羅鬼苑𦎆諸苗望風降至普安復攻下之遂進兵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來拒戰友德用右副將軍英筴勒兵至白石河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别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衆畢渡悉師濟

之右副將軍馳鐵騎搗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
遂大破擒達里麻俘其衆以萬計友德縱之歸農謳
聲聞遐邇友德遂自率衆數萬搗烏撒而遣兩將軍
趣雲南梁王走死雲南平兩將軍遣徵侯曹震等分
道徇雲南友德兵已抵烏撒欲通胡海洋兵備格孤
山而南諸蠻皆遁遂城烏撒工甫集蠻復大至友德
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麋集
友德鼓士騰赴遂大破其衆斬首三千餘級蠻遁遂
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
烏蒙芒部俱請降威楚曲靖中慶徵江武定及諸路

亦降左副將軍藍玉等復進兵下大理虜其帥段世
分兵取鶴慶畧麗江蕩金齒俄而烏撒諸蠻復叛友
德討之斬首三萬餘獲馬牛羊十餘萬縱兵搜山谷
亡脫者其渠首靄翠亦降雲南悉平時
上前後下璽書友德等凡數十懸斷萬里外委曲中
竅友德等所以奉行不敢爽諸因土俗定租賦興學
校瘞戰骨廣屯田遠邇畏悅以是遂大定乃
詔友德玉等還京而右副將軍英以數萬衆留鎮之
友德入見所以宴勞有加進封潁國公食祿歲三千
石予告及鐵券子孫世襲錫錦綺帛二十表裏鈔百

錠再賜米千五百石以皇女歸其子忠尋以征虜左
副將軍同大將軍勝北襲虜將納哈出於金山盡降
其衆大將軍以譴召歸留友德撫降虜尋亦召還率
辰沅貴州諸衛兵討平廣西之韃靼反者東川蠻復
叛據烏蠻山道路友德服以征南將軍率諸軍往討
之且討越州之叛酋阿資道築平夷千戶所進擊阿
資破之斬首千餘級阿資請降遂平平越諸叛苗詔
還軍駐沅州尋召還京爲征虜前將軍率副將軍趙
庸曹興王弼孫恪等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
襲元太尉乃兒不花承相咬住等降之悉收其部落

駝馬輜重
詔友德以諸降將還朝尋命援信國公和例還鄉賜
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
十疋加賜鈔五百錠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再以征虜
將軍率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等於淮北山東北
平諸屬衛選練精卒備邊賜白金二百兩鈔二百錠
尋從燕王捕諸番將阿失里等復命同宋公勝涼公
玉往陝西練將士未久召還齊請懷遠田千畝
上曰爾不聞公儀休事耶祿賜不薄矣而復侵民利
何居友德慚而退復出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國公

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
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勝往北平山西備邊聽宋
燕二王節制自藍玉敗友德與宋公相繼暴卒子孫
不得襲封云
贊曰友德之顯以敢力戰也然十 失身月百死
而無一足稱及其遇
眞主虎變龍從乃不虛下筴不虛畫以至列通侯進
上公嗚呼天哉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喑
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
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右方面動取巴蜀定滇笮

其睥睨燕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寥 潁公藍玉其
戰功亞友德至
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誅及死
藍玉者鳳陽定遠人開平王之婦弟也長身赬面有
勇畧從開平王之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開
平王數稱於
高帝帝亦以王故寵異之初授管軍鎮撫進武德衛
千戶改親軍千戶累轉武德衛指揮使皆自積戰功
超爲都督僉事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討西番擒其
酋瘦脖子尚斬以千計獲馬二萬餘疋牛羊十餘萬

還封永昌侯久之以征南左副將軍同潁川侯討雲
南轉戰平之事見潁川侯傳增祿五百石再以征虜
右副將軍同宋國公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衆
十餘萬遂仍軍中拜征虜大將軍代宋國公踰年諜
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兒海率勁騎十餘萬自慶
州間道兼夕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皆穴地而爨
毋使見烟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虜方整衆
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
之衆遂潰皆請降虜主與其太子天保奴承相失烈
門知院捏怯等數十騎遁去玉遣精騎追之不及獲

其次子地保奴后妃宫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
等將相官校三千人男女七萬七千餘口馬四萬七
千疋駝四千八百頭牛羊一餘萬車二千餘輛并得
其傳國璽寶玉金印聚其鎧仗而焚之復破降其太
師哈剌章獲將士萬五千八百人馬駝四萬八千餘
疋捷聞
上大悅使使齎敕諭玉比之衛青李靖玉傲而淫私
元主后事露后自縊死凱旋
上特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疋然猶
面責數之擬封梁國公嘆惜且久乃改封涼國公而

鎬其過於鐵券尋討平散毛岡擒土酋剌搭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五百石賜鈔千錠尋詔還鄉錫金帛給兵如穎國公尋與魏曹二公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州墜馬微傷

上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尋召還賜米千五百石復出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玉追捕逃寇祁者孫遂畧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欲大掠番衆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使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等已大破其衆月魯帖木兒走柘

與玉以計誘執其父子送京師斬之而盡降其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人爲兵

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定東宮官屬玉兼太子太傅意不樂居宋穎二公下語曰我乃不堪太師耶玉故恃

上寵多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常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爲置獄玉執御史笞而逐之度喜峯關關吏以夜不時納玉大怒縱兵毀關入

上聞之不善也玉聞有奏請不盡聽退而語所親

上疑我矣遂謀反爲錦衣指揮蔣𤋮所告獄具磔於市夷三族榜其狀示天下玉之誅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誅死者可二萬人勝友德用材武且名位極雖不入黨語亦皆不良死又四年而

上崩燕師稱靖難宿將皆盡無與抗者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四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傳

浙三大功臣傳

劉基字伯温處之青田人少穎敏絕人讀書過目輙誦尤邃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之一日而返之即闇記如流其人驚而歸基書基咲曰安所事書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之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

之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殆過之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强禦抵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檢案盡得其陰私前檢官以罪去嗛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入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江浙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逼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携飲湖亭沈醉乃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

奇之謂曰公乃受魏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左丞帖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所赦計獨其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懼使陰賄基基卻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擅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何若而與匹

婦共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焉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悉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略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旣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恣少年數萬

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抗海
走耳盡江而守之此句踐業也基咲曰生平惡方氏
張氏剌從狐鼠令乃效之耶會
高帝以下金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
此乃豈人力也耶客亡去基遂決策從
高帝而會上使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
保境毋爲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
謂溢琛吾西湖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
上大說語基先生有至計勿憚陳吾能行之俄僞漢
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

上欲發兵禦之而衆恇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
以鍾山王氣請奔據之者至有勸納欵者基後至獨
張目不言
上爲起入内亟召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有言乎基
曰先斬主納欵及奔鍾山者然後言
上固問討安出乃曰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
之故易易耳夫取威定霸在此舉也而言納欵及奔
者何也
上於是決策誘破友諒盡獲其衆以克敵賞賚基基
弗受時

上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
省基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
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
上感悟始定征討大計師攻友諒之皖城不下基謂
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江州彼必
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
其城
上使基授之方畧某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
所見某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
輕動日中見而黑雲漸薄則與青雲接者賊歸也衛

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
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
城友諒之丞相胡廷瑞使其子請以洪都降有所要
質
上難之基從後踦所坐胡牀
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
賻祭踰等基歸至衢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
大海耿再成等衢人洶洶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
衆即帖伏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

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畢輙爲人言
上神武必有天下㝡爾方氏不爲竇融當且爲田橫
而方氏亦素畏基畢辭以幣來啗基白之上
上使受而答之附膽書宜
上成征方氏遂請降
上於軍國有所謀輙馳使以書叩基基事事條答皆
懸中餞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文忠
時爲帥會欲擊之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
之可盡擒也三日基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
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趣之至其所則

空壁耳所留皆老弱得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基
旣還京入謝
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隙生謂士誠
容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誠自守
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祟之取陳氏士
誠則囊中物耳而會友諒復攻圍洪都
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于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
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而是
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
友諒筴算尤神絶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

弗如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日中有黑子基
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丞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
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傅以土得衆且得
上也應在三日
上爲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
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縱歸里從惑守心群下皆
惴惴以
上且有誅僇基密奏宜下書罪己以囘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諗滯獄甫決雨隨澍時基最爲
上所信禦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叅政張昶寵相軋猶
時時念故元君欲爲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修大宮闕以明德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爲趙高也昶色動心怨基乃
使其腹心齊翼嚴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昶先坐事
誅司天臺災異翼嚴遂飛章告基專擅領所評皆取
上密旨行或有請而報可者
上怒面詰翼嚴等悉得其受昶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

冊拜皆基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
七縣糧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爲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頌
劉伯温也時左丞相善長貫盛基獨事與抗議不相
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
基爲
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
基叩頭曰爲臣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棟而得小者寧
無爲室憂

上乃解一日
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
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已與乃
稱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
甚於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用之償轅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
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
陛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巽愞惟庸以大逆皆
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

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
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核劾權倖無所
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察
月素暱之請於基得緩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基
卽斬之丞相大恚恨俟
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非所以
奉承天意
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醫青田時
上再幸鳳陽不能無責䌷意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
滅王保保基瀕行謂

上中都要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其後皆如
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叙基勳伐召赴京師命兼
弘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乃封基開國
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
品而祿二百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非所望也又
明年復予告歸里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
頌
上亦優詔答之時及天象與時務所宜嘗爲
上陳甌閩事蓋甌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
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

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
叛而大豪復陰持其實基時使子璉上書奏之而不
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事銜基舊語使刑部
劾基欲驕淡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
人致激變疏
上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
基乃馳入朝見
上不敢辨唯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
廣洋爲右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慼曰吾安敢希言驗
即驗如蒼生何遂邑邑不樂以至爲疾惟庸覘

上之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
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聞以白
上亦不信也又三月浸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爲
文以贈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
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之毋令後人
習也又爲一書大畧勸
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
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京師形勢相絡授其
次子仲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
則

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
言遇天下利害果勢壯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
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若鬼神初
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時謂人伯溫吾子房
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最後
恩禮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
上誅左丞相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
監丞遷江西右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廌從故
封誠意伯歲祿五百石予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
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閤門使遷谷王右長史靖

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
停襲法子椳孫墊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
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
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
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弇州外史曰世以誠意伯多帷幄契又善天官家言
相率爲神鬼之說傳之往往過實天官家言誠巧合
命中矣然不明其所繇授死而 上之中秘雖其家
亦無習者世所傳皆謬以故余盡紬之不錄大較誠
意伯之爲人磊落慷慨不愛其奇以佐 英主男子

哉至明哲保身之微覩少伯子房小讓矣百餘年而
人主思之三推德而復故封抑何篤厚也同誠意伯
爲者章溢亦至御史中丞著績方面業琛守洪都死
事宋濂爲學士承旨掌故侍從有聲基之文與濂埒
而材過之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七世祖某仕于金爲汾州
節度使子孫世世爲大官至高祖夔而仕元爲河南
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大父九
思仕至湖廣宣慰使都元帥最後遷杭州路總管卒
老於杭遂爲杭人大父文始仕明爲兵部主事改工

部父彥昭有隱君子行受謙封兵部右侍郎爾與其
曾大父父俱贈少保兵部尚書謙生而頎晳美容止
七歲僧蘭古春者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
兒者異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
行學督責諸生過峻爭譟而倚之方詎帳閣僉事墮
汴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昝乃欲
以罪歸謙謙徐對曰譟公者走不譟公者留此易曉
事也今不罪譟公者而罪不譟公者猶可而因以罪
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由此顯名二十
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謙風骨秀峻音吐鴻
暢每奏對
宣廟前
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其御察屬
吏嚴而獨才謙以爲己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
數百人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屢害謙復按懲
之一方若滌頌聲滿道歸復偕錦衣官校按捕官河
之匿私鹽者謙所按覈於權倖不小避扈蹕下樂安
州漢王高煦既面縛降
上卒命謙數其罪謙肆口而成其言皆正大剴切高
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

上大悅還師第賞鈔幣與大臣同久之議增補各部
右侍郎治諸鎮糧稅兼練卒撫民
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
南山西奉
璽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
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饑
則多出官鏹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糶公
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飢徙入河南者謙令
邑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
滑河勢將潰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

亭亭有長豎卒責以脩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遞俱責
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焉者其在山西則以大
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觀狎請別設
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舉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
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謙于吏術民事亡所不精創
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綱紀為急當是時居政本
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毋不夕報可以是得行
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為甲令滿九歲遷左侍郎食二
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既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
河內歷太行而盜有[illegible]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

走曰不知為我公死罪幸赦我謙異數當入
朝議事人謂即不齎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薌乾
菌蔞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咲而兩舉其袖曰
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物之幾何而間關短長可
畏也因賦詩見志入朝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
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
私謁嗛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
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讞
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于謙
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為大理寺

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
與謙畧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
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
復撫二鎮又明年始以兵部右侍郎召距其初至鎮
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嬰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鄺埜以
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弘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抳於
中貴人振不能大展而亡何為正統己巳虜酋也先
既破畧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
上下詔親征謙與鄺埜上言也先醜豎子耳諸邊將
士足制之

陛下為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
請毋煩六師
上不聽埜乃從治兵而留謙治部事
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郕王攝政以輔之王
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殘虜中外恨而欲食其
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法於其家奏未
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王旨叱衆退給
事中王竑起直前捽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猶
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私振者死時衛

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梴順與二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得請 皇太后即族振且籍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謙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隨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即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既即大位益賢謙虎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軍實力武庫兵器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留漕卒

自益司空宜併日而冤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頴雷通張軏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貯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奉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爲之直虜所急者草諸廠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虜焉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揔其機宜進止不効則臨之罪以謝天下

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珵者以曉暢軍事聞且好言天象

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中宮皆有變必反故都而後吉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土者相軋未定而搢紳士人多遣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寧此百官萬姓帑藏庾廩萃此此而不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且虜乘勝驕實不足畏也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謙處分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帝破紫荊遂直窺京師石亨議毋出兵第堅

壁以老之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之弱是佐彼張也亟擐甲統大營營於德勝門外諸門皆有兵揔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覘我謙乃設伏於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謙使諜諜

上皇營僞遠夜令人以火砲擊其營死者千計賊遂退有詔褒于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言臣以猥薄致位六卿任重才疎已出望外今虜寇未靖邊事未寧當 聖主憂勤之時人臣効死之日豈以犬

馬微勞遠虜保傅重任所有恩命未敢祗承不許謙退而語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耻之今謙不能死而以微功賞能無重耻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遣使賻其幣以欵虜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戲我何似而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讐也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冑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人人言戰守虜不能挾

重柵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贄始欲歸太上而謙之伏禍肇矣謙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為京師拱衛而事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諜報虜逼塞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脇我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抹馬厲士使若將大舉者已而諜果不至中貴人喜寧者故俘虜也下蠶室得近而後復沒虜為虜用諸所要挾皆寧謀謙密受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為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益詘屈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

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它言和者覬以紓目前而徐為備耳

上頷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左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

上皇返駕先朝庭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謙與上謀每征行輙挾其酋騎以往

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它患楊洪既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入城悉歸也先然彼亦不之守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由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入城遂復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棘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當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獞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猱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

動合機宜雖裕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究
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燿霆擊靡不惴惴效力毋
敢飾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
景帝能用人
太上既歸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
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爭而
皇太子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
且命兼支二俸群公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
示風

上弗許時已城下之役石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
爵心愧之乃推謙功
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謙辭至再三有云縱臣
欲為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假手於石亨於
是亨益懼且恨謙矣
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謙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去
病暫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襲此又不許乃置
上前後所賜
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於堂而加封識歲時一謹
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甚

口使中貴人與安太醫院將並宿視之云治痰必需
竹瀝
上為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且命計謙日用所需悉
出自
尚方謙且恐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
璽書褒予備至
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而會承平久不能無
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半以委虜其
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為恒
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

人為一小營營以一都指揮領之餘兵散歸五軍等
營以備次調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為大帥而進止賞
罰一出謙相顧頫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
貪縱侈自快謙事裁之洪死而子俊恃勇驁桀不可
制嘗疏請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虜而犁其王
庭可以得志謙持不可曰大舉未必能值虜值虜未
必勝而彼率其別部與道而擣我虛寧萬全策也俊
語塞後竟以不法為謙糺論削亨有從子彪以驍勇
着亨恃而強謙出之為大同游擊將軍以是益恨謙
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謙共兵事亦卿

謙氣陵之
景皇帝不豫石亨謀與吉祥等發南城錮迎
太上復辟甫御殿而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謂謙
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帝坐以
謀反律凌遲處死然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日亨等
加鉆鍛鍜煉文不勝憤辨之苦謙咲曰亨等意欲死
我何益既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時徐珵者改名有貞而
與亨比前曰不保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
其家自

上賜外無長物謙死之日陰霾翳天行路嗟歎吉祥
麾下有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酹其地而慟吉祥
恚朴之明日復埒慟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洞龜底孫
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措人其萎乎吾甚虞于公謙
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
其貲列內廡
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
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抑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亟
上憂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
上爲默然是歲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

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庚死家籍彪棄市又二年
吉祥與其從子昶□□□反族謙有一子冕自府軍
前衛千戶赦歸
憲宗初上疏白冤狀
上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
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
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而稱之
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特
祠於其墓曰旌功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
卒無子其族繼者數世而至嵩今以都督僉事嶺

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儁然少裁剪獨其於
奏疏尤明切當戶投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
若干卷集若干卷
弇州外史曰此地蓋有李夢陽云其爲于謙祠記而
曰謙死一時痛之云驚鵶未上走何處尋魚嗛而當
虜之掠
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
國有君矣至大同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
靈國有君矣而謙獨厲言曰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
也功以之成禍以之生然歟否耶謙以介胄分不言

和而言戰守當

太上之迎復謙不爲梗小梗者王文楊後耳

肅帝之信讒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盡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謙能得之

肅帝乎哉天命所皈大寶中奪小人貪功伏機竊發元勳甫就戮此臟烈智不及避勇不及決悲哉天乎不卜載而旋定旌輿雪恬燄矣純皇帝之爲純也令後世思君臣矣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五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之餘姚人父華舉進士第一侍日講脩國史會典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長者稱母曰鄭夫人當娠而王母岑媼夢神人衮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寤聞啼聲則巳生守仁岑媼以語王父天叙名之曰雲五歲尚不能言一日出從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名泄之耶王父悟因爲更今名卽能言而讀書復卽過目誦十一歲嘗從父華北上過金山試之詩得二絕句皆奕奕神令華以是奇之然爲兒戲稍故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爭游客熟視之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筮曰少年貴當極人爵立非常功名且徧閱它弟子語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而守仁自是稍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取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聞而歎曰異哉乃欲令我愧見之然巳奇其材氣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

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其經術秇文益大進
而益好爲兵凡三舉而爲會試第二人遂登甲榜使
治前威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夢威寧伯貽之寳劍
旣葬而其子出以威寧伯所佩劒爲謝則宛然若覩
矣益沾沾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爲疏得
八事上之其言皆譬劃報聞尋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當直獄歲行畫而故尚書侍郎家畜豬飼以囚食其
腯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决江北囚
事竣游九華諸山有所遇遂好神仙之術明年引疾
請告前是守仁與諸所善太原喬宇廣信汪俊太州

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爲古文
辭名藉藉已而厭之曰滑我精耗我神我几爲之役
耶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習之久而有若先
知者衆譁且以爲仙而無所得遂游南屏虎跑諸刹
與諸禪衲偕往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
廷按御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皆出其手遂爲諸
省冠而所得亦多顯名士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明年
中貴人劉瑾等導
上爲狎遊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力瑾矯
旨捕置詔獄守仁上疏謂君仁則臣直銑等以言爲

責如其善自宜嘉納即不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
路乃令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即
陛下非有意怒絶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
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原
前旨俾各供職如故適足以廣大公無我之仁明改
過不吝之勇瑾銜其言切下之詔獄廷杖四十死而
復蘇謫貴州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欲緩行而瑾使
人尾之急守仁懼不免乃托投江而輕舟自海至閩
入武夷山中歸又逾年始之驛諸苗夷相率伐木爲
室以居守仁守仁乃益講學所治經往往取心得不

必與前訓故比矣提學副使席書與守仁談而伏創
書院命諸生師事之又明年瑾伏誅擢知廬陵縣至
則選里正三老委之詞訟而揔其凡囹圄空虛他若
立保甲清驛供杜巫賽定水次兌絶鎮守横斂至今
守之爲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觀事成留爲
吏部驗封司主事已同考會試始講知行合一之學
與增城湛原明友而朝賢有師事之者矣遂超爲文
選員外郎明年進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爲吏部
器守仁而驟用之其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
州從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以存天理去人欲爲貫

功搢紳之士非篤信其説則惟之以爲迂僻不堪用
而是時王瓊爲兵部尚書用事獨奇守仁才以爲不
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有山越憑險阻爲亂郡邑
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其地守仁
至則先行十家甲法務使姦無所容又以
高皇帝訓勑其父老子弟賊聞而易之弗爲慮也而
守仁左右及麾下將校至郡邑輿隸之類又多爲之
耳目守仁微得老猾最黠者致密室而脅之曰汝自
知當死不肯爲極言賊情實吾貰汝敕迫則盡吐賊
情實守仁咲而貰之乃故爲不可測意在此則示以

彼或更在彼則示以此每令形家者擇吉日出師則
復止之或將發復不果以多方誤賊而陰勒諸兵備
道募選郡邑材官力士以三之一赴軍門使與舊兵
參而身教之擊射明賞罰以勵之時初戰破賊於長
富村追之至象湖山會閩廣兵至且合賊迫潰闖而
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諸將懼請俟狼兵至而
後大舉守仁怒責之曰戰小挫何損且兵豈不足耶
而需狼兵乃親率所選士進屯上杭佯諭諸道姑以
牛酒犒師使小息俟秋而再舉諜賊懈即分兵爲三
路約以同夕銜枚進中軍奪象湖之隘方大戰而奇

兵乘間發遂大破之閩廣兵亦盡破其巢四十三所
斬獲大酋詹師富等七千有奇賊屬牛馬輜重無算
捷上因請立崇義縣治盡得賊之要害地而耕之報
可加歲俸一秩賜銀幣而前是守仁謂廵撫權輕不
足以控壓諸道因上奏云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
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
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得
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
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不擒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
瓊讀而歎曰不與此人權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

務兵馬粮餉悉聽便宜區畫用兵進止不必奏聞文
武官逗遛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於是守仁得蒞
展材用立兵符申約束且爲文撫諸賊詞旨悱惻懇
至而賊酋黄金巢盧珂鄭志高等相率飯命矣已遂
運兵破横水賊擒其大酋謝志珊等五十六酋斬從
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因使使諭
桶岡賊方狐疑未決乘其懈襲擊復破之擒大酋藍
天鳳等三十四酋斬從賊千一百級俘賊屬數如横
水時浰頭賊尚强而其酋池大鬢等尤黠桀故與降
賊盧珂等讐守仁使使以牛酒諭降之乃報曰大鬢

等欲歸死而盧珂等將乘虛而擒我家室今者不解
甲以自保耳守仁乃陽移文責珂志高等而珂志高
等急上變謂大鬢等實挾詐以老我王師且列其惡
亂狀守仁復陽怒杖責盧珂等下之獄而諭之情復
以新曆給大鬢等且斮使來見大鬢乃語其腹心曰
欲得仲必先屈贛州伎倆我亦欲先勘之遂以其黨
勇九十二人褁甲來見守仁爲慰諭宴犒之館於祥
符宮使更新衣習禮供張儲餼甚設大鬢等喜過望
至正元之次日守仁張樂大宴伏士以待引大鬢等
魚貫入即縛之庭無一脫者遂出盧珂等於獄使之

歸發兵爲鄉導夜半守仁出師與之會遂破淛頭石
門覆其巢三十餘擒大賊五十八酋斬從賊二千餘
餘奔九連山守仁以九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
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夕而
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
守仁既已盡得賊地相險要增設和平縣治如初捷
上進右副都御史予世官錦衣衛百戶再進副千戶
守仁念非王瓊精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
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首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
守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不廢與諸儒生講學最後

乃爲致良知之說直指本心自然最簡易痛切乃至
欲盡廢學問思辨之功以行誼一切皆粗跡其始頗
推稱淛謂其能紹孟子所重周程而所詆在朱氏自
致良知之說行天下高明之士樂于頓而惡檢束者
喜其使直推以上接孔子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矣
時寧王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强兵上
游使腹心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善守仁好講學乃
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應宸濠聘欲以窺其
爲人語兩不合而罷時福建軍人進貴殺官吏以叛
聞詔遣守仁往勘處尋事已平於是守仁取道南昌

興歸省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
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等守仁聞變
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逆之守仁入於漁舟得免
是夕抵臨江又三日抵吉安吉安知府伍文定激守
仁起兵討宸濠守仁然之乃與文定計上疏告變而
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時巡按御史
謝源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留之紀功守
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
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
諸郡邑使僞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卻永以

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
四萬由水取淮揚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
發楊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
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闗供者以軍興法從事又爲
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爲國至意第從
臾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縱宸濠之諜示
將斬而令黠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欵昵而縱之宸濠
徼得書檄徬徨未决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
趨南京卽大位宸濠益内疑十餘日而探知中外兵
不至乃悟守仁紿之留少兵守城而刼其衆六萬人

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
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至樟樹鎭使
精卒四百襲破其伏兵之在新舊廠者躡之至蒸士
蟻附而上遂破擒其宜春王拱樤中涓萬鋭等千餘
人官人多焚死守仁猶在後軍質明而始知之建大
將旗鼓入城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
所傷殺矣守仁留二日卽發兵躡宸濠宸濠時爲安
慶所抗氣稍沮而驟聞南昌失守解圍自救守仁使
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邀擊之都指揮余
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爲疑兵而陳槐等復以兵二千

分爲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寄相應與其前鋒
遇於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競進而亂
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群起
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發南康九江之城
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我兵
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斬二
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懼乃聯舟爲方陣
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决而我
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皆與宸濠泣
別沉水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

等數十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浮尸衣甲器
物亘十餘里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捷聞寢不下
前是守仁上宸濠僞檄末謂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爾巡幸
不已以致宗室黠者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
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與言
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奠安
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
皇上宜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黜姦諛以回天下豪
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

可圖臣民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
不能難也而
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邊驍
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爲
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守仁乃俘宸濠取
內道以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守仁弗聽抵錢
塘而遇太監張永永時稱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
泰輩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
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乃極言江西遭禍亂民困已
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爲群小在

君側欲左右調護
聖躬耳非爲功來也第事不可直致耳先生功吾自
知之守仁乃悉以宸濠等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謁駕
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
師南昌銜守仁不得故縱其卒傲守仁欲以爲爭端
守仁厚加恩禮撫慰卒皆悅乃不能有所加於守仁
而歸復譖之
上謂守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於是守仁請賑卹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
世宗初召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

宜舉宴賞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遂歸省父華於越尋論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
時人以爲榮華尋卒守仁憂居而從游者益衆相與
推隆之又以功高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爲
僞學者有以下南昌縱士鹵掠及得寧邸之金寶子
女者至有謂初通宸濠謀契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
醜不可聞而所封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
上賞其它皆名示遷而陰抑絀之守仁不勝憤乃上
疏再辭爵且極論白諸有功者

溫旨慰諭不聽會守仁之所善席書與門人方獻夫
霍韜皆以議禮得幸
上力稱守仁賢而復爲言之張璁霍韜等皆有所推
轂然江西輔臣故銜守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而其
鄉人之忌者至誣之史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團營
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蹂
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鏌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
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
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
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

蘇等亦素慴守仁威名甯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
南寧卽上疏請一切撫綏而以便宜悉散其衆而併
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恍率衆
掃境叩南寧爲四營而各挾其心膂數百人入見守
仁爲諭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爲伍伯取完事而已
因改田州爲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
因蘇受兵以攻斷藤峽寇斷藤峽者卽大藤峽其中
諸徭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餘巢
盤亘三百里數出流刼郡邑自韓雍大征之後無能
平者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挾永順保靖二宣慰土

兵分道深入大破之斬馘者三千餘級鹵其男女牛
馬資械以萬計守仁方欲移府治建衞所增兵設官
次第上疏而病矣始報平盧蘇等
詔賜金幣遣行人奉璽書奬諭而及是平斷藤捷上
則
上以手詔問內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
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何所對守仁之起由張璁
桂萼薦萼故不能善守仁以聰强之而後萼長吏部
聽入內閣積不相下萼暴貴喜功名風守仁以取安
南守仁辭不應楊一清者雅知守仁而會黃綰嘗上

疏稱守仁賢謂當入輔而又有他疏陰指一清辭甚
屬一清亦不能無移憾也守仁既病益甚上疏乞骸
骨因北歸度大庾而革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
萼說
上意不悅守仁因奏劾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
失當下公卿議僅不奪其爵而已停世襲且盡停其
他䘏典守仁有一子曰正億久之
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衞副千戶隆慶初用諫官言贈
守仁新建侯諡文成賜葬予祭及賜告詞推明爲元
勳聖學正億得嗣爵正億卒子承勳嗣守仁天資穎

敏絕世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
也既以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一切盡
歸去之而識者不謂盡然又其慕好之者亦挾以爲
相軋其御爲合籠豪儁狎宵人蹈險出危儌儻權譎
種種變幻孔子有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中古以
後不能不爾守仁之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爲善去惡者
格物以此爲一切宗旨云
弇州生曰見長者言與守仁辨不能不心折也卽不
心折亦不能有勝退而讀其書則平平耳今天下之

好稱守仁十七八也間有疑之者以其學故若乃起義旅擒叛王不使九重之尊輕與匹夫角而大事定其功孰能難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史傳

王驥楊善徐有貞王越傳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束鹿為束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倜儻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既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

上神聖羣臣奏職不贍而給事中職不專封駁論建驥嘗奉命塡山西兼飭邊備奏罷鹽池遞課二十餘萬緡其人德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

超爲順天府尹治還兵部右侍郎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爲要重張本朴而廉稱以刻稱許廓僅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飭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朶兒只伯數侵盜甘凉諸邊成殺掠吏人左右副揔兵都督任禮將貴等勢敵不相下孤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

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顓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

上寤物故責貴死狀而偽敬軍中以殉驥故秘之而
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柰何逗撓誤大計
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
士股栗莫敢仰視驥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
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
抵古浪東北抵扳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
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墨屬任禮自肅州東
接深溝樹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將貴
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勢遂
大振寧下

詔任禮爲平羌將軍將貴趙安副之而驥將爲監督
討阿台朵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
處乃選精騎授將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
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
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追去貴等追敗之於石城
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貴復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
脫羅及裨校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鐵印各一駝
馬兵甲以千計朵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竄死
而任禮兵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

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
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
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
兼大理寺卿兼食其奉尋節還理部事久之麓川宣
慰司任發叛雲南總兵沐晟與弟昂討之敗不利晟
至以憂死而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舞干羽格有
苗事請使使撫諭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天
下全盛而示弱於荒僻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
柄用喜功名遂絀文淵議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

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李安劉聚等大發川都
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金兜牟
細鎧蟒繡緋衣朱弓矢驥執傳至雲南而貴等兵集
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猴州欲略
孟東諸處參軍兵部郎中侯璡等徼破之驥乃奏
上方略請遣參將冉保等出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
車里夷兵而大軍由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
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刀門樣
以鎮康阡遣刁保等率輕兵五千受之因其衆破昔
剌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其

伏兵遂進圍上江寨副總兵劉聚參將宮聚兵亦至
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憂刁招漢父
子虜刁門頂斬馘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由夾象石渡
下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
至羅卜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入千人爲哨抵木籠山
而思任發令陶孟崇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
險爲七營相救驥貴遣劉聚宮聚分左右翼緣嶺攻
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崇者軍心等乘
勝進戛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於
泥溝晉復敗其象陣於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

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
璉長官司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虜二千餘級驥
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庫藏廬舍皆盡俘斬
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携其二子走孟養以大捷
聞仍請留所部兵畀都指揮胡誌九人分守金齒蒙
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帚郎羅稱廣新王以叛
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
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帚郎羅走安南傳
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并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
守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立釋搆講命師旋

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齎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
見慰勞有加特封驥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追封及三代子孫世
世承襲賜誥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
表鈔萬貫而貴進封定遠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
賞皆逮將士卒賜予加等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在
朝請不預兵部政矣將貴果勇善戰雖至大將猶推
鋒陷堅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向在
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揔
督雲南軍務率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

兵往圖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
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
兵
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討之然緬甸卒不肯
送思任發以思機發致讐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縱
兵擣思機發寨獲其妻子家屬及從賊百餘藏象十
一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歲五百石驥三百石其
白金鈔幣如初而冉保毛福壽等陞賞亦次之人頗
以驥老師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
侯亦病死亡何西延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

過陛練士卒虜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窺之孟
養孟養與相比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揔督軍務偕
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沙江賊立栅西岸驥作
浮梁以度一鼓破之復連拔其三栅斬獲萬計然竟
不能獲孟養酋與思機發驥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
率師南矣而稍稍損於前一衛訓導詹英者官其地
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於其虜使
貴重報國蠻暨鄉閭之以爲巳役大軍十五萬一日
起行囚而相踐蹊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
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

緬胸不敢攻攻而失都指揮等侯賊解散多捕漁戶
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捷聞也
上爲之下兵部會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
會恐按御史勘報
上不許然業巳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勑
勑驥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
王蟲富者檻送京師係之加歲祿百石土木□□□
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驥
景帝初召爲總督南京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
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敎之爲一

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參朝請
上雖以罷驥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
官惟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
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
清侯石亨等奉
太上皇於南宮而驥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
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諡忠毅子瑺嗣
至今不絕一孫添尚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奉
太上皇之歲而文臣楊善徐有貞亦封伯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大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
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
而性沈敏能爲人筴事時年甫十七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巳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
作脚覘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
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選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
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鐘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

都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若歸又時時餽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係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日故事自朝正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朝所遣使漠北若王復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偕而其辭慇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饜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嘗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鉤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詭善曰上本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答林立夜度管幕若猿猱而皆巳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懽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

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昨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攻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剳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屬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

譽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
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賄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
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
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
日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
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
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令寺事而
大司馬謙心許之其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
太子太保時
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
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

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善伺知女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南宮鑰
太上皇即位論善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效文臣歲祿
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
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々衛一爲指揮
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養子官錦衣者
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
亨張軏埒又嘗陰爲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

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
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疎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
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爲金吾衛指揮使
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辨以巧取功名
而儉枝多岸谷其爲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
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
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謙王文之係而陳循等

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謙文爲渠而李實者時
以右都御史撫湖廣
中旨奪職爲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贄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　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窺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用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　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　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兹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訩

有貞知兵郕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問計有貞為言景泰徵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為便興安等不以為然而尚書于謙廷詰斬倡南遷者刑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矣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察行監察御史俾填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都民驟聞變爭亡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屬素見信者使拊之皆歸業有貞乃建牙募兵入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群盜有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

相團結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為官用會虜敗退有貞罷鎮徵還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躁急欲大顯用邑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日者之術曰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為言之 上不荅國子祭酒闕循以為言 上曰是徐珵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望循備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名無何河決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饟道沮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之何以決故洞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還之乃乘輕舫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製閘以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瀦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各萬丈楗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

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閘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着而惟之一僧居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荅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濬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 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驟驟用矣不能稍自制而比於石亨徙迎 太上皇

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
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
亨乃謀之有貞乃復指天象曰豈其復矣耶遂與謀
決南宮錮而　太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
貞之銜治河命則閣臣商輅有力焉至是併陳循等
皆弗能救而從之下石即日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直文淵閣于謙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
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
亨為言之　上上曰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
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

衛推成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為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
華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賜貂蟬冠玉帶公服旬月
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軏等埒時　上既以虎
巳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
積不能平而私關　上於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
稍稍裁衛之且為　上微言其貪橫狀上亦為之
動而御史楊瑄遂糺亨吉祥侵占民田不法　上
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合乃奬瑄敢言
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等遂具草悉糺亨它

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告亨亨馳
訴於上謂鵬乃已僇充監永循子結諸御史為永報
讐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諸御史
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即寃汝曹何不早言
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
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實使之
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李賢謫福建
右參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戍而九疇綺等從輕比
謫矣亨以李賢素謹重不預情留之有貞既行而有
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直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
而摘其誥詞纘禹神功語謂為所自草坐大逆不道
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民發雲南金齒安置有
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悵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瘐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
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
貞才而惜于謙才甚於有貞其寃有貞又不如寃于
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
間頗以詞翰著聲音懟懟不得志而死

弇州外史曰是三伯者而皆材人也靖遠材而欲武
畧則優與齊材而巧武功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
陰慝然而靖遠差賓之矣不然以麓川之三役塗炭
幾天下半而卒以長世也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
驗一不驗竟遂傾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奇
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深思沈慮爲
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盼有天下
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
策零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

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
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
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
辟日視朝覩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虜深長都
察院東黨僚吏亡可當者而越於章事精所建畫必
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縉紳諸道章奏久之擢山東
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以其
薦　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雍
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
越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

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徙去
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脩堡寨爲經久計尋以
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督視
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
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
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
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
腹心將而與虜博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
惟以間諜探虜累重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
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

羊器仗稱是　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
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諜知虜滿都魯
孛羅乩加思蘭二酋自河套渡而分寇兩路而其妻
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
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
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
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
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
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
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以

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
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
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賔掌都察院事兼提
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見屬
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
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已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
録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
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
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詷
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

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
御史陳鉞斯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
總兵東討而身臨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
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豔之乃謀於
直以虜首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師
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與
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按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永
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
榆林既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
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

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
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衛
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
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既封不當復
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揚
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例大學
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俱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
直而陳鉞得爲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而內伶爲戲
者以其人裝兩手各操金鉞趨蹌前問爲何人曰汪
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

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
毋論有司供億自費而戰馬萬七千疋死者已五千
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
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
擊之摘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疋　詔進
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録一子官是役也斬
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濫則　上以直在事欲
貴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
兵馬蓋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
有膺紳念而萬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

條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大宏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師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交事大露　上乃命

給事御史論糺直入罪因併糺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家名能知人其在豪所旌援御史屠滽侶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显貴顯時稱越才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恒者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則往來若流水不之問籠罩顛倒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倐變幻出沒神鬼故

不復拘名檢輒行過陜西秦王晏之秦伎越居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罏使四伎抱琵琶撥觴侍而一千戶詗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逆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

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還濬田澗射獵帳飲等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會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言者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庶於進止便兒而廣弗稱旨時屠滽爲吏部惡越而中貴人廣吏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陛見　上慰喻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獲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咍密封以兵援其王還

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
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越坐憂悸病劇遂卒年七十
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逭伯爵竟
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弇州外史曰當越時天下咸貴其才而穢其行夫以
越之阿私中人啓邊釁耗國本即有功細不掩罪何
貴哉然至于今西北邊稱良將毋如越者楊一清王
瓊方之蔑如也使居明世亦可以鞭箠使哉

弘治三臣傳

王恕字宗貫陜之三原人少治易傍通他經子史三

十餘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業治古文辭而
恕不喜為古文辭其學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
極經濟而已以是不得留出為大理寺左評事遷左
寺副所口決必覈情法嘗條刑罰之不中者六事上
之 朝而議行之擢知揚州府揚淮南大都會也恕
以直道精心為之吏民皆受服歲再饑上疏再請賑
度事已迫不待報而發倉廩且別市粟以施病者其
人不至後時而死立書院群少年諸生於其間而延
文學行誼之士為之師太守以間樓行召諸生褒衣
講說恂恂禮讓文事亦大振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

政使揚人挽留之不得相率伐石勒德政其在江西
而嶺寇有犯贛州者恕奉檄帥師討平之轉河南為
左以公廉稱賦稅出納吏無所容舞進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撫治南陽襄荆諸府時以襄南地多山險秦
楚之流民萃焉日剽攻殺略而礦賊亦不時發特開
府撫治而恕首得之軍府取草創恕事事經畫有成
算首捕獲南陽之爭礦而稱兵者已會兵搗襄流賊渠
平之殲其魁釋脅從之衆累累又平湖廣劉千斤石
和尚之亂既捷而大將欲搜山盡取其首以徼功賞
恕持不可久之乃聽念所從將卒必有乘間為賊者

乃下令曰擅殺一人即抵死衆肅然亡敢犯因榜諭
流民各使復業後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仍家繪一
像毋憂歸即家起復巡撫河南以襄南功遷左副都
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而又苦蝗大風晝晦乃上疏
乞罷以謝豫人因極言止營建崇儉約以囬天意詔
不聽罷而他所疏荒政甚詳 上為之蠲賦有差俄
入 朝議事因復上六事疏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
憂歸服除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請禁抑馬快船夾
携商貨而縱橫郡道間妨糧運且及弭灾數事惓惓
民力上為之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復大有所損益

部事理復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者左然
劉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拂二章
子以往而中貴人錢能果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
玉帶龍衣奧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
寶牛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其國互
市佃載遂恕廉得之遣騎追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
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
外夷罪當死報聞當是時灝別爲私郵以通滇省會
貨欲乘閒掩取我至是某某 知其而錢能復使使乘

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明王不貴異物今萬
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召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 上不得已召能歸安置
南京而黜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三
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遲
衣書各一橐無纖毫增掌院之未幾參贊南京守備
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盡攝營將之占役者一
卒不得走私門番使過龍江驛嚴禁織作工賈非奉
旨毋得自爲互市考選軍政即同事者無敢干頗不
便恕而適有與力取 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

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於職下
車必首延耆碩降色與談民間利病因而剌及屬城
吏賢否諸屬城吏故已耳恕名其墨不可洗者望風
解印綬去留者相刮濯爭欲獻其長以自效以故恕
不勞力而治乃貞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若收取過
重至破家乞嚴禁華光祿寺歲供白粲粟及庖人職
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造絹彩及貢獻花木禽鳥
請賜蠲省皆報可常州府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
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以官田
賦太重稍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

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
人須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忱
以十八年恕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
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
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疏言帝王之學
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
下之道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
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
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劄金收市圖籍珍翫因而張皇
聲勢搜括富人財貨殆盡而官府供億亦不貲人情

洶洶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因
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銘亦
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讞成之并戍其黨十八
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心恕尋
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夤緣得同
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益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
也吾惟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卒無
害而恕以年至乞休不許嵗九載加太子少保以秦
晉饑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
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閹永昌寺其言且忤

旨下詔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
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
餘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
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因併復黼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嗛以星變遂復謫南京恕因
是疏自信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
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
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
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
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忌

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恕附批落恕太子
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臺諫推薦無虛月
上崩　孝廟即位於是薦恕者無虛日即家特召之
命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乞休不許而改吏部尚書入
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
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　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
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　上
既釋奠文廟恕請加禮於是孔子前獨用幣改太牢
而是時恕侍經筵時酷暑啓　上方汗而盛服疲不
堪請暫輟講於宮中進學報許始恕以直諫重天下

後進慕說之而　上方闢言路各欲有所自見其望
恕重而責之深至是御史湯鼐進士董傑都給事中
韓重等各疏論經筵講不宜以暑輟恕非所宜言而
傑尤激恕不懌待罪私第上疏乞休　上曰君臣之
間恩猶父子各陳所見以盡乃職何嫌何疑其亟出
勿避恕乃復疏露其意謂人見朝廷待臣太重責臣
太深欲臣盡取朝事更張之如宋司馬光毋論臣不
敢望司馬光今豈亦熙豐時也　上復優詔留之乃
止時　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眷進又贈服色莊田恕
爭之　上槩辭以報恕益自眷南京守備太監蔣琮

與御史姜綰等諍而各失實綰等謫而琮獨留恕謂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聽御史湯鼐故嘗以經筵譏恕若他亦詩諷有所論建壽州守劉槩以書稱之引所夢為證事發而太學士劉吉惡之下 詔獄欲坐槩妖言律論斬而鼐亦與同罪恕力辨其不然 上命姑殺之迨法司獻上槩鼐皆減從戍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微過刻為同事者所中以多杖人死當大辟恕謂非故勘於法不當大辟亦減從戍修理河橋工竣太監李興乞陞工匠官四人冠帶者五人恕再執之不可乃上言臣力竭矣惟 陛下慎

之將來耳 上溫旨報聞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紀總兵安遠侯柳景不法而為景所誣與俱罷恕復上言紘不當罷李秦起為戶部尚書滿三載考最授光祿大夫柱國贈及三代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脈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之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太學士恕尚持其吏部銜且先貴循資

其上濬意弗善也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留者九十餘員而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恕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訪詳具奏恕自擬有沮之者必濬也前是無歲不求去乃求去益力至再而 上特慰留之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 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恕有詳回奏恕不懌意文泰受之丘濬且疏辨

謂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此非有怨於 先帝者即臣傳內所言皆足以昭 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過且文泰無賴小人其逞此擬巧深刻之辭非老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面究文泰及主使之人以正法紀迺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請文泰嘗謁丘濬語及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傳者行有蒙傑聞之 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恕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貞亦為之奮言且潤色文泰草而授之以上因請逮恕及濬楨面質 上甫為左文泰秩而責恕壽賣直沽名宥之俾

挾其傳草而罷濬楨不究恕意不能平復上疏辨復不聽而恕自此屈矣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詔之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恭心怏怏謂濬不能爲之地又二歲濬卒文恭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齮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爲時人快之恕家居健無恙日覩大學諸書草石渠意見能發前賢所未發而應鄉大夫過三原里者必屏呵從之謁再拜叩質疑難恕亦應之不少倦如是者十餘年而爲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絲幣存問並月廩歲夫而諭之言恕乃復踈言數事又三年卒恕故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計聞　上爲輟朝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而少子承裕遂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不隕其家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八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史傳

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戲角之靡不仆者七歲讀書知大義踰冠舉鄉試二十六登進士吏部尚書王直與其材選授監察御史勤力自課所論建靡不依傅大體時領臺事者王文王翺皆嚴重鮮可而獨奇負文升以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擿伏有神君稱墨吏相率望風解印綬去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小斂戢人爲謠語以美焉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　成化之初固原土夷滿四與其黨据其從子指揮璿搆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事聞會寧夏延綏兵討之復大敗　詔逮巡撫諸臣俱下獄而即家超文升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巡撫俾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人往討文升馳急傳十日而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

忠屯中路賊來敵與戰殺傷相當居數日復戰少利
而伏羌伯毛忠意輕敵先登賊徼其歸竟戰死衆擁
欲退而文升乃摩麾下爲後繼且令斬先退者衆始
得不敗文升復言於項忠盡焚城傍草及斷汲路賊
始稍稍困詐請降項忠與總兵劉玉以輕騎往未得
要領而文升復紿之滿四乃乘間出降而滿四猶復
鼓噪堅守會得降人楊虎力故與滿四腹心使爲間
而誘之出伏兵執之石城尋潰先後得斬首虜七千
六百有奇復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文升請於項忠
釋使歸里而命右布政余子俊平夷其險歛戰骨悉

瘞之以少牢祭其人悅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仍
賜金帛漢中流民李胡子倡妖言挾其衆以叛浦關
軍餘火蝎兒蒲城民王彪負山鑄山因肆爲劫掠文
升悉捕滅之洮西固番族之不即命者二十餘曾虜
牧河套將窺伺我文升多築城保募士民數千役之
兵使相聚保虜乃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旱文升前
後設法轉芻粟給之所全活以萬計將茶法已久弛
文升飭之以易番馬入千餘匹軍中騎皆給遂疏言
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　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
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

破擒其平章迭烈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
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
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
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
誇張中亦無矜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
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奉出飭薊門以東
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五花營入
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陳鉞等後
文升而爲巡撫多詞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罰馬而
得之將吏既怨且犯法而馬價亦歸貫文升上邊事

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指揮散
赤哈移文訐驗其營指揮受其真珠豹皮官爲究管
指揮懼將其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之乃率所
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回聞鉞而守將以非所入貢
道卻弗納散赤哈益恨而過經女直建州三衛亦以
朝廷皆誅董山說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得數千騎
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矣獨近塞者僧
格等十八族皆已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
撫順所白其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
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

太監汪直方銳功名欲自往爲言於　上遣太監懷
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首肯而兵
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
國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可
也其意欲以沮汪直而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
上即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而直聞亦有所
憾於文升矣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
撫以好語且給之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撫文
升察其意不盡實乃具言其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
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酋駝

馬稱是因兵威以諭都督府恭懼悉請歸命而汪直
意不能已欲自出以爲功至遼左而事定矣文升與
議戒勿用兵直亦陽聽納然銜其敬禮且無所饋而
陳鉞則餙廚傳盛爲供張見直叩頭便辟左右僕從
皆有賄相與謀而傾文升矣文升竟事歸賜綵幣牟
酒理部事而直則已容聽言文升實激之變於是復
借刑部尚書林聰等往勘如直言而文升得戍四川
之重慶衛天下聞而冤之汪直既傾文升則偕陳鉞
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未久皆敗而文
升復起以左副都御史撫遼東士卒皆鼓舞而當陳

鉞厚者不能無自疑文升坦懷待之而日孜孜理軍
政且禁戢中貴人洪義總兵緱謙之爲䐢人益稱之
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文升
至而其地旱文升策之歲且侵乃預江南糧二十萬
石舟費千餘兩免一切採辦以待之歲果侵文升出
以賑貸且平糶糴而毋流莩召拜兵部尚書文升念
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休息之而貴州都勻之叛苗
不即命守臣請合三鎮兵進討文升議不可惟遣官
勘處而已卒無他虞　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慮
引代文升而間之　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留政爲一新　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
史入見於文華殿賜綵織緋衣一襲從幸太學坐聽
講於彝倫堂侍經筵賜白金文幣寶鈔　上躬耕籍
田與行九推禮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陳且出褻語文
升正色曰汝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　天子知稼
穡艱難而褻語何爲咸逡巡却避公卿愧之時太監陳
喜以方士鄧常恩言誘　先帝於嶽鎮海瀆俱立碑
爲隱語下寓意以厭鎮文升請悉仆碑發出入寶物
于官從之乃復條上十五事如簡風憲重刑獄禁擅
格嚴考覈申命令廣儲畜驛術士清僧道節財用皆

監督中欵　上皆嘉納焉　上山陵未畢而中官郭鏞請益選二妃以廣儲嗣文升獨持不可而少詹事謝遷亦言之乃寢四川山西浙江建昌災異遊作文升上書言之詞甚危且請行賑施罷採辦銀課與額外徵稅特命文升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二品滿初考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雖當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疏陳時事十餘條於貴幸多所侵而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愞者三十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欲害文升門又飛書證其過射入東長安門

內事聞　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許虜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外勢洶洶　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脯餼因問討文升謂此虜方敗於他部勢已絀無能爲也請寄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城之五州地部勒還之數文吾不服文升言萬里喻度固難且不足厪九重顧而會二國各入貢貢使至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且厚賜之歸而果還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姪溥相讐殺巡撫欲因以爲

功請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欵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陝西山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群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苦孳生寄養者復請覆覈裁定其額著爲令　上以文升在任久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皇太子出閣講學再進少保太子太傅階光祿大大勲柱國而文升上章請擇正人輔導以端聖功得諭德王鏊等十餘人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諍謂此　尤朝弊孔穎　上初窒之今復啓之耶且無力而冒武職使邊將解體

而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以散官可也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　上皆爲停罷行貴州苗叛文升奏遣鎮遠侯顧溥討之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西虜數入寇甘凉文升薦使游擊將軍魯麟擊之而調延綏洮河兵爲後繼斬其剽掠者百五十騎虜乃退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也　文皇帝寵其王予金印使牢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吐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入酋并奪其金印以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

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塡之阿黑麻怨朋賞薄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以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守之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甘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滿阿黑麻而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讎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殆盡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

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矣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　上命文升與工部再議修建文升上言聞營事欲於後甚矣不可復相若楚蜀災亦不勝採伐而三廠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新新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也不足則幸發內帑數萬金以繼之報可𡾊落成而今私不告匱　皇太后徙居之惟甚乎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亦倣等而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甚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文升乃薦保國公朱暉等十餘人使選練營卒待眾

啓行責沿邊諸將堅壁清野謹烽火急收聚虜雖訌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已首推文升矣給事中言非文升不可於是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以慰賞之陝西諸郡地震裂水湧多壞廬舍文升乃復條上十餘事而其切陝利弊者取回織造絨毼中官停止不急徵歛　上即行之又嘗鑄玄帝像二使中官送之武當山文升爭之切　上謝曰卿言是業已行矣其戒中官自飭歛倪岳卒文升竟爲吏部尚書明年當大計天下吏　上召文升至煖閣而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

與文升頓首曰　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報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僚而給事中吳蕣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訴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曰其辭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大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肯下有毛祭政者躁言事因孟養兵以攻猛密詭伏邀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則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云報讎者名

為我也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為不令之臣役何也
請毋發兵而以　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
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上悅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時風雨壞南京鳳
陽　諸陵廟文升因恐致天下災異上之而條脩省
十餘事已又條汰冗員育人才惜民瘼清屯田重鹽
法廣儲積撫流移革吏弊脩武備慎刑獄十事皆
優詔嘉納始文升之為都察院兵部與吏部王恕皆
知無不言恕直而剴文升練而詳每一疏出天下爭
傳誦之而所樹立亦堅定中貴人李廣敗時王恕又

已去公卿無不見染者彈疏蝟上獨不能及文升以
是名聲益著　天子亦嚴而馮之迨任兵部久虜
警充斥不能盡得諸少年心而在吏部且八十材力
亦微示倦　天子方嚮信大臣劉大夏戴珊等文
升與內閣劉健等皆不能不少讓矣　上崩梓宮
當出德勝門文升以君臣分深徒步號哭二十餘里
不稱疾　武宗立諸大禮皆預與劉健首而慰賜亦
加於弘治初府承運庫臣言　上即大位吉凶之費
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戶部計無所之則
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課者文升言

人主即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禮也時已預
籍諸藩司及大郡帑積數請使進之可得數十百萬
果足而弘治中　上最慎名器然傳陞者猶七百六
十三人文升悉革之又請罷寧晉河間靜海　皇
莊地悉以予民而收其賦為　太后兩宮用因革中
貴人之主莊者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
應用儒士李興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
文升力持之曰此曹昔日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者
而復用之何以杜倖門乃別選入人以進而給事中
安奎因糾羽王瑞納賄狀劾之瑞慚恚誣文升抗

旨吏下內閣府部大臣會議如文升請文升因乞歸
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其左侍郎焦
芳鄉人也而覬之會楚人熊繡為兵部左侍郎文升
推之繡制兩廣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何
天衢因劾文升衰老不任文升再疏乞歸報許而御
史王時中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
文升為文升劾大夏珪二公皆賢者相繼亦懇歸而
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歸　人主尚優禮之賜
物予實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夫八
名供帳傾都嘖嘖以為留侯疏傅不能過也歸之又

三年而焦芳猶脩郤構於中貴人瑾用小怏削其官
秩尋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贈文升太傅諡端
肅子癸蘇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之卒
無幾而大盜趙鐩亂河南行劫至鈞州以文升家在
焉捨弗攻彼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
芳陵取其衣冠縛芻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爲天
下殺此賊人謂盜亦有公是非云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世爲東下附人自宋而有都統制寶者從南徙著籍
華容十二傳而爲按察副使仁宅以循吏名仁宅有
子是爲大夏舉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

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歲辭館當留而大夏自
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
中還爲職方司郎中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
下事所奏覆多當　上意大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
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而創邊釁大
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佬占城地
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中貴人汪直欲乘間討之使
索英公下安南檄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兩大
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
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尚書

欲許之大夏謂由鴨綠江誰不知便顧迂之而待今
日殆有微意在乃弗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
夏規謂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
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參政已遷廣東右布政
使再爲左布政使大夏之三任漸宜日夜講求民瘼
吏弊所創革必經久不爲目前計一切以身當之而
旌尚風節擧隱逸試士經術不小假陳獻章者以道
學名一世少許可顧獨與大夏善而稱之曰劉公愛
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
也時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都御史往治之祀河

神而所被帛灰結若人戒物意洶洶大夏不爲動乃
自上流採宋渡疏其塞可三十里復疏四府營之支
可十里築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
南以通運艘河就刷運艘無滯功竣而賀經道於徐
有貞甚　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右侍郎遷左侍郎治
邊餉時宣大之糴皆爲貴家利大夏禁止之別募商
使上粟而不抑其價廩卿士飽亡何移疾乞致仕大
夏素倦功名既歸築草堂而居之偃臥權天下因秝
之曰東山先生而會廣東西督撫缺即家起大夏以
右都御史任之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

亦精心無倦裁省供億禁斥貪殘一時肅然盜賊亦爲之衰止大夏之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在何乃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既廷謝　上御煖殿召問之曰朕數用若而數辭疾前復力辭者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此故辭耳　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而獨言民窮財盡也大夏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即臣在廣而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　上曰若爾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徵歛可一一識而革

也於是　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與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　上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大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逵者在延綏嘗搗虜營斬首小有斬獲乃以捷聞　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大夏曰若在廣知苗逵之搗虜乎延綏至今少息有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知之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方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　上曰即爾　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曰陛下神武故不後　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三

擬也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而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而戴珊亦從傍贊其語　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人誤蓋前是上以問大學士劉健等亦力言其不可　上猶未曾也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　上與大夏語及之而怒大夏曰法司持法任其怒而　上任其恩似未足深怒也　上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皋陶爲士師執之而已　上默然已而曰若固爲閔珪辭也大夏皋恐頓首謝　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亦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守禦

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今爲甚焉何以作其鋭　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也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能無窮也　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職言軍民弊政而擇行之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而不得恃其部落强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　上以問大夏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而不至損威乃

為疏發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閑麟卒怏怏病死
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而薊欲各宿兵於其地大
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為西
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為東衛報可而中貴人
監京營者恚失兵為後造飛語揭之宮門　上以示
大夏面諭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
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意欲削鎮守
中貴人對曰臣無暇及他鎮即在廣而廣之會城操
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
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此輩已久安能遽削之令必

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始闕焉可也司禮
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　上面命大夏偕大夏
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　上曰豈憂
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惡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
寬往而中貴人苗瓊侍夙貴恥不肯與選　上業許
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即參奏大夏曰如前旨何
上曰吾雖意許之未發也何關前旨既而瓊果不來大
夏與陳寬等參上　上切責瓊示若遠蔡者而姑宥
之　上復語大夏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
光祿寺者何夫弊莫甚於此二曹大夏曰　上悉之

幸其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為兵部侍郎同給
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
側目大夏者矣　上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遷大
大夏不對再言之又不對　上悟曰吾所言者才石
瑕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
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虎名而寡實用且技作威
福　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
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媢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
皆不稱　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有體
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　上一日召對良

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
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毋
廷謝恐它人或觖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　上
之不見次日諭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恐不免御
史糾故已之且汝同列有忌者蓋是時劉健為內閣
首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而大夏珊獨屢
召不能無少望而偏聽之說進然　上益重之珊以
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臾　上謂卿珊何以亟求
去珊不敢對大夏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
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　上曰主人留客堅客

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
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首泣出而相謂
曰死此官矣俄而　上崩　武宗立大夏所條奏十
餘事皆剴切有詔行而　上少而從左右爲狎游幾
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乞骸骨詔進
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　璽書乘遞給廩給扶
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
堂歌語以宕悲壯天下傳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
政與中貴人銜大夏怨劉宇又微聞造滕事銜之與
焦芳比而譖諸瑾曰擅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

以應內上帥岑濬事波及大夏而風之欲坐以激變
死中外謀不謀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將不反何
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激而無敢以語瑾者屬
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滽以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
慢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時居內閣首不能
直抗瑾而婉解之又瑾所使使詷大夏家實貧始永
戍甘肅衛大夏怡然就道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指
金以資道路費大夏謝不受居甘肅久之瑾誅始赦
歸尋詔復其官爵於是言官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
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

教子弟爲敎晩耕稍贏即以貸予姻族天下猶以其
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官復推大夏
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弇州外史曰弘治中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
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俞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
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則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諒重天下然不難於
孝宗而難於　憲宗　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鯁語
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
衡不觸不避蓋以才力勝者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

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風哉造滕之語
小有傳者豈　主聖而臣微不及也人謂恕似魏玄
成斫稱主文升合姚宋而小遜之大夏似李沆司馬
光又曰恕疏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文升練差用衡
其然豈其然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通奉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致仕浙江

江公墓誌銘

蓋嘉萬間歙有名臣江公云而江公所與曹者中丞方公少司馬汪公也汪公余友也江公務於敦脩自足不斷斷赫赫聲然生而汪公爲之傳卒而方公爲之狀矣而其舉也介于某不遠千里儼然衰絰以誌銘

請曰洎命也夫江公不斷斷赫赫聲而二君子爲之傳且狀者則君知之矣夫余嘗一再事公所君閒不能盡知公而公乃能知我者何也則豈其以汪公故狀有之江故蕭姓至府丞相遺者以不能事中人不獲死于楨避地江左遂爲江姓家篁墩殁而葬溪南子郎守之爲溪南里人元末有以宗者仕爲州倅以學職顯自是世受耕而封駕部公才乃始振其家爲小豪里中駕部有六子俾其叔季子受博士詩公其季也七歲即日誦數百言十六補邑諸生尋廩於官公之爲詩敏駿叔上矣而數奇凡五試始與計偕報

罷再試始成進士令高安高安劇數能敗其令而公至則以廉儉簡易將之所驅卻務卑亦捐不急徵無良歲侵不爲災嘗憫役夫之苦於祗候者遣之歸曰安而室即緩急呼汝已無不立應諸生來請居恒與郡結納而有所匿毗以疾死獄中之獄久不決公立得其情坐誥徂使律郡爲請不得也自是高安令課最甲諸邑其徵輸量垣選亦甲諸邑而至則授禮部主客司主事人或怵之意公不樂居堂垣者公遂遜謝曰令固不知當何曹也無何奔駕部喪服除仍故官尋又奔繼母張喪調選久不調公曰有限故有競

吾其殆不穀乎哉上章請南得駕部少宰安陽公莊謂郎何自南公復邀延謝曰郎自便南風上耳安陽公歎曰是安得長者言有愧吾官矣公之爲駕部主給郵符爲新令不得濫給郵符而有挾重請者尚書業許之公固執不可尚書無以難也曹當審從廒乃先期具疏草尚書上之得裁廒百而一切差次精自公手請託不行遂定爲審廒格其自爲主事以至員外郎郎中皆不離駕部所封父亦如之而母鄧及繼母張亦得封用久次遷知廣信府下車檄諸屬城毋自汙郎守寬汝三尺不寬汝矣首綱無名之費金若

于者凬之冒人紀崇者實不殺人而怨家置僵屍於
含傍以中崇前守避嫌諱不爲理御史按崇欲實之
公力爲辯御史強謝公退而謂監司曰守不畏盛富
郡公聞而歎曰是何言也守受謗罪不愈於爲崇受
誣死崇竟得白而是時金吾校奉 詔治真人張氏
孳自貧備侯子富封不能無驕援公貽詩以毋隤家
風爲諷校恚劾郡從事不奉 詔辭連公具大帥朱
公約得上事乃已頃之張氏奪爵罷治塗金吾校乃
大愧屈時段御史按袁州相而構方按餓而有叛卒
自閩歸者道且出袁州嗜之左乃取道趣袁聳言
欲投浙依故帥胡公公策其抵廣信必反 謂御史
曰今且反反而告信諸屬邑俱無城必下夲發兵討
之御史愕曰此撫臣任也僣公出公急歸選壯士甲
而登陴賊覺之乃徑薄玉山玉山令倉皇負耳走賊
遂大掠公移檄責數之募能得一賊級者賞若干賊
自疑欲潰而撫臣所遣兵亦漸集乃復走之閩以壞
散御史既素銜公強項而内愧之所論劾疆事不能
及公乃劾公以前吏疏而格銓部不聽尋復按袁州
相得監軍再論劾公以疆事下兵部議調公如御史
言人復恢闊公所録調公復不杏方治裝闈野中竟

嗟知也而撫臣胡中丞爲薦之朝會中丞者謂不難
御史乎啟中丞曰吾知守不知御史也然御史與袁
州相繼敗而公郎家除鄖陽守鄖陽素聞公名不言
而治未幾擢江西按察副使尋移浙江爲右參政鎮
人負西安銅山鼓鑄者以千數數行剽新都公條上
所以弭之者四策未及行而賊已破婺源轉掠休寧
及歙公請於臺發兵要其歸碣之遂乘勝鋤諸銅山
以次第受四策論功賜白金綵幣若干進江西按察
使再進雲南右布政使甫之任以肺病投劾竟歸時
銓部已擬貴州爲左布政使公復投劾乞休寢其奏
趣之官公病良已甫復任而銓部之爲政者新謂公
尚未起乃舉前委報致仕矣傳則云公始讀書倡其
宗治宗祠再歸而祠成乃始治居室老乃就溪上治
草堂其所爲右文辭辦工然遊什遜曰不佞安敢贅
作者藏名山奉室處篋其中以示爲江氏後者耳李
年羅胜篋獨有莊氏屈氏司馬氏書謝雜賓賓稱殺
司徒程漢陽及中丞與不佞道見墻東拓地五畝闢
華黍堂堂下墻者樹瓜蔬衍者樹林樹黍客至率取
辦羨食酒漿始其配吳夫人賢而佐之已目青䕺委
家秉四庚夫子更月覩勝盈稱溢則佐以公稱有上

客則合諸子鯖鄉大夫君家無知公嫡矣公長不滿七尺屹若泰山啟寡言出若拓中黃而中命君嘗擇地而屨及其坦坦自率則委蛇若遊龍望之凜然兢而覜之若承昊含光不見其跡嗚呼知言哉乃余所竊窺江公之爲循吏也於守令深矣再稱之又再巳之而無幾微見顔色其去名也遠矣二君子之不忍泯泯公也古史氏意也余安敢不操管而隨其後公諱珍字民璞家居時歲月一至浙江徘徊不忍舍學者稱之曰浙江先生卒以萬曆戊寅距其生正德戊辰春秋七十有一可學娶方可章娶邵可登娶曾可

均娶程爲太學生所謂四丈夫子也女二適邵諸生方廷濟太學生汪居貞孫男四人孝在某所銘曰

俛得三事而晦抑之俛得上壽而晦奪之天兮人兮隤然順則而不知斯與丈君隱者以爲畫臣而顯者以爲逸民耶

奉訓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副使梅巖郭公

暨配吳安人合葬誌銘

里居而有苴杖來謁者其貌墨而瘠若不識也已而徵其爲故人郭君子直郭君之爲祠部郎而余宗世懋稱同舍郎以是與余善而其夫祠部而謫遠邑夫遠邑而郡去郡而南武部也則嘗知之然何以遽墨而瘠若不識也驚問曰病憊乎曰憊矣憊得之痛吾毋之不逮湯藥也吾父之可以大耋而不大耋也雖然猶覬有釋者是將塋矣必予之一言而榮旌之地下乎余故不文然竊悲郭君之意而志之按狀公之先世爲華州人有太保公煜者自華徙汴又三世而昭乾者自汴徙杭遇異人授以壯冊奇方遂業醫又三世而仲敬者以方療宋高宗疾驗得賜國姓自是稱趙或仍郭云而郭之籍海寧則又七世之爲詠者始也　明興又六世而爲封推官某能鈐其業甚者

其居避崇德遂占籍爲崇德人嘗娶故邵康僖公之從女而舉公公生而端重不妄瞻視封公意才其兄某使儒而奪公於醫俾習軒岐家言康僖公召試之曰仲可儒也公遂復棄醫而儒以易補博士弟子尋入太學升上舍祭酒陸先生深試而賢之數爲延譽公聯閭而會其配沈卒乃歸謀繼而是時里中吳翁者挾高貲長女爲安人其生有辭且淑公聞而委禽焉或曰繼也將難之安人之毋沈感異夢曰必歸郭無貳安人甫十六而辭吝備婦道矣公既以連試不利乃就選人格高等得雲南臨安府推官公既用盛

年錄事特法法自發揭始爽勝爲梁兩臺及監司特
公重巳解十八寨諸猓巳靖案自礦場巳監水西宣
慰兵平鄉勻苗變事無譁者會討安南而滇師扼其
背安南請降師以公備閫帥往受之公行青年中陳
黄幄屬聲播 天子威德陪臣稽首待命閫帥業不能
關一語人以是益稱公御史敬公入朝所得多知名
士至青公文而辯之公清考兩臺交爲剡上封公官
如公毋邵爲孺人其妻人封如邵而公之富備瑞雜
者數矣竟以格遷福建察鹽驛道使司副使有巨商
錄寄引爲姦私者公至悉發之凡十餘輩富坐遣乃
求貴人緩頰弗聽餽千金竟亡所入則以移鹽司
改錄而幽貸之公郎日解官去事爲下檄強留乃已
將先後御史徐宗魯高崶皆能知公司與提舉司閫
縣三某俱缺餘公至悉以委公而公鉤稽而理之立
解鹽三殺若者也閫有水日者爲同知署最擊利柄
高崶公舉以委公公代署十八月貴國課陰於後先且
借高公每舉公以厲百吏曰是安得盡若郭副者耶
御史可安桃矣公恆謂刑猶火也不戢則焚人利猶
水也不退則溺已以故在滇平反無留而於閫尤斤
斤持大節顧數以材起有當官璧而亦用是見嫉且

歸矣公歸而封公與邵安人年俱八十無恙乃歎曰
吾稱者汩汩擾擾宦中幾忘其所爲人今始得之
謂安人又何好曰好賦則爲築延覽樓居之又何好
曰好客郎安人坐庖炊粱酒盞履不警歎而應矣邵
安人老不任政安人代爲政所以共奉邵安人旨甘
適於備也久之封公與邵安人相繼終公毀於外而
安人毀於內顧於斂含殯塟之儀秩如也蓋皆以孝
聞矣公雖以儒故棄醫而其於軒岐家言素習至推
以療人疾無不立起晚節戶外屨恆滿損橐中合藥
癃之不倦尤善辰事時時行謁赤日中子直跪而請
曰大人幸貴何自作苦公曰辰恆業也貴非吾恆有
也安人則亦晝蠶晝夜紡織子直亦請曰毋得毋勞
乎安人曰女職也且吾而不勞誰富爾勞者凡公之
居官治外不問內急於公不能及子其扃閉束約與
所以誨成子直皆安人任之矣沈孺人之冊錢老而
迎養之均禮於邵安人無間也及死均其塋於吳翁
沈媼無間也姑及中表之戚惠施若固取矣子直既
成進士爲行人奉使歸用拜稱觴公與安人惟是然
未嘗不以礪跡秉公爲戒及生公累請而意安之子
直之再遷而武庫也急公與安人欲歸而公止之曰

册甫羅觴書也吾行視若於是偕安人過子直之官
邸乃謂　孝陵已陟雨花臺歷牛首循燕磯酒間慷
慨叙致六代興廢數百言聽者悚然目爲異人子直
私自幸得以其官養而安人病念家公與之偕歸矣
安人性不妒忌而公晚益壯餙侍御內如少年以故
有所置媵若而人其產子女若而人安人疾甚亟出
橐中金珠紈帛而首衣爲而等分之或謂安人有他
子耶且子直長安人餘日畤非吾子也子直尋扶服
歸而慟欲絕會　上以册府恩安人當得封命公好
語子直若胡過毀爲以一女子屢王言不死矣然公

內邑邑不樂歲之明忽召其子女偕而屬子直曰君
毋少於我十年而不能待我妾所恃久乎產藉侍而
二之日某以屬若某某以屬二皆子以大事悉在若
也諸子女若撫之而家室之道公從且休矣亡何病
痛在兩股間若刺藥之愈旋病髀不任藥遂卒卒時
語子直勿若如念過公者讀書強爲善而已公猶時
吟咏無求馬聲伎之好治三徑杏溪之西渚所往還
獨其伯氏杲及沈呂三四君子甚大夫以鄉飲賓之
爲一赴郡謝不往公所著有征南錄八景集過庭私
錄藏於家壽七十有八安人壽六十有八其子姓婚

嫁具如左嗟乎公起三舍趨贊大郡佐運綱迹其所
樹立不偉然男子哉議者猶謂格不能盡材以爲恨
藉令公未遽罷當不令嘉靖間冢參循吏也安人之
以女德終始無間可媲也已銘曰
鮑村之墟厥土孕蔭樹檟已材輔之梓松有鳥來栖
而呼郭公孳尾翩翩偕歸所宮佑爾子孫俾熾而豐

文林郎南京　道監察御史山泉慎君墓誌
銘

隆慶初余守吳興部而始識慎君之爲人君中形胡
髯折中倭而其行步犖犖如也而稍與論天下事慷

慨激烈若無見當其意者至談秕文楊花千古賢乎
其人之也悠悠乎有餘思矣自是余別去以至得請
歸里君歲必一來來必移日其他問訊之使以春秋
計則必出所疑於古典籍者乙而就質以余之不學
牽不及敢而久之稍不問問則君之子報君死矣余
痛不能走哭君獨未盡啟筆札以故因君將卜葬而
君事於其子爲之誌銘而逐歷皆君姓慎氏諱蒙字
子正其先自慎滑以沐避法歸魯曰平鄉徙而之趙
宋大原再傳而爲到顯名諸侯晉至宋有鏞者自秋
閣校理出知湖州悅其土風因家焉遂爲湖之歸安

人又十餘傳而至君君生而資穎敏好讀書弱冠通經術工屬文聞越人諸燮先生善易徒步從之游時故廷尉汪公文盛今少師徐公階先後督學政名能知人讀君文而奇之曰是子科如錐安得久處賤哉已何果舉鄉試高等自是聲稱愈籍籍然久困公車間不復收垂念最始成進士謁選得漳浦令漳浦故多豪猾持長令長短君至則一以柱後惠文繩之又明察強斷晨朝諸吏有所顧問吏惴恐無人色所弊擊不關貴顯居閒將絕一切治理流傳傍邑環取則若師帥然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

尚出攻剽聚落掠金帛子女司瞰者偵莫敢誰何君乃擇邑中豪膽武陵勇不泄者十餘輩俾僞與盜通佯之攻剽君獨導然叅撒君部勒卒攻之所遣豪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尚書以為能下尺一徵君拜南京某道御史他御史多脂韋涵伺帷幄風旨君獨不爾固已一切不便之而尚書胡某方視師兩浙挾權相分宜重時浙寇甫靖而胡猶用軍興法朘十五郡民脂血以其半入分宜庭半私為橐中物而又嗜酒醉則詈戮人命君念胡蠹殘我桑梓無已時而身在臺方或

能得之數移書沮止胡竟不省乃上疏極論其事大畧謂治天下如治病病有緩急則藥有標本目者典兵命將付以東南兵餉假以便宜不為稽制諸所治皆標也其藥皆雄附也卒而其標稍就緒而不知根本已銷亡矣而當事之臣顧貪巧立名色漁獵不已夫病去而雄附復進病必益標治而攻擊如故本必撥當是時疏已上樵河內自悔而尚書且懼且恚百計謀中君以臺事不得則中君今時事屬大述職計吏遂逐君御史既以最趣拜不當復計計吏故不及御史而會君所別抗疏論科場懷挾弊諸閣參方畧

嚴甚士子有犯而削籍者爭譁君構相以是得陰唱臺省行意焉時宗伯孫公陞國子祭酒潘公晟間而不平日以覘去御史又去具御史法安有將自之朝君力止之曰大去甚者非識而故諸君度力能勝之耶奈何以一官重不肯累君歸而胡意猶未慊謀所以陷君沈思久之一鄉人參胡軍事為畫策曰公故嘗平白苞巾反者而此子曾書諍之強坐以鉤黨可也乃察伺君亡他狀而會君趨視江防時有兵仗十餘擒得之以為君反形逮下獄羅織其家人子俾為證獄且急按浙周御史及君鄉人吏科都給事中沈

君爲警敕得小挺而胡以言官論逮事乃大釋君雖得釋然家已毀而又不肯別治生以是益困弟日取古文青辭誦之如所謂商丘歌聲中金石者居恒謂其子懋賞建文故賢君中挽於事幾不獲終吾以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而罷然吾毋敢未嘗忘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天順人歸文皇以繼志述事歸今主授懋賞俾上之懋賞以謁君同年馬相國馬公讀而吐舌曰是不難上郎叵測毋若乃公何懋賞歸以報君君歎曰固也若愛我柰何不使我有身後名於是益讀書多所蒐輯謂明興風雅於唐盛矣作明詩選文體盡三變而鮮折衷焉作 明文則學士大夫於詩尊唐而斥宋宋且廢是惡可盡廢乎作宋詩選進而諫爭狀欵有餘誠矣作忠懇録退而徐視乎俗斷斷有餘感矣作作警世編慎之先邈而其裔則益滋我將爲巻齊焉作家乘録讀何氏記浙山而題之謂胡以使紀淆也作名山記其他若所謂陳將軍集齋山志王荊公摘粹南臺奏槁者往往甫脫草而人傳之君乃喟然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公何人也而稱竊比不佞乃獲老死是間足矣足矣以故且讀且著書終其身不倦至年七十二病腰痛劇神氣不少挫謂二子必得王元美志吾幽二子泣受教目乃瞑時辛巳之四月二十七日也余既志而論之曰分宜盜秉而世趨鶩焉當其時固難言哉郎仕者夫豈唯言孫也雖危行亦鮮矣而君故取其所甚愛而擊之其所甚譎而暴之與興之獄岌岌乎僅身免耳君不以危故廢其直不以身退故廢言天下事不以老故廢學男子哉乃其所稱竊比者得年而亦比之可以瞑矣懋賞又亟爲余言君歿之月餘而里人賈林者暴死三日蘇自云至一大官府有紱服捸案者君也謂林如貸而罪杖之數十旣衔其股則有青赤痕若受杖者夫神者聰明正直而一之而又何疑焉君諱蒙字子正別號山泉娶於潘二子長諸生懋官次郎懋賞皆有才行世其家諸子女婚娶詳左方銘曰

詘所稱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於士庶幾哉君其人非耶噫其用恒厄而氣恒伸其形有盡而名不泯生爲直臣殁爲明神噫

奉政大夫同知泉州府事三泉陸公暨配陳宜人墓誌銘

陸於江左借朱張顧爲四著姓至宋而有光祿卿景

山者顯江陰數傳而為元海北道肅政廉訪使吳與
莊簡侯犀又再傳而為布衣治以避兵徙常熟又四
傳而為贈太僕寺丞侃侃子溫州守潤潤子福建都
轉運鹽使隆恩隆恩子諸生朝介世世受經術篤學
砥行而其仕者有循能吏稱朝介曰筆峰翁寔生公
公諱一鳳字子韶生而豐頤修軀秀美蔚望之若神
人弱冠以三禮試諸生郎褎然首補上庠受餼嘗讀
書於虞山有三泉繚之因自號三泉公名日益高然
七試而七不利最後有司異其文而錄之舉第四人
自是益有名公車間又八試而八不利至試者至為

錯愕歎曰今年復失陸生耶乃謁吏部選尚書張公
翰侍郎劉公光濟得公文傳賞曰嗟乎彼三百人者
何人也雖然吾不負子以第一人辟拜福建泉州府
同知泉濱海歲患中倭而公所治海防當其劻公始
行地謂料羅漁賊衝也而當上游可以重泉衙到卒
為木寨戍之而綵繒其其舟人謂綵繒實不支卒小
賊以趣時指乎公曰不然小賊者大賊也既他海
舸皆以颶敗而公所御獨亡恙尋受臺檄偕諸將夾
討海夫曾林鳳於廣之惠潮大破之覆其巢鳳僅以
五舟遁諸將椎牛酒相賀公獨曰禍本猶在也是已

走海南諸國而何我解謀之果走呂宋國於是以重
兵壓之且諭之而呂宋果逃鳳有所俘獲上獻因
請得入貢比於暹羅諸夷臺下議公執曰不問職方
氏有呂宋也柰何以小夷効小順而穢我大鴻臚典
彙雞公當如何曰疆場之利專之可也以臺勞取爲
際而已諸與議者咸服公而公以功薄當上格詔賜
白金一鎰時文平侯李虞箋以使氣借驕名嘗私大
奸而橐之陳明陳貴者盜魁也而逋於獄公授賊書
以秘計後先皆生致於法巡撫龐公尚鵬遂按商君
為正奇公材而薦之詔當不次超拔俄徇吏民請晉

公公乃不果遷而臺奇益重凡三署府篆再署晉江
南安二縣邑以至清戎籍理屯政課鹺法皆起推案
簿牘山積隨發而畫盡終公任毋宿留者吏不得因
緣為奸惴惴戴三尺而辦始泉多山田為伏稅相勝
公悉按出之以寬痛者又寬鹽鹽禁曰吾責課於彼
而不使之出息邪自是鹽歲登鮮逋額而時有詐臺
循秉傳者自嶺左右抵閩已數十騎趣公詰之立敗
臺為交下旌曰使閩得三四陸丞者吾儕可卧而理
也公益自奮以徇知故不甚愛其力而當盛夏下攝
永春已又攝德化往來山谷中侵於瘴遂罹痾大作

猶治事不休俄而疾革守丘公問公以身後公不荅唯擧一二郡政當釐正者而已既卒無以爲歛門生葉廷鳳莊望力經紀之喪始克發公佐泉滿六年其德於泉士民甚深既發巷哭路祭百里纍纍不絶群鶴隨而繞之者三日嗚呼公可以無愧其先稱循能吏名矣始公之治三禮也諸能爲三禮言者甚寡而公治之精故其東脩受業者累累而知名士爲方比部策徐進士太時莫太學是龍其滙泉而再當行省比諸生公輙㢘辟棘以内所舉後多知名士若陳紹功黎時中陳鳴歷何喬遷兄弟皆服公之精爲刻其

所著於泉而名之曰三禮異義云公娶於陳爲撫州守言女是曰陳宜人宜人之自陳歸也以其素從甚修改而從率素筆峰翁喜客爲滋味公悉脩贊而資之不給則宜人替翊佐之矣公之母曰湯孺人與筆峰翁後先病皆脩醫藥老終脩附棺衾從易卷從厚也禮與毁稱鄉黨嘖嘖曰孝哉陸公也已而曰非特陸公孝也抑亦有内助焉而公自是所爲德非一筆峰翁没則奉翁之弟朝獻養之如翁已撫翁之少子一廣而資其室已奉丘嫂周而養之如朝獻已誨其孤姪嚴暨光重誨其族弟一鵬爲諸生然公時時語

人微吾婦誰與吾爲德也蓋稱陳宜人云而陳宜人念公壯而未有子選於里而得淑曰吳孺人以爲公妾而有子會公捉搢省報至宜人大喜曰二者所得孰多請於公名之重科毋使塤剝遠祿抱也重科今亦爲諸生有名矣然陳宜人竟先公卒得年僅四十九而公至六十三嗟乎以公之材起徒步五品佐大郡天子方破恒格而登用賢又膺最要上郎三事奚新而竟止此惜哉然公年六十三不爲夭三十五而成鄉試不爲晚蹭蹬公車者踰二十年而始就吏部選人非用公者晚也公固自疑於格也甚矣格之能

困天下材也重科娶於張爲光祿監事希九女衆男子三崇禮聘王氏周禮聘周氏皆官族學禮未聘女一許字塤文焕其葬也以萬曆辛巳之十一月某日啟陳宜人之兆而合之某在某所狀出比部君業所謂受公業者也重科之婦張則吾甥女也故不辭而誌之而銘之銘曰

是良於邦而宜於室其用不究德則一子孫保之永終吉

故光州知州進四品階警齋子暨元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弇州生曰余讀泰事之草其王父警齋子狀而感之益余感於國功令也夫唐八司馬材人也而坐姦黨謫彼其窮荒服魑魅魍魎僅待之以不死而以不削仕籍故至拜相若昇列常伯若禹錫郎呂温柳宗元雖蚤夭而不失爲良二千石警齋子之治光州也敷以嚴能課最當遷非有蠱蠹之累以干簡書一中蜚語輙罷去不復收竟終其身夫警齋子之去守僅二十九而其卒也七十矣以發硎之鋭匣之積四十一年而不獲吐中間雖三奉明詔易銀而金易卉而緋天子之恩無所不覃警齋子若少貴而其不獲伸如故則寧非功令使之哉吾所以感益感警齋子之不得爲八司馬也警齋子之先爲郎丘貞公至孫文獻公而渡江幾二十餘世而司諫公徙分水又數世而古川公來爲崑山州學正家焉古川公有三子中一子夭其長者留崑山爲警齋子之始祖少者徙東鄉遂割隸太倉爲余之始祖以故余雖少於警齋子二十餘歲而黍大父行警齋子之祖曰承事公恢有二子長曰時雨以子任用貴贈儀制主事次曰時暘以警齋子之仲氏汝康貴封南京祠祭主事其部皆曰禮而分列南北人咸榮之祠祭公娶安人有五子警

齋子其長也生而穎秀絶倫過目輙成誦祠祭公異之使受顧方伯先生夢圭易先生每有所草博士言輙口占使警齋子書警齋子既已書則應而錄之别爲丑盈誤一日顧先生發其誤大驚曰安所盡得吾言乎警齋子謝曰當書時臆之耳顧先生曰去矣吾不能長爲而師也警齋子自是文思溢發所爲博士業必根底理道其氣沛然而辭爍然十八補州諸生受知於提學御史羅君二十四舉於鄉明年中南宮選舉廷對所射策高桂文襄公擬之首甲而阻其長實坎甲明年補河南之光州守光州東南界鳳陽而西抵楚之麻城其俗雕悍不畏犯法急則走三番以自匿蔽强宗豪家時寘耳目於守左右爲把持計守亦姑屈三尺以徇之苟得相安而已警齋子至則一切盡掃除其弊亡所縱舍發摘姦隱有神明聲而大指實在寬欲以所不忍者施之詐崖卑細信陽民有罪不至死而坐死者請於臺願得改讞王光州臺謂光州獄獄惠文不難汝耶民叩首言死光州手無悔警齋子果爲之辨而末減之警齋子好以其間至學宮延見諸儒生講說經義而稱其名儁親爲之師而資養之若劉給事繪最愛奉而次則喻司徒時李選

部時春葦昔旦夕亡間有吳道南者蘇他邑來充祿史警齋子目而異之曰若故何業曰儒不成乃試吏耶命以二題其文奇警齋子曰异哉而之自棄也延爲諸弟子師業成後竟弟進士而河南歲當大比檄史檄警齋子入棘俾司彌封與故易端肅公子膺偕而屬之曰試事一取二大夫處分劉綸果得弟一人除爲第二人今亦前列而光州之名儒無逆者時稱爲龍虎榜而警齋子前已爲破壘寫入覲計課最還而益務爲精明吏及大梟惴惴蹙畏若負霜雪外戸不閉道不拾遺而有鄭坤御史者以訴告歸多從徒虎縱暴閭里間警齋子悉捕置之李而還所侵民田十餘頃鄭啣之甚不敢發乃陽爲輸欸以心腹事警齋子而御史王君儀當行部王君故嘗委警齋子以棘中事者也而有所察訪托一司理司理復有所托則一亡賴子恣行負人財事露鄭乃入說警齋子曰械其人而白之王君必大喜以子爲能剌姦也警齋子如其言當是時王君亦不以爲怪而鄭素善王君入說曰君乃能容光州守甚善雖然守惡少年欲借君以立聲亡所不露矣王君始心動謀之鄭公益飾警齋子他事論罷其官方警齋子之得罷而其配吳

孺人亦卒吳孺人者故水部公某孫女也家世素貴盛而性馴謹自然規節又習於女紅烹飪之事二十而歸警齋子時祠祭公纖嗇起家殘恒食卅得進魚肉歲時伏臘孺人必選其嘉而奉之公喜以語顧安人曰賴新婦口爲肥矣且幸不自吾家棄也警齋子夜讀書恒至丙孺人未嘗不治擗績而佐之他辛苦必敝嘗由貴而病卒卒而警齋子解州事不能以喪歸諸生劉綸輩率二十金賻始得歸朝祠祭公意弗懌謂吾所望於若者何而止此已自拊曰吾肖儒生巾衣也警齋子不敢明所繇弱踣謝過而已亡何仲氏成進士乃祈貲警齋子而手受計則皆寛然警齋子居恒自謂不獲 命爲親顯嚮然君無容而當其身論出處則奥然弗屑也王君來守吾郡又傍吾地兵備不自安曰奈何以一吳孺鋼才守使所親風之伏闕辨辨可復也且以百金賂警齋子謝卻之曰勞若使君嚮者雅知非使君指耶辨而復奚足貴也警齋子性耿介一毫不取予其始歸而橐不能百金乃計口節腹轄以討然之策計歲可累數千金而祠祭君没時遺帑與產甚厚悉以讓諸昆弟曰以慰吾親地下人相目謂警齋子生平不妄捨一錢此爲錢詎

正百緡資者不可測乃爾譽齋子性不嗜食酒中歲忽喜酒而量亦驟進時時要所厚飲必盡歡暢嘗指鷄吏而笑曰此君貧知已有子四人彬彬不替家教而少子榮期尤朗拔爲諸生能得其父心家僕與邑胥吏之子閑連曰一僕死縣令者爲吳江蘇丞由給事中謫俗杯酒怨於譽齋子而坐榮期故殺謀逕人死罪論鬥藏孤得白而榮期夭於是譽齋子之宗若沈矣始其痛榮期之非辜既而嘆曰陶朱公何人哉命也而最後直指明其事捕逐豪子不遺家亦破人以語譽齋子歎曰彼亦命也光州之鄭橫益甚後守馬晉白發其狀諸冠虎皆敗鄭自恨死人以譽齋子曰吾儕者命也今彼亦命也盍劉喻諸君子與其民火而益思譽齋子爲生祠於城北十五里久之譽齋子病卒時萬曆甲戌之五月也譽齋子諱二錫字汝懷爲人坦直遂性不設城府不汲汲脩鄉曲譽久而人信其長者始爲詩有元白風文亦得眉山遺意而不甚好之五十遂棄去曰天惠我以逸而我承之勞以此責名筆研間不亦左耶知者以爲達而余獨未謂然曰甫康衢而躓之我其柰何夫我尚守而謳之肆我尚能而詆之拙我其柰人何天幸惠我以姱質重之以脩譽我於此之鄙大而立德次亦立言人其柰我何恨生晚不及譽齋子之世而進之後卑以示似譽齋子者皆不能用也譽齋子始娶郎吳孺人繼娶唐孺人丈夫子曰爲吳出者曰按察司知事重期娶丘氏太學生岠女太學生期娶毛氏思州太守希原女按察經歷貴德娶張氏廣平令權秀女次郎榮期娶顧氏太學生名賢女榮期夭而婦哭之亦夭重期貴期皆後敏爲子卒女一適諸生葉某倫而夭孫男六泰亨邑諸生郎草譽齋子狀若娶秦復亨娶楊繼娶錢臨亨邑諸生娶張恒亨娶梁咸亨聘顧震亨聘周孫女四其婿沈恩德孫日昌徐自得馬天財也適孫者以哭夫死適沈徐者俱夭死曾孫男五志變志龍志盆志元志稷曾孫女二葬在邑東二保倉圩之新阡為泰亨之吉日傷哉吾王父之弗獲早郎上也則以歲豐儉故夫豈惟王父吾父按察君亦弗獲瞑矣於是強自力與其諸弟謀以乙酉之某月某日郎其地塟而吳孺人祔焉禮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孰謂而且貴甫爲能吏而不見庸卒以屏棄孰謂而吝施千金之遺棄而弗靦以全吾悌孰不愛其子子以寬死委而歸其理孰不愛其名其州人之仰

也溥乎若無可稱嗚呼茲其所以爲鄉先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耆德拙齋詹翁墓誌銘

詹翁之爲侍御君父也而賢其卒也益加著之七年矣卒又可十年而墓墓而以侍御余君之狀來請誌銘某不佞辱侍御君之知於少日其敢以不文辭按狀翁諱文禧字得慶別號拙齋詹之先南陽凡三徙而爲遂安之古朗人父曰廷振母余有丈夫子四翁

其叔也方翁之有室則已相率而備志養於二尊人會其父沒哀毀踰當自伯氏之強力起家而翁得寬其身扶侍尋亦沒仲氏孱不能支翁始自勵持門戶屹屹有能聲出則里中人相目曰夫巳氏者而非可以仲卿也會家當析翁翁弟取其最瘠者而以當因時故居積亦稍稍裕嘗客游錢唐夢母汪謂曰兒歸矣兒歸矣寤而驚馳六百里抵家則母巳前三日逝慶翁所夢夕也號頓幾絕久之始一進饘粥益三載一日矣翁之起雖儉勤積弟尚義好施乃天性其産不能中下而跡其所施恒屢什之歲旱饑里有饑粟

而閑糶者翁傾廩以食饑人不足則出蓄器服以貰直貿閑糴者粟而以賤直粟糴者已饑工多爲桔橰穿圳以引水其丁田與人偕濟歲大疫屍枕相望公行視厥執謂惰殘而他實殍則躬先傾幹斂而瘞之其舍東山嶺斬絕翁父所置梁通道者也久且圮翁爲復之亭其上舍北去王村七里徑二道陘於漲翁爲鑿山架石以便涉者自翁之子理成進士至御史益得饒於力然益好行其德不衰所爲慈者毋論雖賊而上皆忘之所爲德耶一飯不忘也翁既念偕父毋諸兄弟獨仲在得卮酒未嘗不共之相與慰勞怡

怡然至一及父兄嫁告事輒涕涔淫下不止也始翁舉諸子皆任家顧獨御史君內文任經術俾受春秋於進士吾溪徐楚舉鄉薦一試於春官不第歸翁曰豈其有所不足耶俾質之錢塘江圻圻故世世受春秋學者也讀其義而歎曰行矣吾所有毋出此者矣御史君果遂第御史且滿當封翁而以星變中讒罷不及封有司賢翁而以例給冠帶翁爲一襲而笥之曰吾故鴻覺傳且輕也自是足跡絕城府強之賓飲亦不再赴翁之卒以隆慶戊辰四月十六日其生則弘治壬子十月初二日也娶鮑孺人少於翁二歲而

先十歲卒有婦行語見趙太史誌中子六長珙次理郎御史君次玲次珍次瑝俱綰出次璋側室汪出孫男十八灌淵泮涵涼沐淑洛涔潤汶澄津涉漸瀾澎□俱太學生泮王府奉祀淵邑諸生孫女四適諸生余穆俞應宜盧汝沛陸宮曾孫七可賢可尚可道可貴餘幼塋地在里中茅平尉坂寔啟鮑孺人之兆而合焉銘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耶而胡以靳一命之榮於厥身非耶而胡以壽考令終而繩繩其子孫夫取嗇不欲盡而爲德不少衰其所不欲盡者乃其所以遺者耶其澤流於原而觀止於斯耶噫

俞仲蔚先生墓志銘

上峰之東點曼水陽者爲俞仲蔚先生墓而先生之卒也距其捐館舍二月餘矣廬以內無停哭也廬以外無停泣也邑內外無停歎息也既大歸視其締有凝濕者舍送客皆雪涕云而先生之友按察使顧君謂不佞章志最習先生宜爲狀子最知先生宜志而銘其窆封之石不佞唯唯顧君之狀畧曰先生諱允文仲蔚其字先世崑山人其業儒而其父許事公某始顯重由進士連任大郡司理以清幹聞入佐散署

邑邑不得志病卒公是時甫十三也而哀瘠踰禮又能上奉祖母黄與母陸養兆事兄某而撫弟某成得其志時人以是稱之先生雖從師受經生業顧好爲古文辭多讀六季以前書至十五而爲馬鞍山賦援則山亭靡挂漏而辭雅馴絶不作時人語其名問籍籍矣又二載補郡諸生見時邑之耆俊若張納言衮吳貢士中英咸推先生爲忘年友而歸太僕有光行稍近名能經術先生以古文辭與之角頗目爲甲乙社云然先生用調古試輒少利而又中更二太夫人變往念益哀瘠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巾服

里閈留之不得也先生家世業儒又性嗜書不別治生日以産豈其配梁至拼擲縱而助之猶不給也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莧佐之若梁肉矣先生益刻精於學所造五言古進離建安退亦不失陶謝而其於歌行絶句俱宏麗有長龍開元風騷賦誄頌究然昭明所選坎晚節不盡爾也少工臨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隷駸駸歐柳而上登吳興堂行筆出入褚河南稍縱之則米襄陽人爭自謂得西樵碑龍以方韓蔡甚如矣先生白皙頎長風神秀眉目朗頗飄若

時時稱病病多頭風暑月恒御貂䄂稍及冬加以貂冒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咲無凡韻所附炮赤札項刻數函無凡筆客去亦無所報謝其最後秋益高名益重稱神交者徧天下諸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隷請者不虛刻往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者謂先生虛和寡他嗜顧嗜商不食酒頗耐食其間於島渚間爲一拳石市其果蓏而爲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而是時諸行部使者若吾故人徐君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郡守王君道行中丞張君佳胤繼之而學使者吳君遜與中

丞君煐桂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鄒君王君俱稱詔賚束帛郡米邵君移書欲得先生文以爲式而先生意落如也楚王以志楚聘安孝君以志吳聘余雁贖相接而皆力辭之獨於故王君叔杲以三具木和遺資爲成一編書而已豈今之賢者曰王侯用章與今程侯逵右文而高先生行每過輒談咲移刻然欲伺先生色以間不得也程侯歎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以故先生沒爲禮祭從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官先生生以正德壬申六月十七日卒以萬曆己卯八月初四日配鄒氏累孺人太學生某女子一伯

安以贊廢然有志行娶周氏女四婿爲邑諸生朱慜敬徐世承顧紹阜慜敬早卒孫一尚幼孫女一許字王宣鬥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王子乃言曰始予與左司馬汪伯玉遇燕中伯玉驟謂曰嘻爲布衣冠哉而余未有應也伯玉憮然有間曰是在仲蔚矣謂名傳也者非傳名者也嗟乎士苟束臭不能通一執而剽其似以糊口於四方固毋論已即其著者採觚絵摛藻躍下上今古而割棨自樹然得毋逝大人乎哉當士之始爲業也實者九之名者一之及其既也而億矣名者九之實者一之夫以仲蔚之空室迷戸褐衣蔬食不厭以托於著述也夫豈爲剽促以希一旦名名就而實不衰志行不少削乃真仲蔚哉夫步得不布衣冠也予與之與仲蔚遊也以不後乃其相善殆甚矣仲蔚於今詞不甚推于鮮而其於古也行不滿那有道者不滿悚慕哉者疑之雖然是不爲假偉品説者哉故宜銘銘曰

壟而卜得繇吉曰遯之貞是爲霧豹文明以止於臧其文死而逸民者耶玄晏靖節其人者耶

趙處士東衢墓誌銘

有趙仁甫者以鄉進士司嘉會訓其所爲詩曰楚游稿余讀而異之已而知其爲吳明卿所舉士也夫明卿以一公事業識仁甫乃能併其詩得之然是時仁甫業弱冠耳將無亦能以詩報明卿乎哉不然何其似明卿之甚也仁甫既應御史聘司蜀試得賢豪士如明卿比備計吏赴南宫試至維揚而其父處士君死矣一日杖而衰墨其容謁請余曰惟是不腆先君之狀爲嚴給事從簡草敢徼吾師明卿之惠以所不朽於志者銘余故會明卿而又嘗異仁甫詩能無許按狀處士君諱鄉字國賢其先爲宋秦悼王廷美悼王之叔子曰穎川安僖王德彝六傳而爲呂國公後避狄難自安丘徙閩之候官遂爲候官人有二子曰彥忠彥希皆歷官通顯其後仕宦與宋相終始至明而有官合浦令者傳子稷以逮君君既不仕故人人稱趙處士亦或曰趙王孫君生而母吳見背父繼娶學長者然頗不能問家而君少則脩治生任奔走什一養父及繼母陳以故不遑儒而其自喜任俠不窘然諾又善謀策爲人策事輒中十不失一諸夫人行皆心折之矣嘗其養父母調聲色柔而爲之而其駁家衆以嚴肅辨晰奏起豊豁履行杼肆間差次勤惰毋敢飭情報者君所蒞即米盐瑣細靡不得任以故

所受產薄而不失業居恒衣布素食靡重味然至飲
客供張夙具待具時時入厨舍視醪羞毋令客耻乞
者君又能豪飲飲輒舉數十觥船不辭酒後耳熱刺
刺是非人人以其亡他腸弗較也仁甫僅十餘歲已
工詩屬文眉目如畫君撫之輒喜曰必將大吾門乎
及舉鄉薦君問孰當而司者為明鄉而後喜可知也
曰見度不受元月賞矣仁甫文業日益進所游知名
士益廣君時披其篋中得遂往詩札輒又大喜曰是
吾夙耳之以為非人聞人今孝為人聞人見又厚與
書郎仁甫以久射策不第君謂見姑及吾壯而升手

食我既司論為善君來省視官舍念仁甫僅一子而
幼謂仁甫若毋以西走蜀北走燕而顧內顧憂吾代
君父會歲朔君起自篋忽曰吾其歸乎冠幘謁孔廟
已又謁城隍神類訣者歸而病痰寒弗肯進藥又三
日曖若氣循無久之乃卒距其生正德丁丑春秋六
十有四娶鄧氏有男子一即仁甫其名世顯女一適
高而夭孫一曰以忠女三尚幼塋卜於閶之㻅勝里
蓮池墩祔故昌國公塋傍嚴子又言君嘗時時勉仁
甫以忠清顯云爲大書俾顏於室其舉以忠而名之
也曰俟畢仲而以名之清而後畢吾志也是宜銘

銘曰君所得志於文士者仁甫爲之子子而吳生以
之塋而不侫紀之君何以死矣惟忠與清所未究而
深有爲者此耶逝者所矢存者所履噫

周處士惟岳墓誌銘

周處士諱夢山字思仁更字惟岳崑山人也其先自
吳興徙而有高年公壽通者至百十六歲　高皇帝
爲之燕便殿詔天下行鄉飲酒禮蓋以高年公故五
傳而爲贈御史公奭又一傳而爲參議公震參議公
娶於高無子卜貳乃得朱受有山移於舍而舉君遂
以名爲君少郎世顯鑄爲文有徒思從參議公宦浙

稍下第則屈其同舍子之長者歸而試補諸生稱高
等君負材既又以生歲與夢符視一第試高等當廪
讓其次當廪而老者久之遂不能廪而益好讀古文
辭其舉子業亦稍稍移而古當是時里人吳中英先
生有聲公車其門日月旦闢而君以掌大刺投吳生
及入則抗行分左席所据論落落出其上吳生蓋賢
之爲存揚大人間君爽然弗屑也君既漸老所試漸
不利而有三子中子之祿亦次補諸生君遂盡去其
業移而詩已又移而酒所從酒人慷慨浮大斗沓舞
白眼仰天烏烏毋問壘大小不耻不止君於青無所

不寘而曉節尤好浮屠老子言手抄華嚴經成帙曰西歸道險遠吾以爲資也再從予曰金華守後叔以君洪飲不治生欲風之君更呼與飲竟醉不得言金華君欲以嘗君益沃君酒而徐叩里舍子長短君亦開目弗荅也金華君乃伏曰信乎翁之爲長者矣君差長於俞仲蔚而每見事之謂五言長城吾所不如仲蔚亦時時推君云與惟岳飲殆欲傾家釀與談名理使人中夜忘寐息君又奇王舜華文而奢之以故嘗君卒而仲蔚傳之舜華狀之且曰埜而須賢者以毋朽也然君卒之十年竟未有誌銘之稱乃來請曰進而得予言庶幾不孝少逭矣余一再晤仲蔚頗能道君言如傳語余時卒卒不復問君何人亦不能審君在否而今得傳與舜華狀讀之始若實耳者君性孝友其奉母曰尚能撫諸弟妹而養之娶於諸所謂三子自之殺舛之從之縱其伯季也之務側出女一適余從子王一藝孫男五女五墓在某鄉銘曰

魂無所不之其西也兮而有華嚴之言以指迷魄吾能審所歸其下也兮而有不朽之言以永無窮之者不可追者其事有如噫嘻而之不知姑以慰而子之思

章質谷墓誌銘

章叟諱文字簡甫後以字行其先自閩徙而爲吾吳之長洲人趙宋時已負善書名兼工鐫刻而叟之大父泉父浩尤著至叟則益著叟生而美鬚眉善談吹動止標舉有儒者風章庶人國祿章慕叟能而羅致邸中與故知名士唐伯虎謝思忠偕伯虎覺其意陽清狂不慧以免而庶人卒謀反被叟與思忠從行謀脫身不得至中道乃盡出所賜金帛予守者兇之夜分偕跳宵行亂軍中幾死者數矣森歷二千里而歸語其父相抱哭時叟年僅三十自是其技益高嘗亦小稱宜又十年而復遊豫章時朱邸諸王孫故亡恙素聞叟名爭延致爲上客叟飲醉閒遊庶人故宫輒徜歡息欷歔雜之章作令嘗働而後返吾郡文待詔徵仲名書家也而所書石非叟刻石不快待詔每曰吾不能如韓戚似戚君上手自登石章生非吾耑紹之耶紹之者趙文敏客也而是時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陳太學復甫彭徵士孔嘉有所書亦必屬之叟叟他所舉刻華氏真賞齋帖陸氏懷素自叙孫氏太清樓右軍十七帖其能奪古人精魄如生動郎楊者償古得善價而其人莫辨也嘉靖中倭亡僧塚墓

好者叟日以困而故分宜相欲殺 肅常所賜制書
劄論於石而聘叟往留相邸四歲所而後歸分宜敗
邸客毋得免者於叟畧不濡人謂叟畜爲客往客寧
庶人不死今客分宜相復不濡叟笑曰吾猶昔以習
免今名以庶免雖然吾去吾待詔與孔嘉遠矣待詔
故辭寧庶人聘者也孔嘉則辭分宜相聘者也叟性
好客雖一室亦必潔治庋置圖籍彝鼎之屬客至相
與摩娑盤礴歎賞小時則呼茗茗已呼酒酒至命奕
諸賢士大夫如待詔輩皆折而入委巷不避也叟好
客且時時從博徒遊所得皆隨手散盡至卒而不能

具殮槥其明年仲子灤爲人傭書強自力以倡其伯
季壘叟於武丘鄉采字圩祖塋旁萬曆甲戌之三月
也翁以弘治辛亥生得壽八十又二娶劉氏側室周
氏子三人皆娶朱氏灤娶周氏芝娶沈氏女三人嫁
吳餘高某孫枝孫男女共若干人叟不欲自名其書
而皆法絕類待詔嘗爲待詔書三乞休草家第以爲
待詔也示灤而後知之三子皆能習叟業灤於書尤
精客吾家久蓋叟之十年而始謁余志且銘之狀草
自錢處士元治
銘曰跡乎藝心乎士食乎徵仲氏何以不朽惟灤意

元實爲之銘且誌

詹處士墓誌銘

詹仲子之棄其官而奔處士翁喪也念弗克覩含殮
仰天而號曰何以逭我誅於是天下之工爲史者汪
伯玉前以傳壽之矣仲子曰不可復也走千餘里詣
余請文具陵中之石乎事狀幾三千言而避其謚曰
某行其畜得之父兄若姻黨者也某行某畜得之閭
左某子甲以至技作瓶甕者也庶幾歲䁤遠邇亡間
矣余故畜仲子而素嚴伯玉曰請以伯玉之史而信
且夫不知詹翁知詹翁之子乃爲之誌曰詹之先以
卜事著曰詹尹其後有黃公者避晉亂徙居休寧至
宋而爲寒松先生初學大儒朱子嘗甚稱之其子曰
宣教郎陽是爲桐川先生又十餘傳而爲翁父里士
公當然長不能過五尺至翁乃長七尺目光如曙星
聲若洪鐘多膂力輕蹻㚒趫工手搏挽強與他圖棋
六博技蹴踘之技皆不習而解嘗與群少年狎較
南山下獲鮮必剖之均既而盡謝群少年曰吾不能
從若曹慢遊也十八客漳州而里士公有仇家搆悍
令持之獄就幾抵死翁馳今庭請代語迫侵令令怒

擇大梴梴之至五十翁不移諳今稍悟乃寬里士公
里士公既以翁出則鄉黨籍籍稱翁翁益折節爲孝
謹毋病甚嘗糞而後藥之又素惡雷既塟而雷震其
墓翁乃藉苫以守閱歲始已里士公殁而伯氏亦耄
不任栞則翁獨任之有形家子夜造翁謂是甚利少
者翁詟曰利少者得無於長者不利耶吾兄弟一體
此言胡爲至我顧趣更兆必兩吉而後從事既塟三
月始歸即氷雪不少廢又嘗主高祖之祀祭歲羸金
而息之凡二十年而得百金以爲其三從子助曰吾
老矣若佐我新高祖祠俾後之人毋忘始也助故孤

貧竄身爲他里傭翁贖而養之誨之至有家以旋感
奮草力佐祠翁又捐帑而塟外父母止又爲之樹孤
兩婿甫女而家中落皆賴翁至成立塟後其故金有
光奉得七弟子十餘人有聲他里舍多趣之不能無
望翁翁自若及老而失業歲所以存問歲時有加乃
相顧歎曰長者故自不可意中測也翁之好施于急
人之困窘自天性然閭左閭歲侵則粟浮出嘗不巧
入以爲恒其所授技若醫汪生之爲方嗇人之爲積
蠶皆精自翁至成名而翁不以德也翁既行之又仁
義附焉毋論他姓即詹之老多八九十歲人咸遐推

以爲祭酒翁有二男子伯子身任治生翁弗問也而
獨許仲子以其敏故仲子嘗私習漢家言間治一室
顧斥置古書盡其中翁廉得之仲力且罵曰若薄制
科業不爲若能舍而自取通貴乎今國家方重科第
以籠豪傑殆盡而吾詹獨寥寥焉使我愧稱詹且吾
所以不棄若賈者何意也仲子乃始頓首謝科業爲
諸生者二十年數試數甲其儕至大試輒北翁猶撫
之曰命也吾故使七箸能待汝及大試捷而後喜可
知也無至應公車輒復報罷翁所以撫之如前最後
復應公車翁乃謂仲子屈吾指與汝俱危盡矣恐不

能及汝吾聞之縣官方闢格而爲三途以待賢者胡
不以時自顯見而使我不一收效於爲汝也仲子於
是就選人得司江西之南豐諭仲子雅負文學名又
以端敏吏事得臺察監司指辨獎晏下翁聞而喜曰
吾固冀之知其必自顯見也翁素強無疾少能食酒
一舉至竟斗不醉晚猶嚼脯躍馬年八十二矣而始
屬末疾然強自力以起晨有黃冠叩門謂門者曰吾
欲進白嶽閣而公賢覩一見之翁出見之則曰吾有
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
瓢中藥末少許內之水忽湧蒸九百餘沸而藥自躍

為一如梧子穎搏之堅於石復置之盂日扃之家廟滿七日而後發則啟之問至白獄乎否曰吾不復問獄矣賂以一緡錢二襲衣不受出中門俄而不見滿七日啟扃則與香襲身水牢耗矣翁且服怨自疑曰非常之事未之迭也未迭而嘗得無違夫子戒乎復扃之後十餘日疾大發庚啟扃失藥矣翁且死呼謂其二孫萬言萬賁曰不能待而父柰何已而曰老人分則已滿戒勿哭撓我我欲靜而還大化俄遂瞑翁有所恒飼犬在別舍嘗翁之病輒趣而伏床側淚涔涔下也三日翁卒復前伏棺所淚復涔涔下已而趣

出田所役之囱不食以為恒月餘竟死家人怪其事以詣仲子仲子乃從大慟曰天乎以一青黽殤我使此黃冠有餞於不孝又使不孝愧此犬哉於是亦不食家人前強解曰即不食死不足以快郎志而柰此地下何仲子乃強食故至於狀翁事獨詳而有深痛世翁諱傑字存邦別號松山元配吳孺人聊小而贊能佐翁以禮前二十二年卒二子長即景舜娶汪氏繼趙氏次即仲子名景鳳娶張氏仲子於文章師二京時出入鍵左於青師右軍父子具宦始試而國君賓禮之臺察監司異之於乎翁可謂難與今將且有

後矣奚必俟余言而後不朽雖然余所稱黃冠與翁夫事當必有以為吊詭者

銘曰余始而奉儒者以不語怪神既而稍得其情以為人故有至而物亦有真嗟嗟以此異徵遂此異人夫豈風世而俱泯泯

龍洲顧君暨配徐孺人合葬誌銘

顧君諱聚字大成其先雙道之後紹鄉人也至宋而有將仕郎百七君者始遷無錫之上舍里家焉遂為無錫人二十餘傳而為處上君堅娶於華有二子君其次也生而秀偉踈眉目善舉止處士君心喜之謂

人曰是兒殆勝我為遂寵得尤殊之徐女亦勝冠字為徐復宜婦處士遂心喜而家故饒其析箸乃獨少與君欲以觀君夫婦之為人而君素強力耐辛苦與徐俯仰度其贏息以致財斯徐復用勤織佐之雖於數不甚偶間起間躓而恒操其本以不墮處士君既歿居乃推鄉僑處居君而君日遣人候訊安否癡風雨無間處士君乃謂身弟是兒不負我屬無錫令欲城城城中人分版築而起工而君伯氏不能應則捕置之獄君自鄉趣謁令自伯氏家督也置之獄誰與操版築者請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義而許之城成

乃免君歸而處士君既老欲均所析箸而卒病風不
果以卒客或挑君故所受不能當伯氏十三開之官
我力能佐君而勝君謂父死未葬釜而謀及伯氏産
將隋我以不孝不弟人耶罵之絶弗與通族人漸歸
詛君而其老有耄而子弱者乃捐其別業併券而授
君曾為已得直日我死子幸收我骨君盡為償其直
故浮之其老日已矣不能復望子矣君捐心而誓曰
吾所不為任收父終者有如日盖其老殁而君所謂
棺斂至卷一不以煩其子今其冢舊如也嘗貿米溧
陽市有同舍商遺白金積而去君檢積得之故君以

他事皆者居數日商復過君所皆未覺君出以授之
商感歎欲割其半報君君咲曰使利君金者不全有
之耶嗟乎而未知吾鄉有殘表翁也他日嘗汎義興
西氿風暴起他舟多蕩沒而君艤歇仔君頃之獨前
濟知君還金事者相語以陰德報云君雖好施予晚
而仁義附之顧其壯時氣出群少年上群少年多縱
博使酒為雞狗俠構行閭里處士君患之以語君君
曰易耳為盛供具延諸少年飲甚讙乃徐風以禮讓
衆皆起曰諾而一二無賴語稍不順君褒襪椎叱之
曰豎子不能碎汝骨耶且汝曹不即改而一日事敗

汗三尺吾何恐見汝於是叩首謝去質明而無賴他
徙其習者襲長樨潰遜矣時方行覆田稅法所屬君
必精稅不侵旧田不伏稅稱兩便而他所聚或視君
為衡準徐既前君逝君傷之為垢宅西壤地竭土石
力樹松檟盡十四年而墓成且甃而君業六十有五
丈夫子其長者曰原會補博士弟子原學官有聲以
元夕率諸弟張燈召客拜觴飲君大歡樂之酒行無
算起視客目光射人黔鬒而朱顏客母不視君上壽
者夜半病忽發遂劇原會追延醫禱祠無所不致君
咲曰吾病岂醫禱而愈謂原會休矣諸孺子不及就

以累君竟卒時癸未之正月二十二日也徐之前君
卒十有四年五丈夫子者長即原會娶於朱次原道
亦娶朱而天繼娶孔則徐出也次原性原良原教皆
未聘側出也女一適華忠齊孫男子七開如純如玉
如原會出也侃如淳如肅如儼如原道出也女二則
各字其一原會將以甲申之正月起母徐殯而祔君
於新阡前期手事狀而介友人王穉登書來伏謁泣
請曰微子言世孰知有孤父母者余憫其意而志之
且為銘曰　無所因而家以起此其材必有過人者
而僅止此君其借支焉以所不止此者屬而子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方元素處士墓誌銘

新都汪仲淹挾其友方生堯治而過余靖廬與談稅小洽則出一編示余為其王父方處士所論撰巳又出一編而仲淹之伯氏司馬所著處士傳在處士故嘗善孫山人太初司馬以太初擬處士而曰附於李獻吉之傳太初治治焉余陋於世知有太初不知有

處士既讀處士所論撰乃謂仲淹而伯氏所擬附非偶矣夫處士之與太初偶啓合耳太初為歌詩矯徙自肆非而處士所及處士之談性命辨王霸下上千古發為文章詭崛倜儻以示太初不能讀也且而伯氏即亦以歌詩遜獻吉其於文乃不為獻吉也者余仲淹首肯之未既而堯治則已拜伏不肯起曰不肖之謁足下固有請也王父雖已即土未有誌銘海內之能不朽吾王父者無如兩先生司馬為之明而足下為之幽不亦快乎不肖異日得藉手以從地下余左顧而謂仲淹乃欲使我復附而伯子雖然伯子吾所嚴也且業已知處士深何敢辭於是堯治復進徐中丞之狀俾與狀參伍焉處士之先為軒轅相方雷氏唐有玄英先生隱新定之白雲源十餘傳至宋奉議大夫宗雅始徙蘭溪為蘭溪人又數十傳而至處士父賜能治儒家言娶朱而孕夢一兒從金華山東雲起右趾傷於石巳處士生右趾黶如夢少頴爽便屬文十二而分水趙生者試之咏鶴立就其語甚麗明年治毛氏詩又明年走從其鄉章懋先生受易章先生故與新會陳獻章先生倡道東南雅相重而又與三山林瀚先生同年俱著經術章先生雅巳器處

士處士又因以知慕二先生十八走閩從林先生受春秋春秋成而再試輒士弟子員不就則復走嶺南謁陳先生一見語合解衣衣處士乃廢其經生業而歎曰夫士業操觚翰不能深洗為邃古之思顧僅日取韓歐諸家語習之以資抵掌又不能竟其業而既之濂洛之溪歟以一日之見而蹈童習白首之上我則何敢我知有左穀揚子雄列史遷而巳杜門脩其鉛槧畜成而後出游後之閩林貞肅公俊客之南窮蒼梧吊陳先生墓泛彭蠡陟匡廬天子障憇白嶽黃山棲遊金陵稽遲於其門者久之後先所善若楊君謹

汝啟南都玄敬徐昌穀文徵仲黃勉之相視爲詩酒社所謂孫太初者遴而心相折也已歸奉其父母山中毋卒卜塋之祖兆族豪陵而發之處士號慟墨衰直之官柢豪罪歸地於處士而不忍復也會處士父亦卒既服除遂縞素終其身當正德初寺人瑾用事張甚公歎曰滄海橫流一葦將何之去而學仙得玄英先生之白雲源而居之猶不能遽忘用世時　乘輿且南狩諫而得杖者百七十人而其友陸兵部震死焉處士悲歌慷慨謂惜哉逢子何以不爲　盛世請寧庶人因而反豫章以南學撫甚中源且風矣何以不知壺我作一壺生傳既讀　爲皇郎位語而曰夫既或治之余何言哉輯徙金華之解石山故有青霞館冊井竈遺跡構玄真樓其傍以栖者十年所而跡者蹤至復轉徙益深得弁山之查苟庵又十年所而跡者復不絕其門人子弟乃奉之歸溪上故里使謝客毋勞跡我我老不任掃徑也而鄉人程太史文德舜訪處士必屏騶從僂行脩刺學使者孔天胤當行部呂柟先生遺之書公車不辟召久矣非方處士胡以應之孔君至部覘處士知不可屈乃已而處士年已高郡邑行鄉飲賓禮禮處士辭獨徐中丞爲令

與曹守強請爲一赴而已處士生平足所至廉不友其賢豪長者而不好軟語狗合其所師章先生晚而謀邑居所友唐太宰毋夫人老矣而追朝命欲出處士皆以詩風止之不能用居一歲而太宰不良去後五十年而章先生之墳雖以邑居昔徵致所嚴事林貞肅公直言正德時既而自危曰惴惴處士曰惴惴何爲哉危及朝不及野林公悟而請告王文成公少於處士一歲而以聞道早處士亦嚴之其過錢塘也處士出脫粟蔬蔌享文成爲飽明日報如處士處士正色曰野人爲野具固當公徵倖也而野具得無非

情耶文成強咲謝徵先生言我幾復作陰徧辭先生故并冊也處士謂太古宇元素始謂衆人盡智我獨家曰天兼子鉤於溪而寒曰寒溪子居白雲源則曰白雲僊又曰一壺子曰六有先生俱有記傳其生以成化辛卯而卒以嘉靖丁未得壽七十有七有丈夫子二人曰選曰遺而諸孫中獨堯治能嗣處士言志曰處士志大而才不盡繼其文力欲追逐古郡不能超乘而上之不至受宋役矣思以身康濟天下不見庸其遺晉君方槊可是披矣欲冲舉而不能劇大還然亦老壽畢其賦矣彼所遊多大人世且以爲名

高也者而實不然是宜銘

銘曰有賢者弘嘉際太古名芳其氏奇其跡遂其致

宏其聲泯其際傳者誰汪伯子誌者誰王元美贍人

曰自今始

處士春山翁君暨配吳媼合葬誌銘

余以萬曆癸酉秋九月挾吾弟敬美游西洞庭有蔣

太學能爲主而蔡翁者九十餘而贈余詩及弄枝因

相與登縹緲峰探林屋洞天覽鷄湖山之勝五日而

後過東洞庭無適爲主者宿長圻寺一夕返望其翠

峰若天上歸久之以他事泛由拳遇中表弟陳生偶

及之陳生頗足曰惜哉有翁處士而不能待公也及

處士在可以詩可以杖而同登莫釐因頗言其慷慨

好俠游傾賻以事賢者而不厭然諾問其名曰泰闓

其字曰良濟問其居曰莫釐之阯問其年曰八十則

以前一年卒矣其卒亦九月翁卒之九年辛巳而其

配吳媼始卒壽至八十九明年秋復泛由拳飲陳生

舟中忽起而謂余處士有家子蓮材且謀歸其姥從

返馬家塢之故兆而日夜泣也曰是必瑯琊公文而

後不朽異日毋靳一言乎余時漫諾之今年五月而

陳生復爲介紹以蓮及少子箎手諸生嚴果之狀而

拜且請曰敢邀子之惠毋使已余諾也視蓮現磊而

謹能世其家者也視箎楚楚不難爲弟者也已讀嚴

子狀與陳生嚮言多符合喟曰始吾殊恨諾乃今者

不恨諾爲之志志曰翁之先世爲大梁人宋中葉有

諱承事者以千夫長從扈蹕南渡既倦遊聞東洞庭

之僻且有伏臘曰是可托而樹也聚其族近百人居

焉遂稱其鄉甲族凡十七傳而至處士父皆長者處

士生而風骨隆隆起出就外塾讀書了大義然不樂

學博士業輒輸曰與而習一藝等子能縱橫哉夫子貢

去我何幾父異之大出橐中裝俾客游因挾其從季

賈南浮湘漢止江廣二陵北徇燕趙所至獲利倍爲

高貲而息於清源曰繇貨咽也清源多巨賈其豪好

游大人以自成其重所狎侮不如爲恒而顧獨折節

士處士處士亦樂與之處益市牛酒作醵鳴瑟屢屢

呼盧浮白窮晝夜不休倦色又會青烏時時於廣生

中評騭世故援證古昔纚纚如也處士故號春山客

聞翁春山至一坐爲傾而又能時時飭以義歲大祲

買地郭外爲叢塚以瘞殍者而標識之民欲爲東嶽

行祠力弗逮處士獨身任其劇既成而壯麗冠一方

已又即其旁爲高坐坐者宿其上以朔望訓籍聞左

少年相率禮讓彬彬矣當是時處士義聲振暨閭
業亦主買而子姓之曉經術者得占清淑錯補博士
弟子矣甫六十歎曰吾不止車在耳且不瞑先人之
丘壟在我何敢頃忘之於是幡然歸時郡邑課貲以
役處士遂得最劇役然以勤劬籌算更用是中上官
指蔡守國熙曹令自守時時有所咨訪其獄訟不勝
繫而宿囚縣陵其新入者處士請廣鋪室别處鬼薪
以下而身任其費凡三百金時倭已踰西洞庭處士
捐橐募惡少年衛其里里得無犯歲大疫復捐橐施
藥於要祠而以名醫主之所全活甚衆守令益賢之

風諸生上事臺使者旌其廬且錫以章服處士拜而
復之亦不時時御也處士雅好客客之至洞庭者幾
少而所配吳姥復籌中饋以故得精專其思於延納
復為里中冠大較如陳生言吳姥者武山名族也生
柔弱有才操而不為妬以故處士獲自寬勝婢成列
而至於共養姑必身任其烹餁歲時享祀必躬曰吾
職也處士久客垂四十年其安於室者不能百一姥
代之政斬斬矣其失猶以柔仁會下人至輒食食餓
者輙槥以予貧死者嘗獲刈林之盜而命縱之曰吾
不忍成汝盜名今縱汝汝後勿復爾也蓋處士卒而

家益起人不知有凶荒則歲歸姥力云處士之丈夫
子五遵亘遵賢竟而姥舉其三遵娶萬氏亘娶嚴氏
賢娶葉氏子亘次室王出娶金氏先卒竟次室梁出
娶金氏繼娶葉女二適應壁應潔孫男十四啟端啟
明啟潛啟弘啟陽錦未名曾孫男六正學正名正誼
正道正鄉錄未名㙛期在癸未九月之四日嗟乎處
士以末富於旅以本富於鄉世固謂其善朱白之術
然所至必成其義名非苟焉而已者吳姥之代為子
為母豈不烈烈女丈夫哉是宜誌且銘銘曰
封而土被而樹過者式時之故嗟嗟余不過汝而汝

余過能使汝永終譽

金逸菴處士暨配潘孺人合㙛誌銘

金處士之卒也以隆慶癸酉會甞不其子鄉進士伯
謙伯謙既除服自矢必得一命以報君而後歸君於
地下云何伯謙亦卒凡九年而為萬曆壬午處士之
配潘孺人又卒時伯謙之子兆登亦已舉於鄉既合
葬對而歸諸長事期癸未之十一月謀啟君窾與孺
人合而㙛某溪之新阡屬兆子唐時升狀其行事而
後屬余俾誌且銘之曰使孤之王父母歿而有聞於
人者唯吾子也而斥使孤之先人歿而今獲暝者亦

唯吾子余憫而許之按狀君諱坍字廷贊逸齋其別號也世爲嘉定人居羅溪傍父棣以孝弟力田聞娶於陳生君君少讀書不成稍長受家秉孺人十七而歸君君時甫十五也然相與精勤治生稱父母指矣君居頃依滕前郎之邑請賦一二日則忽忽如失而其最後乃更以賦事如京師而報父卒君痛欲絕久之始蘇每長號郎中郎舍兒擁耳使之他所曰我曹何以寢食迨歸而深墨不可辨矣比服除以至白首時時自數曰痛不預湯藥死不預含殮以比人子數得乎少弟贅於婦家去舍之東十里許每過東來

人輒問與吾弟識否今何狀一日人謾謂君季子某事急得錢如干緡而解未辦也君郎欣然出錢授之其人心愧更語吾乃戲君耳君真長者君同產女弟二人又伯叔女兄弟二人嫁而俱寡且貧君悉迎寘之家而衣食之其始猶難孺人孺人曰豈君獨爲義也長者吾姊少者吾妹奩所以拊循於君有加矣君雖業廢書然折節禮重儒士遇有所論說傾耳聽之唯恐其畢行閭閻中聞小兒諷誦聲亦津津喜而孺人家世習詩禮其弟士英者傳學而文能治五經九流家言最號爲通儒君時謂孺人吾老矣日入之光其與幾何趣伯謙東脩以往毋失之伯謙遂能竟潘氏學即兆登始離膝其得於潘者不淺少也伯謙既獲薦爲賀客滿坐君忽愀然曰吾猶記吾父坐此兒膝取棗脯啖兒而口授之誦今欲報吾父得乎已而涕涔涔下不禁也君尤好施予急人之難甚於己里姻有逋賦逮者方獄急君悉索裝償之不足則從孺人脫簪珥以補之其人出乃大驚謝君不復寘齒嘗以春時過所知見其畝不治而惰之對曰非惰也力不任治也君遺以一具犁快犢後旁畝益拓至富閭左周某王某者貧且鰥獨君食之死而瘞之且歲時薦

以盂飯曰毋使見餒也君之好施予固天性然亦潘孺人有以成之孺人之從田間君恒以雞鳴具數十人食食畢男子出攻穡婦女紡績補綴老稚治春刈薪蒭無一遊手者其歲時問遺宗戚恒恐不稱有貧而欲匄貸者阻縮不能自達孺人微其色而叩之使滿意去君卒其治生益勤逆伯謙卒乃撫兆登哭曰天乎胡至此極也吾朝哭而祖暮哭而父所以餘食息者以而在也兆登感奮爲諸生稍有聲孺人乃築一室供佛晨夕禮誦曰吾將西歸裝於人間業無與矣時偃真曇陽子且化孺人以間謁覆析曇陽曰偃

真知我哉自是益精進以至病且屬纊戒家人勿哭使誦彌陀而和之聲絕乃瞑君之壽六十有三孺人後之得七十四子一郎伯謙名大有娶於傅孫一郎兆登娶李爲故刑部郎汝節女孫女三長字高壯次適陳尚絅次適太學生王衡皆前夭

銘曰夫婦競爲德而高其門安汝魄者汝孫以汝有聞者吾之言

凌玄旻墓誌銘

凌玄旻者諱湛初玄旻其字也其先世爲湖甲族治中公賢有子曰中丞公旻如旻如子處士公敎敎子

司訓公震震子比部公約言約言子工部君廸知工部君有三丈夫子玄旻其長由諸生進太學娶於張爲同舍生天相女而左都御史莊僖公之孫也玄旻生二十而病病五年而死僅二十四無子一女許聘陸大武嗚呼傷哉無天也玄旻生而敏識絕辭甫舞象即工屬文不帖帖時制而下筆累數千言不娼與其弟潤初相雄長乃其意則恒竊窺左氏司馬建安家言矣嘗其爲古文辭務出於人所不能道陵險詰絕以爲功而其於尺牘小語則益精霏霏若吐玉屑又若生晉人而與之清言也爲人孝友自天性既內恨工部公之宦薄而用不盡譬不能顯托之言而又才其弟潤初自以謂不及之嘗潤初病憂之甚至欲以身代而不得乃爲文十餘章章數百千言以禱之覽者靡不爲酸鼻也玄旻雖少年乎雅已多長者游郎它論他郡吾吳中如文氏伯仲皇甫子循陳子兼黃淳父俞仲蔚周公瑕王百穀錢叔寶輩凡他稍以文事著者靡不能維君奉尺牘而贄交諸公亦多異其文以爲賢於貴紹介難覽大父行者亦折而爾汝矣居自念生不及李于鱗與余書報三致意焉玄旻雅好古人圖籍碑板而工部君以宦橐意不能副

之至脫內子簪珥以購中丞公有書名仁宣間玄旻得一番輒津津喜不成寐也凡工部君之爲德於鄉多玄旻與其母包宜人力玄旻既以哭弟困湯藥間念無已時而包宜人亦用哭子故病意不忍傷之乃脫身依其婦父識書稍自寬益序買書史而不能無移於酒嘗北太湖遇啓意忽忽病寢劇遂不起嗇玄旻歿而包宜人亦繼之矣玄旻凡有集十餘卷而最愛所謂薄暇書者以序屬曰不幸有霜露之悲郎一旦不諱誰爲定予言者予謂玄旻之年甫二十有四捨而就醫藥何慮不也而戚戚爲身後之是虞以余

之信年而長者何觀哉然余至今猶幸存而玄旻之就木三周矣余以工部君獲交於北部公北部公亡何而玄旻稱小友然不十年而表北部公之墓今又爲工部君包宜人之誌若銘已又爲玄旻誌若銘余於文不能如韓退之其視浚氏之於北平王三世者何異也而况於爲北部君者當又何如也銘曰

雖而五章汗而流盍著爲文辭爲碣而慷慨人以爲不祥雖則不祥其人不亡

畢處士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畢之先自公高以至萬散見中土爲名族而唐自汴

而宦叙者家爲宋長汀令昱鎮始徙秀陽之閔川數傳而有士信者其貲傾里中顧以儒術顯又再傳而至拱則處士父也娶於胡有四子其仲爲處士生而奇穎讀書好涉獵大旨而父拱數奔潰稱產不欲竟處士學俾習治生時鹽潬吳殺亦若族中處有少女而賢父拱聞也爲委贄爲聘歸而父拱歿處士年十八矣伯兄之代父客而亡季叔老未有知家屬將百指坐而倚處士食又竭力營喪葬以是益困處士既服除歎曰丈夫安能坐積乎廢箸得餘鏹因屬其夫母程母胡於吳孺人而坐行賈所歷青徐荆揚且偏

會其伯兄亦舍居積相與裒南北利權而操之叔季既已壯任什一息而處士居其間尤爲精心果任動必中機鍵亡何成大賈處士既已大賈則能優寛諸小賈使得效其智力所貸毋錢於人亦務薄其子收而久之卒得厚報然有天幸所遇島寇凡再其他舟非焚而剽而處士獨亡恙卒以完貲歸盖三十年而積餘累巨萬伯兄與叔季亦埒之當是時畢氏財雄郡邑間孺人之代處士子則處變齋傑二毋咸允若矣當孺人治室所奉畫豐取畫出不下處士其居與行賈畧相當然雅能佐處士施以成閭里間譽處士

歿雅無子孺人爲從臾置貳趙俾侍行舉二孺矣孺人撫而子之如已出也已而又爲置貳閻復有子孺人復子之如二子也已而處士之叔弟滐與婦俱夭遺孤曰堅者尚幼處士哭之慟孺人謂曰毋過哀所以不死叔氏者孤請爲子之自孺人之子堅而三子者弗敢望也堅既已成立近三十而夭亡子處士乃益大慟曰今而後叔氏始成死矣謀置後人或謂處士寔子之又家所繇起宜以處士之諸孫後處士曰吾何以私堅家也擇次後者後之然自是日鬱鬱不樂以至死處士雖不暇讀書入有能爲書語者聽之

恒恐倦爲三子延名師自行迎除舍尊事之如神明而孺人內治旨脩膠餔相繼以是三子俱篤學善屬文有聲學士大夫間處士雖饒沓其所治宅第務堅朴不欲以華侈相豪一切狗馬毬鼓飲博謔好若無睹者而孺人之佐之荊帛無異居約時服也處士諱濟字天霖生以正德己巳正月二十六日卒以萬曆丙子九月二十三日得壽六十有八孺人以哭處士毀後六月而卒以丁丑之三月二十五日距其生甲戌之五月二十四日得壽六十有四三子所謂趙出者太學生竟可竟成竭出者竟孝皆娶於程而趙復

一女亦適又川程天敘竟可子一自強聘汪竟成子二自立自正竟孝子一自高聘程女孫六其長許黃氏聘餘俱幼竟成游於吾友莫廷韓負才氣又後孺人六月卒而竟孝將以戊寅之二月窆於某原而廷韓之傳與吳瑞穀之狀來請誌若銘余讀之竊有感焉徽俗織嗇精於入計其儉在施予而侈在使邪處士一切反之婦女殆弗能勝又弗能予勝之子孺人又一切反之竟孝以經術著而工詩辭便筆札其謁予也雖斬焉在衰絰不勝痺而秀外惠中可念也是宜爲之誌而復銘之曰

大史公稱南陽賈而法孔氏之雍容鄒魯去文學而趨利處士利成而去之而教三子以文學通孺人變其俗而務乎小星之風賢哉女將何必彤而士何必書出乎章縫

處士南野顧翁墓誌銘

蓋無錫有顧翁云而自顧翁之篤行直亮者四十餘年而未有聞也晚而其諸子憲成領應天解人乃稍稍稱顧翁會翁卒而憲成以狀來請誌銘讀之作而歎曰有子哉夫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而今而後知顧翁也乃爲顧翁志按狀顧之先爲吳道之石經鄉

人王朱而將仕郎百七者遷邑之上舍里十餘傳而爲處士公變娶於王實生翁翁少負氣倜儻不喜習博士家言而獨手莊子一編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書耳至稗官史家若傳水滸者以猥褻聞而翁闇喜之曰亦可以快濁世憤也不猶愈於城旦書乎習與客談天下事輒抗手掀髯長太息里中人稍異之推爲亭長所部以號廉平頃之佐其里稅入　京師游於市歷曰是可以參也已念家不果歸邑邑不悶生產所得貸家多義之輕其讐而顧翁顧用自愧恨悉廢著愉之獨身跳涇水上日一饜居不蔽風雨已

試爲酒人豆人染人輙售漸能自衣食而其閭左家
子以翁非士著而售忌之爲胥讐顧翁懼轉徙石村
居三年益貧復還涇上顧翁乃不求售筭器食而寄
廛口衝價不貳久之漸信於其鄉鮮所不取質而貸
用亦漸以饒富人爭推金以貸顧翁唯恐其不諾而
貧者緩急有所欲貸不以之富人而之顧翁顧翁亦
概任之曰必贏而後我乎取毋乃非丈夫哉有遺金
於肆之西偏者標而購其姓名得吳踧人以歸之嘗
爲貿易當三十金而其人誤矣其半亦召而歸之糴
粟於陸五月而價驟長慨然曰吾不忍其耗蹈陸來

分而金業既價矣又嘗貸張氏兒逋爲其構而以居
閒請爲曲解之而還其所鬻產直曰毋而漸也金張
氏兒語及顧翁涕涔涔下矣顧翁有四子其長者方
稿其養而叔氏即憲成與其季允成游於邑庠有聲
守令賢重之謂顧翁素長者能父兩致而冀之冠帶
顧翁謂憲成曰吾賈人子何所損益於世以而曹故
而使我名姓達長官耳乃又分儒子餘錙加里閭乎
趣謝病休矣涇西之老諸憲成輩之見賢重也間行
以事謁顧翁曰請以百金爲翁壽翁怒曰若買我又
買儒子哉我誠不食槩斷何至從有司而以孔孟

書貨三尺法也即守令以伏臘賓二子者亦趣令辭
弗受曰諸生者數百千人官烏得人人賓也而曹柰
何先之且士貪貧固當守令問知爲顧翁指遂亦賢
重翁而憲成既領解顧翁有憂色憲成跪問曰兒向
者兩斥而不憂今乃憂者何也顧翁曰爲者若憂矣
憂則勵勵則學日進今者若喜喜而惰因之吾所以
代若憂也然君頭二子不長者驕長者習象恭耳夫
象恭之敗人德也甚於驕盍顧翁爲人廣額豐眉巨
目隆準美鬚髯聲音如鐘對客竟日不能創一佞辭
過不含無所不規正恒自謂意有所蓄如噎物必吐

之而後已以故其教憲成輩以矜介慎取而戒其習
象恭甚於驕然顧翁孝友內至其少弟六歲而寄食
邑朱氏屬朱氏覆失之顧翁歸自京師大驚但行求
遇於邑南郭相抱持而慟解衣衣之與偕至家爲提
携至成立顧翁之病也弟率其四子夷於子以奉湯
藥翁分産而授之亦釜與子夷顧翁生平不喜佛老
晚得其書而善之以爲去儒者無幾第所爲功德醮
禳之術與其徒謬妄耳里有蒸嘗而不血食者顧翁
請之曰柰何死其親即若不能不草木食是寧無生
理者而於飠獸奚擇焉邑有厲愚人語突穽叩者趾

錯道也顧翁試往自晨至夕厲不敢下乃謂人媚神以求福者誤夫神而可媚奚神哉迨其病也醫者絡繹而弗進藥卜者門而弗令入也祝者巻而弗許知也顧謂諸子孝弟力田多行仁義而已起坐櫛髮手洮頮未竟談笑而逝於乎達哉顧翁生於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於萬曆丙子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一其配錢孺人有婦德四子性成娶陸自成娶曹憲成娶朱允成娶華孫男六新孺聘黃惺孺聘華性成出闇孺明孺目成出彬孺憲成出貞孺允成出俱未聘孫女一禧徵許字王幼文性成等擇某月某日

卜葬顧翁於上舍里之祖塋余既以憲成狀而志之矣竊謂季次原憲空室蓬戶之行而太史公慕說之不衰彼其取覩於公卿大夫之間而毋所得故約而求之閭里以顧翁之爲生微至於酒削胃脯而其節不過取予德不能出數十里之外然以視夫顯貴隆重而瑣瑣其行者抑何徑庭也即顧翁材所自樹立微憲成當必有傳者雖然微憲成吾幾失顧翁乃更爲銘曰

有隱德而弗顯有偶才而弗獲展以篤其子夫誰曰不舍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鄭少尹累封光祿寺丞周魯山先生墓誌銘

周之先自漢丞相絳武侯勃者數徙而至宋爲饒之鄱陽人復以丞相益國文忠公必大著至元末而有受七公者避饒冠徙於黃遂定爲黃之麻城人受七公有三子季曰希孟希孟之次子仲植以子河南道監察御史鑑貴封如其官鑑之爲御史雪閭左冤抗

論輔臣之首銜直聲振天下仕至山東按察使有子沐爲令以子福建道監察御史廷徵貴封亦如其官廷徵爲御史與中貴人忤辨寧夏功疆出爲江西按察副使廷徵有三子都轉運鹽使載西安同守戴季則今魯山公也魯山公之謝鄭丞歸無何而以令大鴻臚卿弘祖官廣東道監察御史最封如其官周氏六世相禪而稱六御史其三實爲御史皆能以其最滿考而三皆生受封天下之搢紳巨家豔名之以爲無兩而魯山公之自太學補吏部選人而得鄭也鴻臚則已成進士司理吉安矣呼而謂曰咄嗟余所

慕稱者於古得范文正迺乃得劉忠宣所願爲執鞭
而今因一丞弗振奐勉之汝尚可以爲吾所欲爲鴻
臚頓首受教既而復拊心曰志伊尹者何人也吾柰
何遽自棄遂之郟甫月餘而巨盜百人貫劫王兵馬
埽其祭報至令膽奪不能語公前請曰今君守藏當
弟以兵授丞丞任獲之遂疾馳行劫所而中道詗其
精銳百人畀一裨校曰賊必從某道出走某道是皆
負重可徒手縛也遇而遷延不擊罪在汝賊從他道
逸罪在我既發而身從老弱張旗鼓尾而脇之賊果
負重走某道伏發皆就擒可七十餘人兵巡僉事林

滿蝬聞而激賞之曰姦請丞一書生而不堪大將耶
亡下何令病死遂檄公攝令今事秩秩新矣而分宜相
之私人鄢中丞者不解堂務而理天下塩法以長重
故惆唱諸御史諸御史盡芧靡郡邑無不羸金委小
者猶數百金當道郟吏以所見聞請公歎曰丞惟一
身有婦耳何所得數百金第令飭張頓務膴絮而亡
帷幔筐篚之餙鄢至大失望乃出二故篋付尉緝之
公曰此欲借以爲名耳陰備二新篋以俟尉入而所
緝二故篋見鄢大怒蹴而破之使呼公入盛氣詰曰
丞亡耳耶不知我當亦知御史御史吾胥吏也而

敢倨各遇我耶二故篋之不能新而使委堂牘於草
莽公陽謝曰橘者不以爲丞丞飭新篋二不敢遽獻
逡巡二篋入鄢顧視篋則新也而中枵然逾失望然
亡下以難之筦尉二十而去於是林君聞益激賞之曰
吾属州邑長三十也而僅一周丞男子何寡也當是
時不篋金者公與林君二人耳林君以名御史失分
宜意出補持風采益峻郎青綬而下不敢望一顏色
而其粗遇公若真令愛公甚於昆弟卧病且死後事
悉以屬公曰吾不欲死餘獄吏手也公自是賢聲愈
藉藉會今至遂改攝宜陽令已攝盧氏已又攝鞏公

治盧氏之日行獄得一老吏當戍者洗沐飲食之
曰以邑一大事報我我能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扃
金三千亡下知者請爲公壽公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閱
之得金具以白諸司治鑒復得左藏中窦金五百金
大豪與吏謀將入橐者亦以白諸司後先充縣官用
時張莊僖公景明撫汴具其事奬公且謂公實心實
政云其最後攝宜陽而郟令復闕郟父老泣請於監
司曰周丞故吾丞也柰何不以惠郟而惠宜陽宜陽
父老持不可曰令郟宜陽有之柰何後奪而郟皆司
謂郟父老直還公郟郟賦緊而故有荒額三千石當

督郭悉以遺薦紳大夫及博士弟子司府椽史之豪
有力者民代完顏因公庶得其狀至是乃寄以白後
兵巡趙君請悉歸之糴丘趙君大喜遂詔鄉父老諸
大喜而諸薦紳大夫及豪有力者爭啐趙君趙則曰
周承寔爲之我不與也識自是格公乃浩然歎曰天
乎今林公在直及寧耳遂挾劾歸鄉父老哭擁車至
不得前曰公以一罪獲志而遽棄我何恐也卽我曹
勤力作猶可以飽諸薦紳豪有力者腹而就我公誰
爲我耳心焉公之歸麻城而鄉父老可知也歲候公
誕以車裝棗柿酒麵造公里而壽焉公感謂予故不

負丞丞今者乃亦不負余事湯臚君之吉安政成矣
入有臺拜公復贓請試與我程勞我之於鄉十女而
詠不女遠則格也吾鄉所以付女范文正劉忠宣者
深哉乎味也始公生二歲而江西公捐館事二母相
繼歿公起孤童自㛐立爲諸生隸太學上舍有經術
聲試順天不利而復棄之居恒誦稱不獲識江西公
見都運及西安二兄猶公也所以事之約略如事公
終其身毋遺色所與宗戚吏人行者事之小者弟之
更小者子之材者援之急問左之難甚於己尤重然
諾敦氣誼卅一結新金郎生死于易其孤嫠君歸矣善

哭業成敗嘉靖中郭翊公勛得幸上貴甚里人欲借
而得官者公時尚少爲度之曰翊公因材而驕上欲
自操太阿柄柰何狎而弄之夫以驕臣事英主未有
能久者也其人至國門而翊公敗公好稱說直節士
嘗得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相疏手錄置褢中時時
取讀之釋歲其文悉磨滅至老猶能擊節朗誦一字
不遺鴻臚君之爲御史視南畿學其轉副使視福建
學而得謫也寔以御史時論新鄭相見中故歸而請
罪膝下公唉曰若曾太王父持首輔循王父抗中貴
人永吾恨不得身覩之今幸覩女且女非坐私謹謫

何罪也第吾所用望女以文正忠宣二公者殊未既
也勉之其後仲子弘綸以進士爲起部郎文學論議
有曹署間聲以欲論評江陵相失具草將上而爲君
者蹤亦當謫歸而亦請罪門下公復唉曰若能如若
祖如若兄何憾幾事不密則害成慎旃哉女從女兄
而趣文正忠宣者猶有地也今姑就我且夕耳公起
部侍公之三月而公屬疾卒公之卒距其得謝鄉事
餘二十年絕跡不入城市於俗儀酬酢多所簡略唯
弔喪問疾則不廢單幼舂秋祭掃冢壠則不避風雨
故工爲詩其警語有云晨林弄秋色微雨落新寒識

者以爲何必減栁常侍晩好習養生誦岐黄之書而
伐之遂廢詩曰柰何勦吾方寸共筆研也謂鴻臚起
部此事亦付女曹矣公諱鉽字女成娶於汪㬢封太
安人有婦德先公卒丈夫子四弘祖弘禴弘禴皆汪
出弘禴太學生弘珍戴王出孫八某某孫女三婚嫁
皆名族公以正德巳巳生以萬曆壬午卒壽七十有
三葬地在某所鴻臚君於吾弟懋同年又嘗董吾幾
學政而爲先司馬婿郞也則時時稱神交矣起部之
以文字知尤久鴻臚君乃銜卹具事狀投書走起部
三千里而乞誌銘嗟乎余安敢辭獨念公有子而貴
稱封公以老壽死可無恨矣所少可恨者縣官以格
持公露公之穎而不盡出之也雖然公之丞郯其人
不言令而言丞歸麻城里其人不他之而之麻城里
亦安能恨公哉銘曰
直臣之子直臣之父公於其間不愧仰俯出爲循吏
歸爲鄉先生尸而祝之誰云不應嗜嗜不我者名名
女名有銘

冠帶醫士漁洋王君暨配山孺人合葬誌銘

余守尚書刑部郎中而病寒且殆矣故通政使張鑾
與其弟判太醫院承宗皆國醫壕視莫敢進所見幸
而自活然咽喉間氣塞不續通州老醫陳生投藥輒
之小解已熱復壯發人謂是寒復必不治而吾郡王
君年希舜者來脈之曰非寒復也雖然猶者大熱去
而餘痰痰去而熱復壯發者何也取陳老所餘劑辦
之曰噫是正治也而峻子之其元耗矣正治而峻承
之宜其壯熱也乃別爲劑以和劑者入之其治痰二
之僅十餘服而病洒然若失者於是王君名藉藉公
卿間爭具車馬迎治病而君所奏藥輒驗其病益奇
則又奇驗而性簡倪不樂爲威儀所治郎署故而處
方調湯液畢王人出酒浮之白輒不辭去之他所亦
附竟某胸然歸矣蹟而緒幣固至至則受之不爲
備議不至亦不問而間出所裒鏹以義行之孫戚故
人君既朗坦無他腸而又嗜酒及雅語多愷少忮以
故無中交游多愛慕之即不病而時致君以爲適而
久之先御史大夫公開府檀州有以君名薦者檄使
調治官事君始通籍太醫院得冠帶如例幕府尊重
而君其優下僚然竟竟然不廢談讌間出休沐者大
校迎而飲之君亦飲問府主有所指縱或可以居間
道地否則陽爲不聞者出他語岐之以故自月請外
不受一裝鐵先公益樂稱之而云何先公坐失相嚴

捐幾時邏騎旁午勢叵測而君獨依依馬首不忍去間入一慰視先公出則視吾母與吾妹女弟疾郎大寒暑亡間也明年先公竟不免余與敬寅扶櫬歸女弟疾益甚時寒沍且氷矣念欲若護行而難發言君慨然曰士爲知己死況不必死耶獨身偕之維揚始別前是君覲使驛騎馬蹕蹕亡倦態而乜箸日益羸微司其酒往往不盡醉以爲恠而明年忽感寒疾卒京邸疾既亟猶手書屬余兄弟其書年不成字而語悲惋甚會君之婦山陰人攜其三子以喪歸吳余兄弟迎置里中代舍山陰人者故良家女也以儉勤佐

王君生者三十餘年至是悉出橐中裝得六十金余兄弟稍益之爲百金以年置田共薪爨年長其子寅業小賈賈久之敗寅死其婦徐亦死二季少而不甚別治生獨人邑邑不樂成疾益後君十六年而卒得年五十九君之年僅四十又六耳君世家吳閭門里父浥毋許生而敏慧嘗受經老儒郁黍陽業成矣已舍去爲醫故其醫本經術時出心造不專泥古方二季者宸娶於陸宜贅於周女三歸伍常張煥文京先諸生周姐姐有文學矜飾負氣不襮然諾自獨人之卒又七年而姐來言曰二骨行暴矣請瘞之某所公

幸甚之一言以毋使遂朽既而以狀請曰姐幼未及悉也嗟乎微而請余忍逐微而狀余寧弗悉抑及我先君大故則有隱痛焉毋若余之衰苶而弗能文也何雖然余胡敢遂死死者乃溝瀆之瘞穸而爲誌若銘曰贅者意敦者義銘者友進者堦逝者不愧生生者不愧逝穴於是其偕郎安於是

屠冊溪公墓誌銘

余所知明州著有屠氏云屠之先自大梁徙避狄而居鄞之北方數里皆爲屠而至太宰公滽貴及其先三世下而得太保公僑司馬公大山貴亦三世而獨於其屠最尊而齒甚早者曰子良子良之子瓊瓊子冊溪公滽少於太宰公一甲子而稱弟公自朝文其別號曰冊溪以比於太宰公所謂冊山者也冊溪公三世俱有衣然以隱德重始公之壯時強有力多持弓弩挾彈走馬遨遊自肆已折節讀書通大誼家故中下與所善海人謀治巨艦絶海而漁遇颶起破艦得一木漂浮小島淪七日挾敗絮而嚙之晝則獮猴分餘菓夜則玄熊卧護翼竟不死尋他賈舟過島號之乃下人皆以爲神公既稍自負且以押之益治艦漁漁則颶輒破艦雖不至殆如前時而所齎操畧盡

公姑倦於漁而會伯氏坐逋賦逮日夜以望公公歎
曰是知吾漁不知吾漁而禁若洗也雖然我何忍愛
先人廬而坐視伯氏逮耶鬻其宅得數百千緡以出
伯氏而僕行乎江上昔者舍數椽以栖兩姑而颶復
敗之公笑曰颶乃跡我豈欲使我露宿耶與其婦
□孺人節力而加苦焉自公之無家而意豁如類有
指者曰吾不復海矣即餓死不至今魚餧手理藥草
數畦喫其苗晨起未飯徐覗笑無煙舍而步江上觀
漲家人挽之曰觀漲可得食乎公笑曰不觀漲亦何
可得食卒觀漲而有二賈以巨楫米寄載至公居步

所而舟人發之皆珊瑚犀象玳瑁香藥也曰是禁物
當入官又當死賈陰造公蒲伏請以半爲公壽弗得
無發公曰去之而以六尺傳而財我安忍借爲利哉
今舟人姑得厚讐是矣又有私販魚鹽者亦至求請
予補貨之公叱曰而豈律吏也當是時太宰諸公貴
盛甲浙東西諸借名姓而家者比比公乃其親弟弟
季文實自如終不假小煦沫而閭左之受爽者質成
者爭嚴事公亦自忠信不侵然諸得之不以屠故重
也公屬雖尊不以加於諸孫曾行與杯酒談笑溫洽
有兄弟迫於產而鬩牆者質於公甚辨公不答弟顧

指圃中某花某花而其人忽悟曰公意不在我我何
辨爲遂解公有六丈夫子而長子失里豪意見中御
史逮捕不得縛公以應明日當入見而夕卧大鼾家
人撼之醒曰此何時而亦寢也公徐曰我不爲恐何
恨我且我終不以明日餘今日寢俄而長子至入就
理公亦自若其最少者曰隆少而警穎公甚愛之俾
從里塾師受書歸而匿猶未飯也指其腹曰此虛柰
何公弟從容與語經史及君子無求飽大指隆遂不
問飯而去隆之長爲諸生聲實殷殷而又能治古文
辭心念屠故冠帶族前後用政術顯槩而王治古

文辭者治之自隆始微一見長色公故屈之曰兒曷
不視吾腹中有戟矜耶口有雌黃耶即懸鶉不至骭
何愧而若柰何以斷鳧矸世好也且毋乃鑿混沌何
隆自是雖不廢其業而能歸之長者公爲人大音聲
如鉦自他所歸未至里許而談笑聲先之家人以是
候公歸爲常腹不能藏人語又不喜受語居恒謂毋
使人口屬吾耳吾耳屬吾口天下且無事矣生平無
長物唯藝鞠數百本病時爲客益去夜起行瞰籬落
以是觸霜露得疾卒當是時隆補博士弟子保拾姑
蔑間姑夜人易之困而歸抵富春江渚夜夢公騎而

衣冠阿殿先後冉冉雲際去驚馳抵舍公已歿七日矣歿之後日一道士來云夢公夫狀具如隆隆又謂公自言直者當爲神渔至今疑公神不墮死趣云公以嘉靖丙寅卒距其生弘治丁巳得年七十有六子者佩侯俅倪仍隆唯隆成進士女二人孫男十五人女六人隆之令穎上冉綵祭能以青浦皆有聲而與余善故述狀公事而余誌且銘之

銘曰溺而不死猴熊來餌死而見夢於人於子人皆神之其果神耶太僕不蜀乃全道真夫是以爾子文而爾若不聞爾若不聞何有於于文其何以銘爾之墳

鄉進士玄津周公墓誌銘

吳江之周其先自元人俊德始徙爛溪七傳而至恭肅公用起孤生數更省臺長至大冢宰海內推賢之以爲名臣而周遂重於吳江恭肅公有丈夫子幾而其最賢而長者曰尋甸守國南尋甸君有丈夫子幾而其最賢而長者曰玄津君君諱京字世臣玄津其別號也生敦重寡言笑動止自矩恭肅公業已心器之而長其親長其孫當得官更推以予弟而讀書工屬文由諸生還上舍君於制科義無所不汎濫而獨好瞿文懿公景淳以其爾雅可諷當是時瞿公前登第及以侍讀主南畿試得君文而異之曰有心哉斯文乎抑何其爾雅可諷也遂登君式君所登義行而見者莫不推稱君以君之文之似瞿公也然君自是竟蹭蹬公車間凡七試而七不利以至老死語云通塞因天爲陋因心豈不信然哉始君之事尋甸君與母顧也婆婆焉烝烝焉其撫諸弟怡怡焉以孝友稱於鄉母顧疾一不食則君亦不食醫禱必誠信而其歿泣血不見齒者三年既登式而賀者踵相接君獨涕涔涔下曰奈何使母得一見之其又四年當赴公

車以尋甸公病念之不欲行尋甸公爲強進食加餐口視迺公健否且若不思得一第以快我志而剌促吾膝前何欲欲乳耶君自是不得辭甫畢試而尋甸君之訃至乃大號泣曰天乎措我作罪人也生不及榮歿不及躬已矣下所事餘生矣乃所以致哀毀加於喪母顧時而竟禪除齋齋不解遘末疾坐以是終其身君雖疾不至困能強力行坐讀書攈制科義食酒不廢即至公車期不輟往間自歎曰先恭肅之世贋失柰疾何君貌肥白如瓠美鬚眉治家程豐儉必以禮一室蕭然圖書外無長物尤好程朱老儒先生

言閩謫白氏長慶詩擧節嘆賞諸父行皆顯稱事無
遜君以爲雖少年而行履筴畫則周氏老而他學者
子姓郎少年豪必飭而見君不敢以豪進也君又歷
事邢君大夫三所請託而其治歲課率先其里中又
借其諸父損腴田合三百畝以資長賦者故君家雖
世饒埒素封而里門母阜衣刺瑑他不能盡然矣君
既已不得志公車且病乃盡取其業毀之默坐澄心
見君以爲深於禪觀玄解者而亡何竟卒矣君之卒
以萬曆辛巳距其生嘉靖丙戌得年五十有六配某
舉子二曰之軾太學生娶吳次之轍側出後君卒之

年歲殤女七長適嘉禾太學生卜文學次適湖州諸
生閔世寵次適嘉禾諸生屠泰次適屠大壯次適邑
太學生屠秉性次字湖州張某次字邑吳某葬某地
之軾手事狀而介余友王百穀來請誌銘曰先子豈
也余猶憶侍大人京師時恭肅公領臺事而大人爲
其御史休沐輙謁余曰末世而猶覩古道若周翁真
所謂鉅公長者哉與閩司寇而兩不復三矣司寇者
非簡公渦也于何恭肅公卒而余得從事旬君朝行
因以竊追恭肅公之典刑而又一識君公車又從君
之弟宗正君游蓋皆彬彬質有其文焉故因世家踐

之乎喬木哉嗟嗟乃今俱已矣昌黎氏之識北平王
者三世而後銘其孫殿中少監暢碁而致慨於俯仰
也然攷之史少監故小貴以侈敗其家君雖猶在選
人飭文行家方隆隆起以是望也可亡愧恭肅公地
下矣是宜銘

銘曰太宰之孫二千石子策名於鄉步武帝里夫豈
不能俛服怒焉被服雅容造次儒者式吟而自式誦
而不名教爲樂先民是模厥材既成干霄可期竟爲
培之文孰摧之匪窮匪顛匪夭匪壽夷然委順不與
耕鬭 之陰恍嘅伏能奉不辱身以從先公爛溪

之陽喬木森然胥不盡餘以貽後賢

金君夫婦合葬誌銘

吾郡有金明者才人也而甚貧嘗數見而數進其文
其文日益奇而貧日益甚已不見者兩載所忽僂行
前謁余猶夫故貧也而杖且苴其冠履叩之哭不成
聲手一編相示曰孤有父能侍而不能養有母能養
而不能侍而今且俱已矣所以少逭孤之罪矣者唯
吾子余憫而受其編曰父故諱璋字國榮其先不知
所自至王父某而耕於滸墅係大姓以居遂冒屠姓
父久之復屠而爲金已更璋爲璲王父之始從滸墅

人當席自給也什不能息一父年十六矣一日忽盡持席去家人大驚而亡何以其價歸蓋倍贏於恒操時里人謂王父若有子材焉不使之賈而且恭齷齪井手乎於是代王父小賈父之爲小賈顧日鮮衣與其市豪少年游又好新聲貌°美麗自喜其更長則有氣上誼不窺然諾豪少年益莊之而母者朱氏令女也能佐父以儉共舉不肖踰齔能誦書占對而王父指之曰兒姣不復代若賈乎父不欲曰吾安忍復棄兒賈也乃使從師肄經術自不肖之經術乘枕而父賈亦稍饒乃里中兒妬之父意不懌曰爰有六足走

便入海夫夫安能卧領人姑耶從而耕光福山中故不舍耕事歲得凌之乃更從爲賈數轉益薄而不肖自游學歸父何其窘捋然由也恚索杖曰若所游大人者何而不以一錢資我且若不捋然不歸矣不肖俯伏泣拜杖而母去之曰乃公才胡以數轉數薄且兒郎不以一錢子歸也故不以一錢母出公如命何哉於是起不肖摩撫相慰曰姑郎若業脩之而父漸以心計聞諸賈人推擇假市令權得不乏身又時時用儉共補其畸父益發舒雍容文酒會矣不幸爲疾卒母煢然而二少子依爲食且盡不肖策曰所得之

而會謝都尉者業轉餉知而穀我從之燕中主董禮部自是稍得寓脩鏞遺母居歲餘忽心動亟歸而母復不待矣天乎不肖之所不能養與不能侍者此也即所謂養何養也天乎傷哉貧也所以爲吾父母者巳矣夫鄉之人不能知不肖姓名何論父母然而靡不知有子也孝而惠之一言庶幾因子以知吾父母余受編讀之既乃嘆曰吾不知若父母吾知若吾知君不爲吝銘誰爲銘者金君以庚寅生庚辰卒得年五十一朱生先廿年卒後之三年爲五十四朗娶呂而鮮其二子娶貝王氏艮未聘塋地在鳳凰山之新

阡曰耕爲銘曰

半畝之封其茅[illegible]七尺之宮上有樛枝有烏[illegible]肩誰則知之以子知兮母若以而子知兮而子何以知而其大昌厥辭

太學生史幼容暨婦陸合葬誌銘

幼容生而韶警故太常陸燦先生與幼容之父蘭溪公婺同里閈且寀也抱之膝果餌之而曰能壻我乎幼容起謝遂以其女女字焉蘭溪公業中人產念不能當陸先生而世受宦又娶於吾姊以司馬公父而御史大夫公翁雖雖貧才寀而幼容以陛之子兒子

適於已出陸先生殊自快也歸撫女而謂曰若有歸
矣蘭溪公亦與吾姑相賀曰幸見有室又得尚陸絜
先生女當是時陸絜先生名重天下而下何卒幼咨
十六爲諸生明年女陸乃歸幼咨長於幼咨二歲而
明秀婉嫕吾姑尤鍾愛之幼咨與蘭溪公俱短小然
蘭溪公爲人恂恂長者不欲以口窮人而幼咨貪言
咲佻佻自喜既爲諸生未幾以例入太學試而有聲
尋復改南太學三試皆不利而蘭溪公卒官幼咨既
免喪忽忽不自得又微聞其生母張夭而界及識也
意傷之乃悉謝去其所習制科業縱酒自放又不別

治生吾姑賜督責甚苦曰汝父無所遺吾餌槖而教
養汝以冀汝一日顯而乃若是耶吾日三□□於從
子吾汝欲割以爲酒費耶幼咨行意故自若也歲時
從所狎酒人輕刀短艓縱浪佳山水間竟忘返而故
莊事顧丈人汝王閒規之則曰富貴士豈也人生一
隙駒酒之日吾日耳更睨顧君毋溷我能從我游乎
顧爲匿咲引去於是陸之私裝罄矣泣謂幼咨獨者
罄吾裝而佐君君以爲酒猶昔乎之今乃書爲酒何
所復得裝耶幼咨時大醉識且詈之曰汝何自得大
人言吾不若夫矣陸畏幼咨餓不復已歸依其母居

而日夕紛辮刺繡以其羨市珍菓貽吾姑間過抱首
哭也幼咨始其餓時爲具不問客客至則飲既浙溢
而有所過亦不問王又好使酒罵坐坐客應之強則
亦已而及醒而復詰之則且忘以故與幼咨還往者
不甚責酒食過而更用以相狎幼咨既久之得陸共
事吾姑狀乃愧悔迎之歸謀更讀所謝去書而病矣
陸之治湯藥覘上良謹幼咨既欻執手而謝之曰甚
負夫人已而歎曰男子窮至此不克終奉老母何以
見蘭溪公陸夫人地下又戒其子載道顧丈人愛我
死必傳我而以幽宮之石累元美先生陸故得吾姑

憐幼咨歿則益精心爲其養服除從之太倉渴曇陽
女與師偕學者凡三曹所而獨以一荔枝授陸歸啟
之則有手書摑其志行而許度之陸齋沐復誦願備
弟子未師業已前乃復數日晚矣固異世緣哉未幾
陸忽病痢死死時念師言歷歷不亂幼咨名訪史氏
別號
番錢其十也史之先世自吳與從而爲長
洲甲族王父河間公任職名臺諫二十石蘭溪公宦
雖不竟達以廉著聲幼咨卒以萬曆戊寅距其生乙
未得年四十有四陸之卒以庚辰距其生癸巳得年
四十有八一子曰載道娶劉氏鼠沈出也女一適太

學生歸陰陞出也墓在靈巖鄉世地
銘曰汝以酒而全其天乃使汝婦斬焉而喪其天其
然也不然耶汝婦雖死拳拳敏其師而汝冤氣興所
不之其猶相依耶非耶噫

清溪將次公墓誌銘

太史公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言是耶則陽生何
以云爲仁不富也今夫取者所以資予也予者所以
保取也故曰知予之爲取則智知取之爲予則義此
二者仁之術也今夫小賈之爲賈也銖銖而欲之業
業而持之不達因時不知所操舍稍過而卒然亡所

喪敗若撲滿焉彼陽生者烏知富者也汪子仲淹爲
予言將次公將次公者其婦翁也名克恕字行之又
以小字延保行世居歙之黃山黃山無他姓獨將與
謝而將尤著其指幾數萬而其後有泰仁公起家賈
於鐵蘇無所不曾中歲倦而思息乃命其伯氏繼焉
而驅次公使爲儒次公既已受經術屬文有聲已謂
其父里中亡可與語者吾聞之良溪谷處誰與劇吾
因去而游星源里師故游儉先生居而短褐從其俗
日耳[illegible]濡筆[illegible]吻所出入不暇爲富家子而會大
水盡漂其書去徒以身免父聞之歎曰豈非天乎以

書報次公天欲奪汝儒而還之賈遣之不辭且吾老
矣毋使兩墮次公歸而相與籌曰不有居者誰與貨
行者於是身居武林聚百貨而橐之以輸伯氏爲轉
鬻山東之清源次公以時筴其入而伯氏筴其出相
與消息爲循環者數年皆大起於是次公徙之清源
而伯氏復轉鬻爲出入復數年皆至累萬復相與籌
曰行賈固利過富而母若逐逐道路何且以身百試
卒一不諱悔巳晚今幸皆足盬盬夫坐操其母而役
其子若尾閭之受水毋便於此者於是徙廣陵益鬻
至累巨萬大抵武林俗滯輕爲徂清源俗贄得多賈

易忌廣陵俗佻好夸次公能盡得其情與百物之輕
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終其身毋債事久之丈
卒伯氏亦卒有子希文弱善病次公日撫視其食息
小長授之經且大出橐裝資游太學曰吾竟不能以
儒稱而祖意而勉之使吾有以報地下也丘墟漸漸
多齒牙次公率其婦共養嚴事事必腆備亡廢議乃
已希文病死次公傷之爲撫其三稚子如巳子使
同謹處仲淹微風曰處得無隘乎次公曰吾欲使其
悉我均也有二姊長適羅良璣貧而嘗有一子又蚤
死次公治其子喪而養良璣終身次歸汪鶴鵝佐次

公賈私其羨自殖積至萬人謂是不可返矜乎次公謂返若矜是割吾肢以益體也卒弗返其後鶴與姊謀更訟次公負其千金以求解次公亦不辨廣陵賈人子多貲郎連結守相以車馬裘服相豪而次公衣大布冠竹皮[illegible]其間意自如也然遇交知緩急有所援㧑則諸豪咸壁蹐而次公獨出身為之至傾橐始更相愧以為不如歸黃山故居豐樂里里大溪數漲則病涉捐千金為大石梁數十丈以通之自石梁至吝溪治馳道數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故通政張公為大書標之里人指相詫曰

蔣次公始不得志於儒中自恨以不能承父為而大吾里今吾里乃歸然其壯貲故自是耳何儒為次公後病痔之京口就醫轉侵劇返至武林而卒以辛巳之八月也距其生庚辰壽八十有二娶羅有夫夫子三長希參娶亦羅次希任俱羅出也又次希禹娶李貳吕出也女二長適郎仲淹名道貫太學生其女有賢行蚤卒次女夭孫男七幽鄉娶潘朝鄉娶謝玄鄉聘許友鄉聘汪耆鄉楚鄉其一未名俱未聘孫女一許聘徐學書志曰仲淹有云儒者峩冠博帶談說道理若指掌即不能不以一刀錐而弁髦其人倫次公之於人倫厚矣何必儒仲淹從其兄司馬氏為文章有根底其言當不妄故誌而又銘之

銘曰汝賈而儒其子孫必以儒起家汝其郎安於黃山之墟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墓誌銘

資德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東沙張公墓誌銘

大司馬公之卒也以萬曆丁丑九月而其生以弘治庚申生之夕王父贈司馬公夢龍瑞其後公夢濟岱嶽而病病踰月卒公壽七十有八年成進士負大人名者五十有五年蓋終始咸與夢云而公生好持文

章柄進退今古而間與其伯子邦仁揣度令人而古其文若某某則不佞與一焉屬先大夫之葬也而公誄之至是邦仁輩卜仲冬奉公纚人歸於某地而賫帛以沈太史一貫之狀抽公所自述與余宗伯有丁沈山人明臣王太學穉登余貢士寅之傳四而請志若銘曰公之遺意也夫公知己也且有先大夫之誄在即公大歸而貞不肯懼不成勞於窀穸何敢以推弗稱辭按狀公張姓諱時徹字惟靜別號東沙子其先爲宋魏國忠獻公浚傳子明公栻又四傳而爲原徙於鄞原生紳紳生儒儒生惠惠生迎迎生叔誼叔誼生公曒是爲贈司馬公贈司馬有三子其季曰緒是爲封膳部公其贈亦司馬娶沈太淑人而生公亦有三子公其長也公之先世世受農至贈司馬公緒始受儒當公生而族子文定公邦奇長於公十六歲既蚤讀中秘書以經術行誼稱天下而識公於齠髫時曰叔父而其代興哉當是時公雖內斂而狀嘿嘿贈司馬初弗省也以就外傳日授書數百言輒誦益之輒又誦又強以十日所當授書倍之輒又誦然尚弗省也自文定公之異之而稍試以制舉業則愈大奇公乃進以天人鴻畧經傳微指與兩京諸名家言

甫十四試於郡郡守林公富私少之既試而後喜曰勉之不爲少也自是試輒利遂抗顏爲師席弟子有倍年者矣二十舉於鄉明年絀禮部游吳中吳中弟子益進又三年登進士授南京膳部主事久之進武庫員外郎還復爲儀制郎中公之在南京八年所所當皆天下豪傑若呂仲木鄒謙之王子崇顧武祥輩擧折節下公公以詞賦名籍甚南北而自其與諸公游則稍欲進之爲德功矣已乃陞秩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材高有所掄薦於諸生中去皆取大科爲時顯臣而不能無汰斥大指欲以裁冑士服而農賈

實者江西爲貴臣藪諸造請一切報罷以是不能無嗛意會　九廟災廢言官論調公公笑曰一博士長應天道耶然所坐蓋白乃補山東以故官飭治臨清兵備人或風公責少狗者公不荅至則益持風裁罷去使客額外供重錦文幣自遠日坐堂皇諸簽票蚪集爲剖決立盡而加扶其匿實者曰若罪當某某律以匿實故扶也自是吏不待讞吐矣公時時申束約境上諸干掫者毋得客尺刃寸鏃入境不則立死汝以故竟公任毋剽攻警所部稱治轉福建右參政道務素稱簡諸好以臥養高公謂吏弊什百衆我我何

臥爲乃自勤力爲政閩徵故無準公衡之因者徵書以式來者胡氏子孤而富且出毋子也宗人文質爲非子因賂吏摘赤籍以戍困之獄公立爲辯其枉閩人稱之積四歲不遷時文定公方掌銓乃以嫌故既稍遷按察司又爲雲南州邑累故之省論夬免者踰時脉夷道剽之去公白御史留眞梟獄官爲糈食之毋聽自炊繫自是毋他警零益夷保質遲於奴守役人如麻辦就逮以行藏金間莫決公令受辦覓即撲殺之捐抑苑俊老而擧婢子弟傑誘其子以媮剌而替之訟於官謂是替也而非俊子俊老不能子官莫

辯公謂傑者利俊指揮耶而忍肉一孺子集隣廡諳之傑留伏即實於理而歸替俊李令者給妻之女輿匠通而令毫弗禁也諸兒恚而毆匠死其長子出承毆矣御史欲坐謀殺悉下有司捕之家書燬公謂是毆也恥淫之謂勇承死之謂義而弗能救而殘數生者以償一淫死者問請改論毆盡復其諸子沐黔公釀而怒釀者之抗利也囊三木以狗公道問之曰釀卑不當釀耳公曰釀無預卑也破而縱之比公遷山東右布政使黔公以恚故不觴公郊貴人子爭攞觴公郊且請觴從者曰公不持滇一物行願以此庖酒

爲公壽也公之山東而左使以疾請告代視篆凡案如洗吏白逋復署者五十餘人入貲調鄉試錄成文多出公手俄以贈司馬公喪歸毀瘠如禮服除補湖廣時有楚之變諸司出入陳兵衛公悉罷去之曰誰敢下　天子法也諸冗散當滿不得去鵜家而俟命公憫之謂孰非臣子乎趣吏治稃一月而得滿去者百餘人又嘗覈辱吏戍并釋逮坐六百人臺臣無以難也遂遷河南爲左布政使諸內賦者以金至即驗而入之曰毋使居亭斂工窟爾也已徹其道理貲而官輸之塞曰毋使道路虞爾也諸王將軍當請祿

即籍而封之人自爲授受曰毋使國臣得侵漁衞批
即有損吾自任之於是公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
當發諸王將軍盛張樂祖道絡繹數十里觴且祝曰
妻子賴公而飽能繼公畫一者幸矣公行未至四川
而白草番攻陷堡塞殘裨將人或謂撫之便公奮曰
蜀獷僻不以此時一伸法將奈命吏何檄諸將獨何
卿練而武乃滋與討發勁兵擣之克番塞五十有奇
斬甲首千有奇俘獲五百有奇與降者約稍出賦視
內地捷聞進兵部右侍郎治如故已又平馬裸番賜
金綺已又議平敘瀘蠻尋獎救荒諸省獎稱蜀爲最

而中蜚語歸里矣公所中以馭吏莊而待其國臣峻
久之起撫江西其治大約操縱如蜀而加寬諸猾黠
盜魁漁獄市者詞得輒杖殺之閩郡爲肅罷客供張
具所周還不過升茗筭米食事入爲南京刑部右侍
郎未上以虜警召入改注兵部當是時大將軍鸞挾
重肘腋間而藉寵勢張甚既已奪商侍郎大節兵又
勒使聽約束商公上疏劾之不勝下獄論死未決而
公時時與鸞議左鸞惡之當出邊挾公從治兵欲遂
中公而鸞病疽死反謀發妻子僇於市於是公念商
公冤且當用而會商公所部兵上書請得復商公爲

帥公時署部事覆如請閣臣擬亦如之　上大怒謂
帥生死繇其部卒耶且責公無君公席藁待罪閣臣
皇恐自劾當同死　上乃解僅鐫公二秩而公以太
淑人喪歸　上竟念公賢弗深責也予之祭爲營葬
月例務贈司馬云倭寇起東南爲孏而南兵部缺尚
書大宰令公戮疏起公公服猶未除以　國難故墨
衰而從事所論經畧事宜章十上俱報可倭有逸而
勁者僅六十人轉鬬千里所抵皆奔潰至南京郭外
公與大帥謀發兵出禦之不利事聞當是時權相之
子貪既以中逞公不滿而又惡李公遂特勅公致仕

公既歸自壯有餘日得以益肆力於文章所著述不
休而文定之爲南大司馬也公繼之僅一紀人以爲
代興語信哉遂稱兩大司馬云而後先買其餘著作
苑聲乃沈若則謂其學同而歸稍殊文定審而辭公
鴻而縱又謂文定長經公長諸子其然乎哉公間一
治農農即倍穫因自署曰上農夫而所穫即以潤其
族黨乃至中外戚毋不被者以田請予田不能田又
問公給作以廬請予廬廬敗又問公葺葺至再三靡
倦色孝友敦睦其共奉家庭間雍容如也其自居及
御子姓臧獲肅如也公成進士而同年生王祭酒子

揚者齒倍於公而來問交曰而吾兄也子揚死爲刻鶴山集善畫著功人翁以貧死爲刻考功摘集善陳提學約之以夭死爲勒墓門石刻后岡集凡爲公傳者若明臣若穉登寅皆後進齒卑公爲之遜行雖然交也客能操一觚管口脣囁嚅作吟態者叩之無不立見且與行弋釣山水張宴授簡又爲之治棗而後別人謂公且近名夫公去國二十四年而少有辟薦者此其於名豈乏特以不能由臺使藩司階故然公竟不以二十四年少辟薦而折大臣節此陳仲舉之所以先李元禮也人以名擬公者何淺也然至

今上聞公訃下有司諭祭營葬如故事雖不爲竟用公所以待大臣禮至矣公娶於陳生子邦仁官邵武令婦爲蕺陳卒廷繼毛側室任生邦伊官順天治中婦爲許邦伊都事滿公進資德階而陳與毛俱贈封夫人任亦得封孺人其次吳生邦侗郡諸生婦爲黃其次王生邦俗聘陳孫男四子庠婦爲艾子序聘秦子雍子冊尚幼孫女三少莊適屠本元兆奎許揚某順則許沈太噩曾孫男一應駿曾孫女一伯英公所撰芝園集外集別集若干卷寧波府志定海縣志若干卷所擬皇明文範若干卷文苑若干卷俱行世

銘曰東南無垠窮大荒欲月吐日成天章赤堇之金精而良爲鍾兩公俾張張公神肅然疑且莊甚容抑抑材則揚煒若太阿噴星芒迅如赤龍騰康莊經營五服脊力剛冬則日之夏或霜再躓再起　帝所詳批鱗抗辭驚九閽東大司馬提督綱祭卒苑來唯公長一彼一此爲疆埸公攜絕綸還故鄉餘憤尚足擢扶桑誰私以舉者彼蒼仰關千古成周行右文惜銳齒舌香不爵以手成津梁群才赴流趨谷王忽假赤螭金欲光公神行天魄茲藏宜爾子孫熾以昌徵曰之存辞無疆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竹坡屠公墓誌銘

國家自成弘以至德靖間之屠爲大人者三而太保襄惠公稱其從子曰少保簡肅公僑其又從子曰少司馬公大山襄惠公之博大簡肅公之正直少司馬公之廉清蓋天下之人稱焉司馬公雖名位小亞而壽考偏過之而其爲長者尤著屠之得稱甲自無錫從而季始之數傳而爲襄惠公弟渭則公祖也渭之子僻則公父也其贈皆如公官僻娶王生公贈淑人繼娶陳封如王而加太公少敏慧謂襄惠公撫公而

歎曰志之吾族所繇不隕者此兒也蓋公十二而毋
王卒其明年陳歸我又明年則父封公亦卒陳甫爲
婦而能毋公以義方朂之公自是讀書工屬文矣公
爲人秀偉長髯而豐下二十三舉鄉書明年登進士
甲第又明年除知蜀之合州既平諸父老持酒炙入
奉公公入爲舉白爵大觴曰勞苦諸父老休舍矣諸
父老人人肯自謂得屠使君心次日請間公歟與卽
便宜及吏豪奸猾事亡所不傾吐參伍而行之民大
驚以爲神州當瞿塘口春漲來嚙州公損奉倡吏民
築長堤埤其齒州人便之名屠公隄時有妖道士李

爲蠱公掠治之且數百亡損公曰彼能得我念無備
我以無念行之第趣杖如故道士遂斃杖下公
未及考而以最聞遷南刑部員外郎進著郎中出爲
吉安知府時吉之屬邑王尚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
僚有子橫里中公悉覈其冀子畏而折節爲儒生尚
書每語人歎曰使君去我一醫子而益一賢子仁乎
使君哉人益兩賢之擢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
徐時新中寇所至墟莽公綏撫安輯練卒選將遂屹
然重南北而會有甘尚書者與公同年累貴幸以里
中兒爲邑曹司屬公公不能蔽其貪尚書恨之適徐

有劇上供盜因跡著甲令不獲責盜兵使者毋得遷
公以是留滯且八年而政理益著轉其省左參政亡
何進廣東按察使尋爲山東右布政使又移福建左
公不好爲可喜事其治以務實勝而已而所至有去
後思名亦自稍起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會蜀貴兵平酉陽叛酋吳黑苗等已又獲酋帥捷聞
賜金幣當是時分宜相貴用事而其子世蕃以公違
得重地不能毋望報公竟不敢應而太宰李公默故
爲南司成有憾於將樂令以爲公公廉將樂令賢而
不然倪緒爲保全之令吏以爲起工部右侍郎闕李

公頌推公而分宜相更難之會貴州復有苗叛以爲
公請詔停祿仍故官自劾河北大盜李所珍與其妖
妻馬三兒等行劇入公地獲之御史胡宗憲冒公修
其事可賞也公謝弗肯復而久之朝議合湖廣川貴
爲一鎮設大帥公以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居之
公乃選將吏兒卒乘中約束使參將賢以一軍軍苗
腹而誘其黨諱細奴嗾之曰以爾酋龍阿仔來者吾
官若不然盡戮若族細奴乃爲酒要阿仔醉而縛之
並滅龍氏而龍他衆亦來報謝族亦殲僅細奴以身
免公縱悉平之奏官細奴百戶土帥冉世番十六從

軍功而貪欲遂冒其父位以黃金百斤及他珠寶抵
公家公之婦章淑人力拒之公聞乃錄世番轅門杖
之百曰汝奸汝父位而污我金何也且寄汝頸外矣
諸土帥皆恐懼請命公留滯久太宰李公時所召心
憐之念欲擢公而拒分宜相乃推公南京兵部右侍
郎未上倭難作分宜相乃議以公仍故官提督大江
以南諸軍公爲總督時已貳司馬其遷不當南總督
而遷得南已又得提督凡再遷輙再下又東公死地
公時已病歎曰吾身之不䘏如國事何公至則倭勢
益張念內有分宜相而外有倭兵食俱盡病痰壅不

能起而給事中御史論劾公逮繫詔獄且坐死時簡
肅公方總臺事疏公計毋所出而分宜相亦德倭之
不能遽下石　上偶以語其人陶仲文曰居其者是
非若楚撫臣耶曰然是不爲我備潛邸及太和宮者
耶曰然曰趣赦之遂丁書勒公歸里公歸日與里中
父老爲會滿引曰老臣無狀當死賴　天子恩不
令死賊手又不死用事者意何以報稱自是申申怡
怡者二十五年而後卒得年八十公居官久所更州
郡大鎮不勝計而問其橐秏如也田宅亡所增並嘗
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何以飽火者獨之先

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
始有堂公善詩歌時時酒間呼筆輒就已竟則棄之
不存稿嘗從太和遇異人得養生術老而不衰忽遘
疾嘔逆且革謂其子本畯曰吾今乃獲終吾聞之古
者正終　上大恩不見僇而又兩以詔復我官吾毋
乞祭葬吾亡德於鄉毋祀我鄉賢吾生不能效交際
毋內賻與生不暁佞佛毋作佛事本畯泣受命乃葬
公於甬江之北原又踰歲而介進士余君寅之狀來
乞誌銘王子曰倭事起而吾吳數更帥未始不以材
來者乃未始能以材去何也夫毋論其下中人即居

公亦不無二後言焉於乎難哉夫倭事起而其帥得
專精神於倭而後責之可也倭未角而財力先困矣
主客反矣上分其畏於大臣下分其慮於大夫士人
之口即居公之再遷輙再下其志奪而策無所用之
雖良平奚展焉事迫而後大臣不得不割情以拊來
其帥帥割資以內奉大臣其策內十七策外十三是
故從容於文法之外而功自立不然以公之剔歷方
面威聲隱然蒞徵者豈虛成也公介不近名貞不違
俗榮不色喜詘不色辱終始一節內外無間蓋不佞
所稱大人哉嗟乎分宜相之爲枝也李公默王公學

變之爲長者也抑何徑庭也　天子之仁明而乃
使仲文者借之以行厚也其亦可慨也已公子女孫
息生卒月日如左銘曰
厥有二三大人最後乃爲公惠鮮而衆持以此御家邦
居政不近名歲計有餘充盈牢扶天權惆唱震擊撞
公耳如不聞夯命惟正從出入白刃間竟獲牖下終
匪直完其身志行靡不同居以政術關文學延有陰
以逮子本峻蔚蔚斐其宗皆公所栽植於前人有光
甬江之北原廻琢若蟠龍我銘與墩俱靈氣雙長虹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川劉公墓誌

銘

劉公者諱景韶字子成崇陽人也蓋劉公之葬其父
封員外郎公緇而世貞寔爲之誌銘頌許其先世云
公之始受經也員外公有所成槩皆趣之甚追而貧
無書可受往往從人所借鈔又不給則開行之市肆
閱之歸而闇誦且繹其義至終夜不寢其所屬舉子
文亦以應舉時式然輒工始試爲諸生輒利諸生講
謂公鮮所師授崇陽令沈顧曰非而曹所知也居無
何公遂薦於鄉時沈猶在令詫曰吾尚以抑之後且
是子所謂神授毋事師也明年紬於南宮其又三年

成進士謁選得潮陽令潮陽故遠而名爲饒俗以嚚
勝公至首寘其大猾於理乃次第問俗所利苦而平
亭之其大者爲除虛賦捜伏稅禁逸鹺導河利築海
堤辟滯獄疾鞫皆凡十餘事以次第就理謳謡載道
逾四載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公前後凡七被薦書
當上考而踰郎格人以爲屈顧夷然弗屑也僚其同
舍郎濟南李攀龍鄉人烏從魏棠輩切劘爲詩有聲
然公間益習案法所請讞以精明稱李于鱗曰是日
噬嚙者何安所得司空城旦言乎久之虜入犯都城
公以選守安定門時時有客書佐其長虜退遂進公

署郎方員外郎會擴外城公得稍見長睥睨以功
予實授而忌者用喜事尊公遂以按察僉事兵備貴
州屬峒苗之界貴與蜀者閧議殲與撫孰便公爲策
曰撫未易也殲吾所不忍書不云乎分背三苗姑曉
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貴者貴蜀者蜀諸苗帖然所全
活萬五千人而公爲四議以上總督馮公岳甚韙遂
爲撫苗恭議苗之擁國譜而自以種名者三十六爲
寨八十三其魁跳梁鉗發公乃與馮公合兵捕誅其
尤黠者既奏功公獨得大酋王甑任宸所上首虜二
百餘　詔賜白金十歲俸級一會江南北裏中倭羽

檄不時上遂進公按察副使治兵備江北而李襄敏
公遂以中丞節臨之公念府治與李公皆創府而民
久不習兵即賊至而亡所問弓矢弓矢其奠度不能
出一鏃乃請於李公以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
而如皋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
繕衛選鋒務爲不可勝以待其明年倭果大上前鋒
犯如皋公單騎赴之敕吏士闔門以待不敢遏援兵
亦稍稍至公呼諸將歃血而盟書其名袒服曰是戰
也不利我必死之諸將人人奮而會賊據白浦意欲
西公計給之東而遣諸將搽丁堰爲三覆邪擊兵擒

之公又策廟灣卑地請於李公以大軍軍焉而身尾
賊蹙其殿於滿莊賊驟西與遇於余莊復敗之遂敗
賊於馬邏復尾賊於燕莊賊且北泰興公追之泰興
民爭挽公謂急入保赤子賴公而枕公笑曰城而外
非赤子耶且吾在何虞城虜兵前搗賊張家莊走之
以李公檄會兵於廟灣合戰凡四日大敗賊所鹵獲
功與李公當諸將欲置酒高會公曰未也夫三沙之
賊不懲南而懲南之颶也勢且趣我彼覩夫不利北
必懲我而我狃之非勝算也未幾三沙倭果北渡徑
趨如皋公率諸將分道進掩之於仲家園蹂其衆戕

走鍋鐵與參將丘陞追及之陞突前中伏死公併將
其兵力戰敗之巳戰於小海灘巳戰於劉家橋巳戰
於白駒海汝各有斬獲賊窘悉衆趨劉莊食其粟胥
是時三沙之稗將劉顯以失律罰自效公器其才力
悉中權之勁畀之曰請以賊爲若德顯奮而前公鼓
之賊巢潰追殲之於白駒場殆盡是役也公前後不
解甲者三月餘生獲百斬首三千焚溺稱之鹵夷器
械甲以萬計捷聞　上大悅進咸奉級二賜白金鏹
一文綺帛各二遷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再論功進
咸奉級一白金鏹如之綺帛殺其一亡何遂進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李公之去
督撫僅一再代而公則爲政諸所頒勒約束精采有
加於舊嘗　景王之國道淮楊中貴人責供張驛搔
甚公一言中其竅立解去郡邑頌公功德者曆至至
爲大祠祠公而公以毋汪安人憂解任方日夜哭泣
自恨匿軍旅不獲共事湯藥而御史彈章于矣
天子念其功而難御史言予閑住公既服除杜口不
言究與破倭時事而日夜治酒食爲員外公壽後先
事繼毋務得其懽而飭其美召所知樂飲時時謂吳
子甡材吾所者去比部而職方巳又去職方而貴竹

也遂不獲從二三子以終不朽之業二三子且以我
爲頷也而從吏我不知其美疚之也即二三子所不
能斷于以一名家言而吾亦不能不自信然至於今
未有成者何也天幸假我以餘日而竟并疑之我何
以異日見二三子也　莊皇帝即位用　詔恩復公
官致仕而援楚者李君栻爲公才堪大用李君故襄
敏公子也公歎曰豈其猶能舉過庭語耶吾固耻名
之雖然何敢貪德於逝者乃裒襄敏往返軍中札百
餘名之曰感知錄以寄之而竟弗謝也楚材又亟言
公之純孝長者也員外公疾弗食即公亦弗食其顙

天未嘗不叩顙至血也葬而骨立汲汲乎思所以不
朽之也于旋及門即一言未嘗不爲删井盂也所椒
修橋道寺宇所調僧擇徧境內然而不自稱福也貸
子錢久則折券而焚之然而視其人若未有德也所
不忘無報者一飯恩哉乃睢睢若洗矣楚材者公所
厚善士也始世貞之爲員外公誌銘也公實以楚材
狀來謂其文似世貞故今而公之子日孚復以楚材
狀來其文辭益奇顧所述公於世貞語太過亡當故
不能無删而爲叙其大都耳志曰天於劉公不無意
哉一舒而令屈舒而城郡城其又舒而責竹其又大

舒而江以北矣舒未幾而旋奪之意者其人勝也雖
然亦天也使之强未有能角於野者夫轉弱而爲勁
聯散以爲一收敗卒之將以爲智收敗將之卒以爲
勇非劉公孰能之夫劉公之好文甚竟其造何所不
破的天與之日人不能爲之勝而味其言若猶有憾
者何也其所著有秋蛩燕臺戰餘漫稿太白原稿若
干卷楚材云境至成一家言嗚呼亦足以名矣公別
號白川其後爲白原世猶稱之曰白川先生春秋六
十有二其卒也以胃痛痛發即若橫刃病始得之確
鬬賊傷乃嘗破賊時處建康蔣神授之丈八矛盤舞

空際至病而復夢蔣神以天樂迎之次日乃逝有雷
電風雨之感亦楚材云公娶於張初封安人以子日
孚奉　覃慶進恭人丈夫子三長即日孚積功爲武
昌衛指揮娶於戴封亦恭人次日益日躋俱夭女五
其三適千戶陳邦本太學生江朝海邑諸生楊衍林
孫男三炳衛邑諸生娶恩生汪庭女餘俱幼孫女七
墓在史家渡之陽銘曰
大海西浙長鯨立波化爲虎豺血人於牙嚼其髑之
公揮天戈勦我爲合而爲鶴鵝陸沉水栽或戳或縶
濯彼燐烽爰植桑麻公功于揚偕石不磨三錫甫伸

三襍隨加歸而奉親舞彩偲偲立言是庫遑恤其它其功一方其言一家我銘于幽不隨骨化公安我銘張楚實多

中順大夫四川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二泉張公墓誌銘

嗚呼張公世所謂靖恭長者也而不及下壽以歿公之歿余醉而哭之曰公胡以死也尚有子曰建麟又三歲而建麟以下殤歿余又哭之曰胡以斬公後也語云天道無親長與善人是耶非耶嗚呼張公世所謂靖恭長者也而天之報之若此其酷何也余蓋悲公甚故其葬也以公門人蘇廬陵之狀而志且銘之

公諱大韶字鳴德別號曰二泉張之先自常熟直塘里也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州人王大父贈南京刑部郎中銑王父光化教諭璧考太學生累贈處州守卭處州公字唐恭人而生公公在孩抱間即秀穎明敏教諭公愛之恒抱置膝偶以儷語屬之對公不荅而第指壁間書語應之真絕對也教諭公大驚詫曰此聖童矣公年十四補州庠諸生亡何遂有聲而督學使者涞水楊公南昌胡公咸激賞其之首遂舉于鄉又三年而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繕治鳳陽陵寢費節而辦又能贊其守先事爲禦倭策尋分司蕪湖積蠹爲摘商旅便之去公任數年而爲祠祝公且文其麗牲之石丁外艱歸服除遷刑部員外郎進郎中獄吏念公非素習難之而公勤聽精識一切麗以情法遂負明允稱擢浙江處州府知府處屬邑多創倭而礦民尘習兵故調發亡已論用凋妫公至則繕城堞申甲保寬徭薄賦以廉勤率先諸屬郡事大治論三歲遷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建昌蜀之西南一番以與滇貴接諸蠻夷大牙其間負氣競利公以道蒞之亡不感服者而其在處時有所不悅於

當塗中以浮語然不能竟汙公法當調公念毋唐恭人老歎曰飛陽何人耶吾鬻者錢稍吾親杖於簪障間於是築室與中治場圃歲時行禾壟秩秋旁畝蓝闕唐恭人性嚴甚公委曲侍奉間有所不懌即惴惴長跪俟解乃起其蒞事唐恭人之左右也亡減於唐恭人公無子晚始有子念之甚以聘余女久之得末疾寢劇乃太息曰吾死之不恤如我毋何則又曰如吾子何卒年五十有一配凌氏封恭人子一而殤者即建麟側室秦出也女一適太學生金元祥建麟死而以從弟大英子天麟爲嗣又肓子一 襁褓孤曰兆

麟補太學生娶李曹公既歸絕口不復言居官事亦不言人所以毀非故無能爲名之者第時時爲之所雅人口曰循吏循吏而已人以公治於室而疑其官然公亡他耆有官槖必實其唐泰人所既没而發之僅飲器十餘緡數十而已嗚呼麟抑聞鳳鍛羽璧毁蘭刈以末俗實爲之公之不終遇人也其不壽與無後寧亦人也耶余蓋未嘗不三歎焉吾州之工屬文精深經術者必推公而公所指授諸生多取科第若廬陵者其尤也晉㝬鐵塘先生之穆位以建麟從銘曰逝者有知殤子侂之始而若忻既悟而悲余毋以報君之道而姑不朽其辭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中奉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虹洲秦公墓誌銘

秦之先自嬴氏至宋而高郵人學士觀以謫死葬無錫燦山下其子郡倅湛遂占籍爲其邑人十七傳而爲貞靜公夔累官江西右布政使貞靜剛其鄉人私謚也貞靜公之仲子曰孝廉公永孚以高行旌孝廉公之子曰都事公鏜舉鄉貢不第竟謝公車業以終有子曰通叅公瀚公父也其稱通叅者從公爵也母曰殷宜人公諱梁字[redacted]坐而美姿容眉目如畫稍長所習書輙誦遂工屬文補博士弟子與試冠其考僞聲隆隆起執經請贄者踵相接矣當是時公所居有山曰金匱因自號匱山而會嘗出而五色氣蒙之若霧望者覩其地有虹起上屬天而怪之公因更著號曰虹洲蓋以雅自負云而未幾果中鄉試高等明年試禮部司試者奇公文薦以爲第一人而所射策與主試江學士意異爭之彊公見絀然自是名益起

其又三年而試得第八人錄其文以式當是時公名籍甚館選垂及而失之亦以娼者故出補南昌府推官南昌民嚚而好氣勝公起書生驟得李官人竊或少之乃所擊斷亭剖即老吏不若郡多宗室子侯又豪貴人子弟往往交借故相嚴勢魚肉其卑赤公一切用柱後惠文彈治之不少假則相戒毋膺此強項司理而巨盜平十二者竄險時時從其黨行剽監司苦之爲下公逮公廉得尉其與盜有連不出意詰之曰若自知死不何自通盜尉股栗搏顙請命公曰吾寄若刃頸姑爲說離其黨而以酋來爲若湔迹尉卒

如教禽平十二至論報磔於市公既以材顯諸臺委所部行屬邑至他傍郡車跡殆徧每治牘丙夜不小止子攜踞而請曰大人得無憊耶且休矣公指其牘曰兒稚何知此實子生死吾指掌而吾烏能休也故公所受薦嚴而不殘爲閣省冠徵拜吏科給事中居無何　朝議築都南郭最爲鉅典所使中貴人大臣徹侯考工將作以數十計而公與御史荀君監之公遂止舍郊晝夜不歸即所部分尺寸皆有程督勤罷中貴人之家於工者以故咸惴惴不敢飾非自便城成第功上等超爲通政司參議其明年大水頽圮城

公仍兼給事中監之賜金幣如前當是時相嚴貴甚甚而其子世蕃黷以侍郎與董工事心忌公時時結杯酒歡且啖以九列公醜之用親老辭得南京太僕少卿太僕署於滁有故王文成公講舍公與諸生讀書談道其間甚適也久之遷鴻臚卿再遷右通政俱仍南京世蕃乃使其客示德色於公門公一歲而再遷皆消局者誰自也公謬詘其語曰吾不知自也將無以久次淂濫之食乎哉竟不謝未幾太廟災公當罷鐫秩爲浙江布政司左參議俄相嚴得罪公稍遷山東按察使副使協理堂事時堂務簡而所舉者提

學及德州兵備事亦辦尋改浙江督學政是時秋已過期公星夜行抵任三日而出行部五閱月而以十一郡諸生黜陟告成既畢試浙士九十五人公試而首者五十六人餘亦儀等遂相歎以爲神明而公務寬大多所優進舜謂士嘻不欲乘時取功名者鉏人望世吾不忍褻之他操切少年不善也尋遷布政司左參政亡何遷湖廣按察使甫下車振頽提綱大欲有所爲而江西右布政使之命下矣公時方急通參公疾將疏乞終養不果因倍道歸侍湯藥者二月而通參公卒得以窮易咸亡憾生死而歲大計吏竟

用浙中事罷公爽然不屑也戲語客五閱月而浙售
無遺疑此爲誤人間多矣吾而不罪誰當罷者公素
孝所奉通奉公齋慄志養既除服乃以所事通奉公
者事太宜人朝夕上壽陳游味徵聲伎而薦之太宜
人爲加匕且屬公觴曰姑爲我一寓目而公亦自好
游適所居邑多佳山水選要創墅曲承其勝有所謂
惠山園及春申別墅者畫船簫鼓中載詩酒人如葉
茂長姚舜咨顧世叔輩相與翱游歌呼舜論隆夜唯
不佞獲三四過公輒留留輒大飲飲輒醉醉輒捉予
耳朗誦所爲詩若文弗竟弗已且曰吾太夫人善飯

告善酒吾婦善爲糝第與子皆善逢迎而又皆才吾
以應人間世亡戚額者然間一涉時事及長吏可否
未嘗不慷慨色動也不佞乃以是竊窺公非但爲樂
者公於友愛天性黎明率諸弟謁家廟退坐中堂叙
語移晷乃別每宴必有虛席輒顧問其郎何狀竟酒
邑邑不樂歲賦踐更則曰等吾代之不以累若也以
故諸弟能自致力濶屋而書亦不廢從弟本貧不能
謁選則資之選從父滂判劍州遠不能赴則資之赴
又嘗爲王氏姑及女弟之夫朱連調斂葬他親族緩
急叩之即應亡問寡耻公既以得浙士心而其顧者

道里近又數來長郡國以是不落莫有邵某按部而
郷某爲邑歲首造公有所叩而公不荅第一言邑賦
利便而已邑以鄉飲大賓請公爲一赴之亦不再也
益江以南亡不稱公愼重長者而公於纂邑志直筆
亡緩借人或謂公不爲指嚼計耶公謝曰嚼者不審
誤許之今無及矣雖然吾不以指嚼易鬼責也蓋志
成而藏者目之良史公偶食於巴氏而遘寒疾中之
少已而大會客觴太宜人八十復中勞疾大發凡五
閱月而革顧謂子燇等曰吾祖自全歸何恨恨不獲
終事老母耳遂瞑得年六十有四娶陳宜人溫令能

佐內事而奉事公如公語丈夫子四燇郡諸生娶譚
爲右都御史愷女先公卒次熿太學生娶顧爲鹽課
提舉某女繼娶徐爲魏公鵬舉孫焯亦太學生娶吳
爲左諭德情女俱陳出爟聘唐太學生某女側出女
三適之立榮化行胡汝節俱太學生孫男四爾達聘
徐爲鄉進士某女爾佳聘賈爲紹興守某女爾载聘
施爲吏部主事某女爾基未聘孫女三適太學生顧
標李玘粹黃懋嶺葬在軍將山之新阡燇熿之來乞
誌銘也寔以公治命云而狀則徵之光州守陳君以
忠陳君公婦弟也其視公師友間能爲悉公余既善

公而毅陳君語故不辭銘曰
土有壟而培則崇木有萌而滋則豐泰甲於常曰端
敏公暨今給事中公顯其間迨嘉及隆培之滋之夫
是以𥂁𥂁芃芃乃公不盡食之以還化工罕如其丘
窮如其宮吾以卜其後之弘
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府僉事鎮守浙直地方總
兵官玉江楊公及配呂淑人合葬墓誌銘
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故都督僉事楊公卒于里
前三日其配呂淑人卒而公業寢疾以哀痛亦卒于
是其友人王世貞往哭之而又八年其子之慶始能

舉而葬黃泥涇之先兆而乞曹山人昌先狀以請志
銘按狀尚英公諱也時俊公字也九江之德化公始
地也玉江公別號也以德化昉也有高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累功至明州衛千戶坐累謫雲南平
夷衛百戶調泗州衛復從　文皇帝渡江徙鎮海衛
仍為千戶自是而和而春而富而鎧俱世世受千戶
富鎧復緣公貴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富
公王父也鎧公父也封太淑人武公母也所受自千
戶以至署指揮僉事實為指揮使署都指揮僉事又
實為都指揮同知署中軍都督僉事　公爵也自所蒙

而巡江而巡海而協守劉家河自把總而以都指揮
體行巳僉湖廣都司巳遷通泰參將巳左轉江南游
兵都司巳遷鹽城參將巳復為蘇松參將巳協守浙
直為副總兵巳遷鎮守為總兵公職也公生而壯大
多權畧七歲就外王父武氏塾於同舘無所不狎侮
嘗遇一業姑布者孰視之曰是非凡兒也出三十當
大貴故昭信尉呂某亡子有一女而賢公乃入贅焉
補州學諸生始折節為雍讓步趨循循矣二十三為
千戶肄武舉都試不第歸而署所事不索卒一錢曰
伍行盡矣寧堪再迫且丈夫豈終一千夫長而忍為

此公長七尺餘虬鬚虎顴猿臂善射臺使者行部望
而異之及試射輒命中以故勞賞恒冠諸軍而其起
海也以三巽舸衛閩賊餘皇敗之獲其酋林成事聞
賜白金十兩再赴武舉有司梓其文都試復不第歸
仍故統猝遇倭數百艘衆寡不敵公令聯舫為方陣
戒士持滿毋輕發賊出叵測引去乃徐還師時倭寇
巳傅州內薄而登中丞蔡公急召公射之俱應弦倒
最後射一衣紅者額賊驚解散會蔡公坐不稱敗去
賞遂格而公最後三應都試復不利而倭寇復大舉
入寇勢張甚巡撫彭公恭敗翁公才公而意其避倭

難故係其家屬欲以激公而公果日夜馳竭二公乃
大喜曰吾不庾一面矣遂以舟師授公俾便宜行事
公慷慨擊楫誓不與賊俱生乃身練士習射傳力勾
卒之法選驍勇者為前茅而募長年教之使撥風羊
角而據上游自四月至五月鋒賊於南沙而覆之劉
家港再掩之七丫港與吳淞江前後得斬首八十餘
級溺死者無算而其把總也所鏖賊自殺場洪三丈
浦馬蹟山吳家沙寶山吳淞江清水窪凡七捷俘虜
尤衆至推級以予故大倉守熊公及兩衛使俱獲論
贖且遷而公之轉鹽城也其帥李中丞迫欲得之面

江南師強聒公以重不獲發李公遂用逗遛法劾公
頫大司馬知之薄其罪得領江南游兵無何大軍拒
賊艘於三沙凡四十忽盡匿師謂公賊遁乎公曰我
師亘百里刁斗相望一苓箬不能越而四十艘乎沙
多蘆其內有稂麥此必伏蘆中就麥伺我惰而後潰
圍走也帥曰善為我跡之公跡之果伏蘆中乃揚金
鼓狀若焚蘆者賊果整舟出公擧幟大呼矢石齊奮
賊遂大敗無得脫者公戰功於江南參備大猷劉顯
間而未嘗一敗北倭既累挫其選鋒少不能軍而公
之遷副將至大將羽檄日益希幕府鮮上首虜矣公

善撫部曲問疾轉喪若子女所得鹵獲必中分之即
有犯軍伍間政不少貸也其小酒食過若不聞尤熟
海道舟習以夜發公卧船底耳水聲即辨為何洋不
爽也每颶作舟子艤艤且嘔而公手梁肉大酒飲啖
愈壯吏士賴以無恐吳淞江之役公方與賊確鬬所
駕閣船高於屋以凌賊賊不支公忽謂曰是速備吾
下賊果鑿盾穴水問鉤其髮致之大斧夾斷其首以
殉遂大破賊其為副總兵當治吳淞前帥遺狠兵千
餘皆狠戾不可馭故欲以難公公日夜以好酒食慰
勞而多募舍兒七人子陽若師事之者俾悉其技度

亡所措之乃謂曰久客不念家耶若父母妻子何条
泣請歸公為不忍舍狀而推以牛酒予錢帛使海艦
送之曰内地淹歲月毋苦槖中裝為實廋其橐也自
是吳淞無伏禍而其在定海嘗行城城庫溥遇警施
木栅睥睨上公咲曰是不可以一炬燼耶首損俸倡
吏卒甃而蓋之公威名日益振嘗預推平蠻將軍填
楚而會所部縣卒失伍者漫游槧中冒公家人名與
給事所親爭席於稅斜給事遂劾公行賕覬移官章
上即罷公郡大夫士父老擁車前稱不平公謝曰勞
苦諸君請視僕軍生耳矣僕自列校起何功而濫斧

鉞之寄以　天子寵靈獲老死牖下分得無俊乎
第謂僕行賂賂者何人求者何官以此塞白簡耶遂
歸公始築第於太倉衛之左稱巨麗矣既而搆園於
其右數百武許頗窮水石竹木之致名之曰日涉而
又性好客客以不時叩供具張飲累日夕亡倦色而
諸鎮戍之長千座過從者多公故部曲至則大合樂
饗讌之所從騶士皆醉飽行賞賚金錢過望公以是
家大困鬻郭外田亡已盡廢其息母錢以至帶金劍
裝皆盡而客日益進不衰公雖雅倦游然當春秋不
能無壯心而故所部士大夫吏卒交口稱之當隆慶

初南中給事御史上書謂公堪大將寄久之乃預推
大同帥報聞而公則以病矣公之病得之肥而善食
酒一日飲於余忽痰湧發喉間咯咯有聲竟夕始蘇
自是病兩歲雖數強起數憊以至卒公終始事也公
雖用武起雅好文其在鎮博帶褒衣與少傅呂公大
司馬張公輩酬咏往返彬彬有聲稱性孝友嘗痛昭
勇公之不逮祿養也所以共奉武太淑人備至殁爲
築高冢以發昭勇公兆而太淑人祔之弔客傾數郡
念其弟尚才孱不問產爲置產立而無子爲置妾生
子中表故舊賴以無窘緩急者可指數也公行也殁

以辛未距其生辛巳爲春秋者五十一　公壽也呂淑
人者公元配也淑人性嚴重然不敢以公貴故驕公
方公貧時洴澼絖以資不食閒有所負博進潛脫簪
珥償之不使聞父母公既貴無錙蓄至丙夜淑人躬
臨視之竟罷酒乃已公寢疾二年所非淑人手調食
不食也可謂婉德並終者矣之慶公伯子也公有二
子之登之勝而殤獨之慶在娶馬氏衛使圖女之慶
領鎮海衛篆吏督漕務有廉名御史數薦之當遷之
慶之二子祖烈祖勲祖烈聘張氏參將某女公孫也
公官二品於法得予祭葬贈諡之慶抑而弗敢請楷

公遺命也昌先又曰微公江南其墟哉即不得比於
開國諸微侯何渠出劉廣寧下哉迺竟以美非見姤
坎壈抑鬱甫下壽而死上之不獲如曾平新息老竟
其才下又不獲爲青門故侯假寒長世何也乃其重
然諾好施喜客居然國士風矣君子謂之知言昌先
者公友也銘曰
楊之先人起千戶侯世邈以卑危若贅旒誰其振哉
有髯而虬腹圍十之尺七乃浮見敵惟輕左手右矛
鳥夷爲訌肆其虔劉公奮而前五步不留執醜獲訊
以貫繫頸戳靡遺敵捷無虛月遂錫爵書開府于粵

天子所馮如濟獲筏海波不揚長鯢立骨文吏始討
來攻我閩公勳既完徐步則躓公身雖廢而名不殁
温温淑人婉婉秘静偕以終始于室于穴公姑即安
其後必發我書堅珉用表厥伐

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工部右侍郎龔江方公
墓誌銘

嘉靖中倭事起江南而吾吳及雲間最爲　上股肱
郡而又最當寇衝當是時湖安任公環自吳郡丞擢
烏合與之力角以至速治兵使者新城方公繼爲雲
間守悉策完孤城而袵席其民民以忘寇其後任公

登卒而方公與建至開府遂盡有吳雲間地而大布
德惠一時任公以戰方公以守　人主倚之若左右
臂而任公之功名不能居方公半則以年也方公若
諱廉字以清別號龔江方之先于以文顯嚴陵其後
人習醫遂以醫顯至宋建炎而徙居杭之新城有贊
者嘗應　高皇帝徵試明經詞賦皆第一復以文顯
于若孫復習醫至公王父源由諸生員試武學爲建
寧司諭而其季父銓毋弟溥皆成鄉薦又復以文顯
至公乃大顯父曰菊泉公楧用　公貴累贈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母錢淑人有三子而公最長公生而沉嚴
寡言咲動止異常兒父毋慈雖之不令學而公自勵
於學耐勤苦念邑僻諸生中無可與語者乃負笈之
郡肄業聽講晝夜不輟歲時一歸邑定省輒步而精
思家人請以一衛代不許也行二十里文一篇成及
門而藁草三易矣學使者試公輒高等且以勵他博
士弟子曰何不學方生文是有根柢非而曹剽掇倫
也它博士弟子以公年少邑僻心不肯之未幾公連
取進士其程試文出乃相率慕服公由選得南康推
官南康山郡少事而御史才公每行部輒挾公與俱
亡何它郡牘盡以屬公多多益辦公大指不欲以深

文小廉見名事求情法又而愈信於上下薦剡交騰
贈公名醫也既公養官舍每得所治牘閱之歎曰秦
越人不能生死者而子乃往往能生死者何奇也我
復何憾亡何贈公卒貧不克治喪已官聞而賻之乃
克治喪而吏部以卓異召服除始之部謂少需之可
得給事御史公力辭曰官非吾擇也且愚不任言路
授禮部祠祭主事歷主客員外精膳郎中曹事簡讀
書當官無害而數假其餘緝蕞叢草爲朝議或請之
曰　上坐竹宮已數年寧復問朝郊公曰不然即
上一日朝何所取實安用禮官爲而會有庚戌虜事

上忽出御殿公袖藁草以上大宗伯按行之大宗伯
雲間人也以是心異公遂言之吏部公出守公至則
按行睥睨增崇浚深郭外皆置敵臺宿甲士以相犄
角寇數萬人猝至圍城公調兵食懸中不爽時時緩
帶綏紳家雅語以示暇曰吾在毋恐也而所宿甲間
出有所俘斬寇食盡竟壞敵去屬邑上海故無城中
寇者再矣公請於大帥築之帑不繼則身之大姓家
勸募曰賊闖入若身與室非若有而況室中物耳也
皆身外以是人感悟委輸若流水公蚤莫行版築間
與吏民分工力朝告成而寇夕集城下躑躅不得上

嚴旌戟而耀之遂遁乃博訪民間疾苦奏計兩浙
寬歲賦停不切需皆如指始郡牘不勝繁則一切為
吏弊竇自公至毋所容滌若刷洗公雖不好赫赫厲
而報績為諸郡冠有白金文綺之賜遷江西按察副
使飭九江兵備是時倭警尚未已游徼偏牙上下而
縣官有建章役取材楚蜀閩皆導公理所公以身為
鑠不憚跋履復報績冠晉左廣參政調平餉撫勦
三巢盜如豕蝟而大宗伯時在政思公雲間功遂以
廷推擢右僉都御史提督諸軍巡撫應天諸郡兼理
糧儲大軍之後凶年飢之民不勝弊公懇疏以請其

辭發楚所減賦百餘萬而吾及雲間得十之八時稍
議汰兵及餉公必先其非要者復請革常鎮兵備仍
歸之蘇而專設文臣治水皆鑿鑿可久尋進右副都
御史撫湖廣公素秉介不通貴人苞苴其甘厭後追故
事稍一通焉而不能當恒時百一而言路漸欲借公
自標樹白發其事公解節歸中外寬之公夷然自若
隆慶改元言者交薦公起為南京大理寺卿甫上遷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督撫淮揚諸郡公
至首畫漕計列上之得報可以是歲綱如期毋後者
已次第有所損益徐州呂梁二洪夫歲取之徐公謂

餘黎幾何而使偏累乃省淮司米聽司洪者易價而
募之又請徐之商稅以備河費舊有屯兵坐食於如
皐公亦革之所裁省先後以萬計中貴人守　皇陵
者舊得箝民事公持不可乃已升轉南京工部右侍
郎會元配羅淑人以病卒哭之傷亦病凡三疏乞骸
骨乃得請公歸病良已始為政於其家及鄉公潔廉
毋羨奉入以儉而息之乃小羨立家廟葺先塋斥買
墓田以歲葺飭族之大小而誨以德義邑多匿田復
乘間飛賦公疏於朝而清理之歲大侵公謀諸令發
倉粟賑貧者而又慮其遠不任負荷出私粟作糜輸

之民不饑死松浦三溪受淩廣隄梁數圯公倡里人厚其隄又爲石橋數十丈道涉者名之曰青雲橋鄉前哲許公逵祠且就墮捐槖而新之創宗譜成已復創邑志讀者謂其有良史才二季邑丞炬典儀秋皆公所卅翼成立者相與侍左右怡怡如也其訓子姓身範先之不責而循公秉三不惑老益殖勝既七十大爲酒食以饗賓者其權至別必曰不復再矣秋且盡感微病盥櫛如恒時忽謂子娍取曆來以十九日書至日命以香屑磨龍腦且徧乃就枕娍跽問之曰毋多言使我神撓已恬然若寐者遂卒公既娶羅淑

人不復娶妾家一室左圖右書而已以是終其身有子男二長即娍以公蔭爲太學生娶淩氏次應耆聘鍾氏女四適國子鍾應尾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俞希冼諸生徐正蒙周吉士臺使者以公訃聞　上詔賜祭葬如例於是娍等將以癸未之十二月葬公於天柱山之賜塋而屬志銘於世貞曰公於先公通家子也而又比舍爲鄰必不忍泯泯於先公其狀則致自周子公瑕公瑕公故人也而不能悉公江西左廣事第云嘗侍食於公有投牒者公色動置筯而數問之則曰有越之君子六千人北戍而過淮柰此民艘何既三日復問公則曰度淮盡矣輕舠之候淺者千皆在辯舠以六人載不乏也脯糗薪菜官給之毋敢譁者某出而跡淮人人不知有南卒也數以公爲神云嗚呼此豈可盡公哉世貞又聞之公將去雲間雲間人不能舍則相率爲祠而祀公吾吳之祀任公者請於　朝得賜額蓋二地春秋血食至今不絕即微城請吾安能不爲公誌若銘

銘曰沛然而出以澤九土江之北南厥澤最膴曰帝喉咽曰　帝肺腑翛然而歸以德于鄉人之好我不彼周行如鴻漸逵如麟在塲悠然而瞑以還造化

飛廉爲御格澤可駕考終以春扃一絲不墨天柱之陽公魄宅焉雲間之官公神究然子孫黎民公其保旃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進階嘉議大夫萬厓黃公墓誌銘

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余每讀黃公狀而嘆之黃公楚人也楚自嘉隆以至今萬曆蓋有三賢臣其所繇貴不同然其力皆足以登顯天下景從之士而於其鄉人所援植尤切而黃公最其鄉賢者賢者而又爲鄉人不難使之知而難於不使之知其究不能使之忤而難於不名所繇忤公真賢者哉真賢者哉

黃之先世家麻城里元末而有武孟者倜儻有材畧
率子弟萬人據險以遏寇亂時名其寨曰萬人崖
高宗下武昌乃夷險籍衆而上之帝悅予以官弗受
請得隸宿衛遂補錦衣緹騎校　建文中從北伐以
戰死子提領代而從　上都北平宿衛世世不乏三
傳而爲子華推其籍予從子而還麻城有三子長曰
琦舉楚鄉魁叔曰璲是爲封公奮身請於父得一戈
之緹暮起貲爲俠伯乃治甲第多游大人以成豪英
聲晚節家稍落而所娶胡宜人孕公時封公夢貴人
襲金紫入其室小間以一琴鶴去寤生公公生而穎

異強記稍長工爲文封公以謁廖學士道南學士大
奇之曰吾輩人也三年盡得其學遂補順天諸生應
鄉試娶武宜人時甫冠云又三年應試則視學林御
史者具爲吏刻衆謂緹騎不當補順天學丞發治之
公與焉林御史遷去繼後御史始得釋而竟以是阻
試又三年而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所對策剴而文
故相張文忠公奇之擬甲第薦而僅失　上言宜其首
次欲緣以收公公謝弗往乃僅得刑部選爲雲南司
主事任職無害亡何張昌公鶴齡與弟都督延齡陀
爲將所持僭擬狀下刑部當公讞時以將所主

革聖而昌公則　昭聖　勢已陰詘恐不能無上下
公獄然不可具獄上尚書爲請之昌公乃得解蒞又
久之而始扼其他數以敗敗日猶亟數安得如貴公
者雪我而林御史時已遷中丞撫順天坐覊留宮人
下獄復當公讞始林公心知公故銜憂之甚公第弗
見而陰戒吏勿侵軼之僅以誤論獄上得免辟既出
獄公修諸生刺以謁林公且愧且感曰我目故無珠
公殆長者公持獄既平操廉自律聲稍稍著西曹而
會中貴人有所銜殺人者少年以詔送部理就廷尉
評而逸之中貴人挾以恐喝曹諸郎咸縮首弗應公

曰吾若中貴人白狀彼且奈何公以一剌入中貴人
側捉出執公手曰吾幸識先生先生所謂不受一錢
劉寵耶當爲先生任之亟爲捕得因歸之部事竟寢
公用考最封父母而遷浙江司員外郎以胡宜人喪
歸服除補河南司遷山西按察僉事所治太原爲
王國諸宗室子侯爭民田而訟者王右之繼無賴子
尾前僉事趙而咻君至一切付三尺亡所依阿王更
愧謝約束不謹聽公所理晉人大悅嘗以秋行鴈門
等塞修城堡簡騎士嚴斥堠又多募死間優以金錢
俾探虜所向而待之制府符公若金𨯜而會復以封

公喪歸服除補山東甫至而有傳詹事霍韜林當大入
入必窺臨清者臨清爲南北孔道而漕艘商賈悉萃
外郭中丞曾襄愍公銑與公同年素才公爲之城公
與一二大僚分版築而晝夜趣事如期成而大雨水
隘城輒隤葺之隨復隤公笑曰下必有伏淤也即隤
處發土丈餘而淤見乃去之多募民間溉釜實之灰
而基之城始不隤曾公以公功上增俸秩一級屬歲
侵民苦饑公請於臺發庾粟出贖鍰以賑不給則勸
勞其饒者貸以償而多布二麥種躬自稽督墾廢耗
民得以無殍死明年麥大熟其半皆雙岐而七穗吏

以歸公公曰天也吾何敢叨則請聞之朝公曰昔不
聞災而今聞祥豈吾任哉蓋他藩有以嘉禾麥上而
得賞者比比矣單大豪李淵玉醜其妻故使其飼鷹
者臂鷹而飼之閨內一日忽併殺之以雙首獻於官
官謂其格合亡以罪也凡三歲而邑大旱公行部刺
得其狀立論豪死兩應時澍而長清令趙故令貪而挾
與援又以骫骳得上官心公廉其實逮治之獄具獄
凡三上而臺三駁弗爲阻左使故善令乃置酒與其
寮要公且醉而從容爲令緩頰公即拂衣去會有遷
命乃得解時學使者闕公攝之所識拔如許左史邦

才谷司馬中虛輩皆知名士而屬大試藩臬之在棘
者皆被逐獨公總攝二司與諸道箋冢以更日往吏環
察聽署者趾相躡弗前庭受獻東約肩踵亡所容公
應之沛然書畧而散咸咋指稱神明而公之遷也爲
陝西右參議分治商州亡幾而制府議城花馬池以
公材且於臨清著特檄使偕一二大僚往大較標畫
如臨清其履偹之城成而公還理一切以清淨簡約
因俗爲化時三原馬理先生避地居商與議經學政
術相推重商故鮮科第公進諸生授以程式又助之
膏火是歲有爲於陝者學者翕然不絕以早偏州兩

隨降以虎恭誼虎虎亦就檻撫者得白鹿獻公援之
馴服若家畜然或謂當進之朝公曰是又且以瑞麥
嘗我毋如我馱何秩滿進按察副使飭甘肅兵而河
套之議起益皆公自山東來開府好興事以倚公而
公持重與議不合無幾曾公竟得罪而公將邑邑不
樂上書引疾乞骸骨太宰聞莊靖公中怡之知公意
次乃特請爲予告痊日有司具狀取進止蓋異數也
公爲人果毅任事有氣力居恒謂業已發身爲縣官
不復能顧私志取必達然至於體究幽邃所便否恒
悉其嚮之士大夫居閒從謝絕顧其酬酢詳懇宛致

不敢以失意望公所涖必有去後思而其治務魯及
漢中最久既遷去送者哭塡道不得發相舉尸祀之
其於潔廉則天性當登第而猶子之壻馮累貲巨萬
請以千金爲官費公謝曰下士費不百金幸自足辦
馮固請乃受之一羔裘服之至老不更易兩居貴屏跡
田里于公府無所干請而其最使歸子子單車番棨
乃脫身尋故田廬課僮奴種蒔自給一室僅蔽風雨
而性好遊佳山水笱輿敝以草縢束之鄉人見敝輿
而束草者爭出指詫曰此吾黃公耶而公不時具輿
則策蹇蹇不時具則杖而步遇所會心處避日夕不

歸或要公者以惡草具進甘之若太牢即盛水陸窮
珍異徵歌選色以爲推上弗御也監司下教守宰下
教令令布幣贄羔鴈公一再領而公有城市戒不可
或屏于旌以輕騎從公田間匏壺載酒芋菽載肉清
言竟日亡倦色給事王三宅故爲令時造公問政公
亦虛心應之一時以神君頌王令不知其得之公居
多公家貧不任施而好之不已族人迫催科急則悉
其槖裝代償之而徐聽復曰毋使而曹有匿稅名毋
使官有魚肉而曹名歲侵則貸毋錢貧民而不責子
逾期察其不克償者召而焚其券以爲恒鄉父老咸

子弟效曹好爲之毋使黃公知也公嘗寓槖於他富
人而盜掠之得公封識不敢動曰我何以貽黃公憂
公之拂衣年方四十五氣壯盛故以絕意進取而三
十三年中所謂三貴人者少師恭誠伯之弗論然與
公近里閈其所欲得御公何限彼太保忠誠伯鷟而
市名人也使公不惜一游跳立響應矣太師江陵公
柄國時公尚未篤老而楚人無不以公爲蘭陵祭酒
寧不欲名致公哉公視之均弁髦也予故曰眞賢者
或曰公故忘世士也乃予則不然當隆慶之初元大
有所登進而吳尚書嶽劉尚書釆嘗薦天下材臣四

而公兩與焉前是太宰胡公松而後太宰楊公博御
史大夫葛公守禮皆公同年休休臣也相顧而稱柰
何先黃某文公作景文者公字也業日夕啓事上矣
公聞之曰用吾身必先吾言乃草封事數千言上之
大者漕河開互市均賦役節上供御將相遠奸佞
與久任守令調停藩宗復新建伯封而先以抵楊太
宰嵩大夫相與計曰上悉之且匝測即上弗悉而當
塗之謂何因沮弗上而用公意亦緩公嘆曰已矣吾
固知非二子所能吏也始絕口不復言世事而課其
子若孫習經術俾起家由此觀之忘世非耶公於將

相大臣嘉稱郭汾陽於隱逸嘉稱陶元亮邵堯夫於文嘉韓退之而所自擣撰文若詩則閒有類東方曼倩李太白者於後進推耿中丞定向中丞後公二十年而按部漢中聞其士民謳思公若新歸而造公里談必移日歸必數日公豈三代以下人耶公以萬曆己卯八月卒踰旬而孫國舉於省爲第一人又四年而手具公事狀累萬言益以耿中丞所論者而謁余俾志墓道之石公諱崇嘗感其先武孟保障勛而著其號曰萬崖所以志也得壽七十有七年與配武相莊至老無他嬖媵有七子長士俊補太學生云云內

外孫曾八十餘人所著某書某書若干卷藏於家其山陽余以萬曆初觀察楚臣試事三月遷去亡何持節撫楚之西北邊去公鄉遂第能一識公之姓名爲賢者而不盡究又弗獲推轂公今者得之中丞之論著竅而圖狀詳爲志而銘之

銘曰生世七十有七年用十而三歸勝之焉舍我者我綜舍者天天欲完之人曷能權濕既寔空龍或在田逸民良臣莫公敢詮總而歸之曰賢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亞中大夫浙江等處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誠源

葛公墓志銘

弇州生曰余於葛公之罷鹽政歸也益感其時與其人俱有古之遺云夫時不以葛公家族故際察惡之鑒葛公不以時見白故廢難進之操則皆信其是也古道也然而葛公之不見用也若有數焉余故同葛

公舉于鄉者十其卒則又傷之傷與刑之不復見也故爲之志其墓志曰葛公名詩輪字理卿世爲蘇之崑山人世世習儒皆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刑部郎中母曰沈太宜人公生而四歲而王父置之膝而授以孝經小學輒成誦歎曰兒必貴餰餬粥之不贍誰與資修脯者沈宜人乃攜以就外家塾十歲悉通經書傳注十二知屬文從其師肄於僧廬乎自力薪水不給則半菽而爲日頑能沈思於作者之微旨發而爲辭咸縈縈根理道而其藻又足以文之以是補博士弟子高等餼於庠者數歲而用易舉於鄉爲學

上華先生所知又一紀而舉於南宮爲宗伯董先生
所知前後復皆高等董先生至稱其易與第一人相
甲乙梓式之已廷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刑部遂爲其
部之廣西司主事司有疑獄與大臣子連久不决當
屬公公精心諗得其實乃奸人故籍大臣子以自解
立破其姦獄乃竟尚書始以公書生難之至是大驚
郎何自老成且言乃彌尋以贈公報歸而滿復丁沈
宜人艱服除調補江西司備其長被竟權相子獄久
之進山西司員外郎讞斷益精明尋奉璽書慮江西
獄所全活數百十人釋緊職尚餘即其地晉郎中以

思賞擢乳得贈父母事竣未至闕遷拜福之漳州守
當上而有勢人挾家貲務窖里民於衞且殆公見而
擾之則遁矣乃行邑司闢捕且戒門者毋得納稍縱
則必得之使當法而後延見如常於是郡豪勢悄悄
相戒莫敢犯而公一切更務爲懇至教勸程護所造
之庭不移晷而閱如其僇辱必施於暴伉者民大悅
之奎中丞譯民討海寇皆一本大軍聚於漳所責軍
須百出至藏鐘弓琴兵裝寄生之屬無不取辦於守
公悉策應之一本扱首寇悉平公當受上賞而會婦
賀宜人卒于家凌宜人者有婦德所與公共貧賤者

也公痛之甚而是時瑜艾矣而尚未有子乃移書臺
乞歸臺與諸監司挽之不得則念已封府庫解印綬
曰必強我留案我於笠澤之涯而蒙御史部乃具公
欲歸狀以請詔許公歸歸之亡何而尚書大一超聽
除矣公袖手謝吏部拱則楚楚一皆馬遥從邸中寢
用是毋援者得雲南之廣南守廣南故土帥地而又
遠且瘴其其郡事皆帥救之而以一車數界卒畀守
抱印而寄食會省人謂公且勿往公曰 陛下幸容
我得治私今者饒則往瘠則勿往是我以私報 陛
下非臣節也乃單騎往至省而鄉司馬應龍故公同

年生憐之爲視他郡守缺則以公屬守歷遷雲南永
昌姚安楚雄諸名郡所至必治辦惠成流傳爲御史
爲特薦始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公念以
天子不終棄我而擢策臣利藪易浥也巾巾出納唯
謹亡敢以絲髮干者其馭下嚴而待商如賓人鄰行
鏹唐若流水公多謝病不見見亦徒手以是不能無
小望之而大滑鮮利爲乾沒累貲至巨萬事發公繫
治之急走數千金貴人委曲居間不得則走公之鄉
戚無賴者謀以金賂公不得乃共分其金以汙公而
故泄其事兩臺交章論公詔下御史雜治各以輕重

就法而公獨皦然乃疏白公復官於是凡一復負下矣公辭弗應客或謂公嚮者儻行而宦不毛之地不辭今者五嶺炎荒善地一移足可得而離獻守此逢萬何益公故居之在鄉者燬於寇三畝之宮移郭中而茅弗剪客因以風之咲曰嚮者受之　陛下今者受之我且夫貧固士常也客乃愧謝非所及公故有汙萊田乃稍稍治之以其羨贅其弱弟妹與仲姊之孀者歲有樹矣為人質直無他腸初見若落落者而久則洞徹底裡喜食酒所不無不赴客至即留歡觴且取屬厭而已不斷為腆靡性儉素一復閒十年不

易白帢䙡褡輕刀敝鞍尚徉於湖山間遇者不知其為官人也守令于庭及門閽一報謝不則毋敢望公跡公既無意用世而世亦漸以故事待公凡兩左者十餘年而以微疾卒時萬曆之十一年癸未也得壽六十有七公初無子而其後側室某舉三子皆韶秀能讀父書長應列聘光祿監事魏希平女次應聘聘孫太學生士珣女次應某聘鄉進士周詩女女一許李某嗟夫世之輕棄葛公者吾所以為古道則夫不竟用葛公者何也是不得不歸之數矣

銘曰士急進而公獨安退士貴少而公居然前輩處不進俗出不媚世嗟嗟我不悲公之逝而悲典刑之淪棄

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袁君

墓志銘

袁之先汝南於東漢為最著姓而轉徙江左至明而有福寧者四傳為承德公尚書始以行誼高雅游大人生四子曰表曰褧曰褒且最少者曰胥臺公袠與其伯父之子袞袠皆用文事顯名吳中時人目之曰汝南六俊胥臺公舉鄉試第一人廷試射策復二甲第一人讀中秘書任數起至為廣西提學僉事僅四十

而挂冠天下稱之娶馬宜人蹇生君君生而警穎異常兒五歲胥臺公口授之書輒誦十歲而經術悉通曉為舉子業又輒工胥臺公愛之曰是兒也毋但冀襲即諸父不任職辨矣而君念以舉子業不足竟丈夫事乃益讀子史家言胥臺公憫其勞而禁之則以膏油續明而窒其旁孔唔嗚竟丙夜昏吟古討胥臺公不能知也已又時時為古文辭胥臺公聞得之益愛之然不面有所獎借十六而舉茂才異等二十一而薦應天試是時余少於君三歲亦同薦其讀書不能當君之半而相慕好明年君與余俱不第又三年

君獨不第而會見督臺公自領外歸不能無憂蹙頗拓
南畝委君書而俾以歲時行按場塍覈租挩及公私
責君不廢書而於農事亦精覈其大要多所貸縱以
爲德用是頗失督臺公指見督責則唯唯謝過而已
亡何督臺公卒獨君一子而有三女繼母文太夫人
在以書出遺家制其直以治塋域廣封樹具禮而葬
之乞諸名公爲志銘傳表已梓其遺文已又梓所著
書而餘家自奉文太宜人外悉分贍諸女弟毛髮不
入已既除服則益肆讀古文諸書國史掌故以至稗
官巷語尖堅廣初之志無所不該覽對客抵掌談說

世務得失地理險易兵戎利弊娓娓不休若忠孝節
俠峯節而賞歎泣數行下時吳中名能稱文者文待
詔先生最爲前輩名家而王祿之陸叔平彭孔嘉黃
淳父周公瑕及待詔之子壽承休承其最少者亦視
君十年以長而君以名家子游其間咸推行而請友
君執禮自抑恂恂不敢講鈞敵顧於禊社祖道分管
授簡獨最先成不少讓君於文喜許明於詩喜暢麗
而好宋景濂高季迪二子其著撰頗得其際不徒慕
說而已也性善書書亦在能品他方慕名之士造請
麇至徵逐宴賞無虛日君亦富精力能斟酌應之以

故雖久困公車閒不爲落莫其後文先生卒而余兄
弟罷官歸又益以張伯起兄弟君去余家百里而遙
然歲必三四還往還往必踰旬日相與泛石湖登支
硎上方靈巖天池鄧尉諸山必窮日夜而後別觴坐
謔浪七之倡和三之自以爲天下所快意毋勝於此
者余既廢忘世事竊意君亦厭之而以其閒治經術
益精當其屢試不利時嘗有識而欲置之首者爲主
司所抑絀君不爲阻自嘉靖之癸卯至乙丑二十二
年矣而君復應試其業精甚得之者復欲置之首而
主司時爲少宰新鄭高公讀而徵疑之與陳贊善棟

卷相參曰且少讓彼而又以同經故得爲六人高公
者故受知督臺公主河南試拔之於單儒而置魁選
高公既徵封而知爲君大自恨曰我何以見先師地
下哉客風君且私札必有以報君者竟弗往也已射
策尚第肆事都察院當選庶吉士院之長材君而俾
應之君弗肯匿年謝弗應曰吾敢爲一官而欺吾君
遂得刑部某司主事時高公已罷大政乃脩通家之
刺於君君報之爲忘形好且寄以文事而是時曷席
意相左交構爲勝君不樂其事乃疏請南得南之禮
部儀制儀制考功君再得閒曹且清貴而予弟敬美

寔代之相與脩吳中故事爲燕磯雨花之遊觴詠風流膾炙人口第君不以閒曹視其官雖胥史出入請假滿役一切斤斤守功令而郎中爲楚人李君自久廢起好講學大槩欲多所縱舍以見恩而君持不可李君前輩欲有加於君又不得而會大察吏君後多所可否李銜之甚至爲浮言中君於尚書吳公所幾信之然時論方重君莫能黜也李君遷而君代爲郎中夷然無所脩怨通考滿三載晉臺公與二母皆予告身又二載遷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君歷俸僅五歲不當得副使得副使而提學又山東資與望皆

美前是高公以君乞南謂遠之不能平而君中以世廟晏駕奉香俾前從朝堂望顏色不変一語高公之再起兼握銓柄勢張甚君𥘉長曰既不敢望之而高公忽擢君以報晉臺公識者謂君正而高公厚且皆近古始晉臺公名君以尊尼而字之曰與望君至首謁闕里孔廟徘徊於庭廡檜楹之間若有所覩見者慨然欲脩明正學以誨廸後進崇雅黜浮教尚行檢凡所識拔後皆知名君既持憲體不能折節中貴使者性尤公廉不發私書而一大傑欲庇其邑庠生無行而被紐者十年而斷復之君不荅大恚君爲流

言中之印馬梁御史於是梁御史以大察論君而巡撫傅公亦應之然不能有所汚蔑君郎東裝待報境上而是時諸舉子出君門下者譁於朝謂奈何奪我師而葛端肅公守禮方在事言之諸公曰數十年而僅見此耒提學胡言之易也於是君獨得供職如故然君去意動不可留上書請告歸歸即病痒亡何卒時萬曆甲戌之四月晦也當易簀時謂其壻張尚友曰無恐怖亦無冤神獨不免腑臟間痛耳遂瞑君以嘉靖癸未生春秋僅五十有二君爲人朗洞無城府當其酒酣跌宕隤唐若無不可馴狎者而表節敢

介不苟取在公車最久而居恒絕官府跡尤篤倫理善友誼稱力而施所週卹甚衆鄉里有疑事取君一言而決其理家政最爲詳明出納瑣屑無漏而不害置田所遺產悉讓之而買郭外市租歲入不能田之半人或疑之君曰吾非不知其薄取易辦而已余兄弟與君善最服其寛平而自其得轉山東歸沐里居顧邑邑不自憀且多躁忿小改其度余甚憂之益不再歲而死問至矣嗟乎以晉臺公之才名滿天下而壽不及下秩不踰五君皆有以踰之然至所謂立功一時而再言萬世天下之所期君父子與君父子之

所自期者皆未盡放也語云長筭不如短造豈不信
哉所著有詩文集十卷禮記集說正訛百篇藏於家
君娶故鄉進士勞君堪女封安人明達有內助功君
卒時亦僅一子晏容尚幼而乃有八女其女之歸邑
庠生張尚友毛文炳湯之臣華之雍太學生徐啟錫
及吾從子王士騆者為勞安人出歸陸士謙居其者
為側室某出余憐晏容孤許字以少女耆又十餘年
而晏容長謀葬君於南橫山實塌大池之上稍營塋
公之兆而以公瑕狀來請志銘徵公瑕余豈為不悉
君者銘曰

明典父子相繩而視學政不能十數而獨汝南爲感
其古文辭亦自足稱文裁而奇子暢以正南橫之阡
雖偕長夜而不即瞑何以故其骨雖朽其言彪炳

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雲峯許君墓志銘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而許君成進士故同鄉舉相善
也一日君就吏部選人當得令而分宜爲大相里邑
嘗謂其故令之在事者曰爲我擇一快令何若而其
人亦與許君同鄉舉倉卒對曰擇快令毋若許君許
君許君他所不知貲於故令十倍大相悅曰善請得
事許君而許君如聞之感頳而語曰藉令一大都會

困我請悉鉛刀之鋭又不然而筆簬胼胝以從事不
毛亦廿之吾不能覥靡受舍人見約束也予咲曰固
也如子言分宜當逐無令許君乃悟曰吾知令而已
吾何知相國既得分宜之亡何而太相來尋使其子
侍郎來輸款誠必不以私累下吏君報謝則合樂大
縱歡觴爲壽君乃稍自寬又以久困徵習吏事至則
鈎校宿弊縣奸猾若洗乃稍稍用寬平劑歲比數不
登君盡發廩錢以賑不繼則益搜庫庾之伏鏹累量
口爲給而其中産之當賦者請於臺易以輕賫邑大
猾便諸派徙亦稍稍復君念賦不時上吏困而有所

乾沒爲總規破之吏惟有手東索覘而已邑故多山
易數盜君嚴保甲法盜無所容跡屏逸之他邑曰人
人令君耳目不去悉爲鹵矣邑事既就理君乃以其
間飭學宮創社庠時進諸儒生講說經術彬彬可觀
大相父子以汰閱天下顧獨賢重君與戒舍人見毋
蹈三尺使我愧見許君又爲游揚之公卿間以治行
高第徵拜户科給事中君前至大相子爲治舍館勞
水咸飭又時時齋脉酒脯爲壽君自默被不抑意拊
我我何以展使我舍而成佐直名則市道不祥以故
小見洽而是時漕河爲縣官脉歲所不能致者至百

餘萬石君條十事上之大者如査會計理綱覈疏塹
關杜常例革冗役清收納皆鑿鑿可施行其時不能
盡用君語然漕計稍稍振至萬曆初推行之利至今
建陽大饑勢洶洶叵測而餉遠且阻險君請發東倉
三郡粟募民舟予直浮海餉之所全活不少是時君在
東言事輙報聽公卿則爭目屬以爲任大臣器而忌
者固已覘且擠之矣會丁其父同州公喪歸甫廬墓
而江以南歲亦大侵撫臣欲上疏請蠲處解大相諱
不決公慨然曰民旦夕殍而吾敢以服辭夫沈希文
寧非人也因具述其阽危轉徙狀爲書數千言投大

相所撫臣繼之疏乃得行用除補吏科進右給事中
而大相貶諸有連者多從坐之君給事中前後纔五
歲居憂得三之二其所與還往們酒食外無幾微跡
亦不免矣君歸頗拓傍畝大起第宅治園圃益時花
木召故人賓客日酣飲嘯歌其中肴酒醲大鄉澤狼
藉窮晝夜無間居恒謂吾不能如柳柳州以文章振
蹟阨然何至晝取其牢騷侘傺無聊之狀而寓之文
自雕琢其天又示人以可憐之態以與牧豎吾有所
不屑也因名其園曰養餘園之堂曰遂初而屬余☐
養餘記余聞鳳之讀佛書則時亦讀佛書以爲☐☐

不能持久其對客絶不掛口出處間及天下大計或
古之豪賢不耳熱鬚奮不止也識者益悲其志云君
諱從龍字伯雲號雲峯其先自嘉定徙而贅崑山以
詩書起貲遂爲崑甲族三世祖承事郎翊傳南京驛
象所吏目褒褒子同州判官封文林郎志學則君之
父也君少而穎警馴象公內奇之及長而俾受吾族
人光州守汝懷易且成而同州公久宦游馴象公又
老不任從君時甫冠即挺身出曰人少我而老我公
其若我何日從群胥雜沓庭中意氣自若至於鉤校
精密指屈心計不爽銖寸崑山故劇邑也君得以盡

其狀以故其治分宜爲戶科言事若發硎刃然而
破棼當是時人意君必厭勸故業故以其間精心習
之至取科第而始數服君之材與志也其治家亦緣
積習爲操舍雖至撓而不窮於官閤閈無後聲性至
孝其奉馴象公而同州公遠宦則一切如同州公同
州公歸君奉之復如馴象公最後事母錢夫人猶
斤斤篤至不必取柔細者食必取甘脆者夜被酒至
深歸必詣床而叩安否即盛怒欲有所按責聞錢夫
人履聲輙撫拱使去錢夫人之入十而君亦已六十
汝思御累綵服衣君倦倦舞中堂奉觴爲壽賀者至領

郡邑盡廢其槖弗顧也更二年君卒錢夫人尚健無
恙云顧太史紹芳者君同年少司馬公子也善乎其
狀君謂君天性剛直不可下然不爲城府往往能屈
而受善言以是遺君之外而信其裏不能覆藏人過
語剌剌使人脫赤然務以情相許有難則排解之若
一身以是忘君之忤而歸其厚待諸父恩禮備篤即
姻黨緩急叩君無弗應故人子以旧售君倍直矣念
其母老割其半予之買婢而知其士族嫁之如子女
嗟乎士固當論居平行誼即有能抗白簡擊權勢者
不勝盈而輕棄之亦安能以一節掘君上哉君之始

所處顧意固不可誣也藉令大相丈子魚肉其邑人
君譬天下君必持之持之而因以得名亦反覆手耳
夫孰非毀也君娶於俞封孺人子男一即汝愚太學
生娶梁氏女三一適陶子傳其二側出字葉某周某
孫男二椿齡縣學生娶王氏椿芳聘顧氏孫女二長
適顧賀餘次字鄭某曾孫男一孫女三汝愚與椿齡
皆以文行能世君業盖公歿而汝愚將卜地已而傷
之曰柰何使吾父泯泯地下遲之十餘歲而始謀葬
以太史狀來請予志銘予既許之亡何而汝愚病以
至不起椿齡兄弟乃更卜得吉壤曰 遂伸前請

以葬之
銘曰所不盡究者用所不盡伸者志所不可論者跡
所不可沒者氣噫嘻吾老於倚伏而後知必然而因
者理適然而成者事君其歸於是即安於是

前翰林編脩文林郎含齋曹公墓志銘

曹公以萬曆乙亥正月卒而是時有二子而夭其幼
子稍未及齔也而家旁落於是公之儷王孺人拮据
而持之得以無廢而又入載辛巳乃始克謀葬公於
南州之舊阡而遺孤弱不任襄乃俾其壻于生丰臨
以雲南守張君狩爲之狀而用幣於不佞焉以葬之

志銘請不佞故善公甲戌冬仲有郎芟役道儀真而
公返大江北陽侯怒而舟動我且酒我忽泫然曰會
得無盡此乎是時公已病善嗽痰皆作五色而酒至
輒釂又能細語即分夜不倦比別之未幾而君訃至
矣不佞與于生言及之而以有文戒辭生固請曰治
命也于與我公善而遽朽今如大江何遂爲志曰曹
公諱大章其字一呈而別署其齋曰含皆取章義云
曹之先自晉徙而居金壇者數十祀遂爲金壇甲族
王父將仕公起貲以豪稱里中父即户部公有材畧
工治生既息將仕業至埒素封而仍用經術取鄉試

以顯其官戶部使司務業已著能聲婦曰秦孺人定
生公少而奇穎駿發戶部公試之文數千言立就而
不盡受經生東十五補邑博士弟子它弟子則東管
避之矣戶部公既得官愛公不能舍爲携之京而入
貲補太學上舍十九應試已中程而主者誤闌入它
卷乃罷公始好朱文公先生全書而越人周生士佐
方罷公車公數從之游盡得其所受王文成先生學
而嘆曰世眼自齷齪蹊徑耳道固亡兩也取以補其
文文益工而最後游南太學嘗試論君子貞而不諒
公爲說曰君子之道易道也易之乾曰利貞至坤而

曰利牝馬之貞以此知貞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公於辭既奇而所創說不恒有祭酒程先生文德
始讀而駭之三復則心賞曰孰謂此子所受非易也
而精易理若是擧以冠試者亡何遂薦鄉試尋丁戶
部公憂廬於墓墓近故王樗菴先生燁里居暇則衰
服過從益相與談理性之學醇如也戶部公之起家
或不能其鄉有嫉公貲而侮之者以訟構守倅守倅
驚吏欲以縉紳立名而持公甚急它小猾蝟起公殊
泰然曰若曹非有讐讐我度吾力所及以餉若欲何
似則遂解甫事解而計吏期迫與車驰至燕市人或

謂曰外間嗣內憂而起不娩女毋令所餘錢何公指
其腹曰不病娩也念無可以藉吾筆者行之市肆賺
眉山氏全集而悉讀之曰吾知藉矣既試而其文沛
然司試者得之驚曰豈爲眉山氏復出耶遂擢居第
一始公與周子游而周子之會試得第三人第一者
爲吾郡瞿文懿公而廷試復第二人公心竊艷之故
爲壯語曰彼不難代也周子見公文而心折曰毋若
汝之易周郎何代瞿公誠不難公之廷試而亦復以
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脩如瞿公公妙年美風姿而
又以名高天下爭欲讀其文而識其人然竟以秦孺

人憂歸矣公之處於鄉有宴歌鹿鳴而有慘沮色人
謂公得無小慊名第耶公謝無之第怦怦然心動耳
俄而戶部公之訃來至是而慘沮色如故謂人且識
我憂樂我實心動偷於昔奈何會秦孺人訃復來人
以公爲孝感公歸而守倅猶在郡大悔請得洗心交
懽公諸訟公者惴惴闖門下覘厚顏送所賄貲以解
公咲曰去之吾不記而何人與何事也服除補故官
入投中貫不書錄分考會試所得多知名士而是時
天子方修符官祈醮之事三相國所上表頌例以屬
其寮獨公具草佳甚而分宜相時當撰異之謂其寮

藩曰是才子不可失也藩乃謬折節與交杯勺間過
洽不無生棘衿而又以公當有所望少能滿會公故
居苫時積病濕而蹇予告滿三月畢蓋其請歸就墅
藥江南公歸而蜚語入藩遂坐考功令勒致仕矣公
念已廢不復收而家有户部公樂天園益規侈之爲
樓閣堂序亭榭之屬旁蒐奇石列名卉嘉樹水竹暎
然而有若天造又於城南營別墅包絡原壠瞰山臨湖
極東南之美少別音晩而益好之所蓄百金子以十
數時時度新聲使合絲肉風日清美回船載酒遨遊
窮晝日夜不倦迫響遏澤於柳煙竹月間望之者以

爲神仙或若五侯四公子而公爲人豁達無城府其
急客甚於己客亡論名能文章即被一伎者得因所
厚魚貫以進其黠者至或遂捽公秉而顛倒之卒用
是累公故嘗中盜盜持公金去尋敗而株及傷之富
賈者行千金公客以間爭關御史名捕客客跳以是
劾公坐削官矣公夷然不屑曰中盜不已中文罔寧
非天耶我何忮爲而公既失其二子後有所舉而美
以是益自快即家旁落亡間也公不恒視書間有所
視輒誦亦不恒操筆而詩即出人意表又令左右時
奏伎或誦[illegible]優小說滿譚諧咲鬨雜而於語思益奇

既病別子之月餘爲嘉平臘而家人問之則屈指曰
吾不死吾於孟春之二十四日有它出耳至明年上
元夕寖然劇猶憑几顧燈火而樂之謂家人曰吾安
能不死猶未也至二十四日定死耳及是前一夕呼
盥櫛衣新衣危坐決晨倐然而瞑嗚呼世自以世法
少公耳公寧可少耶蕃前公之一甲子而江左有錢
太史福者兩冠其南宮大廷試制科業膾炙於衿裾
之口迄今而其偃蹇仕路人或以公擬之錢固佳士
然以公擬實非伍在古若徐君倩武平一李白之流
而明則武功康太史海康數焉若乃蒸而不縝樂而

不淫播弃而不怨非達者能之乎嗚呼出不必有爲
生獨無所自哉公之生以正德辛巳壽五十有五前
有子二諸生祖見娶史氏祖聞聘安氏即所謂材而
夭者也女一其適郎中聯爲太學生皆王孺人出晩
舉子曰祖鶴聘故御史胡濬女公詩文多佚而存者
若干卷手緝以屬吾弟提學懋序而行之銘曰
驟貴公而忽挫之予公名而中泯之奪公之二子而
償之一子以爲造物者叵可測或怒而或喜雖然坦
而侯之胡弗容漏其跡清其中以順受以沿終不知
者謂公亡造物何知者謂造物如公何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中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致仕五華李公墓誌銘

嗚呼是爲致仕右布政使李公之所藏魄而世貞志之李公者諱淑字師孟以家五華山之傍自號五華山人其先爲西平忠武王晟裔不知所自徙徙江西之吉水數十傳而轉徙楚之景陵曰公高祖淵淵公

九淵傳刑王公玨有子曰南臺公景瑞得公封河南左參議公以諸生薦鄉試者十年成進士拜工部虞衡主事稍遷營繕員外郎都水郎中出僉浙江按察司事調除山東前上以母楊恭人喪歸久之始復除山東遂參議河南遷山西按察副使浙江左參政晉山東按察使轉今官以南臺公老上書乞解所居職侍養者垂八年而南臺公卒公不勝哀屬疾久之亦卒時萬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也得壽六十有五公所受寵曰王夫人其繼曰陳夫人並贈以公參議秩封恭人矣後以子維楨考史官最封而從公布政

秩稱夫人維楨者公長子也而舉於武臣孔於梁蔣冠成進士高第累官國史修撰提學副使以至河南右參政娶王氏爲嘉靖直臣宗茂女次維極舉己卯娶徐氏太學康女次維杜次維標俱舉丙子其娶吳氏陶氏爲儒官希元袁郡丞之肖女又次維柑邑諸生娶夏氏爲貢士宗女女一歸諸生魏實秀孫女二未字維楨之狀云爾世貞讀而嘆曰於戲盛哉士自致其分於君臣父子間亦有能不纖憾遺者也其在我者十而五其在天者十而五是故有順以際有拂以成要之不兩兼也乘之自李公始公之奏南宮提

也江西車相嚴日開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遜謝弗肯往以故當尉宋夏太宰邦謨商而爲之馬甲相嚴固下之然於選衛得虞衡而權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戶無候人外尺則不入內三尺童子屨不踐閾外大要以破窟何而爲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旅揶車闐道不得發士大夫之臨相屬也故事郎自権還謁相嚴則謁其子蕃謂必帑車而後得志公第以兩吳綠往口小別於從子者耳蕃左側睥而却之以是公爲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意不能以老功今中公公之僉事府僂

寇方躪浙靡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許自
奮曰此非大夫畀命時耶合呂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
兵蹙之弔崩山生獲酋渠許柴門三不郎等數十百
人餘溺死者亡算而舒有言礵盜聚微處山中倚爲
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曰餓不弄竹
筅自救死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間耶且此可撫而
兵行藉開化十餘大姓能得盜命者資而貰之俾食
盜而官稍繼其廩更爲約曰居恒不得頊其繫若即
緩急爲縣官奔命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
後頗收其用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溪里里

人稱之秋柎嚴甫而來視師既以讒旋死而大帥張
甚潘泉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文
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吾部人
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交關如一還
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脩文華請虜之
不可乃置酒於城外之菻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
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
酒所曰蓋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
巳又迫其邑令使從預官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崩
山酋渠當上功幀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

嘉善令犯姦贓公庭詈之東以請吏御史令里姻北
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
入若重用事而公故爲郎時御史宗茂嘗上疏極論
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入賀居停公邸舍
飲食所起如家人亡間相嚴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
趣通文華間謀御公藉而公既巳歸無可以媒孽者
而文華自以它罪仰藥死得解公顧爲緹騎逮侍御
女鬬義謂不難將忌耶公咲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
用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及
奉暢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南臺公亦以老

乃日趣公日夕公啖肉躍馬道少年若不以時仕宦
處我侃得金紫被我而膝下作蹦蹦兒女子態我何
用餘生爲公不獲已勉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
補山東治兗東部中貴人護 景恭王喪還所至榜
笞郵傳吏索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舉衍聖公
孝而顧與族丈人鬨公抵巳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
尺彈治其舍人于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薄
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爲服居頃之乃拜河南
命公愈自勵有聲 天子聞 東宮冊得推恩所
自而公以妻被旌應格南臺公封如其官 趣命爲金

緋而顧左右曰強見出當哭我今定何若公署者司家而御史以閩貲故括藏金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偁澤竭即一旦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有虜警汴兵當入戍賴公所持贏金以濟南陵王甍御史錄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何罪見擠且柰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史恚其具欲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命復覺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驛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驛者得毋逃徙吏以其羨供邊不乏公又言戍餉於天下徵兵不便徵

費兵尤不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名人其參政治爲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稔其吏民情實咸以爲神明比遷山東而迭東數倍於權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泇口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濬條行權榷中得其羨力以不可復報稷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便道歸省南臺公迎門謂曰視吾貌與曩何似公念南臺公雖健然已八十今幸而尚爲吾有卒一旦不可諱柰何則數請於南臺公命有失勝之戚亡賴於食寢而後許北上章 天子猶難之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公自是始復彌

子三時視滫瀡必腆暮則布席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走醫藥既病口唅飯餔之南臺公曰餔者見若之奉若毋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毋今猶耿耿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嗷跳猶嬰孺其歿也病寔自廬墓云嗚呼公不愛其身以勤 若文數蹶數起卒用忠孝終 天子之急公與南臺公之欲急公用其於公然公進而不奪其才退而不奪其志其卒底公於忠孝者天也夫豈唯兼之蓋亦兩相成哉公性不好名高顧於爲德不一所

居必先有聞焉年旌異孝子貞婦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 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道之力曰吾知於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公所孫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鄴被杖公夜[illegible]饘委身血肉間殁而調棺殮行服如子弟閩人林參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死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曏謂吾終鮮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爲主事以論糺相嚴戍過公治公不逆諸寮睨自出尉撫之觴行酒橐行金元漢爲忘戍

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毋論度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乃已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　萬壽臺司爲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貪而賢者於公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生平端謹重修容雖盛暑不裸袒踰三十始得維楨諸子而才甚愛之然未嘗示以少假色諸子亦亡敢以假色若華服見者里中固善公嚴事公有冠虎計欲公廳室曆集惡少數百人來躪公第門椽尾立盡親族不能平倍其衆謀爲公報公止之曰諸君

幸憐我乃欲爲彼所爲耶中丞趙公汝賢高公行扁其門曰孝廉公謝弗敢當度買之室而已公少即以就文著其應諸生試亡弗褎然首者門生執經請質幾恒滿或貧而叛之不欲名公經公弗與校也家藏書萬卷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腴合度得集如干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翰墨者嗚呼公之嚴內行務爲長者若此天報之以令名若令男子其所兩相成孚獨忠孝已哉世貞既已志則又曰余與李公於郎署時以文字通云監晉試而幸偕公公又代余浙西事相慕也最後訪公里與觴空

山女嶷洞關北眺漢江南挹三湘而樂之酒酣指顧韓山道今公實葬其下夫豈偶然哉今夫江山之所環滙其炳靈積深不發於人不止也而公父子實當之嗚呼公已矣其即安於茲矣所以繼公志者諸子耳是故爲之銘曰

惟楚有材璞則良厥膚溫如內堅剛以隕自矢弗改光三刖乃薦登荆堂或刓燒之完弗傷剸而瑟琱黄流中以璆獻伯暨河宗用之木竟擴乃藏厥產瑳瑳璜琳琅一一十五連城價帝錫女棺韓山陽孚尹上燭耀天關噓爲虹貫晃嶓漢江萬歲千秋夜未央我載

銘詩與俱長

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省菴黃公暨配毛安人合葬志銘

嘉靖中相臣嚴用事欲以重權天下之士大夫氣而不盡折其禍之最顯而禍最烈者一人焉故兵部員外郎楊公繼盛其以隱故不及發亦不及禍者一人焉則故按察僉事黃公元恭也余所與丁未成進士者黃公名爲不及禍其中謫以武庫伕忤御史最後罷以計兵事忤都御史有白簡然皆自相臣發之而天下未盡能悉公余獨能悉公而愚弗獲聞至公殁

而始以其子靜存之請而志之元恭者黃公諱也其
字爲資禮黃之先由閩著富宋而殿中侍御史龜年
即以論劾其相臣檜得罪貶播於鄞遂爲鄞人七傳
而爲邑博士傳提領璓以下多仕宦然不能通顯至
姑蘇驛丞驥用仲子禮部侍郎宗明最贈光祿寺卿
贈公之長子曰雕寧今宗欽則公父也娶於周安人
而生公公少工屬文弱冠遊郡庠前後見重於守學
鄉試明年總春官又三年始登第授工部營繕司主
事公爲人伉爽便事有遠識然不肯屈下人必欲達
所不可而可所當乃內官監其最貴幸者曰高忠多

從其儕伏匿工匠虛數爲討第以一紙來需直若既
廩公謂必得其名代與人而後給之忠不可公遂上
疏其言狀且發其它奸私詔聽工部覈奏會諸中貴
人以　皇貴妃喪從之陵寢故事人爲席廣表相枉
以帚公曰此一日事耳而耗縣官帑至此殺之俾數
人共一廬斬茅覆苫而已中貴人恚甚群約俟公入
臨甘心焉尚書知而它使公以免然由是心徼公而
虞公及一日司禮大璫以諸曹之蹟下公當入領故
事領疏郎既受疏北面揖大璫以南面報揖公謂疏
在若手猶可既授我而南面報揖何謂且在順門

上所恒　御豈而南面地竟出弗顧大璫恚至賈其黨
以惡語使尚書曲爲交關始得解當是時　天子虛
己委相嵩而相嵩私其子蕃龍斷天下賂而故給事
中沈束以色忤嵩所疏語激　上而錮之縲騎獄公
時時爲橐饘詞其出就獄而酒食之與飲泣慷慨論
天下計遂草疏言　皇子長不早建立毋以係人心
杜窺伺令今人主孤立而股肱之臣日阿曳爲禎瑞
祠醮乘間蠱陛下歲以實私橐不發帑修之天下不
治疏已從公車上而公出就舍謂其姊毛安人曰意
小淚可庭飲我月中既飲而徐語吉且臣甥婦事娓

娓已退曰郡起舞曰吾爲直臣易耳若能然姊予毛
安人者邑之著姓也嫺而賢其佐公讀書微時甚力
卒不知所謂第唯唯而次日微聞之乃大驚尚書亦
左右傾聞碩頊郎安在或曰日挾疏往之公車矣尚
書曰嘻嘻此必有所爲也亟呼公而詰得其實乃曰
胡不以關白我公對曰關白公倒爾而疏當不得上
也尚書氣咽香泣曰事故無濟理若不有父母且老
哉而一旦以死憂累之孝子不當如是也公語塞尚
書乃使同舍郎與司禮善者追而毀之然其事則已
寖聞相嵩矣尚書者文公明故廉臣居無何而李公

以滿考授承德郎封雎寧公如之毛與毋同皆爲安
人尋遷屯田員外郎大虜忽闌入塞薄京師議大修
守具它曹郎往往以不及事見譴而獨取公倉卒辦
公嘗需綯於內官監而諸中涓皆難之高忠問知爲
公曰亟與之彼強項郎也往者蹴繩我使我至今慮
虜當是時尚書僨公重而故相徐公時以大宗伯用
事時議帥材且屬徐公徐公曰使我一日帥者安能
舍黃生上佐也而公受命行視南郛址又築盧溝橋
皆立以成事告然皆亡藉名其功者又以同舍郎爲
相嚴客而惡之一日酒語曰若何恭食京家犬客

已入門將不與永山承錄郎相嚴皆恨之會曹御史
按視武庫仗使劾公與同事三強項郎張侍郎任顧
命政言張副使元諭俱謫公得判滁州府而不佞以
斷決江北獄方舟而下嘗爲詩壯公論中貴人忠事
它郎謂不佞不知公之有相嚴倖也公咲曰爲直不
竟何問爲於是滁多偷公職丁隊而隸人老而黠嘗
縱其三子偷而身爲之耳目者公廉得狀屏左右詰
之曰不與我偷名及舍址立碎汝首隸乃滿伏吐實
公戒勿泄而月港之偷尤甚而皆匿跡耕公乃僞爲
約曰倅以花區多伏賊來聽析諸偷來聽析按籍悉

獲之亡漏者三月而獲偷一百曹它鉅盜亦次第禽
如課尋以雎寧公艱歸始公歸自誦念雎寧公老不
欲往故強之倅而至不及歛以爲恨毀幾死然至服
甫闋會倭夷之訌我乃著籌淛海營車步騎三陣法
屯田議垣築馭將諸書故趙司馬孔昭譚司馬綸時
治越得公書而異之與計兵事大稱服曰公儒將也
服除至京而有舉公給事御史選者以非例報聞徐
公時爲亞相欲得公兵備其鄉扞倭而幸臣趙文華
以尚書出視師爲公鄉人請與俱至軍而謂相嚴之
子蕃曰此郎狠而習倭事冀百一得其益不者詞三

三尺治之易耳蕃乃許公以故倅從軍公行過賊於
丘家洋敗之然不肯數趨趙期會趙乃檄公解通州
圍而奪其兵公曰此欲法困我耳會背疽發狂歸卧
湖瀨花居趙奏凱諸從行者封拜過望而公僅加倅
一級遷南兵部武選主事進武庫郎中亡何以按察
僉事飭穎州諸郡兵備公之穎甫三日而倭圍揚州
急都御史李公遂檄公來援公請鳳陽　仁祖陵諸
宗室罪人子皆寄郡郡大而無城郭可恃賊爲一謀
知狀以輕兵走薄我禍不可言於是恃便宜不以時
發而修治鳳陽戰守完乃始提兵趣揚賊已退而公

用周安人喪歸矣李公大恨公勍公逗撓而相嚴從中下罷所任公歎曰天乎吾以長筭蓋李公而乃恨我身退不復收矣既除服日取唐人詩與晉書跡存者摹諷之以故詞翰翩翩得其致而壯氣時一溢不自禁慨然作盾鼻磨墨檄匈奴語薦紳先生有識者亦雅望公用而公屬末疾以至不起矣公歸之十四年而病病五年而卒毛安人之事公以儉勤深某閨所至耐寬公憂而公既病則以一身盡膺之而安人忽癱發於乳公深以爲念俄公先卒而安人不勝悲思癱突從後五十日而卒時皆 萬曆之庚辰也公

春秋六十有五毛安人損其一有丈夫子三人静存娶金氏操存娶楊氏俱太學生安人出仁存娶蔣氏側出孫男女十人婚嫁多名族余所謂愁公者此耳而静存之狀又稱公性至孝能事其兄光祿君撫其弟少府君有恩禮割貲以鄉女兄之子所餽穀及殮葬師友族姻若而人而皆毛安人翼成之於法得附書銘曰

明有直臣而弗究直嚮者抑之以私見德　明有材臣俛用而厄嚮者厄之以公快臆歸爲完士於汝則得斯人斯喪天亦罔極赤堇之精閟而弗液後千百年有虹其色

朝列大夫福建承宣布政司左參議筆山曾公墓誌銘

始余入爲刑部郎而同舍郎吳峻伯者間與余屈指天下士而曰有曾公曰宜者其人哉問所以知曾公則公嘗識峻伯公車者也蓋又垂二十年而與公之子孟麟遇燕邸提中公歿已五載而孟麟時語余曰敢以先子之不朽屬余謝曰無已有峻伯在是而公所知也亦能知而公者也其明年而峻伯歿其又十年而孟麟具書狀以介弟嘉衮走二千里而拜余

山中曰爲先子卜壤而弗兆以便蹇至歲之辛未而始兆也乃又不及志銘不幸失峻伯矣幸吾子在而以十載之成言請其大覭之不朽余又謝不獲辭乃據狀而志之公諱綖曰宜其字嘗自號曰筆山故亞聖郕國公裔有自武城避新莽而遷廬陵者爲廬陵人明興有仕黃守而家者其名文蓮爲黃之麻城人四傳而啓以春秋魁其鄉得選爲教諭用子大有貴贈邑令卒而祀鄉先生社仲子鳳陂公大顯由進士拜給事中嘗廷劾中貴人瑾拜杖謫遠郡幕以直聲聞天下歷四川布政司參議以卒祀如選爲公鳳被

公娶於李舉公甫六歲毋李卒公出就外傅日記數
千言少長工屬文從鳳陂公宦游慈谿姑蘇已又游
南都三邦號經術藪而公遂能奮冣其勝歸試於學
使者四而四居首張文定公奇之曰是子也材可棟
也公以壬午舉鄉薦明年遂成進士授河間之獻令
公所為獻善狀冣夥而其大者輕重論罰以穀賑民
不病罰而庾穀盈縣佑格募擒巨盜以次就理里豪
有蹦其民民憤跳踞樹罵豪中之石墜而隕監司欲
寬之謂隕墜耳公曰隕墜固當誰石之而使之墜耶
卒抵豪死公既著能吏聲自負以不輕折節而又念

其父鳳陂公疾會御史某行部數目攝之公笑曰彼
謂其難去今耶即拂衣歸而侍鳳陂公融融如也御
史意不自得而邑民追得公爭噪於臺於是都御史
鋑公如京與御史合而檄致公鳳陂公乃促公行至
則益自勵斤斤三尺御史更媿尉薦之矣公滿六載
始召得南京刑科給事中將有言持鳳陂公服歸服
除補兵科給事中尋復持繼毋張服歸再除補故官
遷戶科右給事中會當大計京朝官而以公強正特
調改吏科公自是益發舒言事無所避霍文敏韜為
南禮部尚書疏欲責六科避難公持故事繩之不以

霍公賢重假又嘗上書議切貴臣用事者翊國公勛
而其以戶科左給事中視京營則直劾懷寧侯瑛罷
之矣公所言營務四事若掄官僚實行伍嚴操練飭
賞罰軍中至今稱之尋轉為其科都給事中　上將
南幸楚展謁　顯陵二三大僚暨臺臣爭之弗得而
諸給事嘿嘿推禮科禮科之署事者屏莫敢發公奮
然曰　天子輕萬乘出巡幸此寧獨禮科責哉乃率
其僚抗章謂　陛下孝思與大舜媲諸所經畫行留
亦曲盡矣第太子監國尚為穉孺六飛在途遝往疲
頓南土卑濕疫癘時起又聞漢沔之間比者無歲編

氓流亡突烟所斷今清蹕所臨法從虎賁供張積儲
何所手措林欑草伏士餓馬屠隱憂誠萬萬不淺也
陛下毋牽一人之孝而忘忽宗社萬世書上不報遂
以扈行屬歲侵而河南餓死者枕道上公復再疏請
賑之下有司匿其狀上顧左右謂請賑者又姓耶唉
殍為誰今復安在會禮科給事中戴君嘉猷歸自使
慚其職馳疏請　上速回蹕　上怒甚俾下詔獄以
待大駕還併公與同疏者李君逢周君統謝君廷蒞
皆下獄杖謫一時翕然稱青瑣五諫云而公得廣西
靈川尉未幾遷江西進賢令靈川遠外非人所居地

而尉最卑散進賢故巖邑然令劇易因公以貴臣被重聲居之中無所厭薄其治辦界如爲獻時而公牘暇則緩帶褒衣延諸儒生談推今古不倦俄遷溫州府同知中道擢四川按察僉事其政事屯鹽方欲有所展劇而以入賀萬壽行既至而貴州撫苗之議起當設一參議駐銅仁控之鄰公顧謂曾公治營務亡害非公莫可任者遂擢以行而是時撫蜀都御史不欲言其名以吏科都給事中尹君相論劾罷去尹君故與公同鄉且同署而名爲最相善都御史甚望公曰晴入而不爲我地耶必是子也齮我者既得代御

論劾公以僉事聽調歸公歸絕不復有仕進意凡七歲而時相張文毅治故善公而又直公以書勸駕公造朝而張公已卒僅得廣東僉事公所轄廉州有珠池凡官采珠所役使蛋人死傷不可勝計而珠直不當費十之二大約以利奸人橐而已屬期且采公奏記督撫周公廷爲疏止之廉罔以蘇公又條上廣兵力益戰橈禁海舶留守臣諸事於臺皆報行而嶺右徭有剽虜金者公又上防守方畧左方伯劉公采見而心服之曰天下才也而公鄉人部守鄭重威者以公事與兩監司持不勝遂棄官去御史蕭止之不得

監司亦媿止之不得而俱屬公以解公乃爲婉辭解鄭始留然其持初議益堅而蕭與兩監司謂公實右之以請後御史郭郭故撫蜀都御史鄉人也忽憤咤曰是夫也後先以鄉人重我獨無鄉人哉會公遷福建左參議行遂媒蘖諸影響事疏罷之公既罷絕口不復及所以唯闢園池召故所善爲文酒歡務爲德於宗戚隣里而已漢陽一司理來署邑篆榜舊紳交際禮於門屏公嘆曰以吾從大夫後哉謝病不復通而司理滿三月當代客或有贊公文以餞者公曰司理日約束我曹而文諛之得乎且三月政成胡易也

司理聞而銜公構於上官執察公居鄉狀不得而止公性不食酒無奇褎好自奉若儒生所旁通星卜堪輿家語而尤喜治博士書至老愈篤其爲給事而與會試事與史而與鄉試事所得多知名者公年七十三一夕以無疾卒元配喻贈孺人繼配封孺人丈夫子三長即孟麟初名嘉裔太學生娶於劉故刑部郎中滐女次即嘉猷庚午鄉進士娶於汪金華守文淵女又次嘉懷邑諸生娶於周瑗州守思久女女四其適太學生萬一唯邑諸生劉守巽錦衣衛都指揮使劉守有太學生李承祚俱梅出也孫男三汝魯邑諸

生娶於萬汝弘汝確孟麟出也女一嘉懷出也葬在蕭園之祖塋狀則吾郡王百穀蛙夫父子更代起甲第爲諫臣以諫獲罪而名俱趣之不亦甚奇哉夫鳳陂公之諫犯所必不可犯之人而公之諫挽所必不可挽之事此未有不立隕者也然天威甫震而霽釋焉猶獲以一官劾遠外及其既也　天子不偹怒而偹怒者都御史御史也柰何使公父子而以一恭議終夫舉直憐才者大臣職也是何　天子之廣而大臣之陋也且夫以最爾令而攝衣歸臺猶知挽之及其崇然名憲臣而兩推之使去也又何昔之難退而

後之易退也然孟麟輩之爲公不朽計圖失之峻伯而得之百穀公亦可以瞑矣因銘之曰

是唯南楚之珍世稱直臣矗山嶙峋麻溪奔淪我勒堅珉以風于若孫毋忝其人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程于行墓誌銘

吾友俞仲蔚以文行重天下觀其所居窶約甚客陽過其廬不顧間過之以一甌酒算器食輒博其詩若文不則亦索書大小十餘紙以去亡有能損橐而投金與粟者有之自汶川程于行始于行之朝夕事仲蔚謹欲緣以得余一言爲其先人重仲蔚殖匿之

不使見而爲乞余文甚苦余以仲蔚故強應之意其人必輕俠佚服而脂車者其後卒見余則一恂恂退讓昔布也問其業亦不能當上賈而顧篤好詞翰與古文往石三代鼎彝之器焚香而啜茗有吳名士大夫風久之仲蔚卒遺槀千餘篇亦已有能梓之者其子替而日抱之哭以一旦遂泯泯不傳當使死骨在朽于行感其事遂傾一歲入授良梓以刻刻成而乞余爲之序序成于方高于行義欲有所稱說於人而于行亦病死矣有子起家能讀書挾其姻進士吳子充臣狀使贄于紹而請志銘于乃歎曰此義士也夫

稼俗纖嗇以訾相雄長至嘉隆間而始晚有文事即慨然有剞劂之役不以專搢紳大人則紛飾其所自撰述而籍以市姓字於達官長者孰有能輕身以歸岩穴之士及死而又爲之成其名如于行者乎綸者吾尚應其先人文今雖老胡可辭爲歸其幣於曾子而間讀吳子之狀則謂于行穎敏辦口父毋甚愛之十齡而即廢書從客遊賈善握筭摘隱知微驚其老華又二歲而父汝義病卒於邸于行不以稚廢成號哭徒跣挾棺歸既成喪不以戚廢家寀紬金万百以歸其毋汪曰宜少操毋毋使盡爲之人自是益工爲

賈而內撫其幼弟善夫甚篤尋以疾殤毋哭之慟于行所以慰解萬方而久之婦吳卒毋復哭之慟于行所以慰解之如前且抱其遺孤進曰死者後先不可作撫此猶足以寬且餘日之幾何而愛此無益傷也於是毋病噎爲之小愈而後復作則于行日夜不解帶侍湯藥間走祈於東嶽叩首首爲之腫坼而繼婦陳刲股肉而和糜進之毋有瘳謂于行毋寒而父業于行乃復賈吾吳數月而忽心動亟馳歸則毋已不起矣于行哭幾滅性行求壤地迎父棺而合葬之念無可以報死者乃始謁仲蔚及一二文士以爲不朽計而究所爲德如賈稍羨則輙以收族戚各有等次與諸父謀治汶川古道獨當其最衝與王力鉅者行而見殣尸輒具槥掩之其施饑則食寒則衣渴則茗雨則笠屣蓋終其身亡倦色于行素無疾偶得疾遂劇婦陳復刲股肉而和糜進之則不支矣且死謂起家曰吾奔於賈不獲以儒起而心慕之甚汝其畢吾願更問之曰二媵亡子遣嫁之已而曰毋溷乃公以夜分歸矣至夜分果絕吳子又謂于行精於其術出諸貲上而不肯盡竟之曰我不欲贏於人而時於天以故卒不能當大象與余所欲稱說者同也嗟乎

毋論天下後世今仲蔚之集行而徵之人以區區一程于行能不朽仲蔚爲可貴余忘銘作而徵之人以一俞仲蔚能成于行之義名于不朽其相幸而破其悋以趣可欲之善當何如也于行名善定年僅四十有三子一即起家娶黃氏女四長適吳昇潮次適諸生黃惟兆次字畢某皆吳出也次字吳尚勤陳出也程之先有都使濡者以捍黃巢顯而歸老於汶川以故汶川無它程程之族最著

銘曰有結客徧天下而亡所成其名以終始得一士而名遂成于嗟乎程生

蔡北崖處士暨配陳孺人合葬誌銘

諸生蔡大節者衰絰苴履走數十舍扶桐竹而頓顙烏烏泣且曰孤所以爲二先人窆且窮而後思有吾子以不朽是籍已乃出手創事狀曰此所以志也已又出陳中丞書曰將以紹介也憫而強食之弗飽也乃又弗萱勞之酒弗酒也二尊人者何北崖君稱父母鄭孺人毋也吾不習北崖君以大節故推知之是宜誌誌曰君諱雙字邦鳳北崖其別署也先世自鹿城徙臨海遂爲其邑人數傳而有御史鳴玉者以風猷顯 高帝朝又五傳而爲君娶於鄭有女矣尋卒聞孺人之賢委禽焉而後有諸生大忠及大節始君少孤廢經生業已乃涉獵史傳不肯盡究其學去而習陰符劉鈐諸書與擊刺劒射之術歎曰是不可以組五單于梟三越王耶念欲結客以皆弗繼恒邑邑而嗌不問家人產孺人務躬爲織畜以羨治滫腯槃酒之頻薦之稍足給客乃不敢以幾微忌色見也壬子島寇暴蹦傷邑君乃韋帕抹首跗注翎翎從里中子弟扞之寇尋徙攻郡君間行謁郡守今大司馬譚公公方夜按行脾睨間擁蓋炬火武士操闟戟呵導君驟謂曰賊壘近矣能不以矢石斷炬火虞耶譚公

改容謝之遂入幕府時時問籌策君尋引避去寇亦漸以定君竊計曰民去聲久而菜色不改者困伏賦也夫使中家以上日伏賦之餘而單赤日見削君弗忍也白見其端於臺使者今中丞龐公下郡守丞撥稽籍得隱畝五萬餘賦稱是蓋君嘗野行有憩逆旅舍而窺戶者報吏曰君非蔡某也耶願得以一杯酒爲壽問之則始蠹於賦者也自是君遂爲善計會犀而邑令周君甫下車禮君而問政君盡出其橐中書所蠹均里甲役額賦清丁口融盈縮裁冗費者上之周君用君策得稱爲循吏以故邑中益賢重君客有嘗從難詰者君無不立剖然俠而隱其伐孺人之用織嗇起顧推君志罷罪說菜居恒與鄰貧弱共之君有從子幼而孤孺人子之亡以異二子也值島寇避亡道中稚而號者携歸爲洗沐飲食周悉後且歸其父母哭不忍去曰舍此吾何父毋耶君以正德辛未八月五日生以萬曆乙亥十一月十八日暴得風疾卒年六十有五其又三年而爲戊寅正月十九日孺人亦以病寒卒距其生嘉靖壬午五月十二日得年五十有七君前所有女適王垻大忠娶於陳舉孫二希賢希聖大節尚未聘始君沒而孺人痛甚不欲生

已而曰孤未立也脫簪珥以斂弗能給葬而有稱貸者居恒謂二子吾食不能咽曰其若丹鉛家何二子所授經束脩之贄以歸其家孺人喜曰吾始安匕箸矣嗚呼以蔡君之材小試而未能越鄉井意者其屬之二子乎陳孺人之為德雖不越閨闥足稱娣矣二子今猶未千里然汗且血矣足稱為君之子矣是宜銘

銘曰汝二人其即安於是異日有穹表而廣隧者余請為之識

仰虛王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諱懋良字汝存其先故家直州而有愿保者從 高皇帝義師遂隸籍大倉衛五世而為封武選亞事公成武選公嘗得人遺金佯病臥邸中俟遺金者至而還之有子曰積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天下稱其為長者娶陳安人舉二丈夫子先生其季也少而警穎工讀書顧恂恂純謹不好為兒戲侍郎公愛之宦轍所至必攜以從以故先生得周覽山川形勝名蹟慨然慕古賢達風為侍郎之號虛齋也自稱仰虛見志云弱冠補州博士弟子為文下筆數千言不休頗負才雋聲而不能得志於都試一日念侍郎公與安人俱老乃歎曰使我逐逐升斗祿而遠膝下即一旦不可諱如終天何遂屏博士業不事而精意定省陳安人屬末疾久困牀第間先生躬調衣食時臥起於醫藥靡所不延懇晨朝侍郎公而夕以陳安人夕也安人恬然殁先生手先生痡毀幾絕三載不御酒肉不入內甫公除而侍郎公亦病目寢不覩物加瞶與喑轉側須人先生以一藁秸息牀下小聞聲欬或彈指即起立調藥糜脯醢而進之至手奉虎子浣中裳踰綱三載如一日也諸所需即不待顧指而其當是時微先生侍郎公幾不曉生趣乃竟用寬然終而

先生之痡毀視喪陳安人時有加甚公除而無復世念矣先生既以孝著里中而長人稱之其事伯子尤莊早暮不敢以褻見然至於談笑訊問怡怡如也始娶娟張夭則獨處一環堵篝燈敦然幾娶朱而後復稱有室跡之生平亡他遇也侍郎公橐廉鮮遺累而先生繼之不恒問產產挫而其性好施娟黨以緩急告毋弗應者然先生不自為德其與客從容譚雖無鄙語客有一善孜孜見顏色有不善則置之絕不以挂口其所為長者不能如侍郎公廣而識者知其獨至於書少所不窺晚節尤好二氏家言緇衣黃冠踵

相接於門相與剖析異同微詰同異竟日夕忘倦而不忍逆其祖曰吾寧信而見弄毋寧疑而見棄即有所訇傾囷不惜也元馭宗伯宦燕中而吾　曇陽師時猶稱女稍稍露仙跡人未有信者先生獨心折其草以請質盥沐而後書之甫就械若欲渡於庭者倚壁立逝既就殮顏色如生其友人曰先生能立亡有有真得矣或曰不然即先生有真得如吾曹失先生何中外之戚泣相弔曰天胡不祐善也里中兒若婦子亦相唁曰天胡不祐善也蓋先生歿之六年而嗣子綖輒始以先生之館甥吳按察之狀來請文其

墓中之石王子曰嗚呼俗澆江河下趨　吳尾閭哉其脊腴寔蠹嬉之毋論怒焉鳴騶魚肉其鄉人即伯遊為汰誰不慕也而余所覩王先生與伯子恂恂一縫掖矣迺先生質有其仁義行巽戍地矩天縋善不近名斯尤難能哉以此儀俗吾儕資也何敢辭志銘先生以正德甲戌生卒於萬曆丙子得壽六十有三嗣子一即綖祖太學生娶季氏康訪先生女女二長適即吳君次適諸生金履通皆前卒孫男二應壽聘許氏應桂未聘葬地在某所張寔合焉能以勤慎佐先生為德者

銘曰子合二氏而儒非合而逃二氏也二子見子之二氏而儒見子之儒不異也世不必盡知知子為善士也子不能無死死而灼然不昧也

章少槐君暨配孫孺人合葬誌銘

德清章子嘉禎之仕而出令蒲圻也則其大人少槐君憂之曰去而博士弟子者幾何安所受城且家言乎乃與偕之蒲圻三月所而跡章子所善令狀非一欣然謂百蒲圻不難令安用迺公刺促為而君有母陳太夫人年八十餘矣念之甚以八月朔發將及望之後二日為設帨之旦而壽也章子固留之不可遂

遇風阻小泊至蕪湖而感異夢憂太夫人病不待而過鄉吏胥之候德清令者微之曰太夫人健飯獨念君君益心動與舍人謀從此取內道浹旬而達以輕帆凌太湖得三日遂盡謝遣蒲圻役以書授令而獨身與二蒼頭別舟入湖大風發礙焉則太夫人之誕前一日也君之家以君安蒲圻養不歸而蒲圻令以得君書又從而歸役悉行止留依依太夫人膝前矣居月餘而令馳一介候君至家恠君不歸君之諸仲季子乃始疾馳至湖步曰香山蒲而遇一村叟顧坃者曰以入月望之後數日而浮尸五六叢焉中頎而

長類者衣皆緣帛以爲非恒人也而亡何則衣襪矣
僅一扇存吾聚沙覆之而稍覆及乞尸出其扇則蕭
太史良有所贈君者也於是乃發君尸亦歷歷可辨
識會巳具嘉材遂棺君而盡棺餘尸以歸時蒲圻令
得君不歸狀即日棄官　奔之家謀所以跡君者而
君之喪亦至乃大號慟踊幾絕巳數叱曰天乎何以
使我至此極也即不肖稔惡不赦而殲我止耳何以
上延吾父且酷也於是君之配孫孺人者先六歲病
死矣章子益痛之亡可爲解既而悟曰附驥尾名乃
彰此言非耶孤不能受月支香返吾父毋聞之太倉

有王先生者能使人不亡於是百拜稽顙而請於孺
人之兄按察副使銓紀其事而來太倉復百拜搏顙
以請曰葬有日矣敢希先生言以貢墓中之石按察
公余友也信而文且余何能忍於章子君諱沐字養
心其先爲會稽人有徵士公某者善堪輿家言　宣
皇帝治陵方中驗其術獨奇寺之官不受賜徵士號
以歸行游至德清家焉凡四傳而爲君父西林公於
是娶陳太夫人而生君甫十二即從□學工博士語
十七補邑諸生手抄五經諸子先秦書文皆成誦而
又代父徭其於治生亦工孫孺人既以德容閫歸君

而佐之治生又相與供奉西林公陳夫人也過小咈
意即夫婦百方慰陳夫人尤色莊方嘺嘺時聞孫孺
人呼阿家柔聲爲之霽色而後答西林公有三子而
君居長每降意將之即小逆弗報也曰張公藝吾師
哉孫孺人之事君十餘年三娠而三女質之談命者
曰必置媵乎媵則俱子君謂孺人女獨非子哉孺人
曰女必贅贅者姓也即卜嗣非君血裔也媵而俱子
固善即獨媵子亦善乃踰之外家得施氏好女而薦
之亡何孺人舉男子即嘉積一歲所施氏舉男子孺
人喜育之曰吉積又數歲而孺人復舉男子曰臺積

施氏亦復舉男子曰穡積君謂孺人不更庶多乎孺
人曰固也逝於寡孺人性故巧手所刺絍綺繡工作
爲婦氏最至於晝夜拮婚嫁貲不以煩君身任之矣
君既數奇貲試多不利而奪於供奉故爲博士語亦
稍勸嘉積代之業則蹄發而最後臺積補弟子試亦
俱利君意益發舒然其治生亦以奉供奉一治西園
公喪妻治婚嫁屢屢給朝夕然於好施予自天性歲
大侵鄉有病癘且死者妻子挾而前求市舍傷地以
殮客謂君寧有餘鏹足市且彼壙剌人耳穢可畏也
君不顧爲粥啖之以藥繼之俾愈而歸卒不問地君

之師宜豫章而臆意君爵之可以祭君誄弗往曰儀宜寧為我也吾知食吾力而已蓋猶人人歸君篤行長者君之為長者繇孫孺人佐之故孺人死而靡不扼腕咨嗟曰兒貴矣乃不能以一日享也且也以溺報長者君壽大十有一孺人僅五十有一孫公之狀云爾余乃曰溺人不弔何說也夫豈以其輕身而殉憤不則亦重利而狎危雖然務光之溺淵也以節也靈均之溺湘也以忠也舩子泥凡之溺溪也以示解也非天也王子安之海溺也君之湖溺也非自為之天也然子安追省父君追省舟要亦見人子道焉大

均茫茫與物無親以遘為就孰能辨之釋氏歸之定業其然哉夫余烏能使人不亡庶幾能有以慰亡者既志而銘曰

以為無天耶章君之與孺人皆有子以為有天耶君不良死孺人不老死不以死而終則有子噫嘻我知之矣跖贍孼黎而黃耇牖下回夭由醢莫可殫紀若信若之數而吾信吾之理

戶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少卿祁齊楊公元配黃孺人墓誌銘

余讀史至趙氏客事未嘗不廢卷歎也夫死孤易成孤難古既已言之及余所親睹記黃孺人之成楊氏孤也蓋賢於能死者倍百矣孺人之夫子曰少卿公其再起為戶科左給事中數上章爭事觸權相孺人時時幾諫曰得無為恒矜九乎謂波恒也少卿公默不聽其最後論大官丞姦𡾟見中蜚語下緹騎獄且論死是時孺人與其子應祈質一空宅委巷中日夜學紡而絮衣橐饘少卿公五年如一日矣應祈嘗有室不肯室以待少卿公之白也時　上方重詞譴久不竟獄孺人泣詬應祈曰若父業長繫而若且無嗣然不為一綫地耶於是強之室室於袁甫孕而應祈

竟以奔走涂疾且不勝憂得疾死將死訣孺人曰不孝子竟不能白吾父耶應祈死乃舉子是為忠裕又踰月而少卿公竟就論孺人之誓死者數矣既而歎曰吾不憚溝瀆以從公地下甚易如孤孫何即此兒不舉公乃真死矣於是強力撫其婦袁及兒扶二櫬歸旦夕上食悲慟感鄰媼稍間未嘗不慰勉其婦袁影相弔也已而周視忠裕乳哺未嘗不隕涕又杜聲惡驚之也至遘風浪御者皆警指麾舟人神色不小懾及家而家坐公久繫危廢矣孺人料理之治於少卿公時蒼頭有欲叛者孺人服以計不敢發門戶啓閉

出納井井既稍給三年治公葬葬畢自孺人經畫毋
闕已乃稍推其餘以贍宗姓貧者諸婚嫁緩急即不
幸而疾病死喪亡不立濟忠裕稍稍長則爲延明師
課之業且成而會　先帝即位下詔錄蒐究表遺直
追拜少卿公令官賜祭錄忠裕入太學孺人悲咽久
之乃戒忠裕曰而祖死忠而父死孝吾所以不死
者以而在也且以而祖死博而一官苟不自郝大而
隳廢先業我何以見汝祖於是忠裕感奮益力於學
孺人既積倫勤起賈小折遂委家秉婦素屏居服餌
唯爲忠裕娶婦一出視而已孺人晚得末疾寢劇從
容理後事已顧忠裕曰吾今後得侍而祖且毋而父
矣好爲之我可以藉手見矣遂不起得年蓋六十有
九忠裕之擬祔少卿公以葬也手事狀屬余誌銘之
夫微忠裕狀余不爲不悉也少卿公之伏義也其獲
昭雪也蓋與先御史大夫俱同日云嗚呼先太夫人
之與孺人同稱未亡也則前孺人八載逝矣不肖貞
之與應祈同稱終天也固愧後而生哉余雖悉孺人
家三世然何渠執筆即筆再披而痏擣腸幾爲寸斷
矣雖然微余孰爲之志銘蓋狀言楊氏有玉峯公琉
者與西陂黃公明俱宦副臬志業相善玉峯公之子

晴川公乘道妻於戴而生少卿公諱允繩字　別
號抑齋西陂公之子憲幕公籍妻於陸而女爲孺人
孺人於女爲仲頗陸夫人愛之得專閫中托孺人雅
能先其指猜猜勝婦矣既歸少卿公而戴夫人已捐
館不及事事晴川公晴川公老而多疾性癖動孺人
躬治湯餅烝脩腷旦夕上食婆娑又嘗迎其丘嫂之
婺張者事以姑禮撫其長女之夭於襁而遺之者子
之沒菑不僭玉峯晴川二公咸有遺賸在室孺人調
衣食而推遜之咸忘亡也其助少卿公治家以寬公
於讀而舉進士戊嘉靖間名諫臣諸余所未悉者即
戊孤可推已大當惟一孫少卿公之爲忠應祈之爲
孝而婦素之爲節乃孺人以一婺女成之彼趙客者
故丈夫子也茲不尤難能哉孺人子即應祈婦素爲
封刑部郎某女女一適光祿署丞宋邦父忠裕娶太
學生龔大任女葬在某所銘曰
其嶠塏之易乎而室廬之櫛比乎而有孫之頎然乎
而以報夫若子乎而千秋萬歲愧長倚乎而

光祿少卿劍泉郭君元配鄒宜人墓誌銘

郭宜人之歸自鄒也蓋毋錢意云而鄒故錫甲族世
富盛而鄒翁樸有四女宜人最少美而淑毋錢內奇

之曰授孝經列女傳諸編輙誦是時少卿君之父曰
贈駕部公者以氣誼挫其產乃自吳徙者於錫而少
卿君稚從里中師受經有俊聲毋錢聞而言之鄉翁
許之字且使媒氏覘之曰是瘠而長若鶴雀者然伊
吾壁至丙夜弗輟也毋錢曰徐之彼必不終困及宜
人年二十而歸之少卿則贈公之毋范尚在與媍陳
太宜人謀所以繼甘旨者弗得也少卿君又數應簓
師辟在外者日十九而宜人稍稍捐橐中裝又以澣
澼絖佐之贈公乃大喜謂陳太宜人曰微新婦力吾
不任子矣而少卿君病痾久幾殆宜人晝夜事湯藥

浣滌則以手親蕆汙者二月所而後起少卿君生數
奇至二十六猶求試諸生不得宜人悉脫簪珥為別
賀居間邑司始獲見其奇郡守守為推轂成諸生居
二歲薦於鄉會坐主試累悉罷公車對孺人說少卿
君曰士重去其鄉錫豈而乜耶乃歸吳與謀計然策
益進悉還贈公挫矣而會贈公之毋范卒贈公用毀
故亦卒宜人相少君以禮附棺椁以誠信資取之儉
力取之勤既庀事剏產益拓乃復說少卿君曰衰可
紓矣忘所謂移孝乎少卿君感勵益習制科業遂得
進士授中書舍人時少卿君年已彊仕而宜人舉偉

一女嘗從京師乃卜宜子者曰陳女饒而薦之少卿
君怪之曰則嚮者君病余心若芒刺即食息敢忘君
之為孤注乎越二歲果得一子曰端明而少卿君拜
御史云何大司農奏邊費云所出請益三吳賦少卿
君上疏爭之彊忤　旨出為永安令宜人舉酒賀曰
君為吳民請且夕命即少忤賦卒不益今雖左不為
左永安令廉其入郎比部而垂橐也閩人交稱之少
卿君則蹴然曰成吾廉者吾媼也自是少卿君以材
顯移郎駕部參趙司空軍事破島寇出沒矢石間以
功晉今官宜人得封如其品尋為姦相抗之故出判

黃州再奪職又坐之乾沒檢貲簿數歲間而起蹟棠
齊萬狀宜人皆共之其出也則曰微吾孰與代君守
其入也則曰微吾孰與參君晝憂則分賚則資見陵
則為慰藉至於陳太宜人之喪而左右少卿君不以
戚妨易者宜人也少卿君之初得子端明而宜人愛
之逾於已出俄復得子玄明愛之復如端明人或謂
宜人不自有女耶宜人笑不荅而至二子少長延塾
師治聘與娶靡所不篤厚其貲不取少卿君口而給
少卿君性好客宜人則為儲肴醴果茹餌糗之類以
咄嗟呼云不精者然往往稱客程甚豆少卿君意有

所儉饒弗異也少卿君之弟儒女弟其俱不別治生
而儒有長安孫繫若盧獄少卿君傾貲而出之又時
時所以貽儒及誄者不絶以誄於宜人宜人弗恡也
宜人之女歸太學諸生吳汝勵者始抑之今毋與子
等脱節乃頗愛之徙帑而賓之人亦謂少卿君少卿
君曰彼殆以二子成故耶不為我置貳我帑將宅屬
而寧獨女宜人以萬曆丁丑九月病卒距其生正德
癸酉得年六十有五端明太學生玄明邑諸生皆遍
敏工文字而玄明尋亦夭端明婦顧為尚寶卿謙亨
女有子二維寧聘王為刑部郎炳璿女復亨尚幼玄

明婦華為鴻臚序班某女有子一維寧聘湯為太學
生一鳳女女一見前孫女一字鄉進士徐廷載子少
卿君始悼宜人而不欲葬也曰吾安忍使之辭螻蟻
先吾且與俱歸乎又四年而有玄明戚始大詫歎曰
吾其弃人間從向子平游哉已而顧端明吾將使存
者依存者而逝者依逝者於是卜葬宜人於吳山之
迺積饈而手其狀來請志銘嗟乎余舉進士從少卿
君游今少卿君老而余亦非壯矣居恒屈指以天下
材無當君即縣官能終盡君用以縛五單于少府水
衡金錢日夜委輸無難者而竟俾之散錯以老鄉宜

人能竟其用於君夫是以無家而有家無子而有子
是可紀也

銘曰胡以相夫子家毋曰余拮据而日永圖胡以相
夫子子毋曰余飾禮而蘼彼淑姒爾渠渠夏屋爾振
振麟趾于嗟乎夫子國之良弗究厥長宜人家之良
郭以代昌茲女德而亨者耶吾用是紀其臧

贈奉政大夫近溪項公配陳宜人墓誌銘

陳宜人者故封給事中公某女也笄而配贈大夫項
公某宜人少習女紅多讀孝經內則諸書既歸大夫
公事其舅長葛公及姑金共謹得其懽相大夫自食

貧以至積著埒素封與有力焉宜人舉上林錄事元
淇而其貳頻宜人舉叅議篤壽太學元汴俱卓朗有
秩然聲宜人故婉孌性寡特孫介曰吾不復問袵席
事矣於是上林君奉以朝夕宜人前已謝內秉則治
一室禮佛大士不恒御鮮脆聞語上林君曰吾聞之
文士鮮行令汝文而閒黨歸行老婦志飽矣安在閒
鮮脆也復謂上林有可以適公者庶幾塞老婦責矣
益大夫晚而念宜人同起家甚篤而宜人以疾前卒
得壽七十有六弗克葬于是上林君廢著而廬於墓
其又九年大夫卒葬而宜人弗克偕也上林君內悲

曰傷哉何以見吾毋地下也後病且死屬其子曰纍吾骨必吾毋合而後從入土其又某年參議君以郎中贈大夫而宜人亦得贈如大夫秩其又某年參議乃與承上林君服者德基輩而宜人祔於大夫之兆而德基輩哭於上林君之殯曰次第從王毋地下有辭矣於是行求而得習上林君者王　俾爲之志若

銘曰

殁而封表汝以令終乎而葬而從安汝乎幽宮乎而隧之中其樂融融乎而俾爾後人熾且豐毋忘肅雍乎而　子孫男女婚嫁如左

御史吳君元配王孺人墓誌銘

吳君之自進士予告也抵家而王孺人卒月餘矣泣而語余曰空同氏云妻亡而後知有妻也悲夫傷哉即一旦復歸土當以不朽之托請於是謀葬孺人且不娶以謝而會有銓檄徵不果葬亡何以中書舍人使歸而舍予未有子也其父封公曰若不念我老而忽忘家宗之大計於是舍人強娶而北既滿考贈孺人如令稱又二年自舍人拜侍御史又二年而復予告歸則繼儷及所置貳有五子二女矣侍御業及之其涕猶浸淫下也謀而得吉壤乃卜葬以狀來曰舅氏而忘衛者之有成言乎余憫其意而許之孺人王氏故少司馬公積孫女父曰仰虛君懋良司馬公名臣而仰虛君爲鄉長者娶於張其首舉女爲孺人而封公之所娶王爲余從姊寔與張中表兄弟兩家時見其子女曰以此儷可乎自是遂委禽焉而亡何張病卒孺人僅年十三祖毋陳夫人憐而鞠之會從司馬公遠宦不能攜孺人乃以委繼毋朱而陳夫人未嘗頃刻忘也十八歸侍御孺人少而敏慧婉嫕精女紅雖不恒讀書而能識其大指歸侍御而其王父思誠公猶在思誠公性嚴重治家秉於諸婦中鮮當意

者顧獨賢孺人曰是貴種也而材孺人益惴惴爲早興事諸姊若亡所容公益賢之曰夫貴種也材而能自抑巳而撫侍御曰真而偶也明年吾姊病孺人之佐侍御共湯藥也殁而佐侍御之毀也巳佐侍御之撫孤甥妹也益孝弟之聲藹如矣又三年而侍御之王父病亦殁孺人之佐侍御如事姑也其奉舅封公暨繼姑甚得盡專節封公亦嘆曰吾今而始知爲人父之樂也其又五年而所舉一子美而慧僅六歲而殤孺人内痛之自是病矣未幾其祖毋陳夫人亦殁孺人乃大痛曰微祖毋吾何以有今日也則又悲思

曰微吾毋之見青蚤吾何以知祖毋恩也天乎天吾毋也自是愈病而又數年所再舉之女五歲而又殤孺人念病無已時勢不能三舉子愈邑邑不自得病益甚久之手足痿已浸淫及腹而秋試迫侍御不欲行孺人強起曰病行愈矣君丈夫何乃作兒女子戀侍御乃行果以捷聞孺人喜自力若無恙者為侍御當中廚酒膳餚以酬賀客幣饋報稱不爽尋迫侍吏計孺人復強侍御曰毋念我我能待也侍御乃以孺人屬仰虛若三月侍御復以捷聞而孺人益病且深矣然益自力持秉至為侍御治邸中宿偫且曰悒

悒不能待何雖然死可以瞑矣所不瞑者吾姑之有子而弗逮養也因泫然者久之侍御甫隸事禮曹有公卿聞聲所以急予告者念猶及孺人也而已矣侍御乃言曰吾之獲偶孺人者十九年矣處約九之哀疚五之病五之亨不能一也夫是一者僅能使吾妻知而已妻在而以其一人之志慮竭而共吾一人而弗及亨也今妻亡而吾以一人之志慮竭而共吾之為類者大小四為子女者大小七而弗知約也抑何徑廷也吾何忍死吾妻抑吾妻之有業彝而不辭余饋也吾有過而未嘗不爭爭而未嘗庸妬也吾是以不難聽嚮者吾性褊賴吾妻以亡失色吾性促賴吾妻以亡償事今者卒有過而誰吾規也有疑而誰取誅也苛拜而誰與分也夜讀至乙夜而誰以杯茗勞我也吾何忍死吾妻余謂侍御毋過悲予姑治葬孺人卒之年僅三十六諸子女聘字多薦紳名家

銘曰生而相厥夫端敏靜慎其卒以隱約終歿而後有子歿而後有封有銘銘幽宮天道巧為端吉乃伏於凶存者復奚恫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九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封徵仕郎戸科給事中見山李公墓誌銘

古之稱循吏直臣者要不獨其身致之父在事則子以志相而爲幾諫三代之孝也子在事則又以志啟而爲義方三代以下之慈也蓋余讀見山李公狀而有慨焉李公者今兵備副使淶父也副使君之始令寶應也最久而又最勞最以擅德悦民而余家居與

其邑夾江而近故得之詳竊竊以爲古循吏而令去爲給事中故相有父喪奪情而充冊 皇后使者給事上書謂此國家大吉禮禮吉而事縗非有兵戎借謀筴也令墨縗而從之則不祥冕而奉冊則不情是亦不可以已乎故相恚甚迫不暇逮給事爲詔俾戢譽領職而給事復上書言水稜狀中謂尚方將作鈎盾諸臣毋競淫巧希恩賞以糜玉府此皆 上儉德 上不悦故相且治之它相爲解曰書生戇戇掉書袋治之亦不能容而故相亦中愧前疏遂解而出僉山東之按察事當是時天下雖稱僉事直臣固不但余

而僉事之治山東武定則又良武定而故相意未已示遷以廣西參議徙治潯潯瘴鄉也參議則又良潯而故相死矣狀所稱乃云公聞寶應令饒而馳之治所視令晝夜平亭捐稅拊流移不得甘食息郵傳造請風雨無避又以間出捍稻堤疏壅抵央面黧黑手足皸瘃心痛之而陽爲慰曰繼不肖者易爲聲惠獨劬者易見德子勉之公既少孤以賦役破家故益曉民事以佐令籌筴暮歲而寶應之政成乃謂令吾去若歸矣無慮矣令悉索而得十金爲公道里費因跪謝不繼公笑曰吾生不睨饒子何念爲給事之始疏

言冊禮事也云且有後命諸與給事厚者無不爲惴惴而公獨湛然且貽書廣其意曰邇古相君事十不一全而子獨全 上恩德厚甚子何以報勉之吾願君之得職而不終不願君失職而以貴終也僉事之出山東以揭迫不獲定省公復貽之書業已 稱令稱諫官矣夫治兵之與治民間也以不能漓用恩也任事之與言事間也以不能盡徇志也裏而行之委曲以濟之可也僉事遷而得潯還省公念瘴鄉不欲往公正色謂曰鄉者吾故寬子子寔與禍偕夫禍不能子侵瘴乃子侵乎俾以妻子從之官居亡何妻死

自叅議之爲濤垂二載而政成轉今官飭吾兵四郡兵事抵家奉觴壽公而有司用詔例以金緋進公御之稍市牛酒與親故懽而副使從飭察公兩輔皙而腴數黑子熤熤且健飲噉以百歲毋限也旣副使官期迫公謂曰老失婦而以兩稚孫女往即以時按部誰與治內者顧副使之毋劉曰夫人強爲我一行可乎副使因請偕公笑曰太公以天下養乃猶戀戀故豐鷄狗之社而子奈何欲束我於衙戟中乎吾幸健君無念我副使乃奉毋夫人之治方夙夜莘莘謀所以大惠吾民者而公訃至矣余入弔已而唁副使則伏哭不能起餓聲微屬曰天乎何以至此極也凡不肖所以有今日者皆吾父也而已矣行而抵京口以書來與狀偕而請志隧中之石蓋未及家而三發書誦之未有不咨嗟涕洟者也不知其父知其子而又何辭君諱某字某贛之雩都人其先有爲御史者曰應壽傳子孝廉公昇昇子散官公廷佩廷佩子高年公穗以行見推擇賓鄉飲有子曰悅爲邑功曹諸選甫冠帶而卒是爲公父毋曰易夫人功曹公卒時公僅九歲也而已哀毀執喪如成人易夫人之喪則斂斂進於禮矣當是時高年公惟公一孫而御之嚴授書少懈則撻楚繼之曰犢汝不勉後且自悔以故公肆力學問雖數奇不獲以身顯然一時推之爲時恰老儒其事高年公蒸蒸孳孳矣公旣困徭役挫家縣至於爲德則不以窘故廢里中之餓亡弗食者其殍亡弗葬者與人然諾不少假旣貴益自匿日閉門手一卷而已有司延之鄉飲第一往其宅所不敢望公足跡蓋復推之爲鄉善士云而副使君之少也所授經史與宋諸大儒遺書皆自公口公又聞王文成公之學而悅之謂吾老矣日入之光所與幾何趣副使往習毋緩也然則副使之卒爲大儒亦公啓之學獨篤吏直臣已哉公之生以正德丙子凡再受封一被四品服至嘉靖癸未十二月念四日而病病得之暖寒食服而喘又二日稍間晨起盥凡坐至暮儵然逝丈夫子二長即副使娶易封孺人次濬邑諸生娶黃再娶劉女二適丘某王某孫男四應春淶出開春秀春茂春皆濬出女三葬在某所余旣志而復銘之銘曰子臣而直若或式之子吏而良若或匡之惟父之教皇帝斯耀食子之報弗竟斯悼于今父心父兮子身彼蒼者天殲此喆人惟生有極惟令聞無極何以徵之視此纍石

封奉政大夫刑部湖廣司郎中怡蓮馬公墓誌銘

余領按察事於湖廣而今左叅政馬君顧澤來爲其僚相與懽然無間君與余皆善食酒酒次毎稱其父奉政公之賢長者而其食酒尤善又有酒德也於是余以遷去明年叅持襃中節復得與馬君相聞至徵其治狀而言之上馬君更三地皆有聲中間以不能事臺使者小屈而復叅山東政余解節罷歸里中不能從奉政公游而數聞其有酒德爲長者如故今年秋九月馬君忽以苴杖來驚而問之則奉政公捐舍

矣問其年七十有九已出其袖中草曰是都給事中顧君所具狀也將葬矣敢徼子之志銘以不朽顧之狀畧曰公諱寅字汝威嘗遊於蓮句而樂之謂周茂叔吾師也因自號曰怡蓮家世吳縣之大定里爲蕃族其曾大父德成大父昇皆以貲傾里至父文毓娶於鄭而生公則中落已與鄭俱夭公少孤遂育於外家以長而鄭之父毋亦借逝公自是幾無歸里中少年爭欲狎公而侮之見公嶽嶽露鋒距不敢還有所加而里有顧翁某者一與公值奇其貌而欲使爱女尚馬公亦聞其賢遂委禽矣已而爲顧氏贅已而生叅政君顧翁察公材任起家遂悉委家以授之公與顧宜人僇力而攻出入之息內馭力作外應庸調一切不以煩顧翁暮叅政君長顧翁謂公賴若力百不煩我我爲任若子乃就叅政君於外傅而躬誨之叅政君奉顧翁朝于詩書而夕于禮也公喜曰吾有子矣吾馬氏之不絕如綫而今乃始繩繩然顧翁亦顧公而喜曰吾始無子而有子今乃有孫而是時公以積著家漸起三吳旱饑有司募富民爲官糴備賑公貲不中程而以里胥尊之故名在籍公欣然應募既畢糴叅以賑饑者其邑張令後察公貲之不中程也

而優稱之富而施不爲德若可以言德矣叅政君舉鄉薦而顧宜人逝顧翁與宜人毋夏亦逝又六年而成進士自工部主事遷署刑部員外郎滿三載最封公承德郎而顧得贈安人其進乃郎中以　天子登極恩公進今封而顧亦以有今贈當叅政君之未成進士也與諸仲季皆冒顧姓而至爲郎日始請復爲馬公猶語叅政君毋忘顧翁之誨育汝使不去顧而以馬姓冠之諸仲季亦然而公意猶不滿曰如若救之餒何叅政君乃創爲顧翁祠以夏配饗而顧宜人祔焉又爲之立後予祭田俾歲時蒸嘗不廢公乃

曰吾可以酧我先人矣參政君既貴毋之官輙迎公
養而弗肯曰吾安能就斗大官舍如籠中鳥與詡餙
四隅且吾欲爲諸仲季與窻於是參政君歲時分禄
以養公公必以書戒勉其任都水所職多內供則戒
以敬事惜財用去奸胥蠹任畿輔郵獄使者則戒以
精心讞審廣人主好生意任楚屯政鹽法使者則戒
以秉嚴寬與利除害任滇之鎮兵使者則戒以時時
宣恩毋失𧦬夷心最後任山東之藩政而所隸事如
楚則戒之如楚中閒既參閩藩而用楚事謁公問知
其非罪且褒垂垂也而更喜之曰真不負吾戒矣公

於宗姻戚有煢或喪不能舉者婚嫁不能時者老幼
不能自衣食者咸稱藥而濟之不小恡雖已貴而閒
并舊游相親狎無間有酒則召而與飲有所召亦欣
然而赴必頹然而後別吾郡故多佳山水凡瓌而稱
勝者無弗游花之日夕之月無弗賞歌舞之伎無弗
與觀聽別聲辨味健登降至七十八年而不衰參政
君既遷山東以便道歸省依依膝下不忍別公爲之
浮白酧且大噉梁肉示以健而強遣之參政君亦狃
公於健謂且亡恙也至明年甲申之正月而告疾遂
卒矣公委僊岸豐下心事坦洞不設城府見人小善

即爲之揚詡亦不能藏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故多
好公郡邑守令亦儀之遇鄉飲賓請爲大賓而其卒
也弔而哭者甚衆顧宜人事具前先公四十三年卒
繼配易亦先二十年卒有子三長即大參君顧澤娶
朱累封宜人次顧洲娶顧能脩公業又次顧淵亦娶
顧敏而文女一適劉垚孫男四孫女墓在邑之靈巖
山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三十日而與顧宜人合
銘曰少無家而能奮爲家以光大一綫之遺以外家
家置之祠與後而始歸不使其鬼之餒誰與公貴子
實貴之誰與子貴公實詒之噫此所以善人倫之終

而不爲參贊也歟

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新安陳公墓誌銘

封奉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陳公以萬曆冬十
月廿又三日卒當葬其子提學僉事允升以公遺言
而選於地既得地矣曰邑西之列字圩吉顧選歲久
之乃得歲曰某月某吉且葬乃葬必有志銘其將以
屬王先生而謂前進士蕭山令許子承周子狀之於
是許子狀之而以僉事之言先曰他人之父父也而
不敎之父父而毋也且師也不敎二歲而毋周宜人

見背父實穉孫之至少長貧不能爲經父授之經十
六而始負笈以從師屬文去爲諸生而後免父於師
也然何嘗一日不吾父師於是僉事復以許子之言
告余故辱交於公父子深乃以銘筆之曰復此而志
之志曰陳公者諱王政字紳甫世家蘇之崑山人其
先有文正者以耆德見推擇爲鄉飲大賓曾大父慶
賓傾里爲大賓如文正九十二而終於壽官大父英
舉鄉薦終於太平之司諭父曰介軒公嘉謨爲邑博
士弟子妻於王有四子而公其仲也少而贅於周曰
秀水令其公既婚矣見其内兄弟相習爲冶遊慢然

曰彼紈袴者直當而如我家故青氈何屏居一室讀書
不輟其屬文談說經義有足稱者秀水君器之俾就
有司試輒中程而至學使所或病或涴卷或誤書題
竟不得入黌舍公歎曰人也而敢與天左於是罷不
復試而自其爲贅得一味之甘亦必以遺父母候時
之寒燠製新衣進之而身白衣浣緝者旦夕訊問不
絕會父病則跪禱晝夜不緩衣而治湯藥祭便液既
不起號慟幾滅性時伯氏病而叔季氏幼諸附棺槨
之役一切身任之人謂不難周乎公曰吾以周故不
能精專吾父今尚何周也且吾一切取之力不自周

而已何其賴周宜人亦卒既除服續婦而得長洲之
華遂奉母王從處長洲而華右族也其長老相謂陳
俏儒家子可儀也致之爲弟子師而良則爭致之以
是公業小紓得以甘旨奉母王而不廢僉事之誨於
是公之伯氏及叔季咸而欲次第迎母母不時往往
亦不能久曰吾故甘仲餐其最後得末疾三載弗起
公手卒而公所以號慟幾滅性如父卒時其附身附
棺之役有加矣始公之在周而伯氏嘗有急投公公
盡脫周宜人簪珥畀之直數十金周亦不小恡既老
而與同起處飲食伯故性剛難事獨安公至死無閒

言叔爲人醇謹公愛之甚其出贅於費也娶宗其資
裝而後遣還季亦有恩佐之立中人產而身翼救之
秀水君死其子果破產嘗負稅受縣官杖公泣貸米
八十斛爲之償而以歲時餽秀水祀曰吾不忍其餒
也嘗適市有所貿而所得物浮於直歸而後知其浮
也亟還之曰非以爲君德不欲自負耳僉事舉鄉試
以至南宮及大廷對皆高第授知開州公待省之伺
其操持謹於剖斷批窾導郤而不盡廢斤斧謂曰汝
讀太史公傳不嘗惡郅甯輩耶而忍蹈焉及督楚中
學後省之而見其有所斥免復謂曰士衰老可念汝

故其中人也僉事咸拜受教以故後先有廉能聲而
不爲刻君以僉事貴盖得發舒爲善始買宅而聞其
家有將就蓐者戒勿遷曰須其乳可也乳一月矣曰
婦人新免身與兒新免者皆不可風再閱而後使遷
所度塋旁有錢氏者葬久矣一旦舉以求售公曰吾
必闢吾壠而尸人之親耶若誠貧也吾與若直而完
若墓且封樹之僉事之友方生死同年高生亦死其
親皆老無所歸公買空宅一區授館焉而月餼之粟
至今僉事修公之施不廢也鄉先生謝政里居者其
奴酧而詈公公避入門尾之投甓中公肩復避入室

乃擧石摧屏破之見者皆不平公曰奴雖横其主翁
長者勿較也明日縣大夫來見屏破驚問狀公第曰
風偶仆岳屏耳狂生醉從後園闖入家廟慷其主出
育之野公怒甚曰是吾先與好我不類必白之官而
生之母聞之大震恐使家嫗謝過且請鼓笞公乃好
謂嫗曰子誠不肖而母賢母也吾不能甘心於賢母
之子卒寢之而辭其笞初公之贅於周也秀水君老
而委其政媪媪獨憐其長女之適張生者公甫結褵
而長女自樓中擲故衣數事於公婦曰以餉爾而張
若驚而恚不以儕壻視公而數使之既周宜人夭而

公時抱僉事泣曰若毋賢而素壯胡以夭得非其姊
祟之耶已而曰吾德之不競則有勉而新命之不競
則安之而已因自號曰新安里人亦稱之曰新安故
不曉其指也最後張生錄而貧老無倚數過公公輒
飲食之又衣之而至其死爲調殮葬卒不以往事纖
芥公之爲長者類如此公爲人癯而秀爽晚節益健
無疾性喜種樹舊居之西舍傍地僅數弓而雜蒔梅
杏桃李含桃來禽之類畧備又治其隙而蓄魚百頭
曰欲窮其樂也間籠小鳥聽鳴聲則喜而感啓以私
益不知魚鳥之不爲我最後徙第邑之東門園池備

矣久之其繼華宜人卒又三年而公亦卒得壽七十
子一即僉事娶亦華而亦封宜人僉事再起視蜀學
政不肯赴時望歸之孫三如屏國子生華出娶鴻臚
署丞周大倫女如京貳顧出娶太學生李延芳女如
是又聚出聘太學生周之甫女孫女三長適縣學生
周昌徹次許聘鄉貢生嚴治子其次未字曾孫三長
壎聘鄉貢士顧允杰女次褒脉聘府學生周汝化女
次袠孝曾孫女一許聘太學生徐詡子某皆如屏出
余既已志公墓則記僉事言邑有郁翁某者善相人
嘗偶公坐而語曰子五品京朝官也公曰業已謝制

矜矣郁翁曰何居我未之誤也餓而僉事軒軒過於庭時猶未冠也郁翁呼之來而謂公曰庭中少年非而子耶曰我子也郁翁起而曰子所以貴者此少年也遂與僉事遊郁翁他相人多奇中僉事今頗得其梗槩云

銘曰宋有贈而明始有封其恩乃隆崇矣父爲德而子報之以貴而及其躬子爲報而父益培之以德而今其終于嗟乎陳公

蜀府典寶正盥泉卜君墓誌銘

卜之先自西河子夏顯而其後散入中土而淪於江

左爲嘉興人尋析箸於秀水曰觀三今自觀三公以至南隱公凡六世皆不仕而有長者聲南隱公有子曰長醉公是爲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長醉公始讀書然善食酒不竟其業而益務爲長者有四子伯憲副君大同仲太守君大有季吏部君大順而叔則盥泉君大觀也當是時四君咸以秀才受經術彬彬有文彩而長醉公益不問生業其媍賀宜人憂之曰日醉不一慮家乎公笑曰有四子必皆貴何慮家賀宜人復曰審爾時當膝前扶醉而且獨不可以一子管鑰之乎公乃強指君謂曰是兒稍愿勤或可奪使家也於是稍稍以米鹽薪醯間君不復能專精其業矣而亡何長醉公竟捐館賀宜人推其意悉授君以中外政君善程覈嗇衷之禮所誨使臧獲必以器悉得其材力用是能積纖累微起家埒素封而諸伯仲及季相次宦遊中外然皆廉潔不能無資家於君千里應之毋倦色太宜人既老寡所以娛悅之者百端俾忘亡又忘離憂也病而奔醫禱求藥靡所不致殁元夜具躬含殮以至窀兆靡所不飭易當是時四子均爲毀勞則子君乎任矣君娶於史有媍德舉二子二女而病且屬纊曰君尚壯吾安忍錮君第慎而得

一若淑者撫循兒曹足矣君泣曰即若淑時能踰汝且吾安忍令兒曹倍其母而他母自是畢身不復娶益晚而與二子語及之猶涕涔涔下也君始以例得蜀府典寶正當之官以失史孺人故獨身養太宜人與撫子女又諸兄弟政皆寄之乃歎曰終始如長醉公言君之爲家政者三十年諸子姓繁不能容乃析箸而産俱隆隆起獨憲副君前卒極力撫其孫而中子家者尤能得君意至損所受産二百五十畝授之曰以助爾豪油我世蒙辭不獲已食其入若干年而後還君君尤好施予獲矣皆輒爲長衣食稽衾以待

戚屬之饑寒者死毋收者拓傷産必優其直日使貸毋憾於周原也又割田以供里中賦凡若干諸假貸不爲瑣屑子錢計即時宿券弗恤也於交際施報尤奢居恒謂生平受欵人一蓋闕人一絹會其去弗及酹以此耿耿此外胞腹中無復事矣課二子爲經生業嚴甚時勵之曰學成而後可言命弗學弗汝貸也至其應省試弗利則又慰勞之賜以一卮酒曰吾嚮者策汝學故不言命汝曹安能自爲命乎雖然命可俟也學可進也詩云是穮是蔉必有豐年此之謂也又曰若幸而倚一命毋先我於君毋先身於民毋

家於官毋官於鄉箴戒之哉儉德之共也施儉之推也倍入而出跡之倍出而敗亡因之矣予篳路藍縷以起茲業即苦一甘食燠衣毋忽忘其所自可也二子頓首受教以自苦自勵爲儒而君亦益好學嘗手録經史子集格言有關世教者以授二子使録之曰續覲感録曰格言彙集行於世時吏部君文前没念獨太守君在晨朝上食非他大故莫奪一味之甘剖而致之春秋佳時相與集親故泛青雀舫湖山之致畢輿而後返爾從曰父屈指米價較晴量雨鄒壺貯酒芋蕻肉於綠蘿輕舠間甚適也晚節忽嘗浮屠

教嘗游於吾里見曇陽子化事而異之歸埽一室深居禪觀敕左右曰進一粥筍脯菜羹而已會太守君有事於湖口召君君趣以舴艋往遇浪而溺時寒甚強自力至淺俄而絕太守君與其二子痛之甚逾二載乃始能營兆於某丘之新阡謀以辛巳某月某日葬而乞誌銘於余余與太守君別垂二紀餘病矣入而納拜焉伏地雨泣不能語顧二子亦伏地雨泣嗚咽也已悄悄蘇曰毋以溺而不弔也吾第實長者幸而惠之一言死者不朽即後死者亦不朽出其狀讀之則二子具草而太守君潤色之蓋字字足酸鼻也

余乃謂太守若澹臺滅明不已薄乎又三月所而過君之壻周太學坳孫沈吏部其稱君行過於狀所云君字□盥泉其別號也以萬曆庚辰十二月十七日卒距其生正德丙子三月十七日得年六十五所舉即二子貞娶於黃大輿丞飭女繼娶陶諸生沈晴女時娶於黃憲副鎔女二女適太學生周之琦即所稱君行者也次適諸生屠應祥側室許氏舉一女適諸生張世南諸孫男子二嬉曆天曆女七所聘許俱名族銘曰

于嗟乎君乃水死靡不悲焉大雄氏以爲宿因而儒

者謂之適然有璧而碎有瓦而全碎不瓦璧不全何衒怨

江西布政都事守默華翁墓誌銘

無錫之華爲天下名族而其雋有善繼善述者咸爽朗有文學二子之世王父曰瑞州公與先司馬同舉進士以故稱通家子而余之辱二子交則自以文學故瑞州公歿而有仲兄曰守默翁後二十餘年而捐館始有一子夔旭爲邑諸生夭時善繼生甫三歲耳善述猶孕腹也翁實子之以俾成立故捐館而二子毀幾滅性也手狀一通來蒲伏搏顙以希言於其中

之石曰治命也目且瞑矣強開而顧二孤曰必王先生也不朽我者余悲其意而志之按狀翁諱堯欽字仲安其先自宋蕺公族至晉孝子顯於無錫數十傳而至宋諱榮者官大梁因家焉三傳至承事公避虜復還無錫又五傳而爲監稅公友聞自錫之隆亭徙堠陽又三傳而爲栖碧公幼武伯碧參子貞固公宗韓徙蕩湖定居矣其又四傳而爲封戶部公恩娶鄒安人有丈夫子四人翁其仲也生穎敏讀書工屬文補博士弟子毋試與瑞州公相甲乙有聲然皆不利大試最後瑞州公有名第顧獨遺公凡七試七不利而食於學宮者幾二十年乃歎曰男子飽緊五斗米耶因北遊太學從上舍庚子試於順天見錄名次七十一矣而錫之士有中蜚語者俱報罷翁得司試者所批卷懋懋成疾已而復嘆曰命也吾故不如老農遂退耕於蕩湖之濱絕口不言試事矣公至性過人負耿介尤督取予其孜孜好爲德蓋始終一節也少貧貧得少珍味輒以共封公及鄒安人封公有邑中建公時甫弱冠挺身出理之於笞箠之下以免傳里人鄒氏塾以束脩進爲晝笑曰子幸不至急且暮請爲子歲息之可十三如是展轉百金不難也翁謝曰

甚勞子不腆何讀辱爲師而以賈道終乎鄒氏心儀之竟十三年無倦色其入太學宿燕中逆旅主人媍美而蕩夜滅燭而趣就翁翁急披衣起燭而號之愧去即以詰朝發亦不爲人語其事族兄政和丞沂寓美祿五百金於翁而曰子不更事恐其費之未幾沂死翁召問其子曰知爾父橐乎曰不知也翁出而歸之如故封識於是有族弟賞者病且死翁候之泣而曰吾忍死以待兄有槖金五百兒子稚弗任也今以寓兄翁謝不可則曰兄尚不忍負沂忍負我翁領焉及其子長而歸之亦如故封識且誨以樹藝生息計

甚詳翁又收族子婣之嫠而子幼者養之俾以節顯
族有困役而鬻其墓丙舍者中二殯宮在翁捐十
金助之葬又旬十金爲代役曰毋遽失守也外姻楊
老而鰥獨翁迎與偕諸父養死而後葬之翁既貧絲
積顆累以有家而義割其資不恤諸所拯援非一然
不一語之人也太學久次嘗得官卒不肯赴吏部選
人至八十而善繼爲之請於朝得授江西布政司都
事具衣冠而進之翁爲一御即置諸篋曰我不稱也
居恒布素蔬食間進肉不至再篡瑞州公貴矣其子
副使君又貴人或以居間事史翁謂可潤屋者翁掩

耳曰毋論我不爲此乃令我籍弟子勢操守令喜怒
乎自其倦太學日即足跡無城府矣好讀書晚而益
好之手不釋卷栖碧公有文曰黃楊集貞固公集曰
愚得皆梓之家塾以故善繼爲制科業且成而復與
善述力爲古文辭翁皆弗禁也二子皆有子翁撫之
喜已獻秋顧二子曰自而父夭吾日夜斬焉不謂一
綫之息而有此吾及曾矣殷幾且及玄乎蓋善述之
子徵殷娶於施者方娠翁卒月餘而始舉玄也以故
善述尤娓娓難之云翁之生以弘治丙辰卒以萬曆
癸未十月得壽八十有八配過孺人有女德前翁卒

者再四十年是時翁甫五十八勸之娶卒弗娶也子
一即夢旭娶於胡其節成矣女五適邑諸生錢瑶諸
生錢應徵過髭元錢應琛歸學程學程故常熟鴻臚
謨子也謨爲人長者故與翁太學同舍翁病而身嘗
護之以愈感其德令少女女焉孫二即善繼娶於孫
善述娶於錢女孫二一適張啓顏曾孫男七嗣殷娶於
歸象殷聘鄒憲殷聘浦善繼出也徵殷娶王迪殷聘
浦祖殷聘王服殷未聘善述出也曾孫女六適鄒弘
基字范其王某者善繼出也字曹氏吳氏者善述出
也墓在東安山之祖塋葬以嘉平月之廿二日士禮

也亦翁治命也是宜銘
銘曰將古所謂敏事慎言者耶於格孝弟力田者耶
翁絕不以自名栱茂自全以終其天年雖然不自名
而人名之曰賢有二孫在夫何朽焉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將仕佐郎太醫院吏目春溪張君墓誌銘

張翁沒而余識其叔子濂恂恂長者也已進其師黃定父游已又介定父而以職方郎鄭君一麟之狀請曰僕執事于所以不朽先人者余悲而許之按狀張翁諱昊字必仁其先世開化人至唐季而祭公者徙休寧之嶺南耳孫清叟再徙漁灘久之遂爲其鄉著族入明而尚周者傳原善原善傳竹癯竹癯傳雲楹

曰耕雲公娶於黃凡五乳而舉張翁張翁爲人耿小親古而癯既幼失耕雲公十六從其伯氏賈游王計於計書有所不能達伯氏謾罵曰咄嗟而不學柰大夫少若三歲善心計耶張翁媿憤取六書義強解之遂能通巳又習古文詩歌諸家言爲之亦遂彬彬矣伯氏謂張翁可任闔智也者俾以橐裝千金游淮揚爲鹽鹽能寬予緩收以儉勤佐之轉徙游燕齊間累貲至鉅萬歸而歎曰夫從著而歸著於宗不爲厥著乃讓其家諸兄而別起大第數百楹堂閣重復相屬

因丙舍爲義塾教子姓傍郭益闢桑麻竹樹之類鬱如矣張翁嘗起至傾郡城而顧有家約其子弟非恒衣食弗衣食也稍具味滋饒即擇筭槩其統綺而加飾者呼火火之曰是何所得破産物耶即子弟一逸蹶輒祖令受杖且爲四戒以約束之是時有兵警當城休寧令欲貲張翁橐而以其身起家故重發言張翁推千金城城曰是扞我橐者而我橐之靳耶令欲以冠帶勞張翁張翁笑弗受也其最後奉例謁銓部乃得太醫院吏目令以下皆奉牛酒交懽張翁屬鄉飲推擇爲祭酒矣張翁性篤孝居恒念蚤見耕雲公

不逮養輒涕簌簌下所以事毋黃百端冀得其懽毋沒毀瘠逾禮有盜張翁金而自愧死者召其子慰之益以金嘗課才一鄉人謂可買世子之數百金盡費不售張翁亦不問而鄉有奸張翁者客行說曰柰何挾重而坐受人魚肉吾力能復之請訟之官張翁曰吾不好復亦不任訟復故邑里齕張翁之富而安之以萬曆之丁丑八月八日卒距其生弘治之乙丑六月二日壽七十有三始配程孺人繼管孺人管孺人生三子長濤娶於黃爲天朝女仲洙娶於吳爲萬善女叔濂光祿寺署丞娶於黃爲豹女再娶於袁女二

一適太學生吳某一適黃策憲副某子皆管孺人出
也季曰洛爲按察司從事娶於黃爲秀才擬女側室
胡出也孫男女云云葬於其所吾聞之吳俗諱富以
避官侵牟然亦不善居富獨穆人不諱富其所致富
與居亦類有道者今讀張翁狀其趣時近智其寬報
近仁其讓著近禮其赴役近義豈所謂好行其德者
耶晚而以考終四丈夫子三能拓其業而叔氏用儒
顯是宜銘
銘曰以惠行蓄則無訾以禮御外後則善後以文飾終
則不朽

鄉進士玉山張先生暨配全孺人合葬誌銘

當嘉靖中而崑山之雋有聲公車間者毋如吳先生
中英歸先生有光與張先生廷臣然張先生與吳先
生竟不第邑邑以死而歸先生老僅得一第亦竟以
拙宦邑邑死噫胡造物者予才而竟抑之也蓋先生
娶於全有一子曰士淪其才如先生而不遇過之當
其葬先生嘗手草事狀以請賢士大夫之誌銘而不
果既全孺人沒而士淪亦以病發病死矣爲士淪之
二子曰進士楝曰諸生文柱既以全孺人納先生竁
且卜年而名成乃又奉士淪所草先生狀而益以全
孺人狀而問誌銘於余余故與楝文柱善而夙知先
生故不辭按狀先生之先爲汴人建炎中以避虜南
徙至明而有諸生旭者生新城令能能生博士注後
先以善政教聞注生刑部公鑾教授諸生有隱德是
生僉事公寘僉事公嘗一爲刑部郎奏最而封鑾如
其官故鑾得稱刑部公云僉事公娶於周而生先生
爲人脩眉廣顙脩眉長準準上黑子隆起五歲從僉
事公令錢唐署縣與舍人子齎求先生不得乃自竄
抱印出僉事公異之俾見客拜起如成人已俾就外
傅授筆受字即能辯點畫波拂嘗有治司檄而覽以

下上者先生驟見之曰非真檄也問何所得之曰於
前檄篆得之僉事公既驗而益大異先生曰兒任官
矣嘗有勢客要先生西湖而主具乃一吏者先生拂
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以語僉事公而頃之其
吏以侵牟歲繫見訐矣是時先生甫八歲既歸自錢
唐受書於梁九萬氏屬文蔚然時全孺人之父曰全
翁以則雄里中嘗覵先生過門而奇之曰是嶽嶽者
誰氏子也問其父爲僉事公乃使人喻以指遂歸孺
人於先生尋按察公罷歸欲使先生改授詩於浙東
鄭氏未決旬而當御史試遂以詩報既射義姑意逆

之時御史爲蕭鳴鳳者家巖少可顧獨善先生遂補博士弟子其又明年且試而後御史以爭鹺利有所望於僉事公僉事公憂曰得無以兒子餌郄耶乃援例入太學而訾不能中程全孺人悉簪珥以佐訾自是日夜戢身機杼間矣先生游太學而所爲時業嘗祭酒湛原明張常甫意凡三試悉冠其儕至戊子鄉試遂中式學士張公潮激賞其文曰是當一日千里矣然至會試輒不利而以文高同舍生有剽而取上第者人或爲不平先生笑曰命亦可剽取耶彼且以吾大人日而貽吾於是日侍僉事公於里社詩酒間

僉事公既才先生先生益自砥礪以父子知己而僉事公有文責輙屬先生先生具一草出輙成僉事公聲久之僉事公病亟先生昏夜走求醫躬嘗湯藥既卒哀毁骨立將葬行求吉壤地敘於弟不行因痛自責後別求得吉地先諸役負土石成壙葬而廬於墓者三月而弟會有阽厄念不敢徼先生力乃力爲救解得免自是爲感動又嘗迎賊產之伯父使返著於吳淞築室居之歿治墓隣僉事公曰魂魄庶相倚也先生既少而多疾其試應天亦以病疽幾殆而因公車久不能無中鬱竟復病疽前是忽呼士瀹謂曰夜

夢借而祖會官舍語不可了而多悲咽是何祥耶既寤病劇猶能爲七言詩二章感激用壯無兒女子態云何竟不起是時士瀹甫十八而全孺人痛先生甚不即借死然稍稍代爲政夫士瀹好讀書不能問家而宗人有利其產者創賦訟以傾之時時賴孺人筴以免最後轉徙金陵孺人且老尚能鬻漿酒脯饈絲縷之費以寬士瀹於書而是時棟及文桂稍有識矣孺人口授書成誦又爲課其筆札而誨之曰毋替而祖武也而有祖不能葬有家不能歸是在而輩責哉已又歷數其鄉戚宗黨曰是猶及而祖還往者也是

下石而父者也已又曰夫下石者吾非欲報之欲使汝知衡困也蓋士瀹念欲挾二子於邑試而難孺人不欲行孺人固強之乃行行而孺人疾亟歸不及殮矣士瀹所以悲而病且死也嗟夫張先生挾文行稱至不得一第而又不獲下壽士瀹又過之矣然而棟甫踰立而擢高魁所爲程式文傳於世文桂少於棟而補諸生十試皆冠其取一第可芥拾也是何前者之難而後者之易也王子曰余讀張生狀蓋泫然焉語云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張氏今乃有媯矣夫以張先生父子之才而不遇且至欲令人詰造物然以例

夫吳先生歸先生之後而寥寥者又當何如也先生字元忠家玉山下因號玉山子又以其拙於世也別號六拙居士生之日癸亥二月之五卒而爲乙巳十二月十九日得年四十三有文集十六卷文待詔徵明序之全孺人生以壬戌四月十一日卒以丙寅十二月廿一日得年六十有五有丈夫子一即士淪補太學生娶柴氏女一適吳詢孫男二長即棟娶於歸文桂娶於朱女二適王康周肇恒墓在崑邑九保藏字圩之原

銘曰墓有梓而弗竟材以逮孫枝夫然後培哉其負戴而虛其顛以俟乎將來狩與休哉

明封文林郎長樂縣知縣慕節蔣翁墓誌銘

蓋蔣翁之始置其居也曰順節其最後曰慕節云蔣翁之所不忘節則以母季孺人故而其父曰思靜公思靜公之舉蔣翁僅三歲而棄之季孺人抱遺孤而泣告伯氏曰所不即從地下者以此兒耳其卒全之則伯氏之賜也伯氏惻然顧其娣諱曰善視妲母子自是孺人依諱以居然素貧績紝所不及或日一炊冬一薄絮撫蔣翁而問曰兒得無饑寒乎蔣翁强應曰否中夜影煢煢相顧而泣被爲濆也蔣翁甫六歲就外傅日記可數百言又工偶對自是夜分篝燈書聲與村相終始矣蔣翁之小長受經爲文漸有聲而故眉州學正朱公覕而畢一女甚愛之難其偶見蔣翁而器曰是孫乃壯可倚也俾入贅女是爲朱孺人甫贅而朱公歿於是朱孺人奉季孺人以養蔣翁稍發舒得專意學問補邑弟子員每試輒高等邑令馬君汝礪賢季孺人之節禮其廬旌異之而蔣翁之試南畿則絀無何季孺人遘病蔣翁廢寢食而日夜就兢醫藥問粥流中裙牏廁腧者一月竟不起蔣翁慟幾至滅性盡毀其家以葬事走故師陳中丞祭而乞志

銘曰傷哉所以爲吾母者僅此耳以故更其順節之署曰慕節而蔣翁所爲文義益工然其再試於南畿後以疾不終事歸會朱孺人復卒蔣翁大欷咤曰命矣時朱孺人舉丈夫子三咸玉立乃拍架上編謂之曰吾起孤宜不能治家人産以貽若曹勉之是中可家也於是呂大姓耳蔣翁名相率延爲塾師其長者二子後先從蔣翁獨嚴課之俾抗法而季亦漸長俱業成伯與仲遂同舉鄉薦其明年伯復成進士蔣翁乃快然曰吾蔣自汝州公起家良二千石且百年而復其始吾可以謝博士弟子冠矣然蔣翁既内傷不

及事思靜公每伏臈懸遺像而飲泣已又痛季孺人之節不及旌也居恒邑邑不懌曰傷哉吾所以爲吾毋者生順而沒慕之已耳於是伯方肄事銓部上書陳季孺人節下有司覆核當旌　詔許之蔣翁聞而後喜可知也伯今長樂以卓異考封蔣翁如其官具冠帶上之蔣翁曰吾無宦業藉爾有官雖然尚不如旌吾母孺人之快也一再御冠帶即匳之謂此何物苦約來我自是出行必徒步遇故所識即用史市販庸揖問勞苦微時有所害有輒忘之叩緩急不忍以難報也其事伯父母不啻若父母曰微二尊人我何

以今日待其子益其惠而撫其孤孫成長捐先業畝二十畀之俾食其入而代之賦季孺人之二姪有田不售委蔣翁蔣翁度其害且甚還之焚其券蓋其少時嘗館江鄉有少婦曰成者蔣翁默念身何所自出而輕棄之即客徒去又嘗守醉客之遺金而還之其眞行篤至如此郡國于施傢蔣翁多使人謝疾不恒見見不一語及私然性獨喜客客至輒呼飲飲竟輒卧任眞推分廓如也又嘗招二蒼頭與錚使佐酒暇則選地於虞山見湖閒徜徉竟日猶以爲數出勞人築半畝園於舍傍擘山之勝而亭之蒔植卉竹手抱

甕汲灌不以風雨廢也蔣翁既數喜爲宴會而其好施又天性然又不問家人產絕居閒鏁謝路時時笑彼守財虜何爲安得數千斛粟盈囷惟吾意所欲予哉伯孫今高第當召顧入西都爲刑部郎意蔣翁有所嗛乃得好語云食味忌甘馳坂忌峻郎乃而久地也蔣翁爲人脩眉聳肩狀若立鶴兩目炯炯徹遠步履便捷望之怛以爲且百歲蔣翁雅亦自負百歲也而偶以勞瘁傷積血腰腎閒隱隱作痛藥之且愈矣乞骸歸投補劑兩月遂中滿不能食是時伯方留省而仲以試事大都未及侍當疾革家人環擁泣蔣翁

笑揮之曰去毋溷乃公苟死者有知吾以諸兒成立報吾父母矣因誦論語數章曰聊以攝散亂耳又謂毋作佛事世豈有淨土吾前後念不接即淨土也屈指某日爲吾生歲衙且逝矣趣治木木美津津喜見眉宇至期整衿危坐而逝始伯聞蔣翁病哭請於其長以病告輕歸抵家則不及殮者僅一日耳蔣翁諱世卿字嗣息其生以正德壬申閏五月二十八日卒於萬曆丁丑正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有丈夫子六曰以忠者即伯自刑部稍遷爲郎中娶於周封孺人曰以化者即仲娶於徐次以行邑諸生娶於嚴

故贈孺人朱出也又次以裁邑諸生娶於龔又次以仁娶於施又次以遜娶於程諸孫十人孫女五人其婚嫁具行狀中葬所在虞山南湖橋陳家澗之原惟蔣之先有諱允秀者在晉以下吳功食采邑常熟遂世爲常熟人至元忠用判官九一而始徙城南居又二世而爲岳以鄉舉仕有聲實所謂汝南公者也云何忽傷落又二世而蔣翁始以力學孝行開先刑部君兄弟蓋郎大之蔣自是有聞哉夫刑部君之所具狀雅而詳於李孺人之節而蔣翁之孝蓋精乎其言之也余故櫚其志意而許之誌且爲之銘

銘曰終始不能忘母孺人者其蔣翁也耶能顯母於旌而榮蔣翁以封者爲郎中也耶蔣翁歸而報母暨思靜公相與融融於大隧之中以相蔣氏於無窮

鄉進士張叔貽墓誌銘

予弟敬美過淮而遇吳司馬者謂曰前有二王後有三張吳人哉嘻敬美歸而語予而張之季則以前一歲逝矣所謂三張者伯起幼于叔貽也叔貽無子予幼于之子仞幼于乃自爲傳而以仞來請曰是將葬矣敢藉手吾子以不朽夫予往來於三張者最久而又最善其何忍辭叔貽諱燕翼其先世爲長洲人有翔者嘗著人物志再傳而爲雲槎公冲雖以末起家顧喜蓄圖籍古器有雋聲貳許太君生三子伯仲皆玉立美秀叔貽生而貌微寢然特穎敏甚七歲聽歌者披節而句之殊徹又能爲漁陽撾縱辯折客客無敢抗十三工屬文尋受易於蔣大夫夢龍已又游其伯仲間十七爲郡諸生二十一遂借伯氏領鄉薦一時才名籍傾吳中矣凡三試於春官三不利而其最後司試者得其文而善之且見錄用小不及格罷遂以其明年春感末疾寢劇至冬十一月卒得歲僅三十三叔貽始游伯仲間習博士家言伯仲皆善詩則

亦善詩伯氏善書則亦善書而叔貽時時作猗蘭菉篠恠石出其表也其爲人醖藉閒敝善談笑多藝能所治裝服器用人慕而倣之又能自度曲爲新聲去家十餘武樊圃疏池雜藝花竹築精舍讀書其中佳客相過從竟日夕不厭屈恆慕說長卿之慢世季長之達生以阮公口不挂臧否爲善所恨多自聒耳與客周旋毋論賤貧有所匄請立應而所簡脫多達官富家子自其兒時故文待詔徵仲業已器愛之而一時諸名勝若徐紹卿文壽承休承彭孔嘉黃淳父周公瑕何元朗錢叔寶咸屈年行而與友叔貽相與下

上甚快其家世既多藏圖籍古器而叔貽又甚好之
又雅負鑒辨名畫法書敦彝鼎彝印章酒鎗茶具之
類一一能指所從來當其嗜即廢著脫衣不顧也叔
貽外莊其伯仲而膺愛歷聞其事許太君則務以色
養閨闥之際熙熙如矣前卒之歲屬除而夢賈長沙
以鵩賦示之明日謂人曰殆哉吾今者乃長沙年也
既疾革許太君勸之居內謝曰奈何令兒死婦人手
則又謝曰兒不能復共養毋矣有二兒在毋自苦目
遂瞑叔貽所爲古文辭若干其著者疾世多而交作
揜關銘疾世多而毀作行已箴他托指類是叔貽娶

於徐生二女長適庠生湯一鳳次聘庠生徐篤猶其
葬也在伏龍山之新阡
銘曰葬者李耶邑汝者世耶奪汝者帝耶痛汝者伯
仲氏耶不朽汝者誌耶嘻其存者張與王俱二耶

封徵仕郎吏科給事中鳳岡湯公墓誌銘

始余爲郎時故雙梧湯先生用邑丞治擬至都先生
不以余少而進之論文甚適也凡二十六年而余領
太僕先生之孫給事君用邑令高第入瑣闥不以余
憊復進之論文且旁及時政又甚適也已而知爲先
生之孫又得其父鳳岡公之爲人其博雅似先生而
易諒開濟世所舉而歸給事者則又公啓之甚踰歲
而公抱微病給事念之篤乞歸省于何病良已於是
公日夜促給事還署毋戀戀老人方健甘七箸然給事
之還署不三月而公病復作且逝矣給事銜哀手事
狀而匍匐以葬告曰唯執事者以不肖之知而推其
前人而辱之志銘死且不朽以王父之知而惠其後
人而辱之志銘死且不朽夫余幸而獲稱友于公父
子也安能辭按狀湯之先世爲練川人凡徙於郡城
之碧鳳里者三世而爲雙梧先生諱珍以行誼文學
與文太史徵仲王太學履吉後先齊名娶於某是生

公公幼警敏甫就外傅即能讀其父書而工屬文嘗
感雷震作迅雷賦嚴吉讀而異之謂先生曰是兒尾
乃公胡迫也先生雖才公然念其多病不欲過程督
之而公益自勵於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成誦至所
謂漢文選則餔糟醱醨矣弱冠而補諸生小試輒能
甲大司馬永豐聶公御史大夫南充王公尤器之而
少司馬衡水楊公時爲學使者以公冠諸生俾受業
弟子執易而請難者比比然公數奇其試於南都輒
不利而所受弟子多通顯者公乃歎曰吾家世易而
不一遇能不愧吾弟子顧謂給事詩亡而後春秋作

若庶幾藉此以進哉公自是杜門不復應試而給事之業成迨其舉進士而公膺貢當上春官自顧笑曰夫欲用我者而不及吾壯哉孺子也才可任也天其佚我老矣公雖意給事才可任而猶竊少之其令進賢而迎養嬰然徃曰吾欲以觀進賢令作何狀及郊而郭而聆民聲入邑而睿吏色而喜可知也不踰月歸曰無所爲適公病矣進賢令高第入給事首省公又將其嫡若孫徃曰吾欲以觀給事何狀給事迎拜公謂曰骨鯁若自有之第爲縣官持衡大體夫揣摩利便以就功竊望風旨以希納一切毛舉鷙擊以自

顯見非　天子所以用若意也給事拜受教公視其所請白封事而喜可知也不踰月復歸曰無所爲適公病矣給事既留公不得復念毋沈夫人無已而公所抱微病有微以故乞歸省歸而病良已乃大合閭黨爲讌郡邑守令上牛酒相繼當是時公疾非盡已欲以壯給事之行而俾無内顧憂以故與沈夫人俱自強力匕箸給事信之爲小寛而亡幾公逝而沈夫人繼之矣雖然給事業已棄身爲　國家有賴天子仁聖得遂其私及公與沈夫人之别聲辨味而一相與娛樂今又奚憾也公孝友敦朴自天性嬰梧

先生嘗遘癘危甚公剪爪髮而祈於神請得以身代先生竟愈季公貧不能家公剖家而事之曰吾敢靳吾先人之敝廬也季父稚厥箸則爲贖以至殁而盡分給其諸子少與方伯陳公子兼同師稚相慕陳公實至不能饔公含而饔之已又饔少參張君　念其餘也而以弟之子妻之居恒謂二君非庸人也公居平嘿嘿不喜言人過失至得一言人倚以爲重若管幼安王彦方者好田居不喜入公府既以給事貴封如其官而不時御章服幅巾白帢瀟如也公諱脩字彜省所居碧鳳里有岡曰高士故署其齋居曰鳳

岡學者因而稱之其殁以萬曆丁丑八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卯九月二十三日沈夫人之後公殁也叁月之四日其内則淑行詳具皇甫先生子循誌中有丈夫子三長即給事君聘尹三遷而至户科左兩娶皆蔣最後龔其先蔣贈孺人龔封如之次學尹娶余俱沈夫人出也次任尹娶於張貳吳出也孫男六其長一元娶顧學尹子也一龍娶諸生陸冉閏女一鳳娶鄉貢士張燕翼女一驥娶刑部郎錢順德女俱邑諸生聘尹子也一松一栢未娶任尹子也孫女四一字張[illegible]一字李時春餘未字曾孫男一尚幼曾孫

女二一未字一字趙檢討用賢孫上臺山祖塋之次
余既爲誌之而又銘之
銘曰以丞公父而給事君子七十一年充然若無憂
者耶竟其身績學勵行而不一售耶其棲僻若投其
避喧若仇其跡無憂而中無忮求者耶於戲其長即
安於茲丘

東墅王翁墓誌銘

王翁諱廉字文義嘗卜墅於東山因自號東墅云其
先世爲鳳陽人諱俊者以安陽總管歸　太祖積
功至某衛千戶有子義從　文皇起兵北平進指

揮使傳子斌斌子政調金鄉衛以捕寇功遷守兩浙
遂家焉予澤爲浙江都指揮僉事則翁之祖也澤生
楚爲支子不得襲而稱莘田處士有三子翁爲仲生
而穎敏讀書曉屬文已謝去曰吾安能一一甲第酬
也顧所以用之耳乃豹涉獵子史家符蓋語即揭之
座右及爲親執稱說不休翁嘗本下中疆力展轉流
息以廿奉處士公及母沈處士公好客倉卒而問翁
毋耻罌若母沈病翁蚤夜粥藥間不暇巾櫛且卒而
易戚戚至處士公老以無疾終翁猶恨其不及藥也
伏臘祭則俯伏涕涔淫沾地矣伯兄自楚歸而不其

業曰愧久宦減仲產翁曰仲雖窶獨不能贏尺布斗
粟乎奉之終其身以至暝棺殮甫踰強而有子倬成
進士爲豐城令翁數移書勉之曰今爲　天子愛
養小民足矣毋念吾吾必不食而官也既令有循吏
聲顧以不能事上官罷翁微知其垂橐欣然安之翁
始有子貴而諸貴人父爲社湖山間翁時齒最卑而
角巾未坐秖與談諸老人人人自失也席非翁無懽
以至爲社中祭酒三紀如一日矣翁伉直不能藏善
惡齒舌間而實無宅腸即受者不爲怨而益嚴重翁
諸所爲德非一其最著者嘗覓婢而知其適人呼其

大併券還之曰吾不忍折而娩也居數載携其三子
來叩首堂下以拜賜翁既用壽考遇例有冠帶僅一
御之而已每歲諸司曰非吾志也即郡大夫再致爲
鄉飲賓亦不赴翁生以弘治戊午三月二十四日卒
以萬曆丁丑六月二十五日春秋八十配徐繼配李
丈夫子四長即倬娶於陳次化凡再娶曰陳沈次伸
邑諸生待貢娶於邵皆徐出也佩舉鄉貢署太倉州
學正娶於沈季出也女二適諸生錢恒心德府引禮
樓夢賢皆沈出也諸孫十四嘉謨嘉猷俱邑諸生嘉
今嘉徵嘉寀嘉議嘉瑞嘉延嘉禾嘉祥嘉遇嘉造嘉

祐嘉聞孫女四曾孫六紹登紹科紹元紹亨紹宜紹貞曾孫女三佩之應禮部試也凡四而最後見賢於司衡者且首薦而弗果吏部聞而善之令署吾州學特銓聽試禮部翁之卒也豐城君將以十一月葬翁于南天竺之原而以通政參議梁公子琦狀來請志銘而佩與伸壘而泣致辭唯先司馬之第進士也蓋偕豐城君云世貞甫舞象而道遇君及參省浙西而君椈欵甚歡也幾若世矣又八年而從佩游而翁始捐館舍余髮且種種而始稱小子以志其墓石不亦希濶異聞哉是宜銘

銘曰隱其跡偏其言有子而賢是稱顯與晦之間孫枝綿綿以奉天年南天竺之原松栢之巻然者翁之所歸全也耶

故文學金齋郁君墓誌銘

君姓郁氏初名灝卿更爲灝已復爲灝卿字還叔更字景仲别號金齋其先自汴徙錢塘尋徙華亭幾二百年而有諱敏者以善著里中稱之曰佛子生封主事公桂桂五子長曰溫州守山季曰青城君岷嘗舉北畿試有聲竟坎壈塲屋中青城君娶於黃無子置貳陸生君與其君生甫髫而喪母黃哭踊若成人矣尋就師塾受尚書及諸子史皆成誦十五補邑諸生嘗是時青城君方以顯屬君幾得息已游而其又明年君生母陸卒明年青城君繼卒君既連遘二喪日痛毀幾殆而又素弱不習生事里中子業少君而攬蚣之君務爲溫恭鮮忤而其持門戶御臧獲斬斬有條業不旁落君之姻張又能佐以儉勤歲致息營葬已推其羨衣食其弟若女弟爲畢嫁娶弟既娶即析箸君度不可已則司其緩急而濟之弟感悟益莊事君而所嫁女弟於孫者寡有一子一女久之病卒視不可含君撫而哭曰豈其有遺憾於孤女子耶非我孰任之乃瞑君爲旦夕賙視其孤恐成立有室家而君既痛其二母後先背不及養所以待母黃之兄甸及其二子厚甚伏臘問遺不絕母陸之父壁與其媼居貧不給君除舍迎養至歿而葬之又䘏其子某某君於族兄弟行卑然至於訐是非笑利害得君一言以爲决若蓍龜或怪曰此豈其郁氏老耶已而察君之篤行誼急人先已不寝爲然諾乃益見推重君遂自喜負俠聲而其黠者陽露困以干君君無不響應甚或不能跡其子錢處以是產漸挫而其試有司亦數不利會有子承彬亦十五補諸生數獲儁君乃歎

曰吾去諸生歸耳且吾安能與兒子輩肩肩競躡嚅
也乃上書得諸生服以免久之承彬應鄉試甫試而
君臥病卒距其生　年僅四十有
一耳有丈夫子二長即承彬爲文有奇氣娶於楊生
子炳祖次承楙聘於曹女二長適陸之麒次許聘顧
伯麟君之歿不能具棺殮其友沈生推已棺而共弟
爲調殮具始給於是承彬輟試奔而大慟殆絕者數
乃曰孤所欲自力而償吾父志者已矣疾無所視湯
藥而歿無所視含也如終天何則又曰庶幾夫稽長
者一言以不朽於是手君之行而謁陸京兆先生次

之乞余銘其墓余之舉於鄉與青城君俱以癸卯有
南北分試第不識青城君與君而夙與承彬善一當
銘聞之鄉人君不好游俗客若詞人酒徒黃冠羽衣
日夜過從毋間每一浮大白數日不酹醉即曼聲長
歌噴嘯或談說經史纚纚若懸河貫珠噫此天下所
以識余者而余不能悔頗獨欲得斯人而與之而亦
已矣二宜銘

銘曰若業將有成而卒無成以死其無成者類若父
而有成者庶幾待君之子其即安於此顯於此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承事郎溫州府推官王明得墓誌銘

萬曆之丁丑冬十二月而吾從孫綬等乃始克舉其
父溫州司理明得之葬也距其歿八閱歲矣而猶淺
土也嗚呼傷哉貧也綬等乃又以其從兄刑部郎周
詔狀來請銘余亟讀而涕亟下而弗能狀也嗚呼傷
哉其不遇也狀之畧曰明得之諱一誠初字學程最

後更今字先世即丘貞子覽傳始與文獻公導爲江
左始至宋而節度衍推仁鎬徙分水而孫司諫公縉
乃大之爲浙始又數傳而古川公夢聲爲崑山學正
爲吳始已割崑山之支地爲太倉州遂爲太倉人世
世以儒業顯而先大王父封司馬公諱輅有二子其
長曰工部郎中諱僑有五子其仲曰鄉進士諱佛有
一子曰廣東提學副使諱世芳則明得考也娶故少
保毛文簡公燈女副使居官以廉介伉直聞天下有
所不合即投劾歸既老而其守不衰學者尊之曰順
齋先生有七子而明得其仲也生敏慧受書輒誦既

長爲邑諸生娶於魏氏故太常卿恭簡公枝女先生之庭訓嚴諸子毋敢以燕惰見而恭簡公方講道東南爲學士模楷明得所得於內外父深而其爲人溫恭退然長者自其稱諸生以至入太學其儕偶狎之即不令以屬文進也明得亦務自晦騃即之不知其爲能屬文人也然所撰擬於試目亡不備而伊吾聲至丙夜弗休矣當是時魏孺人以悼謹閒閫則毋貴色加於妯娌間而其橐亦少足以資明得讀既先生棄諸子而魏孺人亦歿明得乃稍稍有家任家亦旁落困內外共而曹偶益狎之沃以酒則酒與陸博摴

蒲則亦陸博摴蒲而讀書益不廢至嘉靖戊午始舉應天試年四十五矣試卷出而人傳誦之即素狎者亦爲吐舌曰夫夫也而可皮相哉然至試禮部後不利乙丑始中式屬當入對策而心怦怦然疾忽作竟告歸歸亡何而繼毋丘夫人捐館明得獲治喪葬人謂爲孝感云隆慶之戊辰始克廷對隸政吏部後移疾歸稍自放山水間凡二歲而謁選得溫州府推官抵家疾大作遂卒距其生甲戌蓋五十有七歲也明得性溫良樂易自其顯而益務爲恭謹靡所不掩覆不留過牙頰間即故激之而不得惡聲所與雖卑賤

稚齒而無敖色既稍貴於州邑不能謝絕一切居間然其大指務以脫人厄游揚才能不屑屑責讎也族屬多大父行雖齒卑於明得者徐行唯應惟恐其不僤里人蕩其宗子明得少敕之即前突明得幾殆州聞而執之困以三木明得促駕爲解曰非意也使釋去而後已尤篤於族有箠藏獲至斃者行刃爲俠者皆宛轉脫其死所好唯書籍卒有倭警畢力齎以自隨而棄其他裝弗顧所居間既不盡讎而又喜客有少讎隨手付酒家以故歿而不能棺殮調也當毛孺人之配明得有子一太學生綬娶於金爲　丞

君女女二適太學生凌玄祐鄉進士曹繩武毛孺人蚤不及明得之舉於鄉也繼娶馬氏其所以相夫治生畧相倣有子二郡諸生統娶於俞績娶於毛女一適太學生朱某而卒蚤不及明得之舉於禮部也最後娶劉氏無出余因稍稽括郎周紹之語而序之既而歎曰天乎所不遇者寧獨明得哉自吾工部公爲循吏後先二十七年而不能脫郎署貢士公僅成名而天副使公所操樹豈膺立者伍一自免而不再收也乃刑部坐非語讁亡問識不識知其枉矣以我工部公之有隱澤而爲其後者若聯若顯幾五世而不

遂大振何也明得之爲長者甚矣而不獲一登下壽彼其禔禓一太學偷二十年而始薦於鄉又六年而始薦禮部又三年而成進士爲選人者二年甫得官而奪之夫既終奪之而又稍予之何也嗚呼是不可測者而非天乎哉明得嘗游於　　而善之顧其田曰即不諱以葬我於是其田主爲金丞而以緩故割其旁畝而樹之栢州大夫張君故與同進士舉乃謀於繩武而脊其壟塋始永明得於居而魏馬二孺人之兆祔焉所去八年而猶淺土傷其貧者以此銘曰以而二嬪寧今相而存者俾繩繩兮

從兄翰林院四夷館譯字冠帶官玉泉先生墓誌銘

吾王父司馬公有二子其長曰布政司都事靜菴公娶龔孺人亦有二子司馬公蒲二載最當予一子官而都事之長子詹簿君應之矣龔孺人既念其少子不獲霑稍稍指索以予兄而都事公復爲擇配而得故太保顧文康公女孫以是用監補國子上舍已又用譯夷書入翰林四夷館是時文康公爲相而館生選格高可步武兩制而兄顧傾槖中裝從諸少年游故事諸生嘗習夷書兄獨不喜習夷書其補兩制法以隸兄又不喜習今隸而習行草習行草又自喜眉山體而不能工以故卒無所成而數請休沐還里既文康公歿而功名益偃蹇都事公與龔孺人後先見背產益旁落而兄益跅弛不復問家人生事其爲館諸生久次得食廩亦有冠服而以休沐過期不見收兄亦嘗部符而棄之兄於奕入能品諸象戲雙陸之技亦精而以從諸少年游輙爲所躙日勝日負至盡廢箸而賤買陂田其種稻養魚畧法陶朱家言而又數不登邑責逋急用是大困兄於諸伯季間最爲坦易不事途幅即毋論所取予必中節而不居薄其接

見毋論賢否退而未嘗不稱兄爲長者晚節恒邑邑不得意間有所假貸或責宿券得少羨輙付酒家不則諸少年復跡之矣竟以萬曆之丁丑閏八月日病瘖卒距其生正德己卯得年五十有九始娶顧所謂文康公女孫者亡何卒生子一龍娶周氏孫二人某某女適某某繼娶伍生子一瑞　女某某顧之卒也兄以狀乞先御史大夫誌銘焉是時有兵事屬世貞草而授之矣而竟未葬也卒三十有三年而兄卒兄卒之三月而一龍等始舉其柩而祔兄葬於楊林塘之南顧之不獲合葬者兄志也兄之獲與顧

溪葬者季世望與余兄弟志也顧有婦德生卒具先誌銘中葬與兄合而不廢先志銘者其草自世貞而先大夫命而授之兄故也兄名世業字居美別號玉泉一龍請而爲志若銘

銘曰有官而棄之有家而靡之戕身而二尊人之魄是依雖猶曰遺子孫以安而還不盡之巧於天地

徵仕郎都司都事平湖陳君暨配韓孺人合葬誌銘

誌曰陳之先著於長洲之大姚至中丞公琦而貴稱名臣成弘間封其祖子富父孟善俱大官先生兄弟

凡三人而叔曰福寧州同知鉞鉞生太學生洹洹有五子君其四也生而秀頴既長偉姿貌胡髯便腹望而知其爲鉅人長者居平恂恂恭謹即縣待非意凌而益自斂爲恭謹不廢所居里尚紛龐君獨不少染指杜門讀書量腹取給以故其書成而自邑庠諸生進補上舍生用貲得都指揮使司都事待次以歿而其家始甚儉亦以累積致貲高有官秩君雖用節嗇起家顧其於宗戚吉凶禮不廢以故其歿也人咸惜之娶韓孺人而賢余同年鄉貢進士詩文弟也既報云何而序葬以佐君曰生相薄不堪重辭何請得客田宅貲君恃以益寬孺人雖自力操家秉而肅然無厲聲其既饒而居妯娌家無盈色人謂君回工治生然亦有内助焉一子曰文默君歿而不勝痛後十八日暴得疾卒其又二年而韓孺人以痛君及文默積疾亦卒文默之子曰允坊者擬於萬曆之戊寅二月廿四日合葬君與孺人於[illegible]之原而文默從焉禮也君諱扶字孝茂別號平湖生於正德癸酉卒於萬曆乙亥得壽六十三孺人與君生同年而壽加二文默娶於史爲蘭溪丞鑾女生徙四十六年耳允坊娶於王爲憲副公天爵女女孫二適諸生徐士廉王爾

恒曾孫男元鎮聘行人王養醇女一未聘蕃婦史之毋爲吾姑而爾恒則吾從孫刑部郎同紹子也故不辭允坊請而爲之誌文默亦補國子上舍恭謹有父風其死孝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嗟哉陳君逝而子繼之其儷又繼之孝耶義耶生者何以堪而逝者能無慊志耶噫

奉直大夫高郵州守松宇劉君墓誌銘

劉之先自汴著也當宋建炎而太醫令瑛扈隆祐太后渡江遂家吉之萬安世世受儒而其醫亦不廢十餘傳而中憲公職者起進士至同知都轉運鹽使司

事傳子顧祖景臨以至奉政公一舂俱不仕奉政公
固有隱德然不能無少概於中近四十始舉君君生
而風神清茂警穎異常兒稍長日誦書數百千言奉
政公恒自詫吾今不虞眇哉指謂君此吾膴產也君
自是益感奮與其仲氏桂林君峴相切劘坐臥一小
樓不復下爲邑諸生可六歲而李太僕舜臣來視學
政試公以爲第一而廩之其又三歲而徐少師階來
試如李公二公皆以藻鑑重者於是君名驟起每小
試與邑之劉司空懿進士汝鑑相甲乙遂同舉於鄉
所謂三劉者也然君自是赴禮部試輒北而仲氏與
叔氏今同守君崑復偕舉於鄉君自是不專爲公車
業益講求理性與經世之術遣其二弟入南雍依故
祭酒程先生文德游而身往來鄒先生守益歐陽先
生德所二先生咸器之謂口耳不足盡君君學成而
試竟齟齬凡五上乃謁吏部選人謂君尚壯不待耶
君歎曰二尊人老矣奈何尚以耕虞之且夫有志者
不問格廉幾將及吾壯而用也遂得泗州守泗故御
史駐節地繫兒蝟集君孳孳求民隱精出納吏不得
貪緣爲奸歲時周行陵寢唯謹御史選两有所委蹤
務而才之以其狀聞君念泗民苦莫重於孳乳馬歲

欲有所裁省甫具疏而奉政公訃至矣州人遮道哭
挽力紛之乃得發君之持奉政公喪以孝聞服除補
磁州磁孔道也其衝繇數倍於泗君務程已爲約其
供張餉遺率十減六七而造請送迎毋廢寒暑客與
民交賢之臺吏監司有疑讞輒以屬君立剖君度有
羨庚首飭學宮新講堂費一不割之民暇則延禮諸
生論經校藝褒衣甚都以逮二屬邑其名士亡不經
指授者磁大治當是時治河曾中丞鈞巡按霍御史
冀疏薦於朝而考上最予告階奉直大夫加恩父毋
如之業且遷而毋胡宜人訃復至矣州人復遮道哭
留君不得則相率立祠小像春秋饗燕不絕仍勒石
紀之服除補高郵高郵雅負沃名而中軍興久且困
君一切用所以治磁者其民之愛之亦如磁而漸鮮
賓客聲　景王適之國所從中貴人官屬過州意不
能無望君而竟發不能吐一語君爲民約束調租賦
事從寬顧恒先期辦巡撫何中丞遷業薦之矣而有
御史論劾文選郎者謂君以鄉故私之由初選得沃
州君實非初選也聞之歎曰是尚可留乎會有巡江
何御史檄取其贖鍰千金君擲其牒於地御史恚以
飛語中君罷歸君歸州人所以哭留如磁泗時嘗有

所寃獄而其人出者夜馳百金舟次曰云以報我父
君虓然却之曰比者奪吾官非能奪吾忠也今子乃
狃視我何也君後先典三州咸著士民思而磁於去
後尤甚其最後謁吏部選磁之詵問者踵相屬也或
戲謂君鄭當時千里不齎糧得無類是耶君正色曰
不穀終不敢以一箠累磁人叔氏之赴計偕道磁也
父老靡集問我公無恙相率而道君之政與別狀涕
猶涔涔下也君乃絕口不言治磁事強問之則曰吾
知不擾而已里居以讀書課子孫爲日朔望冠帶拱
立家廟廡侯子姓集禮畢而進之誨以生人大倫稍

及閭里前輩行實可勸懲者遇祀事必戒肅如也李
事而餞之怡怡如也君於親友自慶弔外少所過從
雖郡邑守令一報謁而已劉君某者名令也數有效
於君不得舉鄉飲以大賓請亦不得悵然曰豈其俗
吏我乎顧心敬之而郡守周君某袁重君強而後一
見歎曰劉大夫賢者不易測也又有袁守林者君嘗
識之而家又鄰高郵以高郵人吏故脩剌謁君君以
他往辭人或謂是不嘗與守面耶公曰見袁公可見
守則不可吾懼以他守生厚薄也袁公頗亦以望君
君不爲動君三爲州牧且久人或以疑其橐及殁而

發之若洗顧其好施予周人之急先於已宗戚閭右
時時有所濡潤尤其俗所鄙者君晚而益好學與所
厚同志月聞講於雲興館既得疾猶靡寧以不得終
事斯道爲恨疾且革手署喪儀餙中外諸殮葬務從
約毋今少有加於先奉政公太宜人令我愧見地下
君諱峻字仰伯初號仰菴後更曰松宇其卒以萬曆
甲戌距其生正德己巳春秋六十有六娶王氏封宜
人郴州判官曾伯女舉子一發邑諸生娶郭氏少司
冦持平女女二一適太學生羅衣側室蕭舉子一登
邑學增廣生娶於郭繼廖女一適王之誥孫男三季

宿李寀季竹孫女一未字君於書無所不窺皆自抄
録累千卷詩歌雄偉爽朗能疾書書復遒勁所著有
日格子泗志備遺續家譜高郵未成志俱藏於家王
子曰余蓋與叔氏善云其丞而續於吾郡也尤耳之
也其權吾州守而續也所親睹夫吏民謳謠之則曰
吾伯氏大夫教也已而悚然曰微伯氏吾安能及此
也已又手一編謁余而泣曰此所草伯氏狀也今將
歲塗日幾卜矣子幸爲我志而銘之幽夫余烏能已
於志也夫劉君自田間起以一書生吏三綴所至有
赫赫聲去而人思之若一日也不賢而能之乎三爲

守三薦而不報中一飛語而歸澹然無幾微見顏色不可謂不賢也君兄弟三人鼎立嘉萬間以循吏稱而瑞自君發之是宜銘

銘曰仕不達而三州之綬何景景報不極而二親之綸何猗猗名不稱而礎有祠志不究而爲之門者仲兮叔兮幽宮之鬱芊其歸於斯而永於斯

明故承事郎山東承宣布政使司都事靜菴王公墓志銘

嗚呼吾安忍志吾伯父墓也始伯父之弃諸孫而其孫以狀告吾先君子泣而許爲之志銘它日泫然謂

世貞曰諸筆研之役以勤汝此獨不勤汝汝伯父非我莫悉也盖未幾而有衂門之禍不成諾矣而諸孫之中伯氏臨危不欲籍手他人文以重逝者仲與叔洒人耳葢伯父之即土者二十有七年而隧中之石未有述也會伯仲叔皆病卒獨少子世望在而世貞業已倦謝筆研間諾及之而歎望乃大悟哭曰今不及兄世而使我父小有聞於後又安望它人哉謀與曹甥昌先屬狀草以請世貞則又嘆曰吾先汝而事伯父者五年而先君子憂其未悉也子豈能加我而况曹氏子也雖然姑相與交質焉王之稱瑯琊自漢而迨晉爲太僕卿元公祥貞子覽貞子之嫡孫曰承相始與文獻公導始渡江而宋初有軍事衛推仁鎬者仕錢氏居浙之分水至司諫公縉而以族著數傳爲古川公夢聲晉爲制置機宜又字薄元德不肯出而行省強辟之署崑山儒學正事曰吾以升斗隱也葢享上壽而後卒於是分水爲崑山古川公有三子其中子絕而少子其最能世其家五傳而爲封贈少司馬公輅贈公三子而少者爲司馬公諱倬則公之皇考也崑山割而太倉最後爲太倉人而司馬公始娶陳淑人而夭繼娶復陳以司馬公御史贈孺人

寔生公公性內辨了而貌示椎廓落有大志讀書好涉獵獨不肯齷齪經生業司馬公故任之曰亦自足生活也公年十五六時陳孺人已捐館既服除娶龔孺人而質菴公始纘於陳來稱毋是曰陳淑人僅長於公一歲公卒龔孺人旦夕脩子婦禮甚恭陳淑人後舉一子一女子即吾先君子公撫而愛之不啻如其子以故吾先君子莊事公如從父雖貴不小倦也司馬公既遠宦不復能問家悉以家委公公課率蒼頭多假貸陂田值巧獲能以時消息之節縮爲盈傷亟益拓司馬公有二兄曰郎中公處士公素友愛而

念亦以官故不獲侍昕夕公體其意所以奉侍之務得其懽郎中公晩節性盍躁下小違色則立所携卭笻皆不已而嗜雞炙公未嘗不儲以待之每脩詞宛曲甚和猶不能無抵牾已雞炙進則卭投於地矣處士公纖嗇治生其資公緩急不敢以不繼告時巴蜀方困大盜勢張甚　天子命大帥發諸道兵討之而司馬公以佐使當覲調轉餉公念司馬公老單騎馳省因留佐擘畫甚能得其意久謂公東欲耳矣爲我治菟裘公歸乃築甲第海上之故里壯麗甚司馬公初見而駭之既而曰吾忘勗之故雖然渠材故不

任小司馬公之以老請也念族指衆欲割田千畝以贍而難其爲公家也公獨應不少恡司馬公爲先君子别起第公從傍請曰弟賞當不減大人異日毋使有所加也司馬公既以壽考終公哀毁如禮已馳之京上疏得請祭葬已復乞狀於毛文簡公碑於王文恪公志於喬莊簡公而後曰庶幾有以慰地下其以例入大學無幾而有司馬公三歲績當廕胄子公推以與伯氏世德既藉歲當爲吏部選人少保顧文康公其姻也迎謂公曰公乃肯幸來即吾力漸尚能分燕中一席地以行公謝曰此兒子事耳爰居不足當

鍾鼓響遂受山東之布政司都事以歸公故豪有園林聲色之奉至是益發舒於居第後種竹萬餘竿長松半之它奇卉異木復半之築山鑿池列峙洞庭錦川斧劈諸峯間以亭榭橋道宛轉嚮背恍若有神叫窱深靚非復人境春時游者舄屨相錯移珥狼籍公盛帷張張樂合宴臨觀之則咋指歎咤以公非仙則神不然者豈十萬户侯裔耶而先君子自御史超爲中丞至御史大夫世貞復成進士諸來官吾地者以一得見公爲幸公第使人謝老病不任酬酢間迫之見茗飲宂瑣道故小及民瘼而已一切不以私薦直

指使者鄒君下州牧欲羅致公公辛謝不可鄒君歎服遺書先君子謂公家長公何必減驃騎也先君子後先杖鉞皆有兵事公至月朔則必具衣冠以筵箄卜而得吉繇則喜曰是且大捷大捷當進封趣客出巨觴觴之俾醉而後已公長身挺勁骨傴僂立噉魚肉糗餌甘果兼數人而性絶不食酒至其宴客奏伎爲新聲按節促拍卽丙夜弗告疲嘗以夏日風芙蕖池絃管間笑謂世貞曰和栢梁者方戴綺玉而揮汗具草得如老夫否耶又曰人生寄耳何乃溪刻自苦爲公自少至老無一日不樂最後家中倭燬於火者

十之五公僅以身免既冠遐方履行煨燼間人意公
且不堪公指其腹謂人曰乃公無恙乎又曰山石無
恙乎但應曰如公諾曰然則我胡為弗樂也促具酒
奏伎如初蓋公卒而事漸變矣公為人寬然長者不
為慷慨俠烈可喜狀而樂施予赴人之急客或以假
匈告即槖中無一金亦宛轉應之既以推田贍貧族
而身仍司其出納垂五十年嘗有別業筧之七條為
出奇居間得下徑則所費不可訾數人謂公業不過
十之一何役役為它人勞苦公曰惡何言也彼皆與
吾子孫比盼而居吾欲獨筧更易耳吾乃不忍獨筧

其人至今頌之公所為德非一其御臧獲尤有恩不
得已行摘罰往往從衣上過伯氏負才氣不俚嘗上
書論倭事并其官公心惜之且恨曰皇考辛勤四十
年以博一官與汝何弁髦之也仲氏尤跅弛多狎游
敗其產叔蹶蹶下中公未嘗不知之也見輒煦煦問
寒暖勞賜酒灸意不欲以義奪恩獨世望時依止膝
前有所慰奉為得其意至析產伯仲舍十之八而叔
與季不能當其二伯仲者龔孺人出也其析在龔捐
館後人尤以為難而今能拓公業者僅世望耳公居
恒舌吟若不可了而至談論司馬公宦游事備及天

文地理兵法人相一切形家言亹亹若懸河立語過
宵分不移足晚歲猶御內上下山坂若飛以為不百
歲不止而竟病噎且易簀誰謂吾不及見吾弟之解
節鉞而逍遙臺省以爲恨公之卒以嘉靖己未　月
　日距其生成化壬寅　月　日享壽七十有
八元配即龔孺人前公五年卒卒而先君子銘之所
謂勤汝者世貞草也子世德仕止南京詹事府主簿
娶於虞生子弃佐太學生世業授四夷館譯字生有
冠帶娶於顧生子一龍樂娶其伍生一　一　一
世間貳未出也州博士弟子娶於劉生子士　士良

士方世望弍陸出也授太醫院吏目娶於陶適始舉
一子木名諾曾孫若干見佐無子以一龍之子穀為
子女三適太學生周允元布政司都事金允治鴻臚
寺序班李三綱皆驪男儀葬地在麋場涇之右方其
期則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也吾王氏皆之戚於江左
其冠帶衣履徧海內今乃從處衆中翛然世皆為長者
不替其長者尤推公而其後不能大顯以為未甚售
第尚繩繩未艾也雖然跡公之所秉享觀際亦可徵
德矣公諱愷字民服初號內菴末幾更號菴世貞敬
志而銘之而季觀察君者父行也俾之塡公與世譜

銘曰貴何必僭珪爵以九卿父而九卿弟差為踰於已富何必傾都邑以鐃樂始而鐃樂終庶幾喻於素封名何必著青史以州里耳而州里口亦足以稱不朽七十八載備際倫常殁而愈光不朽之辭吏百千年瑯琊西阡

夔州府經歷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夢澤馬君暨配王安人合葬志銘

馬君之自太學為吏部選人也其年猶尚壯而故事選人之以次得官者其官不勝人衆非三十年不可即從募萬里外乃前得而宅選人衆畏遠少應者君

獨奮曰不及吾壯而效此犬馬異日筋力且盡而僕僕道路視人眉眼哉且夫人死即步武死耳豈必盡萬里外於是得雲南之永昌府照磨君遂攜其婦王安人臧獲各十指破箐險披瘴霧車耳褒斜而無倦色至則滌掌奉事上官憐之且偵其才數有所委使君益恂恂共其職土酋岑萬者殺人擬君就訊萬窘甚使人行百金居閒君卻之曰吾知有三尺而已百金何物足溷我竟論抵萬死時　上方急西南諸井寶石郡以君司採人為之津蠱曰是奚難陸大夫橐君益自勵後先所採直數萬金橐中不名一寶以故佐永昌幕垂九年積旌牘至十餘云不以絜廉稱者始遷蜀之夔州府經歷君所以佐夔益精夔瀕江故多盜而會歲侵益狎之太守張君欲一切用重以屬君君辭曰此曹皆府君赤子以不勝衣食計謬誤至此惟憐而寬之張守改容曰吾不知而之為長者乃領會巫山縣闕令遂下君攝以清淨為政其人愛而謳祝之尋從張守上計京師守署君治狀第一而坐故永昌時有罷倅者疑其端出君中以蜚語遂奪職君歎曰格故為之且天也而寧此罷倅也居恆謂人吾宦故不達然足跡幾天下半所經覩毋過楚夢者

汨日齊月黏天無壁令人不作巇巇想因自署其室曰夢澤以見志云君為人倜儻負氣誼嘗舍舍沈鉉而鉉卒死城外屍亡入城或謂法不得入城且舍而舍屍不利君曰鉉吾故人也為匿而殯之少不能當父意所析箸半於其弟產而絕口不之及髫時為文輒奇已而奇益甚試輒不利其不憚卑官遠道者故自負才欲一見之非苟而已也父曰邵武公准與君宦資等而亦不達嗟乎格之不足以盡君父子也君固言之且歎之夫王安人者子從姊也父曰慎齋翁家故饒任俠有聲伎禽鳥之好而安人獨以儉素構

其事尊章孝御下詳諸所儲藏炙醃鱃以食客之賢者不待君出嗟客或不稱則不盡爾君晩頗好詩酒及斥置書畫古尊彝之屬又不能守而時廢之以故橐益空安人與異尚能自強爲儉勤客不遂廢君有三子仲則今工部郎玉麟熾而文叅舉應天試君以故愈自寬及玉麟成進士三月而君捐館矣服除玉麟補今官奉王安人養齊上官舍中安人猶蚤起手紉縫玉麟請曰大人罷休矣兒幸不至乏斤斗胡自苦爲安人曰吾固自安之且爾不聞公父文伯母訓耶亡何嬰疾卒君諱龍光字某以正德乙亥生卒以

萬曆丁丑享年六十有三安人生以正德丁丑卒以萬曆壬午享年六十有六三子曰玉珂娶於趙文郎玉麟娶於顧封安人次玉纓娶於沈女一適朱鈛孫男四天馭郡諸生娶王天駟聘朱天驌聘吳皆玉麟出而長天寵聘趙玉珂出女七人葬在其所其狀則白玉麟草而前進士許先生承周潤色之者也世貞以戚故誼不容辭爲銓其世次而銘之曰

馬之先爲司馬氏至球而徙于吳越以中丞行鎭過使家於崑山遙遙華裔迨宋而友直遹著孝義去司而馬將無章蔡避徙於長洲洪永之際勗起三老抗顏矢節扶以自植是匡是毘歷望泉級邵武始仕君復繼之清白不墜濱海峽江霜皦冰厲太和所滙錫以喆娘毓而曰琛乃爲國瑞礱之梓漆是栽是培者三世而後成鄧林可材且庇嗟嗟爲馬之後者毋忘厥自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承事郎靈璧縣令吳君暨元配屠孺人繼配陳
孺人合葬誌銘

往余領吳興部而吳君以鄉進士待次公車而有株
累遷得白然余不知吳君而間從諸進士中覩有白
晳美髯能爲容者意其吳君而異之君於舉子業有
名然竟不第謁選得鳳陽之靈璧令而余解鄖節歸

里君以書逝千言自通偶過余弟懋說之君蓋與懋
同舉應天試者也於是君之同舉者復得今關老王
先生元馭相與稱君之行誼政術甚詳而君復以酒
濱之浮王來贊而請曰不腆王父之業以累長者余
時心諾之恠其不以狀來而亡何報君死矣君死以
萬曆壬午至甲申而其子世韓等始能塟君而持叔
父兵部郎中仕詮之狀來誌其墓曰郎先君子所以
不朽王父意也余憐而許之而君之先喪其元配屠
孺人繼喪陳孺人至是皆祔而各以其狀來於法得
附誌君之爲吳家吳興之射村世世稱著姓有高寔

而至君之大王父曰璋者以好行義聞郡中有兩子
皆貴得贈至光祿寺丞其一子則零陵令龍君之王
父所欲請余計不朽者也零陵公有二子長曰太學
生期次曰贈駕部員外郎前布政司理問徵太學公
無子而駕部公壯而亦未有子其婦顧宜人爲買貳
于而遂舉君於是顧宜人連舉郎中兄弟凡三人乆
之太學卒而君以零陵公之命出爲後時甫束髮而
哀易相剏如成人零陵公奇之稍稍試以家政甚明
了已乃悉僮奴千餘指畀之君正色授約束而扶其
肆者逐斬斬矣君少而穎異爲文立就十四偕郎中

兄弟補郡諸生明年以例游太學歸始字屠孺人孺
人名家子其父胄子君材君而女之且爲具裝槖甚
厚君得籍以爲俠里中而美姿容出入車服甚都屠
孺人時時諷君曰士當如是已耶而會君感嗾稍而
謁郡縣守令守令弗爲禮乃自恨歎曰使吾泊沒訾
郎者有如日歸而閉戶讀書自課以程式業不夜分
不止而屠孺人卒擇繼而得陳司理君應奎女是時
甫十六也太學雖殁故未與駕部公析著而上有零
陵公亡何駕部公自理問卒而君於法不得顧其私
而持喪乃仰天哭曰柰何使我無父也粗括致毀於

殯所而微脩其色以朝所後毋施孺人尋託疾不入試畢三年而後除喪施孺人性嚴忌君所以解之百方陳孺人復能爲委曲以祇若嫡母顧生母二尺君所事三母陳孺人所事三姑皆能得其懽心而不見跡於是零陵公老矣郎中君之與仲氏數數試有司與等得公心而君浮沈大學中亡所見當秋試君獨褎然應天擢至靈陵公大愉快曰此非意所及果爾諸孫當復有興起者君入南宮試不第而零陵公壽考終君當承重竭力而治喪事以孝聞既除服乃大爲古文辭與諸仲季相倡和扁其園曰春草族有不肖子盜祖塋地事發暴白之官追則雉經死家以君之倡言之也興大獄幾叵測所謂異與逺者也君既工古文辭漸漸程式業以爲不足當我而時時雜古詞出之故數見詘最後郎中君冀得第君闈桂林一枝足以重我乎欲罷不復試而三母皆強之忽道病不可以陸乃歎曰天以一第難吳生乎而誤予我材安能竟難我也吾知所處矣於是有靈壁除君至而邑驟中水居民流徙十不一完室也君爲請蠲歲租移文諸鄉落吾爲若儲胥毋恐於是流徙稍稍歸矣邑俗悍喜鬭鬭則有訟君庭剖之不待數語而決手自具獄大小不以屬吏胥罷間取一二狙使舞文者搒殺之曰爲吾菑而刈稂莠寧酷乎諸大吏益服君至他郡邑獄事一切相屬皆立辨明年復中水詔稍損司農粟贖錢者君請於大吏曰粟贖錢如故也水所以得爲災由渠不疏渠疏而不能捍水由不堤今請身任之因渠堤於民因民於贖粟可兩濟大吏許之君乃悉贖粟不給則繼之以贖鍰而以昕夕按地形勝規河脉分水勢使不得横行而借其潤以資溉溉粟不靡糜而民亦飽君治聲流傳兩歲間登薦剡者四擧擬褒異者十六而以勞致病矣君故好養生家言遇客得秘術而試之驗間裸其腹示人曰中不有物乎至是嘔血有若嬰兒形者猶視事如故晨起却案色陡一已目瞑時蓋年四十九也陳孺人之事君獨久而爲撫屠之子曰世皞有加於已子君既爲俠多義施而又喜客客嘗滿坐孺人資之未嘗告匱取其所從治居舍甲乙大家域闕阡陌多蓄古文奇器供帳什物事取孺人因時爲盈縮亦未嘗告橐洗君之上公事也孺人謂曰三毋皆老而不以時歸養柰何則爲治還人裝爲百金者數矣而君罷自燕中以其嘗置幸姬歸孺人不以失寵咎君勞問相屬入

門而感衣飾且無別君獨手發孺人裝盎之他姬亦
姤而恚而徐覘孺人色無改更愧之矣然孺人僅四
十二而卒不及見君之有官職以爲憾君諱仕誠字
允恭性磊落感慨言論霏霏若芬眉風流映帶爲一
時冠而恒不欲上人署其室曰遜齋志抑也所治古
文辭雖多未能成書而獨其令靈璧時撰邑志有良
史風既病而貽書郎中君郎不死得一郎署爲歸老
秩次弟搆先人祠纂譜系稍割腴產佐二弟讀以歲
時伏臘上二尊人壽畢發藏書與仲差次之因以成
千古之業不亦快哉郎中君所以狀之而痛其志之
不遂也君雖爲世父後然能止不就試以成其生父
喪有所後母然能不廢二母養娶兩婦皆不終然後
先以材德成君名不獲登進士然亦貴有官職不及
竟令績入備京朝官然發而人以循吏思之不獲伸
余諾以不朽其王父而其子乃能終之以致君於不
朽嗚呼亦可以死矣夫夫子三長世皡郎署孺人出
娶同邑沈參軍子模女次世熙郡諸生娶烏程淩太
學稚隆女次世實郡諸生娶同邑陸太學三德女俱
陳孺人出女二其一側室曾氏出其一女郎中君女
俱未字孫男五時嘉時吉世熙出時中時庸時道世

實出塋在烏程佛登山之麓
銘曰嗚呼是惟吳君與二婦之幽城家而孝友吏而
廉乎婦而勤慈以佐夫子於成諸所取者造物之贏
十不能半而遽歛之以遝冥冥子孫不食報者有如
此銘

承直郎貴州程番府通判愛溪陸先生墓誌銘

先生之先爲陸氏世世有儒行而食於農至父憶與
世父懷始以經術補博士弟子而先生亦繼爲弟子
有聲余家與先生近雞犬之聲接而先御史大夫小
於先生一歲顧與先生父子狎而爲爾汝交余甫十
餘而延先生爲塾師始受易然不曉易爲何語竟一
歲罷去後二年先生領鄉薦又四年先大夫成進士
先生數困公車不得志久之謁吏部選得江西之東
鄉令調鉅鹿再調雲南之黑鹽井提舉遷貴州之程
番府通判稍顯矣而竟以計吏罷歸先生之爲東鄉
也邑素稱險棘難治顧獨良其官有爲盜而多株引
平民以斬緩死者立致之辟餘悉解縱去又嘗決十
年未竟獄後賊寇陷宜黃樂安二城東鄉最小弱先
生鼓士登埤城獨完上官方才之而至入覲乃以不
及調調而得鉅鹿則古三輔名邑也民淳亦小簡省

先生爲之且三歲嘗築隄捍水水廷從西北入淀不爲災又能剏役法稱力與嘗民不偏苦多選材使屬之耳目盜發輒得萑蒲幾靖而復以不能事上官當罪入覲中之有疾太宰嚴公訥故先生同年也目之曰是壯可敵數夫也而疾耶考功郎抱案爭曰大吏考爲去之以疾善其名耳太宰不得已從冗散格然以滇璧遠而差有豐足自給故以畀先生先生顧益持氷蘗無所濡染先是井鹽霧有所損後復故而其民黠狎視提舉額頗不登時土舍者其與環素時也謂先生使吾得無隸之登易易耳先生晉諭其民

曰土舍欲有爾井也爾非倍失賦不止於是人人自拔提舉登額矣未幾而有程番之命程番雖名爲郡而多荒僑通判幾長員時方議於偏橋營定諸衛鎭仁石阡二府要害地立行署控轄之先生首膺是選方披荆棘設綱紀有所振刷而用積勞故不能自振於流議以巽懦去先生先生垂橐而還里歲朔一入城謁監司守佐亟返足跡可數也過從親友雖數里恒徒步憑一蒼頭不時御冠服間有所御亦蒼頭手之或謂先生不難乎剌體耶先生笑曰我不知乎剌何體所受父田三百畝茅屋十餘楹其始娶閒安人

儆而勤躬操女紅以先其下能佐先生供父母甘脆有子女不甚多而先生廩學官又教授里中束帛脯脩不乏閒安人卒而繼配爲張氏家小貴不習治生所從宦遊得餘俸輒橐之又別庀子女先生之舍與田不增益而食指日衆以是益困先生嗜肉無數人至是累旬日不及肉內子曰鮭饌乎則曰鮭饌耳而又不繼曰乾蔬乎則曰乾蔬耳每語所知吾不能若曾子與商歌中金石庶幾原思所謂非病者故人聞爲具召先生圍棋酒酣歡然竟日也二子鉉鎰皆補博士弟子然不能救先生貧病不能救脊藥以卒先

生爲人悃愊內忠信乏辭令造次之美然與人交久而無斁形骸土木不勝脩飾而自儼然不爲飾讓亦不爲苟取即卒然犯之不較也先生既卒鉉鎰以貧故不獲竟弟子業諸爲晨者至不獲列下次啼饑號寒之不暇以是先生卒十五年而尚在淺土余謝政居後爲先生里人聞而悲之爲買地封樹域闢於[illegible]周於棺而已鉉以乙酉四月之某日葬先生而閒安人祔焉以宗人解元大成之狀來乞誌銘先生有男子七長即鉉娶顧次即鎰娶王鉞娶毛日鉉娶周闓出也日鑛娶王而夭日鉅娶吳鉠未娶張出也二女

亦聞出適顧存性金履巽孫男六文嗣娶顧次文揚未娶鉉出也鍒鉉各二子未娶孫女三長適葉某鍇出也次適顧鉉出也餘未字

銘曰歷仕且四政而歸不能具中人養有丈夫子七而不能塋塋以他人其婁已陳噫傷哉貧

布衣王全美暨配郁節婦合塋誌銘

從伯父曰高年公怡者娶於凌有五子而其最少者爲吾再從兄全美全美諱世完生而孝友溫粹讀書爲文章不甚工而傍曉治生業以故試不能見收有司而高年公甚愛之爲擇配而得郁典膳公遵女典

膳公之女三其長適先御史大夫公郎吾母而其季贅故陸茂才吉孺節婦其仲也吾母爽朗剛毅識大體季則敏慧多所通習又肯讀書於文義了了而節婦獨不然然不喜言笑而沈靜專一其爲女能事不見內其爲婦履替不出外全美偕伉儷分甚篤而素羸竟寢疾以卒節婦哭不食曰吾其偕而歸乎其尊章強勸之百方又爲立叔之子曰一綸者爲之後而後稍稍食也典膳公與婦劉孺人憐節婦孤煢時時致之家然節婦不肯竟往待尊章者恒相半而久之典膳公卒又久之高年公夫婦亦卒獨母劉在而指

箸以與諸庶孽矣一綸貧復從其婦翁顧南安游孺人乃歎曰天乎我何依將依母乎既而曰母何依當是時吾母尚貴盛城廢而節婦奉母劉栖於丙舍時陸吉孺卒季亦無子亦來侍劉盍三人者一身矣吾母歲時所以供養不缺而母劉篤老委頓牀蓐間獨[illegible]啜晝夜亙數進匕箸節婦與季更代而時其飽饑又時聽聲察色撫摩痾癢盍吾母卒而母劉猶無恙年九十終於節婦及季手節婦及季畢力而葬母劉其費則世貞兄弟任之節婦乃汍然念全美在淺土而會一綸反自頑謂之曰若貧不任襄事柰何吾爲

貲若爲力以歸吾君而虛其偏以待於是節婦老矣能自力爲儉勤率先其下買田聚貲至中產而會季嘗以其庶弟之女女之節婦愛之亦假女焉擇婿而得諸生王應賓俾從季處而爲助其資裝十之五六一綸治室與節婦適旦日詒問不過勞賜菜肉而已會王氏之女卒有二孤女節婦益愛之節婦性質直亡他腸中表從何者誘以魚賈之利不一二歲輒併挾其母去亦不能問以是素少挫而又以傷王氏女邑邑成疾數更醫不效卒節婦孀居五十年季亦餘四十年皭然無絲髮流有司上其事於朝旌其門曰

貞節季亦次當旌矣而未嘗一解顏居恒語此豈人所願有耶耶以一匹婦勞 天子問然何恐籍吾夫而名我及其卒也季爲之大慟曰吾夫棄我則有母而母棄我也則有姊而姊又棄我也吾徒有影借耳屬世貞毋忘姊墓中之石世貞弟於全美而甥於節婦又習節婦甚詳其何敢辭全美以正德己巳生嘉靖甲午卒年僅得二十四節婦以正德庚午生卒於萬曆甲申得七十有五嗣子郎一綸娶郎顧南安守允揚女孫男一嘉禎亦娶顧孫女一適州學生顧汝燮而夭曾孫男一未名其塟也祔全美而地在麋場滸西之西阡

銘曰合四年而離離五十有二年而合是謂短於室永於穴噫嘻女而孝婦而貞人主所褒稱則夫子與有榮名焉曰夭曰瘥皆用其畸以成其羸緞而之不懌余以用爲銘

承直郎通判歸德府事弋臬婁公暨元配王安人墓誌銘

吾師婁歸德公生五十五歲而失其配王安人又二十有九歲而以壽考終年八十三矣盍又五年而未克塟也其門人王某憐之謂其子諸生與辭曰是尚可以濺土乎與辭孩然曰微夫子之言方寸固日夜屬也於是世貞乃倡諸同門者輔舂鍤之役既畢而舉公以與王安人合而塟之應闕門之新阡門人最長者莊遜學以習公故具狀而世貞志且銘之其辭曰

婁之先以四岳佐唐虞治而其後微太公望之起自釣叟爲西伯師號曰尚父以殷爲周大啟東海者二十餘祀而後復漸微然至末季曰胈曰詩以孝友顯公輔以直節名世君奭及皎不爲倖貴播於弋陽厥指以萬計爲燕訪綰尚璽清振其聲弗墜尊仲源始

用小賈跳於吳贅有子昱再傳爲瑞昌是居只修主父業於杭卒於旅次二爽夫孤呱呱而泣公最居長感母撫之而以其姓名佐周則字署其居之泉曰弋識所自也少而淳龐不好從辯兒遨遊戲小長能屬文通經術大義廩於學宮褒然其第以易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人資其東脩歸我大母於叔而蚤暮致甘脆與母爲兩乞著之餘弗及婦稚登歌鹿鳴薦已彊仕凡三上春官而卒弗利請於太宰得司諭浙之麗水左繩右規與其徒相砥礪前後可五載惟楚晉大藩惟丙午己酉公皆膺首聘主厥試所發薦若王

方伯道行馮中丞舜虞李侍御紹先嶽甫鳳冢以爲
國瑞擢令于嵊嵊曰四山癖瘠而䂖最不易就理而
公用仁心柔之我哺我袵不以屬鞭箠勤郵其父兄
而誨其子弟有鄰邑曰上虞中彼姦奸伏稅於我而
盜我田且數十歲公力請於臺我稅我田彼田彼稅
壹俾公秉之卒奉田歸立石爲界居八月丁毋氏憂
歸深山之人以其耄倪來挽衣袂謂公胡不終我惠
家肖公像仍祠於社以祀哀哀寡毋恭亦八月民惜
公去公痛毋逝孝廉之聲重於吳會既除八除乃復
補吏而得楚之衡山衡山壯獄而邑公矢於獄以氷

蘖自厲不專用恩嘗剪大豪之滑巳氏者其人稱快
官多獄滯以故傳舍餽於嵊倍然鮮所督過之而獨
以不能脩臺餽小見挫摘復改教授瑞州未幾事白
超爲河南之歸德倅歸德之賦槩公良其計無領賦
曹課數獨最其屬州邑三曰睢商丘永城皆號爲雄
釐公三縮厥緩民懷吏畏諸有鍰贖悉帑於公貪吏
環睨流羨溢舌而莫敢染其指公偶有所不懌病不
甘食乃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豈以二千石
哄我使我中痛耶遂移書乞骸骨兩臺及監司皆大
驚挽之不可乃爲壯語以見公志而公自是里居閉

門不復交關一切公庭之跡歲不過三四皆可指數
而王馮二君故嘗飭吾郡于備鬬公邸遍第子刺公
爲一報謝而已所受不過脩腩束幣不得公小口語
以間乃曰爲長者一至是耶公念父之蚤見背也與
毋氏之祿不終逮也語及之未嘗不泫然霣涕矣春
秋伏臘脩家蒸必及其舅曰吾非虞舅餒也以吾毋
之不忍獨飫也撫其弟用與身不異矣嗚呼公孝友
故天至哉始世貞童時受公句讀其後里中師凡三
輩公與司諭朱觀察使季及姓公諱者公之門人泉
州刺逝五年臧而稱駘背公年八十而觀察七十也

故州張牧合樂饗之俾不佞侑以言而曰子其脩東
山之社以春秋侍盍三年而泉刺卒公尋繼之自是
不克會而不佞之師在越者駱司理先生又益公之
三年五今九十三而猶未艾則於公尚有遺嘖也王
安人者公元配也鎮海衛指揮某女夙閑閫則若淑
而懿奉嗃嗃姑俾允若于蒸又資公以勤安公于媐
公數足而履目無衆皆以有一子一女二孫四孫女
曾孫孫女各一不幸而前公以往其續者爲虞尚能
視公食息寒飲盥而相公之寵也公生無他嗜顧獨
嗜書至篤老而手未嘗一日廢所親筆者曰南窓襍

録性理古文摘要餘生稿合之卷凡二十有二成執
櫝之曰吾以當咀嚼而已敢望世膾哉嗚呼吾至公
而猶有嘐者何也盖惜夫長者之不復作而典刑之
墜地爲銘其藏曰明通判歸德府弋泉先生之兆

中順大夫知泉州府事雲川周公暨繼配陶碩
人合塟誌銘

故致仕泉州守周公以萬曆之丁丑卒丈七年而繼
配陶碩人亦卒其二孤秉文秉忠始議治塟而謂公
之門人王某能悉公者莫予若能以言不朽公者亦
莫予若某謝不敏而秉文則手草公事狀若干言而

碩人之行附焉使擇而爲之誌若銘某五六七歲時
猶識別人事而先御史大夫時舉鄉貢待次公車一
日喜動顏色曰某廬中故有人問之則指公公時甫
冠而家寠甚父遁庵翁教授里中弟子不能給而公
於屬文獨開敏先大夫乃謝腆脩之贄而誨之且飲
食之時族有伯氏民朴者頗温飽有一女笄而陋不
良行謂公曰強起與我婚請具子舒裝資公既婿民
朴而受先大夫經得補博士諸生試有司輒褎然魁
于官漸寛而某亦稍長當公之受經時竊相爾汝狎
穠靡所不及先大夫一日顧余爲見得一良師能折

節事之否俾脩弟子禮以見公抗席正色指摘文字
謬誤亡所避某偶小怠即擯斥請去皇恐謝罪乃已
以是從公僅十歲所而其爲舉子業漸中程亡何公
失王氏陶碩人遂繼之以勤儉替公漸有家明年爲
嘉靖庚子遂登應天鄉試第七人録其文以傳又明
年不利於南宮自是凡三上三如之至癸丑而始成
進士謁選得知福之福寧州未上以某碩人憂里居
亡何倭大至行剽村落公時叩頭請遁庵翁徙而之
城翁老重徙且謂遠賊狎之俄而賊奄至遁庵翁陷
賊手陶碩人曰事急矣悉出其簪珥衣裝可百金授

公公跡賊所泣請贖遁庵翁賊不許願得以身代賊
憫而許之卒奉翁以歸亡何翁亦卒公不以二尊人
上壽故廢戚不以寠故廢禮服除補大名之開州開
故冠帶輔郡然見以其名矣而實稱劇且歲數不登
公精心揣摩之不專爲皦皦以漸循吏聲而其士民
重德之薦剡數上故陸武惠公炳使其校訶事至開
得公治狀屬之選部欲以爲京朝官而選部愼事取
資大相子大相子曰吾不識其人何狀於是僅同守
福之泉州時倭衆且數萬環泉而壘四郊若覓公謂
陶碩人曰業以身付縣官矣勉之鄉三子汝乃卑事

挾一二蒼頭徃至則倭警日益甚公足跡時時在睥睨間鼓厲其人繕隤垣補闕乘蓋賊數至而數阨公城恃以益高堅不可下而亡何守以關告公攝其事規調兵食亡矣守至則一少年子不能盡得肯綮而郡卒以功漸驕嘗請餉於守不時給嘖嘖恣怨守恚而欲撻之則群起譟逐守守狼狽走於是益大譟白十爲偶矛及戛札郭內外監司迫使人好撫之不肯聽以屬公公曰彼庶幾無憾我前呵至猶禰傲白若公時坐慢與使褻而不之且叱之曰若曹何爲者衆前覩曰是故嘗調我食者同守公也郎如公柰何以有

今日公曰郡賴汝曹備守而不時給糧者豈能使汝曹無嘖嘖也雖然太守非不終給也且汝曹以忠義始而亂終之一旦抒三尺罰毋乃非計乎衆感悟咸搏顙請罪公曰從我而倉給若糧有不解甲者以反論於是衆遂戢郡搢紳吏民謂非公泉且不保於是守以不任調而公代之公既用完郡得其人心又熟於寺至是益發舒諸所擘畫條教必爲經久計郡中倭之未幾又中疾公請於臺大發廩以食饑者藥疾者而棺死者而至庠序諸弟子則時損月俸爲膏油費後報最當遷矣而會入省有事棘以外艱解疾不

郎愈乃數露歸志於臺臺綠之小見嘗當得調公既歸而三子者逆於道則突而弁矣又皆頎秀有文彩訊舍魘事發起寢閣兩舍皆飭以間按行園圃則益拓知其爲陶碩人治也大喜趣置酒相慰勞曰吾出百死完郡不若而之完家易也吾老此菟裘足矣止不欲就吏部補久之以哭其長子意愈倦而部符趣之急强就選得雲南之永昌公益不欲往而前守者無錫秦君以物故聞公補其缺還道無錫秦之二子過訪曰公補某父闕父故當得遷第不知何地公蹙額不忍對而歸謂逆者毋漏乃公行休矣人或請永

昌既樂餌事賢於泉數倍公豈其少之耶公笑曰吾不忍死而謾兒子問也遂謝弗往公時猶未六十矯矯健勝且花之日月之夕一觴一弈惟意是師爲人夫温良樂易好諧謔然不能使人絕倒曰吾以快吾耳而已間有所吟咏亦不取名高曰韻興而發發即忘之矣所周卹宗黨亡不稱願去亦不以爲德念故婦父恩爲其諸子助居室啟南畝陶碩人亦能推德成之家庭之際煦煦怡怡如也公以正德癸丑生卒以萬曆丁丑壽六十五碩人卒萬曆甲申距其生嘉靖癸未壽六十二二子曰秉禮即先逝者娶於王無

子次秉文娶於顧次秉忠娶於王爲今相國元馭女秉文秉忠俱太學生女二一適京衛經歷張西銘邑諸生顧紹芳孤男二孟醇佩醇女七長字曹次字吳餘尚幼公之不復赴永昌而某亦納襄南郎里居後先覩泉之民吏食公德相率祠公而祀之以其記來其所識拔及衣食諸生通顯者伏臘問存不廢公亦絶不以挂口惟時時謂其亂卒之役郎一語不相愛天子之命吏辱而泉且流血爵者吾亦忘德之宰非天幸哉公固長厚不自居功要亦自愉快又謂某泉所游褒賢其一某子甲自說以有氣節拉文學而嘗見

必居閒若閒必挾一二政府爲重殆非端士也某其時不敢以爲然自今觀之然歟否耶

銘曰仕貴何必經以片言而定劇亂毋黍厥職娟疾何必華以一勤而相夫子亦足以家公歸茲丘孺人從焉其子孫永食其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故龍陵令古愚胡君暨配江孺人合葬誌銘

余里居數從州學正胡子大雅遊一日而胡子齋服東贄以謁也惟誌之悴其色久而始對曰唯先令君之棄諸孤也不肖弱未有立而族之子刑部郎公應爲傳之比者郡乘復傳之即縉紳先生以二傳故辱齒先令君而墓之石顧未有誌若銘也葢四十七年

於今矣即不肖與日何以藉手地下唯公惠之一言避者且不朽唯不肖之子孫亦且不朽余葢悲其意云夫家乘詳也郡乘公也爲裒其事以誌胡之先自汴避虜徙蘭溪　明興徙湯溪之青陽遂定爲湯溪人而其後有慶士德仁者能以義讓起其家自是世世受經術通顯而君父孟都公獨不仕君生而穎敏絶世九歲能績文學使者試而奇之以屬博士爲弟子時章文懿公楙倡理學東南下帷教授恒數百人孟都公率君納東脩爲南試而與其從子大司空拯相甲乙諸生莫敢望君自是業益進號通明儒文懿

公老矣其皐比將授君君弟子亦益進遂舉於鄉試
禮部不利歸而聞有傳王文成公學者君楷登往謁
以所得文懿公之學證之王公莫能難也為備賓主
禮而別然君退未嘗不推王公以篤信其師說故不
欲他受而引翼噓借所為聖道意深矣為舉子之十
二年而謁吏部選得醴陵令醴陵居驛道民罷徭役
吏因而橐君至剔之且令民得更代資力相劑歲當
輸絹千匹其費十二悉省罷之持楚政者故別為科
以上供稱君集父老諭之曰吾有去耳柰何以汝曹
婦人竟拓外應民藉是稍稍蘇而君遂用其間飭學

宮崇麗飾諸雉堞坊宇橋道無不赫然一新其明年
旱君詛於神以幽明相質責且請代民死遂澍雨歲
稔其又明年蝗大饑君請庾穀賑之不待報郎發民
不厲歲君於邑政一切以辨治聞而所重尤在節義
君孝婦之曰丁張者旌其門復之民有毋[redacted]子者君
感以天性相悔泣歸而以慈孝終君令醴陵之六歲
薦牒上當遷而一日忽移書臺使者乞骸骨歸士
民驚莫知所謂相與攀遮於郭門之外而君竟去不
顧歸其橐楞然空也君為人孝誠自天事父母極志
物之養歿而柴毀又能為禮鄉人化之嘗念其先墓

遺補遺有湮弗知處者華路剪棘窮日力以訪得一
石而洗其文則八世祖季七翁也自是不為若敖餒
矣君溫毅於交游中最為和坦所至藹然春風而稍
涉非誼則侃然見色人亦竟莫敢以狎進也因自號
曰古愚以見志云君歸之僅逾歲而卒為嘉靖辛卯
七月一日距其生成化己亥十一月廿六日春秋五
十有三配江氏蘭陵之番岡令族也以篤孝稱其著
閫內聲君卒而稱母歸子總率家挺者又四十二
年而以隆慶壬申終距其生成化辛丑壽最高為九
十四歲子四長大臨娶張氏次大順縣貢補太學生

次即大雅亦以貢選入高等得襄陽通判毋喪服除
補彰德乎公累議今官學行政術蔚然有聲稱娶董
氏次大醇今為清瀚丞娶龔氏女二適諸生金革徐
清蘭溪郭充用孫男十四文明文熙大臨出也諸生
文輝諸生文耀文昱大順出也諸生文忠太學生文
恕諸生文會諸生文懋太學生文志文憲大雅出也
文謨文學諸生文兆大醇出也壁在青陽之何家橋
陰余既已誌之而生復歎曰胡君賢者也乃官不二
命齒不登壽則何以賴哉雖然君歿而生立者丈夫
子四君所貽也又四十餘年而江孺人以大壽見面

諾曰苐不辱夫子之托是四子也成而三在仕籍矣君所不知者四子之子十有四而將齒籍者又什八也君可瞑矣胡孺人君乔也而又代君終毅而入是以附書之

銘曰爲儒而醇爲吏而循循不近榮醇不近名是以稱之曰古愚先生

承城知縣張君暨配趙孺人合葬誌銘

承城令張君之葬於某也而御史大夫濬公誌且銘之矣君十有五年而趙孺人卒其孤汝明將啟君之兆而合焉泣謂其子所敬曰母女也而賢是不可泯

泯也夫女德亡專也是又不可以遺我先君雅故幸得事王先生夫以王先生之言天下莫不知今以若之故而徼惠於一辭以毋泯泯母而起十五年之枯而榮施之即孤死且不朽於是力疾強起屬事狀介以濬公之誌銘而所敬來伏謁固請余故已悲其意而韙之則驚歎曰夫承城令也而何人吾先大夫之所同舉於鄉者也令曰張君大魯字子守父教授公武母朱有丈夫子五君其仲也生而敏慧能受諸博士家言已遂屬爲文醇乎有典則當是時家黃浦西而浦東大姓趙翁郎者歸曰馬媼舉僅一女是爲趙孺人婉嫕有志操翁內賢之且不欲遠嫁驟見君曰是子材可依也請於教授公館之然君業爲博士弟子又不忍離父母晨以浦西而夕浦東者二載而諸所共束脩膏油之費孺人手裁之矣一旦復謂君何自苦日試兩陰爲吾能得之父母請偕子歸教授公素貧而又困儒不能問家人產君治於外而孺人治於內家稍稍起會教授公已致仕其客日進君與孺人務紡酒漿脯饈之類以待之教授公居恒詫吾取顧指而已不復問酒所自來已而曰微仲氏誰予適也然君不以養故廢讀孺人亦不以養故廢督君讀

君用是試輒高等至辛卯遂成鄉薦然計偕上南宮輒報罷中特教授公與母朱喪易戚偕至時人稱之君既以儒起家諸昆季所倚不忍析而孺人力佐之以是且數年會有所不能已乃竟析而君弟取其嬴者孺人得稍稍居近趙翁馬媼而趙翁且老無子孺人謀爲置妾馬媼意難之孺人徐說曰女幸奉二大人遺體然不知女之子何姓女既不獲稱大人後所爲後者異父母孰與夫某父者即異母可飽㸑也媼稍悟其冀果舉一子趙翁謂孺人曰是兒女所舉也吾老矣復爲我父之於是姪㝡其勢於汝明名之曰汝

修而冐張姓孺人之撫愛之過汝明也君既七試七不利乃仰天歎曰命矣夫吾姑借以酧吾志謁選歸德之永城甫二月而寇師尚詔反所攻剽城邑逆犇潰汴朱大震尚詔擁衆而南揚言曰吾得鳳陽一宗人佐之以定天下既逼永城而宗人以逮錮鳳陽者事急叩城請入衆竊難曰是不延敵耶君曰使賊得之憂且大趣內之而編吏士授兵立陴睥間使弱者供饋爲立束約申賞罰賊環城而攻者十餘匝三晝夜不休矢石蝟集君褎衣行巡示以整暇賊知不可拔乃解去君散驍悍尾之頗有斬獲而賊以逗遛故爲失兵所跡立破論功　詔賜帑金君乃察貞傷召流散課耕均役民忘其勞亡何有治河中丞之使者至而横恚君簡之中以飛語君不辯移疾歸永城父老泣留君君咲曰志寧能盡酧耶已矣孺人迎勞君謂坐南榮擇貳何如夜行圍城時也君有所進客中饋之事益飭乃自喜謂幾希先教授公矣自君之卒而孺人益勤操內秉汝明已長則顓勵汝修於學而汝明之子所敬亦勝學則又廢於汝修俾互師友焉孺人篝燈而課之不夜分不寢也汝修以是取鄉薦所敬亦彬彬邑諸生云孺人性絶工巧諸裁剪刺繡奇麗一過目即能之溫慈儉勤自少至老如一日君得壽六十有一孺人七十而又五子一即汝明入太學爲鴻臚序班娶於陶孫男三長即所敬娶於唐次所蘊娶於潘次所效尚幼孫女三適太學生王潤劉光祚趙一幸曾孫男女各一尚幼志狀之畧云爾余乃言曰師氏反余昉守尚書郎聞之其破歸德孟甲者出堂陛中立殺一署郡倅而諸屬城皆膽裂矣張君以一書生甫下車鼓不教之民而與之角賊不獲進用是遂破敗君之功豈淺小哉籍令君不遷罷異時開府西北間何患强虜也張孺人不私其外家有以婉啟趙後以慈保趙孤抑何久至也哉故爲誌而又銘之其辭曰

君子謂張也郎而大臣謂趙也婦而丈夫非以其才戕難而智立孤耶其合也生氣猶凛凛而不爲塚中之枯於戲

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浮山梁公暨配楊安人合葬誌銘

主客公以萬曆癸酉卒卒之明年而葬葬而中丞麗公尚鵬志且銘之矣又二十年所而子紹績上書乞錄故大王父文康公蔭不報滞留京師久之爲萬曆巳

卯公之配張安人後卒其明年二月不佞里居以病
謝客而紹績苴杖來謁請曰是將合我先安人之兆
於主客公也敢以不朽請夫主客公之事則麗中丞
已詳之雖然公余友也獨者嘗一會於江都與吳舍
人國倫浮白論心者數日而後別當是時公內薄任
子不肯就而南懇吳閶出其稅資故翰林待詔文徵
仲文君大奇之謂詩書畫三絕非子也耶行且無我
困盡出其門下知名士與游而公用是名藉藉矣後
數年竟以任子得中書舍人一時任子得中書舍人
借家聲飾騶恐馬用安成臨汝之勝相高而公王父

文康公以少師居端揆者一紀餘皇考縣尉公次礎
提閩政公負文武勳閥顧獨折節為雅馴而又性好
客客至則談談乂則酒酒半則詩詩成則書書所不
盡則畫公畫出董北苑吳仲圭雜得文氏三之一書
法會稽若吳興文氏中上錯詩取達意合者人以為
有唐風而酒德尤溫洽即丙夜靡倦色談及國家典
故前輩文獻纚纚若按譜時畫地而筴世務歷覈訴
民間瘼疢靡所不深味也乃至行酒糾顧誤曲風流
藹如矣以故益得士大夫聲三事以下咸敬愛之而
公繇是稍發舒乃葺故文康公祠募從三館得其遺

蹟併詩文梓之以傳公雖居閒曹無所表見而其任
職強力逾於前後數公諸請　誥勅軸雜冗散貧悴
者公以次給之毋令胥吏得上下緩急而其再奉使
留都若雲間所至以文彩照映一方中間入司會試
簾以外事有敏辦聲再用考最及　登極恩封母卜
自太孺人而贈為太安人張安人亦再封如卜最後
滿考進禮部主事仍行中書舍人事奉使山東復道
吳閶迂百里而過余弇州園握手沉瀾久之蓋是時
別而僅以聲聞者二十年矣因相與卜夜美弇分韻
厭唱歡然甚樂也已而又泫然如祈公甚肥而易於

進也箸然察其舌本瀸有若痰悶者歸未幾果屬末
疾稍閒會所携牡丹數種盛花喜召客飲疾復發遂
卒嶺南故無牡丹即有所移植亦不花花而不利其
主者數矣公弗信也暨公卒而凡再屬王其主輒死
異哉蓋紹績與公之客某復云公卒之年六十有五
張安人少於公一歲故承相曲江公後也公以讀書
幹家蠱幾殆安人兢兢治湯藥旦夕籲天請代曰寧
無我無夫是無梁氏也公竟起而奉其嫡母鄭太夫
人生母卜太安人皆以孝聞事整如禮則安人相之
客過公為具咄嗟而辦毋論不時蓋毋令罍耻則尝

人司之公每置貳安人輒爲酒賀每使虞於抱衾舉一子女安人輒子女之以故公有丈夫子六爲貳舉者五有女六爲貳舉者一婚嫁皆名族諸倩中有官御史者蓋公之多子女則安人成之安人後公六年卒得壽六十公别號羅浮山人人稱之曰浮山其先世名代子女孫曾之詳具龎中丞誌中

銘曰太師赫赫佐昌隆誰其後之主客公主客嶽嶽司絲綸誰爲之内張安人大羅之岡鬱葱葱公宰其偶朝太師而室而穴穀則宜

承德郎廣西太平府通判王君墓誌銘

萬曆甲戌之冬仲余以家逗儀真别而西治鄖與故曹太史大章欽王氏國王之長而儁者曰太平通判君汝奇不及會而圖傍居人頗能稱其好行德有鄉政蓋六年而爲庚辰之夏仲而王君之三子來謁則君以丙子四月死矣是且塟而介同年苑馬鄉韓公子允之書與狀請曰罰者卒卒亡一面然未嘗須臾不自悔不得事公也而已矣其卒以誌銘慰地下而坐有曾將軍清者曰吾故嘗識王君王君豪閎闊䆠賢而才幕府嘗嘉之欲薦以郡丞攝治軍而會君自得太平去故不果余善韓公與曾將軍而媿圖傍居人語逌許之王君之爲王自琊琊實與余共始而其别爲宋學士禹偁至元爲御史中丞闕後譎豊城令老馬而遂爲豊城之柱漢里人其别復爲二而皆稱甲至君之大父威商儀真以信義著其地而迪功郎仕繼而益廓大之遂復稱儀真甲迪功者君父也君少穎敏工屬文歸省墓豊城補其郡博士弟子已還儀真例進大學上舍時南海倫公以訓爲祭酒試君而異之置高等自是每試輒高等而其應應天試則比中間嘗與名矣會應天尹有所進太學之數屈而君放罷仰天歎曰丈夫乃爲三尺棘地困哉且身在何

廣官蓋七試而就吏部選人後以高等得閩之都司斷事斷事不恒隸都司諸曹長皆得委署而君以才故受署衛刷嘗鎮東衞將與長樂丞誣獄𡨚使諸曹長益才君將屬邑與閩令而息寇充斥君遂出署懷安已署連江君所至增陴浚濠餉募士什伍彌縫多設覆鄉落間以待寇間之逡巡遁去而連江之魁曰山君老釋嗜哄者雖已遁然不能亡出沒君跡其所遣諜誘而縛之幕府下書旌君遂移塡和平戍和平故近潮其民易爲盜鈔君多設條教諭示之使爲良而縛其黠前後三十七人咸置之理會曾將軍云

幕府所欲薦君者以此而君至太平則假守事太平地絕遠諸屬州都結萬承全茗他陵思同皆土夷驁而嘗利狡馬思啟封疆相尋於戈盾君謂毋恣臆三尺閽女頸不貸女有所部按情實立剖諸酋吏惴惴赴府受約束曰是假守也而眞即眞守將柰我何君乃以間修功令創馬貢議析賦清編冊郡人歌之曰天畀使君以蘇我人胡不即眞然君竟念其父母年且老再移疾乞歸幕府臺司固留之不得君歸而適功公與母况孺人尚無恙當是時諸弟汝章拜民爵汝彥倅岳汝立監事光祿君偕與跂跂北面上食酒

槃諸孫皆相率爲共讙鄉人謂君家於萬石君亡異當縣秩少稱耳詔舉異材有司欲以君名上不果而會况孺人卒君痛毀骨立當壄天大雨君號哭扶服行泥中感疾五月而絕距其生正德丁丑春秋六十君肯適功公之踰年而適功公亦卒初娶於敖無子繼饒孺人舉四子朝寵娶劉舉孫曰道淳朝宣娶胡舉孫曰道潤道淵俱大學生朝宜娶饒朝寀娶裴俱邑諸生而俱朗秀有聲實朝寵朝宣朝寀來乞余文者也君字薦甫別號叙溪汝奇其諦邑之西四十里岳家山其墓銘曰

縣官不女格而天女容何必減黃次公雖然循吏嶺右郴郴州風六十死孝郎中建同椿兮護兮高朗令終棣萼叢叢芝蘭芃芃疇儷女豈其郎安而宮

文林郎寧陵知縣秦君墓誌銘

王子曰余嘗讀寧陵令狀三太息焉夫士居平佔俾家塾中日不有身外事而一旦廷諍逆乳虎怒以與脫其親於死彼固知有親而已番死而脫之乃番脫而竟不免於死何也則天也明格非得進士不成官寧陵令之在公車也其氣豪覩進士將取諸橐而竟尼之至額首而就選人格彼豈以一令沾沾誠有所

感慨於法吏思欲矯而用焉甫爲令而郎稱良甫爲良而郎奪之以死何也則又天也天之欲篤人材易易耳顧獨於寧陵令君甚難者又何也寧陵令者秦君諱也秦之爲秦自學士觀葬於錫山下其處者望於錫而其別望於華亭於上海於崑山上海之秦世業農居九團鎮遠祖曰知微而宋人爲伯以才畧聞高皇帝手書徵之爲翰林待制自是在上海者益重知微之子曰大成又五傳而爲君父閒雲公奎娶於王卒亡子再娶復爲王而舉二子君其仲也生而頎晳踈眉目少長穎敏端重儒步詳視有大人度故庸

事陸公深驟見異之謂閒雲公是子也必亢而宗若
年十二而閒雲公負俠躁爲義念多忤且及禍俾君
依崑山之族兄東城氏以居遂大肆力問學屬文嫺
勁有氣力居恒謂文不根理胡以文學不能治心胡
以學而其除舞勺補博士弟子試輒嶷然前列矣閒
雲公亦來着崑山人而崑之宗狡陰中以法展轉成
大獄獄益急君投牒訴御史御史已有所入怒君趣
大杖榜之十五君挺立侃侃纚纚不少挫御史不能
君何損之出而召郡獄吏移閒雲公深獄且爲日置
之死君度事已急則伺吏且入府探祠衣得病狀而

閒雲公姓名在焉君奉之跽之與俱入哭白太守曰
父中[illegible]非法也而今又不死法而死吏意將快[illegible]何
太守問而憐之入爲君謝御史稍寬其冤得移輕獄
久之君復白於決獄使者已解而閒雲公病困死矣
君痛甚欲從死不得骨立而治喪葬三載復補博士
弟子君自父獄起逮喪首尾七載家與書俱且廢而
其試有司益利名日益高下帷講誦諸生束脩足以
養母王矣尋舉鄉試明年下第歸君之輿下第則以
文太奇故而是時相國華亭公欲與君有連數曰柰
何佷以三百人前此子也使人謂君毋戀此佔俾季

爲我就一官吾能任之君謝不敢盍華亭公致其事
之數年而君始赴選選人其令爲閩之德化時民久
中倭多流徙君至則首聚戶冊均徭稅毋使勢姦得
籍竄而其治秋賦一以誠號之民輸賦恐後且謂不
及君受力後誰爲寬我者而君於積穀訓士繕[illegible]不
爲一切苟簡以徼日譽學宮僻且毀久矣師生無所
於肄止意君必且新之而疑其吝於費難發言君乃
慨然召邑豪長者諭之故爲捐奉先之豪長者爭自
奮僅踰歲而學徙於吉壤鉅麗倍昔君宦聲方隆隆
起而母王以疾聞君憂之甚即日解印綬移文兩臺

乞休兩臺雅惜之不即許而訃至矣君聞變痛幾滅
性喪葬以禮服除復就選人得令寧陵寧陵故汴宋
間饒邑也以媚事令得一假邑爲孝君乃前立束曰
非公務而入邑門者以非時詣而者毋論尺縷升粟
三木囊女自是竟令任毋私謁而邑有大盜剽攻掘
冢得富人屍以要其家弗遂則磔而暴之野更兩令
不能得公授方略立捕得之一時翕然稱神明君既
以材諝獲上下心而獨屯田僉事某者陰風君爲公
欽餽君謂人曰令不識欽亦不識餽竟不應而睢陽
衛來欲侵邑民地君恚曰蕞爾邑而令衛共之且吾

民詎堪受老吳役把來耶移書辨於上成直君而獨僉事某以銜故兩持之君邑邑不樂俄得疾猶理事如平時後先所遇他務理剖立斷獨至獄而重持之不已曰獨者吾父之獄起吾郡親堂上人以爲人耶而狼虎國家柰何以民命付狼虎爲今吾坐堂上廳詎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且我一枝萌而其家已哭矣以故君所至負嚴明聲而不殘君病之踰月而卒不起始君之去德化也罄壁徙步郭門德化上大夫吏民哭而送之塡道歸與其長者謀尸君而祝之及其去寧陵哉一棺廣柳車其士大夫吏民哭泣道有

加額而與其長者謀則屋已棟矣且合而祠諸寧矣王子曰吾見夫今而拜凡一召者以京朝官行者則道哭生祀有之未聞以旋喪歸者也即喪歸有之未聞以旋逝者也有之自秦君始可以觀秦君矣且夫君不能得之天乃能得之二邑人夫狀君者君子伯寅也伯寅又言君倜儻急人難逾於已其在公車時所排解重於當路而不責報開雲公卒推其業悉以讓其伯子鶴峰君又嘗急食於東城氏而亡後也猶橐葬之且祔諸家廟云君於學好象山陽明二先生於文好莊周左氏司馬遷於政術好陸贄夫士有此

三好而未覩厥詣也惜哉君字光甫改字起仁最後字君甫別號曰恒山最後號觀恒道人娶於張爲興業令詔女子男三伯洪娶龔仲女繼娶鄔之章女伯寅娶詹事府錄事王定卿女俱博士弟子仲默娶諸生顧允泰女女二適諸生王泰亨大學生潘允升孫男一德茂爲伯洪出君卒以萬曆戊寅六月十二日距其生正德己卯得年六十葬以戊辰某月邑三十保宇字之新阡

銘曰身爲令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爲達則不足以爲不達則有餘

從兄詹事府主簿振菴府君暨配虞孺人合葬誌銘

余兄詹簿君之卒也蓋後虞孺人九歲云而孺人未克葬也其孤一夔苴杖而拜且哭曰獨者謀葬母而不得之先君子之命茲者得之先君子之治命曰其改卜壤於是改卜壤兆而治外槨目有日矣敢以二逝者之不朽請嗚呼余兄有大人志而弗及逞余嫂有婦德而弗及闡則余小子隱恨焉昔余王父之猷司馬績也法當得任子以屬君父父固辭曰癖佚不能事君長君以嫡孫受之九歲入太學自君之少時

則用強有力闘能馭惡齧馬馳囬中阪道骨騰肉飛
觀者辟易未幾折節讀書爲文日數篇居恒謂丈夫
當自致青雲柰何藉父兄得官郎罷而沐猴寧不愧
耶而竟以文過奇故十上秋試輙不利最後始強就
選入拜南京詹事府主簿詹簿居假而貴清貴亡公
讁可以坐取金紫公顧不樂也會倭大入江以東所
至糜爛公乃再上書極詆請用事者豢寇狀請得改
戎弁分大司馬一餘皇任必手馘酋首鯨波間諸公
陽壯君而汪之行留部試君頗不謷君念且見駁與
禮部郎沈君相約搆大藥黃金可立就而又不果遂

棄其官歸當是時君父靜菴先生與龔孺人方東西
走避倭不暇問產而君計所受產爲腴田二千畝悉
以上之官佐軍興費兩臺交旌之而君父意大窘會
予之先君子方在事乃走謀以解居恒謂君有官而
故失之吾老矣恐死以待一命之褒而乃爾寂寂雖
不盡露於君君亦微覺之益怏怏不樂會君父母錮
繼老壽死君既葬乃歎曰丈夫身自有耳吾欲以七
寸管博一公車名不得及欲以重吾父母不得受大
父所予官欲自見以少報大父不得屬盜閧沸吹簫
子往往萬戶侯而老我所讀書欲覓少武功爵不得

沈郎謊吾且沖舉而鑪間一刃光不得竟安用此身
爲於是益薄先業田宅苑沼花木聲伎之屬皆漫爲
不訾省而性伉直輕樹矛戟筆札間黠族重起獄相
窘以是益大困君不喜衣綺麗其食或起麵餅麥飯
冷淘至斗許要以取足而已爲古文辭捉筆輙就疏
疏有氣骨然不甚好之其好獨圍棊相馬以是終其
身君諱世德字求美始署其堂曰紹堂凡數更而最
後復曰振菴蓋深寓意焉嗚呼君所謂有大人志而
弗及遂者也孺人虞姓諱某字頤㪽虞與王族抗甲
而王父少參公與余王父同年相善因以字君孺人

婉嫕循內行其於經史子說諸家靡不曉尤閑女紅
中饋之事君既剛矯自好孺人善調之能因事爲功
尤能得舅姑意和聲色而爲之所接遇姻娌娣姒及
所不悅於君見孺人則解曰吾不難藍此子獨柰賢
婦何其窮者曰吾幸而遭孺人安敢復循君怨也臧
獲大小耶爲君所勞苦得孺人一言曰吾再頓爲孺
人死而何勞苦計爲蓋終孺人身君寡內外郄已孺
人用冢婦承家秉歲時義莊暴祭合饗牲牖粢旨性
好施予即橐恒枵然而王之族所匃亡弗遂者虞之
族亡弗濶者以至尺帛斗粟三尺之童取之若寄帑

或不給則脫簪珥質庫繼之矣日者君嘗歎咤語余妻亡而後知有妻也天乎天乎此所謂有婦德而弗及聞者也盖君之亡以萬曆戊寅壽七十孺人亡以隆慶己巳壽六十一而生皆以正德己巳子一曰一夔太學生娶張氏廣平令擢秀女孫男一纘孫女二長適顧大慶餘尚幼一夔有才性自其狀草累數千言且讀且酸鼻弗忍竟乃稍束其濫而志之仍銘之銘曰抱德以潛女則宜含志以殁男之悲斐狀余銘毋朽之以慰九幽則汝斐

例授指揮僉事一川于君墓誌銘

盖金壇多貴族于為冠而于有郡丞公本者死國事世世祀橋李遂復以義稱第慶士閏凡三傳而為契玄公鑑由鄉薦仕爲令萬載以卒善讜名理著中說成一家言契玄公有丈夫子七皆材而獨器其第五子一川君曰是兒類我當畫以饒中書授之而君果用明經補博士弟子工制科業有聲稍進補太學上舍然數試輒不利諸子中伯爲御史中丞能贈契玄公及公父如其官仲有子拜侍御史封亦如之餘皆仕州邑要職而君獨困公車久不得意然能授奇契幹獲傍頓舍臨與千尹侯埒會大司馬以軍興法勒所部入粟補官君粟滿千石得指揮僉事服金紫出入張蓋騎從甚都人或以爲中丞也者而辟之既乃謂曰弟五何必臧縣騎竟縣騎耶君尚意緣此杖一策南場傒北取廣茵而尋知其名假之因稍稍厭勸不復好而顧愈好客客過郎呼酒酒必令醉飛籌蔣遝燭跋斗闌而無不聽雖纓易交道與粉黛錯君周還其間秩如也當君傾意食客時客亦自意極以為必報君而語辭譽乃至中有叛而他客者君若不聞也顧又好施予實積責券金至千度不能償則焚之隣人丁濟者老而貧君賜遺至數四亡條其人亦視

君以為困辱不啻也屬歲侵君大出藏鏹粟衣食其里棺死者邑上之臺臺為樹表曰尚義又當城邑而君所任板築十之五君雖用奇策起家操母權然濶畧不把筭而又以急義故中落意豁如也踰艾尚未有子則顧影自語曰如通公備而爾者耶已舉今太學生秉有文試不利則又自語曰如通公之子才而終不利者耶盖君長身濶膺方顏豐背人望之以為福德人即所負亦爾其生也弘治庚申至萬曆己卯而卒得八十娶於范亡子舉一 女適太學生虞立道貳蔡舉六子秉女子郎秉娶王氏推官納言女二

長適諸生王維坦戶科給事中史繼辰張雲南祥鳶之狀云爾吾聞之君故洗食客然其所推賢必天下長者白下則鄒祭酒守益蔡侍郎汝楠里居則王給事煒馬司業一龍皆與君善以故君跌宕膏腴間無染態所謂從子侍御者名業與余同年友固不辭東之請而為之誌若銘

其辭曰朱其門堊其室儒其腹武其飾游俠其節長者其德八十考終以即真宅將無蟬蛻䗛蛻而蝘觀貨殖者耶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進功郎嘉興丞竹淇顧君暨元配錢孺人合葬誌銘

通之顧自孟城徙曰福二者五傳而至菊泉公某任俠起貲雄里中有三子而少最良曰滋陽公諱以文行廩學官介視一弟竟不獲晚而膺貢入太學待銓之餘于簿以殁娶於保有子而良曰嘉興君諱希顏

字學儒小時龐不妄嬉笑餘于公口授之書輙誦稍長工屬文補博士弟子餘于君為擇配而得良於錢委禽焉是為錢孺人君之治博士家言有聲然不能越繩尺而以受家秉餘于公時病讀乃歎曰使我俛首持一經待糠薪我有所不能且與天下之豪賢長者游以問道取科第乎遂入貲補上舍復有聲第其試應天輙不利而又久之餘于公用好客喜施予不能問家故至為餘于而累貲進千餘金餘于公憂之甚謂君曰籍貲進者廩而集薄宦簿不能以甚爾吏民饑之將柰何君曰無憂也歸與錢孺人謀悉篋

中裴簪珥衫珩之屬鬻之不繼則轉貸其親知故人以償進所急幾大半餘千公既用自覔而復惟之曰兒何渠能卻券已得其狀曰吾弗如也今而後免吏誅矣君雖已覔餘千公憂而索曰益匱又貢償其親知故人錢孺人曰無憂也吾與若姑相長為儉勤家亦竟起錢孺人為君舉數子皆不育而最後乃舉今邑諸生良馭意猶少之曰歌螽斯者何人哉於是謀為君博選媵既媵而撫之其長者若弟而幼者若女弟餘千君用老且劬瘁卒官君號泣晝夜馳而奔訃至則以喪歸所繇大江颶暴起舟傾覆君抱棺哭曰

天乎請得以不孝眾代而施魚鱉則可柰何恐於吾親之蜿且哭且搏顙俄颶止舟濟當是時舟中人皆股掉不能支則相率歸君孝感而君歸治喪毀瘠骨立錢孺人復佐之相長而為襯盖又二歲而錢孺人寢寐劇時君猶在苫不室也良馭甫七齡媜秀而穎孺人為稽顙保孺人而屬曰以此兒累姑又謂君強為餐禱不君誑遂卒當是時君自上舍升吏部選人而念保孺人已老尋有所續亦稱錢孺人弱不任身忽忽不欲出保孺人從容謂曰丈夫宜以時建樹耳每念而父晚不能竟一官今人欝欝柰何復効之君

強就吏部銓得寧陽丞寧陽故近家而君之丞未幾忽心動乃以間歸孔保孺人果病劇毋子相持泣甚悲已甚懼也君雖委身聽醫覡竟不能起保孺人以至大故一慟幾絕遂得疾者二歲而後痊鄉人憐之為賦孝燕之篇而君服除補嘉興嘉興東南沃邑賦額繁其民勇私賦而怯公輸君至則爭以其私帑調曰例也君叱曰去之誰為若例屈指歲二之日以次弟輸曰此縣官例也遠者輙扶之雖貴豪無所貸其民廪廪相戒如君約而君以近家故郎米絮醞酒之頡亡不自家取者邑人見江北齋勅至擲驚曰昔者

家而去今乃橐而來耶邑賦登逾於傍邑異復推且遷而會苦吏殺故屬疾使使呼良馭未至疾既革謂其繼錢孺人曰良馭也才若可依而老也指諸媵與也子女曰微吾故婦力誰與有此吾間故婦所往借矣欲厭者久之而逝君逝以萬曆戊寅距其生嘉靖丁亥得年五十有二嘗治齋所竹環之清流繞其外因自號曰竹淇錢孺人先君十五年卒得年僅三十五有男子七人良驥夭良馭娶四川左布政使袁公隨女良驤娶太學生龔維幹女良縣聘番禺丞馮立女媵陳出也良金聘貢士葛址女繼錢孺人出也良

知聘太學生錢崇孝子餘遺腹子一尚幼媵時出也女二長適馬承烈次許字太學任子陳遇孫男三長承瑞聘諸生馬承勳女次瑞鳳瑞芝皆幼孫女一許字王從謹君卒之又三年而始葬袁公既狀其事乃歎曰賢哉顧君夫豈唯顧君蓋世世好行德焉然其始不獲以一命顯餘于君稍顯而弗獲終溥君又稍顯而弗獲終承譽之千斛之庾其舒稍不過升斗何以遽已耶乃錢孺人則又修婦儀克婦懿而天更甚也天道所由晦矣謂良馭必請誌銘王先生以慰之王先生者其友也良馭既致詞余故奇其材而以哀

公誼不克辭則謂良馭而不欲終顯顧耶且今吾子材諸仲叔復縣起孰非而父與而母貽也天道遠以爲瘉然哉

銘曰汝勤於外而以瘁死汝婦勤於内而以瘵死愛者憐其弗究報而知者歸其報於多男子噫江之比土厚而風淳汝偕汝麗以棲汝真訛與銘之江南之人兮

文林郎知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事芷陽沈君墓誌銘

萬曆十年壬午秋七月而沈君之父封工部公卒明年癸未小祥之又三月而始成埜埜之一日爲君忽暴中風仆於埜蓋戚毀之極而重以勞遂滅性也於是君有四弟五丈夫子其處者號之噓之其任行者狂走而問醫藥不及則又狂走於梓人得美材焉以治君後事而君之最少季工部君仰天哭曰天乎遂奪我伯氏哉則又曰吾曹不肖忝爲先公子而伯氏遂得趣侍公地下蘼蝗也夫我乃不能且夫伯氏之死死孝也明年與其孤某埜君於某所而又仰天哭曰伯氏二十一年而薦於鄉四十三而始成進士僅一爲令四十八而以先公訃歸四十九而棄我於

乎是何成之晚而奪之速也於是手草君事狀以屬余而俾余爲之誌其墓君初諱令聞後改孚聞字貞儒嘗自號翼亭後亦更號芷陽其先爲吳江之名族至王父啓仕爲湖廣按察副使以材守著聲仲子諱理出後於仲大父岱取黃安人而生君後以工部君貴封如其官有文學風槩善談論而不廢爲長者君甫三歲而封公授之書俾默志之則已得五百餘字稍長強記工屬文下筆輒就嘗受易於張某先生能狀其秘以故遂用易魁諸生爲弟三人而其於禮部試輒報罷然君之修治經術與制舉業益勤嘗按察

公之卒而里中無賴子搆君于有司數起獄相窘君能不廢業而因以習城旦家言且哲於公府情事既成進士刻登科錄當以生歲聞而君具實數或謂減不過三歲而可以預館選即毋選而更五歲以當給事御史選毋害也且今諸進士詐爲不諱歲者君曰甫仕而遽欺吾君可乎於是君之歲在百人後而列第四人不顧也其爲令得光州之商城商城雖山邑而獨當淮蔡江黃之會姦民相聚而蔵以椎剽相雄高君痛以法裁之下令曰盜集而十里之內不合圍者皆抵罪里中惡少年爲非而不覺察者罪如之有

犯亡所縱舍咸惴惴相戒而邑大豪多入貲司農少府假衣冠文其賊令之官輒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歲時刲羊豕射虎豹麋鹿雉兎之類以獻稍熟則爲具張樂薪令過而觴焉其又熟則狎令而借其威福以役使弱小令中悔之則已盡得令長短有所挾持度不聽不已君至頒約束與謁一剌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至百客入見伏謁戚施唯唯而退寒暄外不敢再致辭君又能察伺豪過失所藏匿怵豪君置一令小民鼓腹而遊豪門亡所逞邑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之籍名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有所勾

掠則屬聚而往蠶食徧於隣里君一日而汰者六百人下令曰被汰而入令庭者必戍其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群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使若爲所欲爲耶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奉三尺令庭鳥雀下矣賦額故九等而其最上上者往往數姓爲一戶人自戶者雖富而亦下中之君悉令人自戶而後求其家爲賦等以故無弗均微偸者例先易而後難君於難者急之易者緩之必如限而後已民悅服亡所規上下其賦遂起爲河南諸郡邑冠可計大吏取而式之當事者希權相意行丈田令於天下州

邑綴至君獨持不可曰今爲民不勝賦使我多取饒而寡取瘠瘠者多賦額必減減乃德意也今不能寡瘠者而但多饒者以取盈而奉好利之孔且夫令不能廢百務而寸寸度之責勢之爲彊而姦猾之爲巧脅吏於中市焉獎且饒寡而瘠多何丈田爲不得已俱勒從舊貫稍平其太饒者以故商城之田與賦獨不溢令別以他治狀旌獨不得旌丈田而君行意自君無所悔始君之在公車而習城旦言傍及吏弊其爲令若承蜩掇之而已生而善治生則凡所稽考庫廋出納使蓋教民蓄水灌田種菓芋其窪者植菱芡

蓮藕之屬一如其爲農事暇則考課博士諸生經術文訊不倦一如其誨子弟事而其民亦戴之如父母諸生奉之若明師至两大試畧中選如巖邑君亦两奉檄分校所得皆知名士前後治商城可四歲餘薦剡屢騰上尚書尺一且下而已憂歸矣君性孝友贈公雖甚愛君而御之嚴有過猶賜譙責怐怐受之其待諸弟撫其存者而卹其死者最少季則爲工部君君之舉於鄉工部君猶未生而後同賜第君所師友於君不淺云慷慨好行義食酒至十餘酒後耳熱意氣豪舉無前而暇節温然自克使人欲傾家䜩予與

君孔姻婭又郎所關始而鄉人之害之者十五然不能盡得志於月旦既而害之者十九又既而亡弗害之矣迨君卒而咨嗟涕洟以爲君不死其爲萬石太丘無難也嗟乎以君之才而屈於年其可紀者僅一令而已雖然王渙不亦一洛陽令耶而樂府至於今歌之不衰安知商城之不祠君而其能言者不廢之樂府也又安知百世之後其不以予誌銘而稱君若洛陽令也君始娶閔繼娶黃皆先卒又繼娶顧子五長同寅側室李出娶錢次同生側室翁出聘周次同巳側室吳出聘顧次同壬側室王出聘周次同陽亦翁出聘向女三長閔出歸舉人王士騏予子也次側室李出適諸生顧譙服次側室平出未字諸嫁娶及字者皆名族其所著周易日抄十一卷行於世其銘曰

士有百屈而僅一伸其伸之幾何乃能使誦者宛然其若新豈所謂死而不亡者壽沒而不能忘者君子之仁也耶

棗強丞贈文林郎元城令東丘萬君墓誌銘

萬之先世以武顯也自其始祖傑孫大同歸中山王顯名大原下爲壯士然不獲有官稱千理從　文皇

北征以鹵級功進總旗子寧有以鹵級進百戶子瑛從豬備頭目以鹵級進副千戶子禎用以鹵級進正千戶子億用千戶爲耶都督司中軍奮擊破虜孫進指揮僉事守備應州自總旗至守備公凡五革五積功而始世世爲指揮守備公有四子長曰山仲郎公也公諱岩字民瞻母曰劉恭人少而沈默於諸兄弟中獨不爲聲酒六博之好每之塾師所畀授經者輒徘徊不忍舍守備公賢其意遣之塾公遂之塾日讀書伊吾至乙夜不能得數行然益自刻厲亡間晰夕寒暑者矣嘗讀豳風而思之至夜分歎曰王業之所由

典其在勤氏哉意者有豁然者遂縱筆爲文辭滾滾不休而其所受書輙誦竟以精洽名弱冠試學使者爲諸生第一廩於庠鄉試不利歸而讀書西山佛廬始得開元諸名家詩獨於少陵氏有深契曰此吾師也乃復爲詩有佳語書壁壁爲滿明年以選貢入大學太學諸生竊少之而馬文簡公汝驥顧獨奇其文試輙首列以是有聲稱諸生間其識者亦益進公既負其奇謂科第可芥取而獨困於鄉試至再三乃太息曰吾亦自疑之然吾小試利者何也得非命耶於是謁吏部選爲棗強丞棗強故雄縣然其民猾獷大

豪任武斷而中豪以下好修睚眦恃徒訟師縱橫齧野吏急之則構飛語相中傷亡不自危者公頗用鉏鉏術得其隱已而時有所縱舍曰勉之三尺不貸若矣以故咸攝公相戒莫敢犯項御史者欲有所迷豪跳弗得以屬公公詗知其處窘夜歸公公陽驚曰毋所事若也豪意益寬居數日復呼之乃以書見公縱而送御史大奇之會有坐法當死者獄具而鱗邪王丞妄意公有所主偏其家屬簿公置對公援法辨王丞恚遂欲闌入公罪公立而振衣曰罪當死而死耳併死執法者何也且死不必汚公挺亦請觸階死王丞捲耳起走訴項御史御史謂萬廉吏必不至枉殺人何相煎爲王丞愧謝乃已而公喪拜諸臺奬攝邑篆可二載所一切治辦暇則延禮諸儒生講說經義彬彬矣以繼母任恭人憂歸始獲侍守備公養其疾病喪葬哀毁踰禮人人稱之公既除服或謂且復仕公唉曰仕貴行志耳今已束於格矣何行志爲而會其伯兄山襲人復謂公將種也不爲丞將爲指揮乎公又唉曰吾生困鉛槧久矣安能復把三尋矛與諸卒伍也誅茅構一亭於東山扁曰棲雲又慕陶彭澤之爲人種菊東籬下濁酒自放閒爲詩語曰今古皆

昔有誰云處士窮又曰雖當堯舜世巢許亦磈然其寄寓瀟灑視人間世泊如也第家北邊匈奴自羽鼜午監司守臣急延公問計公至則畫地形望虜氣談說要害中窾諸老將莫及又嘗馳騎峻坂下深谷若飛挽強命中少壯莫敢脈而公時時讀史傳至忠孝節義事與興衰得失之際未嘗不感激用壯泣涕數行下人始知公有文武才雖以將消息其志固卓詭不易測也公有子曰文明以易成進士隸事刑部念公且老欲歸養公力止之授南陽令謀欲奉公與偕公不可曰祿薄毋溷汝朝夕汝食廩吾立稿東山不

槭也亡何公驟中風一夕卒得年六十九始娶於楊
為千戶培女先卒繼娶陳則千戶璧女後公四年卒
丈夫子二長郎文明陳出也補元城令考滿贈公如
其官陳為太孺人娶楊氏封孺人次世明聘張繼先
女側室薄出也女二長適千戶黄雲龍次適諸生常
守中陳出也孫男二時孚以指揮僉給聘守備蘇來
后邦孚尚幼始余按察山西與煬士得一卷異之以
示御史今中丞饒公饒公曰是國器也其取進士若
反掌既赦而知其為文明也文明將以明年　月
日塟公於祖塋既手輯公之遺詩詞三卷而藏之

後銜哀次事狀凡數千言走二千頭躑躅水雪四千
里而以誌銘請嗚呼余不識公以公之子而識公可
也銘曰
惟萬之先繇武功箴詩書業競與介胄並丈老而丞
于少而今丞生有淑令貴未竟姑安君宮有賁來命

贈奉政大夫春山喬公暨配封太宜人儲氏墓
誌銘

王子曰余後先讀喬公與儲太宜人狀而慨之曷慨
乎慨夫俠節者之不易見也俠者之為行也振施而
不責報先人後己然往往背公樹私之誼成郎縣官
有緩急未能得其絲毫之力以至女子之為節有捐
腰毀質以殉逝者然未有能畢逝者之志也夫此二
端者皆自成其名者也獨喬公之為俠與太宜人之
為節則不然始喬公之少而蔬外塾能讀書屬文燁
燁有儁氣識者以為能得文士之用而已所嚴事父
竹溪公委曲諸指為鑿沼裒石潴卉竹以左右耳目
之娛又嘗北出至清源而心動疾馳歸歸而竹溪翁
病病得之憶公驟見公愈以為篤孝長者而已其治
生畜於竹溪翁又能延明師誨其子以為善理家秉
閑丈規人而已及其游太學以材器見奇大司成馬

先生汝驥又能慷慨赴急不侵然諾東嶽跡相踵於
席門乎相指傾目君名上何以不識喬君耶而君還
里又嘗捐腴田二頃餘佐里中役建義塾以收不能
束脩者樹義塚以歸不能保骨者乃稍稍用俠聞然
公猶秘之尋倭寇暴入殺掠所謂易若豪之箕斂之
于北地之弓百越之鏢遇伏輒披靡解散公乃為議
曰是夫也技豈盡出危下哉以不習土險故夫習土
險則必藉土人而是時蔡中丞克廉日夜憂念亡所
出聞公議而異之以屬翁參政大立方守廉召公覆
策成令乃稍試公以海塘外濠公與其役夫最下者

分功畚鍤閒濠立就於是牒下公募土人團練公大
出其私槖得驍勇且千掎角破賊斬𩠐過當又爲奇
兵斷窪口以危之賊遂遁幕府上功簿大司馬爲論
奏予冠帶俾越選人格受官且再賜金帛而忌者起
矣公自以一介爲萬衆知感慨益治兵自如而後守
黎遵訓檄公城川沙諸任版築多中下豪公抉其失
職者不少借自是謗讟日甚至聞於御史起獄窘公
公忿恨不肯置對病三日而卒當公卒時凡五子獨
其伯木學已成而諸叔季尚幼是時竹溪公已老太
宜人不恐於公死欲從死念死而上負竹溪公下負

諸子何乃不死太宜人之姓儲儲亦已著族也其父
鈞母金父鈞之歸太宜人於公也實自擇之太宜人
少婉靜其始事竹溪公與姑丘也屬壯嚴毋可當意
者顧獨當太宜人公好學已又好賓游諸凝酒脯臚
餅果之類太宜人咸任之不露聲而辦爲公置側室
二撫之均於已曰公接也已與子二女一字之均於
已子曰公體也以故公殁而竹溪公怡然而若有子
也諸孫子者肅然而若有父也久之木成進士守安
吉州太宜人來就養歲餘輒思歸安吉守泣請留不
可曰若祖乃父勤思種德以有汝乃不汝享我何心

獨汝享且我歸爲汝治家以安汝官盍又久之而安
吉守遷潞安同守考最則公爲大夫而太宜人如其
階且加太馬親抃　誥堂丁太宜人始色喜曰凡若
父所未竟者若竟之吾死可以報地下矣於是同守
泣復請留太宜人正色曰汝暴貌　天子恩而驟貴
之可乎同守乃還治又二歲前而擢僉河南憲星夜
馳歸覲而太宜人感疾卒矣嗟夫向公不悔棄其身
從兄中少年犯首孀之兒而挂之此其志雖欲以自
見然難上宰家友朋之好而精欲致之　天子夫豈
殉抑貪功名者太宜人外行不盡見然其敬事慈育

恩施先族親慰撫深爲獲鄉之人頗言之且公卒後
而念木未成進士時喬氏之門弟不改色産不少挫
可想已吾故曰喬公之爲俠而太宜人之爲節非世
所皮相俠節者也公諱鏜字子聲別號春山其先爲
宋樞密執中者居新安元季而子才謀雄上海遂爲
上海人六傳而爲晟郎公父竹溪公也其卒以嘉靖
丁巳距其生正德戊辰壽五十太宜人卒以萬曆丁
丑距其生正德丁未壽六十七夫夫子五長即木娶
周蚤卒贈宜人次朮先宜人卒娶潘太學元孝女次
本太學生娶沈故廣信守陽女俱太宜人出也次楠

娶王次禎娶周俱邑諸生側室周出也女三長適徐
待次適倪邦化亦宜人出也次適唐繼宗側室許出
也孫男十一長拱辰太學生娶潘[redacted]女繼林都諫
景暘女次拱宿娶陳鄉進士壽榮女次拱玄娶王次
拱璧聘陸都察院都事鄒女次拱奎聘唐次拱斗次
拱異聘金餘尚幼孫女二長適邑諸生王時行次適
陳治年孟喬公墓而處士諸僑狀之故奉化令徐君
獻忠志之矣其以太宜人合則都諫公復狀之而王
子復志之從僉憲公之請也乃又爲銘曰
氣所欲攄噓爲虹光氣所欲斂洌爲氷霜茲惟喬公

與儲宜人之藏

故封徵仕郎戶科右給事中君素尤公暨配陸
孺人墓誌銘

萬曆己卯之十一月二十日太學生尤茂先祔其母
陸孺人於封給事公之兆而先期以狀請誌銘曰將
窆石也惟吾子之言是麗間孺人已乎曰將以寵及
先公也唯先公之塋也業有之然而再藉子以母揚
也余乃曰禮乎哉觀過可以知孝矣余故嘗爲九龍
山人歌而山人者卽茂先也不知其父母知其子是
宜志志曰始封給事公之元配周

孺人夭而父雪蓬翁愼擇母虞老矣遺下曾僅九歲訥
六歲耳封公爲諸生朗儁於文事者聲然不能問家
人產而孺人理內政謡如也其奉雪蓬翁與虞栗如
也撫二孤藹如也其佐封公之治父母喪塋秩如也
蓋封公稱孝子矣封公之爲諸生三十年而始當貢
中輩語奪廩又七年而獲以貢十名終其身然嘗舉
鄉薦矣又七年而會成進士矣已遂繇行人拜給事
中積左右資至都給事中爲順天丞矣其爲左給事
而以　九廟恩封公獲如其官孺人亦從今封然而
封公不色喜爲順天丞而以　九廟災謝事歸朝封

公封公不色悴顧日杜門焚香煮茗賦詩暇則躡屐
洞庭觀招羽客談玄對奕觴詠移日郡倅邑以鄉飲
大賓請則辭之秦端敏諸公招致詩社爲一再赴而
已當是時邑之封公重而給事御史封尤貴倨郎何
公居閒豪取跡不可得邦君大夫以是益賢之年七
十三以卒自是孺人始獨稱母而府丞曾與弟諸生
訥亦相繼卒孺人自有子曰茂先自孺人之事贈公
以居約始而後小裕又用曾貴顯久之復與茂先以
約終蓋其爲婦而母者七十年而不廢勤儉如一日
也晚節謝女紅及授茂先婦政所好禮佛誦內典日

一菜羹一飯暮纍近杯勺三四行廉佐之而已茂先爲諸生父孺人意不懌曰得無作若父遊耶且吾安能而子之爲魯也於是爲策之俾入太學而茂先亦自以游大人籍甚兩都公卿大夫若中學士汝默文博士壽承黎秘書惟敬董皆有詩以爲孺人祝而孺人之開七袠至八袠不落落矣茂先念孺人老不忍離竟用老壽死得年八十九嗚呼誰謂孺人以約終耶先之先自閩而徙爲錫甲族宋有文簡公袞者大儒名公也陸氏自福智用將作貴而其子景賢爲尚書工部郎景祥遂至侍郎而郎之孫寬者以工篆書

得官得遷臨江倅歸壽臣九十七贈公諱基字惟德別號居素有詩文行世曰居素集魯倪倪持訃知大體娶通判張賢女封亦孺人潤娶周氏茂先貽然長者博學能修父業其娶錢氏女四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男十一人曾孫女七人所聯姻皆仕族余既已知贈公及孺人而志之矣是宜銘銘曰

于嗟先君而以子尊于嗟孺人而以子有聞夫豈以子尊行熾而文夫豈以子有聞志絜而溫藏之表之庶以榮往而慰存也耶

封奉訓大夫知滁州事右石唐公暨配陳太宜人合葬誌銘

萬曆八年余里居而滁州守唐君汝禮以書幣介進士張子新而來請曰我先大夫右石公之背不肖孤也以嘉靖壬寅盖於今三十有八年矣居十[redacted]年而爲[redacted]而塋塋而得鄉進士徐公用儉之狀將以乞誌銘於賢長者而未偶也其又十[redacted]年而爲隆慶元年癸酉而孤由南太學正䞇封公發仕郎已出守典國州奉吾母陳以官養竟壽終將奉而祔公之兆念墓之石璨然未有文而是時業已心儀先生顧且托不朽將徼惠狀於典國之人吳參政國倫而以潤疎

故弗得則又謀狀於太常兄汝楫而汝楫忽病死弗得卒卒迫塋已卒而除服而滁之移命下矣乃不肖孤合二守最而拜仕郎進稱大夫母陳亦獲進稱太宜人以伉榮我皇考夫爵者猶大夫之養不及祿太宜人之稱不及生而墓之石璞然且猶故也不肖孤何所逃罪輒冐昧以不腆之狀請而徐公亦進而爲參政其所撰故狀亦稍稍有所裒益余既讀而悲其意乃許之按狀公諱熊字虞翁世爲金華之蘭谿人大王父曰某王父曰思州府推官賢父曰算嘿公某俱以伯氏文襄公龍貴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母曰

鄭大夫人寔嶼公有五子而公次文襄公為仲公少
茂樸寬然大人度寔嶼公念欲成諸子儒而不自任
家以次推公勢寔不可以家者太宜人十五而歸公
郎操井臼就匕箸以上奉舅姑而安文襄公伯季於
讀小不繼所資稍時時母錢家矣文襄公既成進士
補鄭城令而寔嶼公歿文襄公奔自令毀瘠幾殆公
且恭顏於天請得交兄病而文襄公果愈服除拜御
史而公屬末疾自是展轉牀第者周七年而又屬㾗
箸坐是益困太宜人之自勵勤苦逾於為婦時益日
分一時調漿粥藥餌二時治女紅為餅米資郎夜分

不甘寐為恒而膦火畢僅室危甚有非夫閭人曰屠
公長者為負而出之而太宜人猶在燼客邃欲併出
之太宜人曰死耳不可以身試人手自授舍後池得
淺以免公與太宜人雖免顧益貧且憊甚棄其意誇
如也授櫜得文襄公藏書而讀之遂能文所著人鐫
錄往往有文襄家法而又好吟吟多出李杜遂以似
李杜稱一夕夢游仁山而遇皇祖平兄當謂曰熊來
汝能食三黃則起就視之蓋黃連黃柏黃芩也醒而
弟豹來視公時已舌本強不能言始取片書指視豹
豹曰兄病久矣而乃受此寒劑耶必不敢公恚甚欲

自投地豹不獲已乃合以進公始進卽憤憤欲絕尋
若有開者曰是藥與病鬭也亡害乃趣更進之夜半
暴下黑血者數十而蘇遂復言進飲食如常而會元
旦公復夢謁城隍神神授之杖出而視庭兩除皆菖
蒲艾也公乃自解曰吾起必以五月五日乎夫菖蒲
艾者五日需也及期果起而是時文襄公業益貴用
事諸子弟從而起家者踵相接公獨就里社為童子
師以資旦夕日亭午不能具飯始以一握乾米粉呼
水佐之人或謂公腸無不充乎公哭曰易耳吾已約
𦝫帶腸從細矣邑令丞數請間公自匿避曰奈何以

吾兄識邑大夫乎吾有迫於貧勢且毀名其吾循欲
將公解公援手曰母汙吾吾不賤解也公念母鄭太
夫人老失明而文襄公方在事恩重老人思所以共
奉百端間取委巷瑣事時時說之太夫人為忘倦文
襄公每貽書公曰弟寬我爱成我名我母以報君必
且有後而公寿得疾卒年六十一無後有子汝禮耳
而太宜人始為政太宜人之急汝禮甚顧爱而能教
之所以切劘責厲如嚴師汝禮既樹立而太宜人於
族屬最長諸族指千計毋不取一言決筴而汝禮所
之官皆便地輒奉太宜人以行恒謂郎來無釜生魚

不敢使太宜人食薦而太宜人老時時思其中外孫子汝禮及使其婣子許裴其未冠而教之應對太宜人乃悦曰誰謂官舍遊吾衎步武也汝禮以退食間安否暇則亦舉委巷俚語説之太宜人曰吾彷彿憶而父之語吾姑若是也雖然吾壓而甚多矣既病且革猶謂汝禮老人足死弟食於國者七年而毋忘報也盖太宜人八十有九矣當公卒而僕一汝禮及二女子長適徐讓少適蔣珊珊夭以所稱而太宜人卒時汝禮所娶婦某封亦如之夫大孫五廷忠廷化俱邑諸生廷珍廷寶爲太學生廷試亦邑諸生女一適

太學生邵時習曾孫二應紹應薦曾孫女亦二人公之瘗也再四十年而太宜人始合兆再得贈階階五品又得祀邑之鄉賢祠孫曾之稱男女十人公可以慰地下矣獨惟唐君之於誌銘難其人與其辭再四十年而及不佞何也不佞故嘗悲君意竊復以王父司馬公之托文襄公世講也勉而勒之石

銘曰子不語神神寔起公而昌公之子若孫公寔爲之神道無覩五福備臻報不衰衰歸以告公于嗟乎宜人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四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周府崇善王教授秋巖蕭公墓誌

蕭君之解度支部而佐吾州也盖嘉靖末云而會守不時關蕭君數行守事余方自廢里居君不予鄙時時過從焚香推揚執文甚適也而君之父秋巖公來視君因留養邸中蕭君爲人峭直斂以幹濟見長而公闇用博大寬平劑之以故蕭君所得上下聲逾

於前而公益自晦不意見客屬蕭君與守後先上事纍府火暴起內令翁挺身出督吏卒撲之火再及堂皇而息翁又別飭幹吏移牘避火諸猾黠不得有所侵舞州之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公一日謂蕭君吾鄙者虞女以遠客故倦吏耶今者乃不倦吏也吾去女歸矣毋所事乃公矣公歸而蕭君進蘄州守再入爲度支員外郎蕭君之守蘄屬　天子新即位應詔上書條十事事多剴切公聞之驚曰封事固不限遠臣邪遠臣遂封事耶見伉猶昔也何以免而亡何君竟坐蘄守詿罷公乃趣謂曰吾固已言之雖然吾念而

之不得老也庶幾從我老而又五年公以壽終蕭君故嘗令浮梁而最則浮梁之士大夫以帛往已吾州以帛往已蕭以帛往具如浮梁而又十年蕭君來介觀察使鄭公茂之狀以請曰不孝之不得志於地下也十年矣以公之未窀穸而不敢請今者公誠歸矣而竟不請是不孝之死吾先子也余欲嗣掛誌而吾州之嘗文經者侍御吳君進士楊君昭佐之州之稱薦紳者復從臾之蓋鄭公狀畧云公諱往字方卿其先自蘭陵徙安成又自安成徙興化遂為興化人宋宣和中有掄及登者相繼成進士遂號甲族至

明而世世受耕與儒其後有公璇者合群從子弟共居戒毋得徙者有子曰公儼以傳稱稱所著書甚夥而皆邃於理性傳子公仁甫出授經旁郡皆郡奔女歸遺金於主時人稱之三世事皆具郡志中公仁甫妻林而娠公五歲不能言既言即敏異受書輒誦十七補衛諸生已何以優等得廩食當是時公為諸生聲藉甚故侍郎鄭公太僕丞鄭公與公同起諸生其試相乙甲而内推事公數操經質疑難然公天性甚謹居喪毀瘠骨立三歲不入内客有私公以酒肆者甫生伎以酒來公大驚絕道走歸舍竟夕自責數稱

有吳丞者禮公翁其子公自講誦經術外不旁及他事吳丞亟謂其守周識吾蕭生否後進中叔度也公友愛其仲季槐樟甚會皆蚤卒撫槐之子奇熊而教之冀於蕭君而又有從弟標者亦從公指授舉子業皆後先取科第而公始膺貢除廣之瀧水謂瀧水自得公師而諸生梁宗舉於鄉二百年所未有臺使者材公建擢封川及瀧水事二方之人皆愛之會瀧水令來公解令事無幾而洛猺以尉之援之也拔而攻城令登陴譬解不得公徐譬而啟闔郡猺前羅拜曰是蕭公耶嘗稱令真長者取一言解公嘗遣盜逝

御史為譽所害且及矣乃默禱曰天以某有隱慝則殛之毋使王吏見汙賊乃忽大雷電風雨譽解去又嘗部諸生宿於江夜有龍起隣舟盡壞而公舟獨吹從陸以免擢浙之太順教諭已何倭來薄城令當出戰謂公曰將毋内顧何公曰毋慮也願一切假令權吾請閉城務而後從事於陴睨凡旬日竟無他公又嘗捐歲奉修學宮博士弟子感之像公以春秋祀而公遷教授得周之崇善時公尚在浙頗意薄而浮梁令入南度支部請以祿養公公遂移牒乞致仕御史監司交異而禮之觀察使茂其一也公之就度支雖

搉關叅謂曰闗譏而不征非古耶即不能無征如瑪澤何蕭君唯唯以故其榷滸恒務依寬平而故大司冦毛公愷慎許可人也一見公而貽之詩有古貌古心語其來吾州州人今大司馬凌公雲翼亦以公長者而器蕭君公之先既聚其族不別食而食指日益聚至公代為政且不給公與蕭君謀務節縮其出入而均共之其返自吾州盡出其簪紒家困且以鄉故師後及親友之憂衣食者公之毀卒之十年而蕭君用公教不衰部使者以義門格上賞旌公之卒以隆慶庚午距其生弘治己未春秋七十有三唯公之先

世世有聲考凡四貢鄉飲而公獨為賓祭酒娶蔡孺人再娶陳孺人俱有賢行而俱先卒丈夫子三曰奇勲郡蕭君癸丑進士娶於吳其次曰奇烈又次曰奇照俱郡諸生而亦俱先卒俱娶於林措之寠又俱以節死載郡志女二適柳塾陳龍光孫男二繼世娶於陳維增邑諸生娶於鄭女三適俞鵬蛟陳維坤其一許林廷選曾孫男三大撫大振大援女二其一許黃垣奇勲尚未有子子弟之子某墓在余雞山之原王子乃言曰吾故知公而賢蕭君然以吾州人之故益賢蕭君以蕭君故益知公是宜銘銘曰

公歸而介二姚以安而士不知公者知公之子奇勲南奇勲之為奇也未竟吐是必有子噫公且終為祖

贈文林郎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滎河張公暨配伍孺人繼配王令埜誌銘

公始娶於伍而舉三丈夫子也伍以嘉靖甲辰卒而中子伯大尚少云居二十年而公始卒而伯大成鄉進士矣人或謂伯大子哉痛而曰未也其又二年而公之繼儷王卒其又三年而合葬於翠龍山之陽人謂曰𩲡以安矣子哉伯大曰未也逝者猶尚祇祇其明年伯大成進士又六年以邑令高第徵拜御史又

三年以兩宮恩贈公如御史官伍得贈為孺人如公品人乃曰是不祇祇矣子哉伯大曰猶未也吾今而後始圖所以不朽朽者乃手為狀走使與幣而請曰窮者窆而虛幽宮之陽以俟石也唯先生辱之言夫久矣不佞之與伯大知也夫不知其人知其子今以伯大知而志其父母則何辭狀之畧曰公諱引字君之世為蜀之定遠人父曰樂潛公㑹公生而明穎寛和所受書輒誦又善二倉家學當是時大學伍公臣有六女頗愛其第一女曰是女也淑必有以偶盍數偃蹇而後得公而奇之曰女可依而顯也公書成當

補諸生而病目毋益讀病輒益甚乃歎曰柰何以青
衿吾目哉目廢矣有書安所用之遂罷去不復留意
而所誦讀經史輒能通其旨奉二尊人愛敬循僳伍
孺人尤能潔其飴餡調齊糟麴以相之公歲時課農者
耕歛修閭左之社酒者修脯不問而飭則於孺人乎
賚矣嘉陵江自天漢壁棗閬至邑而迂迴互曲若不
欲去者公結廬受其勝曰王子方所謂長河已縈者
哉因榜其齋榮河而今大司空曹公省吾題詩紀之
人以爲實錄云樂潜公始授公家家致給而煙於火
漸困乘潜公晚而娶小婦舉二子剖公成庚以與之

公以是大困人或謂公公曰今吾父業而未至此耕
何所取償也維伍孺人意同公公用以益舒而請子
日任步趨則伊吾室中矣樂潜公與公母丨夫人
俱老壽然俱病咳逆不成寢則公與伍孺人俱不寢
益三年一日也其卒而俱毀瘠喪葬易戚人益兩稱
之公雅不喜飲影響避酒人若讐晚而更樂之謂醉
鄉吾真宅也遇酒輒飲飲輒醉醉輒長歌古詩稱以
是終其身王亦名族也性慎慈其總伍而儼且老矣
公曰以分吾家秉憂代伍毋遺子女而已王能如公
教公壽六十有八伍壽五十四王則七十四益長於

公四歲爲所謂王丈夫子者一鵠爲散官娶於宋次
一鵾郡伯大今方被行留倉文學政紀重臺端娶於
顧劉如伍叉次一鶴以特貢入太學女一適嘉定教
諭章尚忠諸孫男王肇淳肇隆肇熙女五婚嫁皆士
族伯大又言公易簀而手不肖曰吾死復何恨所不
覩者易青衿不覩若毋易淺土少介介耳今不肖幸
易青衿而請吾三尊人易淺土而樂而竟不能使公
覩之已矣非先生文又奚慰哉不佞不能辭伯大請
顧所慰伯大者則非文也
銘曰生而家于江以觀夫波流之擊撞風烟目而日

月兩殘而歸于翼龍以避江之嚙衡其土豈而氣麗
鬱芊慈隆乾然其標曰有明張端公偕二室人之藏

封文林郎句容令懷梅丁翁墓誌銘

余里居而嘉善人丁君賓爲句容令其治所與家俱
距余四百里而近諸自句容來者無不嘖嘖稱令以
爲在古桐鄉中牟之間而嘉善人則又亟道丁君賢
不置已而曰非獨丁君賢也乃其父尤長者余故已
自靡物外然不能盡忘所謂賢長者而丁君孫令高
弟人拜御史今年正月忽令御史冠而造鹿麻持竹
而來謁介其友人管大夫志道之狀以請曰父已矣

所籍以不朽者惟先生大夫亦曰是狀也御史之兄
寅草也而不佞潤色之不佞以御史知丁翁以御史
兄草悉丁翁是故狀而無愧色也余乃曰吾故聞丁
君賢而其父尤長者何敢辭誌曰下翁者諱叙字龍
卿父曰梅隱公乾母許夫人其先五三公自宋理宗
季而顯數傳爲黃州府判長如又四傳爲梅隱公公
之生兒時已頴拔有氣槩嘗與群兒戲澤中相者過
而目屬之曰是兒也不貴則大富且能以名見重公
亦雅自負曰富貴易耳不以名見者非夫也於是梅
隱公陰器愛之授之書與貲不問而亡何梅隱公卒

時公甫弱冠而諸弟庖表衰咸稚不任乃銜毁疕衰
事小緒郎指据理家秉奉寡母撫諸稚中外謐如也
然生是不尋治博士家言而其閒左橐故雖梅隱公
而少公者謀起獄窘公所訟牒後先且三十六紙公
挺身出而直之諸少公者咸服而一族子獨嚚以公
故腴田九百畝爲贋券淺直投餘姚之貴人某貴人
來行田公長揖曰貴人故貴耳不能加桑梓郎某欲
事貴人不敢以先人之饘粥爲贄貴人無以應曰與
之邑庭質之公請羅諸佃戶與族子對呼曰某某其
族子不能識也取券而驗其跡族子跡也乃以其田

歸悉分授諸弟曰吾有之毋以飽他人腹也公所治
家其操放大率如梅隱公而加精又出之以恕諸勤
苦必先其臧獲所分而什必取後以是咸感奮不愛
力南畝益拓公世世長賦至公而益皝然不一切避
曰吾而逃誰當其皝者今治城備倭計工分任公獨
得水門或謂寇來獨爲若耶公曰夫孰非我宗黨閭
里且往役義也卒以先期就里中貴人聞而有所詗
屬令好語素男役是不能一相代乎公曰役吾役爲
義代他人役不爲義且某非貴人家馬牛也今亦無
如之何於是里貴人相戒毋敢加公而公益折節爲

恭謹某子甲觸睚門而詈公公斂衆入避之居三日
其人忽暴卒人以賀公公愀然曰非意所及也公既
以饑閒諸緩急告貸者輒得所欲去抑而夷至應之
無倦色且曰錢者泉也又適貲也是安能房守我公
恒謂少孤奪治生不能終博士家言以爲恨五子有三
子安恐棄之歲若貫乎於是長子宦最頴工屬文蚤
天寅與賓之所就外傅經師斥罵書籍其宦不復爲
諸省矣寅既補邑諸生次當賓而學使者家比壞故
有進居聞者相屬公聞而笑曰吾解授子經不解授
子謀進獨謝弗往而賓已褒然登選文之例俱升大

學上舍明年秋當應試二子文皆在高等而寅以小迕格見斥賓報至公不色喜曰小兒子乃遂敢先兄耶既寅歸而得所以見斥狀邑邑成疾公慰之曰兒幸有身在何處也一第外物耳自是賓之舉進士及爲令公皆有所訓勅而於令尤切曰吾儕者旁覩令不職嘖嘖不敢吐今可以吐矣寧拙毋巧寧緩毋驟唯勤與廉可以補屠勉旃哉令以是淬厲有聲其滿考而封公如其官御章服與諸薦紳習委蛇若素習者御而從田父野老游又快然適也守相數以鄉飲大賓請謝弗應居恒謂富貴而過自損故甯猶爲富貴

勅也然跡其含壁乃更闊闊減散矣公生平喜赴義一飯之恩不敢置之然亦不能忘睚眦覩而與俱化性朗爽不設城府與客語必肺腑一然諾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盡環公里而衣食凶吉之資多於公平取公末疾最四載爲禱請仁祠踵相屬也歿而哭之亡弗慟者語云富好行其德耶公所行德寧借富哉公時時念梅隱公蚤逝不逮養榜其齋悵梅曰所以志也毋論伏臘蒸祀即一語及其先艱難狀涕泗濡下不止矣奉討夫人以色養屬諸弟立而討夫人欲次第啖食公力止之曰兒奉長得供奉大快且柰何以一食故而僕僕吾母耶討夫人樂之爲加匕箸竟老壽死賓爲御史無幾念公病遂請急歸歸六閱月備志物之誠公卒不起當公之病時人或謂公不以時折著耶公咲曰折以止爭不爭奚折且易簀神采揚揚不亂公之卒以萬曆壬午七月十八日距其生正德庚午二月二廿九日得年七十三娶呂孺人有內行先十五年卒事具唐先生樞志中所謂三子皆其出也陸氏來繼之寅娶於浦舉一子太學生鉉娶倪有子一賓娶於吳封孺人女二亦呂出也長適太學生宋可宗先卒次適諸生戚洪項鳳梧寅一女適

陸啟顯賓二女尚幼悲■之■嗟乎公雖殆御史父其封乃令耳以一令不足榮公爲賢令父足榮公雖然成令賢者公也是宜銘

銘曰手起家而殺之子又爲之師業成而後身食其推父以子貴識者曰非若擲陰德而務滋貴自致之有冢纍纍過者必式請徵余辭

太醫院冠帶醫士竹逸呂翁暨配鍾孺人合葬誌銘

呂翁者諱麒字希文有婦曰鍾孺人呂翁之先吳邑之烏鵲橋人也至明興而有澂明者避兵常熟之沙

頭巳剳沙頭隷大倉州遂爲州人而又大傳爲樂隱
公益樂隱公饒兄弟而以材見奇於里人曾老尚其
孤甥女遂爲曾氏贅壻丈夫子四其長曰贈中書舍
人彪而季曰呂翁王先生曰余甫髫而從外王父沙
頭則識贈君益是時猶稱曾氏云贈君長身飄鬚其
内舍子錢徧閭里胥服之業相望而沙頭俗故以貲
相高酒食徵逐所談說無非游大人者而贈君性倜
儻能以義行欲其財不甚從俗諸季以贈君故皆有
家余頗識其人顧獨不識呂翁而里中乃多稱呂翁
悃悃長者語云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曾未

何時而贈君之子廷評道燧別駕道炳諸生道光鄉
進士道炯呂翁之子兵馬指揮道燁公乘道煉太學
道炳輩皆嶄起爲京朝官文學行誼衿帶鄉閭閒而
呂氏乃得從爲呂大木厚者未棄且大不有居者難
與行者呂翁之從贈君起而其後席之以其資謝法
而取顯膴故曰鄒魯之雞客與周鄭之織嗇其相待
而成一也呂翁之始遊於清源也尚中賈而獨不好
挾持伍中伎以無貳價稱顧獨有天幸殖倍息又之
遂進爲大賈而輙棄去之曰吾奈何以末富耶歸而
課家人耕其耕而息則使代墾里之蕪者語其主曰

縣官不而假也屬長賦則又以餘粟爲貧戶輸曰吾
不忍若相牽就吏杵也尤好以德償怨里姓之蘇嘗
搆公於官官治得蘇侵賦狀當戍呂翁顧匿而免之
曰以爾惡我惡爾我寧與爾也徐老爲呂翁行販歸
而空橐以見主酒勞之更出母錢貸之至再不從償
氏貧鬻呂翁田而併其先壙地既得直謀徙壙呂翁
問比之曰汝毋徙壙吾代而稅代而守會四十年封
樹猶鬱鬱也有惡少某者嘗面詈呂翁市欲以嘗呂
翁而如弗聞也者竟自愧去呂翁之爲長者非有所
緣飾矯自天性然以贈君之殁露之旦夕上食如子

姑撫仲兄夙夭而遺嫂曰曹呂翁供養甚備時會人
曰兄弟用有家故使我得還呂雖然微曹誰與我呂
也其家祀未嘗不先曹而後呂而是時道煒治北金
吾部有聲懼呂翁之不逮封也倒上公乘冠服爲一
鄉郎謝去曰田舍公何知冠服毋昔溷我當是時鍾
孺人旁睨而笑曰固知翁之不恒御公乘冠服也鍾
者佐翁最織嗇時未嘗有損色也及稍進而饒至大
饒未嘗有若色也吾故曰公乘冠服之不能呂翁當
也呂翁雖能用計然起家而歸孺人寔其之事取規
畫呂翁或能得八九鍾孺人乃十不失一矣而又慈

而好施予里中見頌稱鍾孺人毋下呂翁鍾孺人先
呂翁十三年以嘉靖甲子卒壽七十呂翁以萬曆丁
丑卒壽八十三狀其事者從子郎道煒云道煒又謂
呂翁中歲疾尪且委頓而遺其人黃投之以吐納之
術立起他受黃吐納術者即弗起也鍾孺人老得蠱
脹且殆如呂翁而夢神人授之卅一丸而茹之亦立
起此其事近誕然鍾孺人生平好佛氏言呂翁即不
好佛氏言而能行慈憫與其言不倍其歿也皆無疾
而鍾孺人至欣然謂兒輩吾行良快口誦彌陀號而
逝嗟乎制儒斤斤守方內言寧足與語此呂翁有子

五長道灼其婦項甫就室而夭再娶陸出也次郎道煒
婦王繼婦朱又次郎道燦婦蘇又次郎道炳婦凌繼
婦顧孺人出也又次道炸側室出也夫孺人所共計
然起家者也而又居約乃爲呂翁置二一而首尾二一丈
夫子亡間者此不爲尤難哉五子之有子女者各五
長者亦補太學生曾孫之爲子女各三諸嫁娶皆名
族墓在其所
銘曰始末業終末俗與天游無祈獲往者臧淵者屋
嚐者穴室且穀曾而呂冉厥族

故聽泉張翁暨配洪孺人合塟誌銘

吾州之稱恂恂篤行長者盖南郭張翁云翁之配曰
洪舉三子而長者材曰蘭溪今新洪之卒也在嘉靖
末而新尚困爲諸生留要行營宅穸張翁固止之曰俟
我而後入土盖又二十一年張翁始以壽終新時用
蘭溪最稱劇淦父老請留畢均邑畝賦事未發而奔
自蘭溪故猶稱蘭溪今而殷子都之狀則稱新淦令
云其畧曰翁諱濉字伯東別號聽泉其先歸德之夏
邑人也挺者　高皇帝時從起兵隸馮宋公有戰功
不盡錄僅長其侶爲蘇師後鎮海衛又數傳而至翁
父全娶於陳廼生翁少讀書且就病咯血而棄之爲

小賈寖進中賈矣而是時洪孺人之父某以貲雄上
海里中孺人頗挾家寀而來公全任俠喜客以是益
發舒客日益進而又不能其伍中人數起獄相箸翁
與孺人悉內外而佐之應而會今甲諸壽長入都校
槍不勝降入伍公全以翁非任之俾傍肆他式事賈
爲廢又以孝奉公全終附身附棺其費不貲數舉有
息東缸餘皇傳翁并翁與洪孺人挺身出廬豪委之
矣始翁少而感癘不食飲尸卧者旬餘而孺人謝膏
沐不御以身共浣磢幾併殆至是孺人顧以挫產故
意邑邑翁解之曰嚮若出百死以爲我今我幸故在

而身外胡伽乃相與懽然僇力什一餘息稍稍不處
茂矣而新用博士弟子高第廪州學宮少子仕明亦
補嘉定諸生翁故善具音季弟湖繼之愈精而諸子
間亦有能和者於四候得佳適輙相聚談說山林間
事與至歌發激羽流商貫石行雲翁父子兄弟飲量
不能合一升而相對咲少某餌蔬粥日夕忘倦人謂
翁何所見樂翁曰必汝所見樂而樂者則無日矣新
之成進士而得嚴邑也翁乃時嘿然若有深思隱憂
者人惟之曰翁豈有所不足耶而更不恒若翁曰否
吾念諸師帥黔首者不能得黔首心以與吾子語輙

捉廐謂已力不能得之今者力能得之矣而未保也
且吾所以樂者謂不管竊造化竊矣吾甚畏之及新
之爲令乳哺其貧赤而狙擊大猾去虎狼剪厥爪牙
翼之者陰喝翁與以書沮令翁聞而樂復故時呼弟
湖謂曰可賀我我又何所廣然翁竟以不戒風露病
矣翁古貌骨堅頑飄鬚垂臆間孝友敦厚與人接煦
煦惟恐其傷之也諸少年多妄語翁則亦日與語然
欲伺翁一妄語不可得而其亡負然諾出入不異價
盆環翁而居者數舍入小信之矣里社有疑事翁推
爲三老有賽會翁推爲祭酒以至州舉鄉飲屢翁推

爲上賓然恭謹益不厭翁素強鮮疾至開八裘徙嗝
李內視聽步履如壯夫既病寢劇猶強起不廢盥漱
屬蘭溪有移命翁手書勅之曰宜以便道急之任毋
念我我故亡恙也尋謂新之子介儒治喪如其家可
耳且吾不忍獨後於吾儷遂卒春秋七十有八前卒
者洪孺人甫五十有三而已新之歸治喪也世貞實
吊之罷哭而猶咽已語微屬曰傷哉不肖之晚於成
也盍不獲以一命逮我父矣乃吾母又見背不肖爺
而至不復升斗沾也胡以稱人子既而曰不肖之始
習瓦將以至制科也今猶耿耿焉若機杵聲中出矣

盍母授之也傷哉何以報我母也世貞故蘭溪令友
也是時心以不朽許之矣無幾而墓成無幾而新以
誌銘請無幾而旋子之狀來殷于亦蘭溪令友也其
文核而婉世貞弗如也翁有丈夫子五而所謂洪之
出三者長即新其配杜舉孫一介儒娶封御史吳文
炳女次忻兩配皆黄舉孫二魯儒娶王熊朱鴻儒娶
李文次郎仕明其配陳繼顧出孫三紹儒聘陸啟儒
齊儒幼未聘側室周出者二日智曰旂亦幼未聘女
二歸陳時致者洪出也先卒次許字朱某者周出也
孫女三長適適其志曾孫女四俱幼墓地在彭家浜

以八月某日葬

銘曰造化遺我纔而不承之則廷多取之則愚翁以樂承纔而歸其餘有婦曰某寔惟拮据同厥劬不同厥愉相率而安晕如之墟於戲後之人有不勃然而興也乎

雲南路南州知州進階奉政大夫六柱曾君某誌銘

衡陽去京師六千里而遥故路南守曾君之子緯偕計吏北來幾而君以壽考終其計不能之緯所至罷公車庶歸道金陵而後聞之慟哭馳抵家則已附木

者四月餘矣大痛詫曰柰何毋可以致一念逝者乃具事狀投幣於同宗之契長洲令鳳儀俾介而以隧道之石請屬不佞已倦筆研謝絶一切而長洲令為言之急且不忍於緯之孝思也返幣决例而志之按狀君諱喬字子木其先不知所自徙居衡陽者六世而為槐谷翁琦以行誼稱里中娶於余毋子繼娶盧有四子而君其季也槐谷翁多隱德而六十而舉君每撫曰奢不必不報則是兒也實當之君果少警穎有大度仲氏行賈而舟敗盡没父橐後㭊産法當稍賠以補其兄弟而君甫十歲餘獨誶不受曰所與鉄

鏤析者何人也父益大奇之而居稍長精經術屬文爛爛有聲華十七而補郡諸生弱冠試高等食廩粟自是每試輙高等郡太守吳興戎广木餘姚胡[illegible]前輩慎許可不敢以諸生待君而君亦用古文辭自標顯不盡用經術然自是過省試輙北而益有聲東贄北面稱弟子者屢屢矣久之始以貢升南雍再十年所總之後先十屆於大試迺歎曰天乎必我所有是於志者不能得之彼彼亦安能盡捦我忌謁吏部選而吾郡太保嚴公訥為尚書試而異之擢第一人得廣西潯州府推官至則署貴縣事時貴方以凋赳

閩君為之節浮冗寛力征修賑貸綏流移南效而移署平樂府之賀縣治復如貴侍闕守還視守篆守至復以調行君復視篆如故中間三奉檄發南太諸郡賦獄倶以明恕稱而其於郡政尤辦治學使致下書慰問司理上攝守下攝令中治檄考殿他郡邑牘并司理起諸生胡考於吏也閩且行尺一上尚書矣潘三載得遷雲南之路安守時盧大夫人且逾百歲公以道遠不欲往人或謂太守佩銀維青若君綬不快耶公曰吾安敢薄路安守吾奉百歲母而跋涉貴竹嘗若閩固所不能即東吾母里又安能出聽事吏民

畢而已所問食寢也吾歸矣盆人人稱君孝廉云已大夫人遂安君養以終而君能毀瘠備禮不以煩諸兄諸兄每自歎曰固也吾於十歲兒已愧之而况今長者然君之事諸兄則益謹性不喜問家人產業於簿而賢悉以委之節縮之羨盡斥買圖籍晚節度一室隨手得之即吾咿反覆早暮寒暑亡間也衣不喜自奉食不重肉衣不累繡取無饑寒而已室不別供張取具而已既里居以　兩宮推恩賜爵一級君當拜大夫逡巡久之曰奉職無狀安敢以辱　明主恩而會緯薦鄉試弟六人君復謂曰小子得吾所不能

得雖然益吾畏也緯合公居約又製一精櫝一梓櫝以進君駭不視曰此非我所安君念我乃欲我為子孫修師耶緯謝不及乃已君之卒以萬曆壬午十二月距其生正德壬申春秋七十有一婦即寧夫人畢丈夫子二長即緯娶羅氏先卒次絅郡諸生娶陳氏女一適太學生朱公甫孫男三文翰郡諸生聘吳太學諸女文輿聘廖太學汝功女一尚幼絅出女三適太學生陳孔璿次字祝元芳次尚幼塋地在政義鄉彌陀橋之原緯既叙君行而復稱之曰君於書無所不讀至為吏則指掌于古賢於倚相矣書學則三倉

矣文則匠西京矣詩則濫觴六季歸問於問元矣大小令隸山陰父子矣行草分篆則次仲子玉以逮虞永矣余不能盡信以質之長洲令曰然吾見路南君之門乞書與言者踵相躡也其古之不知於今則鮮儷矣長洲令故能名理不謂語者也

銘曰以為遇靳一弟以為不遇試循吏不昚於仕雖迺志不累於道雖迺藝是曰孝廉曾大夫之隧

文部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墓誌銘

故喻安人夏氏墓誌銘

太史公之爲喻安人狀曰安人夏其姓父曰處士公新建人母萬媪處士公以智計俠里中有子女不甚愛獨愛安人撫而戲萬媪曰何物媪廼能舉此息而安人之爲女將則以婉嫕負志操稍長而又善女紅敏妙少比處士公益愛之難其偶顧乃歸素軒公其

爲喻婦安人之爲婦將姑劉孺人與姑之姑熊孺人咸在而熊孺人者年九十矣有知人鑒顧亦撫安人曰何物女子也而來爲我家福安人亦齊志力以事二母從外家得少珍餚輒分以共奉度小矣則傍及諸娰不一私入口久之熊孺人以壽終所奉者獨劉孺人且老命諸兒婦各析箸而比舍火延素軒公室爲燼自是產旁落素軒公儒者計無所復之日夕把書卷吟嘯自覓盡以家秉責安人安人身紺績爲勤儉素軒公雖不能問出入然其意時以其處急劉孺人而不欲約及客安人弛禮之度不給即簪珥時時

偏酒家盒終劉孺人身無幾微口體間而素軒公與客交爲驩即倉卒不覺恥也安人爲素軒公舉五子所以撫誨之甚篤公性嚴有所不當意輒賜朴安人啼且謂曰教兒冈當第不念我心痛耶素軒公爲小解而仲子邦相遂成進士高第授工部營繕主事奉職亡害久之用[illegible]廟恩封素軒公如邦相官而安人亦得今稱顧其爲勤儉益甚中表或謂曰夫人奉已貴胡自苦乃爾安人曰兒子幾不墜家戒祟何以吾故剉其廉安人之有今稱也邦相實債而致冠帔安人既已愀然曰吾恨夫熊孺人之弗及見也與劉孺

人之弗逮也於是素軒公亦愀然曰吾恨吾父若母之弗逮也邦相素爲其尚書所重會尚書罷言者批根之以他事逮論司寇刑安人聞之坦然曰命也兒子固不墜家戒邦相竟從恭職歸而安人屬木沒爲謝却一切旦暮湯藥中安人謂素軒公趣治兒裝云何邦相私於公曰母病未敢也安人聞之怒曰爾一撖之是汎而不思效且令人譏君必膴官乃赴乎邦相又固謝曰母病未敢也一日安人忽起櫛髮命進匕箸曰有間矣又一日強行立盥匕箸曰有瘳矣邦相乃辭之楚恭歲餘量移得天台令命下而安人竟

用前夾指節以是邦相貽簡歸毀幾至隕安人姆自力起家然其性良慈曉而益甚偶一色莊其子婦姆悔曰得無使彼濕束手郎庭扈間不聞其叱叱音也宗黨有長年者則敬之賢智者則推之不肖者開誨之貧者衣食之盍安人卒而慟哭自閭左右而達於巷君一也安人以正德甲戌生其卒以萬曆丙子男五長起娶夏某女有隱德次均郎邦相娶敵官鄧德女繼于戶賀應稱女贈封亦安人次壕娶閻某女次壎娶方某女次裁娶儀賓楊奎女孫男十三人應詔娶儀賓陳欽女某聘金某女某俱起出之道聘某女

之德聘舉人鄧以誥女之仁聘參政劉經綸女之禮聘舉人楊一麟女俱均出某聘秦新廖某女某聘羅某女某某俱壕出某壎出某裁出孫女六人一適兵部侍郎阮文中子湘一許聘隣某子一許聘胡某子一許聘生員吳某子一許聘毛某子一尚幼太史公之狀云繇邦相既成喪服除而欸門天乎吾何以生訣吾母哉讀其狀曰毋庶幾若生也則又曰吾竟何以死吾毋若生且慰毋也謁於友而衔余拜且泣曰是必為我銘幽宮之石不有某所余悲其意而許之太史公又亟稱邦相文學慷慨有志行政術以非安人事故畀焉太史公者鄧以讚也銘曰

夫而壽子而貴爾之際唯爾致何以幽銘若志何以明太史氏

黃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鴻臚君極之將葬其母吳太孺人也偕其弟中書君楙走使踰千里以司馬汪公伯玉之書君狀介而請誌銘於世貞中書君之獲稱友世貞也其繇自司馬夫司馬業已狀之而又何世貞辱也二子之為辭曰以狀請而先孺人如有聞於先生也誌銘石而納諸幽矣先生之言行而先孺人如有聞於世也夫不忍

於先孺人之沒者孤子也能以先孺人不沒者二先生也余悲其意而許之按狀太孺人吳氏故歙溪南甲族與竦塘之黃世世通婚姻太孺人父曰道澤母汪太孺人少而婉嫕閑靜能習禮書及鄭氏孝經矣已又精女紅笄而歸於黃是為茶山公某茶山公既兼儒而賈游淮揚間傾其家賢長者公雖輕貲為節俠顧有天幸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太孺人多代公治家秉折節為勤發化有概家用是益起遂甲郡國所謂以末致財用本守之者非耶太孺人之先諸子婦儉也食毋重箸衣毋重采而其旦夕共養舅姑惴

偷竭恐温脆之不盡適也曰何敢以儉我夫子之尊人而公所歲蒸嘗必致其豐腆曰何敢以儉我夫子之先乃至爲其延親執亦必腆曰吾何敢以儉我夫子之客於宗黨鄰里之貧者大小有所贍曰何敢以儉我夫子之鄉人欽俗不恤媵姬太孺人獨加卹曰何敢以傷夫子意也又不子庶孽乃孺人則均子曰何故以薄夫子遺也乃其里中婦陰相訾非之或誘之皆不顧茶山公卒夫人日戒其四子婦曰吾佐而翁治生而翁操其入吾操其出鑰釜入之主操出之今黃折而四矣汝皆得無主操入而鑰釜出乎哉已

戒其舍中子曰大冨悉府也不曰能以其冨下人乎以故終太孺人世皆更起不大詘而餘茶敵之累者太孺人敎也極愣俱讀書明經術不第以文甚存極爲鴻臚署丞愣爲中書舍人舍人滿三載茶山公得贈如之而太孺人有制誥矣舍人治冠帔而爲太孺人褸縷弗肯御也謂生不及當而父身我何以冠帔爲然太孺人之後茶山公而享諸子共者踰二十載而始遘末疾既革謂諸子曰而父之棄我久今始得相從毋恨矣且而父死而曹能毋隤其家聲而父不死吾死汝曹能敎孝爲友吾亦不死揮手別乃瞑實

萬曆之丙子五月某日也距其生弘治辛酉九月五日得年七十有七子女云云基在金監山之麓世自巴余遂不習於黃汪司馬實書之曰太孺人殁而非出而爲叔季者均毀也其臧獲哭於扁室者均叔季也宗戚之哭於堂者又均也閭井之娵婦弛擔織而泣相唁者又均也其亦可思也余又聞之古孝有三生以事死以葬祭而爲名謀者不與焉其用思於親乃不若今何哉夫二子無所致報於其母而非之言以圖不朽則又可嘉也已是宜銘

銘曰始而相夫既而代夫以立四孺子於成有覺焉

馮字曰愫清標爾佳城家以永寧

凌大夫元配包宜人墓誌銘

余嘗與凌大夫言云大夫之喪其配包宜人而將老也手事狀屬余以誌銘曰吾母治大宜人哭而慟曰時奪我孝婦也諸臧獲亦慟曰嗚奪我慈君也已而其中表親戚至閭左俱爲之哭泣曰嘻與卹我也而況爲之夫也者爲之子若婦也者痛可知也余竊高大夫之文而悲其意因爲之栽括成志云宜人之爲包自孝肅公著而其後從高宗而渡者世世爲吳興望族至兵馬指揮公大夏娶况安人而生宜人少

婉嫕有志操諸女紅咸戒習兵馬公內賢之爲數假
寒其配大夫雖幼朗而其父比部公尚家食兵馬公
見而詫曰是子也才非我女孰當儷者遂以歸大夫
大夫之捷於南都而宜人夜夢神告曰有柴涞者與
汝夫偕薦旣成進士則今柴方伯涞偕大夫完然相
次也大夫爲尚書工部郎所任三臺璫璃等四廠脩
治正陽德安二門工日累息不獲寧外出內入有子
璘哥呱呱而泣弗視也而孺人之起寢恒先後大夫
手湯粥漿酒薦之大夫觀 天壽陵工宜人方產女
而難戒左右曰毋令而主知徒亂其意耳時從有十

壇謁爲尾若碑者三百餘萬而大夫獨爲殿三殿之
餘以應之中貴人不得侵牟其利恨大夫甚所以媒
孽者百方大夫內憂之宜人解曰夫是中貴人者能
生殺人耶有 天子法在何憂焉然大夫出榷江陵稅
而竟中中貴人譖以考功法謫矣自是謫定州佐從
倅大名進常州同守宜人後先從問政肅如也大夫
藉以無內顧專精爲循吏然竟中儕友飛語罷大夫
初聞罷意不能無動蹤請廷辨之宜人復解曰君休
矣柰何與憸壬爭短長姑爲德於鄉可也大夫歸而
宜人益務爲節嗇衣絕重綺食絕重味夙夜先其臧

獲耕蠶以時家稍稍起矣比部公病痹宜人從太宜
人問疾出而未嘗不潸然也太宜人哭比部公毀宜
人躬旨滫而薦之郎不飽亦不敢飽以爲恒凌之內
外戚歲時伏臘過從者輻輳滿巷宜人爲慰卹問所
闕以次共給而大夫有仲妹寡而貧爲具粟米鹽醬
錯道諸凌之貧者貸於大夫有所負不收復治貸宜
人以風大夫曰累幸有餘柰何恐其族指數成大夫
乃謀以仲夏人給米一石凶吉加降族爲潤者十二
升矣大夫初聘於貴而殤宜人之厚出貲市具於包
里中媼見者溫顏色而問之麥可飯麻可績蠶可繅

乎無也乎粗妝而內之禮乃出則大喜相謂宜人不
鄙我而其御減後雖以勤率先之顧其均勞佚時饑
飽箠楚不妄施咸忻忻如矣宜人凡舉子女九而其
成者獨湛初潤初及璘哥已潤初夭湛初次夭宜人
之痛潤初疾已在肓之上矣寂後病且甚家人秘湛
初訃久而微得之痛益甚遂不起得年僅四十五湛
初娶於張爲太學生天相女故御史大夫莊僖公孫
舉一女許聘陸大武璘哥娶於閔爲官生道孚女故
大宗伯午塘公孫大夫云吾嚮者不爲家而家治吾
不知所繇也今內外一切不問不舉矣器用委者不

斂矣醯醬委垣者敗矣客至不呼茗不出矣稚子曰高舂臥矣時牢慅不平云爲解者夫北地生有言妻亡而後知吾妻也信哉大夫名廸知以政術學行聞於時湛勍爲太學生潤勍爲諸生皆負才氣使不夭必有以自見者墓在某所

銘曰以宜人之大歸而二愛子其依存爲大夫而依之者爲少見得非歸者樂而存者悲耶噫嘻

黄孺人墓誌銘

黄孺人之卒也蓋以丙子十一月云而其夫中書君哭之慟已而曰北地生有言妻亡而後知余妻也若

不毅妻則何待亡而知於是將以明年之二月塟而謀所以志幽者謂王子言庶幾不朽哉乃束帛加璧紹汪司馬之書而來請余不能以不文辭其狀則出汪司馬汪司馬之言曰歙閶右族則黄氏望堘塘吴氏望溪南其重貲敵而又世世相婚姻孺人之父吴某嘗倅臨江故稱臨江公孺人十六而歸中書君中書君業已有文著儁聲臨江公指謂曰息女良負而配也中書君之父曰贈公其偶某夫人孺人兢兢事之無踰節相夫子婉婉無違言至所以居先後尤自損抑不敢以豪服見其居室嚅聲不出閾其臨閾屐聲不出庭及一襯家政而諸臧獲凜凜受約束無敢慢然孺人居恒好爲德所衣飾靡不饜人心見而肅如也退而惟如中書君既通籍殿中孺人從而京師歲大侵道多殍孺人分遣外豎以朝夕飼貿貲來者輒予一杯粥裸者受一襦不幸死則受一棺以爲恒諸自孺人起者道相望也嘗有子立朝謀孔之獲一甆察其輔有泣色詰而對曰夫李病瘵且死自匿而以甆見甆故易售耳孺人曰奈何餘人夫而以奉吾子乎立焚券遣歸不責償孺人故以鮮子而爲中書君蓄二姬歙族妬相詬詢胡渠爾孺人笑不荅羔立

朝者孺人產也九年而又產立範愈益奇中書君謝事歸有餘家置義用宅以居食宗族庀塋域以待塋闕橋道以便行旅時發粟廩出泉布以慰于貧民其端皆孺人發之然至治屋舍稍華麗孺人則曰此非所以示子孫儉也中書君笑爲止孺人雖用施予得良聲然於他出納尤慎治漿酒醯醬脯醢按食經治易圃蔬果按氾氏書種種有法中書君喜客客至不戒內所出豐殺具如中書君指孺人質明理家政共內饋燈而課女工乙夜弗休也曰吾以具能畜之無廢先人云耳立朝既業就而游太學中書君少之與

偕牲孺人忽貽書趣使歸咸相怪其敢問歸僅越宿而孺人暴得疾揃館既歛中書君按行寢室懸者懸笥者笥書契衣飾器幣各歸所亡軼異哉其始能前知者矣司馬又言孺人之既卒也毋論中書君哀之毀即舉宗而五服内外者戚而中表者無不毀矣毋論其家衆大小若失怙恃左右無不若失怙矣夫司馬今良吏也以一女子行而津津不容口者何也以爲歛俗厲也夫孺人不愛其勩以成中書君家又不愛其規以成中書君名而爲二子師中書若竭力而謀所以不朽孺人者有司馬不足而須王子言以銘

嗚呼是可以銘矣孺人宜其封稱云中書君名楷在世宗朝爲侍從以最封孺人制詞所謂温柔諄慎孝睦儉勤者是已孺人得年僅四十三所舉二子立朝聘鄖司馬女立範幼未聘五女其三及最少者出所畜張長適太學生吳士弘次適郡諸生方以巽中丞公弘靜子次太學生殷光立大司徒公正茂子餘未議婚其在塘之東南隅

銘曰是爲黃之内則余徵事於彤史而辭諸石以永永無斁

華母陳太宜人墓誌銘

華母者故江西右布政使陳公策女也二十歸奉政公果當是時布政公與貴而華族甲於邑兩家望寔畧相當奉政公少而脩詩書之業不遂有子曰憲副君成進士以奏最再封贈公而華母始偕公而稱安人已獨從憲副君封而稱太宜人母之卒壽八十二而憲副君哭而有餘悲焉則以不及視母終也已乃悚然曰吾得所以慰地下矣苴杖走二百里以狀與母之狀而請誌銘憲副君之成進士與吾弟同已未實與之游而熟其爲長者故不敢辭始母之歸奉政公也公父[illegible]已前歿獨王父在而性嚴濕束子孫

婦公母進而謁王父則夔不得色母相之雍容進止爲湯粥茶羹和顔王父融融如也退而撫兩女一孺子而有隱念母前進曰有婦在大人何念爲則謂公曰姑所日戚戚者非以而女弟豎弟耶是即吾女弟豎弟也爲視食爲調衣爲計内外得經生女工婚嫁之資公母乃自寬曰吾不難母矣公亦曰吾不難兄矣公母有毋而獲以節壽終其病而治湯藥流瀹厠沒而含殮葬送加禮公有母而後獲成孝會且析箸人或謂公當家秉且二孺子之所自立而敢敵産公第今敵産而稍取其儉者以語母母乃喜曰吾志也

公以病廢儒而習古文辭好吟咏毋脩饋而從之時
已舉憲副君少能制科業既補博士弟子奉政公欲
遣之讀書禪悅院人謂毋公筴迂郎一子奈何遠之
毋笑曰兒幼須乳耶禪悅多鉅儒游公殆欲以肆其
耳目耳自是憲副君所徵逐文會楮墨肴醴費皆毋
謀任之不以煩奉政而憲副君爲弟子試而小不
利三屈於鄉再罷公車召毋不以責而以慰及其歌
鹿鳴第金馬毋不以喜而以勉當是時奉政公始受
封而布衣偶如也毋亦璜珠曳帔乃相謂曰定何如
筴今不迂矣公尋寢疾毋晝夜共侍不懈其殁也誓

與之偕往自是得腹瘕疾而其後憲副君以郎又
次得遷今官治浙之温處兵備道家省覲毋有不逞
譬於家者衆謂必假郡司三尺治之毋曰家孝未蹶
君快志於一報而去群不逞唯之與阿何憲副君可
以銘矣
銘曰是惟陳之令而華之儀宜爾王姑暨姑宜爾夫
暨而子而孫枝壽考且榮子寔報之土膏而滋厥阡
年祁偕爾大夫安於斯

劉大夫配顧孺人墓誌銘

劉子威大夫喪其婦顧孺人而哭之悲已手草事行
千餘言而屬其子某扶服來請曰不穀鰥何以毋亡
吾婦也日者卜從先人之壤兆子其不吝一言以文
吾泉下之石余謂子威言語妙天下不可以爲孺人
重乎子威固請曰懼媿也必子而後不朽余與子威
同年善再辭弗獲而爲之志盖大都出子威草云顧
孺人者故丞相元歎之裔其後爲崇明人至比部公
謐徙郡城盖六傳而爲孺人父曰春顧姓顯而孺人
所歸劉姓尤顯其得尚子威也尊章嚴尤欲試孺人
以艱苦事至纖嫺而無倦色每覲二大人膳畢則覘
子威膳以進臧獲韓釜無漏者子威偶之令休謝弟

作曰吾職也既子威被推擇公車入補西掖而孺人
舉一子俄彌月而太夫人挾之入覲子威邸中孺人
共養彌篤亡何子威移南牀孺人復從而南謂子威
君不可以勞內顧請任之扃鑰惟謹而時事以稍異
子威念大人老未敢以身許自餉然持議慷慨絳灌
間時時露棘矜孺人風之謝病郎謝病邪得請而果
羅謗口當謫子威自恨不欲就選人孺人目人以私
寧君而法行之子法謫也如之何譬法於是子威強
起就選人得一官介波嶺海孺人必從時時出酒炙
洗其勞苦而慰勉之曰君一意爲縣官奉除守職長

璞不琢必有相明者已而得徙丞近郡孺人則已病
從禽梟豫州孺人從之豫州則復大病臺有所按覈
子威以孺人故欲謝弗往孺人趣之此豈君牀蓐地
耶子威忍涕往然數以念孺人請急而又坐破破持
三尺不能當臺意以是頗齮子威復得調子威謂孺
人不堪再辱矣念無可共養父母者頗當所遺田漸
以至壁立孺人業讀漢書謂貢禹老且自強買田爲
應召裝今子方強仕顧不出而賣田餘歲之謂何妾
知之矣夫孟德曜者何人也於是身先其作役餔醊
監督一切以織書學餽餉時操其毋不求過當僮僕

餘羨自利者言之子威而斥之勤施輸力者賞於是
咸自厲不敢爲偷惰家事大治再更三年衰其戚親
子威而勞過之蓋百不以煩子威而時微子威寢起
則懼其不任毀也及子威微孺人毀自匿避屑役尋
消矣以故子威益賢孺人而逮服除孺人益自力治
生子威益得寬游於塤與海內之賢豪乞言者踵相
躡又以其間結客縱放山澤魚車使令僅稱羨魚咄
咄取辦無問所從來孺人亦不使累恥問也子威材
高於世毋所當念欲游於其表因頗稱佛道家言而
孺人尤慕好佛奉西方與子威意合然孺人獨精心

爲之子威不能也孺人有二子三女皆婚嫁而二女
前卒僅季在孺人故念女然不欲以是傷子威心語
及輒以佛法譬曉而已孺人性矜嚴不妄言笑里姻
之所覽無行者絕之以故不能盡獲鄉黨譽然至於
良謹者雖疎必示親厚訊問周卹傾橐不小恡尤陰
畜所難能誌曰子威之具草畣大多情語彼所自不
足以贈哉余故不盡稱稱其大者夫晉有潘氏子其
文不能若子威婦死而傷之以悼亡篇名後世然欲
質厥婦何姓氏何行顯然未有述也若子威之所以
爲顧孺人者足矣生卒歲月子女塟地列於左

銘曰夫子稱衡而無侘於內顧爾寔相夫子以千秋
之日而身乃晞日之露噫嘻是寧不爲夫子之所深
恭

汪淑人墓誌銘

蓋弘治之甲子而汪淑人産於胡也父處士珙娶夫
母汪家又十六年爲正德庚辰歸封司馬公某其又
五年爲嘉靖乙酉舉伯子道昆其又二十二年丁未
伯子成進士其又十　年　伯子以襄陽守最司
馬公封如其官淑人爲恭人其又十　年爲隆慶辛
未襄陽守以僉都御史最司馬公復封如其官以□

均故淑人爲恭人自如然前後皆有誥　天子所以
褒予良至其又明年壬申都御史進爲司馬　天子
覃兩宮恩司馬公與淑人始各有今稱階各第三品
誥詞所褒予視昔有加又謂淑人壽富於越太君而
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其並杖於朝以覩爾子功淑
人既拜上命而會司馬公安里居淑人事之不成行
伯子自怏怏思歸養其又三年乙亥乃以左司馬予
告省覲遂固請解司馬旦夕聊其仲道貫參司馬公
及淑人懽謔如也其又三年戊寅秋八月乙亥淑人
以久疾不受治終越二日戊申成服伯子而下爲子

孫若皆婦者諸爲司馬公及公之弟若宗姓者若
中表者爲淑人之中外戚者他男女僕百餘曹各以
次就帷中外位相弔哭伯子之擗踊絕而蘇者數矣
司馬公強起正色而名伯子曰來汝與汝戚性也孺
人業蓋棺論定於斯且藉汝而僥倖甲令之澤且又
籍汝而得名士大夫之一言以毋逝逝者汝奈何綫
重也伯子號自毀以與仲覲并病府君前不能微淑
人慈侍湯藥無狀死罪死罪既哽咽不終語居三月
沐當時祭諸弔哭者位如前司馬公復強起正色曰
爾見能竟淑人之懿德乎哉伯子號曰唯唯於是

淑人之從季者字前進曰惟淑人姊之猶在襁而喪
吾伯父也其事伯母稱今女矣既字司馬公當歸寵
不忍以膏沐見吾伯母也伯母以節終淑人姊爲之
賓後郎吾季有矣而躬持三年服曰吾寡兄弟而弗
忍也往伯父柎王父而塋伯母異丘弗獲合也歲時
省封樹奏牢醴僕僕二墓者五十年一日矣司馬公
曰信於是淑人之姑其淑人其從子潛進曰潛有姑
而媲增司馬公淑人之事之婉婉如也其事增司馬
公燮燮如也姑季年病肺欲淑人佐司馬公侍卧起
不少衰乃今就與阼歲時爲吾姑奉蒸嘗三十年一

日也司馬公愴然曰信於是淑人之姒吳氏其從子
橋進曰橋有姑而媲司馬公弟也其姑不安庶不能
下淑人而淑人嗣先下之因相與爲孝謹居十年姑
亡而杜繼也視如姑又三十年杜亡而崔繼也淑人
且大母行矣視又如姑其視諸子女猶夫淑人子也
其諸子女視淑人母也司馬公左顧其弟曰有諸弟
憮然曰信於是帷之右諸母起曰固也往吾曹二十
有一人則皆門內親也淑人弟其次長者而予其幼
者邇淑人春秋高不問錢穀諸子婦郎告緩急甚則
脩月奉貸之又甚出槖中裝以佐不支吾黨稚言淑

人之細緗縑衾夫人能也祭祀饎爨夫人能也郎讀
書好禮夫人能也至其慈惠長厚稟於肫肫盆㮚內
無兩矣惟是二三孽旦夕將淑人之觴而遂奪之謂
吾黨何司馬公首應之於是諸子期功以下籍諸生
者立帷東宣言曰里中文武起家則伯氏嚆矢微在
外傳而我伯父方事周遊也惟茲歲脩月脩成淑人
之是共釜淑人四十乳仲氏愛尤右焉其食之教之
視伯氏等也不以愛移奪我伯父之將仲氏嚴謂若
何羿出而兄左也淑人謂家先世之澤洩於而兄而
小子郎彊健不廢支祀是矣惡用爲是揩揩辦餘力

以希儻來及會伯氏以司馬上程書則移任子授仲
學亦竟立人言伯仲競矣淑人樹之信乎司馬公曰
信於是諸婦立帷右泣曰伯不幸而三納婦淑人三
宜之其首吳僅七月瘵死繼吳死於京有女僅踰月
淑人躬女之其後將淑人來歸念其女欲女之淑人
弗許曰若自有子毋淵也且吾欲以慰死者爲僅鞠
氏子而字故大司徒道明後庶無遺胄而婿登其母
淑人益憐之既昏猶相依兩令咁有所賂給令介婦
來淑人之字愛介若冢均子也乃至爲諸孫納婦字
愛之均父也仲孫病迷而其婦獨持宝歲有常持淑

人閔焉代其憂匿乎里中所不足者非財也顧安得
如淑人慈司馬公應之如嚮者已有何姬甯留伏几
下痛哭曰以里俗之御戚如東濕妾戴百死於淑人
而淑人憐之若翼哉郎不予便辟以得見寬是幸而
胡乃厘割内稟俾效尺寸郎又不自慎犯霜露之忩
者三而三葬淑人之索以資藥餌胡又乃厚淑人之
涔涔淚也淑人已矣易不令妾蓐螻蟻而獨生也已
又大慟司馬公氣塞久之曰信於是諸男女僕持頰
曰淑人蒿目而憂人之憂豈惟宗戚闔黨郎諸男女
僕有疾苦必以告有患難必以告貧乏必以告庚粟

假弇州所取之不爲累公原也盆又數十年一日矣
司馬公乃顧伯子曰究乎淑人自女而婦而姒而母
而姑而王母而王母州內外徵之靡間言可不謂賢
乎哉孺子志之伯子雨泣叩頭曰唯唯退而屬狀以
跪閤上謁旦夕左司馬朝而廼有母戚其下宗伯司
空于淑人癸巳如例祭有詔葬有使乃趣淒明器斗
馬之屬其明年己卯八月以狀與幣來屬不佞曰幽
宮之石子其誌而銘之夫王言之綸發將天地爲昭
焉夫王言賁於上而子辭於下其亦有以安家司馬
公意也不佞於淑人猶子也不獲從帷以外人哭而

敢忘頌德其志如左其銘如右

銘曰隆萬之初 帝恤勞臣源本從先爰褒淑人俾媲司馬翟茀魚軒維茲淑人孝慈惠溫儉共周愍匪夫之爵而以子貴者垂三十年相政所被莫德非陰而大命界延帝曰汪母予嘉汝終司空治藏仍錫以祭少牢上尊有飶有瑯淑人歸號伯仲在廬司馬在室巷哭帷啼其聚若雷卒哭而言乃詳標此懿行伯于敬受之以識不忘時維伯子爲時股肱夾輔王室著爲徽言中和且平垂秩林式仲亦序興吹篪協用登我南國淑人之懿母母婦婦生榮歿感我操彤管勅之嘉珉俾内範永永無斁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勅封錢孺人褚氏墓誌銘

自中古之不忍暴露於其逝者而仁人孝子益思所以致其愛與慈而財力又足以辨之於是厚葬之所由興而所謂華闕三操大鞅萬領璧玉戈劍鍾鼎鼓壺輿馬女樂之爲殉其表必插塗通壟而墨翟楊貴之徒得以譏其後曰柰何加功於無用而損財於無

謂於是仁人孝子之意窮而其稍有識者思所以遁楊而不朽之則碑表銘誌之所由興蓋其說起於延陵季子之墓而漸備於東京俗之流而下也則務脩其辭於公卿宰執之門借其名銜以侈耀生者而至百世之後其骨與其文並朽而不知鄉今侍御錢君汝瞻獨不然表其母而請於其父封公曰母之棄孺子也孺子實在楚不幸而湯藥之日奪於縣官而亡所及已矣今且葬矣猶幸而天下之賢有文者皆在鄉欲請趙汝師先生狀而王元馭先生誌且銘之謂何封公曰吾與若母俱藉居而拜 天子之命以顯

今若復欲終顯若母我何制哉於是趙先生之狀成而王先生以父喪辭曰何以使孤操筆於誌也乃更介趙先生而問誌銘於不佞不佞固以疾辭而趙先生固請之曰侍御不得誌於公則痛且死不佞曰我何以顧賢有文後也且夫侍御之一按齊再按楚其裡式之文名天下寧不能不朽於逝者趙先生三請之曰懼私也必以公為命者余始不獲辭而據趙先生之狀誌之誌曰孺人褚姓世居邑之畚山里而大父某亦為侍御有名是為雪樓公父曰慕貞父某邑諸生娶於孫生孺人以其明婉有志操也而鍾愛之

擇壻而得封公某男曰西湖公某自錢氏盛而西湖公以豪顯所連皆右室諸妯娌始習為華侈而孺人家故儒以一荊素與然其間自若也則相顧而曰使吾曹愧見絓穀矣西湖公性嚴辦稱既而衰損家授封公歲更大稱悉心力以藥閣外而孺人代之內諸所較課耕織貿遷米鹽纖悉男女不易職其使不乘督封公得以無郄顧而他所規畫亦亡不稱西湖公意者西湖公性好客封公佐之日擊鮮釃酒以客為歡孺人夙戒庖事供咄嗟需無少缺稱西湖公有封公孺人之為養而小弱弟曰庶者以進士官大行志

益發舒矣而太行忽物故西湖公痛之得疾亦遂不起顧有母徐夫人篤老困床褥間而大行之生母侯亦煢煢無所依封公之侍大母徐也退而省侯也孺人娓娓相之而會封公之弟三人皆蚤世其二無子使其子嗣嗣者子之而孺人屬之曰嘗事若母母更復毋我也而其有子者撫之不異侍御矣自大母與西湖公暨仲季之殁四喪皆於封公乎舉而不至匱則以孺人為槖孺人又能以智經理其出入而操其贏至佐封公施予窮乏歲時問遺戚里必周又推而為橋道渠井佛廬道院之助涓源者亡已又嘗迎其

父母養者十餘年挾業其子女而竟不害贏趙先生之稱孺人才如此而尤致嘆於世衰倫廢兄弟之恩往往墮於室中之措以妻肢緣形之薄行長者而猶不能無恨於其肘何古人之難而封公之易也則所籍於孺人者深也孺人性尤儉樸其為刺繡女紅甚巧麗然不以一縷施體冶食味甚鮮膬然不以匕勺入口其侍中外溫而有禮然至巫師牙媪俳優女使亡敢跡其閾者雖不多讀書而居恒訓子女悉經典格言時御史業已工得士家語孺人間問為我誦之聊說其義郎解曰此訓故之稍文者耳侍御之為司

理廣州入臺連按部大藩孺人時時飭勉毋以巳才而易事毋以巳重而輕民命侍御能精心奉行之以故所至有聲實而至以語人微吾大人與吾母胡遂能臻此而　天子之璽書所以勵孺人及封公亦然是以孺人卒而侍御哀思之不巳益譔所以終顯者而封公不之制也孺人之卒在萬曆壬午九月一日距其生嘉靖癸未閏四月四日得壽六十有子男三長即侍御名岱娶陳氏封孺人次即嵩邑諸生娶麗次岡娶徐所謂出後叔季者女三一適王命甚一適陳朴一許嫁孫某孫男四而爲侍御者娶於趙即趙

先生之弟之女也庭以某年月日在許家橋之新阡呼余所以誌孺人者如是巳耳而何以塞侍御意銘曰封公賢而嗇與婦侍御賢而嗇與母母有條而婦有功以毋知始以婦代終噫吁是維孺人之哀於錢而吾以銘其宮

劉母瞿孺人墓誌銘

上海有劉茂才天民者篤論君子也少嘗事歸熙甫先生爲古文辭巳補博士弟子試不能當利乃介陸逵而游我頗能受琢磨顧微其色居恒有不足者巳條服來謁拜且泣曰吾先孺人之棄二孤也盖十有四年於今矣孤不肖不能選天人言以志不朽而姑誄之曰庶幾一命之貴今試又輒不利而不及公身以微幸於所謂不朽者即蚤暮死何以見先孺人地下巳又泣且伏不起也余悲其意而許之志曰孺人瞿氏父曰瞿翁以渭川簿終母曰唐媼孺人生而婉嫕及笄歸司理公是時司理公之父汀州公晚而始舉公有五妾各治其私念不在汀州公而孺人以一辟女子承家秉即能佐治汀州公喪而首司理公讀司理公即不能亡扞外侮得以無廢讀而成鄉薦者多孺人力也司理公之成鄉薦業好黃古圖籍巳好

客巳又好酒不問家而又兩厄於火嫁一妹二女孺人勉而佐之又念司理公亡子爲置貳曰楊氏張氏遂舉天民及獻民蓋孺人撫而愛之若自腹也司理公之仕懷慶也孺人能先志以成公庶而會公病銳乃謝事歸抵淮陰卒孺人欲從死不得强起治喪歸而旦夕哭曰吾何以使二孤無殤也既免殤矣猶旦夕哭曰吾何以使二孤室也爲授室天民顧而獻民唐矣猶歲時哭曰吾何以成二孤名見地下也自是天民每夜讀書孺人潛聽之爲繼史言則喜曰不爲奇寒盾矣人或謂柰何從歸先生游是不當闕人

右與時趨左耶學之無甚高論以取功名魚軒翟茀寧不爲媼榮孺人謝曰有之孺子得從歸先生足矣當孺人之爲母而其母唐尚在里居歲時之餉踵接也屬倭夷亂匿身峰泖間必奉與俱時避寇而同行者舳艫相望孺人曰是寇招也趣移之他港亡何倭跡諸同行者而燔之亡得免孺人善料事命中尤能撫家人子飲食勞苦之以故頗取緩急力家亦不廢偹人既已寢疾天民自其館聞之驚奔候孺人強起謂曰我何病汝母以我故廢業也數數問婦顧已娠身得雄否而會天民有三從子邦寧者挾其二兄諸

生與兄之婿貢勞嫁從於天民而難其名所以天民家人子名報欲以撓天民產而自爲天民適邦寧所以大義責之邦寧復挾其母偕二兄篝天民夫困孺人聞而欲往復之不能也疾遂劇竟卒畜天民曰天乎吾乃不能爲母報邦寧哉自吾母卒而力不能敵遂代之役邦寧得以休力而累數千金產殖發背且死謂其子曰吾貽汝數千金不能捐百一以瘗材哉我乎子退而曰數十金不易措也且腐肉何知材盍邦寧歛而洗外見也意者天之閔吾孱乎孺人以嘉靖丙寅十二月初九日卒得壽六十有六子婦事見前女三適鴻臚寺序班顧從德太學生張時雍張秉楨孫男四亮工娶陸氏亮載郎所問姓身者也聘朱氏亮猷聘潘氏亮志聘孫氏女三其二適王紹霖介鳳喈餘幼未字嗟乎天民之狀者云爾亦可悲已雖然有子如天民可以毋悲矣志而加之銘

銘曰夫仕而不竟試子學而未及仕其以慰而夫姑偕安於是是子也材必能繼而夫之志

郁西橋君配顏孺人墓誌銘

顏孺人之捐館也以萬曆丁丑而其爲娶也則正德辛巳盖相距五十六年矣其所事舅姑而夫所字自子而婦而孫婦而曾孫及婦而玄孫男女也凡六世矣所事字存有殁有葬而以孺人始終之也則三世矣嗚呼可不謂將節嬪範哉凡女德之有聞則家不幸也王子盖讀傾先生狀而歎曰危哉郁氏之爲郁也凡二世單而又皆夭不絕之綫寄之一孤嫠手而是嫠也不負托而提携之卒致蕃衍有聞以徵女史盖鮮儷焉是宜志狀謂孺人之得姓自魯郡公其後多顯者有參政澤戶部郎瑄瑄之子瓊州經歷吉娶於朱寔生孺人孺人少則讀孝經列女傳諸書其於女紅不問而曉瓊州公愛之爲擇世家長者得郁

爲擇婿得西橋君體乾是時甫十七而其舅稼隱公始亦少孺人而孺人顧獨任爲姊貲明問安否退而漿粥脯醢之類相屬未嘗不自其手調也稼隱公好客客取不時至孺人戒其亡缺稼隱公則大喜稼隱公雖不恒治產而惡惰孺人之治紡績視他客作必晨先而夕後以故相勉亡偷惰者稼隱公益大喜謂姊孔孺人可以無憂老哉居六年而西橋君卒有子順湖君四歲矣孺人痛絕復蘇撫尸而哭曰吾上有二老人而下有孤孀是且代而子且代而父也於是剪爪髮納之棺曰以是殉也其奉稼隱公孔孺人益其謹問晨夕矣稼隱公孔孺人相繼殁以寬終喪塋經畫一切出孺人毋違禮而閭左尚謂孱可欺也孺人持內綱而應之斬然乃相戒舍去孺人謂順湖君長宜學學於外傅成矣宜室室徐有二女矣而愛之亡何舉子文周乃喜曰未亡人乃有孫雖煢煢猶累碁也爲置栗舉二子文忠文質而後慊於志又之順湖君與徐又相繼卒孺人大慟泣曰天乎豈余所以償郁氏適未足而三孫子二女之是廑爲日夜課文周學而撫其少者於是文周有丈夫子三矣子復有子女四矣文周之試應天成鷹矣孺人咸及見之文周

之薦應天明年而孺人病病且屬纊謂文周曰汝自立吾不獲見地下也孺人以弘治己未生得年七十有九文周娶於夏文忠聘李文質聘徐二女者長適馮志忠次適趙崇禧文周之三子曰庭芝邑諸生娶於張廷葵娶於袁庭蓀娶於曹所謂子之子女四者麟孫鳳孫俱未聘其二女許字華字徐皆望族嗚呼蓋孺人歿而一綫之息綿綿矣臺使者郡邑守令禮其廬而上之　朝旦夕且旌文周以己卯十一月塋孺人某阡附西橋君之兆不佞既志之而又銘之銘曰

生百罹苦一躬時剪衛吾夫子時行旃孫曾玄盡者人定者天歸消搖以長年

朱孺人墓志銘

朱孺人者諱順秀字徐貞其先徽國文公之仲子迪功郎埜也父曰恒母張孺人生而儀雅不輕言動有閨媪者言媒恒謂孺人非貧家所得有也其父居亦賢其女而卓君某者實如旭玉朱卓皆棲溪甲族毘中喬木相望而屬卓翁稍旁落有胡信相卓君異之曰是當起家富而壽朱父微聞之遂許以孺人字卓君當是時卓君之父某商齊魯間數歲不返而母

病家用益困孺人躬紡績以治其脆不給則脫簪珥以繼之至躬爲洗牏厠中者二十年一日也於是卓君代父政家益拓如故矣而未有子偶指謂孺人曰若胡僧與周媼言不驗哉孺人謝曰未也乃陰爲置貳有貳邵矣則又風卓君曰弗洽弗娠也邵得專夕矣遂舉子文卿尋孺人亦舉子明卿夷其愛於文卿弗使除也文卿之偕明卿受小學孺人篝燈于茶餅勞之卧丙夜毋使紡績前書聲止矣孺人精於握算米鹽薪油之類至細瑣也皆自其手裁又耐御僮婢以寬承卓君嚴而委曲掩護以故特得其心力郎卓

君之善術家用計然息法而大累孺人成之也孺人固饒心計然一切從厚道隣有竊貨物者家人司得縛之孺人陽驚曰吾托以致外家尚未發耶遂解縛使去當卓君之母殁而執孺人手曰吾毋以報若願若得住兒婦共養吾瞑地下矣然孺人竟不成爲姑以卒春秋僅四十五當是時明卿僅十有四歲也其後業成有官爲光祿諸署丞矣文卿舉於鄉矣卓君之所置貳復舉四子曰立卿達卿顯卿順卿矣諸孫之舉者四矣與女及女孫所婚嫁皆名族矣卓君嘗置酒合內外親忽泫然而左顧文卿曰微而母孰有

爾哉已右顧明卿曰孰與我共家若而母哉已又顧達卿輩曰是有弗及者而母有遺慈也已又顧女弟之適丁者曰吾邸而貧不能若而嫂之卹而許也文卿等皆感泣已復顧明卿曰若毋泣亦思所以不朽而母哉至是乃謀以已卯之某月日葬孺人於武康楊墳山之新阡而明卿採孺人事具草曰吾受之家大人而質之吾兄者然痛弗文也周公暇先生潤色之而以請誌銘王子曰婦人之爲恭儉易耳爲不妬難夫豈惟不妬委曲以謀之而又推專夕之御以毋怨於抱裯卓始縲纚哉能穡畜易能不恐廢畜以盜

名難孰謂孺人女而不丈夫也其子姓詳具銘左銘曰是宜夫者是宜子者奈何舍而夫與子而安地下

郁母楊孺人墓誌銘

余里中蓋有楊處士云處士始娶於郁而夭也意憐之再娶得孺人舉一女爲孺人曰是女長必以歸郁之親使我得毋寒骨於郁而其親有諸稱者生而雋謂不瓦處士舉孺人歸之孺人敏慧嫻淑善女紅其始至而事舅姑也則宜舅姑舅疾病當大暑孺人不解衣而侍湯藥者三月舅憫之曰少休矣胡自苦乃寤

爲孺人既誡曰職也新婦安敢乃愛力身卒而所以事其姑周者有加當是時君緇佚不復問生産諸内外政孺人任之八年而君緇疾且革孺人請曰所不敢殉子者上有姑所不敢不殉子者下未有後柰何君緇爰語曰逵也過也而俱有餘子則過也之子嗣君緇卒之六月而君過婦娠子是曰鉅孺人卽抱之曰吾可報吾夫矣或謂姑周曰婦少不任發責嫁諸姑周意頗動孺人泣請曰卽不肖而含吾姑與吾子而他事也不則有殉地下矣其傍乞而若者姑周之小女也則又曰請不以小姑累大人而弁撫之姑周

乃默許孺人之愛鉅逾已出也其愛小姑埒鉅也姑周旣有子逵聞謀從笄分月而養孺人乃曰姑老矣日食一升米不盡尚以婦勞月月而煩我二叔氏姑周感之爲弗從也乃姑周中癸痈服疑亦自孺人手合矣楊處士旣以前婦故有鄖望及孺人婦鄖而發也益憐之而孺人間歸筭簍簍共奉用是小務處士庚而姑周之喪墍也小姑之嫁也鉅之有室也與成立也皆孺人一發任之君緇之從伯兄右泉翁者不佞外王父也居恒夜分耳孺人機杼聲帳歎曰何必減某寡婦哉某寡婦者州之善發者也守熊君以孺人格當旌属有兵事未及疏而署其節額之廬久之以老疾終得年七十有七孺人之始爲節也僅二十九云鉅哭而曰傷哉貧也使孤有贏金束帛可以結交游緩頰公府者孺人不狀狀矣不佞曰不然孺人之所爲節以詩地下也非爲世名也孺人不媿鄖州邑自媿孺人是故因楊大夫士元之狀而爲之銘曰

將無楊之淑而芬於鄖其瘞也是爲不磷不淄之玉

吳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萬曆之六年七月新除戶部侍郎臣文華言臣待罪嶺右式遏無異狀　天子不遺遠臣以犬馬勞入佐

邦計臣有母垂大耋不良於行竊若寘事執未敢以私請唯　陛下念之俾得令患文受帙綴綿以從事湯藥不勝大幸　報曰可文華者今孝廉貝公也於是孝廉得嶺右代馳而歸覲太淑人則病矣且孝廉暑見已困爲酒盡見其子如什從中來而又一載爲八年庚辰乃示微痾以終享壽九十孝廉乃復上疏歸誠以太淑人之喪若坐請大宗伯吉侍郎文華爲國勞臣爲太淑人令子所請宜亨　報曰可太司空發金錢庀窀具而啟故按察副使贈右副都御史馨江公之兆而加飾之以太淑人合而並祭焉搢紳先

生爭侈譜其事謂太夫人與孝廉進於近代無所者所造詠贊紀傳之屬如千言而孝廉意不懌念無以文太淑人之幽宮慰永永乃手狀授其甥某走三千里而乞不佞言不佞故以言辱知孝廉其何敢辭按狀太淑人陳氏父曰提舉公元惡母黃孺人太淑人女而慧識且材也提舉公當之滇任而道遠不能將其二寡人而憂所以共養者太淑人則代之子矣提舉公以是益愛之甫十七而歸鰲江公當是時公之父贈公嚴而所內事則繼姑陳太淑人朝夕饔飧脩色而見之退則沐櫛抱來將必腆不給則脫簪珥而繇之毋使見損於鰲江公也鰲江公舉於鄉屢進癘甚篤而贈公捐館諸所治喪事及附棺太淑人皆任之鰲江公得一物而已稍蘇乃謝曰微者孰與代我子也自是鰲江公成進士除令廬陵入郎南儀部改司封出判嚴州太淑人皆從所至務以謹封鑰譏何臧獲出入曰毋使公有內顧憂也嚴之水驟發薄城南而城之子女棲於睥睨者踵相嚙也太淑人聞之語公曰睥睨固上亢不及水獨不憂下潰乎公慨然敕吏爲亟徙他高阜地藏而下潰所活以千計鰲江公每語人內子智不下吾吾得無官謗於郡國者嘗有力焉既遷副嶺右憲則以道遠難行計太淑人伴二媵侍曰吾上有姑而下有子公行矣請爲公任之會繼姑陳已前歿而又繼者宗少於太淑人而癸太淑人業已貴其事之猶陳也脩婦禮甚備而孝廉弱冠補諸生有儁聲太淑人資之游名士間其進業小懈呵曰不念而翁憶耶過勤則尉抑之曰兒憊矣且休矣孝廉繇是得致其聲而鰲江公歸自嶺右僅五歲而卒太淑人爲家政則撫孝廉泣曰吾以若故不獲從廼公地下雖然若不翮起者即地下何以見廼公孝廉益感奮後十二年連舉進士高第爲選人首當比曹念太淑人不便北風土白之太宰得南京儀部郎太淑人聞而喜曰此而父舊游地也吾所爲謹封鑰譏何臧獲出入猶汝耳自是孝廉以僉憲視湖廣學右轄江右可以舟者郎奉太淑人舟公暇還篋豆進乙箸擁笏垂魚以左右起居于于如也諸部讞與筆箚取決太淑人儼然爲青州母矣其參蜀藩視嶺右學以至督撫中問梟於豫左轄於汴諸不可以舟者太淑人必貫壯而示之使孝廉安於□然訊問之使以季遣盆果交錯於道無寧晷也太淑人子書必勉之兒既以舍身畀縣官毋易念老人健啖

不弱汝孝廉稍稍得自安於官其以課最以　廟恩
進太淑人故封縣孺人而太恭人至今稱則必飭冠
帔珮琚以奉太淑人服而廟見既喜且揜涕曰見成
立幸至此未亡人柰何不與通公共之也其在蜀在
嶺右以武功後先拜金帛之賜四在汴而以大計拜
金帛之賜一皆選而奉太淑人太淑人益太喜輒分
其餘以賜親族曰吾不敢隱吾　君賜也毋使兒德
僅僅飽我始膂江公有女弟嫁於黃而寡齒與太淑
人均也太淑人要以歸於共甘苦者終身無間一弟
少而失母太淑人曰母以爲後姑累躬撫之至受室

猶不廢撫諸爲德非一　具孝廉所自草狀中太淑人
少喜讀書通孝經大義老而彌篤至篝燈展稗官野
語達丙夜亡倦於女紅亦差次之既疾革語孝廉吾
婦於若家者七十四年與通公別三十六年而合合
而以若勳業報通公幽明兩無負矣太淑人子僅一
子即孝廉隆萬間名臣一女適陳瀚孫男三承熙娶
於游爲東州女承照娶於陳爲憲副復升女皆以孝
廉任中丞勳績補冑子上舍工文章承烈幼未聘女
二長適陳一是次幼未字曾孫女一所祔膂江公之
兆曰龍臥山志曰余於狀見女德焉見臣道焉見子

道焉見　君澤焉太淑人之共贈公與繼姑也其從
膂江公也與成孝廉也女德備矣孝廉不愛其才爲
縣官興文教理賦獄激揚清濁最後嶺右之役輿箄
路藍縷以淨不毛然所鍛填功多於俘馘不以威力
傷　聖王仁不亦稱臣道乎祿養太淑人者二紀餘
而卒能奉持於股掌間以高明終生榮死哀不亦稱
子道乎孝廉東脩行成文以文膺武以武昇纖芥必
録施報必厚寵榮光大上及三世然竟不以惜材之
故而奪其志也　敬肅而還和氣磅礴家宇以竟吳
氏之緒而豫太淑人於老者夫孰非　君澤也是宜

銘

銘曰嶺巘之穹隆兮綸紆煌煌屈蟠虬龍兮窄如其
封兮窮如其宮兮是人倫之盛際而太和之所鍾
也乎

潘配吳伯姬墓誌銘

新都潘次君召南娶於吳
文事游人人而吳卒之恒痛吳之弗獲離天也脩女
德而弗及顯也手事草以授方中丞弘靖俾狀之再
授汪司馬道昆俾傳之卜塋塋有日矣三授不佞請
一言以文幽宮之石不佞故舍司馬伯仲而材之恒

不克辭乃爲吳伯姬志曰吳世世邑豪族有司馬[illegible]
御史瀚者再傳而太學思誠舉一女是爲伯姬心貴
之偃蹇其夫而是時有所徭郡諸生潘公侃者其家
世敵又嘗俱領邑也部使者真試潘公皆甲而次君
其愛子矣而埶敵也年又敵也乃許潘公會而太學
故任俠操萬金受江墻田募民芟牧其間子其息而
中饗盡失所受田邑邑成疾度不可起乃歸伯姬次
君將潘公晚成甫舉鄉薦而性嚴重嗃嗃諸兒婦少
可當意者伯姬能盡洗其家豪隱約共婉精志內政
不逾月而中外稱之郎潘公爲霽嗃嗃矣而太學病

甚以且章手二孺子拔增而屬伯姬曰以累若吾有子
不奎晚若真吾子也後覩二子吾不父若矣若姊代
吾父若矣伯姬伏哭唯唯爲飭治身後艮備而增拔
弱業已有非意徭伯姬出奩開之他所共給至毀奩
以紓毋靳而伯姬拔手遐遂養潘公夫婦渝謹時潘
公也謝汀倅約三子吾不能如陸大夫數涸若食
我遁以月伯姬仲婦當得仲月至期廣募方品選肥
脆而手調其飪候潘公每舉箸必嘅嘅而咲曰小損
之母今老人口爽也而客過潘公者更食公請過公
必以仲月潘公凡五舉女而㱔盤於伯姬乎取成內

親倚伯姬巨之姊不以娣姑鈞禮也久之遘寇警當
從次君僻地真州而拔增稍立有婦矣伯姬之繼母
程屬末疾乃謂拔婦黃若留養謂增婦王若偕我而
侍所生謂與之邸王故侍御獻之女故嘗與伯姬受
詩書公宮而會伯姬舉子之恒十年而孰外傳矣已
其傳辭去伯姬口授之恒毛詩至樛木谷風泫然顧
王曰谷風怨而不怒命也如之何樛木順矣王起謝
受教毋諱時時語伯姬二豎子壯任賈矣毋亦籍君
力而糊其口於四方柰何令母子仰食而家乎伯姬
乃請於次君損橐當中賈以與拔增曰第如無瀨無

瀨米甫一郤會也而近於是諱獲以拔增行甚適也
而伯姬亦從次君還里中侍舅姑會姑病且劇以逆
於死伯姬相其夫備斂易而亡何諱亦死伯姬哭諱
如其姑已而微知拔增之狌賈也絕口不復問毋錢
所以資共如恒時既乃歎曰我家於潘而橐於其人
且謂我何我以不忍言者易賁語而至此於是益精
志爲儉勤以佐次君政旁産內含益拓次君多內嬖
伯姬咸女畜之有驕不受畜者伯姬如弗聞也徽俗
婦工妬以伯姬不工妬則尤之且教以妬伯姬行意
故自若次君又多外嬖而好客客至呼酒用咄嗟其

小緩厲聲隨之伯姬不答弟益督視厨人進相屬也竟酒次君始改容以謝伯姬亦如弟聞也而之恒長其客進於次君伯姬囑之曰客非而父居乎客也是多長者雅步而從容於辭不然吾里族晨得一餅三分之以待暮夕而澀酒雀食以事君然之恒為古文辭工甚顧不利有司次君餉之室而課其業頗厲伯姬好謂曰而父悔棄身賈欲以而廓而王父志也而無薄公車業吾欲使而兩舉其肘以左顧令右顧後耳復歎曰謬矣而母旦暮人也焉能蛈而顧也盍是時伯姬已有血疾力自強如恒時亡何竟死矣去其

生甲午僅四十又八之恒娶吳爲太學一女次之怡娉吳爲公選女孫男二佛大佛可孫女一伯姬所稱德具司馬吳伯姬傳中司馬之弟仲淹請誌伯姬以懿而曰之恒志也余曰古有之於仲淹婦亦有之雖然不可以已乎是當從司馬

銘曰母以子貴世所腆兮其以子賢抑亦鮮兮婦德則潛晦爲闡兮有斐君子汪君方兮傳之狀之俾不亡兮我銘其幽潛以益光兮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七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沈母潘孺人墓誌銘

沈母者諸生啟南母也父曰䉆母蔡歸故湖廣參議公謚爲貳室參議公舉進士拜給諫數上書究晢國是與佞宰抗而得外兩僉山東江西臬風裁矯矯中以太夫人病乞歸養有忠孝大節晚而受王文成先生言與其徒錢德洪王汝止相紹明爲理學名臣參

議公始娶盛孺人而夭既復娶盛恭人者十年矣而始舉今憲副君啟原又十年不復娠也參議公竟危之忽忽不懌而母年十三而父䉆死母蔡病屬其叔父翁不任事即代之治室與饋靳靳矣既長益端婉有志操參議公聞而委禽焉母之事參議公字而敬其事盛恭人猶公也而加謹盛恭人安之忘有貳也母勤至丙夜猶執女紅然藉藉焉恐其娣聳者寢已舉啟南復舉二女最後侍公與盛恭人於江西明年盛恭人以嫁女還歸母留湯沐奐鑰愈飭久之參議公屬疾以考最歸疾甚乃歎曰吾不知若材任侵乃

爾必任毋我何憾焉盖公卒而毋哀毀且死念以敬
南故不死則委身戚恭人戚恭人愈益憐愛之既病
復以敬南屬憲副君曰吾弗能子也請爲子子於是
憲副君力撫教之成而後析箸毋始操家秉然其大
者猶兢兢以請命戚恭人示弗敢專也歲時伏臘諸
問弗敢廢也時憲副公猶在公車而倭事暴起以軍
興法加歲賦或謂可以居閒免毋曰幸家　上恩不
至用事算今額所當出而後欲推嫁閭里如天何謂
不爾且毀家毋曰老婦在何虞毀家手機杼羨以給
東作之乏者公與私不兩屈有歲大水決隄埤而入

佃農以薪槱之不止毋使盛竹捉槩之曰惜小費不
特妹大費哉諸得竹從者水獨佃徙畝皆收一鍾凡
數萬畝以是咸歸德沈毋之爲毋務以儉共有遠畧
不責苛取而家用日饒蔡二女長擇婿而歸之得太
學生項國亨諸生戚若愚將嫁各爲出千金裝而陳
之堂下語敬南汝歲也弟不以溷汝久之盛生夭有
二孤子毋撫而使敬南延師誨之諄諄恭有成乃已
其叔父既蒻而又蚤死有從弟方六齡則收其母子
使從其母恭養恭卒殯塟皆從腆弟也長爲之授室
以至有子女皆毋乎取資適病疫弟死已而其婦死

已而其子女皆死毋悉命敬南塟之而哭曰天乎乃
遂斬我潘使我不終惠於外家乎意惘惘不樂以至
屬疾毋故事佛至五十即語所親吾旦暮人耳安能
以身受鑊刀役自是不復問家有以佛事訪之者不
惜損橐已得其乾沒狀頷合掌曰如彼墮落何我則
何與盖其語西方指譬因果目恍恍若有覩也左故
誠觀世音大士問譜敬南有異香若聞之乎又云數
夢舟若蓮花者四此大士許也期以三歲歲一謁大
士像於西湖之天竺上方至再登業中寒小蘇強自
力以上復中寒幾殆而愈遂厄弱不能起漸劇敬南

曉而問毋苦乎曰無苦也側身而瞑唯呼登舟登舟
者再盖若叩西方津者毋以萬曆癸未終距其生嘉
靖癸未得年六十又一　當其晚歲而參議君後有子
曰自邠爲國史檢討敬南以文學補太學上舍有聲
仁義附之矣毋益教其折節爲謹有巨商籍內舍而
居者敬南數脫其厄會赴省試以皿餙從質百金商
故靳弗應迫則以情懇焉又弗應恚而語參議君亦
恚曰必復之吾乃甘心焉毋聞之曰嘻兒誤矣靳故
商態且而不能與貴如父兄以召彼侮彼且以而扶
父兄貴魚肉之也休矣敬南遜謝弗及敬南娶於王

故刑部王事愛女先卒二女事見前孫男二自部出
諸生娶於卜自郁聯潘孫女四長適太學生周應佾
次許鄭京材次許項德明次幼啟南卜地於思賢鄉
良字圩之新阡謀之憲副君將奉參議公之衣冠合
而瘞焉謂余能悉沈手且毋事行介儉討君而以誌
銘請余讀而歎曰嗟乎毋故笄而男子者哉以時屈
伸儉共中禮施必自親寬必逮然今夫兩方之說佛
不異語要以教人誠耳誠則形形則著而又何疑焉
爲誌而銘之
銘曰良字之阡厥土豐美孺人寧焉公祔時止曰余

嘉爾揆余女樹余子爾節余心余言爾耳何以酧之
曰傳爾于彤史

顧母張恭人墓誌銘

張恭人者故宿松教諭鸞女而中奉大夫貴州左布
政使公言配也生而淑靜有令姿能通孝經內則小
學諸書教諭君奇愛之爲偃蹇其偶而最後滸里人
胡生館㨗顧公公雖齒卑然風骨絕秀教諭君已心
喜既而㨗公察得所屬文則益大喜曰有息女可以
奉箕帚時公父封中憲公聞而委禽焉封公猶在椽
食窶念且不得當也而恭人之歸顧益自勵爲儉其

晨興問寢膳安否退而視漿粥脯羞之屬課女紅以
次第就理居恒謂顧公所與褁衣而來告罄恥者郎
爲負公膏油之夕我機杼聲前公吾伊而息者亦爲
負公以故顧公得精專其業連舉進士授工部郎督
河事所理寧陽時忠憲公方涖諸城而王父滄江翁
猶在乃以翁就寧陽養至則尤得恭人饋薦曰吾今
而後知祿食之樂也顧公之爲郎失柄臣指調倅太
平意不懌恭人徐解之曰仕宦貴不愧心何害於是
從之太平遷貳臨江則從之臨江　擢南比部郎中
屬中憲公已解潯與其婦楊恭人偕而就官舍養恭

人謂顧公郎奉濁吾力能勉之以毋失二人惟楊恭
人性嚴少可顧甚宜恭人時時語中憲公覸而潯時
一青彤候上官恐楊以貧我卑且也今何如郎奉亦
幾何則新婦之賢若媼多矣顧公之守惠州以遷越
臬而始發歸則恭人相以成二喪葬閒黨歸顧公孝
肅蜀臬晉參閩藩總滇憲最後領貴陽轄恭人無
所不從日何尤煩飽餘之候以安公於下吝頭斤斤
聽部署毋毫末闌入聲顧公宦中外者二十年而不
受私謁居恒以詩於人恭人者吾益友也微恭人誰
與成吾廉顧公晚乃始置二媵侍夫人奉之甚於公

與子女各一後撫之如己子女以故益得碩公心相賓禮白首無違色也公得解貴陽歸亡何卒恭人哭之慟遂病瘠時長子汝學已薦於鄉恭人呼與其仲季而訓之曰若父不以官而有私橐今其餘者屋一廛饘粥之產二頃而已吾不以若父宦而有餘橐郎替理周於首衣周於身何以貽汝貽汝廉而已汝學汝爲家督毋忘先志仲季汝勗之毋違汝兄既服除汝學念恭人總愍不能衎計吏恭人正色戒之曰吾所患不在彼今恃汝而慰地下奈何兒女子態汝學既行以成進士報而恭人喜可知也然疾日益不良

醫藥以至大故且屬纊執仲季手曰吾果有以報地下矣語而兒言猶在若耳遂瞑時萬曆之癸未五月也距其生正德庚辰春秋六十有四男子四長郎汝學以學行著聲娶於田偏將軍某女汝問娶於梁某女汝[illegible]娶於林某女皆邑諸生爲恭人出汝玫未聘媵出也女三長夭次適凌叅第次適田學穎適田者亦媵出孫男六曰彥采娶於包刑部司獄某女彥哲聘于于副總兵某女彥貞彥熙彥宜彥烈皆幼孫女三長字林聘世餘亦幼汝學既聞訃馳歸以聞寔行請余曰敢徼先君子同年之好而以不朽惠母與之

語哽咽不能竟而事草出之且泣且稽首也久之復以凌興化登瀛之狀來請曰塟有日矣是將啟布政公之兆於積慶山之陽而合焉謹礱石以待余乃歎曰嗟嗟吾故熟布政公賢乃不知成之自恭人賢爲誌而銘之

銘曰生也穀是偕而殁也穴是依胡以後期曰欲以覩孺子成而報之噫其永郎安於斯

汪共將墓誌銘

汪共將者何薛氏之婦於汪者也其名曰洽舍曰洽舍而易之以共何德舉也共將之歸汪也其夫曰道

貫道貫之字曰仲濬爲汪仲子共將歿而仲子悲可知也曰不穀嘗以身辱螟蛉而司馬公在未敢也雖然不穀將何以生也伯子憫之曰毋悲吾二氏之內指數萬矣請任彤管以竟將之則而詔之於是仲子受仲子是傳仲子乃言曰庶幾以慰生者而將若是者何死而有知也尚將以我洪洪彼也遂請於伯子吾所往事王伯子如伯子既卜塟而身介幣來請且拜手曰不穀之老伯子有成言矣吾子其毋辭以爲不信視伯子傳王伯子亦憫之曰毋悲姑返幣吾敢以不腆言而廢隧中之石遂誌曰共將之始歸汪也

其父以念之故徙其索從而仲淹母胡太夫人愛少
兒婦喣沫之猶恐重共蔣益折節爲謹畏仲子既用
材爲當父母意而伯子愀愛之尤母間伯子之婦貴
甚而獨內嚴仲子伯子顧藉以寬仲子氣益發舒而
又嗜酒且嗜客郎夜分騶有所需儺共蔣亡不立應
客交口譽共蔣而又之仲淹稍稍負佚蕩自是嗚呼
酒或不繼罷以詰共蔣對曰妾獨不避嵩恥耶奈何
市中饋名以成君酒食過仲淹爲稍稍謝客而共蔣
朝晡治具益精郎仲淹讀書勸諫息或所游處而賢
其咄唶應猶故矣仲淹之次司馬公指而析箸也因

悉委之秉共蔣自矢勤有儉力豐歲息二平歲息一
儉歲財之無使虧毋太夫人賢而拊其背曰郎令而
姑性者佐而舅奚若伯子重用事咨有以百金爲仲
淹壽者共蔣聞而歎曰君嘗生何以致百金壽耶若
籍伯子重而以百金役君者是君代伯子爲百金役
也儺之果居間者也仲子乃拒弗受而謗他客曰儺
狂失貴何以有此婦已伯子請急歸里弗召而仲子
居圍圉將他游共蔣挽之曰君能爲鄉當時千里出
而不齎糧耶則何人不以前而孔饗若矣仲子乃不
果行仲子謀置媵共蔣則爲之置媵而與之均衣食

諸婦於汪者女於蔣者公私娣共蔣謂吾從俗無是
共蔣弗顧曰第則從俗不者從我而前是共蔣之父
有所私而娠乳母斃之母而將敗之共蔣介仲子說
母遇雖伏匆不忍殛以莫有生而恐殛大人之適嗣
乎母以爲然迺弗敢舉一雄中表相謂曰夫氏非直
弗妬也乃能化其母妬鳲鳩之德寧紿我哉歲已卯
之正月共蔣忽病心痛氣上衝萬若鯁者太醫萬方
不能救遂革人或謂孺自羅母恐共蔣哭曰若猶生
覬我耳我弟以生死大旦暮胡恐也俄而逝共蔣母
子有三女皆出自其媵者病得之侍太夫人疾而勞

已侍伯子之婦疾而勞已又急其長女疹而勞已又
哭伯子之冢孫已又居太夫人喪斥資爲金千五百
而仲子嘗乏之一爲仲子廣損索故仲子哭之慟曰
婦疾非自有也乃其半孫我而伯子之婦哭尤慟也
曰叔姒病非盡爲叔也其半爲孫我且後壯遂我棄
我何忍獨稱先於是其下皆慟郎宗戚帷以內無弗
慟者帷以外無弗次唴論嘆者閭左右無不辨句惜
者嗚呼此可以稱共矣仲子訃有私乞古今文詞雖
用光任上舍不但已至是乃大詫曰吾不難一弟難
我婦見之王伯子之惆悵其意也是故誌而復爲銘

銘曰有壤五色相協吉壁爾其安於是毋戚戚地下
坎其左實其塗俾而夫長世宜而繼宜而嗣斯無忝
而之謚
明故奉政大夫光祿寺少卿直文淵閣制勅兼
翰林院典籍事賜四品服色小川顧公墓誌銘
嘉靖中上方與二三大臣議典禮濶包鴻業而傍及
栢梁鴻都之好多自青生起縣貴而未有如顧氏父
子兄弟之盛者而又畫實顧之始自孫吳其後墜六
季而稱名族不衰國初有友是者居上海之松澤貲
領里任俠好義坐小法逮死都下其子仲眭年十一

上書白父冤得解奉尸歸鄉黨稱之仲眭生文敏始
徙而邑居生廣南太守英英生贈光祿著承澄澄有
二子長曰東川先生定芳仲曰世芳其贈則以世芳
故而東川先生所謂賢者公之父也當是時陸序事
深最博識大雅而先生爲中表與相上下尤精於軒
岐之學公時尚少然已能從序事論八法時時摸楷
大令北海吳興矣先生旣北游燕携公從公遂補太
學上舍而故相夏文愍公言以議典禮重用事與序
事有連見先生而器之乃遂益器公謂先生材惜老
矣孺子廟朝器也遂以先生長應之　上得御醫供

奉聖濟殿會　上幸承天多收召善書者使應制
而夏公首舉公詔給筆札給事行在所還賜冠帶祿
食寓直誥勅房授試中書舍人已實爲中書舍人兼
領翰林院典籍上嘗召對御書十三廟號顧其進止
符華目之曰此真儒生也爲何名對曰從禮又問崇
禮乎將從禮也公對如勅乃趣賜金帛居舍人之十
四歲而始改直制勅爲益親之何擢鴻臚寺右寺丞
居職如故史館開以公督謄纂修仍與書
國史永樂大典承天大志　莊皇帝之爲裕王也　王牒
王子藍田王彘公當題主　王敬謝勞苦先生先生

休矣錫以兼金文幣　王郎大位而公以史成進光
祿寺少卿加四品服居職如故華命之　永陵書
世宗皇帝主升書　御容號謚賜金幣逾等　上
勅御經筵以公侍及拜金幣賜及肴酒果蔬之屬畢
傳之江南未先朝故實上太史公垂竣而以目眚乞
骸骨報可公前後直兩制三十餘年中間扈從　行
在奉使命者各二階祀曰郊廟者九供事　廷試者
三預　慶榮慶成宴者四拜　誥勅褒旌者三先後
賞賚不可指數　天子之所眷寵優遇中外皆豔稱
之以爲都叔之極致而公益恂恂爲共謹未嘗有絲

毫公議太師徐文貞公居政府最久而公其兒女姻
戚也有欲紹公而謁之者公謝不能問相君所指謫
嚬咲何若公謝不知日以職事從左右旅進旅退若
不相識者而至　莊皇帝勵朝與久曠廢獨公賛文
貞公徵計行之然絕不以語人其眘密如此夏文愍
以分宜相論辟客爲獻敢亡敢名夏公者而公雪涕
爲經紀其喪分宜聞而不善也公行意自若久之夏
公以詔恩復其官還所沒貲產多公力故上海令翰
顯科以詿誤議而流落不偶脩餽於公公露其抑屈
得內遷既而返其餽曰吾以邑人故直令非以令市

也張澤者公之諸弟經師也按察僉事於雲南從討
蠻兵不利死之大師計委責於張事上公奮曰嘗生
縲死法乎且何以勸來者爭之於大司馬獲張得從
死事例贈光祿少卿祭葬且任子公有所知衛輝同
守某卒於邸具衣材殮而歸之且爲識其藥邑子唐
某謫遷死於火亦買棺藏骨而歸之公所爲德不自
名人亦無知者每日誼可買而有乎其內行尤悖至
孝友成性每侍東川先生竟日立不敢跛倚小不得
先生意輒長跪謝過命之起乃起先生疾率諸弟環
視湯藥寢食爲廢嘗奔毋李宜人喪歸而有扁急之

變聞開營喪事不已或謂不虞叵測乎公謝曰使吾
母入土而我即叵測固甘之及瘞亡他有弟五人而
以東川先生命析產公默不一言人或謂嫡長可稍
割封也公復謝曰夫孰非大人遺體且吾以父官蔭
仰產方誠讓焉諸弟感之益相督爲讓而公自是益
困矣然猶能撫孤姪爲買田置室所衣食徧宗戚故
舊無失職者又強自力拓治先廟伏臘烝祀諸子姓
以班從濟濟矣公雖用書受知　上然所與多　國
家大制冊誥訓雍容雅重得代言體而至楊忠愍繼
盛給事允繩及前張澤贈官告尤感發蹈厲爲人所

稱誦他文亦多稱是公既得請日危坐一室展卷僮
至肯分有所得則筆之往往多格言暇則合諸弟若
令濡履從德內翰從義輩揚榷風雅評騭法書名畫
焚香瀹茗竟夕不寐倦客過上海里以爲汝南宜城
得一維稍納履幸甚天下益熟於公父子兄弟之賢
而不能忘其盛中間一鹾監司移徐文貞之策而加
厖公公夷然不屑也嘗寓籍青浦曉節墊益高兩邑
令以春秋分聘鄉飲爲上賓然不能數得公跡尋病
痺久之病革呼子孫以指畫所擁衾作積善二字而
瞑時萬曆之癸未正月初五日也距其生正德庚午

得壽七十有四所著有直廬日記蓬閣異蔵於家配喬氏累贈安人子男二長允嚋太學生娶光祿誠監事女次允錫娶郎徐文貞公女女二長適諸生劉國柱次適鄉進士張雲門孫男三時升太學生娶陸繼娶杜次晉娶潘漸尚幼孫女五長適武英殿中書房冠帶生潘雲龍次受趙隆培隆埋聘餘未字仲孫女二尚幼余公之子若孫女世與潘爲婚而潘公允端者嘗爲四川右布政使狀其事而稱之且曰典故類曹褒辭翰類張趙孝謹類石建廉節類宋璟而以能輕身排難歸之以灌夫郭解之行若任俠者然王穉登之傳公也則曰公所爲大要厚施而不責報急人而不自以爲德修之寘寘而不喜爲名高然則公所存長者也非俠也余嘗識公父子兄弟而尤於内翰善故爲之誌而銘之

銘曰嚋起布衣而爲　上近臣嚋以秕顯而亦有其文嚋爲親而不有身嚋後已而先人見其一端以爲使而知者以爲德之酬於戲乎顧君

光祿寺監事京庵宋君墓誌銘

余臣遊燕中故華亭宋公爲名御史旋各以病廢不相識而余病已稍復出然里居之日爲多而公之子光祿君稱名士里中絶不相聞然與余故人徐太學孟孺善太學數爲言君孝友忠信重然諾不靳施予余殊心器之既而復謂君嘔血死矣其死寔病而能自強猶筆先後爲偈若干言往往出意表最後君之子啟明以狀來請誌銘稱其病劇時親故對之而泣君咲嘆曰我自歸我耳而曹留則留何礙或曰得無有不了乎君復大咲曰今日吾了日也遂書偈曰千身萬劫此靈根今日靈根何處去無來無去真靈根徹得靈根自常住既而孟孺偕其友陳仲醇來訪君抗手謂曰吾與二足下生死交乃者大事迫矣何以

教我孟孺曰惟有西方耳君領之已而復曰病一刻不可忍柰何仲醇曰一刻安在君乃憮然曰吾十年亦猶是耳更兩日手定凶具遺囑爵啟明誨之爲君子而已不及他私語已復書偈曰人人不識西方路我道西方是我家横出信心須頃刻不須路上半杯茶時所養子啟祚侍顧而曰吾行甚樂特不能待汝毋汝第耳索熱水三潄之起坐二下幾何倏然而逝盖啟明之言與孟孺合嗟乎儒者居恒談說大道若真得之其排斥兩竺之教以爲異端快耳暢目無能難者於生死之際不勝去就一念棄之而恐怖奪之而

散亂居平所談說要在更不如受西竺之教者之衆然無異也而余所交衲子尊宿多矣要之亦不必盡然君所操儒術也其治家人產也其日酧接妻子昆弟戚執閭里人也其於生死之際則衲子尊宿所不易如者何也啟明曰而師曇陽子之立化也君雖不及躬侍然日夜冥心焉夢而得師授以三印其文皆曰處真子而寃讎別且曰後五載度汝然則君之所以不怖不亂者特有曇陽子在耶有恃非道也孟稱曰不爾寃君故嘗讀華嚴經而悟夫悟華嚴者不望境君倘猶境也以爲賢於近世之偽者則可許而志

之曰君諱邦乂字氏倩别號京彦其先自汴避兵而南遂著籍華亭凡數傳而始業儒至御史公恭始大顯君八歲受論語十歲受易屬文有聲十七補博士弟子故揚給事光緒見而異之曰吾負吾女賢擇寡其配今得壻子是矣給事女遂爲君婦君自博士弟子進太學而御史公病失明君日夜奔渡延請醫藥卒不效每一拊公目輒痛心哽咽不已已而其母某夫人卒君號踊不欲生饘粥亦絕公覺之曰汝爲死者死則快然何自不爲生者生君乃強一餟及其私居苫出皆血淚漬也部使者惛聵咄怒於公株及君

然君賞無可指摘者而其季頗跅跎蚤夭累亦及君君以一身丼之往來居間凡十年而後解家以不墜公時謂客吾不能無恨於人以是累吾兒謂季之子曰非而伯父而不覩此室廬也君更跼跡不自安曰不肖不能生貴顯爲大人銷外侮甚愧大人又之御史公慨然語君壯且才宜及時有所樹效士貴行志耳安能役役爲筆研誤郎老死誰知君者君念公朝暮恃我爲目不忍發公故遣之既謁選得光祿寺監事三月請告歸與諸子弟稱觴奉御史公壽時公七十矣大歡樂之然君恆語君婦俗薄而黠我尚不易

支非汝亡也金陵故都賢豪長者之匯跡汝其志之於是公以後六年捐館君哀毀有加服除猶杜門謝人事者百餘日乃歎曰可以奉吾親諱矣遂徙居金陵金陵多佳山水君甚樂之然不好游大人又之歸里上冢會得疾郎前所稱從容書偈萬曆乙酉十一月事也距其生辛亥丙申春秋僅五十[illegible]痛兒那变蚤卒撫其孤如子經紀其室逾於已室當倭亂而鄉人中兵者跳入城君闢丙舍數十楹處之資其饘粥又割居傍地以葢郡獄郡守龔君旌其門有錢家港淵御史公首捐百金闢之君歲捐囷中粟賦民功

始僑自君之爲施而里居觀寺橋道亡弗飭者宗戚
閭左亡虞衣食者諸所爲德不可訾數然楊夫人寔
有以相之君有夫夫子二啟明太學生娶莊氏啟祚
聘朱氏所養子啟祈姊子也郡諸生娶蘇氏女一適
鍾允籌孫男一京伯尚幼
銘曰恒人之情愍生怖死樂死苦生蒙莊之言儒者
斥焉以數歸埋西方聖人萬劫不毀其詞彌悠其道
宏矣君之坦然毋乃出此清淨圓明與佛同體歸魄
親壠永存世執誰其銘者無生老子

汚陽州學正象齋朱翁墓誌銘

余病告靖居而嘉定令朱君廷益每以公事過縣來
叩靖有所質始一再見之其後謝不任而鄉人稱令
賢者耳爲沸乃稍復見之一日偕行而叩我色畢且
舜再拜已出其父封令君建侯之書與幣及手所草
先學正象齋翁之狀復再拜而請曰敢以地下之石
勞長者余辭不獲則謂姑以賢令君之故而受役既
卒讀狀又歎曰吾不恨受役今且以翁之故而益知
令君廷幣而誌之誌曰翁諱賢字汝賢象齋其別號
也先世自婺源徙而嘉善遂爲其邑之思賢鄉人大
父某以學行爲諸生其治家政必步趨先文公禮其

他事多厖取而寛施嘗扁其堂清白曰使後世毋忘
也盆里中籍籍饒守相轍矣有子三人仲曰邵武教
授公某少以才游太學試不利三十爲邑校官凡數
轉皆不離校事歷大郡而後卒所至諸生模楷之前
後有夫夫子九人其七爲翁生而秀慧不群稍長從
內兄胡給諫工文辭通經術張太僕某者見而大奇
之置甥館豞飴補博士弟子郎以試最得廩食學使
者萬潮兩試翁皆第一詫謂諸生此子字字出意表
非而曹偶也然至大試輒不售嘗售而坐溢額復不
得救御史惜之俾受經省院中其再售則業已冠其

經矣一具司嘗有所懾於翁循其論以爲詆誹有錮
吏去之翁亦自傷奇數稍倦於業更十年當貢矣而
以念其倦老貧而格小阻避之俾自爲計翁蹶然者
四年年且五十而始成貢授太平之訓導轉教諭淯
河再轉汚陽州學正其見模楷約略如邵武公有諱
而巳東脩不行官舍一鶴一鹿餘廩共之既倦將以
年至自引歸歸日盛供張與戚執驩飲者三而謝去
之謂其子建侯曰諸吾門吾自茲與世絕矣不能從
冶遊少年子傾鬢落也自是毋論城郭即十室之市
跡可數矣有刑部郎蕭君者嘗從翁受經以讞獄行

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於翁書辭娓娓將欲有所
爲翁咲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布耳目於翁
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末減翁怒曰不佞雖僅厠
一命風化係焉而子乃輕黠我捐其樹此吾王父所
以志也自是蕭君行部弭謁翁雖與之飲色益莊竟
不能有所閒而別翁居職二十年所積俸爲金二百
宗人謬市所業田持金去既使者頭問租則報曰租
何在租出之田田何在則報曰田何在翁咲而焚其
券曰得我金易耳而勞此役猶且償我何必券也翁
孝友自天性於子行第七而邵武公之謁天官選也

翁司其槖橐出婚裝再而陰遺之得治行事卒於邵
武翁日夜祖號奔哭悉以遺管產予其兄弟故與仲
兄共丙舍而居念其貧悉歸之獨身出治生已又念
其異母弟幼割所餘資之弗恤也毋湯太孺人均奉
於九子獨耳翁翁不惟其事太孺人郎姆子以下毋
失意者太孺人每謂是一兒是以了吾事矣生不喜
養生家言而強無疾晚節不爲產唯召一二老友與
圍棋角飲飲酣則呼童子歌邵康節王文成詩而和
之陶然洽也顧其御子姓則甚莊雖燕褻必飭容而
後進誠說經典及前輩行誼纚纚可聽卒之年九十

矣且屬纊口授書寄某定令好爲之且曰介不受變
何有於三公乃瞑時萬曆乙酉三月二十三也始娶
張郎太僕女夭繼娶胡孺人材足相家有二子長郎
建侯亦以諸生高等厯貢再選教諭用冠益令漳浦
最封如其官娶張封亦孺人次建寅娶賀女三適賀
得孺陸鄰皆胡出適馬如爵者二王出孫男六長廷
畢娶周次郎廷益尋以嘉定課最遷南儀部主事娶
施封孺人繼汝次廷龍娶盛皆建侯出次廷璧娶沈
廷傳聘胡廷召幼未聘建寅出也孫女四有適胡偕
上世者曾孫二喪純聘馬氏曾孫女幾有許字潘某

輩某者餘俱幼嗟乎朱翁之什稍稍有官年五十矣
以其官爲諸生師者二十年而後謝之食子孫奉者
又二十年而後高朗令終人固不可無壽哉抑朱翁
之孝友克讓好施東介固其性然非以爲嫚而強趣
之其天蓋不鑿矣其不喜養生家言足能爲不鑿生
者也壽道也故又爲之銘曰父子三世以師爲官且
德若微而收功纔晉彼植木既培且灌爰篤聞孫如
瑟如瓚兩宰劇邑全活千萬溫膓之流滙爲江漢翁
覩於斯不永無年我銘其幽爲有者勸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晤山王次公墓誌銘

余友王太學百穀自晉陵徙吾吳而無錫實介二郡之間百穀往來多與其邑之豪長者游所最善者爽山王次公爽山之王姓故臣其先有殿前七司扈者事宋藝祖而避其諱故去臣之三畫而爲王其徙則自洛而南邑之匡畔橋以至武進之王巷最後復爲爽山凡三徙而愈盛爽山之始彥文凡六世而爲次公次公之父覲娶於滿有大夫子四伯曰植奉祀正學林工部郎覺季太學生懋晉爲洛自致經術頭重公於中左軒舉諸錢自好十四補諸生數以文陵其偶二十進補國子上舍益有聲蔡酒術之然至大試輒不利而會其季寒不勝令之苛役也而避之令意其匿次公所而次公嘗以酒事忤其吏大索家乘閒中之令請次公實匿寒持之急抗方伯進者力能得令輕重欲以爲次公次公念實不匿寒弗請也令持益急時工部君以諸生試率於臺使者使者以次公

訴行郡郡學共知次公冤有所要次公謝不可則風爲令操大體竟脫次公圄子而使者悉用他事論擊守去矣次公復抗疏辨解不得人或謂不可以佗塗進耶次公謝曰我之無罪道路能悉之此命也且利我者乃以二千石而將我我其歸治生矣遂率妻子耕爽山之陽居數載傍詠芸耕而時賦其稍入付家人子雖轉息江淮間次公名能知人既得之則悉以相寄不爲鉤較子本以故所入益饒而有餘力則益多論讀古文載籍時時集子姓之賢可進者誨之居恒謂能使我廢科第不能使我廢書詩惠蕙屬發飲則盡出其藏果平羅以媚閭里而貧其貧者不同息若是漸隆隆起次公爲人長身而頎廣顙豐下目光烱烱注射人議論慷慨時時出意表里中少年多輕蔣爲小冠短後衣次公弗善也出則峩冠寬袍長紬褒稍曳地以自表異衆目屬之而用伯仲皆徙建郡邑見推擇以爲三老賓之學宮盒八十而卒以老病終次公至孝念父毋蚤逝不逮養雖至篤老語及之未嘗不隕涕也所以奉大母曾偕志物之豐奉家君前歿次公子其子而成立之三十年如一日門館無雖客各有文行者不惜爲師延禮之即欲挾重加次

公次公弗受也其茱室治圃種種多遠計庶幾樊壽張者故蚤失太學生而不衰家與名次公諱畢字子膺始號二懷後更號吾山娶張繼楊皆無出有二子而少者殤長曰鴻臚序班琥側室楊出也娶亦楊女一適雲南按察照磨龔濟世孫男逵害娶於須女三適諸生貢濟美太學生李茂文字丘汝材次公之殁也賤將卜塟某地而以治命請狀於百谷已又緖百谷請誌銘於余工部君先司馬之同舉於辛丑者也辤觧而麗之其辭曰

福有五曰富曰壽曰考終命而不言貴其次公之謂耶或奉或予造物之嗇予匪奉得奉豈致之次公其郎安於斯

慈溪邑文學鳳溪袁君墓誌銘

始余栖栝嘉靖時延與太原公同舍而太原公故嘗師事少傅袁文榮公文榮公有族子曰宗洄茂才異等有聲太原公居之婿戚之館以不時入見輒相對飲食談辨余得一二寓目焉無何宗洄出其所爲文甚奇已又出其兩子茂育茂英文則益奇既別去忽衰絰而過太原公邸以太原公來介曰不肖得事公將籍公寵靈之一言以爲先君子壽千祿先君子不待將使不肖負終天恨敢籍之地下乎太原公從臾之則成諾矣而茂英應省試慰其經宗洄挾以偕卒而䘏屠儀部長卿狀曰請據而損益之登之石長卿予知友也其辭益而不誣按狀君諱錄字汝脩嘗自號鳳溪其先居明之郡鄞有朱賢讀閣學士寶者死而崇祀四賢祠三傳而靈卒官餘姚令丧過慈溪之鳳皇山麓得地而塟之遂依以家焉又十傳而爲贈刑部郎熙照生廣東按察副使載則君之父也有三子伯與叔皆以貲得官叔猶顯爲布政司理問而君獨棄儒十六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憲副公愛之所之官挾與俱君益得奉庭訓辨晳聖門義利之學與禮

樂刑政之大者不獨工嫻於文辭已也最後憲副公乞身歸而君母龔宜人捐館猶在殯倭暴起躪慈溪邑故無城憲副公舍其跳山中別業兄弟爲散散君臥苫而哭曰父年已耄奈何恐於死者即不幸有俱燬耳而倭竟不入也蓋比閭無完室矣倭事定憲副公懲於㓂盡遷其家屬而曰吾老此山中不歸也君獨身侍憲副公且養且讀書久之公暴得疾劇謂君曰諸弟而翁臣逮者凡數政而業若流指一旣此主上嘉我勞於顯陵役者金若干幣若干以畀汝是弟毋與也已而曰所以繼我志者惟汝君雨涕唯唯

憲副公既絕而伯季至君出語曰郎先君子有命而主上所以旌勞臣者孤敢私之議弗受伯季亦交相讓乃盡以爲二尊人營塋費郎不給君之私帑繼之矣尋當析產君陽爲不省者稍取下中而歸其腴伯季伯先君二十年死更十年季亦死君皆爲料理身後撫誨其孤遺言有賈客許生與君以錢通負二百金不能償君召而滴之面折其券君故貴家子單行閭里間人莫能跡其重也文恭公貧夙倚君父子曉節驟顯敢相位君對客不一名之而會長子宗洙前卒獨宗泗在而茂育茂英及他孫茂名茂益皆酬諸生君撫而歎曰所以不食大人托者我何有爲汝曾其勉旃君於書無所不闚老而益好之卷不去手客或諷之豈尚爲公車計耶樂事不可方何獨在書君謝謂客吾以天下樂亍愉於書者且書故非公車所得專也君貌清羸顧神氣殊自王與人語不能蔵其過而有所請則不平立直以故畏而更親之年七十而癸未之嘉平其懸弧月也宗泗大合客高宴爲君壽君與客酧酢不廢禮至明年上元之前一日晨起盥櫛嗽漱矣端坐集子姓諄諄誨勵若訣者頃而嗒然惟就之則已息絕矣聞者咸謂君得道蛻去不死

也嗟乎君一書生耳豈其習於玄素綿命之術而直不死耶見其瀕危不去毋以爲孝遜父遺於伯季以爲弟折二百金之券以爲俠不引重貴族以爲節而要自其天性純至發之非有責於孝弟俠節也其稱君得道蛻去不死得無類是哉履順而去逍遙自然以不凝滯於物之效也當予具草日則茂英已進士高第君二子六孫其六已前見而有茂功及未名者曾孫男一元哲所婚娶多名族

銘曰豈於後先而嗇於躬其躬之不逮豈然亦已占之其郎安於宮

仙居簿累贈兵科都給事中子心張公暨配周太孺人合塟誌銘

張公者諱元卿字伯授其先自唐右丞相始興文獻公九齡有弟曰九臯以子洛陽令拄故家東都八傳而爲宋晉陵尉貞徙常州又八傳而爲端明殿學士异宋且易社矣其子孫薄元德不仕明興而有道禱者後徙吾郡之長洲生子景輝輝生瀾瀾生敏敏生珏錙世世隱於賈至珏而始慕爲儒娶於邵舉夫夫子八公其長也生而秀頴就外傅未幾即皆屬文父愛而撫之曰勉哉吾貫顏爾而脫爲擇配得邑之耆

姓周君女是爲太孺人婉嫕有才操既歸公遂受管
鑰奇朝夕羞饋必躬舅姑甘之每以詫所親曰吾子
婦若而人而吾食於長者未嘗不飫也少不自其手
吾舌能辨之已矣而公以文高補博士弟子試必先
諸弟子父益憐之不欲令僕僕郡邑爲人賓進補太
學生試復先太學諸生公益自勵於學而太孺人日
佐以勤而買其錢曰妾未嘗後夫子興而先夫子宿
也願毋忽其三餘而棄之公雖小倦爲之作氣以起
太孺人恒自言吾寧恐東濕公也所要名勝爲文酒
會郎不愛簮珥廣市醇醉公不知所繇買矣自公之

在太學久有聲進大試輒困而猶欲奮一决太孺人
止之曰命也且吾聞舅漸衰公心動亟歸歸而復奉
父湯藥以終其又父之爲吏部選人得浙之西安簿
時仰孺人已見衰狀公弗察也太孺人復土公曰裝
未辦可小緩行乎而諸弟子姓中表固强公抵治爾
兩月而仰孺人之訃至矣公慟幾絕馳歸治喪小間
謂太孺人曰天乎卒不能用若言使先公無憾於我
則惟若使吾母有憾於我則惟我蓋公之先後舉二
喪易戚備盡以孝稱里中亦太孺人有以相之也公
服除補僊居時僊居府中僊其民皆鋒刃餘而新傳

賦累積司府責之急公條上其困苦狀請得盡寬其
舊而新是圖報可於是咸感公意轉輸若流水更以
最聞矣頃之倭警猝至公身自擐甲登陴覗晝夜寨
坨褁與士卒分功版築間賊未至郭三十里諜知守
禦完整稍稍引去始公方議守而内不能安太孺人
以間歸視太孺人曰毋顧我存亡與子共之公益感
慨自奮卒以完邑聲稱流聞上官上官德公而亡以
報且憫其瘁也俾攝郡之沖津橋權公念且有濡染
又此丞別駕職也不欲侵之奏記力辭上官賢之請
飼物小吏乃敢爲名高必不以名借君然以公之居

職無害也不能有所加而公忽忽倦游矣始公之力
辭権也太孺人實勸之至是復謂公理棊可以代梁
肉緩步可以代車胡剌促視人鼻目爲公歸而棄務
然曲也不以仙另一物名唯爲紳衿禍所賂文若謳
謡之類而已公既歸與太孺人相率爲儉勤以具中
人産伏臘不虞困然公每思父珏之不逮奉也毋仰
之不及終也居恒愀然内傷矣故署其齋室曰予懷
而稱於人謂吾心一息而不忘乎子也當父之亡遺
粟十而去七歸自西安而毋橐若洗矣知各有所屬
弗問也季弟殁而亡子遺孫僅千金公有五子當推

爲後而以讓他弟之子自是皆化之脫脫爲悖謹而會太孺人之父周君燬於火公曰於我乎恭周君與其嫗老死公曰於我乎塟遺孤未娶者公曰於我乎室然使公之不娛然諾者太孺人也公有五子而其四爲諸生皆手授之書與教屬文太孺人從旁解析出意表久之第四子㦖甫舉於鄉父乃喜謔曰吾先父謂我能脫家世賈當發之儒而不能竟儒用庶幾是兒哉居三載公竟以老壽卒而太孺人始益爲政益寬仁喜施意豁如也性頗喜西竺言第謂瞿曇氏之所繇稱以能仁寂默耳而奈何窮土木之雕飾糜衣

縻食以資游手乎哉㦖甫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迎太孺人養聞之幡然曰吾嘗從仙居公游南都預觀　高皇帝王業之盛今者乃獲盡觀之一何幸也既至㦖甫奉觴而進太孺人泫然曰吾惜而父之不及享也既解館爲給事中於吏科以　兩宮徽號恩贈仙居公如其官太孺人封秩亦如之以　覃恩進太孺人復泫然曰吾惜而父之不爲封而贈也㦖甫之解館也有爲之不平者太孺人曰畱而史官出而諫官皆爲人主司國是別賢不肖者也吾聞之史官之勿緩而諫官速若奈何愛其緩者㦖思乃大悟尋

復以　皇子生公贈至都給事中而太孺人亦載給勅命所以奬稱備至久之太孺人思故里㦖甫乃以使事奉歸里既返命復以念太孺人乞歸亡何太孺人有微恙強自飾促㦖甫發曰而豈吾有耶不以時報國而離戲兒女子何居㦖甫徘徊不忍發而太孺人病劇矣嗟乎㦖甫位諫官論究　人主得失與宗社安危大計即鮮有能遂其私者乃獲以太夫人粥而日食大官之餼滿五歲而扶侍之歸又極湯藥之致其親抑孺人之所得於仙居公者不大愉意哉雖然仙居公以最附一尉冗擊賊謝秩畀奉志與其

身爲進退而卒不殫於其位窮顯懸殊所爲能一也公之卒以隆慶壬申九月十一日距其生弘治甲子得壽六十又九太孺人卒以萬曆甲申十一月初八日距其生正德丁卯得壽七十又六五子長汝化娶劉少司馬公繼女次汝新娶夏吉府審理建寅女皆前長洲縣學生次汝熙蘇州府學生以太孺人病禱於神請代俄卒時人傷之又次則㦖甫名與思以娶王氏爲處士錢女文學行誼稱名臣又次汝春側室曹出先卒二女長適福妾本袁胄次適王用賓孫男七士良娶顧士光娶周汝化出也士奎聘徐汝新出

也士弘娶宋長洲縣學生士毅娶歸士正聘爲士直
聘吳禹思出也孫女六長適吳文獻穉應璧呂遜義
查坤汝化出字湯其汝新出適搢一翁禹思出曾孫
二幼士良出蓋公卒之十四年而始與太孺人議葬
卜地於邑之陳公鄉子字圩新阡公之行檢討顧先
生狀之太孺人之行按察副使馮先生狀之而詹甫
具草焉二先生世所謂良史才也而以幽宮之石屬
之不佞則大不類然不能忍於生者爲誌而銘之
銘曰誰慈子職而誰賁之誰以邑隆而誰壯之誰完
志故壑而誰恩之誰薄廻厥後而誰右之匪惟儇於

德亦借有趾識睨倘於斯過者式之曰是疎誼君之
所樹而二老人之遺

張幼于生誌

嘉靖中以制科之業稱公車者無若吾吳郡三張曰
伯起曰幼于曰叔貽幼于始字仲舉一日教叔貽學
夫而是二人皆厭去其業爲古文辭益兆麗其名亦
益著幼于交遊徧海內咸欲爲不朽之策于幼于弗
顧也一日東訪余弇中而請曰有巢丘之石以千子
余愕弗敢應已而曰不佞少長於君八歲柰何任君
身後幼于曰固也世有不可知者我先子則猶可得

之子于先我則無若子何茲乃有一幸夫及子之身
而得不朽我也與我及之身而得覩子之所不朽我
也子以爲何若然則何以不君傳而誌爲幼于又曰
傳者傳也誌者志也我稚子而傳之乎則無若稚子
而志我之志也於是爲張幼于生誌幼于初名獻翼
已更名敉翼其先自鳳陽徙而金陵已又徙而吳爲
望族王父準　自積著起家有四子以伯氏叔氏材任
治生業之賈而仲季恂恂守經術仲卒蘇郡舉至台
郡司理季游太學得金吾嘉職而叔氏遂大饒其產
以誼俠聞至傾郡邑叔即幼于之父所謂雲槎處士

沖者也當其時處士以才能振其姓家所蓄三代彝
鼎尊斝古圖畫書精器嶷所伐新賞并者莫敢抗君
恆自歎誰與我守者世得無以蔡中郎曰我乎已而
伯起生又七年幼于生皆生而白皙娟好秀麗每出
市人連袂瞻盼屬之曰誰家璧兒當非復塵世間物
父情愛之爲習仰晝日誦數千言稍受筆即能破累
牘而所造語奇往往出意表年十七即以詩贄故翰
林待詔文翁文翁世所推伏前輩無兩輟食而讀謂
其客陸禮部師道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趣延入酒之
而是時伯起業已名文翁客居數歲遂客及叔貽陸

君亦折行而與幼于稱詩故皇甫按察汸彭處士年
黃處士姬水今劉按察鳳尤相得唱酧無虛夕當是
時操觚者以不得幼于一語爲歎幼于弄游南太學
兩司成至不敢抗師禮引以爲上客然至每大試輒
不獲偶伯起雖一獲偶其試南宮亦畧如幼于故偕
悲叔貽之夭而相率爲厭去然幼于之所謂厭去獨
舉子業耳故治易至是益深湛其思自比於絕韋折
楫而不已蓋十年之中而成三易曰義經約說曰義
經雜說曰義經贅說已有讀易紀聞讀易觀考學易
標聞後先將數十卷時人推轂以儒既歸之而未有

能讀者幼于意不懌乃盡謝其故冠裳幅巾袒裼
買輕舸呼簡與縱游吳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使邪
君人大與搢紳逢掖之賢豪長者多幼于所故識即
非故識而耳幼于名者亡不延頸願結歡張先生先
生乃肯顧我幸甚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則
談談劇則卜夜稍不跡方以內黛粉娥妹有隨之矣
盍歲以何點擬幼于惟幼于亦自謂通隱也築室石
湖塢中貌點兄弟像而祠之始幼于之乃處士公也
雖甚見憐愛而義方斬然小非行則賜朴而嫡母業
太君致而磨煦之若剸其股生毋許少君以有子故

代家秉其論幼于不顯爲慈幼于精專其思以奉允
及之一毋於三子中最爲得二毋心父及葉太君相繼
歿幼于刻像私室以朝夕起居至伏臘爲饋哭聲殷
殷不絕少君爲之感動曰我奉亡恙是兒脩辭免而
奉養我他日卒不諱柰兒目枯何其季伯起莊甚然
伯起介少可而幼于多許馳節雖小異趣然未嘗一
息而忘排兄也吹塤和篪洋洋盈耳矣痛叔貽蚤逝
亡以爲地下者則謁誌銘於余諸傳誄哀輓多屬之
鉅公名人云吾所不欲得不敢以加吾兄吾所欲得
不敢不力於乜弟人以爲實錄幼子念處士公先仲

李文物其奉侍二一父益謹所進羲其以日計非產之
珍以月計衣服執好以歲計五服之內宗戚中表有
待而舉火者急朋友之難逾於己若故諸生劉脅祖
姚懋言兄弟韓崑徐玄素許尚朱三重醫士馬應龍
游客張昇王人佐輩或館饘或治喪塟或受孤寄或
解紛難其始分誼不甚深往往竭財力爲之弗計也
若系所敦重及貴人長者弗暇計矣幼于既以顯重
性又好客擧觴飲醇之懽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家
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
于亦時有關說然不顯爲所偏私人不能以是病幼

于其兄弟所居重於二千石然善自挹損令人子有
外鬪郎被傷委頓猶好謝其敵而自引過至盜財物
而露者猶掩覆之不使竟也事詳家兒私語中家兒
私語者幼于所自著也幼于念以任俠貴姪虔僅鬪
精存而許少君益篤老不能舍之而北所蘊精不得
攄消躢漸近不敢過數百里外娶婦朱為吾女甥賢
下子中歲為幼于置貳舉三子而婦殤三子曰黑曰
伋曰頊以伋嗣叔貽意尤念之為倣顏氏家訓凡十
八條垂四萬言以示執物他所著詩文又數十萬言
其行世者卜之六弇山人曰余讀幼于私語遠本天

道邇畫人事上標先德下述己僻詰昆謚交識音畢
羅郎册論三子答問為何所以立揚貨事之道備矣
所著詩文最夥不名一家言其詣亦以先後為至未
大要才潤而濫學積而宏今不必離古不必合匠心
成法遇境輒會斯所以為秕莛之雄乎哉古者規在
不稱老今許少君八十七著無害而幼于氏幾蜩磔
蠻權若玉飲啖御内如少年乃遽欲其雄心而課東
身之地以身托得無為弔詭乎哉吾敢以其志志之
且為約曰自此而吾與子所之者非日俟而續焉可
也

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選司郎中靖齋周公
暨配譚宜人合葬誌銘

周之先為晉將軍開林其籍江陰不知所自至元而
有壽一者由江陰徙常熟之雙鳳里雙鳳割屬太倉
遂為太倉人自壽一八傳而為崇負隱德有子二曰
樗庵公煒榆庵公燧二公皆博達遠識兄弟友愛亡
間凡舉丈夫子十更子之益斥貲市籍俾受而以其
經為最顯者雖州學傳上舉浙江參政在工部主事
士章波知府坤廣南知府墨工部司務埜皆能以其
官榮一丈而公所自出者榆庵公也少而最敏惠然

耿一目父瘥之以為不稱宦迺年十三所應對集畫
多了了甯意始顧公而歎曰郡兒嚮貴易耳誰與代
吾家秉者我知之矣稍長遂輟以屬公而公善討敷
於朱董賢蕭下所勸厭嘗用亦漸饒公故奪其家不
複治經術意自傚曰吾聞良醫之活人也殆不減良
二千石何者其制命自我也於是盡取黃農軒岐俞
跗盧扁倉公張李諸經傳讀之而精得其人指至切
脈候證湯液醪醴鑱石蹻引能以意變化行之不盡
接古方往往奇效然而不責酧以故人待貧人心嘗
道遇十暴死者憐而診之曰可無死也手劑藥抉齒

而進之漸蹤其進之起矣他日復過之魁然健夫也拜而曰吾市書人敢以經藉爲請郎君大用地公唉而受之公於書所不盡究者經術耳其他亡所不窺而又善偶對能爲歌詩諸昆季聚飲好以詩相高公輙先成則群因以酒曰某語瑕某語弗瑜且不當先長者公酒至輙釂不色忤最後以高秋登鳳凰臺者曰請授簡當擧業爲節罰後成者公成最先而又最壯麗乃相顧吐舌曰吾等不復能因若酒矣各就罰而後罷會公長於詩若此然不欲名於人人亦無能名者始娶凌宜人有二子鏊鍔矣凡五年而死再娶

諱宜人譚故虞之著姓幼婉嫕甫十九歸公時公虔未立鏊鍔皆在襁人竊以少難宜人宜人能自強爲勤儉操持朴菲燈而績日力恒至夜分右抱鍔而左撫鏊毋使有饑寒色既而自孔子鐸與鑣其愛必先鏊鍔而後鐸鑣也鏊少敏甚公出所起市書人經籍以授之試爲博士弟子往往稱諸弟子冠屬羸疾夭譚宜人哭之哀幾亦不起宜人事尊章尤篤愼與公爭先爲養王太恭人時時謂榆庵公吾今始有婦不虞中饋矣宜人之精力專於二老人以次治客供張而其自奉不二簋幽蔌脫粟而已蘄州繡布委蛇於

姻婭錦繡間意豁如也榆庵公與王太恭人相繼功則公與譚宜人皆以孝聞而久之鐸鑣相繼補博士弟子鐸尤穎脫公謂宜人幸而見所受經藉猶在自恨老矣若庶幾及之然未幾何而公卒已譚宜人亦卒公得年六十七譚宜人六十一耳𨱑又十七年而鐸成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明年以　上登極贈公如其官譚爲安人明年爲武選郎中遇建儲恩贈公復如之安人進爲太宜人又十　年郎中以漳州太守移病歸里盡選地者久之而始得吉壤於某處謀以歲丙戌合塟乞行太僕卿徐先生嫡之狀而傳志

銘於世貞則鍔以太學生鑣以州學生皆前後夭僅漳州守在鏊娶郁亦夭鍔娶陸繼朱漳州守即鐸娶張封亦宜人鑣娶朱繼陳孫男六人法娶祭瀾娶譚繼沈鍔出汀太學生娶甯汾聘項鐸出涉州學生娶顧滄亦州學生娶鄭鑣出孫女五太學生鄭一陽崑山縣學生朱景垔張敏求龔某郡學生凌學詩其壻也曾孫男四孫女七婚嫁皆名族公諱宝字安卿别號靖齋世貞曰長者哉靖齋公也隱不貢辭詩不市名諸所爲德冥冥耳然以一布衣偶俱於諸金紫中而無愧色至所謂金紫者以次代盡而公之後人始

大顯振振繩繩而公與譚宜人俱拜　天子之爵位綸綍於其身後其視伯仲得孰多哉則又曰婦哉宜人也儉不嗇養慈不偏惠可以風矣是用誌而銘之

銘曰隱其德綏其獲不於其身於其後人其蚍已陳其藏則新盍久而二老人始獲返於真

黄母王太孺人墓誌銘

余仲氏宦江右時於試棘中得諸生黄章慶云既徹棘見之矣少年人也而又能為古文辭仲氏器之為其父後渠君志幽宫之石居四年而章慶之母王太孺人復卒又三年僂行至余里居以仲氏書介而請

曰無解先君子卽世不孝怦怦者十年所而未有以慰地下也賴天之靈席仲君不朽亡幾而母氏繼之惟是卧苫於廬不敢越步武今者服除矣而乃獲計塋坐而以母氏不朽請也則惟仲君之惠是徼余罔謝不佞不獲辭則讀其友駕部郎胡君所著狀曰其言皦而最可徵也為誌之太孺人者其先自瑯琊與余同系後徙撫之金溪王父教授公序有子三仲曰東石公賓與其兄鉄臺公萱相繼成進士為禮部郎嘗上書抗論大計於

武宗朝再予告里居讀書山中著明金溪之學召補學政使者於浙不應天下益賢之東石公艱於子逾壯而始舉太孺人夢有以鼓吹擁一兒至者曾有文曰恭人已太孺人生東石公名之恭且曰恭女德也生而端莊靜凝不妄言動東石公愛之口授内則女訓諸篇皆誦則進之經術經術成東石公每詫語人是兒男子者當褎然吾上雖然亦何必減曹大家儷蹇於選者久而得後渠君某當是時後渠君儒哲為文章有偶聲而其父大僕公某業名賢書與東石公俱以金溪之學顯兩家喬木相望里人豔之太僕公游南廱師事湛文莊公若水後渠君從預聞文莊學

且益壯意不可一世士東石公闓而召婿之始東書稱門下生盒晨而旋正東石公也夕而太孺人佐之誦且誦且請說後渠君欣欣謂一時得良師友矣太孺人歸後渠君久亡子為後渠君買數媵射衣食之侯浣濯期而後薦太孺人孝舉一子章慶久之媵亦舉一子太孺人愛之踰於章慶也曰吾非矯而踰之顧吾所不急則且益綏尋病殤太孺人哭之慟後語及淚輙簌簌下不禁也盒後渠君卒之歲而媵復舉一子僅三月太孺人憐焉而任二子朝且父之矣始後渠君慷慨重氣誼不寢然諸邑亡賴子匿其鈸陽

出其下及其卒也則多布帛牙儈權市勢公私爲陵
舞太孺人所以應之有餘度無我何剸爲孱孱章慶
太孺人以書隱章慶而夕授之書非辰然泣曰即汝
才而不自振拔獨不念隕兩宗祧耶章慶亦泣益奮
於學既得雋而後安下賴子亦避去太孺人嚴重寡
言咲隱約成性終其身無美衣媮食之奉然好施予
周人之急甚於己章慶又爲余言太孺人非直德學
自東石公也乃其貌亦類東石公夫東石公所稱是
兒男子者嘗衆然吾上固稱太孺人女而男子者也
郎不男子何遽不東石公來也且夫太孺人之所孫

名則休蓼是踐德亦稱之然此於今甲爲四品貴令
猶未驗也將毋章慶之所能自力爲太孺人身後榮
者非耶太孺人萬曆庚辰十二月卒距其生正德戊
寅壽有六十二章慶之娶爲劉少子彥慶亦聘劉女
二長曰詔歸貢生何永元次曰詔歸諸生王國宙孫
男一發恩聘則胡君女女二曰發祥許太學陳守身
曰發宜未受聘後某君家世行履詳仲氏誌中余乃
復爲之銘

銘曰有祠部爲之父父亦曰有令女有太僕爲之[illegible]
男亦曰有令婦夫才而弗貴則曰有子才而毋則曰視
妻良於常母良於變二子誌之後十年將休蓼是踐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泰興令雅山呂君墓誌銘

呂君十七而爲諸生進補國子上舍三十七而鄉試爲第七人因公車者久之五十九而得泰興令甫三月移疾歸呂君之歸未嘗一日而忘過我客亦時時稱呂君顧余方掩關不能從事酧酢而又八年則呂君病矣謂其從子元學壻李東純曰幸及我之未死

而得瑯琊君志銘我欲生見之於是屬其姻郭大夫紀其行甫就而呂君不起矣臨絕猶手二子而曰必瑯琊君志銘而後我瞑夫馮太史者良史也謁瑯琊君必以太史狀於是太史爲呂君狀且紹二子先而申君之治命太史與大夫皆余友也不敢以不文辭

按狀呂之先爲岳牧著姓後居大梁至宋建康中而有維祖者得官杭之崇德尉大梁爲金尉以妻子老崇德遂稱其邑人凡十二傳而君之父相官至沔陽州判官沔陽公有子三長曰山西行太僕寺丞煥季曰淮國儀賓焕君其仲也諱炳字心文地有雅山署以見志生而明穎至性過人於書無所不窺習然以文過奇故多不錄而其遊太學則爲祭酒呂先生枘司業童先生承敘所賞識迨策名褎然前列衫紳好稱說之矣始呂世世仕一累息而沔陽公稍用本富其賦至傾邑然性嚴重不能折節官府邑中倭倉卒僅以身免倭既去議城城則沔陽公當版築十六而他倚靡至非君之策名則立靡矣然君能恐詢練事豪有愛沔陽公橐而弗應者君宛曲譬解卒弗應乃割私橐除道之又有里貴人居間賂亦出自私橐前後積數千金皆以解沔陽公之禍沔陽公之禍解而

不知其所繇也久始稍得之至疾革就青家老俾伯氏叔氏各以千金償君家老尚惜謂此不足當半償而君竟棄弗顧曰舍人子嘖嘖妄聞我何所指索太僕君長於君十餘歲君父事之家政壹聽焉至於把門戶扞外侮則一切自任不以煩太僕君太僕君老且死顧其老嫗穉兒曰吾生賴吾弟死復累吾弟柰何君雨泣而對曰必不兒負也自是旦夕朝其丘嫂益共謹拊循穉兒踰於己里有欺兒弱而搆之者君極力扞衛得免兒後名元啟居恒謂人微吾仲父何以能至此儀賓君以尚翁主故留汴梁之子元學先

歸猶存稚君喜而誨養之以至成長今廩於博士庠有聲所以語人如元啟儀賓君一得子長告還君迎謂之吾失一兒得一弟差不至煢煢然杯酒懽飲朝夕融融靡間也汚陽君夫婦之棄君時尚未舉孫君憂之甚奔走相地偃蹇十餘塋始得吉壟而元學生已元啟生最後元學之同父弟元肇又生君大樂之曰先公之系振振矣郎有子何必我而其喪二親以過毀且用相地勞成癖疾凡五試公車或中道返或弗克入始慨然曰去死無幾矣終不忍以儒冠見先人地下其爲泰興泰興瀕鹽邑也民以舟楫故易爲盜

君至則首捕治一二大猾刑簡而政精其民悅服之守以上有難獄輒聞呂令云何喜事者欲從運道自常之孟瀆過江徑泰興取楊子橋而出所費以巨萬計君執不可曰運故道在也亡故而廢之而更置焉如大農金錢何議乃止當是時淮以南方倚呂君重而君素宦薄且有婦沈孺人變亡害移疾歸兩臺監司公移數十止君不得士民強留君以數萬計君從間道驅得免今署供張直百金君悉籍以屬吏曰爲我謝後令毋更煩民也邑父老謳思君不置歲時走六百里問遺以爲恒人或謂泰興令豈有所不足耶

材不任耶不稱上官意耶君笑曰否否人故自有志且我偶倦遊耳因賦詩五章識者以擬元亮歸去來辭云去舍不數武有園曰友芳志兄弟也亭池卉木嘉篠映帶之樓曰聽雲志思父也中置法書名畫敦彝之屬日宴坐焚香誦老易離騷辭從賦執過之或四遠文士納屨請謁則延之花下割鮮釀醇佐以清言間發酣唱竟日夕不倦時一呼刀詣西郭外所謂五柳庄者擷露蔬剝筍蕨綱遊鯉射谷島酒酣欣憤高歌起舞顧影而笑曰吾不敢望五柳主人小飲酒資耳君風神瀟灑美須眉秀目少時頗任俠裘馬

從有遊閒公子之冨與名晚節盡洗去之獨其好施予益甚尤急諸子姪兄弟間有一時殁橐中者悉爲棺殮傳致其喪歸又厚䘏其孤有調選而得鎮遠倉使者以文憑質金既他罪不能之任君爲贖而還之滿考貧不能返君使人齎金而返之仲姊負官賦積百金以一稚繫獄其得出亦君所償也自君之爲施不已而宗郎姻戚執友以至閭左人人飽濡潤無失職者顧君帑則益空或迫有所應不能亡假貸於富人諸負君券以千計君負亦如之恒自計我不忍負人又不忍責人負當奈何會婦沈卒沈故沈敏仁厚

頋君善施洗善積其遺貲頗裕君悉以解貧其所仔
券即弗盡折亦弗問也以故君卒而邑之人亡不罷
市痛哭者要不特門以內然耳君既名高爲人所甚
說大吏至越者又多生平親交君自匿不相聞徐司
馬栻撫浙不能得君一辱逾重之且代去㧾君門曰
孝友敦義邑令陳某者欲寬一琨罪曰爲我餽百金
博呂先生數行君曰數行易耳如關說名無可洗令
有死者郡下邑丞鬻棺君得矣材應之郡倅丞以公
贖五十金酧君直丞匪末子幸罷官去人謂君不可
取償乎君曰殮死令貧生丞等耳抗守方某驟卒以

廩故不克葬君倡諸縉紳裒金走其家經紀之葬塟
陰陽官中然至長賦蹴吏諸役不欲小異務民嘗損
田百餘畝以贍當賦者乎有調發必身任其重曰吾
君其輕重將誰屬邑門堰累堪輿家以不利學官弟
子議復之君率百金以倡堰復而科第相望矣君嘗
況寶應湖颶作群舟多沒君盡出其裝募小舟分援
之所全活甚衆而不以姓名語人一士人官留都欲
私其妾子歸使所親僕賫五百金於君亡何士人死
僕來報君幸無知者請中分之君怒不聽召士人諸
子均授焉有倉使負官儲若干將鬻其女君爲償記

負女得不鬻小胥張相以孝聞病困燕中君呼醫活
之與俱歸衣食之終身君與沔陽俞通判通家通判
死長子亦死君捐金養其寡妻又爲其季子還虛稅
脫身雅奸中素名能知人日者方大立以其術干君
異其貌稍與之語知其能文勉之使歸蘭溪令補諸
生有聲君年僅六十有七亡子其終爲君子者即元
肇也君之大樂之乃君識云女四適太學生許天錫
邑諸生徐國賢太學生徐元明季即諸生裘純余所
見者也少年負奇才高行君能詩善書詩出入王岑
諸家書得趙吳興遺意所著有道德經解山林漫言

藝苑瑣言友芳園雜詠素心君集藏於家誌曰呂君
所自言人各有志信然哉以呂君之帥去不與今其
鎸果殆踰於彭澤彭澤貧而樂呂君富而好禮則志
以過殊也彭澤之爲樂乃自躬耕食力之外一飲一
衣亦所資於人而呂君之所謂好禮則雖一飲一衣
亦與世人共之夫呂君之所不逮彭澤者貧耳其行
陰德多矣乃壽不至中澤不衍後天之所報之者抑
何薄哉太史公而在固當爲之欷歔慨歎無已也雖
然士爲善以自快而已
銘曰近俠而儒濟吏而循爲施不已以終其身不斷

報天不責名人飲酒賦詩達生任真身綴下士名齊逸民古亦有之而君豈其倫也耶

鶴洲黃處士配王孺人墓志銘

嘉靖丙戌錢塘黃處士某之婦王氏卒明年其子諸生汝亨杖苴衰詣入拜而泣曰母死矣而汝亨不肖無可以爲母者獎獨有得公之一言以不朽地下耳余謝不敏且無故則不敢言以生者之無故則不肖誦公之書十載所矣公幸而惠之言母死可瞑也即不惠之言不肖且死與母俱不瞑也其紹胡君廷試復爲之從臾甚力余亦心惻之汝亨乃出一編謂余

此所以志也既盡讀其辭曰麗而剴可受志矣志曰孺人亦錢塘人也父曰古塘君某博學能古文詞亡子而孺人其最少女處士之父曰逸山君某賈而儒以貲傾里中而有六子亦獨處士少又俱才各能得兩家父母心而孺人又能佐其父紓家難父器愛之難其配逸山君聞而爲處士委禽焉既入門則逸山君之賈日挫諸子長者皆徙箸去獨孺人與處士奉逸山君夫婦而會古塘君捐館婦李既處他女家無問供者孺人迎與俱處士念父賈已矣嘗以儒術顯而力不足既補邑諸生則教授傍邑子藉其貲孺人獨身治饘粥晨與以奉尊嫜退而共母李靡不自愉快也屬歲侵度所儲粟不給則減其饔而身當其半蔽逸山君竊怪之以間伺孺人食試爲食不下咽乃歎曰吾幾失吾孝婦處士所齋遣弟子資繼之稍稍不乏矣而會嫜姑病然羸甚孺人私計以人肉可療羸密刲右股而雜糜進之弗覺也已處士覘其創未血察知狀大歎咤曰柰何先我使我不得盡心於母已而某竟不起處士慟哭不欲生孺人之哀可知也然懼處士之遂不欲生也起而撫之曰知君不忍死者弟獨能忍於生者耶於是俱起勉治姑喪而益精

心奉逸山君有子汝高僅七歲使之什寢處務以寬逸山君意既老病寖劇孺人與處士晝夜襲服而侍湯藥處士間迎醫禱孺人即代之榜所起逸山君意難之孺人跪謝曰大人憊至此而暇嫌之論哉已而逸山君復不起孺人與處士毀瘠如失姑時所以治殯葬皆獲如禮尋倭寇起焚燒里居三徙而孺人以織力自支其養母李不怠久之李復以老壽死孺人奉而合之古塘君兆始逸山君病而謂人惟吾婦吾忘老歸母李病亦謂人吾賴吾女吾忘老寡人亦謂君君無他子及婦耶何以獨子少子與婦謂母李無

他女耶何以獨女少女與壻孺人如弗聞也泣與處
士曰不幸姑逝吾舅亦逝吾母又逝然吾夫婦得一
效全力於所生者足矣何至與諸伯子及諸姊程功
處士曰善微夫人之言吾敢有德色始孺人以勞毀
故得目疾迫暝則眊眊焉不察物已而忽明識者以
爲誠感也處士數試不利遂棄諸生孺人輒嚴課其
子讀而亟寛處士曰婦少讀書賢聖人如孔孟尚不
遇以老且今天下寧屈若一人也而汝爲爲諸生負
儁聲自謂芥拾科第矣而得弱疾嘔血以死其婦范
亦前死孺人乃大悲泣曰吾所不獲志於夫子者以

望若而若乃爾耶天乎於是汝亨弱有文矣少所受
孝經論語大小學孟氏諸書皆依孺人䟽讀孺人怖
謂汝亨父兄之所未竟者悉屬兒亦不易哉汝亨自
奮厲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儕異一爲驚人之鳴
而孺人病矣當且易簀聆執處士手召諸子婦女孫
膝前人人爲好語慰訣且戒勿慟哭慟哭徒亂人意
已而命所善比丘尼趺坐作偈示之則悉嶺中不落
草句也尋合掌誦如來號使尼皆誦經右脇安詳而
逝蓋如齋素禪觀者二十年以故盡洗嚴亂恐怖而
超入恐地如此汝亨文稱孺人篤厚倫理處士之叔

兄死其父亦死取其孤撫之以至成立有家室不知
其非處士子也女字沈九齡九齡亦孤稚也撫之壯
而後歸女且曰吾不忍名而贅也他族戚里婦女非
子而毋孺人者可屈指數嗚呼稱今處士君富幾得
及汝亨之貴而行其德可勝紀哉是故汝亨悲而有
餘痛也是宜銘
銘曰以一孱婦身而遘尊卑之變者若而曹然皆毋
失其爲親何逝者之幸而生者之不忝啟手告盡歸
然返真然後知其所以禦變者有定力而所遘者皆
徃因嗚呼婦具名而丈夫其人者耶

處士銅山張翁墓志銘

張翁之塋龍溪邑北青山也盆將猶稱處士云而其
後七年翁之季子惟方以進士教授吾郡謁余慨
然而歎謂其先人之行不能出閭里然堅自白遂有
古烈俠風而其要實歸於長者以故數瀕蹈禦險卒
坦然而開九衆以終且有諸兒及不肖爲之後然不
肖竟未有以爲先人不朽地也余憫而許之乃具事
狀以基中之辭請君之狀畧曰翁諱治字崇平銅山
其別號也張之先世爲龍溪人大王父曰均仁均仁
之弟五子宜茂宜茂之第三子秉華是爲履垣公娶

於阮有五子而仲爲翁自均仁公來貲推以漸拓耐
子姓亦益繁然好爲長者至嚴垣公漸旁落公生而
磊砢英邁讀孝經大學即能通曉大義多涉獵典籍
手錄其賢不肖者以自警勉稍長念其家食貧而伯
氏弱不能操家秉慨然曰已矣誰與資吾學者且如
我父母朝夕何強自力佐伯氏而撫諸弟俾成立然
自是不竟學會嚴垣公與阮先後以件養終翁素精
堪輿家言竭貲力歸公於同占杉仔嶺而阮則冠頂
蜈蚣穴詫曰吾卜而再得吉壤後必有興者復創二
弟其一同古社與伯氏共之其一立家廟諸弟之所

同處也翁負氣屹屹不肯爲里豪下諸生有貸翁百
金而負勢不欲償者甚翁孱不敵也翁訟於邑不勝
訟於郡不勝衆或讓翁何自苦乃爾翁不顧走之監
司訟而勝矣顧割所償以爲諸生路貲曰吾豈有慽
於若哉吾自取吾平耳嘗市巨室隙地而良有欲得
之者翁故懽也肖巨室之姓以贈翁怒曰若亦舞我
耶以若市則可以巨室贈則不可凡再訟於官卒弗
與既而置酒好與之不恔也嘗創弟時諸生某某有
搆其遠式者哥白翁與酒會酣好無間或謂翁是不
嘗齮齕汝耶翁咲曰彼齮齕我詎妄我而效彼則亦

彼也翁以有中外搆故奔走聽理者五年不責佃租
者三年歸集其佃人語曰秉吾之危而匿吾稅若不
得稱良寬若於三載而追之一旦吾亦不得稱仁令
貸若若去我他佃矣翁性淵達多智權子母因時爲
息徒手致千金而能以義散之居恒賑貧苦繕橋道
焚貧人責券所爲德非一而不自矜伐性勤甚即寸
晷不容逸以爲此竊惰漸也晚節遘倭警出入鋒刃
者五六歲卒以其身與家免後至七十八乃得應詔
爲壽官有冠服而惟方應選貢遂薦順天里有黠者
援三十年廢產以其家衆據橋壑地而遁翁翁攝子

弟姑避之曰吾少孱故不受舞今足以逞矣受舞不
孱矣於是鄉月旦益歸翁郡舉鄉飲以翁爲上僎翁
生於弘治癸丑卒於萬曆丁亥享年八十又七元配
阮前卒有子二惟正娶李惟脩仕爲常山尉娶黃女
四適黃元科黃大祐蔡一俊蔡賢繼配曹有子四惟
毅邑諸生娶洪惟方自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娶曾惟
濂娶韓惟渾娶盧女三適潘榮貴李惠箕謝朝賓孫
男九一紋娶黃一純娶林一綱邑諸生一纘娶蕭一
韡一斐一致一敘一熊孫女三曾孫男十二女十婚
嫁多名族志曰世所羨言壽考令終多賢孫子至張

翁備矣彼魯朱家郭翁伯之流其謙退不爭務行其德視翁若過之然要以爲名使耳所謂陰賊發於心而徵於睚眦如故也是故身挫家析而聲施不克終若張翁者有一於是乎孔子不云乎棖也慾焉得剛翁唯不欲故其剛長獲伸而人不怨夫豈惟不怨天且蓋之矣是宜銘

銘曰剛而無虐直而溫張翁所以永存而博士用之以教胄子者亦其遺軌耶

奉政大夫同知南寧府事蓮峯陳公暨配趙宜人墓志銘

故致仕南寧同守陳公以嘉靖己酉卒於家前是丁未其偶趙宜人卒而至其年合葬於小捷山之原故少詹事黃文裕公佐梁進士王鳳翎之狀而表其事於墓矣而窆石未有誌若銘蓋三十八年於今而公之冢孫德基再爲吾郡同守一日過余弇中而請曰事固不可知以王父之爲長者而其葬也僅有表而不得志若銘以慰其幽然遲之二十八年而幸得遇足下足下能有意乎則王父死且不朽余故信黃文裕公言之核而賢德基據而志之志曰公諱志敬字一之蓮峯其別號也其先自贛徙南雄之保昌宋有朝奉郎常者官於廣州遂即屬邑之東莞家焉累傳而至公之父父琏嘗輸粟助縣官賜勇爵父縉以爲邑諸生弗克任凡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幼而惇敏不肯從群兒嬉稍長通經術補博士弟子令有陳寧者試公文而奇之實有館使二子從公抗顏不少假於令事毋所與久之領其省薦兩上公車皆報罷卒業太學連喪其父母持喪哀毀骨立時人稱之最後復上公車抵清河閘而同試者里人林藏陽中渴卒徂擊以死公曰林君去家萬里卒死於外非我誰爲白寃狀治後事者謝諸同試生行矣吾獨留爲上書臨

司守令抵濟卒法調林君棺斂使艤首南而後發至則不及試矣公亦倦於其業乃就銓選得倅潯州以行一時義聲藉藉故少保方公獻夫爲吏部郎贈公詩見意爲公於職專治賦乃創爲規條白於上官行之不擾而辦遂以材舉速攝平南循城貴縣三令事所至有聲實見旌禮時議汰冗員公當在汰格而銓部才之改倅南寧所專治亦賦公理之如潯也而田州之役起始田土師岑猛驁而虐數剽掠隣郡總督姚公鏌奏討之大衆聚南寧者數十萬咸責餉公公從容爲經理無乏興師進猛走死而其黨盧蘇王受

者分糺其餘衆以叛勢張甚時武緑爲兵衛督府議
守者曰所見惟王倅材仳皆弗如也遂檄公與恭將
張經都指揮施震守之公至治戰守具甫畢而王受
果悉其衆距城三十里而軍鼓譟聲動地經震懼不
敢相顧曰姑撤戍而避焉可也公拔劍指天曰不謂
公等憊至此張雖陽何人哉謂武緑吾死地也或計
且以牛酒犒受緑辭止之便公復怒曰牛酒不以犒
師而以犒賊何也於私計便於天朝辱授甲立嗶覘
間指顧方畧士爭自奮於是經震稍恃以強賊謀得
狀逡遁去矣公自以勞進同守而新建伯王公守仁

來代鎮意以二小醜可不煩兵而下召公幕府受討
俘往諭之咸見公往慑曰是故守武緑使我望若金
湯者也遂請降新建伯大悅卒移師搗八寨公以武
緑之一旅從所部獲級獨八十餘新建伯顯薦公爲
按察僉事兵備左江會病解任且卒遂格不行而林
司馬來代新建伯會討忠江二州叛酋公復以思恩
兵從破擒之州人猶洶洶公爲經畧請遷衛周安以
控其要築城墾田次弟撫循稍稍定矣然公紀不自
言功賞亦不及而竟以老自解去林司馬固留公不
得則極意揄揚公兼給符傳以行公之在南寧也有

太平司理蘭宗遠者以瘴死而柩過之已而其孤死
其家人亦死獨二孀在流落者數年而公倡其僚悉
橐而資使還歸關中關中人劉正郎仕以諫戍南寧
泣曰吾不憂死矣爲文紀其事甚詳公歸不復及公
家事觴咏自適而已而至篤老乃念其鄉墟謀之重
困民援甲令言於朝被格其草且復上而以病不起
矣得壽七十有二娶趙宜人者宋宗室後也溫慇閒婦
規尤勤女紅其治生劬劬達乙夜猶未休以故能佐
公爲公得寡內顧憂其卒之年則六十七也有子三
廷對娶於鄭繼娶廷頌出繼於從弟先卒廷封娶林

繼彭女六人孫男四煖復溢都履郎德基隆慶辛未
進士也孫女七曾孫男七燕毛燕喜燕賦燕式燕謀
燕規燕臣孫女五公卒久之而學使者鍾繼英檄士
民議祀於南寧之名宦祠瘞乎公以一孱書生晚際
而當末位乃能出其緒而建屏翰之績此必有大過
入者而竟不獲越五品使之逗動服以老死格之不
足以得天下士如此哉然公竟不名功脩然而去之
抑何恬曠自快也夫其先友而後試事詎也損橐而
濟歛喪仁也損身以完危城忠也雖古特立獨行之
士有不能及者宜黃文裕之津津乎其稱之也德基

婁治郡邑大較用公遺意而稍通之然不以政累而廢忘王父之不朽於三十八年後可不謂孝哉是宜銘

銘曰是惟公與其室之瘞土厚而良鬱鬱生氣以與德媲用克昌厥嗣

月潭和尚塔銘

萬曆丙戌冬十月廿又六日月潭和尚示寂於吾州觀音菴之右室越四日爲十一月朔荼毗於州之北郭歸骨於室前方丈地爲甎塔以藏之從其敎也和尚姓楊氏以成化甲午生弘治己酉從師圓省祝髮

五臺山嘉靖戊寅始受具足戒周行天下殆半於句卯葵山中最久隆慶辛未杖錫吾州吾與弟敬美築室居之凡七十年而後厭世緣俗壽百一十三僧臘九十八和尚以不欺爲本以無住爲宗以彌陀爲父以釋迦爲師以淨土爲皈地以無爲爲法事不談禪不豎義不沾講席無寒而已不備三衣無饑而已不強中食既得疾不飲者五日絕水者二日至夜分乃呼浴浴畢使僧雜誦無量壽佛經傾聽既終奄然而化晨大霧頃之開霽朔之晨復大霧頃之後開霽緇素會送及觀者亡慮萬人咸合掌咨歎以爲得未曾有世貞乃即塔刊石爲銘

銘曰以緣而成以緣而住百十三年始以緣去同受生者得忉利天備享天樂亦踰百年雖則百年彼稱一夕或天或人其等過隙乃知壽者於我無涉無苦無樂非福非業以銘師塔師了不知我義坐亦銘亦何爲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瑞昌王府三輔國將軍龍沙公暨元配張夫人合葬志銘

輔國將軍龍沙公諱拱樹者余友人奉國將軍多𤊹父也元配張夫人公之父曰鎮國將軍宸涊爲瑞昌榮安王覲鍚第七子榮安王父爲恭僖王奠𡍼恭僖王父爲　寧惠王盤烒　惠王父曰　獻王權獻王

高皇帝之第十六子也建開國於大寧已徙南昌仍故號公於　高皇帝五代矣始鎮國娶於李封夫人卒亡子而其媵乃舉一子已娶於戴亦封夫人始舉公已又舉公之弟栱柎俱封將軍如公號公行雖叔也然居嫡而是時王母鮑夫人猶無恙愛而育之宮公少岐嶷有智量鮑夫人故能讀孝經論語諸書公與之語即貫投之俱成誦五歲就外傅日臆毛詩千言其明年進賢舒芬過公父以公姣好爲之對立應舒植不測後狀元及第每每致書鎮國謂而家第三郎求止麒麟也好爲郡攻蠹會寧王宸濠反盡脅諸同姓并侯從軍而鎮國抗義不肯從王怒而幽之金墳廠是時公九歲矣獨與王母鮑及母戴俱二母日夜啼泣曰王一旦有天下柰而父何公咲曰反者徒自苦耳何法得天下且吾父惠不與之異耳不患異也俄而鎮國交關守者得脫獨身跳投婦家找一力走建昌而會王宸濠困兵安慶城下王文成公守仁乘間襲南昌下之市井洶洶一嫗持公而哭欲與俱投井公拂袖入覲二母則梁且縊矣公亟止之曰來破城者義師耶當誅反者不誅不反者且吾雖幼庸詎不如匃黃兒巳而兵至其別將曰王司理儒公出迎

攝之曰公來誅反者吾父以不從反囚吾望義師若雲霓耳司理奇其言而貸之城人信署其門曰良且發一旅衛之公徐入而慰二母時坊市多中焚其婚距公門數步轍熄念獨不得鎮國耗而鎮國所之建昌曰方寧錄者素奇鎮國鎮國欲詣京上變錄曰毋庸也吾聞王公師巳下南昌謀知實身衛之還邸鎮國既聞公前後語大詫曰不謂九歲兒能辦此吾殆弗如也云何鮑夫人薨公衣毀稱情至十五以例請天子爲錫封歲祿八百石儀衛二十八給朝服公服常服各一襲冠履靴帶稱是有司治第擇婚明年始

冠行三加禮冠禮之不講久矣獨公吏鎮國行之人
謂公故嫡也何以不居鎮國邸仍鎮國亦留公公固
讓曰令甲自　諸王而上始與封吾知有吾兄而已
不知誰嫡竟市東門甌脫剪棘廬焉而會鎮國與戴
夫人俱以悍王變幽苦先後得疾公偕其伯仲晝夜
東西奉湯藥籲天請代疾寖劇公念以西劇狀聞東
則益鎮國憂以東劇狀聞西則益戴夫人憂每見必
脩容問疾未則曰行瘳矣而戴夫人竟先鎮國將
時聞哭聲又覩公狀墨而甚瘁強起過喪所以其餙
執事井井知爲公調度也收淚歎曰若爾吾復何憂

亡何鎮國亦薨公乃大發哀擗踊號哭毀瘠骨立既
塟服除張夫人已被封請矣而來歸我夫人故名族
也婉嫕有志操既歸公與偕之東門廬將軍拱栟甫
九歲有姊會稽郡君亦從公與張夫人撫愛之如子
女爲郡君擇壻得儀賓王暁已又爲拱栟擇配已又
請封冊諸冠昏皆於公乎取公素好典籍積至三萬
餘卷尚以不得東觀秘書爲恨上章請之　世宗悅
出御製敬一箴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賜公拜賜動
色崇閣而嚴之公他亡所好唯好讀書吟詠延賢士
大夫折節爲歡及好施予而已賴張夫人勤儉工治

生眾積纖微以寬之公弗問所從也甲辰乙巳間江
右歲連侵公悉出藏粟治粥於邸以哺饑者所全活
衆是時張夫人已舉二子而多燵長有異資公教與
余德甫鍾仲譲兄弟游爲諸生業人或惟公官豈亦
倣趙宋時開朱邸甲乙榜耶公笑曰此一代典制也
使見曹習之豈必籍是而貴亡何多燵拜封冊而張
夫人捐館當疾革時執公手謝曰妾幸得尚主君有
二子庶幾見頭角爲主君室一弟嫁一女弟所以相
爲亦足矣賓不敢私尺布寸珥之槖以負主君所歡
者始不獲奉舅姑終不竟侍主君耳言絕而暝公痛

之甚爲文以奠其辭甚酸楚既而歎曰古稱文生於
情信哉當塟張夫人請於　天子以多燵幼不任寵
秀欲援與俱特賜許故事諸宗室送塟僅許一長者
往而公之塟鎮國也行第三不克從又居平不得出
城閫恒心痛之至是治張夫人塟畢而馳以一中牢
祀鎮國及戴夫人於新建之石經山伏地哭且絕而
蘇手葢封樹復西馳謁恭僖榮安二王園復西馳謁
獻王惠王二陵追感先德與叛者之傾宗社頫歎悲
咤久之俱有詩以紀還治家廟脩葺益飭曰吾嫡
也不可以他委公故多讀書而老遂於天文遁甲音

門演禽太乙六壬諸家言當是時天下北中虜南中倭士大夫釋紳衿而談戰陳大吏之官於公地者太宰胡莊肅公松大司馬凌公雲翼御史中丞康公朗塗公澤民所得於公尤多而余德甫時已登第爲尚書比部郎郎有李攀龍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宗臣及余世貞者與德甫相切劘爲古文辭有譽死而得張佳胤名藉藉一時或以北郡中七子多煃時尚少謁而歎曰銅山西傾洛鍾不東應哉彼且以我非夫也強自力以詩及書紹德甫而先後通諸公咸賞異之其後德甫罷關臬歸公治芙蓉園以居多煃而時召德甫德甫兄事公而第畜多煃惟公亦時時解頤曰毋論德甫即吾與兒師友也公尤愛余若攀龍詩每誦則咀吟不絕口顧謂兒何李於弘正間擅大雅而我江右一熊士選不能當郡邑然且猶沾沾今二子主盟壇以若與德甫儕秦賦也顧吾倩若王父未嘗一日而忘斯道乃章章於汝不亦快哉於是乃梓鎮國詩曰王隆遺稿多煃請梓公詩唉弗許也公失張夫人請於朝得內助曰余余故賢然少不能省出入而公以義俠散之產盡推履屏祿入自守有傳宗正條者減削益甚至不能名其半子侯以下諱不平

公徐謂諸君易不云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朱徧天下且百萬指悉仰給縣官更二十年大農之藏將涔藿矣胡可以無變通且若不見漢同姓諸侯王表乎王之諸子一葦侯耳他孫則齊民也戒諸兒家則有宗正條毋三篋毋重喪毋多臧獲毋闢丙舍而已諸子侯以下多佩公訓而守之公少善經術既善詩至五十而益習養生然不事服餌御內烹煉之術超然有擠於參同悟眞之微指者一日受冊方姑試而驗遽暱之曰異事果有之非吾分也至六十誦金剛經忽若有得者爲揭贊之梓以施善信人築精舍居高僧其中歲事八關齋月事十齋間召客飲取諸市沽而已四子皆已冠婚封冊有廩產分月供養公戒四子吾不如陸大夫出橐中千金裝富汝亦不以肥肉大酒溷汝共養屨履足小得餘羨飾沙門而已七十於精舍傍別築深室鑰而賓之所時時晤賓者僧及余德甫鍾仲謨二三子及德甫之子棐而已又二歲忽屬疾四子皇恐召醫且禱公揮手止之至稍劇悉屏謝內助余及諸姬侍獨四子二孫在側顧謂吾生辰近矣汝曹愼之多煃問所欲言則曰汝在吾何言諸子復問之則曰汝兄在吾又何言季冬之三

日忽起具衣冠南向拜手默祝已西向趺坐舉偈曰
六根元是幻三昧本無聲圓融超覺海無滅亦無生
復舉偈曰痛覺貪生貞法王三生無住郎金剛刹那
了却人間事直至威音大道場已而謂多㷔爲我延
高僧助我西去僧自海上來者召之入俾對趺坐夜
初更中庭白光加晝異香郁然踰時姑息而公目閉
唇若微動手數珠若誦□□者至明而絶其日即公
生月及日也公長幾八尺𦍑頤脩髯王立山坐抗聲
若洪鍾齋莊盛服儼若□□其燕處布素而已與人
語煦煦和易尤不喜置□□生而孝謹得父母心事

二兄甚恭二兄見之恍然□矣曰此國琛非吾所得
而弟也友愛季尤篤季之瞎張夫人喪降而子曰謹
𥟖我育我者孫母夭公拊掉大慟以其所佩帶弁出
藏幣斂而曰恨不汝偕也無貝三孤與伯仲之子無
異已子吏度許雅爲朱邸所矜式既爲德於其里久
每出入人起頸而視之所著龍沙集凡六卷藏家塾
於乎以公之杖行使得入佐明 天子宵坐論作行
之任即不敢論周召去東平亦獻當何異又不然而
受會衛之等亦可以杜用其民而僮奉一祠官祿澤
不過九里名不出一方肆孚爵高稱胡益哉陳思之

所以厭塵遊而請我所有以也雖然公始而好經術
既而好詩又好玄學晩乃太掃之决無明綱歸大光
明藏郎帝釋輪王不足以殉公但睫而况區區纖芥
寀官哉臨化之際厥有光景拘方者以爲幻嗚呼公
之所坦然而自得者亦寧幻也内助余能祗若公以
公嘉故哭泣哀思蔵餘亦卒公自樹德有子四長郎
多㷔嗣龍𥫗子鼻中所謂用晦者也配車氏多燦配
廖氏燁配程氏張夫人出也多類配金氏多頻配王
氏内助余出也皆拜擧國將軍配皆封淑人女四長
高郵縣君適胡山次欽江縣君適黄識次南懐縣君

適閩一誠次怡亭縣君適熊良逵皆儀賓孫男九謀
𣻆配鄭氏謀𡒄配王氏俱拜鎮國中尉配皆恭人謀
墩謀坐謀童謀圵謀壇未封餘未名女廣惠鄉君適
龔燦阮溪鄉君適熊宜高新浦鄉君適程一豹俱儀
賓餘未封曾孫男二女二多㷔既以合公與張夫人
窆於新建之桃花鄉王公岡而内助余衬焉 天子
賜之祭三而謀𡒄銘於余德甫德甫卒乃手事狀累
萬言以屬世貞世貞而志之且銘曰
是𡉏也藏上高皇帝五世之仍孫貴不敵德以裕后
昆既碩而蕃雖剛若碩貴𨗴不敞何以譬之□今閩

世世無斁

廣東高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東山徐

公墓誌銘

世貞少嘗讀兩漢書概想其世材之盛而最後願考
鏡大明公卿將相之業以爲無愧色而至於循吏則
未有能如朱桐鄉卓密縣者嘉靖中守尚書郎數聞
句容令徐公前後治邑九載其純白之行
惠利之政當爲天下第一然所爲第一者以實不以
聲當是附心沾沾自喜以異日不即死而有事乎蘭
臺東觀之所撰述尚用句容令應亦何下桐鄉密而

忽忽爲事奪已而老且意筆研矣里居時有餘暇而
常見者前給事中貞明則徐公之子也謂差公若子
年而未有誌銘於隧中之石則以慎之故今日乃藉
惇史足下足下其毋辭世貞因悚然以許而問狀於
給事則曰得句容之政而不能悉也其他則悉之矣
給事去補兵部郎遷尚寶丞遂進爲少卿兼監察御
史督與河北三輔稻田事而余問以過句容從其父
老詢徐公令時狀纚纚不可指屈數大要云老人蠑
髮來所見未有若公者公天人也明年少卿所督治
方報成而阻於中貴人移疾歸始具狀來請曰悉之

矣得之句容人矣余亦喜曰微矣得之句容人矣公
之始至句容也羸服坐一筍輿延見諸侯人恂恂無
所詰難諸侯入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
其黠豪而治乎居三日公察一二吏出空牒而用印內
褒中搜得之詰其狀群吏皆叩首曰爲一二某親故其
事補牒耳非有賄也公曰吾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
之法已曉戒猾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
其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於法不敢有所舞公每
受訟牒必命其人與親識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
者面諭使之心服間一抶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

至於武斷力并之者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
預爲之期過期而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
不遣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
食其縣者多自引去公既盡習民富貧與道里近遠
諸雇役之輕重必以資其受雇而役者必以便郎田
更村稚得用身應毋使宿猾奪之諸賦長收賦於各
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公毀之皆爲一
於冊以示各賦區雖至稚魯不受惑也邑故有賠賦
米四百石公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爲累他
運解費有輕重官故量資之黠豪趣輕而貧重不相

當久矣公已竊得其槩要諸豪詛之神而俾剕之既
定爲閭使𢭃各以分夫毋恨色公恒謂郎　天子布
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
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國以故終公任無失所者
公之悉革一切浮浪費里正𥂀籍邑耳足跡不使至
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爲恒邑故稱最孔道輪蹄
轅轔取貲於民不可計而公裁舊額夫三之二馬三
之一然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䇲器食不
以貴重故加篡士大夫安公之質儉弗過望也有廢
園廢輪數十畝公躬率隸卒闢治蕪穢秇蔬果鑿池

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不必他資取諸官中而
用之客吏欣然爲醉饜去邑西距二十里東距白土
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
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公積雇役之羨甃石以道
之行旅無所苦謳謠籍籍歲江南六侵民至屑榆而
食而　上方祠鑿竹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齎神三茅
山三茅公所治也歎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
役或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公曰救災邺
隣古道也隣民即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彼䘏故牘
商引之金宿於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費公躬爲

經畫諸使者韙公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民忘其
役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發廩米數百石使
平價而糶取其直於官公曰今洊莩載道數百石之
穀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於是從時價糶
其半還直於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分食其
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公按倉穀餘尚多使稱力
分負以去其山谷閒稍遠者則就傍富人穀而取償
於倉公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嚴峻有十七人槩貸
而遲穀者公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以
饑文其惡者咸惴惴相戒道更名不拾遺公於卑赤

無所不極意而取豪乃特嚴然不敢偷慈於公視諸
博士弟子猶子弟也歲時課經術論說文義饋粥膏
油之費不乏而其鄙無恥者懲之又方於事上幾用
此得罪時應天尹汰邑庾故富有席富人謀之尹欲
以席市公謝曰賦長巴儲之矣尹有所任直時胥下
邑索吏所不得酬而訴諸庭公縛而笞之尹怒曰是
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教諭呂某公報
謝呂某者鹽賈人子不肖書不足以辱侯聘尹逾怒
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滛畧不甚稱公以
意格之且不平價糶也而諸生見嫉公者中以蜚語

中丞恚公甚見辭色三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
公賢泣涕數行下曰微徐令吾曹有塡溝壑而已中
丞意稍動下睞皆曰令不宜若等故耳爲移之胡諜
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請死於此因極敘公救荒
諸奇筴與君恒善狀且詆無耻諸生謂彼不自知罪
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生中丞意解入都
以語尹尹曰此强項吏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
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公在刺中會及公操直指
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中考而已事下吏部
尚書熊公決怫然曰吾故聞何容今賢不減古人今

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邢彥具公前後薦剡語報尙
書書論謫中丞於外而特留公時謂中丞力不能摩
一縣令可怪也然公絕不以望中丞中丞亦內媿不
復及公公既以廉儉著聲其下化之民有華冠而侈
服者出必過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具稍過侈必相戒
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
事將治行而民遮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
觴炙兒稚攬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
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公亦揮淚曰毋以
訓而曹唯儉與勤及恐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廢恐則

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公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
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
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
恐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公像而尸之朝夕必
祝焉巳又立祠祠公四五廟而其最大者曰茅山謂
公息民於荒稍茅山之役巨故也公之在繕部議當
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園者都督挾 上寵
橫甚人謂避之便公曰何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
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闡分爲二公出権
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璫權者蝟集倍溢於

故公屬其餘於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
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坂最堅而又最速役夫
不吉痡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爲員外郎督清源磚
廠舟北者毋論勢人達官必使附磚之將作大司空
吳公多鄉廠屬以司空意請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
自司空出遷都水司郎中治張秋議漕河道故通濟
者與通鹽者近而不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泥潰爲田
惠公議築減水橋於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涵
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於今賴焉
時司空進而冢宰徐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

後所過張甚河渠郎迓送恒出境外帑龠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公弟道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於沙灣不敢離也文華嫚罵投牒於地而去何公以資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今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公曰吾老矣安能役吾身以徼身外物陳牒於冢宰謝不之任冢宰巳爲高州更新守矣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糾公考功郎持不可乃坐公老令致仕公唉曰老自吾分何至煩考功令所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跡可數也守令以時問政公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幹尤切

聽者爲縮舌族貧矣立義田以周之足矣立義學以誨之又撥田於學以給頒仰同年之婦何蔑不能自衣食公力貧之又推以貸邑蔑之貧而勵節者公於自奉儉不以老遊蓺衣絕泉帛然用施于故窮行視廢丘之瘠得杜家山斥地招流亡授以牛種教之樹秇相土宜通水利而率藏獲與之分功而耕皆成沃壤時給事長矣公慨然謂吾昔用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巳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與水利雖不盡究然識者猶日望之公既有年德貴至大夫郡邑舉鄉飲爭欲得

公祭酒公爲一之郡而已公生平無聲色好晩節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説義理典故維容竟日若家久提學御史耿君定向按部句容習公政而仰之時誤傳公物故者耿若欸詫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公獨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公誕日設縣迎釐於三茅祠下歲時訖問以爲恒公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郎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疾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驗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公巳瞑矣守祠道士夜夢公朱衣從數騎啟扉而入嗚呼神所憑依將在人矣豈公以彼士民之專思

而精意有所深注耶公孝友天性重節義不突然諾強直自遂信躬而行四歲失母劉安人未冠失父僉廢公侃侃自樹立其奉大母周孺人繼母史安人尤孝謹屬疾瘳大作相傳染家二母病幾幾不起家人皆避徙去公獨身周旋其間卒以俱安爲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讀書僻㡬庄泉有耕而乞火者公時佔僤猶未巳也嘗與一貴少年家塾過驕佚子弟朴治之不小貸貴少年狎戲童甚故出而留之甕俾恣其側媚欲以試嘗公公爲色無所近衹以告貴少年曰是夫也鐵心石腸人也一老儒生捧

所習經有饑色甚是少年盛而歎曰經獨爲彼不爲
我公咲曰經非貴富人物也而所謂誤矣公與少師
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
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公特使一老蒼頭侍行
唯謹夏公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
爵工部郎劉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
下縲絏獄公捐月奉𩜹饋而致之故籌包御史節節
坐與中人龍遠戍公餞白金爲匝羅而銘之曰不愧
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然公有所爲以自達其志而
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公娶周恭人能助

公爲清白而不宜子後公二年卒置貳王孺人舉給
事後又置貳李舉貞易殤給事郎貞明娶於江生子
之洪置貳生之沛之洪娶於江孫女二巽德豫德許
字汪學孔費元弁才而殤給事之狀公行凡數萬言
余故歎盛世之才難傷賢哲之不可再而悲給事之
致無已於親也故採其事十之一以志而繫之銘詩
其
辭曰徐出栢翳敦厥孫嗣以仁名世秉其王几於會
稽水族於太末之里乃自金溪遷於貴溪世不必顯
未邦書詩公起孤童以行誼聞卓爾不群褎然兵文

稱禍公車今以饑邑天降割於氓災疹旋集匪公之
乳哺誰適悉毋匪公之誨治誰適嚴師匪公之儲蓄
誰適家督公今九載一切就理從稚得壯壯不派徙
從壯得老老以樂死脊改而沃雕返而鄰其氏思公
尸之叢祠燔豚炮羔歲時不衰公神其間而傀於百
原之山百原之藪其碣高州守而不爲其政三茅之
從其主何容令而官則三命是當曰明故二千石循
吏徐公與漢朱大農卓太傅而並者耶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銘

嗚呼此明故福建按察副使余公之墓而世貞爲志且銘之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祖而更之曰曰德遂字德甫公之先豫章士族祖恭父敎俱以尚書教授里中亦俱累贈封如公貴封尚書刑部郎

是曰刑部公公之生其母夢異人及刑部公先後試異夢遂大器愛公公少而慧穎總角爲舉子業郡邑然腓解稍長從父授經於武昌朱御史廷立館朱公當督畿學政日中無全士見公文而懽然曰是子國器也砥礪之且數歲歸就試適郡試前畢守歎無可以當首者續試公大奇之遂以公應學使者奇公變如郡遂補博士弟子公試輒冠居萬安人殁以孝聞服除應其省鄉試中式名稍後朱公入爲御史中丞道遇試目閱首簡不得公名抵之地曰余生數奇乃爾耶夫人從地拾之起簡第而公名見朱公爲張宴相賀公偕計至南宮不第朱公矜世使歸曰生雖第我游太學太學賢士數也遂游太學更試復冠時王襄敏公以旂爲兵部尚書謀于師於朱公以公應遂躬造辟爲王公一見禮異公所揚扢自文事外諸國家大筴亡弗讐者暨襄愍公鉞爲陝西三邊帥請大舉撥河套有旨復賞下部議王公亦以爲便留咨公公對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與嚴相隙而中爲餌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哉言何　上果羅夏相幷逮曾公而幷命王公代之王公大服公欲以公偕往公念離刑部公久追欲歸王公留之不得

乃請明日當餞於郊至則公卿大臣畢集王公攜公而門迎公且徧以贊諸大臣曰微余生教之吾殆不知死所且謂余生異日公輩人也於是諸大臣爭延譽公公竟不顧遂其又明年乃成進士使於豫章郢郡其餽一絲不以入家鄉先生故太宰熊公汝聞之曰鄉後進不乏人明年還朝至冬始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下所刺織尚書稱之時歷下李于鱗與世貞相劘琢爲古文辭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宴同舍郎趙人謝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自兩制入與亡偈言何梁生旋

謝生解而公與司農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曠
合然年最長而其事于鱗最恭于于鱗詩所推許最
深至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
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于相報不肯受加于與
則受公翛然其間亡所加郎加之公亦夷然不屑也
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論死嚴之鄉人
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郎問下所避遷河南司
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
浙俗積巧善飛辟然深文吏往往惡其情法時不蔽
公平亭之其得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

亦亡所聞異遷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
閩值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簡通往不絕
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為視含斂使
其子棐給而受弔以其喪歸入賀　萬壽還任時倭
警雖少寬而群盜乘時蝟起延平徐子墅者劇盜也
聚其黨踰千人欲南連張璉以自固壹屬公捕之公
遣守令而下敢力深入者分兵為四路據險以待而
多縱反間構其衆為一鼓而薄之郎陣斬首五十
餘級賊遂大奔潰悉為四路兵所縛凡四十餘人斬
及溺死者三百餘人聽撫者五百餘人前是張璉起

大捕殺掠江右閩郡縣然不至延平而延平公所治
也天子方震怒下大司馬俾奪三司守巡俸誤及公
公不自明而至是公以功大當贖念不欲張後其事
力辭之臺人尤以為難嘗按部抵建寧臺檄還署司
篆已發矣會山賊反攻屬邑之政和壽寧郡守一騎
間行報公公曰亟返郡當與守共之安敢以司篆解
既而與守謀二邑無城必不守彼且乘勝而見淩我
與守約兵弗精當坐我餉不足當坐汝賊果入二邑
覘公師整而斂相守四十餘日援兵至合而殲之壹
按功簿且上而會興化潰於倭而止閩大比士公入

棘監之所取知名士如趙秉忠田一儁黃鳳翔楊東
輩後田君會試第一人黃君廷試第二人餘多顯者
公復入賀　萬壽大司馬見公而知公所蒞延平非
失守地也已又能自匿功弗列賢之為疏請還其俸
有白金彩幣之賜公道豫章里省侍刑部公甚適也
而閩御史某之白簡上矣始公為故嚴相里人然心
薄之絕跡不造門及審讞浙借諸曹郎辭潮入嚴出
揖公曰余郎余郎鄉人耶非今日吾幾不識郎故鄭
端簡公知而紀其事於文公以讞大藩勞得遷資不
過叅半歲耳而相嚴敗人以公其間左間栩根語及

之議者不謂然閣御史某公同年進士也疏不請法
公微規之御史陽謝公中頗不懌而鄧武之司理與
守構公意直守御史乃從入司理間遂捕樋公冀以
快忌者中丞諱公輸爲解救不及而倒且會疏因稍
異其辭業當得勘銓部中亦有欲爲公道地者而
肯報罷矣公雖終不能無小慨然以得長秋刑部公
其快公出入中外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
益刻厲自于鱗而上以至於古之作者亡所不窺極
于鱗慎許可其寘公於七子中恒稱慎至是貽書
世貞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辟

治詩亦不聞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因將用晦能爲
古調公折行與諸衛汝文相倡酬亡倦久之名益盛
海內操觚之士多納屨請益者公居官庶無餘業又
以溫書故不暇治家人產而文之遂得少非蘢以奉
刑部公及繼母將孺人而其後刑部公卒公時已逾
耳順哀毀踰禮其喪將哀亦稱之先後中丞直指丁
旄過從問政謂藝俱以公爲指南而諸及公出處則
深惜其才而抵厄於倒低徊久之獨中丞凌公雲翼
濡而薦公一時翕然以凌公能知人不俗而太宰張
公瀚者公故交也人謂且用公其與公善者至爲齒

笑顧得一書致張公必有以報公謝曰客休矣張公
不知我故不用我知我亦不用我且我一山澤人亡
世意久矣何至勞君方寸客愧去益有覺公者亡所
得發憤於公所裁書毀之幷其稿俱燼公嘯傲自若
於是公之子棐謀築室於負郭之隙地居直東湖北
枕渚堂南望徐稱西接蘇雲卿三高士祠公意樂之
時時指謂棐曰是了不異人意用晦以其與芙蓉園
隣也數召公吟哦其間不抑賓主詩成俾世貞敘之
曰芙蓉社吟稱當公之壯時僅一子棐李夫人憂之
爲置媵送之閣公聞之衣冠子也却而不責其直汪

司馬伯玉爲作却姬傳曉節稍有所置多子然貧益
甚人風公不爲是貲僮粥計耶公曰兆在吾何憂耶
凍餒不至死既老倦客客至不辦爲具從居武陽里
課耕自給城府之跡可數也吾弟敬美屏騶從過公
鷄黍淡夕金川丁鱗閣余白雪樓故事癸未春公年
七十飲客而讌忽遊步褰飾巾待期至臘月四日猶
與客論文不倦罷客後端坐閉况不言棐驚而問之
亦不答氣微微從口鼻出又四日而逝時萬曆之癸
未也娶州李夫人有五子長即棐太學生李大人出
娶於羅次棐聘於甘棐聘於魏采聘於何集聘於胡

俱庶出女二二適諸生萬戩卿李夫人出一字太學
生鍾允升亦庶出孫男二長欽燿聘楊欽焜幼未聘
孫女一適喻應皐公卒之明年而棐始属狀於用晦
又三年而狀成其文踰萬言最爲詳覈棐携以來且
請曰猶未歸土也其卜在武陽南曠芳湾之觀音山
敢靳子之一言以慰於幽余不忍辭嗟乎當吾曹之
相率爲詩顛跌宕自放若不可一世人而世亦無有
能見容者獨公斤斤制行不苟與人必以誠信文彩
無所露洩見而知其長者吾曹毋屈指鄉相必首公
已公佐大省臬無害而予與于鱗早據秀子相繼外

子與明卿肖甫論若小驗然未久而歸者出外補及
滿者遷肖甫遂進保傅爲國柱石而公以一眚之故
終其身丘壑不復振豈非天哉雖然公詩成矣其又
有進於詩者天乎人也固不得而以世法軒輊也
銘曰大江以西有派其詩作者實繁背風雅馳余公
一人起而振之力去陳言而古是執遂超乎勝以陟
熊耳俯瞰塵世轍亂旗靡位不敵德文士之恆緊德
而賢補之以蘇嗚呼余公郎安而宅我辭苟行過者
必式

承德郎温州府通判滋涯潘公墓誌銘

當隆慶萬曆間故御史大夫上海潘恭定公偕其仲
氏温倅公叔氏比部公季氏光祿公咸以篤老致其
官歸恭定公築堂於別圃名之曰四老約以休時相
過從而諸子今學憲方伯都事汀倅監事諸君咸盛
衣冠治膳糗執子弟之業四老人隱几其間雅歌投
壺談笑甚適也海內盛稱之以爲唐宋二洛社不必
出一姓魏之楊氏雖號爲雍睦然剌促官守不敢以
愉樂顯明之毘陵近之矣而不必貴蓋之者獨潘哉
盖十餘歲而恭定公卒已而比部亦卒温倅公惘惘
京京悲思牢憀四老堂之跡遂絕而又五載公亦卒

矣公之初不祿也特汀倅君方之郡便道省侍而學
憲方伯皆里居公忽顧而泫然曰我潘之先累世爲
德而鍾我兄以有若二千而德不衰今若乃闔諸子
姓有妖倩奓肆日將累其先而祭不一易之非所望
於賢者也因泚濡久之明日語益悴且加絮泣數行
下學憲旌語方伯此何祥也屬元正公當從之公庭
祝釐以病辭越二日爲公誕辰舉家慶者亦以病辭
盖七日而竟不起時萬曆丙戌之正月十日也公壽
八十有五小於恭定公二歲耳德亦鴈行唯是少不
得志於科第屈爲小官然亦有以自樹顯不苟徒焉

巳也公之先爲邑名族其詳見恭定公狀志中公生
而警穎端重異常兒稍長遍經術能文章會其父贈
公罷項城尉歸倦於家且宦薄而公獨顯其緒以共
贈公夫婦朝夕而寬恭定公及比部於學既恭定公
成進士久之比部亦舉鄉薦公乃補博士弟子以例
升太學上舍謁選吏部得爲光祿寺大官署署丞大
官雖名爲一署於他署劇且總其凡公精心爲之持
以廉節時卿黄公養蒙少卿與公鉌事取公而決歲
所省上供費以萬計中貴人請備一夕之需爲叡公
知其欲見嘗也遜謝之自是不敢有所干於公時恭

定公自大司寇領臺事公杜門謝絶計吏還往有臺
獄自而推恭定公盛者以百金酧公公大驚瞠卅之
咄咄楗門牡尋奉命須撥工於江南諸郡自常廩外
饋遺亡所受務隱約折節恭謹若不知有恭定公者
還朝考三載績階徵仕郎尋奉木署正明年請急還
里邑復除故官當　莊皇帝之　初即位諸郊祀時享
宴賞大典所取辦不貲且事久曠廢公沛然應之有
餘稅事殿陛中薦爵奉胙進止雍容是部上亦目屬
之故事官散廩粟往往用新而置陳陳者至腐不可
食公請於鄉自陳而新以歲差次著爲甲令自是廩

粟無留腐者公所更定甚多諸猾弊若掃官吏洗手
而治遷溫州倅溫名郡也近而饒公念恭定公已得
請便道還里依依不欲往恭定公強之乃往甫踰月
而竟投劾歸臺使監司靜挽之不聽曰吾柰何以一
倅易吾兄弟哉公歸所以奉事恭定公篤愛肫肫其
字叔季姉之四老堂所録築也公讀書通曉大義然
於孝弟忠信自其性得之不以名閥年行矜人雖卑
輩後進來謁未嘗不自抑與講敵禮也尤仁慈諸稱
貸劾事與人語煦煦惟恐其忤之然至壽戒子義方
斬斬矣君恆謂天道福謙人情惡滿儉嗇保家慈讓

養德知言哉公歸後以次子汀倅滿光祿考進階承
德郎勅贈褒予甚至而元配王亦自孺人進安人王
有賢行先公卒公感而不復娶恭定公嘗爲銘其塋
夫夫子四允脩太學生亦先公卒娶趙繼宋允徵光
祿寺掌醢署監事娶趙繼何復繼趙允遠所謂封公
者也汀州府通判娶顧封孺人俱王出允光太學生
娶倪側室張出女二長適太學生張所毅側室朱出
次適瞿弘詢而夭亦張出孫男六士彥太學生娶楊
雲杰邑諸生娶顧雲棐太學生娶張雲章娶俞繼芳
邑諸生娶張雲阜聘陸孫女一字石長芬曾孫男五

明屛睥欽明翰聘支明錫明暘明潛尚幼曾孫女六一字張氏子一字徐氏子餘幼未字允徵𨚫計還偕允達等十葬公於犀溪之原啟王安人之兆而合焉以學憲君狀而請志銘於余學憲君名允哲與余爲兒女姻而余故莊恭定公不敢辭

銘曰樂有三而公得其二福有五而獨公之備乃猶嬴其一曰有繫喆嗣夫不知公者以公之兄不知公辞者以公從子之狀而余之志與銘余言者新公亦若生

曹母陸孺人墓誌銘

曹母陸孺人者其先吾州之雙鳳里人也父某工爲醫母曰嚴孺人婉嫕有志行善女紅未笄而歸故憲副曹公逵公時爲御史以直道論名聲重一時其所儷顧夫人有子曰巽學成鄉薦矣公猶自念其嗣單故復娶孺人其後更有所置曰某顧夫人嚴不易事孺人宛曲供奉之遂得其懽心而撫其君娣姒然以故公益重之其守嶺南移守滇已副滇憲孺人俱從生二子官舍長曰晉學次曰益學公宦先後皆饒地孺人斤斤職櫱醸慎門牡而已他無所染指公性素儉既歸愈拮据生理孺人一切承之以勤約奉頒夫人益恭及其卒而所以侍湯藥含斂亡弗誠信也公老而康強無疾閒八袠以終孺人猶大慟欲死殉之不獲乃撫二子曰吾所以不遂從公地下者爲而輩未成長耳遂長齋斷葷味二子泣請曰曩昔之事公爲致毋幾不得再肉而今者頗有餘衆以共毋胡自苦乃爾孺人竟不許當二子之在羇丱時孺人督課之讀書甚苦至是乃益嚴曰而不任負荷使我何以見而父地下於是二子立矣游太學補上舍矣晉學娶封少宗伯王夢祥女益學娶太學生王懋學女而俱長矣孺人乃歎曰自吾事公以逮爲毋逾五十年

未嘗見日而起不丙夜而宿也亦未嘗先諸傭飽後諸傭休也吾今者有託矣衰且不任矣始分就二子養月一過從撿閱誦經教毋得以家溷若婦始孺人之事公得一錢輒投撲滿不輕出至是稍捐以濟窶戚繕橋梁施櫬揜骼有假貸者至傾其母錢負之亦不甚較曰吾夙世逋也陸翁與嚴皆老孺人手以寬樂終而禮瘞之恤其二孤至今今年丁亥正月孺人年六十九矣忽感末疾不良行二子侍湯藥漸有瘳忽謂晉學曰吾欲及我之目而若冠帶也且若婦之毋王太夫人在撫中念若甚可一往見之謂益學汝

姑在我側晉學勉行謁吏部選得鴻臚寺序班俄心
動辭王太夫人以歸則孺人以六月十五日復劇不
起矣晉學道聞喪匍匐哭甚哀已謀之盐學將以九
月之三日祔公兆而請狀於龍溪令沈君俾世貞效
志銘於墓中之石余故嘗有所效於公且從二子遊
而尤與盐學善其何能辭孺人女一適太學生歸道
傳孫男五接武聘南太宰袁公洪愈之子某女雲武
聘諸生王應賓女賡武聘太學生周秉文女英武步
武皆幼女二一許字周進士玄暐子公縝一尚幼皆
晉學出餘詳公誌銘中

銘曰公所謂儉師之畢身稍散以施則取吾仁教二
子成用以報公是日地道無成有終

中大夫山西等處行太僕寺卿巖泉徐公暨元
配吳孺人合塋誌銘

當萬曆丙戌之九月而徐公以吳孺人地下之辭來
請曰是婦也而賢且有德於不穀故敢以溷子然徐
公病矣墨而柴瘠憂語不相屬余私疵公獨不爲已
地下計乎居無何公病復劇俄而卒時十一月之去
五日也明年七月其孤之長者曰道稽手公事狀率
其弟來拜且泣曰塋有日矣以下執事之不忍於吾
母也將必不忍於吾父也其均惠之一言以慰死者
余與公同年契厚無可辭按狀公諱嫌字明宇家世
受耕讀至父溪軒公奉東林公而公少儁朗多異徵季
父東林公縣時未有子抱而育之以至長則風骨逾
勁能讀書屬文有奇氣煒煒東林公生如公者四矣
而愛公甚不忍歸溪軒公遂爲之擇配得吳孺人年
十九而適公公時年十八明年公試於臺爲第一遂
補博士弟子員公於文益有聲數試輒冠教授弟子
多顯者凡十年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釋褐湖廣長
沙府推官公故貧知小人依而又在公卑久皆於事

故任不能數月而輒負案廉聲著丁東林公憂歸念
不能以祿養報痛至毀服除補武昌府推官武昌一
大都會也其劇倍於長沙時而又屬大侵萑苻之盜
蝟起公精心爲之察寬理滯而又能佐其長以機權
購募盜多就法其署興國州州有子殺父者以巧匿
之有非盜而見誣者拘成案弗發理公皆鉤得其狀
所操縱若神民大快服暇則延見諸生與談經術課
文藝彬彬矣以卓異徵爲四川道御史言何溪軒公
亦卒或疑其服公曰吾所後父在也則壓而弗敢舉
吾所生者已盡之矣今乃行吾哀耳遂乞歸葬其如喪

東林公滿三載改𥙊山東道督視兩淮鹾政前是有
大相之變曰中丞鄢懋卿取其𥙊横增鹾課至數十
萬爲商困甚以次破產至有雉經死者公得其狀上
書萬餘言請悉蠲之報可公爲諸生時所治經取當
心已不帖帖章句學而會得王文成公守仁傳習錄
讀而服膺之曰道在是矣是爲會言程朱者而公所
稱郎文成亦不一一步趨其說識者曰是善言文成
者公乃出故著四書初問大集諸生親爲部解俾轉
相誦習而今少司寇耿公定向方督視學政與公往
復下上聲稱籍流聞京師後相徐文貞公階方以講

學鼓舞一世故用鄒鍾躋器公而奮爲之公遂改督
北直隸學政公外嚴而內寬取士不拘泥成說亦不
采宿譽而能得之驪黃牝牡之外以故所識拔數多
取科第爲時聞人京兆諸生擊爲籍者事聞　上以
爲公公念古不禁游學郎非負私自匿請一切寬之
使得還故里校報可以三載最贈東林公如公官而
封母楊太孺人尋遷按察副使督江西學政公所張
設約畧如直隸時而法加詳其得士尤盛公之督鹾
兩淮也渭中丞故嘗守吾蘇而公議薦及是欲貴公
弟子禮公以方共事不之應中丞内銜之後三遷爲

大夫總臺事而又入他流言數貲公遷爲山西行太
僕寺卿實左之也公之官未幾大夫復司察遂尊公
歸公以盛年雅望一旦中𮉦見罷親故亡不扼腕
不平者而公坦然不爲動唯轉徙鄉落與吳孺人僇
力課耕織積得歲郎以其羨益拓南畝而已非公事
未嘗輒入城府其足跡可數而計也吳孺人者性沈
毅有識處其姑佐公於困一廛之室適市囂而廛夜
則機杼聲與咿唔聲雜而奪公書聲公恒笑謂此一部
鼓吹也簪珥之餘時時輒以共東林公夫婦甘脆不
後他娣姒矣爲公生二子鳴陽鳴陽皆未冠應諸生

試有聲以一時夭公時有雜役痛之極不肯行孺人
歛泣而寬公曰數也且　上恩未報二孺人未窮一
命棄何以小孺子故弁髦之公爲强治行則曰商鹾
矣商欲鬬亦欲如何及其兩親學政也則復戒之曰
賢才國之楨也善護持之勿輕挫也公皆納其言而
會有給事中者以蜚語論劾公恚甚應之方具草孺
人曰毋以甚也　上嘗自悉公且夫人臣以辨爲名
而效尤焉毋乃不可公爲削草之半及疏上果以給
事輕舉而公忿戾與鐫秩二月公始改容謝孺人吾
三用君言而驗一不盡用君言而悔若五日益夜也孺

人爲公賓側曰張凡四載生遵禮孺人喜劇抱而顧之曰而來何遲也其乳哺加於嗚國三載遵道生視如遵禮又三載遵德生視如遵道孺人念張之三舉男子也又甚恭而練事也漸以家秉委之公是以益賢重孺人既殁而哀之深也公天才警拔其爲詩尺古文皆匠心而言縱横跳踉電擊風驅使人不敢正目而盻兩視學名地賢士大夫干旄造請餉遺慰存無虚月贄幣而乞言者時時有之以故晚節不大落莫獨吾東南儒生以藻麗相煦沫毋講學者公黙黙不自得亦姑繇一吐其蘊蓄然至所著書亦是以自

見矣公報不過三品數歷僅五政不能盡其用於國然猶雒一跡爲縣官經久計歲完數百千家又能械樸兩名地之瑰材以資天下器孺人爲公舉兩子而失之亦不能盡其用於家然能躬拮倹勤以植公產長顧紆思以良公官二父二母均養有終以成公孝而所樹滕萊埼之沃之以昌公後公與孺人用於外内不同其合於上臣以人事君之義一也嗚呼休哉公既袁與孺人忽忽鮮生趣以至病病劇且死逝呼童子口占五歌使書之皆言去逆旅而歸故鄉又樂其得所而中間叙致逍遙倘徉之狀瀟洒自得有蟬蜕濁駒隙千古之意其辭多不録録其大較云公以正德乙亥生以萬曆丙戌卒壽七十二孺人以正德甲戌生萬曆癸未卒壽七十所著郎四書初問及太極測定性釋徐氏殘編南還日紀琢王新聲若干卷子五嗚國娶項鳴陽娶時遵禮太學生娶魏遵道娶呂遵德娶趙其詳見前女二適太醫吏目王三綱浙江布政司經歷朱世昌皆前卒獨婿存墓在盐鉄塘之某字圩

銘曰槩于公而命之者無仕耶槩奪公而予之者今子耶將無奪者數而予者理耶則夫公之學或彰而

或晦者要亦若此爾公止矣俟之而已

處士龔溪顧翁壽誌銘

後世顧子之後裔有一人曰禎字廷用其人生長閭閈不能誦歷其先之遺訓而天賦龎茂於義質信成有開合而不至背馳者然生業頗温厚年九十一多賢貴子孫以樂壽終視羣翁之夭奎三倍其年矣造物者爲有意耶爲無意耶末季之天日以漓有能完而不盡琢者固其所獨私也後聖之壽在萬世而顔翁之壽僅在一時雖然亦不愧其爲後裔矣嘗後聖之後多有以文學忠節顯者至宋而爲尚書左丞岐

扈高宗渡江居檇李之石門鎮能開闢拓其五世至不失名其所居村曰陋巷以志不忘本其後族益蕃居石門者有東西顏而最後遷家古之難轉徙上虞爲衙後顏悉谿爲顏家對顏而陋巷村之顏自如曰瑞者翁之王父也曰高者翁之父也王父娶於金而夭金能矢節至老被旌撫育子姓以耕桑起家及翁而益饒少奪於父母不獲竟經生業然慷慨有大志居恒謂其子大化曰家自復聖公五十世世受儒何自中絕哉吾居則憲吾姓祀則觴吾先孺子勉之自是大化負笈而受諸經賓於學宮矣翁天性孝友其

積財能以義散之仲氏辟贅於沈受沈宗不肯矣或謂法不當後割顏產翁弗較也而身居其瘠及仲之歿而二子屏竣削則又爲之經紀之從子補貧突無烟翁曰吾爲煗若突也仁至欲溺其女翁曰吾爲女若女也以次承食其宗黨姻戚他待翁而室家者指不可屈計而翁忘之不以爲德嘗出錢百千緡於肆里中兒窘肱篋者數憎焉以資飲博家人司其狀語翁翁曰謹避之耳吾何忍輕被里中兒盜名以是咸服翁長者而點吝緣而放許貸翁錢翁許之或曰是不可許必倂失母翁曰俠士許人以身尚殉之毋錢

之幾何而市吾信卒授之弗歸弗較也當 明之世檇李爲桐鄉屬有鳥獸議城焉翁首損貲金三百助工費且分功畚鍤間以倡諸後者城成之十年而鳥寇至不可破大化祟於鄉矣翁用是得發舒邑令禮翁爲大賓歲歲不廢然翁爲之一二赴不數數也又以例推翁壽官予冠帶翁亦不騎御至大化宦不利於公車謁選得楚之黃岡令調蜀閬縣後先五年間有所遺翁若縞帛者翁猶訶之曰月俸東耶毋令肅汙吾目閬令良於官偶有所不懌移疾歸意翁必見誚翁殊喜謂閬令曰勞苦三峽怒湍天殆更賜我一

見翁素强無疾大耋之辰舉白進炙無算明年忽[illegible]然而逝將屬纊執化手曰毋厚塟毋以卑爲榮傷我先復聖風得賢者一言如曾氏之稱先友足矣翁娶沈繼娶于一郎開令娶亦沈繼項女二王九思丘應兆孫男四長學詩光祿寺良醞署丞娶顧次學易如見官娶沈次學文邑諸生娶沈次學禮邑諸生娶沈孫女二適諸生錢夢錫張世卿蓋翁卒而開令亦已老且用毀狀不任行乃手具事狀以書屬其子學道介文學蔡某拜而請誌銘以終翁之治命蔡某余故所知也學道實而才余所實也夫是以不辭

銘曰猗我聖亞庶乎屢空不幸短命命乃無艱有後
於斯楪茂且履富壽而康子孫載昌唯德之艮俎豆
其傍弗忝厥祊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明詩人莫公遠墓誌銘

莫公遠者名叔明公遠其字一名更生字延年嘗諸
短長之書而覩所云寒泉子者慕之自號亦寒泉子
今年七十有六矣一日踵門而語余曰吾病已甚以
語醫醫不知也吾數行盡以語日者日者不知也及
冬吾必死及其未死也而有請於子吾始自長洲徙

而武林也嘗張九華周輿叔二先生爲我卜葬得武
林之湖墅下關門前有古樹清源其傍丙舍可以栖
妻子吾欲即其地坎焉爲木槨周於棺棺周於身頂
實坎中死即埋我不關一二曰明詩人莫公遠之墓
一樹子之所撰誌銘令後世知有我足矣余憫而許
之公遠生僻好爲詩年十七八即已能爲老蒼語久
之愈益著其思務於人所不經道險詣卓絕以爲功
以故鮮有賞識之者而其自喜於詩則益甚適廣坐
受牛飲蝦諱絲馳肉飛紅粉雜遝而公遠嘔啞舌吟
有若也者了不相涉者家事大細不復問一切失得

憂喜慧快悉委之詩又高自標置時謂人近出語忽忽不適人且以岑嘉州我乎則柰何於是數見譏因少年貧亦益甚其在長洲時郡守濟南金城材之辟爲博士弟子所以揚㩁問存俻至晩節撫吳中丞宋望之愛公遠詩與俻賔主且曰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少陵氏殆爲吾子設耶下書溧水令校刻公遠詩公遠嘗應吳令莫抑聘教其子與齊與齊後顯貴爲具武林皆良厚公遠生平食息居處皆自故人而其感獨金君宋君嘗走濟南哭金君墓寫其遺像歸奉之其談宋君未嘗不歔欷慷慨也曰天下不乏賢

誰知已者又謂余吾年七十四而詩始成餘日亡幾詩更當無幾何若而可余笑曰比於朝聞寬矣公遠亦笑而已公遠有集數十卷先後刻行世始婦錢繼婦孫孫舉一子顏一女濡皆始嫁先世塋在吳齊門外之金鷄鄉

銘曰長洲生武林死中游燕齊遠楚尾衘詩與窮相終始

思恩府同守致仕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豐溪陳公墓誌銘

昔孔子贊易於乾而以剛爲天德之首退而求之斯世喟然而訖其不可見及得一人焉而竟以欲病之夫欲之必足以累剛而後剛之義益顯若乃生今之世其居然稱先輩而終始以剛就者吾其得一人焉曰閩之長樂陳公夫剛者可抑而不可使之屈陳公束髮登朝歷州邑者垂二十年而秩竟不能逾五品其見抑甚矣然卒能奉其志以終其身累崇封饗上壽子孫繩繩大者固植天之所以伸其德者固在也第終公之身而未嘗有暮夜之知無日之奉蹙取庭形食取充口而曾氏之商歌鏗然動金石蓋公之剛不完於有所勝而完於無所欲也余十餘年前備之

楚臬從公之從子右伯今大司馬務游頗能言公事而入領太僕復從公之子中丞今少司馬省游因復益知公歸田以來時從少司馬候公杖屨無恙而王歲丙戌少司馬以書來則公用癸未十二月捐館矣明年少司馬復以大宗伯林公士章之狀萬餘言請銘其墓中之石余既游兩司馬而慕稱公則何敢辭公諱大濩字則殷號澴其別號也陳之先世爲長樂之江田人八世祖文海遷古縣至公而後居邑東門自文海凡六傳而至瑩瑩嘗負死上書脫其家世遠戍歸而食貧然能強行嘗教授六子皆不廢學術而

顯者大倫以子瑞貴贈兵部尚書大用爲監察御史
後知常州府坐贈如御史其少則公也公生而母高
夫人夢鶴栖於隊已誕生公頂砂兆然少挺異淵庭
山角聲如洪鐘讀書過目輒誦九歲通經義十三補
博士弟子十九應鄉試不利明年贈公卒公哀毀逾
禮服除與常州公並偶於鄉公念贈公之不及見也
痛幾絕遂捷南宮明年始第進士授知上虞縣上虞
饒巨室俗習爲攬利其始少公而易之公日而公所
與偕者三尺耳於豪右無所縱舍然其大指在卑赤
務察其所欲惡而行不取上官指又不肯脂膏責有

力者假日詣學宮延見諸生談說經術執文傍及閭
閻疾苦津津乎言之也以是父老人加額以爲百年
所創見而黠奸吏日夜幸公去貴有力毋爲挽者坐
蜚語調湖廣之永興未上以高夫人憂歸公痛已之
不及視高夫人殁也毀加於失贈公時服除補河南
之光山公於吏事益精習其所以裁豪右庇單赤者
如初指邑苦饑公便宜設法賑之所全活甚衆時方
塞汴河決臺檄公以光山民赴役公持不可曰夫強
弱形民徒步千里勞不半途即逵不半役當半歸道
耳數萬乃則以疏直往始報許邑人大悅諸臺爲刻

交上詔徵令長最者入補給事御史公故從調補法
不當徵而相國張文忠公一切更法公得徵而張公
公同年也時時爲人言公循吏有文然不一過我豈
薄我耶公知之益杜門弗肯往而上虞之故貴有力
者得伸其沮公所試論見賞銓曹中至傳誦而卒當
羅僅通判廣西之高州府公以才數見屬署邑篆至
則申明　高帝六諭約勒閭右什五爲保甲擇高行
者長之奸私無所容遷知湖廣之道州公至謁周元
公先生祠而矢言曰所不奉先生周旋者有如日公
於政無所不宜其行意益如故或風公姑少寬公曰

我未嘗嚴特小不徵爲隅耳彼業瀆之而嚴目我
何也蓋公之佐與撫臣有連恐爲魚肉公持之急故
托風公至是度不可解則構公於撫臣論調補山西
之陽州陽故有四門榷皆守帑中得豐公至之日悉
罷之民方頌服公而監使者法被部隣郡或謂公當
趨謁公以非所守弗謁也怒而誣劾公銓曹格弗動
然竟以難使者遷公思恩同守思恩故夷地十歲九
反前後治官無任行者公單車往至則撫郡事城故
無井公乃關木關引溪源入之民以無憂汲又築巷
壓太行檻於郭甽閘以穫直者公故深王文成公學

其在上虞時嘗以教授諸生大有所開發而至是譚
文成公嘗鎮撫其地思人信之而盧蘇王受者故以
夷歸命文成者也二人死而餘黨出沒山谷間假趙
欲窺郡公按文成故法勦之咸自縛請降督不復叛
於是屬城紳衿彬彬稱文成學矣復攝横州横亦治
而公以倦遊思歸會省辟試場從事甫撤棘按劾遂
歸公一佐郡五長州已足跡幾天下半其行能不盡
録數槽白簡然未嘗幾微見顏色獨其事上官獄徵
自信不一改而露脂韋骫骳之態所施精心爲縣官
牧小民覵上豪巨猾若嚳去官之日襆被蕭然而已

歸家幾無以具饘粥有田二百畝顧瘠甚不能與歲
敵日教授里中兒自給時時摘山蔬佐飱粟茸之若
太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亦必再澣即子姓諸婦亡
敢以輕屣見者屏居髮影足跡不復墜城府朱中丞
執按部至閩亦公同年也清峻少許獨慕公欲見之
不得歎曰吾故不能屈陳仲舉耶方伯蕭某邑令吳
遴詹某亦之然公故遣僕歲官責賦不能償家有酒
輸壞而應之然至稍宿禾廪所不共之宗黨戚執也
貌嚴冷鑿鑿論議不面假然未嘗稱人惡以故里中
公爲爲三老事取片言而決小不若淑者畏公知其

於官府公居恒念其父母養不逮禄語及必泫然曉
節諸兄皆前逝獨最少弟則純在公愛之甚每一周
還輒數日不舍而其誨諸子群從極嚴大司馬間受
署失指公索杖欲笞之趙淑人抱而泣曰伯氏所寄
唯此兒不任汝笞公爲棄杖而泣乃已甚矣少司馬
行所以御之乃甚嚴請責時過當既而曰吾非不悔
吾甚迫欲成之不得不爾少司馬釋褐司理金華公
猶疑之爲一至金華曰吾欲以覘司理何狀聞金華
之人頌稱之若一而後已至其入拜御史按決荆獄
董鹺學佐理中臺兩撫秦楚公必以書及詩戒勗之

粟粟乎霜雪也又那昭昭乎著毋但少司馬素稱寬
方必不至頭觸屏風矣忌少司馬者以才而更齮齕
之識者曰此亦剛之效也公所以授也公既絶跡不
復與公家事屬島寇大起且逼長樂有議欲移家徙
郡者公張目謂曰蕃不蔽一土衣冠耶而悉驅家以
爲民先悉出家所有錙銖粟炙身乘城而鼓之諸士
大夫咸自奮與卒伍分功而立睥睨間凡三日賊竄
去移攻福清頃刻就屠已人自是益歸德公公素善
無疾老矣食酒噉肉不衰會少司馬自武昌還公呼
飲劇譚至夜分顧覘曰孰與若壯夫自是欲轉劇一

尋祭酒本司馬吾鄉東氣暇毀得罷乃延自是少司
馬侍讀楊于書單寸日所冀從命備盡一擢已命酒
凡數將麻紙謂余詞爲書歸矣非無且縣官慎毋煩
將作治方中若姬侍也又謂曳不妄過人飲及客人
一錢毋受祭及賻已而拇指涸馬手曰好爲之以未
竟付汝矣遂坐而逝僕聞聲者會哭者竟夕始斂嗚
呼公之剛於易貴之際猶見本所謂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者非耶公於書無所不讀談道理博識今古
若指掌爲文章雄渾明白要取達意所著有毛詩四
書口義春秋集傳讀易管見雙溪稿和陶詩一集

多傳世尤自謂於春秋有所發揮其持論是與舜而
非湯武以追項籍取劉璋爲張文成諸葛忠武罪人
其能辯且曰是亦剛之伸於識者也公生於弘治戊
午二月三十日卒於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壽八
十有六葬古縣之九界山陽及子女婚嫁具如左
銘曰才不以剛才或孫從以剛剛才才若未竟陳公
剛德乃自天性九折不回百鍊愈勁秩不登四仕已
六致歸而著書其室孫聲千載殷屏獨任延評首陽
之遯大義彪炳晚以子貴晏被國慶既崇章綬復考
終命人亦有言斯乃天定匪天始定吾理常勝

處士觀省張君墓誌銘

余讀趙武部之狀張君而知其賢也其稱子也能不
替父也其稱父也能不瞞子也夫張君雖賢一里人
也死而有武部狀之足不死矣而其家副脩德未已
也益以手草事行數千言而頓首余庭曰天乎不肖
孤所以未遽已於吾先子者盖不容已也其不替吾
王父也獨丁其艱今之死也將以成報之其不瞞孤
兄弟也以丕我於成也今茲覩有成矣而忽棄孤兄
弟以死何以報先子也唯公幸而惠之一言以貞諸
石先子死而生即不惠之一言不肖孤生而死余惟

而許之君之先自留文成侯其轉徙者籍楚州至遠
而從官於常遂家常之江陰七傳而爲景六又四傳
而爲贈兵馬公且世世饒高貲且生省幾公滕益拓
之至傾邑由太學授兵馬指揮以幹用著聲有封典
歸而好行其德鄉邑中推爲長者凡三娶至封孺人
陳而舉君兵馬公有五子君其季也生而儁穎父從
受遊翰長通經術江易文故憲副薛先生甲有人倫
鑒見而器賞以女妻之年十四從游燕中其文益藻發
所當無前後從父還里方日質其技以與諸士子角
而父倦家矣拚置五之曰吾欲以觀誰渠能君當其

最繁者屬島寇起里中徭賦俱用軍興法需逆傍午
冠愈益近播遷不恒君坐是大困學亦漸奪而會毋
陳病不起君哀毀甚衰羸力任之不以累諸兄父大
喜過望曰兒實能吾老死無憾於是中外一切屬之
君而君有子即脩德髫時嶄然頭角君授之青且以
自課十得其五六庶幾一日滬滬之翼而父復以老
病終君侍湯藥至損形毀顏徒戕性强目力衰羸雖
不盡已出大較倍之及畢禫痿痺羸瘠也有構其一
於君者曰是且陰中若急先發毋爲所制君歎曰彼
必不忍此即忍之吾安敢以先人遺自魚肉哉構者

衡而退君褫身以嚴持門戶以楚處久要以信待鬪
左以恩而家故豪久多忌者數乘隙困君邑邑不自
得唯課子而已會脩歷舉鄉薦明年仲子脩博士弟
子諸叔季以下俱立衆君推家以與之時杜門手一
編吟哦自得遇風日清美與内外戚執筈者盡壺觴
之致人或謂君不及時益置田宅自封如先兵馬故
事耶君曰吾安敢望先兵馬第不累先兵馬投足矣
計吾拮据三十年夕寢未嘗恬一枕今且老乃與子
孫作奴哉於是人人服君之達而益意君曉計關當
得上壽而忽感中風不善食諸子以非意所望亟之

甚君喟謂吾年五十不爲夭且吾王父年止於是
吾母及母之弟亦止於是吾何容過之多亟受爲病
小間强脩德赴計偕亡何遂亟以至卒君長髯豐下
善舉止性不好弄亡矣衣鮮食之奉醇先生以講學
爲東南倡亡敢抗者君與之下上辥先生時時有會
曰吾愧樂彥輔多矣脩德又爲余言記少時循王父
膝而行王父指謂父願而子得似而庶以慰我夫王
父從容逝吾父手而不肯孤以身外之計易之竟不
及躬督斂孤何以毋食斯言也念技已窮唯公言是
冤耳嗟乎此脩德所以不遑已而余所以爲之誌且

銘也君卒于萬曆乙酉[illegible]而才白首相
莊孫兩子八脩德脩言脩己脩和脩直脩身脩貞脩
■女四孫男四女五名及姓諱別系左方墓在橫擴
銘曰何子之材而中算紆若稍瑕矣而不竟舒夫是
以壹形者延其光而發銳者纖其鋒者元氣今並奮
乎天衢嗟不發爲子叔瞰矣

同知贛州府事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九華
顧公墓誌銘

顧之先自越王句踐封其子于顧顧蓋至晉而有尚書
君叔者今無錫家焉遂爲無錫人晉世爻而貴□顯

典其儔曰福五嘗以家衆拒俞寘亂而使其子壽詣闕告變坐㸒得白寘卒就法然父子相繼以勞死家亦破獨遺一子信甫幼孤育於友錢氏用什一起家與其子松軒公某某子芹軒公懋章俱以公世父榮僖公可學貴贈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芹軒公有二子長郎榮僖公次曰鴻臚公可文鴻臚公公之所生父也芹軒公有仲弟封刑部郎中盛章盛章子曰承事郎可賢承事公中年□□□能子請於芹軒公乃子公則公之所後父也□□□□秀聲頴總角時郎爲通人邢文莊公所□識曰此兒也異日國器者時鴻臚之長子曰起經榮僖公猶未有子亦子之與公俱貌而才以故榮僖公愛公與起經亡少異受尚書諸業里中與王編脩立道同邵議璞齊名逐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引例入太學復與南昌萬懋卿溧陽馬應圖寶應宋子价華亭何叔皮倡和爲古文辭有聲榮僖公起自里中入待詔上林挾公與偕 天子寵榮僖公甚多所賜問及竹宮祠鬯栢梁酧和之作非公屬草不稱 天子後司得之特賞以錙幣太宰唐文襄公雅器公欲超格授以官少宰張文毅公不可曰履聚躡景而馳毋輕就繁也公感之乃就試試

而又不利謁吏部選入得滇之某衞經歷入以遠難公公曰丈夫墮地千里我而近誰當非近者且緣是而採金馬碧雞之勝以追班長卿子淵不亦可乎既之任以才試署昆明纂昆明滇都會邑也公所剖決立解有黠胡挾數縱騎以鮑司禮指求黔公金所過勢張甚至手批殺驛子黔公憂之計亡所出公乃盛騶從往謁與談司禮事不能荅徇致其微實闔也而非司禮所本亦不受求金指闗衞愿遁去黔公而下特以謹已爲其邑引學校肄兵甲屬歲旱徒跣而禱輒澍上官聞而賢之雄異交屬尋以職貢行公悉辭其貴近于金道還無錫里倭寇來攻城勢且潰公佐令王其勤投兵登陴出奇而刼之賊逆潰去幕府第功受上賞乃始致貢還遷貳欝林守行守事公蓋嘗習於政嘗條五便上之州罘肯起公矢於神已竟寢然陸川寇來侵公勸習射士馳徵之殲其酋渠二十餘餘皆散走督府奉大司農檄徵丹砂於欝林公爲言欝林故不產丹砂得非緣葛洪求勾漏令誤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嘗至勾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實產砂請市之辰便督府不聽役徒三萬徧采砂欝林不得久之竟寢之處以解而公遂復奉貢砂役既竣

事謝病歸公年僅四十餘白皙美鬚眉豐下善盼大
冠高幘衣紗縠單衣曲裾後垂交輸雍容是都出入
閭巷見屬之好讀書工古文辭非西京大曆不屑舌
也書得晉人遺意其在濟與故鄒太史愼皇甫司勳
汸相倡酬謂公文似太史公詩在鮑參軍孟襄陽間
嘗采明諸公先後詩輯之曰國雅又采六季三唐詩
語曰秀句要不必規規銜石而會心之致多矣別墅
依惠山臥與戚執黃光祿關隣皆極泉石之勝迺代
王之毀裂四絃咸絕其藝絲楊肉駢罷白捲波丙夜
忘疲每謂不恨不見嵇阮恨嵇阮不見我性既嗜吟
而又苦思嘗觸雪墮深池□家人拯之乃得蘇公故
名起綸字玄一自至是更名更生字仲長最後行瓏茁
深得若九龍蜿蜒者嘗騎出之白石塢中爲黃公澗
滙水傍瀉有丘若覆敦公大樂之基而夢老人乘白
鹿相勞苦質明客有贈公一玉玦其文則巍冠而挾
鹿者遂名其壤玉鹿仙丘曰吾岫於是矣時錫梁張
肖甫雲杜李本寧過公公乞肖甫志其壙本寧碑其
丘時以公爲達公孝友天性既後於承事公念鴻臚
公漸老無壯子乃以身任兩家養承事公既卒多內
外侮公悉其材力以扞之業以不墮奉所後毋繆太

孺人甚恭甘脆必脩而鴻臚公故豪有園池聲酒游
聞之好兩子皆出後於人時不給公拮据佐之不使
有廣色及其居二父母憂其毀戚毋以服閒也然至
鴻臚公晚節舉庶弟悉遺産畀之不私矣歲時家宴
必愁創合享祠於南林祀晉尚書公而下凡十二室
宗人薦饋以序調然追遠敦睦之風自爲文記之年
七十一而病寢劇登樓顧盻久之命筆書遺囑甚詳
將屬纊斥婦女毋得近強起浴沐更衣端坐而瞑時
萬曆丁亥之三月四日也所著有應制玄言訓蒙感
知昆明何補評秀僊林餘韻赤城山圖倡和集若干
卷知非歷十卷輯奇賦若干卷併國雅唐秀句行世
者十之九娶於楊封孺人丈夫子三長祖源以文行
舉入直史館仕大理評事封贈公如其官今爲禮部
精膳司員外郎娶呂封如楊次祖河武學生雅好古
娶孫次祖漢郡諸生娶華女六適許仲仁太學生黃
邦裕諸生惲應龍錢憲南譚永曾字何[redacted]之孫男十
三人孫女七人曾孫女四人男之勝冠者多爲太學
郡邑諸生婚嫁皆名族祖源罷自直扶服奔歸將以
某月日葬公而手草事狀來請予誌銘曰先人且朞
子而不朽余曰而之先人自致不朽矣且也有肖甫

本華之京在祖源固請不已曰吾先人嘗辱子友矣謂子有加於二三子則不敢謂伯子而不得快則不忍予乃讀其狀歎曰顧公真人豪哉爲銘之

銘曰爲人後而能致其私不見屈於覆圖貲郎也而以政事文學名與次公長鄉伍採乎方之內而不鑿性遊乎方之外而不踰矩於戲仕猶不能在通塞閭其饒子孫而賢者乃所以自勝於天者耶

累封中憲大夫直隸廬州知府望山張公墓誌銘

余叔叔末俗中慨長者之不易而闕從所知議乎湖有張封公者其人天下長者也思欲一見之而病殘里中不成往今年秋公之子潘伯大忠衰服而來稱孤則公歿不待矣且出大參王君榛之狀而請文公墓中之石讀之公真天下長者也始公甫十九年而補邑博士弟子尋上太學試有場屋聲而白哲豐下顧盼燁如又負氣誼所非是鑿鑿不小假見君以爲不長者其父東會公嘗家伺其有倉頭之纍起大獄中公公幾不免業亦爲挫然竟以無他狀得白久之嘗家坐法遠人謂公盡棄而芥心焉公如非聞也者東會公既倦家政以委公而惟式之孺蝎集公應之不倦時創倭警復城乎湖啟衆之役公獨當其什二又嘗水門覺既成費侈數千緡官給閒田以償公獨不受償曰徭役分也豈餌償而鉋東會公之歿也所賣負券屢公者累鉅千金屬歲饑公悉焚之曰以先人遺而快吾欲乎寧損吾橐而彰先人之德以成其志公既不得意於公車而潘伯少則已穎敏能屬文公乃盡出其父遺書授之且徧延經明宿儒與講習學成而就試有日矣里中猾構族屬之無賴者挾詐以𥦗伺之公乃市牛酒交歡以巽辭解門下客怒曰公辱入也彼渠能柰郎君何吾歙爲公徂擊之公笑而曰彼幸聽吾解大善耶不爾吾亦不藉汝夫隋來者而恐喝報也後二人皆實因公益厚遇之益愧而感公嘗視其季父燕中而邑人馬氏子以負大農賦緊若廬公不忍其困爲貸二百金上之官得脫歸而貸者遁至馬氏子跳之他邑公不忍跡也又爲之償其息家縣中倭警而有金鐘者其先故大父時交方城居乃符金帛數百千寓之倭退返橐則榜然空矣或謂法當聞之官公曰聞之官則成彼盜矣吾不忍辱吾大父交也李太學者亦公內戚也與盜格而誤中平人令怒欲寘之理公居間百方始解李生感公

陰操三百金爲壽公驚避席曰吾自爲吾歲川非爲
金也亟去毋汙我李愧謝乃已藩伯之成進士用考
最及推恩封公刑部主事郎中以至知廬州府凡三
被錫有金紫矣然英之不特御恒角巾褐衣躡屩田
野間間語人吾所不足者非車也且吾何以見吾故
自尊異郡守徐必進廬人也以藩伯守廬欲見公得
脩通家禮而公固稱疾不往曰往必有以居間溷我
者秀水朱令藩伯故人也慕公名德甚然亦不能再
致公居恒歎曰吾豈有所不足於邑耶張公故難我
郡邑舉鄉飲賓延公大賓公一再應之輒使人謝病

不任居恒與子弟戚執宴會取真率戒毋侈費酒數
行後雜以諧謔或絲竹佐之陶然暢適凡受封後二
十五年御冠帶者歲不過元正伏臘祠祭而已於城
市跡可數也藩伯歷官凡九政迎公養郎近舍地亦
不肯應曰若爲縣官任事祿之固當而我齊民也自
食吾田家食耶不作太廟犧牢恋爰居愁累耶於是
藩伯貴矣又有公鄉間聲而其遷滇時念公與母沈
恭人漸老必不能致之官道省覲欲毋往公固遣之
乃陽爲治裝者而使舍人予上書乞終養得許而後
跪請畀公笑曰吾欲若往若欲毋往各行志耳吾從

汝藩伯乃盛脩圃南湖以居公日覲公與沈恭人膳
甚樂也久之沈恭人卒又四歲公亦卒公素強七耋
視履若壯人忽感疾遂劇然神氣殊皭朗謂藩伯曰
爲乃公數有一可憾否更托賢有文者傳之吾暝矣
遂卒善乎王君之言以德報怨揉剛爲柔富貴不盈
誨子必誼豈可與世之謭謭浮薄者道耶余既誌公
竊謂公善狀非一要之終始不離長者彼非浮慕其
名而習之所熟爲長者了亦不自覺也雖然爲纘之
一言猶有所未盡忌者蓋□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
不稱焉顏淵伯夷□驥益顯公豈其意耶顏所謂賢

有文者子非其人也公諱□道學文甫別號望山張
之先出鹽官其後□□□□隱約南鄙王王大父
濤王父楨而漸以本富負氣□里中又至東會公而
用儒顯嘗遊太學家遂至□邑娶馮孺人舉丈夫子
三仲爲公公生以正德庚午卒萬曆丙戌得壽七十
有七婦即沈恭人從公秩封也孝而淑亦以壽終事
詳姚少宰誌中子二長即藩伯大忠娶姚累封恭人
繼沈沈恭人出次大孝太學生娶陸而夭側室孫出
女三長適屠恒次適馬士逵俱孫出次適曹國光側
室朱出孫男二長恒吉太學生娶馮伺志郡諸生娶

項女四長許王堯煥番天餘適曆親安廷詔許陸某皆大忠出大孝有女一而無子子大忠之子同吉女許沈某曾孫男且紹祖女二長許魏某餘尚幼墓在賡餘堂之新阡

銘曰戚某之子富好行德婦德克貞誨然懿致豈以養後耕耕故嘗獲乃篤諸嗣嘉時錄鄉厲貴祿秀壽考康寧得之若驚答胡近名而名遂施國人曰賢給粹之褒若自九天余銘汝幽以永萬年

諸母魏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之未歸諸也則光祿公庠祖之太學君希明

父之光祿務爲長者而太學折節下士以高誼聞東南太孺人雖稚然素婉嫕有志識而漸染其家詩光祿之世兄少宗伯恭簡公世所稱大儒君子也太孺人甫十四而恭簡公異之撫其首曰是兒也女不然者毋廖吾緒矣太孺人所適曰諸生諱有彥字俊卿故刑部郎貞甫之第三子也甫八月而仲父寧津令貞叔撫之會寧津令壯無子遂嗣焉已而自有子而刑部公已前卒太孺人佐俊卿事寧津令及其姑余孺人極孝謹得其懽其事俊卿所生母秦安人尤備最後二姑與寧津令相繼卒俊卿之遘三喪咸以私

咸以心戚極意無憾者多太孺人成之也然太孺人不獨奉一男二姑孝與庀其喪又能迎其母龔孺人數其養俾忘其姑之豐而終約脫簪珥以相俊卿俾並其伯仲二兄無衣薪之憾人尤以爲難太孺人之始歸諸也席其父家橐珠襦錦褥光彩委地而俊卿故儒素屬刑部晉逝而寧津令宦薄意難太孺人太孺人覺之曰是謂我不辦爲德耀也亟改荆素作田婦裝而其所進寧津令及兩姑甘脆嘉亦隨手薔矣秦安人苦施而力不繼又篤昔太孺人供養時撫然曰汝王男名士不及宦汝男宦矣而夭汝從男宦而

庶母以貽子孫奈何王男者故貢士左白先生也太孺人謝曰子孫而獲爲祖父清白名何幸也新婦力自策不以累尊者秦安人收咨而止俊卿雅弛不問產性好客客至輒呼具亦不問中饋太孺人逆爲謀之未嘗以倉卒無措也又慷慨尚義重然諾而稍孤介負氣多忤太孺人宛曲調劑之務以成其義而毋暴其氣俊卿用是得寬於貧盆三十年未嘗見遐色云俊卿之葬太孺人也太孺人與之勸既絕蘇者數矣乃自歎有二孤在於是日夕課伯子兄弟讀書之聲至丙夜乃機杼則益厲而心知伯子才而異之間

謂君父不死矣即一旦有所樹毋忘而王父之未竟
與吾世王父之業伯子諸生志寥寥與俗情不相攝
或語太孺人而兒疑太孺人謝曰兒幸未疑也毋用
世巧嬰之伯子益感奮學成舉於鄉歸上太孺人壽
太孺人為欣然已而泫然曰吾可以見而父矣如而
父之不及見何明年伯子下第歸又三載當復偕計
吏而太孺人病胛新愈伯子戀戀不忍捨太孺人正
色曰兒尚須乳耶奈何以不歸名我伯子強行至中
道而太孺人疾復發寢欲以至卒得年五十有六伯
子匍匐歸哭幾滅性曰傷哉貧也吾無以一日養也

既而曰傷哉貧也吾無以塟也服除就南宮試得高
以進士隸事工部有御史用私恚大臣之者直聲者
伯子抗疏擊之忤　旨奪官歸始行貸覩知謀塟太
孺人措於後邨之兆而又哭曰傷哉竟不能以一命
榮吾母也謂其父之執友世貞幸為我志而銘之庶
幾若古之所稱桓少君樂羊婦郯夫人者以不朽吾
母而少逭孤不孝之罪世貞稚不文所有言寧能不
朽而太孺人雖然使太孺人稱貴人母毋寧稱賢者
母乎伯子唯唯太孺人舉二男子長即伯子名壽賢
娶徐而夭繼嚴次同賢娶沈孫男四伯士達娶范仲

士過李士達壽賢出也叔士迫同賢出也孫女三壽
賢出者字王第同賢出者一字許一未字太孺人之
先姓為李後為魏所適故為朱後為諸朱今迄不復
而魏姓復稱李太孺人尚獨稱魏有不偶者
銘曰婦人之遭不幸者室而豐家而約以終其又不
幸者歸而兩奉所生與所後中年而夫背之與子相
守煢獨不足以難太孺人恒則順為正變則義御命
卒諱喆嗣為國司評嗚呼其幸耶其不幸耶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廣西布政使司右參議致仕進階朝議大夫蓋齋許公墓誌銘

蓋齋公者許姓諱彥忠其字曰汝敬而署其齋曰蓋盍終始不忘其名以見義云故句容人也曾大父曰海一公大父曰鎮二公父曰東山公某以公貴贈承德郎戶部山東司主事娶大安人朱生公公生而竑有大人志十五從受易於鄉人司馬侍御郎以易著稱明年補博士弟子久之爲嘉靖辛卯公始與先大司馬公同薦於應天尋報罷公車乃偕其同年故廣陵閻公集故太師李文定公春芳游南太學時歐陽文莊公德爲司業方以東越良知之旨教授諸生而公與二公皆與聞焉然公不輕以立門戶爲名而久又再上至彭城而報贈公逝公大慟曰始者以吾父壯念不之及今柰何使我抱終天恨絶而復蘇自是習立者三載服除乃稍稍服復再上而爲甲辰成進士授荆州府推官緣情釋法以公平明恕稱理官

故受臺委覈諸郡邑牘因以察舉官邪然所苛責多黃綬以下於墨綬不敢煩曰何論二千石公覈當得武昌武昌大姦藪也而擇都會爲憲司肘腋故事有拘成案毛舉細摘而已公廉得郡守某邪移乾沒狀欲發而念以大體不欲遽暴之而坐其左右之共爲奸者而守已銜公切骨矣公以治行高第爲戶屢上徵補僅擢戶部江西司主事督稽草場推河西務歲應平無苦遂遷督臨通二州倉儲諸軍之轉餉者於常耗外多責有司羨粟而郡邑稽故之因而稍不相能往往後期且值河漲多漂溺者公請寬逋賦定直耗衷軍民之體不使偏勝務兩得其便乃以緩逮罪漕而以緩發罪郡邑大司農善之著爲令於是公聞隆隆若矣吏部欲用公爲其屬不果而河南有師尚詔之難甫平罷陳闊猶洶洶乃用公自某司員外郎爲按察僉事飭兵其地公至寬約束簡刑書曰亂民如亂繩也柰何復棼之其民既安公而盜亦自戢公徼得其主名一夕悉擒捕殪之咸訖公天威也不敢復稱兵矣時公著功名於外而所見銜武昌守猶在郡乃以蜚語中公大察得謫爲浙江布政司理問公之任念太安人老不欲困之暮僚合謀請急輦使者

雅重奇公之歸而侍太安人無何太安人以令終人
謂公得伸大事爲孝感而公猶痛毀幾如失贈公時
服除補江西事大白郎擢同知湖州府公不以遷人
自優佚日佐其長清徭賦理讞牘湖人頌之御史爲
上績而江西方用兵岑岡鄰郡邑若湖東者其衝也
朝議以公習兵業見之雕陳矢遂復僉事於江西飭
兵湖東公至則有議發建昌兵討賊者公謂賊已深
入據險而發建昌兵裹糧趨利於數百里外非便且
兵發建昌虛矣而有沃名王國大小亡慮數十萬一
賊以形聞我而輕兵走間道襲建昌可虞也建昌兵

得不發此亦激平其郡人德之家繪像以祀而始議
者亦服長筭甫二歲遷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時孫文
貞公階當國而李文定公佐之文定故公所與同師
者也文貞公亦雅欲用公公念不欲遂宦乃歎曰知
止不殆吾其可以休矣或謂不難二相國耶公曰七
尺吾自制之不在二相國也遂上疏投劾得致仕歸
公歸闔門養重以經術教授子孫意泊如也里中諸
生受誨者誨之成濟濟頗出門下性不喜宴游戶以
內無雜賓戶以外無轍跡如是者踰二十年如一日
郡邑令舉鄉飲以大賓請亦不赴嘗遇覃恩本部再

進階有司飭扁表其閭公面赤遜謝不得而受之萬
曆丁亥十月望無疾而終距其生丙寅春秋八十有
二配喬安人卒而孫安人繼之子二伯懋稱校官娶
夏次懋邑諸生始娶王繼顧皆先公卒孫男二先臣
邑諸生娶經先咨鄉貢進士娶王皆懋出也女二適
王世標武尚凱俱太學生先臣生女一字楊念祖先
咨生男三自新自強俱聘武自勉聘李女一尚幼全
公卒之明年十月邑父老師生慕公之賢無已相率
請於郡邑以學使者指祀公於鄉賢祠又二月而先
臣等葬公於某地而前期奉問比部士選狀來請誌

銘比部故廣陵公從孫也而又同先咨薦於鄉不佞
貞亦辱通家子竊謂公師事歐陽文莊公受心學而
不輕以示人與李文定公齊而不借其氣力宦不達
不爲使甫達而棄之若敝屣又不爲人說官中治狀
胡長者乃爾嗟嗟俗流而多飾非公孰風之哉其祀
而稱鄉賢宜也
銘曰名不必全有用不必盡究福不必多取來以爲
偶去以爲偶噫斯公之所長守而以貽厥後者耶

程師文墓誌銘

余性不喜聞鬼神事以左氏太史公之誣而涑水新

安氏訓之爲正晚而稍睹聞其事而徵其理益天地大矣變化之不窮當亦有之且福善禍淫於禮樂名教之助不淺鮮也吾同年程司徒嗣功者忠信不妄語人也邇論著其宗人師文之事曰師文嘗治質肆金陵市中司城以師文許貸可有也使盜引而逮之獄且對簿盜忽躍起坐於梁叱曰吾獄神也師文長者奈何誣盜證之司城懼而亟謝遣不敢問不逞少年數貸師文錢而歸其半久之不能應也恚而以眛奚將要師文於途不利焉空中飛石中其腰脅大懼制訇謝師文曰若誣能使見神受役吾儕小人安敢犯又一少年庋師文宗中裝夜觴師文貸堇於中忽驟風起疾焖燭至而少年誤進堇觴立死都市火將及師文肆僮奴倉卒自救師文曰無以爲也天以災懲邪邸邪政將焉逃再拜而火卒滅載米舟至孟河觸石裂有聲已抵肆發米米盡而裂見可五尺許頃之舟遂沈師文尋起家至富大卿文一窶人子耳趄趄趣什一息何自與神明通及讀司農之文畢而後知師文也師文生十月而母許卒父心詭爲娶繼母王乳之王又卒王母汪哺之又卒乃哺於繼母汪伶俜百狀而父又窶不獲專志於學然當其舞象時

能自力爲邑掾十九補郡掾習文法時以寬輔之舉動守雅能得府主意同舍掾汪秋常誤其一爲符者贖而當之鬼薪府主怒甚曰是不當抵死耶掾受金而故輕之當考竟師文徐曰掾坐不習律耳某嘗觀其牘多誤筆府主悟第竟考聖民嬰桀以採木不中格論戍以屬師文師文曰民椎何知格符從減桀留女得十金行謝師文曰去之毋汙我已而得其嬴女狀亟割符金爲之俾贖女歸客有義金六十寓師文求居間同舍掾而其人死者師文呼死者之子歸之子勅不知也郡司理嘗有所論戍而隣保李林累十餘家師文從叩首曰使君神明論戍者固當累此十餘家何司理爲之少霽師文既以文無害遷新九邪車吳然首次子冠帶非久當得官念其父母且老實如故數曰吾安能舍此數千里外吸五斗米且奉其日奔耳甚而二寄人老不待何於是捨而爲賈與越間以至金陵市中其精心計會備縮所索號老賈弗如也然雅慕氣誼不屑諸義胼胝市廛常質財金陵而有誤償金二百者已復有以珍質質金百未及授金而其人夜暴死者皆追還之其主則定遂使王大司馬舍人也侯與大司馬之子高其義而稱父

焉少需將得數升主客之傍有人笑曰焉有客而猶
數升者耶異日過械巢道傍視之則故傍笑師文者
也其游崇德主人女夜來奔弗納以他故辭去仍匿
其主名自師文之漸饒而其父母曰得其意以寬樂
終焉尤痛其母苛不逮養每伏臘蒸祀伏地涕淫淫
沾席也小時所請婚巨室少之弗許賤者師文亦不
屑以故數偃蹇未諧張老有女念欲歸之未果夜夢
神語之曰程郎豈庸人哉遂以女女師文後嘗以百
金附師文賈楚屬其地大饑悉棄而倫賑歸以别幣
償張老乃歎曰神固言程郎非庸人也其能感鬼神

益兆之矣師文晚年好佛不肯復治生產聽其子息
之而築精舍北溪日味禪悅所謂説皆物表語也今
丁元甫延致資畝不赴元甫高其行扁其舍曰北溪
禪隱鄉人稱焉素殭無疾今年戊子四月感微疾呼
二子屬之遂卒年七十有三張女賢能相師文於家
事其周儀部汝弼誌中先八年卒已卜葬瓜山之陽
今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師文之柩啓其左而合葬焉
子男二廷金娶孫繼娶汪能世其業廷鎮有文爲太
學生娶汪女四適胡宗堯黄應韶李黄宗序黄時來
孫男四文潤文瀚文津孫女三程之先爲梁陳時忠

非公靈洗後有漂公者以兵馬使拒黄巢爲師文祖
居紫雲溪汾公者爲司徒祠居槐里其系遠而明廷
鎮以友金椒令余宗漢紹介乞余銘余既奇師文事
且高其行而余子役更甚力余乃歸幣於余而爲之
誌文爲之
銘曰少所見多所異不覩鬼神乃作師文累師文躬
之福後裔

李母顏孺人墓誌銘

李母者故鄉貢進士崑山李君希直之貳而今太學
生大昌之所自出也顏姓故與君同邑而家素饒也

忽中落母生而失恃秀龐不任疾十一疾甚死矣一
日夜復蘇能歷歷道死時事云行且入深山而迷得
碧淵如拼巳大嘔五藏悉出就淵滌之有黄冠而羽
衣者袖一丸藥餌母甫下咽有聲若雷遂覺而齋香
氣拂拂鼻端歎脫然失自是殊無病神采日茂異性
亦驟聰穎絕倫諸女紅字學不習而曉既歸李君所
以事君之婦方孺人不失禮而他所操持規畫尤能
得君意君愛而嚴之後方卒遂以孺人代總内秉勑
家衆事母如事方然母不以李君之重故小自佚君
長大彦主子旦列客客至無論是材厥角劍客九九

弄丸之伎坐恒數十人命卒問饌母無不咄嗟辦也
君性斷弛不復辨家人產及歲入幾何顧好施予見
義必達母陰勿禁其出入無奏然有取輒應未嘗以
廋匿告也君好爲山水遊或過友生夜分歸必溫酒
劑炙其湯粥而俟之以爲恒又性多怒其御臧獲小
發而大忌母伺其發必調辭色而剸解之不使橫受
箠撻迫其忘也則所以飭訓備至曰母觸王君莫目
怒發吾不若救矣以故其下人心德母而不敢少肆
君前所舉鄉進士尚野業已自樹立乃推其義故弟
居之而身別創室於邑中以居母與大昌而身恒依

母尚賢強欲奉君與母往君弗聽母泣謂大昌曰以
私我耶將獨我累耳時君之產半削而費愈鉅母委
曲應之君猶借計上公車及爲大昌娶婦母川織網
之累以佐不給然不令君知也母時時謂大昌汝父
知我不能汝而重然汝能使我垂於李乎則胡不益
治經術取甲第乎哉大昌以是益感奮淬礪於學有
聲母素奉佛誦金剛圓覺諸經輒自能以意解吾州
曇陽女真師且示化母見之議訊移日甚決曰自愛
母輕塵也母歸請於君洒掃別室發慶時時繹黃庭
陰符參同契然若有會心者歲時奉香火於師蛻請

唯謹而其奉佛亦不廢嘗瞑目覺目語君曰吾殆死
矣吾適夢血汙衣而志前所夢黃冠羽衣者曰此汝
幻形也何戀爲午月午時解脫矣然李君竟病羸前
卒而母慟哭至絕而復蘇或慰之曰此豈佛與師教
然耶母曰大誑也吾安敢忽自是覺彌已侘傺至徙
處深山旦夕與影相吊而身亦病矣母所舉唯大昌
其於大昌愛之甚然不以慈廢嚴篝夜課之誦至雨
必使誦聲後檐桁聲而息易簀時所與訓誨皆丈夫
業其卒也是以萬曆戊子之午月午時年僅四十三
始李君有賦糧千斛寄於邑倉而倉忽火火時君適

他出母即碎簪珥解衣以炊衆與庫金錢募市人使
行水於倉並諸燬者不數萬計而李寓粟獨完李君
之精其母并以色也大昌不忍母之艱艱手炊其行
累數千言而爲之裁節以誌其中之石蓋吾家內子
與婦皆事曇陽師於母若兄弟然且大昌吾中表弟
故也母嘗養君之從女爲女而適諸生許獻吉大昌
娶於周有三子元武樂武非武孫女四然在三保之
新阡

銘曰曇陽子道成而羽化然猶露坐於徐某割髮爲
其所宗之子而後就王京之館母猶人也以誠歸師

以義從夫要皆殉其天而不失其真噫嘻可使哭哭
耶

史夫母王孺人墓誌銘

嗚呼吾王母陳淑人之歸我王父少司馬公也實最
晩而前是王父之再娶皆陳而舉我伯父都事公及
女之歸葉歸盛者凡三人最後王母舉一子一女子
爲先大司馬公而女爲吾姑史孺人孺人長於大司
馬公六歲生而敏慧朱唇玉輔眉目如畫十六而歸
故蘭溪丞史公蓁史公者故河間守鑑之少子而愛
者也當是時王父爲弘治正德間名臣以長厚聞天

下而王母佐之尤得閨闈閒聲孺人爲其少愛女光
彩芳澤動閭里而蘭溪公之母曰陳孺人亦河間公
後婦也孺人既幼習母訓雍容有儀則旦夕上饋其
恭河間公大喜過望謂陳孺人曰吾老矣伍兒佳婦
以付若及河間公沒而陳之其於孺人養也蓋逾於
公生存矣孺人性潤達有大度蘭溪公以其家世貴
盛又美而賢曲意卑下之孺人亦不妒妬念無子置
媵張以侍蘭溪公而舉一子曰訪孺人愛之如己出
姑陳以篤老終而蘭溪公諸兄皆前婦子其喪葬孺
人一力任之以成蘭溪公於禮然孺人不甚別治生
蘭溪公游太學以至作吏部選人産日耗大司馬公
歲餉米且三十石輔之而訪所娶郎給事中贈太常
少卿陸公粲女也陸公愛其女甚頗有所資訪亦得
游太學然不能不分孺人裝以故益困而蘭溪公爲
鴻臚序班其餘馬郎舍皆自大司馬公大司馬時在
薊門亡何坐忤分宜相逮而蘭溪公移病歸孺人日
夜禱於神爲大司馬公福而竟不免喪歸孺人撫棺
而慟已輟哭慨然曰吾必見分宜相之敗而吾弟之
昭雪而後死也世貞兄弟自是奉事孺人益謹其分
餉歲米世貞再倍於昔余弟懋以馬孺人每歸寧吾里

必累月其遇世貞者七之余弟懋三之孺人好讀書
於史傳稗官多所通決夜分而罷匡坐諸子孫環侍
而談論前哲及王父母時事娓娓忘倦大抵依傳節
義表正直歸仁厚間有所譏浪能令人解頤其在兩
姓屬俱尊而又篤老衆有疑難不能決爭鬩不易解
者咸取孺人一言孺人聞訪世貞書開府女開府姊
開府姑於史不爲不重矣弟史之事吾不以門閥故
又語太常懋蘭溪公之歿於邸而得兄紀無遺憾者
若力也吾何以報君當嘉隆之際分宜敗大司馬公
始雪復故官孺人謂世貞兄弟吾可以死矣第開吾

第功臣　國家當有所以隆卹之者而今不稱何也
吾故未可死也盍又二十年而孺人以壽考終終之
五閱月而　天子贈大司馬公今官又予二祭全葬
而孺人不及見矣嗚呼傷哉孺人之所撫子訪任俠
好酒而婦陸故賢而善承顏色與訪不能無從離恨
孺人甚憐之而傾以貲遺訪及訪卒陸亦卒而孺人
之所撫鋤室□出者載道過於其所撫訪也孺人少
多火疾既而頗病脾泄然尤者益進歲且暮覺者有
不豫者一昔而逝余聞而馳往哭之猶及殮顏色如
生孺人生以弘治辛酉卒以萬曆丙戌壽八十有六

嘗女伯氏之女適某官陳文熙緻道女於□有
□子某女嫁□宗人允升庠生楷南溪公之穴
銘曰淮謂女而為吾王史二宗之老淮謂老而其言
殊予了男子耶則豈唯家之寶

周母薛太孺人墓銘

周太孺人薛氏父曰孟仕為兵部郎中母沈安人笄
而歸故太學君某太學為故太宰恭肅公最少子太
孺人歸未幾恭肅公卒於位姑姜夫人攜家居臣老
矣而獨愛太學夫婦與從箸而廢太孺人能以勤嗇
慎禮佐姜夫人意治家而所以共養之志篤其於身

寢必居後食必居薄姜夫人困邁輒則扉不起自太
孺人手也太學任俠責客為文字飲太孺人精忠而
給之恒取唯啖辦至十夜不畏恥其歸太學伴十二
年為淮五子皆舉而太學得疾以卒太孺人哭而欲
從地下者數矣既而曰吾不惧死如吾姑何如吾諸
髫及稚穉者何乃強起而奉姜夫人益篤姜夫人卒
哭太學輒曰吾故憶吾子第若有子者何也其論五
子以義方咸崭然成立不自知其失父也御臧獲許
而恵姜夫人奉太孺人材悉家以授之家隆隆起不
自知其無主也稍得奇羨輒拼以濟貧乏者寺字橋

道無所飾宗黨姻戚無不沾潤素好佛家言厭聽塵
斜求生西方安養刹陀而廻於姜夫人未獲遂久之
乃飾一室供觀音大士室忽有異香藹勃不散太孺
人樊䗶鐙以繼之炷積而脂忽成一蓮花枝葉如肖
若可掬也姜夫人故不信佛至是亦信佛而太孺人
得漸專其志矣又久之姜夫人病疽太孺人日夕侍
湯藥以間籲天請代粥勸其哭之也絕而復蘇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明年子禎之瑞補邑博士弟子屈數
歲為幼子[redacted]謀娶婦忽夢一天女相者呼而曰時
不待汝無久混俗緣既覺而詔諸子曰此天士命我

也自今日長齋斷魚肉從吾好耳而會子祝祖補郡
博士弟子某亦有婦太孺人喜曰外事授諸兒內事
授婦何病我爲自是課誦諸經典悉習已禁足百日
習天台止觀門故以吳宜夫人感痞結至是遂消進
而閱法華華嚴二大部曉於圓覺有深契焉獨處精
廬內影不出戶外聲不入席諸子以時日參問及摩
訶衍絕不作世諦語諸婦參領之而已癸酉之二月
奉律精嚴居三月而示微疾日啖四盞糜醫請須牛
羊乳而補又有以藥酒進者卻之曰假合之身復何
所戀而忍以酒乳敗吾律也又二月疾益甚諸子要

之計易簀太孺人笑曰髯之易者四矣而不我從我
豈須臾活耶且我發願生淨土者十五年而今獲假
路不開汝曹一符結縛我而強挽留我何也遂併粥
糜不復進諸子號而強之太孺人嚴叱曰退而曹所
謂孝此耳此情識根也夫以情識根牽我而入六趣
者悖也吾所謂符結者何阿彌陀佛而已吾非有所
攀援欲掃情識勿墮趣耳歸各誦而婦勿爲我悲曉
此徑者異日共之諸子灑然若有省唯讚太孺人稱
佛號太孺人雖不食又然神氣精爽不亂所誦佛號
或和或悲或弘厲各以其念發之絕不操吳語及婦

人音聲勑諸子爲我延精行道人作五月水陸識謝
除無始以來障業及生平一切離垢罪小有寸縷福
善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佛䭾諸佛如是迴向我亦
如是迴向既竣事而喜曰不行何待復勑諸子我欲
沐浴更衣禮佛於是太孺人之卻粒者日二十有奇
矣轉側不自持諸子心難之質明忽謖然起御僂婆
裒服步至彌陀像所拈香唄頌三拜而起尋謂佛號
者百有八呼坐結跏復誦佛號至千諸子皆和之勑
結金剛拳復結彌陀印若入定者俄鼻雙墮尺餘徧
體冷觸誌遍化矣而頂獨溫俄而更熱至晚乃已面

微汗顏色正明儼然丈夫相也室中皆蓮花香殆表
勑諡與太孺人之欲絕世緣非一日然至示疾時猶
取家耕籍之以筆乞之而後謂了也其疾革也不令
諸婦女見見卽麾去曰彼曹何知徒亂人意耳太孺
人能以諸子爲善友諸子能以真心爲報恩嗟乎自
世尊以淨土開舍利弗而以十六觀示韋提希夫韋
提希由死趣道也值世尊而後得解脫夫世尊之所
雅亘百世猶意其權教稱也遠公譬其情故教行而攀
援乘之鑒祖覺攀援故執破而疑情復乘之自今而
言權耶實耶太孺人一婦人耳去韋提希之無緣生

不值世尊而去何易也然以其所積習專坐如是又必賴諸子而後無墮亦不可謂易也世之脩淨土者於此得師哉太孺人化之三日而入龕諸子將爲窣堵波奉其全身而瘞銘於世貞其叙居不肯行與提譬之辭甚備不能悉志志其大者

銘曰孝爾姑篤爾夫慈惠爾諸孤世法旣世教備而卒以出世於戲娑婆之人罕　是淨土之人亦罕是知而不能行使銘者愧

蓮亭和尚塔銘

世尊靈山成道四十九年踞獅子坐爲人說法最後

自稱無法可說而拈花微笑獨迦葉默契敎外別傳之旨然權實互宜酥乳偕味派別流分師至六部至卜一雖大統不絕而僧間自如聖教東漸心印未被若道林尚坐嘗或傍演莊易或務諸音潤毫屢千里羅什之譯名義甚遠之脩印七最爲錚錚者顧欲墮尚牽攀援未絕至菩提達磨而一洗之直指心源不立文字弟當時義解知韻寶育道宣並觀者或創止觀或守律儀法門森然並行不悖互傳而爲之大鑒又二傳而爲太寂淸坐微矣北宗屈矣然而微言雖妙顯之則粗至理固深有解則淺於是鑒寂之舍誘漸窮而志亦晦趙州臨濟諸宿始變而通之以實語爲落草寓生機於死地揚眉豎指捧喝交馳稍涉思惟卽羅斥斥臨濟之傳淺久寖昌至大慧杲中峰本則昌極而衰尊之楊無爲王龍舒淨土一論時時能攝中下趣而高明未有嚮者中間宗教並沾仍形著述寄跡苦行不廢安養者僅一永明壽而已以余所聞今蓮亭和尚亦稍庶幾哉和尚故卅徒楊氏子也嘉靖甲申毋朱夢梵比丘入室而誕和尚和尚少沈密不貪世緣喜作佛事十三捨身蟠龍山朝陽師受法華華嚴諸大部經皆成誦十七從薙染十九受具

足戒通曉諸經大義尚謂覺識所依非關眞際屏絕走少室依大章師瓦鐵巳復走伏牛山依高安師凡十二夏和尚本律精嚴刹行勵苦脇不沾席食僅續氣後先所得屆二師印證無爽行游至都下謁秋秀二師亦如之淮安胡給事應嘉遇而與禮延住鉢池山演龜松評唱選三藏經一俱厎閱竟作水陸無遮會濟拔淪滯久之至南京有無極師名方演華嚴鈔提屈和尚一職而以耆宿難之和尚不復辭提從之暇卽入作務晝夜不休旣竣事乃往來吳下及江都諸名刹演楞伽諸經尋演華嚴鈔於京口萬壽寺繙

白聽者日以千數大德二十八人無極率其徒與焉既而謂衆曰吾殆不如也雖然有不如我者一吾嚮者彼上人爲我西堂今西堂有彼上人者否和尚自是道價躋踐叢林傾提以爲一時龍象有妙峯丞印二禪者皆佛久矣捨而執弟子禮和尚智樂禮畢如常不輕提獎唱誘孜孜不倦前後登法坐者以十指數所至立成寶坊然而三衣之外一衲周身蠶粥僅延餘存五觀其諸襯施不以挂眼歲萬曆之甲申和尚暫歸慈吾郡之蓮花峯下舍信徐官施地張承祖建刹居之又使其子道翔爲徒給侍丁亥復於承天

寺搆講堂命和尚自淮南說法還奉以栖止和尚許之有終焉意九月忽示疾語其徒道林曰二十二日不作離散便可再展華嚴但老衲不得曲徇人情至日晨起浴結跏坐而說偈曰虛空無面目無位强安排話頭不話頭處處是如來又口今年六十六不知做甚麼喚諸人着眼者箇消息佛祖到也用他不着尋安詳而逝異香積時不散三日來全身入龕顏色自若道林等用其法荼毗於虎丘歛靈骨北瘞於蓮花峯亦徐官施也嗚呼佛教之敝也久矣自宗門之不振而講席乘起然不過口耳之長辭稍能俯仰其

俗抑揚其音者卽推以爲法師貢高自恣附權割腴以爲衣鉢輕役之徒偶因文義而見一斑用爲話資自詭辨才瞪目雲漢貶剝古賢視和尚能無愧哉來請銘者道林輩狀之者茂才季應徵也狀又云和尚當行脚時夜恒有寶光燭之其演華嚴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及寶花花如松紋演四十八願時有異人頂白冠冠有蛇四足來聽經人怪之謂若冠有蛇對曰吾乃法觀而乃境觀倏不見其徒亦云然噫此非和尚意也亦非所以稱重和尚也和尚法諱祖任字幻依麗亭其別號也僧臘五十四

銘曰任公不任世以應無住故遺蛻從荼毗以歸幻依故是瘞不爲瘞以絕名相故胡哉有此銘爲諸學人故曰銘亦非銘不立文字故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貴州按察司僉事進階朝列大夫南岡龍公墓誌銘

明興言路之闢莫盛於　孝宗朝當是時大臣多賢者而猶不能勝其耆礙　上亦爲之稍斥其一二不稱之臣以塞其意其擿而不當者亦兩不問於是大臣與言路之體並伸而言路稍重　世廟初亦微用

其意而是時大臣之賢不肖雜於是言路爲之祛除其不肖者而登進其賢者故言路之體獨重而大臣爲之稍屈其後　上有所用當意之臣驟貴顯之而言路不能容或肆其搏擊故天聽不復恒而甚或死或戍或編戎於是大臣之體獨重而言路爲之屈然天下曉然知其爲直臣易世之後死者旌生者用時或一伸於其屈而大臣之中黠而忮者陽寬之以外遷或薄之以微譴而陰風柄事之臣以考功令黜之雖遺闒華不得耶洗金至是而言路大屈若龍公良鄉其一也當公之成進士爲行人奉使淮府已能盡

邦其餽者蕭聲既授刑科給事中侃侃發紓其直會上甫以災異下詔求讜言而西苑仁壽宮役驟起公謂皇穹宇之敬天七陵之重祖壽宮之豫後有司方竭歷歲首之財力而從事不敢緩然內府與閭井並涸矣西役之工是亦不可以已乎哉請停止便　上雖不爲之停止然極是公言公又陳治體三要曰慎簡輔曰復久任曰嚴舉刺其論邊事若重要害增援兵免摘遊騎　上又先後極是之俾部院議行時大司馬滄州公與御史大夫儀封公以微言相詆謀俱乞骸骨上皆慰留之然儀封之望視滄州優公具論

大臣不和非所以表庶僚而微左滄州上又極是之宜大之總督樊與撫鎮臣比而縱虜剽略尾之出塞而譏僅殺首以大捷聞有　旨獎嘉且第功封賞矣公條奏其欺罔請加僇疏下兵部持之不覆公復伸論益切上又極是之樊褫職餘讁罰有差翊國公勛以寵利得罪公奏　旨籍其家與諸子姓僕隸之爲奸者既竣而追論加切　上又是之公入諫垣僅歲餘疏凡十餘上皆天下大計其所彈劾不避貴倖頼上明聖無所不曲從直聲震天下而獨借其省條論故大宗伯分宜氏躐習中不下分宜貪而險頗以小

才當　上心而與首揆夏文愍公交惡夏公故嘗以
行人爲給事中於言路多所假借分宜見公等既意
其端自夏公會夏公用竹青罷分宜秉而翁請　上
考第言路凡有見指擿者皆目爲夏公黨皆不免而
公得福建布政司都事前是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燁
與公同年進士稱碩交嘗疏論分宜而意以在遠未
能根株分宜罪狀已具疏緘寄公潤色之許於原草
矣而分宜既拜相時時念王遠臣豈其能置耳目於
我側後微知自公益恚恨謂龍生吾鄉人不一念桑
梓耶當公入計時風太宰欲去公時御史大夫熊恭

肅公浹少宰張文毅公治相顧而愕曰此諫臣甫論
外何名去之太宰不獲已俾從不及例調然恭肅於
例無調者公歸不撥赴選人以毋李太孺人故強之
至部而太宰爲熊公一見公執手歎曰骨鯁給事耶
使君淪落至此甚愧之雖然吾且岌岌矣盍熊公亦
以提衡數抗分宜故也張公公座主也公見張感慨
語公微熊公而不得至此矣於是公補廣西幕稍遷
興化司理同知漳州府公自是再親事皆不鄙其官
與民絜情法而衷之兩郡悉稱之曰龍青天龍青天
於是分宜示若寬公者而李公默最後爲太宰擢公

貴州按察僉事飭兵思南思南之人聞公直臣畏之
公以德綏懷其若淑者而屢其悍者得苗酋具黑致
之理事聞賜金幣會御史董君大校士以試上屬公
多得才儁而程式文爲諸省冠思南守璋者愉傲人
也與後御史宿有連數與公抗公嘗廷斥之時時擿
發其吏奸璋廼搆公於御史因檄公從按畢節公以
思南警辭迫病告公獨不候去亦無所賭於是御史
恚甚而思南守之搆入矣然猶謂公自省垣出有諫
爭名難之既而悟曰是非相君所欲斗心也耶因極
意詆公疏上勒歸里俟勘公歸十餘年間以分宜之

在政也絕口不敢辨迨分宜敗　穆廟改元始以公
之疏行貴州臺爲洗雪然不能復用公而公亦老矣
笑謂人安所用我我得不落彼御史度內已是又復
奚望哉然自是再遇　兩宮覃恩進階有金緋服前
後居林下垂三十載於吏奸民猾未嘗不猜心爲臺
司郡邑諸公白之也諸公亦心服謂故給事論辨甚
里外若指掌卒之日睫下公無斁使我更得十載
立冊陛前計議天下事當不止此已矣公諱遂良鄉
其字別號南岡其先爲漢零陵太守伯高翔恩侯所
稱說者也十餘傳而爲遷家道州又數傳而爲吉水

家族避亂徙永新其後有況者官大理評事有欽者中三史科官四門博士冠帶世世不絕至公之父贈給事中必合益有聞矣公性穎敏工屬文總角而補諸生踰冠薦於鄉無何成進士俱爲通人所賞識嘗贈公之捐館時公尚少毀瘠不踰禮奉母以孝聞撫弟妹以友愛聞待親族以惠施聞他行誼章章在者其仲子希夔能述之余不悉録録其大者以志公蓋令後世知有能給事公而已公以丁卯陽月生以癸未蜡月卒得壽七十七娶湯孺人有丈夫子七人某某公故勤學問然貞力行不務爲名高所司封者篤

論士也於稱公甚至而猶恨其不喜聚講以故激昂凌厲之氣時軼而之於剛然歟不哉究究使公日聚講者百鍊化而繞指矣

銘曰天德之剛不以物變誰爲伸之誰能屈之吾所謂屈伸者不悲其人而悲其時

贈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健菴潘公墓誌銘

潘之先自榮陽侯食采於潘因氏潘而望榮陽爲最古晉時中書令安昌公尼者與其從父散騎侍郎岳齊名以避亂死塢壁間而子攷渡江徙吳興之烏程遂家焉七世而爲孝子綜又二十六世而爲萬一公始遷烏程之滙沮又六世而爲南葵公孝有四子公其季也父子俱以少子季馴貴贈累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南葵公所居滙沮既極吳興山水之勝又因沃腴爲產遂彬彬詩禮名族然不能得志於科目公生而穎秀異凡兒髫時南葵公撫而异之滕前有鳴禽過者公馳視之南葵公曰毋往也能屬對吾喚爾錫乃曰銅鐵打動小兒心公應聲曰木鐸振揚夫子教南葵公大咲曰使我形穢既謂吾潘有人矣九歲受經術屬文多儁辭少保閔莊懿公珪致仕歸爲其仲子擇婿而得公見已心器之後使

屬對語逾工有唐人意中句莊懿公喜甚曰趣歸女必貴是爲閔夫人公甫成童游郡庠弱冠以高等受餼後雖將指而會南葵公不禄公以少年支持門戸不能無公私拮据乃奮曰豈可以賈吾世而隳先人業於是大有所樹廉然不屑屑計也既而歎曰是且妨吾書於是脫身游太學多交其豪賢長者意猶不懌乃徙居峴山別業益治經術晝夜而家不戒於火盡喪其橐公復舍而治生居久之人倫勝於借貸公之產再隳再起其於學亦再燕再殖然卒不獲以科第顯而所舉丈夫子四皆朋秀玉立公悉延明師

誨之而身提衡其間芧仲季皆舉進士官太史臺諫計公當益發舒然不肯作官人態或謂何以不就二子祿養公謂吾食於二子不若食於家耳也且不欲以口腹故傷其廉每貽書戒二子毋家於官苟爾吾不子若公素不習醫偶閱岐黃家言而悅之遂以醫名其切脉處方多出人意表屬大疫公親爲㕮咀里人恃公而起者十九鄰有趙某嘗訟公於官而病且劇謂其子曰能生我者潘君也其子謂方與潘君訟柰何從之乞藥趙某曰不然彼負氣而中甚慈必不忍於我公果爲之悉心處劑以起訟遂不克終公年

未六十而中外孫可二十人環繞膝前教之何讀竟日欣欣忘暮然不久竟以病捐館時嘉靖之甲寅四月廿有三日也距其生弘治壬子春秋六十三娶郎閔夫人有婦德四子者伯縣官桂陽令娶嚴鎮遠守鳳女仲廢翰林院編脩後爲安慶守娶邵山東按察副使南女叔廢官龍江關提舉娶吳季廢累官太子少保刑部尚書今以右都御史召理河道公自御史少司寇御史大夫四贈而得大司馬皆以季最故娶施光祿署丞崙女五壻爲張夏馮時雨李學皆衞經歷沈子禾邑諸生沈惠大學生孫男十四人景生冠

生弁陽太學生君陽大學生朝陽岳陽桂陽伯子出也京陽瑞陽俱太學生鎮陽生員文陽太學生仲出也晨陽邑諸生宜陽太學生華陽忻陽皆叔出也大復進士爲溧陽令龍翰恩生玄授玄孺俱邑諸生季出也曾孫男二十八人婚嫁皆名族御史大夫之言曰先公之倍諸孤也其塋有封樹而無誌銘孤雖少不任責然中心怦怦焉未嘗一日而忘不朽於地下今者托吾子姻婭雖然俱老矣其幸而辱之一言毋使有後時歎余既已許大夫竊謂潘故世顯尚族蘭未有顯者公復不得志於詩書然四舉子而四皆貴

諸孫復繩繩振振無非麟趾息之數世麗且不億矣是豈故哉醫以活人爲功一念之仁不以讐厥其大可推矣是宜志而銘之公諱某字某塋在某地銘曰烏程之山若徊若翔土沃而豊水清以長是惟潘公之宮與其藏子孫彌昌利用賓於王

資善大夫參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月溪陰公墓誌銘

萬曆戊子秋八月參賛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陰公卒於位侍郎王世貞偕寮屬爲公治喪得実材焉以歲公遺而久之閩中吳公代公位偕世貞上疏稱故尚

書陰某奉事　主上三十餘年小心敬謹無纖毫公
私之譴歷中外所推有聲實以至八坐俛及三載
不幸病歿垂槖蕭然歸櫬萬里臣愚不勝敢惟之感
惟　陛下裁閔　天子為之震悼下所司賜祭二俾
撡壞以塟仍贈太子少保唯太常之謚尚闕焉以徐
議者公喪且發而其嫡曾子鍫手次其事行謁余請
銘其墓中之石曰嗚呼先公已矣所恃以不磨滅者
唯子文已而復以大司空何公起鳴之狀來曰塟有
日矣敢終累吾子余與公雖晚合宛然金石契也其
何敢辭按狀公之先籍楚榮陽入世祖天與為元萬

戶逵兵徙蜀之內江遂稱內江人有子漢州司訓廣
廣子秩秩子秉綱果官同知黃州府教被為書一見
稱名宦秉綱子柰柰子璽璽子汝夏俱傳學有隱德
為里閈所述而璽汝夏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通議公娶洪淑人而舉公公諱武
飛字達夫別號月漢儒皙端重自其兒時已嶷然有
巨人表七歲能屬文日誦千餘言稍長通尚書傍及
經史百氏之學太史楊公慎少保趙文肅公貞吉為
鄉先達見公文而器之會於聖水寺賦詩以白輔期
公十五補博士弟子試多冠其曹偶又之通議公以

事至貴之思南獅卒公馳哭奉喪歸哀感行路既服
除舉於省為第一人明年丙辰第進士復冠其經見
賞侍講邢先生一鳳授南京戶部主事尋以洪淑人
憂歸其毀如初服除補刑部得四川司尋進署江西
司員外郎公於職文法無害尤能推見深隱以情麗
之官餘杜門自守儼然若氷玉為文詳雅有度人益
稱爲遂得陝西提學僉事陝故多才自楊文襄公之
為使者以水鑑稱絕而公差為逝省試榜出所拔第
一人強半若今温司徒李尚璽尤其表表者公於學
政慎其他能褒寬嚴未三歲遷布政參議分守江西

之九江郡湖皆歎一空以暇延接儒生講說秇術幾
如陝時明年轉其省按察副使入賀　蔣書王爵者
謂公文有餘改督廣西學政廣西不能當陝之半而
公益精熟益等重無事諸生文受公閱若妍媸之過
鏡無能遁者公又時㩦泉冢冢其儒生宿覺咸以為
神師府有討於猺公參其謀邀廻辭報功不獲賜金
紀叙遂進福建左參政甫至而倭大寇都督俞大
猷討破之公又參其謀比入棘所得多名士遷江西
按察使風紀肅然侍御史讖審有所平反轉陝西右
布政使遂為其省左屬歲大侵公竭策圖賑首損歲

奉以風勸其僚屬民用全活又因星變上十事於西臺一曰給戸田二曰定本折三曰謹支收四曰議儲蓄五曰處匱糧六曰覈屯課七曰請驛傳八曰修邊餉九曰辨賢否十曰嚴吏卒两臺是而行之多著爲甲令部有以白蓮教叛者臺發兵討平之公又条其謀是時公居陝又赫然治聲流聞前後三推開府京牧皆不果最後余以故中丞起田間補應天尹避言不出而公得之至未幾即擢調戎政武勞勛爲最改太常寺卿　上方舉籍田禮至郊祀天地添謁諸陵祭　太廟頻用纖苛責容臺餘當□□□□□爲儀

進止甚都而襲文明旨　上時目屬之慨有賞賚辛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直保六郡提督紫荊關軍務公始得發舒其材用選將練卒信賞必罰前後清戎田糧議處驛遞河道淤塞飭三關墩堡皆精意行之不爲虗言有剽寇横掠剽州邑殺傒吏民公討捕悉就平考績于　誥命及三代入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亡何轉兵部右侍郎再轉左前公治直保時行邊給事以公脩塞勞　上聞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其後復有以備勞　上聞者賜綺如之白金殺三之一其後以慈寧宮告成賞逮左提賞俱

如初以督視壽宮勞宣平細樓賞賚差次大司馬蒲六載進階勳正議大夫資治尹遂進南京工部尚書取道還內江行禁費陞守令牛酒上冢盡出賜金與五服宗黨戚屬共之父老飲而從相顧指曰吾鄉人瑞也公既蒞事馳之南京恩大有以振蕐宿獘會有詔徵言遂條爲八議一減免織造一寬造器物一查覈修造一停解花梨等木一改折皮張一蠲免拖欠一暫免物料一停取杉楠尋復因借運糧儲條五議一清關防以肅漕政一查班匠以濟工作一催底船以相推諉一愼食選以便責成一清船號以便借運其

後嵗俱報可而前議事取裁節嵗可減縣官十萬之費而中官近幸多不便以故或許或格然其許者至今利賴之而見格者往往爲通人扼腕計以爲當必有興行不終泯也公用大計吏自陳乞骸温　詔慰留不許假轉今官公故有威望至是防紀振頹惰然一新仍疏條請補丁壯黄熟伍徵折色置操馬增火器重游巡嚴捕盜稽職守皆報可前是少司馬顧公章志以車駕郎中倪凍議上書請新船政郎下郎中凍計處嵗所裁省冗費以數萬計被卒得大蘇吾報功而所未盡者公復與郎中凍謀分款十一曰分

大小黃船差二曰裁太常寺官差三曰裁駕船軍領四曰處原駕江軍五曰會計行糧六曰酌量募直七曰議接船銀八曰議脩理貴九曰派編倶如快船十曰撥全年應付兵部於是纖悉氣所道恨稱盡焱矣而會歲大饑流莩塞道米價踊貴至三倍公屢請軍困而有脫巾之變也既請先給二月糧軍恃以饒且有羨米鬻之市價亦稍損有為狂語舉之通衢者公捕得伏之自且以三木囊之咸悚截時世貞已又癈田里強起從公後公權然恨相見晚事必咨詢偲偲怡怡如也公少於余一歲髮鬢而顏渥舁腰腹博碩如

壯人而間謂余痛不時汗心腑間恒怦怦非得熱酒沃之不止七月行盡借余試諸生而微不豫余勸之少休然猶健食飲為人作報書如恒時旋起忽眩暈不食頃瞑矣留都七人相顧悲咤痛失公而數人世之無常時嘅嘁之中有兩巨公若公及少保銅梁張公者皆生同丁亥前後相坎為兩京大司馬張公得逸稽而公猶在事不一月而俱失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惜哉公為人詳整嚴密動止有尺寸所居官內語不輕出外語不聞入至於遇大事決大機取裁一心不少疑滯既以文學政事至顯重然絕不以

所長形人以故卑身銜忌者即有一二亦不能苛詠其跡[illegible]之際稱臣凡三易而三為怙公無所親疏以其身與官俱完聰朗令終寧偶然而已公春秋六十有二娶於某封淑人子錦鉞勳鉞云云葬在某地銘曰陰先侯與別曰長生世為公侯亦稱仙靈自楚而徙如蜀卓程卜祀無疆至八而芳此汶歙峨公乃挺然望之如山探之如淵西障大荒東澗澗延胡淵而涸胡山而驁匪人摧之乃天為之朝若失望咸里經悲我志其幽系以銘詩太史采之太常儀之

太中大夫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少葵公暨

元配陽安人合葬誌銘

吾王之先出晉承相始與文獻公左季時徙嚴州之分水有司諫公絅者顯重於宋為名臣以上壽終又數傳而至古川先生諱夢升溥元德不仕從行省辟為崑山州學正踰三十年老不能歸遂為崑山州人後割崑山之東鄉為太倉州故王之裔或稱崑山或稱太倉其居亦相錯如繡古川先生有三子其中子夭絕而長者則吾少葵君始曰西族少者則余始曰東族積數世而後少者分日益以尊故吾齒亞於君二十年成進士亦後一紀而忝大父行君不以長

先塋故廢孫枝禮側行隅坐唯阿唯謹即遇他東方
辯從少年輩謹亦如之而其於西族祭酒白君君於
古文辭少而好其婦弟歸太僕先生熙甫既而好俞
徵君仲蔚晚而好余諸子孫探君意遇其七十或八
十年必徵余文及詩奉觴為壽君欣然領之迨其晚
年則熙甫仲蔚已前逝久矣易簀之際屬其子仲極
曰誌吾墓者必吾司馬公而後吾安於瞑已又曰悉
我而文者許蕭山也屬之狀故公沒垂二載而仲極
將葬公於邑西二保之莫字圩奉母歸安人柩合焉
而徵蕭山君之狀來請誌君銘君諱三接字汝康號

少裴則祿父樂葵公故王父承事郎恢齋於崑山之
時遂定居為崑山生子封祠部郎時勝即樂葵公也讀
書工舉子業入太學不仕而以君貴封母徐亦安人
封公善治生能用積纖起有子凡五人而皆敏君及
其伯氏光州守汝懷則其尤卓犖者封公既不得志
於科目則益課督君兄弟讀是時尚居約於膏油蓋
鹽之類僅取給而已日啜粥無兼味而君不少倦十
七補州博士弟子試輒異等有聲居久之伯氏已連
舉進士矣而君尚滯諸生間當就鄉試首試於御史
不錄已御史合十四郡九州之遺者而更試之得君

文賞異曰吾智者何以生君咄咄怪事君遂以第一
人入試薦於鄉明年復成進士光州君則謝州事歸
矣又明年授大名之長垣令長垣三輔劇邑君治之
最有聲會雪重辟之冤者不為宿案所束一縣戴以
為神明有御史大夫所居邑隣其舍人子貸金於長
垣之市倍其息君持不可曰倍之其業行盡俾訾其
十之三尋大夫之夫人之京他邑令迎塵跪伏道左
君獨長揖而已夫人怒曰何強項令君是與其舍人
子合而譖於大夫大夫信之及大計吏遂欲斥君太
宰許文簡公讚持之曰考令狀先後皆良語何自斥

之乃得調浙江之孝豐君為孝豐宰則益練習以其山
邑多溪水時暴溢而士惟不知學君勸其吏民築土
石為堤而新之學宮與諸生談說為文不休積以有
豐邑諸山故多礦然礦脉已絕而中貴人級帥奉
上命礙得其地必欲開礦君從父老力持之不可既
開亡所得中慚忿恚恣其鴟張以搏噬其民君匿之
而獨身與抵抗會御史以兵使者至調劑其間始得
解當是時君幾危然聲亦益著太宰欲大用之然以
大夫猶在臺為稍遷南京禮部祠祭主事滿三載考
最得封其父如君官母秩如之製冠服以進封公公

御而大悅樂謂吾爲伯氏官不違視一命君天上令幸得之矣罟君帳飲月餘而後返部進郎中君於曹事簡無所發抒然已雅爲尚書南郡張公所賞事必取籌畫間從郎同年許仲貽薛仲常縱游山水間偕和成秩益未幾而柳州之命下矣柳州故唐遷人地至明而小重然方有兵事知者不以擬君而得之君意氣故自如爾至柳而張襄憲公岳已總大兵平馬平兔行相地得千壕村爲要害議創堡暫調狼兵雜他獞守之以控御遠邇公抗議謂巨惡頃已悉伏誅其脅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舍妻子皆在今奪

以予戍卒則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久戍人也是不濟賊必四出行剽耳頃守使人徵鼠諸獞其父老攜其稚弱踵至叩頭願得長吏使君字下歲歲共縣官賦役自誓於天不敢倍德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獞戍之即以上者之獞戍之張公曰善吾見之晚罷不復別置戍時又有周王讓者其父子皆驍黠而據上猶同行剽柳融四邑君設方略捕擒之不煩兵立平柳故環江而城亙木爲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郛公請於張公闢北郭而城之其長爲丈者五百七十有奇高爲

赤者十有四因工於餉因力於兵城堅若礪而民不知役歲當入覲上計兩臺疏留君畢役請毋行而脩郡者復秉君不在以間調君君念臺薦畏上法不當得調令有調此必有深中者柰何復出委身齒類間而封公強之力乃就吏部除而得雲南之澂江澂江雖遠而土風清淑民悅樂無事君以治柳者治之劾乃大著會所厚爲如柳時適有沅江之師君於幕府多所裨畫黔國公卒有弟朝弼當襲陳夫人妬之別擁他人子以爲公遺腹欲以傾朝弼事聞於朝遣給事會臺勘而君在委中陳夫人行金帛間而君固辭

之曰黔故數國柰何欲以私怯斬其後朝弼卒得襲滇人稱之遷河東都轉運鹽使河東額鹽四十萬引歲鹽之爲餘鹽二十萬引而久之遂欲併入額爲六十萬引君固持不可曰餘鹽也而入額是將後生餘鹽也商人感其意皆子來謀乃大治而君以其羨拓書院召補諸生講習經術彬彬如鄒魯奇治檄入韓闕所得多知名士其撰程式文皆雅馴爲世所傳復上計當遷而以不能事言路罷君怡然曰吾三覲而三被抑念非有所致者又非受臺察也已矣歸而謂其二尊人尚健也著書曰天以二尊人賜我也公及

徐安人亦喜曰天以吾子遂吾二人也君少於光州
君一歲而皆未及艾其叔季亦有官職入則青紫遶
迤奉醪膳加珠腰出則冠金緋沓爲閭里所指羨然
君於兄弟間最壽考贈公徐安人之捐館也君自南
中得美材二奉以歸之土槨周於棺椒栢周於隧垣
周於椒栢多公之任而又之光州君與叔季相繼殁
君皆哭之慟次第撫其孤皆成立其得官與遊太學
者過半時從兄故儀部汝鈇之子睿錄定與鄉進士
亮兄率其諸子皆從衣冠滿堂序甚肅余所稱西族
祭酒者此也君生平忠信許諾無輕諾然諾亦不至

宿雅不欲以施于名而至在服之感屬亡不稱心而
應其自奉儉所進飪肉不肯饜而祭祀必豐腆宴賓
亦如之然宥故無辨所還往與逆自仲尉外惟亞子
良徐道濟稱文字交生而致槩沒而助喪與邮其後
不倦至篤老益恭雖後進常素者講之無不報謝郡
也守今歲時伏臘不廢禮然未嘗爲人關節有所利
於奈也賦役以時趨赴毋爽縣長吏亦不敢君鄉飲
必以大賓請君爲一再赴而已君之老也嘗自本
部累進階至太中大夫一奉　詔褒禮者德有司以
大司冠鈹公觀察季公與君應君素強無疾晝病脾

絕食以至革既革猶盥漱襲衣冠謁家廟傾召仲極
前疊疊舍誨且命以其仲子爲兄伯極後既畢恬然
而瞑若脫時萬曆丁亥之八月朔也距其生正德丙
寅壽八十二歸安人之卒則前公已三年安人者故
贈長與今某女郎太僕然甫室時以事父及後毋孝
稱十九歸君恂恂有婦德語聲不出戶其奉舅姑謹
而性尤儉贈公嘗曰吾夫婦儉吾兒又儉稱爲婦矣
其理家政則井井以故君遊宦常在萬里外而無內
顧憂其後爲德於宗黨窮安人是賴安人多病不宜
子君有所置或妾兄弟撫之不如也其生以弘治乙丑

壽八十有二丈夫子二伯極太學生娶卒娶於沈無
子子仲極之次子衡瑞武馬出也女一嫁徐胤錫亦
馬出孫女五俱仲極出嗚呼數年之中而吾王之成
進士而顯者尚四人丙戌從孫刑部郎中周紹卒明
年君卒又明年吾弟太常敬美卒獨吾一人在耳老
而乞骸骨不獲形影相吊煢煢無所依不自意吾乎
士驥與光州君之孫瞻亨俱成進士吾雖老尚能爲
君勒茲文於地下之石惜乎君之不及見也
銘曰嗟哉君於宦途而尚以二千石秩歸而稱上大
夫又贏以二等人使得致其孝贏以昔昆使得致其

女嬴以淑儷使得優游以偕老嬴以子姓孫枝使得暖其桑榆而毋戚戚於抱嬴以余辭使君不朽嗚呼奇乎嬴乎奇寧奇乎君與淑儷偕大歸乎不偕怡怡乎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葉省愚先生墓誌銘

葉之先家吳江之分湖為今族然自福四公生子仲賓仲賓子崑崑子贈公芳俱不獲以科第顯贈公之子少卿公紳始用進士入諫垣尚符璽遂能貴贈公而葉之族乃慕科第公有子三人其仲為一愚公且日欲紹公業而數奇竟不能得志於一戰猶時時語之一愚公舉丈夫子三長曰虞部君某次曰某君其季也一愚公甚愛少子而心異之屬虞部君復成進士與其仲俱以心計致產埒素封一愚公自顧其家然然不能為君產忽忽計無所出君性明穎能記誦乃教之屬文則工屬文一愚公喜曰兒不後伯氏也稍長補博士弟子每試輒冠其儕偶諸儕俱每讀君文自愧其不如而至大角試輒北君又善事一愚公孝謹無爲比於是公老矣益愛君而虞部君之子重光復舉於鄉里人携羊酒賀一愚公公慨然曰伯子季貴何故益之不以與吾子而與吾孫乎郎客

賀請侯異日里人掩口而去一愚公更邑邑不自得以至死君大慟絕而復蘇者至再三曰天乎無以慰吾父矣既公除益研精經術恒至丙夜不休時語人吾合眼不睹若聖賢者輒睹吾親然其於業益精而於試大小賽如故會君有二子俱少敏君躬自課督之小不率扶而鞭之已相抱而哭曰扶我不若扶汝易也二子感淬勵於文其長者試諸生第一而幼者亦在高等君始稍自寬無何幼者舉於鄉君喜曰郎見吾親地下有辭矣吾貧故無日且不欲與兒子輩爭衡於是數過從閭黨暢飲賦詩益適而又久之幼

者成進士前是君以哭虞部君父哭其殤孫得疾不受食進士聞之大懼欲上疏請急君怒止之曰誰爲言廼公疾者廼公日進肉糜如恒時且汝甫仕而郎先親而後君不可於是進士强就吏部選人得蕭山令馳歸君病不可爲矣拜君牀下涕泗如縻縻君止之曰汝伯父嘗仕今山陰今汝復令山陰能濟美矣病既革曰嚮者不云乎吾庶幾有辭以見吾父地下復笑憾君卒之年以萬曆乙酉距其生嘉靖丙申春秋五十有一君性直不能藏人過里中惡少年畏君自避匿不敢見然君仁心爲質引義慷慨戚寬有貧

於君者以假貸告君內顧橐空矣輒新衣予之而身衣故衣復有繼告者君笑曰衣盡矣檢室中得銀器數具盡予之毋汝夫人之族有夭而貧者收其遺孤食之君故計口而食者也君諱可畏字懋時自署號曰省忿志一愚公遺也二子長曰重科次曰重弟亦一愚公意也配吳孺人重科娶毛今山陰令壽南女重弟始聘刑部員外郎馬貴女而夭今娶馮故太僕卿敏功女孫三紹問聘沈紹翁未聘女一俱重科出紹某重弟出二子將塟君於吳縣鳳凰山之原以書數千言介刑部郎沈子瓚而奉虞部郎沈君季文之

狀來請誌銘其叙君父子極意於科第而不書遂者獨詳嗟乎君父子所習業科第耳然自少卿公以及亞弟四世矣再不得意而三得之乃其稱君子長者固矣世無替也是可人人得也

銘曰鳳凰山之原秀而沃豈君姑即而藏有氣如虹其蘇曰元吉是必有　天子之龍光以賁爾玄宮其罔時恫

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紹陽馬君墓誌銘

用昭之卒於留都也留都士大夫無不爲彈指歎息其從弟宜甫摟其橐不能直二金於是宗伯晏公司

馬與公司寇陸公御史中丞王公十餘曹相月奉賞
之而後成棺殮余既已吊用昭老蒼頭纍然伏而哭
曰家公將屬纊猶夢語必得王少司馬之一言而入
土居月餘喪歸又兩月而其子都諸生陛手草用昭
之事行屬其姻執左方伯鄭公雲鎣以狀來請曰公
其能已諾於逝者余故賢用昭而憐之甚何敢辭用
昭之先馬氏世爲閩之懷安人用昭其字㒸其名紹
陽其別號則曰吾皇考鍾陽公意也皇考歷佐世穆
二廟爲戶部尚書博大精敏一介不苟取有大臣風
殁而 天子賜之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敏舍三以

用昭請合公議而身後之典始備恭敏公有丈夫子
三用昭其伯也而又愛始用昭生時秀穎異凡兒及
長恂恂恭謹事恭敏公能得其心入奉溫凊出應賓
客有條理晝夜治經術又工爲文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宴公時爲學使者試而奇之曰國器也然居竟不
得志於科目既以恭敏公蔭入太學所有舉太學而
至大試復不利恭敏公強之仕曰吾精力棄於官者
十八而始有此蔭録君奈何弁髦之且吾老矣不以
時見若御官入服而拜我我何以瞑用昭始爲吏部
選人得左軍都督府都事春月而以恭敏公憂歸用

昭自恨不及見慟哭嘔血斗餘毀瘠骨立行求得余
於里中俾志神道之石曰庶幾有以報吾父及服除
補中軍都督府久之忽忽不懌曰升斗祿不足自給
柰何以從長安貴少年子相逐擊鮮飲醵哉請於吏
部得遷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居閒無事日取古書
讀之稍出則挈三山大江之勝意小暢而病矣其卒
也春秋僅五十有一用昭能爲古文辭所交游必天
下之賢豪長者而其於文士尤急爲人渾良樂易君
可親而中實耿介不可得而狎其爲都事而經歷以
羨中之羨白金請中分之用昭固辭曰此羨始爲君

非我也通家子馬虞部方課收大工木而商有私木
欲上者以中貴人援來虞部卻之曰得馬參軍片帋
立聽汝商齎五百金爲用昭壽用昭大驚曰此焉郎
汙我咄咄入內不復出余友徐子與官閩中素嚴恭
敏公而悅用昭才以不時見恩耤良厚用昭唯唯無
所說私惟之異日屏人與深語亦唯唯無所說退歎
曰吾故知用昭淺也用昭之過吳門出入羸服徒步
從一小奚奴見之不知爲貴公子也他公子服御騶
從十倍於用昭而貴不如吳門王稚登奇士也一見
用昭心死與定交爲其逆恭敏公産故薄用昭居長

嫡丞均之諸弟無所私而身任其大事所交游既廣
郎美器尺縷累貲日甚故爲家督者三十年入官又
七八殁而不能具棺殮用昭之年事官位俱不稱爲
恭敏公後其志行之縉紳與今聲之膾人口固無異
於恭敏公也昔韓退之表馬僕射之墓而致慨於北
平王三世之徂謝余文故不能如退之然不一紀而
志恭敏公之神道今又志用昭之宅其感視退之又
何如也用昭有婦王孺人子一郎陞娶鄭爲方伯公
女女二適太學生林世勳次字袁敬訓孫男二鳴鸞
鳴鑣葬地在群麓山梅泉之陽恭敏公所預卜也王

祖父母詳恭靖公碑有遺集若干卷

承直郎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見石陸君墓誌

陸君諱大成字集甫吾州之東鄉里人也陸與王故
皆江左著姓其從皆久應令田壠相錯如綉而又皆
負高貲習儒術諸姓莫敢望之然吾王最多取科第
爲京朝官融顯而陸往往困諸生自君之世王父虞
部公愚始舉於鄉仕有聲跡然晚出未久輒卒而君
之生也即以穎敏爲其父庠生明佑所奇顧益嚴督
之自鷄鳴起誦聲琅琅至丙夜不休以故能盡熟傳
士家言其爲文清利有氣先司馬公識君文於少時
曰是兒也殆爲陸氏破天荒者耶十六補諸生而父
則已捐館君哭踊踰禮既祥推其積於母曰大人奉
主之兒知有讀書以一第慰地下耳他非所任也君
爲諸生與其族子一德名相甲乙每試輒褎然無敢
挾稅與角者然至大試輒北君不以自沮其於文亦
不至鍥削其鋒鍔特以習之久得轉丸成風之妙四
十六始薦於應天爲第一人主司高中允羅侍讀得
其文而異之既知爲君益自喜且以欽君之誼而惜
其遇之晚也尋下第於南宮弟子受經者益進明年
吾兒士騏從繇君爲第一故於君中表兄弟也兩家

烝爲接踵相望人謂王氏得之若鄰林木陸氏得君
君鄰家桂一云陸爲凶年穀王爲豐年玉及試南宮
又俱下第君撫書而歎曰書誤我今我老是間不獲
一敗頫然於書竟不廢至丙戌君所登卷爲大學士
王公所識賞幾魁其經及對策占高第吏部選得南
京工部都水司主事部劄委修　孝陵垣籍都城京
倉君素強無疾食啖能兼人既以晚除思悉心於職
業以自顯見故觸暑凌險晝夜登頓不肯休既感痢
猶強自力食稍與隸卒共之竟以是寖劇卒年僅五
十四橐中無餘裝時吾弟太常已病猶強從其鄉爲

紳經紀之歸而不克塟州之韓大夫倡七邑之同年令捐俸貲之始成塟嗟嗟可悲也已君爲人質木坦易不設城府機穽與之語洞見底裏然絕不可以非義干事母能先其意當與二弟析産時居瘠推腴以成母愛弟亦感之相好無間言女弟之適王氏者貧所得東脩之餘時時遺之領解後粗足自給即割其橐以予族黨之不能朝夕者旣成進士首貽書屬其子塟外王父母以下凡六喪故君發而塟之族辭不彈指出血曰天乎何一旦集甫而遽奪之非奪集甫而奪我曹生命耳譬之大旱赤地千里得霖雨不一昔

而不繼何如無兩君嘗讀左氏國語戰國策而摘其尤粹者曰三史纂已摘諸子之言曰百家纂已集先秦以來之文而諸評隲附焉曰文章抄又以易道廣大而精深習之者未易得門而入乃蒐程朱之蘊而斷以己意曰易演義諸所撰當不與人旨而易爲深矣君貌厚而堅強故可致中壽困諸生三十年因公車又六年僅一第遽死君不死所就寧可量哉君娶婦凌有子二弘泰娶金弘錫娶龔各舉一子未名塟在茅長涇之西狀君行者君之從叔明嘉陞之偶而窮者也大學士王公者與君生同庚居同里而爲君

坐主明年公之子衙爲順天亦第一人又明年吾子騏踵成進士而君俱不及見矣

銘曰胡顯之促而厄之長胡位之卑而名之昌造物者或偶然人疑其不常而吾以爲常

處士汪坎公繼婦許孺人合葬誌銘

汪坎公者諱良標字文正歙人也父曰玄保善心計頋不爲校求以豐豐起自致高貲而行其德與從兄贈司馬公齊名有丈夫子三伯季皆以開敏工治生父獨謂坎公伉直類我於是俾就常山市主化居而二子逦費他郡邑若轉轂坎公性卞有所不當意輒

嫚罵市人初走避之旣而習知坎公無他腸質信而亮意豁如也乃益親附坎公而會所娶婦郎許孺人性明慧善事舅姑於妯娌間有恩誼又能把持家秉坎公計入而許孺人計出以其羨置私田若干矣孺人之來歸則與贈公之子封司馬公良彬婦胡淑人同日封公以兄事坎公而孺人能推禮淑人相得無間兩家通槖不私其姻火會公父亦自材公其老而當授也析爲三令三子覆射之而坎公稍得良者里有云智不如福其坎公之謂哉然坎公不專爲積著遇義能施市人負其侶羅淑宗藍直坎公出百緡償

之兩得解前後治棺以斂僵尸凡數十於是仁義附
矣次公壯未有子許孺人爲置媵侍徽俗妬里媪粹
咻孺人弗顧也然諸媵卒無出而孺人屢舉三子次
公乃故莊事孺人諸媵咸廪廪矣而孺人亦撫愛之
待其出逾於己里媪咸娩服孺人次公能食酒與所
會賓對飲盡一石伯季皆前死邑邑東歸而封司馬
公有子伯玉已貴於是益心附封公如親兄弟次公
與許孺人先後捐館伯玉咸爲狀其行積二十年而
走問誌銘於余噫可以死矣次公壽六十八許孺人
壽六十五子男三長道簡受次公賈道遂道齊皆以
易滿郡諸生云云

銘曰以次公之亮直無城府也其良於賈矣以孺人
之　俗而不爲妬也其良於功矣雖然此亦閫井之
恒行而余兩人志之不亦大幸哉其起以商其顯以
儒於戲

　處士程有功暨配吳孺人合葬誌銘

程處士者諱廷全字有功徽之休寧人也程之先自
周伯休父至梁忠壯公而始顯其後枝別益繁且千
載而譜系秩然徽地四塞多山土隘而民衆耕不能
給食故多轉賈四方而其俗亦不諱賈賈之中有執

禮行誼者然多隱約不著而至其後人始往往脩詩
書之業以謀不朽其親若有功之仲子太學生遈旣
爲有功求汪司馬伯玉傳之而意若未已故人子汪
元勳間過遈室見有懸像者香火甚謹問之曰此吾
父母像也歿且十七年矣而未有誌銘心揣揣怦怦
焉意必得天下之有文若琅琊司馬者當之而道無
繇也元勳奮然曰吾游琅琊門甚重力能得之乃爲
狀其事行累數百言仍介遈幣而請曰幸以元勳故
及遈以元勳之父倒處士也盍嘗爲其父立傳云幸
徵之處士鄉人信乃受幣於元勳而志之處士生而
恂恂樸雅人也事父母孝謹於伯季間獨能致其應
之奉而逆其終又能致其哀毀喪葬必以禮所娶婦
吳富計慮用儉勤佐處士因得自寬行賈江北凡十
年而賈疏從六安之土風築室焉夜有斷關而盜處
士五百金以去者徵之則里中孤兒也人羈捕而送
之官公曰入獄必考死奈何以五百金故斬人後遂
寘弗竟六安大水民涉而溺者數十輩處士爲釆石
搆輿梁民遂不病涉六安守偕其寫紳先生具牛酒
爲壽請遂得交權處士於是益自勵儉嗇則爲版築
先歲役則損穀粟以賑義聲隆隆起矣吳孺人竟以

勞㚒早死處士臨與訣曰君好去吾必不更立室與
孺人指其二孤曰君長者必以二子累處士自是鰥
處一蕭齋縱㚒女嫛童之適盖二十年一日也既業
益饒歎曰爲義而後其親者可乎伯季賈不得意訓
督以資之伯之子曠扼於貴人者中以法爲陰出百
金以解不使知也則程之族多渭矣而處士以萬曆
癸酉卒得年六十有八二子長晟受其業不替次郎
進治經術有聲孫男八宗麗宗猷宗周宗侑晟出也
宗鐸宗鑑宗鈴宗鉛進出也孫女二諸婚嫁多名族
㙛在汶山之陽盖啟與孺人之窆而合焉

銘曰買其行士其誼德不㝡曰處士失厥偶不再偶
卒同穴曰良夫婦生隱約沒而稱以爲不信視余銘

程處士汝宜暨配金孺人合㙛志銘

太學生程利往之喪其母金也少而有父處士汝宜
在已而汝宜亦卒利往僅拮据以從事於㙛而弗備
禮皇皇如有所失及來南都多游賢士大夫間始知
所以毋死其親者有傳史之文在行求其人於世不
得而顧得之間左曰與司訓瑞穀伊狀其父之行已
又行求其人至廣陵而得之曰諸生陸無從俾草其
母傳而喜曰吾聞夫二子者古文辭人也是必不朽

已而微知二子皆王先生友也則益大喜介瑞穀而
來請曰唯先生憐之廬井閭䦨之微得附青雲而聲
施於後豈唯存者即歿者亦銜戢地下瑞穀爲請之
堅惆而許之汝宜歙之休寧人歙俗樸而獨休寧之
俗能俗雅然獨盛於都市南而西則漸以樸其地頗
有稼穡之業工賈而好游尚纖儉乎汝宜獨不然蔽
服儒素造次必以矩進止雍容是都人望而竊目之
汝宜曰吾慎辱吾先盖程之先忠壯公靈洗以勛賢
佐陳有爵土子孫冠帶衣履不絕而汝宜爲西川之
裔其一支也汝宜之父曰世翊公寬然長者首舉汝

宜生而偉麗與凡兒稍長習舉士家言已而益讀古
文辭書史之類世翊公賢而擯嘗困逆旅中汝宜聞
而歎曰大人暴露單外其子之不能体而日從事佔
畢非孝也乃奮身從其季父世端公行估荊襄是時
金孺人已歸汝宜矣孺人富室齊保擇壻而得汝宜
甫離女郎爲人冢婦能削饒爲甫勵逆以錢恒推布
操作飯脫粟而取其羸餘以甘脆奉舅姑舅姑安之
汝宜估荊襄不得志乃復與從父決策從淮楊孺人
悉捐其帑諸粧首金寶珠服悉以佐行曰新婦無所
事此也柰何死之櫝中汝宜得綠以監鹽起貲至傾

邑然好行禮而孺人好儉俱如初孺人不能多生子
有一子即利往然汝宜亦不緣以廣置媵利往六七
歲時頗孱孺人驅使之就外傅暮則置之膝使覆所
受書少不誦則推下之目攝焉或曰兒孱柰何恐之
孺人謝曰非不知兒孤汪也驕之則敗蜾蠃耳及利
往當冠汝宜則集鄉之耆爲儐者爲之三加而訓之
識者見而歎曰三代不難也或曰惡用是繁縟非急
事爲汝宜亦不顧汝宜雖縲游然不習一俠邪跡有
習者尚會而進樂妓以娛汝宜者正色而遣之生能飲
酒數斗不辭然未嘗有酒食過有謂金孺人攝之嚴

者金殁而汝宜卒不娶蓋天性然也父母先後以令
終居服含歛易必以禮衿鞶母弟如同生怡怡無間
言富皆有足多者汝宜論尚義則號西源卒之年僅
四十九孺人尤少年年十[illegible]利往娶亦金姓讀書有
奇節歲饑大出穀以賑饑者而歸功於汝宜之積而
廼撫余中丞追給冠帶旌其門
銘曰夫富而好行其德曰禮以坊淫婦富而益恭其
職曰儉不變塞交相成也交相式也維德之慶以莫
不昌有亂也良胡以兆亡我銘其藏

趙室袁孺人墓誌銘

趙孺人者袁女也袁若丽之永之兄弟與永之子魯
望世世有文而孺人之祖父某某祭其間不忝十八
而歸太學生龍伯龍伯之父某　上暨王父伯京大
夫亦世世有文孺人通孝經內則諸書稱其家聲歸
龍伯十四年而卒年僅三十一而已龍伯爲之大慟
幾毀既除食邑邑不忍釋曰婦既夭柰何復使其泯
泯乎次其事行累千六百言而授予曰爲小子誌且
銘之予之先人大司馬寔同大夫鄉舉而予從甥女
又適大夫於龍伯有世契不能辭孺人之歸龍伯也
事其舅姑謹而與夫子處甚睦而不爲狎始猶少之

意其俗靡而女子多沾沾自好不易勞也乃始之所
身先其下紡織者孺人即從娣子翼之晨而先夕而
後姑憐之曰若羸弱休矣孺人曰婦甚慕大人勤安
忍獨逸舅裝有祕服即鑰之日所御曰越輕綈而已
顧龍伯不能絕鮮華之好間一責孺人飾孺人指謂
若大人何服若胡不師其儉而責我飾也然至龍伯
出受書與其友會肄稅文酒炙果蓏之類未嘗不加
精腆也客即卒然過之未嘗以匱告也龍伯三就試
而三北其試也亡所虞治裝其歸也亡所虞仵色間
一怒於市而室覩孺人輒解即兆解以語孺人孺人

姚辭導之并弗解也盡終其身無幾微在容或戚龍
伯當畏婦耶曰不彼畏也然則畏若耶曰不吾畏也
此所謂敬而若所謂畏也惟姑亦甚愛之顧亦戚龍
伯而婦乃能若是吾弗如也雖然誠有之好物不堅
吾爲而懼龍伯以語孺人孺人曰試與子徉怒厭之
何似龍伯曰毋害不聞冀缺梁鴻之有躲寡也孺人
爲龍伯産四子一女其長子甫勝外傅郎課之甚嚴
閨㦉之間斬斬如矣然素弱而以多産故益損削既
病癰甫潰而龍伯業游太學孺人弗止也已而龍伯
渴告歸孺人迎謂曰吾昔得夢不祥吾病之起夢日

月並懸而月墜地成今者又夢素車白馬導我
而行市中吾其殆乎試有日矣孺人強之出曰奈何
以吾夢而易子真乎有父母能受婦命龍伯試而又
不利也則病日亟歸視龍伯謂婦不能益子家乃以
殯埜相累上有二尊人不能終奉事下有四子一女
不及見婚嫁母之在衰者老不能致薪槱以此抱恨
者四耳脩知命也呼四子一女前所以勗勵甚切復
顧龍伯幸念我爲此子女擇良儷撫之龍伯哭而誓
曰所負子而繼者有如日孺人搖首曰毋爾有父母
在遂瞑時萬曆乙酉之九月十八日也龍伯名雲杰

以文行稱子郎弘基聘吕道基文孫福孫俱幼女[illegible]
太學生徐遵德埜地■任某所龍伯又爲别紀其言
行與客來輓之辭曰泡影集
銘曰是趙之良而弗克長焉能使其夫之弗傷胡妖
夢之是憑而姑之譴乃徵嗚呼其泡影耶其非泡影
耶將以子辭而堅且永耶

太學都指揮使司都事九霞顧君暨配盛孺人合埜誌銘

余故與顧氏子治者一日具苴杖而謁余弇中曰先
君子羅浮外史之大歸於錫也二十年矣惧是仲叔

季氏俱不待年而夭今其存者獨伯氏庶而痼孤亦
善病諸遺産盡削以勸我太夫人今亦不禄且謀合
先君子之兆而窆焉惟是先君子之行誼卓犖可以
毋朽而誌若銘未有以稱也不揣恐死追贖其遺行
與太夫人之内則以請先生幸賜之言豈惟殁者不
巽存者亦不巽余讀其文曰哀矣微矣吾何所復加
雖然而父亦品官也有　天子之命存法不當稱羅
浮外史而毋之貴從夫者也法不當稱夫人爲更而
後志之志曰君諱起經字長濟更字玄繇别號九霞
山人晉時有從者官晉陵家其屬邑之無錫而子通

直散騎常侍位之因之遂定爲無錫人至明歷數傳
而爲贈太保公懋贈公有二子長爲故榮僖公可學
次鴻臚公可文榮僖公仕已貴過壯未有子而鴻臚
首舉君彌月而榮僖公以贈公命抱子之謂鴻臚曰
君壯不虞子吾可念也君生而秀穎兩公父子愛之
既就傳塾猶恐其游嬉不復問君一日忽自感奮曰
男兒足下千里柰何挾祖父愛自棄折節讀五經諸
子日誦千餘言不拘拘訓故而所結撰時出人意表
君既長白皙豐下美鬚髯眉鬢如畫目閃閃若下電
榮僖公益奇愛之後自有子子君弗替也君始治書

改治春秋已復治書縣邑諸生進補博子上舍爲榮
漪倫先生以訓所知實凡七試於鄉皆不偶歸而益
淹流於墳典以博雅垓聲暇則放游山水間有終焉
之志時榮僖公自田間起供奉翰林已驟躋重至入
歷人或謂君可乘而家也君唶序之曾郤千金之賂
不肯爲縣官居間又之榮僖公以旨趣君曰天靳汝
一第矣時不再來勉之君乃就鄉姚而大相耑與榮
僖公會而才君要致之直廬出應制諸什使屬草君
逡巡謝不能退而語人曰吾故不及役也明年試吏
部選人尚書吳公鵬奇其文寘之第一語榮僖公欲

署以內右職君謂公柰何挾公卿子而覬選人例承
請外得廣東鹽課副提舉君之任旅謁上官傴僂若
雞羣鶴咸目屬之然君自匿秘不欲名榮僖公子相
嘗有袁生者非分躐參議行者奴視其屬見君不爲
禮君揖竟拂衣出曰而借婦翁重耶我尚不爲而婦
翁參乃爲而奴邪遂不復往島夷與山猺獞而寇潮勢
日及惠而惠之屬邑日熾羅敢首爲兵衛會閩令臺
檄君往行令事君至勢益急而援兵至者往往傳近
郊而營斯其劓殘物情尤洶洶君至首令緩稱禾徵
乃收戒嚴聯甲措石布柴木身自行圖飭戒之有實

而東障者補得立本伍伯將下篇發榜衆感惕息邑
以亡他君又料其伍而得其羸弱狀因悉汰去之而
補壯勇者仍爲籍籍之傳羅兵遂以精聞君於政多
先教而後罰嘗語父之溺嬰而仇其子者咸感悔艾
子如初尤鼓倡文事肄諸生躬自校閱所旌拔後皆
爲知名士值省試沿檄入棘御史才君悉以其理巨
細委之君無所不精案牘中故有妖獄者多死君蘇
而辟之訖試俱無恙群謝君謂遺我安者賴君也君
文以材兼署船務能悉其交通接濟之弊有琉球
國船遇颶而漂者凡百餘人君飭而食之皆得所君

一切以羨平畢職下佼惡而其傑長居巢人崔姓者
貪而苛好以小利破散牢盆法塩遂翔貴君數面折
之崔陰以蜚語中君上官參君厥非入會崔以覲事
行而君代之乃益務爲寛便其始塩斛百錢既僅五
十錢時淮商入重貲相嵩子下廣督府立議以通廣
塩之行江右者使淮塩抗之督府以問君君條對便
宜狀甚習督府數曰提舉議是無奈呂賢嵩何議竟
格是時潘伯吳公欲坐耗鏹余者一戍二徒以屬君
請悉從徒曰法如是足也抱案力爭不得憤然出曰
吾不能以三尺爲媚困廣東西故有遁志而佚弗脩

督府聘少參事黃公佐摠其凡而檄君與知名士黎
惟敬歐楨伯輩副之君所任表傳獨得十九卷黃公
門戶高峻喜標置辭所許可而獨重君至則下榻談
說移日曰吾有楨伯子日聞所未聞時君以嶺表地
卑熱急思歸上書幕府乞骸骨不許再上書請益
力乃假以使事歸省借抵家而鴻臚公卒矣君不以
榮傳公故奪人子禮廬而三載尋以遷爲大學都司
都事亦謝弗往而竟用廣事中忌者罷矣亡何榮傳
公以假歸里亦病渡卒　天子聞之方爲賜祭營塋
君甫冠稱豎王而里中故嚮案以公之卒也治梁亟

來剽攻勢若大寇君以二孤弱孱不任墨衰而白之
當事爲捕豪甚急而里之豪者陰挾豪以撼君曰兩
造勝負唯余口能賂我乎吾能使君勝君怒不應而
客多從中交關於是君之家落矣而後兩解豪既解
輒復中君以他事君不懌跳之吳越諸山水君居恒
鮮他好益好書出必五車自隨而范欽司馬姚咨逸
人桑桂太學故多藏書悉出所有以貽君校讐編識
不倦一切身外悉置之矣君故盛氣自好不易屈節
而內行甚純備其奉鴻臚公也忽火驟騰穿中君奔
赴呼救者不應門閉君手斲門壯嘔血數升藥之愈

毀瘠扶母夫人喪歸以過勞毀咽不食者月餘血疾
復發感異夢復愈至是以哭榮傳公且爲公事而屢
中柴道也意多悁憤一日驟感風淫右手不能舉然
猶蹣跚行飲啖歌嘯自若恒謂吾書淫不下玄晏而
病過之所不如者爲一命汗耳歲餘偶有所感闕遂
不起萬曆之三年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正德辛巳春
秋僅五十有五孺人盛姓太學上舍武臣女也婉愨
有至性十五而歸君時姑馬夫人嚴難事顧獨稱新
婦賢孺人故寬然長者然深慮識大體君時少年頗
卞易爲恚孺人徐解之立釋榮傳公好治邸舍闕園

廬一切以委君君力任之孺人所贊央非淺然不私
公橐一錢鴻臚公有二子皆出後而爲公遠宦及其
終也他子姓秉而席捲之夫人語君曰君不急而翁
乃急翁之橐人將議君且此曹子搏而鳥散矣胡足
追也君曰善遂弗問當君之多內嬖而孺人弗妬也
時徵聲選色而薦之有住客必出以譔至十夜質明
而絲管不絕酒炙亦以時進君於治占詩無所不工
尤工於王右丞詩手所校訂箋釋者家皆莫及既授
梓而得良工孺人日饌一鷄及他珍食之曰吾夫子
所恃以不朽者此役也書成邸宋梓不過也君之而

孺人理家衷矣然頗以桑道行之後諸子俱析箸竄
屢奴竟押孺人伺其出穴垣而盜其橐幾五六百金
孺人不忍窮詰曰寧負我毋我負人他妾因是以笞
押孺人復乘其出公擁之至器什都盡研研然見孺
人之色微動曰若害我何甚也妾顧厲聲曰奈何特
我栗金髻去孺人撿而遂之曰吾不纖毫欺君也待
之如酚衆以是歸良孺人然益困既老尤治女紅不
廢晨夕禮佛誦經以其閒覽稗官小史爲樂晚恒依
其少子所謂治者夫婦能節服以供孺人食孺人耳
之老而猶健七十一歿忽得疾頃之卒孺人之壽加

於君十九年矣有夫夫子六其某所著述行世者曰
夏小正補解大學衍義補要廣東通志表傳小十三
經王右丞詩集類箋王司馬宮詞補注日省餘錄會
眞集記詩文七十一卷未成者尚書左紀史公紀傳
許兩漢字通山海族辨句吳佚典羅浮續考辨園陽
秋編注述異記列仙傳注赤水玄珠識錄俳談相字
編者題集廣瘦舞譜元白菁英孟襄陽詩注李丞相
同寶常詩猶稍倒言傷禾詞錄武庫八陣圖考莊億
尚一百三十三卷至其所輯者曰易數語詩解顧書
觚餘談素臣翼三傳見乙集續汲都師春植考劇匯

書倉撮殘水經紀乘屈宋談塵言仙葩集仙犬編彪
史世說劉踪錄鈌道歸滄城集廣小名錄瑤花園經
賞素坊譜歷朝壇品江左名畫記唐絕故粹白狐演
連珠集大曆才子詩選唐四大家集鈌尚齒錄南華
原詁文淼沉詞場龜律五管謏閩丘里鴻異記汝剌
注釋千里面目麒麟函又一百八十三卷嗚呼以君
其才使得志於格大之可以黼黻朝著次之可以經
營四方郎不然而備太史蘭臺一職其於左氏遷固
之業必有能紹明其蘊者小試而輒摧之又奪之年
天之不欲盡人才如是然君有不因格而能自成其

不朽者又何如其壯也獨人爲婦而才顯爲母而才屈亦天爲之耶德則不爽冶之文筆矯矯猶賢已爲銘之曰

有才如此若或啟之又若妬之弗究其施有婦而賢媲德則宜豐始嗇終又嗇所爲五丈夫子嗇克稱其惟冶也文厥數又奇雖則數奇大昌其辭錫山之墟土黝而滋將以我詩永永毋隳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守愚時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志銘

今之人易於稱士大夫之爲德而怯於論者㕓井農賈之致乃至閭閻之崇獎所軒輊尤有甚者而余獨不然以爲士大夫之德無過忠信廉潔弟讓好施予此毋論其耳目漸摩之所便習與爲力之易要之其則此而天下之名與位逐之而㕓井農賈之致以至闤闠之狎日夜所聚塲者不過什一之息以寬其卒歲而已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此其顯然甚明今欲使之舍而就所謂德者寧易易也鄙人有言何知仁義已饗其利爲有德吾讀時君夫婦狀而歎之時世爲嘉定之婁塘里人其王大父道勝王父鉞並隱約匿身農賈間然不廢爲長者至父處士本而漸有聞事詳宗伯徐公所撰志中君少以材敏見奇於父嘗從師受經術矣父奪之使從賈君故饒智畧能操時奇贏然重信誼不寢然諾以故諸小賈輻輳歸之業用是漸裕歷有餘饒豈不能無中挫而君之弟惠父謂

其壯可任也中分其貲使自賈曰吾欲各觀其能公辭弗得乃共貸富家毋錢出謀息弟賈未幾則下能無耗亡君輒陰爲補之不使父知也一歲中什九在外足跡徧閩越齊楚梁宋之地得土物稍現異者輒市貽父毋君適以歲杪歸而里中索租庸調者坌集父忽忽計亡出君發橐裝須斯而辨曰毋恐老人抱也父爲之一破顏君爲人仁慈然性豪爽不設城府所過郡中縱倡飲高會鳴瑟粘屐歌呼促酒甚快也有以緩急請無弗應者嘗呼鉅舟裝雜貨千石淮泗間風浪大作君從一奴策騎跂陸至其地而舟子遂

恣游使家飲博且罄迫則請以其舟償君愀然曰吾猶不至罄汝盡此舟矣付之陽使等耳遂縱使去歲後賈彭城厲歲使君悉以其貲分丐之而博一陂券歸明年復往大水漂廬舍人畜殆盡亡所跡券主自是困不復能出賈矣而與婣沈孺人專力誨其子借行沈孺人者里耆碩宗和女也姆端靜少適曲禮及稗官家言十八歸君君以賈不獲寧其室而所奉處士及姑王孺人王孺人後有姑曰陳孺人處士少失父贅於里人王順[illegible]之婦曰蔡會處士脫身歸事陳孺人而順死蔡亦來依止然性奇嚴多所訶王孺

人之事二毋以孝聞實孺人主其詳朝夕恭謹無違益陳至九十餘蔡亦老壽而處士與王孺人亦皆望八以寬樂終君之不失孝子孫稱孺人力也借行性頴敏甚其所受經術雖得之外傳及自尋解然出而問於君入而問於孺人者皆古格言也弱冠領鄉薦不色喜三上公車不利不色怫有司應詔以冠服進君君不時御也及其成進士歸而以輕麗衣奏孺人孺人亦却之曰非命服也遲之益入而問於孺人出而問於君者又皆古循吏規也於是君漸重有氣力矣然益務爲恭謹里中無貴賤皆下之不妄詈僮奴

以俗覩刁氏之利而不顯其害小與人作過輒箠楚之而過自攉謝以不能教誨鄉人詈君猶故時君也間召徵時賈杯酒謔浪與談白圭計然之筴甚暨曰我能爲之而能不爲耳作廉賈毋作貪賈貪賈多敗孺人生既居濃薄貌飾奉佛尤謹每強之肉輒嘔以故漸削弱借行之得確山令也戀戀不欲赴孺人正色而遣之曰若豈尚吾有邪不以時報縣官何爲借行乃獨身之令甫四月而孺人促君急以室往毋使有內顧君至令郎可十日而孺人疾作逝矣一女之歸浦士及者治孺人含歛而借行奔走歸悲痛幾滅

性君内悔之忽忽不自得遂屬疾彌歲且不起謂偕行曰吾之死數矣少時欲雪而祖耻賡爲黠傭所中幾瘐死行賈淮卒中倭暴數百金以逃傷幾死遇大風浪幾魚腹死然卒不死而今死牖下耶復何憾然君病亦遂稍稍起矣偕行之後就選人得長興令長興去家一水耳謀奉君往君甚適乃取異道遊虎山會君下至官邸甫三日而疾作又三日而歛遂卒偕行大悲謔謂君與孺人之爲德累積纖細以有不孝其報亦無爽矣然確山之祿養君僅十日長興之祿僅三日而皆不竟至孺人遂不獲以一日染指而又

奪之不獲躬含歛不肖慚負天地何以解於是前後手草事行謁唐處士時升狀之以屬余使志銘其葬余不佞何以重君夫婦而慰偕行雖然以余所好論着屠井農賈之致與閭閻之弈窶無一二爲德如君夫婦者而多不能食報今驟而有偕行取進士顯融於朝不佞又誌而銘之何論鼎釜哉君諱恩字文瑞別號守愚壽六十有一孺人壽五十有七子一即偕行娶唐繼朱女一即適浦士及者也

銘曰下士日畫中士歲畫誰能及世而君夫婦僇力爲德以收無翼厥報食亦不盡食將　天子之寵靈是植石弗泐余銘無極

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蓉泉史公墓誌銘

史之先爲吾蘇之長洲人自興二公凡三傳而有榮者以俠聞嘗遊江陰之顧山而樂之徙家焉又二傳而爲祥公之父也復徙邑之長涇定爲長涇人祥操行斤斤長者娶於鄒舉伯子錙再舉乃爲公諱宇汝器別號曰蓉泉公生而儁美父撫愛之稍長就外傅日誦數百言屬對衝口多奇語甚又長則自力爲公車業念里中兒無與共學者因負笈遠外從師

累年且就而父病死矣倉皇從伯子治喪葬其於業易成奪之乃歎曰吾且從吾好耳安能呫嗶博士家言於是好古文辭尤好爲詩而會有倭亂獨身跳灌莽間猶賚詩卷自隨前是伯子擬析箸公曰乞析箸者俗以富厚耳今吾家空無有僅有二兄弟而析之何忍伯子意乃已公益強自力佐治生洪谿落有大度不事纖嗇而伯子稍巧以時息其贏時督公俾奔走歷市中與傭販伍顧公嶷然長者舉止倜儻識者見而異之公時時手一編吟諷不輟曰奈何以所役妨所好哉而家稍稍饒然公不別立帑一日伯子持

嚣喜曰賴而力苟完矣公遽曰伯兄而僅陶朱巳耶
財者所貴行德也伯子改容謝曰非吾及也公時有
二子而長者郎中君屬文有器業公日命師誨之曰
汝父負若祖汝當不負若父而是時有妄意伯子室
中藏者使大盜株引之而掠其宅公迫則訴於邑諸
猾恨之移獄讐公郎中君時猶未冠也挺身出白之
不得則抱公而號公振衣曰毋謂訟無天當不令我
獨死此曹子獨生及對令辨而衷令釋伯子及公而
置諸猾凡八九人皆不罪公歸而行伯子室獄益矣
憤怒旋上揖走留臺具其事下郡是八九人者懼請

賂伯子以免將許之公詐曰人方魚肉我即不報亦
可而乃以賂解乎八九人者戍其首鬼薪其伍而公
始退安寢也已而毋鄉卒公獨任其易毀加於父見
背時云何伯子亦卒以獄故多所稱貸遺產僅百畝
諸構券來責者登集公歎曰兄弟四十年甘苦同其
之而今乃使獨當也次第爲埋葬且治其喪撫其
孤濟其家衆而後及私於是公之室亦懸罄矣然意
氣殊砣砣不肯下人有蒙不獲從因以賦長役至盡
挫產不顧而時時割衣食以資兄之子爲之授室且
讓居焉公乃大困而至年五十郎中君率子姓前奉

觴公顧四壁立靡長物也舉爵而吟有歸湖舊識如
[illegible]問尚有屠龍志未灰語人或謂公尚能屠龍乎哉
公不答目郎中君而哂巳而郎中君果成鄉薦復捷
南宮當鄉薦時公役猶未滿也有謂公不當復挑役
者郎中君從傍請曰必我解當有代者公[illegible]然起曰
此吾志也遂竟役郎中君得南駕部迎公與喬安人
養公意不欲往曰兒新宦貧不欲重爲乃公黽強之
乃徐徐往會有　皇儲誕恩公得封駕部郎始顧喬
安人而喜曰去吾長役之歲僅三改耳不自意覩兒
子成進士又覩爲京朝官且又及我兩人之身而被

章服也郎中君爲具綵舁載酒以窮諸名勝天界雨
花靈谷燕磯牛首攝山名刹無所不眺覽則益大喜
而是時太常許先生穀八十矣文彩風流冠都下見
公詩折而請交公歸里未幾買舟泛西湖徘徊於兩
高三竺間登天台問石梁還憩齊雲陟黃山白嶽之
巓每歎曰王逸少云卒當以樂死不虛矣竟以微病
漸積幾殆郎中君憂之參問相繼日甚請急歸省公
力止之曰誰謂乃公億者汝未奏績而官我乃遽以
私請何也久之公竟不起春秋六十耳娶即喬安人
能以恭勤相公起家二子長即邦赦覽揚封安人次

邦紀娶方女一適王至偲孫男六人女二人公雖不
拘瑣小行然於孝友獨至其所敦恤非獨伯氏及其
後而已也有二姊歸王與張若夫皆爲之收其孤才
者任之弱者食之其後欲分授二子產而郎中君以
厚推其仲公曰毋庸也以十之二分吾之伯子子及
而女兄弟所謂伯子子者二人皆已毀而二樹之矣
大公以孤童起與伯氏僇力錐刀之微僅至得中人
業曉得郎中君際會日月以饒樂顯融終世人所能
得者億萬人而一耳乃郎中君猶以禄養不能久含
殮不及躬號崩毀迫若無所比數於人者手草事行

數千言欲得不佞之志銘而爲公身後謀不佞非其
人也雖然孝子仁人無已之意可憫夫郎中君又稱
公喜飲飲不甚醉喜鼓琴琴取成聲不甚調喜弈弈
不甚溺子喜客客至具盤飧而已不甚責豐喜賑人
戹不喜報喜與客談不喜俗尤不喜進險詐吾未識
公無由徵之竊夫郎中君之言名狀也取以爲志若

銘曰

人所推長約略得之其於世福亦或取奇見以爲還
之造物而不知其爲子孫遺公所即安其以斯耶

王處士有年暨配蒯令人合葬志銘

余故與王子百谷善爲之追銘其先君軒之葬則知
百谷有兄有年爲郡里中長者而及是百穀復以兄
之狀來其辭酸楚甚蓋卒而就窀穸矣余知百穀之
先君則以百谷狀其知有年則不盡出百谷蓋得之
里中能言有年者有年之諱稚豐其字曰有年故常
之江陰人也爲姓有金安公者從中貴人鄭和使西
海歸而溺失符遂跳之吾郡其子宜贅王而冒之已
後歸於常之梁溪又四傳而爲君軒娶於蒯而舉有
年有年生而愿慤多心計故能誦博士家言時父迫
治生奇而奪之俾手筦鑰握算計出入娶婦而得良

曰馮令人有年性孝謹令人性亦孝謹又皆敏而才
其治家內外又皆能出其長以相補益家益以饒裕
父大快樂之甫五十即舉筦授有年弗問也謂曰毋
隳迺翁媼醵脫而已東方用師急諸將卒過梁溪者
恣爲廚有司以軍興法符攝吏民供餉傷年富人盡
室竄去有年謀之父獨不去曰即不幸盡家以飽官
軍固當奈何委而飽賊也旦夕持鐍鑰遺其長勞苦
設湯沐咸大喜過望戒其下毋侵王君毫髮而有年
帑已陰挫矣有年不妄言笑馮令人亦不妄言笑然
端麗而澤以故外相莊內相愛也有年壽三十未有

于焉令人憂之得爲之毋家者而餙一少姝使守舍欲以爲有年計有年拱手曰何自蠱我趣徃侍王毋仍令嫁之二尊人晚而皆善病有年與焉令人不脫衣而侍左右令人手治糜炊火竈孔灰坌於面女奴從傍請代令人歎曰大家老矣即不諳而欲手治糜糜進之得乎然令人更以過勞神形先痡卒後年三十一有年痛甚不欲娶父恚曰是不欲使我見孫也益踰年而後娶於丁丁尚少毋翩恒泣曰誰令我兒婦令兒獨勞也鬱鬱成疾凡三月餘有年之問醫禱薦湯藥無間甚夜蚊蝻蟣虱抑食之初服半赤然翩竟不起有年號擗委頓却食父復恚而強之食乃食然猶三載寢於苫不入內父以爲之挫也與婢媍之繼倍也忽忽謀復徙吾郡有年則奉之郡權子毋而息其廬所積著過當逾故時父乃一啓頗時百谷齒已長治公車業又工爲古文辭北遊太學索相公客之聲稱籍甚父心不善也曰此非吾所知吾知有家而已於是有年得盡操家秉人或誚父不作新豐老人慚於較仲季獲耶父亦不顧而當其疾亟口至大故百谷方入肄事史館一切醫藥含歛之類有年得以極其誠信百谷歸有年與之謀擇壤獲吉於越來

溪而治之囟梅灣阡以遺命奉毋翩之柩自梁溪徙而合焉人乃謂有年父不能見當然能見未然有年之所續丁又不宜子乃始置媵張得一子自是遂屏處耆室布衾葦枕蕭然若比丘道人也有年生平無聲色狗馬之好出徒步凭一蒼頭而已然亦簡出鮮所知交交必以忠信不爲枝辭媚色口不易言判然出入錙銖不爽乃至從兄與老而貧劉氏何氏姊老而寡歲衣食之無倦色又室其從子伯才仲才宅宗戚閭左恃而不虞饘者因比比也人以其不妄費目之儉嗟乎儉矣然終不能緣而廢其長者百谷以文名一時當亦多忌之然終不能緣而廢其名孰謂吳俗澆固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哉有年既寡欲忍詬薄滋味充然壯容觀者無不以爲百歲人也一日顧其子吾自能知我恐不能過王父王父蓋壽六十九云丁亥之歲有年六十九矣九月哭何氏姊過哀還送喪舟幾覆大恐已而登吳山楞伽泛石湖而歸意樂之夕忽痰壅於喉比曉而逝識者以爲知命子一承讓即媵張出者也太學生娶金氏女二人焉出也適舉人黃學恩陳心和孫二百谷之悼有年也甚故多詳余不能悉志志其大者銘曰

王之先烏姓也烏氏倮以貲起至比列侯奏朝請君豈其苗裔耶何其於治生炳也君誠賢顧其貲不易服而名不出閭井雖然不闚倮之爲忠信長者君固當勝之也耶焉美而姝以才侍君德亦與俱先君而終法得附書

李母匡孺人墓誌銘

母匡姓京山人也其上世蕭有壻於匡者而子冒之父曰鎔娶胥感異夢而生母母少端靜不作兒女態稍長善女紅織紝組紃之事兼治粱炙消醞以能佐家秉父母憐愛之而同邑故布政使李公淑爲鄉進

士時有婦曰王夫人善病不宜子其父封公憂之聞母賢因委禽焉父念不置曰女故才然不習爲婦而又乃小婦如何及母歸李而兄可知也姑奇嚴難事有所不可目左右攝侍者皆氣奪而母駱達大度有所旋舍不復問困阨母以勤力恬苦奉之姑喜曰婦得佳佐也母之事于夫人母敬以禮見事必咨之曰有女君在身推布借女儲雜作先其難者王恭人亦喜曰吾得佳佐也使我毋虞於舅姑而會布政公游南太學久之王夫人娠而竟以不宜子夭母哀之如喪所天也爲之治喪內周於體外周於賓無有憾也

布政公歸而歎曰不意我在於是姑益憐愛母益得展其用於家出入小大曲盡時布政公以經明行脩弟子挾貲請益者戶屨恒滿它客亦大進母所以共奉亡闕布政公忘王夫人亡也而母以間請於姑曰妾婦所職者細耳有宗祧之饋在布政公因以有陳夫人布政公成進士爲尚書工部郎則母已舉大參君重於李矣而大參君生而耿弱不易抱布政公乃復置貳乳共撫之母齒長於梁且先進不小挾而加尉籍焉交臂折節以事陳夫人母與其事王夫人也布政公之僉臬於浙獨留母侍其姑姑所鍾念者王

夫人之息女母上以奉其姑而下以字靡所不竭心力會女殤姑哭而毀母所以尉解之者百方而布政公忤柄臣意需次於里得孝事其父母則母之助居多柄臣敗布政公迫於二尊人強出而姑竟以哭王夫人之息女病夫母手薦粥藥櫛髮去垢姑病嗽茹淡則爲戒鹽酪病不安穀則爲損飯久之竟不起自姑之歿於母手而如忘布政公即母之哀之視哀王夫人有加矣大參君弱冠成進士入讀中秘書再遷吏官顯重天下布政公恒以母往曰兒幼不習公家事微若吾安能寢帖席也及參議關西進視其學政

復令毋往曰兒多出接部微若何以壯門牡杜關節也毋餞舉大參君已復舉令鄉進士維極維桯美梁亦舉今進士維標大學生維楫美毋與梁皆益重然其奉陳夫人益謹毋論布政公獨其御諸子及婦嚴至不廢檟楚曰美疢之毒不如惡石之生也吾從其生者以是大參君工於官而諸子皆次第用文學有一時名最後方伯公假寖嶺南命歸侍封公備志物之奉大要亦毋助也封公八十餘以寬樂終其葬也客執紼而從者數百千人會大雨雪毋即墓所治酒食饗賓客無弗治飲者手指皸瘃弗顧矣布政公虞

於封公葬暴得疾至卒而毋以城居不及訣與梁馳視含斂絕而蘇者至再三迄葬哭不絕聲獨以諸子長任喪不至毀而隱痛深惻所欲從地下者非復三喪時矣以故素強匕箸裁損過半血暴注賴藥力以起而胸若結轖者前是大參君以服除彊戀不欲從選人而毋意亦如之既疾革諸子泣問曰得無有怖乎勵聲曰否已復問曰無有所欲言乎曰否遂恬然而瞑得壽六十五故與布政公同也毋之與梁相親暱若同氣梁嘗病頭風岑岑作楚狀毋時為抑搔之手褁目絮食讓而受惡席讓而坐下其翁媼偕八十

迎之來旦夕上媼食如家人禮而召翁之故人子俾佐酒必使酣暢梁感毋為之一加飡惟翁媼亦喜而語梁吾今益一女汝益汝姊毋之父蚤歿則養其兄兄歿亡子擇女而嫁之俾大參君為別室以祀其父毋及兄曰吾不忍若敖氏之餒也其莊王夫人即王夫人之族無不莊其長者繼莊陳夫人則夫人之族無不莊其長者其非長者推而鄉之其周也毋不産女獨梁産一女而歸魏者毋愛之踰於諸子第曰吾於諸子有所不能慈於女有所不能不慈非二之也性好施晚而大參君兄弟稍裕得竟其施諸宗戚閭

左亡不沾潤者故毋歿而子於梁者執子服女於梁者執女服其毀亡間也宗戚閭左亡貴賤其惜亡間也大參君凡毋以單慶當封而格於例不得請痛毋甚泣血次行事幾萬言以屬世貞曰不孝之幸於公素矣唯是先君子賴而不朽今者毋不足辱公竊悼不孝之幸以不朽世貞乃稍節而誌之且為之銘曰主婦之姐主君在都有稚呱呱誰相其鹵代子與夫主君在宦後婦偕止太姑之死誰相其鹵代婦與子不副不坼於嗣寔宜主君宜之有難三焉九苞厥儀為子也者毋為宅子也者毋孌孌我舅翼翼主君恂

恂王婦無戌有終地道則然毋職其艱嗟此賢媛胡不百年

布衣李時養墓碣銘

李子者釜其諱時養其字野泉其別號也李子故隸籍錦衣生而敏穎有異姿於象戲博塞諸技無所不工習而奕爲最超絕當是時天下之名奕南則鮑北則顏倫而識者差爲顏左袒李子始猶出其下遠已而漸與之敵至爭先顏虞其不勝也爲罷奕李子既以奕名燕中貴人爭延致之而諸常侍尤數李子坐而奕且飲食也錦衣之校長入白事立庭下顧見

而愧之出則呼李子奕使立庭下李子亦愧之遂辭然下金陵已走吾吳及錢塘諸郡縣所抵無不賓重李子者其寓太倉尤久李子有姊留燕中以病死二子一爲事曹郎一入神樂觀爲道士於是吾兄弟爲之授室後舉二子一女矣今年九月薄游嘉興主於李茂才所忽感瘡於腦趣歸僅七日而卒吾兄弟約李子所厚善者某某葬之北郭毛氏之塋傷李子壯而善噉用可兼三人年雖六十一不異少壯也爲人質直無宅腸事不避難聞義勇爲而性尤慎默得人之過不以挂口其所主雖累歲月於其家事如不涉也人亦不以嫌避李子以故於其卒咸怪其疾之異而惜其不可再銘曰

前李子奕而敵者鮑與顏後李子奕而敵者程岑與方國手六人耳獨顏與李子僅六十鮑俛及之今其存者方而已所謂程岑者三十餘夭死矣將無心神之過役而天真之剝毀耶抑若用兵之殺戮機造物者之所不喜耶重田生於燕都死於吳而葬於吳葬者誰爾之友有鄉者二嗟爲守我銘爾藏不爾朽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七　終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南京守備掌中軍都督府事魏國公徐少軒公

墓志銘

高皇帝滌宇宙之腥穢而日月之其功掩千帝王而故太傅魏國公中山武寧王爲佐命元臣能以威德終保其功名而完其身有三子其顯者嗣公輝祖殉節以明志而次子定公增壽沈幾以啓胙奉對衆戎

政於兩都爲東第諸侯冠者二百餘年而不替噫嘻盛矣識者謂武寧王之烈非酇絳平陽潁陰侯比也而兩嗣公之後所以滋大樹俘毋隤其家聲者亦豈諸子侯所可同日語哉余今者復於魏得少軒公見之公武寧王之七世孫而太保公鵬舉之冢子也諱邦瑞字廷祥其自稱少軒則以太保公號鶴軒故公生而醇茂隆準豐背肌體瑩皙跡閭自挺若惇禮太保公享國踰五十年其御閨嚴諸兒過庭凜凜如也而公尤沈默削鋒距至於應對趨走則膚敏便捷太保公有所幸意幾稜公處其間泊如也久之始齒太學冑子公進退揖讓與矩度合而貌又嫺雅諸生目相屬此大將種也而胡以若是而佩玉狀又胡以不挾貴也太保公薨公業四十餘勵而毁治喪葬皆以禮入　朝嗣先爵屬　國家有鼎革之事公以元臣率百官祇迎今　上御　大寶有紅綺錦繡之錫時人榮其遇宿衞甫一載上疏請歸養其毋童太夫人太夫人者公生毋也嘗夢月入懷而公生公既已得請則歿治宮舍盛具張女奴操絃管以共奉太夫人所以娛悅之者萬方明年特命主　孝陵祀祀　孝陵并肺腑戚臣不得與而　仁孝文皇后武寧王女

也故晏以屬公父祖至是復屬公尋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公貴甚法不當復佐府而意安之每當祀則先期齋沐更衣坐齋室卻御女罷酒四鼓抵　陵所俟門啓而入稽首肅拜秩如也蓋三載而領其府事奉　敕守備留京兵民大小以魏公爲家宰自太保公卒而忽忽若靡所依公拜命之日爭加額相賀公亦自砥礪欲有所爲居二載而病脾且嗽夫且疏懇謝得　俞旨而主祀如故久之病良已公於第西因故圃益以奇石異花日尚羊其間飲醇擊鮮甚適也　天子微知公健飯狀即家復起守備領中都

督府事公遜辭有　旨留都守備重任宜用心供職
再辭再有　旨留都重任卿宜遵近　旨用心供職
公猶未露起色三辭三有　旨留都守備重任卿以
世爵首臣新荷簡命宜盡心供職公始奮曰邦瑞一
介武夫耳　上徒以先世故寵靈之我何敢避衰而
偃蹇　國恩遂強起視事比歲數困水旱而丁亥水
益爲厲以至戊子遂大侵米斛將萬錢民亡所得食
相率假神語爲妖以賈衆亂公與大司馬陰公謀請
預給六軍兩月糧以時糴糶價爲減而推得首妖者
寘之三木衆心稍稍定時殣莩道相藉而鳳臺安德

兩郷尤甚尸原野間乘暑蒸鬱爲癘公割其私帑市隙
地瘞之復毀故湖濘園之侵於豪者還之官俾續其
瘞自是野無遺骼矣公念太保公留守之日長數更
夷險卒以無宅及身之日未幾而罹此侵萬一有卒
然變其身之不恤如世聲何邑邑不樂家宴聲伎十
省入九自是故疾復發而會七月朔強自力　陵祀
事竣疾益甚公素習方書好服餌而至是盡屏弗御
既革召三子訓之曰不穀所以有今日者　高皇帝
之賜而先中山王之遺也益旦夕兢兢焉今而後可
以見先王地下矣若曹勉之強爲善而已又曰即葬

我必大司寇陸公爲狀而少司馬王公志銘之陸公
久能悉我遂堯時戊子之九月朔也距其生戊子之
四月得年六十一啓元配魏國夫人沐氏之竁合焉
夫人黔國公沐紹勛女也先卒有丈夫子五長維志
錦衣勳衛當襲娶故彰武伯楊炳女次維新娶咸里
張守矩女早卒次維叙亦早卒次維學娶錦衣指揮
使高鳳女次維明娶清浪參將梁高女女一適武定
侯郭大誠孫男三弘基聘臨淮侯李言恭女弘頊俱
維志出弘業聘新建伯王承勳女維學出孫女二尚
幼嗟乎公享國雖僅十八年然已逾下壽再領股肱

寄無公私議裴讓卒保元吉以終雖武寧王之澤大
且永而公敬承之其道可衆衆哉詩云抑抑威儀維
德之隅公三子有焉其保家之主也麟之趾振振公
子則諸孫賞之矣窃復有聞嗣公輝祖循節六世而
未敢自令　天子始下　詔褒顯之特祠金陵爲
建文忠臣冠而實當公有國時以此下見九京不亦
大快哉公爲人寡言笑而內和不與物忤即下寮寒
畯必與講敵禮服御無所芬華歲入常祿及賜田租
取家祀及共給而已不復較贏積性不喜談人過有
犯者寬然容之然至檢飭其下則精明族衆數千指

不聞有魚肉于民若灌氏者家衆數千指不覲鮮衣
怒馬若刁氏者余嘗過大功坊公之門若水也公褻
蓋愧而稱無天者傾里美維志等奉陸公狀來請誌
銘余辭不佞謂大司冠狀之我何敢加三子曰治命
也余衰老深於公及大司馬陰公然兩月之間而哭
陰公與公又皆爲之誌銘噫余又安能久處此也葬
在武寧王賜墓之陰　天子爲之下大宗伯發少
府金錢治兆域賜祭十六壇一如太保公
銘曰赫赫　聖祖闢滁萬方晻爲元勳唯武寧王嗣
公承之首植臣綱保世滋大王公益光左準右繩如

圭如璋夙夜敬恭大祀是衷衮服煌煌入鸞鏘鏘虎
旅十萬從公于行願指以麾噂敢跳梁粥汝瘠汝牙
幟于荒貴屋加崇東第從昌公族入百雍容倮將家
衆萬指如驪服箱蜂首蛾眉吹笙鼓簧不淫不離尚
羊頹唐樹玉于庭叢蘭在堂胡所弗懌正直平康坦
然天期乘雲以翔歸愧何所鍾山之傍少府金錢東
園黃腸侍我先君永扈　高皐天闕峩峩大江湯湯
史蘇占之奕世以長

中順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副使西華王公墓誌
銘

永嘉故多賢士大夫然無有如王氏若中丞之爲惠
而給事之爲節故自足烜烜而王氏之賢而著者則
毋如西華公父子兄弟西華公之父東涯公澈有惟
惺容勿動敭歷中外晚而好行其德於鄉且備享人
間之樂以終公於成進士不爲晚爲郎縉雲參名藩
不爲拙甫染指而去之超然物表暘谷公叔杲始從
吝出應世以繼公之志於仕宦之日久其歸亦稍後
然皆能自操其出處之衡不爲世法所絏來而世之
望二公若太少二室之對峙攝其巍峨而猶戴其蒸
雲雨而二公者訖乎莫之應也今年三月公以壽考

終其子鄉進士光蘊等卜以明年葬於石壇山之原
而戒書幣以狀請曰唯先生素知吾父敢以誌銘請
暘谷公亦寓書曰唯先生之知吾兄以不穀故敢申
請暘谷公故嘗以大參飭治吳中軍事余得朝夕焉
而用以悉公者也公諱叔果字育德其先世瑯琊與
余同始至晉而徙山陰唐有大理少卿從德者轉徙
黃巖及宋有惠者復從永嘉遂定爲永嘉人凡十餘
傳而爲贈通政公鉦即公王父也有二子東崖公仕
至福建布政使司右參議而仲子澂至國子祭酒其
通政贈則以祭酒貴云東崖公娶潘恭人年四十餘

未舉子得異憂始舉即公公生而英異甫七歲工鍉
語十三工屬文既長恂恂如也美鬚眉季晢愷若不
勝衣補博士弟子學使者合五郡諸弟子試之擢公
第一遂赫然有聲薦鄉書後高等明年罷會試歸讀
書山中其學益邃時東嵕公方樹先祠輯世譜飭宗
法公佐其成而詳為之說世所傳王氏約者也尋與
賜谷公同游南太學時程文恭公文德為祭酒而歐
陽文莊公德為太常卿皆以講學名一時致公兄弟
為都肄長而稱揚之公以益有聲凡十載然成進士
高等時所謂中丞者族父同楊同邸介日從事時政

比許之業以使事歸覲東嵕公稱觴上壽里人豔之
亡何東嵕公卒哀毀踰禮既服除柄遲家食者又四
載而始謁選授兵部職方主事明年與視西內工有
金幣之錫後以使事歸省墓而倭事起族父所謂給
事德者從義兵與角不勝死之族鳥獸竄公與賜谷
公謀曰不早為備胥將無族矣亟還朝上書願以家
橐為城堡以捍賊而完其族報可時賜谷公猶在公
車不復詣請與公捐橐而躬畚鍤之役堡成賊有瞷
覘而已至今賴之尋遷其司員外郎聘同考會試所
得多名士而大司空王廷贈少司寇張岳李江其最

著者遂遷郎中出閱視薊鎮兵時諸鎮既有帥而冒
平復設一總帥臨之名位相顛頏不能有所控御而
煩費夥且不支公疏請從革所省以萬計有請脩戎
政志者例以史官充之大司馬楊襄毅公請以屬公
書成進之曰京營紀改武選郎中武選最為猥雜號
吏藪公至當注選與諸吏精覈而次第之吏不得有
所依宿弊若洗滌六載旅謁分宜相相前揖之曰故
人子耶蓋為東嵕公有故僚誼也公卒不私往以是
僅遷湖廣布政司右參議過里上疏乞骸骨不許公
所治荊西為承天德安二郡承天上故邸也有先皇

之陵在而德安為岐惠王初封國兩地守貴戚畹爭
挾重魚肉赤子為業公一切引之以禮不聽則裁之
以法竟公任相戒無敢犯者　詔脩興都志俾公具
草上太史公既上而曰此獻皇帝紀也如志何爲同
年高長史岱以志體別創而資其楮筆繕寫之費書
成郡始有文獻矣地故有郢梁岐三絕王墳中貲之
守者歲私其嬴脩費以千計公悉清裁之應山災公
授貴粥法以哺餓者又為籍豐樂驛前後割私帑以
贍不煩縣官公念鄖陵者麇至其夫皲皆責之鍾祥
數曰鍾祥之民盡矣為請於撫臣俾疏酌道里遠近

如兩京中都以爲謁陵節數多所減郵驛少息有而
會分宜相敗吏部以公舊資重甫一載餘擢廣東按
察副使時廣數中倭刼刼兵計大帥吳司馬以公嬴
弱恐不任軍旅而重其文疏請以內地學政處之吏
部知其指覆公歸里聽用公喜曰司馬知我唯太宰
亦知我遂杜門不復出部移亟下監司守令勸駕傍
午公悉謝絕之家世秦東里公遺素鏡而公雅不問
產聽子弟息之至傾郡公了不知也日食不能時二
簋實以蔬筍間一咀臟魚乾脯衣僅布素或三澣破
則襪之姬姜紛集一不以入目過亦如無曰生不曉

名儉寧論者公府鄉里之譏不恒設設亦取成禮而
已性介慎不妄取予然至義施亦不廢如飭先祠置
外塾廣墓田以致養宗姓之類公有創而暘谷公成
之暘谷公有創公領而屬其子光蘊成之公居故所
城堡而暘谷公家於郡公之郡則郡歲徵蜡賓而已
暘谷公時時過從公相與談笑寢處無間十餘年來
友于之風藹如也公一切無所嗜顧獨嗜書無一日
不開卷於子史百家下及稗官黃衣之說靡所不浹
第其所專精者六經理性之學居恒謂儒者類以陸
子靜先生言爲近禪不知其非禪也頗取朱元晦先

生晚年之說而合之其創故自程學士敏政然其所
評括加精深而又以王伯安先生心之良知是爲聖
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若朱陸之
稱性善求放心其作用雖少殊而出於孟氏者則一
性善故知良求放心故自惺惺不昧三君子之單提
直入本非有二端也當是時泰和胡觀察直大名申
考功蘧貴安耿御史大夫定向皆論篤君子頗推公
以爲得實際云然公諱光蘊必誠意盡倫砥行毋徒
區區口耳爲也暘谷公治別墅於陽湖窮極山水之
勝其偹擬爲江東冠而公亦於山半故讀書處頗增

飭庭宇剔洞壑開陂塘開從子姓游一觴一咏陶然
自適而已暘谷公不飲而邀客游必甲夜復聲奏使
客亦醼稱之兩人意各自得也東崖公開大耋至歿
而公猶作孺子慕伏臘亨奠悲不自勝既謝朝事稱
不任然至聞一賢者用未嘗不津津見眉宇也一賢
者退不賢者進慼然有憂色矣故少羸然以斷欲久
神轉王談論夙昔不示倦既感痺疾猶強起具衣冠
及歿始就枕謂光蘊兄弟曰夫人生而膠膠擾擾者夢
也吾夢且醒矣復何言問體中得勝否不答已而曰
願天生賢者自是戒內子毋得挾婦女入謁已呼猶

粥至猶能盡一甌已復就枕若寐熟者撫之逝矣公生以正德丙子得年七十有三始公病時宗黨數百人禱於宗祠及卒奔哭於殯里人哭於門皆盡哀娶林安人以德偕老有丈夫子三長即光蘊卿貢進士次光薦仕爲光祿寺署丞次光普國子生孫男八至元至充邑庠生至齊至章至亮至亵至兗孫女五所著有永嘉縣志　卷半山藏稿二十卷光蘊之狀公行累數千言余不能盡志志其大者

銘曰不點染于欲不琢雕其朴應世之跡若風而運過即湛然斂其後天以還先天幾不盡秘乃有文言

談道者以爲混沌之資而談耕者以爲大年之權叩之公公俱含旃

朝列大夫貴州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雲嶽汪公墓誌銘

萬曆丁亥故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汪公卒於家其子錝以病在苫俾其子諸生淑訓將命而托吾同年友故唐相國袁君履善紹介而來請曰先參議之有事於閩也先大司馬公實臨之舉而登諸剡蓋先人之林卧三十年間念大司馬如一日也而其論文則亟稱歷下江東以爲畢生不可及蓋所稱江東者公也是先人用大司馬爲知己而以知己效公公能無報之一言乎已出履善之狀曰是所藉以志墓中之石者也履善亦汪公同年也刻深於辭當不妄據而志之公諱埴字仲弘故越國公華之後也至宋而有志高者遷休寧之旌城至元而有德璞者復遷其邑之雙溪雙溪去白嶽三十里而近公嘗讀書其趾觀雲而樂之因號雲嶽山人明興郡守庭輝始起家甲第而其季志賓生武貴武貴生百歲翁齊　天子與之賜爵公乘有司立坊於其里百歲翁子曰昱起明經司訓饒州後封戶部主事封公有三子仲爲公

繼配戴安人出也始封公夢侍其父游木瓜山獲歌若象者而生公公少生而美秀瞳子炯然目四歲能以智怵得益食者人異之屬偶對立應十三善屬文既娶補博士弟子多以目疾不恒視書而冥坐默解間出獨行溪山間意豁如也居恒歎曰六經訴我寧我註六經封公聞而惟之以爲何所自與陳公甫之語契又見公文奇進詰之曰若得無所襲耶公對曰宇宙判而代相襲久矣欲無襲者其在泰始前乎封公不能難已從之饒與饒之名士汪栢歐陽杲輩遊歸試輒高等久之薦於應天又七載成進士餉邊歸

省時百歲翁猶健無恙也綵而服者三世里黨榮之還朝擢戶部主事無何當督昌平諸軍餉時虜報傍午諸邊兵悉集以數萬計餉且不給公至夜漏下矣方且赴撫臣宴而召州三老問車牛可得若干乘曰千五百喜曰吾計足矣草兩檄使募民車移餉以就軍而遁者移軍以就餉既發而後赴宴撫臣謂計安出公對曰賴公之謗不乏興也蓋以文悉給矣撫臣大歎咤謂古所稱飛輓其以是耶時議以陵卒衞諸陵者用他屯例請行粮公謂陵卒不從屯也且歲餼之謂何而又益之持之至上疏竟弗許公還以曉暢

爲大司農所悉屬脩會典而十三曹所隸悉以委公叅送史局尋遷員外郎出爲福建按察僉事倭卒起議置軍咸請駐於大州邑以便食公獨謂大州邑去海遠使寇得登陸而後攻之是彼爲主我爲客也不若移戍沿海要害便議遂定時寇且犯同安甚迫公料見卒粗備而無當鋒者有死罪囚陳嘉任等七人在獄黠勇可將也召賜洗沐與飲食諭以討賊贖死咸感泣思奮郡守童君爭之謂必且走公曰吾保七人不走即縱七人死而爲千萬人生計非蠢也於是大出兵徼賊而七人爲軍鋒遂大破之斬首三十擒

七十二人事聞七人者咸貸死相率立祠祠公公以嚴制歸以明禦劇一切治理流聞久之乃始有先大司馬薦而御史沈君之薦語尤異尋擢今官公念封公老而道阻遠不便養上疏乞休報聞公之官所操舍約畧如閩時而閩人有起家當大柄者家居時以公斤斤三尺弗善也至是中公考功法罷公公不知所繇坐歸而奉親訓子削去一切尤怨凡十餘年而戴安人卒又五年而封公始卒顧謂公若以章服貴我以音聲人娛我竟我日無不適者又何言然公不以二尊人之令終而我其戚益哀慕若孺子也家居

三十年時時以目眚謝客郡邑之跡可數林御史潤嘗疏薦公鄉守移文尊稱甚至咸無所報謝其治家務遵禮法婦子歲時上壽具衣履毋得繒帛食毋重味宴毋累席家人衣毋曳地公故有心計其較財貨出入能析秋毫每語客使我得長國計者當不徒矣而又能以儉節自裁至課田產無所增加於舊蓋不欲與齊民爭刀錐絕不通居間賕謝諸子姓食指日衆歲時伏臘取毋乏而已讀書未終卷輒罷去不欲窮目力故然於子史靡所不淹通尤好讀易居恒謂文王我師也夫子豈欺我哉嘗遇異人受大還時時

語子孫吾不幸染世法今往往陽神不勝識神元氣不勝習氣於沖舉邈矣雖然吾自有究竟非而曹所知也雖不恒作文問一命筆滚滚數千言不竭時自謂取師意而已焉能不憂樂而效人嬉笑六十時有以文壽者悉卻之唯領汪司馬伯玉一叙七十則并謝絕唯草自徵文一首謂封公七十而待百歲翁傷已之不逮養也可念矣素強無病至七十七而病病方仲春甚劇忽復蘇神色加王逾於前歪孟秋復委頓不復語而喉間時吵嘎不可辨徐察之易與參同參語也寢逾日而卒為萬曆之丁亥十四日始娶王

繼娶張贈封皆安人三子長釗仕為賓州判官王出也次鈦太學生録邑諸生張出也女二適太學生戴傳芳張應元孫男十四湯諸先公卒淑訓皆邑諸生來請余文者也淳誕清議傳諮杭孺武孺憲孺悉釗出泗論汝詢沂詠汝華淮生悉鈦出臘孺録出女八曾孫男九省老賓老三老觀老重老六老彭老八老九老女王任嫁娶者皆名族

銘曰祖百歲而穪及躬皆闕入衰以令逝有子三而孫十四曾孫九女亦稱是仕而金紫不為不貴生而祭酒於學殁而鄉先生於祀噫嘻能媿之

明中順大夫辰州府知府石峯程公墓誌銘

當嘉萬間士大夫多輕就而難於去夫輕就難去此亦人情之恒然使柄事者得窺見之而操其去就之權以為籠絡以故士氣日茅靡而不振有一人焉其材足以用而未究其格可以復出而不之顧終其身隱約寂寞而其氣常浩然在易漸之上九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非其人也耶其人為誰辰州守休寧程公策也公於兄弟間為仲厥考封主事公益輿毋曰孫安人嘗感異夢而生公公少頴俊異凡兒四歲欲從兄入里社學父禁之則大哭泣乃異而口

授之孝經古詩輒誦五歲習書又習數法父戲之曰兒長欲据握算從市魁作鄙耶公對曰大司農錢穀豈亦鄙也父不能難稍長受師禮經改受易其於禮習如故屬文有奇聲至年十四用易應郡試時學士廖公道南謫判徽見其少而難之以時義四篇公不屬草頃刻而就廖公大驚賞曰咄咄程生非而家克勤侍郎後生耶以奇童薦於提學御史聞人銓銓曰兒固奇毋使早泄不為偉器自是公屢試於郡邑往往高第獨不得志於提學所凡冠膚色若凝脂目若點漆秀眉而鬒髮出入咲帶數人人咸目屬之而公

倚習聲韻之學又善天文數好博奕蹴踘吹簫調絃
度曲爲新聲所過狎邪諸俠少亡不推挹者而一旦
自悔折節益讀書爲深沈之思然其材亡所發舒父
愛而任之遂能出其橐施棺槥於死者山寇發公以
兵法約束里中少年禦却之脩其先忠壯公廟次及
宗祠又次及道路橋亭屬大水漂屍蔽溪而下公從
家蒼頭悉收瘞之爲文以奠其辭哀壯懇惻識者以
爲勝古祭窦漢君文遂甚公又著讀易箕言經世大
畧二書其學益邃用世之具益周遂中鄉試高等連
舉進士肆事工部以使歸省覲當夜分有隕星之異

公感其事遂著星官筆記一編往往有洛下閎郭守
敬所未發者還　朝遇聯舟汪進士暴死悉帑而賻
之人以藥起其里人吳益程守堅病且爲助其貲費
二人皆得官拜公而泣曰此官公所遺也尋授戶部
山西司主事先後奉使職咸稱出督餉大同至爽城
驛而虜大入勢且迫時無險峻可乘公約束吏卒擐
壁而守之痛挾一指揮之欲寬者謂其家人此地吾
死所凡三日而虜不至徐致餉歸人咸服其膽勇還
佐司事因議用商稅給民兵公頗言養兵之費而謀
所以練兵而足食者其策大詳然不見錄而其借中

貴人監庫藏也一以身先之於出納大有所裁節中
貴人不以忿而曰使我緣而得廉中人名亦程君賜
也已出督江西漕事畢會丁母夫人憂歸而父封公
亦卒以孝稱小閭輒爲義已作中星圖說筆記加精
服闋謁選于吏部未即補著三才萃見凡十二卷合
十餘萬言其言天人之理備矣補陝西司主事監大
通橋運已監太倉庫皆有廉能稱進廣東司員外郎
遂進陝西司郎中尚書雅重公凡所建白悉以委之
兼署廣西司復署山東司已署廣東司遂并署三司
諸用兵之地需餉而濟者公爲料理皆給公所覆章

疏前後數十上而其大者革耗銀亭關中官吏隸奉
撥監收糧解宿弊持長獻景三陵子粒舊規議稽邊
儲請出內庫黃臘油漆硃靛付外而蠲民間之供勑
有司積穀約束秦韓慶肅四藩之兢祿者行之皆有
味獨其止山東營田見若以爲畏事而其後營田卒
不成而大爲民擾公又上邊務五事若預備徵以增
歲課嚴開納以通鹽法清耗蠹以足軍實核屯戍以
省輸費廣積儲以防調發識者曰此鼂賈遺意也公
既以才重尚書而僅用久次遷知辰州府至則下教
諸邑凡十條又析　高皇帝聖諭約束之爲推論山峒

苗咸踆跧趨事矣已復申明鄉約平市儈法繕庫藏
勸農桑處鄉傳禁妖巫請停調永保苗兵罷造河梁
蠲免香稻米臺使監司皆欣然行之乃以間飭學宮
拔閱諸生與講經術又勒兵徼取叛酋黃中平土夷
爭地俱謂公彬彬質有文武辰故兩隸楚貴陽貴陽
偏近悉公治狀以故薦剡亟騰而楚稍灝遠撫臣以
丧去有所望於公遂勍公多文飾而少實府宜調簡
僻報可公嘆曰天下郡固有簡於辰者僻則曾衛耳
何改調為且使我仍故武而事爲之上者又當調使
我遠改武而媚爲之上者我有所不能已矣丈夫安

能冉冉辱遂即日單車歸公歸杜門課子讀書不恒出
出則傾都聚而相率迎訖以爲非人間人其褎然者
則萃聚而尊師之談論經術揚扢今古毋不飽往而
公亦不徒出一切好行其德所表章先達尤著如定
世祠置圭田其傍已記始祖東谷公遺蹟已復孜臨
溪祖墓而樹之石遂爲臨溪社又爲其顯者御史中
丞都知兵馬使澐國子祭酒都知兵馬使淘顯佑侯
旭等若干人立勳賢種德二坊最後乃始誅茅成志
樂園廣袤不能當司馬公獨樂之半曰吾取容膝而
已人亦以獨樂擬之公既久卧不起尚書尺一下趣

之行監司守令勸駕者跡相踵公悉謝絕不應人意
公遂忘世矣然至移學議貢賦議民兵議治安皆鑿
鑿可見之行要之竟莫能窺其際也公好著述自天
性而尤長於國家大典策議論高奇而不詭道其在
郎署中則已謂　獻皇帝不當祔太廟祀建文紀年
不可廢壬午死事諸臣不可不錄景帝不可不稱宗
爲一編欲上之不果蓋後二十年而襍公以請者至
再三或報聞或報可然天下莫不以爲的然之論而
不知公固先之也郎時所撰三才萃見日益之晚年
始成合百餘卷又撰六都黔考用六壬數以占無弗

驗者葢終其身著述不休以至卒僅年五十有七耳
公字子揚學者稱之爲石峯先生公有四子曰潞曰
潩曰淯曰淳潩蚤夭淳出後於公弟潞淯爲諸生而
淯以文章世其業欲求所以慰公於地下者難其人
乃約程之子姓習公者譜爲年表以俟凡十有一年
而遊太學乃走謁余於白下而出其表請撰而志且
銘之余故嘗耳公一二至是咨於公之郡人方司徒
弘靜里人詹吏部景鳳皆曰公之才未盡究於用其
學宏遂不能測所詣至脫屣軒冕蟬蛻汙濁者所見
一人而已乃志其行而繫以銘其辭曰

羸於天而畸於人不悲其畸不盡其羸脩然返眞識者謂之不以爲身而爲子孫世系子姓婚娶具左方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八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九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中憲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司按察副使起潛張公墓誌銘

當嘉隆間三相君各用其意持太阿之柄公卿大夫靡然以操切苛辦承之無精心爲黔首者以故良二千石之用不甚顯其最顯者則吾州起潛張公振之然其用亦已時抑時伸而不恒達其抑者以直道之

僅在公而伸者亦道之尚未泯於人心也公最後之遇甫若恒而天遽奪之則又不可曉者惜哉弇州生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於家則彷彿閔冉之遺於鄉則庶幾陳仲弓王彥方之風其所親事必天下之賢長者雖嘗從講學而不斷傳世耳以爲名高所步趨必閩洛夫使紫陽而在公且入室故曰張公非直良二千石已也殆慥慥篤行君子矣公字仲起起潛其別號也張之先避金亂南渡後居常熟之雙鳳里蔡涇最後割雙鳳隸太倉遂爲太倉人世世有隱德不仕至公父東林公鏜而始以淳直明信著一方

嘗受公封處州司理後贈南京職方員外郎毋曰都
宜人有二丈夫子公其仲也公生而明秀端謹甫四
歲從東林公之先墓丙舍圮矣木童矣而傍睨欷問
之人曰宅隳故欷也公泫然泣曰先業而宅隳可乎
東林公亦大泣而內奇公問者嘖嘖以爲非常兒尋
從城居覲第宅車馬之盛與羣兒戲搏土而爲之甚
工嘗時從里塾師有搏虎死而歸之官者輦過覩之
公讀書弗顧曰吾方奉聖人捨而爲暴獸觀乎且胡
不觀畫中虎自是讀書益務究大義反覆辨論鑿鑿
出人意表其爲文必自師臆不爲蹈襲塾師朱生者

器之以其女弟字焉然而奪於貧又時時困火窒賦
其試又不盡利公雖不以廢其業而里中不逞少年
笑侮之公夷然弗屑也同人周鳳岐以遷客來佐州
事少年目中無當者試得公文大驚異置之高等
問有父否曰老而貧有兄否曰兄撫之坐它事遣周
立出撫之而發庫鏹納公橐曰以養而父且爲膏油
資公自是益得專精於學遂補博士弟子者有聲而
毋郁宜人卒哀毀逾禮服除久之娶朱宜人亦卒公
鰥處而鄰女有來奔者以誼諭遣之然終身不名其
丈封公垂七十而感異疾躁不能就席公以身席之

乃小安凡七晝夜而愈公遂舉鄉薦以至成進士成
進士之日矢心而誓曰苟一念爲私計者天僇汝乃
鍵門牡習律例絕干謁偵交際毋以抑壓進者窮巷
湫洳環堵蕭然意殊得也久之授處州府推官甫至
而守入覲丞倅俱闕公遂行守事孳孳問民疾吏弊
而參伍法比公庭肅然大猾藏三尺而治條鞭之法
最爲便單弱郡邑相顧莫敢先公毅然行之有盧尚
書者貴其族子憑藉爲姦猾莫敢呵問公捕而立致
於理其他繕浮橋廣庾舍平市價皆井井始少公者

咸吐舌相戒以爲若吏弗如也御史張者躁人也顧
獨虛心任公諸所寄聚溫台湖諸郡公必酌情法
而行如莊侯清戍徵倘徵懸種種治辦然不求爲苛
切取目前快而張亦借以起長者聲他非所寄者則
不爾公既滿數奪卑異當徵而分宜父子竊國秉
諸徵者多其客也人或風公是不可用帶乎公謝曰
吾知有天子法耳次者知有身不欲糜之權門未幾
而嚴氏敗公就徵拜監察御史巡城首論罷一兵馬
指揮之墨者清鋪役於中貴人無所徇諸偷盜等器
食亦不納尋按視通州儲定國公橫縱其下肉通人
公摭實論奪其任豪右屏息公又刺得大司徒奸利

事論之大司徒方得上意又與左右變近交關得下
治公之按通州也廪內不以煩縣官即孔道餼所支
際積之得千金以助城通諸所定約束如存給羨餘
更番運官裁損漕厨著爲甲令至今稱之故海忠介
公爲郎時以直諫觸　上怒下獄論死公具草欲救
之而海公得長繫乃不果上或有累視其草者公曰
已焚矣夫人臣而敢市名於上然竟以款之不得志
謝病歸公歸侍太公膝畢手一卷自適里中不知有
張御史而其在臺日當過錦衣緹帥所相問公欲修
弘治間故事繇中門入緹帥格不聽因相與詰難甚

苦至是以他事中公而定陶公大司徒之黨復孽之
用大察外調得臨清州判官公不以遷客自居逡濛
治獄事先攸吏而擁甫四月遷判廣信府屬守缺公
復行守事請讞益精明諸曹敝藪括剔殆盡吏民畏
懷若一口嘗迎太公之任養而病病頗殆郡之人相
與禱於祠曰即不幸太公去公公去我矣且夕呼走
若狂太公愈乃已久之公竟遷同知撫州府郡人復
呼走曰公秩當同守胡不同守我郡擁公輿折不得
發撫多盜剽殺無虛夕而公職干陳屬獄歲守以下
有臺謁而留公司後公乃悉籍諸豪之捕盜者名召

而諭之曰與若書約月一人直我有盜輒立杖殺汝
矣豪叩頭曰民安能禁盜能致盜魁或得小寧耳公
頷而遣之無何果縛一魁曰湯青者公考得其狀馳
至其居發所藏嘗財以巨萬計犛牛尾胥首至三百
餘宄物稱是悉沒入官而麗之獄盜爲衰止出領崇
仁縣事崇仁地險而瘠其俗易縣官而難公賦公至
懲其不率者亡所縱舍度民已知畏乃以寬輔之立
櫃使民得自投賦金吏無所撓重賦者與之期不輕
屬里胥民不受里胥撓里胥亦不代受民杖以是稱
兩便無逋賦矣公又善形家言開邑門以便出入逼

貫宦使無絕科第諸生朝朔望課講評至崇仁民愛
之深於今寧以太公喪歸壽八十七矣而公孺子之
慕不衰道拜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公既歸吉塊一
室自爲啓閉不宿侍人亦絕不入內服除補南儀部
甫一月而遷南選部郎中選部無事獨考授官吏而
已公持法嚴於狗請無所納聞與其僚約爲會務守
故尚書吳公嶽法[illegible]行之一切費爲省得司之羨若
干緡以藉官舍曰吾不忍後至者之露處也尋出知
吉安府公故長治吏而達官信撫皆與吉隣壤習其
土風民俗又能精心行之而以清白爲主食不再盛

一肉而已又時間之以蔬盡室而食日費不能百錢而皆取之俸居恒謂極寒不資官中一爐炭極渴不資官中一杯水執庫役者共手而已不能有所乾沒九邑之長吏進見凛然若奉神君公和顏以安之與談官中事宜民間樂苦所當創革者如課農桑覈丁賦之類皆使悉其見揆指而後行之蓋邑宰一張使君也於法比尤精兩造庭質不片語立決然於大辟尤審慎不苟曰人生死籍此而判何可以騁吾敏邑有擬入人戍者公為辨釋其半曰法如是足也獄上臺謂守當欲盡釋之難邑體耳更為釋二人人謂公

之半辨者當屬邑疫大作公選醫授方而治之全活甚衆每以朔望行學宮召對諸生課秇之後與談說身心性命近裏着己之學朓朓如也時東越致良知之旨遍天下於吉尤甚而鄉先達羅文莊公欽順獨守紫陽之傳以與之角公乃取紫陽先生年譜文莊困知記梓之學宮云論所得深淺其欲導士於實學正行毋為過高之意切矣宅如移采幽學建永新忠節祠可以振厲士風者皆公倡其官師為之而至修城復隍增飭樓堞祠宇之類非公所規畫弗稱也吉故多賢士大夫公於其尤著者以蓋公之禮禮之次

亦過從請益不倦賢士大夫亦翕然歸公公於姦惡斤斤不可解吉水令得罪於其民深公欲去之而令他有所憑藉不能勝於是公凡九薦矣今亦嘗三薦臺使者為之兩劾以解公益憤恚乞休不待報事聞以例奪官始公之欲歸父老率其民遮雉門以留泣且絮公好謂之我安忍舍父老即歸我且待命耳及公發而後知之奔波馳至江滸號而哭曰公食言公乃舍我既而曰天乎何怙我者去而魚肉我者留也今亦坐譴而公歸絕口不言官中事角巾野服從父阡陌間與野父校晴雨話桑麻徵埒老書生過

從壺殺蔬食相與共之後進以經術請者善誘無倦郡邑守令干旄叩廬公亦不恒拒見必以創革大計拔所晰語之宅不及也念太公已矣獨兄撫之在為入貲得官籍太醫所以事之幾如太公宦瑞鏝渴勤然若嬰兒而我不衰久之納地易公以詔恩復冠帶臺省尉薦籍籍而杭州之命下矣杭故要省省其民雜五方而居争務為淫侈而又新中兵變驁氣勃勃公以信義結之以禮整齊之而又不率乃稍用威毋不帖服者旱且久公齋心請於神神告之期至期果澍應乃新其祠而為文以紀公故在吉嘗禱雨立澍

應邑人爲建時雨樓於學官於是人咸疑公生而神若李蜀郡冰彼東皙而下勿論也公以日三舂詣臺謁客見士民甲夜讞訟丙夜閱牘不告疲而其精已內鎖矣尋遷其省按察副使飭溫處兵備處公司理所治也公旣喜得故地其地之人復大喜得公方有所施設而公病矣公行部道不受供張水行不設傷螫舟嘗以六月過省賜甚飫田間汗邪水而舟過一旋渦幾覆無傷舟可援遂病痢寢劇蓋抵家而屬纊余弟敬美與王學士元馭視之以手屬太醫君而瞑時甲申之九月二十也距其生戊子得年五十七而

已公凡一爲監司二典郡一丞一倅一司理皆在江浙間所至有惠利之政其人皆能言之而於吉尤久嘗之吉道經信撫二郡郡之人送迎至傾邪望而譁曰公壯無恙乎至有泣者吉之人旣不能留公相率爲七尺碑謁朱寺司空衡文而勒之其卒也奉主於名宦祠又爲特祠而又三歲吾州亦奉公鄉賢祠雖古所稱召信臣元結鮮于侁何以加焉嗚呼公不爲不壽矣公性類寬緩而勇義若不及言不張大獄卒其婦姤晚而妾舉一子甫三歲妾死乎逆流落民家公司知之爲買媵保以歸張長寧令沈盎室死沈之臺受計亦死徙所從一孫在公悉爲治棺而歸之且以孤孫托有司使護持焉杭有天吉今死於官不能歸其家流寓杭一女孫甫髫而落倡乎爲使家女公聞泫然流涕贖以歸之俾擇良而嫁其家居也同年祀令與起鳳以廉死不成殮公倡吾弟懋與元馭哀金而殮且葬之買墓田以共歲時祀有桂老者蒙時師也一子飄泊不能家公物色得之割俸以爲衣食居恒念鄉者非周倅何以有茲日歲時寓書幣問遺不絕外家墓出入道一豪所豪故耕而絕之公初第時以厚價請贖豪不許且語侵公未幾其人死家屬

公乃倍價以授其妻而後許偶以事抵州其妻方以責逋賦繫絏望公愧避匿公知之曰而幸遇我何自避匿問逋幾何悉爲償而釋之人謂公貪歲入不足供菜盛其爲義視官中當甚難也公規矩天就恂恂方之內而余時游於其外又多官謗跡亦若落落者然至與余語輒悅然自失其守杭與其僚喻君邦相相語謂王君天下士也柰何偃蹇 朝恩而歸丘壑邪相爲余恒說之嗟夫以邦相狀而誌銘公之墓何能辭於公之子公始娶朱宜人無子繼娶劉宜人始舉二子長際陽娶曾繼娶許補州博士弟子次賡陽

出後於太醫君娶呂女一適唐謙孫一際陽出也聯
高葬在鹽鐵塘東祖塋西之新阡
銘曰不離其方不濡其天不以霜雪勝其陽瑄其於
儒也得宋之半而於循吏也幾漢之全然所謂半者
尚能出鄉先生之社而窺孔氏之兩廡鶴其虧眞以
從閩洛武者耶意徵張公吾其疇與

中順大夫杭州守䇿菴方先生墓志銘

方先生者諱揚字思善其先河南人也從而丹陽又
從而鑑湖又從而白雲源最後徙歙定爲歙之羅田
人有居貞先生社昌者學行淵茂嘗以義折程學士

敏政學士改容遜謝之人兩稱焉先生之大王父也
有二子仲曰景英公以禮讓稱景英子曰從本是爲
封大夫公先生之父也質有其仁矣娶黃宜人隣毋
夢有龍祥而舉先生先生生端凝異凡子其少從塾
師即以莊見憚不敢兒子畜之塾中兒見先生輙悅
然自失歙故朱文公元晦產地也先生入其祠俯仰
久之則隱然有俎豆其間意矣九歲喪王父哭之毁
十四試于有司咸風其以先道進者先生怫然曰胡
爲乎始進而遽弄我又明年娶於洪是爲洪宜人其
年喪王母哭毁加于王父又三年黃宜人卒先生躃

踊痛哭不欲生也念益大夫公悲強啜粥修容而進
之又念大夫公鰥處既離苦即以一束草卧公牀下
伺寢息夜分淚涔涔漬束草濕矣封大夫不懌強之
還室先生固謝不敢至服除猶未已大夫公乃爲置
媵以絕之而後室處也先生工屬文必匠心而證之
理一洗剽襲之陋而尤邃經術雖頗受舉子制然不
求竽合既出入諸子百家洗瀾久之始一歸之聖學
作座右銘以自警人謂訂頑所未論賢於崔子玉遠
矣於鄉則多舍黃山於金陵則舍靈谷時獨往山水
間曰吾欲以占吾趣之合也既不利於試人以搖先

生先生不顧尋再試而再冠諸弟子遂連舉高第謁
可以寒搖者曰先生亦不顧既除官得知陝州陝以
三面率客其民皆竄不任徭獨有餘力於訟先生至
則首繩大猾一人以警之與僚佐約常祿外以一錢
入者公議不相假次約胥吏以一錢入者公法不汝
貸咸肅然奉行釐畝均賦剔其隱蔽積穀以常平法
行之歲不虞儉矣飭郵傳毋困客亦毋使客困其至
諸以晨時訟者法毋赦置保甲毋匿奸毋縱竊樹枳
於途溝其表以禦騎而剽者諸所措設皆故循吏規
獨先生能精意行之不倦陝用是大治故有召伯祠

先生以月朔躬謁出憩庭樹下州人耳相語召伯遂
矣吾不悉何狀此方公棠也前是博士諸生之不獲
與計偕者七矣先生試其文樸而野不中程乃示之
結撰時時行學官於講析詳至而又習形家言以州
苦乏水有故道不易復復之度非數萬緡不可先生
按行險易出藏粟以食饑民使共畚鍤而倡其曉者
俾以私錢取費可數千緡而渠復水迤邐環學官是
歲有預計偕者創書院名之曰後衫祠周張二程朱
陸以往九先生及　明薛文清公黍書薦紳使諸生
薦之曰而曹毋屢屢科第自此而上大有事也甫三

歲而九遷爲昔以最上大夫公始封而又久之始遷
爲南京戶部廣東司員外郎進貴州司郎中遇　詔
恩實爲郎中而大夫公亦從進階先生自典曹事簡
得益肆力於學倘及左國莊屈兩司馬先秦兩京建
安大曆之書法取其精華而涵咀之以故發而爲詩
文咸燁燁有聲實與閩方沆子及並稱矣而先生意
小之不欲名其家言以斯道爲已任其學以求放心
爲要立靜立極觀變時行其大指也爲同舍郎王者
挾故相之鄉人險而貪當大察考功郎欲得其奸私
狀欲發之以先生一言而解其人不知也嘗芻其郡

没入田若干頃度且敗陽爲義役而清先生文以蓋
之先生謝不問恨甚遂上疏誣先生闌出庫金而以
宅口語故波及子及故相猶難之曰得無謂黃門湍
哉而王郎者以其私人從臾不已於是三人并示譴
而先生得知隨州了無恨色第謝子及曰微湯之無
良何以累吾子子及笑曰脫不相累流爲不如子也
且沆亦自失王郎意始先生以陝守入覲當元旦而
朝士有朱其履者三爲典儀所糾因及先生下詔獄
先生實不朱履也坐奪俸而典儀者故家陝而橫先
生嘗持法裁之以是中先生先生了不辨亦不復言

其人其長厚類若此治隨猶陝也隨有城城之役先
生籍畫一而身與吏士分功不日而畢甫六月當入
覲貸於親知得錢二百緡始成行明年誣大白遂同
知嘉興府故有蔣伯良者大盜主也而主諸貴豪急
之則爲寬緩之則縱頰以解先生廉得其實陽以宅
事召立杖殺之郡人懽呼至傾里曰吾曹始帖席寢
矣丞職詰盜有所捕獲則以贓引子錢家先生乃籍
子錢家月更一人直與捕者偕往自是子錢家不受
引又嘗奉部使者劄監稽先卒糧艘先生嚴其掐令
卒銜枚魚貫以進受粟於肩比至卅無一譁者糧戶

皆取衛先生不至爲卒侯卒臾卒以無所利乃故損
緞粟之實而益之秕誣先生於戶部請私其民而以
秕苦我羣譟於肺石部爲下使者覈咸直先生而坐
卒以誣先生佐郡如故嘗一視嘉善篆益作踶隄水
不爲田害會者悍卒切辱其大帥嘉禾之戍將應之
公得其主謀者諭曰苟不平於若官當爲之平彼死
道也而若以爲幟乎且彼主謀不蚤露故掇禍至此
今若露矣柰何相率從死卒叩首謝不敢乃已嘗以
事夜行傷郡有尾先生舟者可十餘輩先生擒寘叱
曰盜乎我嘉興方使君也盜羅拜曰吾曹固耳使君

名安忍犯之第前譬多矣請以一艘騶五鼓後羅拜
舍去曰愼之請使君毋夜行先生曰若愼之毋復爲
盜也我夜過汝汝能不犯我汝過邏卒能舍汝乎先
生以故貲高一切治理流聞超拜杭州守然而先生
病矣病故得之勤學勤仕咯咯嘔血至是益甚然而
益治事不言倦時悍卒事甫戢而黠者猶橫自若屢
野亦洶洶先生拊循其瘝苦而稍諭以利害巳而約
以禮杭且易觀會獻歲獄吏稍懈於飲食囚逸者二
十四先生不動色而設方畧捕之干陬者懼其不利
也曰太守寬或曰太守病不暇理先生一以自歸曰

病誠有之寬則吾心也太守當坐之一無所及俄而
囚悉獲太守以贖論乃相率心服先生曰太守眞長
者張司馬肖甫會從事繁爲天下第一而先生之疾
無巳時請以支郡之僻者臥而治之太宰嚴公素知
公曰務僻病無巳將竟去之乎俾予告歸里以痊可
赴部更補外臣之得歸里治疾自先生始也先生在
嘉興時嘗著正大和平四箴語語精切多不載又按
行海鹽進諸生語顏苦孔之卓喟然曰仰鑚且瞻者
妄念也故無得欲從末由者眞境也故與幾道固未
始涉對待而功固未始涉覩聞也諸生飽之鄒魯豈

更駕哉由斯而巳歸一月悴甚命衣冠召其子時化
曰化而來前過化存神者吾所以安身立命之道也
過而不化神將焉存神之不存同流安有舉之宿塵
習塵非塵塑塵一一不化難與幾矣我所謂用力於仁
而不足者也雖然我可以見夫子矣又微語曰毋使
大夫公傷於志既大夫公撫之而哭則張目端拱而
瞑時萬曆十一年之癸未三月哉生明也得年僅四
十有四而巳先生孝友潔廉再從兄忠卒有二孺子
先生馳自秣陵奔而且及斂也拊棺大慟曰吾不毋
而寡子而孫者有如此棺尸若盱目而爲者巳乃瞑

先生所以撫之不食言而後忠子時敏夭乃大慟曰天乎吾無所伸吾誓矣厚葬之如忠而益撫其仲如時敏其事大夫公已見前獨其宦南京而大夫公來行舍觀其壁立曰吾聞夫善宦者家於官問而官大夫也而胡以貧也先生拱而對曰天厚吾門五世而不墮儒業何藉宦也且揚之憂在不德不在貧語未畢而大夫公曰如而言我不難故我生平鮮所悅于南京悅焦弱侯於浙悅朱以德袁儀卿其它與鄉人處望望然若將浼已者以故所還往甚寡然不能以月旦下先生先生卒之明年冬而時化來吾州奉先

生之族孫侍御君萬山草行狀所自著年譜來求志銘其墓時余方徙處東海之濵樹蕀而環之以筆研爲戒時化怏怏返逐請汪司馬伯玉爲傳而仍虛其志銘今年秋九月余游白下而時化來言曰非公不足以當吾父非吾父不足當公敢徼伯玉之惠以請余辭曰余雕虫之技也焉能爲賢者重時化固請曰龍門之傳老子孟氏也蘭臺之傳揚雄也子何讓焉且不孝之斲石於窀穸者五閱寒暑矣不倆何以見先子地下余悲而許之譜之文逾萬言其爾雅余不能悉采采其大者

銘曰立德兮美善之中嗟倚辭兮揚馬之風噫功名兮以治郡絕噫孝養兮不克厥絕噫賦之資兮忌其豐噫予之志兮不竟其充噫欲以余傳兮僅雕虫噫

累封奉直大夫禮部精膳員外郎思吾支公暨配李宜人合葬志銘

當思吾公之猶在諸生也與其子今學憲君試俱有名然公七戰而七不利學憲六戰於澤宮於南宮而再利遂以其官所封思吾公當是時學憲數更禮部諸曹郎及視嶺左學俱著聲實而思吾公貴於鄉引頭行德朝之士與鄉人交稱公父子爲賢人長者其

習思吾公者曰非公何以有學憲習學憲者曰非學憲何以成公蓋學憲自嶺右移疾歸奉思吾公思吾公甚健甘七箸亡何學憲之疾愈而公病矣公之病學憲侍湯藥唯謹其卒也學憲治含斂逾謹而前是二十有五年公之配李宜人卒而方居約尚菜葬公傷之爲廢不置配而室徐女學憲以膳部郎始具禮歸李宜人于祖塋之次而其宦嶺右日夢宜人擊感而稱不寧字自是九三夢學憲心爲折及歸與善堪輿家言者偕詣而試之其語與夢合學憲益大悲駭故及公之卒復偕其人擇地去葬所僅數武而得吉

壙乃卜以季冬葬恩吾公面啓孺人之兆合焉而屬
志銘於世貞世貞故識公而善學憲且謂公之逝於
學憲手也與李宜人之得令徒也其孝誠皆天感故
不辭而志之按狀支之先自后稷漢有郃陽侯者以
戰功顯始有支姓至三國時有三支俱散處多顯而
在吳者郡從事琮起家貢士有至行人稱爲支孝子
有三男其少者曰祥始定居崑山之大慶浦所謂支
巷者也世世受經術然不能大融顯至東湖公栢者
娶於其亦有三男公其長也諱良知字曰新後署其
號曰恩吾於良知之指深矣公生而頼敏當君戲時

已高視雅步不與常兒伍稍長即能屬文父撫而異
之曰誰當爲配者貞義里人李處士祐與父善又最
奇公遂以愛女字之是爲李宜人宜人長於公四歲
處士不謂非偶當其女時則以賢淵聞公年十六而
父卒有二孤稚在宜人來歸時已二十矣屬家難中
役至挫而又遘大喪孺人與公竭力襄事猶不給則
相與轉徙依外家以活於是公之所受業盡矣而性
又嗜讀書不復能究精風土齊民之術家秉一以付
孺人孺人用始顯公嘗念其仲良能當授室矣而不
能備羔鴈悽然而歎孺人意覺之曰君有弟而鰥之

安用妻爲嗟𥇦中釋之裝以從良能始有室而以賢
歸宜人宜人又能先衆傭工作恒至夜紡績不休或
勞之曰欲矣宜人曰吾而避欲誰不佚者至積纖累
微以資公於學不使公有內顧憂者宜人力也公既
學成試爲博士弟子恒冠諸生每屬筆滾滾千餘言
不竭然皆有理趣不爲譎辭以是受業者衆戶屨恒
蒲諸生得公指授多去爲聞人或至貴而君故布素
自如也然用是得少貲宜人於家公舉學憲甚蚤然
自是不復舉學憲貲甚微而公教之嚴甚至不屢榎
楚曰吾終不以一子之故而敝吾明宜人之受學憲

可知也亦終不以愛克嚴以故學憲之事二尊人若
伸君左繩右矩深修其志行而後敢稱子公既以子
貴意稍發舒欲贖其先所弃產多假貸以償以故槖
空空然然至於爲守令居間及豪奪巧據之計絕不
爲也公以外氏恩未酬又宜人早逝不及逮學憲貴
內傷之爲撫李孫而抒其內外傷以有成立乃曰吾
今始可以見處士公地下公貌溫勤賦性濟宕無城
府解人之紛取片言斷赴人之急甚於已故貴而望
實益重無絲髮之譏以累月旦其卒也搢紳哭于市
士女嗟於巷弄獨用學憲重也公有所以致之矣公

得年六十有六宜人僅四十有七耳學憲名可大始娶周氏亦早卒贈宜人繼朱封宜人女二長適姚時獻季宜人出也次適王甘節徐出也孫男二一本娶王氏孫女四適太學生劉僑宋之偁馮嘉會朱出也一字陳其曾孫二長茂春次長曾孫女二字周本正一未字

銘曰有子於此毋食其名而欠食其榮生之日有涯而死無涯如其食名曷有既耶是爲支大夫季宜人之歸而余銘與依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十九終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志銘

故處士小齋許公墓志銘

余宦浙而得蕭山許令承周令白皙美姿容善舉止其政術爲浙東守令冠而無何隣邑子之無賴者陳以使事枉道過蕭山幾暴郵傳問令捕蹴其爪翼弗聽去遂至互爲訐坐俱免當是時縉紳先生無不快陳而惜令之俱免令獨怡然奉太夫人歸里甚二十

年矣太夫人之養日益備而令之名不挫其意日亦自懌顧時時有所慨而欷且泣曰天厚我使我得長共養太夫人第如我先府君何盍令之父小齋君蚤弃君不及以禄養而令又蚤罷官不獲以一命之服爲君榮且也始謀葬而貧難於卜吉壤不兆宜許君之數而且泣也萬曆之戊子秋君以書幣使其子某來懇曰令者得吉壤在紵山陽城湖之間卜而兆葬有日矣思所以爲親計者窮矣意必藉吾子之一言而後不朽哉予故習令而又憫其誠乃按君之狀爲志志曰君之先四岳後徙東南爲崑山名族而中

微隙燬於火至君之大王父村王父果皆以力田致饒嘗構堂可坐百客而傍有叢樹高數丈遠近望而異之所謂大業許家者也已而復推產父鵬以少子出贅於周生君君遂從周姓諱道東字子行生而沈敏強記十二能爲舉子業尋以父云春之依其外家以長補邑從事非其好也去之耕於野君故明泗勝王氏書而又有天幸恒得歲斥買傍產漸裕矣然居恒邑邑不自得曰世困農不克以儒顯吾遂得之而奪之天乎而會承周少穎乃課之讀書僅弱冠三試於郡邑及學使者皆第一然君已病矣謂其母張夫

人曰成吾志者此兒也何渠能使我見之張夫人與承周泣數行下不能仰視已而君竟卒得年四十有四君爲人孝友篤誠明理暢事尤敦誼信不溪然諾嘗其父之死於贅也念外王父無它子而鞠育君於稚時曰微外氏我何以有今日且吾王父毋卒有諸父在善其終矣故竭甘膬之奉於外王父及歿而爲之冢塋歲時享祀不輟至終身用周姓而訓令君曰若不可不復也雖然毋遽剪吾外氏名之曰承周以志不忘及其晚節始備伏臘蒸祀之禮於家三世稱質文矣事寡毋尤以孝聞伯兄仁死於徭君謂不易

支也促令君白之邑而免之已謂其老無子損少子之在襁者爲之子而借以周邮之良備又嘗許脫其舅氏於鹽監逮然推德不任也中表有鄉貢上任生者害貧不能具鮮衣君得一衣未御輟以服之少嘗過趙丈人留君飯而忘戒飭內饋君不懌辭歸丈人產既落窶行過君君爲數具美食且資其妻子曰推吾所以不懌意也戚生避讐之宅邑而寓家於君直可千金久之不聞問戚謂死矣忽以夜間㨨過君不敢言家事君飯而返之封識宛然有與君友而營食官庾者君力勸沮之反誣其告其人怒去後事敗論

戍家盡破歎曰吾負許君吾負許君其行事類如此善尺牘尤工署書歲暮來求門署者屢嘗滿君應之不厭故君雖隱閭閻若委瑣也而名籍籍娶張夫人精勤有大節其居嫠訓子得占賢毋風子二長即令君不獲展於用乃文行蔚然矣次承喆別出後於弟者不及壯以死孫男四旋吉娶閔獻吉娶李爲郡邑諸生觀吉聘孫太學生令君出也蒸吉承喆之娘其遺腹孫也曾孫女君千人令君則又謂柳柳州嘗表其父墓而言身不謹先君教以陷大禍不克成先君之寵贈以爲罪惡世無所容不肖不敢望柳州其不

幸奚啻過之傷哉語也雖然當柳州之生時有昌黎在而不寄以不朽僅以身後屬昌黎視今君不如遠銘曰報不必身于其子孫繼不必位乃以微言君之所謂奇者哉而其贏者長存噫其又何怨吁

樂田高翁暨配李太孺人合葬志銘

樂田公卒以萬曆己卯也是時今君猶在公車云癸卜葬於獲莊之郭南而未有志也又七年而爲丙戌而今君始成進士釋褐除之蕭縣而公之嫠李太孺人定從養其以任劇調上海則從徙僅兩月而今君仁聲隆隆起乃太孺人屬疾卒太孺人之疾也邑人

靡不狂走問醫禱曰天乎毋以太毋故奪吾父既而聞孺人卒則又狂走唁今君曰天乎竟奪吾父矣雖然何以慰吾父也今君謝曰孤不天不獲以身爲太孺人代又不獲竭方寸而拯若曹於溝壑孤恨不即虖螻蟻何所溷父老爲也則固請曰必有以慰吾父今君乃泣稽顙曰傷哉貧也我先公之窆也蓋有石而無志今者歸必啓先公之兆而合焉意且徼惠長者之一言以不朽地下乎哉則又問何之曰吳郡有王司馬者其人也而未有素也邑之賢貴人學憲潘先生允端曰吾女女司馬子司馬今在金陵於是學憲公任樂田公與太孺人之狀以書介紹不佞貞今君布幣而踵言其後曰國有禁不敢以不祥之服點都門唯足下憐之余不能辭潘先生且以先生習知今君以今君知公與太孺人故按狀而志曰公姓高氏諱魁字某樂田其別號也高之先故廬江人洪武初諱大者戍寧田衛移屯於獲嘉遂家爲王父璽玄父璽娶於劉而生公公生而樸茂不事雕飾爲文采忠信愿恪與物毋迕顧其中斤斤如也世居約有瘠田畝可二百而耕恒不及歲役故侵之逕廢著轉徙貸富人用強自力稍稍得殖而父璽母劉皆已老徙

于仰公食頗殺穿而得太孺人以儉勤佐公意毋論時時羞甘毳即褐博粥蔬喧飽無後時一二尊人安之若登春臺也既皆以壽考終後先皆以毀瘠勝然至含殮育成禮伏臘祀享悲聲動閭左人人稱高氏孝子孝婦矣公既以至行得里中聲而豪心嫉之故躡公門而詈甚口欲挑爲鬬端公遜弗應異日猶身詣謝之豪故張具欲以嘗公公竟酒食食無異居恒豪乃內愧折節請交矣衛帥驚而負所部無免者獨跡公過不得公恒言七尺吾受之父母奈何輕擲之公庭也故終其身無郡邑逮太孺人與公俱難子過

壯始舉令君而又少頗愛之甚既而心異之曰家世隱約亡顯者是子也奇殆不類常兒安忍棄之歲乎而會村居無博士師有王生者館於中表劉氏去家三十里而遥俾令君負笈從公時徒步往往質王生曰兒子業進乎進矣歸與太孺人相對語而喜可知也久之令君補博士弟子尋餼學宫間與諸社友爲文字會公必謀酒炙以供簪珥之屬太孺人首無幾時也令君奉詔推擇升太學得疾燕中邸公馳而挾之歸悉帑以事醫藥既起而尚有憂色曰兒吾身也亡何令君舉於鄉夫郡以例役子公冠帶公乃大喜

曰吾居恒覩冠帶者以爲非人間人而遽及我耶第一御之不時御也獲嘉令以公德而耆賓之鄉飲公逡巡謝弗就曰一田父奈何用兒子故遂與邑大夫周旋其退讓如此於是令君再上公車不利意邑邑不樂公笑曰田家得博士弟子固幸何兄餼而陞太學又何况策名鄉書且若不見獲嘉令榮業且得之第懼不稱耳既而屬疾且革令君哭而請遺言公曰我何恨所不盡釋然者而未有子女勉之爲善而已公素好二氏言晚而益篤長齋斷魚肉與人語及殘殺輒掩耳不欲聞若報應因果孜孜乎其味之也太

孺人之識與公敵偶其奉佛尤專精乃其急姻族賓施予有所匄乞未嘗以斧恥辭閫以内外合轍也太孺人後公八年而始捐館則覩令君成進士與從京師之蕭之上海養皆以禄視公大徑庭矣而太孺人所以誡戒最勵廪廪有古賢母風病青以令君療之明病下見令君輒解最後病甚不可爲與令君訣大約如公語而加詳且曰吾幸有兒誰爲兒兒者今而後勿急操下勿輕任怒勉之語絶而瞑嗟乎公與太孺人臨絶之歎可悲也已雖然吾聞活千人者必有後夫令最親人者也令君令蕭蕭治令上海僅二月

耳而又治又俱儉歲所全活何啻千人也且也其令當未已所全活尤未已也何虞於無後令君名進孝公之生以正德癸酉得年六十七太孺人生以丙子得年七十三

銘曰二老人其即安於斯逝者穴而存者穀樹穀務滋穰穰孫枝乎而胡憾之遺乎而

太學生五齋徐公配陸孺人合葬志銘

徐之先以醫著也蓋晉有濮陽太守熙者得神鏡經能立起人死屢傳宋齊時益著且貴而至後宋之紹興中復以醫著始自汴徙嘉興已轉徙華亭遂爲華

亭人宣德中有院使公樞貴至侍從　賜金紫然終
官不離醫於是益大著而其後稍稍易醫而儒迨公
之父南陽公濟始舉鄉薦再教授大府又迨公而儒
道益著南陽公有丈夫子三公其季也生而穎異稍
能屬文有儁聲上海陸翁者起家歲薦以貲雄里而
僅有一女是曰陸孺人孺人生而有女德父母絶憐
愛之曰非名胄而才者吾不之婿也既得公大喜曰
女有歸矣已而曰吾夫婦有子矣公遂贅於陸鮮衣
甘食遊行傾里中見甚適也已補諸生遂又以文高
諸生久之陸翁夫婦相繼死公與陸孺人哭之哀喪

葬咸庀而陸之族有利其產者謀以訟搖公公笑曰
吾視吾贅且贅耳男子七尺豈藉婦而立者委之返
淮亭以久試諸生不利悉家而游太學西京馬文莊
公汝驥為祭酒試公文而賞異之公以是氣益發舒
悉與其家長者虎林方九叙新安汪文錫維揚史起
蟄兄弟遊公故善酒而又善詩又善學宋大書乞書
者戶屨長滿公與之飲酣揮筆亡間晰夕用是名日
加益而帑日損休沐里居避倭亂之吳興鬱鬱不得
志時有子益孫少敏撫而歎曰若知皇考之所以名
若者乎努力毋以吾為望嘗咏一絶句悲愴婉切聽

者秘怪之一日戒益孫毋之外傳趣客與談君訣者
客去面壁西向而逝當是時太夫人尚在堂益孫僅
十歲耳陸孺人之欲為公死數矣而不忍於存者勉
強扶携其老稚與喪還里中既葬歸女於彭太學汝
詠公既無所遺孺人竭心力而終始又計上以先太
夫人而下以諭益孫若忘亡者益孫固敏第不能無
少年美孺人欲笞之懼太夫人聞而傷其心乃跪數
之曰吾所以忍死為若耳今乃爾我何以生為當從
汝父地下一慟而絶久之始蘇益孫自是瞿恐折節
砥礪縉衘十七試諸生冠諸生習其文皆儁而益

孫顧不得一第至以例游太學又工古文辭今許少
傅張宗伯為祭酒司業大賞異之益孫所教授弟子
東脩及贅文有餘潤悉以供肥甘而闕不給則粢藿
參焉孺人甘之如肥甘也乃其從女真曇陽師所聞
西方教則一意奉佛茹素愈易其美晚而善忘若嬰
兒獨能信西方凡六載如一日俄病彌卒益孫既小
祥乃痛哭曰不孝所以刺促場屋者冀得升斗之禄
以奉吾母而已且吾安能獨嚮禄需太學符繻棄之
示不復出或怪之曰是夫也不思以一命榮地下乎
哉或曰彼殆有所慕於曇陽子之道也而太倉有王

元馭元美二先生者先後稱疾有隱名故願一從之而今者元馭拜相元美亦出副留鑰矣得無悔乎哉嗟夫是非能得益孫之所爲益孫者彼其痛哭而嚙齧也天真之至也而何所用擬議也且今三吳之賢士大夫少不知有益孫有司至欲采其行以請者因而知有徐公陸孺人是矣公之年僅四十五而孺人年乃七十六有子一即益孫女即適汝讓者孫男二一士晉聘袁一士觀聘朱女二一嫁彭維昕一嫁方春榮狀其事者唐狀元文獻志而銘之者則世貞也銘曰父食毋之力而毋食子之志又皆以子之名貴

然則畜養而鼎祀爲可幾耶口惡爲子者各顧其際而行其是而已

申玉田先生墓志銘

吳江有申先生者名德君子也爲諸生籍籍名場而竟以常布終終之明歲戊子而其中表甥提學憲使顧君大典私謚之學宮曰貞靖而手次其行誼至七月而其子諸生五常奉以謁余曰敢藉手子之一言以爲地下光余謝不敏因讀顧君之狀稱先生孝而微者五弟慈而微者四也樂施而不名急人而不責償微者亦可數然於謚法清白守節寬樂令終無當也且夫私謚非古也列國而漢始有之若黔婁之基太丘之文範是也然而張子厚卒門人以私謚請於程正叔弗許也其言核而信敢以辭諸五常而題其志銘之石曰申先生之墓申之先自四岳也唐開元中有進士泰芝者凡數十傳而爲吳江州判官順遂家吳江爲其邑人又數傳而爲聞鄉衣經歷廣生按察僉事惠惠生貢士誠娶顧別駕從女生先生而夭繼娶袁比部雍女毋先生顧之天也先生甫三周月乳媼指襁中戶而示之即啼哭以爲驚也慕携之殯所復啼他日携之殯所又復啼視其淚盈盈溢于睚

矣貢士公乃大異之名之曰孝及長而字之曰子純先生少負才顧以經生業著又工尺一按察公凡有疏記酬往必以屬先生迹于自楷數曰兒鳳毛也十六補邑諸生試輒高等明年僉事公卒先生從貢士公墨而啜粥者三年又代治棋里村墅毒暑分版築亦日中無倦色貢士公之子喪葬得成於其易咸者皆先生相之也貢士公性嚴重嗃嗃于家而先生獨婉容屏氣先其意而逆之最得公懽公嘗病疽背缺醫禱殫矣計唯有吮其毒蓋或可生先生歛泣而吮之其毒出於背而入於腹遂昏死家人哭相悔死者

未必生生者死矣先生夢若帝語之曰以而故瘍而父生飲之青冰嬰然蘇嘔穢血敗肉數升遂與貢士公俱起矣貢士公撫之曰而不負而名吾不負名而也公起之又二十二年者而病嘔血先生不釋衣侍者周歲其醫禱精專有加每承血於盆即茹之不忍弃也然卒不起而王大母吳宜人九十矣尚無恙先生旦夕慟於癠幾絕而以間強盥櫛修容而入慰吳宜人周視其匕箸乃出出則毀如故盖三年一日也吳宜人歎而呼曰孝來果不負而名於是吳宜人亦卒矣先生不以爲孝殺哀欲舉兩喪葬以貧故弗克

乃痛自抑損飛布單衣疏食爲恒曰余敢忘余誅耶葬而後稍稍復也務所以養大母者養後母袁袁每見先生慨忻然忘其非已出也先生所以娛悅之者百方既踰歲畏喧而避溽暑身徙梨花堰而留其子五常等共奉袁然旬日必一朝飲食甘果迭進猶依依孺子慕也盖邑之人皆稱先生不負其名先生名所謂孝者也里有誣先生之仲父殺人者仲父脱身跳官係其婦吳宜人憂之甚食爲損先生挺身出白之讐環覗莫能難也既白而仲父出就訊竟以其婦俱免吳宜人始加餐先生又爲之資其裝橐之京謁選得倅名州仲氏茂才小於先生十五年先生撫而教之若子然恐失母袁意不敢自處以父也怡怡白首無間矣先生故受母遺命其後有女不以授之而以授袁女之當嫁者曰吾女何敢先先君女再從兄學坊遺其寡嫂孤女先生力則其寡擇婿得沈汝貞於貧而以女嫁之沈君後成進士女亦從貴所謂弟而慈者也先生之姊父曹守合州而將兵屬當坐軍正法獄具急將御滿泉皆郎人而不能得其要領走之故知陳侍御所乞書爲居間立解曹君出尚不知自先生先生亦不自明也硯當瑜者先生縉帶交也

坐誣殺人逮損家爲辨乃得已吳城迫水而門每漲輒病涉先生與李令遷梧策必興梁與梁必甃石而後永李令曰策之善第費可千金何所得之先生念溧陽史少卿際富而好行德嘗過邑袖書緩頰而說之史公爲心動傾帑如先生指輿梁成邑人人謂先生勇於義能先人而後已又多緩急之累有貧者病者喪而不能治者急難者成走趣先生所先生必悉資力而應之未嘗示難色所謂樂施而不名急人而不責償者也弇州生曰顧君之論述云爾盖遲之五月所而徵諸邑人信顧君又謂先生風神潔峻辨說

押蒼蒲坐風生客至必酒酒行必驊晚居梨花塢東
與鷺瓟湖接輕刀短展唯意是師於古文必左國於
詩必杜於書必晉流䁥江左其聲蔚然五常且哀而
辨之當亦不誣於乎俗末而漓矣有孝謹篤行如先
生者即灑然一田叟余忍遺之而況顧君所稱彬彬
質文者哉先生卒以丁亥距其生甲申春秋六十有
四始娶即曹繼徐皆先先生卒丈夫子三長即五常
娶沈次五經娶陳繼徐次維岳娶黃皆能世其業而
五常維岳後先廩於庠女一適吳之萊孫男四曰璟
錫五常出聘葉曰瑗錫維岳出曰琦錫曰珍錫五經

出孫女六俱幼墓在某所

銘曰吳江之域有水秀而土豐者是爲申先生之幽
宮不爵而崇其裔必隆

吳山陸君暨配高孺人合葬志銘

鄉進士陸化淳之甦於上年也與兄巽蓋甲乙云又
六年而化淳之父吳山君卒苴杖而來謁余白下再
拜稽顙而泣曰父已矣且葬矣昔者吾母氏之来孫
也蓋二十有四年葬也未及爲請志銘也茲將啓窆
而合焉敢徼惠於今子以二尊人之不朽托既而曰
天乎傷哉毋氏之賢而夭也於其殁知有化淳而已

父之才而身弗庸也則知化淳一公車士而已夫以
區區一公車士而何以慰之地下念今之世能不朽
死者唯先生而不忍於生者亦唯先生是故敢以志
銘請以出其手撰事狀餘四千言蓋一字一淚也數
而詳麗而核余何以辭按狀陸之先爲漢鬱林太守
琄其可知者先末有榮三公從其兄運使榮一公避
亂相失竄於常熟之李墓已徙五渠遂爲常熟之五
渠人四傳而爲庭璋能大拓其產有子曰一舟君文
落魄不問生計產以日挫至其子西江君龍則益挫
然皆受儒不能自致通顯而西江君復能詩以詩

自愉適與楊儀先生相唱和楊先生世所稱作者君
於西江君爲適長生而明穎五歲受書過目成誦又
能知楷法稍長日記數千言尤好先秦諸子家語十
四試於邑馮令所援筆立就馮令奇之且少之曰而
姑歸進學以俟君大恚恨今實棄我而以好言誕我
耶久之學使者下屬邑有能通春秋三禮者得徑就
試君故治詩乃兼治禮不朞歲而以治禮稱里中高
公甚賢其女而才君遂以女字焉是曰高孺人其後
歸君孺人小於君六歲其才識性行不啻君配也君
之學成而御史以事去君不獲試追之盡境而弗及

後大恚恨曰棄我者殆天也而寧詎人也遂束書縱
游吳閶爲市里俠擊毬蹴射倡飲不歸者累年間一
歸非久即去父母故驕之莫能難也最後見孺人孺
人痛哭曰而自負之謂何而今若此且不念二尊人
孑孑晚暮乎留一指示之曰而不改行者吾視此身
猶指矣君感悟折節下帷習故業以情告西江君西
江君曰兒能爲張文乎未晚也携以見故羅文懿公
景淳文懿猶在諸生讀君文曰可進也君請進贄文
懿曰若猶治詩乎曰治禮矣文懿笑曰若禮而詩故
治詩何以稱子師謝去之君拂然曰吾後治詩易耳

雖然吾自有師胝臆出所束書習之而仍故業於詩
窮晝夜力無間嘔血不減止竟以詩補士弟子西江
君喜爲加餐君曰未也試必高等然至應天試輒不
利而會倭寇大作所過焚剽至君里君奉父母盡室
跳之湖上寇勢小緩君間行視丘壟而還則無所踞
跡矣君念父母憂思久之疲極假寐夢黃衣者指而
曰去幾里某浦非而父母舟耶行求果得之人以爲
孝感事定問故居則已屬之燹矣君與高孺人謀買
傷丙舍數椽以居父母而身從館師聘稍有贏金以
資甘脆而一日龍忽起捲其丙舍與民居若掃西江

君故屬疾以驚故益甚殆不起高孺人馳之君館與
俱歸道與謀曰殯殮直若干棺直若干君出橐金曰
差足矣高孺人曰吾覩舅貌夷而覘仲氏若有屬者
何也得非謂仲氏尚未娶耶君曰柰之何孺人曰君
第行贊襄當助之裝迎婦及門行禮西江公顧而恬
然瞑矣君家毀幾絶既與高孺人勉共力喪事而後
哭謝曰微子幾使我先君目不瞑乃留高孺人侍母
而復使行至館教授諸生日益進賓日益寬而獨一
母徐孺人之供日益飭甘旨備矣顧化淳業已漸長
謀爲置塾師時家指漸衆孺人謀躬督之勤績絍課

耕作以其羨稍置傷畝徼闢屋矣歲時間遺中表姻
戚無失禮間有以緩急叩者不愛簪珥以應之於是
孺人籍籍得閭左聲而以勞故病矣前是君念母不
置自館遂省覲徐恒謂汝第畢汝職有婦在何憂至
是君挾醫歸視孺人已不可起母時亦困老病每哭
孺人輒呼天曰孝婦死我何用獨生後十餘日亦不
起君晝以哭母於堂而夜涔淫涕交頤以泣孺人於
草土也蓋三載一日矣既葬除服忽忽不自得曰我
所以竭精力而佔嗶者冀得一伸之於吾父母而臾
何與哉會化淳已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乃自顧曰

奈何與兒子輩爭少年技也却埽一室穿池其東悉
蒔蓮華環之以竹客至命酒不取豐而取辦竟日不
以醫聒告也當孺人歿君意不忍復置婦顧米鹽瑣
尖一切纖細皆屬之身乃始娶婦陳而少於君不能
遽有所寬時喟然曰李獻吉有言妻亡而後知余妻
也豈不悲哉始君之致婦於仲也定自孺人孺人當
仲童時所以撫教之者百方益嘗毋事孺人矣及孺
人念其有童心也而時時進規則已不受規孺人猶
隱之乃以徐指割其居之半授仲器物儲峙與均而
君自館起居毋徐毋必過仲與飲食而後入寢仲有

外費斂而其居君爲贖之以歸仲不使毋徐知也後
仲竟廢著出宅徙斂迎之歸爲授粲凡再贖再授粲
至晚節竟仲卒不忍離也君既已絕意進取顧其課
督化淳益勤及餼於學宮乃微啓齒曰微於我矣及
化淳獲儁周視其歌鹿鳴咏驍駒始快然曰先君生
而不得之我者我生得之君矣雖然猶大有事在於
是縱遊金陵諸山水已游吳中已游錢塘山水且徧
曰吾豈以明得意哉山水吾所夙尚不能出之口今
者以厭吾心耳君強少疾最後飲於郊中寒疾五日
而卒卒時殊了了四子環侍之而仲化慨時試於學

使者補博士弟子君猶領之化淳問得無有所痛苦
否曰無已而顧化淳曰汝在吾何言君性雄爽負氣
砣砣不可下然中實寬厚急人而不責報又嚴取予
有豪貴人利君故居者使蒼頭數輩故蹴門詈欲以
爲訟端時君宅出而高孺人如弗聞也君歸乃以實
告曰彼以強來君以好往彼尚可正折也君投刺豪
貴人坐上坐逆折之豪貴人面赤謝過不敢復利君
居矣顧其者君及門士也爲學官所困辱嚳度顧愜亡
能爲而獨仰君夜籯金求解君叱之去卒以顧白郡
丞受中丞指擠巴賊長簿撝格諸生諸生噪而逐之中

丞威怒廷詰諸生甚勵咸披靡不敢前公挺身出言
丞暴橫狀中丞度無可奈何則移色邑博士使扶之
若伏而曰博士威何如中丞中丞不能以非義詰諸
生博士乃能以非義禁諸生乎中丞爲屈而止少時
遊吳市中道有遺金俟其主而歸之其主泣謝願以
半酧君竟去弗顧嘗館於富人所而驟灾主人從焰
中倉皇携金寶授君君顧指兩童子置之書簏事定
俾主人自取曰毋汙吾手也其所行多類此君子曰
陸君奇男子也使以一第假之居安則拮据而稱事
遘難則慷慨以明節不亦磊磊落落哉高孺人明睿

女子也有樂羊淚鴻二婦風惜肯不遇耳雖然有化淳爲之子而子爲之志銘不可謂不遇矣君以嘉靖甲申生壽六十四孺人僅三十六四子者長即化淳娶周孺人出也次即化然娶夏化沖娶瞿化光幼未聘陳出也女一適高明時亦孺人出也孫男二泰徵嘉徵俱化淳出孫女二尚幼葬在陸家灣祖塋之次蓋君志也謂化淳毋以我離西江君

銘曰穀于室而歸於穴合二十年而離離二十四年而復合合以兹辰其偕侍若先人以利若之子孫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雨亭陳公墓誌銘

公諱璜字廷璐雨亭其別號也陳之先居邑之東門里曰鳳皇涇世稱名族凡再徙而復故居則公之大王父甘拙翁也有子曰韶州公復嘗舉鄉薦兩令長興大庾以韶州府倅歸韶州公有兩子曰封太常少卿巢重慶太守謨謨爲刑部郎中時贈韶州公如其官太常公娶呂恭人而生公公秀穎絶倫七歲過其外大父麗水公指月而屬之儷語公應聲曰大象懸中天清光照下土麗水公奇賞之謂置建安中將何能辨十歲能屬文韶州公歸自郡公以其所業呈教大喜一日方呈所業而有報屋壁圮者公如弗聞也韶州公撫公首曰屋圮而吾堂不圮也兒乃棟梁矣及韶州公疾革諸孫皆有遺物獨不遺公曰無可以當汝者所遺一念而已公既長跌眉目風神秀爽豁骨遒勁十七爲邑諸生儷其仲父太守公起俊聲是

時少保嚴文靖公尚書瞿文懿公前公爲諸生皆折年而與公游每讀公文輒歎曰後出之彥也公讀書湖莊與故陳中丞先生祭酹陳先生以乙夜出過公莊聞書聲而異之使人具食遺公公以其長者也對使者啜之畫陳公所食故惡草具盖異公曰是宦家兒乃能耳我食耶爲諸生可十載而薦應天又十載而成進士出爲永豐令永豐故嚴邑也而素繁不易理且謂公不久離書生意少之群吏爭抱滿案來請决公不停手而辦叱之曰歸爾曹以序來毋數數溷廼公吏吐舌下邑故有五鄉皆百里而遥有訟者公男令其里之長呼與偕來顧息則聽之以故胥吏不下鄉兩造既具片詞立折獄無宿囚肆餘接鄉邑門之內供事者有某邑相爭引病辭去公曉之曰而曹毋衣食我我能令而曹吏保一簿尉胥不終論戍及鬼薪也歲具曉所謂叩首請留五鄉歲入邑供應金錢不訾公爲裁十之九曰欲供令令不受供以供上官令不敢用供損上官名部民劉某者富而吝公亦知之其市舍居停人殺人緣以群指嫉劉公立辯釋之曰吾知汝吝亦知汝不殺人廣閩流賊害兵使汪公一中勢張甚業且犯永豐公檄五鄉兵分徼之而伏壯士數里外以待賊䆁稱二大王者侍勇介而先驅遇伏發授首餘衆潰掠五鄉復爲鄉兵所破遂絕界遁走峒豪梁汝元僞講學聚徒衆將作亂公授策捕之汝元愳而逃爲峽江邏所獲餘黨俱就擒鄉人咸舉手加額曰微陳公誰脫吾虎口也一日公入謁兵使方詰盜不服見公而喜郎屬之曰得陳永豐盜不冤矣公出呼其證盜者凡數曹後先試之辭不盡一最後得一人稍訥口公出不意咸之曰誰令汝曹證盜急爲我言不者折而脛矣訥者叩頭曰中盜者御之以賄屬故也公立出盜而當中盜與證盜者抵理兵使遽席起揖公曰使我不作冬烘監司者吾子力也段御史墨而猥責邑令月輸賻錢且日以多寡爲上下考公不令輸錢曰令已安下考矣御史無如之何吉安黃守良二千石也而不能當臺意嘗欲問公守不稱狀公徐答曰守之賢勃海潁川不過也癥節小濶略耳遂解守竟得薦後知之謝公曰吾聞守庇令不聞令乃庇守嘗入覲而分宜相之子方苛責守令賂公袖手而已公不粟於永豐太常公歲載數十斛爲日廩嘗以土瓜奉太常太常謂瓜得無苦耶既而曰瓜殊耳也盦陰以覘公云以治行第一徵拜

刑科給事中用永豐令最封太常公如其官復論令
時劇冦功賜白金文綺公念海內方虛耗而供億日
煩士習茅靡後先所上疏如杜奔兢計吏治勸良牧
溥蠲邮禁苛斂結保伍益城戍往往報可再遷爲左
給事中察覈京營給事御史體至貴重每按行諸營
即營帥侍立噤不敢吐一語公獨曰帥吏士所瞻聽
也柰何故折輕之且彼噤我何以悉其能否爲設坐
從容詢訪軍事咸自喜願爲給事用例察覈京營者
以三年代始行舉刺往往不得代去舉刺我發公疏
請歲一代舉刺時上將領知所感畏矣公疏又有選
正兵以備戰守增餘兵以實行伍及他議革科清貫
根別稽冊明查叅皆著爲令甲公又論糺翰林二臣
僚爲故權相黨去之瞿文懿公戲謂公吾辭林故
不落人喙柰何輕相齮齕公曰重辭林是以去其相
黜者瞿公憮然曰善　上性嚴多忤有所去中外臣
往往不敢法而權相又以其私佐之凡三十年多老
巖穴而死者御史凌儒請收錄之　上恚杖凌君於
朝堂褫爲民公時時扼腕謂非唐虞詎可稱野無
遺賢而會京察公以文選郎畢而奉免以一司封郎
代之議大不平郎上疏請黜遺姦以重銓司則追論

文選郎也採遺賢以充器使爲故臣某某等　上恚
甚謂當復生一凌御史亦杖之六十褫爲民公幾絕
而蘇然神色安閒若未受杖者校卒咸咋指稱鐵漢
鐵漢云重慶公於公雖季父顧互爲知己若肺腑然
時以里居聞公被杖驚而嘔血數升死公歸與太常
公相對而以生逐慰逝而哭重慶公至毀曰吾不意
吾父之成死別也杜門久之乃奉太常公輕舠筍輿
縱游虞山尚湖間已稍游至虎丘上方楞伽天池玄
墓諸山已又游武林泛西湖窮三竺兩高峯隱石屋
之勝彌月不倦間披史籍至會心者手錄之唐以後
則置弗錄曰時非之丘壑顧游者弗暢其趣耳　莊
皇帝即位首起公吏科公至疏上六事其一曰通上
下之交二曰納匡救之忠三曰黜近習之誘四曰正
敷奏之儀五曰申勸戒之典六曰核循良之績語語
剴切　上悉嘉納之而所謂申勸戒者欲賜故楊兵
部繼盛羅中允洪先諡而正督撫按臣楊順路楷殺
沈鍊以媚相嵩罪天下傳誦稱快　上將視太學公
謂祭酒當坐講於儒者至榮而其人不稱請去之而
別用者碩得學士趙文肅公貞吉以代大相徐文貞
公階有重望亞相高公拱與相惡而情　上東宮舊

嫉御史務康甚曰詆徐公以自快公恚曰是不有天
也極論高公宜罷御史宜遠謫而臺省翕然繼公後
皆得如公指亡何遷太常少卿屬卿缺公遂署寺事
每當御前奏祀事進止雍容甚都　上目屬之公又
能裁量諸祀之費使奸吏無所從侵牟毀商人之輸
課屬之博士博士獨科甲選也黃羽不得恣苛索至
今便之時高公因緣中涓起熏掌吏部故爲柔語以
緩諸嘗論劾者或佑之公曰是鷙鳥將搏而戢羽也
遂移病歸高公既得志挾　詔旨以察舉瑣諸僚無
一能免於郄而公時從在告中左降爲洛川丞不赴

高公既以罪免而江陵公繼之江陵故悉諸公寬然
欲挾以威衆稍例不肯爲洗而公又坐故嘗議大閱
事相忤乃咲曰此豈用我時耶因絕口不復挂時事
而奉太常公脩舊游甚適葛巾野服澹如也會太常
公以考壽終公業踰耳順猶蒸蒸孺慕無異衰呂恭
人時太常公暮年三舉子三育皆以貽公公竭貲力
而爲之授室與產已又喪其配繆恭人公自是別築
舍於壠墓之間名之曰蓮花庵朝暮淨食往往瞑坐
移晷蕭然獨諳世味無所于至江陵公物故　國是
始見伸而公首補會稽丞尋改漳郡司理再遷南京

儀部郎中公始爲之一出亡何超爲南通政參議儀
兼署光祿寺篆光祿在內廷比舍中貴人侵其地而
壖之公示以法立返地諸所入物爲之晝一吏胥毋
得乾沒復召爲太常少卿未至轉爲通政司右通政
遂轉左通政主敷奏其參議缺於庶僚中選大音聲
人補之以次遞遷公既謝不能請改他職自效銓部
謂公以聲遷非由選進也聽勿數奏自是著爲令甲
故事所奏郎　御前取一二充數而已公持議謂者
此文具何納言　天子之喉舌也必軍國大務及四
方災異乃以聞議者韙之轉南京太常寺卿之任僅

一月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甫入而屬大計群吏
公在南京故與太宰丘公橓陽核監司守令之賢否
書之冊而隱之至是佐其長行簡斥靡所不鑒鑒明
年轉刑部右侍郎以年至乞休不允尋轉左公前後
所與其參長爲公化李公世達耿公定向皆天下所
謂長者公和無間爲一時臧五載大獄獄多所平反
有年酒腸明年病噎久之乃卒公故堅強無疾生平
饒濟勝之具探幽角奇足不告疲不多食酒而興靚
知談讌恒至丙夜不倦人謂公不百歲不止也而止
七十有一　盆舉朝無不惋惜訃聞於鄉鄉之人無不

咨嗟涕淚者亦可以觀公矣公少讀書廬山之維摩
寺寺闃寂多鬼物公嘗夜步中庭有大聲發於樹然
若有所怵者公徐曰去之吾不汝害也聲遂絶公亦
不他徙其令永豐時嘗訪故羅文莊公洪先於石蓮
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視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
者皆僵仆公夷然仔之虎踉蹌避去爲給事而得廷
杖創甚夜夢神金人也而玄其服相對久之悸而醒
猶彷彿在目創自是愈識者占公必當爲世名臣且
壽終然公爲諸生則 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
始於西 又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

終於西又夢一吏導公至大室皇而呼曰與咎繇
並既病革乃自解曰始於西者永豐則江西管也終
於西者司寇則西省也與咎繇並者咎繇士師吾爲
之倅也止矣吾其逝矣傳有之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其公之謂乎哉公性伉直貌稜稜嚴冷若不易親與
語稍間溫溫如也小欲伸以非義又勃然見乎色矣
少則有志於聖賢之道及其在永豐與故聶貞襄公
豹及羅文恭公游二公皆愛重公相與講明良知之
學而公之所自得深矣晚節頗好葱嶺之教即辨才
耆宿與公談者咸披靡稍服然公第用以攝心 曰福

田利益非吾事也公所娶即繆恭人有婦德先十年
卒再遷塟於鄧家灣祖塋之傍今趙宗伯用賢誌之
子一禹謨太學生賢而有文娶秦繼娶劉女二長適
沈文璧次適孫廷嘉孫女一適蔣國琰公之卒也
上采廷臣言賜祭及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尊名之
典尚有待云禹謨將啟繆恭人之兆而以公合手狀
其事行累萬言而問誌銘於世貞曰當 肅皇帝末
天下之賢才廢阨而不爲縣官用者不可勝數矣公
之欲亟收之置倒之也而首躡其矯亢再蹶再起中
外大小十九官或出或隱或拜或不拜要之在朝之

日不能十三及 今上之大用之而公老不待矣不
然以公之材其名位樹立寧僅僅若是哉則公之所
惆於廢阨者蓋自惆也公雖官不甚久然再據言路
司風紀參大政建白施行有當於人國不淺淺也其
佐司寇曰云暮矣有變戚之表弔者靡至而獨不往
豈必較失得權輕重而後拒之其耿介發於天性堅
於避暑固然也余素辱公友然不敢以友故私公
銘曰水有百折而必趨東金有百煉其光燭空正氣
所鍾乃産陳公遺則踵起道無汙隆惟孝與忠不懈
以終奉此完身歸於幽宮淵淵封崇煥矯棼虹銘公

之藏以借無窮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提督學校按察副使衛齋潘公墓誌銘

公潘姓諱允哲字伯明別號衛渚已而更曰衛齋其先自毘陵徙而上海爲上海人大王父慶王父奎俱以皇考都察院左都御史恩肯贈如其官都御史歸而進階榮祿大夫卒而贈太子少保諡恭定文學政行爲嘉隆間名臣享有上壽天下稱之公以冢嫡蘇諸生蔭國子壽以三禮登鄉薦第五明年成進士授河南新蔡知縣調繁得浙之義烏徵入爲南京[illegible]

道監察御史出知黃州府擢山東按察副使丁母曹夫人艱歸服除改陝西提調學校以恭定公疾乞致仕道聞喪歸服除久之以疾卒公之生也恭定公時爲祁州守曹夫人夜夢神人披二童子手卅桂如之而以語夫人曰大夫有功德於祁民甚深帝嘉之用錫二賢子以昌大其門籍而産公又二年而右方伯允端生公少則儼重不輕咲言所從游兒無敢以狎進者稍長益恭謹動自爲矩而中磊落抱鉅人志其治三禮多歸高堂后蒼屬文以典則著聲諸生執贄請益者相踵而久試輒不利恭定公宦游於外以家事付公公從容持之出納井井宗戚鄉黨靡間言然公不以是妨素業其業益精遂連第既負高科名又公卿子謂必得中秘選而公杜門自守泊如也令新蔡時屬淮汝驟溢漂沒居人廬舍公爲之緩賦寬刑申飭保甲之禁請穀於上官以食其餓者流徙盡復萑苻偃然恭以大治銓府謂此小邑何足煩牛刀而義烏爲浙雄邑又多礦警遂移公至以廉遏其欲以簡息其煩以誠化其囂毋不率者而礦警亦遂自戢罔敢恣睢公雖寬然長者然於持法不少撓上海之故知府爲籍有所犯公不之假以故寮佐皆廩廩奉

三尺吏胥不寒而栗竊指相目曰異日鐵面御史也及其去爲御史邑民填道追哭相與畫像祠之御史持法侃侃其鄉里戚執毋敢以私見者被命按上江風采大振黃綬以下多解綬自遁去斧繡所抵巨猾斂足江波不興秋毫滿始得守黃黃江表最劇郡也地衝而俗囂公一切以簡靜持之過舟旁午於逵迎未嘗廢然所餽不過算器食而已縉紳有居間者不盡應然必以誠語之退而服公長者居恒不鼓衛從單赤之情俄頃必達訟庭肅然屬邑嘗拔城公親爲之經理費藏而工速諸長吏自勵爲清白以承公德

意谿賊衰止政化大行凡再入棘所得多士其持山東寬則恭定公褰帷地也而方伯君亦嘗涖止焉公至士民爭指謂曰此大馮君也耶公於職專郵傳平亭有法上下稱之已而太夫人之訃聞公卽日被髮徒步號哭奔喪中道殞絕者數四寮屬追趨及之咸咨歎曰真孝亷也臺使有薦剡首以是稱焉公歸而念太夫人不及訣痛不欲生然以懼傷恭定公意強自力死喪事既服除曰我公老矣吾豈可再誤耶恭定公聞而恚曰若乃死我我日耳而仲氏養之著益進而不以時樹功名而戀戀兒女態耶公乃強行至

部得祠閒中學公務脩其利而汰其浮提衡樹表士習婺變至於按部校租無間險阻斯其勞瘁成疾猶強自力顧時時念恭定公不置而會其手書字畫時謬驚曰頻衰乃爾哉吾尚可以仕乎移文兩臺棄其官歸中道聞訃公驟歸拊棺而慟曰已矣乃復背公如背太夫人何以生爲遂閉口不納勺水過三日方伯君手糜飲而泣進之曰有先公之大事在公爲之勉納匙匕自是壘而嗳泣者三年於是恭定公之典備矣而公猶邑邑不解顏若有□□既服余閭□養重非公事不入官府問以經籍自寬所過從唯二父

及方伯君而已兩臺之積薦公之五六銓部方懸闕以擬公而公竟不待以卒嗚呼惜哉余以姻婭故托從恭定公遂往又辱與公游見公貌溫溫然言吶吶不出口進止尺寸無失退而未嘗不自咎其易也妄謂恭定公若萬石君奮公若郎中令建方伯君若牧丘侯慶而政術文彩皆過之公之名位小遜於恭定公者以晚達而中逝不克盡展故耳不然而其器業顯施胡以異也方伯君之所具狀又述公嘗割腴畝以廣青浦之贍舍遍家子市田於他姓者爲之贖而歸之其他郭郎姻族推食賻喪不可屈指數以故比

閭之內無饑色而産日耗公卒後余往弔之見其鄉之紳衿亦不啖泣曰何以典刑我也里中人毋不頫足曰何以衣食我也微其喪喪事或不給然則方伯君之狀愽史也公卒以萬曆己丑距其生嘉靖甲申春秋六十有六元配王光州倅相堯女有婦德累贈恭人繼項光祿卿錫女累封亦恭人子四雲楹襲公陰爲官生娶楊憲副道亨女次雲柯太學生出後季父都事君娶顧光祿監事從周女皆側室張出次雲楚聘姚叅政體信女項恭人出次雲英待聘陸出甫晬而方伯君養之女一適余子官生士驌亦項恭人

出孫女一尚幼所著述詩文若干卷義烏縣志十卷黃州郡志七卷驛傳規則一卷

銘曰濬之先自滎陽至晉而以文苑稱德則弗揚及明海東寖繁寖昌恭定闡之元氣洋洋中寓衍之春日載陽用則未究根乃弗戕甯安甯藏以佑甯後於無疆

贈文林郎雲南臨安府推官豐溪毋君墓誌銘

毋於蜀内江爲著姓至少保大司空公如森而再貴以一品秩贈三代而少保公有仲氏曰嵩令公化霖嵩令公有二子伯曰茹士爲山東按察副使當守刑部尚書郎時復以其官贈嵩令公仲曰豐溪君爲諸生不第以卒按察公雖貴然竟無子而豐溪君有六子三女諸孫男女中外十餘人後以子今戶部郎士元奏臨安司理歲豐溪君贈如其官而第五子雍元出後於按察公以諸生廩學官今毋之在内江者獨豐溪君後最蕃大較爲德之處有及身者有不於身而於子孫者固難一一論也豐溪君生三歲而毋劉安人見背嵩令公自撫之與同卧起六七歲時聞人歌古詩輒誦積成帙稍長通經術能爲文而尤工爲儷語若箋表啟札見者以爲不減長慶西崑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按察公長於君六歲前爲博士家言有名君繁起而與之齊爲人豐下炯目神采奕奕映帯人間出雁行按察公咸指目曰此毋氏雙璧也即未幾按察公薦於鄉遂薦於公車射策高第君默默不得志而嵩令公棄其官歸王母趙太夫人尚亡他諸子以次第共食亡論少保公諸仲季咸有官祿饒儲蓄爭進餘腴而嵩令公每當上食忽忽計無所出君爲百方致之即損私橐弗恤也既俯而進太孺人即嵩令公亦年七耋矣而君自裁量過當非衣惡食非特欲寛嵩令公之養亦其天性然也久之嵩令公屬疾革而按察公遠宦燕中獨君侍會當廕者試嵩令公促之行君跪而請曰既試得之兒不忍以一日易也已而公疾轉甚君遂垢面奉醫藥藥必先嘗至針灸亦必身試之所籲搏顙請代乃嵩令公稍稍起色矣而君病憊即公撫而歎曰兒真孝子也以身代我矣久之嵩令公竟病卒君哀痛幾滅性棺殮必敬以待按察公歸朝夕擗踊三載如一日也君移所以事嵩令公者事按察公按察公亦絕友愛之君以多子故不能無徙箸然按察公有羸祿必以付君君有所拓南畝必先按察公而後已君於書少所不讀然

獨深於太史公而其於制科義亦時時有古風以故不能中時趣最後乃爲學使者今大宗伯姜先生寶所賞識大司空曾公省吾官其地試而奇之咸謂君國士也及入棘有闗中人得其卷不能讀曰是何物語姜先生爲之咨嗟累日自是君邑邑不樂成疾而益自勵讀不輟士元弱冠矣君與之先後廪學宫而士元以援例得禮部貢君喜謂曰而翁踰四十而髮蒼蒼而尙摇摇夫人壽幾何而欲徼㓝之淸若勉之然竟以前疾復劇至不起春秋僅四十有四始君以少保公貴甚而子姓日繁其汰者不能無鮮衣怒馬

之累君親爲少保猶子按察弟獨敝衣躧躧徒步衢市也未嘗以得意加於人所接見無鉅細靡謹恭上慈下温温如也咸目之曰此孝友茸生云既聞訃奔聚唫曰孝友茸生死矣比葬樹楷而慟者若干人臨穴而泣者若千人按察公志其碣而少宗伯李公長春表其墓稱實録矣然未若　天子之璽書所謂敦倫樹義績學嫺文六籍寧芳一經訓後之矣而信也嗚呼君可以瞑矣君字麗甫豐溪其别號也娶郭氏有内德亦以士元貴封太孺人六子者長即戶部郎士元娶周封孺人次元娶黃□□□□訓次元娶趙贊

元娶錢舜元即所後按察公者也娶范宗元娶余三女者亨適吳九秋和適葉廷椿俱諸生詔適李屬森孫男五星鄉邑諸生次懋卿與卿青年圓壽孫女七人墓在邑西之海棠莊是誌也徵之戶部郎狀狀又云君書法得之急就章爲歌詩有大曆風當不忝銘曰生而豪發而顧子孫繩繩德乃徵以爲不信視吾銘

明處士聞愛亭君暨配姚介孺誌銘

吾州之人有好行其德者曰聞君聞之自署曰愛亭緣其父南亭君䖍也於是鄉人人稱聞愛亭君其嘗

推擇鄉飲參酒者亦必曰聞愛亭君而最後有張守者居恒以貲低昂其士民而獨雅知君爲榜其門曰一鄉介士又爲上書憲賜之冠帶至鄉飲延之賓席君雖遜避弗就而衆皆曰此非特聞君當也不自意守乃能若是守是舉亦當也聞君家太倉新安之六尺里去吾舊居數里而近吾以是習知之新安故崑山割而君之産半猶在崑山南亭君謂吾一移是崑山産立廢矣乃身與其貳留治崑山而俾君居新安毋顧係之君少嘗讀書學問爲文章試諸生間矣而奪於家不就頗用計然之筴而寬縱行之南畝益拓

君曰措脩濾以共二尊人身往來其間釜朔以南亭君而望以毋顧也各欣然忘暌矣南亭君年七十而病頗劇君倉皇馳候之奉歸新安中道卒或曰君之居創居也而以尸入不利主者君哭而嘆曰吾不能下從吾父何論不利卒以尸入殯於堂成易殉禮及毋顧以令終而毀有加也孝聲隆隆然起矣仲父毅齋君無子而富有弟某出後之南亭君當授產君而不能無眠某也或謂君法云何既以出後人安得復稱子而受父產君不聽曰法限取者不限予者吾知有弟與吾父母心而已遂中分其產以予弟弟愧辭

君乃稍裁其贏益五百爲義莊以賙族之貧者而至南亭君夫婦物喪塟之費不貲君一力任之不以溷弟曰若自有父母吾不而累也有女弟適龔志重而寡亡何亦死獨遺孤在君取而子之使其子大倫下之所以教養備至爲授室分橐如大倫其孤既登弟郎復龔姓而名曰聞道以存君之舊而已或謂君彼何以不請命君怡然曰固吾命也釜君兩受役於崑山太倉皆祭重家爲窘有畫策於君者謂錄聞道當得蠲君乃毅然曰吾不從聞道蠲也吾而蠲誰當代者役如故及聞道卒於東陽令之年君復哀之如子

撫其𤸃有加君又於五服之內外親族皆有所厚施無不濡潤者於先閭嘻嘻之夫皆有所紀施無不洽及者義聲復隆隆起矣君貌瘠羸性寬和無疾遽之色嘗與客飲甚懽而卒有訟事其偶大豪也家人耳語之如弗聞竟飲質明從容步入城與偕兩造豪大屈覓蘇伏謁請罪君延之坐飲更厚貽之豪退自責數曰吾乃輕犯大人吾死矣君之自力爲長者久而人益信之其業雖以好施予及由島寇中挫然大倫已任宦君聽而息之稍稍復振君乃曰可以休矣毋復以事溷我益蒔花竹種秫具醇醪又善談論讀書

能爲詩歌及傍猟方術堪輿家言客至必款談久飲飲必取暢而會其配姚孺人卒君多忽忽不樂久之會得東陽令計益不樂遂感痰疾復久之竟不起姚孺人者崑山著姓也父曰嵩孺人生而端重閑嫺範十七歸君舅南亭君既留崑山而姑竟依孺人多疾病孺人旦夕扶侍溫凊湯藥之類必謹必慈性儉勤奢鄉下而能不靳施于其待姚之族姓尤有恩凡聞君之得成其孝義長者聲半孺人力也君以萬曆己酉卒壽六十八孺人前二歲爲癸未卒壽六十三夫夫子一郎大倫自州庠以例晉太學娶顧氏王府典

膳某女女三適顧應元周維師龔道中孫女一許聘馬存仁合葬大龍涇之陽閘之先自江陰始也有淼入公者從宋高宗南渡家焉七傳而思悟公覺從崑山之新安今所稱六尺里者也曰閘故文姓元始諱信公之禍更爲文大倫之狀云爾

銘曰孝弟長者歸之隱君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厥配佐之克儉克勤大倫云云余亦云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静逸高君墓誌銘

無錫有高子雲從者以萬曆壬午與吾兒士騏偕薦於鄉自是吾仲兒驌季兒駿歳挾經於高子游而至今年己丑復與兒騏偕薦公車六月高子念其所後父静逸君老請急歸省甫報許卽發而君竟以其月中搆疴三日而革不待矣雲從傷其歸之不能及君

也慟哭至委頓曰天乎何奪吾父之亟也往者吾父之撫不孝孤也卽小有樹立輒自喜吾無子而有子矣不孝孤幸以一弟廁吾父然未及效升斗之養而吾父竟不待也是吾父有子而無子也已矣吾父有隱德而弗昭將與閭巷之子同腐於腐草而念能不腐之者獨執事之文在嗟夫余安能不腐君然以陳子之篤孝與通家之世契深也憫而許之志銘按狀君諱校字國明静逸其別號也先世爲無錫人居青城鄉有孟永者爲福州太守張翁贅從於城東南隅傳子如圭如圭傳子翼至雪樓公適以然諾重里中

娶於浦舉黃巖令君共又十八年而始舉君左師之
愛可知也君少而以警穎稱受令君讀書能屬文矣
而會令君舉應天薦雪樓公觀而曰若非吾所得有
也吾老矣不欲嘗家秉顧謂君不有處者誰與共出
者君始奪而受治生無祿雪樓公郎世君相令君治
喪禮戚與易稱自是令君復上公車矣獨留君侍浦
媼媼治內君治外斬斬有成緒矣而令君得安意宦
游其令黃巖也郎塩米瑣悉皆資之家君從容應之
不乏會令君以倭破剽黃巖令君乃棄其官歸凡二
載浦媼即世君復佐令君治喪禮毀有加媼之垂屬
纊也執令君手而泣曰君故而弟師也必子昔之從
語君父事而兄歲頃首受命令君於君有師道若父
矣然不以尊故勝親親君故弟也而君子不以親故
勝尊尊家庭之間秩如也復忻忻如也蓋未嘗頃刻
而離左右矣令君之安之甚於安其子也時令君有
一子二孫而君年四十七而亡子令君謂弟柰何未
有子吾雖一子今幸舉二孫其少者僅彌月可抱而
撫也君曰幸甚所抱即雲從與配某孺人旦夕更鞠
之備至及小長英穎見頭角賓之家塾延明師誨之
君恒謂吾不敢望兒富貴得不墮吾兒書脉足矣雲
從夜讀書恒自甲至丙君聞之輒呼小豎溫茗携果
餌以往或身起慰勞之曰毋過疲且休矣雲從既能
屬文文成輒以上令君令君喜則亦喜曰兒果可望
也令君既壽考亡恙晚始膺疾至革君於幃祈醫藥
無所不至治喪齊而毀於斬則哀之過也於是雲從
文成復上君君曰去之有而師在吾會吾兒何裹矣
雲從試諸生不偶難於見君君趣入呼酒爲慰曰數
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雲從爲諸生非久爲於
鄉君頗慨然不怡雲從跽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
吾憂爾之從縉紳速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於世故
未數數也勅之間呼彩恰入公府君輒驚曰得無從
諸先輩往君聞乎毋以一時贏而棄若平生雲從謝
不敢乃已嘗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辦汝何自得
之金君故恒布素而已弗三澣弗易食不再肉故用
恒饒而益自力爲儉客或譏君家幸饒胡自苦乃爾
君謝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煩妄入金君
治生雖不能盡廢什一然於非義避之恒君柰有寄
歲病且死橐千金投君君駭曰生平所見不十金何
千金也力辭之有賈人以他物質子錢者既去而遺
真珠數百顆君囊而封貯之明年賈來贖他物君徐

日當質物時亦有所失乎質處額曰所失珠耳然不記何所君郎舉還之買婢謝郎選去實者百顆以酧固謝弗納其耿介類如此家有一室三世矣弊而僅雲從請新之君泫然曰此而祖所安也而祖自責歸凡二十四載志不在一祿唯課子孫灌花木以一春偃息其間而已吾安敢加而祖狗大王父行雲從唯唯謝不及其御臧獲弗責小過顧獨嚴檢飭嘗閑巷中聞聲郎驚問曰舍兒得無與人鬬耶恒謂雲從恐叔是佳事吾而怒彼當自愧悔耶不愧悔不深吾枝也若足跡不入縣門居恒鮮出後或一携雲從之

住山水里人爭前目之指相語曰幸得識高君高君善人也君卒以己丑距其生丙子得壽七十四配郎朱孺人名家女也柔婉明哲能先君之意而成之君所以孝事其二親人敬其先嫁接姻族理家來無不與孺人共既無子則飭歷侍而爲君君既撫雲從謂孺人吾不他謀子矣故多嬴疾奉覓我孺人郎爲置外榻其媵侍亦多却遠以故君老而健勝無恚與孺人備餚耦之禮者五十餘年孺人前君六年卒子郎雲從名攀龍娶王氏女一適楊友孫男三世儒世學世經世學聘太學張某女餘未聘孫女一許字浦陽趙埜在南山黄家灣祖塋之次叙朱孺人之兆而人爲補也孺人賢婦人也於法得附書

銘曰了而孝躬而悌慈於厥嗣厥嗣亦克濟美畢如者賢喆之藏而葬如者太和至順之里夫人子自有父子重余銘之是曰不死

新安程君墓誌銘

余友嘉定唐子時升工古文辭不妄許可頗獨與書生新安程嘉燧舍因而知其父布衣君布衣君賈於嘉定垂三十年日閉戶讀書未嘗飾冠劍奉匿宮以游大人而成其名顧獨嗜余文章時時語唐子身君

約安得一日從弇州先生游耶死不恨然未後死矣嘉燧奉其父意乞中狀於唐子而介唐子謂余於金陵來請誌銘曰必公文而後父可安地下也唐子復爲之請甚篤余讀其文信許之按狀程之先曰伯休父至吳而將軍晉居建康及晉而將軍元譚徙新安後十三世而爲總管忠壯公靈洗五十二世而爲處士泰與泰與生元淑生濟則君之父也娶於閔生君甫三歲而失母父自哺之以衍齊爲君小名甫八歲而父挾其季轉貫江淮間溺死豫章季不能求父父屍而脫身歸時君之大王父老矣王父復以病廢

季遂不復護視君而外王母尚在心憐君君乃依之時諸舅皆博學能文詞君從之受詩復受易因轉決諸史諸舅詔衍書而小名也爲易一嘉名君泫然曰先人所命也禮孤子不更名敢辭諸舅悲其意弗易又爲君營地以埜少孤之毋然君既不能自衣食而舅家貧後不給外王父之友信州鄭公病免家居鄭公大官有氣力舅乃携君以從鄭公鄭公一見君而奇之時君又能直外王父之先墓田諸舅皆服鄭公又爲之游揚聲稱季父聞而内愧召還君以二十金付之俾小賈於外販鐵易貴展轉數年積子錢三倍

於母歸而奉之季父季父領之而已亡一語相勞苦時君以妻江氏矣徒手入室相對邑邑不敢言子錢事而君少恒饑從姑之歸方者哀而時時食之君自淮歸道遇姑之子爲君曰婦在家即緩急從第取償也君歸而方婦偶有急從君徵三百錢不能應詬之季父乃大恚曰吾安所得錢君之他客所自貸以應方婦因涕泣自傷吾數年而爲季父拮据當千錢君三百者不啻千矣豈不能以牢自匿而從乎歸舍乃不使我以三百錢見然諾哉誼不可背矣念姑之歸李比部君者在嘉定走往謁之比部名能知人與君

一見語合即揮數千金與君聽其所爲君故游四方能觀萬貨之情其所轉轂若流水李君之入滋倍乃歲以一鐺金奉君得以爲資蓄數年而化居焉君之配江既前卒李君有從姑歸於張其女稱淑矣李君使續君室君雖以心計居市廛然雅負相當伉直敦氣誼重然諾待人融融如也頎岸然不爲非禮屈家既以饒裕於自用能節約日費不過百錢而歲所羨散恒至三百金既悽外王父家恩欲報之而諸舅前已物故遺子孫零落殆盡乃行求得仲之子爲授室買田其家祀而伯舅久在淺土爲之營壟而歸其柩

曰聊以報其塋吾母也念父屍湮播無所於塋終其身戚戚若有深憂者然不敢以讐其季父當居貧時於出納猶自力爲精辨不苟取嘗得遺金而亡其主故宜之人俟其主至而歸之不問報客有貸君百金者不能償乃棄其珠寶以示君與小得易直不取償券付之曰吾鄉者欲以濟君急不謂更成君急也他縣客聞之亦陽爲貸君金者君察其有負色不詐鄉人人謂程君非獨仁也而亦且智君固時時之故里揄治先壟循行毋家舊跡蕩爲兎葵燕麥之地愴然不樂因貽書戒二子以孝友儉勤毋喻於利且曰明

年吾更游江淮南入劉縱觀山水之勝王逸少云我
卒當以樂死吾且死矣時君方健飯亡恙聞者竊怪
之明年爲萬曆戊子忽噎痛不能飯就醫於金山甸
日不效遽歸曰我何須飯也與所善客登高眺遠不
倦以至革猶褱情坐與客訣客雪涕不能仰視君笑
談自如曰諸君爲我雪涕良厚雖然亦恒事也何足
煩君悲翛然而逝得壽五十有九君始配江前卒既
配張亦前卒張舉子即嘉疑慱學能文辭娶於閔最
後配孫舉一子嘉然聘朱女一適閔自立君之不忘
閔君此諸孫男女各一人嘉手以唐子所稱程君行

誼卓犖若此吾求之縉紳衿褵中未蓋見也吾書敢
以輕目市廛
銘曰諸苦之備歷而其始困王女於小成哉賈而文
是好以余銘之賕好乃效

程處士惟清墓誌銘

歙俗以姓相甲乙而程與汪最爲甲程之後無匪自
忠壯公靈洗者忠壯公居邑之黃墩至宋宣議公居
休徙栗口凡十餘傳而爲爲節爲節生敬音敬音生
忠烈則處士之父也處士諱浩惟清其字栗口之水
流而滙其里居因自號曰練潭父有四子處士居叔
其伯仲皆以賈起家矣而處士少敏嘗從其族博士
先生受易書就父欲奪之賈曰吾非不愛儒吾食指
象胡不佐而兄課什一之息以貞我于季長或可儒
也於是始從其兄鹽鹽淮揚閒已倅子母錢於何由
中山往返南北甫十年而賈成其奇羨過於初數次
處士甚會心討能因佀爲變與時消息不爲力纖儉
索無未名之物皆與兄共之以歸於父其腆時進其
奉不倦及父母之見背與兄弟之無恤則哀毀垂殺
附身附棺必慎慈誠撫字諸孤從受師授室爲具子
先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內外五族少不需潤者所解

給判如如此盖應族故有世祠以不及祠其祖供義
公特建祠祠之又大舒浴來鄉貢士一德公墓歲割
其宗弟齊族人義之請立碑紀處士名不許曰吾故
不爲名也嘗扁其居曰儉齋謂庶人之職知飭身齊
家而已時三子皆讀書有所假而謂曰未竟之志則
而曹勉之時歲荐饑大出困廩以濟貸者衆人數擧
鮮帳推其券御曰吾不忍以七箸餘而嘗數貸人命
處士素強無疾中年所經怫亡憮存非一以是寖削
損得疾至華行視殺給余得之具過飭北邑而語三
子以哉爾不聞曾子之訓乎甫之大王父不能得之

於爾王父王父不能得之於我兄弟而我乃獨安之
也客有進曰禮不云乎有其時有其財此君之子責
也處士微頷之而已三子哭請遺言處士曰孝友勤
儉銘諸心可也語畢而絕時萬曆之戊子十二月也
距其生嘉靖辛卯春秋五十有八配項有婦德三子
皆太學生元正婦黃繼吳元衡婦戴元仁聘吳孫男
三人女一人其狀自京兆司論吳瑞穀信而文
與余善而來乞辭者元正又彬彬質文人也故為誌
而銘之
銘曰稱處士者何行士也士而隱於賈胡賈何也太

史公云身有處士之誼而取給焉噫嘻寧末富之為
累

冠帶儒士盛少和先生墓誌銘

君氏盛諱應宗字斯因別號曰少和吳越之人疾起
於君者咸知有盛少和先生而不能舉其名與字余
故為之誌而稱盛少和先生盛之先世有聞人至宋
參知政事度而大顯貴自後十七世皆得官爵雖起
於儒而閒習醫至十八世而有御醫啟東者遂以醫
拔名歷侍 太宗仁宣三朝直御藥房署領南太醫
院終始不能踰八品而賜詩賜金帛有九列所不敢

望者啟東諸寅讀書能詩負節槩其卒也諸碑銘表
傳哀輓之類傾館閣與夫夫子十一人中有成進士
者第四子某傳子某某傳子某傳子某郎公之父也
益代以醫名而不廢儒至君而諸從中有御史大夫
應期郡太守應陽遂益稱甲族冠吳中矣君之父舉
丈夫子五而君居其仲伯曰應陵多通醫家言不下
君而不能自振其聲然前於君十四年生而後君一
年卒得壽九十一父之歿也伯治喪葬大事從外著
而君奉其母宴與其叔仲韋仍故居家益貧舒應不
能亡間言君乃損故居授之而股身與其母妻依御

史大夫之別館肱餒得軒岐鵲意之書尋頓之術翁
求大行凡三徙而始依其妻之父杜山先生杜先生
國醫也君與之下上往復盡得其秘而又能時以其
意錯奇正而用之遂所至亢效名遂出杜先生上時
文待詔徵仲感奇疾幾不可起君從杜先生治為處
方出其意表待詔乃起謝君曰吾賴君再生御醫翁
者其有後乎王參議庭陸少卿斯道先後感濕痺甚
劇群醫爭治其標君持不可曰此痿寒也以溫補劑
投之而愈吳參議子孝之婦孫得疾劇將間木君診
之曰此痰滯中焦氣不得升降耳毋憂也治以宣導

之劑一服而蘇以至愈查方伯應兆與子尚書郎懋光前後患痰火而危君咸爲治之無不感君而友之君遊其父子間如骨肉盤門之貧士沈者其孫尚幼得疾群醫爭藥之不效君偶過見之謂沈曰公孫幾誤死爲處方服之愈沈乃屬君且爲我診脉君退而竊語其子曰而父六脉俱無根明歲入夏不治矣至期死嶶富商無子置一妾愛之甚冀其生子而感嘔血脾泄二症禮君至其家爲從容調攝將半歲而愈君謂商曰吾非獨令若寵起也又能令若寵有子明年其期也至明年果得子余謝鄭鎮歸間一過吳閶

君以五鼓訪余舟而診脉語余曰公六脉甚平而調但壽徵也或不能御內耳余曰時時有之曰然則我爲公壯之乎余謝曰不願也明年從曇陽子於直塘而病甚危久之良已即病秘結強之而通右脇忽劇痛衝上至胃亟延君而君有他故遲遲來君來則以他醫藥攝痛半已矣而每夜眠耳若聞舂杵者如隔墻君以藥悉已餘痛而出五紅丸如粒使將寢以一杯酒吞之其夕則聲稍遠而微次夕吞之則又遠而微丸與聲俱盡余乃始奇君關中李中丞自浙請告歸過郡延君謂曰病中濡惡食水火俱不利吾其殆乎

群醫不知所措君既診公脉歸而謂其子之楫曰脉洪大於冬令不宜若其感自夏則一暑症耳治之何難詢其病果得暑而大吐且瀉君以六一散加少辰砂丸二服而水火利繼以六和湯配香薷飲不數服病盡除吳江令徐君得奇症且革君藥之而已以詩幣鶴鹿酧君李公今爲大司寇而徐君爲御史李憲使飭兵於吾州而婦病君藥之而已再作再藥良已時君已久見旌於兩臺予冠帶而每入謁則民其巾服李公後知之每謂余蓋老非獨技術良也其人亦良者余少女歸袁曼容踰年而病壯熱晝夜不解面

赤嗽痰又苦脾弱有邵某者亦名醫也謂大虛宜用參芪君子河車補君診之曰是不受補補愈死以意劑藥數十服而疾大損君又診之曰雖病當得子女姙身將一男其又明年復病而君不在矣乃死吾第之愛女歸楊樂英樂英瘠後病大發熱不解飲食俱廢有周醫者亦名醫也曰此傷寒法難治君診之曰非傷寒也餘瘧發甚重然以樂英誤耳爲之節度吹吸丹服而病已徐母者王相國之姊也壽八十病不能粥與起坐君藥之一服而進粥再服而蹣跚行室中矣晉舟過崑山而一河津之姊暴死稚子猶啼

其乳其夫搏顙而哭求君診之曰不死也為湯液扶齒而灌之至一更蘇復來請藥君應之而寄實金三環於中後君自吾州遠復過之其婦與夫來叩頭曰匪唯起吾死而又資吾生公殆神人邪吾何幸遇之友人曹昌先曰吾見盛君如是者衆矣君於貧士單族有疾召之不待再而往雖委巷弊屋亦為之僂僂而進治劑必精謹又更賚者出囊裝分遺而至貴富有力人盛車馬迎之多杜門引疾或時匿身荒野中不復可踪跡如是者至竟歲性好音律善婦人人取適意不求國樂而又輕施予以故隨所得金帛輒徒

手散盡不復問生計君白皙食酒斛踈眉目髯而卑給行山水間望之如神仙中人性溫茂恭謹亡與比樂嘗其作舞時不可控揣既不恆過人有所過人卒之君大官府已而忽去不能留也嘗大江之南北其知君者敬而愛君者得十之八而其不滿於君者亦不能無一二乃至所尸祝而願為君之子孫者亦時時有之君性不食酒而嗜飯強自力年七十餘而卒內不衰其最後過余幸內猶故也而余察其有衰態私謂家子弟曰是夫起人疾易其自起殆難矣居無何以沍寒行荊溪山中歸而病亟問諸子之揖胡不

歸之揖歸治湯藥而進之君嘆曰使我可藥何待汝歸我所以待汝歸者欲有告也汝伯氏長者然不任喪汝任喪第使我棺周於身槨周於棺足矣仲氏之柩與孤嗣在念之屬族除族戚交游來饋問相踵君使悉為酒屬箸所者謳歌枕而聽之甚暢元旦命稱之之揖君曰吾妾君已而示起色湯飲徐為熟寢至五鼓忽醒戒子婦以木為毋以湯且屬勿離左右既復寢然若寐者頃之卒矣得壽七十有六君孝友天篤以獨身奉毋案極志物之養舅病亟竊刲股雜糜羹而飲之遂愈以壽考令終君猶毁瘠過禮嚴其伯

氏如父也四方之珍脫有至者不獨甘矣亂郎村先生女以才明賢淑聞君委家而聽之於內外綜覈不懈君雖好內然多寄情狹邪閨闥之間肅如也先君十[illegible]年卒君自是絕不娶有五子長之恆邑諸生娶具縱娶李坎之楨郡諸生出贅於朱坎之揖娶戴續娶湯坎之植以郡諸生夭又坎之楼亦夭君殁之年歲而之恆猝病死其餘皆前夭獨之揖在能紹明君之業益以有聲諸孫男五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之揖謀塟君於[illegible]之兆而具狀來請銘嗟乎君挾軒岐之術以起人於阽危者五十餘年其奇驗

何可掊數而故自挹損不欲爲人談亦不欲煩筆札之揖自以其術見延請無虛日不獲從君君又不喜從弟子故無有能紀之者郎余之所見聞合之之權之所紀百故不能一也昔太倉令淳于意以天子垂問具悉而對故太史公得傳之如近者汪司馬之傳吳橋皆橋所自著稱者也君固亡論吳橋郎生有所者述以待 天子異日問今余得之豈爲下太倉令哉雖然君亦可以不朽矣

銘曰威之先德自啟東厥裔繩繩至君父子而益顯馭吾聞之活千人者其後當封噫嘻吳郡之有封其威宗耶

亡弟太醫院吏目驊矣配陶孺人合葬誌銘

吾王父南京兵部侍郎質庵府君有二子伯則山東布政司都事靜庵公仲則都事公有四子伯爲事府丞潯求矣仲四夷館譯書官居矣叔州學生升矣季則太醫院吏目驊矣而尚書公有二子則南京刑部尚書元矣爲余與故太常少卿敬矣也侍郎公以厚德聞天下而都事公繼之循其厚於鄉子孫益繩繩矣而自壬癸間三兄弟俱踵逝僅驊矣在少於余五歲業以身後寄之至明年丁亥之五月而忽病噎已而寢劇至十月之[redacted]日而卒當是時有一子甫三週而鄉居不能無夜警且有利之者不得已徙之城而爲驊矣卜塋地於其壤其墓中之石則以屬敬矣而是時敬矣亦病病亦啃明年夏問之季亦卒於是吾兄弟盡矣嗚呼以歲時之無良而孺子弱且年是僅其塋尚未有日而吾適老郎一旦不諱誰與銘驊矣者故爲次其事行以授兒輩俟其芝勒石而納之其亦可憫也已驊矣名世望別號臨峯母曰龔夫人而峯於都事公之貳陸生而磊跋疎眉目輕遁自喜都事公雖延師誨之然不顓智諜而家故饒聲伎以是

耳目之日夕不能專志於詩書而多少年狹邪游有鳴琵吹竽拍膝六博蹴踘樗蒲之好顧能時致鮮肥甘毳之味以適都事公公小有疾痛苛痒輒爲摩厲咫摇之都事公顧問諸子無一在者蓋驊矣最能得其意弟公素嚴重龔夫人以間起家故驊矣與叔不能當伯仲三之一及都事公卒而獨驊矣哀毀逾於禮先尚書中權奸構繫都官獄驊矣冬月馳一騎往視旦夕橐饘及其侍余苫塊相對悲泣齊而心斬矣其共奉吾母如母也驊矣雖不恒事舉子業間爲之亦工蓋未弱冠而補博士弟子亦嘗應應天試而久

之儀其事予昔遊太學以貧不給不復補上舍然其
從余久頗曉詩句涉獵史傳彬彬舉止稱儒者矣性
頗任俠急人之憂甚於己其赴義若渴即舍卒以客
告傾橐弗吝甚或匄貸應之故驄矣之授客恭與受
客恭恒相當當是時母陸老尚嗜食無忘驄矣與婦
陶孺人精心而奉之陶孺人者故千墩名族陶令君
之女孫也性寬和能洽內外驄矣有二女曰□曰
曰[redacted]各執櫛盥匜者之屬以將相佐驄矣性好客客
飲恒至夜分或達旦所呼無不立應而所從富貴家
嘗前果核錯雜袖歸以遺母偶鮮客客或不至夜分

候母寢而後則呼酒與陶對飲三女侍而各出所儲
一室之內融融如也陶年五十四猝中風卒童哉驄
名難也驄矣念其靜淑納之當未婚酹飲而伯誚之
曰李多內助自困樊樞中耶不然弟奚為潘郎得出
矣既歸驄矣數揶之弗試曰男為伯氏曰貴也自是
有月事始一接久乃得男墮地而董死驄矣劇傷之
嘗泣謂余宗祐所寄也幸為我一言紀之余不敢許
而前是吾子太僕卿有餘倅趣呼驄矣來京師而驄
矣時為尚書禮部郎左右之得上太醫院吏目今相
國申公王公時在館閣以詩寵其行驄矣氣稍發舒

其居鄉鄉之族黨姻戚推以為祭酒三老所疑難事
取片言而決驄矣又善農家書課僮僕耕穫然尚
不能給客餘余出入多與偕每至戊夜而呼笑不絕
者必驄矣也時年已過五衰矣每規之本以適生而
至伐生何耶幸少裁之驄矣雖口謝而不能改以至
病病可半歲竟殊了了大拓中堂及傍木樓閣不休
先尚書家　上恩賜祭營葬贈官使者至驄矣病且
亟矣強自力冠帶先日而辭於墓泣告余三十年所
耿耿於心者今始湔矣已抱兒膝前曰敢以累大兄
余哽塞不能答驄矣固輕財又爲陸母有一女歸吳

氏者昵之甚傾所當以私之橐為竭驄矣了不以介
意至是忽嘀嘀人惟之余曰此病也非其恒伯子故
齮驄矣而叔亦慢其母陸意不能無望伯子死植其
子充佐充佐死無後爲立後卹其寡叔死其長子亦
死而二孤弱無所歸驄矣召致來家延師以誨之長
者又死爲少者繹授室給腴產百畝故驄矣歿而繹
哭之若哭王父也仲故與驄矣狎然善治產其四子
俱贊然驄矣之恤之可知已表兄之育於都事公者
益一歲中九食於驄矣不替且伏臘之費俱任之驄
矣有友前後十餘人其所敬愛獨曹子昌先曹子雖

稍刱而自以髫齔交時時進規切詰又爲畫策圖事
贍矣念其有三女力不能嫁爲女其少者撫愛之不
啻若已出他行誼類若此贍矣以辛卯生壽僅五十
七其孤六歲矣名之曰士裒系曰陶孺人誌矣而不
詳以從夫也董叙而不誌不誌禮也叙之傷其功而
夭也
銘曰辟從之巾唯贍矣白首而先我以與我之死也
辟而哭者其誰嗚呼噫嘻
奉議大夫福建按察僉事少泉李君墓誌銘
李君諱植字良材别號少泉其先世浙之歸安人轉
徙入黃岡遂隸籍焉大王父俊王父瑛俱有長者稱
至父贈公陽明能亢其家而好行德於鄉閭康與宗
戚共之識者謂老子所稱居善地心善淵仁善施其
贈公之謂矣娶熊不宜子貰求錢而生君君少明穎
稍長工屬文弱冠補郡諸生有奇骨無何薦於鄉郡
且舉賓興宴而贈公屬疾君稍心醫藥間不之應贈
公徐風之曰柰何不聞公車耶君竦然曰兒敢以大
人易一第也自是贈公疾日益甚君籲天而禱靡所
不極然贈公竟不起君擗踊號哭幾至滅性既而曰
使我北上者終王之慨又何已也乃强令分守舒君
奉芳聞之曰是可風人子矣標其門曰孝燕以示旌
君前後五上公車輙不利游太學諸生毋敢比肩竟
以選人補蜀之萬縣令萬固山縣然於唐故稱州爲
孔道公至裁節其費官司迎送弟令毋闕供而已不
得過侈求悅兩道取片語而决咸心服去時人爲語
曰毋嘆舌見必屬杜若唇寃必伸有三頼子殺一家
七人而屍大索久之不獲君禱於神神示以殺人者
貌醒而跡之餓就縛有僧支解人隱其屍展轉二十
矣君從容以果報喻之僧大感泣具言屍所卒伏其
辜鄉邑皆呼李令神君也君謁文廟廟貌嚴矣而前
無泮池君爲捐月奉募工鑿之甫三尺而有甘泉涌
消已暴沸加鑿之涯然大池可理前御史任某異
而以文紀之君任前後踰五載得薦剡十一滿考贈
父如其官嫡母熊爲孺人徵拜廣西道監察御史時
方有事　壽陵實且鉅篤萬君疏請裁省之　上嘉
其意下所司加料理而又有薦舉人才一疏爲時所
稱然以伉直不能久居臺出僉閩臬數月爬搔宿垢
幾盡風采一新而以微疴乞休兩臺惜之爲疏請得
移病歸公歸而奉毋錢其樂融融如也病就愈且將
北上一夕而感異夢君與二弟太常敬余同就徵者

敬美視閩學政旋佐其藩與君交莫逆時病死矣而君不知然意疑之是起遂病胛不久亦卒異哉君生以戊戌而卒以戊子春秋五十有一娶陳氏有婦德封亦孺人夫夫子七勝任娶賈勝用娶魏勝載娶陳勝寵娶孟俱博士弟子勝舉聘江勝爲聘胡勝重聘周女三適熊廸動王一治俱博士弟子一字丘一鴻孫男一女一狀自同邑袁文伯勝任將以某月塟君於其所而來乞銘曰唯是徼靈於坎公之一日而有請也余安忍辭嗟嗟李君之才器偉矣其列中外臺皆未人不盡究其用所可見者循吏之績於萬而已

天叉奪之年不然其所張設可勝道哉

銘曰是惟其材之幽官爵其楝隆以貽後之人不必竟於其躬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誌銘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居來張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曆丁亥云㑹三上而　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已乃許馳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壯武即縣官有緩急必召公旣歸猶日徼公起居食飲狀以爲　國

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得風疾不起　天子爲之震悼輟朝卜宗伯太宰司空議䘏公少保予祭九壇倂工部郎馬晉鄉治塋於是公卿大臣西歸皆嗟歎息曰國棟摧矣公旣易簀謂其子曰塟我必以王元美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爲兒時交其必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敉琦等卜以庚寅夏四月塟公於鳳皇山之陽塋而先期奉玄子之狀以請予從金陵得公訃即爲位而哭以髮辭寓夏官之役於公里即不能下從公而又何敢辭公張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季兵亂竄於蜀深入於滇之

銅梁係藉焉再傳而爲逈配汪又傳爲異配劉又傳爲文錫是曰南溪公配沈自南溪公而上遡逈皆以公貴贈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胤字肖甫別自號廬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兒七歲侍南溪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爲諸生義試輙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潛郎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畫以爲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者其吾家

子房乎當其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忽歛之而匝瀾若趙文子之談笑於襄甲周條侯之安卧於攻壘斯其亞矣玄子與其志而公又益習光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置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褁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拔　上寵張甚其所疑謫事官校與[illegible]譆並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猜之至邑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

抵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兼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死　因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檄投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檄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二百金來寺之時丞簿踦踦伏

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賤賈游徼駿武者也始知爲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棄役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捕徼四郊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遁去考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公之見刼時從容若無事者刼既解射目逆且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爲歌詩而李于鱗守德爲比壤于鱗郎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

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爵倡頗傳於人人公意髗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贄于鱗大害之與折節請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粥以食饑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主事命下于鱗以嘗寄余豈垣中有一當蔡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旣入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稍文辭翩自肆相砥礪爲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亡使無已而公獨溫然其間若巨源濬沖而年又最少宗與頗

蹈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王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亡何出權關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會太宰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深公奔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子前巳知之屬公賂而不得乃睨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皆徙謫無

在者弟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譏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于尚無他於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矣謫而同知陳州是時于與守汝寧而明卿由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不自虞遷客勤脩其于賑盜蟲惕息中丞吳興蔡公嘗宴是三人者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蒲州蒲於晉最雄其疆王貴家櫛比而承遭地震之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威亦不廢若他所撫循則游及解也銓部雅知公之屈而得其

政理遷河南按察僉事飭潁上兵公益得發舒潁亳之間盜如失亦改雲南爲提調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點蒼之勝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重遷參政廣西入領右江兵備爲副使分守其州爲右參政按察山西爲使所至有聲貴吏民所頌稱山西之未幾而復遷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變聞道路洶洶爲梗公夜趣潛山屬九江兵使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巳就擒餘黨謀外應者會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金陵任詗得其實則

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
出稍裁之而又嚴核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
承祖忿使其舍人挑悍卒故嘗爲盜江洋者吳錫等
張旗幟犯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備設策
平之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
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搖公公不爲動詔逮指
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公出廵行
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吏奸爲急
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代不相及余奉恙請
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懽甚比余服闋除公與郡

御史之廣劾上矣余起湖廣入爲太僕卿公猶在事
念太夫人老欲令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
公故湖人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
嘗語余必歸矣昔之承乏茲土也故相新鄭公實才
我而次相江陵公從臾之乃以爲大臣一意爲國用
才而已兩無所報湖上公乃兩疏我以爲必偏有所
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耳心我而安慶
倖王應柱者故爲指揮孽守志隆者也公極論其狀
應戍而南臺與之有連曲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蜚語
中公江陵果信之俾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

公歸而諸謂公冤不啟白簡者謂公具可大用者籍
籍江陵公不自安又察知公實無他厚乃大悔曰吾
幾失此人時江陵公雖怏怏而尚能爲縣官急才尋補
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卿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真保諸郡甫發江口而太夫人之
訃至矣公噭號不欲生括髮徒跣晝夜馳歸哀毀如
失聲深公強自力治喪既襄事推先人之產直千金
者以予兄服闋除而召撫陝西未七改宣府之大饑
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自關入獨石口剽掠將
久已適乎巾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

八頓滿五使來之辭甚哀公許以縱之則見俾係之
則見奪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頓將斬而號
救之八頓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異處矣公諭以
威德給之銀符八頓自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賴擾
而滿五驕明年挾恭賞公一令有浮於一餉一肉者
斬滿五乃嫌隙恭台吉銀定偷不浪糾千騎闌入邊
有所殺略公移文順義王罰隙余千馬駝牛羊以償
然滿五銀定偷不浪強倦谷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
益之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
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在我

乃屈我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即欲有伸漸不可
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力制之不效則
治臣之罪慎毋使虜輕我　上曰善虜既聞公治兵
互相恐乃更還所畧人畜獻馬百六十疋牛全家驢
稱之求勿解互市上謂公處分能惜虜勞賜金帛過
當是歲公所減省繕錢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
城獨石半壁猫兒峪三城脩南山邊墻萬六千九百
四十丈功倍而費省復上賜金帛入爲兵部右侍郎
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變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
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　中貴減卒月餉卒訴之不

聽遂譟而縛吳公東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計驚吳
公而數之且共心爲會工部郎謝與二御史往解譬
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遣乃已
吳公遂出避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
而督撫臣悖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
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以右僉都御史
出塡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會余方
稱道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修則廢法
多傑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頷之時陸
與繩以少司寇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合繇公甫與

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才
司干掫諸土著者慕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
情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徙役益迫而遊手無所
得食倚客丁佐郷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
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相揖詛
爲亂而會佐鄉坐他法郡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篡
奪之諸亡賴子益糜集行焚貴勢家謂旡其應役者
遂破兩臺使門暴其不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
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督兵備海者發乎曰
發矣而一督備閭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

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惝惝無人色公食飲
談咲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毁諸柵以快意
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
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喻曰
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弩僇汝矣且汝必有所苦
曰苦夜役耳夫强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瞻
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一憤易汝
族耶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
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喻之衆裂其檄
公大怒曰　上命我誅亂卒今乃昇亂民而靡耶召

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管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間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管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佐鄉與馬公擇其尤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惠以至遠近都

心果然稍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成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公益陰以風諭江陵公也江陵雖恢而為之少寬言於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恩賚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覺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赦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群卒間且有所役使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使我曹尚惴惴也公

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振數而斬之徐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若有微勞耳且吾不欲食言群卒咸服并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聞而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　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志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

也劉玄子聞之亦以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勝少年時所自許何者左券也公既得代遷南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兵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豈不爾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上議華保甲關梁介役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本以為案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有生祠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逆條來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煦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近而關原故屬夷廷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為猾導數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功名虜

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爲急成梁率精騎
擣其營斬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冑一千五百六
十三級函馬一千七十三疋駝伞弓甲稱是捷聞告
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
襲予　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
有斬獲賜蟒錦衣金三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爲
副千戶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去必更入宜防之寧
遠伯設伏以待而身自擣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
八百三十七級復詔進太子太保百戶之襲爲千戶
者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虜爽曰董狐狸部的

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挑兵之釁也謂剏兵夾
而攻之若掀禍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若虜不可縱
得無行而他所陳備邊諸策俱報可公當虜出入要
害將工築之爲墩者百七十七爲墻者六萬五千七
百亦營舍千八百增此張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
公　上遲徊久之乃召入理部事當廷試充讀卷官
歲決重辟當廷審秉筆者爲吏部而　上忽以屬公
益重公也公爲人坦心大度而特又愛客有以執贄
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謂能得公意有所
關說公輒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爲

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秉而有齕公者
頼　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懇
始得俞旨歸而買田巴嶽玄天宮爲靖廬延道士與
共居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
爲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
走書金陵謂王子爲我悉序之前是巳叙公詩及奏
議矣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　明興以來稱文
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巳肅敏小孫於
武而文襄踈於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當以一

雕虫之技與不佞遷往之私溷公誌然公之精神實
注焉吾曾子桓所云云可以巳哉公集若干卷行於
世配一品夫人向氏有婦德佐公至貴老夫夫子五
錦衣指揮僉事叔琦娶吟恭人鄉貢士叔珮娶舒中
軍都督府都事叔璽娶高女一曰滿適高元之向夫
人出也國子生叔珂娶高思生叔琛娶楊側室趙氏
出也女一曰淨大氏出也適高任之諸孫男八人女
七人元孫宜孫保同孫女曰蕙曰壽曰芳及未名者
叔琦出也女曰愛者叔珮出也貽孫振孫明孫女曰
雲曰癸叔璽出也閏孫女曰叔叔珂出也所婚字多

銘曰惟滑其邑三輔西偏公將爲令誓而少年刼盜
之雄裹挾金錢公色不動授策外援卒以身免刼首
遂駢其帥上谷綑徵衍虜彼不自意有所縱舍綏之
以德振之以武譬若驕稚繫我掌股或朴或乳無敢
齟齬其最猴者莫若錢唐亂卒虎伏民乃鴟張公曰
驟之從吏作僵乃秉輕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更
披猖大男赫然呼此戎兵留者二營脩罷實輕殲彼
役徒雩爾版名拔兵懽呼公賜更生受律貫筏蒲拔
兕彼若拉敗棄甲奔就俘斬頭穴胸血流爲渠餘黨

逃巡彌耳以進俘卒犯帥胡可弗誅司之彌歲乃殪
首渠從貫不知姦蹤以驕猾之轅門留不敢竄曲赦
二營以全夙夔迅廷一牧白日昭昭公之心保乃在
于彷及其作行寔等汾陽單騎走敵氣吞胡寇收修
絳人天威忽揚歸從赤松始得飲藏猶公之武不取
攻闘猶公之勲不在甲胄仁心爲勇殺以弘就造物
私倘胡不竟究文士無用敢銘公墳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應谷

劉公墓誌銘

余以嘉靖癸卯與劉公蕙謙同舉於鄉公長於余六
歲明年公獨成進士又三年余亦繼之補刑部郎時
公爲戶部久矣自是比廬而處觴奕倡和無間朝夕
而久之公出守衛輝又久之各以職事胥會於濟南
予坐冢難去國不相問者十五年而公爲左少宰代
署太宰篆予起家觀察湖廣遷右轄於粵西人鄉太
僕皆公所上敘事也余不才不能步武公一擲郎而
報不稱罷歸里需次而公遷正八坐未老乞身以歸
薦紳先生日望公之復出而公不之應[illegible]時時惜余
之假宴余亦不之應也公面紫而眉目疏秀風骨稜
稜飲啖如壯時對客談笑達旦不倦令使庶公質尉

處翼上而會所後胄子其爲惡少年搆繫獄獄甚急
公頗往來其中居間漸羸瘦若將僞然謂予郎吾子
固聽之吾兄弟共此子也如何公別之未幾而訃至
矣公卒之日猶能對客奕如恒時居月餘其配恭夫
人又卒親友爲之調棺斂而所[illegible]子猶在繫念公已
死獄無解時脫身亡去公之婣諭德吳公中行輩代
雪之　天子後聞其事命有司治塋賜祭而公就窆
久矣居三載鄉進士吳君搞蘇鴻臚薛君迎咸公之
夙知奉考功郎湯君聘尹之傳來請銘嗚呼公名臣
也所施爲二十政皆樹聲績其居鄉推以爲厚德長

者而天之報之若此且其卒時值家難而故人多在
高位有氣力顧不能出身爲公於贈官易名之典咸
關焉所藉以不泯泯身後者後死責也余又安能辭
公諱光濟寔識其字曰爲常之江陰人祖某父某皆
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卓穎警誦十五年工屬文
辭氣沛發川盈鵠翔無所不暢二十四舉於鄉明年
成進士與同年瞿文懿公景淳相涉從瞿公惟公公
輔器也歷王華亭學士先生亦云云一生所不能甲乙用
劉生廣矣舉謁選得戶部某司主事出理臨清倉以
公卒見詠思入理曹務出納精審諸曹郎心服之遷

某司員外郎庚戌八月大虜闌入索犯都城時援兵
至者獨雲中最先議遣郎一人齎食餉之而雲中軍
爲虜隔聲問不時通傷死棘道他曹郎聞當遣而畏
死無人色公奮曰生不食縣官耶即俯首隸論補當
挾疲卒數十騎以餉往卒從者咸惴恐欲毋前而公
援劍詬斥之竟達命雲中軍咸搏頰呼萬歲而公既
辭軍復迫於虜間馳至通州先大司馬公方按通會
夜睥睨間識公縋之上相賀更生先公慷慨謂公不
幸城破吾必死之死固吾事也公歸報命時抵家家
人大驚喜出望外盍公之出不以語家既出而傳報

雜沓業且以蠹粉矣公聞謂余尊君信忠臣也視死
若歸自是朝論多才公遷山西司郎中益精於職已
而有衛輝之命衛輝劇而衛屬歲侵流亡相屬公首
請賑請蠲於臺待報可而猶不給乃脫損祿奉節縮
他費以益之覓刑省訟禁吏胥毋得下鄉求右杜門
自守於是舟亦蘇矣流亡亦漸歸鄉以大治而公丁
各歸服除補山東之濟南濟南省會前守日杖梧
不堪其細公從容應之吏民畏懷尋得丁　憂公
郎日徒步出關城送者俱不及僅一舍而報擢
按察副使服除補浙江時島寇雖小戢而一切猶用

軍興法獨公爲之節齊而民不擾久之進江西右參
政分守南贛時大旱民有種苗者二千餘壅水流自
激下流之農亦千餘人群爭之不勝而傷無辰論令
止不聽遂上章具其狀詔發兵掩捕兵發有日矣公
惻然曰民爭水利耳非不忍其屬傷也乃先期親
往喻之其人故猶豫及見公徑行乃來謁公曰
大兵至若太山壓卵吾欲生汝曹故來撫耳
咸搏頰哭請命公盡釋之抶其二渠魁謂學使之數
十兵得無發是二千人者俱祝於天謂劉公吾父也
寔再生我公以治理流聞遷按察使於山東右伯於

浙江飭肅清帖各當於理尋爲左伯於福建以嚴以
毖郡邑富上賦者庫藏官吏毋所干預仍戒不得肆
刻精故一切洗手奉牘以大計入朝道遷太僕卿未
抵都門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江西馳傳之任至
則延見吏民問所便苦與藩臬守令計而行之江西
山谷之民不便邑役公第使與賦並徵官收其直而
聽其應募者費殺歲計畝出直不至竭蹶皆爲縣令
又皆有司置常平倉以備出納屬歲侵公戒郡邑設
法大賑之而弱援行其後有所懲奬吏不敢爲虛文
而民食其實暇則分部考校諸生秋文彬彬嚮風矣

召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吏民遮道泣送不絕肖公像
祠於青雲公署而祝之未及上改北明年遂改吏部
右侍郎尋遷左侍郎時楊襄毅公博爲尚書虛心寄
公公亦不憚傾吐楊公大喻服語所知劉公外和而
內介識精而慮遠坤爽坦平萬斛之舟新洋之鏡吾
所不及也會楊公以疾歸而代者張公瀚未至公署
部事慨然以登進賢哲爲已任典選公平考覈精審
佗諸干請一切謝絕諸曹郎皆得伸所守然不自峻
嗟嘆退食之暇往往召諸屬報歡謔如居平獨不及
私亦無敢以私進者一日忽慨然曰可以止矣三上

章乞骸骨江陵公居正時當國使人語公得無有所
不足耶非老非疾何以名去公謝曰疾自知之且人
各有志耳竟不得請第遷公南京工部尚書公治裝
不六日無得於江陵公朝堂一再見而已江陵公意
銜之然以朝議藉藉謂公遷爲左不自得乃稍轉公
吏部仍南京百僚肅然六卿中有私與所守備中貴
人爲上客不宜進之卅三乃至主人迎謂明公不來
諸生無敢即席公怒曰 天子六卿而與稱諸生於
中貴人前可乎即拂衣出無何公改兵部參贊機務
中貴人逆僕謂曰此偏偏不易犯者公平心其間久

之咸取服乃以次飭江防修刈堡寨卒補乘船甲除
叢軍咨爲之一新僚屬吏士靡不安公而公以去家
近且故都風物足游目意亦安之而江陵公以丈衆
風 天子爲念情北部院大臣已上疏請留矣南中
援其事擬樂上公當首署名不可曰諸公以吾情是
耶否耶 天子猶相國以恩我曾當待之以禮於是
太宰欣然援筆曰我故當首僉都御史王篆務聞之
江陵公太宰入爲大宗伯而公中貴御史白簡矣公
既歸絕口不復維時事緝堂居之曰大別好客咨恒
蕭生公既能詩而又書正行諸體得一清跋及葵華

書以爲榮楊花今古酒德溫然人成以王會稽白香山日之盒未幾而嗣子之禍作矣公生於正德庚辰卒以萬曆甲申春秋六十有四某郎嗣子也娶於某生子某息女一歸吳某郎綸德公子也余故知公詳於湯考功既論次其行而歎曰嗟乎臨事不避難卒以報成可不謂忠乎軍興不貪功卒以粟免可不謂仁乎秉銓惟一不以勢撓可不謂公乎植相敗紀持論毋殉可不謂正乎凡此皆名之所繇立也壽與有後之徵也夫壽既不甚永而又剪其後亦酷矣微余文又何以不朽此名也

銘曰爲德則豐位差偶壽稍不盈剪厥後胤銘者某銘者某不於詞人於公友天乎天乎曷可究

羅山汪次公暨繼配杜孺人合塟誌銘

汪次公之捐館也以己卯之十月朔有丈夫子三而中子道會繼配杜孺人出也前是杜之先次公地下也則庚申之八月而是時猶子伯玉守襄陽爲辭以哭杜其紀述淑行甚悉若狀然而至次公則伯玉以左司馬憂居衛郎而狀之矣然猶未成塟也道會之言曰吾弟弟以壤地之不寧字而牽率至今日何論誌銘雖然孤非敢一日忘之難之也難之者必得吉壤道於世父封司馬公而始敢問塟必文足以當伯氏狀者而始敢問誌銘既又之得壤矣在陽塢近封公矣已而曰吾得誌銘矣其吳之琅琊王長公乃繇而謁我布幣其司馬之狀若辭而附以所綴遺事余却幣而受狀與辭及所綴汪之先世越國公才千年族措以數十百萬計至次公之王父曰贈司馬公某始以開實重於鄉其配吳淑人煩難子四十乃還義黃巳祠高禖而驗以甲子之正月吳塋封公而二月黃塋次公於是所同乳負同襁出入同襟稱受業司馬者而贈公名之曰良植既冠而字之曰文林最後

乃曰署曰羅山人亦稱汪羅山或汪次公云贈公之監鹽武林也實挾次公以從次公歲歲來且有心贍公癃而息胄聽封公及次公也次公稍得委舒然不能忘少年游俠結納使氣懷聯之戚雅傾其少年進從酒人豪飲從倒潞酒人久之倚其業見推爲鹽筴祭酒而是時權鹽御史得稍引之失實者置之法成矣因盡欲擾捕諸失實人成大恐恐欲鳥獸散次公笑曰毋以爲也獨身走京師遨遊諸公所間毋不折節願交次公次公徐露其事俾究輙爲開以解得弗竟次公歸而府胥置酒寧百金爲壽次公笑曰吾

自爲我耳而自而牽何謝爲邦之坎公智而有膽勇嘗操百金裝江中流而遇盗舟人皆亡匿有投水者坎公曰盗亦人耳何至自先死袖裝金授之且叠叠陳義微有所風動群盗有欲擊坎公者其魁止之此人長者勿擊既去而復來出一金償姑相授曰遺他壑以此示之凡再免舟人乃服坎公坎公伉直不能面藏人過而嘗義若渴其急人甚於己里有競者得坎公片言立解嘗欲平兩怨家闢其人各情其物力既許而中悔之坎公語兩家徙泉曰怨不可遂也遂怨不辭不辭將及汝皆泉頗悟有避去者卒之兩怨

之憐成各以家聽於是人人益歸心坎公當坎公與封公之誕歲而從弟某亦生封公以肖某以富而坎公絜員稍覺情傲睨其間羅欽抗論下所孫三人者長者而甦形出入爲行窮故有軒輊間可坎公之門其轍跡頗多於二公矣坎公初娶曰吳蚤卒無子繼娶郎桂孺人而勝降坎公與杜孺人嫓嬿之好甚篤而隆已先舉一子曰道亘杜孺人始舉道會陸後舉一子曰道貞杜孺人最婉娩多才稱工書筆女紅他握算會計織綺内外不習而解每出多畜後用是坎公得自寬於游最後以念坎公又以道會多病

憂之得疾坎公歸乃太息曰始吾論事於外而失吾内助吾非人哉乃不復游而視杜孺人湯藥然竟弗起色已坎公亦大病杜孺人從病中憂之甚遂增劇竟卒而坎公愈矣坎公哭杜而哀然不能無中饋虞始復娶莊後亦有子曰道者坎公之重於鄉不以位甚亦弁髦之及左司馬之顯貴不能無動乃使道亘從學無成繼使道會從學成而補諸生試於應天不利爲補太學上舍怏怏不懌曰此非天耶其以杜孺人病而發買也藉而校舍家見杜十之二轉屬洪氏將杜如之他屬里人杜十之三謂本富易保也始謀

於南畝若干然畝貴歲人不能當出而又與酒客共之矣儿子道者十五而爲其婦力歸而待年未面也道者勉勉經以殉坎公傷之爲買後有司具其事得旌長女之歸吳者供而氏仲女之歸洪者少而孝荼苦終其身以故坎公所甞悔豁落與何季及左司馬觴而快然不能不時憐洪曰吾甥子女多矣獨不忍於洪之踐方之殉奈何凡以女德聞者非其家福也坎公壽七十有六而杜孺人僅五十四其子孫男女婚嫁之詳具於左王子曰古所稱磊落大丈夫者其汪坎公哉必富而後仁義附則坎公當悵悵不振矣

百里誦義千里誦聲居然封公頡頏也道命郎未達其支壻者稍與從兄仲淹埒而承左司馬下風家之內外二女矢節爲閨閫師美哉汪次公者太史氏之貨殖可無傳也

銘曰連翩而來差池而逝是維公之爲弟其脫也合其繇也離是維孺人之爲妣贊而爲者西相望也歟而穴者偕厥藏也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誌銘

汪處士希儁墓誌銘

余於故人崑山俞仲蔚誼最深而仲蔚獨與休寧程善定善仲蔚死善定爲之卹其孤梓行其遺集余甚高之會善定死以乃子起家請銘其墓當是時善定所父事者里人汪希儁故偕善定之父汝我賈崑山而工爲歌詩亦緣以交仲蔚而及吳之周公瑕諸吳人能詩者多與之游所餞贈滿卷已丑冬起家謁余於金陵邸爲希儁之子一山介紹而請銘其墓則希儁以甲申冬死矣蓋一山父已挾吳進士光印之狀欲得世之能言者以不朽其父而始知有余顧余所知者仲蔚次善定而已乃又緣以及希儁耶希儁諱振芳汪故越國公之裔有徙居汊川里者大父孝子某至希儁而益有聞希儁居之左有泉洌而甘飲而甘之因自號左泉少時受毛詩里傳能屬文試有司輙占高等至臺試而輙報罷以是棄去挾其貲賈湖海間縱觀名山之勝入游都下日吾觀以宦關陵園

為歸以賢士大夫為鵠閒駙馬都尉京山崔侯好客而文踏門曰江南布衣汪某請見崔侯延之入與語合置上坐已稍露其詩侯大歎服曰君非恒人也凡栢梁倡和竹宮謝釐應制之作皆以屬希儀既得意忽念其父母長揖別去省侍者久之始來崑山買既成乃返汶川里復奉其父母為揖服彩棲頹極輕煖肥甘之奉乃其自御大布蔬茹而已父母歿喪葬之類皆以禮輔情而行塋地在岐山建樹德堂崇煥甲於居第曰吾不忍有儉於逝者晚節業益饒乃買山二瀛間築室以棲種松可數里栗亦數千樹曰此吾素封也與其從兄仲嘉弟希成文酒促游甚適客以詩進者無所不延納既用是自竟於老且有名吉水曾子建江夏丁元父前後為令禮致之鄉飲希儀謝不往因援　詔例予之冠帶旌其門曰清時逸老希儀竟以樂死得壽七十四凡云娶而皆稍然無子側室全乃舉一　山為太學生有孫男四大聘大節大青大呂孫女三希儀為人温恭奕朗宵嚣英有先事之識程汝義死而其鄙之也不下宵定之鄙仲尉也

銘曰不顯治生而間治詩誼亦稱之生不時顯死而見知其又何悲

蔡孝廉琳泉墓誌銘

余以萬曆壬申九月偕太常弟游太湖之西洞庭至銷夏灣而主於將太學所隣人蔡翁者年九十三矣而尚能食酒啖肉步履不衰其子孝廉伯玉從傍捧扶老侍立唯謹必蔡翁命而後敢坐蔡翁時時詫余老人甚樂無我愉者徐過其家則數椽蕭然丙舍一榻僅容翁之余膝而已徵其所以樂狀則孝廉授里中諸生經稍遇鮮腴必乞歸以奉蔡翁故孝廉之羨有不務而蔡翁口無枯餇夕必以醇酒奉翁而身侍枕席榻前稍有苛癢則孝廉之指已屬體矣是故蔡翁忘其貧而若所畏即素封家不過也余兄弟登縹緲峰蔡翁命孝廉從指示七十二峯談說往蹟如指掌歸而言之張中丞子蔡翁冠帶傍其門以旌之至明年而蔡翁無疾卒孝廉則已逾耳順矣號踊無度至毀瘠骨立盡出其傳臚資稍貲上雜備作而始成坐久之太常弟以參議守南康為其弟三兒士驥擇師不得而余益知孝廉傳學有行誼其教授稱明師損束帛聘之為傳致南康官舍太常書來謂兄師不足當蔡先生先生吾益友也第四兒驥業亦受勸學篇矣後還里余繫聘之塾中為孫瑞廷師大較孝廉

於孺子不厭鞭扑然其察饑飽時寒煖即乳媼不逮
也與上下今古花揚風雅有味乎言之至所雌黃短
長不忍齒舌間與之處未浹日而信其為長者孝廉
長身白晳秀眉目食嗜颯然步履蹁躚食飲甚卑當
戊子之元日孝廉過余余指謂兒子若是夫骨聳而
神王壽當遠過若翁然不十日而報病又三日而報
卒矣吊之其子祖芬粟然若坎也徵其槀愕然不能
治官縱余與太常倡兩家子弟之受書者歸而歛之
俾歸葬於洞庭之先塋逾年而祖芬手治狀累千言
來請銘孝廉者伯玉其諱孟堅其字琳泉其別號河

南之陳留其先世至宋而有秘書丞源者扈高宗而
南死葬臨安湯金門外長子緯翰卜地而得吳之西
洞庭從家焉累數百年不被兵其齒益繁聚而居之
曰西蔡里至翰林公羽而以文章顯與文待詔齊名
孝廉之父即所謂蔡翁者諱某其從父弟也少亦書
學問能詩賈游襄陽樂於大隄之上頗慳其橐歸而
教授里中歷歷自給不能資孝廉學母徐宜人憐孝廉
獨課之讀書既稍長閉一室中俾盡讀詩易書春秋
禮經畧曉大義十六七始出從故徐髯先生游徐先
生賢豪人也意不可一世士顧獨向孝廉以為能紹

明其業孝廉亦嘗從有司諸生試不利棄去之因博
綜群書既名成而雲間張玄超氏聘之校閱古今雜
文甚相洽也其從錢唐而以御史檄編唐詩分類亦
孝廉佐之他若顧汝脩兄弟之印藪何元朗之語林
馮汝言之詩紀俱孝廉與有力焉而逡巡窮避不欲
廁名其間故無能知者若其所受書弟子則錢浦洞
庭矣於吳會彭孔嘉黃淳父劉子威張幼于當余之
睹孝廉父子時前郡太守蔡君邑令魏君以書幣聘
焉且旌其門曰孝子而御史溫君亦嘗下書旌勵之
孝廉絕不言而余亦無由知其事弟以臆得之爾君

終始不離退讓如此狀復言其耿介質直務修敦睦
之行貧而擇取於男女弟有所周卹敦氣誼重然諾
而余據其所重者稱之不能盡紀也始娶於湯有婦
德能佐其家秉以寬孝廉僅三十五而死自是有所
置皆不能當意而所任仰類事旨皆身任之是利促
至死語有之傷哉貧也孝廉有一子即祖芬能讀孝
廉書其慟過之而不善治生娶婦某有三子二女
銘曰三世以經術師於人其學世益博而世益以貧
孝廉死而獨有聞噫豈直以余文

張元履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者吾族兄東昌倅羅溪先生之仲女也母曰劉氏王於江左爲甲族有家範而孺人又能禀承之以婉嫕端詳稱十七而歸張君應文張君者故福建按察副使公情之伯子也按察公兄弟起家進士俱爲大官然無改於素而張君爲郡諸生不能問家人産按察公見孺人而喜曰兒得助矣孺人果能朝夕强自力以敬恭事舅姑以傾接夫子以嚴御臧獲張氏之政故嗃嗃自孺人以嚴整齊之而始知有法然亦不純任法間體得其情有所操縱往往移畏而感業亦稍裕按察公之官金陵孺人實偕夫子以從進

而勞費共婦職也退未嘗不治於字女紅秩然夫張君晏然不利厥去爲古文辭又好談慮顔若麟之學而最後稍稍輯斥置書籍孺人皆有以成之又能相其夫備二尊人喪葬之禮咸可紀也孺人有二子長曰厚德未冠與鄉薦今尚滯公車而疵不廢良勝之書以爲孺人然孺人終始紛綸流也厚德踉蹌請曰得非有所不給耶胡自苦乃謝孺人笑曰若未達文與我何敢忽敬姜爲之不懈已而感脾疾卒年僅五十有六始孺人之爲嚴也即張君意亦微難之既孺人沒而君憶其嚴之不再也曰微吾妻誰與刺吾寔諸臧獲亦相糾嗟泣曰已矣疇與我別勤惰也厚德與諸弟銜戚而俟余歸乃奉張君之狀來稽顙請曰敢徼外王父之靈以斬不朽耶余憫而許之孺人之侍張君有二丈夫子長郎厚德娶於章次重德娶沈獲爲張君置貳有二子謙德聘郭慎德聘徐女三一字文從簡餘未字諸孫男八人二爲厚德出六爲重德出女十人爲厚德重德者各五塋在邑五保姑蔑字圩先塋之昭位

銘曰女于王而歸于張其唯二氏之良

李配施孺人墓誌銘

余以萬曆元年宦遊楚與左方伯汴陽施公堯臣會公時時及家人言稱有賢女能得老人意而無何各以遷別去余辭鄖鎮中丞節里居而施公後爲京兆尹得請致其事歸曠然不聞問然心恒念之今年九月有道服而謁余詞冠野中者諸生李本固奉其父貢士湛之狀而爲其母孺人請志銘余惟其無從也姑讀之則施公女所謂賢而能得其意者也孺人小字添蘭母曰某夫人施爲邑今族多顯者而李族尤貴有碩儒曰簡齋公某從王湛二先生游以理學稱東南公之子曰同守公某自爲諸生時雅已負施公

聞公有長女賢爲其子郎貢士君委禽焉時貢士君
少而補博士弟子有俊聲故施公樂歸之孺人之歸
季也其姑故江司徒女弟端嚴有閫則一見孺人敏
心喜謂貢士君吾得婦矣必享而家孺人果能自力
共謹謁辭色豈苛竊而爲之而尤以婉順先貢士指
貢士君不好靡則身衣大布禪縷帬笄不好問識瑣
則米鹽漿醯出入之類皆力任之不以煩其顧偭頗
好客則中廚飭酒饌不待聲而應時時好讀則以勤
貿之不以妨其讀其他又能長慮深算於白圭計然
之策彷彿閼合業日以裕諸姊姒退相美曰姑言故

驗貢君遭內劇疾孺人由躬其澣垢豢而侍湯藥率
以君起君有所變怒待必陰厚之其所怨必委曲諭
解之蓋三十年之間閨以內訢訢如也而里俗姑至
賢貢士君爲好少而孺人以少進君盍者其語不可
閒君不能無色動孺人自如也於是京兆公賁矣孺
人不見貴色於夫家具得候姻戚尤能折節下之施
報從厚貢士君之先君戶部君顯而不遑治室與先
祠孺人又傚君拮据以弟完爲會孺人屬疾且卒謂
其子女曰吾今而後脫苦海矣蓋自傷爲舍之勞也
已而曰死者何所恨恨不得終養吾老姑及吾父母

耳貢士君之痛之而爲之狀累千餘言里之忌者輒
而惜之故宜也孺人命以歿時己丑距其生嘉靖丙
申得年五十有四舉二子長郎本同娶某次本立娶
某女五適施天杰太學生施鳴庭妻惟德章守藩餘
尚待字孫男二長向榮次向高孫女一在嫁墓在
某地弇山人曰甚哉余之易於文也雖然以京兆公
之善而及其女以京兆公之一言而信其女之賢於
厚道不爲悖也

銘曰婦德備而不尊名所履順而毋終榮噫嘻乃其
恒耶胡以不亡有余此銘

玉冊顧太安人墓誌銘

余以考三品績追特何嚴而宗人子敬爲廷尉丞封
某大獄爰書居弟又相對甚洽也尋廷尉亦以考績
別余而悵然已而泫然曰不孝之猜我太安人也往
戊寅之十月今且十一年矣以歲時之無良至今猶
滯淺土適始得吉將啟先君之兆而合塟焉吾子幸
賜之一言以志其幽死且不朽余故習太安人之賢
於閫閾少暇也廷尉與其弟郡丞之孝廉也則安敢
辭太安人顧氏曾祖故贈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惕祖故封山西道監察御史宜之父

故馬湖知府潜馬湖公嘗讀中秘書視儀部學究擢臣指自免去郡天下高之娶龔恭人而首舉太安人恭人時僅一女愛之所以教戒甚切至擇婿得故太學生王君可大歸爲王君故雲南右方伯公秩子也少有異才當方伯公之被譏且逐淵君上書訟冤狀會事前白乃已李獻吉吳獻臣讀其文稱快曰非凡兒也太安人既歸君而事姑沈孺人蒸蒸孝謹郤下不示喜慍沈孺人每謂吾兒誠痛如性小卞何得吾婦而調矣因謝太安人安得有子婦若汝爲我代厨汝勞太學君嘗感疾甚篤太安人方娠身不顧躬爲

稱持用起侍湯藥以起君而身成瘵病是煩者十餘年然不以病故而廢作君好客客即深夜至呼爲炙急應之不使聞也太安人既病而憂人以白髮伐之曰藏此則病愈亦不知所謂太學君方應順天試驟得疾卒時廷尉甫十歲而郡丞猶在娠太安人聞之而痛可知也一子三女皆恃太安人而不食太安人日夜泣撫諸孤衒娵治喪事蓋成服而病采食畢郡承亦無他人安人念廷尉稍長督課之詣少傒從群兒嬉即扶之曰汝當各奮而讀何樂乃從群兒嬉乎於是馬湖公老矣太安人家事事從取質又使廷尉

以所業旦夕請益不五年而公亦捐館太安人乃嘆曰眞窮矣公有二子伯故右方伯夢圭出仕而仲貢士夢川以經術顯名學中太安人復督廷尉俾從之游學漸以成太安人顧寬之不使預家秉時郡丞亦漸長廷尉請曰弟勝外塾矣已又曰弟勝居文矣毋胡弗急也太安人曰嚮者汝盼長獨吾在今汝兒長有汝在胡以溷我爲於是廷尉始抗顏課責郡丞承怵然師之而太安人陰使人微其出入毋離廷尉其學亦漸成相欣稱悅上弟子父之爲嘉靖己酉廷尉舉鄉薦太安人迎相勞曰胡晚乎恨若父不及耳雖

然吾可以藉手地下矣又十二載郡丞亦鄉薦而壬乙丑廷尉登進士太安人貽書誡之大約如鄉薦時語既除建寧司理欲奉太安人往不許曰吾不任輿馬然日健七箸毋苦也君始精心三尺以養吾志比廷尉以司理最入爲南京刑部主事太安人復不許偕往曰若三尺之益歷而吾健七箸尤故也比移北曹廷尉戀戀不忍捨然念且考六品滿當得贈太學君而封太安人郎比之無何日赴吏部考而傳太安人病齒妨食時郡丞雖在侍而出後其伯父廷尉以是得請終養命　旨與封典並下馳歸候太安人疾

已乎矣迺謂廷尉汝以我故歸然官貧何以養我耶
我壽考亡念不生豈汝老耶廷尉頓首曰兒自分貧
且老願以身長奉毋夤朝夕依依膝下者又七年而
後考終得壽八十有九太安人君恒端莊敬謹其家
始泰而中否末復稍泰然終始一節亡所改長女之
適周鎡者殉夫死太安人始哭之慟或謂死者得其
所矣何慟爲太安人曰嗇吾弗之及遂輟哭其慷慨
有丈夫氣如此二子廷尉名執禮嘗歷儀部郎尚璽
光祿卿丞至今官郡丞名執法郎出後者用順德倅
高第遷丞建寧郡不肯上執禮娶盛封安人執法娶

弇州山人續稿[illegible]卷之一百三十　十三

周贈安人二婦皆先卒女三長卽適周鎡者見旌曰
貞烈次適朱應會陳弟側室女適張杰孫男六協東
選貢生娶張氏繼馬氏協康太學生娶俞氏協嘉縣
學生娶魏氏杲杲俱幼孫女三人長適周始然郡學
生次適許椿齡太學生次適嚴[illegible]次幼協康協嘉
執禮出餘子女皆執法出曾孫男九人其二聘張杲
且聘顧景陽聘朱景脩聘孫景賢聘周景[illegible]聘朱餘
未聘曾孫女九人前聘陳世芳朱[illegible]順[illegible]李[illegible]
諸[illegible]餘幼盍廷尉之狀云爾余節而志之而又銘
之

銘曰婦而以節終也以啟女之烈也天所合也毋而
以慈始也以啟子之孝也天所報也辭夫子者盖五
十年而後成會其貌悴矣心不異也歿十有一年而
始安其非故形矣氣猶生也

李君元配張孺人墓誌銘

歲在戊子鄉進士儀真李子梲以書數千言自通且
出其詩詩工甚云欲訪余金陵以毋喪未能也明年
余歸真吊焉而李子追送踰廣陵而別余李歸故里
李子來出其所草行狀再稽顙而請曰念無能釋余
痛將以母氏之地下累公既而復再拜曰家嚴君嘗

弇州山人續稿[illegible]卷之一百三十　十三

無恙也不勝偷儸之恩亦藉公文以釋余慟而許之
孺人張姓爲城南指揮父綸娶於何而孺人顧首舉
得孺人生而娟秀貞靜父母絕愛異之擇婿而得李
子之父曰鵠者少穎有文遂前字焉兩家相去不百
武孺人居恒深閉未女紅中庭絕履綦跡父戲之得
非以郎家近故自閉耶孺人敬對曰女道然耳兒安
知外事父益異之既歸李李之先世自沛用武功顯
有官至關帥者填真而李遂家焉至李君而補博士
弟子然其父與諸兄俱治賈衆往市肆甚盛李君以
其妨於讀也厭之孺人曰甫而嘗相也大人貧安能

廢贖為謀別築室於蕭寺傍俾李君第毋廢讀姜請
竭朝夕之力以代君子職而是時李君之王毋與父
毋俱無恙王毋老而多恚難事孺人精心奉之甘毳
鮮腆不取備而取嗜王毋安焉君父雖好施時時責
孺人施而不問所自孺人傾橐以應之或謂君不以
聞告孺人謝曰吾不忍以機杼之餘而傷慈舅意姑
歿舍病孺人躬調湯藥而進之旦夕禱天請代於是
李君之學垂成而王毋與父毋相繼捐館舍孺人與
相君哀於禮然君必欲擇吉壤而歸之故弗克塟葛
人君恒從史君殆為子孫計耶夫以逝者而求庶生

者非智以生者故而不即安逝者非仁乃從近葬之
便者而兆域焉于姑漸繁須矣李君以病日謝諸生
而父與伯兄有逋責可千金俱從君償孺人曰不可
負也君雖未嘗得而其人實嘗失之乃鬻產以償而
所負於君父及伯兄者將八百金多匿不能應或謂
當訟之官孺人曰彼非欲負我也坐匱故耳有之毋
我負人寧人負我李君慨然為之焚券舍是陰私
矣而家益貧孺人晨操夕息絕耳分者以佐君治生
乃稍自給會舉三子而長札與季郎杞為諸生杞舉
舉鄉薦君與孺人得莞然於家者幾二十年而為丁

亥孺人已七十二矣屬疾久之革召二子而命之詞
詩昔義方也時仲杞已前死屬其二孤孫於杞且曰
吾不自意壽至此夫復何憾若等善事若父且慰之
無傷老人心遂瞑杞益稱孺人足不及堂廡而內外
之秉悉其綜理目不知書而裁準決疑往往中禮法
其與古合大小藏獲指以百數咸廩廩受束約而庭
絕叱詈聲蓋米瑣細皆操其盈縮而不尚刻覈不嗇
諸子宴游而門有長者車乃更愉快鄉之人曰信也
三子郎札杞杞有二女十三孫男四人女九人塟在
某地

銘曰李之先日武功今二世而始顯於儒孺人為之
滋為之母而相其子與夫嗟哉不其媺

但元配封孺人金氏墓誌銘

余以萬曆戊子識用聞杞仲兩兵部而所有但子貞
元者所士也其署日卑然承關長則但子為之長於
大常將而又能文章時時詣余謂貞元次公太常門
下士也當是時大司馬陰公尤愛異之數謂余次公
安能損但子故吾門下士也亡何吾家太常卒已陰
公亦卒但子往來兩家亡間朔朱菊及輒涕涔涔潸
雖盡余以報政至淮有今命馳歸始能哭吾家太常

至秋中復還金陵諸舅甥偶皆來問訊獨不見但子
乃知其以母李孺人喪歸矣未幾但子揃書與狀來
其辭懇曰惟是所以報吾母者已矣敢藉公一言以
為地下重又曰唯不孝之從中公門也則不孝之父
母寔命之而毋尤切切且絜曰吾聞之江先生天下
士也既已獲奉太常則不宜失少司馬陰公故汝爾
表也推陰公則太司寇陸公亦不宜失凡不孝所以
不自棄於大人君子者吾母命也今已矣余悲其意
乃為之許誌銘李孺人者邑之石符里女子也王父
榮經令楷父某母某生而靜悲精女紅榮經公時撫

之曰女必貴族富為壻者時但子之王父東泉公某
為諸生奉酒榮經公嘗過之飲權甚見今封文林公
友儒矯矯群兒中歸語曰是兒良吾婿也東泉公亦
曰吾聞之鄉人李女淑而文亟委禽焉孺人年十五
而歸封公封公少一歲也而悄一弟子有儒雅為通
人所賞識矣家不能無少孺人顧從婦事多曉暢晨
夕饌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饋治井臼紡績身先諸
織軋軋機牢間以至井臼粗織無不秩然得所時時
謂封公毋內顧以荒而學新婦業代子矣已而姑彭
殁封公毀瘠骨立孺人相之哀後相之禮封公之弟

其舍堪輿家言既得地而卜之曰吉申陰寅陽奕世
其昌嫂必有詰嗣乎孺人夕夢神媼以二龜為壽曰
此元龜也納之懷光彩陸離飭澤芬馥既醒而尚在
目鼻也秘弗言唯益治方中東泉公既失彭而繼萬
或語孺人萬媼者不後入但門而乃稱姑乎孺人曰
我安知後我知有姑耳所以奉事之如彭不少殺東
泉公有前母兒某母弟即某其莊兒猶父也愛弟猶
子也則孺人之助多矣明年誕但子又明年東泉公
卒封公之毀瘠猶居彭喪也孺人復一切相之亡何
萬亦卒諸姒娌有哭弗哀者孺人勉之曰舅以為父

夫以為母而吾儕奈何異之治喪整具如禮但子在
髫時已穎異有文章而封公因諸生久負俊聲不樂
孺人乃語以夙夢而覺之曰神告我矣公之子必顯
重何難科第為封公遂名但子曰貴元貴元之生十四
年而始舉仲子名之曰啟元又三年而舉叔子名之
曰調元與封公交相慰曰夢有徵矣於是首譜督三
子後先以才者序序間而但子遂連舉進士既選得
蜀之長壽令踰年以任劇調富順二邑去榮經一二百
里而近使使迎封公孺人養孺人喜謂吾得一游其
地問王父遺績足矣竟以蜀險遠不成行其後但子

奏三載最封公與孺人皆沾 天子命最後遷今官
乃一疏金陵參𢇁復歸將仲子游太學而叔子與但
子之子宗皐皆以諸生試高等仲子遂膺應天薦而
叔子及孫不利孺人猶貽書但子俾促叔子貢數之
曰若不愧而伯仲也耶仲子不得志於公車歸謁封
公及孺人不久孺人病卒矣但子故嘗割股肉已孺
人危疾至是大慟嘔血曰使不孝得侍左右者股肉
可繼也而今何益矣聞者益悲傷之始封公癖書不
問家家悉付孺人手孺人能以其儉給封公而竟其
志然於施予獨不吝宗戚姻戚五服之內外以遠聞

左貧無猶春者病不能醫藥者死不能殮棺者傾囷
以應之不給則脫簪珥以繼之戚合事以勗但儒人
固女中佛也然孺人獨不信佛時時語但子既有孔
氏安得更有佛人乃知孺人之慈隱母者全天性然
非有所慕習也孺人以嘉靖丙戌生卒以萬曆己丑
春秋六十有四封公故壯無他但子既顯重為京朝
官而啟元在公車調元在學官皆翹楚諸孫四人而
宗皐者將與二丈趾矣神媧之蔘故有徵哉不然何
以為孺人盛德報也子女婚嫁別紀於左墓在某所
銘曰共於舅姑共於夫宜其家人亦宜其宗姻毋而

茲復綏而陟其郎安於斯佑爾夫子壽考維祺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巖王公墓表

蓋錢塘有陳善方伯先生云則世貞丈人行也日而以書奉故御史中丞王公諱之志銘若傳而授世貞曰王公於嘉隆間歷官中外爲名臣而其被讒也則嘗抆吏民議舉不佞於既廢之後而揚之嘗以有今日不佞且老而王公死矣公無以報公手志狀而納

之空言而俟次卿者爲之傳而不佞猶有歉然古者墓有表大表標也標其行而著之石以使夫過者式焉其在吾寸之一言甚矣陳先生之厚也夫王公以公舉陳先生陳先生不忍於其身後而娓娓若此而王公世所稱賢者也陳先生蓋亦以公報王公而屬之謝劣之世貞毋乃非所以用其報乎哉雖然以世貞之奉陳先生托而從事於賢者之身後則甚幸夫王公者浙之永嘉人也字子孝　國初日台之黃巖徙不十傳而有丁數千指顯貴爲　京朝官比比而公之父鍊偉起諸生爲竹山教諭遷南雄教授以歸

教授公之官竹山也公時從猶未晬間過處士藍偉夢見而過者衆指曰御史中丞也質明司客無所得獨舁公見其狀頗皙而益奇之遂以其所愛女女焉後封所謂藍恭人者也而公遂隸其邑籍補博士弟子數試有聲賓久之廟選貢入南太學六載舉於應天又十載成進士授莆田令未上而以教授公及母鄒憂歸服除補溧陽令入爲山東監察御史按河東鹽莢還復按雲南尋刷應天卷滿考賜教授公如其官母鄒孺人久之超爲大理寺右丞遷左丞進右少卿遂爲左少卿推恩贈御史公復如其官孺人曰

恭人已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貴州而藍處士之夢驗蓋垂五十載矣罷歸里聽調竟不調而以壽終始王公之令溧陽其上豪肉視卑細而猾吏舞文爲食公一切以嚴明破之雖貴勢有力亡敢請張者而時時尉問田野疾苦毋使困徭役上官往返供張其具毋所務節巡撫都御史以是不悅公亦有所指摘而坐事被逮公得免又嘗明持法平按巡按御史幾見中而察公廉亦中止公竟以令高第徵夫按河東而其長歸自臺總覈鹽筴挾倖相重爲威福所至頃務公從容諭之曰吏不奉行明公德意而以僥名

歸明公非計請小抑損之鄢語屈公手謝公乃勑其
下鄢公不爲沃取辦具而已已其地旱公徒走而禱
雨隨澍所勾檢宿蠹殆盡雲南之世帥沐朝弼者自
詭以寵王多縱容爲姦使虐使其下所難獨巡按御
史利寵之不得則擊之而公甫奉命便道過里則朝
弼使使奉書以黃金數百它寶物亦值數百金賀公
語之曰使而主以一束帛來敢不拜賜兮非所以交
際執法臣也旣至而盡得其惡萬狀則捕收其客賓
之理弗改則懲其家屬又弗改乃具疏列上其狀
人乃震怒爲撫朝弼歲祿而陳先生者前以視學至

敢縮按察肯與之抗陳先生之得歸亦取朝弼中允
入年而公白其賢　天子亦爲之屈甲令而復官
陳先生公按雲南久旌廉吏懲貪墨培寒狹卹孤煢
揚　主威德於萬里外爲諸方冠它善事不可勝記
而此其大者旣滿而朝弼餞之郊飮前行十餘合實
覺有物穀穀動喉下問方右莫敢言公乃自以意
呼燒酒調仁砂而恣進之覺物下至膈復進之至腹
則大痛洞瀉生血蟲爲蟹形者數百千而愈左右乃
敢言曰公天人也中此法不解公之劑卷于自稽顙
吏不得緣而縱舍然不爲濫入曰吾非偫賄鏹吏也

其爲大理則平剌三尺所謂貴休賈休曰貧民棄其
婦懲之可而柰何傅之姦而辱之於司寇廷辦　上
是公著爲令最後貴之水西宣慰安國亨戕殺諸父
與王師抗廷議以公才而帥之公至而總兵安大朝
已從諸道兵深入公繼之不即平乃上疏自劾得請
公一爲令兩按滇晉所至皆有赫赫名去而又皆肖
祀之其謂以非罪氣力尚壯而自歸後絕不通朝貴
人問知公者不當要即當要亡肯爲公力者竟不用
公雖不竟用然亦足以暴白而完其天於正寢之牖
亦不爲不幸也公性至孝爲諸生時嘗以夜游憂其

父遂絕不夜游嘗父母見背業皆八十餘矣哀毀幾
滅性老而及之未嘗不涕泗觶也家遺產悉以讓諸
兄弗取布衣蔬食不爲貴改逍遙尚羊衎物無競與
其從子副使叔杲大參陽德年德差次祭酒於邑里
有丈夫子五人諸孫十一人彬彬稱其家公之貴而
從少卿公南也蓋時時念竹山云吾起家於是故署
其齋居曰竹巖所著有滇南奏疏詳刑議大學衍義
通畧若干卷世貞故與陽德善而陽德之從季曰贈
太僕少卿汝脩者以直節死難顯余故嘗表其墓今
復表公而陳先生之義附焉曰永嘉之王有二君子

前後表之無愧辭

中憲大夫福建提刑副使少峯張公墓表

嗚呼此有名君子張公之墓公諱情字約之學者稱爲少峯先生其葬也有志銘以幽且十一年矣而復表之公舉進士歷中外垂十政秩第四品矣而不稱官皆德舉也其所爲德者何循於官長者於鄉是故合而謚之君子也公之始釋褐也得推官曰處州至而郡闕守即攝守即能遏其囂訟者曏錮諸銀鑛鑛盜用以無叛溫多侵賦監司檄公往覈公則橐爰書示之曰若皆此中物旦夕邊障老華矣今而尚可爲

也衆股栗十賦以食昫旅竟乃一切縱舍示縣官德於見巡按御史王君紳居其鄉薦公理行皆第一而御史有雌政尚君封者及最後巡按舒君汀俱以刻精深文自喜公名爲見推重而不能得其意金鄉盤石二衞相攜林衆數十百牘不解至逮子孫狃以婁讞不成理而公探得其根第取輕刑奠之餘往往從革舒君賢而陽喜曰司理眞理解耶然其尚斷斷亡所洩之而公應尚書特徵且發舒君故稍之俾後期僅得刑部福建司主事二御史當察史以苛細譎公事稱之不介介也其治曹見器故大司寇聞公時得聞公一言重輒移而公以毋杜安人老乞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遷車駕員外郎再遷武庫郎中公之爲職方復以勾稽隱卒見器其長而所奉杜安人寬公養甚樂也尋以壽終公治喪葬備禮旣服除忽忽不欲出又二歲乃就部選復得南車駕公所職上供舟與營驛騎其累叢而官與民兩敝公令毋廣舟數滋民派而稽其實庀材務堅良毋使舟易敗三老稍稍獲完家營騎以時給芻豆而馬羸死罪在軍不即微民馬驛騎疲不給以它美食償之毋獨困其騎長而徐徐劑自歲以次第徵補羨毋過困民

公行之久而留都士民能識公出則相指目曰此郎一何善爲德哉而僅遷九江守公之爲守也務以清淨儉約爲事訟庭草生後階隸役織屨自給六曹吏魚羹菽粥猶不繼公時撫中歎曰民不勝逞矣吾姑以拙相保耳三帥兵調征俊者所過郡邑多強市民物因而縱掣率杜關迸物而已公獨郊勞酋帥酒食其從卒儉而均比返有兵死者以文祭之咸感悅以相約束往來九江者不知有兵者公以冠蓋第六門月城費取之漁陂之直而不以煩民客來傷送迎例不過就酒斗粟兩算器食客謂其行拂很也凡五歲

而始遷爲福建兵備副使當是時倭寇蔵蹦閩右完地公提烏合一旅批之解逸江閩前後幽斬倭數百人兵氣甫振而公以病痒不支歸矣其言而循若此然公歸絶不以所樹績語人故事南曹郎我除當北公獨仍南郎而翅翔南北且十年又前以司理高第徵不當守公仍爲守守兩入計吏與上考不當閩戰地公循閩戰地識者能得其自以公不濡跡政府無束帛釣金之饋以叩公公不答兩臺使者周公如十温公如璋交薦之或謂可緣以起者公亦不答其讀書自六經外精於閩洛家言然不樹講學門作詩詠

性情發能爲脣人調然不好從少年倡和孝友忠信出天性然不欲以事見得久而人始追其之其成所不能掩者廉吏槩然即易簀而豪楞然而後遠邇辭片言間也公眞長者哉始公爲繕部公損次子出後駕部公祥繕部公有季子曰意先公舉進士封公父如之更十餘年而封公駕部公亦如之以是兩無憾意之副山東臬與巡按御史爭曲直手批之用是罷而公始成進士天下以直歸意意亦能詩及別弁然不善藏人臧否自公之爲長者而名稍軒輊不佞貞少於公近三十年其轉副臬與得請偶先公迨復出

而公已捐館矣中間公再以考績至都下得相過從懽然無間公三子應文應武應忠皆玉立而諸孫中鄉進士厚德博士弟子定安嶷而有文時時從余游余是以能悉公表公墓而無愧辭

亞中大夫山西提刑按察副使蘇山陳公墓表

當　世宗朝北虜勁而南倭蔓中外之所注倚一兵部而兵部僅一職方是時蘇山陳公爲武庫郎以明習調長其曹　上怳憤　國威弱思所以張之而不得數下書督責而相嚴最用事其父子更因而專勝爲姦利尚書博出行屯官大而左侍郎者不欲

言其名懦甚聞從郎謁相嚴得小惡言輒股栗不能對許而左顧郎云何陳公貌溫甚口從旁徐解之退而慫伍其事體可否亦不一　猶也浙直大師胡公宗憲有卑　詔給事御史往劾之悉發其陰私事而相嚴意右胡公以詰左侍郎謝唯唯很顧公謂郎見給事御史疏不彼亦比有所行者胡斷斷牙吻乃衛公從容曰給事御史疏即不知郎所知者胡公雖材臣而好掩敗飾勝師所縣老如國大事何相嚴頗爲赤明日下廷臣議以臨敵忌易將解始再下兵部覆議公卽具草其略曰掩瑕錄瑜以冀後效者　聖

明使過之仁也探事論摘以懲不恪者人臣奉法之義也相嚴雖借以薄胡公辠不誅而不能有所加於給事御史會王直棄完既就禽相嚴子飽其賂微風公謂殺降市信公正對曰師臣將為婣耳非有
天子詔許之誰任市信且自王直輩之首禍東南數十郡皆魚爛大司農金錢竭之不足以奉戰士今不誅毋以謝天下於是直等竟伏法而相嚴父子稍稍不便公秋矣解妻受金帛賞當遷為九卿而副相徐公以公文亡害薦視福建學政相嚴俱忌之僅以按察副使飭井陘兵備公不得則虜擁衆掠山後朔應

忻崞諸州羽檄旁午公整騎卒戍曲陽分部浮圖峪紫荆關黃狐諸隘渦宋楊延昭廟念其能訓卒旅虎踞強胡潤為支紀之敗徘徊剌下不能去所填復鹿耳蝗蝝疫癘以賑露禱於蠟而渭蝗盡死徙會侍母與太安人喪歸吏民哭於道追終服除當補官而公之在職方而左侍郎者閒已心惎公能又嘗怒胥其司吏病創死公為謝曰郎不能教吏吏坐郎死辠且在郎左侍郎不能答以是益愧且恨公而當屬大察吏左侍郎將驟貴以宮保墳宜大為流言中公於省臺竟坐外調公聞之歎曰吾聞之三閭大夫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葅醢豈其謂我耶語家老亟學苑裘吾淺齒矣始公十二治博士家言應試而學使者張常甫沔陽守李川甫奇之至攜之署夫人加盥沐焉而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生何易也又十年所而舉鄉為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交游亦日進如張少保治倅司徒顧尹宗伯臺朱司空衡唐中丞順之輩天下所推以為賢豪長者皆折節願交公公於文章已追琢有聲實而意不自懌頗時時取孟子王先生性善良知之說而心體之以證於鄒文

莊公守益程文簡公文德相然可乃益自信聖人不欺我公之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進士其所射策尤見奇張少保以質諸相嵩曰此甲第衰然語也相嵩故拙諸之張公退而憤憤曰謂乃公強不能伸一陳生以故公竟不獲志於職方慨然曰大夫世欺我非一日矣公成進士初事工部虞衡大入傳城而軍公佐守城闉與少宰王公邦瑞值而叩虜事公對甚晳王公歎曰經世才也公之繇選人格得兵部兵部一再徙而輒長職方蓋守城關始之也夫士生世以文事勠猶二端耳公翱翔其間大有人知之

第知之不能用即用之不能盡顯與晦相乘是若有物予而復靳之者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金石竹素之業世亦靡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順風以呼碑板卷軸不脛而馳四裔自湖以南士不知有蘇山先生者復誰能靳之夫此猶公自力云爾予之予文燭其辟公車治廷尉正出為良二千石視學政董漕計皆發於公而顯過之騕褭未艾也公以故氣流發舒寬然不為家人生産而享素封之樂二十年而後終其終也猶折簡召客為賞花會益怡然悠然云天於公竟何如也公所著有乙南江閣來青軒詩文

選惜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奏稿大業堂尺牘沂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世其家行鄉政諮路饒懿矣與它感概赴急氣誼事非一詳具參政國倫志生卒歲月世系內配子女孫詳文燭狀公之葬也其墓在其所文燭衡哀為書幣而乞余一言以表之余故辟公知而已文事善文燭故不辭而撮公出處之大寓之七尺之石而俾樹隧焉曰是陳氏良也某以而張楚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表

萬曆之五年丁丑　上臨軒策天下士賜宣城沈君與先生為第一人授翰林院脩撰而其第二人則故相國江陵公之子嗣脩也沈先生既負國士材器相國得之喜以異日有通家子可憑而先生嘿嘿其間嗣脩亦不可得而親踈居六月而相國有父喪內意欲留之而外廷以為不可然莫敢倡言而先生奮然貽書其客李侍郎勸之奔喪復貽書責言路諸貴人以不能匡正而李侍郎故嘗與相國計奪情者發書强嘻笑而已言路諸貴人愕然不能答而先生意未已復貽書嗣脩謂相國為　天子師表奈何弁髦綱常而棄之飽人以口實嗣脩愿亦不能答先生乃

與其友翰林編脩吳君檢討趙君汝師謀各上疏請止奪情且屬草而曰　上即幸聽二君子疏已足不幸不聽則必且禍二君子我得以疏解之或有濟乎不然是我曹自為名而使二君子無繼也尋二君子疏上相國果恚而取中　旨欲下之理先生知事迫復具疏大畧謂　上以仁孝治天下必不忍奪宰輔情即不獲已而奪宰輔情必不忍更以是罪言者袖而入長安門道遇坐主徐吏部詰先生所往得其故即請疏視之已納之袖曰中有謬誤可再商也吏部知先生疏上必重禍故以難先生不獲請出而呼書

疏者書甫訖則二君子與他言者拜杖闕下矣先生
自恨甚親爲傳膏爽啖以湯粥度其出國門即移疾
在告滿三月上書稱狗馬不任史職乞骸骨還故
里相國業已聞沈先生諸前事大恨曰我何負於天
下而動魚肉我若是縱沈先生歸於是諸得相國心
者頗以其所忌畏揚於人冀有以報而江南諸大吏
則爭鈎奇欲以沈先生身爲餌餌相國先生卧陵陽
敬亭之傍築一室溪水中兩頭貯書籍坐起唯意長
嘯自舒適有胡中丞者伺先生過亡所得得一不羈
客羅致之後使自誣共先生爲妖言客至死不能染

而相國意亦小緩先生乃弟獨思是九華尋西游徧
中陟白嶽黄山泝嚴瀨下雖刹江沉西湖六橋盡卑
兩高之勝已出語兒口挈焉太史闕之留居令長卿
於由拳後循婁水謁王宗伯元馭即不佞貞亦獲從
爲時元馭之女曇陽子道成矣屬先生去而謂元馭
曰嚮客來者何人不可失也元馭曰毋若彼之任俠
何曇陽子曰俠者果敢而不顧滯此可以激進也於
是元馭露之先生以曇陽子之化期來曇陽子且化
囑之曰人道脩身聖道脩神神在身中以有情爲運
用用情不用爲脩持凡好名好事分别是非一切種

種摠持皆趣亦屬塵緣先生實奉之若頭目且少負
大志多奇夢夢冊之上帝所有所遇至是益自信以
神仙可立致而天下之事亡足難者然弗能遽絶耳
目之好欲兼得之而客以異端進謂術此亦可襲而
得道如悟真之謬注先生信之方自以爲快而病乘
間起矣會相國之子書報先生爲相國殊自悔不能
以金馬三尺地留先生使天下笑我且人生若隙駒
不以時樹勲業而坐槁巖穴爲幾得耶否歟先生心
動且從裝客聞之則爭趣先生門周旋報謁亡寢食
暇而病亟劇巳夢曇陽子趣之去又夢所奉關帥者

亦趣之行不能辯所以然先生柰何先生醒而曰巳
矣不復有所爲矣傾其子有則趣嫁諸鄉之無子者
而卒嗟乎先生前後所夢眞耶幻耶豈幻者眞而眞
者幻耶抑眞與幻皆夢耶先生諱懋學字君典號少
林一號竹宗山樵其父少參公寵爲名宦榮歷中
外皆著聲實而又好稱餘姚之學先生顧不肯帖帖
一家言工脩文亦不純治經術而傍通諸子史尤精
於天文地理黄石陰符短長姑布方朔之術爲人短
小精悍秀眉媚眼便捷倫力善射步走山磵若飛以
至跳丸弄鉤戲馬擊毬鼓琴擫阮諸技亡所不習曉

寬仁喜施意豁如也嘗上春官不第則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與談縱横畧行游獵出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悉攬形勢要害營壘堡塹日眺手畫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暇則與六郡良家子射生取熱血作生洛河劍服匿注挏馬酒使胡姬剪頭雛狄出塞吹觱篥而和之塞外客見者謂是何異兒豼而氣凌我出傖父上數倍也先生家故饒以義散之揮霍千金不挂齒既爲俠不已則漸窶而承從他家借貸以繼或風之輒咲曰裴叔則何人哉損有餘補不足豈所不解而從汝曹斤斤升斗如十三賈人子亦褌中死

蝨耳以故其賜及第日而貲家搢紳甲胄下至劍客酒徒亡不扼掔言國家必有與倚乃得先生而及其歸亡一鳥散者出則謫戍以至于死相率悲悗而唱詠之州里遠近不問識不識咸咨嗟歎恨其不可作而族戚之受恩偏者爲之慟哭歐血獨其家窶益甚諸受責者以券來不可已而欲從受責者償之擕空券而不盡可斷矣先生之詩與文不名一家而縱横捭闔往往出人意表人亦喜稱之而不自留橐草與先生交最厚者屠長卿巳爲之傳甚詳而汪司馬伯玉使來言謂先生近游徙有金石諾我當任其幽而子任其明可也於是有則以長卿傳來請表墓憶與先生游微徵庚辰事先生不盡答而趙汝師嘗從容言之與先生初同志者胥發之復言之余因以益信先生之爲長者而尤惜其死之早也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自壽也夫豈其叔孫氏之所謂三立而已蓋必有真不亡者惟曇陽子知之沈先生之不亡吾雖畧得之而不敢以表先生墓姑取其應跡之似以志余惜而巳雖然先生豈以余惜爲信然哉

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南闗趙公墓表

余宦游楚而及事今太宰趙公於中丞幕府也蓋嘗

爲其王父贈公歌董村小隱云夫胡以歌董村也人故世爲濟寧之南圖里人屬戍役損拾亡所得乃奉其母劉携息弟而轉徙汝陽行游至董村愛其土稍沃而民風厖茂因家焉其始頗受猾隙地躬先爲力作稍稍十一而息之以是家漸起而所以薦母劉甘旨日亦進息弟之依公及長扶母而爲教公所以柔愛者有加久之愧悔能助公爲家母劉病公侍醫禱母所不致及卒不顧爲戚葬以禮於是人人益推公以孝弟長者而公之始耕董村也有二姓者故豪而倚視公加侵侮焉公如弗聞也見必恂恂恭謹人或

謂公何故下之夫僑者弗自振弗樹也公謝曰吾不知吾僑與其人顧吾自牧當爾尋二姓者亦愧悔折而與公交至通姻好不絕公雖已起家董村然猶念其故南圖里不已因以署其齋鄉人亦稱之曰南圖翁南圖翁公之卒壽七十有六舉丈夫子五人諸孫十餘人有貴爲崇之中常侍者能得崇秉柴益極而少孝其以信誼稱子即太宰賢太宰之子進上壽祖王子曰當余之歌董村也中丞雖顯重恪不及贈公猶稱處士云十年所而處士者稱副都御史矣已亦稱太宰矣　天子爲頌五采之綸所以褒揚公隱

德不一而太宰公猶以爲慊於志因即公葬所飭綽楔弘隧剪棘而置麗牲之石且屬余表之嗟乎公之先卿士夙佐晉而伐霍啟耿以有成季宜孟世世光輔乃其自周而從者叔帶爲晉始今公自濟從寔爲汝始也當晉時叔帶之有名位顯與不可知今太宰纂起諸生貴重至追贈其先二世俱上卿毋論太宰材視夙孰愉公於叔帶不亦顯融有光哉夫子言則何足以重君子公諱其字其配其有隱德贈夫人

上林苑監嘉蔬署署丞守西沈公墓表

嘗嘉靖初而故左給事中沈水西翁數上封事以伉直通國體聞最後言益直至觸　上怒下詔獄搒訊瀕死者數矣於是翁之子署丞公嘉謀詭楚服入侍翁於血肉狼藉間旦夕浣濯傅膏藥共湯餌凡廿有七日而出獄得不死乃顧謂署丞公曰而吾身也公蓋甫踰冠耳於是水西翁既罷歸不自憚稍稍放意山水而又好客客至輒留亡問供具所自署丞公殫質力而從事水陸之珍與耳目之玩集不必時產不必地蓋竟水西翁身無一日弗適者而是時公爲太學上舍屬文有聲再試不利輒棄去曰吾翁不獲奉吾君而歸我何忍倍翁出即出誰與適翁者因著其

齋曰守西以見志焉鄉人人稱守西公貞而孝則又曰水西翁有子矣水西翁以老壽終公哀毀備禮既葬作其繼母俞太孺人依依不忍違者十餘年而始詣吏部爲選人三事諸公有知公從水西翁獄事者慕而願交公公又善水衡諸從宦貴人來即待失蹕相餽公人人爲稱別懸契無與故太宰楊襄毅公父子與後太宰陽城王公尤善公至日公門令唐叟而吾子必不失剛成君而公退而自守泊如也楊公時領大司馬有將家子微知之齎千金求公爲道地邊任公志却之曰柰何以市人品我公之謂選得上林

嘉蔬署丞咲曰是將使我不如蔬盍自約爲母染而
馭其下則簡易嘗行署於它室中得露槐十餘具亡
主名爲設薄酹而葬之已滿考念俞太孺人七十因
引疾予告歸奉觴爲壽盡懽亡何俞病卒公少於俞
僅十歲所而持服易戚如禮諸喪葬費一切不以累
弟姪獨身任之服除意且倦而會　先帝初御極
下書褒揚言事者而水西公超七秩而進太常少卿
又賜祭公叩首謝　上恩已復哭於墓而曰吾今乃
知臣子之願畢也遂不復出而公有子封君侃能讀
書治生約畧如公之奉水西公二孫吏部郎璟鄉進

士瓚少美而文公甸之以爲必貴每試則躬挾之曰
毋使鄙隣少年窺也蓋及璟之登上第泔泔郎暫矣
公性凝靜晨起必告天以日所欲爲剛掌具衣冠拜
家祠私忌不預宴會聽聲樂以爲恒其於財能儲積
而義散之尤厚昆弟孤姪爲損宗樹家室矣公嘗舟
行至湖而遇龍起擲公舟空中耳若有聞者曰大夫
當陰行濟帝幸之矣必護之俄而徐墮水無它公歸
因悉取細民積券直二千金焚棄之謂一介墳尾何
以當　上帝知割貪而爲惠庶幾報哉郡邑鉅紳聞
而益重公業鄉飲則爭延公大賓公謝德不任既而

曰小善也何足齒且行而使人知之非陰行也公既
謝計然筴不爲至生平所好奕亦厭棄晏居深坐焚
香展黃庭經而已既病彌月且革精爽不亂呼取具
閱之而瞑得年七十有二娶於金少公四歲先五年
卒子孫婚嫁皆名族語具志中嗚呼古有變服爲獄
卒以脫被考者獨行之士於其府主能之焚券而不
責償徒手以報者誼俠之傳於其因主能之而況公
之於其父於其身至親切哉則亦豈甚高難能哉乃
至上感天實而下嘖嘖人口者何也蓋末世所希覯
爾稍令讓耕畔卻遺金於西伯岐豐之間者奚取擇

也伸之抑之不存乎其遇也顧旣殺日四孫枝蚤
蟠蔚爲時宗天於公何如哉余始與公遇邂逅幕公
謂余可入庠否不酬而又以余行追贈及報至於今
心嘗嘗然竊因吏部請特表其墓以勸夫勉爲善者

恩例冠帶卓見齋翁墓表

余與光祿署丞卓明卿游而明卿定托余志其母氏
二十三年之葬而曰吾不忍見死吾母也亡何其父
見齋翁以壽考終而明卿始謂余志之已而泣曰孤
欲使七尺石翹然而標於松楸之間而過者人習之
不猶愈泯泯萬歲夜哉余乃曰吾不知而毋以而知

而毋也今者乃以而暨而毋知而父其友棐之芳曰不然當以卓翁賢知㴱甫可也於是讀明卿所次行卓氏之先顯自侍郎敬有復初公敦者其從父弟以侍郎抗節故跳而爲塘栖贅塘栖之莽蓋自瑞安而秦化而山陰三徙矣遂爲仁和人卓翁之兒時其父行賈齊魯間不歸則巳能事毋其把持門戶矣稍長從師受書以穎悟强記稱垂就而父竟卒之賈其能計毋錢出入子息析秋毫跡若累絲微起家者而實廓落不喜爲鉤距乾沒嘉隆間歲大侵卓翁悉出其儲粟而賑糶之又煑糜啖餓者而俗死者人或謂若

儲粟之謂何卓翁曰吾所以儲非自爲也東家閉出餓欲死西家閉入餓欲死吾乘其間足矣於是邑有大徭役與非時軍興調輒推卓翁卓翁爲立應而屯所散以氣誼爲有余者不止數又別捐卓字之麓以葬其王父母父毋身所材成田宅割而推諸息弟成極所欲諸息弟旦夕朝猶家君也卓翁有所置勝舉于文卿其後夫人某舉明卿美而材卓翁時時撫之曰兒曾知卓所以役乎即不能如先侍郎毁宗以殉志與目操觚管將公車掛循鄉邑吏民而脩太傅褒德侯之業降陞振家聲即不及而吾快素封以老而人啖此飽蹲鴟兮沙爲者我何以瞑目於是二子咸感奮讀書文卿舉於鄉早卒而明卿益博通古文辭繇太學上舍補大官丞待次郡國守今爲明卿名高故市牛酒請行明卿得交游卓翁又推毫揚奉冠帶巳又春秋禮致之鄉飲賓卓翁爲一應之即謝弗肯再曰學吾任哉卓翁旣用高年著名義甚策善斷居傷邑無遠近咸取裁卓翁得一言即有所不可亦强爲解而卓翁度其且解輒去之門郭解一伏匿耳尚不欲操邑賢士大夫權今乃以汙我卓翁姿癯而清鬯步履食酒溫克好爲詩明卿之爲詩以風格著而

中翁領取適情與近道理時時取宋儒先有道訓筆而列之座左右然聞從俠子方外游大山貴廷大若禪寺卑水濟巷所似聖院造里人橋者二人或謂卓翁故爲福耶將市義耶咲不答自是人益賢卓翁不能得所以然者年七十八而卒有丈夫子六人諸子女婚嫁皆名族嗟乎自余之不別治生數官削産今觀卓翁於財衰聚而義散之其散浮聚者數矣而卒不削是道何術哉余旣不獲問卓翁姑以明卿請表其墓愧世之齪齪諸錢愚者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懷石李翁墓表

李氏之先爲崑山人而業儒 高帝時崑山之占儒籍者首盧氏而李爲第六家時以比故中原盧李二姓云有光祿丞某者生七子長易州守其次道州司訓某又次爲蘭石公某餞陰德應鄉飲賓有二子而翁其季也諱棠字某少治經術有聲而奪於病弗

竟就因傍曉軒岐家言不復稱仕進矣而郡邑之習經術者爭延而致之塾翁素貧食寠於家而自師道成則往往致美以養蘭石公尋歿慟哭且滅性築廬墓所者久之乃自號懷石曰棠也將忘而父之爲蘭石乎是時獨母潘在因推父遺田廬器物以歸伯氏而奉潘居外箸益精七筯以膳潘甘之曰幾使忘有伯也亡何潘亦歿翁罄外箸以葬亦不以煩伯氏邑里人咸稱李氏子孝廉孝廉當是時翁弟子雖日益進然其餽不過脩脯束帛以其嘗盡什一小具家而遂好仁義急施予旣習醫則多儲藥以活貧者歲饑道過殍未及殊扶而返之舍食之肥而聽其去不復問如是至再三曰吾自行吾不忍耳不以爲彼德也一日自吳門歸而舟之旅竊其槖金去或曰是可跡也翁謂人固未易跡藉令跡得之彼何以其面目天地哉卒弗跡也翁雖奪於病不獲用經術顯然中不能無望之而有子同芳其治經精甚又工屬文教授諸弟子所薦十倍於翁時翁乃徙居城南築精舍雜蒔卉竹環之稍稍斥買古圖籍釀清酤不復別擇客至則留與樂飲讙笑窮旦夕以爲恒而會族有爭墓壖者中翁父子以危法尋白會其人暴疾得死子亦

死翁遣其孫金俾葬壖地傷而築室以居曰如是而死者可瞑也故居爲隣惡少年所睥睨旬而輙見版築而毀焉翁弗之校其後伺翁避亂徙入城盡掠其藏而火之事發翁亦弗肯窮治已而同芳拔舉高等入大學舉鄉薦最後薦於南宮爲第二人 廷試唱名復高第報至翁始大喜語所親吾願畢矣已而涕涔淫交於頤曰先君以屬我不能得之我我乃能得之子何以毋覥地下也亡何同芳拜尚書刑部主事使使迎翁致邸中養翁欣然曰野人生不識長安何狀當一行至邸比部手選酒炙而盛服進之甚樂也

一日忽擁吟思歸曰吾生平游不能過數百里而今者渡大江眺金焦歷徐沛鄒魯之墟得縱觀　天子宫闕壯麗車旂冠服之盛吾願飽矣不歸者且寒我難豚社比部長跽泣留乃曰先壟近水而堤善潰西關堤亦善潰潰則侵里今歲月離畢多雨吾弗歸弗治也於是徑歸爲工石益二堤堤成而翁疾矣翁之少時屢病行百餘武輙喘既自爲藥則漸强中歲益强半日徒步五十里不言疲也晚而病濕脛弱幾復如少時尤畏接賓貴人多謝不任邑請之鄉飲亦不赴而其於帀食問病唯謹乃至故人酒則强自力

赴之如赴尚書期也病脾至革脩然顧比部之弟聮芳曰强爲善而已毋累而兄遂卒得壽七十有八翁生平倜儻敦信誼不輕然諾治家肅而不苛雅善吟咏時時集古方有刑家百詠原病治效諸書藏於家元配高天爐王安人其出爲名族淑而材相翁於窶以儉勤先之上奉毋潘而下訓比部兄弟靡頃刻懈翁得以安於他藝毋内顧憂乃其爲德也則時時慈息焉方族人之爭墓壖也安人病心痛卜者謂祟由墓必直之官翁將從之安人曰以我故而與族鬨我生不如死乃已蓋前翁卒之十八年而捐館毋論比部痛安人翁老而與比部及之未嘗不泫然也嗟夫俗之敝久矣强者以貴力相高饒者以財自娛然猶未用爲足雞鳴而起孳孳焉日脩其睚眦之讎夫其熾然於中而焰於外寧復計子孫哉李翁之貧不惜施施不責報念不及仇善不近名此其爲長者故天性然身壽考而賢子繼之抑何懸契不爽也語云樹德務滋譬之卉木李翁植之王毋溉之其不芃芃茂且喬者鮮也翁固行顧而歎翁之歎蓋歎樹德也余故表其墓俾過者式焉夫豈直以訓李之後人

處士樂耕侯翁暨配丘孺人墓表

今按察副使侯君堯封將之楚而謁具曰不佞嘗以御史奉節西南行萬里外即郡邑守令以民間孝誼節烈當旌請者而非所顧任未嘗不心儀而獎與之及再遷仿全楚郡縣周行咨覈得田里一善事未嘗不津津筆舌也天下之爲德而顯者則有顯者任之今夫隱德猶之乎谷芬也雖順風而加揚未易傳也不佞是用以沾沾乃今幸復以使事還從邑大夫具牛酒上冢而我先君政公之屬屓隆然崇矣歸而奉觴觴我百歲毋太宜人是二尊人者皆有　天子之制詞所以褒美寵靈之不一而足而獨王父母之

冢伏草莽也忞忞垂四十年矣在幽宮者不佞之辭
且與土相蝕也不佞是用以懮然若有負㦸君子將
病之曰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以吾子文而中自糜不
任顓則非子之托而誰托於是佞子乃言曰王父樂
耕公者諱璞其先世爲嘉定之蟠龍江人父曰守常
公有四子而公居仲九三子皆蚤世其遺孤一二弱
而守常公之養子曰徐端者壯而得守常公心既冒
侯姓且擅其產時守常公父子皆前逝獨公在居拒
腕不自憀曰吾父寧食於徐而歸之產且我何以見
先祖地下於是公之婦丘長於公六歲矣而賢與謀

之而丘曰彼固少俯易循毋如我衆何雖然盍請之
鄉三老鄉三老則已入徐端潤曰吾不能從汝慶恤
也公恚甚身直之邑令而徐端者微徇之賂邑博
士爲居間曰產於端受差當既爾造公爭之遽令怒
囊以三木公何令出入輒號呼曰不腆先人產使予
任賦它人子任享如天何令不得已爲覈而歸公自
是公猶稍立矣其於徐端所以問遺伏臘吉凶慰藉
如兄弟無間曰爲大計不獲已吾安敢遽死吾先人
公既能自彊里中人稍稍歸稱之而顧以溫易佐其
直生平無失色酬酢有一子廷用郎奉政公以公稱

樂耕也亦樂之不及治制科業晚舉不佞而材之丞
謂奉政公曰必教兒吾觜者悔棄汝耕今可再耶諸
所以佐不佞暑贄不得則王母丘之機杼若洗矣
不佞試而小利公喜見犲宇其不利爲杗聲以慰勉
曰汝學未成乎夫士學成而後可言命乃語奉政公
兒必貴吾老不能待耳既疾病呼酒與宗戚閭左別
談笑衎衎而逝公之卒得壽七十六而王母丘以傷
公故屬疾綿又久之始卒壽八十六蓋奉政公時時
撫不佞而歎曰而舉此數椽乎微而祖誰與有此室
也微而祖母誰與安而祖此室也夫豈惟弗有室即

佞不斬焉且他邑矣非佞者佞此上矣盖不佞至今
猶在耳也乃不獲此與所拔伽地心儀而賢子之者
何也世貞乃起揖佞子子之王父無它異能然不失
鄉長者而功於佞甚大子之王父功於王父甚大請
筆子言而勒之墓隧之石

陳烈婦林萊墓表

林萊者故大參公舜道女也其稱陳婦者何死而婦
於陳也其稱烈者何以義死也名萊者何大參公有
三女長曰瑾季曰仁而仲獨產於萊之文學官舍故
以名也萊生而婉孌共女職而性尤孝友母病目晨

輿輒以古砥之及除而後已林公嘗夜讀書至孟子死徙無出鄉章萊傍聽之請曰此爲何書也而若有意者林公爲訓所以則曰彼猶踈也而戚今夫家室之內若姑婦姊弟妯娌戚而踈者何也林公曰踈而戚者古人獨然耳女曰必古人而後爲人也耶林公壯以對則謂萊毋識之是必能以倫飾顯彤史壯何長樂之御史中丞陳公省司金華理而林公時令仁和同年復同好壤相接也有子曰長源與萊庚相次才貌相當也遂委禽焉最後六禮畢萊行去林而爲陳而長源以讀書過瘁卒長源美而材林公傷之慟

萊聞乃歎曰陳生不起哉業蓬首削脂澤稱疾卧牀第聞其哭不輟而神傷且曰吾其死矣人或謂之汝林而陳耶不陳不成婦汝何自死萊怒曰誰謂不陳而以余之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則余既與闔之而忍自昧固請林公得襯赴於陳就婦喪而後死之復寄聲陳公治而仲葬者客棺之攄必兩其鄰乃可林公目使女擁與仁百方劇解之咸報曰夫萊猶石耳是可轉不可柔而轉也林公爲貽書示陳公時陳公有毋之喪而林公亦有毋喪則相與謀曰以凶歸所不忍以好歸時與主之姑俟喪除乎俄及春萊大悲咤曰得無縛我而覲春吾嚮乎遂不食積七日嘔血死陳公憐而以書許林公爲合葬於嶺西祔其姑莊孺人之兆而志之於是閩之薦紳士人俱哀而詠之叙之或曰萊女也而婦其行者何居或曰林之淑也非陳淑也有父母在不成爲陳也吳郡王世貞曰善乎吾師歐陽子之夫徐生而擬徇之也謂其父以不食祿者非王臣乎哉夷齊不祿於殷而爲殷死李業王皓王嘉不祿漢而爲漢死王裒不祿晉而爲晉死周朴不祿唐而爲唐死雖然彼猶計以爲無所復之耳陳之譽在林而林之名氏生歲在陳則幾委

質焉然以殉父母則孝也以殉夫則烈也孰得而持其後嗟乎烈士死君烈婦死夫死而守其是者恒也然而猶知有所謂是也死而以名死者死而以情死者死十固不無一也萊一女子耳非有講習聞見之素是二端者不一與之其黯然者天眞其悍然者良知哉則烏可以無表是表也以不使之汙而陳公乃有取焉雖然非萊志也

上林苑蕃牧署丞見巖王君墓表

王君者故南京禮部尚書郎九巖公表之子而國史編修堯衢先生立道之晜弟也君諱建道字愁及其

自稱見巖者則以九嶷公故始余年十七而侍先恭人比上與堯衢先生遇於工部郎中張公官舍先生甫三十餘清貴疑遠有名士風居無何而卒及余年五十五而君偕其夫人胡氏來謁曇陽仙師羽化之且以間過余則一寬然長者也與之語靖而溫與之酒直而不亂久乃始知爲先生冡弟屈指三十九年矣相與感慨沉濫不已自是君歲必一來凡爲歲者四而忽不來怪之則君物故矣當君之盛時不獨有貫父兄而仲父兵部公業仲兄鴻臚君重道皆蚤貴君又以少年補邑諸生升太學上舍經術之外能爲

古文辭又從故唐中丞應德許學憲仲常游二君世所指目以爲水鏡者其試太學則爲大司成咸安王公所賞識世同不敢以一第畫君君自視亦以爲不足芥拾及其再試而再不利憂患來之則國史先生卒而九巖公痛之亦卒獨君與鴻臚君在當析產君泫然曰孰與吾兄之天而遺孤藐焉也則又曰孰與仲居之拮据也於是乎獨取其瘠僻者尋誠役則獨當其繁若其所謂繁儈倭至而城其邑則又難城成而君顧居郭外大盜又入其廬掠財物去已復倭大至君倉皇奉其母入城而身與鴻臚君攜九嶷公墓

倭又焚鴻臚君之墅君悉以故第讓之而別築舍久而鴻臚君亦卒君之少弟亦卒其在者唯母朱太夫人與君耳太夫人八十餘然尚健七箸君於荼苦中能破頹色以慰之務得其意而薄俗見君家勢去盡以爲奇貨可居君兀然自立而待之以忠信所娶顧夫人蚤夭而胡夫人繼之女而男子公侍以盬紓家亦益振屬資積選部朱太夫人强之比曰若縱不能望先公時使及我而薦朝籍令我一覩冠帶見子亦快乎君依違久之乃比屬太宰楊公博掄選及公而議之歎曰是同年生客部子耶見延祖令我思叔夜

授鴻臚寺序班賞本部符璽金淮濟院以清白不攖受漕使知歸而爲吏部爲太宰張公瀚國史先生所與同年也尤器君時語人司馬家小弟故當勝伯達擢上林監牧署丞署沃而所進俛吏緣爲姦私君痛釐之皆洗手而治民有以歲例入賂者君笑曰豈以我資郎而涸我我不畏貽先世清白羞耶叱使去一旦念太夫人老病上疏乞休而爲上林令所尼尋太夫人訃至號踊幾絕其治喪一如喪九嶷公而加慎焉服除遂不肯復出君生好讀書其於制科業尤邃居諄諄誨二子毋以我不第而易我與人交不爲觭

甲客至輒飲飲輒醉醉酣耳熱無所不肺腑客遇君所人人自謂坐春風中也胡太夫人端靚善玄理與君相莊愛至老其子化傳蚤卒而存者諸生化醇上舍德醇議葬公而請於胡夫人乞大學士王公元馭志其幽而謂不佞表其隧嗟乎君壽六十有七以此六十七年之中而榮悴百變若雲霓然造物者之侮君甚矣而君以坦承之以慎守之變有盡而眞我見以仁義附焉高明令終嗚呼難哉是宜表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懷節陳公墓表

陳氏之爲陳也其大自故太保僖敏公鎰始僖敏公

昆弟凡五人而最少者封御史公鏞鏞有子御史公僎僎子浙浙子桐是爲仰節公凡二世稍屈而簪亦不廢儒居恒邑邑謂我不廢儒而簪奪之卒不獲用儒顯益晚而舉公小時穎敏甚甫數歲母周見背先錢骨立如成人仰節公授之書輒誦授之文立屬撫而詫曰庶幾祖武哉而公益以孝謹得父心離外傅而趍左右侍時寢然至夜分醒而顧公瘦形兀兀然側矣惟曰若尚未去耶乃去以爲常仰節公歿公時甫踰冠煢然支牀孤也而宗戚之侮乘之公私百罹憂及屢屢竟以是廢儒人或風之安能坐槁將什一是息公歎曰使我握錐而從市人子以是生何頗奉伏臘之酧與其家約男服外女服內毋浮食而已會有子給事煒自髫齔時業已見頭角公日課之書習已屬文則益奇始一破顏曰吾負吾父賴有此兒以解耳所以教督之益力郎傾橐而資束脩弗卹也已而給事連擢進士上第授行人使衡藩便道稱觴爲壽公愀然曰使者里錦榮乎吾聞之不辱君命之謂榮給事奉教唯謹尋以課最得貤封公階脩職郎亦行人已給事拜今官遇兩宮徽號恩封徵仕郎職復如之公顧貽書戒給事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信哉

雖然貴易驕也近易滿也汝毋惠直毋訐和毋同有先太保之量如在仰給事復使代藩歸守令具牛酒日爲壽客亦益進伐謂公可極意而究當年之歡亡何病中滿而卒得壽七十有一公性素恭謹動止海雅有度尤不喜上人惡少年故突門入恣詈甚口韮公應之以爲訟端公戒左右毋輒應而躬揖之上坐溫言自剋責竟不能有所答出而語人吾愧見長者遂亡去家人有所市物必令小浮其價曰彼不得息何以食也其微時出入懸一蒼頭委蛇跡可數貴而亡何變益浮沈里社門亡少長貴賤與講鈞禮於是

人人益稱公長者仰節公捐館公時已過六袠而公自謂少不恒供奉因自號懷節其悲毋同尤甚每語及未嘗不泫然涕下也歲時家祀必躬潔如事生祠舍洒掃恒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力代哉其治墳壠滋拱木修丙舍亦不以煩宗黨晚節好浮屠老子言所賑貸緩急肉枯死生不告索恥然不以之施土木及齋醮曰吾與其慈憫清淨而已不爲罪福計也既病漸革然猶自力冠櫛危坐如恒時給事施嘗藥而進之卻弗御曰藥能生死者耶則汝王父母至今存耳許夫人問何言曰有兒在吾何言翛然枕給事

臂而逝王子曰吾覩夫陳而知夫復始者之不易也蓋斤斤者三世矣以經術播種而益樹德以滋之語云是穮是蔉必有豐年其視任宣之嗇粟樊鳥張之植淶不亦大徑庭哉陳公之爲長者毋以通塞變至臨大故而不慴不端要其中有以勝之矣故因給事之請而爲之表其墓公諱某字致甫其詳具志傳中

贈承德郎禮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魚山郭公暨配黃太安人墓表

魚山公之棄賓使君也蓋嘉靖之甲寅歲春秋僅四十九云而是時君以閩舉今高第入郎戶部轉祠部痛公之未及封請於允太史思謙志而銘之已進員外郎公始贈贈如君官其又二十二年而君母黃太安人始捐館生得封矣且壽考矣於耕祿養無憾矣而君之痛之如痛公也李中丞邦珍志而銘之而君意猶未已又十年而思所以光昭公與太安人之令德遊海內之士能言者得其同年王世貞而具書幣走使二千里訪之山中曰不孝有七尺之石樹之隧傍以麗牲而藉子以不朽余謝不敏則聞公少時儁朗負奇質讀書日誦千餘言受易鄉先生婁東而不得其旨一日奮自勵曰將受之人耶受之心也閉門

精思者踰年而豁然大悟出試於有司輒爲諸生冠輩學宫其父某翁喜謂公母某夫人曰吾世世勤力其縣官粟今縣官乃粟我矣公居家以孝友稱亡何母夫人痛疽危甚欲決不得公爲吮之至再三毒且既痛止而夜有壁齋礪刃而瞰公室者公覺之走業已脫矣念某翁醉不能起復入撼之醒而負之牖戶限僵殆幾及背矣強自力起竟以某翁免初某翁之娶公也爲擇配於隣邑得嘉祥黃賢之息女而委禽焉是曰黃太安人母李方娠太安人時夢所事佛囑一指授之曰與汝孝子毋李喜謂必男子也既養而

女以爲不驗然太安人少即茹蔬齋孝喜讀佛書矣既歸公公時淫於學不復能顧家秉太安人代之其御臧獲數十百指肅如也奉舅姑脩禮容而後薦饔飧甘毳之味不絶口迨舉憲使君而誨之謂嚴父慈母何常之有公誨之甚則太安人以慈撫太安人誨之甚則公以慈撫蓋踰冠而憲使君之學成公携試省業先公獲儁公以君所餐殽蒸果實之類奉某翁大咍樂撫公而曰吾兒得之不若而兒得之也既連舉進士某翁益發舒公亦益自喜謂可以逭于責矣而獨念某夫人不逮見時時潸涕漬枕席間前是某夫

人卒久之某翁亦卒公與太安人後先纈精瞽訪調棺斂治窀穸葳易咸備以孝篤稱里中其外家微母李孿始驗憲使君之官閩喜公愛其少不習吏强與俱教之均徭役息訟詛禁奢侈三月而一切治理流聞公謂君吾不虞汝矣歸而廬某翁之墓傷謝絶交際郡邑守令有造廬者公無片語及私去亦無所報謝以爲恒太安人之哭公也幾絶矣已强食息曰有二孤在於是憲使君委家而聽太安人太夫人屏去珈琫翟褕之飾攻苦茹淡以勤儉率先其下數從憲使君宦游管鑰出納斬斬有緒裕而喜施宗戚五服以至閭黨無不食其惠者乳母雜傭至死不忍去郭氏門中丞有云漆室緹縈令女也而無聞於婦伯鸞淑婦也而無聞於母公父孟氏喆母也而無聞於婦若女備之者獨太安人哉人以爲知言公諱囊字隱之魚山其別號也所謂二孤者即憲使君名東藩其仲名東升孫男子十人曾孫二人嗚乎以魚山公之才而不獲伸於子又不獲久見之太安人久見之且有其享矣而不獲偕公以老造物者之不全予人以豐若此雖然覩世之才而淟淟無聞且無後者又何胥壤也余故推憲使君之志而表之且使過者式之

曰明贈公郭魚山之墓贊太安人女而婦而母之皆賢也於法得附書

孝廉何次公墓表

余前後所爲碑志於海内幾徧而往往多卿大夫之業即巖穴隐半然不能超文苑而上之故不至匿醜色於筆墨間而孝友忠信之士如古所稱述者蓋亦尠矣錢唐陳丈人善篤論君子也其狀何次公事行使人躍然而思執鞭之役故爲之表其墓曰何次公君名論字中明丈人之同邑暨里人也家世世樹德至其父某翁益不替娶於嚴生三丈夫子次公其

仲也生而有至性方四五歲時得所分鮭炙不食而藏之至夕以薦父母奇其意爲一舉著稍長讀書至古人忠孝大節未嘗不掩卷深思也甘堯之奉不欲均之伯季曰是當戶是治奚書業浣濯扶掖不以借僕役曰吾力能任之父病不解衣而侍湯藥者五閱月至耻其桒不郵也迨於調棺斂理喪事浸淫至於婦箒耳矣或謂古不稱家有無哉次公曰吾安敢望古吾所以報吾父僅此耳負土治壠與傭伍雜作不休既葬拳栢而號哀感行路以母氏病弗克廬墓往墓歸覽覽遂道間嘗衝雪而僵遇所知掖之返又嘗

啓於虎不爲動晨起必籲天爲母請者所以娛適之者百方歲大侵與妻子雜採湖中菱芡共半菽而飯朝夕上食列筐如故母不知其爲侵歲也蓋甘次公之養者三十年閱八袠乃終次公亦白首矣哀毀如其喪父時不少殺次公之治生非有它術而以儉勤率先之家大小無坐食者以是南畝小拓伯氏困於疾阽死次公躬護而起之不以桼却餘田廬輒推讓伯氏俾稱心居之伯氏死無子而次公與其季僅一子乃命其子兼稱世父多絕事丘嫂曲有恩禮季補郡吏待次銓部爲經紀其家且時時致橐曰毋內

顧也或風之潤屋者次公愀然曰吾祖考之未安靈而敢爲身計乃創家祠伏臘享獻如禮買二地而封樹之以歸父母族之貧死者隣舍坨次公捐橐以葬吾廬乎且爲義而利收之人不食吾餘矣爲道坨它售俾得善價以去家故有井闌泼道以貲來者義聲隆隆然起矣少未娶有誘而狎邪者次公正色曰男女一也吾失身於女而責女之不失身乎哉蓋自是終身無二御矣次公雖奪於養不獲究經術然往往能涉獵大槩有所得發爲聲詩直寫性真不顓爲藻如咏牛山木求放心觀書諸什學士稱焉懷思其親

賦烏夜啼成而自歌之泣數行下隣里爲之悽惻邑人袁舒其令去官次公歎曰是不可長也夫親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乃上脩禮樂正天道六字於監司郡邑其辭極剴切陳丈人截之郡乘中蓋次公老而益篤於學有家規心訓二書其言生人之則詳矣三老諸生上狀公行於二臺落臬下所司旌其廬賜爵公乘次公慚不出曰小善而使人跡得之何以善爲生素强寡疾感微疾即爲辭世詩十章尋愈人四歲而疾竟不起呼子守愚敎之行誼已誦所爲詩儵然而瞑得壽六十又五子一即守愚爲郡諸生守愚子

四人而養蒙亦爲諸生有聲曾孫男女振振未已嗟乎以何次公之行誼問學使遘東京時三府之羔鴈纁帛當麇集於里庭而乃厘厘一爵目連帥所哉上之待次公誠鹵莽然而亦足以輿也夫錢唐東南一大都會也其俗雜五民而居父子權藩而處兄弟姻姻不相通儇巧徂使之習極而何次公力挽之陳丈人爲之狀而表自不佞始其人有不認然返厚者鮮矣故曰亦足以輿也

吳賢配雷胥二孺人墓表

吳國賢曰歲巳在巳而婦雷卒暨甲在戌而繼婦胥

又卒蓋六年之中而哭兩儷且賢也今又十五年矣忽忽時在不穀胸臆間寐則彷彿耻曉矣不穀自從事觿觽卽服膺歷下李先生次則武昌吳先生與吳郡王先生三人耳不幸不能及李先生猶得及兩先生謦者鄉社祭酒故劉先生景部間與不穀談二婦賢必擊節歎曰惜也女德易湮耳是必徼惠於兩先生不穀乃懼然若有訾者退而次二婦之行爲狀藏之篋中其文且磨滅而日者自會寧令奉太夫人喪歸既葬事小間以屬吳先生哀憐之爲志其竁中之石啓而納之矣不穀竊猶未已也更治一石於墓道而藉先生之一言以爲重死者且不朽余憮然曰婦而表墓非古也雖然吾子之後婦談幾十五年矣以談之諸儷而不厭胥思以胥之思而益重思雷何吾子之思深而二婦之賢可推也夫禮以義起何古之尼乃爲表曰雷孺人者諱閏邑之良家女也父曰星弁而適國賢時國賢之王父母尚無恙而父止亭公久困諸生婦婁夫人不宜子置貳黃乃始舉國賢雷之適吳則儼然而稱尊當朝夕者五人矣雷降心事之咸得其意既國賢讀書能文章止亭公念止一子惜之雖課使讀然弗欲苦也國賢深於左氏司馬先

秦諸家言夜則篝燈誦弗已雷身紉績而佐之仍戒毋揚聲恐而父聞之以爲苦不甘寢也國賢試諸生間且有稱而止亭公年方歲儉強自力喪葬雷課農耕佐之不給至脫簪珥而益之乃克蕆大事久之國賢之王母卒雷出奩中裝佐爲喪已而有亡賴僧訟復出奩中裝佐爲訟家得不破國賢困諸生久當秋試雷夢國賢祈雲中桂其大如掌既覺香氣猶不絕當夜起有紅光燭於壁乃密謂國賢往試不而負矣茲罔其祥也及國賢試得儁歸而拜二毋堂下雷與相對歔欷傷王父母之不逮覩也明年自公車歸別

築室讀書意難雷雷故語國賢君第往不腆魚菽以奉二姑嚮有所不辭今豈厭其將棄藜藿而易之君靡所承懽無何國賢始襄王母葬以雷以姙身意不懌曰夫子以家之不給與歲月之無艮而遲宦我王母至今我身重焉能從襄事陰屬醫以藥去之遂得疾寢劇至革執國賢手曰不及從夫子襄大事命也何辭以見地下願言執手知子念我永世矣雖然夫子有先人之托在姑老子少亟續若淑以靖之毋苦念我蓋雷殁而國賢之襄大事其勞倍恒也悟而益悲曰吾乃知嚮者之有婦而今者之無婦也於是胥

孺人歸矣胥亦里中良家女也諸多父曰南賦性尤婉順歸國賢之未幾而國賢以悲勞過傷中疳甚劇胥不飾敉而以其身允寒熱溫凊之劑者七閱月湯藥粱粥非親調不進也國賢既有瘳乃跂客謝胥不謂夫人始試婦乃能如是始國賢之嫡毋嚴難事既耄而寛以胥之善事之恒詫新婦孝婦也生毋黃則時時見不平色胥泣爲國賢言何以稱姑心百方購製珍腆調頗上之黃色亦爲和蓋二姑若一人矣國賢歲時伏臘愉然或涕泣數行下胥不敢問退而曰是殆爲雷夫人耶行求雷之父母及中表親戚皆捐

而餽遺之其雷産而來稱子女者胥不居毋尊而居毋慈國賢業嗜書又好客客恒滿胥不待問而陰具酒食必豐腆有所購奇典籍輒傾橐以償弗吝也國賢居別舍讀書胥忽感寒疾左右欲馳報國賢胥止之曰毋溷郎君讀吾行自愈俄而疾亟國賢亟歸視之不可藥矣猶拳拳憐其夫苦學不稱志身稚弱不稱婦兒孤不稱子以故國賢益痛惜之雷以嘉靖甲午生卒年三十六爲國賢生二子曰徵爲邑諸生有孫男二其昌其晃徵亦諸生有孫男二其晟其昇胥以嘉靖庚戌生卒年二十五爲國賢亦生二子曰徵

曰倣嗟乎是二人者先後不相及然而其和敬婉嫕德同也其事國賢甯得十七年胥得六年不相當然而爲國賢各舉男子其功同也國賢之失雷二十有二年其失胥十有五年諸子皆以成長至有孫矣而其思猶若新隠此余之所以不能不表也國賢名楚才其令曾寧以政術聞所撰述奇古有歷下李先生風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二百二十六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七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前進士劉君國徵暨配林碩人墓表

戶部郎劉君介徵與其弟進士國徵治父封公之喪畢嘗謁天官選而介徵過吳輕身入余里第從談久之曰國徵以家事少後更二月必過吳過吳必謁君而國徵故以閩人發解第一取進士與同年魏允中顧憲成者皆發解第一人以才氣冠其儕余故識顧

君而與魏君善意且得國徵而國徵不至也無何過閩國徵不成發死矣又無何介徵復以工毋免承重過吳而走奔頭以手摸國徵之事狀來乞言且曰國徵之婦林亦以國徵故死矣明年復以林之狀來余讀之不覺掩卷抑塞慨歎也嗟乎隆萬之際文明之盛極矣　列聖之所薰蒸孚育將必得天下才以任天下事而　今上奮然思嘉樂三五以天下事付天下才而國徵與二子天下才也夫既以生之而用之矣既用而旋奪之蓋國徵死亡幾而魏君復死此何意也令其存者獨顧君耳抑不特國徵也若林碩人

者觀察公某之孫而大行君某之女也家世禮法垂容少而婉婉清令來爲君婦將以禎吾劉氏而亦偕天者又何也雖然國徵負大志不欲儷與文士之集逿竟用其文不朽身後碩人之不愛一死以全其志而卒能使國徵益有開蓋天人之際微矣有順而遂者有逆而成者固非恒情所易測也國徵少失母沈安人封公貧不能辦傳塾王父居易公素治經術授之山中而躬授書國徵穎敏奇儁三歲能屬對八歲屬文所啜饘粥之外鹽醯而已敝帚不掩肘按察見而器之曰家有女孫淑美敢薦之君子或謂劉生往

士如貧何按察曰生豈長貧者卒與女亡何補博士弟子爲今司冦姜公寶所識賞眞之第一御史房君寰時爲令復試君第一最後學使者胡君試得國徵卷復寘之第一而房令入謁胡驟問第一者爲誰令對曰將無劉某乎啓封果國徵也人咍樂以爲奇而及其冠鄉薦南游成均祭酒許公國司業張公位收之門下使其子弟從受經當君之弱冠以經義稱郎已心薄之肆其王父篋悉得五經及左國史漢諸大家書皆成誦爲古文雄峭辨博以有聲又心薄之謂此潤身業耳胡渠能濟世安民而所交二君又皆負

氣誼感慨節俠相推伏以大相汰不可與勸海諫上
書於次相指畫國家大計駁擊時趣甚壯且皆而君
書稍後不及上乃以封公訃歸矣國徵所友自二君
子外有泰和郭子章吾江蘇濬吉水鄒元標嘉善朱
[redacted]同邑林楷振其人皆一世選魏君之兄允貞為
御史上疏忤旨貴判陳州國徵方在苦尚能以書請
於許公許公時初相善國徵意而召復魏君當是時
海內扼腕而談文章氣節者咸知有國徵而國徵於
內行尤篤王父死時貧不能成禮國徵悉出婦林裝
治喪不以煩諸父曰成我者王父也餘橐垂三百金

皆婦家物代封公償子錢及給諸弟且盡而會林楷
振死遺孤子然國徵以愛女女之且分橐橐洗矣林
碩人不少恡語國徵君行義吾行順而已吾安知貧
當國徵之病也林碩人業已前病不可起尋小間得
國徵耗疑之已而覩諸孤之縗然也乃哭呼曰若父
果先我逝耶我則安敢後諸孤哭挽碩人獨不念存
者碩人不顧曰吾從若父以若曹付若伯父也遂不
食積數日諸孤強之食乃啜粥少許抵暮宿如恒時
及明發幃則已絕吭死矣始介徵之奔王母喪與碩
人之父大行君遇京口問曰令女死信耶曰信以殉

死耶曰殉也吾惜婿之夭而悲女之殉也然又未嘗
不為女喜介徵復曰吾失弟吾又失吾良友蓋介徵
之與國徵以文學行誼相切劘如師友故云國徵為
人白皙脩幹骨聳而神清棱棱譭譭不可以一毫非
義干中實寬然長者林碩人生貴不以貴色行妯娌
間為德甚著以故里中人豔稱之死尤悼之於是余
弟懋為閩學使者祠國徵於鄉先生社而余重為之
表墓曰劉失國徵而輕失碩人而重國徵字也其名
庭蘭漳浦人春秋僅四十碩人少於君

中順大夫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二谷

侯公墓表

余為郎時與故尚寶郎張有功游而侯公者其姓名
不離有功口余因以心識之然出處竟參差不復遇
而侯公久謝事歸里余亦棲弇中蓋三紀餘而公以
書自通累數百言公前輩長者脩禮謙而辭飭余皇
恐不自意久之始一報書而讀公所著撰數十萬言
於是始盡得公而公不久逝矣有功前死近三十年
俯仰人間世獨余在而公之叔子保邦以其從父麟
之狀來請言表其郭渼後堂山之墓石余掩卷三歎
有間乃始能命筆公姓侯氏諱一元字舜舉溫之樂

清人也世居樂清之緱山下至公稍徙邑郭已又徙
郡侯之先有通判昌者以義死海州得賜祀謚節毅
事具宋史十餘傳而至學諭公尚震生處士公仁仁
生壽州公敬敬生憲僉公廷訓公之皇考也居官員
節槩政術位不掩德天下惜之有子四人皆工屬文
而公居第三少尤神儁十一從憲僉公宦留都時北
海馮公爲同舍郎有子惟訥年差次公亦名工文章
然每私試尚不能當公乙又二歲憲僉公以議大禮
逮繫詔獄時母陳宜人與仲兄皆暴得疾卒仲兄護
喪而南公獨騎周旋憲僉公於逵道如老成人憲僉

公旣拜杖公橐饘奉藥餌出則伏闕上書陳情蒙公
憫異之獄稍緩錮三秋爲判官得泗州公復從之泗
州學使者聞公名召使偕諸生試獨大賞識公比之
天馬步云憲僉公旣以言論失新貴人指而御史借
以見裁憲僉公獄獄不爲下遂復誣下獄公奮身上
書都御史唐公龍白見寃狀其言至痛切唐公奇之
謂御史毋論乃父有子如此何以輕斷獄也於是憲
僉公得白而公歸補博士弟子應鄉試二十試於學
使者爲第一人明年鄉試高等凡三上成進士而馮
君者亦遂成進士又俱名工詩相倡和始稍能甲乙

公補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遂精爰書所讞决必據
律然時時參伍以情即有所縱舍廷尉莫能難也尚
書顧公璘周公用當大辟必挾公從曰郎不愼我公
所與游諸曹郎若王君問皇甫君汸蔡君汝楠王君
廷幹張君謙許君應亨皆海內知名士工爲詩每讌
會餞送一詩出爭傳寫紙爲貴而公尤膾人口以久
次遷員外郎進郎中再疏乞歸養不報而會憲僉公
病卒公自恨不逮侍湯藥馳歸晝夜號慟至委頓幾
瘠骨立或謂病而肉食非禮也即公歛泣弗應竟除
服棲遲墓田者累年撫公朱中丞紈父行也握公手

相勉曰親逝不復矣而更假矣 明主於義兩愧乃
強起至省復移疾歸又三年始謁吏部選乞南復得
刑部郎中進廣東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北道署故在
省而海北相距千里而遙公諸所條教按覈如覩人
以爲神省試入棘提調稱式文多出公手遷河南按
察副使飭兵大名至則勤習騎射信賞必罰所部皆
悉成精卒已兼署真定秋防倒馬關東月登樓賦詩
居然有越石長嘯風㠯何遷廣西左叅政公之在大
名以不能得其地要人指當大計吏其人嗾言官摘
公御史大夫周公延獨持之曰昨計吏無不譽侯生

者而毀遽及之何當也於是公得用參政秩調雲南
廷何進廣西按察使靖江王之宗屬怙衆而驕嘗闌
出城外又時時凋臺司白事前蘇公一切以禮禁之
故事諸小宗各有長有非分而覬覦爲長者公執不
許三江口陽朔要地也腴而險猺獞廖金牙誅據之
公急馳書兵使者伐其誅冦遂平自是遷徙內地爲
河南右布政使轉江西左布政使布政司利藪公以
廉持之出納必時輕重取準即庫官吏毋敢染指謳
謠載道故相嚴嵩籍貲不登數頗株累它親曲公從
容調停得以毋大累尋擢調其省試得士居多不以

自名入覲歸上疏乞休用年逾力衰爲請時相止之
勿上而它給事緣指亟抨公其辭公教語也報致仕
驛吏馳歸白公公方同三司入見御史從容言官中
事既畢乃起白奉 旨致仕不得復事左右矣而拜
而出御史與諸寮皆愕眙出不意次日公遂行餞車
塡溢父老爭挽攀不得發公談笑自如無幾微見顏
色提學徐君燋贈公文以爲得定性之學時謂之知
言公歸迎謂趣從曰身今吾有矣若曹以解綬念我
不知我弛擔之樂也上堂奉其繼母夔夔然撫弱弟
怡怡然御子姪秩秩然間屏居浮沚創環壁書院伊

娛游蕩在日闢西圃有樓榭臺池之屬花事殫接折
簡命客登高臨流雅歌咏詩盡東南之勝者餘二十
年人謂永嘉山水自謝監發之最後乃得公然謝監
躁而擴公雅而恬不相當也雖語不絓宦途事然聞
朝政得失邊警民瘼未嘗不惻然移時也公性好施
予急人之難踰於己而尤篤親族厚朋友以故五服
之內外亡不濡潤公者而公帑不旿竭每謂浙田僅
千頃不能如鄭公業多此心庶幾不愧也公素善墳
籍一日數行俱下老而愈篤嗜之未嘗頃刻釋手所
著詩文集爲卷凡二十舉子業爲卷二皆時所珍惜

公既用家久時望益重 今上初南垣以公應薦詔
許待補吳中丞時來復力薦公而江陵相當國頗左
抑之士不復用江陵沒復有爲者而公老矣屬疾少
時遂卒年七十五公孝友忠篤孚於遠邇直不能藏
人過然亦不宿留以故善者皆好之即不善者亦不
深忌也齋莊儼然不墮冥冥中夜偶起必御巾幘雖
甚盛暑稀襯袒露古所稱天下長者公眞其人哉若
乃稱詩必建安天寶文必匠西京昌黎叟之餘事耳
有子興邦化邦保邦任邦皆才而化邦舉於鄉先公
卒公甚傷之餘具狀中古於表墓不取詳而余獨詳

以余當候公必傳以候公當余必傳故也亦保邦志
也張有功之死余蓋銘其幽云

處士吳介石翁墓表

蓋吳翁之葬也左司馬汪伯玉既誌銘其幽矣而右
司馬王世貞又爲之表其墓伯玉與世貞天下所推
以不𡨚諾可人也表何以得之世貞曰吾竊聞之儒
者輕爲德而貴者易爲名也今夫處士一賈人子耳
非有儒者師友講習之素以其天質發而爲者義强
而習詩書其可謂孝義者又必刻膚骨勞筋力勉人
之所不能勉而後就非若貴者之取决於頤指順風

而揚其辭也夫東爲德吾是以賢處士也雖爲名吾
是以表其墓也處士之吳於溪南最稱著姓而獨受
貲薄父行賈襄陽納鍾氏姬有一女不歸已而卒處
士生八年矣奉其母程處溪南有田不能五畝而大
父母老日責供官歲責賦族之成者間一責表裝毋
悉力以從事不給則處士從樵青拾山毛以供㸑然
時時問父死何所而哭哭而得死襄陽狀則又哭至
年十四奮身請於母曰兒欲獨身往以父喪歸母少
之曰兒孱任往乎處士復哭曰不往兒請就溝瀆母
憐而許之乃鬻田一畝以爲行計抵鄱湖所附舟覆

緣一木免至襄陽謁鍾姬得父棺撫而慟哭者三晝
夜不絕聲謀以棺歸則力竭矣獻斛黍舍上人與之
乘地而藁葬焉時從鍾所得父故時券合券容斂而
折之約以爲父守冢歲許諾其有償者爲孔氏轉授
之俾資鍾旦夕處士乃復獨身歸始授室陳盎捐與
僇力耕以給王父母及母養宗老有商雲間者察處
士謹挾與偕處士目不知書僅晝字而已間從里塾
師囁嚅章句稍習每出遇儒生則揖而問所業書久
之漸通孝經小學論語遂能讀司馬氏通鑑最後讀
濂洛諸儒生言而愛之宗老未悉也一日覩處士所

書調學資息狀大驚問知其故而歎曰若乃能如是
乎有心哉盡付以貲爲掌計展轉累數千且萬余愧
謝處士曰微子吾不及此請以百金爲壽處士乃始
自成賈小饒則請於母程復之襄陽遷其父棺歸葬
併欲遷鍾姬而鍾女已嫁孔氏子不欲離女家處士
乃大出橐金奉鍾而治新塋以葬父於是悉葬高曾
父母封樹斬斬矣已而次第葬宗戚之無主者凡十
四喪閭左咸怵是夫窶而胡以辦此處士故勸有心
計然亦多天幸㑹數歲益饒謂斂嗌而俗者不易久
也徙之臨溪謂臨溪俗猶斂也行相地至桐廬卜焦

山之墺吉曰此吾之嶼山下哉焦故多薪木居人惜不剪刈度十歲而市之自然利也虎多窟焉處士乃身為雉其蕪代以茶栗居人翕然效之虎無所窟遯徙去而歲獲茶栗利蓰倍已又視南畝課耕藝可圃者益樹佳木美箭蔚然矣凡二十年處士自致貲巨萬而它小賈受母錢者歲以其子來至不可營數而焦山之傍居人亦用以饒裕處士之治焦也定娉妻子李毋程以往頗極其奉之娱及毋程卒年九十四矣而處士亦以老哀毁無異嬰兒時既畢葬陳孺人前請曰游子悲故鄉公忍竟忘之耶且有先人之壟

在處士乃與偕返溪南飭置廬舍復大出橐中装立祠祠本宗以田貿之供粢盛諸嘗祠而為其後者凡十一日悉授以事而躬廩焉又為之製衿稀以月朔望申家訓彬彬序聽然處士意猶不忘焦時時往歲幾得十八亦為之立義塾義倉津有梁道有甓而焦人之愛之亦甚於溪南處士勿出躡草屩素冠布衣父老喜斎持壺漿脯炙踵道相勞處士不忍逆其意少領之而返其腴曰吾不肉食也人人益大喜乃至少豪舉者皂彪走避曰此古老甚畏之處士子正巳成巳皆以貲顯正巳為京邑丞成巳為鴻臚署丞諸孫若干人皆太學生處士所以督誨甚至時縣之赤日中曰此吾所習也而曹生驕不遴此矣處士好施然獨不好為浮屠施每食不兼味郡致之冠帶弗御也年八十六竟卒於焦處士素强無疾甞卒日猶對客賓塵晚食如常夜半遽呼獨整衣幘而瞑陳孺人先處士二年卒年八十一處士諱榮讓字子謙別號介石餘詳左司馬誌中始處士未知書時見里中師述宋范仲淹先生行誼大聲曰吾能為之則無不笑處士者及其富而約畀其鄉於所行事與范先生不合者鮮也雖然范先生儒而輕為德賁而易為名處

士於德微然而居重且難矣吾故為名之且以示處士之後人曰若曹毋忘處士今若曹故不能自致如范先生然視處士貲矣儒有文矣吾懼賓之日不勝也嗚呼能為處士者雖以百世可也

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副使同野劉公墓表

嗚呼是為廣東按察副使孝廉劉公之墓公非以孝廉舉也以易名則無重於二者公之舉自公車為嘉靖丁未而丁未之得士最盛若楊容城王京山之節烈李興化之長者表長洲之耿介汪歙縣之文學楊海豐之寛絜張江陵之威斷然皆以名位顯重有聞

失位不必重而必循吏名不必顯而必君子則南昌
劉與和華亭周叔夜也叔夜潔脩自好所歷官能砥
礪其聲實劉公則尤肫肫實勝大較叔夜爲德於顯
而公爲德於隱故晚成而壽考過之公踰四十而始
廪學官踰五十而始成進士踰六十而始賜金緋七
十而後懸車七十八而捐館內不愧家外不愧國行
不愧影宿不愧衾斯晚成之効哉乃叔夜不能不少
遜矣公之少也猶慉學嘗出游而父贈中憲公封跡
而撻之公長跪曰兒以嬉故傷大人心罪甚大請自
此改趨遂折節殫學益覃精經子百家言於屬文尤

工而贈公出教授諸生於江都常以書督公學公懸
之帳前小偃仰輒擱閱即估僤聲益厲矣無何贈公
卒於館訃聞公慟哭嘔血死復蘇水漿不入於口時
王父毋猶無恙王父愍叟公強謂公豎子爲父必死
而快然不念而父之父毋旦夕人乎且而母寡而弟
弱而何以死也公始強一粥徒之江都以小艇載棺
歸涉江風大作且覆公抱棺而慟呼天誓與俱溺尋
濟旣抵家劉氏之老謂家無入外棺入外棺不祥公
搏顙哭曰父以貧爲二親資養而客死死而又不歸
是客尸也孤請任不祥旣而復議棺故主家治以松

松易腐且蔣蟻請易以油杉其老曰吾難其暴尸也
暴尸不祥公又搏顙哭曰改殯古有之安忍蟻之蔣
吾父也孤請任不祥於是得易棺毋蕭恭人謂公若
婦之委禽於胡者可從俗娶也公謝不敢則曰吾爲
而父毀慢慢不能奉二尊人誰與代吾債者卽吾饋
亦誰治胡翁聞而憫之歸女焉是爲胡恭人公謝弗
成奩也公孤而貧胡恭人女而共養于舅姑及姑
吳旣免喪公益貧有薦於蕪湖之土豪某者公徒跣
行百餘里饑甚遇一嫗憐而授餐始得達而豪傭蓄
之大失望已而王父毋俱以老病終公槖槖垂槖歸

哭請於蕭恭人曰天其遂死不肖耶將困之極而玉
於成也計窮矣有饘粥之產敢廢以歸三喪於土雖
稱無爲約然不廢稱公用過毀故善病病且甚窶然
病愈而於屬文若有神助下筆累數千言無試有司
輒首第而尚不利於鄉書公亦弗肯補學官弟子最
後學使者蘇公祐復首公而廪之謂公長矣而經誼
行衛俱選時方創同仁書院檄公主之弟子蓋三百
人始公以贈公撻而折節讀書知有范文正公者卽
慕之曰先憂後樂斯人我師哉旣長而得王文成公
良知之旨益大悅心服膺曰以此而爲文正公不難

也有仲一人曰廷枏公東偕之饒上以奉蕭恭人卄餽而下資仲學然蕭恭人不甚愛公獨愛仲其明年公與仲俱試公獨薦乃益稱仲於蕭恭人而厚資之冀以解蕭恭人顏後三年仲復當就試而病作性又好機辯難事公乃以身爲衛與偕行萬山中公徒步而募二夫俾輿仲俄一夫病作蹐公躡跡從輿後肩仲仲不覺也道遇識者咸目公而笑公不顧及仲入試薦而蕭恭人喜可知也然竟以疾不堪北公登第後念仲病無起時而虞蕭恭人之憂傷亟假使事便道歸省亡何仲死矣蕭恭人果痛不欲生公所以慰

諭之者百方廼解而公之自臨弟痛幾若蕭恭人然從不令知也諸將身必誠信曰今者視先公嘗故易曠且耳卿然遠重吾感矣已就選人得歙令奉蕭恭人往歙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即朿米溢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邑無魚亦絶無大者焉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頷之至明日得二大魚以餽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付市司使鬻之稍取其贏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恒未嘗啖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韡出以爲誤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葉也吾以代綿

觴同年咲之公亦咲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器而積藁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藁吾足傒矣同年者即汪伯玉前余所稱歙郡者也欲故喜訟訟者至相牟鉤累百牘不解公人人引見推赤子慰示之且諭以理勢曰若昔得一金惜之若頭目奈何不以養妻子而以益訟師富也且訟師之待汝何如我於是人人感泣叩頭解去比二載訟庭虛無人矣覓則以征斛煩而後三載邑門之外虛無人矣郡隸入邑徵之當供郡者入之一而以羨供邑者曰郡以入供而百不足若以一供而綽然者何也供邑者曰我不知有

供何論一公以高第徵矣以犢巾載以敝衣羸馬從之父老遮道而奉壺漿百里不絶也法當得給事御史公問辭曰犬馬之齒長矣且毋爲老不敢以身殉言路始得南車駕主事蕭恭人用令終公擗踊如少壯時強自力居喪無違禮除服仍補南武庫選爲車駕員外郎進營繕郎中屬漢陽守缺而漢陽人王居射者在選曹故嘗令婺源與公比壤識之擧以爲其郡守公至屬大飢以便宜發倉粟賑之而收其暴訾歸之土設方畧誘縛盜魁之漁于柳洲者境内稱治楚故有賜田在漢川而景王方貴甚其用事者新國

田與犬牙錯而欲併得之楚人不受且誓衆鬬有日矣公爲之正經界樹標而分屬焉遂以無競三載滿當上最郡父老醵錢製金緋奉韡以進脫舊韡置郡門公固辭强納與中公抵黄岡檄歸之其人民咸嘖嘖稱雖公家劉寵不能過也公既以最獲贈封如式而擢廣東按察副使佐司事嘗攝提學事兼管四道兵符時寇大發修戰具而徼卒捕舶盗七十且以其賊仗賓之公覆之則皆賈人也誤以兵爲盗相拒格兵遂以格者爲盗公悉與辨理得釋其署鹽筴吏上其歲羨千金公悉歸之庫充軍餉　穆廟登極公當

入賀既竣事上疏引年乞歸不見許再上疏始許之公歸笥其衣冠杜門道流間出則布帽練帢草屨居然一田父也間以時致則掩耳備卑恭臣不敢與及官中治狀則曰老誇忘之矣唯悉帑倡其鄉人建豫章書院以居四方之賢者及衆講同仁不稱倦公之學雖自致良知入然其功則克已毋自欺不欲鶩於玄虛高遠居平尤厚人倫仲之二息子夭撫諸從之子嘗爲後者後之而割已産與均女弟嫠而歸齊某公憫齊之蹈於配也陰厚之及女弟没厚齊益甚齊感公而事之猶嫡兄也婦翁胡富無子欲得公子之

而徙橐實爲公不可及其殁也爲治喪葬如子禮又嘗歸宗人之喪於瘴海外公所爲德非一第不自名亦無能名之者而伯玉親爲斂治人故知之確而爲之誌若銘已又謂公居毋喪病不知人者五日夜時以無子故聲呪而欲氏分其橐公忽夢黄冠羽衣人以帝命予之棗遂寤而起呪者立斃公近六十無子胡恭人故不宜子而爲之買貳張張覡覡而恭善侍太恭人能得其意公以故不恒御凡二十年一御之舉男子曰仕敬公卒時仕敬甫弱冠秀而文類若有天意然嗟乎此余所謂爲德而隱之報也余既目公

爲孝廉伯玉前已目公孝廉是二名者非所以盡公雖然凡公之弟而慈皆孝推也敎行不苟不斷取名皆廉推也嗟乎以此從夫子即曾冉可也公名廷梅別號同野其世系子女婚嫁詳誌中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墓表

封禮部員外郎穆太公墓表

當隆慶改元而余飭兵趙魏則雅已聞東明穆君文熙棄官而全其友拱辰於栲箠血肉中義而請納贄焉其又七年而拱辰爲廷尉丞則文熙用吏部郎出奇策以間擇宰臣不勝外遷去矣拱辰間過余酒酣輟垂涕曰吾何以報穆生吾拜杖而創以前活我者

穆生也吾創以後道活我者生之父太公也始穆生之急我餧肉我盡捐其貲宅之金而贏指舟車費且不給已而太公至撫不佞曰男子哉不愛死以存志又謂文熙吾兒哉不愛帑以存友因悉出其餘鏹治拱辰裝文熙已決策歸而傅有東宮恩當封太公者小難之太公覺而怒曰若以一官是榮我不念給事父猶布素也趣以給事歸吾三人共此五畝耳當是時不佞兩股且立骨矣太公起而加之肉以有茲日不佞何敢忘不佞感其意乃稍次第其語授拱辰爲太公壽辭是海内頗以不佞一言知太公而深知

太公者亦遂以太公故知及不佞又十四年而拱辰貴至大司空文熙卧里中自如臺諫有薦文熙者僅報聞而太公登八十矣世貞强起金陵得拱辰一函書中爲哭太公文始而大駭既讀之酸鼻不忍竟拱辰之言曰穆太公業不幸第幸而以公文有聞於海内公如終惠之乎使太公有聞於世世則豈唯文熙某之感亦世世也而劉侍御君者以文熙所草太公之狀來請曰文熙所忍死而待公者以公之能終惠太公也語與拱辰合世貞乃爲之表其墓盖太公少嘗業儒爲文有奇藻十五六時試有司輒居首十七

而父卒以治喪葬幹家蠱奪之然公亦厭薄博士家言而意乃篤好左氏太史公及兩漢以後諸史益習繇而爲雄奇之談會辯抵几若決九河而下客莫能抗也是時拱辰僅弱冠公引與談喜謂文熙是少年足當吾一勁敵也而亦命文熙談文熙不敢難公公笑曰是書不足耳悉取篋中藏授之讀自是談遂進文熙言公談出諸書小愈表者多不能記獨記其謂晉人逆公子于秦趙盾不當背而擊之韓起求玉環於鄭子產竟弗予爲兩見蔡澤徒步入奪應侯相印大有功於應侯公子郢辭靈公之命退而耕於野爲

有季札風四皓避高祖而就太子聘不得爲四皓韓信不反齊而反一奉朝請侯不得爲韓信總之究信而疑皓事非實文熙每自謂不及也卽諸生聞者亦人人謂不及也公又謂留侯義烈於始而與范少伯俱以智終尤推稱少伯以不受上卿而愛富欲以保身而行德故中年强自屬課農耕歸其稼於十一之息僮奴百餘人作使行賈皆稱其才力而性又好客及施予客時時滿席施予傾囷而產不挫文熙旣中讒歸念公且不懌公迎謂之曰固也吾知若必不容文熙之一用最再用國恩封公如其官爲二命命服

進之公笑曰吾擲者以拱辰歸汝急我以我不能待也御之無得意色萬曆之丁亥公年七十九而屬歲飢公謂文熙吾所蓄云何而不以茲時義散傾橐而數之得千金亟以上行司計口而給活可萬人事聞詔特賜棹楔旌其門公素强無疾健匕箸至是漸憊矣明年飢益甚公疾益亟復謂文熙吾所活者安在得無塡溝壑乎吾德不終其耻之顧篋中裝餘幾屆指得千金復上之有司文熙以畢事告公欣然動眉色曰吾願足矣蓋終始不失范少伯意如此且屬纊命布席於榻前東北向加額謝天次謝君父次與友朋訣從容而絕語不及私公又有人倫鑒故嘗識拔參政國璧俾與文熙同筆研又拔崔渭南其於貧時俾拱辰傳之美於孫光胤二子貴而感公不已公爲人美姿容大音聲嘗出次於郊登臺而呼文熙自城中審其無它也輕捷便騎周行田野寒暑六十年如一日有一馬常乘前歲餘忽斃公悵然曰得非欲從我乎亡何而公卒人以爲知命云不佞嘗讀古傳記於俠節獨行之士心慕說之然怪其舉生平而徇一念之好以委其身顧用此有聞然隘矣而任史筆者乃悉其力以發抒其一念而盡廢其它蓋不能無嘅

志焉假非不佞深文熙與得太公於易簀之後天下固不佞序而求太公於備至者不幾於隘乎公之仁心爲質博識超見廣度奇畧游戲生死非余竟表之而誰也過公墓者可以式矣公諱陳實字某餘詳狀志中

登仕郎鴻臚寺序班百泉歸君暨配郁孺人墓表

歸君壻於吾外家郁氏余爲大父行而齒不甚遠又余謬先點宦籍以故時相過從而君最賢而有文閭黨間推重以爲眞長者而郁孺人輔爲德於是其重

併及孺人而久之君卒又十年孺人亦卒君之卒故大司空徐公拭志其墓而卜之不兆不葬也至孺人卒且四載卜始兆而其叔子道傳始以其弟學周所撰孺人之狀來云幸表我先君之行敢徼惠於郁得附孺人而勒之七尺之石以示為歸後者歸之先自唐宣公父子皆顯貴至尚書而宣公封崑山男遂家崑山至宋有湖州判官仁者授其支子榮四產於常熟徙為常熟人幾十傳而為君父素琴公某後徙常熟之白茆能廓大其家遠近稱之君為諸生以貲游大學為司業王繩武所知賞謁選得鴻臚序班用勤

慎稱當屆 天子幸大學當遷矣遂予告歸始素琴公家於縣東鄙居恒邑邑謂君曰里多棄未易拓也行相地至白茆得九淵不治之產而市之河流涓涓一衣帶水而已不受溉君請於父大出錢募貧人授以畚鍤併廣諸渠多為陂池引渠而瀦之水以備旱凡三歲未有秋君意不小沮最後乃大稔自是連稔傷畝益斥而它力田慕從者相彌比九淵之間遂改色稱腴區煙火相望矣君喜曰曩丘之瘠也今乃成鄰杜乎君不好與商賈爭什一諸積著趣時之技昏昏若無辨者至於耕獨心通曰本富上也吾非獨

捷給於此屬有倭警常熟令議城城君當其最重者其高堅為他堵冠未幾倭來薄城君又以家衆當其最衝者賊不獲逞以去邑令旌君謂兩為吾民禦圉矣君又謀於父謂白茆之民多聚而依我曷不從比地法築堡以衛之乎會有 詔許所在得保聚亟捐帑築城其制畢於邑而堅勝之上樹樓堞列旌幟甲兵甚盛倭望而自解去邑令自是益賢君有大興必致與謀君所以陰益不淺然不自任德以故無能名君功而亦鮮有然者性素孝謹佐其父應中外井井而事必稟命踧踖如不容父歿則聽命於母諸所以

養生喪死亡不飭也然不欲市孝名性好客客恒滿坐君周旋其間亡所不得意然不欲市俠名性又好施予五服之內外環君而廬者賁稟如歲賦以緩急請無不應然不欲市惠名善尺牘小詩尤善繪事花鳥種種生色然不欲市藝名以故薦紳先生亦不能以一端名君而益信其為長者郁孺人者故常熟人其族析而為太倉最稱詩禮著姓君之父聞孺人之賢而委禽焉孺人之事舅姑與君俱以恭慎著節又能以慈明御下蓋君父之闢草萊起家素封成之自君而君之所以得成其父繇孺人也當君之飲客

必致歡孺人取指咄嗟立辦而至於延師誨諸子嫁女娶婦韞絡之共亡所不降備毋俟君矣君於歲稍入必取廉儒人不敢加於施予必取厚孺人不敢削君欲推父母之祭以豐娣妹之出嫁者未及言而孺人先之曰所受大人厚足矣卒以周同氣云何君意遂決及君卒而孺人專爲政諸子聽之家日以益起孺人於君行事靡所不合輙獨孺人好佛君不好佛君不好之其濟泊檀施有默契者而孺人之好之亦獨好其理而已於文綉土木飯僧膜拜祝釐之教亦不數數者壽僅六十有四孺人乃得七十三四子伯

太醫院吏目學[illegible]仲太學生學程叔卿道傳亦太學生而季則邑庠生學周也它子女婚嫁具志中嗟乎俗漓而衰即不及貴仕而能守齊民之業者不挾權奇憑勢力以饕食其儕即靡靡視向若蝟之仰而受觴啄焉能擬也君時操其羸而與幾合不露其巧不雕其朴務惇於行而以文飾之亦用寬裕終殆所謂人之君子而不爲天之小人者耶是宜表而孺人宜附書

楚君子鄒贈君墓表

鄒贈君之葬也則令少傅許公爲志而銘之矣其家子吏部郎孚如既服除而猶邑邑曰奈何以名世之文昭我先君之潛德而闕之地下乎蓋八年一日矣孤聞之古墓有表夫表者標也標而樹諸七尺之珉使過者見之許公而外尚猶有王先生乎欲走吳門以請病不果既余佐夏官白下乃具書千餘言以狀來曰先生幸憐而賜之表逝者且不朽孤亦不朽嗟乎孝子之永其慕一至此哉君之先故麻城人明興以徙完陂實雲夢遂爲雲夢人凡數傳而至處士公鵬以行誼重於鄉七賓鄉飲用老壽終有二子贈君其仲也處士公貧而好施户當脫衣以活飢者而貧

益甚既贈君明穎工屬文十九而補博士諸生人乃指相目此爲處士報乎贈君好讀書其書丘東乃至稗官野語秘藏家塵之簡亡不淹通而尤粹于經術若邵氏經世蔡氏啓蒙談數而歸理者君自謂能抉其妙而致之用其名稍稍著前後邑大夫郭君黃君闢而賓之師事君能抗顏上坐講授琅琅所雖黃弟子業亡少懈蹤黃君者心異之然欲以觀其微偶大雪兩崖下積至尺不可行獨中道差不沮洳乃先去而使吏風與君可繇也君固辭徙行崖下蹤蹤雪至膝矣黃君乃撫掌歎曰篤慎者一至此哉君與人語

必依忠孝出入造次必以禮常念雲夢之俗野其祭以寢而又不備節君始築祠室具四代主歲時蒸嘗皆按禮經遺而行之每當忌輟素冠服雨泣伏地它於婚冠慶弔之類俱不苟理俗至舉以爲咲曰鄒生貧士也何自苦乃爾然而識者已相率儀之矣居展史傳忠臣誼夫則擊節而誦之至爲之贊若頌以信其執鞭之慕若壬人憸士切齒唾詈爲之歌若論曰吾以是當鈇鉞也閭有所非是於鄉里士人亦不能廢其實而爲遷傳往往使當之者面赤然君於善善長人知其無它不然也曰鄒君之與我曹酬酢譬觀

史耳常聞古有以黑白圍誌其善惡念者蓋而效之始猶半錯也久而黑不勝白又久之不知所謂黑矣子如必慧十一補博士諸生十九以禮經剟其省皆得之自君教君有恒言稱兒時者必曰有大人度及稱大人者必曰不失赤子之心夫赤子而大人易大人而赤子難今兒且貴矣其赤子在乎不然反之而已及三上而孚如成進士君復貽書相勗曰賀者言吾雲夢自程御史成進士後百八年而始有若山川爲之生色汝謂一進士能生山川色也大者致君澤民次亦好脩絜行令天下後世因汝而知其所自產

曰某山某川則庶幾爾不然爲不肖而以進士行之勢必遂恐重爲山川辱孚如拜受教既授中書舍人君益矯健與客游覽名勝痛飲殊暢且謀與其婿某偕入行覲孚如京邸而病病無何竟卒前一夕夢儒衣冠而武者自通曰仲由贈君詩獨記其二語至將屬纊乃提筆書邵雍程顥二詩畢遂瞑人以君剛毅類仲氏瀟洒超詣得之二先生多也君病之日其鄉人相與狂走聚於祠卒之日則相與狂走哭於門而其賢者次其行狀謀於學官而附之鄉先生社蓋君雖貧而好施不倦有涑將死者解裘而衣之且以要

其友友意不欲賜亦謂是人天所罰也柰何逆之君不顧又有僞苴杖而哭過君者曰吾方書生父客死不能歸爲賻之又欲所知賻之已而其僞露人亦以誚君君曰寧信彼僞無沮吾不忍見夢魚病於外舍不能歸君朝夕不解帶而視醫藥及卒悉其槖爲治歛而歸其柩其哭毋如其父事繼母如其母嘗欲置義倉以贍其鄉而力不足歎曰力苟足吾終不以家故而後其鄉君貌偉麗意氣軒朗望而知其爲鉅公長者爲詩文有氣不事雕琢而往往合古既久困場屋鬱如也人莫能窺其際蓋所謂牢慳不平者開一

發之於詩初名夢龍字叔見別號春淵既而更名字
曰勿用別號潛論憶指亦可識矣所著書集數萬言
大學中庸説易解家禮圖族譜俱藏於家有四子長
即乎如名觀光以行高推擇吏部郎婁更三曹小有
所不合稱疾卧於里其爲西京大曆之業畢就而以
非其至欲求太上至於恩致其不朽於贈君而伸其
無已之思則謂莫若文章而又謂文章莫若世貞者
何也世貞既高先生之節而嘉乎如孝爲采其狀之
所載大者敘而表之石曰楚君子鄒贈君之墓

廣東南雄府照磨封登仕佐郎刑部司務庭表

孝子何公墓表

余於萬曆戊子始識戶部郎中何君以尚於金陵當
何君之在嘉靖末其同舍郎故海忠介公瑞嘗上書
指斥　世宗皇帝觸　天怒繫獄論死何君明其
愚直無它意請寬之亦得繫杖至百其創甚於海公
而海公緣以不即死　穆廟初海公出爲尚寶丞
以至御史大夫何君爲光祿丞復疏論新鄭相後見
中以考功法謫郡司理里家垂二十年而始起還令
官天下之薦紳先生亡問遠邇咸知何君爲忠臣而
余與何君善乃得覩君所草孝子公狀而始知君之
先人爲孝子公也人有恒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余始聞之今見其人孝子公者諱世錦字伯綱世爲
廣西興業人父曰高年公以行誼學術稱應賓飲遇
詔例充壽官幾八十而終母梁孺人有賢行年九十
三理家秉如少年公其仲也在提抱即曙安敬四歲
侍王父食得甘果即選其大者以進而自取小者稍
長行高年公行喪闔荷鍤執經竟日無慢色已受其
從兄鄉進士公經而得其所傳湛原明先生學即慨
然以爲聖賢不專舉子義矣十九補博士弟子數試
高等然不能得志於場屋屬高年公瘡瘍久不愈公

日侍湯藥何小閒而學使者按部隣邑公當往試戀
戀不欲行高年公自飭而強之曰我故無恙毋弁髦
巾佛而傷我心及公行而高年公疾驟發不起矣聞
訃驚絕久之乃蘇跣而馳百二十里抱屍大慟復幾
絕三載伏苫土內不至室外不至戶裁餘息而已學
使者微而優異之語甚緻公自見其養母益篤尋膺
歲貢游太學爲吏部選人然念母益老不忍行母強
之戍過三舍所輒退語所知曰吾獨者爲高年公所
強試然僅比壤耳而不獲躬侍瞑至今恨之今太夫
人加耄而令我遠遊五千里外寧能得一安寢毋問

而怒曰若不視我甚蹕勝若婦耶而何以不祥待我且不見汝作官人我何以生爲遂不食公乃强之還得南雄府照磨之任甫三日即移文督府乞歸養不許乃得請以解軍餉便歸里具冠服拜母堂下母喜迎謂曰老婦願滿矣雖然尚不獲饗汝斗釜祿也居數月復强公行公勉强還任而會始興闕令檄公攝之邑人以公自郡幕往頗見易公攝以威信積獄立判省役寬徭民大悅服甫兩月眞令至公解事還幕吏民遮送有泣下者公自是移文力請乞終養三臺念其懇誠許之賜金爲道里費公歸出金以壽母欣

欣如也而以尚爲建昌司諭主湖試次子以魁舉鄉爲以式以德俱爲學官矣公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一命仕爲　天子官勿爲私家官但爲庶民官勿爲子孫官蓋名語也公待母之三閱月而母竟以病不起公號慟聞里居喪三歲猶依依孺子慕一切據朱先生禮不爲帀咨設酒他宴盤饜自後服除遇親忌素冠服伏泣家祠所至明日始設奠幸子孫餕胙而已誕辰亦如之諸子欲置觴豆若公嗚咽止之曰但知有而父耶不知而父父母也我何忍樂憂於是有朱御史者疏公孝行於朝且旌而以

尚抗疏下獄得杖之耗閭闔門洶洶叵測公獨夷然曰天祐忠義我兒必不死即死故不死何以感爲因賦詩志喜感其辭壯而不激天下傳之　莊皇帝初即位出以尚于獄復刑部司務遇例貤封公如其官及以尚之以光祿丞奉使歸省以公所被璽書其語有承家節操澡行詩書宏猷未試終養歸休教子以孝而作之忠公大喜曰君固忠矣我何敢當孝已而沆瀣久之謂以尚我不能效君之榮吾親也我何心獨榮方議欲立睦族賑饑二倉蓄穀以待施而病矣病而以尚兄弟皆迎延醫治之公笑曰君不聞乎

命乃在天斯和扁何益既而曰姑爲汝一致降醫至請進藥弗許既而又曰姑爲汝一進藥弗效慨後之念以尚等毋甚溉慰曰我未死也死而得侍高年公地下甚快矣遂危坐而逝壽六十有四有子四人諸孫十七人始公爲諸生時有盜耕牛數頭而去者公廉得其狀呼詰之盜色變吐實曰牛幸在請以還公幸毋聞官也公縱之使去俗尚鬼數賽社爲酒食釀男女無所別斂賄不訾民有喪當葬前一夕宗戚群聚其家劇飲歌呼至大醉而後發中戶以下多焚尸而收骨於甑者公先後以禮義誨止之其俗遂變嚴

後以念鬱林貢細葛值貴端至二十餘金公力請於
當道裁其直十之八九而民不至破產又嘗演
高皇帝教民六事為鄉約斷義上之御史須行之於
是訟博之黠減矣倡其鄉人築石為谿路者十餘里
行旅不困雨蓋公仕宦之日少而宦又薄卑故于德
不能大有所顯見若其德于鄉者十之六德于家者
十之四則皆公孝行之餘潤也以尚忠自公啓之公
之孝則自以尚發之蓋公卒之二歲所而　天子
始下詔旌其門曰孝義又一歲有司舉祀學宮嗟乎
闔閭之節何限而見旌者乃寥寥也惟其發之也是

故曰以尚亦孝子也嘗以尚之抗天怒夫豈不以髮
膚為慶而公欣然賦詩者然則何公亦忠臣也姑用
以其大者表公之墓餘詳姜宗伯志中

鄧君子孫贈公墓

孫贈公諱廷宇志文別號琴山其先有與宗者自江
西徙而為楚之京山人代治儒業四傳而始顯為蘄
安令衡五傳而為蒙城令良弼有丈夫子六皆賢伯
廷以子鳴世貴封兵部主事季武義承擢康少者鳳
與歲薦餘皆邑諸生而公則其叔也有丈夫子二曰
鳴治鳴教以鳴治考惠州府推官最贈如其官階文

林郎鳴治今為監察御史鳴教亦繼起為其府推官
而今為曲安守公不及見矣公生而明敏有異質於
蒙城公最愛其游南太學攜公而教之十五出應試
有司著聲矣已而蒙城公忽奪之俾理家秉卽敏練
工治生有權貴人齮齕蒙城公而頌繫者公委身其
間以計得白蒙城公益才公挾與俱之蒙城取蒿菜
宮中官事不廢蒙城公既宦薄援產於公無加索而
公當月具供饋甚豐蒙城公止之弗得也每謂人使
我慚於陸大夫蒙城公老死而公治喪以戚易聞又
能共奉父母終身不衰孫之先塋在羊亭村者密樹

背楊以潘水在七寶村者高壁其墉毋得闌入松楸
日蕃豫公之力獨居多事伯仲謹撫二弟厚諸子姓
悉使鳴世鳴和令鳴時峨眉簿鳴環彭澤簿鳴陽光
祿監事鳴和太學諸生鳴謙鳴珂等十餘曹或貧或
孺咸賴公成立羣從中有翅者蕩其產而鬻女於市
人公捐橐金贖之為歸一士了安福劉應霖其父故
公友也薄游京山以文贄公公憐之前後貲數十金
為泮宮計雖以累籍不果然獲免於垂橐其赴急夫
恬類若此公故室於胡夫亡子繼室周則中歲矣而
尚未有兆意憂之人謂公饒陰德未遽斬也已而舉

侍御及司理周卒則有後室殷咸曰黃舉諸生鳴擷曰王舉諸生鳴虞於是諸孫枝繩繩振振矣公嘗以貲郎補與王國膳謝弗往以晚舉侍御司理愛之甚然課責不廢既先後薦於鄉意稍發舒乃樹柏亭於池傍時呼僮駕小刀網魚佐酒陶陶如也又構一亭於松山之陰頗麗薦紳先生扁之曰來鶴而公別爲扁曰樂志志適也又曰棲鳳寓志諸子所棲也邑大夫以公年德漸高郡齋書請鄉飲爲大賓辭甚脩然公亦不恒應素習養生家言一日忽危坐而顧諸子曰吾死矣諸子驚泣問故公第曰吾屈於生而可伸

於死何泣爲遂逝鼻亦液交於牀乃悟公所謂伸於死者殆仙去不朽耶公卒不十年而侍御存乞大宗伯姜公銘其幽又擬其行之畧者而屬世貞表之京山故郢地也公爲德不顯而昌厥後未論仙去不死能全其征以還造化可謂賢矣敬表其墓道之石曰郢君子孫聘公之墓

新野恭簡王繼妃太邢墓表

太邢者故新野恭簡王之繼配而今鎮國中尉碩熟之高王母也父曰南陽護衛指揮邢山母曰常恭人年十六而恭簡王之元妃李薨奉詔以太邢爲繼太邢長大白皙端重儼然丈夫子也才亦稱丈夫子而性更柔婉和淑曙於劉中壘曹大家内傳諸書是時李元妃以賢聞妃一遵奉其遺則靄然閫以内也恭簡王之母曰悼僖王妃是爲太莊桑寡能律恭簡王以禮而成其令名然頗嚴不易事太邢晨暮朝夔夔齋慄也太莊嘗謂左右吾不覺失李氏婦新婦殆又勝之當是時恭簡王之邸地未復而宅治羊山寢園工弗濟太邢籌歲祿之入千石而輸曰此 天子所以食王者舍而奉先王之寢園可也奉邑廚役若干其直歲八千緡而輸曰以充治邸費可也其宅築

服衣儉素嘗資妾之費妾所節縮它入資之凡太邢之所御擭無游足藏無榆指以晝夜勤共其職不四年而二邸功畢而邸亦漸充矣恭簡王既蚤孤其於宗戚繼而若劍諸歲時蒸嘗祠字牲器之屬多弗備太邢請於太莊下條屬之知禮者議而裹之王用是以善爲儀聞國中太邢之始歸也元妃之遺胤曰宜懿王髫齡時甫脫襁褓太邢愛而撫之有加已自有子曰鎮國將軍璐飭太邢御之嚴不使其抗宜懿也宜懿生而多病恭簡王意弗懌欲傳位於鎮國曰均嫡也太邢固辭吾子安得與先元妃子比乃寢恭簡

王廣置媵媵多舉子太邢撫之均於已也有王姬者美而妒最能當王意頗虐諸姬子太邢陰爲保護之王姬恚時時侵太邢太邢寬然弗與校也俄而恭簡王薨太邢之哭欲絶者數矣誓以死殉唐憲王聞而驚止之曰毋遽也若而地下誰與安地上者謂王姬若當殉姬窘自投太邢太邢曰我不死而乃使若死耶無畏王姬卒免國人咸謂太邢長者而以王姬幸生爲不平宣懿王旣嗣位時時稱疾不任朝會而鎭國夫風儀舉止楚楚憲王謂而兄不任執圭而可代理府事歸以白太邢太邢曰彼與汝俱嫡也而彼長

乃使之攝府器而汝越次耶鎭國其以辭憲王乃復寢太邢既在位久所奉人莊復前鎭國運有大喪而宣懿王鎭國夫婦亦偕不祿太邢上孩孫而下孩孫所以撫宣懿王之子榮僖王宇滬及輔國將軍宇浹如王子也宇浹瞽而材榮僖稱冢孫矣而所以奉太邢未能備嘗執捷其侍人唐成王聞而欲持以宗正法太邢陽驚曰孩不知也始瞽兒誤傳之耶王乃止益心儀太邢聞迎入宮與王妃用家人上壽語語稱伯毋別敎女奴數十人橋軨行別苑吹樂娛游且授紀善白震以彤管傳其懿行梓之朱邸爲式太邢辭謝謂未亡人安敢以不幸幸也自恭簡而宣懿而榮僖凡三王矣太邢相之毋之增廓其業而鎭國輔國親其子孫太邢俾以其恒祿自給不損王家尺帛斗粟曰吾知有世嗣而已年七十六以疾薨成王幸國文武臨其長治葬祔於恭簡王之窆而躬爲志其壙輔國能文章口授其子奉國將軍宙松別狀之而奉國之子鎭國中尉碩勳孫宗正器封咸以文顯重不忍太邢之泯泯爲祖德詩述而走使二千里乞余表綏園之石嗚呼克順克恭太莊忘亡可不謂孝乎相其夫王王業以昌可不謂才乎諸子均育而先嫡長

可不謂慈乎茹其妒姬而庇覆寡之可不謂寬乎後其所出不畜私帑可不謂義乎爲婦者二世而毋五世矣國上儀之國人師之可不謂賢乎即太邢所目劉中壘曾大家言能有如其純白全備者是宜表

文林郎延平縣令古愚吳君墓表

故延平丞歙人吳君卒於萬曆戊寅所不足七十者一年耳其葬也左司馬汪公伯玉銘之爲之嗣若太學生勉學者可以稱孝矣而猶未已也蓋又十二年而謁余金陵以謝茂才少廉介紹而請曰先人之墓木拱矣而石未樹也是十二年之耿耿如一日而今

始得先生敢以其表累記室余故善少廉而嚴左司馬之辭許之已而肱篋發故橐則嘗君之父故處士公榮讓墓處士公之葬也亦左司馬銘之處士公有二子伯爲君而仲則鴻臚仁仲君之生處士猶在約其少長俾厭蔾藿而受博士家言處士迎故父之柩於襄陽最後乃得之君年十六而從父徒跣行二千里復從歸葬踵爲瞰冢時人稱焉已而業成從博士補弟子處士公業益饒始以君進補國子上舍是時馬文簡公汝驥爲祭酒而李太僕舜臣爲司業二公所所許可顧材君以爲利器也然試輒不利以久次

吏部選人得兗平丞承於格雖卑而兗平爲赤縣其秩第七品顧最爲勞劇所供億縣官非時之責百端君一切用斂慎承之　上時爲粥以食餓者事任君君輒來則往人風之曰不過早乎君謝曰吾腹實而往彼腹枵而待我月以爲晚也民負稅而繫者且數十人其負可三百緡君按案而償之數足皆釋去人又風之曰案可恒繼乎君又謝曰非所及也吾姑行吾所不忍而已兗平二丞君職稅其一丞職馬馬丞狀而驁數侵君任君遜謝弗與較馬丞久而愧之按使者成多君治狀晝下旌獎三載當遷君以念處士

公老上章乞歸亡何仁仲亦謝鴻臚丞歸處士果以家秉委之而身猶總其綱處士所以舉畫出入務當於父之意而外拓其德處士公好爲義舉若建先祠置祀田創義塾治津梁甃道路皆君與仁仲成之恒衣大布進惡草具不恒置胾而所以奉二尊人柔毳凝鮮不闕處士公與其婦偕八十以令終君猶毀瘠不廢孺子慕也既益爲政其綜理大較如處士公而爲義亦不衰居乎衆處士公訓以示子姓曰大人有言勤而不儉猶之乎漏巵也儉而不勤猶之乎石田也欲人附之計然之書君無子以仁仲之第三子即

嗣學爲了成又風君以君長者必有後且幸未甚衰盍廣媵哉君笑曰吾弟之子非子也乎且智者不爲子而輕其子之父其他明識多類此君諱正己字身之嘗自號古愚其言固兼故且吾愚所以系之古者非敢自居直也特以安吾拙而已矣是故題其石曰兗平丞古愚吳君之墓君始娶於汪汪亦名族也淑而孝能以儉勤佐君起家而以義成君子德先君卒法得附書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八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靖嚴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
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爲輟朝下諭大宗伯是惟我
皇祖弼亮之臣其亟遣使治塟及祭祭爲壇視一品

例而加三凡十二進位少保予一子中書舍人於是
太常以謚請
天子若曰惟昔則有太傅安宋則有太尉沆　明則
有太師溥太師健皆以弘德作輔今終君始厥謚曰
文靖少保實不愧之其以文靖易名諸子治等拜稽
首謀所以侈大國恩而揉公之行業以昭示永久謂
不佞通家子故胥公祈一言以文隧道之石而奉太
子洗馬趙先生用賢之狀來不佞讀之曰信史也按
狀公姓嚴氏父曰封太保公母曰封一品太夫人公
諱訥字敏卿頎而秀眉目性警穎讀書即誦封公心

異之其受邑署有所不得意輒歸撫公曰有兒在吾
不應終賤也然所以課督之益亟公爲制科業精有
聲文能爲古文辭舉鄉薦嘉靖丁酉主試者以隱刺
得罪罷弗試南宮更三載爲辛丑試南宮遂成上第
以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其長校所業公時
時冠其儕久之授編脩再同考會試所得多名士壽
九載當遷而同年中一檢討其資與公埒得幸大相
大相欲俏遷之俾並主　都䕺試公不欲與共事因
上疏請告省侍封公太夫人大相覺而遁謂之曰守
史官寂寂除十年旦夕侍從乃薄之耶且吾關二等

人徒也著公謝曰宦殿溫凊心搖搖若懸旌胡能郁
乢念不職云狀今卜即書殷得事和公有日非覓大
相色變然云以鄭公延覲而一給事論劾檢討罷
之矣公歸而覲封公太夫人融融如也凡三載乃北
補故官俄進侍讀遂辛乙卯祭䕺試其得名士適於
前所攜程式文亦以曉麗膾人口別江南中倭後巖
俊儉貝遺黎不勝誅求公爲貝疏請于大司農有所
鉌減吳人至今稱焉
上日坐行宮爲祠醮自大相以下皆應制有所撰述
不給

上乃悉以翰林諸臣名覆之金甌而探之得公與太
師李文定公遂下制當撰述公惶恐念以非所素習
欲辭則不敢第旦夕恪恭其事而已㞐以是得
上心賞賚要下俄爲學士視院篆進太宰少卿至己
未會試考其得名士最於乙卯程式文如之遂進禮
部左侍郎改吏部公事其長恭有所裨贊皆絕不以
語人尋復進禮部尚書禮部所治多藩國封繼襲葬
之事一切爲吏賄藪公委其屬精覈之事取故典不
輕爲難易以是肅然亡敢挾賄進者知壬戌貢舉尋
吏部以尚書闕請

上卽部用公公自學士以至天官凡六轉皆不由
廷推念以一書生際
上知誓洗滌凡慮以報而大相故爲分宜公用事收
公居恒痛恨之仰屋咄咄竊嘆而已至是當國者惟
徐文貞公與爲
上推轂公公乃進九卿百執事於待漏院而語之曰
諸公以國是誨不穀者以不穀警見誨者以賢賢而
嘗不俯詢者止此此不穀拜誨地也卽私第不足以
屏諸公跡歸而勅中廚置肴酒十餘几若宴客者然
亡所召與客竊怪之既而悉呼家人大小前卽觴觴

爲咸錯愕不知所以公徐曰吾以一書生受
上知至此分不當負　國若曹一書生蒼頭從我至
此分亦不當見負吾所以觴若曹且與若曹約朝夕
共爨多掃除而已此外皆若曹食息地也皆負我必
不汝貸家人叩首感謝而公顧推擇謹厚吏使司門
牡曰外跡毋入內內跡毋出外蓋門之雀可羅矣一
郡守不悉公束約蒼頭踵門投刺公執而繫治之以
謀殿下移其守亡他請屬也曰吾寧免此守不能自
廢束約行除後之於是中外之苞苴絕矣後先諸重
臣以分宜故多自引屏跡田里而分宜亦庶幾得進

其所私客分宜收客亦隨廢然
上雅不欲自田里起故臣以嘗倚我而公謀於徐公
從容爲開諭
上意解乃屬選部郎陸君光祖以次召用諸賢殆盡
天下翕然稱公與陸君知人公逡巡謝弗居曰卽助
我陸君亦謂人太宰知我乎不爾我安得無顧齊時
仕宦所貴惟甲科而自國子爲吏部選人舉於鄉者
僻於歲者皆不得比肩以故二途日益輕得材日亦
亦少公疏請爽之遇課最輒有所峻擢以示風勸俄
與李公並召直西苑尋特加太子太保時徐公獨相

久不自安數請於
上得一二人自助
上手書公與李公名謂材足翼汝徐公以二公皆新
曲避弗敢應
上遂下　特勅公與李公俱進並　武英殿大學士
時代公者爲安陽郭公以服未闋命公仍視吏部事
久之始得代自是與徐公門足而承
君惟然相與靡間也始公爲學士時官五品
上特賜鵠袍謂此一品服服之重祠叅於是六尚書
咸逡巡不敢服而其後遂並賜公麒麟飛魚服以至

織蟒他尚方什器珎饌兼金楮幣之屬無虛月然公
素小心及其居大位過自抑徇於庶僚時每拜賜斂
蹐不安曰何以稱塞也居恒念封公太夫人皆老開
八衷而不獲侍膝下即一日不述湯藥以爲終天恨
而所賜直舍稍庳而近濕遂成中滿疾畏
上嚴不敢亟請告徐公爲上言公病狀
上乃聽公俾馳驛歸公歸之浹歲強自飭而奉二大
人歡退則調湯藥病良已云何
上實駕公感慟爲絕漿飲者三日公雖貴至極人臣
然以遜之驟不獲晝考封公猶在九列至是以預提
謂永樂大典進封公如公官太夫人亦借一品公舉
手加額曰
天子曲念草莽臣乃俯郎嘝結不足報久之二大人
先後以老壽終公遡耳順矣戚易云所不倫至既寻
告久客意公不能無起色以間進曰公遂能忘宗社
大計乎竊欲爲公晝賜環公謝曰如客言甚善雖然
我故老稱處子也而恐身自媒妁乎客愧以非所及
辭去公間語治兄弟吾才小弱而過慈且多甚不稱
大任所不愧者吏部一職能使長安中金賤而士貴
其縉紳不四顧而有憾於嚴穴然惟徐先生爲客我

豈惟榮我且覆露我夫以徐先生與
先帝君一身使小有參迸而詰責之命三下我何能
自強立治等退州謂我公負長者爵圖言陸君夫上
簪之則推下下譽之則推上而公益傴僂爲恭敬郎
田大孺子與相接顏均禮偊偊態謝惟恐其怫之也
歲時伏臘勞賜里社衣絮酒肉必豐有以綏急告者
靡不饜所欲而去弟東有隙地爲樓以居甃覆既成
而落之縱酒大宴客極懽公四顧已憫然若有不豫
色者客微之乃曰吾不察乃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
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嚮而南北其棟直已歲大侵公

為書數千言請三吳命於三相國且曰吾書不走長安中吏十年矣此豈得已哉公病已釋然則體益強性不耳飲而喜音聲多縱游湖山間飭治臺榭極生人之趣鄉老稚每伺公出輒夾道縱觀相指目曰豈其天人哉固未央也然公性儉慈間取脯醢果蓏以實豆籩而已頗信禨祥小出或見客必擇日尤不欲聞屠宰聲道遇蜒蛘亦移足避之至老而恭敬不衰晚遘疾即忽忽而又多以意行醫藥疾益甚久之竟不起時萬曆甲申秋八月之乙卯也配吳夫人賢而能佐公內政相與以老先七歲卒公與吳夫人之卒

傾邑遠邇而慟者不啻數萬人其彈指嗤嗟者又啻不啻數十百萬也公之在翰林以詞翰名一時然不復掛口獨其為諸生則以心折王文成公學而喜其文每誦一卷輒起一稽顙至其試南宮而策射者倩有剌譏文成公公當射則貳推之頗忤而以他文見賞行不槩及為文成公學者以致良知為宗旨他不徙居意意公謂文成公之集且在其於博學慎思明辨篤行等淺影也即諸君子信眉淵步仰俯寡謨欲以致良知之三語而蓋天下天下耳目可甚瑩乎其有裁割若此復謂治等先民有言立志以明道希文

自期待夫不為明道希文者寧無人也以二君子通且射鵠也脩曹勉之不中不遠矣治等又言公當就公車試五鼓謁解虞山之顯神廟甫至門而甲者魚貫入若傳報聲已而寂然以編脩使自楚還除燕子磯雷作乃解維而江水忽立濆珠蔽空龍曳尾而下去公若咫尺帆檣箕蕩舟中人皆股弁公縱觀而語客真奇觀也顏色不少變龍徐徐去王世貞曰以公之謹畏多避彼其視龍猶蜒蚰者又何人也古之所稱見小敵勇亦猶是夫夫子不語怪神雖然神亦豈異人意以公之賢雖大貴有開必先者故常也乃稍

概括其事志而事行若世系子姓而志之曰公之先世為吾吳之吳縣人五世祖贈刑部員外郎威高祖璿曾祖種杏公昌王父實始徙常熟遂為常熟人皇考心萱公恪以行誼表於鄉自種杏至心萱公皆以公貴贈封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以正德辛未冬十月巳丑生享壽七十有四娶吳氏有令儀累封一品夫人丈夫子五人鄉貢進士治太學生澂涵澤濟孫男十二人為治出者九為澂出者二為涵出者一曾孫男一人孫女六人曾孫女二人婚嫁皆名族

銘曰漢有客星以隱道尊儼錫於吳爰開闕孫曰續
可求以相道蕃公寔斯之爲
帝所敦東海孤生起自明經褎然公車入翩
大廷
帝方嗣蒼篤驅爲靈戚制之章唯公典刑或合或離
肺附若一學上清標南宮峻秩有不畀公
帝情如失遂司統均入備承弼公之秉銓大衡水壹
一日千里逆鈥苞苴彿言斯耳諛言斯茶檮彼巖穴
以塡天衢臣職跙擧臣貌已癃大官粱肉惴非敢飽
尚方之褒乃汞東楚天設州然義長國寶四牡逶遲

安車以歸謝彼朝榮綬我眷歸六十而慕恭恭依依
凡此倫物無慽戕滅公既寧止乃莫不適取彼木若
爲泉石鏞螭僥笥與師意成迹或山而栖或水而宅
盛服以嬉嬉若神人或巾若陽則以爲僊衎衎僊僊
喩二十年莫不愁道尊我師臣
天子曰吁
皇祖之良宗伯將莫司空治藏容印黃陽易名以崟
在晉曰安在宋曰沆惟我先朝師健若淵眞山之陰
往郎而所有桃若雲有涿若雨我詩其碑光於千古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饒陽馬公神道碑

馬公者諱森字孔養其先豫之固始人以唐季從王
潮下閩遂居懷安之非峯坑家焉馬之爲懷安人而
有貴至光祿大夫曰浙者今基及嗣在十餘傳而椎
覺之季子琪保子於萊昌其姓三傳而爲鄉進士俊
蚤卒婦蔡以節莊撫孤驄補博士弟子娶於李塽舉
子而從奴誤殞之家光怒將壯心馬公驄因此誤也
資之鑑以跳里中咸推公驄長者自其爲長者隨年
而成何遂舉公貴至贈公俊公驄俱戶部尚書李贈
夫人何至封太夫人公登有識以公驄命上書復故
馬姓居鍾山陽天下遂稱鍾陽爲先生公生而莊嶷

稍長讀書工屬文公驄內奇之曰是不欲以一科第
小若俾從故王文成公高第林致之遊公沉深於其
學而歎曰夫爲王者左衵陸而迎朱氏久矣夫尊德
性道問學胡可偏廢也於是集未說而衷之陸郡爲
王者亦心折而公文從故淳州黃司理某遊黃亦文
成高第也時方坐與上官抗頌繫公不憚累以身當
之黃亦心伏公識而公胥旅宿拒其奔女所止山館
多祟公至而祟匿弗出自是衆皆心儀公有巨人目
矣公登省試上公車報罷請肄業太學時祭酒魏恭
簡公校試而奇之最後與文成、公之高弟子歐陽文

莊公德鄉文莊公守益羅文恭公洪先遊出所論著
與印質皆合公益用以自信而其成進士至二載餘
猶在選人以聘分校順天試所得多名士時信州相
公之壻吳生與馬頗自效於公紹介謁信州公唉曰
吾自偶識子耳以子贊相公不可且吾不顧見相公
又逾年始授戶部主事治草廠郤商人賂治權來餉
飛芻粟亡乏治九江権賈舶舶人懷之而歲奇羨至
萬餘金入爲員外郎郎中尚書梁端肅公材以廉聞
天下慎許可顧獨賢重公指異座曰異日而座也久
之用郎高第遷知太平府公至不偲偲露牙距而要

歸於禮讓悖信有兄弟終訟者皆老矣公示之鏡曰
吏許日什兄弟而忍相詢耶咸感泣罷解繇文郡投
人而賄吏移之繇滿公就其狀竄吏以滿刺請公怒
曰若爲誰耳心滿耶郎滿且死且坐汝夕死夕坐汝
亡何而御史果直滿當文鄉辟他御史銜公者闌入
郡獄以試公則僅十餘囚論報者耳獄幾空他御史
乃愧謝公中貴人橫宗人至數百公陰使夫與之噪
而陽劑之屆而去衆蕪湖僑戶稱與巳者緣處亡諍
者隣郡獄訟皆來質成謳謠相屬入覲太宰聞莊簡
公淵以考功令差次吏計公爲天下第一亡何遷江

西按察副使飭九江諸郡兵九江故接太平壤其民
望風而治有虎患公禱而走之遂叅其省政進按察
使秩遷山東右布政使尋復遷江西左使已又擢右
副都御史所撫復江西而公之爲叅政左使時兩入
棘司提調所得多知名士而最後御史欲拔其所私
士公持不可御史竟以私敗爲按察有姦於外而殺
婦者御史以其出自甲科欲寬之公曰吾知治殺婦
者耳不知其甲科也其奉三尺不阿徇類若此當是
時公最爲名藩臬而至於遝擲悉心開所謂劑必公
私稍便益時副三殿而江西當出材價九萬金公請

以南糧改折而收其羨米貿價償之民不知也弋陽
山中盜以險遠故慕郡倅公書英德折盜魁取之而
啟其地增設縣治又他邑亡賴有謀緝城應盜者公
廉臨川令才用他事繇之往而俾捕詠之盜立解散
真人陶仲文所使異人債其公詗得其僞印牒眞於
理仲文莫能難也自是入爲刑部右侍郎尋改戶部
右侍郎甫上而以前爲藩臣累徙大理爲貴勢家啟
殺匠者刑官當以傭坐贖論公駁曰此浚傭也與恒
人同俾抵償死又羅指揮貧而贅其婦卒病死吏當
之殺婦公復駁曰指揮無殺婦狀此婦翁以噪中之

耳盖一時翕然稱公與司寇鄭莊簡公暁御史大夫周簡肅公延爲貫城三平云公遂復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太倉兼鎮西苑農事公行視諸倉歎曰吾爲郎時創白故在謂諸郎好爲之吾不汝撓也亡何謝病歸歸之僅餘年而起許南工部三爲戶部右侍郎尋轉左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撫鳳陽諸郡公之始爲太平也屬信州與袁州共政交惡袁州擧信州而逐之謂公嘗爲其擠具司之公實亡所附麗所居官復嘗調而其爲太平更以善狀開心器公更以是得遷推官具禁擇地至歷鄉佐公行意落落自

若中間一下役一稱疾郎袁州亦不可得而親嫌會其敗所私人距脫而華亭公當國秉郎家起公以至漕寄公益感奮悉心匯畫飛粟嵗課登於舊一切居間盡絕其地中大水公發廩而賑之不爲災又平史家莊鹺寇晉南京戶部尚書遂改北戶部時穆廟初登極頒賞不可訾數公鈎剔伏蠹補之毋乏有詔采滇寶公抗疏力諫沮凡再上必得請乃已一時翕然以爲庶幾復見梁端肅公而華亭公素器愛公會有新鄭搆華亭公亦不自安以去公恒邑邑三上疏稱何太夫人老得歸請馳驛還畢朝議韙度支柰何可一日舍公公謝曰巧婦能爲糜不能爲無粟糜已矣誰能畢我力者公行而舉朝餞青門嘖嘖以二疏復出也蓋侍養之又五年而何太夫人卒公年六十八矣哭踊踰禮蔬菜猶若嬰孺慕念父養不逮祿於食蓋減損置光祿祭田祠祖以下春秋合族而饗之公素恭謹至老益恂恂不衰每出入無他僕從所秉竹兜子戒勿去襜帷曰如何令我倨見鄉井嘗其侍郎予告時而悍卒有挾帥而閧者委曲解諭得不亂且曰得爲公一言踰於赦公嘗有所爲引而其人貴至大帥行金爲謝公咲卻之曰我誤識子子負

我有門下士官御史者湖口人也請得榷湖口稅以自便公持不行議者謂公和而介達而諒信已不橈有古大臣風然哉公既家食久望益重兩臺推轂相屬竟泊如也居恒著書有四書口義書傳敷言易說義春秋仲義辨疑皆以諸宗儒大旨爲經而緒之不專主王氏說最後阜詩醲繹微番就而卒他所著奏議詩文集棘署駁稿九邊經界考七關稅歛考志悟餘言多行世者公之卒以萬曆庚辰九月十九日距其生正德丁卯春秋七十有五配任夫人有淑行詳鄭司寇世威志中夾夫子四人左府都事焚孝而才

及太學生燮任夫人出也郡諸生森貳陳出也欽黃
出也孫男三人陞城世女六人孫女五人婚嫁皆名
族蓋公在而故太平九江爲祠祠之殁而聞之人謂
公能已亂請於臺爲祠祠之俱世世勿絶訃聞
上輟朝一日下所司予祭葬如禮而天下猶以未顯
贈易名爲歉公故卜兆於西郊之怡山前卒一夕有
巨星隕焉郎今所賜節塋舍地也麗牲之石梁寔請
於不佞志之復爲銘曰
計臣之良維孔與桑且折秋毫亦有東幹曰故廣漢
如別劉晏豈不喻但快於一時元氣則漓公爲材臣

于牧于甸賀有其仁酉趨之非司天下平毋斬近名
不佞國儲焉使神輸食寡用舒謀夫筞宣臣保貞吉
寧侯終日歸而著書其言滿車帥心自媊嘉隆之間
完人寔難公故如山天命不遑奪我國老　帝心用
悼乃命司空卜爾玄宮西郊怡中星隕於是公與俱
瘞億百千禩

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何公神道碑

蓋嘉靖間天下有傳大僚敝之臣曰吉陽公公自小
官以至陪貳八座毋問識不識皆而稱其爲師公大
人及其未也求跡者不能無一二擬而賢者並信之

公亦愈自信以王佐必可爲聖人之學必可致大約
其用未盡究其學亦未易窺而去公所自信者非遠
矣公殁之二年而塋葬而當有　天子之命有司未
及請而公職三品例得樹神道之石其仲子宇度以
太僕少卿劉公穩之狀來丐言不佞通家子也雖嘗
一再侍公然不能盡悉公而竊以公之所自信者志
之公何氏何之先自唐叔虞十一世而爲韓文爲何
至　侯武都鄉侯充以輔相顯名漢晉間而求縣
用經術高尚稱其後世世爲之甲族而萬戶得成與
孫指揮僉事貴從　高帝起兵渡江功最大得成

之後絶而指揮移戍江陰以死有子濟濟子銘襲稱
成德安遂定爲德安人銘後絶而弟英代之英子洪
洪子泰以指揮僉事授子勳能拓而大之用武功進
指揮同知是爲公父公生而母有夢緋衣神人乘雲
下公舍者生之數月同知公後征思恩歸夢祖泰書
其掌曰遷覺而異之遂名公曰遷後字益之以嘗讀
書吉陽山中故自號吉陽而學者遂稱之曰吉陽先
生公五歲受孝經小學居別室塑聖賢像其中憲伯
楊公某見而目誰謂當爲翁弁者真吾壻也其女是
爲楊淑人而公甫十五郎用工文執贄張文定公所

奇奇之曰孺子且名世碩公爲易及大學中庸務推
極義文孔曾之微旨而不斷中時趣踰冠舉於鄉尋
試禮部不利遊南太學祭酒湛文莊公若水初以制
舉義知公而公進其業遂自爲弟子公凡七上禮部
試皆不利然所交遊皆大父行天下知名士四十始
對策大廷讀卷當第三而時相有相軋者抑寘末人
謂小隱年可館選也公謝曰隱年而館能無內愧心
乎竟從事吏部三歲除戶部福建司主事居戶部之
踰年而改吏部稽勳稽勳未幾以言者罷謫判九江
亡何入爲南文選王事進考功郎中大察察吏畢進

南光祿少卿入光祿仍爲少卿進太僕少卿遂爲光
祿卿亡何以僉都御史撫江西久之以右副都御史
總督漕運兼撫淮揚尋以南刑部侍郎罷歸歸之十
有二年而病病踰歲卒壽七十四始公之自吏部謫
也所中蜚語以講學故謫而得九江有周朱二先生
白鹿故址公語人吾安能舍學不講且李以實蜚語
亡弗可者已乃開白鹿教授諸生亹亹不倦公之爲
南考功且司大察故事考功郎不與他曹郎接郎接
謁亡所報報或僅一剌不入又不與他曹郎會日呼
曹吏胥撫郎陰事以故郎往往見刼吏胥亡能馭者

公時出從他曹郎遊亡間又不呼吏胥撫郎陰事而
奏牘下亡不稱明者郎被謫人亦帖帖心頌矣當是
時太宰御史大夫皆以公故重南光祿號爲閒曹而
是時南有倭北有河南寇勢張甚公往往策其帥多
以虛聲逆遏之恫疑不敢近人自是材公而其再入
爲光祿光祿素號弊藪其出納皆以大閹口量自焉
少卿從謙得罪後日有附日束手冀得以資序遷改
而已公歎曰罪寺耳坐靡縣官財毋寧坐斬縣官財
乎雖然事至而後爭必敗乃條其狀四上之得報著
爲甲令頒之屬署自是物直平供有定額羨羸吏不

得爲侵牟郎大奄無所用口頰其意亦拱之曰何公
望我安矣自公之法行而光祿歲羨可入萬餘金於
是人益材公江西之大吏官京者相率以公請得巡
撫而僅爲僉都御史公至則首謁故撫臣王文成公
祠慨然請祠志焉於是創條例以矩賦嚴鄉約以止
訟立保甲以詰姦練土兵以備武年餘而劇寇之止
竟者遂延去莫敢闌入又捕廣之大盜劉鳳尸諸市
公請止遠調兵創興安邑治增益鄱陽戍備咸報可
遂悉城進賢浮梁金谿瑞州南城豐城之未城者咸
筴公綏之羨支之一不以煩民而所矩賦歲減四萬

三千金又命有司闢新建烏土溪水水不爲害濯溉
四萬頃民爲勒石曰何公溪公之治漕漕課獨爲前
後最　景王當之國道經淮公褁供億以萬計從王
者悉之而莫能難也是時言官以天變擊公等八人
皆留而公所中語復以講學其爲南刑部偘偘持法
不少貸忌者竟用前語中公遂罷公咲曰以講學中
我固當我鄉者不能毋講而今乃毋講也自是益闢
席授經詛負笈來從遊者恒數十百人俱厭而歸之
孫中丞應鰲舒侍御鰲以公當用疏上報聞當是時
余所謂求跡者不能無一二疑而賢者益信之以此

其最賢而最信者毋若劉公以故劉公之言謂公生
平表裏洞達如青天白日惟楊之語可質鬼神又云
萬物一體公實身之若矯世避人絜巳明跡皆所不
爲也公之學以知止爲入門以默識爲關鍵以不覩
聞無聲臭爲本體以功夫合本體爲妙諸知言哉劉
公又掫公事其史同知公及母張淑人繼母朱淑人
孝喪而毀瘠踰禮好施予所全濟姻族指百千計至
捐宅爲學宮以期鄉士之取名第者於書一過目輙
誦解所不覽而恥以博名其遺詩文卓所點竄凡六
七易始就以質助草無一字同者然迫之則頃刻萬

言川涌雲變而不見率其詩出杜少陵於文出兩漢
而頗推王臨川近則王晉江慎中他茂如也公又嘗
於南曹善故楊忠愍繼盛楊公當比法而公救之權
相嚴所以是與相嚴左其撫江西而僉都御史爲
左撫之三年始治漕爲琨轉而得南刑部爲嘗謂以
皆相嚴主之其後兩見抨皆嚴客所爲也蓋劉公云
然公有丈夫子二長守功襲指揮進守備凡三娶皆
名族而與守功皆先卒仲郎守度今爲光祿監事以
文行世其家孫二人所著詩文集百卷全楚志若干
卷友聞集若干卷江臺政畧若干卷學指測言若干

卷塋在郡東十八里紫石村

銘曰成嘉之間兩人龍惟陳與王摺帝熾從門入者
非其宗何云捷取歸心朒默而成之言乃雍朔惟中
葉相不共翅嚮邢鋒未受節義取彬世無汚陰繼堅
僻吏裁濫與凋瘵撫寧漕計工少吐厥緒鬧屯家矢
衘南夷忽告窮是誰遂之俾弗通陳鳴於野王則洪
公式廓之千秋功我銘用腆碑乃豐以爲不信問劉
公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

張公神道碑銘

當萬曆之六年　天子威無所不加乃脩嶺外攻而是時太倉凌公雲翼議用衆以二十萬塲填諸蠻而嶺之右大藤峽八寨蠻連能蛤布吺二主司尤獷悍而恃其嶮阻弗肯賔於是討新嶺右督撫臣而嘉定

張公任時領山西臬有循吏聲會相國江陵公自楚返大秉與今大宗伯徐公於襄陽而論人才徐公亟稱張公江陵公憮然曰吾固知其循吏第儒不習兵今乃習兵耶以屬太宰王公王公晉人也目徐公辯之當張公乃擢右副都御史撫循嶺之右兵民咸肄焉而繼凌公者是劉公與張公計分道進師張公業以爲我必先飭士而後可致之用爲簡行伍申約束竊適賊發公度所貪暴吏士蒸蒸樂從矣乃抽鋭而伺賊瑕刈其東明尤黠者捷聞有金幣之賞始大誓師明年遂數擣其穴不三月悉盪平斬級番萬囚男

女如之牛畜器械萬萬計公以偏師破城所斬俘與大師劉公功畧相當　上大悦爲具太牢告　郊廟中外偉之以大藤峽爲吾郡韓襄毅公雍畧定地餘百年王文成公所不能得志者公與凌公後先削平之而皆吾郡人尤甚奇公又圖所以善後者凡七策一曰設三鎮二曰戍要害三曰分信地四曰遴衛所五曰廣屯田六曰開道路七曰議糧餉疏上下有司次第行之方議廣武功令以旌賞公而公病殊卒矣公之病得之體素弱而規調賜兵食太勞又内慈仁不忍於鋒鏑時忽忽減飲食既卒而御史爲治喪仍

具其事聞詔所以所應恤者贈得兵部左侍郎録一子入太學太宗伯治祭大司空治塋其祭之辭曰惜十寨之妖氛用勞定謁牧馬全之勝算畢命在公蓋實録也公年僅五十七云其諱任其字希尹世爲嘉定人其先有諱清者傳子玘玘傳鈘唐尉子愛凡三世皆以公貴贈山西右布政使配皆贈夫人而錢唐公得及公而封工部郎又封嚴州守母徐夫人公少而穎異強記工屬文十八補弟子員二十舉應天二十四舉南宫皆褒然在顯列所爲文諸學官大夫傳誦之以進士高第擢工部都水主事出督淮濟漕艘

故財賄出沒地公少年人謂郎不病所染要不能脫吏手而精强於職吏不敢賁緣爲姦私有奇羡悉以歸長府比三歲而得八萬金滿考無害晉署員外郎當治武庫佚而同舍郎黄元恭董與公皆好爲訕言言頗侵分宜相聞之不善也而會華飾鬻白上請句稽武庫佚得借以中公等悉外補公得大名府通判君半歲量移嘉興府同知公不鄙薄其官以廉靖惠利爲政吏民愛之攝守入陪大計課最出國門而遝知袁州府袁故分宜相地也公大駭曰此何以免我孟分宜從容謂次相華亭公爲我擇一良守華亭公

謝曰以趙穎川鉤距所不知欲涖府之則云倫張某者而分宜故久忌之遂擢公公至官第日取其豪猾舍人子加三木焉曰此固而主恵而小民意也小民業已得守指遂與其舍人子均鬭不相讓袁以少安而公丁後母　夫人憂以去服除當補官時有壯公守袁事者將畀以大郡公問訊得嚴州嚴山郡也俗樸而簡公一切用京道理之日啖米炭脫粟飯一盂曰曹平陽武吏治猶尚不欲擾獄市而我何稍爲巧爲久之其民即尸居不敢爲小惡謂無柰我公知之何而有鄢中丞者挾分宜重不解壹綫而治雌政

所至假檢攝爲恫喝公私帑如埽獨難公無所問曰去之此曹子强項不易詘盖時淮安有海令云旣分宜罷公始擢山東按察副使久之有漕河役公以才見選佐大司空朱公晝夜荒度亡告倦工甫竣而官署不戒於火元配楊夫人與子女四俱燔焉公病悸上章乞骸不報進叅貴州游事公歸而待布政公作勝下戀且以痛楊夫人不欲行布政公强之曰不念若祖布衣地下耶萬一得三品考從大夫命吾可侯而見若祖公爲强出至貴所治與其吏民之見信畧如嚴公又佐御史司試事程式文多出其手以雅鯁

聯公治臺檄至長沙而忽心動上章乞歸不待報即發太宰惜之爲轉陝西臬使以便公省而布政公計至矣公絶痛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雖强食以迫服除猶支牀爲骨也自是公頗息意世路別搆數椽水竹間翛然燕坐若無官者居三年所而太宰檄諸待次官過期即罷不叙公不得已强出補雲南已調河南俱未及上擢浙江右布政使浙之長有褊心者數與其寮競公一以恬爽劑之彧自姚解久始移山西其治爲邊餉出納視淮浙尤易紊而公清白亡敗於素而飭枝加精諸上輸者獨見爲寬省而邊計吏謚羡

以故太宰得之詳而公不喜通時貴人書間一有所
通其人始色動既啟而云所循書中語乃倦遊歸計
耳其人咲曰郎歸自決之何關我爲而公以久次滿
封三代乃大喜曰誰謂我低栅外臣能三代封若何
幾故公之得嶺右臺天下以宗伯徐公爲能爲江陵
公爲能用而其捷也復以公爲能報公爲人中形質
清而弱癯然若不勝衣或竟坐不能酹公哠語則欸
欸中規必自其底裏出之其事師政公雖極志養然
不爲矯厲故處頗畝而據要悉以推其兄衣敝完竟
不易食無重味其孝友質儉自天性然要非所以爲

名高也既痛楊夫人之凶終止弗娶終其身所御裁
獲能守布政公戒郎重用事者不得御□帛服相踵
於門弗敢出蓋邑里之推重厚長者必首公父子云
當公成進士時世好言公文公獨謝弗挂口竟以是
歸怨妬以功名終其身余嘗謂公之友殷于都吾與
若張公交垂四十年而彼不我悉也然吾試名其人
且老矣不失赤子心貴至列卿不改布素節歷爽陰
百端不奪處女行寓可埒邑封不增白屋飾殷于唯
唯故公卒而狀之大畧如余指公有一子曰其燕爲
諸生敎而文郎所當入太學者也娶於徐郎宗伯公

女女一側室朱出嫁諸生丘瓊塋在沙浦原爲
天子所賜其塋也宗伯公銘其幽而其燕屬余以文
麗牲之石銘曰
國有大討於嶺之南王師啟行妖祲橫天川芷林菁
被其膻腥王師之出如熛如虹如彼雷霆珥戈大黃
朋厥後夫以飽我兵京觀我我銅柱輔之上標青冥
站爲不摧毒瘴橫披日月朗清猗敷屠功誰哉運籌
乃一書生捷書之騰　天顔爲開二郊告成而我張
公盡瘁鞠躬庶幾孔明　帝憫勞臣大牲薦馨昔出
尚方晉佐元樞三命之服榮施九京沙浦崇原受封

爲㷊伊象大麻陋彼斜息而所石溪甚苡斯亭我動
歲公酬吶悃悃如不那勝信哉有周張仲孝友允於
南征吉甫作銘勒之樂石永垂億齡

中大夫太僕寺卿東白顧公神道碑

蓋嘉隆間有難進易退之君子曰東白顧公公舉進
士爲循吏爲直臣其拜起也爲名卿君家而爲孝子
爲鄉先生以壽考終不可謂非君子也已公之始令
而得餘姚也最號壯縣紳衿黍氏三之一而居家吏
黠胥以智計乘其間公始至君衚衕者已盡得其出
沒狀一日坐堂皇召諸吏胥責數之曰某弊由某某

県某舞某法立改之不者非死而成矣諸吏胥咸戢
慄若負霜背宿蠹爲掃每均役輒先計也歳所需有
成則而始按丁盆緍之卒無有浮入者縣故有三老
周知邑賦甚熟而屬之不能無高下其手公故知其
狀若弗屬也朔旦大會庭中爲召三老前謂我弟賦
長上下三老出不意咸叩首吐實即令賦長前受牒
去亡少譁者暇則召諸儒生與談經術析文義所奬
進若翁大司馬大立趙太宰錦二三公其老也入預
試外簾所校文得知名士爲多時臺使交薦公而一
時之令浙者必推公循吏循吏亦公人爲擢科給事

中亡幾而蜀王與都指揮劉永昌相奏訐永昌故撵
口嘗以言事得　上意而武定侯勛復庇之詔公偕
刑部郎即其地置獄公謂蜀王王也弟避嫌不當朝
其獄獄以二司不能無嫌王而庇永昌請以他司鞫
俱報可公乃與郎楊本仁馳之鄂會陝蜀諸藩臬鞫
考案証盡得其實時蜀以疑王恐甚而永昌微欲有
所辨說公不顧抵永昌罪奏報可中外快之公歸而
秋享明堂禮成乃上疏條治道五事皆的的中窾而
中爲廣曠恩則請赦大禮大獄諸臣抑邪佞則請屏
斥諸方藥不經之士公亦草疏若見怫梁者出而鴉

當戶鳴公不顧既啟皂囊授中貴人中貴人曰　上
方怒言者若休矣公正色曰言官言事分也乃何
上喜怒行止哉疏上　上果大怒廷杖公六十編管
保安州公之被杖也且死者數矣已又冒冰雪行
絕塞也天下靡不歸公直臣而公絕口不復舉疏事
惟時時加額　上恩德孤臣萬死不恨臺聘公主
宣府教授諸生所造就後多顯者公居保安之三年
茹草餌鏞甚苦之獨不能忘其親海隱翁錢恭人而
一日聞錢恭人病乃上書執政辭甚苦執政閔之俾
治檄歸拜錢恭人床下錢恭人病爲起至明年竟卒

公爲里門斷得視錢恭人含斂入且以爲幸而毀瘠
骨立里中火且侵舍公叩頭呼天血漬地俄而風返
竟以脩免既墊毀身而事海隱翁者十年海隱翁老
而好施予諸所衣食五宗給櫬車治橋道公傾家承
之不敢以不繼告也公之治海隱翁喪業始衰而毀
瘠視喪錢恭人有加諸來弔者不忍於公戚撫目而
歎曰孝哉顧公也公畢君久之始奉　世廟遺詔錄
諫臣予公故官待次之明年而超拜南京通政叅議
用之官條上十二事中所謂貴粟官立營田置義倉
禁浮靡蓋惓惓王業之本而破格以收賢俊廣恤以

作忠義於人才三致意焉　上嘉納之三月遷順天
府丞遂拜大理寺左少卿已何進太僕寺卿故事卿
僕遊需次而已丞至自匿避不敢與少卿均禮公獨
抗疏請平少卿丞體一丞督庫藏而少卿理京營者
監之東西路少卿丞各一相繼行部驗烙馬　上可
之著爲令公又申明六條優䘏種馬責成寄牧隆重
銓選嚴督解運議派改折慎貯卷籍俱報可公又延
佴德倅歸有光爲太僕志志成而公序之人以爲良
史歸君用是得入直秘閣而公倦游且歸矣元相興
化李公謂公屬者　天子大閱而覩雲錦之盛以兼

金大將勞公且公雖武執政柰何恡擲之公笑曰若
臣始望不及生何乃今日也竟冊上得請且以其子
鴻臚可立侍歸祖道供張塞青門謂疏幾二疏云公
之歸也念可以爲德於鄉乃大搆庠以六百畝置義
莊贍族指以百畝資里役以三百畝給郡邑社三學
諸貧士以二百畝共介石書院祀介石書院者祠故
吉吳公子遊而以宋著作郎王公蘋大父五世祖原
魯先生配者也著作與原魯後先講道東南公素所
服膺者歸自保安而創祠之在大石山中公始以經
術顯名所造就多爲貴人益慕從之戶外屨恆滿公

所值郎後進儕甲不得當一游秋文事律律乎言之
不啻口出也見薦說長者聽之恐倦有所詆毀郎掩
耳矣公雖寬然不好爲崖異而實中介其讓蜀獄還
也蜀王內德之以珍寶值萬緡謝公巽却之不齎一
蜀物裝爲保安其僚之醵金贐者壹使之以贖鍰治
室者一切弗受公雖起家通㫖至大理所佐多聞曹
而又輒遷去亡所見及其一爲太僕章章如是所建
白著今甲至於今賴之嗚呼公不稱名卿與鄉先生
哉當公之爲邑令而給事中也立朝不二載滿謫三
十年而始起其起也不四載而歸若公者真可謂難

進易退者矣公諱存仁字伯剛別號東白其先系出
司空和吾太倉之七浦故有二碩村有彼塘北者最
後徙郡郛門五世祖思勝所謂原魯先生者也凡四
傳而爲海隱翁啟明娶錢恭人寔生公公歷官不及
考而兩以　詔恩封海隱翁給事中錢爲孺人再贈
翁順天府丞恭人所謂稱以縉紳先生旨之爲歌詩
表其事公卒於萬曆乙亥距其生弘治壬戌春秋七
十有四子男四長郎可立次劉氏次可大俱先卒次
可與娶毛氏與可立俱鴻臚序班可言娶朱氏側室
劉出州學生女二適陳嘉績周籍繼配謝恭人出也

孫男四人愼餘晉餘郡邑諸生餘尚幼公之去餘姚垂四紀而餘姚人至今尸其政不衰來往必趍公里問安否其所定役法周令鳴塤者推行之其民爲謡曰前有顧祖後周父活我孫子十萬戸故聞公卒而與吾鄉之士民相率而請於臺各祠之學宫公所著有東白集若干卷不佞序之其所爲德於鄉非一鄒司成守益楊太史愼瞿宗伯景淳宋中丞儀望張中丞佳胤舒太僕化記之其卒也顧觀察章志爲之狀而翁大司馬銘其幽可以傳矣其在大石山三品例得祭塟而公之金節臣也臺使者業已請矣是故不

佞爲文於麗牲之石而俟焉

銘曰含而卷用而舒何所不直舘於官思於鄉何所不德以直行德所繇稱大人作斯世式以德行在所繇稱長者貽後世澤大石之陽鬱鬱葱葱爲司僕阡我勒信辭紀之豐碑後千百年過而式者曰於嗟公今吾無間然

正議大夫順天府尹畫溪姚公神道碑

蓋嘉隆間有慈愼端亮之臣曰順天尹姚公公於官在通塞間天下雖不能盡知公然望而稱其爲鉅人其鄉之稱則以爲長者故於其沒也鄉父老諸生舉而聞之有司請祀之學官臺使者以聞於 上請予祭塟則下大宗伯議當予祭塟而其孤紹科等念重踰大夫期卜日而歸諸唐與山陽阡以河南左方伯陳公應知狀來問言於世貞勒之麗牲之石公姓姚氏諱一元字維貞姚之先爲唐丞相梁國文獻公崇凡九世而爲宋延唐殿學士文僖公希傳子梧州守俱世之顯名又數傳而爲元司訓文官長興有畫溪贅有子因用從 高皇帝起義積戰功拜萬戸其子孫息而蕃之遂爲長興甲族更四傳而爲宿松令岳孚官以循吏祠宿松尋祠長興有子良輔縣經術著

聲貢入太學蚤卒贈監察御史則公父也公歲而孤與其兄一夔依母游太孺人居寠笑時時吟矣以是益感奮淬礪於學二十游諸生又三年試最有歲廪東偹受經者麇集始授室得共奉游太孺人毋之父九年舉於鄉明年罷公車辟又三年成進士拜事禮部尚書集諸進士而試之論爲第一明年授行人嘗使楚藩祭其王嫺於儀度亡責幣還滿考選山東監察御史視司隷北郡治稱吏亡間貴戚小民便之出按山海等關論劾債帥不職者還奏事毋害遂按陝西陝地遼而民瘠困於供公一切治以嚴簡

分守故避平涼宗人而與分巡併治鳳以所轄遠不相及則又增設涇邠道公謂守避平涼不避季涇請移鳳守守涇以平涼爲支部而革增設者臺議欲並馬政都御史靈州兵備副使下公公皆持不可曰最爾吏民能奉兩大吏耶兵上俱報可而是時中貴人治上供絨罽爲陝累　詔罷之以屬公公與藩之長計約節歲省可四萬金而絨復精好既奏少府
上大悅增公秩一級曰爲我留使陝吏後歲而瓜公益感勵而連帥吉衆窺公得　上意棄帑若居間者公論罷之又論撫臣之不職者繇亦罷諸御饋而獨

故京兆小有歲諸府從悉集公曰是不爲常且生叵測以便宜發倉粟爲餉佐以時斂賑之及麥秋而解屬大試偕計士公悉飭其曹偶以夕繼日即病瘁亡小間是歲陝得士多公既久治陝所齎衣咫穿有司具新衣爲公恐弗御曰御史身寧挂陝寸帛也遂理道事如故輔課三載績增公及逝太孺人予告身
詔叅閱京營戎政有冒食於虛伍者公嚴覈悉出之大帥主與相臣比而軋公弗止也時緹騎督炳張甚與大司馬爭班軍事公偕給事中今大司徒殷公正茂衷之俱忻服尋課六載績御史大夫屠公僑慎許

可顧當於上考曰子真御史也然竟以大帥軋之故弗獲留晉福建按察司副使分之官閩以佐司事無行海防至則庀練於餘皇浚城濠淸約束井井倭不獲志於境閩人稱之明年進江西右叅政尋丁逝太孺人憂服除補陝西其職糧稅以歲時行部薪菜外亡他供民猶識之曰是故敝衣而驄者耶尋佐御史試偕計士得材埒於勅轄江西按察使遂爲右布政使已又爲左公度財所出入由庫官吏便悉削其權以聽不特委而又時覈覆之以是宿歲蠹祛洗顧恒守章程動引故事而臺使者皆新進務以更爲名寔

相格公媿謝曰吾不能捨吾守而折服少年于上書極疾歸因數歲中外皆惜之遂以省臺會薦起除山東公所以財節出納大約擬倣江西而加精密其釐亦稱起除於舊時議者謂東土田損廣欲以門半賦公持不可曰賦自田出令乃不可信而欲以影響準之門籍令吏隱沒豪富而委上錯於鬢螺之地何自詰得其實乎卒從公議尋佐御史試得士且如陝入爲太僕卿未上轉順天尹時新鄭公行太守其起公自田家歲中再遷至九卿意不能無少望而公第從朝堂一再見而已久之竟弗謝乃咤曰此當老許忘

我嫌言者如其指刺公公亦病請得致仕既歸而薦
者刻相接然公絕口不復言宦時事與同郡諸老先
生結社湖山間尚羊自快時撫臺後先蒲圻謝公鵬
舉西安李公世達故與公有連移書餐會公謝曰身
隱矣安敢以野服見達官卒不應而間過所謂畫溪
者召其宗人飲食之問所願必使滿公徘徊枲梓間
而歎曰此吾家所由起也蓋自號畫溪居士云而邑
故有鄣南若干壠歲久不封樹公割帑中裝爲之一
新公仕宦垂四十年宗之室亡弗潤者而晚始構一
堂人或以隘請公指諸子語之毋問帑不繼我尚不

能貽此曹太祝奉禮而何隘爲公至孝友居恒以不
及事侍御公爲恨其事述太孺人備志物四十年一
日也屬病號搏顙籲 天請代不得則骨毀以殉之
其恭二季父如其父其恭伯兄如二季父家事亡大
小以次禀命行宦遊郎數千里外致甘毳不絕歿而
謂棺殮治塋事撫孤遺亡不極意嘗館於顧中丞應
祥而中丞時以候勘家居戲謂公世辭我必待子而
起色乎公入臺有謂顧公材當用者或尼以殺閣公
疏辨之竟起累遷至大司寇其恭陝政與寮之賢如
靳少年學顏王少保崇古遊其篤王公中飛語奪職

變起之陝中兩使者意爲動公力救得免然竟不使
王公知也其察京營才故裨將李光啟而薦之得還
帥印而公已外遷李君裒金帛爲謝公咲曰君不知
故人耶欲報我胡不以而身爲 國家殉而使我與
有榮李君愧謝去其年卒死於節公之德爲多然大
要在持厚獲人過不倍恩歸於長者而居官潔廉尤
天性既病而陝人馬少保自強時佐吏部謂其長欲
安我凋劫非姚公不可公幾以中丞節起而病欲且
卒矣卒之年距其生正德己巳壽七十娶於錢繼李
德佐公積纖以至有家公寔之相懽白首無間又相

莊也封如遊後公一歲卒男三丈夫子紹科紹儒紹
寔皆太學生朗爽而文女一人諸孫十人女十二人
婚嫁皆名族所著有古今忠孝人物贊奏議若干卷
藏於家銘曰
天目蜿蟺泉龍蟠畫下滙飛淙水秀土沃且豐篤生
長者敦厖曰京兆尹姚公起自明經孤童爰備
帝門四聰乃睠西采秦風行行且止避驄飭闆組綠
餘皇島夷莫我敢訌兒女贊竹嵴潼公其惠我故邦
而臬而藩西江吏窮民忝埽空東齡抗志直躬旋不
受少年容若下有田可農 天子曰都汝庸其以豢

衣來東齊魯領謳喁喁京兆　帝心所焉公材三王
比踪納鑿相門難工有身可完曷恫歸而爲德五宗
其取衣哺若供毋以贔屓黽窮尚書尺一且降墉城
之木霧淞德星下隕碏聳嶕如鬲明令終唐興之巔
龍從其址一掩一垂𡾰巋佳氣若封有萊頭人顒顒
衙鄜華蠓以從是爲京兆幽宮與曹氏阡比隆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汪公神道碑

汪之先自越公華篳路藍縷以開不毛有功德於民
遂世世食歙爲歙甲族至明而蔓指數十萬閭閻赫
比而今左司馬道昆志賢重賻封其王父父皆如其

宦贈公之贈也司馬謂世貞廷尾公車以文事見屬
委之追志神道之石至是封公卒　天子命宗伯脩
祭司空治窀窆司馬乃修大其塋以明　上德音復
謂世貞志石如贈公例惟是封公之元配吳淑人塋
則竊已志其幽不腆之辭凡三見采於司馬而以六
寸管當執鞭則其季弟狀其得司馬而介子道貫請
論焉其何以加乃即狀畧曰公諱良彬字某贈公要
亦曰吳淑人難子中歲而後舉公則愛護公甚公生
而磊落無凡骨爲儒甫成而薄之曰吾安能日頫首
佔俾乎贈公挾之賈賈且成又薄之曰吾安能沒身

雖刀閒乃日習擊技騎射得陰符肱篋家言讀而揣
摩之謂侯印可肘也毋思之謂曰汝七尺與毋共而
奈何輕使與予覊憐我何以食寢公迺歸從事於家
贈公嗚嗚操下公材最能當其意然猶不廢扶公蒲
伏拜杖廷下徐脩色而請間毋忤也既居嫡且長當
得棗乃益推肥以與諸庶由由然竟其身無間言贈
公從善酒則公日精爲酒吳淑人多病善藥則公日
精爲藥咸天年樂終非困苦而公不以倦飭子甚也
孟鄉人人歸孝矣公素好形家言卜兆衍其冀福及
其後少而舉司馬曉課之習三禮及制科業勝至輙

成進士以郎最封公守最再封公中丞最三封公至
司馬封四矣中歲舉道貫課之學復就公時從容語
司馬吾於世所欲得者三事其一吾晚恨窮寡越公
爵予汝貴至列卿無忝吾先而又推胄子予道貫道
貫材僅自得之其二挾圭測以求堪輿閒一坏土冀
及來者而驗之汝獨所未得志者刀七尚入口躋白
雲去汝曹不難耳蓋公日從事用龜數損衆言殺色
而最後考諸方士多不譽乃謝絕之公始以太淑人
病多爲醫方而善故吳處士洋洋國醫也因得其禁
方一二以治人病亡弗驗者處士死而其子橋貧公

舉以歸之曰毋墮而父業復以授中表弟潸兩人行之遂擅名郡中公猶時時爲言毋易視藥善則膏粱不善酖毒耳藉令十全不能敵一死蓋公惡其名不欲居又不欲妨故人子計然特公而起者指不勝屈也公晚節益爲儉勤其第宅務完固而已不耐册楹刻桷司馬當在事爲以文繡則笥之異日爲賓客壽或以資置產弗御也司馬乃具成服以爲問請御之公艴然曰而翁得道於老氏庶幾敝不新成且有太中有二千石子者四而勒之使沆瀣何獨我鮮衣也竟弗御公故饒精力米鹽布絲出納瑣屑少所厭棄

者更精意好之治事至乙夜不止太淑人怠欲有以風公會亭午覺饑自閫歸乃迎謂曰翁所不足者寧蔬食菜羹耶而恐曝背亦曰而復果翁腹也翁春秋高且休矣公謝曰吾智殊出姥下於是絕口不問家而孳孳力爲德所衣食及排解於人不少矣乃至春社必市生螺若干斛放汙瀦中鱗弋網罟之獲其可生者不之市而之公所以之公必得浮價公果浮其價入手則縱之高深且祝曰盡爾命毋更爲人獲也有牛且及亦腕縋而奔公雙屈其膝公感而市之飯之藂林踰五年得良死瘞其首里人歎曰獸智非能

識公乃公仁有以感之於是有慕而止殺生者以司馬故兼服而公秉三十五年於家庭無期功之慘老始哭吳淑人踰年哭曾孫又踰月哭道貫婦八月哭少子十月哭弟十二月哭從弟明年哭內弟皆所鍾友八月哭其幸姬人九月又哭其次曾孫神積傷矣司馬自方慰解之公故善食酒能竟斗最後僅舉三升所而薄然未嘗不爲司馬加餐也所進食間失飪然左顧司馬則加匕右顧道貫則加箸未嘗不耳也以故司馬兄弟稍自寬而竟感末疾已大作司馬兄弟斷天而懇願悉餘年以償公淛之家祠則五服之

內外宗戚若而人願損月以償公他神祠則閭左之老少被德者若而人願損二日以償公而公竟不起其哭者覘情者則又從之其次咄歎吒者覘哭者則又從之嗚呼公真所謂生榮死哀者矣其遘之順逆遞至則恆也世貞乃言曰公所歎不得志於仙者誤夫仙郎有之可遇不可求也吾獨惜公材而困於裕使公得將數萬衆於嘉靖間何渠南不紐島酋頸北不勒燕然石又不然而理司農筴又何渠出孔僅劉晏下今乃使之坐而食素佚之饗以老也夫少博好兵法獨貴奇晚而屈於戚將軍正以江陵公之言而

進司馬於道術者此一班矣公用弘治甲子生以萬曆庚辰卒得壽七十有七吳淑人之有婦德詳世貞志中司馬始娶某繼某贈封俱如吳道貫娶某先卒女一歸郡諸生羅良琪前夭孫四人其三曰無擇曰無疆曰無競司馬出曰無央道貫出曾孫男二曰當戶曰當晴孫女八曾孫女二賜塋今在某所銘曰

衎中之臧累累相望惟汪公之臧也良卿爾即康卿爾無疆俾爾嗣人識而昌有碑造霄能旱煌煌過者式之毋敢毀有石副焉其辭洋洋誦者繹之莫或忘於乎惟汪公之生也臧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兵部右侍郎進階中奉大夫南溪丁公神道碑

丁公之塟也少司寇萬公虞愷狀之而大司空李公遷志且銘之矣公於職三品以恩再進至二品例當樹神道之石緊之辭而缺焉至於今其介孫太僕丞此呂始以請曰先王父志也王父嘗撫此呂髮而曰孺子長必識王君識王君必以我身後之不朽請此呂少弱而君出入朝野靡寧宇無所從跡之既成進士有官守又弗獲從君於里今幸佐同牧淛去君里六百而近敢頓首稽顙君其憫憐之有以慰王父地下世貞愀然起曰而不知不佞之欲有效於公也旹者嘗吏齊魯辱為公察已又毀事公國士之知氣誼方寸間非一日矣即微子之請何敢辭即盡棄謝筆札之後何敢辭乃又泫然而志之曰丁之先自太公望易世而後有以諡為姓者至漢則君大司馬明司徒鴻代以貴顯唐之後而有聯者自齊南遷地洪州

之新建又後五世而有質者徙邑之五溪定爲其里人質有三子鎡鉞鋭皆好稱二程氏學而鎡最著號月之爲甕天先生十七傳而至贈侍郎儀有子贈侍郎大章則公之大父父也贈公娶程是生公贈淑人皆以公貴故公諱以忠字崇義生十七而贈公捐館公偕其伯氏崇德竭蹶而治塋且養母氏而不廢讀書爲文章有氣力倜儻尚誼一出應有司試不利郎拂衣曰丈夫安能齷齪一區視里胥鼻息耶吾且遊四方以庶幾成其名遂獨身東西走吳楚比渡淮泗縱觀山川土風與人文之盛者數年亡所遇然識日益進踔而發憤下帷其思藻發補邑諸生居毋何以襄毀聞久之徐文貞公階試諸生而得公爲第一遂舉鄉薦擢進士高等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司所隸錦衣緹騎最爲桀雄不易御君佐其長以平法持之有刼盜四而贓僅一油幣者衆欲之皆奮曰一油布足蔽四死命耶鉤得物主審所繇而釋之緹騎亦服出佐漕綱於淮賦民與綱卒閧而相株累數十百人經歲不決公以輕重立决之督臣周衆敏公企歎曰非丁君誰能辨此一一精揮當坐死行千本所知爲公居閒公怒曰若無耳耶而謂有市獄丁某即論指揮死

漕綱肅然滿三歲入補某司員外郎進某司郎中尚書聞非簡公淵倚之若左右手而吏部才之舉知河間府河間太府而又孔道公所以應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屬歲饑盜大起撫臣下有司使民相聚爲堡自固公持不可曰民所以盜坐饑耳今幸有未饑者而苦役之力盡則亦有盜而已因悉發庾積及公帑之贖以賑所全活夥盜亦漸解散家尸祝恭肅公決以直諫件上旨謫爲編氓緹騎長挾手鋃鐺就道所過不敢問公獨郊候如禮騎長不悦語侵公公前謂曰熊公大臣所坐非三尺偶失

上意耳一旦

上意解賜環若反掌且公老矣卒不幸而顛隕道路使

上有殺大臣名而足下荻天下指目如何緹長悟曰然唯君所爲公乃盡去其鋃鐺且與慢騎從而後發久之一切治理流聞擢三輔冠拜山東按察副使飭臨清兵備臨清尤名爲衝欲使者輪指旁午公裒厚薄而行之所遣請送迎不廢而其民以不擾比虜比歲入寇云且擣臨清公陰飭卒伍繕器備餉而外以無事填之人情大安始公之治河間也縉紳之無賴

王聯者坐殺人及不孝論死而臺司惡之復繫其子
且從論諸窮治鉤累不休公獨曰法如是足矣且書
所稱罪人不孥者何謂哉是後聯事迫則上書訴前
後諸公以讀訕約
天子怒坐株逮者數十人幾至大辟而獨置公不與
人以謂公先見公謝曰非意所及也其任福建右叅
政理糧儲以精覈稱提調省試所得多知名人俄而
省冢闕法當右使綿之而御史不悅於右使欲以公
縮而入覲公曰御史力能紀右使不能勒停右使冢
能薦我不能使我越次而侵右使冢甲今固如是耳

右使乃成覲尋遷廣東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爲按
察中丞覺死者衆爲右使特論抗中貴人橫索中貴
人爲之艴已移山東左布政使公素習山東省事至
則搾華其獘始盡晉吏洗手奉職時有詔開礦礦脈
几竭矣而開未已民不勝困獨公與世貞意合而請
之撫臣劉端簡公采上疏止之倭舟以風膠萊海而
繼劉公者張大其事爲數條若謀擬恰泰進招民兵
請贓罰數事公笑倭且去與世貞意復合止之不可
後果如公言公遂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其人巡
撫屬歲旱侵民有萑苻聚人或謂公亟發兵坑雚子
可因而奏詠公歎曰吾何忍吾用故河間法銷之耳
因下令華冗兵取其食佐以贖鍰之羨大賑諸鄉落
盜多解散歸命而徐捕誅其桀黠者東土寧謐遼左
與登萊隔海而壤會大饑頗以私船通登萊粟一給
事遂上疏令山東具粟舟千艘以贍遼左下公議公
獨下世貞議謂登萊黑子地粟小輸則竭且素乏材
木不販造舟何所何所聞千艘哉第令官時時察奸
民毋閉糴毋昂價以聽遼左之來請粟而已公大悅
據以聞登萊得無擾公毋謂吾籍王某可高枕而會
世貞以家難乞骸素所不悅於時相者也而公尚惜

之謂青齊最難治賴王某而辦不幸病矣代者必叅
議李一瀚僉事王遴而可一瀚遴亦時相所不悅者
也公爲其鄉人竟不顧而二君後相次爲名臣亡何
公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佐其長李襄敏公遂約束驕
卒帖帖然入奏三載績時相尚以鄉人故使所親示
意公欲留之北公嘆曰留賢上臣道也雖然柰何使
所留者知之謝弗應公出國門而相逐矣門下客亦
盡逐獨於公亡所點汙未幾代相者即徐文貞公而
公復以賀萬壽入謁徐公喜下榻而延公公遽請曰
弟子亡所希希一歸骨也耳徐公愕出不意尚欲止

公公謝曰不腆一官以弄師始以吾師終不亦善乎
遂得請致仕公歸而公府之跡可數也閭門教授諸
孫讀書輕籃小刀間一出山水間與所善客象戲必
覓日頗亦留意冊寵曰心知其無成庶幾百一耳為
人澗達無城府矢口心見臆不藏伎過即釋然以故
生平無死交然接而稱其為長者性孝友家秉悉以
推伯氏不別為私帑居恒念仕不及親歸不及兄未
嘗不於邑咨歎也當時右之得國最專且久苟才有
名者非溺即忤耳而公為其鄉人從容徊翔不可得
而親疎榮路在前棄之若遺進則循吏退則完人嗚

呼此豈易言哉公素強無疾老而手足時痺竟以考
終得壽七十五計聞
上為下有司賜祭及塋如故事配余氏累封淑人子
二曰諸生運先卒諸生遴孫六此周以公廕補太學
胄子此呂由進士為御史言事忤大臣意當謫全臺
白之補今官此召邑諸生此仲此伸此謀孫女一人
曾孫男十三人多為諸生者曾孫女九人玄孫男二
人女三人婚嫁皆名族公既不欲自名其官以故誌
狀多所遺漏即世貞所知山東一二事皆以職業相
涉而後能言之其不能言者固未易盡也所謂有效

於公者不飾美而已
銘曰干霄之材不以春榮璞埋於深剖乃連城公起
田間久困明經既壯而彊始謝諸生角藝南宮揚榜
紫庭爽鳩之寄若殳發硎遂贊喉咽遂守股肱藩臬
三鎮彈控百城晉陪八座究鎗留京銜歷試翼順流
揚舲閃挼易足國狂若酲百羽趨梁一鴻獨冥歸田
南溪露種雲耕啟手啟足含怡就眠
天子曰噫奪我老成是惟勞臣
先朝所馮祭自秩宗塋取水衡大歸之期孫曾繩繩
豐碑廣阡以光我丁過者式之則或斯銘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

當　世宗之二十載而臨安陳次公與其兄觀察公
俱以工制科業馳聲公車間而亡何俱成進士對大
廷俱晳而胡髯被削也與行中爭目屬之曰彼髯者
伯仲耶而偕國器專以次當謁選為曹主事觀察公
得工部改兵部而次公得刑部其主事以廣西司而
員外郎則雲南司郎中則廣東司刑部最號為才士
大夫藪其儁者往往相習古文辭林酒倡和次公適
亦長古文辭而不屑以是顯益精為法比當是時同
舍郎故中丞吳公維嶽司空杜公拯方伯盧公夢陽

今少保王公崇古大司馬翁公大立司寇王公宗沐皆善刑名家顧獨推次公精而公之在主事嘗讞決江北殊死以下毋枉在員外郎數捕其長笒獄無滯繫在郎中所隸錦衣緹騎繫治亡命巨盜大俠日三四至爲巽心衡之必以實不輕操舍而當者多內服不寃於緹帥亦亡見形迹蓋滿六載而尚書署郎中考有曰氷蘗者曰衡鑑者故倚公左右手也公遂擢知河南彰德府人意公自法曹出必斤斤三尺而公不然謂梁園繖大郡難治我何以枉後惠文徇張子高郎不獲已一施之宗室之侯耳於是諸子侯人人

惴相約毋犯此髯史君也有罪避之耳而公務隱郵閭左疾苦小民戴幘鞋而治公所幹飭田野關橋梁囹傳舍撫剔以是大得遠近聲薦刻奏上而郡所奉鄭王老儒慕危言以四箴上獻　天子怒將有廢侯詗伺指郎疏評王罪惡至大辟以上　天子爲置獄使中貴人偕司寇緹帥往治之以屬公公不肯爲巧鍛亡所得中貴人怖曰如非縣官指何公曰吾知法如是耳獄上王僅坐長繫國無奪其後復辟如故公入覲上計天下郡守第一遷江西按察副使飭九江兵備至則除戎器蒐卒補粮完城堞詰盜起必窮跡

其窟而洗之長江偃然矣而以毋喪歸服除仍得故九江治而益以蘄之蘄黃其吏民鼓舞迎公入不待指撝而理公又嘗出二囚之抵殊死者人以爲神無何進山西左參政時　伊王治河南以驕恣不道聞天子使少司寇趙公大佑偕中貴人緹帥往按如鄭故事趙公左右顧無可任者既而曰吾得之矣故治鄭獄者陳守今在晉移以往可也上疏請之即報許而公之治伊獄捕逮其國臣梟虎者致訊不小借王坐長繫加等國除伊故寵王非鄭比公不以指故小枉法天下聞而快之公還晉所部獲北虜諜及大盜

之持白蓮教者以功論賜帑金又嘗設法輸庾數萬石救隣道饑乏之擢湖廣按察使有二令坐法當公讞公斥其果者而寬其亡徵文者暨遷四川右布政使甫離境而見覓令巖金爲壽公大怒罵曰吾衙者誤覓之何所自得金耶亟去毋汙我公之任蜀逾年蜀困且不支而公從容調停貲公私俱賴以濟皆公而自其省爲左布政使時方建大朝宮材木俱取辦前後無慮十餘政而蜀與彰德號沃藩望郡使守所藉獨采谷重而公尤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即左右奸黠逆自斂以故公循吏狀非一而廉尤其

表表者前後凡兩選試入棘所取皆知名士上計復爲天下第一遂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川東辰沅諸軍當是時施州蠻黄中叛跳川東支羅牛欄坪囤剽掠傍郡邑詔公偕楚蜀二鎮合兵討之公自川東率大軍入深箐多張疑兵誘其毒矢石始盡而間道募死士繞出其後急擊大破殺虜千五百餘級焚洞砦百餘而蜀兵亦從兩北蹴之黄中迫乃挺身跳入楚卯峒門請死當是時貴與蜀兩鎮有戰功而楚坐得俘首蜀自以斬之故與楚爭功不能決公第謂楚蜀勢異不有剿者誰與撫地不有撫者

誰與勦殆非皆天威也三省交得微之疏上大司馬倚以決更推公能讓而公又與石都督邦憲合破叛酋楊珂之六洞十二寨悉俘其父子兄弟餘黨歸農者以萬計前是公之自計逐也聞長公計馳歸哭盡哀乃歎曰柰何遂不健以餘年奉兄顧我何恐獨食大官廩既抵鎮憂思日夕不忘以至屬疾遂上疏請骸骨　天子高其誼而許之當候代傳鎮遠卯不已恨苗晉面等叛公率石都督兵與疾而剿平之曰即病不以賊遺後人也公歸而御史三上公前後戰勛被賜白金文綺加等久之病良已人謂公五十而

懸車視薛大夫不太蚤耶夫欲樹清廟而根梓之含如匠石何於是南臺之薦公者屢屢至已登太宰啟事矣公夷然弗屑曰吾六月孤也幸至此足矣公所以稱六月孤者蓋其先人中憲公偶於黄太恭人以春正月舉長公冬十一月舉公舉公之六月而中憲公卒黄太恭人煢然撫二孤呱呱也其自舞象而後則與長公相切劘師友矣公之生夢宋蘇文忠公見而入至是有欲奪公棄使習吏者公不肯曰柰何獨棄我吏而會太恭人亦自悟夢故得無奪公之始屬文不能如長公然十五忽病病而夢與故新建伯王

文成公視師大捷已而鉏田間遘遽遂也既覺病洏然若脫者自是文思君發每試輒與長公相甲乙以至成其名既視師貴陽過文成故謫所儼乎羨嗟之思得老荷鉏夫豈偶然已哉公性孝友其事太恭人備志養居喪柴瘠踰禮居自恨不及中憲公之養也甚田攜兩令貌像而時時將禮焉事寡姊如其母撫孤姪如其子晚節好施予於橋道必葺宗戚待以示食者若而人性伉直不能服藏過然亦不復留以是人雖外莊公而中無怨者公尤不好佞缺間挾二愛輕刀信步湖山間卒值之不知爲貴人也有子禹謨

也材壯而成進士公雖心自媮快未嘗不飭以軌物
也爲詩文援筆立就務期以達其所欲言者而已曰
使我爲名高者夫我不已遠哉其著書有五經輯畧
性理纂要諸子粹言龍經講義脊擬參訂合爲咏稿
藏於家公素強少疾既用禹謨拜中書舍人時徵號
恩予誥爲通議大夫忽病疥數更藥不效竟卒其卒
萬曆辛巳十月距其生壬申得年七十公諱洪潔字
元卿少則精世法始而亭繼而庵皆署之曰抑以見
志蓋至老貴而不欲人以踰禮稱曰呼我抑庵足矣
娶於韓累封淑人夫夫子三長郎禹謨先後娶李氏

張氏贈封孺人次登謨邑諸生娶施契謨娶倪俱戚
程出女七人孫男二女二婚嫁皆名族公之卒禹謨
上書請於　天子得賜祭葬如故事禹謨與諸子治
窀穸於荊山之原賜地歸有日矣具狀以授不佞貞
曰爲我志麗牲之石不佞之先御史大夫公實同公
舉進士不佞又從公西曹後如禮所述六七君子相
與同切劇者何敢辭敬爲銘曰
皇虞而後降爲陳宋最聞者三脩鱗從龍渡江遷此
屯厥後播遷乃淪代有聞顯德則均公起孤童少
恂恂矯如鸑鷟搏太吳法曹斤斤愛一咧敷歷中外
稱能臣鬼方之伐妖決旬萬血伏死不爲爍力披瘡
毒成陽春上書返鵲關歸津西湖水清明角巾白眞
不救中丞貧嘉靖以降少完人公於其時氣獨振有
子汗血趾則麟公未竟吐皆經綸付之溢然返於眞
荊山之原鬱峙崢　帝令司空來治窀萬億百年永
無斁

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觀海顧公神道碑

顧之先於江左自吳承相雍貴始遂世世爲甲族其
後徙滁陽又徙崇明已又徙崑山之東海其徙者爲

伯善伯善生榮二榮二生元貞顧可正觀觀五傳而
爲石時罡太倉州而東海隸之遂爲太倉人所生贈
刑科給事中鏞鏞生刑科給事中鼎中寔大夫齊嘗
給事時與其族兄泰並位南北垣咸以白簡彈事顯
重天下而中寔公尤爲士行有長者風僅四十餘不
祿朝野惜之則公之皇考也娶於陸累封太恭人太
恭人與皇考之贈封皆以公考績守最故公諱章志
字行之別號觀海十九補博士弟子二十四薦於南
畿七載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遷副其司已爲其司
正轉刑部湖廣司郎中移病歸病已補故官出守饒

州府踰三歲進湖廣按察副使乞歸養太恭人太恭
人考終服除以薦者補廣西按察副使入賀萬壽進
貴州右參政俄又進廣西按察使以參政致仕復用
薦者起為山東按察使召拜南京光祿寺卿遷應天
府尹遂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卒於官得壽六十有四
則公之跋履也公生三歲而中憲公見背宛轉太恭
人懷抱間小長則伯氏縱撫而誨之矣公故穎敏而
能自奮勵於學以故通經術有聲用癸丑之三月登
第而六月即授行人奉使南越歸省太恭人里第行
人中憲公初所授官也里中嘖嘖謂中憲有子矣而
其使南越峨服舉止質素如儒生謝絕一切餽貺臺
使監司咸重之還朝閉戶讀書泊如也時分宜相重
而其子竊其柄以美官餌士士爭趨之公獨弗往以
是僅得司副以至正家人時扼腕謂先中憲公自行
人為給事公獨不給事豈有所不足耶公笑謂我何
安敢望先給事第欲作要人將不得稱端人矣給事
諫官也藉令以諫死職下如我太夫人何公之在行
人前後四載絛居閉無事經術之暇則日取城旦家
言閱之往往成誦且能解說大義而及其為刑部郎
治訊牒則若承蜩掇之而已與文端公山者時為大

宗伯名能知人嘗見公古文辭而器之歎曰是子非
文法吏也欲調為其屬曹郎又欲薦分試南宮士皆
以不當分宜意不果公歎曰吾何乃戀食虎口耶故
歸而迫其再補故曹則分宜敗矣公識比則益精然
大指寬輔法而行平反為西省最太宰郭公朴於諸
公間知公深欲優調之公力以便養乞外得饒守饒
名郡然其人囂訟吏深文為奸積弊蝟集公精心理
之以次若掃一日忽召諸吏胥列庭下摘其尤貪黠
者扶而出之而責數其小次者曰姑貰汝不悛者扶
至汝矣自是咸惴惴若負霜雪諸下邑有訟者或以
爰書就鞫者公出片語剖立決遣之即論負亦叩頭
謝使君不冤我無遣府不疲宿日糧邑訟自是不之
邑而之府至他府亦然公時時與諸令長約吾不使
人溷若庭若毋弁髦吾教府事吾自辦之不以累
若也上官相謂毋輕為讒駁令饒守笑我即御史嚴
譽者至公報解曰有賢守代我我又何難景德鎮陶
器為天下冠而又據要津如人依之與安仁豪競利
而閧揭竿嘯呼者以千數司治之大僚噤莫敢措手
公適以行視上供器至則從輿中口占榜諭以禍福
曰毋得動動者即亂民太守立捕僇汝矣其人故熟

公咸德慴伏鳥散去公徐捕其首事者置諸理閩境遂完淮故寵王國於饒而驕頑獨嚴公甚於直指公悉其情一一體之諸子侯翁主家無失所者爭相語曰曠謂顧使君嶽嶽乃吾天也士大夫有所居間以嘗請公必實應之自是亦不任怨久旱而雩吏以禁民間屠請公曰吾此舍僚寧無茸酒脯者乎安能責之民第躬自齋沐蔬食十日露禱雨立澍民大從他所訓灘若復鄭氏之流竄逐戴氏之山場皆累政所未決者咸以為神明至當大計吏治平為天下最公既謝湖廣不赴及其補廣西也地僻無所顯見獨以其

職與清軍李御史持衡御史即不能無牴牾然退而未嘗不推公之賢也公於御史所硎磨不淡然未嘗小自伐也靖江王汰所遣府中人以馳驛牴公公叱之曰　天子法得賜馳驛而王稱馳驛者何也遣之所由王慙沮民田有與府屯地錯者王欲并得之公持不可王又沮其在山東藩屏起家吳臺使者意其老厭事而公於請讞益精明所以調劑條采間不令見牙距乃大服欲承薦而公已轉南光祿矣其在應天節省諸邑徭與一切冗費所當裁者不以貴強沮錢穀出入按覈其隱吏不得因緣為奸諸曹有私會

銅館馬者馬日以疲耗公悉勒還之屬大試士當聘諸省校官考校公計毋使預知主名其獎進號著為絜令既治理流聞吏民鼓舞相慶以數十年鮮遘此尹而公喟然曰吾猶不如治饒之快也蓋饒之失公二十年而思公猶若新歲時候問安否以為欣戚碑而思之不已最後復祝之識者謂公不作黃京兆損於潁川時第非人輒得遷故耳兵部之長曰鄭公應聘故與公有分誼公雅遜之然所以助鄭公不鮮鄭公病至悉以事咨公取畫諾而已會其乞骸骨歸公代署部念衛士之苦在於三老而三老之苦在中貴

人朘剋臨就役則前跳其不跳者亦竟破家以是行伍日益耗不成軍乃疏陳其弊請悉募諸籌師而官為取之且稍豐其直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萬石今衛士所樂輸者已萬五千金　國家不過更益金米之半而不取役三老中貴人無所侵牟行伍如故根本不憂撓於大計便報可公又圖所以乂安留京者條四事上之曰重事權明激勸嚴參罰豫會計詔下所司一一如公指始中貴人不便公請謀從中杆之不得留京十萬衆讙噪振地曰顧公實生我公逡巡不敢當曰故大司馬鄭公之遺指也與今大司

馬傅公之誨也然衆益德公及公病而參問叩卜者
踵相接於道喪歸送而哭者祖祭者不可指數曰天
不欲人行德耶何以奪我公留京之縉紳大夫咨嗟
涕洟相顧曰空無人矣訃至都輦上君子詫歎曰方
欲借公北與謀天下事而遽斬之耶至鄉鄉之人無
貴賤老少一辭而噓噫曰自此不復見典刑矣其稱
宗戚者則曰無所覬恩澤矣天乎我安依矣蓋公孝
友忠信故天植其奉太恭人也自髫齔以至髮須白
終日夕無小違色自平居以至疾痛大故無弗誠信
至開九袠用恬穆終猶依依孺子慕也當其副憲湖

廣所治辰沅奉太恭人以行抵九江而風濤作公念
道險遠連為老人憂謀且疏歸養疏發而後長跪以
聞太恭人始亦難之既怡然安之矣伯氏待公嚴而
有恩公事之兼父師其卒也痛哭委頓欲絕撫其遺
孤紹夔為授室就塾分財產均於長子紹芳乃二少
孺所不敢望之矣有二女皆為擇配奩飾亦先於己
女姊出奉太恭人必借斥姨甘毳無間姑嫁於王者
家饑則迎養之曰即吾父也舅老而貧亦養之曰即
吾母也既死則皆公平瘞矣姊適沈撫與子善而病
公視湯藥唯謹子善病亦如之既先後卒而所以字

其二孤者如子善也已二孤夭而所以字其孤孫者
如二孤也公閒自語吾安敢望古人所云生者不愧
死者無憾則或庶幾耳公通仕籍者三十四年里居
得十之六性温然與人不為町畦而中實耿介門無
雜賓所還往僅三四戚故杯酒文義從容竟日而已
聲色駁雜之好無所干強學力行然不欲以為名每
見談東越良知之學者輒蹙蹙曰夫子不稱一貫乎
而曾氏直以忠恕承之此為善諭夫子者也柰何而
書之不善爲東越也識者服其切而裁邑大夫重公
數從質疑難公諄諄爲戒藹然誨懇蒲伸覆盆然絕

不令人知所自其勇義若渴避報若浼視九族則若
身也九族之資之則若囷廩也故公生而拉長者稱
其沒而哀之惜之若一日也公始娶王氏吾從兄女
卒於公郎刑部時以公饒守最贈恭人再以子紹芳
翰林檢討最贈如之淑人之父家落其王父母與父
母皆公治瘞繼孫氏前後封亦如王淑人舉一子即
紹芳方以文行爲 天子侍從臣娶周繼娶陸贈封
皆孺人孫淑人舉二子 女紹芾娶周繼陸紹芬娶
葉皆邑諸生女適歸起升孫男四同德娶周同慶聘
呂而夭同應聘沈紹芳出也同吉尚幼紹芾出也孫

女三長嫁金履莊次嫁王元爵次字子其曾孫男一
公之卒檢討以事聞於朝下宗伯太宰議予祭及葬
而特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盖異數也檢討與其仲季
將奉公厝於尚書浦鳴字圩之新阡而手具狀畨萬
言乞余文劖諸麗牲之石余忝公姻分少於公三歲
而同入爲學宮弟子仕同朝郎同署晚節里居相望
一水間雖不敢望公行誼之實而風猷意氣彼此有
槪中者能以不文辭檢討不能以不知公辭今敘而
銘之其辭曰
末俗其衰日下日趨君子所悲身今之人而古是猶

誰則爽之公實古人其行繩矩而識則規事親從兄
於道爲庸惟純則希廉不見跡燕不近名直不取賕
公信於人白日間照莫可指訾公所自信屋漏尸居
毋所愧斯大臣之節未於留樞惠克厥威術史之效
于饒于京范公我師計數既周終少司馬從同所歸
元子象賢厥材棟隆高平異時曰梓曰禮以擬仲季
夫誰不宜後于百年敢薄庶頑視此豐碑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一

弇州山人續稿卷之一百三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盤峯李公神道碑

蓋嘉隆之際天下之欲爲完人者必勇退辭尊以隱
約奉其志郎貴而至公卿大人亦必時蹟時起與毀
譽錯而奉者得其完然未有履順居正贊實益泰終
始亡玷若李公者也公生世七十有二年仕宦餘三
十年林栖又十餘年居家爲孝子持身爲節士治民

爲循吏立朝爲貞臣讀書爲正學制名而名依之負
勢者不能屈工讒者不能間世盡其所遭際良也厥
亦有所以致之者矣公之薨　上爲輟朝治葬再賜
祭恩禮甚至然士大夫猶以崇贈易名之典未崇爲
公惜而其子太學生一鶚獨曰未敢數歷　上恩也
必得天下之能不朽吾先公者行求得世貞俾志神
道之石而手創其行事累數萬言以請世貞於公爲
通家子素稱公其何敢辭按狀公諱遷字子升更
字子安其先咎繇爲帝理官一曰李官而至其後伯
陽生於李樹下遂以李爲姓事久遠難明所知者唐

方皇之後嗣曹王皐實官豫章子孫遂爲豫章人元
季有曰俊者三傳而至友恭世受農友恭有子六人
仲曰佐成進士爲刑部郎最少子曰中生宣政宣政
生封公素馨封公娶范太淑人有三子公其伯也生
而端重不妄言笑從師受章句輙誦九歲從封公避
寇難南康山中手一編不置封公目之曰日者吾我
不從公東門上事而衣帶橫金者二十年得非以若
耶遂謝諸生不復應試而公既長補博士弟子前後
爲學使者張大司馬時徹李太僕舜臣徐少師階蘇
大司馬祐所奇賞四公者一時目爲龍門者也最後

試於鄉得第六人明年遂成進士肄事禮部尚書左
州公試諸進士詩而推重公以稱於人人亡何當選
進士爲庶吉士或謂公籍此可與也公以念其父毋
欲省覲願得一奉使從歸御史大夫熊恭肅公汝開
而歎曰步武榮名而却之以成其志吾鄉有人哉遂
以奉　昭聖皇太后遺詔使蜀蜀王與其撫按藩臬
守令餽遺公金帛珠貨其厚公悉却之其使滇滇之
守帥黔公以下餽遺公與公之却之俱如蜀道貴竹
有一千戶用繩下歲得謳目打文罔公知其冤爲白
狀於撫臣雪之其人知而道追公欲有所效公辭德

弗任也還且謁吏部選時袁州相失與之爲姻婭者
要公往曰是公固知足下柰何坐而失一佳曹郎公
卒弗往曰不往不過南爾南於吾親便遂得南兵
部車駕主事司故積造舟資巨萬計而前是郎可出
納者不能無染指以十之七予衛衛復私十之二僅
半與役卒耳尚書張文定公邦奇一見器公遂以委
之公請於張公會司務及曹郎坐堂皇上集役卒使
吏權而名授之又時時手較其所權者以示警卒皆
懽服張公下公法爲絜令尋進其司署員外郎選

詔恩貤授封公與范淑人拜誥命如公秩公念欲移
疾侍二尊人養而時公不可乃與婦秦淑人謀迎之
留邸躬視膳羞選求而進之又與封公與登雞籠眺
牛首汎龍江皐六代之遺蹤於返照秋色間封公大
懽樂謂公日者之言驗矣使我身得之孰與而得之
爲兩世榮也尋公之鄉人宋莊靖公景來爲尚書一
日謂公壺累積矣非子孰與埽除公請任之得其最
巨者諸衛貢舶責之衛卒之饒有力者月給其直而
中貴人監之直盡入中貴人橐而受責者往其産以
償而猶不給公計抑今中貴人監亦不以責衛卒而
官直之宋公如公請後入爲御史大夫今鄉出祖龍

江宋公曰所與周旋士人多矣耿介者廣其才慨廉者廣其守於李郎吾復何慮已獨留公促膝論天下事久之乃别去自是與公構姻好公尋進武選郎中黠卒孫寧富而橫積竹守備魏公魏公列其侵盜孝陵壖地爲市肆居貨下御史獄治寧復自辨而他所株引且數十人　上怒詔大司馬大宗伯與司寇御史大夫廷尉鞫其事大司馬者錦恭簡公邦奇也錦公以屬公而宗伯之屬章榮御史龔秉德皆共事然資公而决公行鞫其所寧列市肆居貨實然不犯孝陵壖地魏公不悅以氣加公公與御史折之出其

上魏公屈狀聞寧得麗輕典株引者盡釋錦公大奇公引與吏部郎楊忠愍公繼盛輯定樂志備考實授擢山東濟南知府濟南領州邑三十晨興案牘旁午吏雜取進之欲以嘗公公判决如流至緩者投之地曰而寧不知緩耶吏獨九杖斥若矣雜齊黍者與吏陳棟比而爲奸私一日過堂下公忽呼使前曰黍來而與吏通耶黍謝無有然色變公使伺其懷則陳棟之賄目在併扶而逐之曰而弟歸自力爲善吾不爾竟也於是豪猾咸惴惴奉三尺而治公按行獄滯囚得大辟者王明高廷芳梁文綱傅貴寧冤狀爲知讞

而理之吏具獄上中丞應公大猷進公握手而語曰二千石盡如君天下當無冤民時久旱公力疾而出雩於壇三日而雨已又雩於壇三日復大雨於是齊魯之屬郡旱饑獨濟南稔民復業者二千戶時流民三千人就食新城新城令憚甚公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又大發帑金市牛具賦隙地授舍而耕新城驟益民二千所懸田耕是山東諸藩臬原俸皆資之太山進香者球貝錦帛織作之類藩臬而下貯之藩司郡邑而下貯之郡其長皆私其重者公獨會諸僚糾等之各爲封識使吏第持去不以毫髮益守爲部使者聞

之曰胡威之清不加於此矣藩司亦愧如公指德王請惠民藥局兩臺業許之公執弗可已復請織染局公復持不可既而曰吾去守無幾時而王請不已終當爲王有於是改建祠以祀薛文清王文成二公使諸生讀書其中公又葺文廟及學宫一新之與博士弟子誘說經術彬彬有鄒魯風當入覲大計吏公爲天下郡守第一劇盜李邦珠與其兄邦端橫行燕齊間公刺得其所最厚劉邦輔者授策掩捕之先後皆授首當奏績先尚書公撫其地與御史合疏保留之云何進湖廣按察副使濟南吏民洶憾而留者以數

十萬計齊泰哭之慟至嘔血公謂吾故紬汝胡哭也
泰曰公紬我者祇明我且戴公以處得不爲惡而今
巳矣雖欲補黑衣之役事公不能矣故吏部郎中公
擬道聞公善政賦詩紀之少保殷公士儋以文記去
思其父老咸勒石以傳之湖廣任入賀爲壽還省覲
後之任遂卧其省試公前後百齊楚皆入林所得士
多有聞而楚録公獨任其程式文遂以純雅冠一時
進布政司右參政監督顯陵工是時中涓中貴人張
方緣司禮出貴甚傾折節禮公其食公必爲徧因好
論之方大服更謀於公爲減騶從節厨傳省燕樂公

且日與偕程工役物偕狀其偕者若勤者手之一
庖酒以先期告成御史林騰蛟督課劉至楚訪公楚
事宜公陳三事謂罷冗徵裁冗官革冗費其日人人
能言者而辨利害甚析辭甚條林君讀而歎曰是曾
不過是矣即施行如公指奔遷廣西按察使公念廣
西絶遠而二齊人漸老不耐遠路欲請告而見泉不
得乃留泰淑人侍養而單車之廣西任時靖江王與
諸宗閲而各上章相訐丁宗室下藩臬以藩使之傾
不任也使公先公卿以謁王王澌病不見公乃奏記
王曰大王以某之來爲宗人耶某非爲宗人也爲大

王也其之來内欲全大王親親之心外以明大王尊
尊之分如是而已耳大王之必欲拒某者何也王乃
許以翌日見見而蓄怒待公等坐定王盛氣言曰不
穀之先王本　高皇帝恩以有兹國當撫諸宗人諸
宗人不受撫而子大夫乃右之何也公對曰大王宜
自責毋責諸宗人也王益怒曰何謂也公曰大王能
念　高皇帝恩甚善先王者　高皇帝從孫也以罪
廢嗣子悼僖王賢而　高皇帝復王之名雖一郡其
祿秩賦命實大國也今顧以南毋責於大王者諸宗
人之衆亦毋如大王者乃大王挾貴以淩諸宗人諸

宗人亦挾衆以抗大王夫有司者故出諸宗人下者
也諸宗人其心有司之約束而衆又不入端門大
王能忍之乎忍之是大王徒擁虛器耳不忍之則王
與諸宗人之訐無已也且宗人之失哎無幾罪易勝
也其情迹萬數不易盡罪也有如　天子一日怫怒
咫尺之詔下大王寧能解之而已乎某等所以見者
願大王之爲悼僖王不願如先王故曰非爲諸宗人
也爲大王也王色動乃前就公曰先王何以幸教不
穀唯先生哀憐之公遂説王曰大王急下教自責令
諸宗人一切聽憲議某等請分諸宗人爲十餘房房

擇一篤行長者長之其長得以慈訓不率重則付柱
後惠支耳大王無與也月朔必朝見祭必從請名請
昏必以屬大王則大王之責長在而諸宗人亦服王
日善具如公指臺爲疏亦如之靖江遂寧公念其二
尊人無已上疏乞休不報而轉四川右布政使蜀王
聞之曰是少年時却吾國幣者耶諸藩臬郡國老吏
亦悉之不嚴而肅左使耄不治一切以蜀公私其嬪
若洗已何進湖廣左布政使御史將入司試促公來
提調公故緩驅曰吾不欲坐妝右使成時李中丞寔
卿大征苗公調兵餉毋乏又日夜計楚覘吏賢否頭

遂爲白當入覲宿邸中盜以在使當嫁裝夜竊之已
所得得一稍直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棄而去
之盜事發謂人未有左使槖如是者尋以中丞論薦
俄加賜金一鎰而太宰課公績復爲天下諸臬第一
當遷而公復上疏乞歸養不報將屬與右轄之撫臣
皆缺而蜀人尤欲得公袁州相尚在柄以公不入賄
望之進右副都御史治右幡公至即疏請同關陞考
軍實計儲餉復疏請行保甲法定審編嚴當禁設險
分壤以時哨警俱報可中貴人馮保深州人也有兄
之女當嫁而道中盜可五十人劫其資裝金錢以去

兄疑嗜家爲之白州州守審之誣縱遣之遂白公請
守納盜賕公語守若不受賕吾悉之盜當自露其人
退而復自之臨司爲捕嗜家鍛鍊五素強誣服引同
盜者至百人獄上公曰馮氏始訟牒五十人而今乃
至百耶悉得其誣服狀破械縱使去中貴人聞而怒
甚具疏草以語公卿大臣欲論守賕而公故庇之大
司馬楊襄毅公博謂曰吾不知守知中丞公毋太草
草當以質中丞遂貽書問公公報曰不佞以民命若
太山此官敢爲耳所能者爲貴人責捕盜不能爲貴
人理私嗜已何真盜果自他邑發中貴人慚而厚以

金帛謝公公不受虜大入寇自墻子嶺而犯京師東
北公聞警使其將祝福三千騎入勤王偏將中紹祖
王尚忠繼之而自以大兵踵其後兵至都門虜漸歛
已而諸鎮兵悉入遏虜之境外破之公所部虜斬顆事
聞賜白金文綺尋入爲工部右侍郎時上方大興祠
祀治玄熙洪應諸殿萬歲增修裕王邸南關重城皆
城張家灣公先後以職見委用猥見俾綜理精密中
貴人將作大匠不得有所侵牟上亦心器之矣諸工
次第竣咸有所賞勞遂增秩二級考三品最贈王父
母封父母俱如其秩公復上疏爲二尊人請告不允

上何封公之訃聞公痛不得視含歛慟哭晝夜不絕聲一切賻贈皆返服除召補南京兵部右侍郎佐麻城劉端簡公釆屬軍政銓選無敢以私奸者尋進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二廣諸軍兼理糧餉倭方大入侵掠左廣公馳輕車赴之甫抵吉州而撫臣熊公汝達方調兵與角公手書慰勉熊公且客授諸將方畧公復疾馳至端州諸軍大破倭斬鹵以千計俄詔公兼巡撫左廣餘如故公乃大蒐罷浙兵之不稱者散遣之選募驍勇分配諸將而將將拊循慰賜加渥士奮欲效死時右廣大帥俞大猷智而

靡左廣大帥郭成勇而貪公悉其肺腑以伐大猷而其馭郭成則錯用威信使巨渕古田石廣亂數也公請平之上便宜八事俱報可公調狼土兵十三萬七千人分七哨進攻以大猷及副叅游諸將軍統之而叅政柴淶副使邢侹中等監其軍檄湖廣將士固守東安黎平隘防奔逸身自端移鎮梧州節制之申飭軍令嚴賞罰仍戒毋妄殺毋鹵財物兵進蕩其寨柵六十五其大酋韋銀豹黃朝猛戰死餘酋二十二以次就縛斬首萬餘俘餘衆二萬古田故邑也公請進爲州使監司塡之而他增將卒置學官選良吏既

上俱報可今以功進右都御史賜白金四鎰文綺四左廣蘇繼相世璠據揭陽之黃寨僭稱王而其黨曾魁據石礎杜高山據大節相犄角爲聲援流劫遠近郭成故以總督劉公燾檄討破之且下矣而繼相通成之私人戈楠入賄於成以免公刺得其狀召成切責之曰左廣費大司農金錢歲可二十萬今三盜如故而汝若不聞也者日奉酒破色歌舞自娛快安乎且汝之入三盜賄而緩之也吾非不知姑貸汝死責後効汝能自勉勵否成皇恐叩頭曰蒙貸成死苟不擒三盜者必不敢復戴首而謁丈戟也公撥兵二萬

人使成與諸將分將之成乃強自力斬戈楠以 師進破繼相衆窮追之復於五房後破擒曾魁兵少休杜高山乘間襲奪資餉以去公切責諸將躡之破其大節寨窮追復於古銅鼓障石岩前後得村柵三十六俘斬千餘人賊屬四百人自拔歸者二百餘人杜崖狀自焚縊經死者不可勝計復進破海豐賊曾朝元下村柵十一凡斬五百餘朝元砍死復破繼相之黨楊仁寶於九重坑追之至鵞毛山而獲俱磔於市得賊田二十萬頃予民捷聞賜白金二鎰文綺四時船主許瑞者擁萬衆出沒近島諸帥私其賂而陰縱

之時取羈縻而已會倭三百犯廣之大金門而討瑞
相引倡喝爲重諸將入問策公笑曰吾已付倭許瑞
矣以武往即千人不必勝也第令犁將將卒二百人
往俾攝市人立肆覘間而使監司檄喻瑞若名事中
國而不純今急取倭自効不者大將軍悉二廣兵殲
若矣非可賂免也瑞皇怖擒倭艘悉獲以獻公前後
所捕誅倭及劇盜凡十大勝不肯輒捷或謂公胡不
報冀得一勇爵以貽子孫公謝曰上威德與諸將士
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何可復侈介胄路耶而亦會
同年新鄭公以首輔兼太宰故嘗聽封公而公卻之

以公爲慢已及其辭六衮諸侯之幣亡弗重者公獨
以尺書挾兩吳絕進乃眞之地而脅曰肖書主酸而
至是第用我買名耳以故於公功多所裁削公弗頫
清遠興風作地震英德開建諸邑大水急發庚賑晉
者因上疏引罪且乞裁黃蠟芽茶鐵鍋魚牙柘欵銀
硃烏梅銅錫林泉鐵線膠餅諸濫稅不報他疏若停
通稅以安反側杳濫條以省虛冒修木寨以資戰守
嚴門禁以固重地稽商稅以恤民望究武職以飭戎
政祠名賢以崇正學得報可兩廣賴之至今公念范
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陳情乞歸養上

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之而公又感嗽疾以骸
骨請御史趙焞又爲之請始獲允所積廩金五千悉
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爲例右
廣帥郭成感公恩哀請金寶瑰奇以獻及監司守令
得饋者饋金道中公悉麾卻之曰將由吾廉未徹耶
阿堵物何以溷我范淑人見公歸而喜宿病頓除公
借秦淑人所以娛悅之者百端偶病癰下公憂之甚
范淑人見公瘁而瘁謂曰我無他長暑耳得耳瀨耶
解公與秦淑人齋戒露禱大雨竟宿太淑人立起至
開九袠而終公老矣猶作孺子啼其治棺殮必誠信

特不用浮屠及俗禮厝窆如封公時公未除服而南
刑部缺尚書廷議猶及公然公已無復地念頗所居
堂曰止足治冢坐去家六里而近名之曰順寧時時
偕其弟學憲某及子姓宴游其間于于如也間御筍
輿或躋欵段縱遊山水名勝與田更野父相問訊不
知其爲貴人也足跡於城府可數臺使監司守令或
門生故吏屏于旋而過公公欣然爲具雞黍燒筍蕨
清言竟日不倦去亦無所報謝晚歲名德轉重慰薦
無虛刺屬江陵公當國與公有分契鄉人入都者謂
得一書先容今其草幾千言曰崇寬大以存政體曰

慎用人以爲官常日省直臣以開言路曰飭戰守以
肅邊防其言絶剴至非人所堪其子請易之公不可
既而曰上春秋方盛試此公猶稚視之且汰恤矣是
安能久故劉御史臺以論斜江陵謫官里居公脩書
問之投贄加璧焉劉君受贄反璧以空刺报謝謂其
家人曰李公望重且太拜安可以我故累之公笑曰
我知劉生劉生乃不知我彼以我猶未忘世也及劉
死戍所公哭之慟公素強少疾晚而益壯夫斗秀委
又素多陰德人且以爲百歲無恙也久忽謂二兒吾
生平不妄使一卒不妄收一錢不妄作一語仕官三

十年不求一惜擿優游林下十餘年不萌一悔吝既
貴且壽可以見先侍郎地下矣以不善積者性故遁
産不免使爾曹餒柰何不久覓以微疾卒遠近奔哭
者且萬人公孝友天植其事字鼻弟甚篤分祿以濟
之又以遺跡屬之貧者環所居數里饑則糜寒則衣
死則棺槥蓋無不於公室乎取及闔公之室中則樗
然也卒之日泰淑人出王母所賜金始成殮其子鬻
所分產始成壟嗚呼可不謂賢哉公於古人好稱諸
葛孔明裴中立韓稚圭司馬君實劉器之於前輩稱
劉伯溫王伯安其以政事行術居師友間者韓恭簡

宋莊靖熊恭肅楊襄毅楊忠愍及鄭端簡曉也蓋歲
窮理性之學然不欲有其名時華亭相公爲領袖貫
魚而進者不可勝數公益秘之曰學以明道也而以
干進得無愧業舉子者乎公所爲詩及文不甚多然
往往清暢古雅有漢唐人風氣尤工八法人得其一
赫蹏輒寶藏之所著有詩文集續集十一卷遺集一
卷摘稿二卷皇華錄一卷京畿奏議四卷兩廣奏議
八卷濟南議稿二卷郢曲同聲楚越吟稿西軺集祇
役雜言各一卷脩邊雜考三卷國朝故二卷皇華便
省錄清音嚴秀錄星槎萬里錄官中紀事各一卷行

於世者公以正德辛未生以萬曆壬午卒春秋七
十一泰淑人者名家女也前受五品三品封能佐公
於德者二趙氏劉氏衆夫夫子四一鶚以例爲太
學生初娶熊繼娶趙出也次一鵬以公蔭爲太學生
娶張後公一月卒次一鶴亦以公蔭爲太學生娶宋
郎兆靖公之女係器公而許婚者也皆泰淑人出也
一鷗早卒劉出也女二一許字萬安仁早卒一適雷
瞻孫男五女四婚嫁皆名族一鵠能讀公書美而材
其狀草吾不能悉志志其大者
銘曰公爲世賢七十二年歷七之一未涉理亂其出

其處各得中半處則鴻逵其羽可儀出則龍變齊澤滂施厥位厥壽彷彿宣聖公也及門庶閔冉並古稱三立爲三不朽公神行天宇與晛藏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立菴李公神道碑

大宗伯李公之卒也以成化末而　上既爲之中牢祀且治塋鰲溪之陽矣故事三品以上得樹碑神道紀其功行而公有子以逮孫曾奕世顯重然里俗樸因循不能舉而公之五世孫元甫自大司成來守南少宗伯實踐公故署一旦請於世貞曰吾李於蜀李不忘志然重自大宗伯公始而忍不一標著之乎且

夫不得志於格而有所強者非夫爲人臣者也俾忠於格而罪非罪者非夫爲人後者也甚矣吾俗之樸也子爲我志之世貞謝曰子之辭信雖然不穀不任也元甫固以請乃據其狀而志之志曰李之先楚南鄙公安人也元季有南鄙兵避從入蜀即富順而家焉再傳而爲侍郎公志聰又傳爲侍郎公繼宗皆公贈也公諱本字立之別號立菴生而倜儻異凡兒父私器之乃曰吾家世隱約無顯時柰何有此子而復棄之農乎稍長俾從師受尚書屬文即已負奇有聲踰冠舉於鄉已試南宮又三年爲正統戊辰成進

士選改翰林庶吉士踰年授檢討當　裕陵復辟請祀北鎮醫巫閭還與脩　大明一統志成復與脩　裕陵實錄遷編脩再遷爲侍讀庚辰分校南宮試得謝文莊一夔狀元及第餘亦多顯者久之擢南京太常寺少卿踰九載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當公時翰林爲清曹而於職自編摩外無可自厠見朝行中以吟局目之而士行脩絜不肯以其官貧故倚權勢有力以市公尤其表表者始當授檢討人或請公不有給事御史可陸梁公卿間乎公謝弗應曰貧自吾分吾不與易也蓋十餘年一再轉羸馬青衫日僕直金

馬門殊自得及轉春臺秩稍優然益南徙而公益安之間從諸勝遊相約爲文字飲三山二水唯意所往不知歲之云暮最後始用爲侍郎重矣門柳蕭然不設重扃亦無有關出入者時眉州萬少師安當國能立貴賤朝士而公親其鄉人又兩舉鄉會試稱同年者也眉州之子翼慕起爲少司馬與公同列一日過公從容曰公有意北乎但以一赫蹏屬我立爲公效之公弗然適送之出見圈中豕梏而曰而父子欲圖我乎使我係而北者何異豕也眉州聞大怒曰日吾且圖者南遂弗召公亦欣然自快也凡六載始拜尚

書然公意已倦時貽蜀中親故書曰速營兆裹吾其
老乎尋寢疾卒時成化之乙巳秋也得年六十有九
當公卒而有群鶴悲鳴遶舍久之乃去人咸異之發
其橐僅圖書冠服而已為之謀賻置郵乃得歸公為
人廣顙豐頤疎眉月望之若神仙人也坦蕩不設城
府裏如其表與人處無貴賤皆可狎然至欲干以非
道則頹立頹判然自遠居恒恂恂類無事者其趣義
急友甚於饑渴之得食飲也為文章平實典雅有治
世音閒風詩亦稱是第公不自矜謂要以足志適情
而已故多不具草即具草亦多散佚不可收拾今其

存者見昭德續集中殆十之一二而已為諸生時嘗
有所往逆旅主人延接甚至既出酒饌其豐侑而詰
之則曰夜夢神語有十八尚書來晨起汛掃市牛酒
供張以待公即其人乎雖然獨公一而已何以稱十
八也既而思之公姓名皆寓十八不偶也其前徵乃
若此公配廖番卒以子贈淑人有三子皆貳高出也
長曰文昌以公蔭補鳳陽府照磨季世昌以鄉進士
官濮州學正文昌子曰陝西按察副使鳳鳳子工部
都水司郎中方至父子皆以伉直名其時元甫名長
春郎中君之子也　世宗朝按察君以御史上章為

公請贈謚不報嗟乎照磨君用尚書子僅幕官九品
不以為屈贈謚於公分也御史力能得之所司獨不
得亦竟不復請乃至七尺墓道之石尤所謂得志於
格者踰百年而今始舉噫嘻模不已甚乎雖然以視
今之貴勢公子竊金帛挈執之門以求所得志者何
宵壤也公起田間孤生致位八坐五易世而甲第不
絕諸孫枝至君子人耙蜀乘者娓娓其賢不置口亦
盛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世貞何人哉乃稽公
以不朽
銘曰井鬼之間峨哉孕靈乃篤鉅公　英憲之間入

文漸昌公始登庸東序西清沐心王姿金鐘大鏞文
飛藏所葆真弗雕以兒淳風位飛踰德含用弗竟以
保令終爰啟後人濟濟繩繩寔攸寔豈誰其嗣者亦
武鏊拔徊翔秋宗追遠反始顧瞻鰲溪悠然禹功義
闡其玄石旬勒之有赫其虹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中大夫太僕寺卿星南陸公神道碑

陸之先華亭自晏侯遜始世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部九淵並扶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爲東南冠緌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嵬

科俱㝡文苑標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君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爲後矣中丞於秩爲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卿太僕領中大夫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台以中丞計聞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葬法得樹碑神道少保公哀思無已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學彥楨別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爲叙而銘之貞視宮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爲之叙叙曰公諱樹德字　　文曰贈太宗伯公諱聚沈夫人有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

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對父毋絶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脩時少保公已前贅於李矣而沈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君見少保公而訶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而壻者贅之乎李父曰有之卽吾壻之少季其也是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公而泣曰苟而毋在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提納公褏曰與兒作羙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羙食輒以奉贈公贈公嘗而怪之徵所從得測皆出自袖中益公未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文思飈發所受經凡四師皆

謝不任而最後乃事少保公得其指獨深公益自勵勤苦非丙夜弗就枕公辦名爲贅尚未授室久少保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儀一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移疾予告贈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餽我也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又三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蹶者再二十年而贈公亦已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氏役中盜剽徼得其主名欲

以爲功而見微者不勝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冤色夜
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詰語而微其狀知爲尉卒誘
使誣也力請釋之俄而眞盜得獄公喜曰是兒非曾
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爲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
奇少保公而憐公才者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
受佔俾也就選人格得嚴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
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介絶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
単赤尤能曲體其隱以故僅三日而聲稱著聞公於
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爲動然
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而撫公有所嚢引屬公詞守

何狀公力爲明其無他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
然至奉檄按武義令夜行宋有所居間公叱之出
盡法無貸罷御史尚鵬於脩爲鮮當意者至公獨無
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
少保公召爲少宰公於法避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
徵吏民哭擁者以數萬計避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
於孔道以見思公既即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
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
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
擿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少保

公乃不果而履淳得　廷杖錮緹騎獄前是公以進
士肆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絶戇有人所不忍聞者同
年蕭其讀而寸裂之謂公死爲名耶即死且累　上
德而至是復語公第小忍之職行及矣亡何公果改
禮科給事中時　莊皇帝每視　朝及　經筵默不
發一語公謂易上下交爲否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
何以劘　君德而醻萬幾上疏極言之不報公又條
議諸邊計甚明督顧語多使總督譚襄敏綸公既遷
兵科爲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入督迎謂公不穀
戴慚顏以見惜公疏直稍有所齟齬不者不穀可奉

以免咎矣公歲几滿法得與判而所善者緹帥朱忠
僖希孝其私人爲碑　以屬公公立論罷之遷其什
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語之曰輸
戶以公等抑勒留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非自公等
始也吾欲言則傷公等不言則不忍於破家者公等
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爲名諸中貴惵然相戒有
所約束矣亡何公以册封周趙二王國悉却其饋俄
遷禮科都給事中　皇太子將出閣公疏所以資輔
學者而末歸之身教語剴而精當是時新鄭江陵二
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　太子出閣公

以侍班拜金幣賜　詔天暑暫輟東宮講讀公力諍
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交蝕旱魃
起公前後疏皆危辭侃侃而　上不豫公疏請慎藥
餌內言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辭保護則欲言仲夏
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然以公言
者難之爲留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資靜養疏而
諸大璫囁嚅謂輔臣曉囂耶必靜養而召輔臣如我
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爲　上造
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
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
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宜淫道
修固佛之所深惡者柰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遂傚之
夫　陛下不以聖躬爲虞則所事佛　陛下而以聖
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
也亦佛所契也　上爲停戒壇當是時新鄭江陵之
好衰而互爲構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二公亦兩器
之曰是不難陞少宰弟有尚寶卿劉若上書譏切時
政其大指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得罪或謂公宜
特糾之公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柰何緣執政指
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橫甚新鄭決策去之而
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𦦨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
齮齕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祧　廟公請
毋祧　宣宗而祧　睿宗以肅皇帝所建　世室奉
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韙之於是宮保公復召爲
大宗伯矣公於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
應天丞甫至而當舉鄉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纖
巨井井尸及兩臺使取充位而已公於丞事毋所不
精胥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攝大司成事
諸生服其行循循矩矱改太常寺少卿連擢翰林
光祿爲應氣故事九列君四品持資實待遷云滿考
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然公了無
所觖望其任職奉公事有裨益非諸公所敢當已遷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不可第取前輩王
文成公建義倉及教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
卿亦上進今上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
亂矣公益發舒且感　上知恩有以稱塞即馳入境
首問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
約脯脩不相入車門絕私書條爲相戒爲慎公間留
客不過酒茗蔬菜而已客偶謂齊儉一何拙耶公念
必藩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

顧錯愕不敢對而傴僂絕矣齊魯之詰盜者濫公悉
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冤者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戎
苛罰俱得 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
所給奉不過蔬粥一箸豆而已簿札不妄施獨於貪
墨吏無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爲神明然公憊羸
而竭精吏事遂病脾會德藩之宮後有白雲湖者故
民佃也而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宦者與中貴人之
代保者宏有逮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已贅不得
志上疏請告歸太宰楊公巍數曰吾獨不能爲東人
借公須臾耶爲上言公之賢而薦寵之計病痊且必

用報可公得請侯院儀然一無所縈持至道途之資
亦謝絕吏民攀轅而泣者竟百餘里車軌不得行公
爲之俛涕既歸閉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談說道
理蕭坐竟日間召兒輩侍立因及微時事諭以脩身
居鄉大要皆一倣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
兩巡也耶公踧踖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傅受吾自
以犬馬病不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厲行既
而預湖廣之推則公病矣公爲人孝友忠信其事父
母獨能得其懽死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
少保公弗給也公之推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

行壁立萬仞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
子姪而公更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攝公之嚴
惟公亦自比於程正叔生先以爲不如家兄也居官
所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薦擧必閎
闊利便生平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
貴及犯權要人者數矣然而年以其身免歷位融顯
優遊令終豈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者非耶公病且亟
忽謂彥楨曰吾殆不起矣吾欲有所言彥楨強謂公
醫屈指而俟痊何遽至此也公笑曰醫誤矣吾屈指

而俟盡逆命筆書後命所以殮葬且至素愛撫其一
孫一兒而遺之曰天乎泰然矣無所復挂礙尋少保
公來視公起坐舉手謝謂曰兄教我育我今又來訣
我不得終奉周旋奈何少保公強顏而謂曰若必不
至此若兄來視若疾非訣也公曰弟自知之兄不知
也且此小事亦何足道少保公泣數行下公獨怡然
已呼從子驟使卜埜得吉而後止至病亟命彥楨誦
所作詩猶爲易一尾誦既而曰無所事此恬然久之
目瞑矣比就殮顏色如生公春秋六十有六小於少
保十三年少保公氣脉王弟位亦不相及乃其爲[illegible]

萬開完人一也元配即薛累贈淑人有子一即彥楨以公蔭入太學有文行娶潘繼張薛淑人既前卒繼配董累封亦如淑人薛之歿董來爲政矣公有所施於婦家必前薛而後董董亦安之且能撫彥楨以成亦前公卒女四適太學生張仲文與人沈允濂者薛出也適太學戴士殺馮大順者董出也孫男三景星殤景鵬聘李景皐聘季墓在某所

銘曰有炎平原毓於東南我稍二龍小或文標大者道顯而用弗豐厚積辟光乃有中丞羲耶允從史臣爭臣各操天縱萬論所宗公攀白簡以叩九閽百辟

動容 天子曰俞惟汝之言黃屋加崇九列委蛇毋以并筆而曠厥工載旬載宣以美齊吝若草偃風有昊弗仁弗使終惠用疾明農進則表儀退亦模楷咸鳳遶鴻何天之衢而縶其翮與凡爲伍曠彼駿翮其雄麗嵤一洗凡濁名德弗刓守臣請之上軫 帝衷錫家塋閒祀以中牢宗伯司空我銘公碑焉觀之閒有光若虹

刑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弇峰陸公神道碑

不佞貞之起官金陵也得日從今大司寇陸公與縉紳因習知公家先德而公之父弇峰公與先大司馬公同舉於辛丑公復與不佞同舉丁未己弟太常懋與公之仲氏故學憲君同舉己未則脩世講者三焉而司寇於先德尤亟稱弇峰公曰吾先公之爲尚書郎也厄於讒中躓既以不穀故獲封尚書禮部郎中家居垂三紀及見不穀之爲大理卿而後捐館也乃不穀以大理卿遇 詔恩贈公如其官再起以吏部右侍郎最贈公復如其官而不及見矣傷哉以地下之靈獲徼惠於故太師徐文貞公誌而銘之矣今甲三品京朝官神道當有碑而闕焉無文敢以累吾子

不佞敢謝司寇有文貞公文在僕敢毗之司寇曰毋爾仵也其稱世謀而習不佞者無如子媚於辭以先公有聞者亦無如子余固遜不獲乃謹敘曰陸之先浙嘉興之平湖人自唐丞相宣公贄以經濟兆直重天下其後至宋而爲樞密副使旋吉六世孫正傳學高行潔元德不仕以壽終學者私謚曰靖獻先生子應奇應奇子士賢隱德皆如之士賢子曰宗秀者仁廟時以才徵陛見應對稱旨 上嘉之使就吏部選人不就乃賜白金楮幣歸歸而太出粟麥賑災上於藉中識其名賜之 璽書而旌其門曰尚義傳

子其尤好爲義舉授官迪功郎而子鋹自以文顯仕
爲程鄉令有惠政其民思而祀之至今後以子孫貴
累贈至右副都御史鋹子淞則益大顯舉進士累官
光祿寺卿有大臣節父子俱祀祠鄉賢其贈始如鋹
而後如公則公之父也有丈夫子五伯曰工部侍郎
贈尚書杰次刑部司務渠次贈精膳員外郎柴次郎
公而少者南京吏部司務集也公生而穎異八九歲
時苙苙如巨人既長工屬文光祿公奇而愛之喻冠
見背公哀毀過禮服除試於學使者以爲第一時仲
氏以諸生試不時至而學使者欲刺之不受徑出學

使者大怒捕得將痛箠格而後行法時已解衣當受
罰公伏其上願代箠格且哭且訴其辭清辯酸楚學
使者憮然令公起并以其仲氏免公要試於鄉不利
乃讀書別墅勅斷家事大小無復關我學不成不歸
矣後學成而以例入大學時司寇年十七耳挾與俱
試俱中式而公得第四人士林豔之再上遂成進士
高第授刑部[redacted]司主事即理漕運刑時督漕者御
史中丞張性狠躁而公務持平動以典章自矩矱不
相能中丞自見戇言路奪職而妄意公中之更中公
以大察罷歸公怡然曰吾果獲一伸於官命也即爲

德於鄉而能勤我公所爲德最先者曰族倡其諸子
司寇雇市善田若干畝以贍之爲科條曰優老勸庠
育材助婚助喪養疾無弗稱給矣宗故有世德祠復
市善田若干畝以供春秋粢盛無廢祀矣先世諸墓
祠在鄉郭者復市善田若干畝以預繕葺無告圯矣
季子建天心書院合族之少儁者肄之復市善田若
干畝以資膏油楮墨無惰學矣役於官者復市善田
以充其募且無困隱矣公乃曰可以及中外親矣毋
土淑人之外家塋地遠公爲之飭周垣植封樹使奚
奴護之婦父沈翁賢者也歿而寔諸子寠甚爲經紀

其家事俾不顛躓又爲置墓田丙舍刻其遺文以傳
公乃曰可以及吾知故矣友人朱民準死從其子自
近而命司寇推田舍殖之毛壽官者死貧不能具棺
殮悉爲之料理且治葬華山人者寧海人也遇於武
林契合救之終身不能忘父程卿公卒於常山逆旅
主人與有勞焉公將甫髯又不在也見主人之子若
孫必饋鄖之歲歲恒若新公乃曰可以及疎矣有所
築予多不問其主名嘗舟行過漢塘或言有五棺暴
於路者即捐貲而歸諸土歲生辰合諸老人八十以
上者宴而出錢帛勞遺之以爲恒蓋公有四子一曰

冠光祖二鄉進士光裕三學憲光祚四鄉進士光宅皆能悉智以佐公施惟公意之嚮而公亦能順性作儀不強其所不足司冠意氣慷慨鋭天下大計嘗從大帥幕討倭冠出入兵間其握銓與中貴人忤至淪免奪職公不以介意也蓋父子間自相爲知已若此平湖故無城是時先司馬督撫浙公首建議請城城城成而免於倭患人無不德公者公生平無他好獨好佳山水司徒之以太常奪職時公與游當湖郎其傍創報本塔放魚磯明心堂悠然亭扁舟往來其間後又於杭之西湖治行窩與客探禹穴訪蘭亭遺跡

窮天台赤城之勝徘徊於桐江釣臺想見莊子陵之爲人慨然久之乃歸築室於天心院而顔之曰赤松入定處蓋以赤松子自寓也公雖老顧強無疾一日自西湖返閘前殞匕呼從者曰未也亟命上之自是微露倦色數問大兒至否三日取所製壽服被體端坐而逝當是時司冠甫以大理卿召至冀州忽心動馳歸猶及呼臯其復與含殮也公以弘治十六年癸亥生其卒以萬曆三年乙亥得壽七十有三娶曰沈淑人有美行四子者已見前而三學憲出後其弟贈禮部公四鄉進士出後吏部司務鄉進士沈淑人所

鍾愛也公割取後司務公公四兄弟皆顯貴而獨贈公少而溺於水公哭之慟以學憲後之於是贈公亦貴矣今距公殁十三年諸子獨司冠在樹名蹟爲股肱重臣而諸孫若干人有以胄子入太學與太學及郡邑博士弟子累累科第當未艾也諸曾孫若干人有弱冠取鄉薦者矣餘詳狀志中嗚呼陸之世德遠矣上不敢擬后稷氏我瑯琊之在晉宋六季庶幾埒之然瑯琊以功陸以德公之爲德於陸也廣施而薦取用其實遠其名所以能係世滋大哉

銘曰以上士始而以下大夫終　人主賢其子俾以

上大夫封伯子上卿而淑大夫中父埒九列兄佐司空諸士而稱中下者累累不可指窮秩有庳崇厥德則同公秉其衷取儉而獲豐太師志之光於幽宮亭勒堅珉以標陸宗豈唯陸宗實模楷乎大江之東

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耿公神道碑

余官金陵獲從今御史大夫耿公定向遊一日儼然而造余再拜曰不穀竊有請也不穀所以有今日者實唯我王父司冠公力微王父是無不穀也微王父之誨之猶無不穀也曰者甲申之召不穀已倦遊矣諸弟子謂可無出不穀未之應也而仲氏定理獨曰

王父志志地下未奉一命之旌兒能愬然而已耶不穀以是強出至今官而中間合中丞少司寇之績而上之　天子贈公爲左司寇而王母封亦稱之　制詞褒揚備至於是王父始有聞於世雖然其歸魄之所兆域定矣不能有所修大計獨考令甲當有七尺之碑樹之神道意者藉吾子之一言乎不然何以光昭　上之寵靈而發王父之潛德余唯唯耿公乃言曰王父諱大振字鳴甫耿之先於春秋爲國姓至漢而大著封侯將相者以數十計其後子孫散處江黃間元季兵起有均用公者以材武從里中少年據險自保受朝命爲鎮撫　高皇帝畧定楚地用寶公挈其次子必安從而命長子必順奉母徙之麻城遂定爲麻城人順子思敬孫洪曾孫世庸咸隱德弗耀至公而始治經術補博士弟子有聲從弟教授公光者少穎公出其餘資之取科目而顧不能自致鼎顯凡再試不利輒念其父母老謝去以共養篤謹聞尋後先考終公柴瘠適禮附身附棺纖悉周慎閭黨稱之始公已壯而父不厭家政公曰吾知爲子而已及父沒而公有四子亦皆立公分授之政曰吾不任爲君曹役也且夫夫安能埋七尺臾舂鹽然泉間日閉戶危坐讀書凝塵滿席凜如也公貌脩偉舉止儀雅不矜而莊見者肅然衿紳之徒與深談竟旦暮靡靡若吐芬屑餘不得傳公一有色以故交游漸寡公亦簡出外市廛之跡可數也婦李淑人賢而相敬既前卒公遂不再娶御家以禮法諸孫十餘人晨朝問所業以不得請呵爲辜顧獨愛不穀自襁褓時手之不離抱夕與偕寢甫戲而疹發甚厲侍者皆穰惡之公獨置之腹不穀之父封公哭泣請曰疹有毒奈何以胏腑嘗之公不聽迄移月而不穀愈始辭公腹自是有所受經史及撰著文執之屬耳必狥公口手必歷公目蓋十四而遣從師累丸已就矣及病革猶數謂先封公兒何在毋驚之妨其業也不穀自顧亡足獨當公豈公有靈爰謂不穀當有成耶嗟乎公能審不穀成不能見公成也今者若足以報公文焉諭知公之必有知也悲哉余敢辭耿大夫大夫世所等信□爲真儒賢者自叔梁氏之啟聖而無繇皙卿松之屬皆以子有聞然未有能卒祖者今天下以大夫貴知公天下希賢之士以大夫賢知公公所爲不朽者豈一司寇而已耶公壽七十有一歿二十年而大顯諸孫十餘人定理能從大夫於道定力仕蜀郡守幾如文翁

今爲閩督學使者

銘曰玄德弗昭昭自聞孫等彼聞孫亦饒哲昆三命之祟貴於丘樊惟喬有根洪流有源我瞻伊人典刑斯存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隨庵楊公神道碑

曩余母弃中時得一再奉南京禮部尚書楊汝大遊而至丁亥之冬余强起佐南兵部而汝大繼起長吏部復相繼之任其私第僅隔垣可通謦欬於是汝大無夕不相過從談笑甚適也一日忽嚴冠服服以素

悴其容戚其辭肅拜而請曰非此日吾幾失吾子非吾子吾幾無以慰吾父母地下於是乃徒言曰當吾母之見背也不肖孤甫十齡矣又十九年而先公亦見背不肖孤時在公車矣然而未祿祿也又十年而孤始以工部員外郎績復贈公奉直大夫官員外郎如孤而母爲安人又十年而孤參浙江之按察副使績不自爲中憲官如孤而安人爲恭人又十一年而孤奏工部右侍郎績中憲爲通議官如孤而恭人爲淑人又五年而孤承乏南京禮部尚書復遇　詔恩通議爲資政官如孤淑人爲夫人凡四錫命而人臣之榮已極然皆不及見矣痛哉不肖生也鄙未知所以光昭先人之令德比歿兆時僅一乞故陳宗伯公之誌銘而未愉快也今者始聞之令甲秋九卿二品者皆得樹碑表其威儀而銘其履狀之所於隧道惟吾子惠之一言沒者存者皆不朽余謝不敏不獲則謂子之先公其隱德余素知之然當子之宦未達則不能自表於閭井之外而今者子一達而九重之上遂能精言之屢言之天下莫不信其爲長者然子尚未已而必欲得余一言豈有真信者於其表而不容已耶余所爲子發言之公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闚始

而受尚書既受易皆能通其旨而於易尤精發爲文章川湧雲蒸補博士弟子試輒偶然未嘗一露得意色而至試應天輒北其困者數矣而未嘗一露失意色家貧不能工產予然至遇人之困阨急難未嘗不惻然救衰也其自居困約則恒坦然嘗謂士之處患險窮逢禍惱百狀我焉能强遇以從我而又焉能役我以徇遇譬之旅人第有隨而安耳因自號隨安子所授經術諸生呼之曰隨安先生環堵蕭條不蔽風雨爲詩歌歌之諸生和之若曾氏之商音中金石諸生咸洒然有省曰先生殆教我以安也平生一介不

苟取有二子而度子大且貴則日訓以清白曰勉旃即貴當益自勵毋隤我家聲蓋謂宋大儒龜山先生時也而所心儀廼要師德呂蒙正曰可以養德亦可以處世於鄉黨亡所不煦煦獨至顯貴人輒謹避之曰爲恭則太勞不勞則賈禍蓋終其身無幾微悔尤子大又語太夫人而淚潸潸隕也曰自歸我遵安公未嘗一日鮮衣甘食遵安公出教授自給　委太夫人以留事太夫人竭力以其身姑而御臧獲以儉勤昧爽先之而作饗晦後之而息遵安公歸以貧故不能工施予間有所謂惻然於衆者太夫人强應之未

嘗以傾告也蓋三十年如一日矣然遵安公猶棄我於公卑太夫人則棄我並時安能使我無悲子君之何余告之曰禮　予與貴不得樹碑神道吾爲之附志之可也公諱啟明字孔之壽六十四太夫人朱氏壽僅四十八楊之始即所謂龜山先生者有子迪迪生航以掘洛編修判常州乞而居常州之無錫數傳爲公源者始遷蘇之長洲定爲長洲人源生瓛即公皇考也贈亦南京禮部尚書子大又曰孤不能悉吾祖惟聞公恒語吾安敢望若祖若祖無擇言　無擇行鄉里亡論識不識咸推爲長者然跡所以長者狀不

得也嗚呼茲所以有子大哉公生子二長曰咸娶邢次即子大名成爲一代鉅公名臣娶周繼呂贈封皆夫人女三適朱佩朱文瑞朱佐皆以毋夫人故孫男三大潤大應天薦娶陳繼華大滋陸胄子娶王大濂聘侯俱大出孫女八其歸庠生李何朱大爵者咸出適都指揮吳士俊太學唐凡巳歸與斎徐汝艮兵部主事申用懋太學生吳瑞徵者皆子大出也墓在吳縣之鳳凰山

銘曰士屈於遇又奪其年所可伸者其天則全爲德不名名之曰玄何以徵卸嗣貴且賢若亦有聞孫蟬綏

綿延長眾其居延陵偏阡我詩於碑永示不刊

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神道碑

中憲大夫廣西提刑按察副使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鼇江吳公神道碑

鼇江公者嘉靖間名臣也爲廣西按察副使而歸歸五歲而卒春秋五十有九公卒之十年而其子大司馬公子彬成進士又五年而子彬爲駕部郎滿考例

贈公中憲大夫又十四年而子彬以嶺西制師遷部恩贈公御史中丞其大夫爲通議又八年而子彬以嶺南大制師奏績贈公御史大夫領少司馬其大夫爲資政又二年不佞貞起佐南樞叨從子彬之後子彬一日右顧而言曰事固不可知以先公之材而貴不過三命以孝之不材而乃至七命乃又獲以其命命公孝也何敢言材蓋未幾而子彬稽首以請曰日者以楚妍夫人故賴　上大恩先公之基容獲拜錫矣而隧道之石闕焉未備敢藉子之一言以文之不佞謝不文既而曰辱子彬之愛兄弟也於鼇江公猶子也敢辭按狀公姓吳氏諱世澤字宗仁鼇江其別號也世爲福之連江人其先有施州守贄嘗政術數傳而爲連江簿繩祖歲侵能發家粟以賑邑人德之是皆在勝國時四傳而爲司訓公寅嘗封股念母疾當貢而讓其次之貧者亡何有沙汰之命則先生亦已貢矣人咸以爲義感司訓公子瑲銳隱德公之父也以公贈爲膳部郎再用子彬貴贈如公瑲娶趙夫人而來公公生奇頴凝重舉止異凡兒稍長日誦千餘言屬對往往得雋語贈公異而益課屬之讀書恒至丙夜猶未已爲公東業益工又能以其暇精孤

矢之技尋補博士弟子學使者行部往往稱公文但冠其儕已而校射禮射公又輒命中學使者目而歎曰是子文武才也公以正德己卯領鄉薦至嘉靖癸未而捷南宮高第廷試出身同進士授吉安之廬陵令廬陵巖邑也賦繁而俗囂或爲公難之公曰清慎吾所自有患不勤耳自是出入恒戴星斂敘坐堂皇治牘决獄不以事貽來日邑賦牘成公令上書戶名下書糧幾何而中斷之藏其上之半而第校糧多寡以爲輕重役既定而後合之人無知者榜之通衢亡不翕然心服然其測公之所自得以爲神明公於訟

獄單辭立剖然往往縣物情微麗法而已不好爲文深繚繞苛細廬陵之民愛而服之乙酉治徵入司棘所取多知名士而隣邑令同年進士王君汝長於公公見事之敏取相劘切又同入棘而王君得吉水羅文恭公洪先卷以示公相與歎賞爲塡榜啟封而左使嚴者職提調於羅之父憲副公有隙湯精他說欲棄之王君懦不能獨持公從傍力諍曰此人當爲國器不可棄也羅既爲而後果狀元及第以德學名世遂稱公門下士終其身滿三載擢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進精膳司郎中以 詔恩賞授王君用其身張

相公再任銓曹力推轂公公不懌曰留都吾故樂之不汝移也已君乃爲移公南之驗封以示意明年公出爲嚴州守公謂嚴當英晁時君商文毅姚文敏二公相繼以大魁登宰輔父子兄弟冠冕一世而今胡寥寥也乃首拓黌宮葺號舍別啟先字爲正學書院集諸生之穎俊者居其中而身往課勵之業成矣則誨之以躬行又念郡押於僻險武備弛不飭大闢射地樹之亭曰觀德而募材官及良家少年躬教之射於是嚴人始知射明年括蒼寇擄遂安梓樹塢礦近萬人公勒習射士往馳之擒得其酋魁而散其脅從

一方儼然時五月連雨致綏並起漲水攻郡城不沒者三版公晝夜行畔覘閒分集小艇於鄉落以拯溺者而遂安滌尤甚其令不能有所慰撫饑民數百輩剽掠伊毛二大姓縣洶洶不可制公曰是令激之也首勒停令而與陸司理恩按行剽所勸富室貸粟以賑歲饑應恐後公謂司理必至邑而後賑穀聚衆亦聚矣聚且釀亂下令各鄉穀即各鄉賑之頃刻衆散盡公乃徐取其首禍者抵法而已司理余鄉前輩也甚材而服公如神君公亦撫之能盡得其材用郡有公宋保爲六邑所苦公曰民困極矣柰何復勞之檢

庫得餘金四千六百有奇貯穀五萬九千餘石請之臺悉以抵編已又請於臺蠲歲賦十六六邑讙呼如更生滌之明年復旱公徒步禱於神雨立澍公所爲仁政非一而其著者清雅軒之積覓贖納戶之弊寬火火之令搜驛傳之竄尤爲人所稱賞出而遇私宰牛者牛逆斃狂觸人不可近忽走之公輿前伏而若訴者公正牛主法而歸牛於良士使之耕以老士大夫爲作與牛歌其閑謠丁酉公復入司棘所得名士尤多久之擢廣西兵備副使使郡人闢道攀挽不可得遂爲勒碑紀遺愛始公得嚴以嚴俗樸而民淳

喜曰可以藏吾拙矣及公至而水旱存孫叛者四起人謂公昔喜之謂何然公不動聲色而叛卒之嚴復爲最公亦喜曰此拙者之效也廣西之遷將有事於安南既抵任則安南請受約束陞以蒼梧府江二郡付公居閒無事意有所不懌即拂衣歸人以公有文武才不大展爲恨公夷然不屑也時時與故泰政逰君建御史王君德溫相酧倡爲眞率會籃筍輕刀唯意所之解天衷葆天倪即百歲不爲過也而竟卒矣公孝友內至念趙夫人之不逮待也與贈公之不待責也語及之淚輙漫漫墮矣事繼母陳宗二氏皆備

志物如所生撫幼弟如子已立矣而猶不忍析箸也然外和而內勁其始與討倂邑令推金以賍公心鄙之而不能卻倂其行乃歸封識如故德溫稱公無一函入政府無一字入公庭唯與諸君子叟當道城連江而已城成而倭卒至濟之不可下故公殁而邑之士民請於臺祀公鄉先生祠嚴之士民亦請公祀名宦公娶郎陳夫人有賢淑聲能佐公於德子一郎大司馬其字郎子彬名曰文準娶郎德溫女贈夫人繼娶陳封夫人女一適陳瀚孫男三長承照娶游次承熙娶陳次承烈聘林承照以子彬恭三品積承熙承

烈俱以嶺南功拜冑子遊太學孫女一適陳一是曾孫男二孫女二俱幼公有詩若干卷曰鉅鳴集不琢而暢有劉白風於乎子彬之不敢論才於公固孝道然使竟公之誥於中外不勒彝不名鼎吾不信也夫虔刀之授不徵於覽而徵於遵三槐之植不發於旦於吾王有之及公父子則更灼灼彪炳矣於是不佞貞之出僅一載餘而所謂盜賊水旱者時時間日不能不扼腕於今之君子而益致仰於公嚴州之政不忘故爲之

銘曰公産何所濱連江欲海浴日成名邦乃托金甃

忠奇憭識破萬卷射策雙溯以微偁顯南宮有冕出守蘇擁褫陪京禮樂何雍容步武叟渉不汝從山郡僻簡安爭姍誰呼陽侯鞭乃能港門鼓鐘波帖擒公操版築分土功十室捐因患貧輩剷擐泉戈未稱嚴乃振文教揚武風治平不數前曩公嶺右之籓何稱究望公前茅厥肩崩上都倦游浮欲東飄然長晉恣莫鴻欲以不書遺阿蒙有子閣矜宥元戎金書煌煌碑麗空嗟嗟胡不生冉鐫哀而愧根踐厥夢

累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石溪姜公神道

碑

萬曆十七年南京禮部尚書姜公寶以奏三載績中
道而上疏曰臣幸值昌時忝八座甫獲以職事入覲
天子之　闕廷而年事過衰且抱邁軸之疾不任行
敢以骸骨請　上重惜尚書之去而念其年至不欲
煩以政特加太子少保而命所司予三代　誥於是
少保之父贈右通政公金加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
尚書其配孔恭人進封夫人公蓋再被　璽書矣
天子所以褒揚隱德先後甚至少保撫而物之石且
謂世貞故事官至　京朝三品例有銘以文其麗牲
之石而今者乃有當也敢以累子世貞謝不敏則請

少保子之事先公晚蓋棄子二十五年而始得四品
又二十年而得二品宜子之不忽然也雖然丈夫生
世貴重於　人主一言之華衮而　先帝之所褒稱
守禮敦信安貞抱朴孝友身範清白家聲　今上之
繼褒則游思墳索眷澹丘園且以其淳風高節比於
魯連辥包昭昭乎日星之揭而子尚可無已乎不然
不佞姑任其述可也公字純甫別號石溪其先四岳
裔淪於江左自溧陽徙丹陽爲鉅姓凡六世皆不仕
至大八公昕益拓其業娶於潘有五子而長爲公大
八公之稱尚書與潘之稱夫人亦少保贈也公生而

明悟有器識大八公異焉將屬以儒起而公爲最長
子家政奪之大八公既多子用或不時給而又前逝
公遂爲家督而老母諸弟俯仰皆以屬公公竭心力
任之賴所娶孔夫人攜挈裝頗厚能不私其有十一
在室十九在家以是獲稍稍支吾而仲弟最能得母
夫人意公緣以寬之仲日牒而公日以審弗計也孔
夫人有子三曰寔曰寀曰寶即少保與寀皆夙慧公
日夜課之學曰吾所未及獲志於先公者存若曹寀
與少保試諸生間甲乙冠故丹陽令來游賢以丈操
其柄獨心折二子而推重公不使儕民伍恒呼之曰

姜封君姜封君然公竟不及見少保之貴以卒而寀
亦遂不偶公爲人愷悌忠信又自讀書通大誼嘗籌
畫旣漸老而有今子族指衆不能無紛紜公必爲之
宛曲調解直者徵伸之寃者雪之以是咸推服爲三
老祭酒季弟占田令未之任道卒而遺孤宮在稚稚
貧可千金諸索負者將瓜分其産公謝曰毋以爲也
郎開之官必不忍魚肉士大夫之後而飽諸君幸寬
其子錢其請任之以田租歲若干代償索負者咸服
居數歲負足而官産亦不廢因以成立公嘗出宦遊
過浙中一伶察其意不舒閒謂曰少年何自墮此行

逕伶慢然曰不容已也勸令改業而俾寀教之業成卒爲邑知名士凡公所行多稱是性至孝雖處約而能養母夫人以優與塋大八公俱以禮公卒之年六十有七而孔夫人先以賢孺蓋前公二十有九年卒所舉自三子外尚有二女而武進金夫人續之亦爲公舉二子二女曰寅曰宋五子中獨少保取倫魁入讀中秘書爲史官兩督學政三倫九列拜尚成均祭酒以直道抗𠍬相罷去壽起長容臺歷少宰大司寇以至今官其政術學行爲世儒宗名臣尚孫如于人而有士　補胄監士員爲戶部郎中其志行不愧少保子〻

銘曰姜之先四岳後爲太公孔則元聖稱萬世宗夫豈不神明其胄而支㢊派播伏於井賓天作之合俾以德儷俾振其趾而中提喆嗣八坐之崇貴於匹環閭闔之行　天子所揚淵彼淵源厥流必長載曰冊穴沈沈以歸鳳皇和鳴鏘鏘奕世其昌

武畧將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贈通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屏巖石公神道碑

大中丞石公應岳奏其三品之績法當贈封皇祖及考而故皆以武功貴考屏巖公祢至指揮僉事以都指揮體統行守禦事矣前是中丞爲都給事中遇國慶當封公官高僅授武畧將軍至是乃　上言近例父武爵卑於子者僅以子品冠武銜非故事且失人臣効忠報親之指請以臣官臣祖父報可於是公與其父兢庵公正俱得贈如中丞官蓋特恩也中丞既拜命將援禮立七尺麗牲之石於神道而屬世貞銘之曰先公之背孤而塋也有誌而無碑以不得辟也今者得之矣而更忞忞焉將何以光昭　王上之大德而表先公未竟之志吾子其惠之言按狀公字國璲屏巖其別號也石之先滁州來安人有顯祖者從　高皇帝起兵有功授百戶傳子源調錦衣衛再調閩之鎮海子全始謫漳之龍巖所傳子兢庵公則公之父也世世守故官兢庵公娶於黃不宜子後始置貳蕭而來公兢庵公雖用武事終其身然好習儒家言嘗從故布衣陳貞晟先生遊其學益邃公雖晚子愛而見課督甚嚴恆謂悅禮樂敦詩書而將中軍者何人哉使若瞋目跳盪五步不留行亦一夫之技耳於是公感奮力學兢庵公卒公承易成備時生母蕭前背公矣而嫡母黃尚在孝養靡所不篤公之始襲百戶時僅二十耳而老成廉慎馭士卒以恩義善

騎射曉韜鈐之略御史監司行部獨目公曰此儒將
也尋有山冦犯龍巖時文武吏皆就臺聚獨公居守
冦之犯以乘虛人情洶洶公勵士乘城爲備而出奇
計獲其酋五餘悉潰散已奉檄平上杭大王山礦冦
尋饒平大盜張璉之衆突龍巖以呂公車攻城城上
隤公募死士出家錢盛酒食饗之人人殊死戰乃解
公前後功多然以官卑遠故不錄久之從擊龍頭寨
劇冦始與賞居恒歎詫謂生以過庭故習博士家言
竟老一襜襜如先君望何而會中丞少俊朗負大人
之志郎投以經術凡一試諸生郎褎然再試郎貢三

試郎薦於鄉四試而成進士入請中秘書爲庶吉士
改直金華省爲給事中再遷都給事中始一稱快曰
吾可藉口地下矣然公亦自以從破羅旁巨冦功進
副千戶世襲撫按交章薦公良將才遂超拜今官又
進武畧號方大振剔有所爲而得疾遽卒矣公爲人
潔廉於士卒不私一錢所撫郵如赤子卒之日衆聚
哭於軍曰公何自舍我去耶我曹何以終怙性坦洞
不設城府推表見裏而務出於寬厚邑有顆豪工持
人短嘗挾公得百金而去及中丞之貴也因所親叩
門請償公麾之去曰吾自欲與若非若強也今乃欲

使我復爲若耶其人不得償踊躍謝去乃人人頌公
長者公事嫡母及撫三弱弟蒸蒸雍雍如也公以嘉
靖甲申生以萬曆己卯卒得壽五十六娶林封安人
再封淑人子男四長即中丞娶丘繼陳封皆孺人今
贈封如林次應崧國子生娶黃次應岐娶余次應嵩
聘連諸孫若干人而長者惟幫以公蔭襲累官福建
署都指揮僉事惟礪以中丞蔭補胄子嗟夫石之欲
以儒振者自通顯公而下至公再世矣卒不能身有
之迨中丞而用公教追除两公長九列而據獨坐則
豈唯振之殆光絶哉雖然使公不死而竟其究提戈

或畢策勳所當又何可量也是宜銘
銘曰石之先赳赳武伉迨公厥考始以儒將公之將
惠慈不私甫命登壇天復奪之及儒之庸不於其躬
而於中丞榮褒峻封洋坑之原有光如虹　帝綸昭
回永賁玄宮

墓碑

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墓碑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王廟
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生徙江南

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亨六亨六生晨應有子五
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部公以儒行顯閭黨
間娶許安人善女紅有子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
而穎警十數歲即能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
於邑邑令黃公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拔進邑
庠爲諸生云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爲古文辭
公白皙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咲所同旋亡
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
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既以文辭有聲實而尚書爲顧
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實異之間謂曰郎所業是自

名必欲含而趣古者則病吾仙曹郎於學能又謂不
佞世貞雖少亦具次也公自是交縱吾兩人而同年
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劘切公遂取[illegible]其
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
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嵩論死猶在縶公
時時橐饘食之間一入相勞苦慷慨歔欷流數行下
楊君謂公毋入入且中得失生得失相嵩嘗令我而
與君絕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知公文擬入
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郎徙公名在
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乞南曹便養報聞

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員外郎事竣還　朝轉
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得死良歸公解橐而追賻之
相嚴適何諸嘗與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
當公讞公稍覺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
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
嚴則益不懌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
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汀州府公至而廣寇肅
五擁萬衆猝來寇郡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
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坐闉前引紀別塗俾
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

援飭兵發所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璉[illegible]係累男女
數百公以一旅解之盡歎其俘歸公笑賊且走走必
繇高其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
相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策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
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
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
毀瘠聞起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　伊王貴　上寵
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
是不易析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怵聽立毀垣及省
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illegible]義不受逮辯經

死而猾踞横自若公爲捕致於理汝人快之公兩治
郡悉能平其賦且格他横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
以禮飭在汀祠故死事指揮王月楷故孝子丘文岐
子在汝築亭中臺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
弟子文讜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
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遷士
民攀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決日不得發始公策
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曰吾不敢以不
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守覲番發逆謂邪臬
曰守嘗欲城右郛得亘測矣鑿河以紓兩汀水之會

而殺其反與射以完城形勝矣而皆絀於力未舉郎
以不職謝汀人而益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喻臬
者其後楊守思芳城右郛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
指以故兩郡人思之爲立碑而祠司空尹汪司馬道
昆紀其事公歸日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也有兩兄
而伯中季蚤逝了其子姓養而教之仲中和貧推與
巳田宅中外姻戚竹而舉火者恒數十人公性好客
客射時滿坐所恨性畏耻饌食取咄嗟辦而不問所
自來其童幹亦喜客之至而娛之與以得自紓即稍
能綴韻語或操一藝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

公所嗜爲則爲具爲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
而太夫人從客謂公曰汝不念來日耶而不爲祖宜
上英斷正臣新柄國不以時白見冤狀勉圖功名自
劝而刺促一壓於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南六日
得長蘆之轉運判官爲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
許安人耆壽死其許與除目俱至公奔歸慟欲絕念
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銘其墓而世貞傳之時少
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內重公擬爲山東按察僉事且
欲進移公學職會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
武昌首道也撫案稍委允字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

之後曰柯彩厲者負湖爲盜舟數公擒而斃之獄撲
其積粟豢鏹以賑飢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窮於渡
公爲之值責渡子毋横索有溺者官且措瘞之涌而
不報則以罪其地人黄鶴樓燬公計以廢殿材新之
而閱梁棟壽江漲大木隨水而下者數株以樹棟良
爾楚人異之稱資爲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寒暑毋間
行部出則用什伍法緑士入則緩帶延儒生講說秋
文彬彬矣以賀　萬壽行悉留其携書數千卷貢公
庫遷福建按察副使遂爲其省右參政有黠而竊於
倉者凡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讞自是軍食足

毋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三治其省政益習嵗時識
決沒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乃捐奉入
創亭榭勝槩沿堤植柳李輕㨗徐進與客從稱觴賦
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藏山荆州哉監省試所得多
名士入録文有傳者入覲畢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
於務簡往往高卧而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
司領郡至十餘所縮三王國子侯而下禄食供億以
千萬計而他所請賫平亭綜覈頃刻百端造請毫使
賓進館餼無虛日公談咲應之感歎伏以爲神而實
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闒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所以

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舁歸卧正寢中夜卒其家
君右使張公革跣而救公弗及也中丞劉公行視公
貧弗能長乃與張公謀捐貲金治美材殮之而余弟
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具
道路費始得歸公之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寮若屬
及郡之薦紳大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婦孺
摧而野哭道所經守令師生亡弗祀也公之客及交
遊滿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奈何死公豈無
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即無子有子矣葢謂其德託
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而無否輕

財好施不爲鄙嗇況愛親仁久而彌篤所推轂李攀
龍盖不敢以交進者終身矣吾曹若宗臣梁有譽黎
死攀龍髙脩少延納同倫與世貞不耐毋口語而世
貞性復脫踈即操觚者思廿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
故得醖藉稱一日國老和而廿且善謝也公於詩格
高而調逸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趨古昔所
立卓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
干卷青蘿館外集則汪司馬序之矣公卒以萬曆戊寅
十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壽六十有二配楊
安人有二女長適侯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太學生蔡

聞鋐舉一子而殤所子詠爲衙子當歸後兄乃以詠
第三子承孝爲殤後承公重嗟哉公始號龍湾更號
天目山人葬在城東之里許高橋下世貞念無以效
公爲伐石勒辭而樹諸阡以示永永
銘曰公生有自出有爲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歿而
有歸茲其委蛻也誰歟樹碑俾勿替也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微言之存猶天墜也夫人兮自有美系也

前工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貞山陸公墓碑

陸公者諱粲字子餘一字浚明其先漢豫章都尉烈
嘗爲吳令而其人思之及死葬吳之胥屏亭遂留家

馬至宋季而有十九朝議者避兵徙長洲之陳湖遂復爲長洲人公故家陳湖而時時讀書貞山中學者尊稱之曰貞山先生當陸之盛幾傾邑而族父少保完者故立大功領太宰大司馬重於天下公守諸生絶不附依之及少保敗而獨公皭然乃自以經術秇文爲少傅王文恪公所知賞曰是子也成將擅我因出其所撰著屬公覈之間有所異同輒志於後曰陸秀才謂我當云云文恪公之卒而公尚未離諸生也公亦不以此自名而其舉於應天再舉會試皆以春秋冠其經生比對策故輔石文介公珤大奇之拔寘

第一而公鄉中有忌者從公策他所佚且半而後出之石公大恨曰吾爲人所賣公聞之亦不肯名石公客而以選改翰林庶吉士凡七試皆居第一經生慕稱之謂王文恪公復出而其談說古文辭者以公伯仲廬陵眉山公意殊不自懌唯究心經世之學學成當授官首輔楊文襄公試之復擬第一留充史館議禮諸臣驟貴而張桂尤幸用事至各爲蹊蹺以諸吉士皆前相宏私人也於是上惑之俾各出就選人格而公尚以高第補工科給事中公拜給事中之三日即上疏言京邊諸要務因及人才學術國家理亂大

策楊公讀而歎曰吾鄉者以文士待陸生幾失之賈長沙之儔生家故與未論也公隨感奮復上時政四事皆時所不易言者月中疏凡三上楊公愈欲一當公公愈自引避竟不肯名楊公客尋奉　勅清坊廠馬公驗其非壯者疏請斥市之歲可省芻粟直數萬中貴人不便之爲蜚語中公公發其奸因條列牧政十事皆報可諸閹氣奪勅用京朝官主各省試公首得浙江所收多名士其程義雅馴爲天下冠還守故職時慶陽伯之奴張與他人鬬而其人不勝輒殺其母將以誣張法司讞得之且麗大辟矣其人迫則行

賂東廠而慶陽伯康陵之外家也大閹寬　上心內濟之即疏請張寔以其母死非其子殺欲以動　上果下三法司會讞而都御史熊恭肅公等力持前獄上怒爲奪熊公官餘鐫秩有差公抗章訶熊公不當奪官獄不當反辯閹不當徇其辭甚危　上怒逮公廷杖之創愈奉職如故張桂時並相扶　上眷專欲委楊公楊公扼腕而已而桂尤驚奔與張角寵[illegible]公奮曰決難者乘其將潰此非時耶夜草疏千餘言力陳二相之橫以爲不並去必亂天下其攻桂尤切方屬草而鬼啼於庭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門

我等具亟上之　上大感動爲罷張桂而特錫桂俘
傳以示傾聽公然猶難輔臣體置公獄將溥微之而
會詹事霍文敏公者故與張桂議禮合而以疏辭位
爲之上所重既失黨而孤且疑出楊公旨遂抗章涅
楊公而爲張桂鳴不平　上乃召張公俾入輔還桂
所鐫保傅獄成公得重杖謫貴州都勻驛丞而楊公
業不題以行事體變矣當公之疏行輦下大小無不
加額頌　聖明而目公奇男子至是則俱奄然索矣
有泣於都門外者都勻在深山中公畧創以單車至
驛不攜家唯讀書而已所創述一出人爭傳之以擬

故王文成公爲還客冠冕居歲餘量移江西永新令
永新方苦劫而樂訟以訟爲生公至首嚴保甲法什
五相詗察奸無所容公鉤得舍劫者主名凡數家出
不意檏禽之而其最雄者彭震徒黨數百千出沒隣
郡不可究捕公念郡獄有大俠故嘗與震好能知其
處召謂曰若欲生乎欲生爲我縛震來因授以方畧
使壯士數輩挾之往遂縛震又計縛舍劫之豪左氏
者皆斃於獄訟師積猾橫行里中有名爲彪爲虎者
公悉捕執之大者死小者戍其他斷孤產辨冤獄一
邑驚服以爲神明公乃曰害去矣吾可進之教蔡日

禮儀式雜他條約數十講之學官而後布之士民懽
趨若流水他邑視以爲師帥臺薦屢騰公念太夫人
老而相張方在事曰我猶墮彼眶眦穽獨寬我上疏
拂衣歸臺使者如失左右手吏民以數萬計哭而挽
之莫得也相與貌公像其紀思稱頌之文至成卷帙
公歸杜門無事多購異書習讀之於劉向所謂七畧
者其校讐幾徧以至老釋方伎黃衣稗官之書亡不
通曉尤精　先朝掌故家言與客談纚纚若貫珠其
披摘精義指蹤經畧尤出人意表客亡不悅然自失
也公於文本出左氏太史公然不求肖似辭達爲諸

人始曰公以廬陵眉山爲不能盡公然要之有互發
者其節奏經緯斐然成章則猶西京之轍也詩雖匠
心而冷然見古調不欲與俗酬倡是以篇什差少豈
曰郛郤無識已耶蓋嘗謂知與矣臺察監司郡邑守
令時時造公請質公一切不爲私居間至於閭左利
病國計大小未嘗有所避隱也語及忠孝節義娓娓
流羨至切齒汙瀾眉宇壯色猶隱隱於是聽者服公
之公而忘其激慰薦之剡積可十百而公絕不通燕
中貴人問而當其論亂張桂將中嘗謁及分宜氏更
分宜貴用事重於二人其脩隙又倍之公以故卒不

用霍公者頗自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者而公與焉又使人鄭重通殷勤公不許曰天下事傥爲若敗而何汙我也霍公亦不以望公人兩賢之公事太夫人孝甚老而失明所以娛悅之者萬方晚節稍稍具聲伎以共膳飲人或誤訾公及太夫人捐館舍即日開閣散遣之時公且耳順矣哀毀踰節遂委頓以暨不起病既革顧影歎曰虛有此七尺不以馬革裹而朽之牖下也嗚呼蓋可悲已公爲人疏眉目美髯骨稜稜邪讀書視微短然數行俱下於伯氏字而敬其共養嬬姊亞於母又爲表其節行而傳之季采材而不

使庸以死公痛之形神爲減損與人交有終始善故徐訓導元祿則力拔之諸生中歲時郵其家又善故史丞甃緩急未嘗以質辭竟以女歸其子然二君皆鄉長者陸長史鍾張郎中約老而慕公義請以身後托公許之沒而治喪塟存卹其子孫畢身無怠公爲諸生及仕宦時故不欲名王文恪楊文襄二公客然時耿耿不忘曰我何以報知己而謂故鴻臚丞錢公貴其童子師也圖像三以歲時致酒脯焉華學士子潜公同館友也慕公敬門有所資給公稱心而取亦不謝其令承新而尚書尹公橐者方藉公車公異之

與深語遂爲莫逆晚年世貞以童子見公飲之酒曰是非凡兒也迨叨第進士以書上公公降爵報納良至蓋公卒之十年而其子延枝始以彭徵君狀乞尹公志其墓又六年而　莊皇帝即位詔録故言事者公以嘗遷他官格小近又二載而華公明之言室具以請　天子特贈公太常少卿所以褒嘉甚至又二十年而延枝始以墓碑請曰吾父實議書徵君文後世誰知有陸太常者余謝曰微余文後世誰不知有陸給事者雖然於誼不可辭公以弘治甲寅生卒以嘉靖辛亥春秋五十有八父曰如隱居士應賓母郎

胡太夫人娶盛氏故右都御史應期女子一即延枝娶毛氏女二長適太常少卿王有壬次適太學生吏訪即銎子也孫男二女二所著有春秋鍋附注胡傳釋詩文奏議烟霞山房書尺庚巳編若干卷未成者見聞隨筆鉤玄抉秘禮吏二記注釋又若干卷墓在貞山之南黃村銘

銘曰三吳廝廝善脂突公於其間獨挺發睽剥百子爾經術丘遷風神迺爲骨下視脩軾時入出褎然公車思翳浮爲郎荷橐備瑣闥口噓長虹貫日月柄臣逡巡睨幾奪浮雲爲纈帝聰窒臣不屑立寧寸裂兜

方遥遥天一髮信心而行癰爲豁永新大豪若邱戚
愛養单赤伲得活飄然奉身返巖穴爲能爲官中屈
節飛黄骨騰未秩剛甫馳康莊遂一蹶長離横空翮
中鎩郎羽可儀亦空詃煌煌金書下冊附太常穹碑
際雲揭嗚呼陸公真人傑高岸可谷名不滅